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三五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2322/09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三五

(大陸版 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0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三五冊目次

史部・別史類

識大錄不分卷(一)

〔明〕劉振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

識大錄不分卷(一)

〔明〕劉振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識大錄卷之一

古宣逸史臣劉振伏述

帝典

太祖高皇帝

太祖高皇帝諱元璋字國瑞濠州鍾離人高陽氏之裔厥姓朱氏先世居沛徙句容累世種德隱約里於東季大父避地家盱眙皇考世珍後遷鍾離娶陳氏生四子最後舉帝將薨夢黃冠授一丸藥有光

識大錄

吞之覺而口尚馨明日帝生異香滿室赤光燭天里中皆驚朱氏火競未救之至則無所見時元天曆元年戊辰九月丁丑夕也太史奏聖人生江淮帝實應之誕而浴汲水河濱有紅羅浮出因取以為襦所居常有神光時驚其里中人生三日不乳皇考出家求賢遇僧于門告之愈期而撫摩之良久不見幼善病皇考欲度為僧終愛之不果值歲饑疫二旬間皇考妣及伯兄相繼死窘甚鄉人劉繼祖憫而與之地乃築葬焉帝年十七孤無依託身皇覺

寺多奇微寺僧異之居兩月歲荒僧散帝遊食江
淮金斗光忽聞嘗道病有二紫衣人與同寢食調護
甚謹病已辭去莫知所在又夜行臨麻湖中有群童
誰云迎聖駕叱之不見三載仍還皇覺寺元至正十
一年辛卯歲妖言生徐賴斬黃兵起鍾離定遠間皆棄
農趣山定遠人郭子興與其黨孫德崖率賓客子弟
攻濠州城據之元兵至境憚不敢進日掠俘良民以
徵賞民間驚恐皆奔歸子興去辰寺為亂兵所焚
帝覺不知所出視攻如藍神卜處與去之莫吉改卜

藏大錄

從權以奉大事吉再決之攻雖然立乃以閏三月朔叩
濠城求入門者疑以為標敵兵之人以告子興使召
見俾其狀貌而與之語大悅之留為親兵泰謀謀喜
以所育馬氏女郭氏軍中呼帝曰朱公子時年二
十有五矣姿貌雄傑日章天質鳳目龍姿奇骨貫頂
音聲如鐘沉勇有大畧子興委以攻伐所至以全取
勝子興由是兵益盛九月元丞相脫：攻陵李喜：命
于徐州其黨趙均用彭早位率殘衆奔濠州脫：命
其將賈魯追圍之趙趙以其素強盛名位軋子興上

遂為所制均用執子興將殺之帝為居解得免癸
巳春元將賈魯死兵皆散去濠城圍解時士卒多死
傷帝乃歸收里中殘健者七百人獻之子興以屬
帝授帝鎮撫冬彭趙據濠城稱王其部下多凌轢
濠衆帝度其不可振乃說子興以南收兵遂棄所
部屬別將獨與壯士徐達等二十四人辭出畧定遠
得數百人定遠有民兵圍結號驢牌軍孤軍乏食無
所屬欲歸子興帝方卧病力疾請行以數騎往招
之帥喜許諾帝慮其不決留壯士費聚侯之促令

藏大錄

治裝三日還報曰事不諧矣彼欲他往帝即率壯
三百人誘致其帥縛之去而遣人諭其衆移軍而盡
驅以歸得壯士三千人後七日率之而東夜襲元張
知院于橫澗山黎明入其壘張棄軍遁降其民兵男
女七萬得精銳二萬又克洪山寨降其衆數千人軍
數大振豪傑響應於是嗎國用丁德興皆率衆來歸
遂南畧滁陽道過定遠人李善長來謁帝與語悅
之留宴幕下俾掌書記與俱攻滁陽下之遂駐師焉
帝弟兄有子文正從其母避亂徙他境與帝相失

姊夫李預攜其子文忠走亂軍中至是聞帝所在皆來歸帝喜甚俱以屬高皇后子畜之時子興在濠州為彭越二帥所制挾之東徙屯泗州帝遣人略其左右以解之子興乃得脫將所部萬人就帝于滁州子興為人闇而信謀未幾惑于左右奪帝兵權疎遠之帝奉子興愈恭高皇后又能善事其夫人由是疑釁漸釋甲午冬十月元丞相脫分兵圍六合六合遣使求救于滁子興與其帥有却

藏大錄

四

不答帝諫曰六合受圍無救必斃六合既斃汝將及滁豈可以小憾而棄大事救之便子興意少解時元兵號百萬諸將畏之子興屬帝往令禱于神帝曰可否當斷之于心焉用禱遂帥師東之六合與耿再成守瓦梁壘元兵攻壘數四壘壘陷輒又完壘苦戰元兵疑之帝又以計給之元兵不敢近遂引去既而元兵復大至將攻滁州帝設伏潤側令再成佯走誘之渡潤伏發城中鼓譟而出內外夾擊元兵大敗獲其馬甚衆兵勢益盛子興欲據滁稱王帝察知其意因說曰滁山城也舟楫不通商賈不集

無形勝可居不足據也子興默然帝數白事又不聽乙未春正月滁師乏食諸將議所往子興問帝策安出帝曰固守孤城誠非策今欲謀所向惟和陽可圖然其城小而堅可以計取難以力勝請選勇士三千青衣左袒偽為元兵以四索馳賣物聲言廬州兵送使者入和陽宣稱將士計必納之因以絳衣兵萬人踵其後相距十餘里俟青衣兵薄城舉火為號絳衣兵鼓行而進取之必矣子興曰善命張天祐湯和將青衣兵趙繼祖為使者前行耿再成將絳衣

藏大錄

五

兵繼之會天祐等就食他道失期不至再成兵候之過期不見舉火意兵已入城遽率衆抵城下元守也先帖木兒聞城禦之以飛橋繼兵出戰再成不利中流矢走元兵追奔三十里日暮收兵還會天祐兵適至與元兵遇急擊之迫至城西門湯和奪其橋而登將士從之遂入據其城也先帖木兒乘夜遁去再成謂不知歸報子興謂天祐衆已陷沒子興大驚帝大策俄報元兵大至遣使來招降王益恐召帝與謀時兵皆遠出城中守備單弱帝令合滁三門

兵于南門使填塞街市呼使者入叱令膝行見子興
子興諭之多失辭帝每冀之衆欲殺使者帝曰
兵出城虛若殺其使使謂我怯殺之威口是違其
來也不如恐以大言縱使去彼必憚不敢進從之明
日元兵果解去子興猶未知和陽已下令帝率二
千人往收敗卒仍現取之道集散亡得千人暮抵城
下始知和陽已援帝入城撫定之子興遂命帝
總和陽兵帝聞諸將破和陽時多殺掠民間夫婦
不相保乃召將士諭之曰軍無紀律何以安衆九軍

載大錄

六

中所掠婦女當悉還其家民大感悅帝既絕大兵
謀斷出諸將石諸將多子興部曲未盡服惟湯和聽
命甚謹李善長委曲調護諸將使不為異帝與諸
將分覽和陽城計城廣袤限以丈尺刻期各完所事
城完元兵十萬未攻帝以萬人擊却之時元太子
亮堅樞密副使鮮于馬氏兵元師陳也先各遣兵分
屯高望新塘青山鷄籠山等處道梗不通帝皆擊
走之元兵棄帝出復攻城李善長督兵擊却之殺
獲甚衆元兵遂走渡江三月子興病卒帝併統其

軍時諸將惟劉福通等最盛擁立韓林兒都亳州國
號宋改元龍鳳聞子興卒檄召和陽諸將衆議兵勢
孤無援未可獨抗元師乃推張天祐往受宋命宋遣
天祐還拜子興之子為都元帥天祐為右副元帥
帝為左副元帥帝曰大丈夫寧能制于人却弗受
然亦欲逆籍聲援用其紀年大軍久駐和陽乏食
帝與諸將謀渡江患無舟楫時俞通海父子及廖永
安等各擁衆據巢湖張德勝亦集義旅結水寨自保
為廬州城賊左君弼所窘五月丁亥間道來附帝

載大錄

七

謂諸將曰方謀渡江而巢湖水軍至吾事濟矣時諸
河隘口皆為元中丞蠻子海牙水寨所扼惟一小港
可通然淺澗不可通大艦適大雨甚旬川谷流溢巢
湖舟魚貫而出悉至和陽命廖永安張德勝俞通海
等將之士寅帝師舟師攻蠻子海牙于峪路口大
敗其衆遂定東渡江諸將咸欲直趨金陵帝曰取
金陵必自采石始采石南北襟喉得采石金陵可圖
也六月乙卯帝率徐達湯和等善長常遇春廖永
安馮國用邵榮鄭愈耿君用毛廣各引舟渡江會西

北風順舳舻齊發軍士皆惟躍永安請所向 帝曰
采石大鎮其備必固牛渚磯前臨大江彼難為禦今
往攻之其勢必克乃引帆向牛渚風勢勁頃刻及
崖守者驚潰遂詣采石元兵陳于磯上常遇春奮戈
先登諸軍鼓勇繼之鎮兵摧潰遂拔之緣江諸壘望
風迎附東勝趨太平急攻拔之元平章完者不花等
棄城走者儒李習陶安率父老出迎安見 帝狀貌
謂習等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矣 帝
之發采石也先命李善長為戒戰軍士榜入城即張

藏木錄

八

之士卒愕然不敢動有一卒遵令即斬以狗城中肅
然 帝召陶安李習與語時事安進說曰方今四海
鼎沸豪傑並爭攻城屠邑互相雄長然其志皆在子
女王帛取快一時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
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順天應人而行
弔伐天下不足平也 帝稱善曰吾欲取金陵何如
安曰金陵古帝王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之險若取
而有之據其形勝出兵以臨四方則何向不克 帝
深然之遇安以殊禮事多諮焉乃改太平路為府以

李習知府事其太平興國莫元帥府諸將奉 帝為
大元帥 帝命李善長為帥府都事江廣洋為令史
以陶安泰蕃府事琪璣及將士戰衣皆上赤元將璽
子海牙用巨舟載采石開姑孰口絕我歸路陳瑄先
率衆數萬攻太平帝遣徐達鄭愈湯和出姑孰水迎
戰以別將潛繞其後轉戰至城北雙龍見陣端元兵
愕仰視之達縱兵大擊大敗之生擒瑄先 帝釋其
縛使招其軍明日皆來降徐達將兵攻溧水州克之
七月命張天佑與瑄先攻集慶瑄先陰語其故部曲

藏木錄

九

母力戰遂不克 帝知其情怒縱之歸瑄先誓無戴
心及其餘衆屯板橋陰與元御史大夫福壽合陽上
書曰集慶左環大江右枕崇岡不利步戰晉隋之取
江右皆段于舟師矣元人復鑿兵守之懸綴三十餘
里進虞斷後守憂之餉木可攻也莫若南據溧陽東
據鎮江絕其糧道持久而勝之 帝報曰歷代克江
南長江限之吾今已渡江據上游與晉隋勢異步戰
足克公毋戴圖是月克溧陽州及蕪湖縣九月命張
天佑等復攻集慶破元將左荅納城居于方山文之

楚先叛歸福壽拒戰秦淮我師失利天祐及郭元帥
皆戰沒楚先追至溧陽民兵百戶盧德茂惡其反覆
伴降楚先刺殺之楚先之子兆先合兵二十萬屯方
山蠻子海牙復扼水軍于采石與兆先相犄角而
申春二月 帝率常遇春擊蠻子海牙殲其舟大
破之盡得所扼軍蠻子海牙走集慶三月進攻兆先
復大破之降其衆三萬六千簡其驍勇者五百人置
麾下多疑快不自安 帝覺其意夜令入衛巷屏曰
人獨留馮國用侍寢酣卧連旦疑懼者始安乃相結

識大錄

十一

曰主既活我而又以腹心待之焉可不盡力圖報及
戰爭先登陷陣庚寅進兵集慶未及五里大鼓譟元
人皆驚福壽出督戰擊敗之及開城大軍傳城逆克
之福壽督兵巷戰兵潰或勅之適福壽叱殺之遂戰
而死平章阿魯灰秦政伯家奴等皆戰死獲其吏士
三百餘人蠻子海牙走投張士誠元帥康茂才等率
衆降得軍民五十餘萬 帝入城召官吏父老諭曰
元失其政所在紛擾兵戈並起生民塗炭吾所以來
為民除亂耳凡有衆各守生業野人君子吾禮用

之驚政不便吾除焉於是城中軍民喜悅更相慶慰
辛卯 帝周覽城郭謂諸將曰金陵險固吾所謂長
江天塹真形勝地也舍棄實人民足吾今有之諸公
又能同心戮力以相左右何功不成徐達曰成功立
業非偶然今得此殆天授也乃改集慶路為應天府
置天興建康翼統軍大元帥府以廖永安為統軍元
帥錄用儒士夏煜孫炎楊憲等十餘人用元御史大
夫禮葬福壽徐達湯和張瑄廖永安并攻鎮江克
之洛陽人秦從龍避亂鎮江 帝幣聘既至却迎治

識大錄

十一

館名與謀：筆于潞方從龍薦陳遇亦召禮之稱先
生而不名改鎮江為江浦府立淮興鎮江翼元帥府
以徐達湯和為統軍元帥六月郭愈克廣德七月已
卯朔諸將奉 帝為吳國公置江南行中書省以李
善長宋思賢為參議李彥宗郭景祥為左右司郎中
陶安等為員外郎王惟高都事夏煜為博士置江南
行樞密院以湯和攝同食樞密院事置帳前總制親
兵都指揮使以馮國用為之置左右等翼元帥府以
華雲龍唐勝宗陸仲亨郭愈等為之置五部都先鋒

以陶文興陳德等為之置都鎮撫司以孫泰浩為之
置理問所以劉頤泰裕為之置提刑按察使司以王
習古王德芳為之置兵馬指揮司以連必先為之乙
亥帝遣楊憲如姑蘇通好張士誠拘留之尋以舟
師攻鎮江徐達湯和擊之敗其軍于龍潭帝使謂
達曰士誠起負販譎詐多端今寇鎮江是其交已變
當速出軍攻毘陵先機進取阻其詐謀達進兵攻常
州使請濟師復益其軍三萬人士誠遣其弟士德來
援達破其眾數萬于城下生獲之九月帝如江淮

識木錄

十二

謂孔子廟勸耕桑治城墍尋改為鎮江府十一月張
士誠遣使請或帝許之士誠復中變時常州久困
帝復益精兵二萬圍之常州守將誘我新附兵七千
叛去因挾之以攻徐達湯和壘常遇春廖永安胡大
海自其壘來援夫擊大破之虜其將張德士誠復遣
其將呂珍馳入常州督兵拒守丁酉春二月耿炳文
劉成取長興立永興翼即命炳文守之三月徐達克
常州呂珍宵遁置毘陵翼以食院湯和元帥張赫守
之改路曰府以濟南人高復知府事夏四月徐達常

遇春率兵取軍國元守臣別不華楊仲英開城拒守
攻之久不下遇春中流矢叢創與戰帝親往督師
命造飛車前編竹為遮蔽數道並進仲英不敵夫開
門請降擒其元帥朱亮祖降其軍十餘萬五月張士
誠遣將潘原明寇長興耿炳文擊敗之常遇春遣趙
忠王繼祖攻青陽破之桐陵降六月趙繼祖吳良取
江陰命良守之徐達狗宜興取常熟擊張士誠兵敗
之秋七月鄧愈胡大海取績溪進取徽州拔之追擊
元兵于遂安守將吳訥自殺立堆峰翼命愈守之八

識木錄

十三

月張士誠降于元九月天完將陳友諒殺丞相倪文
俊并其軍冬十月常遇春廖永安克池州繆大亨克
揚州十二月今日干戈未寧人心初附犯者螺于有
司吾甚憫焉其自今以往無輕重皆釋之戊戌春正
月陳友諒陷元安慶將余闕死之廖永安俞通海
桑世傑攻張士誠將樂瑞于潛陰克之繼傑戰死鄧
愈遣部將王弼汪同茂先取婺源州克之二月以
為江南行中書省都督馬步水軍大元帥三
月鄧愈朱文忠胡大海克建德四月陳友諒遣其將

趙普勝自擬陽冠池州臨之我樞密院判趙忠被執
元左丞楊完者攻建德守將朱文忠擊走之五月取
浦江元江浙行省丞相達識帖木遜圖苗軍帥楊完
者殺之其帥將員成等使來請降帝使朱文忠往
撫之九月員成及福劉震黃寶蔣以兵三萬詣
德興翼降文忠遣元帥夏子實以步騎千人統其衆
于新城遂員成于建康冬十月胡大海取蘭谿進攻
婺州徐達仰榮攻宜興久不下帝使謂曰宜興城
小而堅猝未易拔聞其城西通太湖口張士誠餉道

識大錄

十四

所由出若阮之以兵彼軍食內乏破之必矣達乃命
兵絕湖口而并力急功遂拔之樞密同知廖永安率
舟師擊士誠將呂珍于太湖朱勝深入兵敗被執十
二月帝以婺州久不下將兵十萬親征之途次召
聞宣徽間故老耆儒賜布帛勞苦之十二月至婺州
使約降不聽乃分兵圍馬元處州守臣石抹宜孫遣
參謀胡深將車師來援自率衆萬餘出縉雲以應之
深至松溪覘望不敢進帝謂諸將曰婺未肯即下
恃援故也松溪山多路狹車不可行今以精兵遏之

其勢必破援兵既破則城中望絕可不勞而下之翌
日命胡德濟誘其兵于梅花門外縱擊大破之元將
寧安慶開門納兵遂入婺州繫士卒掠取民物斬親
隨吏以狗城中晏然先一日有五色雲見城西氤氳
如車蓋城下迎知為帝駐兵之地置中書分省于
婺州徵王瑋為省掾商賈機務改婺州路為寧越府
以儒士王瑄宗知府事賑貧民禁酒辟召儒業儀宋
濂為五經師戴良為學正吳沉徐原甫為訓導召儒
士范祖幹許元葉瓚王胡翰汪仲山李公常金信徐

識大錄

十五

學童莫吳履張起敬孫履等十餘人會食省中日令
二人進講時喪亂之餘學校復興民情大悅儒士許
瑄王冕帝問以時務應對稱旨乃留置幕府以冕
為諮議參軍已亥春正月今雖得婺州東諸郡尚多
未下吾得建康秋毫不犯遂以大定克城以武安民
以仁諸將勉之胡大海取諸暨克之改為諸全州二
月立樞密分院以謝再興為院判與元帥王玉守
之張士誠兵寇江陰守將吳良破走之三月宥罪囚
張士誠復寇建德守將朱文忠大破之方國珍以度

元溫台三郡未歸納其次子劉為質 帝曰古者惠人不從則為盟誓盟誓變而為交質皆由未能相信故也今既誠信未歸便當推誠相與如青天白日何自懷疑而以質子為哉乃厚賜閭而遣之國珍又獻寶璽却弗受趙普勝寇太平陵陽諸縣僉院張德勝逆戰于柵江口破走之初普勝既陷池州以其將守之而自擬陽水寨數往來寇掠境上元帥徐達患其侵軼同謀而遣俞通海往擊之大敗其師于擬陽普勝棄舟走獲銀種數百遂復池州 帝聞之喜陞達

識大錄

十六

為奉國上將軍同知樞密院事通海僉院事主樞密分院于寧越以常遇春為鎮國上將軍同僉院事以守之張士誠連寇建德朱文忠再破之僂寇常州守將湯和太敗之又寇婺源守將孫茂先擊走之六月己巳 帝至自寧越秋七月常遇春攻衢州九月城降改馬龍游府命樞密判官朱亮祖守之 帝聞趙普勝于陳友諒友諒執而殺之併其軍冬十一月胡大海敗再成攻處州克之初 帝定婺州命再成駐兵縉雲以圖處州元守臣石抹宜孫與參謀胡深欲

開闢為守拒計士民咸請于深願內附以全民命深知時事已去乃問道來降募我兵以攻處州宜孫戰敗走城邊建寧遂克之 帝素聞深名召至建康擢左司員外郎俾還處州集兵 帝初在婺聞宋濂召見之至是大海薦濂及青田劉基龍泉章溢麗水葉琛李文忠薦義烏王禕許元諸儒 帝並以書幣徵之庚子春三月劉基章溢葉琛宋濂至建康 帝延見喜甚曰吾為天下屈四先生因問曰四海分爭何時而定溢起對曰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

識大錄

十七

人者能一之 帝善其言常從容與論經史及咨訪時政命有司建禮賢館以居之陳友諒以舟師陷太平守將花雲朱文遜王鼎知府許瑄皆死之友諒遂弑其主壽輝與張士誠合謀犯建康羣臣皆請先後太平以牽制之 帝曰不可太平吾新築壘濠塹深固向使彼攻之必不能勝乃以巨艦東城遂為所陷今居上流順勢來寇舟師十倍于我猝難敵也或勸帝自將擊之 帝曰洪亦不可敵知我出以偏師縱我而弗交鋒其舟師順流直趨建康半日可達也吾

欲戰不得還兵內顧非一日可達且百里趨戰兵法
所忌皆非良策也各有以破之初指探康茂才與友
諒有舊其家一老閹嘗事焉帝乃召茂才與謀使
伴為欲叛違閹者致書諒速犯建康已為內應
李善長曰方憂寇來奈何更誘致之帝曰失今不
圖又則患深使二虜相合吾何以支先破此虜則東
寇落膽矣遂遣閹者乘小船奔友諒軍友諒大喜問
康公何在曰守江東橋曰橋何如曰木也乃使人報
曰吾即至矣請以呼康公為號閹者諾歸具以告

藏大錄

十八

帝曰虜落吾數中矣乃命撤檣易以鉄石宵治之乃
旦而成會有自友諒軍中逃歸者言敵將開新河通
又至于新河口跨水築虎口城以兵守之命馮國勝
常遇春率帳前五翼軍三萬人伏于石灰山側陰達
軍于南門外楊瑄軍大勝港張德勝朱虎帥舟師駐
龍江關外帝起大軍于盧龍山令繼黃賊于山之
左繼赤賊于山之右戒曰寇至則擊赤賊及聚黃賊
則伏兵皆起各嚴師以待乙丑友諒引舟師蔽江東
下至之勝港瑄整兵禦之時水道狹隘舟不可以並進

友諒連引退出大江以舟衝江東橋見橋皆鉄石乃
驚疑連呼康公無慮之者始知謬已也即與其弟友
仁率舟十餘向龍灣先遣萬人登岸立柵其勢銳甚
時暑熱帝衣紫絳中張蓋督兵見士卒流汗命去
之眾欲戰帝曰天將雨諸軍且就食當乘雨擊之
時無雲衆莫之信忽雲起東北須臾雨大注赤賊舉
帝下令拔柵諸軍競進友諒麾其軍未爭戰方合適
而至命伐鼓震黃賊舉馮國勝常遇春伏兵起徐
達兵亦至張德勝朱虎舟師並集內外合擊友諒軍

藏大錄

十九

披靡不能支遂大敗潰兵走趨舟值潮退舟膠退卒
不能動殺溺死者不可勝數俘其卒二萬餘人其將
張志雄梁鉉喻國興世衍等皆降獲巨艦百餘艘
及戰柯叔百友諒乘別舸脫走于其外席下得茂才
書帝笑曰其愚至此誠可嗤也志雄言于帝曰
友諒之東下盡併安慶兵以從今無守禦急取之
帝乃遣徐達馮國勝張德勝等將兵友諒追之于
慈湖縱火焚其舟陸之于水石復大戰德勝死之國
勝以兵其軍蹙之友諒與其將張瑄退出皂旗軍號

黑族風者迎戰又敗之友諒盡夜不待息以餘兵乘
太平遁去達率舟師追至池州而還遂遣別將安慶
守之初友諒入寇帝命胡大海出兵堵信州以牽
制之敗其守兵于城下遂取信州改為廣信府六月
元將石抹孫奴集散卒圍復處州攻慶元縣拔之
敗再成敗之不及敗其兵于城下再成力戰死帝
聞之曰忠臣也遣祭之處州民祠宜孫祠已毀帝
命復之秋七月漢浮梁將將于先以城來降九月張
士誠將呂珍寇長興守將敗文大敗之餘皆叛故將

識大錄

二十一

將歐普祥及泰政劉敬以袁州來歸辛丑春正月敗
分樞密院為中書分省始立茶鹽之法置寶源局铸
大中通寶錢以資軍餉三月改樞密院為大都督府
命朱文正為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事命李善長以
奉官義司馬事朱思顏義泰軍事命邵榮平兼政事
常遇春泰政政事泗州守將薛顯以城降夏四月命
李善長泰政和政事陳友諒將李道明寇信州胡大海
大海以浙兵來援與守將胡德濟夾擊大破之生擒
明道及宣慰王漢送建康帝皆用為卿道以取江

西帝問陳氏何如明道具言友諒自執壽輝將士
皆離心政令不一擅權者多號勇之將如趙普勝者
久忌而殺之雖有眾不足用也帝遂決伐之帝
視事東閣汗更衣皆故泰議宋思顏曰主公徐德
備禹臣願始終如此以示子孫帝曰善賜之幣以
旌其直思顏復進曰句陽虎主公捕獲之日食一大
此益費也帝欣然殺一虎二熊分肉于諸將漢將
張定遠陷安慶八月帝大舉伐漢諭諸將曰友諒
弑君僭號天人所不容乃不度德量力肆騁兇暴使

識大錄

二十一

我太平犯我建康自取禍敗猶不知悔復陷我安慶
觀其所為不戒不已徐達進曰師直為壯我直而彼
曲焉有不克劉基亦言昨觀天象金星在前火星在
後此勝師之兆願順天應人早行弔伐帝曰然庚
寅發龍灣帝御龍驤巨艦建大旗于前署曰弔民
伐罪納順招降諸軍乘風沂江而上有鳥數萬翼檣
以飛蛇蟠于舵辛卯龜來斗渚與蛇會戊戌克其安
慶水寨長驅至小孤守將傅友德及丁普即迎降士
實帝遇春擊却漢舟師于湖口追至江州帝與友

諒遇大破之友諒夜遁還武昌帝使徐道遠托于漢陽之沌口遂入江州分兵徇下蕪黃興國沔陽廣濟饒瑞建昌諸郡軍聲大振十月張士誠將李伯昇乘虛寇長興耿炳文兵少被圍月餘帝使常遇春往援破走之十二月鄧愈取撫州漢丞相胡廷瑞平章祝宗同食康泰以龍興降降請無散離其部衆帝有難色劉基自後陽所坐胡床帝怙即許之賜書諭慰廷瑞大喜以徐達為中書右丞壬寅春正月帝如龍興廷瑞宗率其屬迎謁遂幸廷瑞第升堂拜

識大錄

二二

母存恤無告台父安子弟勞苦之曰尔輩爾陳氏久矣人自為生軍需供億吾不相勞皆大悅改龍興曰洪都府以葉琛知府事守吉安土軍元帥孫本立曾萬中與其弟粹中來降袁州龍泉諸郡縣次第降二月癸未金華苗軍元帥蔣英劉震李福叛殺守臣胡大海即中王愷死之典史李斌懷省印走未幾于朱文忠文忠遣元帥何世明討之賊懼乃大掠居民走降張士誠文忠撫定之丁亥處州苗軍元帥李祐之賀仁得叛殺守臣耿再成及都事孫炎知府王通同

據城叛文忠聞亂遣元帥王祐軍討雲以國之幸卿以鄧愈為江西行省恭政留守洪都帝還建康改江南分省為浙東行中書省以李文忠為左丞鎮金華總制諸軍事以楊憲為左右司郎中恭贊之三月命平章邵榮討處州賊明玉珍孫帝子重慶張士誠因苗軍之亂遣其弟士信將兵圍諸暨守將謝再興晝夜鏖戰堅守一月使告急未文忠文忠胡德濟未援與再興夜掩士信兵大破之初洪都之降祝宗原泰數啓胡廷瑞將復叛廷瑞及覆聞諭之未即發也

識大錄

二三

及帝還廷瑞恐其為變及微言于帝謂其所部兵詣廣湖從徐達聽征宗泰次女兒港遂以其衆叛癸亥及兵襲洪都陷之鄧愈脫身跳歸建康知府葉琛死焉帝聞變使詣漢陽命徐達還軍討之夏四月即崇及王祐胡深攻處州克之李祐之自殺執負德送于建康代誅徐達還兵取洪都祝宗走死執康泰歸之于建康帝以泰為廷瑞之甥特宥之五月命大都督朱文忠率元帥趙德勝等與泰攻鄧愈鎮洪都秋七月帝聞兵三山平章邵榮與恭政趙德

祖欲為變有疾風吹旗溺 帝未 帝乃收從間遁
近事覺皆伏誅八月漢將熊天瑞寇吉安守將孫奉
立戰敗被殺冬十二月朱文正兵復取吉安以泰政
劉辟等守之元將魏師帖木兒使人來獻馬於卯春
正月達中書省都事江河報稱被留以湯和為中書
左必劉福通兵勢日盛以安豐未附二月張士誠將
呂珍攻之福通使告于建康求救珍尋投安豐殺福
通等據其城徙浙江行省于嚴州都昌益陷饒州三
月 帝率諸將救安豐擊呂珍大敗之珍棄城走左

識大錄

二四

君獨自廬州未援亦敗走 帝命徐達常遇春移師
廬州圍之以宋主韓林兒運建康諸將議于中書有
說御座奉林兒劉基諫曰牧豎子耳奉之何為器陳
天命所在 帝悟乃不果奉元將竹昌忻卻遂東聞
入安豐夏四月陳友諒空國入寇壬戌圍洪都攻朱
文正督諸將分城拒守敵攻之急城垂陷恭政鄧愈
殊死戰修築一夕復完之於是元帥牛海龍總管李
雄先萬戶程國勝等皆戰死諸守將謝再興張瑄初
再興部將不法 帝按誅之召再興還家庚純刻諸

全軍馬而召再興赴建康恩意甚厚尋遣再興憤
辱處其上遂殺知州樂鳳執夢庚及元帥陳元剛等
奔紹興降于張士誠左丞朱文忠遣恭政胡德濟固
之五月漢將饒鼎臣復陷吉安執恭政劉齊知府朱
叔華遂寇臨江執同知趙天麟皆不屈又陷無為州
知州董魯死之六月洪都元帥趙德勝戰死時被圍
久內外阻絕 帝無由知文正乃遣千戶張子明自
水道運出潛行告急于建康半月始得達 帝問友
諒兵勢何如對曰友諒兵雖盛而死戰開者不少況

識大錄

二五

師老糧乏江水日涸賊之巨艦將不利用若援兵可
破也 帝命曰運語文正但堅守一月吾當自取之
不足慮也子明還至湖口被執友諒謂曰若能訪降
洪都與但不死當貴可共也子明許諾至城下大呼
曰諸公固守以待大軍將至矣友諒怒遂死之徐達
常遇春攻廬州三月不下 帝命蘇兵從征漢以解
洪都之圍七月癸酉 帝率舟師二十萬征漢有巨
魚一出沒波濤夾 帝舟自新河口至于小孤焚朱
師次湖口達別將南湖督及涇江口遇友諒歸師調

信州兵守武陽渡防其奔逸友諒圍洪都已八十有
 五日丙戌闕大軍至即解圍東出都陽以逆我師
 帝率舟師由松門入諭諸將曰兩軍相聞勇者勝友
 諒釋洪都以迎戰其勢必死聞諸公當盡力有退無
 退前敵此盾正在今日諸將受命皆自奮丁亥與友
 諒師遇于康郎山友諒列巨艦以當我師帝曰彼
 巨舟連接不利進退可破也乃命舟師為十一隊火
 器弓弩以次而列戒諸將近寇舟先發火器次弓弩
 及其舟則短兵擊之戊子命徐達常遇春廖永忠等

進兵薄戰達身先諸將破其前軍獲一巨舟而還軍
威大振俞通海復來颶發火炮焚冠舟二十餘艘殺
溺甚衆我元帥宋貴陳兆先等亦戰死達等搏戰不
已火延及達舟敵遂棄之達撲火更戰帝急遣舟
超援力戰敵乃退友諒驍將張定邊奮前欲犯帝
舟通膠淺我軍格鬪計無所出帝將緯成進曰古
人殺身以成仁臣下敢愛其死乃服帝冠袍自投
于水敵人信之攻少緩過春從旁射中定邊敵舟始
却通海來援舟驟進水潰帝舟得脫永忠遂以飛

舸迫定遠定遠走身被百餘矢士卒死傷既而遇
春舟亦膠淺帝麾兵救之俄有敗舟順而下觸遇
春舟亦脫會日暮諸軍欲退帝即接舡鳴鉦某
諸將申明約束諭以死生利害諸將舉手加額以死
自誓是日命達還守建康己且旦鳴角某帥復戰諸
軍奮擊敵舟殺溺無算院判張志雄舟檣折為敵所
乘以教舟攢兵鉤刺之志雄窘迫自刎丁普郎余視
陳弼徐公輔皆戰死普郎身被十餘創首脫猶操戈
若戰敵兵每艦相連至哺東北風起帝命以七舟

載張華置大藥吳中求草為人飾以甲冑各持兵若
關敵者令敢死士操之簡支舸于後將迎敵舟乘風
縱火風猛火烈須臾抵敵舟焚水寨舟數百艘燭烟
漲天湖水盡赤死者大半友諒弟友仁友資及其平
章陳普略等皆焚死我師乘之又斬獲二十餘級友
諒喪氣帝所乘舟牆白友諒覺欲併力來攻帝
知夜令踏舟盡白其牆旦莫能辨敵亦驚駭卒却獲
賊舟大戰敵兵巨艦艱于運轉我舟環攻之殺其卒
殆盡而操舟者猶不知尚听號狂謔如故乃縱火焚

之前通海廖永忠張興祖趙鳳等以六舟深入搏擊敵連大艦極力拒戰我師望六舟無所見謂已陷沒
有頃六舟統敵而出我師見之益鼓勇銳奮呼聲動天地波濤起立日為之晦自辰至午敵兵大敗棄旗
鼓器仗浮藪湖南友諒欲退保鞋山為我師所扼不
得出乃飲舟自守是日帝移軍紫棚復遣將挑戰
敵下敗應諸將議欲退師少休士卒帝曰兩軍相
持我若先退彼將以為怯而追之非計也必先移舟
出湖乃可無失時水道隘舟不得並進恐為敵所乘

識大錄

夜今舟懸一燈相隨渡淺北明已盡渡矣乃泊于左
嘉友諒遂亦移舟出泊諸磯相持數日帝移香友
諒曰方今取天下之勢同討賊以安中國是為上
策結怨中國而從吳狄是為無策蒙首公紀池州吾
不以為嫌生還俘虜將欲與公為約從之舉各安一
方以俟天命吾奉心也公計不出此與我為仇我是
以破公江州遂踰新黃漢沔之地周舉龍興十一郡
會有戒有今又不悔復起兵端一困于洪都而敗于
康山殺其弟誼城其兵將損數萬之命數尺寸之功

此逆天理悖人心所致也公乘危大不掉之舟墮甲
弊甲與吾相持以公平日之強最正當親決一戰何
徐：隨後若聽吾指揮者無乃非丈夫乎公早決之
友諒怒留使者不遣令軍中獲我戰士皆殺之帝
聞之命悉出所俘視其有傷者賜藥療之皆遣還令
曰但獲敵軍弗殺又令祭其弟誼及戰死將士我師
遂出湖口命遇春永忠諸將即舟師橫截湖口邀其
歸路又令一軍立相于岸控湖口旬有五日友諒不
敢出復遣書與之曰昨舟師對泊諸磯嘗遣使貴記

識大錄

事往不觀使回公度量何淺：我丈夫謀天下何
有睚眦天自平抑以來天下蒙弊紛然並起通來中
原英雄與問罪之師挾天子以令諸侯於是淫虐之
徒一掃而亡江淮英雄惟存吾與公耳何乃自相吞
併公今戰亡弟位首將又何怨焉公之土地吾已得
之繼力驅殘兵來死城下不可再得也設使公僥倖
逃還亦宜修德改圖却帝名而得真主不然喪家滅
姓悔之晚矣友諒忿志不答帝與傅士夏煜等日
草檄賦詩意氣彌壯友諒軍食盡遣舟五百艘掠糧

于都昌都督朱文正潛使人燭其舟友諒窮蹙進退
失據欲奔還武昌八月壬戌率樓船百餘艘趨南湖
背為我軍所遏遂欲突出湖口帝麾諸將邀擊之
我舟與敵舟聯比隨流而下自辰至酉力戰不已至
涇江口涇江之兵復擊之鐵冠道人張十大笑賀
帝曰友諒死矣帝笑曰無妄言乃遣樂人具牲酒
往祭友諒以覘其死俱被殺未幾有降卒言友諒中
流天貫睛反顧而死諸軍聞之大呼喜躍殺敵益奮
敵衆大潰擒其太子善及平章姚天祥等於是平章

識大錄

三十

陳榮拒寇使李才等志以其壯船軍馬來降太尉張
定遠夜以小舟竊載夜諒屍及其子埋奔武昌我師
追之不及帝如洪都幸學見諸生與諸將登樓王
閣飲酒賦詩宵張燈縱施悅聚觀改洪都府曰南昌
九月朔帝班師至中至建康告廟飲至論功行賞
因與諸將論鄱陽之戰諸將請曰自古水戰必得天
時地利若周瑜之破曹操因風水之便友諒兵據鄱
陽先處上流而恃我是得地利矣况我等而被逆今
勝之誠未喻也帝曰汝不聞夫時地利不如人和

友諒兵雖衆人各一心上下猜疑故致敗無功夫師
資恃動則威則勝我以時動之師威不振之虜
將士一心人百其勇如驚馬轉擊衆即俱覆此所以
為吾破也諸將歎服陳理聚泣于武昌帝命李善
長即愈居守復率諸將征之諸全叛將謝再興以張
士誠兵寇東陽朱文忠禦之義烏大敗之士誠將李
伯昇以兵殺十萬攻諸全不克是月士誠稱吳王冬
十月帝至武昌命諸軍其四門立柵圍之又于江
中聯舟為長塞絕其出入之路分兵徇漢陽德安州

識大錄

三十一

即於是湖北諸郡皆來降十二月帝還建康命常
遇春總督諸將守圍以困之

識大錄卷之二

古宣逸史臣劉振伏述

帝典

太祖高皇帝

甲辰春正月丙寅朔李善長徐達率群臣上表勸進
帝曰戎馬未息瘡痍未甦天命難必人心未附若遽
稱尊號誠所未遑姑俟天下大定行之未晚群臣固
請乃即吳王位置中書省官屬以善長達為左右相

識大錄

國常遇春俞通海為平章政事汪廣洋為右司郎中
張昶為左司郎中諭達等曰卿等為生民計共推戴
予然建國之初當先正紀綱元氏昏亂紀綱不立主
荒臣專威福下移法度不行人心渙散遂至天下騷
亂今將相大臣當鑒其失宜協心為治以成功業毋
使因循充位而已二月帝復徃武昌視師督諸將
攻之漢張定邊以事急潛使走岳州告其丞相張必
先起入援必先軍至洪山帝命常遇春率銳卒五
千乘其糧未集擊之大敗必先兵生擒之以示定邊

識大錄

曰必汝所恃者也今已成禽不趣降尚復何恃必先
亦呼定邊使速降必先號勇善戰城中倚以為重至
是喪氣復數日帝乃遣友諒舊臣羅復仁入城諭
陳理及將相曰理若來降不失富貴復仁因請曰主
上推好生之心惠以一方使陳氏之孤得保首領而
臣不失言臣雖死不憾矣帝曰吾兵力非不足所
以久駐此者欲待其自歸免生民于陷危也吾不汝
詔漫仁乃往號泣于城下理驚遽召之入復相持慟
哭已問之故諭以帝意詞旨懇切理與定邊等

遂請降癸丑理銜壁肉袒率群臣出降至軍門俯伏
戰慄不敢仰視帝憫其幼弱起挈其手曰吾不爾
罪弗自恨也命宦者入其宮傳命慰諭友諒父子府
庫儲蓄令理悉自取之王師圍武昌九六閏月而降
士卒無敢入城市井晏然城中民飢困帝命戶眼
之召其父老撫慰之民大悅於是漢沔荆岳郡縣相
繼降友諒兄友才亦以潭州來降立湖廣行中書省
以楊璟為叅政遂班師帝諭諸將曰諸公久從吾
勞苦極矣然勞者逸之漸也苦者樂之源也必戢其

勞苦圖長樂逸若農服田以庸有秋必先懲乎暇豫
三月 帝至建康封陳理為歸德侯置起居注給事中
悉罷諸翼統軍元帥府置十七衛統軍指揮使司
江西行省進漢金錢床 帝曰此何異孟昶七寶溺
器亟毀之侍臣曰未富而驕未貴而侈所以亡也
帝曰此覆車也富亦豈可驕貴亦豈可侈正欲抑情
欲弘儉約以厭衆心猶恐不足以慰民望況窮天下
之技巧以奉一己其致亡也宜貶陳理趙朝 帝深
憐之因謂群臣曰陳氏之敗非無勇將建卒奈何上

識大錄

三

下驕矜法今廢弛不能堅忍恃衆寡謀以底滅亡也
如使其恃重有謀上下一心據荆楚之富守江漢之
險跨豫章連閩越保其民人以恃機會則進可以窺
中原退足以抗衡一方吾安得而取之舉一失措遂
致土崩是吾鑒也夏四月朔 帝退朝與孔克仁等
論前代成敗因曰秦以暴虐寵任邪佞故天下叛之
漢高祖起自布衣能以寬大駕馭群雄遂為天下主
今天下之勢不然元之號令紀綱已廢弛矣故豪傑
所在蠢起然皆不知修法度以明軍政以其所以無

成也因感數久之又曰今天下河北有李羅帖木兒
河南有擴廓帖木兒閩中有李思齊張良弼然有兵
而無紀律者河北也稍有紀律而兵不振者河南也
道路不通餽餉不繼者閩中也江南則唯我與張士
誠耳士誠多奸謀而尚間諜其御衆尤無紀律我以
數十萬之衆修明軍政委任將帥俟時而動其勢有
不足平者克仁頓首曰主上神武定一天下今其時
矣建忠臣祠于康郎山像祀鄧陽死事之臣丁普郎
張志雄韓成等三十六人復立祠于南昌像祀洪都

識大錄

四

死事之臣趙德勝葉瑛等十四人皆贈勳爵有差徐
達常遇春封左君弼于廬州國之君弼支安豐命征
南三十而稅一立部伍之法初 帝招徠降附將
校各以其舊職率所部從征至是下令曰為國當先
正名今諸將有稱樞密平章元帥總管萬戶者名不
稱實甚無謂其數諸將所部有兵五千者為指揮滿
千者為千戶百人為百戶五十人為總旗十人為小
旗甲全既下部伍嚴明名實相副衆皆悅服以為良
法 帝與儒臣論三國時事因言孫權題諸葛子瑜

于驢而與其子恪諧謔 帝曰君臣主敬也者禮之本也禮立而後上下之分定分定而名正名正而天下治矣權侮其臣恪辱其父一諧謔而君臣俱失其何以訓民故君臣言動之間不可不敬五月 帝罷朝顧問侍臣曰漢之治道不純乎三代者其故何也孔克仁對曰王霸之道雜也 帝曰咎將誰執曰咎在高祖 帝曰高祖創業之君遵秦滅學之後干戈戰爭之餘斯民憔悴甫就蘇息禮樂之事固所未講獨念孝文為漢令主正當制禮作樂以復三代之舊乃

識大錄

五

迨巡未遑遂使漢業終于如是夫賢如漢文而猶不為將誰為之帝王之道貴不違時有其時而不為與無其時而為之者皆過也三代之王蓋有其時而能為之漢文有其時而不為周世宗則無其時而為之者也秋七月左君弼將張煥以廬州降遂命常遇春會鄧愈及金大旺兵討江西上流未附郡縣八月討新淦之沙坑麻嶺牛陂諸寨平之執偽知州鄧志明逆建康伏誅師次吉安偽知院饒鼎臣棄城走逆沒之逆兵徇贛州偽守將熊天瑞固守不下 帝令平

章彭時中以兵會遇春等共擊之而遣中書右司郎中汪廣洋參謀軍事使諭遇春曰天瑞固處孤城猶龍禽阱獸豈能逃逸但恐城破之日殺傷過多安當以保全生民為心如漢將鄧禹不妄誅殺位高一時子孫隆盛宜以為法向者鄱陽之戰友諒敗死生降其兵至今為我用縱有逃者亦我之民前克湖廣禁軍士毋入城用能全一郡之民苟得郡無民誰與共守國家何賴焉遇春聞命乃築長圍以困之時荆湘初附山寨盜賊縱橫其守臣多陳氏部曲觀望自疑

識大錄

六

乃命相國徐達帥師按行荆湖等處撫循州郡勦除寇盜九月繪塑功臣像于下壺蔣子文廟徐達師次江陵偽漢平章姜瑤以城降夷陵歸州望風迎附十月以廖永安守義不屈遣授江淮行省平章政事封楚國公偽吳丞相張士信圍長興命湯和救之敗敵師于城下俘其卒八千餘人乙巳春正月常遇春克贛州熊天瑞降賜書獎其不殺遇春進師南安招諭嶺南諸郡南韶皆降 帝聞將士將經理淮甸為二月恭軍胡深下浦城徐達降下湘潭辰衡寶慶諸郡

及靖州安撫司諸長官司命班師偽吳將李伯昇及我叛將謝再興將兵二十萬寇諸暨朱文忠自嚴州來援與守將胡德濟大敗之三月胡深克松溪帝與徐達常遇春謂襄漢形勢曰安陸襄陽跨連巴蜀控扼南北自古英雄必爭之地況地接沔陽其民新附易于煽動失今不取將貽後憂譬之木為安陸襄陽為枝沔陽為幹若有損枝與何有今宜增兵守沔陽而出師取安陸襄陽庶無失也遂以屬遇春曰堅城之下緩則須師旅急則多殺傷相執招輯是在

識大錄

七

將軍復召鄧愈為湖廣行省平章政事使謂之曰今遣遇春取安陸襄陽汝兵繼之所得州郡撫其降附近聞擴廓帖木兒集兵汝寧以若所為如防壅水惟恐涉于外汝往愛軍恤民仁聞而人歸猶水湊下若穴涉其防惟尔念之命指揮朱亮祖錄鉛山建昌右丞王溥錄杉關會胡深取崇安以圖閩中常遇春克安陸進次襄陽其將張德山以城降六月元帥王國寶克安福州胡深克崇清朱亮祖克崇安進攻建寧胡深死焉以儒士滕毅揚文訓為起居注命曰諸臣

有言予雖信宿切磋商之況若戰左右罔或苟且同或改守營之馳驅戒險則不顧肆夷則驟蹶予常自警故以前若漫命殺訓文集古暴君之行曰政危鑑也可以知喪亂之由七月命元降將張德山還襄陽招徠未附山寨賜御書曰汝成襄陽法度已定宜謹守之未附者業遣德山招徠舊籍民兵悉如其故軍人丁校令其屯種戰且耕爾所成地都擴廓帖木兒若尔愛加于民法行于軍彼之脇從脫虎就乳惟我是賴汝實如長城成事甚艱債事甚易嗚呼念哉

識大錄

八

以劉基為太史令元思州宣撫使田仁厚以其地來歸命仁厚為思南鎮西等處宣慰使九月置國子學十月命相國徐達平章常遇春胡廷瑞知樞密院馮國勝等率馬步舟師伐偽吳北鄙閏十月平章湯和克偽漢故將周安于永新指揮王宗賢取餘干州徐達圍泰州敗其援兵遂克之公置泰俘五千入于潭辰二州賜男女衣履布帛室家完聚皆感悅呼萬歲十一月徐達進攻高郵帝恐其深入命馮國勝帥所部節制諸軍援之達還軍泰州以圖淮濠張士誠

寇宜興徐達引兵渡江擊敗之還攻高郵十二月傷吳兵八萬寇吉安守將費子賢以三千人擊却丙午春正月張士誠駐舟師于君山復出兵狀沙以窺江陰帝督軍救之寇遁命康茂才等追之于大江大敗其兵于浮子門議按察憲綱命僉事周涇等曰神明能福鬼魅能妖風憲紀綱之司法清弊人則神明陰詭黨國乃鬼魅矣禁種孺以塞涇源徐達拔高郵使乘勝取淮安四月淮安守將梅思祖以城降遂取興化帝謂劉基王禕曰四方凋瘵吾欲紓之基曰

識大錄

九

方今用武殆未可帝曰吾將定賦焉定賦則用節節則民不用定賦則未藝則國常裕皆對曰善濠州李濟以城降元守將陸聚以徐需降以聚為兩淮行省恭政守徐如故諭其吏民曰胡元失政亂起汝穎間天下皆謂豪傑僭興太平立見乃惟妖言是庸元之師旅甚于寇賊中原板蕩十餘年矣咨尔士民勞苦日深自歲丙午始賦役軍需恭政聚議于有司毋繁以苛爾安無悖聚遣將攻魚臺之下邳蕭宿遷睢寧諸縣皆降帝如濠州素冠白纓衫經而朝基

濠父老皆來見勞若如生平徐達取安豐克之五月帝還建康召諸臣計討張士誠李善長對曰張氏勢雖屢屈兵力未衰土沃多儲殆未可也帝曰長淮東北吾皆有之臨以勝師何憂不克徐達曰張氏橫暴侈汰以天下之時也其將李伯昇呂珍觀無足數黃蔡葉三泰軍居中書坐享臣奉威德可計日定帝喜曰惟達與我意合八月出師將以舟師由常州入江安曲通太湖帝祭告大江之神遂命徐達為大將軍常遇春為副將軍帥師二十萬往征之誓戒

識大錄

十

曰毋虜掠毋妄殺毋發丘壟毋毀廬舍張氏毋焚城外毋侵之帝乃問諸將曰是行也師將焉先遇春對曰其先姑蘇帝曰不然張氏抗湖皆有守將先姑蘇必來援莫若先湖州遇春曰臣聞逐臭者覆巢去鼠者熏穴帝作色曰攻湖失利吾自當之攻蘇而敗固不貸汝已已遇春擊敗傷吳兵于太湖癸酉擊之于昆山虜其二將又敗之三里橋進圍湖州絕其援道于舊館士誠身與達戰皂林之野虜其帥及甲士三千人九月命朱文忠攻杭州以疲其應戰遇

春焚其赤龍船于平望十月遇春攻其將于烏鎮追
破之昇山顧時祥頭奮擊之降其五太子及朱暹呂
珍等得兵六萬十一月湖州守將李伯昇出降朱文
忠攻下桐廬富陽餘杭杭州守將潘原明以城降紹
興嘉興海寧皆降遂開浙江行中省省于杭州以文
忠為平章政事復其故姓曰李修公子書以教公卿
人子弟務農技藝商賈書以教四民十二月宋主韓
林兒殂乃命以明年為吳元年群臣請營建宗廟郊
社立宮室許之營繕進宮室圖帝見其有奇麗者

識大錄

十一

則去之謂中書省臣曰宮室完固而已何以雕琢易
堯茅茨土階采椽不斲可謂極陋矣然其盛德萬代
瞻仰焉後世競為奢侈極宮室範圍之娛窮與馬珠
玉之玩欲心一縱卒不可遏亂由是起夫上能崇節
儉則下無奢靡吾嘗謂珠玉非寶食是寶有可歸構
一以朴素無使天下力殫也元年丁未春正月有一
老人告省局臣曰吳王即位三年當平一天下臣驚
問之曰我太白神也言訖不見帝曰吾昔在軍中
嘗空腹出戰歸得一食即粗糲甚耳今欲膳豈美未

嘗忘之太平應天宣城諸郡吾渡江開創之地供億
久勞其免太平府租稅六年應天宣城諸郡一年沅
嘉定二州降二月元將擴廓帖木兒侵徐州指揮傅
友德破之帝曰餌我也謹備之母情左君弼自廬
州歸元使守陳州帝以書招之足州予鄉人也
惻然而來當與更始君弼猶豫不決君弼之母前為
我軍所獲帝歸之於陳徐達使自軍中來請事
帝手書諭之曰帝王之興必有命世將軍有謀有武
退絕亂畧消弭羣兇今尅期稟命不違造次此賢臣

識大錄

十二

事君之道吾甚嘉焉夫將在外君不御自後便宜行
之澧石門降三月設文武科舉士指揮袁洪取崇德
州五月下令曰予本布衣因天下亂集眾渡江撫定
江左十有三年中原之民流離顛頓尚無所歸吾乃
積粟而控弦徐濠泗壽郡東海安東萊陽安陸郡及
今後新附人民中書省其命有司免賦徭三歲六月
丙午朔日有食之晝晦久旱及戊辰大雨下令免今
年田租命朝賀毋用女樂七月徐鄆縣官定賜予道
里之費及其父母妻子甲中群臣勸即皇帝位不許

皆力請曰 陛下起濠梁不階又土遂成大業四方
群推削平殆盡遠近之人莫不歸心誠見天命而在
願早正位號以慰臣民之望 帝曰我思功未覆于
天下德未孚于人心一統之勢未成四方之途尚梗
若遽稱大號未愜輿情若天命在我固自有時無庸
汲汲為也吾嘗嘆陳友諒初得一隅妄自尊尊志驕
氣盈卒致滅亡貽誤後世焉可復自蹈之已丑日雷
震宮門數吻得物斧形而石背 帝藏之出負駕前
朝置几以謹天戒遂赦中外獄囚諭群臣曰古之賢

識大錄

十三

君常憂治世其臣亦憂治君然賢臣之憂治君者君
當安賢臣之憂治世者世常治今上宇日廣人民雖蕃
久固未蘇予心未嘗忘憂卿同吾憂國福至矣不然
禍敗隨之不可揅藥八月園方二丘及社稷壇成定
樂律丙寅 帝祀山川畢將還宮願 世子曰國家
初定民始息肩汝知人勞乎夫人貴則驕逆則忘勞
若夫貴而不驕逆而知勞心朕繫情能為君者也今
將士中夜危從至此皆未朝食汝可步歸九月太廟
成命氏有犯毋違坐命泰政朱亮祖討方國珍于台

州諭之曰國珍皆寡偷生性討必下預其民疲困已
甚下之日毋殺一人大將軍徐達克姑蘇執張士誠
歸之于建康通州狼山降朱亮祖攻台州方國瑛出
拒戰擊敗之諭平偏吳功封李善長宣國公徐達信
國公常遇春鄂國公諸將皆賞爵有差明日入謝
帝曰公等置酒為樂否對曰荷上恩有之 帝曰吾
亦欲置酒一歡中原未平尚非其時張氏君臣飲食
宴樂竟底滅亡公等所知也 帝欲用楊吳故將因
訓之曰今列爾等將校無異爾等為張氏將多取

識大錄

十四

子女玉帛加以湖饒雅富貴吾所用諸將皆濠泗汝
穎壽春定遠諸州人勤勞而苦幼今當如我將棄去
舊習朱亮祖克台州遂殉僊居諸縣命博士熊鼎編
類古人行事可鑒戒者書壁間又書大學衍義于兩
廡將焚地有司請琢文石于瑞州 帝曰作宮厲民
矣更取石于連耶不許 帝謂太史令劉基學士陶
安曰南方既平今宜致力中原以一天下基曰土廣
人聚正可席捲 帝曰惟庸與眾不可恃也吾起兵
以來臨小敵若大以有成功今雖重就一或不戒成

敗關為基曰近滅張氏東勝長驅此其時也 帝曰
使方自相犄角豈得遽云長驅必吾持勝道俟彼亡
機加慎重焉十月出幣帛求遺賢于四方徙蘇州富
室以實濠 帝語給事中吳去疾等吾以布衣起兵
李徐及湯皆居相近君臣相遇殊非偶然今掃除群
雄撫有江南終夜思之恒不安枕人心易動事机易
懷撫之失宜施之失當亂今方生命百官禮儀俱尚
左勅禮官曰元右丞相余闕守安慶屹然當南北之
衝援絕力窮舉家皆死江州總管李黼身守孤城力

識大錄

十五

抗強敵與闕同義自古忠臣義士見衰後代以勸風
也宜令有司建祠肖像歲時祀之置御史臺以湯和
鄧愈為左右御史大夫劉基章溢為御史中丞再命
湯和為征南將軍吳禔為副將軍討方國珍于慶元
命之曰將軍奉辭討罪毋縱殺戮安集其民如大將
軍乃副吾望也定律令考正四廟雅樂定樂舞之制
宴功臣于西樓既罷諭之曰自元失其政君昏臣悖
干戈四興民墜塗炭予與諸公仗義而起初為保身
之謀莫有莫安生民者出豈意大難不解為衆所附

乃率衆渡江與群雄角逐遂平江漢舉吳會閩廣之
地將以次而定尚念中原擾攘人民離散山東則有
王宣父子狗盜鼠竊反側不常河南則有王保、名
雖尊元實則跋扈擅爵專賦上疑下叛閩隴則有李
思齊張思道彼此猜忌勢不兩立且與王保、互相
嫌隙元之將亡其機在此今欲與諸公北伐計將若
何鄂國公遇春對曰今南方已定兵力有餘直指元
都而我百戰之師敵彼久逸之卒提竿而可以勝也
鄂城既克有破竹之勢乘勝長驅餘建瓴而下矣

識大錄

十六

帝曰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若懸師深入頓之于堅
城之下餽餉不繼援兵四集進不得戰退無所據非
我利也吾欲先取山東撤其屏蔽旋師河南斷其羽
翼拔潼關而守之據其戶樞天下形勢入我掌握然
後進兵元都則彼勢孤援絕不戰可克鼓行而西雲
中九原以及關隴可席卷而下也諸將皆曰善 帝
頌謂信國公達曰兵法以廟算勝者得算多也卿其
識之甲子命信國公達為征虜大將軍鄂國公遇春
為征虜副將軍率甲士二十五萬由淮入河北取中

原命中書平章胡廷瑞為征南將軍江西行省左丞何文輝為副將軍率軍由江西取福建以湖廣參政戴德隨征命湖廣平章楊璟左丞周德興參政張彬率軍取廣西諭諸將曰征伐所以奉天命平禍亂安生民故命將出師必在得人今諸將非不健鬪然能持重臨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為將之體者莫如大將軍達百萬之衆勇敢先登摧鋒陷陣所向披靡其如副將軍遇春爾吾第患遇春輕吾向在武昌見遇春跳而赴敵騎非大將材也彼張定邊之後何足稱數尚

識大錄

十七

據城指揮遇春為大將爾與小校爭能甚非所望切宜戒之若臨大敵遇春宜將銳卒為前鋒或敵勢強則遇春與馮宗異分易左右翼以擊之諸將若右丞薛顯參政傅友德皆勇果冠諸軍可當一面或有孤城小敵但遣一裨將有膽畧者付以總制之權皆可成功達則專主中軍策勵群帥運籌決勝不可輕動古云將在軍君不與者勝汝等其識之又諭達曰聞外之事汝實任之茲行必自山東次第進取山東古云山河十二師行須嚴節伍明分數一眾心審進退

之機適通變之宜戰必勝攻必取我虛而彼實則避之我實而彼虛則擊之將者三軍之司命也主威者勝任勢者強威立則士用命勢重則敵不敢犯吾與諸豪傑並馳觀其取敗未有不由威不立而勢輕也汝其慎之又諭友德曰此行汝當戮力背漢高帝與項羽爭衡賴彭越宣力山東今用師自山東始汝其勉之命廷瑞曰汝來歸數年忠謹無過若予嘉之故命汝以斯任左丞何文輝參政戴德皆吾故人也然不可以故廢吾軍政聞汝嘗為陳氏攻閩中必深知

識大錄

十八

其地理險易今總大軍進征凡攻圍城邑必擇便利可否為進退無失机宜克定之功全賴于汝命楊璟曰今南方之地已入版圖惟兩廣八閩尚未歸附茲命平章胡廷瑞分道取閩：平就以其師航海趨廣東爾率荆湘之衆進取廣西兩軍合勢何征而不克爾其附靖亂止暴撫綏順附使遠人畏服懋建乃勳毋替予命諸將皆頓首受命是日祭告上下神祇于北門七里山祝畢大誓六軍曰剋平禍亂本以靖民城下市安殺弗奪民財弗毀民居弗廢農具弗殺耕

牛弗掠子女獲遺孤幼弱有求者還之遠世子及
次子詣臨濠陵墓擇輔行以少宰祭所過卽邑城隍
山川諭之曰命汝遊歷旁郡縣因道途險易以知鞍
馬之勤勞觀小民作業以知依生之艱察民好惡以
知其情卽祖宗陵墓訪見父老問吾起兵渡江將
事知吾創業之不易也而寅徽諭齊魯河洛燕趙秦
晉之人曰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
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
也宋祚傾移胡元殘位其初君明臣良維綱天下然

識大錄

十九

冠履側置志士尚武羞之自其後人蔑厥典常有如
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弑兄至於
弟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為怪其於人倫
貴賤極矣夫君人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本
根禮義者御世之大防其所為獲豈可以為訓于天
下後世執廷及嗣君沈荒失道加以宰相專權憲臺
報怨有司毒虐人心叛離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人民
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因人事所致實
天歎其德而棄之、時也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

之中常有聖人出而拯之一紀於茲未之有聞今河
洛間陝雖有數雄忘中國祖宗之姓反就胡虜禽獸
之民其始皆以捕妖為名用得兵權怙權相吞反為
民害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為衆所推率師渡江
居于金陵十有三年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
湖湘漢沔兩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為我有
目視中原赤子范無所依深用疚心予恭天成命用
率群英廓逐胡虜慮民未知反為我讐挈家北走陷
溺尤深兵至弗避予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

識大錄

二十

永安于中華背我者自竄于塞外蓋我中國之民天
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我亦民其歸
之如蒙古色目雖華夷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
知禮義顧為臣民者與中夏之人撫養無異宋亮祖
自黃巖進學方國珍帥將于温州克之大軍次沂州守
將王宣及其子信以城降十一月湯和克慶元方國
珍遁入海王宣降獲大將軍達攻克之嶧嘗海沐
陽日照贛榆諸州縣皆降命中書平章廖永忠為征
南副將軍帥師自海道會湯和討方國珍于海上國

珍降金火二星會于五分翌後火遂金占曰宜大發
兵威於是帝使諭徐達曰聞將軍已下沂水知勅
兵何向如向益都當既黃河之要斷其援兵我軍勢
重力專乃可必克若益都未下宜進取濟寧濟南既
克益都山東勢窮力竭如囊中之物可不攻而自下
矣然兵難遠度隨機應變是在將軍帝沐浴觀于
園丘世子從使爭之農家觀其居處飲食器用運
謂之曰汝富農勢乎終歲勤劬居不過草茅服不過
練衣食不過羹糲國家經費皆其所出故金汝知復

載大錄

指通旁利示之曰是惟獲楚古人以為朴刑也能愈
風傷而不死孺子識之帝謂侍臣曰慕容超即祀
時有赤翼如馬之異成公綏以為信奸佞害賢良重
賦役之占妖錄人與吾常以此自警徐達分兵扼黃
河遂進兵攻拔益都遣別將畧滕州克之徇下壽光
臨淄昌樂高苑等縣雖膠博興等州遂進師濟南十
二月癸卯日有食之律令成般陽路總管徐達降
其屬淄川新城諸縣皆降却督同知張興祖師至東
平元平章馬德余城走追至東阿東阿降元衍聖公

孔希聖率曲阜尹迎見克以來皆降徐達至章丘降
之遂進降濟南胡廷瑞師至御武御武降張興祖取
濟寧使諭徐達常遇春曰聞將軍已下齊魯中外咸
慶子獨謂勝而能戒者可以常勝安而能警者可以
常安夫屢勝之兵易驕久勞之師易潰能慮乎敗乃
可以無敗能慎于成乃可以有成必也國防謹密常
若臨敵勿生懈怠為人所未慮而慎戒之又論曰元省
院官未降者今俱遣未處我官屬聞習而後用之夫
人藏其心不可度也吾慮其叛服亡常或貽後憂焉

載大錄

密州安東蒲臺鄒平降帝參人置壁于項內隱
起有異骨焉癸巳群臣勸進帝曰始吾俯順群情
即吳王位亦不得已今復助即帝位吾恐德薄不足
以當之群臣皆頓首請曰天生聖人以為民主殿
下之即王位天命已有歸矣今又數年下正大位何
以慰天下民之望昔漢高帝既誅項藉群下勸進
亦不違其請今殿下除暴亂救生民功塞宇宙德
協天人天命所在誠不可違臣等敢昧死以請帝
固辭明日復請曰殿下讓讓之德著于四方感於

生民頌焉天下計早伺群臣之請乃許之甲子祭告
昊天皇帝于新宮曰惟我中國人民之君自宋運告
終帝命真人來自沙漠百有餘年今運亦終天下紛
爭于豪傑惟帝賜臣英賢遂戡定之今與地周迴二
萬里臣下曰生民無主必推臣帝臣不敢辭亦不敢
不吉是用明年正月四日設壇鍾山之陽惟帝祇之
簡在如臣可君祭日天澄氣和臣若不可當示異焉
賜諸子麻履行膝今出城稍遠馬行三步行一朝廷
端師王建陽建陽降勅湯和廖永忠吳禔帥舟師自

識大錄

二三

明州海道以取福州指揮沐英破分水關掠崇安克
之恭政傳友德取萊陽徐達自濟南還益都登萊福
山諸州縣皆降湯和克福州命官往撫山東鄒縣曰
新民望治猶疾望賢有政有保政者伐和保者扶
哀民脫亂外邪已去今望扶哀休養生息在賢守全
分三等以定縣

識大錄卷之三

古宣逸史日劉 根伏述

帝典

太祖高皇帝

洪武元年正月乙亥祀天地于南郊即皇帝位郊壇
之南定天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追 帝四代考妣
立 祀焉氏為皇后 世子標為皇太子以李善長
徐達為左右丞相功臣進爵有差為 皇太子置官

識大錄

屬皆慕威元萊陽守將世家寶詣徐達納款楊璟學
永州敗之諭湯和曰服人以德負國乃威凡推德先
逆者凡示威先大者欲人不違當使以信欲人功當
任事不信不奪尔之所短故用尔戒大宴群臣奉天
殿 上曰朕賴諸將以有今日然念天下之廣生民
之多憂懋于心夜不安枕劉基對曰大業已定仰惟
聖慮猶紆 上曰先帝處治尚猶憂之況海內人民
脫創戍而方新能無憂乎自島內建于新宮元海寧
文登守將皆詣徐達降胡廷瑞何文輝師王建寧不

下聞其威降之徐達復自益都至海而命鄧愈為征
戎將軍將兵取南陽以北未附州郡府州縣未朝官
陞辭上曰初飛之鳥不可獲其羽新植之木不可
搖其根天下始定才力俱困未惟應者能約己而利
人興化州諸降于湯和移師延平降之執元平章
陳友定送京師伏誅二月悉定閩中即命和還遣海
艘于明州將漕而北征使李文忠延和定諸未附山
寨命廖永忠為征南將軍以參政朱亮祖副之取舟
師由海道取廣東以太牢祀先師國學遺祭曲阜以

識大錄

上尊賜徐達軍中頒諸將士翰林學士陶安進宗廟
時享薦新禮儀上覽畢悲歎久之曰嘗聞為人子
者願為兄朕為弟養日不長祭後悲耳詔衣冠如唐
制上諭侍御史文原吉等曰日月之行猶有薄蝕
朕凡事豈必盡吾臺臣久無諫諍抑朕不能聽受耶
常遇春自濟南取東昌克之降其屬縣楊璟下寶慶
命贛州衛指揮陸仲亨錄韶州直隸德慶三方進師
與楊璟廖永忠掎角取二廣樂安將俞勝降復叛徐
達討平之議設法驗田而出大三月修女戒金道寧

達諸州皆降元廣東守將何真以所部降賜詔褒諭
驛召之徐達由郢城趨汴梁師至陳橋左君弼竹昌
以汴降四月蕪州進竹葉上却之曰無微先進營貢
獻門自今毋輒進繪古孝行及身所歷艱難為圖示
子孫徐達由汴進取河南元將戰敗奔陝河南降陸
仲亨畧定英德清遠胥江連州肇慶等郡縣進攻德
慶遂引兵會廣州廖永忠亦至廣州守帥納款常遇
春至廣州其守將迎降楊璟克永州徐達遣都督同
知馮宗異廖茂才等分兵取陝州入之又遣其麾下

識大錄

及降將指諭諸山寨福昌均許陳諸州皆納款常遇
春下汝遂徇下陝諸父老官君天下者宜居中土勸
上都汴甲子 上往視之馮宗異進攻潼關元守將
李思齊宵遁入之引兵而至華州元守將皆潰洛州
詣徐達納款五月廖永忠朱亮祖至梧州元達魯花
達迎降得貴格容諸州即次第降廣南軍駕至汴以
為開封府置中書省為改歸德府為州以隸之六
月大將軍達自河南入見上勞之因問取元都之
計上據圖示達令達偏裨為先鋒督水陸師蹙其

復下山東來以給餉由鄆趨趙特臨清而北然後將其都達頃首受命因辭行在還次河陰元海南海北道元帥遣使來降楊璟朱亮祖合攻清江克之以為宗興為征虜右副將軍陳友定故將金子隆臨將樂遂冠延平指揮羅德聚擊却之故將陳總管復攻同安指揮周淵擊敗之遂命李文忠率兵往討廖永忠進師南寧降之七月上手繪進征元都陳圖授徐達召山東諸將悉以兵會東昌勅諭北方新授守令給賞賜以勵其廉廖永忠使指揮取天壁擊敗元將

識大錄

于東州降之廣西悉平陳師中原孤賁老稚上手還京師大將軍達率諸將自陳橋入解上曰元君不德民復何辜諸將克城之日毋虐掠毋焚蕩毋妄殺人元宗戚皆善待之康茂才自陝州渡河安邑夏縣皆降兩申上還京命征虜右副將軍馮安吳留守元彬州守將左平楊指楊璟降山東諸將來會大將軍之師渡河間七月發汴梁徇河北州縣古水薛顯取衛輝丁未上至自開封大將軍達師至彰德除之復臨州渡即至廣平悉下之進次臨清參

政傳友德游騎獲元將李寶臣都事張處仁遂以為準常遇春取德州克之大將軍達及諸將皆來會下長蘆獲其海舟于直沽作浮橋以濟常遇春張興祖率舟師並河東西進今步騎陸而前至河西務大敗其守將達進營通州河東岸常遇春營西岸元知院卜顏帖木兒等出都城來禦戰遇春擊敗擒之遂入通州元主及其后妃太子夜北文八月詔曰頃幸大梁大梁父老皆曰聖人昔居中原道理通均夫宅中國大則立國之規模故重建邦啓土則興王之根本

識大錄

所先其以金陵為南京大梁為北京朕春秋巡狩馬徐達進師元都執其監國王子大臣戰之悉封府庫圍藩寶物及宮殿門以兵守之士無侵暴市不易肆上曰京師四方水旱相仍朕夙夜不遑中者臺都其集者儒議議使民事設六部官湖廣行省平章楊璟等還自廣西已卯大赦天下群臣賀平元改大都路為北平府遂命徐達常遇春取山西以湯和為偏將軍與副將軍馮安吳平章楊璟俱從征壬午駕幸北京詔曰長興安吉歸附以來連歲普供億其特克明

年秋狼指揮曹諒等克洛州執泉白恭元平章郭雲
遂行在 上嘉其堅守賜餐衣食賜授深水和縣其
子皆有賜終已車駕至北京終元宮人乘輿服御應
用黃金塗省以銅代九月張興祖向永平下之詔曰
天下之治天下之賢共成之向以疆宇彼此致賢養
民未之深講懷才抱德尚隱巖穴今天下甫定朕與
諸儒講明治道期古哲王有能以賢輔世以德濟民
者尚不吾棄帝過秦取保定中山真定路十月馮宗
異湯和下懷慶至太行碗子城破其間取澤潞丁丑

識大錄

六

山至自北京詣平元于天下 上諭宿衛武臣曰元
君臣驕奢樂今如此朕日慎一日卿等亦思業在民
間視元將帥壯肥醜赫何敢望之當常勿忘貧賤時
司天監進元水精宮刻漏有玆命辟之十一月己亥
告于太廟曰自古有天下者皆以祖配天臣尚未敢
誠以功業猶有未就政事或闕懼帝責焉帝若問祖
宗告臣所行事善惡帝鑒之與子冬至祀團丘還詣
告太廟即奉天殿百官行慶成禮與日宴群臣奉天
殿勅天下有司凡災異以實聞達文原吉唐用魏觀

吳輔趙壽等求賢于天下辛丑 上宴東宮官僚置
酒歡甚命諸臣作龍螭鍾山賦自作時雪賦賜冠服
封孔希學為衍聖公希大為曲阜知縣 上曰將士
相徒有征戰死省天下已定父母妻子可念也遇時
節中書省其預給薪米錢康茂才克河中府徐達常
遇春馮宗異襲太原十二月克之擴廓帖木兒宵遁
盡降其眾 上指宮中隙地謂 皇太子諸王曰此
非不可亭館臺榭公使內使種蔬而已馮宗異克平
陽及絳

識大錄

七

二年正月立功臣廟于雞籠山享太廟以功臣七人
配詔曰朕奉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率眾渡江十有四
年荷天眷祐西取荆楚東平三吳遂至八音直抵交
廣以狹于海垂念華夏胡人入據是用命將北征兵
渡大河齊魯之民歡然來迎饋餉給軍不辭千里朕
思元末民疫供給既既改順何忍復勞山東洪武元
年稅糧已行免徵不期天旱再免今年夏秋二稅近
平燕都下晉冀其民久被兵困徵歛尤甚可免北平
燕南河東山西今年稅糧一年河南諸郡久欲免之

余晉冀本不出師所經今西抵潼關北界大河南至唐鄧光息今年稅糧盡行蠲免以遂朕意秦隴新附之人亦如一體又詔曰朕自淮右渡江駐兵太平開基建業雖克鎮江下宣城賴天之靈而征北伐國不乎定朕念創業之初取辦四即供億繁重未嘗忘之今天下十定其九太平應天鎮江已免糧稅一年率國亦加之又詔曰朕肇丕基鎮江太平宣城廣德為京師翼供億浩繁足我師旅今六合一家我子孫百世何敢忘江左民舊歲曾免稅糧忽遇天旱免無

識大錄

可收縱使不免亦無可恨患而不及朕心誠為已行宣州免徵二稅應天太平鎮江及廣德滁和無為亦免之博友德克期州常遇春入大同還師太原二月立皇陵碑名仁祖淳皇帝陵曰英陵諭群臣曰元不重名爵官及私昵吏不恤民惟酒色財貨朕在民間心悲之今考官事之治吏貪吏之禁何以故天祿下可虛也夫廣公當官獨行坦途苟貪賄雁法如入刑獄中即出無完體徐達常遇春馮宗吳等率師發太原三月自蒲州渡河蒲城寨守俱遁去鄒州降告

皇考皇妣曰兒為民牧惟恐弗勝伏見去年四方旱災今春風雨不調凶稔未卜兒惟敬時荒艱皇考妣茹草推收今何敢忘旬日草蔬糲飯與妻妾共食用春大謹敢告知之諭京衛將士曰朕當練武不可宴安者危機成功非易保祿尤唯國家用人正如用車苟有齟齬便移載矣諭諸將曰朕昔下金華有館卒能言元時點兵事使者問其主將曰兵有乎皆安在將舉佩囊片紙指名曰在必矣及天下亂以農夫市人戰汝等娛樂不練士有憂安所使徐達師入

識大錄

奉元路父老子弟皆迎降改為西安府陝西既附民飢命戶賜米一石常遇春馮宗吳取鳳翔元將李思齊奔臨洮遂入之四月編祖訓錄定封建諸王之制徐達降鞏昌李思齊以臨洮降五月甲午朔日有食之更名英陵曰皇陵徐達下平涼克延安張良弼之弟良臣以慶陽降已沒叛國其城斬之造玉璽一其文曰奉天執中上幸鍾山見農勞遂由獨龍岡步至淳化門始騎而歸六月徐達降寧州廟塑功臣生者虛其次先是蘭山崩征西軍士多墜死上聞恤

其家命常遇春自鳳翔趨北平從之而徐寇以李文忠輔之遇春抵開平復追逐元主數百里外俘其宗王大臣斬之剽北志平七日遇春卒于軍詔文忠領其喪八月定內侍諸司制諭吏部曰周札闡寺未及百人後世喻數千卒為患夫求善良于此輩千百無一二朕今獨使令耳雖未能如古亦當與防微元史成復遣使行天下求其近事而將續修之命徐達班師九月遣御寶大檀部定四方獻瑞之節上曰災異尤重其令有司無大小即飛奏上問建都于諸

識大錄

老臣有言閭中洛陽者有言汴者有言北平元之完宮者上曰長安洛汴雖古帝王更都民之初定未可重勞元宮雖兒難勿舊實建業江南形勝真足立國臨濠前江後淮以險可恃以水可漕朕欲為中鄴為群臣皆曰善遂定中都以泗壽二州隸之中書省製殿殿十月高麗國王額達使上表謝封并賀萬壽節辭歸諭之以書曰使來朕問王政俗城郭甲兵居室言無城有甲兵不嚴有居室無德政所王好釋民民捷于陸去海濱五十里或三十里始有定居者朕

雖德薄王已稱臣入貢合古諸侯夫治亂持危王者所以保諸侯之世也古者王公設險守國王無城郭人民何依國雖治不可去兵王衍衛不嚴國成何張王無德政所何以示嚴民五十里或三十里始有定居者則瀕海不耕何以不艱食君無災夏唯脩仁義禮樂則民化王所以王莫不由先德王行先王之道則國永長王好釋氏何能求福修德致福王何不為國之大事在戎與祀又聞王國犧牲不育何以供境內山川城隍之祭今胡運既終沙塞靡統朕兵未至

識大錄

連藩或有強暴來患况倭久侵王可不禦王欲禦之那雄武之將猛勇之兵不可遠戰王欲守之非深溝高壘內儲外援不可為倘圖患未然轉危為安朕言甚悉王審圖之球平章廖永忠所部征南將較功既入謝上曰論功行賞常典也第府庫之積皆出民供是謂天財君特主以特有功者耳不收分毫妄與也甲戌其露降于鍾山群臣稱萬壽請告宗廟頌示史館上曰朕慮志成而生驕心積祥化為妖孽告宗廟頌史館非所以垂示天下也翰林學士來漁曰受

命不于天子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是以春秋不
書祥而紀異 上曰善圖諸將戰功于雞籠山之廟
命即縣立學校十一月徐達至京入見 上撫勞之
己已冬至祀圜立始奉 仁祖淳皇帝配 賑應天蘇
松抗湖諸郡貧民人米一石布一匹十二月征虜左
副將軍馮宗異不候命班師還京責而有之己丑大
賞功大將軍以下至于卒伍皆有差

三年正月命徐達為征虜大將軍李文忠為左副將
軍馮勝為右副將軍北征沙漠大將軍自潼關出西

識大錄

十一

安撫定西取擴廓帖木兒副將軍文忠勝出居庸入
沙漠追元主毋復留塞外吏部奏從嚴官有罪者于
終崖 上曰僭虐之民何啻焉當更擇長吏教導之
命戶部急傳賑而安厥翔二府二月 上行後苑見
樂鵲仰翼之勢喟然而歎命群臣親耕籍田製四方
平定中頒天下召江南富民赴闕 上諭數千言
因刻而頒之曰散民務追封郭子興為滁陽王指揮
金朝興取東勝州詔曰朕惟六卿繁重在位未盡得
人豈用才未廣歟抑賢習抗志斗巖穴歟詔下有司

悉心推訪禮遣之三月詔曰朕即位以來思同我樂
奈守將新成遙陞大將軍師吐蕃轉運未已所在郡
邑供給有後先豈敏有彼此雖嘗蠲免猶思凋弊未
蕪應天鎮江太平寧國廣德滁和給我軍士渡江之
初至于平定朕無時忘之徽嚴金衢處廣信池饒廬
以次歸附供給亦勞河南北平民久苦兵山東河南
壤相接亦宜培勞屢得相率為生其皆免今年夏稅
秋糧有司尚謹承朕意置察官司受四方章奏四月
詔曰蒙古諸邑人等朕嘗許之入位比聞多更姓易

識大錄

十三

名以就中國朕慮其子孫昧厥初非古聖王審本始
別婚姻之意中書省告諭之有更者皆聽改封子校
為秦王桐為晉王棟為燕王構為吳王楨為楚王椿
為齊王梓為潭王杞為趙王檀為魯王椿為蜀王從
孫守謙為靖江王徐達擊敗擴廓帖木兒于安定甲
戌月食勅諭大將軍達曰朕命將出師悉由節制將
軍備知之浙江左丞德濟從征定而壘中驚擾將軍
不以軍法從事械送京師將軍故效衛青不見豫章
德濟音秋温州守諸暨朕業念功赦不治虐將軍緣

以緩軍法諭將軍知之置磨勘司五月徐達分遣左副將軍鄭愈招諭土蕃自將取興元遣使訪歷代帝王陵寢諭中書省臣曰今人書劉多稱額首再拜殊不誠小人取名字往犯先聖賢或國號禮部定書式示四方所犯名字禁之置司農司領墾田嚴宮政詔天下守令詢舉學識篤行之士禮送京師詔曰成周取材貢士漢唐及宋各有定制前元依古設科侍士甚優其後權豪勢要引納奔競所得資品或高于舉人士取與並進并隱不超朕統一中夏建官惟賢

識大錄

十四

自今年八月始設科舉之制士經明行修博古通今名實相稱者朕將親覲于廷使中外文武皆錄是選非是無得出身因許高麗安南占城諸國以御貢赴試于京師李文忠克應昌元主殂其太子適獲其孫買的里八剌以歸行大射禮定服色尚亦是月下雨上命皇后與諸妃執饗為農家食太子諸王躬饋于齋所六月戊午朔夜四鼓上素服草履徒步山川壇席藁露坐晝暭夜卧地太子捧盞進蔬食雜麻麥菽粟九三月庚申暮還宮齋宿無下出內帟

紗線萬餘匹賜將校例外給軍士薪米令法司決獄下有司訪求天下儒術深明治道者壬戌大雷雨微江南富民詣闕既至親諭之以生人處世治家持身之道恐其言久易忘利害舉本分賜之翰林諸臣素事畢賜坐從容問曰卿等知朕訓民意乎王禕對曰三代而下人君知政不知教自古帝王身兼君師陛下訓民天下師也詔曰朕考藏鎮海濱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彌隆夫是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至今英靈之氣萃而為神必皆受命上帝幽微

識大錄

十五

莫測豈國家封號可加忠臣烈士可以加矣亦惟當時為宜夫禮明神人正名分者也今依古定制皆以其神稱府州縣城隍第稱其府州縣城隍之神歷代忠臣烈士如其常時名爵後世稱謚皆與革去惟孔子如舊天下神祠不應祀典者有司毋祭王制曰古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士庶各有所宜普天之下民庶繁多天祈天濟懌莫甚民間合祭之神禮部定議定五帝五神爵左副將軍李文忠未奏應昌之提議元主曰順帝命故元臣母賀頃之中書省

臣連勝論之文 上曰元龜莫秋君夏百年朕與卿
等父母皆賴生養天祐其終朕何與捷音誇詆非
所以示四方遠改之中書省臣請以買納八剌為俘
上曰武王克桀有之否對曰遠不能知唐太宗行之
矣 上曰以符王世充也恐不以加隋子孫其令朕
本服以朝：畢賜中國衣冠母祀朝中國亦如之母
陸見既朝賜買納里八剌等宅龍光山封崇禮侯飲
食若第命其適土之故詔曰庚申之君不能育元天也
其始首禍之徒欲為王伯卒皆滅亡亦天也朕時年

藏大錄

十六

二十有四盤桓永生而己不謂遂有天下也維元道
肇時紀疆場勞我師旅今年五月十有六日左副將
單季文忠兵至應昌庚申君已殂獲其嫡孫以禮送
至中書省臣請俘朕心不忍朕本元氏天下之亂貴
非朕致今定四海與之休息亦非朕能皆天也於戲
君舟民水載覆不常朕不畏哉立義塚德蘇松杭嘉
湖五郡民使臨濠耕種七月續修元史成立亭午門
外凡政事可文及詔令善者書而镌之碑天下學識
篤行之士應詔送至尚書考最得十八人某日太史

奏呈蒙文明之祥 上曰此唐太宗一代之運朕得
之一日皆以爲御史中書省左丞楊憲以罪伏誅八
月定官民房舍車輿器用衣服之制改應天府知府
爲府尹 上曰中原爭鬪白骨在野中書省其遣人
循歷水陸收瘞之九月大明集禮書成十月勅臺省
延聘儒士番直午門與諸將講說經史 上退朝見
二內使輒而行而中執責之曰皆民力也暴殄若是
因勅百官朝而遇雨雪未雨未十一月徐達李文忠
等班師還京車駕出勞于江上達等奉車駕還宮明

藏大錄

十七

日率諸將上平沙漠表群臣皆賀告武成于却廟兩
中大封功臣 上曰朕論功行賞皆依古帝王壽之
二年以征討未暇故緩之至今爵賞次第皆朕自定
若御史大夫湯和朕里間結髮相從功最著然嗜酒
妄殺不由法度趙庸從李文忠取應昌功不細而私
其奴婢廢國法康永忠戰都陽奮勇忘軀朕親見之
奇男子也使所善儒生窺朕意散封爵食都督郭子
興不奉主將命不守紀律雖勞不足準四人封爲侯
平章李文忠總兵應昌達前元太子獲其皇孫地曠

重寶悲歸攻最大御史大夫郭愈切相從任使屢挫
抑無怨二人宜列公左丞相善長雖無汗馬勞事朕
心給軍不乏右丞相徐達朕同里從征自起兵時功
最高二人已公宜進封大國餘悉據功定封公無私
如不勝稱廷論之無有後言皆領首悅服遂班爵行
賞進封李善長韓國公徐達魏國封故開平王常遇
春子茂鄭國公李文忠曹國公馮勝朱國公郭愈衛
國公封湯和等二十人為列侯將校軍士皆行賞有
差丁尚詔曰朕本農夫托身繼流遇時多艱入於行

識大錄

十八

伍觀群雄之燕律遂率衆以渡江東征西討幾二十
年荷天地祖宗之靈山川百神之助遂致強頑弱服
華夷一統其何以谷諸將六軍委身暴露之艱薄取
數收非古人中正之道厚歛以重賞則損于民是月
府庫錢糧均其等第以謝軍士崇爵祿頒金幣以勞
功臣昭告中外咸使聞知咸成大業：罷 上曰創
業之謀與卿等勞心苦力艱難多矣艱難得之當艱
難守之朕今不敢違卿等亦不可忘前事明日入謝
上退御筆蓋殿賜坐從容歸功諸將連等稽首曰臣

等起猷猷從 陛下每奉成算如指諸掌事定不與
毫分天賜 陛下聖智非臣等能也 上曰曩四方
紛亂朕與卿等圖生而已渡江以來兇群雖所為非
遠即貪者修者溺割賊者闢朕始有扶民之心當時
張士誠恃財陳友諒阻兵朕獨無恃：不殺人布信
義守勤儉而已又恃卿等同心共濟其時與二寇相
持人有言士誠切近功朕先擊之擊友諒士誠必乘
其後朕謂友諒割而輕士誠彼而懦擊友諒士誠必
不能援擊士誠友諒空國來矣此朕所以取二寇之

識大錄

十九

先後二寇既除或勸朕盪平群盜乃取元都或欲直
趨元都善舉龍圖皆未合朕意夫先聲既震剴自
傾朕所以命卿等先取山東次及河洛且朕親至大
梁止潼關之兵者張思道李思齊據廊帖木兒三人
皆百戰之餘未必遽降是以出不意反旆北行元都
既舉然後西征張李望絕勢窮以故不勞而克然擴
廓帖木兒猶力戰相拒當今不平元都先與角力彼
人望未絕勝負未可知矣事勢與二寇又正相反連
等皆領首稽首恭賀朕說諸臣 上朝罷坐東閣召諸

武臣曰性在戰陣以力為能以勝為功今當講求古
名將成功後事君何道持身何凡所能保全功名者
何人常以為儘費民數給戶帖封中書右丞汪廣洋
為忠勤伯御史中丞劉基為誠意伯十二月大明志
書成 工諭諸將曰自古帝王爵賞酬功刑罰懲惡
故能工下相保以致治也漢高帝非功不侯然不免
誅侯君集有功犯法唐太宗欲宥之執法不可非二
君之志臣等其臣自冒之也薛顯始自肝胎末歸從
朕征討皆著奇跡破虜陽追擒廓帖木兒戰敗賀宗

識大錄

二十一

哲勇略意氣朕甚嘉焉惟其剛忍屢或不悅至妄殺
軍吏殺天長子戶當奪其財師還富妻子乘經途次
幸衣哭為訴竟于朕：欲刑之人將謂天下初定即
殺將帥今仍封侯爵謫居南海三分額祿一以養其
父母妻子一賂富家一賂所殺馬軍家處功過不細
掩國法無廢卿等皆宜戒顯所為皆頃首謝始全終
無犯鬼神違朕代帝王後覆 上諭魏國公達等
曰卿等決死生從朕有年今宜少休可三日或五日
一朝有大事召議之違辭不許回辭又不許擅卻尚

書周凱請還東宮官屬罷職以專責輔等 上曰
朕慮廷臣與東宮不成甚至繫陳萌奸漢之江充可
以為鑒設姜職父子一體君臣一心之義也甲申享
太廟行家人札百官免陪享：畢 工諭禮部曰鬼
神享于克誠心有警乃不故其侍祠人高尺五寸手
執簡書曰祭成致祭之日以致朕前
四年正月詔中書左丞相李善長致政以汪廣洋為
左丞相胡惟庸為右丞相總理軍國重事命中山侯
和江夏侯德興德慶侯永忠穎川侯交德齊寧侯時

識大錄

二十一

分道伐蜀建國方二五日月杜稷山川壇及太廟于
臨濠二月以臨濠傍近州縣通水漕者諫中都凡十
州十八縣甲戌 上如中都壬午還京召還薛顯于
南海閏三月則却搜禁因得吳興人王升所遺其子
平凉知縣瑱書以奏聞升所遺瑱書曰當官先廉
貪士之常也以仁慈撫民以忠勤報國以謙敬處己
暇日玩味經史則自然無私無邪又熟讀律令則守
法不惑蓋仕學不可偏廢人便附：子二三牧川故
一二斤經稅乃來母致餘物 上覽書賜詔曰昔元

之初入務實學其後尚虛名于權勢朕習見世情貪
皆有如蠅蟻是慈父失教耶抑教子而不從也爾升
庭有善訓朕甚嘉之賜爾白金百兩絹千匹附子五
枚川椒五斤以旌爾賢仍復尔家四月撤天下儒士
下學貢舉及山林隱逸農而志仕者給康傳遺之命
祠祀元御史大夫福壽五月詔曰朕本農夫深知民
間疾苦及親率六師南征北伐備知將士之勞今天
下一統東成遼海南鎮諸番西控戎夷北靖沙漠皆
以中國精銳屯守運要艱難萬狀朕不忍言然欲鎮

識大錄

安黎庶必資舟楫之力其于科徵轉運事豈得已念
惟江西之民土豪割據狼蠡食資財一空歸附之
後供給繁重已九年矣兩浙歸附以來貪官污吏害
民肥己亦四載于茲今雖掃除尚未蘇醒其胥免介
歲秋糧於載四海蒼生且暮念之事有緩急改恩有
先後唯尔下民體朕至意七月命侍臣編次存心錄
咸命中書省毋奏祥瑞災異蝗旱即時報聞蜀平封
夏明昇歸德侯群臣賀定科舉制唯吏胥母應試八
月上謂侍臣曰孫武論將使愚使貪其言殊謬夫

武臣當量敵制勝智勇蓋盡不可使愚指顧國以
庶養士不可使貪閭中飢賑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
之己丑月食十一月命官吏犯賊者毋貸十二月賞
平蜀將士

五年正月詔犯罪當誅成兩廣者發臨濠屯種元主
子把西判兀爾據雲南未服遣翰林侍制王禕招諭
之禕至雲南不屈死賜徐達李天忠馮勝交趾子五
十彤弓百曰古者諸侯有四夷之功則賜弓矢卿宜
此賜以魏國公徐達為征虜大將軍出偏門曹國公

識大錄

李文忠為左副將軍出應昌來國公馮勝為征西將
軍出金蘭征虜廓帖木兒于沙漠命衛國公鄭愈為
征南將軍江夏侯周德興江陰侯吳良為副將軍討
古田蠻州諸處洞蠻二月上謂群臣曰朕夜不安
寢未明視朝常恐怠政卿等當體朕懷立申明亭于
府州縣及鄉之里杜人民有犯書其過名而榜之三
月壬戌月食四月詔天下舉行鄉飲酒禮五月置諸
司察成牌祭則設之文曰國有常惠神有鑒焉不而
命宮中自后妃以下蔬食遂兩詔曰朕本草芥之士

夫習聖賢者推強撫順無常率處一染粗疎民不見
化御市里間尚染元俗天下大定禮義風俗可不正
乎曩時兵亂民散周為人家奴者詔書到日即放為
良民有貧貧殘疾并老幼少壯不得已乞覓者本里
里長及同里人戶助給之工商農業皆聽其故悞有
餘膳然後償還如有司賄察焉不資給者驗存其家糧
稷可以足用餘波官賑濟里有出物周給者有司具
奏開孤獨廢疾養贍之孤老院聽出乞覓圖剩餘筆
楚者以闕政論誣告者抵罪民間歲時宴會拜揖坐

識本錄

二四

次皆序齒治父母喪富毋陪貧毋妄賈毋信惡風
水暴停棺招婚相論財吏虐之道蒙古色目人既居
我土許與中國人往來嫁娶人民避兵散之四方今
復故里有丁少田多不許休然古禮若去時丁少歸
則丁多許于附近驗官辦理僧道本以誘俗若修齋
誦經男女混雜飲酒食肉有司嚴治之福建兩廣等
處有豪戶閹割人驅使者以閹割抵罪沒官為奴於
戲以朕德薄恩澤未存倉庫未盈六軍四牧尚慮未
悅下民之心恐貽天怒夙夜淵冰咨爾臣庶期臻禮

義之風永底昇平之治六月置運東金復海蓋四州
錫成后妃之辭于宮中作鐵榜中戒功臣母縱奴僕
倚勢作威保金終始之意八月上曰正旦稱賀
禮固宜然未至亦賀于文多矣朕考姚早逝生日
不勝悲痛其昏罷賀九月聖壽節蘇居素食自是歲
為常十一月建公候第定于中都召徐達李文忠還
京十二月詔曰農桑衣食之本學校理道之原朕頒
降條章使教為教化民農足衣食理道暢焉有司不
遵朕命給由赴京往無桑株數目學校緣由甚違

識本錄

二五

朕意今後收尔論違制杖降罰歷三年復注吏民有
不奉者如律究之 上規後河三山門見夫卒裸行
水中命嚴從曰今日重裘猶寒辛苦乃爾遂遣工匠
之營中都者
六年正月來朝守令陞解 上諭之曰惡律懷悖身
德刺薄殘酷身賊也君子成其德而去其賊此惠及
于人 朕之任官取用惟賢舉廉與孝惟飲厚俗崇
德勸善惟敬成風為慈祥者必不愛為懷悖者必不
誠命徐達李文忠防邊北平山西已召還擇天下少

賜舉人撰編修賜帶衣服讀書文華堂詔太子贊善
宋濂等為師光祿寺日給酒饌太子親王送為主
冬夏賜衣時賜白金弓矢鞍馬上政暇評定其文
為論御火臺臣曰古云不剛不柔則傷物柔則廢
事常見貪者執謙：貶為倭庶者尚氣：增為激夫
以中處剛：則不激以中處柔：則不倭二月中禁教
坊司及天下樂人以古帝王義士為優戲丁亥月食
增築國子學舍諭中書省臣曰有司科舉所進能以
學問措諸行事者繼舉虛文相冒自今罷之其察舉

識太錄

二六

賢才先德行次文藝庶學者知嚮焉三月癸巳朔日
有食之昭鑒錄成上親序之以賜諸王命徐達為
征虜大將軍李文忠為左副將軍鄧愈佐之馮勝為
右副將軍湯和佐之率軍徇山西北平諸達上曰
同艱已久今宜少休故往者命卿已復召還今聞胡
人寇塞事不可已卿等至遼圖上方略但朕覽之覽
臨濠皇城四月賜廖永安俞通海耿再成胡大海趙
德勝桑世傑謹號命有司春秋致祭元御史大夫福
壽南命天下州郡繪山川險易圖以進命吏部訪求

賢才五月御製祖訓成九十三篇序曰自古國家建
制立法皆在始受命之君夫其備嘗艱苦閱人多而
歷事熟比長深宮甚相遠也朕提孤貧安身行伍繼
而收斂英俊並驅群雄勞心焦思慮患防微近二十
載乃能肅除強敵統一海內人之情偽亦頗知之蓋
自平武昌以來即與群臣議定律令損益更改不計
過數茲復為祖訓一編開導後人首尾六年七更乃
定豈非難哉俗仔是古非今奸吏舞文弄法自非博
采衆長即與果斷莫就其書凡我子孫無作聰明亂

識太錄

二七

我成法命省臺六部教屬吏經史時務牙終為之六
月嘉瓜生司容獻太廟七月點左丞相汪廣洋以胡
惟庸代之初諭大將軍徐達等曰卿等與朕平定天
下而瑣瑣胡不能盡討執任其咎朕為周言今駐
師處皆有室家一也肥馬輕裘不知下人飢寒二也
玩愒因循三也昔曰單衣伏久之不下魯仲連以為
將軍有生之樂無死之心今殆類歟翰林臣吉日曆
秘藏天府人不得見請如唐太宗貞觀政要編集以
傳評之九月改臨濠府為中立府十月往山西諸州

縣達胡氏實之十一月諭 皇太子諸王曰用人之道當知如良如良之知受事自見知良不用知奸不若誤之始也既知奸矣去復何難所得悔惑多緣姑息潞州貢人參 上上其後進固謂省臣往年參華貢者未朕止之開畝苑中觀其耕耨利獲亦足自適太原歲進葡萄酒今亦止焉君以養民豈累人以口腹哉閏十一月詳定大明律十二月併省僧道寺觀禁為尼

七年二月丁酉朔日有食之是時 上欲作閨江樓

識大錄

子師于山遂惕然罪之試以記龍祥臣群臣莫諫皆為記以獻 上不悅為文以風示焉設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訓其族人三月召徐達等還京詔高麗國三年一聘海外之國以世朝五月大明日曆成六月上命吏部臣曰古稱任官惟賢此方郡縣有民稀事簡設官與煩劇同若並減之母疾民僕七月西番獻葡萄酒 上曰中國有林酥其却之賜文綺銀衣道運八月既中立府曰鳳陽詔曰咨我軍士為朕開拓拓宇戡于戰場危不至寅視無所棲父母年高寡

子幼不能存恤民間避兵者亦有至今父子分離或子致親老或親歿子幼靡所依此皆朕過有司具名聞朕安居保養之增列候武臣祿秩 上曰榮體候爵的皇八到尚未五載今既長成豈無父母卿土之思厚禮而歸之復遣其父愛猷識里達臘織金文綺及綿衣各一襲遂元時官者二人送之九月貴妃將氏薨命周王橧服慈母斬衰三年主喪事 太子及諸王皆著十一月初禮部定服制尚書牛諒等奏周禮儀禮父在為母服著庶母無服 上曰父母一

識大錄

也等故至是示因勅翰林學士家濂等曰養生送死聖人大政三代喪禮節文甚詳散于衆周既於暴秦漢唐以降掃亡忘疾莫能稱議夫人情有無窮之變而禮者適變之宜古來或禮其考定之濫歷考以奏上為書曰孝慈錄立為定制子孫為父母庶子為其母皆斬衰三年嫡長子服子為庶母皆齊衰杖著五服喪制並著于書使內外遵守之詔曰釋悲宥罪者君未嘗輕發、則精詳至慎恐有罪重而饒倖自脫者肯災肆赦恤終賦刑書明載為漢唐及九儒君水

案據由奸佞因有大故雖脫君子之微差良善之誤
失則奸頑漏網鬱抑多寃日者五星荼度紫微星
半仁悻理非朕而誰特全條陳諸罪若果真犯雖皆
不原其餘誣誤因人致罪者盡在赦下詔中書御史
臺官吏有罪先盡鳳陽屯田者選其年及四十之上
後用之年未及者仍留屯田故犯公罪經省先者亦
復錄用一二月御註道德經成
八年正月增祀功臣華雲龍等百八人于雞籠山廟
上曰吾在民間目擊鰥寡孤獨飢寒困踣之徒常自

識大錄

三十

厥生亂離過此心惻然誓清四海以同家安若天
下民有一失所非惟代天之工不盡亦朕初志却
縣其訪求其苦者給屋舍衣食山陽縣民父得罪當
杖請代上曰朕為孝子屈法勵天下釋之丙子月
食命天下立柱學二月命雜犯死罪者免死輸作終
身徒流罪限年輸作官吏受賊及雜犯死罪當罷職
役者謫鳳陽屯種民犯流罪者鳳陽輸作一軍然後
屯種御製寶世通訓成三月造寶錢鈔計田均工役
命皇太子榮皇後選國子生分教北文諸郡洪武

正朔成四月辛卯上幸中都丁巳還京五月初
上擇國子生年少聰敏者請書文華武英二堂謂之
小秀才至是並命為御史七月己未朔日有食之詔
百官闕父喪者不得報即解官命李文忠為征虜左
副將軍顧時佐之整理軍馬于北平十月上謂中
書省臣曰古人立賢無方孟子曰有恒產者有恒心
今郡縣富民多有素行端潔通達時務者有司當擇
之遂命戶部第民租之上者下其姓名諸道訪覈以
聞命太子諸王出將中都以講武事

識大錄

三一

識大錄卷之四

古宣逸史 振伏述

帝典

太祖高皇帝

九年正月取有罪官吏謫鳳陽屯田者五百餘人命
中書省量用之三月詔曰朕建都江左于今九年而
征熾煌北討沙漠軍需甲仗皆資山陝且外有轉運
之艱內有泰晉二府官殿之役民勞未息此儲蓄

識大錄

已有餘矣夏秋稅糧其盡蠲之河南福建江浙北平
湖廣反直隸揚淮安池安慶數亦與豁免五月以官
殿匠作有乘危負重不幸死者令工部給棺槨園子
生送致其家賜葬以葬其家徭役三年復其文選
祭之六月改行中書省為承宣布政使司重建奉先
殿成七月癸丑朔日有食之八月遣視歷代帝王陵
寢禁禁牧百步內設守陵戶權崩者封培之三年一
遣祭諸郡邑所祠忠臣烈士祠宇不治者脩葺焉分
遣國子生修岳鎮海濱祠宇賜由衣靴襪所至齊沐

行幸九月諭大將軍徐達曰七月火星犯土將八月

金星又犯之占云當有奸臣刺害陰謀事當謹備可

通諭諸將鎮左右將校勿令相近故元闡宦尤宜防

之賜福建恭政魏璽翟莊璽書曰朕觀自古天下治

亂在君臣能取與不能取耳君者馭臣臣者馭吏夫

胥吏小人何預治亂吏詎則憲政墮則民不安故

亂由此成朕欲上官馭吏以禮而嚴之以法奈何貪

官動為下時莫敢誰何必相奉福建兩參政致極刑

于一奸吏置我唯仁人能好能惡故往諭爾尚終始

識大錄

能其官閏九月詔曰欽天監奏五星素度日月相刑

靜居自咎唯冀正民直言朕過於戲惟忠且仁能鑑

斯道十月新大廟成詔諸王練兵于鳳陽十一月

上與侍臣論及古女寵宦官外戚權臣藩鎮夷狄之

禍因曰人君不惑聲色官闈禁嚴貴賤有體恩不掩

義則無女寵禍不牽私受載以至公則無外戚禍掃

除供給不假兵權則無宦寺禍上下相維大小相制

防壘嚴謹下移則無權臣禍修武備謹邊防則無夷

狄禍乙未月食而彗十二月頒建官格式序之曰鳴

呼為君難為臣下易茹太素是也朕見災異為端特
布臣民許言朕過既出逾月藩臣上書省山東布政
使吳印參政宋善聞純山東按察副使余奎海州學
正曾東正崇信知縣潘自註蔡御史孫化海寧縣丞
方仲容福山縣丞徐謙山東布政使司簡校傅奎黃
竄縣吏徐季清安吉衛軍兵破守禦莊浪指揮余事
李崇山兩分教國學生余懋台州府民鄭士利一十
三人准其言者即善純奎東正化奎崇八人不可行
者六人由仲容撫李清緩懲假公營私而罪者一人

識大錄

鄭士利是後近臣利部主事茹太素上書萬七千言
言五事朕命中書郎中敏立誦之至六千三百七十
言不當朕怒朴之次日中夜朕臥榻上令人復誦
直至萬六千五百言方有五事言僅五百餘而已而
四事可施行呼難哉上書陳言者未嘗不為君亦
常反責臣以難為臣不易至斯而見故立上書陳言
武繁文過武者罪之命都督周知沐英馳傳諸關陝
西至照河問民疾苦上謂中書省臣曰先未選法
治弊違人久守之資刑糊口下簡使賢者受所守今

亦聞久客空乏其自今選後皆予道里費有司產品
給舟車送之著為令勒兵部臣曰天下衛所軍士皆
四方之人月給足自走而已死亡擅歛何所出自今
予招葬之著為令

十年三月詔官員亡故者免其家徭役三年子孫才
可任者聽赴京上與翰林詔臣論日月五星之行
皆以紫氏左旋之說為對上曰天左旋日月五星
右旋蓋二十八宿經也附天體而不動日月五星
乎天者也朕自起兵以來與善推步者仰觀天象二

識大錄

十三年矣嘗於清夜指一宿為主太陰居是宿之西
相去丈許畫一年太陰漸過而東矣錄此觀之蓋右
旋也唐家亦嘗論焉五月制薪水以戶部主事趙乾
指朕誅之有內侍以久事內廷延言及朝政即日非
廷卿終身不齒六月今天下臣民言事得失封直達
御前金中外政事先略望太子然後奏聞曰使練
政七月初置通政使司以曹東正為通政使八月屋
園丘為大祀殿而將合祭焉改建社稷于闕右亦定
合祭禮九月上謂侍臣曰君荒怠政莫不藉口無

為執知無遠乃遠下則帝舜何曰休勤大禹何曰惜
陰文王何曰不違食朕未旦臨朝輔後遂宮夜披衣
殺起仰觀天象一星天次即為憂惕量度民事次第
筆記待旦發達非不欲暫安惟祇畏天命恐群臣以
天下無事便欲逸樂朕既情元首蓋壯故言及此
十月觀心亭或上召學士宋濂曰人心出入操存
是難朕因暇遊逸如井中魚雖不越範圍未免跳躍
茲有事天地廟社之日於此致齋庶幾凝神體道上
與沖漠將事之日對越在天卿為朕記之傳示來裔

識大錄

或知朕志保可憐愈皮封都督沐英為西平侯上
曰十月己卯楚寇犯與龜占云主家寧山貴人不獄
死不測則大災上帝好生故愛德人而象之特勅中
書使諸大臣知改愆者過馬刺賜百官公田以供祿
俸十一月改作大內宮殿或上悅其不侈謂侍臣
曰朕夙夜慮驕盈凡有興作量度再三不獲已乃為
亦未嘗故侈皇后宮中亦能險以卑下躬服浣濯
皆非矯飾實恐傷民財珍天物皆時曰善上曰爾
等歲祿有限日費無窮慙或過度侵牟剝削皆原于

此須體朕懷與共寶之丁亥冬至始合祀天地于南
郊大祀殿己丑月食江夏侯周德興有罪當下獄特
赦之召諭將相大臣曰昔唐永忠化罪辱有不悅又
復借作朕甚惜為朕祭祀之時一心奏格及遣爾輩
輒多私利慢神國家宮室之外未嘗集一臺榭汝輩
私取材木自廣結構念昔相從皆赦不治夫法度者
朝廷所以一天下也為功臣誅之再三難矣智人君
子既自守法又能訓子孫是以爵位傳無窮十二月
己巳朔日有食之命諸司啓事來宮省二三大臣參

識大錄

次然後以奏更定外官九年為任
十一年正月周皇子椿為蜀王柏為湘王桂為豫王
樸為漢王棖為衛王改封吳王楠為周王進封山中
侯湯和為信國公徵天下布政司官及各府知府為
三等相職無過者賜坐宴有過稱職者宴而不坐有
過不稱職不預宴立于門宴者出乃進命庶官有材
能者不次擢之始梨牙牌給文武朝臣四月安東沐
陽二縣有野兔數百夜待炬遺致拉醴而勅問之曰
有元之亂民死莫計爾輩主欲人祀歟親屬永賜有

遺恨歟訖于非命寃未伸故有司急恭愍之念朕
于正直之鬼未嘗缺祭非所當祭則不敢佞爾宜福
其常福而禍其常禍者勿驚動吾民建皇陵碑五月
丙戌月食存問蘇松嘉湖民之被水災者戶賜米一
石免其逋賦元嗣若愛猷識理達臘祖六月遣祭之
曰當宋末造中原豪傑固非一人君祖宗起沙漠而
遂有之及君父子垂衣何期失焉朕托身縉流又何
期得之皆天也嗚呼曩者因君與群臣之固志是用
鄰好不修我不敢多使進比聞君長往念昔元孫安

藏大錄

七

忍不帝行人致奠唯靈如在八月詔曰興王定亂肇
福天下唯思民之勞往朕率兵渡江姑熟金陵京畿
宣城廣德徽州長興安吉宜興江陰相次版圖六州
四縣久勞于前朕不忘于我子孫今年秋糧特蠲
免十一月以番屢寇邊命西平侯沐英馬征西將軍
率都督僉事藍玉王弼征之癸未月食賜布政使
魏鑑減俸徐中前知府李亨米及鈔勅曰卿等守服
朕未嘗忘也恐限日給特賜家用服滿未朝共圖至
理弛蘇松嘉湖杭五府漁課

十二年正月合祀天地于大祀殿先齋三日風和日
暖夜井壇澄霽尤甚上大悅祀成勅曰有國先祀
禮起聖王所以周旋上下稽首鞠躬或建或退獻牲
致帛酌酒奉羞甚殷勤矣先敬後怠亦人情也禮繁
時久必至繁焉孔子不觀既灌而往者也朕周旋神
所十有一年慮恐不誠更社稷而合祀之既神乃歡
今合祀天地上下欣悅若不令儒臣紀而文之何以
知上帝皇祇來歆來饗福及黔黎者也命征西將軍
沐英移兵討洮州諸番詔丁憂官在任三年之上無

藏大錄

八

詔犯者月如品級予半俸在任三年者如品級予全俸
三月以養其廢著為令命國子生父居京師者歸省
人賜衣一襲鈔五錠為道費并賜其父母帛二疋二
月雨雪存恤京師貧民四月勅李文忠沐英曰四月
庚申日交暈在泰分主戰關己未太白見東方甲子
順行而西征大利宜順時追擊番寇六月命東宮
官傅藻等纂春秋本末類分列國附左氏傳之後首
周次魯先晉齊後吳楚十月戊寅月食十二月股右
丞相汪廣洋于南海道賜死勅遼東守將潘敬業旺

曰聞高麗僞夷龍州上官鄭白等率男婦求附可盡却之夫人情莫不安土重遷豈有舍桑梓求居異鄉者中國初寧爾與東夷接壤慎勿妄開小蒙使傳籍口構患

十三年正月申書左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陳寧伏誅黨與皆連坐故學士宋濂在坐中安置之茂州遂罷設丞相位六部改大都督府為五軍都督府分理軍務自是奸臣貪吏並嚴誅責二月詔郡縣舉聰明正直孝弟力田賢良方正文學之士及精通術數者

藏大錄

九

上諭 太子諸王曰吾平日無優伶聚押無酬歌夜飲正宮無自服之權北嶺無寵幸之昵朝政稽叢叢決惟善是從熟聞之際一人之論尤加難審每旦星存而出日入而休非疾弗情以自防猶恐不及與爾言之使知持守之道以故元國公脫火赤樞密知院愛足大屯和林命西平侯沐英率陝西兵討之命舉至賢良方正孝弟力田文學之士月給廩餼禮部主事一人掌之三月減燕松嘉湖四府賦額定六部官制西平侯英擒脫火赤愛足等子亦集乃路盡獲

其部曲四月命群臣各舉所知五月詔曰朕以菲德託萬姓之上不期宰輔失寄肆奸擅權使賢愚陷罪朕思創業之初念民生之不易自誅奸惡鋤根剪蔓及其餘黨錄刑之際不無過焉甚非上帝好生之德五月甲午時及申雷震謹身殿朕甚懼焉天下有罪自十惡外咸赦除之釋在京及臨濠屯作者蠲天下今歲秋糧令坐事免官者自思無情則來朝仍授以職命吏部銓次舉到人才皆授官人賜宴衣一襲勅諭之曰朕菲材宵晝自思不制奸頑故勅有司求士

藏大錄

十

何期任官忘修當犯之日律如條章終不可禁天下布政司以貢士至朝有日矣朕特勅問是皆未治民庶朝廷得失有司利病宜莫不知既得授官當匡朕失去有司病然後利焉命群臣各舉所知大召天下賢士六月雷震奉天門上遵正殿嚴肅諸王府造宮之役置諫院官答太師李善長等制曰朕勿克行仁幸上帝后土之好生負海岳之呵護累祖宗于地下致五雷奉命著跡殿廷雖不寧于此時恐忽忌于永久卿請朝正殿朕不違羣情賴尔臣民匡輔毋隱群

臣請今年萬壽聖節受百官朝賀不許又請制曰父
母劬勞昊天罔極當生之日痛心無已所以奉祀靜
居無敢歌歡卿等教云天下太平及朕年高固請稱
賀今不違羣情毋致過奢惟儀肅禮當自是在外諸
司五品以上者聽表賀明歲為始八月置應天府儒
學制天下學校諸生廩膳九月癸卯月食乙巳萬壽
節上御奉天殿受朝賀宴群臣于謹身殿自是歲
為常始置四輔官分職四時責以變理陰陽之政官
妻太子賓客位列公侯都府之次告于太廟而後命

識大錄

十一

之以王本李佑襲襲為春官柱後趙氏望吳源為夏
官秋冬官未得其人使藝攝命坐講園像賜襲未及
待滿院記勅曰有華為政成有一德傳載在朝用佐
思道朕命爾四輔必欲均調四時合德人天卿等慎
之詔曰彙奸臣弄權百職罔志遂致典刑迺授有
用皆出編氓宜知稼穡艱難民生疾苦當任未代者
若仍前非則國有常憲漢諭王本等曰卿受斯任民
生繫焉可不重乎卿等作為庶民今輔朕掌茲二儀
敬事不可有忤十月申諭有司舉士非人者罰無貸

是時朝臣所舉賢能莫不微用因再諭天下有司加
意詢訪必求其才吏部引見國子生二十四人命為
府州縣官而諭之以撫民事若之道十二月天下郡
縣所舉聰明正直孝弟力田賢良方正文學才幹之
士八百六十餘人悉授官

十四年正月故元平章乃兒不花等寇邊命徐達為
征虜大將軍湯和為副將軍傅友德為右副將軍討
之命新授官者各舉所知命吏部凡郡縣所舉至諸
科賢才日引至端門廡下令四輔官諫院官與論議

識大錄

十二

以觀其才能命諸公侯武臣遣子弟授經國學詔曰
哲士幽潛而聞世天道動思以增能士隱耕釣用
羈旅高才至智不能伸者有司以禮敦致朕將尊顯之
命刑部聽兩造之辭果有罪驗正以五刑議定入奏
既奏錄所被告送四輔官諫院官給事中覆覈無疑
然後覆奏行之有疑獄四輔官糾駁著為令二月以
諫院右司諫石中判諫司左司副要守忠公直敢言
人賜鈔千錠諭禮部申明卿飲酒禮更設承宣布政
司使左右各一人三月詔曰唐虞三代刑措不用朕

夙夜究心未臻斯勗良由委任非人其大教天下與更始復置諸道提刑按察司并定諸道分司詔刑部犯流徙罪者毋處以荒地定道里遠近居之生聚之處以全其生勅內外倉庫司司各舉士一人勅致仕刑部尚書李欽禮部侍郎劉崧曰古賢能之士人君不忍其去以益國也朕用非人賢才避位卿忍去朕將召尔敬為國子監祭酒崧為司業其來毋稽乙亥月食命宋國公馮勝節制河南息民練士佐大將軍征虜勅刑部官吏受賂者必求通賂之人併罪之家

識大錄

十三

使遣命都縣訪求明經老儒士為儒學訓導四月改建國子學于鶴鳴山下諭祭酒李敬曰劉向說苑載前言往行朕時觀省深有勸戒律令國家法制恭酬古今可達刑辟宜令諸生相與誦講大將軍徐達等征胡克之 上謂刑部臣曰惡名人所恥仕者孰不欲保爵祿彰善譽或差或誤雖悔無及自今犯者宥罪優成榜過門場改則除之五月王漢雲作亂命江夏侯周德興征之六月 上於諸生中選才學優等聰明俊偉之士得三十七人命之博極群書講道

德經濟之學以期大用曰老秀才素有羅綺襲衣巾靴之賜九月元遣孽把匝刺兀爾密據雲南未服命賴川侯傅友德為征南將軍永昌侯藍玉為左副將軍西平侯沐英為右副將軍率軍士三十餘萬征之師行 上錢諸將于龍江命徐達鎮北平勅刑部曰唐虞之世罪疑唯輕四凶之誅止于流竄有司既不能宣明教化使民無犯及小過或加苛刻朕甚憫焉自今十惡真犯決如律餘皆減死論周德興師至五溪蠻人皆散走復命討諸洞長官之作亂者十月

識木錄

十四

壬子朔日有食之命法司論因奏開從翰林院給事中及春坊正字司直郎會議平允然後覆奏論決詔免應天太平廣德鎮江寧兩五郡秋糧遺御史分按諸道罪因重者送京師從大理寺詳讞十一月復置大理寺審判司賜國子生冬至節儀十二月優賜明年正旦元宵節儀命翰林院官考較諸司奏啟賴川侯友德等率大軍由貴州轉入普定下牂牁奇軍餘羅佐開擊烏撒攻可渡河大會于曲靖賊元將達里麻于烏白江生擒之遂分兵趨雲南把匝刺兀爾密

通至普寧率妻子死之雲南平

十五年正月曲靖諸路故元官皆請永昌侯王降始
置諸司勘合編類華夷譯語置貴州都司命平涼侯
陸聚汝南侯梅思祖署事命天下朝覲官各舉所知
閏二月遣使賜雲南諸土酋冠帶給誥勅任本州知
州等官勅征南將軍傅友德取大理藍玉沐英進攻
克之分兵取鶴慶畧麗江破石門閣下金窩車里平
緬甸處相率來降諸夷悉平三月改國子學為國子
監定征南將士戰功賞格遣使入雲南給勞之置雲

識木錄

十五

南布政司選致仕武臣置其事四月詔天下通祀孔
子詔免畿內江西浙江河南山東西閩中今年田租
命監生病故者有司給棺歸喪其家五月給因米人
日一升新建國學成乙丑上度弁釋領學規于師
生逐頒釋其儀注于天下府州縣遣行人賁勸諭天
下有司訪求經明行修之士年七十以下三十以上
聘送至京上曰邇陽早寒土曠人稀朕不欲置行
省勞百姓衛戍之虞餉海上非得已也每聞一夫當
航海之行家人懷訣別之意近復有溺死者朕通夕

寐示等其議已田法六月詔國子監教官年老者遇

署月及雨雪朔望免朝恭命各道選府學生員年三
十以上領入國學者送京師貴州諸番長皆來朝烏
撒諸蠻復叛傅友德沐英進擊大破之八月設科舉
取士以三年為制先是氏滅死罪戍邊者多琅來食
上聞而問之命運家取資斧與其期至是五十三人
先至上喜宥之與道里費放還頒學技禁例十二
條于天下錫卧碑明倫堂左上曰郡邑申明亭勒
犯罪姓名故以示戒鄉里有司縣書雜犯小過良善

識木錄

十六

一誤遂累終身自今書犯十惡奸盜詐偽有傷名義
賊至徒者非干風化一切除之丙戌皇后馬氏崩丙
申謚曰孝慈九月吏部以經明行修之士三千七百
餘人入見上曰卿等固皆賢人君子山林之下又
豈無如卿者其悉告朕於是單縣儒士張寧以董倫
等薦遂遣使徵之命天下儒士有病卒者有司給棺
具舟車送至其家特置提刑按察分司以儒士王存
中等五百二十一人為試食事人按治二縣期以周
歲轉官陞辭諭之曰吏莫甚于貪庸劾次之廉問糾

舉勿蹈因循庚午癸 孝慈皇后勅儒士沈士榮曰
昔周舍秋載筆操贖隨君之後日記月效其君悅之卿
八國志士久守儒道應召而來襟然誠忠欲罄所懷
非但朕愛卿聞卿皆勸矣守以不變與古同名卿宜
勉之雲南諸夷復叛右副將軍沐英討平之十月詔
來朝官各舉茂才一人十一月徵宋制置殿閣學士
耆儒鮑恂年八十餘余詢張長年亦皆七十餘被徵
至 上賜坐預問欲以為文筆殿大學士皆以老疾
辭 上曰頃輔運來官免卿早朝從容對對不久聽

藏木錄

十七

還庶不負卿平生恂等復周辭皆致歸

十六年正月翰林學士吳況進精誠錄 上覽稱善
命天下學校歲貢生員一人于京師四月免應天太
平鎮江寧國廣德五府州稅糧六月命刑部議五六
日旬時三審五覆之法以盡獄情七月更定冕服制
八月諭會都御史唐敬曰比者政事苟且上下相蒙
聞即連歲不聞有所激勸或乃云吏稱民安其令卿
史及按察司官巡歷訪察之十月頒卿飲酒圖式于
天下十二月賜國子監生讀書燈油

十七年正月命優給故官家屬甲寅月食命官員微
罪罷免者悉送京師用之三月頒科舉成式額川侯
友德永昌侯王自雲南班師西平侯英留鎮烏甲子
大赦四月諭平雲南功進封額川侯友德為額國公
封鄧賢陳桓等為列侯命重從征之賞死者飲骸而
丘之六月詔天下官吏來朝正者書功于冊闕土地
人民俱以臘月臨盡五日畢至惟雲南連徵免之命
擇審音之人製孔子廟樂器于天下七月勅內官毋
預外事諸司毋典內官監移文往來命吏部簿錄朝

藏木錄

十八

親官野薦屬官及儒士人材記其舉主姓名仕滿考
當否為黜陟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滁和今年
官民田租之半八月河決閭封蠲被災者賦稅九月
籍西征軍士渡江以來謀兵者悉為小旗令布政司
具備兵食違衛足三年內地足二年十月河南北平
水命駙馬都尉李洪猷陽倫王寧李堅梅殷陸賢性
賑之勅河南布政司及府州縣官吏曰大河之水天
泉也所在牧守仁心吏行事如律即蜿蜒東注無推
山裂石之勢若牧守更不仁不律則洪流洶湧波濤

駕平野魚鱉游園林河南河水瀾漫數州民居皆徙
朕日夜究心特駢馬秩等往賑慮不足厚給之恩爾
奉行毋怠命吏部徹至儒士訪其縣官政事得失風
俗美惡察是非而陞黜之所由陞所由黜皆使其人
知閏十月 上曰聞方面多侵郡縣朕失治辭自今
民間庶事自州縣始縣有不公州理之州有不公府
理之府有不公布政司理之布政司所任非人從按
察司彈糾亂政擾民者罪無赦令天下刑獄皆屬部
察院評允送大理寺審擬乃決之 上御東閣謂侍

藏木錄

十九

臣曰責難之辭人所憚聰明若受之無唯諂諛之語
人所易從昏主信之尤入贊善董倫對曰唯明主能
慎擇之 上曰責難不入于昏君而論諛諛則于明
主人臣事君在守正置違東都司及金復海蓋四州
置儒學以教武官子弟皆立孔子廟十二月定官民
居室器用之制
十八年二月以陰雨久晦雷電間作詔中外百司下
至編民卒伍苟有所見皆得盡言丁巳太傅魏國公
徐達薨三月壬戌朔 上御奉天殿策士甲子傳制

唱名時廷對者四百七十二人擢丁顯第一自是始
重進士之科命內外群臣有親陟官所者有司給舟
車歸葬著為令命內外諸司官有善績者聞之禮部
揭其鄉之旌善亭有顯罪者刑部揭其鄉之中明亭
六月丙午月食 上曰天下府州縣官歲一朝勞且
費其令與布政察按二司皆以三年詔曰天道以有
餘補不足人乃以不足奉有餘嗚呼罪盈自己惡怒
人神天譴既臨尚造多非如戶部侍郎桓刑部尚書
惠迪侍郎修兵部侍郎志工部侍郎至德禮部侍郎

藏木錄

二十

瑁闥却等賊貪亂政賄賂也集罪已分明尚掩殺身
之計妄指良善為寄賊所朕設官迪民業不勝任又
且罪盈法古天討以除民害愈加害民必欲除奸復
生奸甚實朕不才之致凡我天下良民憐朕不敏書
不云乎天位艱哉仰觀俯察寢食不安惟圖康民朕
心若此自詔以後大赦吾民所有不赦惟是奸貪七
月丹徒知縣胡孟通縣丞郭伯高金壇縣丞李思進
坐事當逮著民詣闕舉留特釋之人賜勅書常酒一
尊後賜著民酒而諭之曰朕次求賢分任方隅多

夫厥收方欲窮罪而更張之尔等列尔令丞善狀鳴呼昔人君巡狩四方詢民知政朕今坐而得縣官之賢官得其人朕復何憂特勞尔酒尔其合享之時州縣官有當去其父老詣闕乞留皆賜勅獎詔加賜永幣命禮部國子生患病者官終棄醫久不治者行人送還其家九月上聽文淵閣大學士朱善講易家人卦曰齊家治國一而已矣要在誠而有嚴威誠則萬思嚴則無失上曰先王之世民耕婦織無異物之遷是以水旱不虞飢寒靡固自什一途閑溢巧技

藏木錄

二一

作而後農桑業廢朕思足食在禁末作足衣在禁華靡其中明天下各守本業毋得游食庶民毋得衣錦繡十月御製大誥頒示天下翰林院侍詔孔希善言孟氏子孫有以罪輸作者二人上遣還諭工部臣曰孟氏後甚微朕或死亡行凋盡矣凡在輸作者尔等詢問有出聖賢即便釋遣陸宜興主簿王復春為常州同知遣吏科庶吉士楊靖勅勞之曰尔羞腹下民之膏希徇上官之欲方今鮮此尚竭乃心用光初志十一月河南水山東北平水湧皆免今年四祖十

二月詔曰向令有司舉聰明正直之士至者多朕朕望朕聞古者選用孝廉孝者忠厚愷悌廉者潔已清修如此則可以從政矣其令州縣凡有孝廉聞鄉里者正官與耆民以禮遣送京師遣行人王本勅諭建陽知縣郭伯恭縣丞陸鑑曰蒙古人臣立志忠君在內則和而不同在外則不避權勢所以昭主德下福民生通政司言尔伯恭鑑持法愛民靡所撓怠嗚呼忠志之道朕今見之特命行人勞尔酒醴陞尔伯恭為泉州府同知繼為福州府通判尚堅乃心厥有

藏木錄

二二

終始

十九年正月上坐東閣與侍臣論天人之際上曰天人無二人當以心為天論儉上曰不可儉者祭然不可濟不可儉者實然不可濫三月御製大誥續編及有躬錄成令四民各守本業爾卜者上者不得遠遊情不業及舍隱他境遊民者皆遷之遠方五月命光祿寺買辦物料視民間交易每增其值以利民嘉興知縣畢輝縣丞齊搏執法當官不容奸惡賜勅書酒醴勞之行人王良承遣賫貨常州府官范

好古言于：工勞好古酒醴咸良罪之六月詔曰朕有天下十有九年方域粗安奸人間之恩本施而弗及德將布而阻行旧歲大誥頒行民從朕命奸擾吾民者循治而飲跡監生職任于諸州想吾民樂生有漸矣特命有司存問高年撫恤無告篤疾殘廢者收入孤老院歲給之民八十九十無公私之舉非隸卒娼優貧無產業者八十以上月給米五斗肉五斤酒三斗九十以上歲加賜帛一匹絮十斤田粟僅自贍者給酒肉絮帛如之富貴人戶應天賜陽二府民八十

識大錄

二三

以上賜壽里士九十以上賜壽社士皆與縣官平禮免其雜泛差役正官歲一存問月遣數萬主員詣門送賜給粟毋得陳朕鈎民賦政有冒年受禮尚者家族誅曾被公私辱罵者如之所在鰥寡孤獨果有田糧有司即與除去差撥無者歲給米六石孤無依者責令親戚收養無親戚者責令鄰里累年開邊有勞或失石傷殘或因傷身亡兒女兒存者優免三年保集土軍因傷殘疾者優免軍役三年因傷死首優免十年入為民籍雜泛差役更免三年官軍從征戰歿

者恤賞其兒女襲父職陞一等詔郡縣舉經明行修練達時務之士年七十以下者禮送京師禮部郎中鄭居貞奏人至六十衰不勝事請毋送上曰古之耆人雖不任以政至其多聞而廣聞政當詢之謨謀蓋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可置翰林備顧問四十以上六十以下者可用于六部及布按二司八月命吏部選近畿富子弟赴京補吏製德懿熙三祖帝后象冕冠服命皇太子修好胎之慶寢而瘞之十月諭兵部臣曰大小有功武臣子孫令世襲食報然有

識木錄

二四

身沒子幼者或亡子有幼女又有父母老無依者此皆可憫今後亡故軍官子女幼者給全俸贍其家子襲職女嫁人乃罷父母老者亦給全俸終身著為令頒重戒錄于群臣其書未古之悖臣以為戒十二月癸未朔日有食之詔自今應元重因俱令大理寺覆奏聽決違通濬聚賢三山洪武等門修五勝渡起社家庫白水橋雙橋高橋置象房黑窯改建列侯第宅築後湖城及中山岐陽二王縣岡公舊營六都圍牆廊房御道並用罪人輸作御製大誥三篇成頒天下

詔武臣謫戍雲南遼東者錄次資給之

二十年正月命宋國公馮勝為征虜大將軍領國公傅友德為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為右副將軍南樵侯趙庸定遠侯王弼為左參將東川侯胡海武定侯郭英為右參將率師二十萬征故元將納哈出于金山焚錦衣衛刑具曰訊鞫法司事也時令錦衣衛審重罪者欲先得其情耳豈令假煉耶已未修闕里孔子廟甲子大郊祀禮成天氣澄朗上悅二月命將軍衛士日習射于午門御註洪範成三月上曰進

識大錄

二五

士國子生皆朝廷所培養初仕即有麗法者雖致改過無由自今雖犯死三宥之五月諭兵部臣曰軍士月米一斗身後罷給或父母老兒女幼曷以自存是皆效力國家固可不恤勞可不報自今身亡父母兒女無依者並優給之上謂刑部尚書唐鐸曰有司犯者欲盡法治之人謂刑重不則靡所忌古云書用識我欲並生其自今犯輕悉宥之徒流及雜犯死罪皆令戴罪復職有至再三者亦錄其罪而復其官六月大將軍馮勝諭納哈出降之閏六月申養老之政

于天下令民間講習大誥三篇七月詔內外武臣有子

孫襲替而亡再無應襲者給全俸贍之有子孫坐事謫戍亦有其罪令自立功給俸如故八月銷文籍闌防印記曰故以防欺偽若果正人君子又焉用是詔民二十以下者方與落髮為僧試事京師寺三年考其潔修而後度之詔陣亡小校雖無功亦給其家原俸百日九月封納哈出為海西侯置大寧都司及大寧中左右三衛命永昌侯藍玉為征虜大將軍延安侯唐勝宗為左副將軍武定侯郭英為右副將軍進

識大錄

二六

討殘胡十月重建歷代忠臣廟成詔軍士置營居各從其衛所毋越伍離次辛酉月食遷南方學官之有學行者往教于北方增廣北學生員優其家召大將軍馮勝班師嚴兢第十一月上曰蠻夷遠于朝學慕禮義也囉、生阿累等三人宜令歸省所以教之孝弟賜而遣之十二月大誥武臣

識大錄卷之五

古宣逸史臣劉振伏述

帝典

太祖高皇帝

二十二年正月 上曰為國以任人為本奸者才不
恕賢者疵不禁故諸城知縣陳允恭以簿書過謫成
比有言其治縣時能愛民吏部其召還復其官有自
青州還者言青州飢雖已賑尚艱食 上使驛賑之

識大錄

逮其官吏之不以聞者二月命有司犯死罪者雖未
入流品必奏聞而後得逮治以歷代名臣從祀帝王
廟三月乙亥 上親策舉士賜任亨泰等進士及第
出身有差建題名碑于太學 上謂侍臣曰驕凶德
也田子方所論朕謂不然蓋君子以恭敬為本西平
侯沐英討百夷思倫發平之四月大將軍藍玉逐虜
捕魚海敗之降其衆獲其王子妃等若而人勅諭武
臣曰朕觀國初諸將收撫士卒或一二十人或百人
至四五人皆視如兄弟愛如骨肉以故爭先効力所

向克捷人稱善戰不知錄其善撫士今尔等居位食
祿豈尔之能皆尔祖父貽慶尔則不念祖父富貴由
士卒時或苦虐使不得心敗國喪身朕以此由夫虐
下不仁敗國不忠亡先人積下孝昌不思之因頒賜
軍士護身勅迷始終之際艱難之故七月頒賜天下
武臣大誥令其子弟誦習使它日知撫教軍士以稱
保全功臣意八月罷天下府州縣胥宿遷澤潞二州
民無田地者于彰德真定臨清歸德太康諸曠處屯
耕自便免賦役三年戶給鈔二十錠備農具大將軍

識大錄

藍玉及北征諸將還朝戊辰賜宴奉天殿 上曰元
運既終殘胡無知猶立王庭欲為不靖命尔諸將往
征漠北遂空民息轉輸軍需鋒鏑皆尔等克用朕命
以底成功諸將領首謝 上悅賦平胡詩二章命群
臣和九月命天下衛所督兵屯田十月丙辰月食頒
武士訓戒錄十一月賜國子監生鈔俾製冬衣造別
室百餘間其姓奎球揭以處諸生有疾者給役膳夫
二十人頒賜武臣保身勅
二十二年二月禁武臣預民事永漢雲越州阿齊商

板命頒國公友德為征南將軍與西平侯英計平之
三月友德還軍使與諸將分駐湖廣諸要地休士且
示控制于諸蠻改給事中為源士四月命抗湖溫台
蘇松諸郡民無田者就耕淮河以南及徐和諸州給
鈔三十錢免賦役三年賑萊克九江湖廣諸郡貧民
起山東流民居京師人賜鈔五月置泰寧泰類福餘
三衛于兀良哈之地以居降胡六月上退朝謂侍
臣曰人常慮危乃不臨危常慮患乃不及患車行峻
阪而仆平地保天下者亦如御車命孝廉茂才等四

識大錄

三

十以下者于行人司差遣試其才八月詔天下府
州縣舉高年有德識達時務言貌相稱年五十以上
者一人更定大明律九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廷臣有
言比來儒士起自田里擢用驟峻非朝廷受重名爵
之意上曰朕慮不得賢耳若伊尹出有莘孔明起
隴中豈嫌賤哉十月上諭吏部曰比歲受祿之人
有同小過罪者必皆昔日父居學校教養已成之士
成才至唯其患錄用之增建國子監舍以居諸生有
室家者十一月上與翰林學士劉三吾論治民之

道三吾言南方風俗不同有可以德化或當以威制
上曰地有南北民無兩心帝王一視而已矣蓋德以
化君子刑以威小人也海州同知陳襲福坐事當戍
上念其故元御史大夫福壽子甯而擢之官仍賜鈔
上與侍臣論進君子進小人兵部尚書沈潛對曰君
子小人擇未易識上曰良玉委泥色澤不變君子
在蒙德操自異今州縣里選皆年有德民人以次來
朝既至隨朝觀政三月遣歸

二十三年正月肅清奸黨榜列奸臣凡二十七人二

識大錄

四

月命六科給事中父兄伯叔來朝親政歸以告諭其
鄉里子弟使為善無犯法人于鈔道還詔自今有司
遇該犯者至三犯亦起罪復朕沈陵主簿張傑坐輸
作自陳有老母守節乞宥罪歸養許之命禮部持母
節于天下加傑祿秩為養資三月燕王與征虜前
將軍傅友德等率師出塞至延都降故元太尉乃兒
不花丞相咬住忽哥赤等及其名王酋長男女數萬
閏四月悉徙其部落入關乃兒不花等入朝授指揮
官其故部下家屬皆賞賜之除百官期年奔喪之制

五月 上念諸將老忠還卿賜黃金鈔若終太師諱國公李善長賜死西南夷上官皆遣子入學命澤天下隨朝老人有幹苟者廢鈔諸府縣同野在老人雖較陶凶六月先是賜公侯伯人卒百十有二人曰奴軍至是還卿設百戶一人統之護衛其家蓋公侯之世給也戊卯俾自耕食還賜之鐵冊名鐵冊軍都督僉事王庸坐事常死自訟于 上 上曰知自訟其將復為善貸之七月河南決縣恤被災家萬五千七百餘戶勅法司在外死罪真犯者具狀申刑

識大錄

五

部議定遣官審決免死者輸作京師八月給事中有薦士者 上問宜何官對曰宜收民間所長對曰年少才高勇于敢為 上曰才高者多過中勇敢者多循理其養于學而後用之詔毋以吏卒充選舉九月庚寅朔日有食之命開國功臣死後皆追封三代賜布政司都司按察司衙門府州縣公宴節錢凡萬壽聖節正旦冬至皆有宴賑湖廣餽十一月選耆民授官州縣官十二月諭刑部自今犯十惡并殺人者論死餘皆輸粟比還時罪力不及者為併輸予還家備

資以行罷天下歲織段疋賞賚用絹帛有匱乏即就織造于京師購遺書

二十四年二月 上謂侍臣曰朕閱漢書以爵賜民至二級三級者德民轉移與子甚無謂也夫爵所以命有德禮曰賢以制爵子無賢不肖賢人君子何以勸勇命戶部凡武臣死罪而宥者給半祿答杖徒流而宥者全給死而有子孫者亦給之三月戊子朔日有食之 上謂廷臣曰朕發庫中古鏡十餘鑑多失真召工開之皆莫能答最後一工曰範模不正朕傷

識大錄

六

然悟居心焉 上御奉殿策士擢許觀為第一 上諭 太子諸王曰天行不息君當寐以政、怠惰侈肆而欲長保未之前聞昔元世祖西討東征以能混一筆夏順帝偷淫而遂失之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命齊王樽率護衛騎兵圍獵開平近地諭之曰山東兵皆從總兵官傅友德調發爾戰鬪可自為隊或在其左或在其右有膽畧則當先無胆畧則繼後奏餽之時寧使諸將言功詔天下貢茶不得碾揉為大小龍團茶戶揀進勿預有司茶以進寧為上曰探

春曰先春曰次春曰紫荀並著為歲額四月望璧丞
周榮以事逮繫父老赴闕舉榮善政府之賜鈔段襲
衣與父老皆宴遣之繫峙縣蔡逃氏三百餘戶累招
不還乞逮捕之上曰民窘衣食或迫苛政耳逃固
不出吾城中情而末作則逮捕焉封皇子辦為慶王
權為寧王梗為岷王穗為谷王松為韓王模為藩王
樞為安王桂為唐王棟為郢王樸為伊王六月詔群
臣參考歷代禮制更定冠服居室器用制度以天久
不雨會刑部官及監察御史清理天下獄曰頒書籍

識大錄

于北方學校七月 上諭工部臣曰漢高祖從豪富
子閭中朕初不然之今思京師天下根本亦欲令富
民居焉蓋徙至者五千三百戶 上曰應天太平寧
國鎮江廣德五府州縣朕念國初供應之勞民田盡
免賦官田半徵民情玩愒復爾通負朕所以全微之
今終不忘其半徵如故命犯法而誣引良善者所誣
雖輕亦重坐之八月遣官行拘覈寡孤獨令有司加
卹秦王族有過召還命 皇太子巡撫陝西遣使山
東河南郡縣發預備倉以貸貧民九月嘉興通判馮

安送至松繫監徒以其監賞獲者戶部奏安違例責
償盡入官安言律者萬世常法例者一時有意昔唐
太宗以選人詐冒勒不肯者死未幾有犯命殺之大
理少卿戴胄執奏於法應流太宗怒曰卿言守法而
失朕信胄曰勅者一時喜怒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
于天下也陛下念選人多詐欲殺之既知不可復
新以法以忍小忿存大信也夫今之律即古之法也
若依例則于律內非應捕人給賞之言自相背違
上是之詔論如律十一月諭天下生員熟讀律例

識大錄

閩子弟能補大誥者賞之 皇太子還自陝
二十五年正月詔諸王赴京令歲訓將練兵周視封
疆作軍器必精良以固邊圉以河決開封諸縣免今
年田租二月 上諭刑部尚書楊靖等曰京師之獄
卿等三覆奏朕親臨決不慮不當中外有司安能入
盡朕所上獄卿等詳獄之命學校生員無習射書教
法丙寅月食終爾詔諸將杖流罪以下摘成雲貴者
提其官曰以皆從朕萬死一生下戒而犯朕不忍置
于法今既有年必自新矣三月勅 燕王曰殘胡散

處紀塞聚必為患其選北平都司并護衛將兵精銳者間以乃兒不花等所部列為隊伍使為御募命北平指揮使周興為總兵搜捕之四月 皇太子薨群臣入慰 上曰朕老矣 太子不幸命也古云國有長君社稷之福第四子額駙欲立之何如翰林學士劉三吾對曰將置秦晉二王于何地 上大哭罷六月 上聞天下生員多驕縱慢師命禮部著學規俾守之七月秦王懷還國 上謂侍臣曰治有緩急治亂民不可急 則盜亂撫治民不可慢 則不治

識大錄

九

學正吳從權教諭張恒以給由見 上問民間所苦皆對曰不知也非臣職事 上曰學官即勸教豈有不與人接者期望休暇四時節序朋友往來民情世務當亦該及夫其所學皆聖賢之道固將用之若雖不問猶且陳焉驟云不知何者為教何以用之將來乃竄之極邊榜諭于天下八月 皇太子于孝陵東冊諡曰懿文立允收為皇太孫立軍衛于山西大同等處也田守禦歲給公侯祿如舊賜所賜田于公侯百官歲俸之數計較幾何當出米幾何計田幾

何乃出教幾何較農夫用力之多寡勤勞而為之者名曰醴貧簡要錄頌中外十月度地自牛首山接方山西傍河淮為上林苑奉以妙農羅十一月重定中外文武百官品階勳祿之制十二月命士人因小過罷黜及選滿遠方者聽舉用改製鐵券賜諸功臣二十六年正月免天下省民未朝二月命晉王總馮勝等所統河南山西馬步軍出塞代王亦率護衛安出塞受晉王節制尋召勝及傅友德等還京京國公藍玉謀反伏誅三月勅諭 燕王曰有告指揮乃兒

識大錄

十

不花有逆謀者人言夷狄畏威不懷德果然可遣人防送至京胡人反側皆思不可無備爾從衛士卒遇出獵必選數千騎被堅執銳訓練使習則臨陣不怯宋國公勝等已召還當諭諸將士防禦之策曰防胡兵非出征不可輕縱恐盜馬潛遁陰泄事机若欲川禦敵常參錯之命馮勝傅友德逗遛北平命山西屬衛將校悉聽晉王節制北平屬衛將校悉聽 燕王節制軍中事一奏聞一啓王知著于今諭晉王 燕王各統所轄都司軍馬軍中賞罰大者奏聞小者從

宜處分諸司職掌或其書做唐六典之制頒示稽制
錄于功臣蓋致漢唐末功臣封爵食邑之多寡及名
號虛實等第使朝夕有覽以遇舊僚四月考感縣言
民既有預備倉糧萬一千石請貸之即命行人驛給
因諭天下有司自今歲飢先貸後闕以天久不雨許
群臣直言時事五月定學官考課法用科舉生員多
寡為殿最詔功臣墳塋墓其皆自營備戰役者官給
之六月嚴皇陵車馬過度及守陵官民入陵省百步
外下馬違者以大不教論中禁錦衣衛毋鞠刑一付

識木錄

十一

于法司勅諭禮部曰歷代聖君賢臣禮禮循法畏神明
也一或不畏神假于人及災禍矣朕考前代熱臣受
封皆屬虛號祿食給繒布而已我朝賜以股肱土田
特有功不薄尚有不知分限以遠度者紫頤指制錄
而教之爾禮部尚將公侯食祿及服命諸用等役著
為定式中朕保全之意召諸王于京師七月甲辰朔
日有食之選秀才張宗源等隨春坊官分直文華殿
進說民間利害田里稼穡開陳古今孝弟忠信文學
材藝諸故事于 皇太孫八月命吏部今後除官即

與實才勿試朕九月詔曰逆者朝臣不臣其無忠義
者如李善長等陰與構禍事覺各伏誅藍賊為亂謀
洩族誅萬五千人矣餘不書者已稽赦之慮奸頑無
知尚生疑惑自今不令藍胡二黨未犯者盡行赦宥
於戲古之忠臣義士感數人神散動祖宗其亂臣賊
子歷代為患者不特不能感動神人于當時亦累祖
宗幽囚于地下特諸臣民大許自新十一月命天下
入觀學官或侍朝考試文辭詢問經史及民間故事
應對稱者獨泰州訓導門克新教養亮直紹興教授

識大錄

十二

王俊華文辭優美 上擢克新為左贊善俊華為右
贊善召諭曰所以左克新右俊華重直古也十二月
永鑑錄成其書輯歷代宗室諸王惡逆者為鑑又輯
歷代人臣善惡為勸懲名世臣總錄頒有佐
二十七年正月 上退朝顧翰林學士劉三吾曰朕
歷年久而益惧者恐懼也日慎一日致尚未臻善矣
致治之唯也夫愛民之心不實則民不蒙澤民不蒙
澤則衆離怨積朕常惧焉發天下預備倉資資令公
侯未有第者與為第子其卿有祖宗墳墓者與為饗

堂于其堂應封三代二代者封之二月罷在外文武諸司公宴三月上謂侍臣曰人主聰明不可使聖蔽塵蔽則天下之事不達矣翰林學士劉三吾對曰惟博采衆論任用賢能則視聽廣而聰明大上曰善令武臣子弟當承襲者五軍試其騎射閒習方許授職不能者給俸三年而後試之又不能論成軍者為令上謂侍臣曰毀譽之言不可不辨也問君子于小人小人未必能知鮮不為所毀問小人于小人明黨阿私譽必衆矣人主能知毀中之賢則誣謗

識大錄

十三

可思知譽中之不肖則偏黨可絕命天下種桑業以天下大定命工部取甲兵衆藏之命民間高年老人理其鄉之訟上謂太子少保唐鐸曰帝王體天道順人心則國家基自久朕思前代亂亡之故未有不由于違天而逆人卿久事朕資粥良多朕有弗逮卿即言之微儒臣定正宋儒蔡氏書傳八月遣國子監生及人材分詣天下郡縣修治水利禁用錢以重鈔法作十酒樓江東諸門之外許氏為酒坊接四方賓旅以樂時康樓有鶴鳴醉仙謳歌鼓篋來賓重輝堵

名醉仙宴百官烏察字通衢書成十月命府州縣學生員廩十年而學不就者罰為吏十一月賜肝胎知縣方素易勅曰尔蒞政三載內報去官民弗忍舍請闕留任何以致之特遣使齎鈔二百錠衣服被各一襲靴襪各二對用詔尔能尔惟懋執素易入謝賜宴禮部許歸葬而後復官漢中府同知柴庸以事下獄其僚屬與同獄者言庸廉介特有之復其官二十八年正月勅周晉二王各發其屬衛官軍築城屯田于塞北勅燕王發北平遼東三部司屬衛指

識大錄

十四

銳馬步軍命都指揮使周興為聽兵官勸捕野人于三萬衛等處二月詔罪人罰役死者父兄免追補令民百戶為一里婚姻死喪疾病患難富者助財貧者助力春秋耕獲一家無力百家代之以教民厚四月命監生分行天下勾稽吏贖六月詔國子生曰孔子作春秋修身立政之道備矣處事決疑其能舍諸生治經鮮有明春秋者總令習讀之九月免山東稅糧及直隸應天等五府秋糧勅禮部曰自古國家立建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子孫遵守而已蓋始受命

君起自側微，構歷周知，恐後世守成之主未諳世故，山林初出之文自矜已長，至有奸賊之臣，狗彘利作聰明，上不能察而悔任之，變更祖法以貽禍敗，是以日夜精思，永垂典則，朕少遭亂離，賴天之眷，翦除混一，即位以來，勞神焦慮，與海內斯乎治作祖訓一篇，開導我後世為家法，爾禮部其頒降章于天下，後有言更者，以奸臣論殺無赦。閏九月，以子孫衆甚，天下官吏軍士繁多，更定親王歲賜祿米十月，子東宮諸王世系預命二十字，為名首一世一字，臨時足二

識大錄

十五

名馬龍州奉議南丹諸蠻梗化，命左都督楊文等討之。諸蠻皆服，罷百官朝，賜食禮十一月。侍臣進講無逸篇，上悅曰：朕每觀是篇，必反覆詳味，求古人之用心。乙亥月，食禮制集要成，其書載冠服房屋器皿，率蓋牀帳弓矢鞍轡儀從奴婢俸祿奏啓署押牒式定制，班布中外。十二月，洪武志書成。二十九年二月，百夷侵緬，遣行人李思聰錢訓古兩諭之，皆聽命。命指揮俞事胡冕為征虜前將軍，勦平柳林山寇，分遣指揮俞事宋臣等討平廣東潭源諸

洞蠻廣西平川增益之地，斬獲數十級，械賊首京師。朕之遣使諭曰：命爾往征苗亂，意在殲渠，乃既行，駢戮宋曹斌不殺，後嗣以昌，曹翰殘酷身罹窮困，往者不追，後常為戒。寧王權言巡塞見脫輻意，胡兵往來道上，慮且他邊動。燕王選銳卒馳騎抵大寧，全寧沿河南北，覘視隨宜掩擊之。三月，燕王遇胡兵于敵，兒山擒虜將李林帖木兒等數十人，連至兀良哈，克城遇哈刺兀，復戰敗之。五月，壬申，月食于斗宿。七月，上觀唐書至，宦者魚朝恩謂侍臣曰：漢末雖

識大錄

十六

宦官驕縱尚無兵權，至唐授之太阿，馴至叔鴟天子廢興在握，朕深鑒前轍，服沒使而外重者，傳命四方而已，但有罪罰無赦也。八月，先應天等五府田租改六部諸屬為清吏司。九月，召天下致仕武臣于京師，而大賚之曰：朕起兵時，與爾皆少壯，今老矣，久不相見，居恒思之，有爾薄物，還終天年，朕與爾同歷諸艰，天佑朕子孫，則爾子孫亦無窮之祿，爾等皆感激有墮淚者。諭兵部大陞官一級，十二月，頒稽古定制于功臣世祿之家，加中飭焉。己巳月，食于井。

三十年正月命長興侯耿炳文佩征西將軍印為總
兵官武定侯郭英副之選精銳步騎於陝西甘肅以
倘胡勒肅王瑛曰古者兵出于農有寇則戰無事則
耕春氣方和宜及時督軍屯種遇有征伐親率精兵
與長興侯炳文進討置行太僕寺于山西北平陝西
甘肅遼東以掌馬政詔郡縣皆預備倉于貧民陞翰
林院修撰張信為侍讀編修戴彝為侍講勉以唐陸
贄荏弱李絳之徒雖在翰林皆當正言諫論以益時
而聞後頒為政要錄其書凡十三條載文武官屬縣

識大錄

十七

統及食者案牘次第軍士月給糜餼與宿衛之禁屯
田之政二月上謂群臣曰民莫勞于農朕一食一
衣居常念之尔等當求所以佐朕裕民之道三月諭
蜀王椿曰制夷狄之道當賤其所貴其所無秦蜀
茶自硯門黎雅抵荊其為思藏五千餘里皆不可無
前代重之非以專利也我國家權茶本資易馬今惟
易紅纓等物蓋因邊吏不識私販出境茶為夷賤夫
使番夷坐收其利而馬入中國益少豈所以制之哉
其諭布政都司嚴禁焉因命曹國公李景隆齎金牌

勘合直抵西番與為符契以絕奸欺中嚴私茶出邊
禁四月勅晉王燕王修邊中禁入民毋出海與外
國互市罷所在鐵冶上謂吏戶二部曰富民生長
田里周知民家有恒產必有恒心豈無才人其籍名
于籍朕將選用之稽察私茶于川陝五月壬午朔日
有食之大明律誥成詔行天下罷除即位以來禁例
榜文勅禁王瑛曰近古州縣作亂尔能此時即率獲
衛軍馬往征豈不稱賢乃以都司奏兵不足請調屯
軍尔護衛軍則置不用夫尊居王位安享富貴官室

識大錄

十八

衣服與馬皆民之供不能禦其災患百姓必悲鬼神
必怒福將薄矣若能奮威除錢山川鬼神將來助順
亦可悠久勅至即遣護衛精銳并統都司所屬軍馬
進討以湘柏為爾副庚申夜有大星如雞子尾亦有
光自天墜入紫微垣後有二小星隨之至游氣中沒
勅晉燕代遼寧各六王曰驗之歷代天象若以者
邊戍不寧雖非今應二三歲間約有寇者胡馬計有
十萬尔等所守地方不下六千里聚會為難每處軍
馬多者一二萬而已胡若南方馬勢必盛自非深机

熟算時能制之吾老矣精力衰微慮多艱爾等藩
屏朔土倘有失虞不但貽憂朕躬爾等安危亦繫焉
今粗與爾謀或今歲或二三歲大軍未會本擬衛及
都司行都司軍馬各守分地胡若入寇且無與戰或
入壁壘或據險隘夫以步兵深伏待之使見不戰必
抄掠四出俟其驕驕隊伍怠散邀截要道破之必矣
六月勅楚湘二王曰前命爾兄弟以七月進剿洞寨
今占天象太白七月三日伏兵未可行十月二十三
當夕見西方太白出高深入者勝用兵當知也指揮

藏大錄

十九

齊豫已整齊境即遣諸之令且嚴備太白出後併力
討之生擒寨人切勿輕殺兵非缺民所以安之勅晉
燕二王曰知爾兄弟出關平叛百里統軍深入古人
論兵知己知彼若能知彼不能知己不勝無凶既不
知己又不知使凶其甚焉自遠東至其肅東而六十
餘里我可戰馬僅十萬京師河南山東雖云有馬猝
戰難集苟事之急北平口外馬不過二萬而已胡人
上馬動計十萬折衝塞戰雖古名將亦或唯之所以
算我馬數必欲知己縱有步軍不可逆此但可失焉

助聲勢今爾等帥數十騎離開平三四百里無輕騎
速候駐贛寨中設胡兵數萬晝潛夜行隱柳藏荻猝
然相遇何以制之即欲縱密疾馳奈軍士何夫吾馬
數既少全仰步軍止可常時城壘去城二三十里往
來屯駐遠近候諒烽燧設信砲若猝有急一時可知
萬一不測便可固守待援今不深思熟慮提兵遠行
其不遇敵則僥倖耳噫吾起塞微因天下亂不得已
入行伍中不二年從者如雲猶且聽人指雄又二年
帥將于東渡建業秣馬厲兵以觀事變其時諸將皆

藏大錄

二十

故恣無藉之後元不能取乃命中山關平趙雲四征
與之並驅又不下數年乃殄滅之以有天下常並驅
時張士誠稱王于姑蘇陳友定既隕于八閩方國珍
擅命于甌越杜遵道劉太保僭亂于中原徐壽輝陳
友諒相繼僭號于江漢元義兵李察軍輩奮起河洛
劉太保莫熊與敵梁地遂平察罕之兵徑入麻魯城
亂惟毛氏之類渠帥雖能嬰城固守及與拒戰所在
敗北察罕驕滿狂詐卒頃歟手其甥王保、帥兵一
切作為陷勇之謀不能服眾以致部下聲言效忠朝

廷請命加誅從是七內外蠻生朕親其仇發兵討之
兵渡江淮長驅齊魯席捲河南遂入潼關遂遣大將
由鄆趙真定營通州元君棄城北歸晉冀關中相繼
底平不三年而天下一統噫吾用兵一世指揮諸將
未嘗敗北正欲養銳觀胡之變夫何諸將曰請深入
不免疲兵和鉢此蓋輕信無謀致傷生靈數萬所以
兄弟提兵遠行吾甚慮之自古及今胡虜患中國久
矣歷代守邊為謀為急吾于北鄙尤加緊心爾聽吾
訓能明事勢無少懈機雖未必勝亦不能患若勝敵

識大錄

二一

者孫子無間慎執駢馬御射歐陽倫坐貶叔恭賜死
七月 上謂兵部臣曰守邊邊將其初皆能戡禍定
亂後乃罔嚴禁虜但逐時貨如甘肅兩涼守將宋晟
莊得張文傑等多獲夷馬牧于塞上以所虜胡為奴
侍如親屬不思一旦變生不掠群牧而去耶其令自
今毋奴畜胡人毋私鬻所畜馬欲用財則入馬官買
之征討之日分騎士損者償馬之直 上諭群臣曰
人不無無過乎心自知矣其心本公為事或移以別
苟識孰差若緣私而戾故為耳以君子小人之辨也

然君子之過雖微必彰小人之過雖大弗形蓋君子
直道而行小人巧于修飾人君不察品且莫辨又曰
朕親往肯議論于廷有忤主意必君子也其或順從
必小人也忤而怒之順而悅之小人得幸君子斥矣
人主進退當取棄衆論為中主學規教條頒示國子
監生八月命曹國公李景隆佩征虜將軍印訓練河
南兵都察院奏獄囚應死者 上曰豈可無於疑命
群臣審錄之合者者戍邊九月令天下戍里置木鐸
一選老者與警者月以六諭持牌徇道路曰孝順父

識大錄

二二

毋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
為又令村置鼓農種時月晨而鼓之鼓鳴衆集及時
力種里老人督責其怠惰者情而不督里老人則罰
婚姻死喪隨方相資以成仁俗十月詔曰近年郡縣
租賦因官吏不能宣布條章民愈窮困今勅戶部許
稅納布金銀等物准民適租隨土所便十一月 上
見散騎舍人衣味鮮麗召問製用幾何曰五百貫責
之曰農夫力耕而不息妻婦織而不得勞苦矣登
場下機公私逋索不能有之汝生長膏粱繞綺繡不

知策桑之難難夫是衣也數口之家一歲資也癸亥
月食十二月上不豫勅廷臣曰昔有元世治何期
至正之君怠民慢神天假群難倡亂兵興朕潛草野
不得已而從戎恐見存併自相磨滅如以者十有七
年西定荆楚東平吳越北有華夏為敵所戴以有天
下三十年于茲朕壽亦七十矣自非皇天眷命得久
若是古語云天不與肯亂者朕無心天下而心切救
民治天命之乎比失調受疾卿等頻仍問安禮也克
降尚湯文武之世皇憂授與伊周為臣一志匡主朕

識大錄

二三

以示卿等竭忠修職副予至懷
三十一年三月晉王綱薨四月勅燕王督調諸軍
備胡已丑上享太廟畢頤立廟門召太常寺臣指
桐樟諸樹曰往年種此不覺成林鳳陽陵樹當亦似
此因感愴泣下既曰昔太廟始成遷主就室朕退休
夢皇考呼曰西南有聲覺出視朝果得遙報祖
考昭臨時在上尔等加敬中使旦暮洒掃省視以
時毋有不虔恭勤左節舒揚文曰兵法有言二心不
可以事上疑志不可以應敵北平中國門戶朕子

燕王在馬以爾為總兵參贊之燕王性開平偏胡
尔以北平都司行都司并燕谷寧三府護衛選練精
銳馬步軍士隨性王有難令尔奉行之大小官軍
聽尔節制慎無疑志而有二心勅武定侯郭英曰胡
進久矣萌孽未殄不可不防命尔總兵劉真宋晟為
副尔啓達王至開平迤北擇險屯駐遼東都司并各
護衛各衛所步軍城寨之外餘皆選鋒隨往一切疏
令悉聽節于燕王勅燕王曰周天下治矣周公
猶告成王曰訪爾戎兵海內今雖無事天象示戒可

識大錄

二四

不防胡朕諸子汝爾才智泰晉已亮緊汝為長據外
安內非汝其誰已命楊文郭英妻總諸軍聽尔節制
尔其統率諸王相機度勢防邊人氏以答天心以副
吾意閏五月乙酉上崩于西宮上素少疾及疾
作臨朝決事如平時漸劇焚香祝天曰壽年久近國
祚短長子孫賢否爾在帝心為生民福特特符召
燕王皇太孫用事者竭忠却還之其日上數問
第四子未未聞雨降喜形于色遂崩壽七十一遺命
喪葬儀物一從儉樸毋以金玉孝陵山川因其故諸

王臨國中母奔喪京師天_一臣民臨三日皆釋服母
妨嫁娶辛卯葬孝陵永樂元年上尊謚聖神文武欽
明啟運俊德成功親天大孝高皇帝廟號太祖嘉靖
十七年加上尊謚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至神仁
文義武俊德成功高皇帝 帝神武明達膺智有大
度始渡江時首帥群雄多淫酒傲肆 帝獨克已下
人旁求賢士尊以賓禮聽受其言晝夜忘倦書大學
衍義于殿無出入覽觀內政嚴明宮闈遵戒下預外
事宜寺給使無所領勤于聽斷四鼓而起未明而

識大錄

二五

朝日昃始罷稍聞輟于諸儒講論經史補時復聽政
至昏還宮陰寒甚著未嘗少緩軀或不和亦強出視
朝有陳論者無間早晚皆引見四夷有小警則終夕
不寐深思群患之宜自來儉朴食不用樂羅四方異
味之貢謹于禮度對群臣必正衣冠漢吳之戒躬拜
大將以謝其勞刻瑜其下散引古道出言成文動惕
典詰自為詔勅頃刻即成思如宿構辭義森蔚用矣
料敵機變如神成笑所授無不克捷諸將奉命成功
不吝官賞府庫所儲寧賜宣力之臣敢天地嚴禮祀

先期齋戒出宿外殿至期行事東珪促武慶、鮑畏
或違災變有躬自登殿肆赦者誠心愛民尤矜貧弱
語及稼穡艱苦每為涕泣於大姓無并貧吏漁取深
惡嫉之犯者必置諸法崇尚教化新作太學數十間
孔子廟去像立主秉輿臨視行梓葉禮學徒之盛至
五千人海外遠國暨雲南酋長皆遣子受業下及郡
縣皆有學田養士斥租米以數百萬令四方每歲行
鄉飲酒禮立旌善申明二亭以示懲勸命佛老之徒
皆拜君親作書誥民導以遷善淳、數十萬言所為

識大錄

二六

文章數百千篇皆可觀法令紀綱禮樂制度靡不修
具訓戒子孫祖訓昭鑑具有成書春秋已高彌勤為
治飭馬政邊防文教兵籍致、不息至疾大漸擇宮
遺詔皆預營度山陵之制務存節儉校德論仁可謂
聖矣

帝典

惠宗讓皇帝

惠宗讓皇帝諱允收 懿文太子次子 太祖之孫

也母妃呂氏以洪武十年十一月己卯生 帝生而

偏頗 太祖弗喜歷成童秀穎慈孝能歌詩好文章

及古典禮純如也 懿文病癰 帝晝夜侍側聞楚

識大錄

聲惶惶然若不欲生含淚撫摩親吮吸之旬餘遂愈

太祖聞之呼醫問狀得其實數曰有孫如此朕復何

憂 懿文薨哭踊哀慕水漿不入口者五日 太祖

撫之曰朕下減性禮也滿誠純孝獨不念我乎始一

收藥粥是時 帝年十六 太祖春秋六十有五矣

御東角門嚮群臣泣翰林學士劉三吾進曰 皇孫

世嫡當于春秋正位儲極四海繫心 皇上無過憂

太祖曰善是年九月庚寅冊立為皇太孫 太孫欣

行三年喪 太祖不可然三年內恒有戚容未嘗露

齒不進酒肉不舉樂不御內武勅之曰朕可例除情

應自致三弟皆幼躬撫育之居喪之初日則呼與共

食夜則扶之同寢時其飲食適其起居隨事教誨婉

約諄懇 太祖聞之輒喜於是中外萬幾多付裁決

時治尚嚴嚴 太孫濟以寬大中外欣戴焉 太孫

嘗讀律見條例有過嚴者請得稍更之 太祖許諾

太孫乃遍考禮經泰之歷朝刑法更定七十三條

太祖覽竟大喜曰吾當亂世刑宜重汝當平世刑宜

輕所謂刑法世輕世重也如後用刑皆宜遵此 太

識大錄

祖聽政每震怒多誅夷一日退朝怒猶未解 太孫

問故曰有累犯法而奸惡異常者不得不怒 太孫

曰上失道而後下犯法如得其情哀矜勿喜是載一遺

也 太祖顏色遂和曰汝能不忘乎明日有常州民

陳理以殺父事命 太孫處分 太孫從容詳審竟

脫之蓋理父抱病經年誤服藥死雖母素憎其子因力

誣之 太孫條其情以獻 太祖未之信也 太祖

未之信也拘陳理婢僕及原醫詢之乃驚曰有是哉

刑不可不慎也 太孫不獨仁而且明朕無憂矣一

日遷者獲盜七人解 太祖親案 太孫一見疑
首盜非真訊之果係佃主之子偶出盜其佃客皆
盜也是夜適謀劫商遂強之同行方欲自首而被獲
太祖覆審盡得其情釋之問 太孫曰汝何以知其
非盜對曰周禮聽獄色聽為先尚書亦稱唯面有指
紋見其人雙眸炯炯視聽端詳定非盜也 太祖歎
曰決獄者不可不讀書時諸王多國邊陲各擁重兵
太孫既立諸王以兄子易之 太孫以為憂一日謂
其傅黃子澄曰諸王皆尊屬擁重兵即 陛下千秋

識大錄

萬歲後易以制之子澄對曰諸王雖有三衛衛僅足
自固官兵滿天下其孰能當 太孫曰善 太祖大
漸以齊泰為兵部尚書受遺詔洪武三十一年閏五
月辛卯 太孫即皇帝位以明年為建文元年大赦
天下其日葬 太祖高皇帝于孝陵止諸王會宴尊
母妃呂氏為皇太后以黃子澄為太常寺卿與齊泰
預參軍國事謂子澄曰先生無忘東角門之言子澄
頃首曰不敢遂與齊泰協謀剽劫諸王七月呂漢中府
教授方孝孺為翰林院侍講賜禮部侍郎並倫豫凡

王鳩周王子有燕告其父捕反謀使曹國公景隆執
王世子歸之京師詔諸王議其罪 燕王為周王請
寬 上語齊泰黃子澄欲聽之皆不可出相語曰縣
官婦人之仁耳乃廢周王為庶人徙安化安置世子
于臨安十二月朔省牲郊壇詔求且言舉山林巖穴
材德之士齊府人告變召齊王還京 上晏朝監祭
御史尹昌隆諫 上曰朕過也示昌隆謨書于天下
俾天下明知朕不德釋所任黜徙還鄉
建文元年正月將有事于南郊奉 太祖高皇帝以

識大錄

配成寅御奉天殿誓百官夕齋于文華已卯會皇卿
庚辰子夜脫謁行禮昧典還朝受賀方孝孺進却祀
頌詔養老賜高年米絮帛有差命官贖代粥子戒田
祖告即位于天下神祇勅修 太祖實錄徵江西處
士楊士奇二月謚 太祖高皇帝 孝慈高皇后追
尊 皇考為孝康皇帝廟號興宗 皇妣懿敬皇太
子妃為孝康皇后冊 妃馬氏為皇后封弟允熲吳
王允熿衡王允熙徐王立皇子文奎為太子詔曰
祖宗廟謚稱號所以褒貶功德薦之天下後世不宜

識太錄

諱自今諱廟諱顯諱號少諱山林藏穴有村德慶
能之士有司以實聞軍民年八十以上亡男者賜
一石米十斤酒二斗酒九十者加一第斤綿化決
以上及嘗為隸優者下與鰥寡孤獨貧無告者歲給
米三石親戚養之無親戚者里隣相收卹曰荒不可
治者除其賦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及同居五世以上
者有司以聞不能嫁娶喪葬者卹伍障族相資助代
罹災者速賑濟軍中孤兒廢疾無養及老有代者一
休撫綏還鄉自便者聽前代兵後骸骨春時掩埋毋

五

令其露術所軍戶絕者除勿勾是時蘇恭黃子澄言
自今親王有罪者請輒除其國諸藩請望甚而上
日典方華瑞華稽古用周官變更祖制定品官勲階
正一品更特進資政上卿從一品更資政卿其餘各
為大夫士有差正一品以六部尚書處之尚書以下
增左右侍中各一人位侍郎上省戶刑二部司為四
戶部度司度支司金帛司庫使司刑部詳憲司比議
司我門司都官司縣司司為清吏罷左右都御史設
都御史一人副會都御史各一人更通政司曰寺使

識太錄

曰通政卿通政參議曰少卿寺丞增置左右補闕左
右拾遺各一人更置大理寺曰司卿曰大理卿左右
寺正曰都評事寺副曰副評事司務曰都典簿更
太常寺卿曰太常卿少卿寺丞分左右更天壇祠祭
署曰南郊泗州祠祭署曰泗濱宿州祠祭署曰新豐
更光祿寺卿曰光祿卿少卿寺丞分左右陞少卿秩
從四品省署丞二人更太僕寺卿曰太僕卿增少卿
寺丞各一人增典輿典牧二署：隸二群曰驕駟十
五群曰蓬生三群更鴻臚寺卿曰鴻臚卿少卿寺丞

六

分左右增翰林院承旨一人學士一人省侍講侍讀
學士置文苑文史二館除六科左右給事中除左右
布政使設布政一人更按察司曰肅政按察司增親
王官賓輔二人秩三品伴講伴讀伴書各一人郡王
賓友二人教授一人見王坐禮馬如賓師贊謁名不
臣 燕王末朝行皇道入登陞不拜監察御史曾恩
勅勅 王不敬 上曰至親勿問戶部侍郎卓敬勅
上早圖之 上不忍曰卿休矣三月丁亥 上祀先
師聽講太學賞師生幣鈔有差命戶部侍郎要原吉

等二十四人充採訪使行天下州民疾苦與燕會
得使宜行事癸巳燕王還國留其世子及即王高
照高燧于京師北平按察司會事告按察陳瑛等交
通燕藩受其賂遺俱逮繫詔獄譴別有差燕護衛百
戶倪諒上變連府中官旗于諒周輝等皆逮訊伏誅
勅都督宋忠調邊軍三萬屯開平悉選護衛隸其戡
下調北平永清二衛于彰德順以都督徐凱練兵臨
清都督耿獻鯨兵山海關以備燕四月齊王告變事
連湘王柏上使讓之湘王怒焚宮赴火死遂廢齊

識大錄

七

王為庶人幽之京師誅其護衛指揮柴真等亡代王
桂王王概皆得罪並廢為庶人幽之諸王既多得罪
燕王最長戚名最盛亦被詰讓齊泰黃子澄與親國
公徐輝祖等日夜譏燕笑以工部侍郎張為北平
布政謝賁為北平都指揮使監燕居頃之燕王使
其百戶鄧庸詣闕奏事齊泰請執訊之庸証服因飛
符為貴令與都指揮張信密擒王官校為貴未幾詔削
燕王爵密勸為貴等收之張信陰泄其事于王王乃
以七月壬申給為貴等檄斬之甲戌起兵號請報上

書罪狀齊貴請誅之不報燕師南出通州遵犯密雲
皆降連襲宋忠于懷來破斬之永平降于燕壬辰告
于天北宗廟社稷則燕屬藉以長興侯耿炳文為征
虜大將軍駙馬都尉李堅都督寧忠為左右副將軍
帥師北進詔天下曰朕奉高皇帝遺詔纂承大統
宵衣旰食思圖善以安民豈意國家不幸骨肉之親
遂謀儲逆去年周庶人儲潛為不軌辭連齊湘燕三
王朕以親之故不忍暴其過止正儲罪餘皆不問
今年齊王博謀逆事覺推問犯者又言與湘王指

識大錄

八

燕王棟同謀大逆拓自知罪惡唯逃先自焚死博已
廢為庶人朕以燕王最親未忍深究今乃稱兵犯
闕不得已遣長興侯耿炳文等率兵三十六萬往討
其罪咨爾中外臣民軍士各宜懷忠守義與國同心
永安至治時上方銳意文治日興方孝孺等討論
周官法度以為北兵不足憂黃子澄謂北兵素強且
燕有營制之旅不早禦之恐河北遂失又請命安陸
侯吳淦江陰侯吳高都督盛庸潘忠揚松碩成徐凱
李文陳睥平安等各率偏師步騎號百萬數道並進

則直持北平撫山來河南山西三省合給軍餉置平
燕布政司于真定以刑部尚書暴昭領之徵雲南兵
入京簡任八月耿炳文戰屢敗副將軍李堅寧忠及
節督領成皆被執上聞炳文兵敗始有憂色謂子
登曰奈何對曰勝敗兵家之常無足慮今天下全盛
士馬精強兵甲堅利糧餉充足區區一隅豈足當天
下之力調兵五十萬四面攻之衆寡不敵必成擒矣
上曰孰堪將者曰曹國公景隆可比用景隆今破矣
乃拜景隆為大將軍召炳文還其行也上親餞之

識大錄

九

江渚賜諸將辱玉帶有差釋泰言違寧比近燕請召
還二王從之遣王至寧王不至上怒削其護衛監
察御史韓郁上言曰臣聞人主親其親不獨親其親
臣雖陛下受諸王之至侍諸王之季而諸臣不體
也凡見藩封太重疑慮太深皆堅儒耳諸王親太
祖遺孫也而貴孝康皇帝手足尊陛下叔父也
太祖遺孫則不可使朕親之手足則不可使缺陛下
叔父則不可使絕也高皇帝孝康皇帝為天子
子與弟以馬戰在天之靈安乎臣念至以未嘗不

流涕也夫亡國之害甚於敵據及米言者曰二叔流言周
木嘗不誅也六國反叛漢木嘗不削也遂使周王播
遷父子流離齊王廢湘王焚代王燒岷王又見告矣
諸王自為計必曰兵不舉禍必結是陛下激之也
燕王舉事兩月矣前後調兵不下五十餘萬有一天
之獲乎經營已久軍興輒乏將士抵敵徒令中原赤
子困于輸戰九重之深方深惟惶之計頃刻日甚一
日詔曰親者割之不斷疎者縛之不堅臣恐陛下
不察不待十年必有噬臍之費伏惟與賊結絕釋齊

識大錄

十

代岷三王之曰封湘王之墓還周王于京師迎楚蜀
為周公俾各命世子持書勸燕罷兵守藩以慰宗廟
之靈明詔天下撥亂反正萬厚親宗社幸甚不聽
前新事高巍請得自便燕說燕王上使參贊景
隆軍九月景隆至德州收炳文敗卒并諸道兵得五
十萬軍于河間十月燕王襲曉太宰都指揮朱鑑
虎之軍王推降景隆乘虛攻北平不克十一月燕
王自太宰未獲大敗景隆軍于鄭村壩九門兵皆潰
景隆夜遁南奔德州上諭岷王罪流之漳州誅其

官僚數人 上微聞景隆敗狀以問黃子澄于澄對曰聞戰屢勝但天寒士卒不堪今暫回德州待來春再舉乃密使語景隆隱其敗勿奏十二月即軍中加景隆太師賜璽書勞征之執銳使督渡江風雷毀其舟室書執銳皆沉于水以茹瑄為兵部尚書罷齊泰黃子澄報燕建省躬殿藏古經聖訓使方孝孺銘之遷肅王棲十蘭州法司奏今歲論因減位十之三使者還自西方得青玉于雪山

二年正月 燕王攻薊州降之甲子詔曰頃以庶獄

載大錄

十一

繁興易御史臺曰都察院分理刑獄今賴宗廟神靈民服于季爭訟頗簡其視漢制更都察院為御史府御史員可省至二十八人糾貪殘舉滯良匡政事宣助教化務忠厚以底治平四月李景隆及諸將連軍河間保定 燕王擊之于白溝大破之景隆喪師三十萬奔德州五月拔其衆奔濟南 燕王連擊于濟南城下大敗之遂圍濟南秋政鐵鉉及都督盛庸誓死固守燕軍攻之不克六月增設磨事府少卿寺丞各一人賓客二人增置資德院政資德一人資善二

人其舊贊濟書著作即各二人掌籍典簿各一人增國子監司業各二人省博士學正學錄增助教十七人以李景隆降敗還高寶司丞李得成使燕議和燕王泣曰吾西上書而不見報親王下天子一等吾何求哉得成還報 上怒其辱命因之召景隆還以左都督盛庸為平燕將軍右都督陳睥平安為左右副將軍馬濟除真為左右叅將帥師征燕平安出兵二十萬奪北軍之餉于單家橋逆害沒者五千人渡河與盛庸合攻德州獲之八月燕軍乃解濟南圍還

載大錄

十二

北平承天門災詔求直言九月重成馬政曰臬門遂改午門曰端門端門曰應門前門曰路門改禮身殿曰正心殿置學士一人羅華蓋文華武英三殿文淵東閣大學士各設學士一人改侍讀學士為文學博之以方孝孺充之十月諭守濟南功摧鐵鉉山東布政使進兵部尚書封盛庸登城侯李景隆還黃子澄言景隆觀望畏師當誅御史大夫練子寧執而殺之子朝以泣請卒不問平安及燕將陳亨戰于華山斬之山西成卒羅義扣燕投書請罷兵復詣關上奏

天子當萬親、厚諸父已北征之役 上不悅下之
獄而詔曰得 燕王者毋傷也使朕有殺叔父名十
二月 燕王及歷成備庸戰于東昌燕師敗績斬燕
將張玉 燕王逸問道歸北平詔舉文學之士以處
士唐思士為翰林侍讀

三年正月辛酉親命神寶成 上親定其文曰天命
明德表正萬邦精一執中宇宙永昌初 上為太孫
榮帝改寶為既即位得青玉于雪山方踰二尺二年
齊郊宮夕夢若有寤乃命玉人琢為大璽至是成以

識大錄

十三

告天地宗廟百官稱賀大宴奉天門賞四夷朝使辛
未大祀南郊明日行慶成禮令群臣賦詩頌天下盛
城侯庸來獻東昌之捷丁丑吉郊廟召齊泰黃子澄
還三月 燕王復率師南向歷城侯庸逆戰于夾河
斬燕將譚淵漫戰大敗庸奔德州閏三月安陸侯陳
都督平安及 燕王戰于藁城皇師敗遁燕師南侵
至于大名 上乃復逐齊泰黃子澄籍其家使告于
燕王曰齊泰黃子澄賊臣誤國雖 皇帝亦惡之已
竄逐籍其家 皇帝所以為 燕王足矣可罷矣

燕王不聽上書請必欲盛庸等解兵乃敢奉詔 上
以示方孝孺對曰今諸軍大集燕兵又薊大名暑雨
為疹不戰自罪今疾令遼東諸將入山海門攻永平
真定諸將渡蘆溝渡橋北平彼逆顧巢穴我以大軍
蹙其後必成擒矣我固欲護之彼奏迺至宜且報之
以書往逆踰月彼心懈而眾離我謀定而勢合蔑不
濟也 上曰善即命孝孺草詔言罷兵遣大理少卿
薛嵩持報答又為榜諭數千言刻印萬張授品令至
燕軍中密散諸將士品見 燕王問 上意云何品

識大錄

十四

曰朝廷言 殿下旦釋甲暮即旋師 燕王怒曰是
給我也忠惶恐不能對 燕王令獲品南還品言燕
軍強盛孝孺應之曰為燕遊說也五月 燕王復遣
指揮武勝奏請于朝 上覽書有罷兵意以示孝孺
曰必 皇考母弟朕叔父也奈何必用兵吾他日不
見宗廟神靈乎孝孺對曰 陛下即欲罷兵彼或長
驅犯關猝難復集其所以禦之今軍殷大振不日捷
聞矣爾 陛下無惑耳言乃歸勝下獄召齊泰黃子
澄還治兵如故六月燕兵掠餉道焚漕數萬餘艘京

師大震 上用孝孺謀遣錦衣衛千戶張安道書問
燕世子不克七月歷城侯府檄大同守將房昭入紫
荊關以逼北平燕師乃還八月 燕王園房昭于西
水寨十月破之昭走還鎮十一月都督楊文以遼東
兵圍水平不克燕將劉江救之大敗文兵于昌黎十
二月 燕王復出北平勒駙馬都尉梅殷守淮安
太祖實錄成

四年正月召周王于蒙化居之京師命魏國公徐輝
祖率京衛軍援山東 燕王由館陶渡河將直隸京

識大錄

十五

師二月至徐州敗其守兵于城下三月進攻宿州平
安以精騎四萬追躡之四月及 燕王戰于小河大
敗之斬其將陳文王真魏國公徐輝祖都督何福皆
以兵來會援戰于齊眉山解燕將李斌等十餘人燕
軍大惧議北歸入無同志矣會廷臣有言燕軍且遁
京師固不可無良將 上遂召輝祖還亡何 燕王
大破平安何福之師于靈壁獲安及陳輝馬濟徐真
并將校百餘人盡降其軍燕將丘福未能襲歷城侯
庸于淮上又大破之燕師遂渡淮由鳳陽且趨揚州

遂底江北詔曰燕禍日深旦夕犯關中外人民能不
獎予文武吏士宜剋日勤王出于困不敢忘報詔
下臣民間之無不惕息者乃遣禮部侍中黃觀國子
祭酒張顥宗翰林修撰王叔英分道徵兵而齊泰黃
子澄亦皆四出方孝孺曰事急矣許之割地猶可以
倚勤王之師乃使 燕王從埽慶成郡主如師喻旨
王不聽六月癸丑歷城侯庸及燕師戰于浦子口大
敗之高煦以胡騎奪高庸師于高資港庸師大敗潰
乙卯 王渡江庚申次于龍潭 上憂懼不知所出

識大錄

十六

方孝孺曰今城中勁兵二十萬城高池深糧充足尚
可以守請下清野之令城西南隅崩築未竟又崩其
東北孝孺曰終無如割地郡主婦人耳若使大臣往
或庶幾焉今天下唯蜀王不肯朝廷其地四塞決死
不利則取士卒蜀萬一可圖也 上乃使曹國公李
景隆尚書茹瑄往景隆瑄見 王伏地頓首呼萬歲
而已還言 燕王必欲齊泰黃子澄輩 上命再往
言諸臣皆窺逐外郡俟執之景隆惶惧不敢行 上
令與諸王偕往 燕王見諸弟涕泣相勞竟曰欲得

奸臣諸王還報 上會群臣恸哭方孝孺即班中執
李景隆請誅之曰壞 陛下事者此賊也群臣即殿
前殿景隆幾死請亟加誅不聽或勸 上幸浙江或
曰不如從湖湘入蜀孝孺請堅守以待援議遂不決
乃遣魏國公輝祖開國公昇分道禦戰甲子出蠟書
促勤王燕盡獲之軍薄都城都督徐增壽謀內應大
理丞卸理御史魏冕知馬與同官十八人殿增壽于
殿前呼開大內 上乃拘增壽于禁中乙丑 燕王
至金川門谷王穗及李景隆啟門出迎百官奔散

識大錄

十七

上侍復殿上欲出迎既而歎曰吾何面目以見之乃
手誅徐增壽于左順門遂閉諸宮門縱火自燔 燕
王馬奉哀治喪越三日即皇帝位除 上年號稱為
建文君以其年為洪武三十五年越四日禮葬之遣
致祭輟朝三日諸臣及軍民婦女不屈而死者蓋十
餘人或言 太祖始嘗問後嗣事于劉基知建文君
不終與之一語曰遠難則答之蓋藏綿衣僧牒及刺
七一牒曰楊應熊宮之火也建文君削髮披緇懷牒
從暗道出却壘亡 成祖使中使敕宮中使出馬皇

后之愷曰 建文君遂以葵之既葵或言其亡或言
蜀王迎之西皆參差莫實 成祖亦心疑之其時有
異人張玄玄者以財重已去莫知所之乃使禮科給
事中胡濙行天下名訪玄玄實私察 建文君竟莫
得其要領其言 建文君亡者謂群臣多為僧從之
入湖湘四川雲南最後往來廣西貴州蠻峒八番響
木爪諸處從亡諸臣事 建文君共君臣禮人見所
誦經皆尚書古文至 英宗時 建文君年八十餘
矣正統五年十二月出滇南自言于帝僧 大懼白

識大錄

十八

之官迎至藩司南面跣跌坐地曰我 建文皇帝也
前朝使訪張玄玄于天下而實為我今傳四朝事定
矣我老大不言一東遺骨更瘞何地也藩司以聞于
朝秉傳至京師寓大興隆寺拜謁者無虛言有言其
感衆請收之者朝廷不忍太監吳亮奏逮事 建文
君使審視之 帝謂識亮曰汝吳亮耶亮跪非是
帝曰我御使殿食子驚遺片肉于地汝戲語之豈遽
忘乎亮知 帝左趾有黑子摩視之持其踵泣不能
仰視既獲命夜自經死于是迎入大內歸祔老佛以

幸終葵西山不封不樹帝幼能詩太祖使賦新
 月曰誰將玉指甲抓破碧天痕影落江湖上蛟龍不
 敢吞太祖不懌曰僅免于難崇禎十七年月進
 上尊謚曰天道
 陳皇帝廟號惠宗

七武孝

識大錄

十九

識大錄卷之七

古宣逸史臣劉振伏述

帝典

成祖文皇帝

成祖文皇帝諱棣太祖第四子也母曰碩妃姿貌
 秀傑目重瞳子龍行虎步聲若洪鐘太祖及高
 后皆愛之高后固育為己子太祖分王諸王以
 燕乃元舊京密通虜寇思得賢王以鎮之遂封王

識大錄

王燕城池宮殿悉因元舊惟瓦易色太祖既懲宋元
 孤弱宗室不親之弊乃大啓藩封各置護衛傳以元
 侯甥以宿將伴講武修邊勸兵徇虜天下罕有變則
 振救之以故權崇制命勢匹撫軍焉洪武二十三年
 命諸王分道捕虜皆怯兵莫敢出塞王獨深入漠
 北降元太尉乃兒不花丞相咬住忽哥赤知院阿魯
 帖木兒而還太祖大喜曰燕王肅清沙漠朕無
 北顧之憂矣二十九年復奉詔勦虜遇虜兵于徹
 兒山戰敗其師擒大將索林帖木兒等數十人進至

兀良哈克城遇哈剌兀復大敗之虜自是不敢近塞
王英武克仁豪傑樂用其精熟武事老將皆自謂弗
如也 太祖以威武治天下心柔 太子而愛 王
與已同德也特屬意焉 太子薨欲立 王矣以學
士劉三吾對立 太孫 太祖大漸以金符召 王
至淮安尚書齊泰矯詔却之 惠宗即位齊泰黃子
澄用事慮諸王太盛相與計圖弱之初 太祖有命
遣將徵兵必問白親王乃發而又令諸王皆聽燕王
節制 王智勇絕人威名最盛地勢形便府中多勳

識大錄

兵以故朝廷所疑忌者尤莫若燕建文元年三月
王與其世子及郡王高煦高燾如朝入行呈通登陞
不拜侍中黃觀御史曹鳳韶廷劾之戶部侍郎車敬
密疏論 王 上曰至親弗問及王還國遂留其世
子郡王于京師於是北平按察司金事湯宗告按察
使陳瑛密受燕府金錢有異謀違繫詔獄護衛百戶
倪諒亦上變告逮府中官旗于諒周鐸等伏誅 王
大懼密謀日急時諸王多得罪當事者憚 王威名
遂日夜圖之矣 上用廷臣議勅都督宋忠調遼軍

三萬屯開平悉選燕護衛謀其威下召燕胡騎指揮
堂等還京調北平永清二衛于彰德順德以都督徐
凱練兵臨清都督耿獻鍊兵山海關皆以備燕而以
工部侍郎張昂為北平布政使謝貴為北平都指揮
使密伺燕即動靜 王乃佯狂為淫昏稱病甚燕指
揮盧振長史葛誠常告燕陰事于昂貴昂貴入問
王疾王重衣擁爐見之猶顛目上表臣父病無侍子
請遣臣子之留京師者齊泰欲收之黃子澄不可曰
王疑而簡之殆矣乃皆遣歸 王大喜曰使吾子復

識大錄

歸天贊我也居頃之 王使其百戶鄧庸詣闕奏事
齊泰執而訊之庸誣服因飛符召貴令與都指揮使
張信密捕王官校昂貴等的盧振葛誠居內宋忠居
外舉事有日矣張信以為憂其母疑而問之驚語曰
不可不聞而父之言乎王氣在燕分 燕王當有天
下王者不死非汝所能擒也六月昂貴圖王城柵端
樓門殺王卒飛天城中未幾詔削 燕王爵密勅昂
貴等收 王張信三請見 王弗許乃乘輜輶入
王見其挺身來許之信入拜林下 王為痛信曰

殿下無然有事當語人 王指首指腹信曰 殿下
猶不誠語無意乎 上擒 王矢當就執如有意請
告臣也 王下拜曰一家之命皆在子矣 王乃召
姚廣孝密謀舉兵而遣朱能親之還報曰棟死于頭
不可以後也七月壬申 王稱疾愈出會官僚盡如
中朝所坐官校縛置庭中召馬貴曰罪人就縛矣馬
貴至門者內之呵止其從人王扶而見馬貴會進爪
王食爪起且罵曰令編戶齊民兄弟宗族尚相恤身
為 天子令親屬叔父旦夕莫必其命縣官待我如

識大錄

此天下何事不可為乎因擲瓜于地獲衛軍皆怒前
擒馬貴梓盧振舊城等下殿 王投其杖曰我何病
迫於若奸臣耳我何病遂斃斬馬貴等殺葛誠而滅
其族伴讀余達辰泣諫死之以丘福振王未能為都
指揮餘事灑泣誓師將士感動時風雨四起咫尺昏
昧少馬東方雲開露天尺許有光燭地映徹上下將
士皆喜謂王得人足夜攻下九門北平都指揮余瑛
走居庸馬宣卷戰不勝走薊家忠自開平率兵至居
庸聞事敗退保于懷柔留填守之 王上書曰臣聞

書曰不見是圖又曰視遠唯明今事幾甚著 陛下
畧不垂察臣竊惑之當元之末民生塗炭羣雄角逐
皇考太祖高皇帝披霜冒露東征西伐赴天石被創
疾艱難百戰然後定天下封建諸子輩同宗杜為磐
石之安不幸宵天 陛下嗣登大寶奸臣齊泰黃子
澄包藏禍心為謀以誤 陛下構構柏桂搬五弟雖
有過愆未聞不軌重可裁減復衛所賜勅誠厲乃
動見削奪轉徙流離行過嗟數拍尤可傷不得良死
今尚未厭又以加臣 守藩二十餘年事君之誠明

識大錄

于皎日奸臣跋扈蔽明害公執臣奏事之人簪榜林
藝迨其告變分布宋忠張萬謝貴于內外固守臣府
臣之一家如臨湯火已而馬貴為獲衛所執始知其
出奸臣之謀臣聞伐大樹者必先翦其旁枝危君室
者必先除其公族朝廷孤立杜搜危矣不待明者而
後見也 高皇帝祖訓曰凡 新天子即位朝無正
臣內有好惡則親王訓兵待命天子密詔入誅之臣
謹領鎮兵俯伏待命以遵 皇祖之訓惟 陛下念
之周廣同姓綿祚八百秦人孤獨二世而亡明鑒斯

在詩曰介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太宗維翰懷
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易曰大君有
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惟 陛下念之書上下報丁
丑 王大諭將更起兵靖難師次通州指揮序勝以
城降 王使其將張玉攻薊陰安政居庸皆拔之生
擒馬宣俞填交休來忠 王曰忠握兵懷來必爭居
庸宜乘其未至擊之遂帥精兵八千卷甲倍道趨懷
來謀吉忠謂其將士曰公等父兄家北平燕蓋教之
速振陣諸軍或疑或怒 王乃使其家人張欽職以

識大錄

先城中子弟望見皆喜無關志北戰大敗走運副周
燕軍捕出之并獲填兵勢大振於是永平指揮趙興
郭亮以城降于燕都督劉貞陳亨都指揮卜萬帥大
率兵出松亭關以攻遵化萬智而勇貞興而懦而亨
有二心于燕 王獲二年遣之為書置一卒衣中多
予之金使獻書于萬若與通者而其一卒無所費卒
甚志歸許于貞、獲得其書執萬下獄籍其家朝廷
聞靖難師起令長興侯耿炳文為征虜大將軍駙馬
都尉李堅都督甯忠為副將軍帥師三十六萬北伐

八月炳文師至真定都督徐凱屯兵河間潘忠楊松
守鄭使其先鋒九千餘人屯雄 王屯棲桑埔食士
度白溝夜圍雄、人登陴罵北軍遂明燕緣雄屠之
忠松未援燕將譚淵領兵千餘過橋蒙焚伏水中使
勇士要戰于路隅伏出水據橋二將無所退保皆被
擒 王以百騎趨鄭盡降南軍還軍白溝自引精騎
直趨真定西門破其二營炳文覺起門橋、糾斷于
北軍乃出戰張玉朱能譚淵率眾奮擊之 王以奇
兵繞出其背潘城夾擊橫貫敵陣炳文大敗急奔入

識大錄

城將士爭門自相斫而後得入騎士薛禄刺李堅墮
馬獲之寡忠顧成及都指揮劉燧俱見執死者三萬
人炳文嬰城固守攻之不下引還朝廷聞敗狀召炳
文歸以曹國公李景隆代之九月景隆集諸道兵得
五十萬進營河間江陰侯吳高都督耿獻揚文以遠
東兵圍燕永平 王與諸將謀曰北平兵食乏 世
子能得士心不足為憂永平被圍夫今不援則東藩
撤矣李九江膏梁孺子寡謀自用其眾必敗無能為
也今吾在此彼不敢進若聞吾援永平必棄虛以攻

北平吾還師擊之必成擒矣王師倖免永平吳高不
及軍棄輜重遁追擊敗之高退保山海關王曰高
雖怯行事差密文勇而無謀去高丈不足慮也乃遣
人遺二人書盛譽高而詆文故易其出投二人所高
文得書並以聞上意疑高削爵復廣西王將還
謂諸將曰葉子巡塞上見大軍領衆頗諸夷號勇善
戰戍卒皆閭左罪謫不能寒吾取大軍斷遼東得胡
兵助戰吾事濟矣諸將曰劉貞守松亭急未易破安
所取遼至大寧也且景隆必獲北平不如還師徐圖

識大錄

之王曰錄劉家口趙大寧教日可達也大寧與壯
者志聚松亭城守持老弱易拔耳拔城之日撫安家
屬則松亭之衆不降必潰北平高壘堅持而吾以大
軍既拔之勢赴之必克之遂率銳卒千人倍道趙大
寧遣書寧王言窮蹙求解吾弟寧王邀王車騎入
城執手大慟言不得已至此南兵百萬旦夕且破北
平非吾弟衣奏吾兄矣寧王為草衣謝諸叔居數日
款洽不為備燕飭師伏城外諸親密吏士稍得入
城遂令陰結諸胡酋長及閭左思歸之士皆喜定約

王辭去寧王出錢于郊須臾伏起諸胡一呼皆集守
將朱瑄力戰不支被執寧王及都指揮房寬皆降乃
分隸寧王護衛及諸胡騎為五軍兵勢逆盛劉貞陳
亨自松亭引兵未援寧王遂與指揮徐理陳文皆約降
于燕陰襲貞軍破之貞失軍浮海還京王裝大寧
李景隆聞之自河間移軍攻北平築壘九門劉達將
攻通州自營鄭村壩以待王南軍攻麗正門急城
中婦女泣東城擲瓦石景隆令不嚴驟退燕世子
今夜汲水澆城冰留于壩南軍無復能登省景隆日

識大錄

夜戒嚴士卒植戟立雪中凍死者甚衆王自松亭
聞入援謀知之謂諸將曰達犯天時自斃其衆若不
勞而勝矣十一月景隆移營白河而達先鋒都督陳
暉渡河而東遇王師于鄭村壩逆戰大敗暉僅以
身免連破七營斬首數萬級降者數萬人景隆不能
支拔其餘衆棄輜重而奔德州九門兵皆潰王還
北平再上書曰臣叨奉宗藩見思權奸橫加大戮上
書自陳今歷三月未蒙岳察疊發大兵討罪不已竊
聞朝廷論臣有不軌之事八護陳其詳惟陛下察

之其一謂臣獲衛瑜頤祖訓職掌條王府官軍不拘
教日各王府皆然枉臣一也其二謂不當無事操練
軍馬祖訓兵衛條王教練軍士遇教不拘枉臣二也
其三謂臣不當于各衛選用官軍祖訓軍職條王府
武官千戶百戶從王于所部軍職內選用開奏直詣
御前頒降誥勅枉臣三也其四謂臣私養鞋襪健卒
奉洪武中歸附處于北平 皇考命于護衛歲給衣
糧脩房枉臣四也其五謂臣招致各處其人術士養
于府中日論議為非竟無主名枉臣五也其六謂

識大錄

臣府中守禦四門不當借擬皇城守禦之制更番甚
嚴祖訓兵衛條凡王府守禦宿衛衛均當枉臣六
也其七謂臣官室僭侈此 皇考所賜祖訓營繕條
燕因元之舊非臣僭越枉臣七也其八謂臣第二子
高煦過涿州擅管驛官此臣失教然第一驛官遂指
為臣不軌之迹寬濫已甚何以服天下後世枉臣八
也且 陛下與臣於屬最親奸臣備得託以極惡則
疎遠小臣天下細民欲冀死地可望雪理耶其不滿
亂天下傾覆宗社不已也蓋知諸王之中臣序為長

既去臣則楚蜀秦晉諸國不難去矣譬諸人身手足
既去身能全乎伏望 陛下鑒臣愚誠思宗社大計
斷然不惑去此奸惡又傳檄天下曰惟我 父皇一
統華夷為生民主天下底定立 長子為皇太子餘
子無嫡庶皆裂土封王為子孫不拔之計豈期數年
以來 太子薨逝秦晉二王繼卒 父皇念 太子
早世立其次子為太孫不幸 父皇賓天 太孫即
位我諸王不敢以叔道尊亢臣子之情至矣盡矣
帝年幼冲任用奸邪屏棄典刑殘害骨肉懺德感怒

識大錄

于皇天京師地震十月山崩水溢火焚其土庫二月
霹靂大風而發屋拔木埋蟲生龍蛇占者曰地德至
靜不宜動搖若主弱臣強則必震動臣下擅權則上
不寧災怪生焉陽伏不能出陰出不能入陰陽相激
地必震動：於宗廟宮殿者人君失信國無忠臣疎
伐不以禮上下不相親也山崩水溢者五行失序也
此公輔之象賢人退小人進則山崩山出故自崩國
易政人主失位民流散也天火焚土庫者賞罰不明
也燒宮室者君不思道厥妖大燒宮也霹靂大風而

發屋拔木者謀言殺正士也。蝗蟲生，龍缺者，邪臣在位，則蟲食苗，葉君用才不當，臣不任職，則蟲食苗，葉使臣在朝，則蟲食田苗，任用賊臣，則蟲食苗，根也。天戒甚明，猶不恐懼，此皆齊尚書黃太卿左班文職，佞君殃民，專事滅親，以致此患也。父皇不豫，勅召我奸臣齊尚書匡之及大漸教，問第四子未未至陟，避又不即，計我諸子至今不知。父皇得何病，嘗何藥，溺于大故，禮三日而致，莫復生也。父皇亥時崩，寅時歿，不知何如此其速也。禮天子七月而葬。父

載大錄

十二

皇停棺不中殿七日，葬不知何如此速也。宮中要駕遺詔一月始至，是我親王與庶民同也。宮中未葬，塚宮掘地五尺，改移之不知。父皇何過也。齊尚書奏曰：凡朝凡筵，揖不拜小祥節祭，帝不用親行，諸王違東京師，因繫其使者，殿鍊金誣王何禮也。祖訓曰：王府閣士或十過或七八過或五六過，王朝從行文武官吏馬步騎軍亡莽，旗幟中仗皆上鮮明，以壯臣民之觀。洪武二十五年春，父皇召諸王入宮，親受勅王嚴訓，將練兵周視，封疆作軍，而必精良，勅尾記。

洪武年月日，帝御奉天門口，占翰林院修撰錄于寧許親編修吳古信三負執筆書孫允攸親目之曰：使奸邪不得口舌惑聽。太祖皇帝令守藩諸子嚴振伍歸士，豈崇之他不刊，我褒廣輔，排防虐道，違令帝業萬世也。奸臣齊尚書黃太卿左班文職不遵祖勅，恣行奸究，誣陷親王以流言破滅周王父子，異竄未旋踵而罪代王出其好，賊皆配于軍，熊讓相王賜之楮死，齊王無罪，儻在因拘，私持金帛，啗岷王之人，趣為變告，嗚呼齊尚書黃太卿奸邪小人，昔事父

載大錄

十三

皇幸遼天，誅備于左班，恣奸用謀，殺我父皇子孫。我父皇能復我子，更須幾歲月不盡于度，劉齊尚書等又使惡少年謝貴張萬誘我長史葛誠，圍我宮牆，截我瑞禮，殺我守卒，使我坐食不安，我飲泣如弗聞。上秋之旬，約來攻我，懼要領之不沒，我獲衛之士同心，為我擒逆都督朱忠等，又領兵二萬三千次于懷來，約未攻我，懼要領之不沒，我精騎八千同心助戰，大敗忠軍，獲馬六千，生擒三將，降其黨奸臣。又行場詔，俾長興侯耿炳文等領軍三十萬，次雄真。

定約未攻我：懼要領之不沒我軍士同心迎敵遂以八月中旬破雄斬首九千餘級獲馬三千生擒都督潘忠指揮楊松居九日大破炳文于真定斬首五萬獲馬五萬二千餘匹生擒左副大將軍駙馬李堅右副大將軍寧忠都督顧成都指揮劉燧餘將悉下歸之于故伍江陰侯吳高都督耿繼楊文領軍遼左入自永平約未攻我：懼要領之不沒我騎士三萬九千同心并行高平聞風夜遁斬首級千餘於百里之外我臨大軍諭以 太祖皇帝舊恩旁寬降命

識大錄

十四

獨萬投首我精騎三萬擊破都督劉貞陳亨于松亭大率以平奸臣又行矯詔使曹國公李景隆領兵五十餘萬入逼北平攻我：懼要領之不沒我士同心以寡敵眾戰敗景隆斬首十有五萬九千餘級餘衆悉下歸之于故伍景隆夜遁去余無孫吳之畧然所向克捷者天地祖宗鑒予忠孝本心憐而佑之也昔靖江王守讓其父文正身多惡逆王復不改 父皇萬念慈親尚頒爵祿與同享之同齊湘代岷王王合氣同天賦開無寶齊尚書羊昝為虐必欲盡除之

心將圖天下也余 太祖高皇帝 孝慈高皇后親子 皇太子親弟而諸王親兄禮曰父雖不共戴天兄弟雖不反兵奸臣齊尚書黃太卿寶雖余父雖余兄弟余用師預精兵三十萬誅討余父兄弟雖天下臣吏尚追 高皇帝同心戮力共行擒捕獻俘于宮祖使成 父皇子孫基業于萬世十二月靖難兵攻廣昌守將楊宗以城降時事景隆敏德州 王知其銳意從舉曰我先趨大同彼必未援南兵脆弱不堪此若寒地疲於奔命不戰而屈其兵矣二年正月靖

識大錄

十五

難兵攻蔚州守將王忠李達以城降二月進兵攻大同景隆率兵出剽掠聞捷之靖難兵乃自居庸還北平難難可汗坤帖木兒九刺王猛哥帖木兒來納款保定知府推食以所屬降燕諸武弁犯法被戮者悉叛走燕 王盡復其職而用之景隆師出閭凍餒死者甚眾復東還遣書請息兵 王以索齊恭黃子澄答之四月景隆移軍河間郭英吳傑等進軍保定平安為先鋒軍白溝河 王帥師仰之軍于同安謂其下曰李九江志大而無謀喜專而違眾郭英老憊退

縮平安復而自用胡觀驕縱不治吳傑滿而無新技
子無能為也特恃其眾耳眾寡可恃人眾易亂擊前
則後不知擊左則右不應彼多無益況將帥不審分
數不明往者鄭村堤上之戰兵非不多逐之即敗夫
將者軍之司命也將志衰則三軍之氣不奮而敗形
矣甲兵糧餉適足以資吾耳張玉請先往白溝駐壁
以逸待勞王從之已未夜兵端燐燐有火色如迷
錦：然作聲弓弦皆鳴昧爽王祝天出軍有神爵
飛駐總竿之首知其必大捷遂率軍渡河平安與懼

識大錄

十六

能伏精兵萬騎邀擊之北軍皆却王自夾擊其後
擒都指揮何清安乃收兵還營時景隆郭英吳傑平
安等合兵六十萬號百萬王麾兵擊之死傷甚眾
自暮至曉兩軍從火光中苦戰收軍王以三騎殿
連失道下馬俯視河流乃知壁所在倉卒渡河歸去
林馬侍旦張玉將中軍未能將左陳亨將右馬光鋒
丘福將騎兵繼之馬步十餘萬黎明渡河索戰罷能
擒燕後軍平安英之擒斬數百人燕將李寬狼狽走
丘福以萬騎突擊南軍陳堅不可動福等捕却王

以精騎突入南軍右掖南軍繞出王復連戰百餘
合南軍天如雨王三喪其馬射天盡三服援劍奮
擊剝折阻于重陵翟能迫焉王馳登後伴尾鞭若
拓後健者能軍疑有伏不敢追郡王高煦率精騎未
援王乃合兵馳入能陣會旋風折大將換南軍大
亂前聲如雷遂斬翟能于陣未能亦敗平安兵越萬
侯俞通洲戰死燕軍乘風焚諸營於是郭英兵潰而
西景隆兵潰而南殺溺死者以二十萬計降者數萬
張玉追至月樣橋橫屍百餘里景隆單騎走德州其

識大錄

十七

衆遂降王皆慰遣之五月景隆棄德州奔濟南靖
難兵遂入德州獲糧百萬餘斛軍餉益足屬邑皆附
王督諸將向濟南景隆衆十餘萬出戰復大敗單騎
走燕軍圍濟南攻之急泰政城絃與都督盛庸憑城
防禦夜出劫戰累敗燕兵三月不能下姚廣孝進曰
師者兵諸將還北平以圖後舉王從之旋師朝廷
乃以盛庸為平燕將軍陳暉平安副之集兵二十萬
合攻德州克之十月平安吳傑軍定州盛庸軍德州
徐凱陶銘城滄守之欲為犄角之勢以固北平王

欲出師攻滄州慮南師多備乃陽下令征遼將士聞之不樂行次通州張玉來能請問曰今密近大敵而勤師遠征恐遠地早寒士卒不堪王屏左右詰之故曰今盛暑駐師德州吳傑平安守定州徐凱陶銘築滄州相犄角為吾梗德州城壁堅且敵眾所聚定州修築已完城守亦備皆難猝下獨滄州土城墮地日久天寒地且凍雨雪泥凍築城不易我乘其不備趣攻之必有土崩之勢兵貴神密佯言征遼使彼懈偷耳玉能頓首稱善徐凱謀知之果不為備趣工畫

識大錄

十八

夜築城王至天津謂諸將曰彼所備惟青縣長蘆今時梁寇號等處無水彼必不為備乃中夜而駕倍道趨之一晝夜行三百餘里黎明至城下凱猶不知及倉遑出戰士卒皆腹懷遂大敗乘勝拔滄州擒凱及其將校百餘人斬首萬餘級其眾悉降乃以直沽之舟載所獲輜重順流而北王帥師循河而南盛庸軍裝其後不克十二月師次東昌燕將朱榮劉江襲庸先鋒孫霖軍于滑口大破之乙卯燕軍恃屢勝且薄城下庸背城結陣以待王師擊其左翼不動退

而衝其中堅庸麾兵圍王教重會平安兵亦合燕兵大敗騎往往有棄甲降者朱能率胡騎奮擊東北隅於是西南隅漸薄王乃得易暇笑圍以出張玉不知突入救之臨陣死庸軍乘之擒斬萬餘人丙辰再戰復大敗死者以萬計北平震動是役也王教乞以詔書戒諭諸將毋加害王必不得已生致之及兵敗王一騎殿其軍而退諸將不敢輒以天恩相如故得脫王知張玉敗後恟哭曰勝負兵家常事不足為意奈何艱難之際失此良輔每語及玉輒

識大錄

十九

涕泣不已諸將皆泣三年正月班師還北平諸將入見以東昌之敗皆元冠謝王曰將軍冠非爾憐之夫其害在予也予以爾濟皆戰力同心每有小過置不問固爾玩弛遂至違律并廢前功如慈母愛子過于姑息久致驕縱此豈予之罪哉諸將皆還悞頓首流汗浹背初王出師姚廣孝曰師行必克但費兩日耳及自東昌還廣孝曰前固已言之兩日曷也自此全勝矣與朱能力勸王出師二月蓐陣亡將士張玉等王哭祭之曰奸臣毒害我耳尔等憫我無

事為我力戰而死言念及此痛切于心不能自解也
脫所服袍焚之以賜亡者丘福謂朱能曰 殿下勵
志如此何憂大業不成諸陣亡將士家父兄弟見
之皆感泣收淚自奮曰人孰不死而蒙 主上恩
德如此又何憾誓當竭力圖報且為死者雪恥耳
王見人心思奮乃諭諸將曰北者東昌之役不遵號
令遂棄前功深可惜也大抵懼死者必死指生者必
生白溝之戰南軍退敗爾儻得城之此懼死必死
也不儻奮不顧身以一當百故能出萬死全一生此

識大錄

二十

指生必生自今毋恃累勝之功毋率魯母與懷廢哉
可以成功諸將頓首受命時盛庸合諸軍二十萬駐
德州約吳傑平安出真定攻北平諸將議所向諸攻
定州 王曰野戰易攻城難今盛庸聚眾德州吳傑
平安駐真定相為犄角如攻城未捷彼合勢未援堅
城在前強敵在後將勇未可知矣真定德州相距二
百里師出其間敵必迎戰吾先擊其一軍餘當破
胆也諸將曰吾今兩敵間使彼合勢夾攻吾復背受
敵奈何王曰百里之外勢不相及兩軍相持勝敗在

呼吸間雖百步不能相救况二百里哉乙巳 王師
師南出已酉至保定三月己卯盛庸進軍夾河庚辰
王師至夾河距敵四十里上營合諸將曰吾觀敵陣
精銳當前靈弱在後我以勁騎摧其精銳餘自潰矣
中軍去敵五六里嚴陣以待僕我以精騎攻其後使
之前奔至十數里力乏兵疲而擊之我蹶其後必大
潰慎勿逆擊彼敗不得奔則盡力死關矣辛巳王以
精騎掠庸陣旁火車大銳強弩戰盾固不能動
乃退庸出十騎追之 王復率萬騎步兵半之直薄

識大錄

二十一

庸陣堅不動燕步卒攻左掖騎兵持中堅庸度諸
軍力戰斬燕大將韓淵 王復以勁騎掩庸陣後未
能張武等從工合戰庸軍火器不及發戰盾又中鐵
箭相牽不相先後遂入之斬其驍將莊得楚智張能
酣戰至暮各歛兵入營 王以十餘騎逼庸營野宿
明日引馬鳴角寧營而去南軍相視驚愕不敢近乃
復整兵接戰 王戒諸將曰昨韓淵逆擊太早故為
所乘兵法曰窮寇勿追敵既敗當整兵俟其已過順
勢擊之若必欲絕其生路彼安得不死關淵不從吾言

以致喪身耳等當以為戒今日皆嚴兵與戰吾以精騎探陳伺間可乘即擊之兩陣相當將勇者勝此先武之所以破王尋也及交兵王臨陣督戰將士爭奮乃張奇兵往夾衝之自辰至未相持不退兩軍皆疲忽東北風大作塵起蔽天砂礫擊面咫尺不能辨王麾軍乘風大呼縱左右翼橫擊之鉦鼓之聲震地南軍大敗棄兵走斬首千餘無級追奔至渭沱河厲車騎走德州王戰罷還營塵土滿面諸將問其聲而後識之王每臨戰必身先陷陣見一卒為敵固亦

戰大錄

親援出之以故將士皆樂效死王語諸將曰傑等若嬰城固守為上策已出兵復歸避我為中策若求戰則下策也破之必矣諸將曰彼聞庸敗必不出王曰不然吳傑平安撫十萬眾其不得與蓋庸合者以我軍聞之今久不出將有老婦之罪彼雖外與庸合寔忌庸成功今庸敗彼欲獨擅其功勢必出軍我聲言散遣軍士取糧彼必棄度而未吾軍散不連備彼將主即集師整旅以待之彼將落我彀中矣即下令軍士出取糧而縱反間入其定誘之傑等果以為

然聞三月謀叛傑等軍渭沱河北相去七十里王乃率諸軍渡河時向暮諸將欲詰朝發王曰吾千里求戰志敵不出百計誘之今彼未送死不可緩耶緩則俱其改圖如其退守真定城堅糧足吾坐受其弊矣乃策馬先渡渭河行二十里與敵遇會日暮王恐傑遁去親率數十騎通傑營宿以繼之明日吳傑平安列方陣以待王曰方陣四面受敵豈足取勝我以精兵攻其一隅一隅敗餘必自潰乃以軍摩其三面而親攻其東北隅又率驍騎數百陷渭沱河

戰大錄

繞出傑後突入陣中傑軍以大弩射之矢集王旗如猬毛平安縛高樓于陣中望敵王以精騎突取之將及平墜而走勢被獲忽大風起發屋拔樹傑安軍潰王麾軍四面擊之斬首六萬餘級追奔至真定城下擒南號將鄧載陳鵬蓋獲軍寶器械傑安走入城王遣使持被前旗還北平喻世子藏之貽子孫今和戰伐創業之難師遂渡渭沱河狗咽德廣平大名諸府吏民皆持羊酒來迎悲却不愛慰撫之至大名賈南謀者言朝廷已竄建齊恭黃子澄王夫

善謂將士曰若然是有悔禍心吾可釋憾罷兵矣諸將曰是未可信縱使奸臣已出所調兵尚在境上是其計庸行也王乃上書求昭雪罷兵上命大理少卿薛岳詣詔如師諭旨王問曰上何言岳曰上言殿下釋甲擗孝陵暴即旋師王曰固知奸邪挾詐詭我耳夫三尺童子猶不可詭指侍衛將士曰縱我可詭此曹可盡詭乎岳惶恐不能對諸將屬聲曰岳為奸邪未遊說請先斬之王曰奸臣不遇赦人焉天子命使尔等何敢妄言岳戰慄流汗被

載大錄

二四

體不敢仰視王恐諸將加害乃留其左右慰諭數日李賜之遠中使送出境語之曰歸為老臣謝天子天子于臣至親臣父天子大父天子父臣同產兄臣為諸工需責已極復何望我天子素愛孝臣一旦為權奸操攝以至于此臣亦不得已為自救之計幸蒙罷兵之詔臣一家不勝感戴但奸臣尚在大軍未還臣將士心存狐疑未肯遽散望皇上謀此權奸散歸天下兵馬臣父子一重一騎歸罪闕下惟陛下命之臣此言出于中誠天地鬼神明鑒在

上不欺欺也岳還朝以聞上詰方孝孺曰誠如岳言曲在朝廷濟黃誤我矣孝孺曰此為燕遊說也五月師駐大名盛庸吳傑平安分兵絕燕餉道王復遣指揮武勝上書于朝大率言朝廷許罷兵而奸臣矯制釐發大兵攻迫反覆數百言上得書有罷兵意以示方孝孺曰其辭直奈何又曰此孝孺皇帝同產弟朕叔父也吾他日不見宗廟神靈乎孝孺對曰陛下即欲罷兵一散猝難復集彼或長驅北闕何以禦之今舉聲大振下日奏捷額陛下母惑

載大錄

二五

耳言遂縛勝下錦衣詔王聞之謂諸將曰我駐師于此俟命三月今武勝既執是其志不可回矣大軍駐德州資糧皆道徐沛吾有以固之六月遣將李遠率兵六十南掠餉道令易士卒甲冑與南師同而人持柳枝以相識而兵不之覺遂由海寧至徐沛焚舟數萬艘漕卒走散軍資器仗悉盡京師大震鄭督東守率兵二萬邀擊之遇伏敗績七月北征諸軍乏食食朝廷是之方孝孺乃謀間燕世子為書貽世子今肯父歸朝許以王燕世子得書不發并其使

者送之軍中燕寺人黃廉索奸險附高煦使告于
王曰朝廷已潛通書世子有密約矣高煦從旁微
之王不信語未竟而世子使亦至王覽其書
歎曰奸臣險詐至此父子猶欲離間況君臣乎幾殺
吾子是月盛庸檄大同守將房昭引兵入紫荆關取
保定駐易州西水寨王聞而旋師八月丁巳渡河
沱河苗其將孟善守保定丁丑王圍西水寨遣劉
將朱榮圍定州九月王攻定州以誘敵十月甲辰
真定諸將連都指揮章諒花英鄭琦率步騎三萬援

識大錄

二六

房昭于西水寨王自定州馳還與圍寨兵合擊之
于義嶺山下全勇士參旗登山潛出敵後張旗幟
寨中望見大旗與真定兵俱潰斬首萬餘級墜崖死
者尤衆獲砲英鄭琦王恭厚忠等房昭章諒脫走遂
破西水寨乙卯王還北平十一月進東守將楊文
政永平燕將郭亮固守不能克分兵客薊州遵化諸
州縣王遣劉江御之敗文師于昌黎斬首數千級
獲其將王雄等七十餘人王患繼之乃大享將士
誓師厲衆存南北陣亡將士為之祭之十二月出師

南征王詣將士曰清禍難者在安恭庶誅亂賊者
必先仁義予出師為誅奸惡扶社稷安生民而已凡
今士民皆我皇考未子尔曹慎勿有所侵害逆命
者不宥四年正月平安以兵七萬復通州王進軍
沙河連李遂擊安將葛進大敗之斬首四千餘級進
僅以身免來能以輕騎千人擊安將兵于衡水擒其
將賈榮斬首百餘級王見一病卒仆道傍以從
馬載之左右曰僕馬非卒所宜乘王曰人與馬孰
重彼為吾盡力竭忠乘之傷而不恤豈父母道哉將

識大錄

二七

士聞之莫不感奮乃進攻東河東平汶上皆拔之下
令軍中毋得入孔孟之鄉有侵及其州縣者誅無赦
兩出皆以諸通賊未拔故頃兵不得南下至是有中
官密勸王勿攻城畧地直趨金陵金陵定諸城守
無能為也王從之師至徐州守將閉門不出王
欲去之諸將曰士卒多出取糧今拔營去倘後至者
城中出兵掩襲奈何王曰無慮吾有以警之乃伏
兵九里山及陳武寧而使數騎往來城下以誘之不
動因縱火焚其廬舍薄暮始去明日猶如之守將不勝

憤思出兵五千追之既渡河砲舉伐發王親率勁
馳西門斬其歸路腹背擊之餘人大潰爭渡橋壞溺
死者餘人斬首數千級後有車騎往來城下餘人不
敢發一天師乃南行三月至宿州平安率精兵四萬
追躡之王以二萬騎逆之于泥河按伏以待勦軍
中皆束炬相屬于道戒之曰侯與敵戰則舉火敵見
舉炬火多必驚潰乃令王真劉江各將百騎逆戰使
緣道按伏而誘之葉軍如束帛狀餌敵以亂之及接
戰佯不勝而支安兵追迫皆擲囊以與敵安兵以為

識大錄

二八

棄物競取之行伍稍亂伏起乘之安兵敗走王半
兵追擊之安裨將火耳辰奮稍躍馬趨王胡騎指
揮童信射其馬蹶生擒之哈三帖木兒突陣未獲又
射獲之安兵大敗易服走斬首數千級生擒驍將林
帖木兒等達陣青斬安銅道四月甲寅平安兵營小
河五十餘里張左右翼緣河而東王以騎兵接戰陳
文敗沒再戰復大敗驍將王真死之戰之夕王夢
見于平安有白馬將自西馳斷安馬足王問馬對
曰臣萃之神也及戰失利王督戰益急平安躍馬

刺之禦及王而馬蹶番將王麒麟馬入陣援王
得脫裨將丁良朱彬被執會魏國公極祖以京軍濟
師都督何福亦引兵會安軍榮大振甲成大戰于齊
眉山自午至酉勝負累相當失裨將李斌等十餘人
軍中大懼諸將欲還北平不敢顯言之乃說王曰
軍深入矣暑雨連霖淮土蒸濕恐有疾疫小河之東
平野多牛羊二麥將熟若渡擇地休士息馬觀釁而
動可持久也王曰兵事有進無退勝形成矣而復
謀退士不怠乎公等所見拘掌耳朱能曰諸君勉矣

識大錄

二九

漢高十戰而九不勝卒有天下今一不勝而遽謀退
師非計也諸將多異議王乃令軍中欲渡河者左
不欲者右諸將多趨左王大怒曰任汝所之於是
諸將乃不敢復言北還當是時王已數日不解甲矣
會京師傳言靖難兵敗北已歸遽召種祖運丁且何
福平安合軍于靈璧謀報南師糧運將至欲移營就
食王以兵綴之晝擾其煎煉夜令勇士巡營使不
得怠卒已安率馬步兵六萬進糧至王遣萬人遮
安援而伏馬步數萬于林間以騎兵夾擊橫貫安陣

為二安大敗棄糧走北軍乘勝追擊擒斬幾二萬人
河福出壁表援與安合擊殺燕兵數千却之高煦伏
起林莽間王運掩擊其後復大敗之福入壁壘門
私令士曰旦聞砲三震而突圍王策南軍必遁且
使諸軍緣壁入之砲三發而軍謂其砲也爭開門適
已知為北軍皆大亂人馬蹂踐沒整俱滿平安陳暉
及泰將馬濟餘真以下三十七人監軍文臣禮部侍
郎陳性善等一百五十人皆被執其軍咸投戈降
王患繼遣之達使送平安等還北平諸將不敢妄殺

識大錄

三十

一人諸將賀王自謝曰臣等自今不復敢料事矣
向如臣言失此機會罪安逃乎王曰事機偶相乖
今有欲言第言之勿憚此而遂隱默安危所繫與卿
等同之也五月楊文以兵十萬自遼東南下與賊鏖
合勢絕北軍至直沽遇燕將宋貴遂戰遂潰王師
至泗州守將周景初以城降其日王謂祖陵將
渡淮盛庸軍阻水以拒之王使軍中賊舟騎筏若
涉者潛遣丘福未能等濟淮而西殺出虜後奮擊大
敗之庸棄其軍單舸走師遂渡淮會諸將議所向言

人人殊王曰鳳陽守固非盡力攻之難以猝拔淮
安高城深池兵強食足若攻之不下曠日持久援兵
回集力益形見非我之利獨儀揚兵勢單弱今乘勝
趨之可指而下也既得儀揚則淮安鳳陽人心自懈
我聚舟渡江東取鎮江常州遂舉蘇松以及浙江西
下太平撫池州收安慶則江上孤城豈能獨守久則
必有內變于此索取奸臣事窮勢迫誰能固匿然後
謂孝陵朝天子數駕東出以此心而後皇
考舊章按諸王于國皆清朝廷以安宗社與卿等運

識大錄

三一

守舊藩足矣諸將頓首稱善遂進揚州指揮王禮執
守朴三月御史王彬降高郵通泰諸州皆下遂底江
江方孝孺曰事急矣許之割地猶可以待勤王之師
乃遣王從坤慶城即主至王軍門王哭曰忠臣至此
手父皇陵上未乾我兄弟溺見殘害諒臣之言如
漆投膠聽親之言如水涵石今日之來豈得已哉耶
主亦泣下因問周王安在曰台運兵未復爵也又問
齊王曰猶在拘留王嘆喟不語即主徐巾上言
王曰凡所以來欲得奸臣耳皇考所分吾地尚不

能保何望割也蓋奸臣實為此謀欲緩我以俟速方
之師吾主為所欺即主然然辭歸六月癸丑王師
至浦子口盛庸迎戰人敗之王欲且議和北歸矣
會高煦引胡騎至王大喜遽起投甲撫其背曰勉
之太子多疾於是高煦力戰庸師敗績都督陳璘
以舟師降乙卯王師渡江庸軍緣江上下侍王
于高資港高煦先登王麾騎騎繼之庸軍大潰追
奔數十里斬首數千高奴庸單騎遁餘眾皆降鎮江
守將童俊亦以城降庚申師次龍陳上復遣李隆

識大錄

三二

隆及都督王佐尚書茹瑺如師議割地罷兵景隆等
見王惶恐伏地納款頓首稱臣吁萬歲不已王
慰勞之問所欲言徐乃達上旨王曰始吾未有
過舉輒加大罪削為庶人云大義滅親吾今殺死不
暇何以地為且望考混一天下封建諸子各有定
分今割地何名吾所欲得者奸臣耳公等歸奏但奸
臣至吾即解甲謝罪閣下謁孝陵歸奉北藩永祇臣
節天地神明鑒吾此心不敢欺也景隆等反命上
令再如師言罪人已寢遂于外候執之皆趙趙不敢

行上乃令諸王偕往王見諸王惘然泣下相勞
若諸王其速上意王曰諸弟試謂斯言誠偽何
如果王上意即抑奸臣謀和皆曰大兄洞見矣諸
弟未望得已我遂陰約開門以納王師而以必得奸
臣為辭以報上於是下令軍中入城之日不得擅
入民家有所侵擾違者功高必戮乙丑王至金川
門下谷王穗及李景隆開門奉迎父老史道迎拜民
皆掩堵秋毫無犯王恐上以事急害周齊二王
遣二千騎馳衛之聞王驚懼曰吾死矣曰無王將

識大錄

三三

士也周王驚喜入見拜且哭王亦哭握手登樓相慰
籍須史宮中大王望其誠遣中使馳救之不及還
白王言上自燔死王哭曰小子何哭吾未捕
爾也奈何不吾亮遂至此問諸問方孝孺等離間之
故指宮中烟燭謂之曰此皆汝輩所為罪何逃令左
右收之遂分命諸將守京城及皇城下令戒飭將士
慰撫京師人民有一卒取民間履者立斬之今有司
發建文君喪治葬議遣使詔告天下乃出城駐師
龍江初建文時有道士謁于途曰莫逐燕逐燕日高

飛高飛上帝靈已忽不見至是驗云丙寅諸王及文武群臣請即大位 王曰予始建國不得已以兵救禍勢除奸惡安宗社底幾周公之勲不意少主不克自絕于天今續承洪業當擇有才德者願予菲薄豈敢負荷諸王及文武群臣皆頓首固請曰天生聖人為宗社生民主今天下者 太祖之天下生民皆太祖之生民 殿下 太祖嫡嗣德冠群倫功在社稷宜正天位使 太祖萬世鴻業永有所託天下生民永有所賴不宜間讓孤天下望 主不許諸將復

識大錄

三四

上未勸進 王曰吾與爾等初舉兵意圖免禍救災富貴却不聽諸王暨文武群臣連上表勸進 王曰昔元祚東微四海沸騰強弱相噬百姓無主天命我皇考平定天下以安生民勤苦艱難創造鴻業封建子孫維持萬世豈意桑臣民未久奸臣恣其兇謀屠剪諸王將危社稷予以病故志耗力疲真高枕以終餘年一旦兵禍震懼靡惜國中群臣咸謂 皇考創業艱難陵土未乾諸王相繼被罪吾輩何辜不能束手就戮予方傍徨惶懼願望求生而天下之兵日復

見通形迫勢危故不獲已祗幸百戰幸出一生于萬死以圖清奸惡匡少主吾之奉心如此而已少主不克自絕于天諸王群臣連表勸進夫天位至重吾輩庶為讓讓誠念 皇考創業之艱欲推擇諸王中才德可奉宗廟者主之上上得人天下之福予雖北面永無憾矣諸王群臣頓首固請曰 殿下德為聖人位為嫡長當承洪業以安四海天命有在執得而辭望 殿下早正大位使臣民咸有所依歸 王猶固辭群臣請不已己已 王乃駕出將入城翰林編修

識大錄

三五

楊榮叩馬請曰 殿下先入城乎先謁陵乎 王曰然曰固當先謁陵非若言幾誤乃事矣遂謁 孝陵諸王群臣脩法駕符璽奉迎軍民父老夾道歡呼稱萬歲遂詣奉天殿即皇帝位庚午詔優賜工部齊王博壽王政諒洪武之舊召用洪武舊人稱今年為洪武三十五年凡從征請難之臣遺骸有差朕將泰黃子澄方孝孺等干市夷其族連坐死者數千人七月壬子朔大祀天地南郊御奉天殿告即位大赦天下以明年為永樂元年甲子享太廟遷 孝康皇帝

識大錄

主于國政仍稱懿文太子降封其子吳王允熲為
廣澤王衛王允熙為懷恩王徐王允熾為教忠王
楚王慎柔朝上曰朕初奉義用清君側奸臣數人
既已伏誅嘉與萬方同樂至治比聞在京軍民未喻
朕心轉相煽惑夫是皆高帝遺教吾人城之日市
不易肆今豈濫及無辜兵部急諭之以教兵與興北
方罷甚遠前工部尚書嚴震且戶部尚書王純應天
府尹薛正吉分視山東西河陝以利病聞八月晉王
濟煥來朝上得建文時奏章十餘通使侍讀學士

三六

解縉等聞其子紀者悲緒之因從容問曰尔等宜皆
有之衆大對修撰李貴進曰臣等實未嘗有也
上曰尔以是為美欲食其祿者思任其事當國家危
急時尔官近侍獨無一言可乎朕非惡夫盡心于建
文者特惡其學誘建文壞法亂政耳事彼事朕皆當
盡忠不必曲自覆也九月大封奉天靖難諸將止福
洪國公朱能成國公張武等十三人為侯徐輝等十
一人為伯以推戴功封駙馬都尉工部承奉侯茹瑄
忠誠伯王佐順昌伯陳瑄平江伯曹國公李景隆加

識大錄

太子太師藍祿于石論即位于安南道趙爪哇琉球
日本西洋蘇門答剌諸國定功臣死罪減祿例申明
木鐸教民之令是月書王侯蜀王椿慶王櫛郡王高
燧來朝周世子有燾自雲南來朝十月申明洪武中
所定禮制度數頒示中外修高皇帝實錄并州衛
軍張真上書言事上曰戊午能言賜衣一襲抄予
賞十一月清理釋道二教丙戌新修奉先殿成享五
廟士辰冊立皇后徐氏免廣澤王允熲懷恩王允熾
為庶人都御史陳瑛請追毀黃觀廖昇王叔英周是

三七

修王良顏伯瑋等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勿問
朕王梗未朝十二月勅諭功臣曰古人君以武功定
天下者必賴將臣之力厥後世不能保全何故哉
處高位者易驕縱犯刑法者多怙終人君代天理物
豈容私其異間哉所以刑罰加焉高皇帝立法垂
憲欲世世遵守功臣有犯罰戒再三戒之不效乃按
誅之至親且舊不敢曲原志人君子莫不謂高皇
帝英明果斷上畏天命下畏民情也尔諸功臣皆受
高皇帝厚恩今市：朕：欲尔等慈以共富貴若復

驕縱始終不同則達 高皇帝戎法問而與諸法必
謂朕慕思今錄 高皇帝戒勅中明布告尚永遵之
尔之不遵後悔無及詔求懷才抱德之士江西以儒
士軒昂應詔即推為山東布政司左參議

藏木錄

三八

藏木錄卷之八

古宣逸史臣劉 振伏述

帝典

成祖文皇帝

永樂元年正月勅曰朕惟天好德生人君承天受人
而已夫興國之資非一人獨治自古帝王與賢共之
戒 太祖皇帝受天明命勤愛保養生息三十餘年
政教教明近古鮮儼亦惟任天下之賢理天下之務

藏木錄

帝求民隱宣通德意用厥條茲朕靖難承統重惟天
下 皇考天下軍民 皇考赤子即位以來夙夜匪
寧爾諸文武臣體朕斯懷毋怠毋忽毋虐毋貪毋為
括寇毋縱饒隨持爾應平東爾正直爾爾公勤爾
忠恕共守成憲毋或有違惟民出賦稅以瞻軍執干
戈以衛民軍非民不養民非軍不安惟爾文武羣臣
五為保愛無有侵害惟皇考成憲實萬世治安之具
遵之則吉違之則凶其忠心一志敬之慎之毋臣請
立天子不允甲午月食陰雨不見禮部請賀不許禮

部尚書李忠剛等請遷 高皇帝中節之制立此平
布政司為京師制曰可其以為北京二月設北京司
守行後更都督府北京行部北京國子監改北平府
為順天府嚴誣告法分命監察御史巡視命廢於天
下論趙祖可汗鬼力赤書曰比聞此地推奉可汗特
遣齋織金文綺四端致朕意可汗能遣使往來同為
一家豈不美哉并勅諭齊太師右丞相馬兒哈喇太
傅左丞相也孫台太保根密知院阿魯台等賜文綺
各二命三法司五日一引奏罪囚會官覆審承天門

識太錄

如洪武中故事命所在官司瘞中余江淮之被兵者
三月羣臣請立太子不允余謂即王長成者權位王
府近州縣議請詩書習練弓馬以通世故四月勅曰
朕賴天地宗社之靈 父皇母后之佑以有天下凡
更改 父皇之成憲獨亂 父皇天下之奸惡悉就
誅戮其餘文武官員仍用無殺陞賞黜陟從至公而
已昔唐太宗撥亂反正貞觀盛治近古罕倫求其致
則太宗居用天下之賢輝王佳愧微之謙慈舉事靖
射遷款德於仇敵用房玄齡杜如晦於吳代宋太祖

起甲冑平列國與世休息開三百餘年洪基亦惟其
時信任前朝舊臣范質王溥石守信王審琦等大是
二君尚借異代况朕 父皇之臣非特恐他人之比
近有無知小人尚懷疑慮居閑妄生異議廢事則不
盡心此不明朕推赤之意不達天命者也夫人君代
天理物故曰天子奉行天命故曰天戈若無天命有
力者皆得為矣元有天下廣土眾民國富兵強孰得
勝之天命一去羣雄並起反就一手我 高皇帝高
皇又用其子輝慈孫仇所以創業垂統身致太平今

識太錄

朕皇祖遺天命與 父皇之德法度者 父皇法度
朕不敢私也盡忠於國雖仇必賞心懷異謀雖親必
誅今敢有不忠 高皇帝之恩忘分彼此懷疑忌諱
不安職事者事發族滅以漸而諸郡水命戶部尚書
夏原吉往治周王橐請立太子不允焚金銀交易以
通鈔法犯者准奸惡論以代王桂棣與之木命自今
王府非朝命不得擅使一軍民私欲一錢物請難之
起也北京及通州以婦人守塚至是 上追念之命
與部錄姓氏行賞五月賜泰王尚炳書前令諸令諸

即王出居近州縣練習講讀念四方水旱蝗蝻逆孽
相望修葺供億勞費軍民勑至且全在國或造居室
其即日蘇又聞晉工齊塔全有司二卜里設一火燎
橋梁道路悉皆治除分何時也帶民如此乎遂否戒
晉工亦如之勑陝西都司布政司曰近令兄弟諸子
出居講讀習練且令推注衛所衙門比闕有司毀完
造新換木伐石使軍民不得力耕而休伍夫天下軍
民連年死戰鬪苦煙旱疲轉輸朕甚憫之是以首詔
中外中嚴所部無擅取一毫無擅役一夫即朝廷亦

藏大錄

有用民時如城池顧開禁鑿不離後費將大近於洛
陽改造周府陳不得已蓋以河決為先事諸王權位
是莫不得已重勞軍民亦助朕為治意耶勑到使罷
阻者繫至京處以極刑還家於化外再封靖難諸將
之未論功者哀容願平侯李謀富陽侯李彬豐城侯
陳懋寧陽伯王通武義伯王友清連伯陳賢榮昌伯
張興安卿伯陳志遂安伯 上曰此見朝班然則在
列雖朕用人新舊然開官儀未滿其下羣臣議羣臣
上請洪武中紀黨逆非燕刺及江建之皆發配所錄

奸臣齊黃進者最為民 上曰過矣 皇考作養人
什以適子孫雖錄奸臣進豈為奸臣用紀黨逆者發
衆配所然則若輩為民勑北京行部曰昔 高皇帝
既定天下念江南五府勞於供餽優恤緣賦朕舉兵
靖難北京民出丁力以助征輸家財以益軍朕亦未
嘗忘可覆實諸郡縣以其名聞六月以久雨命侍郎
李文郁等往尚書原吉相度被水田堪種者趣種之
後時皆除今年租稅丁已上 高皇帝 高皇后尊
聖詔天下頒諸夷外國諭翰林侍讀學士解縉等曰

藏大錄

天下古今事物載籍恆恃韻府回溪二書類摘尚略
朕欲自書契以來經史百家至于孤方小道類為一
書統之以韻俾考索如探囊尔等如朕意諭兵部臣
曰漢文帝時問恭有馬千匹為羣其聽民畜私馬賜
鞭鞭可汗尼力亦書曰有天下者必得天命非人力
也宋失天命元世祖得之嗣後荒誕民散政平又復
之 我高皇帝削平禍亂統馭華夷豈人力也哉朕
承天休入正統重念帝王以天下為家遣使者報書
幣丁汗當知天命廢典之改講好修睦乃開窗有視

觀堂古云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可汗博古知今寧不
鑒此再書諭意并致儀物可汗審之適繒綺未製各
二仍賜所部馬兒哈等各一辛卯月食八月禮部言
爾爾中宜有九龍車一乘其他舊有八關者請增之
上曰先朝審禮精矣子孫遵用當自朕始豈可輒益
以故後倉蓋闕者增補無若如故始命內臣齊喜提
督廣東市舶九月諭中外羣臣曰為君難為臣不易
創業難守成不易剛柔寬猛適其中禮樂刑政有其
序唐虞三代至漢唐宋率緣諸道是故舜清閭下民

載大錄

六

報重以威誅四凶舉五官明五刑然後無為恭己神
禹承之無間可議憂禁之亂民從其暴成湯之興
弱收昧取亂侮亡登修人紀用革臨淫既奠四方子
孫承之惟監于承憲旋紂之亂商俗靡一周公相武
王誅討伐奄遷殷頑民咸國五十維相成王制禮作
樂垂拱仰成刑措不用漢承秦亂高祖令蕭何定律
令歸信中軍法張蒼定章程法全嚴明惠帝清靜迄
于文景陰挾書已內刑務崇寬厚唐承隋末誦諷汰
侈恭儉成風高祖定官制頒律令行祖庸調法沙汰

僧尼道士熟民犯法無所假貸太宗貞觀之後恩新
此禁鞭背刑定律令更重為輕力行仁義戮刑措
宋興承五季之亂太祖太宗頗用重刑糾純奸慝躬
自折獄務成明慎立法制嚴用法情恕威平以從刑
其繁密益務寬仁子孫承之舍弘光大恭儉純誠未
嘗敢一不辜此歷世守成創業之市剛柔寬猛禮樂
刑政厥中厥序莫不遵用朕太祖高皇帝天錫大
聖之資以當非常之變奪自布衣撥亂反正比三代
漢唐宋創業之時又大相遠蓋中華禮樂化為左椎

載大錄

七

沈浸百年陵夷已甚高皇帝服古人所未易服齊
古人所不能齊統業一勞心焦思晝夜圖惟維權
常變不得已而用刑持權時之宜耳及其立為典常
先議定律損益更改十年乃成復惟祖訓傳之子孫
墨制刑官並禁不用欽恤之意已著象刑權時之宜
不為常法常法之立不考禮樂之用弼彰朕克遵成
憲佩服聖謨思守成之不易念刑措之尤艱昔者唐
虞三代君臣之間責難訓迪起於詩書今朕告教爾
文武羣臣爾惟聽之職曰天職民曰天民工曰天工

祿曰天祿皆非朕私惟厚臣相朕以彰天命以奉天
討以亮天工保茲天民以享天祿善惡吉凶實惟影
響可不教哉朕惟書心勿謂忠有餘爾惟盡力勿以
勞自伐為名而善、無成計利而勤、必怠廢不怠
資以慶為常行勤不美遂以勤為定分事有繁簡各
安所遇位有崇卑各體所處尔厚臣當知也母朋比
朋比必淪胥母利口利口必傾覆母奸欺奸欺必暴
露母怙終怙終必殄絕依阿尸祿位者昧理擅權作
威福者逆天貪污恣情態者違戾諛說殄行惑眾志

識大錄

者自刑尔厚臣當戒也刑者輔治之具自古聖帝明
王及朕皇考所甚重不敢輕不得已而用之者也
輕重毫釐之間禍福死生之決也尔或不戒臨民治
獄恬不加意甚至信譏說執偏言深文誣良善納賄
則是非作威眩曲直自作聰明發摘瑕類法外求情
致人以死鬼神所見甚可畏也朕為此恨中慰日勤
審克之際罪疑惟輕乃有懷殘忍之私違酷吏之軌
謗朝廷之寬恤惑上下之人心所謂利口必至傾覆
尔惟戒哉聖人用人不求其備誠以十有高下智有

淺深事皆盡善上智所難動靜云為至無過誤朕惟
念此每加寬容乃有時茲辱違非異常懷幸免不知
忽微之過豈可積多非分之思至可常得所謂怙終
必至於殄絕尔惟戒哉亦有柔奸隱忍享說深情賣
緣扳結請托行私使倖圖為附下同上不感天子而
感權臣寧負公門不負私室同惡相濟同勢相保邪
惡同謀以陷忠良同為奸究以匿其非同幻譁張以
護其短同側媚以相師同諂諛以相悅所謂朋比奸
欺必至於淪胥暴露尔惟戒哉亦有司為報法責直

識大錄

治思誘人惑眾起陰言以眩眾滅公義以濟私所謂
諛說殄行唐虞所聖尔惟戒哉亦有愧報于中自懷
疑惑本無勞績自驕於君寵希畏因人毀譽從己
喜惡生殺與奪陰懷自肆所謂擅權作威福貪污縱
情恣尔惟戒哉其旅進旅退依違其間候朕顏色同
進諂諛甘言進志無所建明无朕所惡所謂依阿尸
祿位亦恐獲戾于天尔惟戒哉於戲忠臣為國至於
忘身鄙夫事君但知利己朝廷仇務取給目前士民
休戚略不加意懷事蔽賢偷安玩日甚或微勞未報

自負如山小謹或加中懷憤怒受日不恭於臣職至能共致於雍熙朕務宵衣旰食至為惡逆好勞為上帝之監臨守 皇考之基業實資尔羣臣輔成治化上奉天命迪朕之戒時乃之休至於刑罰尤悉乃心考之於書屢致其意誠以民命至重鬼神難欺譬之操刀而割尚有血指之虞當食而言或至叨傷之失事雖切已未免過違心有存視而不見毫釐之差止死之決一往不復雖悔何追朕寤寐思之不自知其辭之後也尔體朕心無怠於意必致必慎惟明惟

載大錄

恤保寬不至譴嚴不至殘固固宜度刑措不用政教修舉禮樂和平家國有萬年之安尔亦有無窮之樂子孫黎民尚有餘慶戒之勉之朕言不二欽哉勅吏部曰任官圖治之基也求賢任官之本也 高皇帝聖德光華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朕眇躬克正大統永惟萬業不敢暇逸思欲旁招俊乂先輔邦家必明目達聰以弘視聽內外諸臣尚體朕心於羣臣百姓之中各舉所知無間遠近並以名聞書曰舉能其官惟尔之能舉非其人惟尔不任古訓具存尔其懋哉

上謂侍臣曰 皇考功德隆盛宗廟樂章未有稱述朕甚愧焉博採名儒而議為之稱朕稽古禮文之意因詰侍臣朕宮中而夜坐閱圖籍何即莊凱范何即追遼卻旦與屏計議行之河南數處蝗旱朕用不寧使者有視不絕於道如斯民小康朕之願也賜禮部尚書鄭沂戶部左侍郎嚴奇良右通政丘顏詰勅致仕陸鼎勳宴上顧禮部曰是皆 皇考舊臣自今舊臣老致仕者禮之視沂世侍有暇十月 上謂六科給事中曰四方蝗旱民之艱食官寺服食朝廷乃有

載大錄

富養鵠壯糜費食未若此華主享膏粱慕珍天物論其一日養牲之費當飢民一家之食業行禁載尔等識之再尔不宥大理寺卿薛嵩等奏天下布政司所上死獄請違御史分決從之命部御史陳瑛授御史簡吉與刑之意臨決之時苟有可生即與辯釋 上謂侍臣曰有言朕法令太寬者夫治人如醫有是病則服是藥不反傷矣朕守成之日正不敢傷民之時無病服藥朕不為也命侍臣韓古人善言善行有裨名道皆以授 長子而諭之曰朕少寓鳳陽民間細

事靡不究知受命北平絕塞冒霜雪與士卒同甘
苦身所未履則博考載籍覽鏡嘗人之言行公長
子若守此平雖更業奏請亦令暫閑以知為且之難
他日可為君也兵科言天下衛所官吏所進軍馬文
冊或須數盈胸或姓名舛異或不用印信或名不稱
臣或不著年月日皆不敬當治罪上曰人精神有
限案牘繁勞或短計數或成迫促姑降詔之更令詳
進高平縣吏告知縣歛民財市馬給過送大理寺臣
言方禁歛財宜抵死上曰禁令不許為私也馬給

識大錄

十二

通送公事矣釋優職十一月領大統曆并賜朝鮮諸
番國若為令錦衣衛奏死罪一人上審其情而使
宥之發也成興州因諭刑部曰朕矜其誤人無不可
與日新止國家得一人耕亦可食教人其為例四川
行都司奏越嵩衛地舊賊不時出沒請調軍勦捕
上不許第令嚴備遣人撫諭之初洪武中免直隸五
府民二稅每歲農隙籍其丁壯供役名均二大及是
內河淤塞皆未浚治上念風雨凶寒賜鈔賑卹令
京衛軍士次第成之仍賜鈔充備直隸六科都給事

中朱原貞等曰天下疾苦朕恐爾曹未之能盡知也
遂即縣考滿官假六科辦事名俾隨爾等在朕左右
朕有問即可知彼有言即可達乃至今無一人言者
夫即邑之大無一事若耶在朕左右而尚然況遠
千里退其中諭以朕意閏十一月諭都御史陳瑛等
曰國家設按察司糾察收守無所不得問無所不得
言也河南蝗旱數歲水為民災有司不撫字甚若腹
削之按察司官不一言其移檄切責俾米緊所部軍
民利病及布政司府州縣官賢否以聞并命道徵天

識大錄

十三

下按察司按治御史之在外者上謂侍臣曰朕每
雷法司奏因未嘗不及覆思究之也豈有可生使從
寬減五往在軍中未嘗輕戮一人況今為天下主南
陽縣言縣民逃徙賊侵靡出已下令捕歸上曰民
誰崇去其邪我河南連歲水旱蝗螟守令鮮撫字之
大其四廢生業已廢棄捕歸蓋之困耳封胡奎為安
南國王上顧侍臣曰兵戈土木應也上曰比年
兵旅飢饉民困甚矣朕夙夜圖之朕避暑棲居武門
端門而已後宮整潔不敢增修慮土木也若云兵戈

政當勅遣修降十二月翰林侍讀學士解縉等奉勅
修古今列女傳成高皇后志也上以為國牧
民莫切守令吏部御察院其令巡按御史及按察司
凡府州縣到任半載以上者具其賢否廉貪之實以
奏戊子月食上聞太祖制集賢學士解縉等曰
建文燔宮皇考所遺宸翰珠不可得朕深悼痛有
散落臣民家者乎遣書諸王府遺監士分詣天下令
有收藏者皆送至錄與別本而重寶之上擢卿貢
舉人王倫為翰林院簡討更問吏部簡討下何官對

識大錄

十四

曰博士典藉侍書侍詔曰皆已除未對曰已除曰賢
何如侖對曰舊博士中皆老成文學士侖初除未知
上嘆曰國家用人以賢以勞侖賢既未和勞亦未有
乃公賢有勞皆位其下其自博士以下陞職皆與侖
同詔百工技藝凡利國益民之事皆許陳奏
二年正月勅曰今春時和東作方興天下文武諸司
各宜申明教誨勸課農桑慎固封守問疾苦恤飢寒
是勉誠心崇寬象之政定七田賞罰則詔自今有犯
交易銀兩之禁者死也戊戌興州禁民下海亡世子

及郡工高與於京師二月禮部引奏北方歲貢土貢
入學十年考不中試者當充吏上曰人心志野泰
衣食溫飽乃能進於學問北方三四年中飛蜀乾粟
之報兵戈風塵之苦無怪業荒可令還補廢學年數
而後再試之毋連河使未朝既辭歸上曰使者前
勞之難問及田獵工事久而退顧侍臣曰更休之人
萬里未朝若不稍垂顧問必不附歡侍臣進曰陛下
懷柔至矣但所問皆田獵之樂未嘗及其人民畜產
產及竊未喻上曰田獵是其性俗若問人民畜產

識大錄

十五

彼必疑心朕方懷遠故不及也大理寺臣得犯者請
論遠制律上問工部臣明某否對曰文移諸司矣
曰榜示否對曰未也上曰未榜示其赦之刑科奏
強盜論死有年十五以下者三人上曰老憐不利
二見去憐不遠其勿論前軍御督府言龍驤衛千戶
妻無子妻之子代職若常見惡於妻以刀傷子足
妻告妻欲殺子請並治之上曰妻傷子足恐無殺
意使其母子嫡妻兩造獄吏之前非風化也付夫自
治三月吏部奏有千戶奏薦士武人也朝令不及請

上達制罪 上曰不及命慮其昧和人能薦忠心也
試而果才一體授官刑部奏方禁銀交易江夏民有
父死以銀買葬具者 上曰禁銀交易恐鈔輕耳封
曰凡民有喪而匍匐救之其救勿治 上曰朕命御史
給事中撫安中外要以禁止奸惡樂為善而已給事
中談至四川見無犯者乃陰遣親信用銀誘民交易
已則執之昔唐太宗以物試人待其受之則加之罪
賴魏徵諫止古人以先明正大治天下苟則不堪偽
則不信曉小民畏法反執陰誘者於官司用治之加

識大錄

十六

察院其執法論罪 上晚朝召後軍都督府及兵部
官皆不在列御史劾奏 上曰朕命之矣有司早朝
奏事無者治市者厭中不在列必其無可奏論六科
給事中曰爾職居禁侍比不聞一言軍民利病何也
君資成治臣不輔法是不忠君可退思之條析以聞
改封允熹為獻寧王世守 懿文皇太子紀諭六科
給事中曰爾等疏駁奏牘一字之誤亦皆喋喋、毛疵
甚矣文書案牘人之精力豈無時歇自今奏內有數
日月日等字錯謬者令從傍改註印蓋之不必以聞

科員奏言乃至有不稱臣者 上曰下豈敢慢上或
律違漏書亦傳增之爾等任朕左右凡天下何弊當
革何利當興何所軍民未安何人奸邪未去當歷舉
以言如此細故固可略也四月勅曰朕惟天下武臣
犯名天冒霜雪累積功勳致有爵位或承祖父世有
犯刑朕不忍遽絕其世皆誦之遠方今已諭歲其全
輕者復職立功自贖中成冊立 世子為皇太子封
即王高煦為漢王高燾為趙王諸王嫡長子皆封為
世子眾子皆封為郡王冊 皇太子曰齊爾朕之嫡

識大錄

十七

長朕藩于燕爾為世子聰明純孝孝友溫恭朕平內
爾功居守事 上恤下至仁小心故受爾冊寶命
爾為皇太子爾惟夙夜祇承為善無間一念過虧大
德之累爾宜念之學勿至迂明勿至察嚴勿至猛寬
至嚴謹早遜志容受忠良勸諭安詳惠鮮眾庶以承
宗廟以保社稷爾其敬之諭三法司出淹獄先是命
儒臣採古嘉言善行將以授 太子至是書成賜名
文華寶鑑御奉天門召 皇太子面授之其書比
高皇帝所採綱目昭鑑錄加廣益以 高皇帝之寶

訓焉有官軍証民為誹謗者縛送刑部獄具以聞
上曰謗恒言軍強民弱必軍誣民命立府六部都察
院訊實遂擇民抵官軍罪并罷刑部官之枉民者
上朝羅召諭六科給事中曰朕可否底務或有失中
尔等直言顧解縉曰敢為之臣易求敢言之臣難得
勅諭文武羣臣曰今天下雖安民未蘇息即縣豪猾
遇有証錄並緣為奸細民不勝盜賊滋起尔等其慮
心政務毋懷欺一錢毋妄興一役毋朕聞念元々之
意更定天下衡所屯田守城軍士視地之夷險要僻

識大錄

十八

臨邊險要者守多於屯在內夷僻者屯多於守地雖
險要運輸難至者也亦多於守五月國子監祭酒徐
旭書奏不謹雷降上問吏部尚書塞義旭何如對
曰有文學持守寡合於人上命為翰林修撰曰持
守之人宜其寡合既有文學當真近侍庶成以高
皇帝忘晨詣孝陵先日錦衣衛請其法駕上曰用
教騎前導而已顧侍臣曰皇考升遐之日正屬感
慕之時自非辟通導騎亦可省之六月乙酉月食次
元官蘇松嘉湖諸郡水命監察御史督有司賑之諭

禮部曰天下之才不盡也落第舉人或本有學問為
文偶劣或文敏不方試官偶遺之共再試既試得張
信等六十人召見賜官帶而勉之使進學於國子命
姚廣孝賑濟蘇松命徐景昌黎父爵進封定國公七
月山東即縣野蠶繭禮部請賀上曰使山東盡繭
亦僅被一方其已之大理寺言有犯者法當照上
曰有之人孰不可與自新墨其身且急其心九月福
建布政司奏有番船泊岸詢是還邇遣使通好琉球
因風漂至已籍船中物請命上曰卿有若人猶能

識大錄

十九

振人於德英國通好不幸漂泊可利而籍之丹壤為
治乏食予粟焉使風欲歸或往琉球即渠之去周王
補未朝獻駒虞百僚稱賀上罷朝謂侍臣曰通聞
羣臣之言朕為足當之古之明主皆過祥自警忘
之分安危之繫也朕敢不敬上謂吏部尚書塞義
等曰朕慮中外守令未必得人遣御史分巡考察夫
入其治田野闢人民安穩讓興風俗寧境無盜賊吏
無奸欺即守令賢否即不賢否比聞御史至即邑
但坐公館召問諸生及庶人在官者輒以為信人君

子中正自守小人略遠求藝詢言之與寧足憑也自
今御史及按察司等察有司賢否皆令其實跡聞從
太原平陽澤潞遼沁汾民一萬戶實北京制信符給
宣慰安撫等司齊工博未朝刑部尚書鄭賜言比軍
士初犯者皆蒙宥小人作過全無戒懲上曰朕戒
怙終若其初犯固可恕也刑部奏會諸司錄因上
悉召諭之曰爾宜盡心耕去莠也心有存并去苗
矣十一月上錄因奉天門乙出午門復召錦衣指
揮馮腹少卿各一人從容審問之有辭入白曰因久

識大錄

二十

因獄下至朕前久困獄則雖枉而不求辨作至前則
畏威而不敢言刑部言請難諸臣有罪繫者請論功
定議上命論如律曰刑賞治天下大法也功不掩
過私不廢公征討之功朕酌之矣過而不問私孰甚
高登丑夜京師地震召羣臣論戒之以天寒羅葉孝
陵臣儒者學士解縉等進所纂錄韻書賜名文獻大
成復謂未備勅太子少師姚廣孝刑部侍郎劉季龍
及繕重修之使翰林學士王景衡詳即錄副命禮部
簡中外官及四方督宿有文學者充纂開館文淵閣

光祿寺給朝暮膳

三年正月上朝諭天下文臣曰朕惟治天下得民
為本保民愛恤為先朕皇考混一與圖身致太平
其間愛養土思思至慮周故天下殷富生齒日繁朕
即位以來仰遵成憲惟恐不逮尚慮天下之廣人心
難一不守我皇考一定之法致臨刑辟所以叮嚀
告戒使人遵善遠罪凡我有官君子明聽朕言民國
本也勿苟貪其財勿妄侵其力則可常安民、常安
則天下無事矣是亦爾等所以公終而後聞也諭天

識大錄

三一

下無臣曰國家置武衛以崇侮不以世治忘備爾等
常竭忠効力守法奉公士卒戰樂所資也其用心無
緩也田儲畜之本也其加意督勸若夫完城壁修居
械勁訓練謹斥候慎哨備皆軍政所急爾等爵祿富
貴或錄之祖或出已勞當夙夜體念保之永遠免順
天永平保定三府田租二年命學士解縉於新進士
中選十有英敏者讀書文淵閣得二十八人以擬二
十八宿司禮監月給筆墨紙札光祿寺給朝暮膳禮
部月給膏燭鈔三錢工部給居宅曰漢唐宋諸賢臣

皆能以文章羽翼六經垂諸後世當使儲道之盛克
見於今黃河清于蒲津律臣獻頌建碑于孝陵伐石
墓府山之陽求與跌于龍澤山發土得石龜長尺許
其文玄蒼宛然如生象上元龜來獻屋臣奏表稱賀
遂朕于孝陵楚王損來朝二月蜀王椿來朝命趙王
高燾居守北京四月以儒士馬臣江為翰林五經博
士周世子有熾寧化王濟煥長山王賢燄來朝五月
南王樸來朝賜周楚齊蜀諸王書曰我皇考創業垂
統惟欲本支各盡其道朝廷則為親、諸國則重守

識大錄

二二

法朝廷紀綱明正諸國不誼詰其間諸國禮節不渝
朝廷不苛責于上各與諸弟姪皆宜念之夫朝廷不
能為親是謂不孝不友下慈棄仁背義咎莫大焉昔
建文帝臨此大告躬奉藩不深戒我天下事繁一人
精智有限諸國當體亮本誠情外相恕比代寧泰晉
永興高平平陽諸王稍下順意內外快、或聽誘為
非甚者愚謗填臆是皆少年家學之道吾慮傷同氣
患忍不問然 皇考有法朝廷之公也朕從不言積
過愈深又安能已雖今吾念親、之恩勿替諸弟姪

念皇考之法其在特此遺書陳布惻款六月遣中官
鄭和使諭西洋海外諸夷命戶部尚書夏原吉會都
御史俞士吉左通政趙居任大理少卿宋復張凱蘇
松嘉湖四蘇湖被水民食他即其令所在毋驅逐水
退後業無糧食種子者官給之七月興平恩翔二縣
進瑞泰羣臣表賀 上曰四方遠爾一物靡疵痛乃
名太平覽表增愧八月申明學校之教遣王植來朝
九月谷王穗履王樸來朝開陝獻嘉禾羣臣應制撰
詩初 上為燕王時嘉禾生北平以獻 太祖太祖

識大錄

二三

御製詩賜 上至是羣勅拓木賜諸王近臣時四夷
貢使充溢修會同館於京師賜于福建浙江廣東之
市舶提舉司為海外諸番館福建曰來遠浙江曰廣
遠廣東曰懷遠加封張輔為新城侯十月封宋晟為
西寧侯賜滿剌加國旗國山碑銘以祖訓賜諸王而
諭之曰 皇考世訓子孫是皆最要夫朝廷諸王合
本同根心 祖宗之心則自然各盡朕與諸王共勉
之十一月諭趙王高燾曰朕若北京必有餘年每聞
邊報謹守而已當時中山王武家王亦惟嚴圍以無

識大錄

夫敗尔過峰警輟遣出視不輕率即今宜戎之
四年正月戊戌宴羣臣奉天門與宴張英首長皆起
梁梅壽曰土居絕域復觀天朝太平之盛死且有光
上曰普天同樂朕心也皆歡呼稱萬歲日本國王源
道義捕獲海寇以獻下聖書褒諭之封其國之山曰
壽安鎮國之山 上製文立碑高南陽皂君山草寇
竄發命豐城侯彬新城侯輔率兵捕之諭曰盜故良
民有司不字更加害之不愛其生則不得已其先之
撫招及彬至皆潰散遂命班師六部察院奏劾朝
覲官治事稽違 上召遺之而諭之曰職天職也勤
慎則張忘忽則廢其端改道自新琉球國進闕人命
還之禮部請令且留但止其再進不省慮阻化誠
上曰空言不若實事留而止之必有維理米者甲辰
大郊祀 上覽存心錄而翰林侍臣曰蒙家起即壇
剛出典獸賄場帝祀園丘暴風不成禮德與不德皆
能動天夫德者積躬而累行蓋非臨祭而儆福也
上晚朝右順門百官奏事皆趨出召諭六部尚書及
近臣曰早朝奏事多不得盡言午後事簡卿有欲言

識大錄

毋謂朕倦聽又曰朕每旦四鼓興衣冠靜坐是時神
清氣爽則思四方之事緩急之宜朝退省覽奏摺有
違警水旱之報即付所司暇觀經史未嘗放逸卿等
宜體朕心相與淬勵西域進舍利禮部臣請因是釋
罪曰 上曰天堂地獄佛亦有焉梁武元順豈可故
之賞功誅罪帝王太務也二月成都等曰播州宣慰
等司奏翻荒田賦 上命戶部并除其歲額命軍官
犯罪戍邊立功者悉優之三月辛卯朔視學釋奠于
先師立碑製文馬廣東諸處黎獍苗獠皆未朝賜賚
授官初有司免其賦諭難輕可汗鬼力赤曰朕體天
為治惟欲萬方有生咸得所欲致書可汗謂宜通好
往來共為一家可汗不悟拘我使臣掠我邊境決天
之所與孰能違之天之所廢孰能舉之昔天命有宋
歷十餘世而厭其德以命于元教世之後天又厭之
命我太祖皇帝此皆天命豈人力也不然元之後
世自愛猷識達里剌北徙以來至今可汗更七主矣
土地人民增益毫末否古稱順天昌逆天亡況尔有
衆甲冑不能身弓力不擇手束縛而後老者不得

其身少者不得安其居今數十年矣是皆何罪可汗
聰明特達運前使者及所標主造境之人用事爾家
同享太平豈不美與若果必以兵服亦不獨獨己可
汗害之 上曰宣府萬全興和皆臨邊衛未冬先寒
將士備禦晝夜不解甲朕嘗歷其處勞苦特甚大小
官軍其人賜鈔五錠 上試禮部中選舉人朱瑄等
擢林環第一復親城下第舉人得文學優等二十一
人勝冠帶授之官迨未及者錫鈔遣還諭之曰爾等
當歸務學鄉里父兄所在孔子益恂恂如也尚謹子

識大錄

二六

第禮世生驕慢以驕德凶勅諭海島流入曰爾等播
遷于霄政畏罪久徒苟活窮荒特赦所紀宜即還鄉
復業譬如春冰為水如故四月順天府老人以遷免
田租入謝命光祿寺賜酒食禮部予道里費而諭之
曰往者北方連歲軍旅供給勞苦故爾特免此農種
何如民力復舊否朕念一來恐勞困爾：歸各勉子
弟為善而勤生皆叩頭謝回諭戶部曰北京耆老多
有入謝者春作方興政當勤督子弟力于農畝况家
倦之人豈堪遠涉即撤止之購遺書於天下諭使者

曰勿計直士大夫尚有藏書况天子哉 上諭都御
史陳瑛曰御史以儆百僚當用清謹介直之士不
能是者悉黜之因諭吏部按御史必其人又曰百官
小大皆必其人豈但御史有較尉許朝臣謗毀時政
者 上曰其証也命鞠之果然 上曰小人敢証君
子則上下不相安也傳治於法司五月名諭三注司
曰日見刑部引奏有逮及無辜外繫不決至於病危
其人無罪設若病死枉殺之矣決獄在明又在不滯
今天氣已熱徒流以下其皆令可在發遣上謂侍臣

識大錄

二七

曰君人之道犯極惡則不宥有小善則不棄論小過
而廢大善善將急錄小才而免大惡：肆故惡難容
者乃不論其才才可用者乃可略其過賜恩力亦部
下阿魯台織金文綺二端而諭之曰曩者且問曰吳
言爾聰明識天命有歸誠之心近忽都喙木見至又
言爾母子同心竭誠有加無替自古名世之臣如玉
陵陳平主楚歸漢尉遲恭李靖舍隋歸唐皆彬潘美
委身事宋皆懷先見之明知天命去留之幾爾明達
不下古人政當次之朕當虛爾善爾與爾王封傳之

子孫永世無窮命雲南車里諸宣慰使定孟弄灣甸等府州三年一貢著為令泰三尚炳來朝六月己未朔日有食之是日陰雨不見禮部請賀不許上謂近侍之臣曰早在宮中偶忘一事問左右皆不能舉此思久乃得之朕以一人而覽萬幾豈能盡無遺誤自今事有叢脞爾等應之虞置有誤亦須直言拾遺補過爾等職也南雄府獻瑞麥為宗廟廣東布政司言南雄至南必有梅嶺之隔番夷方貢請用民接運上曰貢無定期農少暇日其令貯貢物於南雄農隙

識大錄

二八

接赴南安復顧侍臣曰民不失養勞之鮮怨民失其養休之不德雲南西南夷大古剽小古剽等部落皆來朝貢七月上視朝百官奏事退召侍臣語久之時方五鼓侍臣請曰聖躬勤勞請少休上曰朕在宮中嘗周思庶事一事未行或行未善即不寢至旦又行乃安久亦忘勞誠念才德不逮若不專志勤思何緣政善民理也命成國公朱能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西平侯沐晟佩征夷副將軍新城侯張輔為右副將軍率二十五將軍討安南遂臣黎季犛聞之

月羣臣請建北京宮殿以備巡幸從之遂遣工部尚書宋禮侍郎金純古朴師遠副都御史劉觀等採木於中外命泰寧侯陳瑄北京刑部侍郎張思恭督造碑九版天下諸色匠作運軍民丁壯期明年五月赴役於北京來歲代上語翰林侍讀胡廣等曰朕曩守藩暇好觀易時府中惟武周文善為易然時有拘滯者易也其妙在變又曰內君子外小人一語入君用之功效不小時周文以侍讀學士請致仕陞辭賜坐良久曰卿為學懷德宜在左右春秋高矣故遂

識大錄

二九

卿請周文頓首謝命賜酒餞楮幣給傳還鄉顧謂胡廣等曰斯人操履端方上問胡廣曰中官自江西來言回家獲稻皆了此甚早也對曰臣鄉多早稻是以早獲上曰江西民衆地少農亦給否對曰勤斯給矣上曰勤之一言四民皆通人君尤要八月侍臣有言強盜劫人多或死或遷恐法寬無以示懲上曰朕憐其初非得已又冀其終能改過是用寬之免齊王博為庶人九月設陝西甘肅二苑馬寺北京二苑為寺中嚴投匿名文書之禁十月免午朝上

顧侍臣皆休沐一日復問寓舍無事寧觀書否對曰
暇亦不廢上曰朕愛孔子飽食終日之言宮中恒
觀書若等盛年切莫自逸寓惜寸陰何可不勉辛丑
月食征夷將軍未能卒于龍州使右副將軍輔領其
衆回回國進玉盤却之命禮部賜餼謂尚書賜曰朕
宮中恒用菟盃潔素榮然可念也十一月庚申大薦
享于高皇帝台臣庶祖考咸預其列其日甘露降
孝陵醴泉出神樂觀獻宗廟分賜廷臣刑部大理進
月繁四數上閱之凡數百人大辟十之一召尚書

識大錄

三十一

呂震少卿虞謙等曰非死刑者何今天寒淹禁難犯
死罪以下約二日悉依贖罪例發遣之戶部入才高
之雅疏曰時政下禮部會議都察院左都陳瑛以文
雅疏舉建文時事劾而請寘法司上曰革野不識
忌諱言苟可採勿遽廢羅因諭尚書鄭賜明至不罪
言今復建言者但論可用與否瑛刻薄非助朕者文
雅可付吏部量才授官十二月辛卯大赦天下上
聞京師民多病歎曰內府藥材甚廣足不能有濟
何況於外命太醫院掣施方劑復命禮部中明藥局

之令

識大錄

三十一

帝典

成祖文皇帝

五年二月燕翰林學士解縉為廣西右叅議三月工部尚書宋禮採木四川有大木數株出谷浮江曉其山曰神木祠祀之四月上謂侍臣曰朕與卿等論政不覺語久或謂傷氣非所以攝止豈知天下之大

識大錄

休戚利害非廣訪博詢寧能知之侍臣對曰好問好察舜所以無為也上曰不如是不足以盡羣臣五月初左都御史陳瑛等曰朕每歲春夏若農隙勅即縣後溝渠築圩岸修陂池捕蝗螟過飢荒即賑卹比河南即縣存糧早濟有司匪不聞友言像登及遣視之有收不及四五者有十不及一者亦有撥食軍實者朕亟命賑之已悉責于法其博論天下自今水旱災傷有司不以聞者罪如之食卽御史俞士吉賑飢選上聖孝瑞應頌上御還之曰尔出賑歸木閣一

語及民都御史周南即六月安南平詔天下道吏趾

布政司羣臣議平安南頌上諭都察院曰朕尊戒

皇考舊制調發軍馬必用御寶文書六年命內使林

天范山西此朕一時過尋悔而罷近聞內侍進詐傳

詔旨偽造勘合復以天范為名於彼勞苦軍民所在

官都不未奏尔即遣兩御史往治械送京師有誅者

皇親下貸七月乙卯皇后徐氏崩八月三法司奏

錄因命非兒十惡者皆貸死南人戊極南北人戊極

北流以下始釋之交趾已平除寇出沒七源諸州山

識大錄

谷中前軍部督食事高士文位勳至廣源州與戰死之九月張輔等獻恭享聲及其子營之俘于京師上御奉天門受之以付獄他子孫皆赦之錄食子有司嘉定縣奏請度民充僧不聽諭禮部曰民服田力播養父母出賦稅供上僧何補哉十月以交趾所來明經士人甘閣祖等十一人為諒江等府同知賜勅及御書慰免之羣臣有守衛卒自陳母病漬甚乞假省視上曰苟不早曰曰告守衛官不聽也上大慈曰守衛官非人子耶然戍邊交趾即縣奏送所

舉士 上曰南人不耐寒命工部賜綿花機親於中
道 上謂刑部尚書呂震曰前所赦死戌囚從南北
風上便宜顧南者多死瘴癘其改發北京種田即縣
廩全活之諭雖難可汗鬼力赤曰前遣使致書未期
通好何乃拘留不報今再遣百戶單花等來其故
禍福之機天有顯道惟可汗省之甲午冊誥大行皇
后丙申月食十一月教張輔沐晨曰文臣及剛必當
勒減然不可濫及無辜錄光逆之家幼子童孫驅入
內地為民為奴而已姚廣孝等重修文獻書成凡二

藏大錄

萬二十九百三十七卷賜名永樂大典 上親序之
十二月朔 高皇帝戒飭功臣秩榜文及勅旨于武
官而申諭之
六年二月命武臣子弟襲職者試騎射初試不中罰
木衛所乞軍三年復試不中謫戍遠方別進于子弟
代之詔曰朕念昔南征以靖內難時皇太子居守類
軍民竭忠効力供給餽餉馳驅負輓晝夜弗寧咸守
戰鬪冒犯矢石父母妻子朝夕不保朕無北顧之
憂朕即位以來飲食夢寐不忘北京民其所為即殊

數被水旱歲歉不登缺食流移朕甚憫焉永樂四年
五月所逋負稅限課程其盡蠲之諸色課程自永樂
六年為始仍免徵三年少伸朕意焉三月詔曰比者
營建北京需材於下國之大事誠非得已民之勞止
朕甚憫焉所司督責逋負鞭笞逼迫甚失朕心河南
山東西永樂五年以前悉與蠲免東安新城二縣飢
命賑之掌文趾布政司尚書黃福言文趾初平徽歎
不一請酌定較重賦稅之 上曰比除文趾即縣官
朕教諭之此務寬簡以綏新附福言良合朕意戶部

藏大錄

其較議之達給事中郭驥指探金塔十多諭奪工本
被夫里曰知爾自撒馬罕脫身別居夫八里今鬼力
赤等迎爾北行以朕計之鬼力赤與也台久結肺腑
相倚為固未必棄親就疎况乎握重兵雖或下有附
爾者亦安敢與異志爾與鬼力赤不兩立矣夫之運
既訖順帝以俊晦恩問六傳未聞一人善終者此亦
天意古有天下者皆封前代子孫如陳杞微莫漢唐
亦行之哉 高皇帝恤元子孫尤聖安古思帖木兒
達達為可汗南北共知也朕愛人之誠假之皇考前

代有同岐日尔如幡然未歸朕當舍尔無吝封爵賞
泰希爾近塞北尔听欲若惑下人圖擁立之虞名不
顧禍机受亦惟尔特賜諭意五月下詔赦免除孽
勒文武官寬恤之悲停罷一切不急之務六月勅泰
率侯陳廷及北京行部口今方盛暑軍民赴工省款
食作息必時有疾與醫藥歡慰為功朕所不取命軍
民子弟僅以有自為僧者并其父兄送京師輸作五
臺山畢日就北京種田七月諭征安南功進封張輔
英國公沐晟黔國公清遠伯王友為侯卿升為安遠

識大錄

五

伯九刺上前馬哈木太平把克字羅來朝封馬哈木
為順寧王太平為賢義王把克羅為安樂王餘論功
有差八月交趾賊簡定鄭悉等復聚眾作亂沐晟為
征夷將軍總雲貴川蜀兵四萬餘雲南征之命兵
部尚書劉鵬督其軍津泥國工麻那悉加耶乃闔家
未朝上嘉營之親享之奉天門皆賜宴九月交趾
土人莫遠莫勒莫連等未朝上嘉初下安南時率
先歸順賜勅獎賚製詩賜之復遣太監鄭和等齎勅
使吉里滿刺加蘇門答刺阿魯加興勒爪哇暹羅占

域何枝柯撥把冊小柯蘭南正里甘巴諸國十月淳
泥國王卒上報朝三日厚加祭賻奠之安撫門外
祠而碑之臨淮縣及靖州高要靈山二縣皆言廟學
當修上曰此政首也二部其即日下有司具通行
之天下十一月皇長孫出閣講學三法司言大辟
三百餘人覆訊皆實請處決上令行人持節諭之
寬許自訴復諭五府六部及六科曰三百餘人有一
不實則死者舍寬尔等更從容審之一日未盡則二
日三日便十日何害大抵人情難得有便言駕詞者

識大錄

六

有訥不能吐者許悉以聽毋利迫之十二月黔國公
晟與交趾賊簡定戰厥江敗績都督俞事呂鼓兵部
尚書劉鵬交趾奏政劉呈皆死之是歲設四夷館遠
國子監生教習四夷譯字曰韃靼曰女直曰西番曰
西天曰回曰曰百夷曰高昌曰緬甸凡八館
七年正月諭禮部臣曰高皇帝君天下三十餘年
法度明隆朕恪尊成憲庶幾阜康思與民同樂其賜
元宵節假十日自正月十一日為始百官朝奏不奏
事有急務封疏處分軍民張燈飲酒五城兵馬弛夜

識大錄

禁蓄為令二月 上將巡狩北京命 皇太子監國
吏部尚書塞義兵部尚書金忠春坊大學士黃汝諭
德揚士奇為輔道使於巡狩所經即縣存問高平
上曰朕巡狩北京思得老成列置即縣洪武中諸生
有引平未衰者吏部悉召之暫任以政資薦靖雅將
士之亡從者望望曰溝東昌真定夾河藁城凡六處
命英國公張輔佩征虜將軍印乞總兵官清遠侯王
友元副總兵率浙福江川三廣雲貴及楚遼寧三府
暨衛兵與沐晟協征交趾寇命行在戶部尚書夏原

吉蕙掌行在禮兵二部都察院事賜鈔四百貫士子
上巡北京車駕發京師翰林學士胡廣庶子楊榮諭
德金幼孜是從戎子駐蹕鳳陽謁祭皇陵 上召上
蓋陵從官皆負遂遣祭于祖陵賜鳳陽土民戶鈔遣
官祭靈璧戰沒將士遂遣祭于東昌蓋城夾河白溝
真定廟上詣戰處祭已駐蹕徐州祀徐王諸遠祭少
吳帝先孔子顏孟嶧山諸神士寅至海寧晚至汶上
瀋下教刻上召胡廣楊榮金幼孜立行殿賜坐論事
夜深辭退 上曰朕每日遊風沙草間且行且獵不

識大錄

可隨觀早發汶上 上騎射過小村野屋數家桑棗
蔭茂雞豚雜處兒童婦女聚觀如不知為乘道 上
甚樂之癸卯至東平州題諸王屏屋樂善如漢東平
三月甲辰望祭泰山辛亥駐蹕萊州望祭恒山及北
京山川壬子駐蹕河間府遣祭漢昭烈帝及河間獻
上戊午駐蹕涿州見諸耆老追叙供億之勞免其租
稅壬戌至北京壇而告天地於奉天殿賜官吏軍民
鈔交趾進白象羣臣請賀不許令北京官吏軍民從
諸難者除十惡強盜不原餘皆釋之發交軍省悉復

其故庚子大宴羣臣及北京耆老宴畢並賜勅勉諭
四月諭行在都察院曰朕已有從諸難者官吏軍民
罪尚悉有從侍輕憲者其以朕意示之賜 皇太子
書曰朕命爾監國凡事務寬大戒躁急文武羣臣皆
朕所命所有小過勿遽折辱亦不可偏聽為好惡執
務之重爾察而勿稍有所忽累德之知教之慎之問
四月塞義金忠等曰 皇太子監國所裁決庶務其
今六科群臣奏奏大國之儲嗣天下大本爾等輔導
常使天下之人仰望風采風化盡心庶副朕懷行在

刑部都察院奏請錄回命重者五覆奏五月諭北京
著老曰朕惟帝王之治教化為先朕夙夜夢、惟國
行之此我百姓教訓子孫明詩書通善道慈孝而友
敬一坊一御之長教訓卿坊之人五民守業無有淫
情貪富相睦鄰保相恤則上下相安風俗淳厚夫降
祥降殃惟天善不善惟人作惡而後亦為吾類慎之
省之營山陵於昌平縣之黃土山車駕臨視封其山
曰天壽 上奉輯聖賢格言為書四卷曰聖學心法
賜 皇太子而親序之以詔後世女邑縣學教諭白

藏大錄

九

成書女邑早陽民飢流徙吏科設不已已折收鈔帛
當租稅 皇太子從之命巡按御史羅金而以威令
而以威令女邑錢塘知縣黃信中青田知縣謝子寔
開化知縣夏升為縣得民 皇太子皆擢為其太府
知府六月遣御史行即縣舉 署長吏臧否陞黜之御
史還奏汰上知縣史誠祖治行第一貪污不職無甚
易州同知張騰賜誠祖勅嘉勞之并賜上尊餐衣鈔
十貫陞濟寧知州仍掌汶上市下騰獄勒行在吏部
都察院吏忠心訪吏謝請雅詣臣曰昔漢高帝辱戲

韓彭王主皆朕尉敵德為厚功首嘗有小過一聞大
宗訓言即自劾勵宋曹彬雖有大功恒自戒抑故能
全名終始往跡昭、也我 皇考加意勸懲我諄
切謹守不違中山武軍王一人而已武軍王功大心
小出則經營四方入則杜門連勢每旦趨朝鞠躬屏
息如藍玉者斗臂小人卒至覆絕又如李景隆徐山
包恩造為妖讖天地鬼神恭厥逆謀朕念懿親曲存
寬宥不自省究思恩益深立自保之道爾等從朕艱
難以臻今日朕嘗申明 皇考戒飭之訓茲復錄洪

藏大錄

十

武秩榜及律條定制人賜一本俾永鑒焉嗚呼朕不
忘爾艱難爾亦不忘爾自保不然宥過雖有恭書恐
犯出有外日主之時朕不能庇爾上未雅夫里殺我
所遣給事中郭驥指揮金哈卜王且欲還邊 上起
命嚴降而將征虜為命吏部簡南京御史之才皆召
至北京 上聞有錄小吏出身者命然之曰御史國
之司直須用有學術識治體者 上謂廷臣曰近日
州縣數奏水旱朕甚不寧右通政馬麟對曰屯湯不
克為抑一二州即平 上曰洪範雨暘咎木人事尔

何不學周顧方賓等曰朕與卿等皆當修省更須擇賢守令徙青州諸郡民之無業者八百餘戶於薊州七月命洪國公五福為征虜大將軍總兵官武城王聰同安侯大真為左右副將軍靖安侯王忠安平侯李遠為左右參將世征北虜勅諭曰本雅失里悖逆天道拘殺信使命爾往征兵重事也自開平以往當常若對敵至出奇兵擊之爾嘗從征恪恭勝術審勢察機不可執一既行復戒曰朕觀風雲氣候當必有戰占法慎則勝有言虜易取勿信之八月塞雲繁時

識大錄

十一

二戰獻嘉禾行在禮部請賀不許是月麗水縣山水暴溢害民皇太子遣人撫視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遣使封甘肅總兵官何福為寧遠侯諭行在三法司曰明刑慎罰朕本心是非非惟爾究情昔隋煬帝殺盜二千入當罪五人而已其時羣臣阿不諫朕以為恨朕數戒爾若有寬人爾等殺之不有陽責必有陰譴矣福與虜戰敗績死之王脫大真王忠李遠皆力戰死上聞歎息曰福不從吾言至此朕不明遂決親征馬賜李遠王聰贈諡恤將士死事者

家勅行在五軍屬將士治器械天下職坐罪者皆令詣闕自言非殊死悉宥之簡倭戎行令朝鮮國進馬助征至則酬五十月命夏爾吉沿途築城為儲蓄原吉請於宣府以北用武則車三萬輜運糧贖軍約十日程築城一酌儲蓄飽軍留守成邊覺適即歸其後上然之命其城曰平胡殺胡十二月上諭行在戶部臣曰自濟寧至良鄉民勞逆數年其免戶內糧稅占張輔三交等領交趾軍還以從征虜進封陳懇寧陽侯是月也守京城內使言城門即於皇

識大錄

十二

太子縱酒擅離城城門即亦言臣母病偶歸聞言之內使矣臣嘗忤內使故內使搆臣皇太子曰城門即無疲內使上固朝廷下詎無罪者下錦衣衛治之今今後內官內使言事不實及挾私枉人者寘重典八年正月皇太子以淮揚鳳陽至陳州去年水患遣近臣視免其被災田有典賣子女為贖運工匠後京師者悉罷遣之二月勅熙國公沐晟仍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雲陽伯陳旭充副總兵率師征交趾餘寇以親征北虜詔天下命皇太孫居守北京戶

部尚書夏原吉輔之趙王高燾整理北京城池軍馬
廣平侯宋容泰寧侯陳瑄輔之丁未車駕發也北京
庚戌度居庸關次永安甸晚雨雪已霽日下五色雲
見丁巳駐蹕宣府壬戌度野狐廟駐蹕興和危從臣
應制誦平胡詩於馬上甲子大閱士是月廣德州知
州楊翰坐事被逮州民詣闕頌政 皇太子復其職
賜鈔三百貫三月丙子駐蹕凌霄峰地燥泉乏天忽
雨雪而成大閱乙未駕次清水源地鹹水涸忽湧泉
危從臣應制誦神應泉詩四月庚子行營刀戟中夜

識木錄

十卷

皆有大光祭郊車駕至玄石坡勒銘于立馬峰曰維
日月明維天地壽立石勒銘與之悠久士子次榆胡
山勒銘曰瀚海為鐔天山為鐔一掃胡塵永清沙漠
賜其泉曰靈濟中寅次廣武鎮勒銘曰於鏢六師用
殲醜虜山高水清永彰我武賜其泉曰清流庚申次
威虜鎮之水軍士還食賜以煮水 上尚膳曰已暮
令視軍士食乃膳是月也 皇太子免陝西被災逃
亡民徭後一年停徵其逋負五月丁卯次贛州河陽
名飲馬河遠勇士三百導護衛不隸於諸將甲戌次

環翠阜獲虜謀言本雅失里將西奔元利己至元古
見札之地 上令諸將急度飲馬河分追之乙亥留
清遠侯王英廣恩伯劉才統領守營兵馬於飲馬河
上築殺胡城 上率精騎循河西北行以二十日糧
往丙子發開喜岡勅諸將避山取便道四疲士丁及
次平虜塞回鞭羶百戶為鄉導戊寅車駕至元古見
札唐已遁駐兵河上賜名清慶河營道夜追己卯及
虜幹難河 上盤山先布陣逆擊破之本雅失里以
七騎遁去俘獲男女輜重孳畜仍命遊擊將軍劉江

識木錄

十四

驃騎將軍梁福等追之 上駐蹕滅胡山釋俘遺之
人予口糧羊馬皆賂拜辛巳駐五原峰命都督薛祿
祭幹難河山川賜名玄冥河而戌次飲馬河次師廣
寅至塔龍山以所獲牛羊及屯祿寺上供均給士是
月也交趾總兵官沐晟進勦賊首陳季擴進斬首
三千餘級六月癸巳車駕次飛雲營倍道行甲辰偵
阿魯台聚眾山谷中命嚴陣 上率數十騎乘高視
地勢麾軍度山結陣行虜出沒迎且却少頃阿魯台
遣人請降 上已預勅出諭之既阿魯台為下所阻

未決再達其甥末 上賜甥酒復使與偕其丁欲降
者半欲戰者半 上命將嚴而待虜遂回不發 上
以數百騎挑之虜迎戰右哨與敵阿魯台率數十騎
當中堅 上率精騎衝破之阿魯台墮馬策而逃迨
奔十餘里虜皆散遂營于靜虜鎮丙午 上率精
騎窮追命都督吳中金玉等領馬步殿至長秀川虜
棄輜重牛馬雜畜獨望中等收雜畜焚其輜重丁未
上追及虜四曲精斬其名王以下百數十人戊申追
至廣漢城 上遂雪山谷間獲大敗之己酉發廣漢

識大錄

十五

上命諸軍度河而伏以輜重先 上按精兵最後虜
競趨輜重伏出虜亟走 上兵至虜莫知所向反奔
河皆臨陣生擒數十人餘盡死虜遂絕庚戌次寧武
鎮餘虜多棄降辛亥次紫谷諸將皆會賀捷壬子次
玉潤山上見病卒憫之命中官視病者悉給藥
乙卯次清華原令解病卒辛酉次長樂鎮令都督劉
江英國公助之就道瘞遺骸癸亥次金沙苑命恤士
病餘收病卒一人賞銀五七月丁卯次開平宴勞將
士分所獲給軍 上曰朕在塞外久素食非乏肉也

念士不能甘耳侍臣曰此見 陛下服御供具擬於
將帥 上曰朕往時在軍皆然此行尤念士改開平
李陵驛為威虜驛壬申次盤谷鎮勒寧憂惕禦都指
揮王倣曰朕聞爾能特命鎮守之癸酉次獨石止驛
臣遠迎駕甲戌次龍門 皇太子使使進袍服請
上更 上曰將士衣久寒入關賜之朕乃更壬午至
北京癸未宴從征居守之臣甲午大賞功是月也皇
太子令州縣戶不及五里州一軍縣二年各貢生員
一人禁桑男子不肖者平陽縣風潮漂沒登州府河

識大錄

十六

屬諸縣疫女度徽州鎮江鳳陽諸郡縣饑 皇太子
皆命安撫賑恤之八月封安遠伯柳升為安遠侯賜
扈從北征大職官欽帶特命翰林學士胡廣侍講楊
榮金幼孜同尚書之賜服鞶帶諸所饑九月奉天壽
山十月 上將南還丁酉發北京以務本訓賜 皇
太孫其書言曰野農桑之勤勞樂 高皇帝創業艱
難次及後古人君聖賢皆能可鑒戒者以致飭勵之
意是月也 皇太子賁江西饑十一月車駕至京師
十二月周王楠楚王楨東朝左都御史陳瑛劾奏隆

平侯信強占丹陽縣之練湖及江陰縣曰上曰昔
中山王有沙洲一區水利所統其家僮擬以居農中
山王聞而歸地於官信何敢爾命三法司雜治之諭
吏部尚書塞義毋以刀筆吏為御史著為令交趾賊
首陳季擴上表請降許之以為交趾布政使
九年正月陳季擴外降內叛復命張輔佩征虜將軍
印充總兵往會沐晟勦捕之發諸省兵二萬四千隨
征二月丁未月食下詔赦交趾罪人停其徵採三月
三法司奏錄曰上曰論刑之際當詳君子小人君

識大錄

十七

子有過如是足誤亦偶然小人有罪如饒口惡而無
厭刑部奏民有盜勸善書者當懲戒上曰盜勸善
書然此即命主之溫州民言歲輸白碧山嶺為難乞
附載之海船上問工部臣若何用對曰染色布
上曰染色布而帶民於遠罷之命自今製布亦染四
月刑部都察院請遣官各省決曰上曰京獄有冤
得繫登聞鼓在外難矣其再使審覆聞名諸王來朝
長幼次至六月內官鄭和使西洋諸番錫蘭小國王
不禮將劫之和降王以歸官軍從入海者皆引見命

禮部與雲鈔撫恤揚州府諸縣之被水災者服龍游
縣饑開會通河成七月浚黃河故道成陝西疫遺戶
部侍郎王彰祭西嶽及關內山川上謂兵部尚書
方賓曰物性遂則生蕃往時北京軍士養馬散牧郊
甸是以驟北羣近聞置柵造枋繫維之常有蹄齧死
者飼秣失宜死者病不治死者朕以此訓諭司牧皆
不遵用爾兵部中飭之以湖州諸縣淫雨沒稼免今
年四祖張輔沐晟敗交趾賊黨阮師於月常江滿刺
加國王拜里迷孫刺率其妻子及倍臣五百餘人入

識大錄

十八

朝宴勞之厚甚賜遂御朝受賜蘭小國王之俘虜臣
諫來述人討不反詩以進八月癸卯月食諭三法司
曰明刑慎罰朕雖面訓屬吏苟且因循自今非謀反
大逆當即死者其疏情犯朕詳覽之必五覆奏命也
四軍以公事訪農者勿微朕著為令肅王拱來朝十
月遣王拱來朝勅戶部誦從北京及先軍也種之人
免稅而從者五年勿事免徒流而從者三年勿事免
軍也四者一年後徵其租乞軍也種者二年後徵其
租重修高皇帝定錄潘王模谷王德慶王拱來朝丁

甲令 皇太子嫡長子為 皇太孫冠于華蓋殿平
一月免陝西通判清獄遺御史巡視清難時挫師
處死未盡瘞者罪所在官司十二月乙未大雨雪
上召禮部尚書呂震曰寒甚皆請難時亦當此景將
士裂膚墜指朕尚念馬故從征者其各賜之鈔以水
災免順天府等州縣稅糧勅三法司曰每歲寒暑朕
必命恤因此聞死獄者往：嚴不奏夫殺一微物尚
有陰禍人命至重可急肆乎自今不謹則朕不貸
上諭工部臣曰京城軍士有出征者有守衛者妻子

識木錄

十九

在營雨雪連日必有寒凍抽分所積薪不少戶給百
斤出征者三之成都知府賈瑜饒州知州李益九載
考滿吏部言瑜益皆得民 上擢瑜福建泰政益山
西參政命禮部各賜鈔百貫客勞之朕恒念得賢守
自今守九載有治績者陞賞一視益與瑜十二月初
五府六部臣曰朕任賢求言奉：生民遠聞軍民利
病給繹於道於今十年用獎未蘇未臻治効非長之
者未得人牧皆儒閣輩者不達政体貪黷苛刻者不
恤人甯欲司理之官不明其情中貨賄顛倒抑民歟

耳目之官或拘於欲得實跡因循緘默不糾不言歟
今有可以革斯弊道及軍民有所未便者除折以聞
助朕拳切諭右副都御史李慶曰養民先守令賢否
在按察司按察賢否在都御史卿等不能舉職即按
察司職亦廢何論守令其察非肅明正氣之士皆黷
罷之諭兵部臣曰武臣子孫世襲老弱殘疾者優給
之旗較有功者優給又子孫以此高皇帝舊制爾等
毋以四方無事恩不至焉
十年正月刑部都察院六科劾奏天下州縣朝覲官

識木錄

二十

有勅令不完者請付治 上命條上宅者幾何人益
千五百餘人完者僅八十人 上嘉八十人勅賜鈔
使復職餘亦宥而勉之復問鴻臚寺及六科此日令
朝覲官言民瘼言者幾何對曰百五十 上曰今盡
今日言緘然者罪既命六部議行曰不當亦勿問元
宵節賜羣臣宴聽臣民觀鰲山午門外三日命造作
雜務勿違正官俾專理民服隴州饑山西諸縣饑有
司不以聞械治之魯王肇輝來朝以奸民好訟錄無
恒產而北京多閒田命犯者挈妻子耕種於北方二

月赦武職犯罪者以揚士奇金幼孜為考官會試天下士命精擇毋遺百人曰取散木百不若得良材一伊王模未朝違王抗有罪削其護衛四月上諭兵部臣曰朕中戒馬政有年矣蓄息未報其飭屬太僕及諸都司衛官管馬官歲終以孽牧來聞考勦怠馬勅三法司曰養者好惡齊黃等謀危社稷皆已伏誅復焚無去穢紀其滋漫自今凡奸惡違犯已擒在官皆下宵餘皆赦之朕河南山西飭六月勦戶部臣曰朕歲遣人行即縣欲周知其豐歉河南飭有司不以

載大錄

開其連帳之凡即縣及朝廷所遣官日擊民報不言者追下獄七月以水免蘇州府諸即稅報違在閹韃官教民牧馬騎永樂通寶錢八月令皇太孫義謀武事命兵部遣北方代開子弟年十七至二十率勇有材藝者給廩送京師充隨從名曰幼軍勦北京提督養馬官考驗軍士養馬孽生及教者人賞鈔五錠牧養失時罪不貸勦違將於閩外險要之處築石垣深濠墾以防虜山東河南諸縣皆代諸開謝朕上諭戶部曰朕飢上貢也遠來謝止優來其再止之並給

路費還皇親徐赫匪此民法司請治之上召諭曰跡遠小人尚相戒守法尔乃抑恩昔中山王不致分毫越度非尔祖耶治如律以國子監學錄王諒侍皇太孫說書曰朕聞其孝九月上開大孝山王近有亡疫者為文遣徐命僧資薦三晝夜有司歸其骨復其家二年十月都察院大理寺出輕繫輪作贖罪罪者病順天府醫療之中子甘露降方山儼于武商山之陽羣臣表賀應制撰詩丁卯命皇太孫演武于方山十一月開州民父子三人自言願効力天

載大錄

山 上曰有為子曰無止受國恩領効于報 上曰尔意誠美尔能專教務本不犯刑辟端而化若于卿即所以報見卿若少亦諭以朕言遣太監鄭和齎勅往賜而南海上諸夷君長所鎮撫陳恭上言人主侍衛宜嚴戒習異類非我腹心不當真左右唐玄宋微可為明鑒 上示厚臣曰恭言甚是顧唐玄宋微自有收道主生用夷人召撫有薄海內外亦安得示人不廣夫金日磾忠於漢武史即社尔効於唐宗胡元疎外漢人南人柄用蒙古難阻然亦不免於亡亂十

載大錄

二三

二月卽州淫雨傷稼命御史傳賑之
 十一年正月辛巳朔日有食之上曰朕幸治理上
 累三光衆陽之宗薄食乞旦尔厚且尚勉輔朕朝賀
 宴會其悉罷免上謂通政司曰朕令未朝有司言
 民利病率云田穀豐熟比聞山西民乃食樹皮草根
 自今悲記之境內災傷已不自言他人言者必罪天
 壽山陵成名曰長陵二月設貴州等處承宣布政司
 置烏思藏命北京民分養孳土馬上巡狩北京命
 皇太子監國皇太孫從乙丑車駕發京師丙寅葬
 仁孝皇后于長陵四月車駕至北京上謂行在兵
 部尚書呂震曰有司妄言時和歲豐者業如罪有切
 民情知治理者宜旌賞之勅三法司慎刑行在刑部
 奏決固有律輕情重者請重處之上曰民弗信其
 如律帳山東飢五月詣城等縣蝗命有司捕獲之諭
 曰蝗苗蟲也尔不能除則亦民蠹端予節幸東苑觀
 擊毬射柳聽文武厚臣四夷朝使及在京耆老聚觀
 是日也分擊毬官兩朋射馬都尉家獨在率賜侯
 陳憑領台白皇太孫而下詣王大臣以次擊毬

載大錄

二四

皇太孫射柳三中上大喜既畢使屬對稱善賜名
 馬錦綺紗縠及番國布諸王以下擊射中皆賜夏
 布絨幣有差遂命儒臣賦詩賜羣臣宴及秋設甘肅
 祭馬司定營建長陵功賞進封武義伯王通為成山
 侯賜廣見青兗羣臣獻詩禮部請賀不許六月上
 召行在戶部臣曰人從徐州來言水災民有鬻男子
 者人至父子相棄窮極矣即驛賑之所鬻為贖還藥
 亭縣水傷稼免其租壬戌月食水鹿縣野蟲蝻七月
 漕糧太師阿魯台來謁封為和寧王中勅交趾布政
 司府州縣官善綏新附之民申明恤刑之令九月命
 色從軍士於北京城外旁近人種麥二十畝休屯田
 考較毋倚閑暇而曠沃上府軍指揮張和自南京來
 奏事辭歸上頗閑和爭倚皇太子妃兄居卿驕
 橫召諭曰聞平王永平侯德慶侯家恃外戚生事皆
 取滅亡汝當為繼因賜鈔六十錠曰若尔家守法何
 翅萬之上謂戶部臣曰山東蝗有司不問朝廷知
 而違捕滋蔓矣各即縣每歲春至驚蟄時其即視之
 初發捕使絕布政按察二司失提督者與州縣同罪

十月遣副都御史李慶齋監告於南京命 皇太子
錄因出較罪命諸將整飭士馬十一月以山東新進
丹蘇繭織帛染栢黃梨食薦太廟九判馬吟木既封
復反謀寇邊 上將親征馬令諸將巡邊練士馬

識大錄

二五

識大錄卷之十

右宣達史臣劉 振伏述

帝典

成祖文皇帝三

十二年正月修孔子廟元宵節 上觀燈千門賜羣
臣及耆老宴羣臣進詩命翰林第高下賜鈔有差并
賜耆老鈔弟二月龍州凱賊之按問長吏之下言者
上退坐右順門裏衣袖垢散納後出侍臣有贊聖德

識大錄

一

者 上嘆曰朕臣十易衣未嘗無之但念自惜福惜
皇妣躬緝故衣 皇考見而喜曰勤儉如此可垂法
子孫朕常不敢忘三月揚州水賑之張輔使都指揮
師祐尋父趾賊首陳季擴於老樵獲之 上親征兀
判庚寅車駕發北京 皇太孫從行晚次清河諭耆
老之送駕者婦督子弟務生戊戌駐驛宣南 上從
容教 太孫太孫所對皆合 上意上喜與子終寧
遠鎮行間有受免命 皇太孫射之應弦而斃賜皇
太孫名馬辛丑至萬全命所城伯趙英建平伯高福

尚書吳中郭資都御史李虞通政司馬麟督餉曰後
民隨軍苦矣朝夕慰勞無毒以刑是月也直隸河南
山陝湖廣諸縣飢疫皇太子命賑視之四月中辰
朔駐蹕興和人院庚戌勅大營及五軍諸將曰軍法
嚴則士一賞功明則士服今朝發一令夕不下聞此
不嚴也將士効力名不上達此不明也其令傳令及
紀功官丁卯發清水源上以山川險易及將士之
勤勞示皇太孫馬上且曰汝知吾所以為此者乎
對曰陛下豈圖其土地利其貨畜亦豈不自為樂

識大錄

虜禽獸也恩之不戴服而遽叛陛下因教大備雖
之永驅於絕荒全一跡不近塞為子孫臣民世福遂
下馬叩頭上嘉款良久代衣駐屯雲唐多降者已
已駐蹕玄石坡中令將士愛惜戰馬兵行毋擾鄉隊
伍于未駐蹕清風整命藥病者上月登舟朔駐蹕楊
林茂上教皇太孫以創業守成之道曰天下之
事不可不周知人之艱難不可不涉歷已亥駐蹕禽
胡山上念潛邸時嘗禽虜不危於此遣祭其山川
之神辛卯駐蹕連見溫都兒之地有海子水清洌賜

名蒙山海走月也皇太子遣人撫綏高密安丘諸
城三縣之流移者六月壬寅朔駐蹕清流港前鋒都
督劉江等哨見虜跡東行下令五軍將士臨陣齊奮
可誅惟首虜母奪財物毋掠婦女毋虐老稚毋殺降
附違者斬甲辰駐蹕雙泉海劉江等遇虜康哈里孩
與戰斬其數十人上度虜且至嚴哨瞭已獲虜謀
言虜兵雖此可百餘里兩午車駕發雙泉海次三峽
上率師兼程進命皇太孫於寶森同行專以鈇騎
五百護衛戊申駐蹕忽蘭忽失溫是日馬哈木太平

識大錄

把克字羅率眾逆我師見陣整頓兵山巔上駐高
阜望冠分為三令鈇騎挑之虜奮來戰上麾安達
侯仰升發神機銃砲斃虜數百餘人親率鈇騎擊却
之武安侯鄭亨追擊虜中流矢寧陽侯陳懋成山侯
王通等攻虜右虜堅都督朱崇指揮呂興等前薄之
連發神機銃砲虜死無數豐城侯李彬都督譚清馬
聚攻虜左虜盡死關聚被創都指揮滿都力戰死
上遙見率鈇騎馳擊大敗之殺其王子十餘人斬首
數千級乘勝追奔度兩高山虜勒餘眾復戰又敗之

追至土利河生擒數十人馬哈木太平等脫逃會日
暮皇太孫遣騎兵四頭知虜已敗走 上還帳
皇太孫入見語虜敗形叩首稱賀 上曰虜去未遠
尚且窮追 皇太孫曰以陛下之威虜破胆矣請
班師 上曰善已酒賜名忽蘭忽失溫地曰教胡鎮
庚戌班師虜有棄高而覘者 上覩兵薄之皆潰散
車駕發殺胡鎮駐蹕回流司遣使以擊敗馬哈木等
諭和寧王阿魯台戊午駐蹕三峯山之西南和寧王
遣所部來朝命宦官往勞之庫中駐蹕飲馬西岸和

識大錄

寧王復遣所部來言疾不能自詣 上賜之米百石
驢百匹羊百牽別賜其部屬丙申駐蹕飲馬泉和寧
王遣人謝慰諭之乙巳次基山峪敕 皇太子以班
師告天地宗廟社稷頒詔天下七月丙子駐蹕翁胡
山勒山陝遠東臨邊諸城增烽火謹備禁已丑駐蹕
紅橋禁蹂躪取水取人畜產者與寅駐蹕興和命偃軍
二十日豐城侯彬成山侯通領之命與安伯徐亨等
率軍扈從已亥駐蹕沙河 皇太子遣兵部尚書金
忠進迎登表 上怒其緩且奏對失辭以春坊大學

士黃淮論德揚士奇及司經局正字金問等輔導不
職並徵是月也 皇太子賑河南湖廣浙江諸縣飢
八月辛丑朔車駕至京羣臣皆賀庚戌大賜宴張輔
執逆賊首陳李擴阮師至京師伏誅尼八剌國沙的
新葛達人入貢封為尼八剌國王賞從征將士九月
降晉王濟熾為庶人進封平陽王濟熾為晉王榜葛
剌國王遣使獻麒麟羣臣獻詩禮部請賀不許孟縣
獻嘉禾 上聞弗提斤六城之地肥饒命指揮塔夫
往治弗提衛城池令軍民若止畋獵孽牧從其便商

識大錄

賈欲居者聽之伊王璘薨閏九月黃淮徵至下獄揚
士奇金問亦至命法司鞠治賓士奇台問東宮事士
奇叩頭言 殿下孝敬誠至凡所措運皆臣等罪
上悅而罷行在諸臣奏士奇不宜獨宥下錦衣繫之
未幾特出還職遂徵司經局洗馬楊溥尚善相繼下
獄崇明縣水給米鈔賑之先是戊二歲十一月鄧王
棟薨諭行在翰林院學士胡廣侍講楊榮金幼孜曰
五經四書傳註雖定羣儒異同之說尚王可發明其
會通採附為大全書周程張朱所著如太極通書西

銘正策諸篇亦彙聚次之為性理書用命來朝臣又
四方文學之士開館東華門外纂修而廣等總其事
光祿寺給朝夕誨中賓月食蘇松嘉湖杭五府水有
司請半徵上盡蠲焉

十三年正月勅諭天下米朝有司曰朕夙夜圖治惟
任賢能苟能盡職俾康兆庶天下未有不太平者也
大為官者以忠勤盡謹為本以公正仁恕為先忠則
不欺勤則不怠廉則不貪謹則不肆公則不私正則
不偏仁則不暴恕則不害世謂民愚而心實神毋謂

識大錄

朝廷可欺也而上天鑒之不遺朕言罪不赦欽此既
後傍而申戒之午門之外瓦剌順寧王馬哈木賢義
王太平安樂王把克字羅達使謝罪請朝貢如初訐
之士子午門外燈山火有死者命禮部給其家勅
皇太子曰上元張燈意同民樂火及于天戒朕也
方茲祇懼爾亦敬之停止中外進送違監察御史吳
文等分行天下詢察吏治得失及民間困苦以聞郡
縣官有貪刻不律者執之聞葺老病慈送京師以春
和布寬恤之令設保定州戶部言漕運漸多請發民

治倉上曰東作墻與其出使流以下定等輪作命

武職大臣出鎮諭之曰爾等舊人寄兩腹心夫財民
心也不傷其財斯下失其心往勉之二月遣指揮給
事十二人分往山東而大同陝西甘肅遼東督視軍
士操練屯種交趾總兵官張輔沐晟還師京師立北
京馬神祠定平安南功賞釋工作囚徒四千九百餘
人輸作贖罪既而多亡有司請捕之上曰必其空
乏遂命見役者供運家期秋後赴工令下有不願去
者七百餘人上併盡釋之四月命張輔鎮交趾

識大錄

上既還如軍隨侍皇太孫至是設府軍前衛親軍
指揮使置官屬焉以水賧北京諸卿五月丁酉朔日
有食之士子月食開清江浦河道七月太監鄭和等
奉使西洋諸番還命武職官犯輕罪繫獄者有疾許
出醫藥著為令戊寅壽星見賑山東河南順天等府
飢九月占城貢獅子羣臣請賀上曰元順帝時兩
都桑果葉皆五色黃龍文嘉禾有一莖至八穗者五
色雲當見朕與卿等祇敬無怠而已五經四書大全
及性理大全書成上親序之十月令御縣北遷發

種田者能用心養馬悉除其罪法司奏冒吏官旅者
上怒命戮之刑科覆奏上曰朕過矣其如律中官
李達吏部員外郎陳誠等使西域還十一月麻林諸
國進麒麟大馬諸物上御奉天門受之羣臣稽首
稱頌上曰此皆皇考威德卿等輔相功維今益
勉之蘇林荅刺古里柯技麻林諸番使將塔命行在
禮部臣豫遠官於福建侯其至宴錢之無簡勅周肅
泰晉諸王追護衛步騎五千以明春赴真定操練勒
而北達及中原江北諸都司武衛邊所屬步騎兵以

識大錄

明春赴真定德州二處操練候比試於京師如洪武
中故事賑潮州諸縣

十四年正月賑北京河南山東飢荒其運糧停官買
下急之務以水免河南諸府去年租稅二月改趙王
高燧封國子彰德令漢王高賢居青州四月禮部郎
中周訥請封禪尚書呂震亦以請上曰聖經無文
焉管子不足道也卿乃不及魏徵五月置交趾郡縣
凡府十二州十九縣六十一六月德州土官率生黎
峒貢米朝上謂行在禮部曰黎人遠不沾化而貢

獻頻繁自今三年一朝若為令哈烈撒馬兒罕失刺
思德都淮等處朝貢使臣辭還賜鈔幣命禮部遇所
通州縣宴餞之仍遣中官魯安郎中陳誠齎勅偕行
賜哈烈王沙哈魯及撒馬兒罕等頭目賀不許九月
戊申車駕還南京十月中戊戌月食癸未車駕至十一
月周王捕束朝上欲還都北京下羣臣議羣臣合
疏伏惟北京聖人龍興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東
連山海南俯中原足以控四夷制天下土厚水甘民
淳俗朴誠天府之國帝王之都而皇帝分封

識大錄

下若有待矣陛下即位之初陞為北京文武羣臣
合請營建已下所司採木川廣羣縣雲集良材神呈
比來聖駕巡狩萬國來同民物阜成積祥麟輟天意
人以昭然可知然陛下重民而好徐竊今謂運已
通儲蓄充溢將作之辰天賞故之伏惟早賜聖斷
上曰善楚王捕束朝修曲阜完國復聖公廟復命修
從祀諸賢之廟壞者古里瓜哇滿刺占城錫蘭山水
首都東溜山喃渤利不刺陸柯丹蘇門答刺麻林刺
撒忽魯漢斯柯技南亞里沙里灣泥彭亨諸國及舊

港宣慰使臣來朝既辭還賜文綺幣衣達中官鄭和等齎勅及錦綺紗羅絲絹等物皆往賜諸國王仍賜柯枝國王印誥并封其國中山為鎮國山親製碑文賜之先是上諭皇太子令翰林儒臣黃淮楊士奇張方名臣對召之詞彙錄以便觀覽至是書成賜名歷代名臣奏議遂以頒賜

十五年正月遣王直詣王煥率王權蜀王椿安王棣晉王濟熾來朝上集神僧傳成御製序二月谷王穗以逆謀削為庶人命豐城侯李彬鎮交趾南王拱

識大錄

十一

廣王榑魯王瑩輝來朝命奉寧侯瑄掌北京繕工事安遠侯升成山侯通副之遂詔日興事三月以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頒六部兩京國子監及天下郡縣學命天下有司雜化死罪及徒流以下悉蠲還家營資斧俟作北京自贖漢王高煦有罪者之樂安州車駕巡狩北京士子發京師已已次郭城勅軍士所過毋壞民家有踐傷者除其近稅五月丙戌朔車駕至北京命行在左副都御史李應鼎督營造命行在工部造安樂營以居病臣太醫院分療之御史錦衣巡

視亡殯者婦其膏七月賜皇太子務本之訓戊寅壽星見彙臣請賀下詔九月修孔子廟成上製文刻碑馬戊辰月食既命在工所疾未痊者護送還家有司善撫之十一月金水河太液池水冰結為樓閣龍鳳花草象賜羣臣臨觀行在禮部尚書呂震請率百官表賀拒不受朕曰比歲以來卿等遇祥輒賀朕之涼德夙夜不敢康命中外諸司愛卿軍民勸課農桑作興學校平均賦役敬紀慎刑旌表孝順節義民課家孤獨心存卹之薦舉材德遺逸之士嚴固邊陲

識大錄

十一

倉庫出納無有侵欺一遵高皇帝成憲官吏貪暴曠職者監察御史按察司具實糾治之命兵部尚書趙弘巡警塞北屯戍軍民一切利病邊務不修者以實聞是月陝西進玉兔犀臣表賀十六年正月以玄扈圖並表頒賜皇太子諭之曰羣臣頌朕心悅之夫好直則德廣好諛則過增爾持有寄下可不審理於言故示爾知交趾賊黎利及三月乙丑月食勅天下文武官員轉食為庶革暴為寬勵怠為勤去私持公安養軍民使皆受福勅成山

侯通行視陝西潼關等處曰 高皇帝敕命公侯重
臣修理軍政今西北邊尤急勉盡厥心六月纂修天
下郡縣志書七月交趾布政使莫勤交州知府林希
望等言交趾南荒慕化有年 皇上建設郡縣保同
內向今者營建北京謹以家丁五百人獻諸闕下少
効子米召賜錫而遣之曰條悉遠誠殊不勞爾降
勅切責陝西布政使察二司口比開所屬郡縣歲累
下登致民流莩人下以聞其答安在連賑之贊善梁
楷以輔渠有闕速有獄八月元八刺國王沙的訶寫

識大錄

遣人入貢使中官劉城與使者偕行賜麥之兩經
軍東靈藏必力士瓦烏思藏野藍可破卜納等處頭
目皆有賜丙戌壽星見九月壬戌月食十月論陝西
三司曰西人若早征復又繫朕甚憫焉自今出使外
夷一切供應非有朝命毋得擅取違者罪重之十一
月以浙江潮海郡縣風潮衝激堤岸墊溺民居歲治
無成 上親辭戒遣保定侯孟英以太牢祭東海既
祭水忠弼成端頌于聖誠十二月武當山宮觀成賜
名太嶽太和山親製文祝之諭法司曰唐太宗忠官

吏貪濁犯職必寔法吏尚清謹民免括起貞觀所以
為盛朕屢勅中外諸司不許妄殺一大擅斂一財而
官吏恣肆自若雖今論如法以陝西早命成山侯通
借戶部官馳賑之諭曰民之飢餓譬抹水大連性毋
緩一切不急悉停止之民間事不便者具以聞
十七年三月為善陰陽書成命禮部準大誥例抽日
以試士八月勅 皇太孫曰爾年既長尚勤學問自
古帝王未有不讀書明理而能察治平均者交趾人
安府土官知府潘僚及勅豐城侯李彬討之九月封

識大錄

劉江廣率伯兩辰卿雲見羣臣稱賀下詔勅曰帝舜
之世有百工八伯之歌四時未終萬姓大誠朕正當
與卿等憂勤惕厲以恭上恭十一月丁巳甘露降孝
陵松柏三日十二月勅武臣曰自古國家盛衰強弱
未有下係武備之張弛有宋之時 太祖太宗削除
暴亂將勇兵強後嗣不修醜虐僭竊馴致分裂宗社
丘墟元有天下世祖戎部整肅甲兵強盛遂以胡主
革厥後嗣主荒法軍政死焉覆亡竟至我 高皇帝
受命于天下于時將帥效忠士卒奮勇天下之士除

受其賜朕嗣位以來屢勅爾等整齊隊伍操練士卒
犀利器械爾等惟圖貨賄苟且榮塞今則與爾言爾
化他罪論勳論威猶或可恕若如爾與罪死無赦今
自今在外繫囚當免者悉送京師會官審錄三處奉
乃決答大卿雲見勅 皇太孫曰比聞出郊遊獵一
軍害民即懲以法朕聞甚喜善積而久乃播天下下
今而行之不言而信矣肅王懷慶命工部侍郎劉仲廉
許廣度實戶口田賦於交趾乃察舉軍民利病以聞
十八年正月上元節 上觀燈午門賜羣臣宴賜御

歲大錄

十四

製詩羣臣屬和以進閏正月乙酉月食五月交趾右
叅政侯保率民禦賊死之左叅政馮貴亦以討賊戰
死六月孝順事實書成以陳誠為叅政命同中書郭
敬等使哈烈諸國七月辛巳月食八月丁酉朔日有
食之己酉壽星見兩位羣臣請賀勅曰 上天垂象
以親有德朕惟恐弗堪九月以北宮殿將成明歲將
朝政于新殿遂遣行在戶部尚書夏原吉齋勅召
皇太子命行在禮部明年正月初以北京為京師去
行在今取南京各印信給京師諸衙門南京衙門別

鑄皆加南京二字諸城縣進龍馬十月右麻刺即國
王幹刺義亦敦奔率妻子羣臣來朝禮之如蘇祿國
王癸亥甘露降孝陵松栢十一月北京宮殿成詔曰
朕 皇考高皇帝建都江左肇造邦基肆朕繼承惟
懷永圖眷惟北京實為都會惟天意之所屬亦卜茲
之攸同乃做古制拘輿情立兩京置郊社宗廟創建
宮室上以紹先志下以詒子孫營建以來天下人民
樂於趨事天人協贊景光駢臻今工告成遂以明年
正朔御奉天殿朝百官治萬民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歲大錄

十五

召 皇太孫于南京交趾占城諸國來貢白鳥瑞象
羣臣應制撰詩增雲南交趾貴州三清吏司于戶刑
二部雲南交趾貴州三道于都察院賑山東諸府州
縣飢十二月封郭義安陽侯薛祿陽武侯金玉惠安
伯薛斌永順伯 皇太子父 太孫至先是 皇太
子過鄒縣見民男女老弱持萱拾草實駐問之知以
為食惻然下馬入民舍視民男女皆衣百結竊金傾
不泊歎曰民隱如此乎予之鈔問所苦報食賜之山
東布政使司石執中來迎 太子責馬執中言已奏

停入年稅 太子曰民飢且死尚又稅耶勅口數達
賑之近地三日達五日執申請人給三斗 皇太子
曰與之六吾言 上世俱獲發至是上言 上嘉歎
久之

十九年正月甲子朔 上詣太廟奉安五廟神主命
皇太子奉安吳天上帝后上皇地祇神主於天地壇
皇太孫奉安太社太稷神主於社稷壇黜周公沐歲
奉安山川諸神主於山川壇祀畢 上御奉天殿受
朝賀大賜宴赦天下和寧王阿魯台遣使來貢使要

載大錄

十六

劫行旅 上戒諭之自是阿魯台下朝乙卯月食既
二月楚王慎慶王攝夾朝四月庚子奉天華蓋護身
三殿災勅曰朕傲古建二京三殿同災朕心惶懼意
者敬天事神礼有怠朕祖法以朕朕務爭朕小人在
位賢士隱迹朕刑獄冤濫朕謀惡交作朕刑罰措寬
及田里朕蠲財妄費用無度朕租稅太重徭役不均
朕軍旅未息征調無方饋餉之歛工作過度民力歛
歛奸人附勢辱吏弄法抑有闕茸不治而致然朕朕
之寡昧究所錄爾文武羣臣宜朕無隱朕圖惟改以

回天意停止中外之不便不急者勅曰上天垂戒監
寐不違礼部以朕初度諸賀甚非所以畏天而徒益
不德焉其止勅吏部尚書塞義等二十六人巡行天
下安撫軍民羣臣應詔言事皆言運都不便主事蕭
儀言尤峻切 上怒命誅之曰吾與大臣密議執月
豈復不便哉科道官因勅奏諸大臣 上御午門樓
使廷辯諸大日呼罵科道官書生也味大計戶部尚
書憂原古奏曰御史給事言官也且應詔陳言臣等
修員不能備贊是臣等罪 上悅兩省之給事中何

載大錄

十七

遣監察御史何忠鄭維栢羅通等應詔言事請上止
巡遊引龍不離洲虎不離穴為喻 上怒詰問之引
易書龍虎風雲對皆論知遼州六月諜者云阿魯台
欲寇遼動若庸等聞嚴備徵諸都司兵京師 上特
巡開平與和馬七月散自官禁阿魯台聞 上特巡
遼東東北徙遼羅諸屯兵八月辛卯朔日有食之河
間縣進白兔以水免徐州稅糧十一月命邊將置邏
將於古北口北神樹之地作深溝高壘以自固 上
復將征虜命戶部尚書遷原吉兵部尚書方賓禮部

尚書呂震刑部尚書吳中等議皆謂年勞師軍馬
儲蓄十喪八九災青庫作內外俱疲重以聖體少安
涉胃風沙殊所未便古不勤兵於遠莫若休養於內
脩禦於外方圖入奏會 上遽召賓、言魏鉤忍不
睦遂召問原吉鉤數對曰睦脩禦而已士以給大軍
上不憚即命原吉料儲鉤于閤平而吳中入對與賓
同達召原吉頌繫之以大理寺丞卿師顏嘗署部併
繫之賓俱自殺 上曰朕未嘗罪賓何遽然既聞賓
平生怨而戮其屍併下中於獄下翰林院侍講李時

藏大錄

十八

勉獄命侍即張本都御史王彰督有司造車發丁壯
親送以恤征虜

二十年正月己未朔日有食之免革臣賀辛未月食
張龍游寧鄉二縣二月命考熙職污官吏違戍之三
月全有司遇饑荒急迫賑而後奏聞阿魯台犯興和
校守將都指揮填 上親征之議遂決命 皇太子
監國戊寅車駕發北京辛巳駐蹕雞鳴山宿閣夜進
禁未駐蹕宣府甲申饗將士四月朔 皇太子凡官
軍以罪繫者悉送軍前立功命太醫院分醫生朝

行營有疾者與善藥已亥初前鋒都督朱榮等勸哨
瞭慎設伏辛丑駐蹕龍門收通虜遺馬二千餘匹榮
卸萬壽節禮部請賀 上曰朕不獲祇拜宗廟兼念
從征士卒之苦何樂於心此行驅虜安邊共効忠勇
所以賀也今以軍餉後塞外者復之一年乙卯駐
蹕雲州閏兵是月也皇太子賑贖州飢五月丁巳朔
令將士軍行不得離隊五十丈收放馬驢亦毋得遠
離營乙丑度偏嶺命將士臘道傍山下曰非好獵也
以作士氣耳丙寅駐蹕隘軍勅問平條崇成安侯亮

藏大錄

十九

曰虜王勿戰固守俟大軍城中民某之遠出也堡無
要害者悉徙入城丁卯大閱諭諸將曰水因地而順
流兵因敵而作勢水無常形兵無常勢兵猶水也戊
辰觀士卒射一卒連中三鵰牛羊各一鈔五錢銀碗
二曰重賞則人勸是日 上製平虜三曲使將士歌
之庚午召諸公侯馳射英國公輔安遠侯升連中應
城伯亨不中罷其領兵隆平信辭獲不至降為辦事
官 上謂諸將勇智兼全為將之道弓馬便捷所向
無敵勇也計算深長智也有勇無智一卒耳辛未發

臨寧次西涼亭、故元佳來巡遊所 上謂侍臣曰
元人創此豈計今日書曰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
九有以亡況一亭耶因禁伐其亭傍樹曰殷鑒也祭
酒次則安命下營時大目若中五軍分駐營外建左
右哨左右腋以起之步卒居內騎卒居外神機營在
神機營在騎卒外外有長十里軍中照收毋得出長
圍勅 皇太子曰朕今去涼師漸遠軍務重務令五
所六部議當行之不必來奏仍勅諸臣協心輔導兩
子次威府鎮賜 皇太子書曰朕付爾宗社親賢保

識大錄

三十

民是為爾孝口腹勞人非朕心也雖今蔬果無遠進
毋以軍中念朕 上在軍率立鼓起或親閱軍卒或
計議軍務夜與侍臣論經史或與諸將論兵法至志
暇食至是論諸將曰軍旅重事朕不敢自逸每一令
出必審思之古人云將國輔也輔周國強輔隙國弱
朕若未嘗爾有深謀長策即而陳焉勒領運公侯令
親運兵民日隨大軍行夜圍營而宿後者數六月庚
寅次長樂鎮、乏水晚有泉躍出及軍壬辰次清平
鎮令曰出應昌地益平曠宜結方陣進神機馬隊整

肅列之祭已次威遠以開平報虜復次萬全 上曰
虜慮大軍搗其巢穴為此牽制必不足慮甲午次陽
和谷虜攻萬全皆遁去丙申次祥雲屯方駐蹕有紫
雲如蓋見營南因賜屯名戊戌次翠王峯虜有降者
令善撫之庚戌次玉河泉以深入勅前鋒都督朱榮
等各領健卒三百卒騎齎二十日糧宵行追伺都督
吳成等踵兵千人後應乙卯次通濟河令軍中護兵
器馬驢行糧毋棄棄七月次環秀岡虜有急令將士
星馳進四出遇騎已未次鼓胡原崇復虜部屬言阿

識大錄

三十一

魯台已棄其馬駝牛羊輜重于瀚海之側與其家
屬直北徙 上曰未信也弛備既果然召崇成還盡
收虜所棄牛羊駝馬焚其輜重逆命旋師夜諭諸將
曰阿魯台遁矣羽翼之者兀良哈逆分步騎二萬為
五道 上親率精騎數萬而要之庚午大敗之屈裂
河追奔三十餘里焚其巢穴斬首虜數十生獲其黨
伯兒伯克等盡收其人口牛羊駝馬焚其輜重兵器
辛未 上復以兵徇屈裂兒河西大獲之甲戌兀良
哈老弱請軍門侍罪戊寅次捷勝原分給所獲牛羊

於將士士午次紫駝國家陽懷恩以騎兵五千授餘
這屈裂河東北深谷中獲其男婦千餘及牛馬數
萬并得所掠遺卒男女百餘人是月也 皇太子免
西直隸山東河南御縣被水田糧若馬草八月已丑
次祥雲屯寧陽侯進收殘虜山澤中王辰次威遠川
蓋寧陽侯情騎千與武安侯鄭亨前行收輜重亨想
夾擊虜又大敗之庶子驍輝武平鎮 皇太子遣高
陽侯李茂芳孔部尚書呂迎駕遣李慶祭開平山川
以班師論 皇太子頒詔于天下中官鄭和等使諸

識大錄

二二

番國還唐氏次雲州禁官軍踐傷田稼 皇太子遣
駙馬都尉沐昕進賀平胡表至九月丁巳度若庸關
次龍虎臺饗隨駕將較北京文武大臣迎駕見壬戌
味爽 上至北京羣臣表賀獄嚴鈔法下行使者坐
大辟家使邊宴隨從將士命禮部分等有功無過者
坐前列食上食功過相等先入闈者坐次列食中食
功過俱無坐下列食下食無功有過者傍立賜鈔各
有差以揭榮金如牧危從之勞特命坐前列食上食
各賜二品金織紵綠衣一襲鈔五千貫封朱榮武進

伯薛貴安順伯十月中諭有司進民復業者積年通
負悉蠲免命內官常倫監察御史宋學印中呂謙等
八十人盤點天下軍民衙門倉糧給考過年出納之
數十一月鄭州獻白兔十二月以永免鳳陽府所屬
州縣糧

二十一年正月二月蜀王椿完五月開封府兩傷稼
遣人按視蠲其祖常山中護衛總旗王瑜上變告護
衛指揮孟賢等糾合羽林前衛指揮彭旭等時擊兵
推趙王為主謀不利於 上及 皇太子 上名

識大錄

三三

皇太子趙王與諸大臣皆至捕賊親鞠而誅之六月
庚戌朔日有食之七月虜中有來降者言阿魯台將
入掠名榆諸將曰朕當待之塞外索其勞擊之遂定
部分料軍實釋李時勉復其官命 皇太子監國壬
寅車駕發京師甲辰次土木隨征將士奉集 上聞
之喜遂賜宴會有遼卒陷虜中者脫歸云今聚敵馬
河北聲言犯大同寧夏勅大同寧夏守將嚴備之勅
夏王橐嚴勅該衛官軍亦如之有古軍士取民田穀
飼馬者立斬以徇戊申次宣府書諭 皇太子凡飲

食及諸不急之物悉勿進八月己酉朔宴勞大營五
軍諸將因大閱中寅車駕發宜甯次沙鎮賜諸將內
殿馬曰古人克敵稱馬習訓之廣中次萬全兵民有
所進獻倍償之勅大營五軍諸將曰朕憂勤將士非
志用武計生民也夫有精兵十萬可橫行天下今以
三十萬衆當此殘廢何志不克乃寅命諸將布陳聚
軍士操習之神機號當鋒馬隊居後曰陣密則固鋒
銳則速命諸將分營沿邊隘口晝夜巡邏乙亥次沙
城召見晉燕人濟煒封其子美圭為平陽王是月也

識大錄

二四

壽星見 皇朝丙寅秋山東御縣被災田九月戊子
次西楊河抵于陰山之麓 皇太子趙王及諸大臣
遣人奉表賀壽星却不受虜偽知院阿失帖木兒古
訥召等率其妻子來降降旨阿魯台今夏為瓦剌順
寧王脫歡所敗其部落潰散無所屬若聞大兵外出
遠走不暇敢從南向 上命授之官諭諸將曰雖然
當謹備分令巡視緣邊修築關隘防守之而洋諸夷
遣使貢凡十六國使者千二百人勅 皇太子宴勞
皇賜命恭順伯吳克忠安順伯薛寶都督吳成子先

出騎士三千領房十月甲寅朔前鋒寧陽侯陳懋進
房至宿遷山口遇捷報上子也先土千率妻子部屬
未歸遣人馳奏稱善視之與偕來甲子駐蹕天城將
士繼東南山 上臨視之內寅從龍獵時風日愷霽
將士健捷 上喜己已寧陽侯以也先土千及其部
酋入見 上大喜召之前與之語叩頭呼萬歲命悉
賜酒饌封也先土千忠勇王賜姓名曰金忠所以宴
賜甚厚遂并諭書 皇太子下詔班師頒中外甲戌
駐蹕萬全 皇太子遣定國公景昌來賀十一月戊

識大錄

二五

寅朔車駕以懷來辛巳入居庸關 上親衣東玉花
龍馬臣民夾使駢闐迎駕歡呼萬歲次龍虎臺大賜
宴甲申至京師陳鹵簿 上親御筆入謁告大地宗
廟社稷出御奉天門朝服臣時詣會賓使咸集閣下
文武羣臣上表賀 上諭以無怠無荒四夷來王之
意遂召忠勇王部下皆授官壬辰月食
二十二年正月阿魯台所部復從邊塞 上遣召公
侯大臣熟計征虜皆贊決 上可之士文武百官以
京氏四夷人等元宵節鈔二月是王慎薨三月作五

軍使忠勇王領壯士為前鋒諭諸將曰阿魯台始以窮蹙來歸朕撫其孱遠天負恩朕再出師擄其巢穴命如絲髮當時若從將士計豈能復生驅而逐之果能改也對狼默心終馬下變朕非騎武必極遠民重建南橋寺賜名大報恩寺為福子高皇帝后四月贈從靖難之戰沒者以親征命皇太子監國已酉發北京已未次長安嶺軍諸將疾午車駕次薩寧忠勇王所却獲虜謀公阿魯台且度塔蘭納木兒河趣漠北以避上曰寇不遠趣將士速進五月乙卯至

識大錄

開平西上遙見士卒沾濕寒有後至者命諸將卿士甲申上幸神一丹告曰上帝好生且台問楊榮金幼孜曰何祥也豈天屬意此寇部屬耶皆對曰陛下除暴安民亦好生也或者火燃崑岡玉石俱焚上帝之意惟陛下詳之上即命草勅使諭其部落曰往者阿魯台窮極歸朕及朕所以待之者爾等所知朕何負此而比年以來寇掠我邊鄙戍劉我蒸誰之過與朕聞者以天人之起并川率師當是之時如徇將士之志爾等復有餘命朕體好生驅之曠遠

獸心不悛荼毒增甚今王師之來罪止阿魯台一人有能順敬天道輸誠來朝朕待以恩禮仍授官職聽擇善地毋懷殺二以遺後悔命安遠侯柳升廕道中遺骸上親祭之諭諸將曰武有七德禁暴除亂是其首也又謂止戈今罪人阿魯台耳曾從之衆有降者宜悉意撫綏非持兵器嚮我師者縱勿殺亦寬以食樂鎮揚榮金幼孜侍上曰漢高祖至相人而心動朕次長樂思同樂也丙申次清平鎮輜重後令諸將分接之丁酉駐蹕清平鎮宴文武大臣舍內侍

識大錄

歌高皇帝御製詞五章上爵之日此先帝垂諭創業守成之難而示淫荒酣酣之戒也朕雖軍旅居臣杯酒敢忘先訓皆稽首謝上亦製詞五章述奉天法祖勤政恤民之意焉己亥次威遠川宴文武大臣亦命內侍歌之畢皆頌上悅悉沾解罷是月也遠王植薨潯縣蝗蝻生知縣王士燕齋橋入蜡以失政自責越三月有烏數百食之殆盡皇太子聞而嘉賜之免揚州廣平順德潮廣河南等府縣累歲被災田六月丙辰次寶屏山諭諸將今深入虜地

蓋謹脩戊午次玉沙泉以恭蘭納木見河迄今諸將
嚴兵已未次龍武崗寧陽侯忠勇王率師前進至恭
蘭木見河不見虜蓋遁矣上遣英國公輔成山
侯通分兵大索仍命寧陽侯及忠勇王前覘之車駕
進駐河上七戊次蒼石岡張輔等分兵索山谷週迴
四百餘里無一跡癸亥次房城寧陽侯還見曰請假
臣一月糧深入必得之上曰朕更思之甲子次翠
雲屯召諸將曰今出塞已久人馬俱勞孽虜所存亡
幾茫：廣漠若海探索朕不窮追遂班師分諸將東

識大錄

二八

而二路以端上東行丙寅次蒼玉澗勅警而殿後
庚寅次清水源刻紀行於高崖是時上不豫戊子
次雙流漂書諭皇太子詔告天下庚寅次榆木川
上大漸道命傳位喪服禮儀一尊高皇帝道制辛
卯上崩大學士楊榮等以六師在外必不發喪舍
飲畢載以龍輦所至御帳朝夕上食如常儀遂馳計
皇太子八月甲辰揚榮等至自行在教遵命於皇
太子皇太子慟哭幾絕強拜受進問故命皇太
孫馳赴開平迎龍輦作梓宮諭告中外已而龍輦次

鳴鵲皇太孫至始發喪辛亥臣民迎哭於庸關士
子及郊皇太子親王及羣臣家服哭迎至大內奉
安仁智殿加斂納梓宮九月壬午上尊諡曰體天弘
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廟號太宗
十二月庚申癸亥長陵壽六十五世宗十七年加上尊
諡曰成祖故天弘道高明聖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
文皇帝

識大錄

二九

帝典

仁宗昭皇帝

仁宗昭皇帝諱高熾成祖嫡長子也以洪武十一

生鳳陽二十八年冊為燕世子端重沈靜嗜學亡厭

時晉秦燕周四世子高帝皆教而試之異日者使

分閱衛士帝選秦後問之對曰寒甚士方食俟其

識大錄

既食而後閱之是以緩高帝喜使閱章奏擇其有

大體可施行者報命高帝益愛之燕王起靖難

帝后守北平堅拒李景隆兵燕王既為皇帝尚以

世子守北平既二年召立為皇太子成祖有三子

長帝次漢王高煦次趙王高燧趙王幼以聰敏愛

而漢王用靖難功幾得立為太子謀奪嫡者數矣寺

人黃儼江保數為趙王短太子於成祖成祖還都

北京五出塞南京事悉付太子施行脫節多疾小

人諛構太子幾危者屢官僚若楊士奇輩者為

太子下獄贊善梁潛司訓周冕至死獄中然太子

益恭慎亦賴士奇塞義夏原吉用異之有白曰殿下

知謀人乎曰吾不知知為子而已太子監國遇水

旱飢荒軍民失所戚為賑恤之暇與宮僚御澤王汝

玉徐善述等講說詩書修詞賦之業日記萬言辭翰

並精車駕崩諭木川遺命太子勸絕強拜受遂命

皇太孫迎梓宮開平民三功進以八月望日丁巳

以副位遣官告天地宗廟社稷皇太子躬告几筵

即皇帝位朝羣臣大赦天下以明年為洪熙元年戊

識大錄

子從前戶部尚書夏原吉官初大行皇帝山間至

之三日首釋原吉於獄慰勞之皆以國事至是復其

官原吉言在獄時喪母未克成服乞賜歸葬且終憂

制上曰卿老成人今國大喪正望相與共濟艱難

安得遽去賜原吉米十石鈔一萬貫胡椒一百斤令

還家屬護母歸喪仍命兵部給賜冊有司治葬事陞

楊榮為太常寺卿金幼孜為戶部右侍郎並仍舊文

淵閣大學士楊士奇為禮部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

士黃淮為通政使燕武英殿大學士榮幼孜士奇准

供掌內制備顧問不預所陞職務洗馬楊溥為翰林院學士正字金問為翰林院修撰士奇謝恩畢聞所薪司職奉於山東河南以供宮中香炭之用至八千餘萬入特奏之時憲義憂京泰事未遑上望見士奇謂憲夏曰新筆蓋來必有說試共聽之士奇言恩詔甫下兩日所薪司傳旨賦來八十萬民何以堪上喜曰吾固知學士必有說吾教日來宮中事業勝於建急遞中答之下服致書即命減其半九月上大行皇帝 仁孝皇后尊諡中軍都督府奉天府府事

戴大錄

三

監生七人今考所治吏事皆勤慎請如例進吏部備次授官 上曰為士宜止習吏事而已吏事末也誠能窮經博古達於修己治人之道於吏事何難比士習日下率逐末以圖進取而昧於大經大法故用之往往屬民而辱國自今監生歷事考稱者仍命選監進學俾由科舉進庶幾士皆可用官得其人於是通政司引奏六科辦事監生二十人以滿日例應選監幸逢維新之治雖仍就六科辦事以圖報効上進二十人者論之曰諸生不志無位但當圖所以無忝于

位者勿使懷倖進之心士有才德使人求而用之上也而求用於人下也諸生宜立志國家教育爾等固特用之無自汙沒其跡進學有成朕不汝遺時六科給中各關諸生前院倖之心上灼知之故有是命丙子召掌文誼布按二司書工部尚書黃福還京兵部尚書陳洽兼掌文誼布按二司事參未禮部尚書呂震奏 太宗皇帝遺命喪服一如 太祖高皇帝徵漢制以日易月今已踰二十七日請上釋喪服馬鈔冠素服黑角帶臨朝上命六部都察院詳議以聞震

戴大錄

四

兵部院共奏宜素服馬鈔冠黑角帶單臣皆從恩服上曰梓宮在殯朕何忍遽易自是臨朝素帶麻衣麻經朝進仍素服然太常少卿周鈞為文誼所稱知府納永崇中為祠祭郎中嘗上疏請封禪不許未幾丁憂至是來朝上曰彼倖之人宜棄遠外不可以玷朝班遂有是命加憲義少傅楊士奇少保楊崇太子少傅金幼孜太子少保賜銀圖書各一其文曰純愍親王仍諭之曰卿等皆國家舊臣祇事先帝二十餘年之事朕於春宮今朕嗣位須卿等協力贊輔凡政事

載大錄

有聞或學良言之而朕未從或卿等之言朕有不從
意用此印密疏以聞盡誠相與庶幾不負祖宗付託
之重義等頃首受命冬十月冊祀張氏為皇后立皇
太孫為皇太子太理寺奏決重囚令三法司會內閣
刑部司科於承天門審錄免違安王賞賚已東王貴
嬪為庶人二人前嘗誣告其父有不軌謀至是論羣
臣曰正風化當自家族始違有是命禮部引歲貢生
奎達翰林院考試上召楊士奇等論曰百姓不得
受福者由守令匪人守令匪人由學校失教歲貢中

有不遵故事不明道理者此道可授官自今嚴考試
之法不在文詞之工拙但取有理致者取之嚴則不
學者不復萌佞倖之望而有勸進之志矣十一月御
到付禮部尚書呂震曰建文中奸臣其正紀已悉受
顯戮家屬初發教坊司韓永衡浣衣局并習匠及功
臣家為奴者悉宥為民給還田土編充軍者亦宥為
民上諭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田土民所恃以食
食者今所在州縣奏除荒田租得非百姓苦於徭役
則率持使欲抑年租衣食不給或加以疫癘而死

載大錄

朕自今一切科徭務須擇節仍令有司凡政令不便
於民者條具以聞彼災之虞早奏賑恤有稽違者守
令廢重罪呂前岐山縣知縣弋謙為大理寺右少卿
謙初為御史巡按江西言事剴切上心識之故有是
命張輔李應等奏請令直隸及近京官軍更番於京
師操防上諭之曰古者務農講武皆有定期故兩下
偏廢今宜無廢屯種令軍農事而後來先農市而違
時廢不妨悞違御史湯濬等十四人分巡天下考察
官吏賜夏原吉純慰糾錄錄圖書論題之上御西

角門閱宗官誥詞順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政曰
卿三人也憲義夏原吉皆先帝舊臣朕方倚以自輔
凡朕所行有未盡善者皆當盡言遂取五人誥詞觀製
宋翰增二語云勿謂深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
或怠曰此朕實心卿等勉之士奇等皆首曰此陛下
聖德臣等其敢不勉上諭戶部尚書夏原吉曰古
者寓兵於農兵食自足無待轉輸漢之屯田猶有古
意先帝立屯種法用心甚重追後所以從後援之既
遠農時遂鮮收穫以致儲蓄不充未免轉運其今天

下衛所凡屯田軍士自今不許擅在坊其農隙違者
處重法十二月書多都布按三司官姓名于奉天門
而序先是上諭憲義李處曰庶官豈不軍民休戚
之可係唐太宗書刺史之名於屏朝夕省覽皇考亦
嘗書中外官姓名於武英殿南廊時一觀之公府卿
之臣朕朝夕接見得詢察其賢否若都布按三司官
朕既不能盡識其人又不悉其姓名雖或聞其賢否
久則易忘亦吏部兵部具各都布按官姓名履歷揭
諸西序朕得時考其行事而黜陟焉蘇海子至西湖

識大錄

湖巡視官西湖受房山之水流經城南由注海子凡
三十餘里官常遣人往來巡視禁民不得取魚而並
緣為奸者其旁近之草及灌田之水民皆不得取至
是上命吏部憲嚴之謂尚書憲義曰古者山澤之
利皆與民共之朕之心凡可推以利民者雖府庫之
儲不吝況山澤而產哉勅如太子少傅謹身殿大
學士楊榮工部尚書陸欽論之
洪熙元年春正月壬申朔上御奉天殿朝羣臣命
禮部鴻臚寺下作樂羣臣止行五拜三叩頭凡先是

禮部尚書呂震請於上曰陛下初登大寶天下文武
之臣及海外諸國皆來朝宜受賀作樂如大朝之儀
不從次日震固請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黃淮
進曰陛下言是上曰山陵甫畢事忌遽即吉朕明日
亦不欲出震曰四方萬國之人遠朝新主皆欲一觀
天顏固聖孝誠至亦宜勉徇下情上顧士奇四人曰
禮過矣對曰誠如聖諭必欲徇情與情亦不宜脩禮
上從之故有是命召楊士奇楊榮金幼孜黃淮諭
曰為君以受直言為賢為臣以能直言為賢下受直

識大錄

言則過益增不能直言則志不盡如昨日朝會從震
所請今悔何及賴卿等同心遂免此悔自今卿等視
朕行有未當但直言之毋以不從為慮各賜鈔一千
貫文幣一襲建弘文閣於思恭門外上諭兵部尚
書李慶等曰馬資於國用甚大然嘗思之當與民同
其利漢文景時問巷有馬千百為羣蓋民生樂業焉
自蕭息先帝嘗聽民間皆有馬然又急於官馬羣息
以故民不暇於其弘唯寬恤之庶幾可望民安物阜
入後民間畜官馬者令二歲納駒一匹著為令勅

禮部太常寺今年正月十五日大祀天地神祇奉皇
祖皇帝配仍著典章垂萬世 賜三公又兵部尚
書天元正用祥異賦 上初得此書以示侍臣曰天
道人市未嘗有二有感必應朕少侍太祖每教以慎
修取天朕未嘗敢怠此書言簡理當左右輔臣亦宜
知之遂令刊布上親製序羅給朝觀官牧馬初與御
尚書李慶以畿內之民困於牧馬乃請令山東山西
河南陝西浙江西湖廣七布政司及南北直隸府
州縣文武衙門每官一員給馬一匹乘坐就令牧馬

識大錄

其禁生准民間例無者追陪都布按三司及衛所兩
州縣各衙門正官給兒馬伍貳首領官給馬俱從
太僕寺及都司提督考較用寬畿內之民 上命與
學臣議既而慶復奏羣臣可議皆合遂下令榜示中
外凡官員至京者令兵部給馬時朝觀官在京已給
者過平大學士楊士奇因奏謂朝廷求賢任官今乃
使養馬而貴謀與民向非貴賢賤畜之意請內批罷
其事不報明日又入對請嚴上曰吾偶忘之當即批
出下集也時陝西按察使陳智上章曰按察司官受

太僕寺提督牧馬是風憲受制於人 上遂御恩書
門諭士奇曰內批豈真忘耶余恐為衆所傷
不欲因卿言而罷耳今有名矣斷出 上章
命士奇擬幾章勅止之已頃馬者依洪武中款給官
員乘馬例下責其生息有虧損者不責其債未領者
悉止勿給後謂士奇曰雖今今有不便惟密與朕言
李慶輩不識大體不足論也 勅平江伯陳瑄洪武
中有今許運糧官船內附載已物以資私用今後准
此令官府無得阻當據解補期為中書今人積期前

識大錄

翰林學士縉之從子縉生事下獄籍其家產徙遂至
是召還以頑期嘗工書改擢用之 遣布政使周幹
按察使胡聚恭政業春巡行惠天鎮常蘇松嘉湖杭
八府察民利病二月大理少卿代謹教言事呂震劉
觀謂其賣直沽召令御史劾謹誣罔 上雖不聽而
心猶不懌今代謹但坐司治事並不請朝恭 禮前
光祿署丞權謹為文華殿大學士謹居家事母孝有
司上其行如召至京 上曰能孝者必忠忠孝之人
可任勅遵遂超陞是職 上諭札書呂震曰往年劉

載大錄

僕從征交趾臨賊不屈而死凡官不言朕思婦人盡
節於失尚有旌典况大臣指軀為國可無覽恤其贈
傳為太子少傅謚節愍復謂震曰忠臣之心皆欲
立功報國不能成功則惟守義若身為大臣惟阿順
取容為保祿因位之計國亦何賴 上以災異屢見
而違言者鮮勅諭文武群臣曰聞國大理少卿弋譴
所言過於矯激朕一時不擇羣臣迎合朕意交章奏
其責宜請置諸法朕但免譴朝參自是以來言者遂
小朕於難一時不能含容方負愧咎亦亦各思

以君子之道自勉勿以盡言為成廢我君臣相與之
義今弋譴朝參如故 命礼部以張玉朱能王真姚
廣孝配享文皇帝廟庭 上諭刑部尚書金純等曰
自官以求用者惟圖一身富貴而絕其祖宗父母古
人求忠臣於孝子使於父母尚不顧豈有誠心事君
朕已決意不用此等人然其不孝之罪須懲治今後
有自官者必不貸若加人官刑者朕亦惡之其官刑
下死刑一等亦須嚴切禁止顏揚士奇等曰此事
須以詔書行之三月趙王高燾之國彰德 命諸司

載大錄

在北京志加行在二字後建北京行部及行後軍都
督府夏四月 詔光山東及淮安徐州今年夏稅秋
糧之半停罷一切官買物料 上諭禮部曰科舉之
士須南北兼收南人雖善文詞而北人專重近集科
可選北人僅得什一非於天下之道自今科場取士
南取六分北取四分尔等其定議各布政司名數以
聞五月 上諭少師蹇義曰御史朝廷耳目之官惟
老成識治體者可任新進小生速受斯職未達政體
而自可為之權過事風生以害起為威福以好惡為

是非甚者貪穢無藉賢人君子正直不阿性被其
凌辱小人阿順從諛則相與為膠漆其於政事得失
軍民利病舉不用心安在其為耳目也尔吏部自今
須慎選擢既又嘆曰都御史十三道之表如都御史
皆廉清公正各道御史雖間有不才亦當知畏憚今
之不才者無畏憚矣尔其密訪可任都御史者以聞
勒行在礼部行在翰林院修文皇帝實錄歷辰上不
豫召蹇義楊士奇黃淮楊榮至思善門命士奇寫勅
遣中官海壽馳召皇太子辛巳 上疾大漸遣詔天

下傳位皇太子是日上崩于欽安殿宮中以皇太子
未至未發喪沐浴襲奠既訖如禮六月辛丑皇太子
至自南京順道詔於天下秋七月 上大行皇帝尊
諡曰敬天體道純誠至德弘文欽武章聖遵養昭皇
帝廟號仁宗九月壬寅聖祚終

藏大錄

十三

藏大錄卷之十二

古宣遠史日劉 振伏述

帝典

宣宗章皇帝

宣宗章皇帝御諱曉 仁宗嫡長子也生之久
成祖薨 太祖授以大主命口傳之子孫永世其昌
既數歲試之事輒刺決稱旨 成祖愛之年十一以
從狩北京日侍左右隨事訓教嘗命從過觀田家問

藏大錄

一

和疾苦作務本訓授 上上讀書一日教行盡責皆
舉經史百家莫不涉意永樂九年立為皇太孫三從
征胡於馬上指示胡山川故 上自少曉兵略善騎
射 仁宗即位冊為皇太子其春以南京地居寶命
往撫治 仁宗旋不豫既大行宮中秘不發喪以遺
召 上其時漢庶人嘗反謀降言將要劫群臣或請
整兵旋武諸出問道 上曰君父在天下中心豈
有他慮遂傳詣京師六月己亥朔至蘆溝聞訃絕恟
左右掖聽遣詔行哭入宮門詣梓宮拜哭盡哀頓遣

詔天下癸卯臣民三勸進虞成即皇帝位大都中寅
應政西角門羅道內使市物浙江及諸衙門派辦行
在吏部尚書塞義言內外官吏先帝時坐罪蒙赦
有托喪而亡者上曰父母之恩並於天地人至不
肖有死其親以潔其身者哉君子不送詐其省之中
行豫備舍天下大葬臣民七月己巳上大行皇帝
尊諡乙亥尊母后為皇太后冊妃胡氏為皇后封
吳成清平伯閏七月下議都督府吏輔興州衛軍瑛
言利病行在禮部尚書呂震曰吏卒果不識大體

識大錄

利病觀用耳上曰葛亮之論聖人所繹察當否
議行之修仁宗實錄上曰御史考察州縣官欲其
任賢退下肖也此聞多信謬言不加博訪吏勤職奉
公禁暴振廢小人畏之職為刑酷或職濫可押侮小
人利之更相挽攀是使正人受誣誰枉得志也其勅
而政司按察司巡按御史嚴毅之交阻清化府黎利
作賊圍茶籠州八月魯王肇輝進瑞栗有一莖至二
十穗者行在禮部尚書震請賀上曰四方大矣比
首畿內水潦奏順不啻民之艱食而謂瑞應應亦璧

魯東隅何以今朕無風之憂不許行在工部奏內供
綺羅九千疋當下蘇杭二府織造上減其半勅曰
政在安民安民在守令聖廟明君靡不懷此達也朕
夙夜孜孜而四方任職者率下稱詔書求賢自即位
下之至今胡寥々耶其令內外群臣各舉所知以聞
行在禮部右侍郎鄒師顏卒不能返殯上曰實如
師顏可嘉也其子之驛舫舫抑吾民之難者豈一人
哉有不幸畢官次者以師顏為故事遣大理寺卿胡
泰參政葉春巡視應大浙諸郡九月壬寅薨仁宗

識大錄

皇帝于欽陵辛亥稍爾秋而傷慘陰吳陽蘇松嘉湖
諸縣稅糧行在大理寺奏民有盜殺官馬者坐絞死
罪上曰奈何以馬殺民發戍邊前長清縣薛慎賦
滿故縣民詣闕請復之吏部尚書塞義曰長清有令
矣上曰必不如國家置守令以為民也民欲得令
何憚更馬十月恩州府通判檀凱九載當遷其民詣
闕留上曰爵祿所以勸士也古人有三優一外官勉
治也優小吏養廉也優故老尊德也民愛檀凱其優
之五品之俸行在刑部大理寺奏決曰上命大臣

與給事中丹誠使無毫著為全放還緣違軍久練京
師已追悔工匠移文在所全明年春暖自來赴工十
一月行在工部奏造御器當市料上曰漢文帝服
御帔帳無文繡之飾朕甚慕焉造器物料內庫幸不
乏其止勅榮昌伯陳智都督方政征交趾賊黎利十
二月大名代奏留其巫賀禎擢為知縣海寧縣逃民
復業者九十一百餘戶免其夏稅勅曰京師庶政所
出文武群臣旦夕趨事才智不齊寧無過差其自洪
熙元年以前所過犯名悉與前除保自新

識大錄

四

宣德元年春正月丙申朔上釋服視朝奉天門勅
曰朕嗣承鴻業惟天惟祖宗付畀夙夜祇敬不敢
怠寧茲肇歲啟元一新天下祖宗簡任爾之武群
臣遺于朕躬爾惟想茲殫慮勤力用恭乃職不惟賴
我國家爾亦有無窮之聞將郊上致齋武英殿與
群臣習儀殿上以示尚書憲義等曰祭享之禮莫嚴
於此朕敢不敬丁未如還謁皇太后御正朝百官
行慶成禮二月丁丑耕籍三月止諸王選婚於朝全
自行國中陳智方政討黎利敗績贈交趾人死事土

官知府張彭為布政使益發兵擊之上曰朕初承
大統政化未洽念自古國家未有不臻民之富庶以
享太平亦未有不臻其困窮以致禍亂是以夙夜祇
畏異時和而降之福也夫民一歲之計在春今春雨
頻降可以力耘而或臨飢寒或困強役朕甚慮焉其
令郡邑省徵徭課農桑貧不給者發倉庫賑貸之四
月命成山侯王通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都督馬瑛
充叅將以土兵二萬人征交趾尚書陳洽贊其軍制
陳智方政爵使立功自贖御製外戚事鑒歷代昌鑒

識大錄

五

書青州凱有司議賑戶部請覆奏上曰曩而使賑
將來之溝壑其令從便宜行事五月命三法司平恕
錄獄詔曰樂生惡死人情也交趾入職方二載矣教
誘叛逆以勤王師趨火赴淵定本圖我良錄有司安
輯亡狀詔到交趾官吏所犯無大小赦除之黎利滿
俸路文律誠悔過為臣子以初意審罪爵以官交趾
軍民賦稅如故它承辦金銀鐵諸課悉罷戊申午
朔退上奉彝典中劄未詩曰吾每誦此教畏而威
農勸右都御史王彰自良鄉至南京視民休戚以所

見聞六月義內河南蝗今使署驛捕七月嚴鈔禁
上曰東民仰奉太丰人早不或秋稼未可知可除今
年夏既異時詔書所寬即報以已先賦或曰災未甚
追改自若謂信金何其命山東有司毋得擾擾副朕
意為已用附 太宗皇帝主入廟進封諡貴安順侯
八月封右軍都督賈獻忠伯漢王馬楚天樂安公
親征獲之以歸史樂安州為武定州作宋征記尚雙
紀宋興燔之五色雲見十月出行在翰林院侍讀李
時勉敗後其官南京刑部奏決因 上曰古者敗戎

藏大錄

公卿奉聽之行在那部都察院大理寺其會群臣再
錄以聞或山使通擊交趾不利尚書陳洽死之賊湖
廣諸縣紀十二月以征漢復大軍所過州縣詠有球
者除秋租勅西京刑部都察院錦衣衛具狀秋期以
三日開 上曰堯舜之世民不犯成康之時刑不用
是皆君臣同德故致理如斯之隆也以朕涼寡民之
不事不敢恣情卿系吉等其勉力匡輔庶幾遠古天
上敕 上親決其輕罪者命達侯柳升為征虜副總
軍保定伯梁銘為征虜左副將軍出廣西黔國公沐

最為征南將軍與安伯徐亨為左副將軍新寧伯譚
忠為右副將軍出雲南領兵七萬會征交趾兵部尚
書李慶賢其軍工部尚書黃福再鎮之

二年正月申明此法勒曰朕仰惟 祖宗創守之艱
執惕宵衣遵成憲以撫天下賴天之佑海宇清寧五
載遂成惟吾臣民與共寧之特賜百官上元假十日
在京軍民飲酒張燈為故事二月成上使通擊敗黎
利交趾三月調發官軍四萬八千九百益征之作西
漢循吏論示七臣四月增置督農官一員於蘇松嘉

藏大錄

湖杭嘉興縣免晉王濟續為庶人以陝西不歲止一切
罰辦五月命武侯蔭祿為鎮朔大將軍清平伯吳成
為副總兵崇慶開平 上親閱獻遣較繫七月諭三
法曰唐晉朕與卿等深居突突猶畏煩繁矧繫囚執
若朕毒薰瘴疾病死者為傷和氣不累陰德而有應
罰後應遣者速簡勘以聞是月也 上三閱獻遣較
繫八月賜武侯祿清平伯成侯唐歡俘還京資功有
差九月安遠侯柳升遇賊死留聞右參將崔聚即
中史安主事陳鏞李宗旺皆化之 上曰此聞平陽

夏秋亢旱稼穡不登他州縣皆不以聞有災忘乎其
勅山西布按二司察旱傷所在免其賦令有司加撫
緩毋使流移封李英會寧伯十月 上曰書云萬邦
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詔書求賢朕日夜寐寤之
天下之士豈無伊尹傳說諸葛孔明者率未見也比
一二大臣所薦舉授事未久者賄賂貪饕或曠諸部
朕何賴焉進賢退不肖卿憂義尚慎職事以副朕志
以天氣獨寒命三法司簡註因 上親閱狀出之早
調卿山東陝諸縣十一月交趾賊黎利奉表請立陳

藏大錄

氏後成山侯通等不請命盟利而退師詔曰安南疆
於海界衣冠居長不屬朕朕大明受命其國王陳日
燈恭天之威首先百蠻歸誠我 太祖高皇帝逮于
後嗣一心終始賊臣黎季犛父子陰惡殺君篡國屠
宗文人靡告我 太宗文皇帝懲其覆絕出師討
生擒兇渠求故王後立之屬族進窳歷久弗獲乃割
制為御旅更撫綏之吏不得人致其弗靖以歷王師
冒露寒暑朕忘一隅獨淪墊溺文人思陳之先曰其
遺孤尚尚存食為請命甚矣朕所以奉承 祖宗存

亡繼絕意交趾吏民無小大罪皆赦之安南舊老具
高寶以聞冊封朝貢如洪武中故事武山侯通等所
置文武官吏皆班師解職還京以寒氣至休百工乙
未 皇子生大赦天下十二月申明捕盜法陝西旱
命有司開倉賑濟出絹五萬匹綿布十萬匹給其屯
艱食者止一切科徵作書魏詩示行在戶部尚書夏
原言鎮守浙江太監張可立奏按察使林碩阻格詔
書命 之既至 上曰但實對毋佈碩以其狀對
上曰朕固未信逮爾面問余白矣可馳驛之官

藏大錄

三年正月元日賜文武近臣觀燈萬歲山賜宴之臣
賦詩以獻賜之鈔二月名 皇長子戊午立為皇太
子丁卯春 皇太后遊西苑上壽萬歲山獻詩稱述
勅三法司慎刑獲北流知縣李植黃巖知縣劉道成
進祿一級 上曰欲福吾民急在諸郡得良守耳吏
部奏御史二人考最九載當提方面官命悉遷知府
即聖帝訓二十五篇三月 皇太后遊各別宮立 貴
妃孫氏為后諭行在吏戶禮工四部五軍都督府錦
衣衛指揮使司各勅以職任四月作曹參守法論閣

月閱違輕罪山西饑禁逐流民以擅盟黎利逆師下
成山使通與都督馬瑛為事官陳智李安方政布政
使戈謙等獄籍其家五月以辜獄頒黎刑部尚書金
純上親閱狀違其輕罪者山西飢使勸賑於富民
交趾黎利言陳嵩死後違行在工部右侍郎羅汝
敬諸責之并訪以聞恤死賊諸臣後免汝南王有懃
新安王有懃為庶人作誦諭訓百官上聞罪出輕
因六月太原大同遠沁諸州縣旱上曰郡縣告飢
者衆朕發廩勸分無敢復其令有司諸講救荒政七

藏太錄

川以通政使顧佐為行在都察院右都御史八月
皇子祁鈺生龍陽武陵水恤之上御奉天門召公
侯伯五軍都督府諭之曰胡虜每歲秋高馬肥必擾
邊比來邊備不審何似東北諸關隘皆在畿內今農
務將畢朕將親歷諸關警飭兵備卿等整齊士馬以
俟命塞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胡濙王驥施禮吳
忠凌宴和楊濤姚文直王文貴等各率其職扈從
勅駙馬都尉袁容隆平侯張信尚書張本張瑛郭敦
右都御史顧佐等若守丁未車駕發京師度潞河

駐蹕虹橋召諸將諭曰朕深居九重豈不自樂但朝
夕思念保民故為此行今日渡河道路所經皆水潦
之後秋田無獲朕念民艱憫焉於心爾將士敢有一
毫侵擾民者必殺不赦遂命錦衣衛遣官巡察九月
庚戌朔車駕入薊州境內上覽郊原平遠山川明秀
田疇刈穫之後頗有遺秉滯穗上甚喜歡曰使他
處皆若此朕何憂焉駐蹕薊州西之五里文武官吏
耆老朝見上進其州官諭之曰此漢漁陽郡也昔
張堪為政民有樂不可支之歌流聞至今古今人材

藏太錄

性不相遠爾曹勉之又進其耆老諭曰今歲斯即獨
豐稔無他虞善訓勵子孫防穰義應耻之行毋安於
溫飽而自棄也衆叩首而退辛亥車駕至石門躬謁
峯口守將達人馳奏兀良哈之寇萬衆侵邊已入大
寧經會州將又寬河上覽奏曰是天遣此寇技死
耳遂駐蹕石門之東召問諸將將成請擊之亦有
請益徵兵者上曰孽虜無能為但謂吾遠無備故
敢來若知朕在此當驚駭走矣今惟擒之勿縱也然
此出喜峯口路隘且險軍將可行若候諸將並進恐

緩軍機朕以鉄騎三千先退出其不意擒之必矣或
言三千未必足用 上曰兵在精與不在多三千
精兵足辦擒賊諸軍可後進逐決策親征已卯車駕
出喜峯口夜軍士皆噤收歛甲編戈馳四十里昧爽
至寬河距虜營二十里虜營二十里虜望我軍以為
成邊之兵即急來戰 上命分鉄騎為兩翼夾擊
之上親射其親鋒三人墮之兩翼飛天如兩虜不
能勝雖而神機銃疊發虜人馬死者大半餘悉潰走
上以數百騎直前虜望見黃龍旗知 上親在也悉

藏大錄

十二

下馬羅并諸降皆生縛之 丙辰斬其前渠駐蹕寬
河分命諸將搜山谷擒虜穴忠勇王金忠及其甥都
督把台奏請自效 上從之有密言於 上曰虜其
類也性則下從矣 上曰去留亦任所欲耳朕為天
下顧獨少此二人耶果如其志欲去雖朝夕置於左
右亦終去事朕久繫之耶曰如下欲沮其行則遣一
人足矣 上曰朕以誠心待之遣即俱遣留一人乃
使之蓄疑矣朕待此二人甚厚大馬識養養之恩况
人乎彼當有以見報達達之戊午駐蹕會州以重陽

節賜在從文武官宴并饗將士 上既斬虜寇仍
遣將士捕其潰散之黨至是有俘獲還者 上喜大
饗又親製詩歌慰勞之總兵官單廣泰和寧王阿魯
台達來朝貢馬已至宣府命中官王貴馳往宣府勞
之忠勇王金忠獲虜寇數十人馬百餘牛羊數百至
上喜命中官賜之內厨酒饌而飲以金幣犒爵賜之
都督把台獲虜生口及馬牛羊繼至賜亦如之 上
初命諸將索虜巢穴約畢至則班師至是召文武大
臣諭曰諸將至者今已六七孟冬廟享之期下達應

藏大錄

十三

畢旋師羣臣有言諸將未至者宜少俟之廟享之期
如迫請勅一親王代行禮 上曰事 祖宗與將
士執重孔子言吾不與祭如不祭有如諸將更五日
未至亦可俟耶今朕留將士二萬於此以俟未至者
必以明日班師遂命都督任禮太監暢慶等率官軍
二萬留後諸將畢至則歸甲子班師癸酉車駕至京
師謁告太廟朝皇太后置酒上壽十月 上曰謂羣
臣古者師保之職論道經邦不煩以政少師義少傅
士奇少保原吉太子少傅榮皆我 祖宗簡在臣黃

變例尚治有司非朕憂養老意可各較所務朝
朕側討論至理用寧家邦職名奉祿悉如故上聽
儒臣講春秋賜生收芳雲賦喜雪詩罪遣衛士工役
七月以上者十一月收繫指揮鍾法保詩珠東莞
者上曰風氣夜寒邊士可念也守瞭閑歌者毛模
孤惻急予之十二月澤沁水蒲靈石及平陽諸州縣
霜殺我命速賑毋留
四年正月上諭翰林學士楊溥曰滄海之大江河
助之古乃臣更相戒飭所以致理稱良也輔德陳通

識大錄

十四

卿等免之勅行在三法司刑法所以輔治罪惡重者
極典不原也有註誤于連朕夙夜在心欲與之求情
其今難犯死罪以下得贖米二月賜廩二見未安止
賀勅曰五刑之屬三千莫大下孝有至父妻叔兄弟
妻者送京師治之武臣及子弟犯者失職毋襲著為
令進封吳成清平侯孫忠會昌伯四月薦鍾魚奉先
殿分嘗大學士士奇榮幼致賜西製詩士奇等和
上曰今日召臣當以卷阿相勸五月上親決獄遣
輕罪止提辦科買勅曰吏不得人受賕縱奸民之不

平求仲布政按察二司又巡按御史二司御史又多
非是枉直或崇斃之所以赴闕覲衆而京師繁刑夫
理民之道宜使有罪不逃誅無罪不遭抑今小民越
訴京師不恤死也何以長官為其步心除逆鉅奸植
良毋使豪右肆虐朝廷受怨名於下製典謨詩七月
廣東進白鳥九月中明裁種桑來令勅朝鮮國王樹
曰王問者薦其遠誠海青鷹穴不以寶苑園遣使來
獻使還蒼王陶器十五凡王國誠多悅默珍禽然非
朕所畜幸自今己之上念朝鮮僻遠小國朝貢使

識大錄

十五

教至貢率用金銀力豈能辦且非其產也諭其國王
地以土物獻明使至王國中飲食之足矣世有所遺
與十月章文淵閣顧問少傅士奇學士溥等賜酒餼
製詩上作倚蘭樣以示大臣曰孔子自衛反魯而
操倚蘭陽不遇也朕虞谷中之賢有下任者輒擬斯
篇十二月朔霜寒甚命光祿賜在廷文日羊酒進免
鳳陽及京師八府水災田賦
五年正月丁未雪作喜雪歌二月庚辰萬壽節賜群
臣宴為故事嚴遣工匠老幼殘疾者勅行在工部左

侍郎許廟巡撫河南并贈詩罷振木軍大違時農勅
曰朕欲致國治食念人飢衣念人寒今春氣已和民
瘼未舒悵非所以膺天永 祖宗特頒寬恤之令盡
朕審思所至者水旱蝗蝻地連視其災以蠲賦開蠲
免三年以前舊薪之稅犯飢民役業已後一年所
毋責償例死官馬驢驘反虧父孳生馬匹者停止採
買類料生漆諸物為營邊監採監買吏召運之上供
物非上產毋徵、所產土除他役起科官田一斗以
上者減十之二四斗至石以上者減十之三戶有二

識大錄

十六

人役工匠者一人婦四人者二人婦一人者聽合於
他戶一歲二歲相更役年老殘疾悉放免之賦汚士
之極醜理官上罪必核毋奪人終身以清明節奉
皇太后上陵 上蒙親導騎出掖道河橋三月辛丑
初兩製皇陵春雨詩警邊閫馬親割鮮 上皇太后
頌文武大臣乃自御及節奉 皇太后祭陵賜從官
豆粥獻大德頌於 太后戊申 上省農道中三推
其耒耜農人皆呼萬歲賜鈔六十遂徧賜道旁諸農
家作賞春賦乙卯蒙舉人奉天門賦策士歌遠熙吉

士薩琪等八人讀書翰林給事如永樂故事如徒隸
四月命陽武侯祿豐城侯賢等築獨石雲州赤城鴨
鵝堡賜之出車之詩五月追奪賊吏誥勒著為令即
守關命提舉京官蕭儀者不以次遂賜況鍾等九人
勅及傳六月勅許郭錫河南三年以前逃民逆租獨
石雲州赤城鴨鵝城堡成遂棄關平遠太監鄭和持
詔諭諸番命行在戶部尚書郭敦捕截內蝗因梨捕
蝗詩示教七月嘉禾產太廟則止賀八月己巳朔日
當食陰雨不見禮部尚書濬請賀不許九月歲登賜

識大錄

十七

群臣請賀不許士和乙卯巡遊却已未還十月丙子
閱邊丁丑駐蹕龍虎臺召英國公輔成國公馬尚書
茂學士士奇繫初致博等至帳中論政酌之酒已加
獵居庸進鮮 太后遂燒荒焚去見宣府總兵譚廣
於泥河賜綺紗乙酉視師洗馬林師整 上悅夢將
帥丁卯獵戊子回臺命都督義仍獵以警亭士辰還
京遣副都御史賈諒巡視江南利病十一月沅陵虎
上日能使渡河者何人也勅其守令修政十二月己
卯雪作喜雪詩賜群臣宴群臣進和語有微戒者

上錄而為之序四臨刑擊登聞鼓訴冤命書其情詞
進者為令丁亥會譽星見凡旬有五日乃減閏月
上曰惠氏無實謂詔書何聞者卻縣教水旱災賦未
充有司迫逼至于逋逃其許以鈔絹布代准民間直
水之自三年以前者上曰民七十以上及廢疾者
一子侍詔書也諸衛所句軍宜無父母老疾家獨子
有司其數而傳之近地

六年正月以湖廣旱罷株木免安邑復業民二年稅
糧二月作招隱詩求賢下御史陳祚獄三月增設府

識大錄

縣佐貳官專撫逃民而製喜雨詩六月黎利升奏陳
萬死命判署安南國事製憫農詩示吏部尚書郭瑾
曰為朕慎擇賢守令免開州逃民五年秋糧并作招
隱詩七月上閱獄囚造輕罪夜幸揚士奇第八月
勅和寧王阿魯台曰王自朕嗣位以來篤于闡下貢
使接踵間者聞王因瓦剌脫歡避之南徙朕深憫惻
尚念遠將恐驚王部落王乃風聞朕將發兵乘王藥
王在危難朕不救援為有利人之災迫之於險者我
茲遣都指揮呂英諭朕意王母從焉十月丙午巡近

如十一月作祖德詩九章趣工部頒邊軍來帽勅曰
上帝之德好生而已寒嚴固圉中有可憫者三法司
錦衣衛連從輕斷若當體勸待對出之母淹十二月
太監袁琦以採辦為名私遣其黨巨隊等十人虐飲
於廣東凌遲之太監唐受虐飲於南京梟首南京市
誠內官內使毋怙寵作威免人名廣平其定河間水
災田糧及長沙縣復業民稅糧

七年正月辛酉朔日食勅群臣謹天戒命刑部都察
院觀政進士分鞠獄囚二月上親閱獄遣輕罪戍

識大錄

戎有事大杜大提兩賦甘雨歌金衍聖公孔彥綽傳
而觀三月上諭禮部尚書濬曰朕問者以官田賦
重百姓苦之詔減十之三聞戶部多不遵守甚有與
有司期陰為慢格令關恩何等答也因賦減租詩四
月以山西早免其逋賦二百四十五萬北留縣疫風
寒雷雨蔽麥五月龍駒出山西上曰西之不歲繼
踵告災一歉之異足活民而群臣欲表賀可止之六
月上閱獄狀遣輕罪命強盜元獄中者勿斬首勅
曰朕速能任賢命以恤綏頒聖書教矣蒙焉任匪

人使百姓相相棄御離土朕甚憫焉已遣人招撫復
業免徭役一年所今聞有司不體朕心如故流民歸
者若無廬舍耕無穀種過償故所逋索何不瓦且從
亡也其速加厚恤諸雜賦蠲除之有害害者無官民
悉治罪六月罪內官入番買馬入官歲三十五篇做
有位七月免揚泰水災田租二萬二千九百餘石賦
幽風圖詩揭便殿八月勅旨朕思得賢才共圖治理
寢食念之今朝臣三品以上舉爾所知復賦招隱倚
蘭告之朕意近惟少侍士奇薦舉交趾南寧州知州

藏大錄

二十一

黎怡吏部員外郎魏驥等諸臣曠旬積月無一人馬
嚴裁窮穴豈皆虛哉吏部其會三品以上官推擇才
行文學之士方面有司各懷貪慕者與都察院奏照
之因違擢驥等十九人官有差嘉禾嘉瓜出陝西皆
止賀勅違將嚴邊置濟農倉蘇州九月 上賦織婦
詞
八年正月丁丑祀南郊還朝群臣行慶成禮戊辰大
宴故事北郊朝 上止朝詣郊既視牲品飭太常
其夕雪霽及還宮既度成內臣請張燈如故事 上

日明當宴百官毋以樂事散敬二月賑河南飢 上
聞獄狀遣輕罪三月命民越訴不實者發戍邊選庶
吉士尹昌等三十人讀書翰林製養士詩命內外恤
軍士四月修廣寒清暑二殿歲書其中奉 皇太后
遊宴馬製廣寒殿記賜群臣遊西苑命堂與焉以入
詔曰朕以菲德恭嗣大位夙夜圖惟所安利元元兩
畿內及河南山東西自春徂夏旱飢相仍朕甚憫焉
上天降灾厥有攸自政聞朕刑失欽敏繁欽不治官
致永念其咎內疚於心其令七年以前所逋稅糧監

藏大錄

二十一

七年停徵六年以前所逋課程買辦採造諸色物軍
衛有司所採運炭薪草束皆免之被災家免役一歲
所逋徵稅課鈔倍者免五年以前之食軍民在所官
司驗康之非犯十惡罪：並寬一等逃軍逃匠有自
首者東之三司府州縣連名舉賢良方正一人聞按
察司奏治有司貪酷害民者御史奏治按察司比歲
所增設撫民官欲知民所苦也朕殊不聞其一言今
悉還朝如故他簡冗者別與叙用凡爾文武大臣茲
受付託宜同朕休戚詔到恪行之毋慢五月選幼軍

侍 東宮六月旱謁兩畿山東西河南屬縣租稅作
憫旱詩勅三法司曰此命疏理獄囚念炎暑也旬日
矣朕不泰謂朕虛文耶當免罪者長繫之餘期以五
日遣須負理者聽保領存在毋違馳論中外其如勅
七月置武騎勝驤四衛八月 上曰聖人用兵皆不
得已不以小寇動衆此者雲南摩沙勒刀覓作亂黔
國公沐晟請討非朕意其先遣人撫諭之不服乃兵
之期得刀覓即已戊午景星見止賀慶王梅進瑞奏
瓦剌順率王脫歡遣使來朝廷臣言明使者三八瓦

載大錄

判皆未及宜留之 上曰元而效焉非禮也勅曰明
三使人於王矣皆未返我國家撫遠甚厚王亦効誠
意阻於道路乎使歸遣之九月勅曰朕體好生風夜
念刑庶幾欽哉之義三法司取決重因憑章耳安得
察顏色吏庶明者分違觀因需覆不厭其心者誠之
毋輕率枉死人
九年二月再頒兩畿河南山東西寬早詔製忠賢詩
三月增鎮遠通判王鑑錄以水旱賑常揚徐順德保
安登州諸屬縣四月勅曰朕夙夜弗違天與 祖宗

之心惟匹大匹婦尤懷保之凡遇賢才寬臨賦賑窮
荒宥罪過御等宜端慎修職篤行以體朕志 上聞
獄大貸因五月命痊露屍 上曰朝廷優恤軍士瞻
以衣食使感恩而勇公戰也此聞官旗吏胥率侵牟
其月拉布絮主者或黃緣下卿以其報絮勞賄充饋
送則蛇豕也欲便按法行誅謂朕不教而殺自今都
察院中嚴犯者死家成違六月免沐文安鉅鹿二十
餘縣七八年水旱地租青萊揚州江浦永平廣平河
間平陽霍諸府州縣稅糧有差七月兩畿山東河南

載大錄

諸郡縣蝗蝻地又遣使驛捕寬兩畿內諸縣秋租八
月命水旱蝗蝻之處軍民華牧及乘振馬虧斃者悉
免償優勅巡撫侍郎巡撫御史躬視之免今年秋糧
也糧十之四止工部派辦物料即不被灾即縣亦從
緩輸毋得逼迫瓦剌順率王脫歡遣使入朝告捷阿
魯台請獻前代玉璽止之勅曰北虜降者皆言阿
魯台已為瓦剌所殺部屬分散有渡河依邊者朕憫
其失所亦慮困窮或鼠竊其金總兵官嚴邊慎善侍
其歸附者朝廷且處之善地與官職俸賜 上親試

翰林院修撰高愉等三十七人第其等賜資有差畿
內陝西四川水楊鎮江蘇松常湖廣浙江江西諸州
縣早皆傳恤之九月癸未上巡邊出居庸至懷柔
萬全見故和寧王阿魯台子阿卜只俺朝使諸將請
因獵掩虜不許十月丙午還京獲若安南國事黎利
卒命其子麟襲署虜寇涼州總兵官劉廣追擊之不
及遂勅曰今西北胡虜賊者離散勝者驗報當嚴兵
保境寇來則戰去勿追之以早火行寬恤今十一月
故和寧王阿魯台部落把等率家屬來歸十二月命

識大錄

阿卜只俺為中軍左都督賜第宅諭尚書胡濙曰水
旱饑饉四方薦告天災頻仍民何以堪朕深憂懼卿
等勉圖匡濟有可回天拯民者其悉以聞製洪範序
十年正月乙亥上崩遺詔皇太子嗣皇帝諸王
宗室悉遵祖訓謹守藩嗣君幼國家幾務文武大
臣白兩宮乃行喪禮日易月息如皇考遺詔無
改山陵掌軍兵及守土吏毋自臨闕丁酉上尊諡曰
憲天崇道英明神聖文昭武寔仁純孝章皇帝廟
號宣宗六月辛酉葬景陵

識大錄卷之十三

古宣逸史臣劉振伏述

帝典

英宗睿皇帝

英宗睿皇帝諱祁鎮宣宗嫡長子生之日下五
色雲見光灼殿陛甫三月立為皇太子能言宣宗
抱置膝上問他日為天子能令天下太平乎曰能問
有十國之紀者敢親總六師討之乎曰敢宣宗大

識大錄

喜解所御龍袍寶帶加一上體置寶座右左皆呼萬
歲上天姿秀傑龍顏魁碩顧盼有威立其側者皆
若傍觀之宣宗崩以正月壬午即皇帝位九歲矣
頒詔大赦天下以明年為正統元年癸未營建大
行皇帝陵丁酉上尊諡勅治遺總兵官嚴守衛命戶
部尚書黃福奏贊幾務于南京命廷臣會舉文武大
臣鎮守江西湖廣河南山東勅朝鮮國王李禔曰朕
嘉天下安于清靜王朝貢一循舊章非常貢惠止
之戊申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庚戌尊皇太后為

皇太后辛亥冊 皇弟祁鈺為祁王賜臣民白金絹
布鈔錠勅諭南北兩京五府六部都察院南京內府
各監局等衙門曰朕體 祖宗安養軍民之心凡革
從簡可簡之事公議以聞於是諸司冗費悉行裁罷
勅三法司錦衣衛詔書杖外再別犯者情罪以聞成
造輸作之三月放教坊司樂工三千八百餘人江西
賊曾子良等平勅諭三法司錦衣衛刑科自今元罪
臨決須三覆奏禮部尚書胡濙等奏此奉勅旨節一
切冗費而四夷使臣動以百數疲於供給宜勅遣官

識大錄

二

竊其來者量違正副使從人赴京餘悉留彼給侍從
之四月諭兵部尚書王驥曰比聞河南軍民有困迫
饑饉流離就食因而群聚為盜原其初心良可矜憫
爾兵部即出榜文諭之榜至悉宥罪以元學士吳澄
從祀孔子廟減差行人禁約私茶直數遞減在京黜
官月俸給米丙辰月食脩葺長獻二陵命考察群吏
方面及郡守有闕令遵 宣宗皇帝勅旨保舉若犯
賊罪并坐舉者命三法司有犯罪即會官覆審毋淹
兩畿山東河南諸府蝗蝻傷稼命御史給事中馳驛

往捕五月命吏部初入仕者毋輒除厥憲御史有
關都察院堂上官及各道官保舉以聞吏部審察不
謬然後奏授賑淮徐滁及諸屬邑飢命河南山西鎮
守巡官招撫逃民復業免其徭賦諭禮部朕念 祖
宗忌晨食稻衣錦非心所安其與翰林院議忌日禮
以聞大學士楊士奇等請其日服淺淡色衣不鳴鐘
鼓視事奏人門從之以早濤命覆死獄遣御史給事
中點視邊軍命御史往揚州等處緝捕盜准巡按
則就一更六月辛酉奉葬 大行皇帝已丑村廟勅

識大錄

三

南京法司會審重獄七月脩 宣宗實錄嚴私下海
禁八月減光祿寺廚役四千七百餘人九月龍州宣
撫司獻瑞奏 上以所在旱蝗相望獨此奏瑞何以
免民既自今天下九若此類皆毋獻十月立天下衛
所學較論吏部方面郡守九年陞用與大臣會議使
當流不得倖進十一月戊辰朔日有食之吏部言御
史負缺請奪情補用 上曰非盛世令典不許勅兵
部曰比聞順天直抵山東府州縣歲歉民艱所養馬
匹元撥合追賠買備者俱俟米穀收成使命天下布

政司都司嚴督所屬裁種系彙儒士盧忠以經明行
脩應薦吏部驗忠軍籍當補伍上命試之試可用
擢為教諭曰戎伍得人孰與學較俾師十二月妖賊
張普祥伏誅命大學士楊士奇楊榮學士楊溥輪議
建言事刑部侍郎吾紳言臣奉命考察群吏雖已悉
詳尚恐人心變態遂失其初乞勅吏部今後方面守
令給由赴部仍會在京堂上官考覈從之
正統元年正月以京軍數多全餘丁于北京曠土屯
種勅中外群臣敬職勤事減陝西苑馬寺官吏二月

識大錄

禁內外法司假使刑獄嚴逃民不復業之禁擇通經
秀才為教官教書公侯家四月命禮部侍郎王士嘉
等五人摘煌畿內以公侯伯位之祿厚無事征伐而
百姓連年艱供億馬匹草料悉停罷之五月勅右都
御史顧佐御史有嘗犯職罪及暴酷枉死人者悉降
黜之其他諸衙門官一聽皇上官考察有徇私容隱
御史舉劾之增設提調學校官因六月嚴自宮禁罷
陝西織造駝駝靜縣煌畿有司徵索如故上聞命
撫按官分投驗視九被災處悉免其物料稅糧諭禮

部山陵祭祀百官毋華服皆淺色衣從朕如洪武永
樂故事命都察院舉可御史者理刑羊歲乃除授八
月命提調學風憲官無督民間栽種桑柘收江南
金帛以當租稅免輓運之勞命錦衣衛帶俸食糧官
較有小技者自食其技有為諸王公主守莊守墓者
自食其力四夷降附老弱者悉就食南京以省冗費
九月分遣御史軒輊等十七人清理天下軍政命攢
運糧儲總兵官及巡撫侍郎明年八月至京會議軍
民利使命錦衣衛取刑囚于刑部者齎駕帖以防奸

識大錄

偽命逆郡民犯罪者聽納米麥豆自贖封黎麟為安
南國王淮河清十月命北虜降人非卒所部及眷屬
來歸者俱發遣江南衛所管束聽征調十一月麗州
宣慰使思任發侵孟定府及騰甸等州黔國公沐晟
以聞下兵部議處之命逃民即占籍于寓所毋游食
而不賦命在京三品以上官各舉可御史者一人四
品官及國子監翰林院堂上官部屬科道官舉可知
縣者一人吏部察用之十二月故和寧王所部阿台
王子及桑兒只伯數寇邊下兵部會廷臣議五日不

上奏 上曰謂朕冲大耶執兵部尚書王驥侍郎卿
望下微遂勒都督將貢寧夏總兵官史昭大同總兵
官方政等出兵勦虜

二月正月勦分故史昭將貢寧夏兵二萬出境巡哨
遇虜相機勒捷巡撫大同都御史李儀言和寧後虜
竄無所歸下臣下反亦為邊寇此常情也嚴烽火嚴
斥候練士馬待其自遁則無事矣今重兵出境乘其
守地狹倖一勝倘賊傾伺襲我空虛非策也 上是
之三月增雲南儒學師主原水籍吏因出厄死者乙

識大錄

己月食大石河陝諸處遇民先後入山抵漢中府漢
谷中潛住以四五萬費河北岸亦有數千團聚命御
史金敬撫輯之勦諭口皆朕赤子願還故鄉者今有
司善加接撫願占籍者從之載四月遣官督捕蝗于
畿內山東河南諸府諭糧部曰元王歲時四災之殃
惟服食器用毋有珍寶毛憐窮賤意却之安
使者而與之宜即酬速誠毋以為例五月封漢紀信
為索澤侯張忠烈六月以宋儒明安國蔡沆其強勇
從祀孔子廟命都御史賈誼上即侍郎鄭辰張凱江

此諸府命諸者國三歲一貢七月以淮揚紀祀所屬
川澤之禁時達官軍校勇士人等居止嚴限多占民
田地相聚射擊掠民財誣陷衣履之犯死者

才犯奸梟首徒流首發邊衛元軍仍罪其類日十月
命左都都任懷佩平寇將軍印允總兵官右都督蔣
貴都督同知趙安尤副總兵兵部侍郎蔡奉都御史
曹英嚴守信恭贊軍務平領軍馬勦捕虜寇阿台桑
兒只伯倫兵部侍郎楊有北勇贊力通武藝領自効者
在京許赴通政司治達赴總兵官自陳上諭紀錄亡

識大錄

命主罪一禁試用有條略出衆者不次擢十一月封
合容脫、合木兒為忠義王
三年二月庚午月食三月庚午知州傅霖言 陛下
即位却珍奇之獻雖不惠之仁凡內官擅備之事
以命巡撫侍郎清軍之事以命監察御史天下歡欣
飲福聖澤而徐臨寺倉仍用內官收糧淮浙寺處置
場仍遣內官併辦衣衛官較糧捕以臣愚見亦在裁
權自有明縣官員巡鹽已有監察御史內臣歸衣錄
擇四出瘠民膏血安所用之 上嘉納為禁天下祀

孔子子孫老官四月任僅薪資學政明房察兒只伯
子石城元魯乃趙安亭出呂軍大收房察封僅軍遠
伯資定西伯安會川伯尚書王驥及崇卑曹泰羅宇
信供監俸各賞勞有差條 宣宗實錄咸五月命吏
兵二部曰光朝實寄在外廉官姓名予武英殿南廊
戎書奉大門西序以備觀覽是以遠近聞風濯磨中
都留守司各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姓名前等其書
揭又奉殿東西壁朕考其賢否進退為修葺天下省
州縣中明陞善二亭六月燕國公沐晟奏麓川宣慰

識大錄

思任發系使南司千崖騰州潞江金齒等處 上勅
或相機勦捕已命右都督方政往雲南與民協同鎮
使右都督沐昂率兵討之思任發殺掠兀司領江
東等處吏部尚書郭繼為朝臣考滿者所欺階 上
曰熟階所以寵官官例授周勦初考不稱者勿濫與
之十一月諭右都御史陳智今武臣子弟忌祖父起
家之難漫不省武藝赴京比試多有遁期及覓代者
自今犯者全家戍邊官吏受賂及不實實一體治罪
勅沐昂沐昂方政等擊思任發潞江破之十二月復

命御史巡視淮浙盜賊

四年正月沐晟及沐昂方政進攻思任發麓川大寨
破之追至宜泥敗績失政野在賊勢益盛二月益沐
晟官軍更擊之三月已酉朔大赦天下增小果而陝
西河南湖廣方面官各一員招撫流民四月壬辰月
食熱國公沐晟以師敗病悸卒五月以沐昂為左都
督佩征南將軍印充總兵官代之鳳陽開封兗州濟
南諸府理命指之壬申京師大雨水溢壞官舍民居
溺死人甚衆人多露宿長安市六月京師地震命工

識大錄

都侍郎即吳昇擇充其地及各縣房居軍民無屋者
戶部侍郎吳璽存問該水之家給米一石溺死者加
鈔五百貫丁酉祭告于吳天后上勅群臣脩省七月
辛酉月食命六科十三道廉察吏治不法事給事中
吳昇言通軍御史命三品京官率保臣謂御史既從
保舉則顧慮私恩大臣即有奸罰不法孰肯彈劾已
停止之 上是昇言下禮部會議 上命自命御史
員缺軍使吏部于進士監生及教官儒士出身俱登
一任考稱內選其操行端潔政理疏通者送都察院

理刑半歲本院實試堪任者具奏擬用之命公候備
都察院武臣錄或國公朱芳孫習內外文武大臣并
巡按御史各舉堪任武職者令史御給事中
不果奏釋者都御史掌科給事中達名奏保吏部
實具奏陞授後主職罪遠治舉主八月以嚴防早
相仍人民流困勅都御史張紀巡視撫卹之十月
權都察院曰風憲之官所以肅條貞度也憲綱二
書筆于洪武厥後官制不同所宜同時改奮而中外
憲臣有任情增益者 先帝嘗勅吏部同翰林儒臣

識大錄

考舊文中明之益以訓戒之言臣下野增壯使則去
書成而 先帝上寶朕今考定益以見行事宜爾權
部其即頒布中外諸司都察院通行諸道御史及按
察司官敢有不遵必罪不恕十二月修建乾清宮勅
都御史依祀大理寺少卿李吟巡視畿內民瘼
五年正月真定太原府屬州縣招撫逃民復業三萬
餘戶全有司善加撫綏免租役三年諭戶部曰去歲
畿甸及山東西河南蝗忍道種子今歲連下野司捕
賊之令北方民出役五百石賑濟者極為義民優免

其家口外氏能出米豆三百石者亦如之令兩畿河
南山西諸處逃民復業者有司優卹不服招撫者罪
之二月以畿內災民食不贍勅張紀李吟臣盡賑濟
給京畿民飯三月建奉天華蓋護身三殿乾清坤
寧二宮以畿內饑饉民二年家有父母者人賜二石
米以南京暴風雨北京烈風屢興祭告于天地宗廟
社稷山川諸神四月以山西荒下寬卹詔兩畿河南
山東糧道使捕之六月疏滿獄令進士觀政 年監
生歷考中并坐監三年以上有學識者錄吏員出身

識大錄

授官歷兩考廉潔守身志在愛民才悉相稱者悉得
保舉縣令送吏部考用後犯賊罪連坐舉者陝西早
飢其命賑之七月命刑部侍郎何文淵等分行兩畿
諸省修備荒之政八月戶部奏大同宣府歲給旗軍
給糧請代以布 上曰遣士執戟而暇耕乎從亦給
之九月造渾天儀璇璣玉衡簡儀成御製觀天之器
銘十月中外官缺命吏部會廷臣舉可任者既舉後
命尚書郭瑾精覈之蘭州莊浪同以月朔地震十日
乃止環城堡官民廬舍壓死二百餘人勅三司修葺

賑卹之十一月給事中吳昇言中外言事有切直者
會議之時執政或因中已病或見與己忤故輒回護
駁令指實已勅自今會議可行則允不可行則止毋
駁言者以通下情 上嘉納之昇復言近例方面官
今在京三品以上官薦舉縣令、在京五品官薦舉
若此則賄賂請託生矣給事中御史九年任滿全都
御史掌科給事中連名舉薦陞用若則人悅求進莫
官持正慮見忤兵乞一歸其責于吏部 上命方面
官府州正官如先朝勅旨會舉知縣吏部自選授之

識大錄

十二

給事中有才行者同御史例舉九載任滿者吏部考
最推用因勅吏部毋朋比請託如有濫薦即以奏聞
以抗嘉湖三府水患未消流移未復命浙江布政按
察二司各選一人專理預備之政十二月勅曰欽天
監言歲朔日食凡九十一抄政事食不一分者不赦
獲朕惟朕天之吏毋改豫康况茲獻歲其以是日免
賀行欽 獲禮如常儀

六不正月己亥朔日如不食饗即請賀弗許麓川寇
思任發太子復命定而伯等貴妃平安得報即允總

兵官都督李安劉聚光左右副總兵都指揮官聚丹
保充左右泰將兵都督王繼總督軍務統率大軍
往征之三月癸亥南京大風折孝陵樹三百餘株四
月命戶部侍郎陳瑞通政司參議王錫大理寺少卿
顧惟敬等分督捕蝗于畿內及南京江北諸府以去
不逞今兩雲稀少烈風暴興蝗蚋萌發吾于天地社
稷山川諸神勅三法司慎選所屬官分察天下疑獄
五月命刑部侍郎何文淵大理卿王大春在京刑獄
巡撫南畿侍郎周忱刑科給事中郭瑾審南京刑獄

識大錄

十三

勅分鎮諸勲臣督軍衛有司于鎮所捕蝗六月御史
曹泰言蝗蝻水潦皆大小臣奉職亡狀所致乞令科
道官指實劾奏仍令堂上官考察所屬選擇公廉大
臣分行天下考察 上可其奏已科道交勅尚書郭
進等 上姑恕予自新進等上章伏罪請天心選擇
大臣考察在外官吏 上亦罷之勅曰聞者驚內早
蝗朕心驚惕有言大臣所效朕明下其章俾之修省
而官官指摘過當朕慮泥濘志置不問乃犯者不悔
過言者猶念及今良甚者皆已罷然爾大小官員益

識大錄

願廢心洗改爲八月諭都察院曰朝廷優士至矣將領不恤私便爲工匠月日七休沿途軍屯操稍暇違將亦都令捕野味治薪炭勾至諸臣者并謀官者索其携何怪不貪竄逃竄也自今犯者與法司執之九月三殿二宮成十月戶部尚書劉中敷侍郎陳瑋兵部寺詹京賊草東之請以御用牛馬分牧之民間上示奏于官官皆勅中敷變亂成規遂下獄廷議密新命枷之已釋爲民蠲歲內荒田稅十一月甲午朔上御奉天新殿大赦天下罷稱北京行在冠南京二

于南京諸衙門新復聖公廟成閏十一月王驥蔣貴攻思任發于上江破之十二月浸大破之思任發遁走悉平其地

七年正月命吏部侍郎魏驥等五人分往北京及南京江北諸府督有司預絕蝗種以麓川冠平遠都知監左少監蕭保鎮守雲南三月壬戌朔上詣天壽山展祭于三陵四月遣戶部侍郎王質以羊酒途勞將貴王驥凱還將士悉給舟車饋廩五月進封將貴定西侯王驥靖遠伯從征將士悉論功乙亥月食戊

識大錄

寅卯立 皇后氏八月以思任發未就俘復命王驥往雲南總督軍務仍給金牌印符便宜行事九月西安府及耀州進嘉禾止群臣賀十月 太皇太后不豫侍太廟行人尚疏言二事一大臣位任去天子不遠者也古者踪制不及大夫今或欲言官彈劾或惟譏較諱防蓋頂洗足束縛奔命若繫囚然事實而可虞涉虛妄行當復職則今日衣冠之卿執即首者寡辱之因拘非所以重體也請自今有犯者命錦衣衛官召之午門勒諸大臣會問踪跡可驗疏上輕重

如其無端即奏復職一議較諱事未必悉實有爲他人報讎或以自洩私忿倒置是非誣陷平民請今不實彈劾者受罪輕重以半坐之下刑部集議疏言可未而律例無文 上命核較察不實者坐罪 太皇太后不豫久思見衆鄭判准四王遂召之乙巳 太皇太后崩十一月庚申上尊諡壬申月食十二月朔八辛正月命吏部魏驥等八人分往南北兩處滅蝗二月裁省南京官員令天下里置木鐸誦教民六

諭如 高皇帝時三月令戶部榜諭天下民流移境
外願占籍其處者聽仍免役三年願復業者記名優
恤松成遣之公私適負悉與蠲除巡按直隸監察御
史趙鼎奏 皇上承列聖之緒躬履節儉子育元
甚大惠也夫何郡邑守令未盡得人凡遇水旱災陽
慮煩勸復無不聞問有上陳部司又以國用不敷
不為停免是致凍餒貧困轉徙流移臣見鳳陽潁川
一帶扶老携幼風栖露宿者動以萬計詢其所自皆
真保及山東諸府民因累歲荒歉稅糧率牧通負者

識大錄

多有司不量情力且責償連年賑濟糧米飢窘轉切
舊楚日如若不轉徙何以自存乞廷議便利九天下
旱澇之處一應 蠲錢糧鹽鈔并革收雜辦賑濟倉
糧悉皆停免仍取勘缺食之人不問土著流移驗口
賑給自今歲最守令一以戶口增減為差 上是其
言命吏部咨訪廷臣尚書王五舉侍郎王質鄭望貞
外郎劉廣衡御史張驥以聞 上即陞望為本部
尚書驥及廣衡皆不次擢之四月以久旱祭天地社
稷山川諸神五月思任發子思機發法復據麓川使

援再命定西侯蔣貴靖遠伯王驥調川湖雲貴官軍
土兵五萬征之己巳月食戕害震奉天殿鳴吻已
上輟朝三日遣官祭枹吳天后上勅諭文武群
臣曰朕額之誠不違夙夜上天垂戒厥有所歸典
祀之官誠弗至歟養民之職政失當歟軍旅之臣令
過苛歟銓選之臣仕進乖歟爵賞之行公明不盡歟
至于刑罰過當尤干陰陽抑訴冤有詞苑結不理指
告有禁違例故行欺或操不潔白受人賄賂或聽不
明公為人賜制誣枉平民傳致其罪歟朕思省惕懼

識大錄

爾群臣其即率心改慮勉勅自新天道顯明可忽違
我壬午大赦天下六月翰林院侍講劉球下獄死以
駭死罪因不實下大理寺以卿薛瑄賀副祖顧惟敬
等獄七月論薛瑄死罪加祭酒李時勉于監門之外
已乃釋之八月復宋儒周敦頤程顥程頤司馬光朱
熹于孫十月脩國學十二月葬靜慈仙師命太常寺
凡遇時節依例祭祀
九年五月兀良哈三衛陰寇逆命成國公朱多與安
伯徐亨都督馬亮陵懷并分勦之命兵部侍郎盧祥

并五人分往南畿巡視督捕蝗種二月以西番僧朝貢衆多勞費軍民勅并肅鎮巡官自今如例起送餘留其處管待所進馬就使給單騎操方物貯庫第具數來聞有所欲言詳實處置善撫諭之三月辛亥朔上幸園子監始復晚朝御製重建太學之碑以雨靈愍期祭天地社稷山川諸神以雨靈愍期祭天地社稷山川諸神封陳懷平卿伯馬亮招遠伯四月以雨澤愍期通告于群神分遣翰林諸臣祭岳鎮海濱鍾山之神五月癸亥月食七月重開福建浙江銀場令

識大錄

有司掩瘞恭膺榮發掘墳塚壬寅雷震奉天殿賜吻上親告于太廟遣官祭于昊天后土勅戶部曰南北直隸被水災絕多朕甚憫焉爾戶部其令有司加意存卹缺食者賑之蠲其租及歲辦物料科命都察院揭榜禁約所在豪橫之徒巧科斂剋害軍民者八月飭將帥無搭剋軍士申明習尚胡虜衣服語言之禁給事中魏輝言府州縣官九年考滿多因在任買田置宅妄委立藉恐違例任飲民保留弊政為甚下吏部言保留舊例不可以一妨十惟宜申明所隸上司嚴

加裁度上令巡按御史布按二司及該府官自今從公覈其實奏聞有徇私罪之人理寺卿俞士悅等言文職受財枉法滿貫當絞者例充軍不滿貫者竝贖為民武職坐流徙杖者例充軍大武職出萬死得官例祭充軍則前功盡棄罪及重于文職乞令武職受賊私紙操卒滿貫當死者充軍其餘不滿貫當流徙杖者如舊贖罪還職從之九月命增遠伯王驥右都御史陳鑑整點軍馬于西北沿邊以麓川平立雲南龍川宣撫司十月丙午朔日食己未月當食不

識大錄

食頒釋老入藏經典于天下寺觀十二月今日雜犯死罪以下減二等罰杖罪悉宥之十年正月命吏部都察院會同禮部察來朝司府官令各察所屬治行具最以聞會入賜金織衣一襲欽五百貫宴禮部吏部錄姓名敘擢之舉將才二月中薦巡誣告禁誣十人以上者軍發遠邊衛民還口外三月甲戌朔上謁祭三陵四月甲辰朔日食復聞浙江福建銀場五月廣西海格寺府蠻寇竊發總兵官安遠侯仰濬勦殺之斬首七百餘級六月以西安

紹興寧波台州諸府大疫遣使祭于西岳南鎮之神
為民析福死者蠲其租病賑卹之巡撫河南山西大
理少卿于謙奏山陝饑民俱餓口于河南懷慶河南
有貯米六十餘萬請戎糧上許之命戶部馳報毋
緩八月乙巳遣官祭司鍾之神曰惟神職司禁鍾朝
儀是肅茲晨叩擊大常朕惕政事特申祭告命戶部
侍郎李道叟儲于河陝酌糴買以備遺九月諭吏部
尚書王直曰給事中職封駁糾劾非行詔茲飭才識
優長儀備言端易充稱之今後慎選毋以輕畀十月

識大錄

二十

丙子 上畋于南海子十二月真定府所屬州縣野
蕪蕪守臣以絲束獻製慢侮陳于太廟之神位雲南
千戶王政諫思任發于緬甸
十一年正月賜司禮監太監王振及各監太監錢僧保
高讓曹吉祥蔡忠白金寶指練幣諸物命振姪林為
錦衣衛世襲指揮食事僧保等弟姪俱為錦衣衛世
襲副千戶賜振勅二月有異氣現文華殿金頂及奉
天殿賜吻之上遣告于上天后土以春和下寬卹之
詔三月丁丑 上展祭三陵祭未月食十二月以年

州年處疾疫遣左通政王錫祭西嶽西鎮太常寺丞
李宗周祭境內山川
十一年二月命戶部右侍郎一員專巡視倉場命翰
林侍講等官杜寧裴綸劉儼商輅江淵陳文揚呂
原劉俊玉王讀書東閣學士曹鼐陳循馬愉為之師
以次侍經筵禮科言銓選經也保舉權也仰惟 太
祖 太宗之世一凡銓選吏部專職之任版得忠良
豪門無奔競 宣宗時慮有遺伏爰命大臣旁求俊
乂布按二司知府有缺令京官三品以上保舉初意

識大錄

二十一

非不善法行既久多所比周舊例犯職連坐舉主今
復未聞所以互相儆習略不警憚先所薦揚或其過
惡力為掩覆能人貞士恥媚拙容內而御史外而知
府有任九年尚仍顧官賢否涸清何以激勸哉臣惟
昔之銓衡或未精是以 先帝改為保舉今之保舉
未必公伏望 皇上復 祖宗之故廷議命如舊比
周舉授者御史給事糾劾之三月乙丑 上展祭三
陵五倫書成諭禮部月一集議群臣所言事閏四月
勅禮部中諭內外母得私取聞人十三道御史陳瑛

奏山東湖廣等處直隸淮安等府連被水旱人民艱
窘或採食野菜樹皮或鬻妻妾子女或流移他鄉
甚至聚為盜已令有司加意賑卹蠲免雜徭停止
賦食酷不才坐視民志者皆究治之命所司議行五
月初大理寺少卿張驥賑濟山東濟寧以南至直隸
之淮揚雜泛徭役悉與蠲免流移者招撫之所司官
吏貪酷害民依法究問人修南京宮殿及祠廟六月
南京大風雨山川壇災命戶部移文山東布政司民
逃移者設法招撫蠲免錢糧者驗口賑濟七月永平真定

識大錄

大名鳳陽開封諸府蝗下所司蠲減賑濟之八月庚
申朔日有食之應天山東諸府州縣衛所各奏旱蝗
相仍軍民飢殍上惻然謂戶部曰天災未有甚若
今者朕夙夜惶懼卿等思弭卹之道亟行之十月御
史林廷舉言吏部者朝廷所使進退流品考課銓選
也近年三司寺官及軍民人等聚將方而有司具奏
保留至擬陞某官擬改某任大改任者以為才固不
必改也不才則彼民非民歟保留者以為不賢固不
必留也果賢易若多方分惠歟矧其所舉多以違迤

設悅為車魯以惟科指赴為冀黃撫字心勞目為迂
儒剛介不阿忤為慙惡聞草之吏互相傲習煽惑愚
民蒙昧保舉復任之後惟圖私報局念在公秦亂侵
官莫此為甚已嚴加禁戢下吏却議命滿九年去任
者聽保留未及去者不許并下廷舉所言于中外十
一月庚寅 皇長子生考即兀衛都指揮哥哈達官
入奏黑龍江諸部野人欲來朝貢乞付勅招之上
曰朕不能勞人以事遠若其自來固不拒也嚴松監
之禁十二月禁饒州府私造黃紫紅綠青藍白地青

識大錄

花等黃器冒者首犯凌通處死籍家資丁男充軍逆
衛知不告者連罪坐嚴四川陝西私茶之禁
十三年五月釋李景隆家屬拘禁二月脩大隆興寺
禁城西作佛事上臨幸高甲申上展祭三陵三
月壬寅傳驢進士及第一人彭時不至鴻臚寺卿
廷勅時上曰宣索之故事廷勅當指還廷臣服
上敬思任發脫誅其子思機發潛住孟養使招諭之
疑懼不至命靖遠伯王驥總督軍務都督同知宮泉
佩平蠻將軍印充總兵官都督俞瑄張軌四體充左

右副總兵都指揮方瑛張銳先左右各將率南京及川廣雲貴軍征勦之兵部侍郎侯選贊其軍四月遣刑部侍郎薛希建都御史張楷分詣南北而裁捕蝗五月禁使銅錢以火旱遣楊子奇親祠廟諸神以河南山東旱蝗勅刑部侍郎丁鑑巡視之命中外學宮九特所望孔子像為左衽者悉改之六月廣西蠻賊殺掠潯州等處賊破電白縣審驗板殺家慶即之大召府淫兩河決淹沒三百餘里壞軍民廬舍二萬區有奇男婦死者千餘人命戶部遣官賑卹除其租稅

識大錄

二四

七月京師飛蝗蔽天御史余謙言竊見內外官初任之時莫不破礪束脩及得授方面知府不二三歲遂改度操往、累及薦舉大臣誠以厥初希望而後忘貳乞遵洪武永樂舊制一從吏部選擇陞授或皇上親擢任用從之遂罷大臣舉官例亦罷各部郎中負以九載會考之制從本部堂上官及都察院考覈八月福建賊即茂七反攻掠尤沙二縣命左都督劉聚佐勦之上議都御史張楷才命任監其軍得用致吹導騎出都門文武大臣祖饒巡撫宣大都御史

羅亨信奏塞卒勞邊歲無寧日餘丁無他生業惟事四作而已今計一歲得盡力而畝者十無八九蓋每歲正塞卒候接北虜使臣二月出境三月始得就田七月又復採草八月以後脩閘備邊十月又將迎接使臣矣邊地砂磧既瘠霜早雨遲收穫甚薄聽之自食猶慮不足若徵其稅必致逃竄昔太宗皇帝時詔開邊土者無徵皇上初年亦有是命今大同宣府所有新開戶部遣官經量人除八十畝外餘地每畝徵稅五升臣竊謂為戶部者但知積粟實邊孰知

識大錄

二五

守邊在人、心不用誰與共守乞罷其役上嘉納之九月舉王惟堯十月命刑部侍郎楊寧往江西大理寺少卿張嶺出浙江撫安人民操練軍馬陞防賊寇十一月命寧陽侯陳懋佩征夷將軍印光總兵官保定伯梁瑄平江伯陳豫充左右副總兵都督俞寧范雄董興充左右叅將刑部尚書金藻奏贛軍務統率在京及浙江江西官軍征勦福建賊即茂七廣東山賊趙普旺等率衆為亂詔掠瀧水電白二縣十四年正月丙申月當食不食二月湖廣賊蔡如光

攻破龍安縣寧陽侯未至福建巡按御史丁璵率指
揮劉福擊節茂七于延平斬之王驥宮聚張軌曰樓
方瑛張代侯遇等攻思機發十三寨于金沙江之管
元大破之思機發遁命驥襲軌禮還京統回貴州都
司瑛進留鎮雲南勅緬甸宣慰司管治孟養地方緝
捕思機發等三月處州賊葉宗留犯江西廣信境永
豐和縣即願死之真貨上展祭三陵反賊蔡叔光
平招撫葉宗留賊黨福建強賊沈叔江西贛州府境
攻破瑞金劫廣昌石城處州賊陳張胡破松陽龍泉

識大錄

二六

二縣湖黃苗賊攻破靖州王開銅鼓各衛屯堡及縣
寧會同等縣四月處州賊陳鑑胡叔掠崇安等縣殺
指揮吳剛等命靖遠伯王驥旋師沿途相機勦捕湖
黃苗賊遂昌賊蘇才俞伯通等攻蘭谿縣金華知府
石瑁等集官軍民杜擒斬之命崇信伯費到刑部侍
郎薛希建鎮守福建新寧伯譚璟大理少卿張驥鎮
守浙江劉聚張楷擒節茂七餘黨于南平順昌甌寧
三縣招撫三縣民復業命大理寺丞李全巡撫河南
及直隸真定等四府吏部侍郎趙新巡撫山東及直

隸鳳陽等四府以賑失業之民以久不雨倚于天地
百神福建海賊陳萬寧攻破廣東潮陽縣五月貴州
鎮遠府四川播州所屬苗獠俱作亂麗水擊丁寧珍
賊陳鑑胡等出降即駐處州府同知命薛希建張驥
訪蔡貧污官吏逮送京師命大臣考察中外官吏遣
錦衣衛馳命福建撫按等官會同按問賊所以起與
自贓事於其上者悉械送京師并撫捕實狀以聞義
烏民杜相彥阻生擒賊首偽大王蘇記養授副巡簡
六月靖州等處苗賊流劫辰溪縣等處既寧縣賊林

識大錄

二七

拾得聚衆拒敵官軍殺義將張瑛等丙辰南京風雨
雷震護身符定勅諭西京文武群臣降職遂下詔大
赦天下湖廣生熟苗蠻蜂起命靖遠伯王驥調師十
萬滅之命此國公朱勇選精銳馬步官軍四萬五千
人令平鄉伯陳懷驍馬都尉井源都督耿義毛福壽
高禮太監林壽率師三萬訓練于大同都督王貴吳
克勤率師萬五千訓練于宣府以備虜七月遂昌縣
民鄭仕本揚言寧擒獲賊首華宗漢等命為副巡簡
以唐將大入寇命遂將護衛之苗賊劫掠武岡州及

點陽縣處州知府張佑統領民快殺賊千餘生擒首
從八十餘人已丑虜荷分道入進上議親征吏部
尚書王直率進臣諫司禮太監王振從中伏史
不聽命却王居守駙馬都尉焦敬捕之英國公張
輔成國公朱勇鎮遠侯顧興祖泰寧侯陳瀛恭順侯
吳克忠駙馬都尉石璟廣寧伯劉安平卿伯陳懷素
賊伯李珍遂安伯陳瑄降武伯沈榮達平伯高遠永
順伯薛綬忠勇伯蔣信左都督梁成王貴右都督李
忠都督同知王敬都督食軍陳友安朵兒只戶部尚

識大錄

書王佐兵部尚書鄭瑩學士曹鼐張益刑部侍郎丁
鉉工部侍郎王永和都御史節祭及諸卿寺給事中
御史等官俱危從大同總督軍務西寧侯家總兵
官武進伯朱冕左恭將都督石亨等拒虜大同皇師
敗績瑛冕死之甲午車駕發京師乙未次龍虎臺夜
驚丁酉遇居庸關風雨連朝六軍患苦文武將士皆
無紀律群臣請駐蹕不許辛丑駕至宣府風雨大至
遂報益急危從群臣復交章請駐蹕王振怒俱令略
陣士寅次鷄鳴山棄皆色懼上素以國事付振

蓋驛成拒言折辱諸大臣必進師我師漸進虜漸退
伏塞外突即金星犯亢甲辰夜黑雲四塞丙午夕火
星犯土星入日戊申朔次大同己酉雨益驟始議旋
師庚戌東還其夕營于雙寨有黑雲覆營如蓋須臾
大雷電風雨徹夜驚亂登五月犯心宿丁巳次宣府
庚申將發宣府謀報虜襲我軍後遂駐蹕恭順侯克
忠殿戰敗沒遣成國公勇永順伯綬領軍往救逆伏
雜兒嶺亦陷辛酉次土木絕水虜亦至壬戌詐退王
振使移營近水陣動虜四面至我軍大潰上陷虜

識大錄

中振等被殺虜邀車駕北行唯中官喜寧忠勇伯蔣
信從士卒死者數十萬張輔陳瀛井源陳懷李珍沈
榮梁成王貴王佐鄭瑩曹鼐張益丁鉉王永和鄧榮
皆死烏底條死者不可勝數京師大震上之陷虜
中也南西坐地一虜來說上衣弗與虜怒欲兵之
一虜熟視曰此非常人與見塞判王上呼止先及
其諸弟名通詰之塞判王驚馳告也先曰今得一人
問我那顏名字問我等名姓寧大明皇帝耶那顏
華吉君主也也先曰安在召熟使視之使至上

嗚呼其名虜使大驚叩首還語也先果 大明皇帝也也先聚其酋長而謀曰大元皇帝一統天下我奇日夜扣天求取故物天果與 大明皇帝若何處之其酋長乃公曰 大明皇帝我元皇帝仇也天賜即願其可違乎也先弟伯顏帖木兒怒搏乃公頰曰即願圖作萬世後好男子 大明皇帝天人也不知天帝何故有怒焉推而棄之地下雖然兩軍交戰不下億萬人馬有中刀者有中箭者有踐傷死者有登死者 人明皇帝獨無恙見而問即願及我奇無驚

識大錄

恐怨起我奇久受 大明皇帝厚賞賜雖天有怒推而棄之地下而未嘗死之我奇何可反天乎即願若遣使告明人使明人來迎而送之復為天子萬世而下即願不留好男子名即皆曰得知院言是也先顧伯顏帖木兒曰 大明皇帝即以付汝遂遣我前所使十戶梁貴見使房一人偕報明房中所嗜九龍蟒龍毼匹 上使貢取之并取金銀珍珠以賜也先梁貴以表彰見遂得侍 上甲子也先奉車駕至宣府城南守將昌平伯楊洪先進去 上命諸將開門

登陣遙對曰大暮兵所守者 陛下城池也 上淡河北是夕虜有他志天大雷而震死也先所乘馬虜衆皆驚束紉出獲赤先覆帳虜人駭異旦也先頓首帳前進熟餚皮服寢藥有岳謀者故通事也 上復使從太監喜舉于京師取金銀絳幣賜虜成展 皇太后遣使齎黃金珠玉段匹等物詣也先營請還車駕虜二千餘人擁 上至大同城下總兵官郭登亦閉門不內 上曰傳語登與朕姻娅何得便爾束紉持駕牌觸門而呼人同人鏈之虞寧伯劉安給事中

識大錄

孫祥知府霍瑄出見 上曰勿疑汝主也安等伏哭上前 上使入登亦出見伏哭 上曰奏報 皇太后朕房中無恙也先欲送朕還使來厚賞之通之蓋深入矣因取庫金二萬二千兩以二千賜也先五千賜伯顏帖木兒及賽刊大同王餘以與虜衆虜並邀賞太監郭敬悉括家貲并諸武弁家出衣服分賜之置酒大勞 上命登固守刈秋稼飽士慎警報是夕虜奉 上駐蹕城西二十里登欲使壯士輩 上過石佛寺東間迎入城 上曰我命在天弗取賊道遂

不果唐故得實賜厚有德中國之心其送 上也第
欲得漢物無他意中國慮唐點不敢信即和諸國無
所入乃本車駕以此 上在唐中無阻怯之容隱處
陸居時：見微要也先由此奉 上甚恭而我雖不
納唐衆往來遣使亦不絕也九月癸巳唐本車駕居
斷頭山時 卿王已踐祚還尊 上為太上皇乙巳
遣都指揮李鐸起居 上皇告即位及立 皇子王
奉 上皇書唐若送駕來可五七騎擁衆大入則不
敢許大兄還居天位無所不可但恐降尊就卑他日

識大錄

非所以正名亦致書于也先也先曰明立皇帝吳終
無和意復往迫援今使南還取我故元大都亦善
手庚戌殺馬說要共立 上皇為皇帝以白馬賀士
子復送車駕還京十月甲寅至大同東門也先遣伯
顏帖木兒及喜罕岳謀言于城下曰不納 上皇者
久：必繼殺霍瑄出水資以見控御馬獻為酒諸物
上皇亦諭瑄告即登舟開門也轉至陽和陽和不取
納喜罕語唐曰二邊不納今可從紫荆關進腹裏以
入京師遂奉車駕入關殺守將韓清丁巳 上皇返

易以良卿父老獻茶菓羊酒戊午次盧溝萊園著官
獻菓品 上皇奉 太后與 帝諭群臣九三書命
固守 之遣岳謀與唐使納哈出答話彰武門外守
門官軍擊殺譙納哈出奔還也先遂列陣西直門外
上皇御帳止德安門外已未唐奉 上皇土城邀大
臣迎 上遣通政司參議王復中書舍人趙榮喬勒
出見進羊酒諸物也先伯顏帖木兒探甲肖屬弓天
取勅視舊書 上皇帶刀取勅視漢書 上皇曰人
臣何不來也先問曰是皆何官 上皇曰小臣也也

識大錄

先曰大臣不迎而使小臣耶我送皇帝至都門乃諸
臣不迎何故 上皇曰爾歸則使于譙石亨王直胡
榮來復榮天命下廷議言譙等國所仗竟不遣庚申
譙等伏兵德勝門而旁擊唐敗之也先怒壬戌奉車
駕出土城北去與伯顏帖木兒大同王謀送 上皇
出紫荆自陞改居唐居庸不守即迎 上皇還入京
師怒中朝大臣無一人出迎今隨駕者皆歸於是獨
表彰及通事哈銘從 上皇使銘寵馬左右行過溝
河山崖銘下馬扶掖甲子伯顏帖木兒大同王來迎

上皇道見曰太師誠心送 皇帝歸而 太弟適自立臣等皆背 皇帝深恩下一出見太師是以怒而兩還今欲到陽和遣使送 皇帝道居庸以歸母令皇帝望見京師思念 皇太后萬一 皇帝念 太后至有不可知乃使我留惡名於後世也晚至易錫莫而納皮袋防 上皇道飢已已至陽和是時也先已攻居庸不下喜寧曰太師云於此送駕矣忠勇伯把台曰太師又謂於此送駕是輕也意欲奉 上皇至其營還求中朝使臣來迎乃成禮耳把台者孫信

識大錄

也與喜寧故皆唐中人故能得唐意然信多所擁護而喜寧奸諂時：為唐畫計亦數驚 上皇前上皇無以罪也與于唐奉車駕出陽和而西行宣皇帳寢雪中甲戌至唐營乙亥西北行至小黃河伯賴帖木兒小營在焉其妻急使女婢設帳止宿供具數日復西行十一月至唐大營唐奉益恭設馬設宴皆首行君臣禮要要四人次第上壽伯賴帖木兒亦與其妻見 上皇如也先禮也先七日一獻馬伯賴帖木兒七日一獻牛日一獻涼射生則獻野馬黃

牛 上皇道行或乘馬或坐暖車唐男女遠見皆馬上叩首亦或進生也先時：設宴奉觴上壽手彈琵琶思兒唱曲唐齊和之人同賽刊二王奉觴皆曰中國聖人天之姤也也先請 上皇曰今得明使來迎 皇帝歸矣 上皇曰即汝自送我求我使臣徒費使反耳喜寧不悅謂把台曰求急者表形也合殺之 上皇乃語喜寧告自謂也居數日也先奉 上皇轉西行至八寶山喜寧復言從此還到耳肅使其守將迎入即轉入陝西取其騎卒以入南京遂居于

識大錄

南京樹銘來問曰 上皇曰人寒甚 陛下又不熱騎 取凍令守將亦必不納 上皇曰是也是月也先遣使來求使臣不見報因寇掠寧夏又以 上皇或居久數請納其妹 上皇固却之 上皇若處彌荏唐大服聖德誠敬益篤高宗泰元年正月朔 上皇在迤北焚表告于天地也先設羊酒斷頭山奉宴其妻及前衆進皮條為賀二月 上皇居東勝州唐教飲以輕騎送 上皇歸離為喜寧所阻會也先使那哈來朝 上皇語也先使喜寧及高駘與之俱既

行微雨 上皇曰此洗屍雨也喜寧不反矣高祖至
邊以 上皇命言喜寧示邊人及野狐嶺若將揚
後今邊人為喜寧置酒縛送京師帝幸報至
上皇喜曰我故言洗屍雨是奴死吾還歸有日矣三
月也先聞喜寧誅與葬却王議頭部屬異道入寇必
送 上皇遂分圖萬全寧夏慶陽入城廂門大同等
處皆不得利 上皇數曰苟月予歸我歸當居于道
運之府哈銘泣曰 陛下非有收遊荒亡之樂為天
下蒼生而來歸當王位又何哉也四月 上皇居置

識大錄

州伯顏帖木兒妻使 女問貼等曰今已夏暖何得
衣薪皆言否也我輩數人同一邊帳何地矣薪使女
曰我謂薪燭也燈帳上乃有火光歸語伯顏帖木兒
妻以告伯顏帖木兒曰 皇帝帳上夜現火光必
有大福伯顏帖木兒射獵得一雄并携酒來獻謂哈
銘曰我有一箭上聞 皇帝如東海大魚乘潮往來
一時失水困于泥沙潮來終去矣 皇帝母急終當
反國也五月虜分道入犯圍代州寇宣府而達其春
政完者脫散貢馬請講和退兵奉 上皇還不且半

衆大舉七月 上遣禮部侍郎李實少卿羅綺指揮
使馬顯階虜使往報之 上遣可汗及也先書不言
及迎駕事頃之虜主脫：不花使復至求與廷臣同
往乃復命右都御史楊善工部侍郎趙榮等使虜實
至朝 上皇所 上皇皮帳布帛席地而寢獨乘彬
哈銘以狐狸傍侍牛車一輛馬一匹以備營 上皇
曰朕為天下生靈躬率六軍不意被陳友王振等所
陷非樂酒從歎以至于此也先送我固其誠意喜寧
漢行引破紫刺閱再圖京城以此不得還歸後嘗一

識大錄

至小黃河一至乾河又復阻也先送我張寧死矣陳
友罪不可赦也因問 聖母 今上安否又問舊臣
教輩曰我居唐一歲矣何故不來迎歸我衣服冠帶
存將來否實對曰 陛下蒙塵天下臣民如喪考妣
從唐中還者有言見 陛下有言不見虛實難知遣
臣來探之是以無所齎也 上皇曰汝還言于 上
及文武群臣遣使迎我歸守 祖宗陵寢亦可也或
為庶人亦可也也先言若不迎我捷達十年亦不耳
休我不足惜宗社生靈當軫念之實親 上皇服食

惠陋進白紫數升 上皇曰此小節爾朕念歸也實
曰王振一宦官耳 陛下何故寵之太過以至今日
上皇曰我亦知之當於人皆不言今乃罪我悔之何
及將還復朝辭請還國之日引咎避位 上皇嘉之
日暮 上皇情色凄然實與虜使還朝其虜情及
上皇起居狀文武群臣固請使奉迎皆不許八月楊
善至虜中也先曰大臣至矣不可以無信引見善于
上皇所與伯顏帖木兒殺牛馬為酒送 上皇行也
先彈琵琶妻妾奉歡居數日築土臺奉 上皇臺端

識大錄

三八

率妻妾酋長膜拜獻鞍馬貂銀二鼠皮襖賽和玉亦
打野盤進酒 上皇行也先與酋長送車駕可半日
許下馬叩首聽辭方箭撒袋戰格以進諸酋長羅拜
伏哭而去伯顏帖木兒獨送 上皇至野狐嶺進酒
帳房既畢舉人語使哈紹上奏天使 皇帝來我遊
荒我也先奉若天意敬享 皇帝一羊矣 皇帝此
來為天下也為邊城也歸時當為皇帝為皇帝即我
主人有緩急我可得告慰來虜皆道陪送駕進羊馬
善口呼 皇帝行矣伯顏帖木兒再送駕出野狐嶺

口 上皇攬轡慰籍而與之別伯顏帖木兒大哭歸
而放圍得俸復使數十騎來追獻於木 上皇至宣
府下詔引咎命孫迎駕之禮翌日丙戌車駕抵京師
入自東安門送駕虜揭蓋審視叩頭退 上迎拜門
內各述授受之意報進良久乃送 上皇南宮陞座
群臣就見而退大赦天下

識大錄

三九

帝典

代宗景皇帝

代宗景皇帝諱和鈺 宣宗次子 英宗庶弟也母

曰吳賢妃宣德十年冊封邸王正統十四年七月也

先大舉入寇 上親征之命王居守八月壬戌六師

敗績于土木車駕北狩戊辰報至京師大震時兵馬

識大錄

甲快軍實盡為虜所得僅存贏馬疲卒不滿十萬人

心洵一羣臣聚哭于朝議戰議守未有所決侍講徐

理曉天文好談兵首倡南遷之謀禮部尚書胡濙曰

文皇帝足跡于此示子孫不拔也必不可兵部侍郎

于謙曰言遷者可斬也速召勤王兵死守之衆皆以

為然 皇太后禁中疑懼問太監李永昌永昌對曰

是也陵廟宮闕在此倉庫府庫百官萬姓在此南遷

大事去矣且 陛下不聞宋靖康乎因為 皇太后

速靖康事 太后悟己已 皇太后召百官入集闕

下命 王權總萬幾于午門南面見百官啓事施行

庚午 王御午門諸大臣廷啓王振罪 王曰待取

旨百官趨進伏地不起曰王振罪不容誅 殿下不

即正典刑族滅之臣等今日皆死廷中痛哭呼號不

辨人聲邸所長史儀銘膝行前請錦衣衛指揮馬順

叱退之給事中王竑起直前捥髮嗾其曰曰爾昔

倚王振奸橫今尚敢爾群起毆之或就脫順鞭擊順

出噴瀝血于廷順遂死朝班亂守衛之士皆哭王環

視屣起于護掖止之王竟入將闔門百官隨之太監

識大錄

金英傳令且退散散粹英懼即傳令曰許藉沒王

振家矣尚何言百官曰何有毛賁王長隨亦振黨指

付外廷王令出二人門隙中又搗殺之頃之衆執振

從子山至相戒弗搗使伏法與天下共知之王遂命

縛山付都市坐凌遲之誅下諭曰閣寺顯權國家多

難已如百官請其各出蒞事皆頓首退或棄三屍東

安門外道上軍民爭擊之衛士將獲廷中血儀銘止

之曰留其跡可以為鑑幸未 皇太后詔立皇子見

深為皇太子時年二歲命 王為輔代總國政撫安

天下格 王座入奉天門左受朝以于謙為兵部尚書出恭將石亨于詔獄充總兵官練兵京師士申廷臣交劾隨駕失機總兵官鎮遠侯顧興祖等 王下與祖獄祭細之甲戌從督備石亨處備禦右少監陳公言唐中阿剌知院率衆圍龍門射書講和下兵部尚書于謙言唐多詐但謹備之虜擁衆與道宣府總兵楊洪開城門不出朝廷聞之遣洪繫詔獄而子群臣共請 皇太后國有長君社稷之福宜立 郕王為皇帝庚辰 皇太后遣太監金英傳旨 皇太子

識大錄

初冲未能踐祚理萬幾 郕王早長宜早正大位以安國家於是群臣交章勸進擇日行禮懿旨命翰林脩撰商輅彭時入內閣辦事是月廣東盜黃蕭養圍州殺副總兵王清楷號東陽王九月癸未 王即皇帝位遙尊 上為太上皇以明年為景泰元年詔赦天御史李著上疏爭謂宜稱疏曰啟稱帝曰殿下自稱曰下官 上曰御史解耶著對曰下官正言 上誅之也先優遣使致書辭甚悻悻兵部尚書于謙言于 上曰唐賊下道氣滿志得將有長驅深入之勢

不可不預為計通者各營預備直達隨征軍資器械十不存一宜急分遣官四散召募官舍餘丁義勇起集附近民夫更替沿河漕運官軍全其急練神機等營操練聽用仍令二部齊集物料內外局廠晝夜併二成造戰攻器具京師九門宜全都督孫鏗衛輝等統領軍士出城守護列營操練以振武威遙給事中御史如王誼舉分投巡視弗致疎虞從郭外居民于城內隨地安插毋為虜所探通州壩上倉糧不可捐棄以資寇宜令在官人負急詣閭支往作月糧之數實

識大錄

為兩得 上皆從之時人心危疑雖臺諫亦莫敢昌言國是進士練綱乃上言中興要務援古証今大要謂中興與創業無異因敗為成轉禍為福惟在居心一轉移之間 上嘉納之擢兵部郎中羅道給事中孫祥為右副都御史分守居庸紫荆等關令各處招募民壯就令本地官司率領操練遇警調用乙巳遣都指揮李驥起居 太上皇告即位及立 皇子并致書也先也先曰明立皇帝矣終無和意遂謀入寇十月朔也先以送 上皇還京為名吳可汗脫不

范入寇大監喜寧為智謀宗師戒嚴人無固志以為
必不可守進士縲網復上言虜勢猖獗非直邀求金
帛而已未必不欲放舍人以汴宋待我也我國家固
富兵強固非宋比然求其人如神師道李綱亦未多
見乞遣逐武臣授以方畧俟其深入乃奮擊之及勦
遂將勤兵內回邀其歸路設有倡為和議緩于武備
且請南還以圖偷安者即為奸臣宜即加誅以為戒
上覽奏大悟奇其才即授監察御史明日于譟亦上
言京師天下根本宗廟社稷陵寢百官萬姓都藏倉

識大錄

五

儲成在若一動則大勢盡去宋南渡之事可鑒矣太
監金英宣言于徽曰有以還都為言者上命必誅
之乃出榜曉諭固守之議始決虜本車駕入紫荆關
殺守將韓清都御史孫祥走死遂薄京師命于譟石
亨等率師出德勝門守禦虜焚三陵五抵城下連日
攻城四散抄掠石亨等與之戰殺傷相當虜知我有
簡少沮喜寧等也先遣使來議和邀大臣出迎駕
上疑其詐遣右通政王復太常寺少卿趙崇出朝
上皇復崇至虜營也先謂爾等皆小官可令胡漢王

直于護石亨揚善等來上皇諭二人曰彼無善意
爾等宜速歸復崇及命下廷議言議等國所倚仗充
不違於虜復縱騎剽掠攻城益急石亨折弓厲聲
曰宰臣不出計策莫能支矣學士陳循等請勸宣府
遼東總兵楊洪曹義各選勁騎與官軍夾擊又指勅
數道諭曰回韃靼及漢人有能擒斬也先來獻者賞
萬金封國公復偽致書可汗云約誘也先入寇宜乘
其孤軍合兵勤殺之所致書為也先遁奔所獲既而
宣府遼東兵至我軍大振庚申石亨及從子虎都督

識木錄

六

范廣擊虜德勝門殺傷甚眾都督孫鏗戰面直門斬
虜先鋒殺入逐之虜盡圍鎧力戰亨分兵往虜引
却都督王義武與戰彰義門外以神銃擊却虜遂敗
之遂至土城與中流矢死居民升屋擲磚礮亂下
也先怒壬戌奉車駕出土城北去脫不花聞之遂
不敢入關亦北歸遣使來獻馬議和朝廷却之胡漢
王直言不花也先君臣素不睦宜受其獻以間之
上從其請使人入見厚賜之釋揚洪于獄中使自効
洪與孫鏗范廣等率兵二萬擊餘虜于涿州紫荆等

虞遂至固安大搜捕虜阿歸等四十八人斬首四百八十級邀還俘掠人萬計命尚書石璞鎮守宣府都御史沈固鎮守大同都督王通守天壽山倉都御史王祐守居庸城昌平都御史郭永學提督京東軍務平江伯陳豫守臨清十一月以虜寇嚴降詔撫安天下論功進封楊洪昌平侯石亨武清侯尚書于謙加少保總督軍務徐陞賞有差時大臣有奏留邊將守京師者兵科給事中葉盛上言今日之事邊關為急性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師何以臨土未紫則白

識大錄

七

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薄都城即此而觀邊關不用則京城雖守不過僅守九門無事而已其如陵寢郊社何其如田野之民茶毒何宜急遣固守宣府居庸為便從之太常寺少卿習嘉言孝弟慈愛人道所先推以化感天下虞氏之為政也上皇未還皇太后宮中豈能舒樹護之憂割懸旌之心願陛下朝夕憐之口不釋迎援語皇太子幼冲不時存問孝弟慈愛昭著內外自然天下之人有所感動以濟大功寧陽侯陳懋尚書金藻等討福建逆執鄭伯孫株

之餘黨悉平命都督周知董興充左副總兵提諸道兵討廣東盜黃蕭養兵部侍郎孟繼賢其軍都御史楊信民巡撫廣東虜寇逆東都御史王相樂之虜遁十二月虜寇井州都御史馬昂充聚入保獲精將以伺之虜聞遁去庚戌尊皇太后為上聖皇太后母賢妃吳氏為皇太后冊妃汪氏為皇后冊上皇宮嬪周氏為貴妃是歲湖廣貴州苗賊作亂命靖遠伯王驥佩平蠻將軍印充總兵官勦之景泰元年正月朔上皇在迤北上受朝免賀翠

識大錄

八

呈見上皇書至命遣大臣往迎命公卿集議廷臣因奏請遣官使北頒節進冬衣上謂必能撤上皇者始可行群臣懼謝罪繳納原奏事遂獲開從福安縣賊陳殿四等作亂御茂七餘黨羅應廖寧等復叛殺尤溪主簿突入清流境虜入朔州大同起兵官郭登敗之于撈撓山封登定襄伯虜嘗欲以輕騎送上皇還太監喜寧沮虜者再至是登獲虜謀言誘之獲逆者出喜寧閏正月京師烈風晝晦鎮朔大將軍石亨都督范廣率兵出大同宣府尋召還二

月侍講創定之抗疏言人生當總攬乾綱親決政務
允政事有早朝未及決者宜日御便殿近臣侍側
大臣奏于前官察其邪正而加糾彈史官書其言
動以示懲勸君臣之間詢謀可否以求至當此前代
故事祖宗成法也遵而行之則刑決萬幾日益以
熟審察百官日益以明聖政益新天命益隆矣若乃
仍如前日無事但以奏本進入擬旨批出目恐偏聽
生奸獨任成亂治化無由成也疏入不省以違閣事
殷冷天下生負納粟上馬者許入監其上違事例與

歲貢同天城衛令史賈斌上言漢桓帝擢歸宜豎唐
 文宗受制家奴宋徽欽聽用閹寺皆馴致敗亡太
 上皇失位去國亦由此輩今皇上肇登寶位宜法
 高皇帝以為治事無大小必經宸斷閹人專備灑掃
 不許竊柄凡阿諛者必斥之端本澄源謹終如始則
 天下一新矣臣於歷代直諫盡忠守節之士興恃寵
 宦官撮其尤者錄成四卷名曰忠義集伏乞刻布臣
 僚必能觀感以興起其忠義之誠而宜者亦不得縱
 其奸宄之私矣事下禮部尚書胡濙覆奏謂斌言雖

有理然 章皇帝御製臣鑑已行頒給足為勸戒所
編不必刻布且言斌擅自離役發回本衛三月虜分
道入寇四月都督董興等大破廣州賊黃蕭養誅之
封興海寧伯大同恭將許黃隋使虜議和不許監察
御史許仕達言自冬徂春灾異叠見黑氣四塞烈風
挺齊時雨久缺臣考之經傳驗之人事天降灾異莫
不有繇且以為天心仁愛歟 陛下盡絕宴安耽毒
之私奮發卧薪嘗膽之志以成非常之功以垂非常
之恥 陛下宜痛自修省日與輔臣講求治理耳目

之娛荒寧之事不使喪于心志起居服食凡百自奉亦宜損抑不令過奢中成群臣同加脩省視雲南郊禱于皇天后土如成湯中桑林之責高宗用祖乙之言庶可上副天心下消災異上嘉納之命保定伯梁瑄佩平蠻將軍印充總兵官與都督毛福壽方瑛勦殺貴州苗賊名王驥還京廣西羅城賊首韋高保攻融縣柳城賊首侯公寒攻破古免高界背塞復攻藤縣殺指揮潘濟麓水縣賊朱必森復聚衆行劫殺縣丞一人縣丞葉仁集民夫破之五月虜分道入犯

河曲縣復犯義并屯堡盡殺其守卒反指揮會事劉受復圍代州寇宣府已而虜酋何剌知院以虜主脫不花之命遣其參政完者脫歡來貢馬請和至懷柔使太常寺少卿許彬錦衣衛指揮同知馬政往察其情偽完者脫歡言請和退兵即奉 上皇還不且幸般大舉若見疑請以為質 上問學士陳循曰虜可和耶循曰進而備之六月吏部尚書王直率諸大臣言上下神祇陰誘虜使來請和臣等切惟 陛下大寬嗣登天與人輸永無二 陛下隆散死之

識大錄

十一

心尊焉 太上昭告天地宗廟社稷名位已定天下之人皆以為宜令車駕還虜中 太上尊居不復事天臨民 陛下但宜崇奉之禮即稱天倫之厚伏望俯從虜請還便答之如果至誠即別令大臣迎駕上曰當時大位卿等歸我非出朕心大元蒙塵朕累使往虜不聽從無如許何于機從旁對曰 陛下大位已定誰復異議若使盡禮好虜難也 上乃從之既出 上使人追問曰即使虜誰可者孰為富弼文天祥王直對曰孰非廷臣孰敢不應而戌也先帖木

兒奉 上皇至大同城下郭登開門以迎朝服立于闕伏人城上約駕入遂懸闕及門虜覺復撤 上皇去遂轉北懷柔戊子月食七月以禮科給事中李實為禮部左侍郎羅綺為少卿馬顯為指揮使偕完者脫歡往以報請和之議 上遣可汗及也先書不言及迎 上皇事項之虜主脫不花使復至未與廷臣同往王直等以請 上曰李實方行已命右都御史楊善工部侍郎趙榮為正使都指揮同知王思正千戶楊觀鵬為副使與虜使同往禮部尚書胡濙等

識大錄

十二

詣豐齋服食御用 太上所需不報李實與虜使還朝具述虜情及 上皇起居狀諸文武大臣合上疏曰臣等共詢李實言出塞道中行群虜開飲議和皆舉手加額及見也先殊喜言迎使也先大駕朝發天日在上決非妄言引見 上皇亦言虜信 上皇凄切不忍之情實天兵道臣等切詳虜人悔過請和實天地宗社之福宜仍遣實詣虜迎接 上曰虜詐揚善已去第以迎候之意書勅付虜使還文武大臣言虜非詐也臣等詢李實詳其虜使來和尚遣使答今

請迎獲乃不與偕是輕迎駕重請和也虜之候謁和
且不終不迎駕歸何以和為上令再議李實言也
先約臣迎駕毋出入月五日且言頃得朝旨不敢擅
為期也先言此期決不可失遂令酋長偕羅綺往大
同一帶胡同獲道人馬臣還過宣府懷柔見軍民始
敢出郊易牧誠非空言臣蒙將命止為講和迎獲日
期實出也先伏望陛下俯從群請即遣材智大臣
往脫虜有詐亦可塞之若過所期更欲便臣亦不敢
從上命再議及虜使還竟付迎獲于勅書而已文

識大錄

十三

武大臣復言事會不再機不可緩願陛下體上
皇之心順人民之情不然虜人指此為兵端矣乃命
擇人以聞群臣皆言實方從虜來得其要領即實可
使上竟不遣曰待揚善場監察御史畢鑾等復言
群臣之請切矣陛下必待善場夫中國所恃者信
義也不迎不義失辭不信就今虜詐我倘在也不報
翰林院簡討郭謙復以為書上曰上皇朕兄豈
有不迎虜情臣測正欲探之情誠而迎又何慕焉八
月揚善至虜中也先曰大臣未矣不可無信引見善

於上皇所置酒極歡居數日送車駕還至野孤嶺
更別而去上以三皇且至勅禮部具迎復儀注
兵部總戎具防禦方畧先是累奏不得旨至是群情
欣慰朝下多官集議都御史王文瀾聲曰來耶來耶
虜不索金帛必索土地便謂上皇來耶皆相顧莫
敢言于謙曰防禦方略護之職也胡濙上儀注宜遣
本部堂山官一員至龍虎臺錦衣衛遠堂上官一員
并官較執丹陛駕輦至居庸關各衙門分官迎接土
城外太上皇入安定門東上北門生皇帝見畢

識大錄

十四

文武百官朝太上皇自東上南門入南城天內
上曰迎於居庸用轎一馬二丹陛駕第迎于安定門
內戶科給事中劉福壽言禮太薄上曰朕之即位
非得已也尊稱太上何云薄耶禮部會議之胡濙
言福無他意大抵欲皇上篤厚尊親上曰太
上皇自虜中寄言迎禮從簡朕敢違也朝退諸大臣
得一亡名書聚觀之書上修史先生隱其名言都人
一聞駕旋人喜躍近之不厭遠望可知今日宜積
主上厚奉迎之禮避位婉辭然後受命因連唐肅宗

故事胡濙曰若封進或可感動上心王直曰可權失而求諸野王文曰不可匿名文書不得以告禮科給事中于恭以聞上詰濬何提得書濬言臣得之高穀上怒命按捕其人高穀云臣得之隸云臣拾之道王文曰弗累小子食牢飯也十戶龔遂榮出承曰臣為之胡濙因奏考之唐史天寶之亂玄宗幸蜀肅宗即位靈武尊玄宗為太一皇帝肅宗收復西京迎還上皇至咸陽備法駕望賢樓上皇在宮南樓肅宗著紫袍望樓下馬進進拜拜樓下上皇降樓撫

藏大錄

十五

肅宗兩泣辭黃袍自為肅宗著之肅宗伏地頓首固辭上皇曰天下人心皆歸于汝使朕得保養餘齡汝之孝也肅宗乃受此已行之令典政可効之良規今備法駕安定門內誠為太簡上曰慮墮虜詐故簡其禮但大兄入城朕知尊親朕今迎太上皇東安門內行叩頭禮畢領群臣隨至南城內便殿太上皇升座朕行禮畢文武百官皆朝母再紛更焚未太上皇至宣府下詔曰朕之不朝蔽于推奸被留虜廷聖母賢弟數遣迎取以天地之恩祖宗之佑幸

得還京肅文武群臣請重迎接之禮朕辱國長師其何顏復見是時禮部復請上迎駕安定門外文武衙門分官詣龍虎臺百官為班迎接上城外會太上皇詔至上曰太上皇命簡朕事已定丙戌車駕至自返北上迎至東安門內駕入南宮文武百官行見禮展實以肅宗還京祭告天地社稷山川之神遂赦天下陞楊善為左都御史王恩等賞有差宴虜使九月封朱謨為撫寧伯十一月上皇萬壽節礼部請群臣朝詔罷十二月己酉月食礼部請以

藏大錄

十六

正旦群臣朝太上皇于延慶門不許輩提學憲臣二年正月上皇在南宮梁瑤擊苗賊於靖州破之三月罷遣使入虜四月都御史王采討貴州香爐山苗苗革同烈平之五月虜使來欲求使答諸大臣請許之以慰其心上曰祖宗開創以來虜使遠近不敢窺伺正謂絕其來往也小人通使誣言不一坐生弊端朕甚恨之自今罷遣群臣復言虜情至難我倘未修人情有求不得則慚再則憤求而不得虜無憤耶上曰虜之拘窺未嘗幸心去年入寇京師

蓋因不遣使臣國家久安計不在此尚書王直言此
見聖諭純廟語和臣知陛下有為之君七如是則
當有以備之 上曰天下雖安猶備不虞況今日耶
有智勇謀畧安舉用者總督總兵具名以聞已論我
伍戶部尚書金藻言我備未也慮漸而積孰道其謀
昔漢高帝自將三十餘萬衆往擊項羽而有平城之
圍矧今人民邊儲凋弊耗損伏望念 祖宗創業之
艱憫速近生靈之苦俯就所請答其來意 上曰朕
志已定所引平城之事恐非臣下所以顧國家者尚

識木錄

書明漢等言積出凡利害文一通令臣詳議觀其語
意專在求使臣謂庸情雖稱未保其終然始則奉選
上皇令人選裁制使使人極解馳馬逆貢歸誠悔過
亦不可誣大厚往薄來柔遠常駐使使再來此不一
報似非其義但年上木之事雖臣子痛心切齒 皇
上外新嘗賜之日然遠無儲蓄之素野有奔亡之憂
將帥進士卒忘死爾者遺報稍急曾無一人敢言
戰伐甚至張皇失措安邦大計諒不如是伏望 皇
上深惟曲憲量遣使往和乃初武臣修治軍實庶使

無可執之詞我有預為之計 上曰卿言良是朕志
定矣遂賜虜脫 不從王可汗書曰朕自 祖宗以
東四裔來朝並加恩待殊下遣使至彼以此和好久
久保全比歲可汗太師累使朝貢朝使嘉祿誠誠頻
使還恭宣期恭使貪功嗜利激怒可汗太師致使前
日暫失歡好以天之靈要約如故朕與可汗可不思
所以保終之仗至僕厚其勞所賜可汗及可汗地有
金銀及金銀器皿織金端龍文綺等物即付領去自
今但可汗使來朕終始善視尖不食言文選郎中李

識木錄

賢上正本干策大畧言朝政闕遺有司利病生民休
戚中外進言已詳然有關於 上之身心者或畧臣
以為 陛下下一身國家天下之本而心又一身之本
也正其本萬事理惟 陛下之心既正則國家天下
之事可以次第推行乞留中以時省覽詔付外既而
給事中李侃等以災異上疏謂本賢忠言宜賜採納
乃復取奏入命翰林繕寫置諸左右尚書楊寧見其
奏歎息謂賢曰吾讀策節儉一事殆欲下汝也時
上頗事聲色奢侈嘗以銀豆金錢等物撒地令宮人

及宦侍爭拾為笑編修楊守隨賦銀豆謠未及上
京師傳之六月戊辰朔日當食不食七月以邊儲不
給許納粟補官八月壬申南京地震十月麻陽教諭
章泰言三事其一曰願 陛下孝 百行之本也
上皇北狩 陛下仰承 母后俯詢群臣以登大位
臣竊以天意人心與 祖宗所以責望 陛下者誠
愈重而愈難視昔從容繼統故自不同願 陛下師
文王之敬止朝問定省以承大內西宮之心其二曰
願 陛下弟詩云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仰惟 宣宗

識大錄

皇帝駕生胤嗣惟 上皇與 陛下而已 陛下在
藩之初 上皇留止京師豈不以手足情親不忍違
違莫得時晤日見今變輟復還 二聖重懼臣願
陛下體昔 上皇友愛之心師古帝王因心之仁以
父道尊事 上皇用子道教育 儲聖百凡思禮無
替有隆三曰願 陛下武奮發威斷義理所安信之
不疑行之必毅中外曉然明知意嚮依憑城社者不
敢肆昔日陰竊之奸嗚呼離勢者不敢萌昔日離附
之詭則彼無厭既虐自深然有虎豹在山之懼用以

克戡大其且無難者下大臣議謂今 上已行不須
續聽十一月 太上皇聖節禮部請令群臣朝廷安
門報罷

三年正月 上皇居南宮石庫縣流賊入境攻掠縣
治四月 上有意廢東宮立其子見濟未敢發也太
監王誠舒良請先賜諸大臣金於是賜內閣諸學士
陳循高穀金五十兩銀百兩江淵王一寧蕭鑑商輅
半之顧亦未敢發會思明府都指揮黃珌以罪繫廣
西獄上書請勿儲 上喜下廷議皆請從珌言遂先

識大錄

置東宮官屬諸臣皆兼保傅等官文二條以悅群臣
之心京師為之語曰一朝盡保傅六部兩尚書五月
甲午廢皇后汪氏立皇子見濟為皇太子冊妃杭氏
為皇后改封 上皇皇太子為沂王封次子見清為
榮王見淳為許王六月大雨決旬河決沙灣八月命
侍郎李賢姚夔都御史洪英等分行天下考察庶官
獎惡盡見九月御史劉珪等言知惟文武群臣德行
才猷靡所表建而師保兼官祿俸加倍修必費財費
必傷民近者戶部奏今年京師支放會計米銀動以

千萬府庫將空欲將被災田地覈勘追徵與其剝疲民之財孰若省重支之休伏望聽群臣挹損辭讓亦消弭災異一端命關支二條者暫停其一年量仍給之閏九月立園營十月太僕少卿黃仕雋言巡撫朝廷重臣三司所行多被掣肘況在任年久或變節怠終昔唐玄宗謂張說曰向令十道使出巡諸州以察善惡茲因東封始知負朕多矣今豈無如前所云乞敕所在巡撫大臣惟總大綱無親細事惟從與諭無執私見其事安民安之處可無巡撫亦令各官集議

識大錄

暫從省革從之也先遣使來朝貢馬復奏求中國使臣往報不許勒沿邊總兵官防備之鳳陽安慶浙江湖廣諸府早十一月己未朔日有食之太上皇聖節群臣請賀廷安門詔罷也先復遣使二千餘人入貢工部尚書石璞上言邦畿千里萬國瞻依禮樂刑政胥繇此出乃盜賊橫發披甲戴兵明火劫掠近聞所獲強盜俱言誰不懼死但以糧賞不得全開妻子飢饉難忍復審口外邊軍夜行日伏偵探虜情乃其月糧亦行減去致令窘迫是啓盜端實非儉道與減

士饑寧損臣俸又聞山東河南南北直隸等處今年多被水患小民缺食盜賊潛起福建浙江蔓延可畏乞勅吏兵二部省冗濫去蠶食其文武官俸六品以下者如故五品以上斟酌減支量添軍儲尤望被災州縣蠲其徭稅暫停一應軍需道一二大臣巡視賑濟下多官集議以聞詔文武官俸祿如故有冗員酌煩簡量省之十二月令布政按察二使有缺三品以上連名保舉以征苗功進封梁珪為保定侯毛福壽為南寧伯

識大錄

四年正月 上皇居南宮河復決沙灣三月大陰福寺成寺甲京師費以數十萬四月復築沙灣決口辛三月食五月以黃珖為都督同知召至京師管事前府其家人繫廣西獄者俱宥之七月早八月工科給事中徐廷璋言師保之位非其經綸調燮之才不可輕畀今每部增尚書一員都察院增都御史三十餘員又復偏加師保銜階高華濫厠所宜慎重十月以右諭德徐有貞為左僉都御史治沙灣決河十一月上皇萬壽節群臣請賀詔罷 上所立太子見濟薨

五年正月 上皇居南宮以山東河南連年水旱遠
平江候陳豫內閣學士江潮從撫安之二月建昌武
昌漢陽疫京師陰雪彌月准徐蘇杜普府積雪小民
飢凍死者甚衆四月壬午朔日有食之五月禮部郎
中章綸監察御史鍾同請優東宮下錦衣衛獄六月
以征苗功封方瑛爲南和伯八月麓川賊思機發伏
誅十月癸巳月食十一月 上皇聖節群臣請賀詔
罷賜兵部尚書于謙勅曰聞朕嬰疾朕心惕息今命
醫賜卿白金五十兩并賜并羊酒白榮卿其勉

識大錄

扶副朕奉朕

二三

六年正月 上皇居南宮四月丙子朔日有食之五
月旱六月淫雨七月命翰林儒臣編纂宋元通鑑綱
目監察御史倪敬言天氣失調災異迭見雨水霖
霪軍民艱難臣等直陳修省之助竊惟府庫之財不
宜濫予游觀之樂不可無節爰因齋僧累出藏金易
米供給米價湧貴不免損民異端惑衆無耕蠶衣食
之勞征科徭役之擾厚之如此則遐邇遠漠櫛風沐
雨之窮軍荒年歉歲趨事赴役之飢民又將何以濟

之近聞起造燕室龍船宴娛頻繁土木資餉爲費不
少恐非所以保聖躬隆聖德也報聞八月廷杖南大
理寺少卿廖莊降爲定羌驛丞遂併杖章綸鍾同于
獄中九月丁亥月食十一月 上皇聖節群臣請賀
詔罷湖廣苗賊攻圍隆里新化銅鼓諸城命方瑛佩
征蠻將軍印充總兵官往征之

七年正月 上皇居南宮命兵部尚書石璞撫安湖
廣軍民二月 皇后抗氏崩三月以辰沅有警勅石
璞總督軍務四月湖廣賊蒙能糾苗賊二萬攻圍平

識大錄

二四

漢衛守備都指揮鄭東等擊敗之五月纂修寰宇通
志書成六月淮揚鳳陽大旱徐州大水河南大雨河
決開封河南彰德淹沒無算七月伶人李安娣自教
坊入侍得幸以安爲錦衣衛百戶兩畿山東西江浙
諸省蠱蝨旱疫八月廣西流賊破欽州虜知州姜原
性載省天下添設官貢九月通錄司左玄義仰頌高
奏近聞東南蝗疫盛發河間寺所旱涉相仍而圻甸
之間盜賊充斥八月二十九夜迅雷雨雹九月初九
太陽無光色紅如血薄暮太陰色亦紅近者陰霾連

日不 此殆因國免滯之微乞勅法司明清庶獄詔
曰朕屢命諸司平反諸獄今有逮問未完遽斷道之
議宋臣文天祥曰忠烈謝枋得曰文節十一月 上
皇聖節群臣請賀詔罷十二月癸亥 上有疾且以
星變罷明年元會

八年正月 上皇居南宮是時 上疾不瘳儲嗣未
定內外憂懷在廷各懷擇君之意司禮太監王誠與
大學士王文謀取襄王子立之其事漸露太監與安
楓群臣請復迎立 上皇學士蒲繼不可王 文持兩

識大錄

底五

端丙子群臣屬奏草奏在于左掖門乞早建元良以
安人心左都御史蕭維禎請易建曰擇既上奏不允
丁丑將郊 上力疾出宿于齋宮戊寅遣武清侯石
亨攝祭庚寅 上不視朝者三日矣群臣復請蘇立
太子禮部尚書姚夔與大學士商輅議率百官伏闕
請幸郊集朝房夔屬輅奏草輅屬草曰 陛下 宣
宗章皇帝之子宜復立 宣宗章皇帝之孫皆曰善
跪具日已暮皆出而石亨與徐有貞等夜奔門迎
上皇出南宮即皇帝位二月 皇太后詣諭廢 上

為郡王歸西宮癸丑 上薨葬祭禮悉如親王詔曰
庚妃嬪唐氏并俱賜珣慶成化十一年上尊諡曰恭
仁康定景皇帝改陵寢祭禮如諸陵崇禎十七年加
上尊諡曰 天 道
景皇帝廟號代宗
文 武 仁 孝

識大錄

二六

帝典

英宗廢皇帝下

天順元年 上居南城七年矣 景帝戊寅掛劍宮門已無復天下意 景帝病所立太子薨 上太子久廢司禮監太監王誠與大學士王文華謀迎立襄王子未定群臣且上章請惟 景帝所立都督張軌

識大錄

與其弟親武清侯石亨太監曹吉祥謀請 上復位鴻臚主簿萬祺知祿命告亨曰皇帝在宮裏事他未亨告太常卿許彬曰社稷功也雖然彬老矣徐元玉有膽略蓋固之亨亨夜過都御史徐有貞謀之有貞曰太上皇出狩非以遊牧為國家耳南宮雖劉氏無離心奉以復辟天人同符在此時也一再日亨等復過有貞有貞升屋步乾象曰可矣在今夕相與密定大計有貞曰今虜騎薄都城公總兵也莫若名倫非常納兵關中皆曰善遂倉皇出會曹吉祥及靖遠

伯王驥都御史楊善兵部侍郎陳汝言等至長

安門下門開亨等以兵千人入有出入者輒呵止之宿衛皆驚有貞收諸門鑰投水竇中時方四鼓天晦亨等亦惶恐有貞大呼曰時可矣勿遲率眾薄南宮門銅戟隱隱有開戶聲有貞使數人舉采鷹以衝門勇士踰垣入毀之城門驟鬪等入乃燭 太上皇燭下獨出曰爾何為俯伏合聲請 陛下登位揮士進聲皆驚顛莫能舉有貞挽之前擁 上皇登遂夾輦行勿月星明朗 上皇顧問有貞卿等為誰各具

識大錄

官對昇導入自東華門者呵之 上曰太上皇也遂翼升奉天門諸臣推御座門中 上并座鳴鐘鼓群臣之請立太子也 景帝許以是日朝群臣皆待而 帝不可起有貞等號曰 太上皇復辟矣遂入賀舉朝震駭遂皆呼萬歲日中群臣各朝服奉 上登奉天殿行即位禮時正月壬午日也是日命徐有貞兼翰林院入閣恭預机務速兵部尚書于謙大學士王文太監王誠舒良張永王勤等下錦衣獄順之改陸有貞為兵部尚書兼職視事如故陸許彬反

大理寺卿薛瑄皆為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于
內閣恭預機密下故都督同知黃珌子指揮同知翰
於獄誦成之科道官勅大學士陳循蕭鑑商輅尚書
俞士悅江淵侍郎王惲黨比王文于謙迎立襄王子
事上命群臣廷治之告即位于宗廟陵寢詔天下
曰朕昔恭膺天命嗣承大統十有四年民物康迨北
虜為變朕念宗社生靈親率六師以庶弟 邸王監
國不意挾律夫卿乘輿被遮皇天悔禍虜酋格心奉
朕南還盟國之人既無復辟之意反為幽閉之謀旋

識大錄

三

廢 皇儲爰立己子性天不佑未久而亡杜絕諫諍
失德良多朝政不臨人心斯憤今月十七日朕為公
侯駙馬伯及文武群臣六軍萬姓之所擁戴諸 聖
世皇太后祇告天地社稷宗廟以其日復即皇帝位
其政景泰八年為天順元年大赦天下咸與維新咨
爾萬方臣民同秉忠誠會歸皇極布告天下咸使聞
知封石亨為忠國公張軏太平侯張軏大安伯楊善
興濟伯皆予世還 景帝皇后祔廟主於別室群臣
雜治王文于謙陳循罪言譴與王文江淵及太監王

誠舒良張永王勤景泰中主使故都督黃瑒構成邪
議更立 東宮尋獲遂迎廢黜 江后陳循蕭鑑商
輅不能阻又附之譴文舉用頃文昭王係古鑑丁澄
尋掘黨行私比同 景帝皇帝不豫在廷諸臣皆立
皇儲而譴文誠良永勤意欲外向已見群情迎復
皇上乃圖糾合逆旅欲擒殺總兵亨等備銚鉞淵士
悅備鑪燈文曜俱知不告言坐譴并謀反當交遲循
等知情故縱斬死罪學士薛瑄請輕之乃命斬譴文
誠良永勤于市籍其家謫伯淵士悅文曜充軍鐵嶺

識大錄

四

衛羅鑑輅備鑪燈為民忠國公石亨言迎駕者於上
封右都督孫鏗為懷寧伯董興為海寧伯餘論叔有
差凡奪門者陞三級保薦守門者陞一級蓋三千餘
人景泰中諸群小皆伏誅增給石亨張軏祿進封會
昌伯孫繼宗為侯榜示王誠于謙罪于天下出獲部
郎中張綱于獄據本部侍郎二月以 太后詔廢
景帝為邸王復號 邸王母后為 宣廟賢妃 皇
后為 邸妃懷獻太子見濟為懷獻世子華 肅孝皇
后諸貴妃封號徙王文于謙王誠張永舒良家屬充

軍口北開原等衛陸都御史軒輅為刑部尚書命吏部右侍郎李賢兼翰林院學士恭預機務於內閣封都督曹義為豐潤伯焦禮東寧伯施聚懷柔伯調左副都御史王竑為浙江泰政尋罷為民陞都督僉事石彪為左都督癸丑月食 廟王薨諡曰戾以水調保定河間稅糧遣刑部侍郎周瑄往賑之四月進封廣軍伯劉安為侯廣西蠻賊黃公好等叛擬兵安遠侯柳濤討平之三月陞門達為錦水衛指揮索彬為指揮同知己巳立 太子封諸子見濟德王見謝表

識大錄

五

王見澤崇王封徐有貞武功伯陞李賢吏部尚書兼職如故因命有貞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散官奉書褒王瞻塔曰先帝惟叔父親宗室惟叔父賢姪簡祁庭宮得叔父陳言慰安二疏猶覽再三比於金勝皇太后感嘆不已叔父云欲朝廷姪亦喜見以萬親親即時氣候清和敬遣太監時齊奏勅符若書迎諸叔父從容就道姪幼僕叔父之至命石亨充繼兵官佩征虜副將軍印搜虜於延綏都督石彪奏延撫大同副都御史年雷違法繫治京師 上問李賢

官何如對曰其在大同公以斷 上曰彪將惡其利也名歸永門達必審究之既多阻賢曰秋卒曰當再勸請達給事中郎中二員 上曰使試職一人同之 不者彼謂文臣相黨也命左僉都御史林聰眼飭於山東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耿九疇為右都御史勅曰朕惟御史內糾百官外按方隅受朝廷耳目寄苟非其人曷任稱使景泰大政臺憲建廢每出杜門當官者或枉法鬻獄言事者或潛私罔上出巡者或張聲勢作威福官邪不做紀綱蕩然爾承朕簡必奉公

識大錄

六

正己督率成修御史不職爾等察舉爾等不職亦聽御史糾劾然出陞明國典斯在四月 上召諸大臣曰中外民難皆因有司匪人卿等審察先有犯賊倭職及見任操行不端政績無聞老有疾者具以奏命內外法司審錄罪因褒王瞻塔來朝勅刑部侍郎黃仕儒賑濟近畿山東飢民五月命都御史馬昂賑飢山西以民飢減歲辦物料之半御史楊瑄上書言石亨曹吉祥奏民曰 上示其章於徐有貞李賢皆曰御史言正 上嘉之六月彗星見宣室十三道御史

張鵬等以 上嘉理合章料石亭不法事章且上石亭候位新于上 上怒命收賜及壇面詰諸御史於文華殿悉下錦衣獄究主使者錦衣衛以右都御史耿九疇右副都御史羅綺名 上遂并下獄鞠之獄詞復言主九疇綺者大學士有貞學士賢 上命科道官劾有貞賢專擅威權排斥勳舊并下獄復命吏部叢御史給事中平三十五年以上者留任事三十五以下皆外調之是日大風雷雨雹發樹壞屋奉天門東叻牌推毀乃降有貞賢綺為布政司恭政九疇

藏大錄

七

布政使楊瓊張鵬誦充軍外調者復職如故命翰林院侍講呂原主內閣薛瑄乞致仕許之翰林院修撰岳正入內閣留孝賢後為吏部右侍郎恭呈示變占謂應在 母后已已 上親告于皇上帝無為母后祈福誅左副都御史蔣琳奏其背貴州七月後執徐有貞下獄丙寅承天門夜定丁卯 上躬禱昊天上帝后土皇祇曰恭惟皇眷命且承統即位以來星災不消烈風震雷拔樹壞屋平門叻牌摧毀承天門樓被災屋見災異深惧不勝憂者事天法祖未盡

誠欲爵賞刑罰未嘗欲忠良未盡用奸邪未盡去故所見不明信機佞欺節儉不崇侈財用欺傲欺播冠之氣息而刊欺寬濫之未嘗欲恩過省躬仰體仁恩大赦天下伏祈曲賜洪原用寧却家臣不勝待罪惟恨之至獲違告于太廟社稷山川勅諭群臣曰朕以菲德膺乾履祚圖治雖勤應天無赦六日丙寅承天門災朕心震驚罔知所措意者敬事天神有未盡敬善惡不分用舍乖故曲直不辨刑獄冤收征調多方軍旅勞歿賞賚士度府庫空收諸謁不怠官爵道收

藏大錄

八

賜賂公行政事廢收朋奸欺罔附推勢欺群臣吏弄法擅威福欺征徵徭役之恭重閭閻田廬寧收傳誦奔競之倖進忠言且事不用收仰文武有關革酷吏貪冒無厭致軍民失所收此皆所由傷和致災而朕或未明也爾文武羣臣朕臨耳目休戚惟均果有直言必當無隱其或躬蹈前非亦宜洗心改之遂下詔大赦天下陞李賢為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文淵閣事調許彬于南京礼部調岳正為欽州同知軒親乞致仕復以故廣平侯袁容唐子瑄葉候富陽候

安順侯成山侯保定侯子皆許襲伯然徐有貞為民
金進進封南和伯方瑛為侯封都督陳友為武平伯
後軍都督石彪為定遠伯子世左都督楊能為武強
伯右軍右都督李文為高陽伯俱流 上諭戶部自
遠東抵陝西邊軍良苦其遺給事中并司屬官各六
人辭金分勞之人二金八月甲午以彗星未滅躬禱
于昊天上帝丙午月食安置正統於陝西九月命太
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讀彭時於內閣恭預機務謫去
正克陝西衛軍十月賜故太監王振祭墓彗星復見

藏大錄

九

於前宿遣行人曹隆勸勅聘江西處士吳興嗣
上謂李賢曰建庶人文世興故吳庶人允燧燧屬澄
禁且六十載親而亡罪朕不忍其久繫賢頓首曰克
舜之心也皇太后土 太祖在天之靈寶臨 陛下
遂白 太后出之左右或言不可 上曰有天命者
任為之乃居之鳳陽令有司給月米薪炭婚娶出入
聽自便後給米者二十餘人道內使導等六人守視
使令勅群臣曰建庶人等幼累於前人拘出至今朕
欲群生皆得其所况聽親批憫此遺孤特從寬貸用

加奏送驛從檢奏以演後嗣歷天下謂朕親 為
命工部為志國公造宅十一月 上曰山東連年火
傷民甚艱難已遣朕尚念之吏部其就於本布政
司推選廉能官一員專行撫恤吏部舉右布政王守
選以命之命左金都御史王儉廉實於徐州陞辭
上曰徐南北要衝民艱朕惻然設心賑濟毋恤更念
致書袁玉雕堪曰茲予初度承惠多儀加以玲瓏碧
玉之帶書曰分寶玉于伯叔之國予施叔父宜也乃
承惠于叔父敬酬白金絲幣匪曰展親特表謝敬十

藏大錄

十

二月封曹吉祥嗣子左都督卿為昭武伯虜寇莊浪
等處命安遠侯柳澤佩平虜大將軍印充總兵官都
督遇與雷通充左右副總兵武平伯陳文充遊擊將
軍陞陝西勦殺之詩雪于宮中
二年正月庚申朔六科十三道劾兵部尚書陳汝言
請不法事文武群臣奉詔鞠實命固榮之已外算
皇太后為聖烈慈壽皇太后詔天下二月封都督同
知楊信為彰武伯韃賊入境命大同總兵官高陽伯
李文遊擊將軍定遠伯石彪調領精兵往等處會

彰武伯楊信并樂之有新獲 上聞向者土木陣亡
官軍骨骸尚暴露命有司瘞收之三月廣西賊流劫
博白及廣東寧川永安千戶所并茂勒鎮守臨清平
江侯豫山東東昌青萊諸府故多安插夷人朕念東
省連歲告山民沉離困敝思因而相聚為非勅臣其
往來勸兵盜生翦之四月乙丑 皇太子初講學于
文華殿戶部奏副都御史聽言山東諸郡縣逃亡死
絕之數數規皆實 上曰稅糧草火急除之逃亡戶
各有司蓋心招撫東苗十三番賊首千犯緒等皆稱

識太錄

十一

偽號攻劫都司并處命湖廣貴州總兵官南和侯方
瑛調兵勦之石庫賊攻破博白縣勅曰近聞皇親公
侯伯文武大臣中多有蔽匿罪人亡虜有令家人強
占外州縣軍民田地有起蓋房屋把持行市有詭名
中並挾制官司者夫京師天下本貴戚近且四方視
劫欲無干朕憲在守本橋樓兵此會昌侯弟顯宗理
璉令家人私造房屋因市利朕不取用外戚故屈法
也諸臣有犯前所云者自當免罪不首自發者罰無
赦家人投托人皆永通成違五日處士吳興弼陞見

命為左春坊左諭德辭并封還勅幣不許遂見與弼
于文華殿從容顧問辭職之意 上曰重卿學行特
授宮僚煩輔太子與弼終不受遂賜宴于文華復賜
綵幣羊酒薪米遣中官送至寓舍上謂李賢曰曩者
奉迎之人紛紛訪革還巡撫今聞武官貪縱橫無
所顧歷之朕乃知其謬卿與王翱馬昂仍擇可者遂
命白圭巡撫遼東王宇巡撫宣府蒞到巡撫甘肅陳
璘巡撫寧夏皆從各省布政使陞為右副都御史以
行李乘巡大寧同則以右僉都御史往徐瑄巡撫延

識太錄

十二

姪則以監察御史往 上曰有文臣則武臣不得遂
私其即日遣召之已而馬昂言東苗十三番守賊急
乃復以白圭贊理貴州軍以太僕卿程信為食都御
史代之安遠侯柳博敗虜于涼州都督同知雷通自
永昌來援遇虜懷安站亦敗之七月賜吳興弼勅曰
朕惟其君臣睦睦莫不好賢求士聞爾與弼懷抱道德
嘉選林丘特行徵聘思能官未深慰朕心用授春坊
拾遺煩爾東宮固辭難拒今仍遣行人送還故里賜
商銀幣優命有司月給廩米二石爾其優游桑梓尊

仁樂義僕精力未衰尚無志暴速輔教垂世以繼前
賢虜狄寇寧憂命寧遠伯石彪先繼兵官佩征夷將
軍印左都督劉深充副總兵官往勦之勦三法司曰
御馬監都指揮千戶并勇士小廝自倚善騎射時
龍怙勢自今但作事者不分輕重錄取上教伶人有
謀陞伶官者特發充邊軍八月勦李賢彭時呂原
曰朕欲覽于天下與地之廣我太祖太宗皇帝嘗
命儒臣宋寬厥緒景泰間雖已成書繁簡失當卿等
尚祈秉精妥繼成初志用昭我朝一統之盛九月後

識大錄

十三

以軒親為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中子駕幸南海子
上謂李賢曰朕朝罷膳後閱章奏易決者下有司可
議者送先生恭詳當乃出左右乃曰陛下自勞非
養生道又曰內閣可無送朕荷天下之重五更二鼓
起解紫拜天華省憲章既判決謁本先出視朝不其
于時度退朝召閣大臣商輅執務於文華後省奏章
省訖送宮至中又如之暇則觀內政某乃休 冊后
所旦朝有命則問一口隆冬感暑則五日左右亦曰
陛下自勞非養生道賢對曰陛下恭敬精勤古賢

者何以加此願待毋哀 上曰朕之行止亦有何勞
便於安速怠荒至矣十月駕狩司內官請出獵不許
固請許之 上曰毋擾州縣朕跡爾矣內官笑米多
索有司會獸以進曰獵所獲 上已詔知既反命執
然之 上屏左右問李賢政治得失賢極言官執出
外違禁罪人之弊 上察果然召指揮門達戒之
曰敢有不遵朕命故戾寅幸南海子十一月分遣大
臣詣雪于天地社稷山川以朕九疇為南京刑部尚
書詔計舉積通天文歷數地理謀命之術者送詣京

識大錄

十四

師十二月以西師無功召柳濤還軍其太傅聞往罷
舉明行修賢良方正儒士修萬工堰
三年正月命法司錦衣緝賊無泄虜入邊境總兵
石彪等擊賊之都督俞事周賢死馬慶連同知葉楨
率民共擊賊死之三月下右都御史李秉錦水獄
羅為民四月增建南內殿宇龍水縣撞賊鳳弟古糾
合廣西流賊為變兩廣都御史葉盛擊賊之古石彪
揚文選論功進封侯方瑛曰圭勒東苗克之俘干把
豬等子京師廣西流賊糾廣東懷集縣寇賊收破開

建縣後知縣典史巡檢廣西猛獐苗賊出劫殺勸鎮
守西廣左少監阮能朱詳報兵官左都督劉溪副總
兵都督同知歐信等協心勦捕下雄縣知縣秦紹錦
衣獄贖罪調運方五月禁商旅攜違禁物貿易諸夷
中廣西流賊破容縣劫潯梧柳慶南寧諸府州縣六
月命巡撫官以歲秋赴京師議事八月下石彪錦衣
獄勒曰我太祖高皇帝立網陳紀照臨天下萬一
諸戒重正百官製獄榜以諭功且當時且下凜然
近來公候駙馬伯五府六部都察院寺衙門大臣及

識大錄

十五

近侍官員多不遵禮禁私相交甚至阿勢泄事因
而結搆百端即如吏速侯鹿園謀鎮守令指揮官
假進奏調事發被劾輒有情熟近侍潛報消息官之
不正無此為甚今後爾文武大臣無故不許往來互
通給事中御史亦不許私謁文武大臣故有河附漏
泄輕則發戍重處死錦衣衛指揮親軍近侍尤不合
與諸臣交通他衛指揮以下未出征時毋得輒候公
候門違者如缺榜處治四州所頭目呂趙教知府岑
鐵藩王之封也修武伯堤刑科給事中儼實充使既

至受王饋上使敕尉規得之逮下獄書告宗室諸
王曰正統初勅朝使無得需索王府物犯者處死家
成違嚴矣修武伯煜給事中儼近獲玩無忌王府資
費有限豈堪如此念我親族申明舊例後有違至者
飲饌之外毫無與也九月廣西流賊犯廣州界命都
御史葉盛并總兵鎮守等官調度所在官軍士兵勒
除調石亨家屬指揮倉事等十人於雷州等衛凡
絲亨進者皆降誦有差廣州火延燒五十餘家死者
六十餘人十月己未駕幸南海子命石亨閣住許買

識大錄

十六

報奪門陞官者自首改正敢隱者罪益首改者四十
餘人十一月勅諸王毋干預有司事湖廣旱飢命該
策撫賑光祿寺請陶器於饒州凡十三萬三千有奇
工部請減八萬以紓民從之十二月月食
四年正月己卯朔虜二萬寇榆林總兵官彭武仲揚
信禦之有新獲下石亨獄籍亨及鹿家上諭李賢
曰天下諸司朝覲大集旌異之典當如祖宗之敕
既吏部奉右布政使賈銓蕭昉等十人各賜錦衣一
襲鈔十貫宴禮部尋擢昉為礼部尚書銓為副都御

史二月廣西獲賊流劫永州攻破桃川批犯三千戶
所求明江華二縣石亨死獄中誅定遠侯彭癸酉辛
南海子廣西蠻賊破信宜縣三月己卯幸南海子辛
卯幸仰山窪協贊廣西軍務監察御史吳楨平呂趙
斬之四月襄王瞻塏來朝命宗室王府無子者方許
請繼宗子八歲方許諸名女子歲十五方許請封著
為例己卯襄王辭歸上送至午門外握手泣別王
拜上亦拜王起行數步顧且拜上使中官掖之
至起行顧且拜者以十數上日送出端門六月月

識大錄

十七

食七月乙亥朔日有食之上病是不朝者累日甲
午朝上罷召李賢王翱為昂慰問良久賜金若宴湖
廣當造紙工部言焚飢請成造於不災州縣上曰
皆罷之八月命湖廣有司加意恤賑其租稅上諭
戶部曰四方奏報水旱民多困苦朕甚憫焉其移文
巡撫巡按官覆視災傷甚者租稅悉除輕者量蠲之
不能自給者運發贖賑濟禁假賑尉行事害人者庸
齒李來大舉入寇自大同威遠西雍衆南行已直抵
鴈門聞代朔忻州一帶遣都督顏彪馮宗領兵往倫

之九月唐國大同右衛命撫寧伯朱永都督白玉鮑
政統領官軍巡邊於宣府十月間騎射西苑謂學士
李賢彭時呂原尚書王翱馬昂曰為國重武練武尤
時射皆頃首稱善戊辰幸南海子十一月復閱隨操
武臣侍衛勇士賞賜降將領一等閑十一月庚戌幸
南海子戊午晚刻日食四分有奇宰欽天監事禮部
侍郎湯序不預奏上切責之李賢曰天戒有在人
君正欲因而做悞湯序懷奸乃不奏聞序比遇災異
皆隱不言見象變必曲解說或將天文書所載不祥

識大錄

十八

語改削進過言北即詳呈序不忠無所容遂及監正
副等官皆執下獄因降序為太常少卿己未幸鄭村
塢聞伏焉十二月鎮守大同總兵高陽伯李太監
陳璉屢為虜所掩襲不實奏下獄治罪巡按浙江監
察御史閻爵言開辦銀課內外等官擾害軍民狀忤
旨下獄己降為平南主簿上召李賢曰吏部缺侍
郎尚書王翱老當得一人佐之其與訪擇明日以副
都御史崔恭泰上曰善因論徐有貞才白金齒放
還家賜致仕四川按察僉事王珩金以周其貧

五年正月大理少卿李茂萃上諭李賢曰大理法
官今雖有寺丞二人名位輕恐不敢與法司持辯卿
與王相擇其人乃以李賓大理卿二月諭李賢曰錦
衣指揮遠吳詎弋陽王莫璫敗倫醜事今云不實宗
室如此它枉行多因下諭曰刑獄國重今後陳寃者
三法司當審辦毋畏嫌避疑遂遣右副使李廣駙馬
都尉柳錦與吳侯佐勘之命都督僉事顏彪佩征夷
將軍印充總兵官征勦兩廣獲賊四月虜犯莊浪鎮
守都督僉事林宏等擊却之勦遊擊將軍都督同知

識大錄

十九

和勇統領西京達官旗軍殺賊於西廣修大明一統
志成御製序上諭李賢曰軍官李偉至閱銀十四
萬餘府庫入少出多奈何賢曰自古國家冗食是患
今衛官二千餘員冗矣上曰令燕支布錢則何如
因召賢與吏戶兵三部尚書議曰議畢且復下廷臣
議不者不惟歸思朝廷亦恐于爾輩五月中官過南
雄有所索於知府劉實不得中官怒叱排之遂與中
官交訟上茲遣治京師上親聽之論治中官罪
弋陽王莫璫竟為逮吳所誣賜口蓋六月虜大犯京

川莊浪命兵部尚書馬昂總督軍務懷寧伯孫鏜佩
平虜將軍印充總兵官右都督馮宗元副總兵官都
督僉事鮑政克左恭將趙勝克右恭將統京師精銳
騎馬萬五千往擊之李賢及會昌侯維宗吏部尚書
卿兵部尚書昂以所在兵民艱窘請下寬恤以
蘇疲困許之命花木鳥獸梨板及進馬清匠刷卷抹
柴之役悉廷罷養所罷皆民最苦而採柴之役歲省
可三十餘萬時所在告許及採訪事情皆即遣錦衣
官較籍其家李賢言其多枉因勅法司情重者奏請

識大錄

二十一

餘悉發巡按御史及所司問治七月昭武伯曹欽有
罪下諭文武羣臣欽等遂與司該監太監吉祥及恭
順侯吳瑾廣義伯吳琮以聞命懷寧伯孫鏜等率官
軍討之欽殺左都御史寇深及恭順侯頃之與其兄
都督鐸弟指揮鉉及從兄都督潘皆為鏜所敗死執
吉祥下獄磔于市并磔欽等屍以徇詔赦天下詔曰
凡朝廷得失生民利病百僚貪暴好惡近侍風憲職
皆當言近多嘿嘿畏避權勢今後亡諱不當者亦不
罪寇深既遇害上諭李賢與六部公舉可都御史

者皆薦南京刑部尚書蕭維禎上曰非端士也賢
曰大理卿李賓司刑日久其年尚少容止老成上
曰善遂用之河南水黃河溢漲汴梁間淹沒官民廬
舍多死者命工部右侍郎薛述往視之進封懷寧伯
孫鏗為僕止其擊虜之後而使馮宗佩平虜副將軍
印充副總兵趙勝李果充左右恭將統故所還京師
軍彼擊之命兵部右侍郎白圭起王竑為左副都御
史俱奏贊軍務九月蘇州濱海諸縣潮被雨大至死
者萬餘人命賑恤之虜犯永昌山丹挫甘右恭將李

識大錄

二二

恭帝建崇之有新獲十月後設飯堂于南京給孤貧
日二粥如永樂中故事十一月丁酉朔日有食之壬
子月有食之壬戌幸南海子上諭李賢曰左右群
小日見吉祥敗稍斂戢近又放縱朕恒戒之曰即如
吉祥豈無功哉一旦犯法不得赦也又曰朕未嘗忘
南城時五鼓拜天雖足疾不廢拜畢聞章奏亦拜于
八廟出則視朝退朝母后華後視政既罷進膳飲
食未嘗揀擇衣服亦隨宜雖衣布天子也又曰朕宮
中讀書現射如矍鼓司承應朕唯時節奉母后無

並不聽親因與李賢論六部諸臣慮吏部尚書謝老
賢刑部尚書瑜工部尚書崇而昭禮部瑄十二月定
贖罪例京師多盜命盜發執巡城御史下獄錦衣官
較及兵馬司官皆領項捕盜著為令乙亥幸南海子
釋陳循為民

六年正月丙申朔程卿賊羅劉李等糾海賊攻燒揭
賜與定縣劫倉庫復攻圍長樂恭發機務古侍郎
白左副都御史王竑等分兵巡邊通虜分道寇固原
主竑與馮宗李果分擊敗之勅諭天下拔賢學較監

識大錄

二二

察御史皆官陳政皆朕惟自古帝王平以興賢育材
為首務學較廢典人材之盛衰治道之隆替係焉
嗣位之初爰簡學行老成之士授以憲職俾專掌政
行之十年厥有成效景泰中罷去而廢壞日甚今復
行舊典命爾等往爾其欽哉夫是一方表率也率人
必先己其務端執範嚴條約公勸懲俾采于正學迪
于正道庶稱朕簡任之意顏彪等勸導州大藤峽等
處鐘賊攻破七百餘寨斬首三千有奇三月虜寇靖
虜境都指揮汪祀遂由之召馮宗趙勝白圭還勳王

竑李果督防守四月 上召禮部尚書石琚、趙
疾 上諭李賢曰石琚動止粗疎不稱宗伯朕欲以
戶部侍郎張璠易之賢退語琚、求去 上曰琚大
臣也為人誠豈可坐小失退固留如故而以審為戶
部尚書五月端午賜群臣扇及宴扇題製二詩分
賜諸大臣顧冠等勦龍山等處強人宜抵潯梧廉諸
處皆擊勝之禁在外大小衙門毋增置刑具八月唐
人獨石馬營命修牆垣也堡墩臺墩于諸邊九月
乙未 聖烈慈壽皇太后崩七申 上御西角門諭

識大錄

二四

禮部曰 大行皇太后遺詔服制二十七日除朕不
思朕仍素冠服視事西角門爾群臣以素服朝恭待
山廟祠廟畢乃用淺色衣服以朝都指揮僉事門達
請別置錦衣獸從之潮州反賊羅劉寧廣西龍山等
處後獲常公豆等平十月上 大行皇后尊謚十一
月甲午合葬於景陵庚子祔廟
七年正月郊 上病及掖而就寢二月會試天下舉
人試院火死者九十餘 上憫之命無物色者有司
其木瘞之朝陽門外為六大塚題曰天下英才之墓

改試於八月 上諭李賢曰近聞空中有聲天譴也
宜祈禳賢對曰考之於書無形有聲名曰鼓妖君不
帥民天下怨叛則妖生焉乞行蠲恤之政 上曰朕
心也三月頒蠲恤詔于天下四月辛未奉 孝恭章
皇后主太廟廣西流賊攻破岑溪鬱林五月己丑朔
日有食之閏七月進上 胡太后尊謚修其陵寢九
月四川賊悟真奔撫岳池流劫崇昌遂寧銅梁等縣
廣西流賊繼劫廣東雷廉高聲諸府切責總兵官泰
寧侯陳汪會廣東副總兵都督同知歐信等勦之十

識大錄

二五

月廣賊流劫廣東廣州甚迫勦巡撫廣西俞都御史
吳禎節制兩廣軍與廣東鎮守官計擒之十一月萬
壽節祀部請賀 上曰母后遺養未及大祥朕何忍
哉至期御奉天殿群臣如朔望儀金華民訴其知府
璵貪酷者上密遣官較察之曰即不實亦誠至調都
指揮袁彬於南京錦衣帶俸閑住十二月初以教尉
官巡按雲南御史祚貪清軍御史萬鍾淫逸下三法
司錦衣具獄 上命更訊祚萬鍾如其貪淫者有幾
益 上嚴臺吏之誅曰貪風息則天下治是歲廣西

流賊突入若括城總兵官陳涇下戰賊致仕左布政
朱錦衣諭賊：殺之

八月丑月己卯 上不豫已未召 太子視事文華

殿廣西流賊夜入清遠衛執都指揮尹通按察僉事

王昂鹽賊破懷集縣及梧州府已巳 上大漸召諭

皇太子及太監牛玉於榻前除妃嬪殉葬令飲衣

服母用多庚午 上前下遺詔二月己未工尊謚曰

法天立道仁明誠敬昭文憲武至德廣孝睿皇帝廟

號英宗五月庚申葬裕陵壽八十八 上聞習騎射

識大錄

二六

時御琴書自奉檢約官盡嚴於外庭臨朝淵默岳峙

近侍莫窺其際百司奏章一覽即記親自裁決無所

旁落嘗與李賢彭時講論時事賜賢其所食菓至親

納之袖中至其敬天之誠勸民之切臣品心術悉知

高下東 皇太后之孝侍養王叔父會昌侯元男之

情禮兼至所以處宗室威晚不用掩義一代稱聖主

焉

識大錄卷之十六

古宣通史臣劉 振伏述

帝典

憲宗純皇帝上

憲宗純皇帝諱見深 英宗皇帝長子也母 周太

后土時紅光滿室其歲天下大稔 英宗北狩 卿

上監國 憲壽皇太后立為皇太子方三歲 卿王

即位立其子見濟降封沂王 英宗復辟復三為皇

識大錄

太子 上廣額豐順方面大耳日睛如漆光彩射人

出閣講學敏於讀書便習騎射侍膳問安孝敬隆至

英宗大漸召為後事既前蒙臣三勸進以正月己亥

即皇帝位下詔以明年為成化元年大赦天下羅漢

宇內官及緹事官較下典璽司局並工論內使發南

京間往津順德知縣奎鹽課副提舉凡與綸交通皆

皆降調之兵部侍郎韓雍等調外郎永都指揮僉事

門達等調遣二月己未上大行皇帝尊謚詔天下科

道官吏勅門達羅浮於降繫獄論死屠其家餘黨皆

貶戊召還袁代之湖廣苗賊平已黃慶四塞壬子
風靈畫晦三月甲寅劉尊 母后皇后為慈懿皇太
后 母妃為皇太后詔天下省兩京供用庫及司苑
等局裁辦十之三安南國王黎顯求覲服不與與史
弁常服放宣德天順間官人數歸衣衛城而獄復出
正楊瑄張鵬官廣西流賊入廣東琴切磨聲慶雷廉
高州等處巡撫都御史葉盛又副總兵歐信等調官
軍士兵擊斬之簡三大營軍十二萬分為十二營擇
忠營協贊等官命會昌侯繼宗太監永誠提督操練

識大錄

內臣十二人監給事中御史各一人巡察廣西賊
臨陸川平南諸縣四川賊趙澤等流劫銅陵諸縣四
月初亨廟廣西流賊入廣東石康等縣四川賊悟弄
等反卻指揮阿洪討平之甲午 孝恭章皇后附廟
全刊部試事進士同司官會書問刊五月丁巳大風
雹飄瓦拔木壞却壇舊賊劫掠岷州巡撫陝西右副
御史史項忠撫捕之四川賊猖獗遣戶科給事中黃
軒裁諭之真中群 英宗於裕陵戊辰附廟初四朕
雖在疾敬天恤民下赦忘慮天災象已朕甚惧焉意

皆德未修政未舉朕心未誠行未至朕抑廟羣臣施
後不飭無能匡輔安和朕其各恪恭以回天意庚午
始視朝禁天下朝覲官微獻於民命因使守瞭沿邊
墩臺元罪五平流罪四年使置如律除年限每月給
糧三斗并為令七月恭遣將腹前所部士壬申立
皇后吳氏革官吏科歛弊八月華胥迎駕力陞職者
癸未初御經筵甲申初日講科選官薦曹運副御
史王法巡撫宣府副御史李良宜召而大用之廷
議皆是 上曰古者夢卜求賢已今有與論法可共

識大錄

書東可左都御史官定論於部尚書為昂下職其
改於戶部廢 吳皇后下選嫁太監牛士欲安置南
京九月增京畿府州縣儒學士員康來十月壬辰立
皇后王氏立武舉法十一月復設京衛武學以順義
縣故所設太監吉祥地為宮中莊田始名曰皇莊南
京給事中王歲王淵朱寬李翔李鈞等言牛士罪重
罰輕寘寘之死并劾及李賢俱謫州判官十二月初
定諸庫王府將軍中尉并妻及縣君鄉君儀賓冠服
制始得陞道士孫道玉為真人是歲廣西賊流劫

湖南境入桂陽州城

咸化元年正月 上朝行御廟之祭命中華都督同知趙輔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右都督和勇充遊擊將軍浙江左叅政韓雍為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贊理軍務調番漢軍人征廣西賊使御史二人來軍祭故死賊者汀州府推官王得仁二月諭北虜曰自開關以來中國必有聖人受命上四方天命下與不能久也我高皇帝受天明命傳世至朕惟成憲是遵今尔欲我遣使往未非我高皇帝成憲正統中

識大錄

以此夫好 興宋皇帝悔而止之爾能哉遺朝 朕如故事實不爾薄中提衛都督蔡阿奴請進海青上曰野禽鴛鴦心有司却之廣西流賊攻劫梧州傳白茅廣鬱林尤甚 上曰都御史吳積載賊不以聞其記過御史趙欽為故尚書子譚諸臣欲寬乞收回報宰於天下施存殛之恩 上曰是句昔奸党不誣人忠不能甚人罪不甚人罪不能大已功朕在青宮時聞議寬譚社稷臣也他諸如故言並行之甲午耕藉貴西廣四川有司協力剿殺趙澤賊勅兵部簡閱十

二周替侍士嚴然把總等官不任皆選強將補之趙

輝賊聽招安命守臣撫循之戎縣山都掌蠻又三月從通濟河安兒渡口虜擄朵顏三衛以九萬騎入達河總河總兵官武安侯張率兵禦卻之以布政使王恕為副都御史撫治南陽荆襄三府流民丁巳年太學於亥月食覆天下也田四月城曲阜縣孔氏子孫四祖三之二陞翰林院修撰岳正禮科都給事中張寧為和府五月修比干墓於汲戊午大星留守斗宿初彗臣休省四川賊趙輝伏誅六月革太平侯璉為

識大錄

錦水指揮使興濟伯宋為指揮同知七月兩廣賊掠陽江等廣東副使毛冠之兩襲河南浙江雨水陽稼命撫按賑民八月命工部右侍郎沈義右叅都御史吳琛巡視民瘼義於北畿琛於南畿九月發銀四萬賑鳳陽徐州饑十月吏科給事中沈璠等言乞未納朱雲監生得為學正教諭非所以重學校請用已榜舉人如故事限年五十以下省吏部度奏從之命諸司應奏毋過五日十一月廣西僑賊入高慶二府劫其府印庫物遂摧連山知縣孔鵬試高州和府靈山

職大錄

六

知縣林錦試廣州知府給孔顏孟三代學印許三千
貢有文行省一人入國學後軍部督同知李輝使
顧三衛婦獻馬四十餘匹上曰輝不能宣布威德
於外矣乃求馬來獻却之十二月劉景賊劉通石和
尚起命撫軍伯來永佩征粵將軍印總兵官都督同
知喜信充左叅將都督參事馳取之右叅將以官軍
萬五千餘討之以工部尚書白圭提督軍務
二年正月虜三萬騎近安邊營燒決海之諭劉景流
民復業賊賊脇脅許日歸有能衛賊者倍軍功之賞

復歸十二營官軍於三營命貴州巡撫副總兵會剿
都掌蠻賊平而附英宗王於太廟命九卿大臣各
舉堪任布按二司官吏部從公分職日後作賊連坐
舉首二月重修關里孔子廟成御製文紀之書入奉
夏環縣又保德州三月太學上李賢丁父憂命傳而
奔喪其舉進士賢已終制下許冊封高氏為貴妃相
氏為賢妃命禮部度僧以賑民韓雍使大藤峽賊朱
永白主與食部御史王倫擊收劉千戶於南濱皆勅
尋之閏三月初湖廣總兵官都督同知李震討靖州

職大錄

七

苗賊二部侍郎沈義石會都御史吳琛巡視無狀下
獄以禮部侍郎郭幹代義石都御史林聰代琛四月湖
廣苗賊糾合廣西陸廣艾探取諸縣朱永白主等
擊敗劉通於五沙河境擒之以獻代謀五月翰林院
修撰羅倫論李賢宜聽終制然為福建市舶副提舉
李賢還京再求終制不允禁侵損古先帝王忠臣烈
士名賢陵墓六月趙輔弼郎庸入延綏提使彭武伯
楊信鳳平虜將軍印充總兵官統京營兵討之七
月虜入軍夏冊皇弟兒治為所王見師為敵王霄寇

回京勅諸將協心防禦八月申好汪又召喪宴樂之
禁以虜寇深入命兵部尚書王復往延綏左都御史
李東往大同整飭邊防定細馬時雖諭祭故少保兵
部尚書于謙復其子寬為將軍前衛副千戶九月禁
邊衛官假貸國利十月虜入延綏右叅軍湯胤勳死
之總兵官撫寧伯朱永白主與都御史王恕討石和
尚劉長子等於剌家擒之傳陞尚寶司卿凌敬等十
三人皆以再降罪道書及工匠之徒進皆自是其遂
益廣巡按河內監察御史以及賊劉通謀為并降錄

財產解奏 上曰該誅非聖世法其必發家財產
還之上一月刑部員外郎彭韶言事建陶錦文狀升
罪及代詔書進士林教廣入遼東以平兩廣流賊功
封趙輔為武靖伯韓雍和勇等論功有差十二月命
刑部母覆奏御史方佑復以請 上慰杖之調外任
大學士李賢卒命太常寺少卿吳翰林院侍讀學士
劉定之於內閣參閱機務令順天府以奏巷市疫癘
戕疾於泰濟院

二千正月以平剿宸賊功加白圭太子少保文從一

識大錄

品依進未永為侯廣而斯蘇峽賊破家縣獲劫而去
賜朝鮮國王琛曰周却旅焚朕甚慕焉王三致白鵲
烏海青諸物賜致珍異未免勞民或止其勞夫王詩
書禮義之國也尚忱念之賜蘇州知府邢宥勅曰比
歲守令匪人朕甚念焉爾治蘇多年廉民昭之特陞
為浙江布政司左叅政仍掌府事爾無渝心庶副朕
委以撫寧侯朱永佩平胡將軍印克總兵官右都督
劉聚光左叅將都督同知鮑政光右叅將率京營馬
步官軍十五萬往大同隆慶二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御史朱英總兵官平卿伯陳政等擊敗猺獍之為亂
者擒斬三千有奇禮部給事中張鐸兵科給事中蕭
頭以言事忤旨吏部希意撤外除鐸漢陽府通判頭
龍州同知故事給事中序遷至知府為者至是外除
為府判州佐內省允鐸再改頭於貴州吏部言貴州
州皆歲減無同知者特命添設於鎮寧宣慰司舊報至
命江五監督軍務王越佩平虜將軍印克總兵官往
擊之六月司設太監王勛建寧西直門以上料不足
請存積官監二萬引下吏部尚書翁世資極言監探

識大錄

禁約之例不可開端以通邊計 上曰予引千不為
例七月命江五總督軍務王越佩平胡將軍印克總
兵官統京營兵分路勦虜所在鎮守總兵巡撫等官
聽節制不遵統令者以軍法先從事乃奏聞八月陞
上林苑左監副事致首為通政司右通政卒未曉初
月當晦不晦九月却史下大節言事詞頗切直留中
不報至諭吏部外調之以為鵠慶軍民府推官李政
者上官右道政王采以其難沈心易之政有進奏帖
命調京太僕寺少卿十月丙辰月食傳奉道錄司右

藏大錄

至堂卸常恩等為太常寺卿錦衣衛指揮千百戶等
官有差又以五十餘人十一月江直奏臣至宣府分
守要害皆知有降遁去近邊無烽火已班師還京
上曰冬月正宜嚴備不許侵替尤嫌太監楊鶴請陞
本寺丞楊慎為少卿典簿徐敏著正王佐為寺丞
從之十二月命王越佩征西前將軍印鎮守大同仍
與江直提督京營宣府右路軍馬是月也以傳奉陞
官者二十餘人
十八年正月賜太監梁芳西進運司存留監五萬引

傳奉內府供給事省順天府通判沈政為太常寺少
卿二月命江直總鎮大同宣府等處尋命專鎮守大
同三月賑濟蘇松淮揚山西大同饑民罷西廠勦兵
部尚書陳瓚致仕右軍都督馬儀南京間住傳奉陞
尚寶司丞李景華任際為本寺卿陳教太常寺少
卿翰林院侍書嚴熙尚寶司丞光祿寺署正楊紀
太常寺丞其餘二十人皆以傳奉得官五月刑部
右侍郎林鶴子薇援例乞為國子監生下禮部以舊
例奏上不允曰隆叙大臣所所以崇德報功示激勵

藏大錄

也自今在京三品以上官果政績顯著許一子自陳
試能通經方許入監客保位無益於時者無濫授
是月也以傳奉得官者四十人太監梁芳錢喜家屬
與馬時傳未盛行名器愈濫左右近習各立門戶恃
寵開勝而梁芳尤甚每一傳奉除拜滿紙謝恩私第
皆相踵前後母慮千人六月霄寇延綏河西清水營
等處遂將分兵禦之有新獲諭功行賞傳奉南京住
俸太監錢能同安寧等守隆能自雲南回罪重罰輕
至是復以進奉獲用七月起右副都御史程宗勛處

雲南未和天情命雲南布政司嚴祭故翰林院學士
王偉之詞是月也傳奉太常寺少卿陳教為卿尚寶
司卿李景華為太常寺少卿其餘以傳奉得官者六
十餘人進流盡士工匠皆與其選八月久雨衛漳濟
沱等河漲溢運河口岸多決河南城晉盧舍像人富
死七不可勝計是月也以傳奉得官者十有八人閏
八月巡撫山西左副都御史何喬新劾奏按察使事
尚敬劉源曠職延獄併乞通行天下巡按御史凡三
司官帶松半年以上者悉奏請執問上曰刑獄重

事也周書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惟極縶絏
又拘掌之不獲死即斬新勅奏甚苦其即究治其人
令天下刑官謹獄以副朕意七月是月以傅奉得官
者二十有五人十一月禁諸王府不得與親屬為婚
姻吏部請補六科左右給事中缺命疏召上使陞
兵科給事中張以弘為禮科左給事中又補南京工
科一員自是任科官不及額員之半是月以傅奉得
官者五十有七人而掌太常寺事禮部左侍郎劉宸
得為尚書太常寺少卿丞中得為卿禮科左給事

識大錄

十二

中張以弘得以都給事中入慈恩寺灌頂大國師劉
賓聖劉孔奴班班丹得陞為西天佛子賜誥命衣帽
等物復以傅系子兩淮監引太監劉通得一萬五已
得六十瑞衣千戶徐連得三萬十二月文華大訓成
以授皇太子其書四綱二十四日四綱曰進學曰
養德曰厚倫曰明治上親序之復題其後曰惟我
祖宗定制皇太子既立中外政務率令攷關欽其廣
見誠達治體也朕侍皇考日亦嘗命見羣臣預闕政
理臨取以未乾雲圖治十有九千于茲蓋嘗因早卯

侍楊于星變肆赦海內策即慶以來大祀增遣豆果
舉以禮先師廣進士之額重老臣之歸加養濟窮民
之粟開武學儒生之貢咸耀出眾以濟民飢恤刑甯
錄以清獄訟修文完武防內攘外服宵旰靡遑應功
業之未竟也夫為治之道舉綱必舉其要張目必該
其凡是編所述庶幾盡之而尚究心副朕豫教之意
念之哉定僧道犯公罪不還俗人令中令犯重罪
不勾丁補役之外

十九年正月增置北勝州流官知州一員二月命襄

識大錄

十三

城伯李璉統軍大萬人修大慈恩寺建皇聖倉于豐
潤縣以貯歲運都察院奏文職官有犯聽許財物問
發為民此律文也今有援例奏辦求復者大其入賊
雖未入己已見貪矣按官更化貪淫供職職役不
叙此亦律文請加考焉如素行不謹令其冠帶閑住
上曰居官太嚴聽許與受雖若有開心贖之矣如律
為是工部大慈院大使等官平牌以八十餘員從太
監黃順奏請也初順奏下禮部言文思院大使共九
百餘員俱陞自傅奉請平牌皆已過半矣夫平牌本

為朝奉而設工匠非所當得也上曰與之下為例是月也以傳奉得官者六十有六人三月某營家中盜以侵商利者已兩月食是月也以傳奉得官者十餘人而刑部主事郭宗得陞為尚書司少卿五月減浙江銀課三之一鎮守大同太監汪直馳奏近得甯報言甯且大入已將臣故所統達官預日即督添等千一百人兼程赴援下兵部尚書張鵬等議時方盛夏暑師難久戍抑大同各邊士馬計且四萬又守禦兵諸姑勿許而第勿謹備之因言京軍之設所以控四夷

識大錄

十四

優游蓄養乃可望折衝運來差役疲困銳氣消沮已停罷之詔可保國公朱永等亦言團營見軍九萬三千四百有奇各處更番赴上者五萬二千下場者二萬四千六百操陳者僅萬六千七百而已勞逸頻繁不遑奮銳即馬匹亦散收連即恐驚急卒生難以調集已督令回營俟調遣上令止京倉之役大慈恩寺遊上下場蘆溝陞岸并通州倉儲治畢即令休舍之六月調汪直於南京御馬監總督兩廣軍務右都御史朱英等馳奏廣西桂林平樂等府蠻賊倡叛經

兵官陳政等部分漢達官軍上兵剋期並進以有成功蓋改破黃姜桂山等十六峒擒斬首級二千餘人是月也以傳奉得官者十有餘人而高士王應時得授文職則馳封其父母七月大同總兵官許寧等奏分守左恭將劉軍左監丞石官自宣府移守至陽和之二三日虜入境掠掠當論罪下兵部覆上上曰二日不號令未行威愛未立部下勇怯地利險易未究知也其令包圍自時增置四川布政司參議一員提督限課宣府總兵官周玉巡撫都御史秦紱等馳奏

識大錄

十五

煤峪口等處有虜萬餘越山而南大肆劫掠大同總兵官許寧等督戰數合比暮敵兵相持與日以三萬餘騎突至與鏖戰二晝夜勝負未決臣等尋調副將江山等應援仍行錄邊屯兵戰守臣工臣駱則分駐於萬全左右節制之上命兵部令馬俊等所統兵兼程進擊以圖將角頂之軍兵失利謀以獲聞得勅獎賜八月虜獲糧粟犯邊大同總兵官許寧以聞下兵部會議請飭宣府總兵周玉將兵二千馳合擊之仍飭太監蘭顏都御史秦紱練兵防守其他諸將供

令協守赴援選委重臣二員一自居庸關抵龍泉關
一自古北口抵山海關令歷視險易而還畫之
上是遂勅侍郎李衍何喬新巡歷遼關大理寺少卿
侯鍾性保定等處監察御史徐鏞等言軍旅之興倚
辦勇糧比歲諸邊倉庫費出無經言及出師帑云糧
之聽証之為則第支草無備甚矣請勅戶部悉心規
畫尚書余子浚等覆奏共武永樂時以天下歲徵給
諸邊軍馬歲用之外尚有餘積自正統末年以來京
城及諸邊添調教多無事之時俱給糧草而民間田

識大錄

十六

地又因冊籍說寄者多以故賦稅日減供費日虧且
水旱蟲災歲有常例在還官分並樂為赦免鈔錢
鹽三法乃國家財源胡蘇木俱官吏俸銀之助今
並沮廢此何得不憂將來請自今凡賑濟通貢之糧
第從緩征若頒恩詔則如古昔賜明年田租之法行
之凡諸說藉志令改正而踏勘災傷則使風憲官同
軍衛有司訪察勘奏分巡官使兼理糧草巡鹽巡茶
管屯官使歲滿且報本部而其原屯在朝廷務本而
節用也 上曰若務本節用朕留意焉巡撫宣衛右

食部御史秦紘總兵官周玉等擊虜之降南京御
馬監太監江直為奉御除威寧伯王越名安置安陸
州革南京工部尚書戴緒錦衣衛帶俸指揮劉綬職
俱原籍為民命工部右侍郎張順致仕復為文升孫
珍項忠職子致仕命太監懷恩戶部尚書余子浚閱
視團營官軍以杜賄賂買閒應役權要之弊大同總
兵官許家宣府總兵官周玉孫朔大將軍保國公朱
永先後以擊虜之捷聞九月朱永復以擊虜之捷聞
故入王臣代誅授吏部聽選監生陳獻章為翰林院

識大錄

十七

討許歸養分守代州右叅將支玉等以擊虜之捷聞
雲南大邦宣慰司下孟密蒙罕兵奏案為大邦所授
乞別立按撫司命太監覃平御史程宗往撫諭之乙
巳月食是月以傳奉得官者十有餘人而上林苑監
錄事印文得出為蘇州府通判不復以京秩置散地
又僧錄司右覺義維曉母故娼家女得用孝行旌十
月召朱永還命定竊盜三犯罪例封都督趙勝為昌
寧伯是月也以傳奉得官者三十餘人而重紀得從
巡檢為上海簿手寶得從改仕知縣為太常寺少卿

十一月蘇州府儒學生趙計等二十人俱以爲太監王歌坐罪是月陞太常少卿凌中爲太寺卿通事序班舍誠王奪情使辦事十二月以不雪違祭告天地社稷山川命太常寺帶俸卿趙王芝奔喪復任是月也以傳奉得官者百六十人吏科卿給事中王瑞等言爵賞天下公器帝王所以驅策羣臣制馭四海者也祖宗列聖法古爲治設官分職各有定員自非功德才能難以倖取納粟冠帶起近年然亦榮身而止倖竇如達驚榮若市恩典內降始革京師藝術之

識大錄

十八

人今則漸及無庸胥吏矣武階廢叙始第內使有功之家今則遺於外方曰丁矣列文階者或待遠未到便得授或外任難流聚職還京職除授有司戴武弁者世襲錦衣虛擔伯爵爵斬義賊夫市井童稚並得賞緣蓋名器之濫至此已甚臣等伏觀英廟復辟之初懲景泰間倖用者多率皆熟罪皇上臨御之日察天順初冒功者衆一切省除史冊書之天下頌之伏乞斷自宸衷悉行革絕監察御史張璠等亦言比年以來未流職授恭副卿判詹旬收贈職華貴靡

識一丁濫以驚蓋不快半大難詠也且身起布衣驟登金紫資淺歲月累晉秩階或有父子同堂而坐亦有兄弟分署而居甚至進軍進國易姓名而冒進職吏隱罪過以求榮一日而有數十人得官一署而有多數十員帶俸俸進大開奸計轉職至有已任視事外補親者未流已極綱綱何在伏望皇上大彰公道一清仕路以昭盛世平明之理上是之命維今有奏授希進者心罪不宥於是一時被倖事敗者輩紀于寶慶中之使或如舊官或如舊職朝市翕然爲

識大錄

十九

二十年正月庚寅京師地震是日永平諸府及宣府大同遼東他皆震宣府裂牆水天壽山密雲古北口吾庸關一帶城垣墩臺駟堡多潰裂人有墜死者壬辰抄諭文武羣臣曰朕夙夜政理治教未著地震京師天戒至矣肅心滌慮省愆修德爾文武群臣宜各痛加省改懲悔厥職以毗朕志監察御史徐錦何珙請減膳撤樂上曰此祖宗定制銷耗不請大體錦衣衛其執訊之已俱調爲知縣違禁奏上十八人齊香帛祭厥鎮海濱等神免修理沙河行殿橋梁上使

官軍五千入停各處燒造碑料減雲南裁辦銀課三萬兩四川五千兩已 英宗睿皇帝忌辰 上祭奉先殿遣祭于裕陵遣朝服左右曰 先皇奄棄天下思二十年今長行禮追念國極感傷于懷法然淚下不能自己東廠行司禮監太監尚銘有罪然任南京尋遣械還將窮治之既而止馬第令押赴南京守備太監杖之百充淨軍積案孝陵吏科都給事中王瑞等奏尚銘舊為太監江直所引得入東廠近為太監李榮藩教所引得入司禮監榮藩使大同寺黨

識大錄

二十

江直隱蔽邊情近使湖廣所過貪戾無厭司禮監托客重也也豈可同惡相引以損聖治皇上寢銘於法中外大悅乃臣謂不去榮藩未患未已 上曰有吏科道官屢言內臣犯法既不能免若違附外臣置之不問則內外之勢偏小臣有通尚不可容若通賄大臣寢之不究則輕重之倫失外臣所以定納內臣者無非需求於小臣小臣所以奉承大臣者無非剝削子民應惟察外臣納內臣之奸下民受上民之害然從國法昭明朝綱振肅臣謂尚銘既以賄賂進究

其通賄之人奏入上怒無指名召而將杖之已解命太監懷恩執責之二月以大同府警令都督同知白瑜往戍門閭等處按伏都督同知李俊宣府按伏余余子俊宣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總督大同宣府軍務兼督糧儲以山東保定六府未有巡撫大臣陞大理寺右少卿侶鍾為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等處兼提督紫荆等關改南京刑部右侍郎盛顯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四月立彈忠效義二營遙聞京衛舍人除丁訓練聽調遣御史十員清閭閻歲久浙江等處

識大錄

二十一

亡軍務五月起馬文升為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大同總兵許家掩敗之事聞命與巡撫右僉都御史郭瑾鎮守內官蔡新下獄論死事鍾各降六級新降三級中丞中外官舉將材以備邊六月增倒馬關連西龍泉關諸處兵備開設雲南孟密安撫司徑隸安撫司以及歸蒙罕赤子思柄為安撫七月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鄭時等奏陝西連年水旱至今並烈饑殍盈途或氣尚未絕已被剝食見者痛心已將歲課物料暫為停止下工部覆奏 上曰聞中丞馬文升使

不能保其命張是問焉嚴辦物料即暫停徵以舒瘡
痍以遼東廣寧而路邊報日急初遼東鎮守太監常
朗總兵官繼讓巡撫都御史馬文升等嚴督分守副
參將遊擊將軍等官練兵防備并行薊州永平山海
塞雲古凡口黃龍鎮居庸等關嚴為修以傳奉新段
額外官多增設京班皂隸二百七名俱於北直隸太
名等七府河南山東山西三布政司取之物陝西山
西河南都陽各鎮守總兵巡撫等官招撫流亡緝捕
盜賊凡更賢有凡可以安靖地方者悉聽便宜施

識大錄

二二

行事重者奏請更置禁遼東武官從古也田軍士調
湖廣運糧十萬石赴陝西以備兵荒嚴鎮邊官軍迎
古司是糧賞之禁九月乙酉朔日有食之以久旱道
吏部左侍郎耿裕禮部左侍郎徐溥祭告西獻西鎮
西海并中獻大河之神太監趙陽已兩淮官監二萬
引黃治劉閻各二萬引李果一萬引戶部左侍郎潘
榮言今西北用兵東夷有警山陝河南等處災陽備
邊救荒措置無從陽等不博節用度上舒宵旰之憂
重違傳禁奏已官監動以萬計代望處治 上曰此

曹朕觀累奏謂爾由從實非朕意監課國法也豈可
請已得昔並不許聞及違旨論如罪都察院經歷李
歲言方今懷夷有大勢有先務在國初都燕京山後
控三邊得御夷形勝其時北邊地荒人稀且我方盛
強虜衰弱不敢來即來亦無所得今承平既久士馬
多耗人畜頗豐虜人適域小入小利大入大利出入
無常會卒難備至而後應勢每不及此大勢有未便
矣加以將怯兵弱未既不敢迎敵去又不能遊擊此
先務有未備矣臣謂當大勢在國外請急先務在用

識大錄

二三

舊臣所謂固外藩者臣聞威寧海子可耕可牧去大
同僅二百里在元為要地今棄為膏腴也請城其中
以二萬人守之與以墩堡舍無事也牧其間約度近
吾北則出奇以遮其前過合南則會勦以啄其後非
惟門庭愈固而飛輓之費亦可漸省苟謂人力不及
兵難勢分亦當成大同近北也建戍以兵使膏一觸
藩可從轉角朵顏三夷衝當繁之以衝禦藩于東不
宜徒以空言相諭哈客却督需財以王保藩于西不
宜徒以金印未得之失事機臣於河套之地廣袤千

上土拿物蓄不宜棄以資寇今陝西飢民多使利食
若使邊臣按視其使守其要害據其水旱且燒其餘
使虜不敢入乃人招流民保耕牧以資糧為盡聞丁
北保射獵以習戰聞不數年民皆戰士地皆樂土此
免剽掠之禍聚又奪虜寇之策大自河以東至山之
後也朕相望首尾相應主不強中國之勢我所謂用
舊臣者邊事非老成人莫可伏今山後有余子俊遠
東有馬文升獨延綏西至甘肅無一重兵鎮撫臣聞
前吏部尚書李秉兵部尚書王汝霖都御史馬明除

識大錄

三四

名威家伯王越力材可用威名素著未嘗有眷以
世而寢明頃起用以疾而還然昔者趙之國韓弘皆
成功老病之日越生聞邊被勅乃後未初其可罪之
人即前日議其可封之人同事異辭至今未定臣謂
即今越有罪功亦可贖今若起此數人使與子俊文
升各當一面則三邊之勢壯而中國之威強矣有旨
最之言頗優下所司有詳之兵部尚書張鵬等言最
罪宜究治命錦衣衛鞫問之法司生罪以請命調為
漢陽府通判己亥月食巡撫左金部御史葉洪奏山

西邊平陽平陽一府進移者五萬八千七百餘戶
內西邑倚氏馬縣既饑死男婦六千七百餘口蒲解
等州臨晉等縣賊孽盈徒不可數計之棄其子大賣
其妻甚有全家聚哭投河而死者余子女亦井而逃
省雖設法勸借加意撫卹其奈散給不周乞發太
倉銀兩賑上曰山西荒民莫必命覽奏深用惻
然其吏發京庫銀三萬兩付其賑濟之十月給定名
度牒一萬紙分送山陝令募民領為僧道者令詣故
災處輸粟十石給度之刑部員外郎林俊地論僧繼

識大錄

三五

晚太監梁芳罪下錦衣其獄杖而降為州判官後軍
都督府紐璽張輔疏掠亦逮歐調之吏部擬外調為
石州知州分再調遂改帥宗州命軍夏甘肅榆林
守等官加意撫安流民復雲南嵩明州舊治江西武
寧奉新盜起封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王深為瑞安
伯子世隆錦衣衛都指揮使為喜為後軍都督同知
指揮使滿達為都指揮同知萬從善為都指揮使百
戶萬牛兒為指揮使事從善甫二歲故指揮萬通廣
子而牛兒甫四歲其養子也是月也以傳奉得官者

六十有三八十一月采顏衛都督哈兒已蒙夷達其
弟影克李羅達所獲北虜生口兵部譯審收虜也
上曰夷虜我故為生進逐水旱其常事何罪之足陳
其綱戍之賞乎羅以慰其勞仍諭三衛貢夷毋得貪
掠致違通女羽殺廣善國師維曉乞婦養母許之詔
毋然供職如故傳奉進吏部尚書且是為太子太傅
取中書舍人杜昌文華殿辦書凡加大臣保傳皆賜
勅是出傳奉又與杜昌同時受命前此為未有萬全
右衛百戶常瑛有罪伏誅總督大同宣府軍務戶部

識大錄

二六

尚書余子安官虜已達通請班師以省儲費命太監
張善定西候蔣曉慈統京營官軍還京子俊督留畿
督令冬末具奏而還運河南兌軍糧三萬五千石於
山西救荒是月也大慶法王國師陳師以傳奉得官
者三十有七人十二月預度天下僧道六萬人以救
山陝飢命工部侍郎杜謙率郎中蕭克員外郎李濟
修賑運河命戶部左侍郎李紱理陝西邊儲以恤虜
詔開中兩浙鹽課以給三邊饗江南折糧銀十五萬
兩并開中兩淮山東四川鹽課二百萬引於陝西榆

林等處以給邊儲虜入大同西路分守右參將張璽
右少監陸爾崇之玉林山墩總入代州境分守右參
將都指揮支玉與太監劉政崇之寺塢等處皆有功
虜入宣府境殺百戶一人是月也以傳奉得官者三
十餘人

二十一年正月甲申朔申刻有大光自中天少而下
墜化白氣復曲折上騰其聲如雷踰時而方復有流
星如破大赤色自中天西行近濁尾跡化白氣曲
如蛇形良久正西轟轟如雷震地頃刻止動曰上天

識大錄

二七

出曉災異遂見歲暮及今正旦星變有聲如雷朕甚
驚懼爾文武百官其指陳國家生民之利病朕未行
之復林俊為南刑部員外郎張敬為南京左軍都督
府經歷李汝省工林花監丞監丞常思本寺
丞趙曉華去國師為民連奪其誥勅庚寅詔曰朕思
惟艱荷國數自違治故未若災沴迭興地道乖寧天
時亢旱土無所濟朕切憂遠齋心勸禱遠廷臣然告
山川祭歲竟不登而河南山東畿內軍多飢饉陝西
山西七劇至有素恒產家室不相顧元：何幸罹此

識大錄

尼既朕已傳與群臣發內帑倉儲勅所司小大賑濟
期此於人咸歸樂土不意冬暮春初星變有聲朕愈
統惕載勅廷臣惟陳時政采納而行今春時和秋承
資始之仁誕敷寬恤之典其大故天下巡按山西監
察御史周洪奏冀城縣陽城垣西等縣飢民嗷嗷為
盜招撫不服宜發兵捕之上曰民迫飢寒朕甚憫
焉其令撫守巡撫等官宣布朝廷寬宥之意明示有
司撫卹之方果有執迷不服然後相機除勦總督陝
西軍務戶部左侍郎李傑撫理賑濟刑部左侍郎何

奏新陞山西工部右侍郎賈復陞河南府以京庫銀
二十五萬二月吏部應詔書奏列傳本陞除者除熱
威功優盛授陞用外通得五百十四人御案照閣之
留者六十一人吏部又既傳本官為事妄冒者御案
照番五人而其一為上林苑監左監丞李汝省兵部
奏列傳本陞除者除熱威功優盛授陞用外通得五
百三人御案照閣如文職例留者三百九十四員丁卯
月當食不食詔四川募人納粟給散官以隆範三月
自正月至是風霾不雨命群臣齋戒告于天地社

識大錄

從山川四月傳本陞太常寺少卿康永詔為禮部右
侍郎仍掌儀天監事是歲陝西等處人民大飢多死
亡永詔官今春星變宜有大災類此應之以聖躬無
疆之福上悅故有是命申江南弱女禁陝西潼關飢
甚以嚴濟濟之閏四月以山陝飢甚廣開納中道例
五月監祭御史汪奎工部給事中盧鳴刑部給事中
蔡昇工部給事中董祝工部主事張吉刑部主事李
旦俱應詔直言吏部承審旨外調之旨疏乞憐留中
不出中上府官坐罪事例以京師流移聚集日多下

順天府縣并五武兵馬司日給米大口三斗小口半
五升六月吏部臣納粟許子孫襲職例歲盡而止南
宗兵部臣奉詔書覆按南京武職不錄軍功陞授者
具名以聞中率多內臣廝養上曰武勳使任事如
改八月己卯朔日有食之禘王階滿奏群牧所千戶
朱政曾祖信年一百八歲而終祖一百二歲父鑄八
十二俱正千戶致仕一門同壽古今稀有乞賜褒嘉
以表聖世之瑞命有司勞羊酒進膳為宣武將軍賜
米布九月大學士劉珣致仕十月改太子太保禮部

尚書劉吉為戶部尚書無任身役大學士詹事彭榮
為吏部左侍郎仍為翰林院學士入內閣是月也以
傳奉得官者百有餘人前以星變降黜者漸復進用
而李牧省陟左通政郭常恩復職如舊

二十二年正月以四方災傷盜起府報日聞西南
隆馬患止連東至甘肅沿邊并腹軍各布政司及鄧
陽等處巡撫都御史赴京議事辛酉月食勅河南按
察僉事傅希說兼理鳳陽等府賑濟飢民二月以所
在凱旋賜巡撫官勅令其撫安軍民詔移河南開封

識大錄

三十

府移番米十二萬石于陝西六萬三千石于河南府
賑飢是月也傳奉七十餘人有命武官世襲者有與
文職者有以請得者有加給邑隸者三月傳奉九十
餘人多以半途取還而增遣之使尤盛至宣士匠作
舊已裁省月米至是加增如故者千五百有餘人四
月全州知州鄭九載秩滿州民奉留許之役品給休
資州苗作亂巡撫右副都御史謝景調四川湖廣巡
撫官軍上兵四萬餘人勦滅之勅曰苗賊肆患出師
撲滅至計也第念自茲亦當興師討賊以提關然

率兵之方出賊覺即避及其前掃蹤如故益緣苗
性靡常依險負固奇功之徒未免傷及無辜爾介紹
諭諸吏何又聽撫化又度成國捨殺是何堡寨軍民
與爾有難明白訴告照依夷俗條例為爾處分賊如
執迷不從即於貴州衛衛及都督僉事彭倫所轄衛
所并調官軍土兵一萬悉切討議務出萬全勿墮賊
計若畏敵輸服即仍撫定處不濫及無辜貽患鄰境
其秋承之是月也以傳奉得官者四十有餘人五月
東廠官較發翰林侍講戶龍納賄下錦衣衛獄給事

識大錄

三一

中丞劉清劉昇卿史陳汝等文章勁麗并及其父
史部尚書吏工者是今三法司錦衣衛執龍又通賂
得官者于午門外拷訊獄工革是官保令以尚書仕
張龍為編民而工部右侍郎校倫故與龍獨親不及
於罪官較獲錄其多費官役諸事工革倫職為民
而太常寺少卿劉淳亦出外調乙工以給事中張
雄卿史刑改等居常委議朝廷倫侵欺官錢數多何
不言者復今降一級調之違方於是刑部右侍郎
便戶部右侍郎秦絃大理寺丞劉繼太僕寺卿張海

順天府丞董傑司鼓司鼓馬顯傑御史劉璧于壁高
輔張聘禮部員外郎楊榮翰林編修王勅刑部員外
郎索弼給事中馬良大理寺副蘇泰並以山東人志
從調降六月勅諭文武群臣曰朕惟人君圖治必先
得賢人臣輔治必謹本法太祖高皇帝創業貽謀
百司庶務具有成憲列聖相承守而勿失朕繼統遵
承夙夜兢兢：恒思人輔奈歲月餘久文恬武嬉性
有恣情玩法驕職愆事形跡敗露已寔憲典尚慮爾
群臣固知儆戒以效名節不立勲業無聞國家何賴

識大錄

三二

馬特設設諭當各惕然奉公或內省有疾須痛自懲
艾籍朕求賢圖治之意違監察御史節序兵部員外
郎費瓊勸處貴州邊事勅四貴州守臣奏苗賊為患
欲增兵致討事難遂制命爾性豪爽在我尚可招
撫即許自新如其執迷乃痛勦之毋輕調大兵邀功
貪事愼之重之九月南京兵部左侍郎馬顯乞致仕
許之工批顯疏曰南京米貴民飢尚書王恕恭贊執
持無一策賑濟知其老病矣可準太子少保亦令致
仕工部主事工紀泰言昔莊助論汲黯於漢武帝稱

為社稷之臣臣謂如想近之乞賜寬假仍優其官
上曰想未有社稷功純何得妄引命杖訊純降二級
外調之遠廣東左布政使陳遠至京卒于途手勅改
兵部左侍郎尹直為戶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
內閣泰預撰務十月調吏部尚書耿裕為南禮部尚
書復建大永昌寺于西市十一月中明推舉將材之
令始命錦衣衛官一員守登聞鼓是月也以傳奉得
官者五十三人十二月進士教疏元故以呈變言時
政善切宜既留中後循例放歸至是諸道得橫州知

識大錄

三三

州內官降為雲南縣丞
二十五年正月命南京右都御史屠濬諭占城國王
古來於廣東調應天府丞楊守隨為南寧知府是月
也以傳奉得官者二十八二月 皇太子婚吏部奏通
政司缺官請以禮部王傳為右通政禮科給事杜明
為右參議 上可之遂內批陞通政李致省為禮部
右侍郎仍掌通政司事是月也以傳奉得官者四十
四人四月丙戌以 皇太子婚上徽號于 皇太后
曰聖慈仁壽 皇太后壬辰諭文武羣臣曰朕憂危

早定心所降自二十五日為始各加級換身或追建
小間分達勅臣告于天地社稷山川是月也以傳奉
得官者七十餘人而汰黜臣官祿半休者八十有八
人五月己卯達達臣蘇吉帛分傳天下山川以祈雨
丙辰勅諭文武羣臣曰上天示戒早久田括民庶驚
連朕甚恐之寬恤刑獄遍降神赦而尚未也寬未伸
飲用未節飲固未蘇故抑爾官固上而屬下朕朕
已節減用度疎故宮人爾等各休朕心痛自終省紓
朕憂憫元之意六月定武職隱匿舍餘立功久近

識大錄

之法七月冊 皇子祐隆為興王祐倫為岐王祐璘
為益王祐梓為衡王祐棣為雍王泰九月念八月寬
治天下諸司偽吏自庚辰至于甲申 上不豫命
皇太子視朝于大華殿戊子 上大漸召 皇太子
使早即位諭以敬天法祖勤政愛民之道己丑 工
廟奉四十一九月己卯工尊撫建天擬道誠明仁敬
崇大南武宏德聖孝純皇帝廟號憲宗十二月壬午
其茂陵

識大錄卷之十七

古宣逸史目劉 振伏述

帝典

憲宗純皇帝下

十四年正月襄王瞻堪薨二月虜犯遼東燬陽堡殺
掠甚衆命中外軍政官五年一考選 皇太子出閣
進學增設雲南按察副使一員整飭臨安兵備總兵
官都督同知歐信巡撫遼東右副都御史陳鉞以襲

識大錄

擊三衛夷之捷聞三月冠 皇太子十三道監察御
史官竊見巡撫寧夏賈俊奏稱遼儲廢之欲將河南
陝西山西北直隸西考吏典及在京各衙門辦事滿
者俱令納銀免其考試即與其冠帶民間子弟納銀
許充知印承辦南州縣等官三年六年考滿納銀免
其赴部考績戶部議為准擬詔旨許其通行稽之往
年陝西一方偶有納馬納草事例至今朝論不以為
是堂堂天朝富有四海今量人為出用一有官違儲
胡惠不充軍需胡惠不足而為此責官需將之事伏

亡痛革前弊別圖長策使邊備下之名器不濫上
曰漢文帝從昆錯備邊之策後人惜其作俑納銀足
邊後世謂何御史言是一切罷之有言建州三衛夷
故無罪陳誠邀擊為功勅兵部侍郎馬文升等往詔
諭之盜起福建上抗縣勅鎮守太監盧勝巡按御史
戴用等督捕之巡撫遼東右副都御史陳誠再以擊
建州之捷聞復聞遼東廣寧等處馬市起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高明巡撫福建以平盜四月陳誠復以擊
虜之捷聞巡撫四川副都御史張瓚以破松靈等處

識大錄

夷寇之捷聞五月商州大水氏之淪沒六月陳誠復
以擊虜之捷聞命太監汪直往遼東處置建州三衛
邊務英國公張懋等奏京師大圍通等寺非有不可
已之役而官軍所以威勢而快戎者也而勅撥營造
當此暑雨下情不堪且今邊報迭至正當威養銳之
日諸行暫止上曰內官監材料共備惜力一運秋
可畢工毋止也福建道平晉定等處重賊劫掠總兵
官兵往等欲大發湖廣雲南兵擊之上曰貴州崇
阻恐未必得賊徒場無寧其勅巡撫都御史陳儼往

度之七月以北直隸山東水遭官勸濟八月上曰
畿內山東諸府災傷甚其合進糧草馬匹以一應差
役宜停止分給者其合開進分賑之江西亦水其令
南京刑部右侍郎金紳往視科道官各上款災事宜
同言比來各色工匠或自叙斤斧微勞或造奇功玩
物希求恩典輒受官職至於官軍捕獲妖言乃其本
事不論輕重一舉進官況其中枉誣比比刑賞過中
亦災所緣乞勅吏部自官匠出身者裁其月俸第許
營以冠帶勅兵部計議捕獲妖言明白者止加給賞

識大錄

下予以官下所司停徵順天府民借支倉糧免其所
負羊毛禁私鑄錢戊申早朝東班官若聞有中兵聲
者皆辟易不成到衛士露刀格下座久始定冀知故
已命班居下者百餘人跪午門踰時釋之因申明朝
儀八事執巡撫蘇松等處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牟偉
下錦衣獄載革廣西養利州土知州永康縣土知縣
置流官修南京樓殿十二月諭戶部曰今歲北直
隸水災殊甚聞紫荆關水門被水閘流至涿州人民
木稼災困可知有田畝應免者悉免之癸卯月食申

在外武官私役軍士禁稅

十五年正月二月禁自官以來進者四月以吏部聽
選官吏政者為大常寺寺丞監察御史楊守隨等言
我祖宗立法定制官員必錄資格核士必考素行
是以奸偽衰止流品甄清至於祭祀之禮罪人不得
供事刑官不得省牲疾病刑裝不得陪從其典尤重
李政省故胥也受賂逃匿蔽於京師其資格則刀筆
也其情罪則胥靡也小方技合忽無級陞命下之日
士論沸騰奈何用此奸罪職人實事天地宗廟之駿

識大錄

奏吏科給事中李俊等亦以為言上曰其改之上

林苑監乃以為左監副五月兵部左侍郎馬文升坐
招撫建州海西夷人復犯邊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牟傑坐受人財皆下獄謫戍上曰牟傑職司風紀
大肆奸貪馬文升非撫夷也夷復變六科十二道胡容
隱下糾奏者其陳狀於是給事中李俊等二十七人
御史王濟等二十九人合詞請罪詔廷杖之人二十
七月命汪直行邊九月孝陵大風拔木遣守備成國
公朱徽祭告于孝陵傳俸陞禪師結幹領占為國師

汪直奏刑科給事中趙良行事輕浮先時上書不謹

難居言路外調之十月命汪直監督軍務撫寧侯朱
永佩征虜將軍印克總兵官劉建州夷巡撫遼東右
副都御史陳瓚贊其軍復命朝鮮國王李藝出兵夾
擊之傳奉陞僧繼曉為僧錄司左覺義閏十月陞大
慈恩寺國師乳奴班丹為灌頂大國師覺義辭言堅
奉為國師大陸寺藏國寺灌頂大國師班卓兒藏卜
為佛子國師著仇領占為灌頂國師十一月戊戌月
食朱永襲敗建州夷十二月封朱永保國公不世如

識大錄

汪直食米歲三十六名陞陳瓚右都御史陞者十八

九十八人賞者千五百四人陞大能寺右講經劉已宗
禁為國師
十六年正月禁雲南邊軍交通外夷命太監汪直監
督軍務兵部尚書王越提督軍務保國公朱永佩平
虜將軍印克總兵官率京兵萬人赴延綏禦虜將恭
等皆令立推舉兵科給事中孫博言六事其一言
東西二廠緝事旗校多毛舉細故以中傷大臣旗校
故廝役之徒大臣則受賂之任是廝役可信及通賂

朕雖其皆公已非美事一或失實所損實多汪直聞
博奏怒甚召詰之上下皆傳不暗事因當治也始
起為二月詔天下學校孔子廟廷所在凡各門者皆
下馬太監陳喜以公事出河間河間知府滕佑等眼
民于外不能供應喜奏之命執赴京擬罪有差朝鮮
國王使人來獻建州捷命戶部郎吳綺林同賑濟保
定河間二府汪直王越聚收虜于威寧海子來奏捷
遂乞班師計之上曰順天府并直隸府州縣山東
畿荒特甚朕不遑寢食七祿寺一應派納供應凡被

識大錄

災處悉為減省如汪直歲米四十八石封王越威寧
伯五月河間府東光縣地官莊在馬官莊之人畝徵
報二斗科道言天子四海為家何必莊田東光之
民失土地矣賦斂比之公田數及三倍民困如此非
死即使非徒即盜耳上命畝徵五升三合五勺如
開墾荒田則例六月禁貴戚世家侵占民田巡按連
東監察御史強珍奏建州班師古河虜即回入魏陽
清河殺掠男婦五百餘人頗畜無算竊錄前巡撫都
御史陳誠啟蒙邀功致其報復諸守將下縣禦却之

人畏罪貪功隱匿不聞直待朝廷論功陞賞陳誠回
京之後始以文奏請速問欺罔川正厥罪兵部尚書
余子俊等復奏引皇明祖訓奏誠系犯死罪不宜再
縱當從珍言上命守將吳瑋崔勝戴罪殺賊鎮守
太監常朗停歲賜食米半年總兵都督雖與賊各
停俸一年餘皆屬珍速問之兵科都給事中吳京監
察御史許進亦論劾常朗等首功匪罪雖已停罷尚
宜重處其劾陳誠以為黃潛善贊以道之疏上曰
是業處分姑已之已汪直自遠東還奏珍行事方

識大錄

所奏被虜人畜皆妄請治其欺罔命錦衣衛千戶蕭
敬往勘若不實即城京鞠之七月遂自宮以求進者
申明存恤孤老之令蕭聚至遠東不能自報勘但城
強珍以來汪直先執珍拷掠之然後聞奏命會官廷
鞠生奏事不實贖杖還職內批謫戍之遠東尋以兵
部以科道官先嘗妄劾陳誠又都察院奏差強珍不
當俱令回奏皆服罪上責都御史王越不謹姑宥之
兵部科道官停俸各三月越驚所停皆免之以儀真
批發所盤製松餘等益三萬引賜大監梁芳丙子曉

初月當晦不晦十二月命汪直同太監傅恭劉恒於神機營北總兵提督十二營南京科道官復劾奏陳執罪上曰前者給事官劾我不實已責之而人何言故當執治姑罰俸一年歲傳奉錦衣衛指揮同知金事十戶百戶倪端等十一人俱進陞一級傳奉序班許賜等為錦衣衛百戶廟官顧倫為太常寺博士及文思院等官毛祥等二十人有差十一月壬辰月食十二月癸亥大同命汪直監督軍務朱永佩平虜將軍印克總兵官王越提督軍務陞擊之

識大錄

十七年正月傳奉陞太常寺寺丞朱福銘本寺卿陞寺丞顧江丁未中供少卿福銘永中絲樂舞生江絲廟祝二月命予儒士華岳等十一人冠帶食糧中書科時內府各盤局及在外諸寺觀皆有書辦人員傳錄道書佛經及詞曲小說所至有違章內官一二人領其事書成上進備以珍玩隨其輕重輒得恩典以陳誠為兵部尚書三月汪直來報大同捷遂獻俘加直歲米三百石永世襲爵越加陞太子太傅歲增祿米四百石是月久旱恒風五月總督兩廣軍務右都

毛里孩三上書求賞許之命巡撫大同右副都御史王越督理軍務兼紀功賞以邊城屢警京師當嚴命戶部尚書馬昂右副都御史林聰玄給事中潘傑陳武清理京營軍士猛賊臨北流縣李震討靖州苗大克之三月己復商輅為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恭預機務討左都督毛忠為伏羌伯四月馬昂等清理京營軍報命上命仍分為十二營操練改白圭為兵部尚書同定襄伯郭登太監裴當提督之唐毛里孩遣使朝貢乞報使不許科道官請上勵精圖

識大錄

治所敬懲節遊適宴樂之事罷無名之賞與羣臣修省以弭災變上嘉之六月戊申雷震南京午門命襄城伯李瑾佩征夷將軍印克總兵官兵部尚書執信總督軍務調四川貴州官軍勦捕山都掌蠻七月加封漢董仲舒廣川伯宋胡安國建寧伯蔡沈渠安伯真德秀蒲城伯勃曰地載大寧南京午門復有震雷之異朕齋潔求過爾在廷諸臣共朕天職得無有竊位蔽賢懷利徇私未達聰聞者乎夫怠而能勉過而能改知止足而能退朕所與也遂并勅南京文

武舉臣修 英宗實錄成九月停做江西湖廣有災
稅糧十月總兵官武靖伯趙輔左都御史李秉勳建
州虜克之十二月編修章懋黃仲昭蘭討花果上書
言事狀之調外任

四年正月改章懋黃仲昭莊泉於南京免外調甲戌
月食陰不救費論平建州虜加李秉太子少保進趙
輔為侯三月建州虜復糾合朵顏三衛寇遼東開原
塞 上戶科左給事中丘弘等言國初北直隸山東
地方土廣人稀 太祖 太宗屢募漢綸音許民耕種

識大錄

永不起科聖謨遠矣乃植豪勢要專利病民或稱為
退難或指為空圖往一朦朧奏請切見嘉善長公重
累請文安等縣開地西天佛子劉實已奏求靜海縣
地及宛平佃戶俱蒙俞允夫公主帝女也燕以駙馬
兩餽猶稱不足劉實已佛徒也反慈愛行剝奪承行
者受其囑托勘報者畏其權勢失百姓之恒業飽銕
空之無厭伏望收回前命還給下民仍勅該部痛革
往弊示以重法 上是之繼自今一切不許若為今
命提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左副都御史韓雍等一總

識大錄

督軍務增置廣東廣西巡撫官各一人四月李瑾程
信討山都掌蠻平之封西僧劉巴堅泰為萬行莊嚴
功德最勝智慧圓明能仁感應顯國光教弘妙大悟
法王西天至善金剛普濟大智慧佛劉實已為清修
正覺妙慈普濟護國衍教灌頂弘善西天佛子大國
師鎮南聖泰為靜修弘善國師早禱亦命雷錄獄因
出珍錢并行于南京五月詔順天府存恤孤貧封周
壽為慶云伯中寅慈懿皇太后崩 上居於 太后
欽無附浴陵下羣臣議七月戊午朔越明日己未又

明日庚申羣臣連章言不可擅卸尚書魏璽率諸大
臣跪伏文華門後命 上問請於 太后乃命合蔡
固系上達滿俊等作亂命太監劉祥監軍務巡撫陝
西右副都御史項忠總督軍務都督同知劉玉鳳平
廣副將軍印繼兵官討之起丁廣南京大理寺卿馬
文升為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與項忠協同勦賊丙
子 上 慈懿皇太后尊諡八月諭平山都掌蠻功進
程信兼大理寺卿李瑾為侯封左都督羅東忠為順
義伯終未己京師地震九月庚申初莫 皇太后裕

陵發寶星見六科給事中魏元等言竊見今春以來災異叠見近又星見東方皆陰盛陽微之證也臣聞君之與后猶天與地不可付泰成焉則陛下於中宮有泰成之首禮部尚書王夔等嘗言之陛下謂內事朕自處置非思順聽將及半年而昭德宮進膳不開咸中宮不開增夫宮闈雖深視聽猶起維席雖微懸象甚著陛下富有春秋震宮尚虛豈可以宗社大計一付愛專情壹之所不求子孫衆多同萬年之業代君者民父母也不肖飢寒疾苦父母必寢

識大錄

十二

食下安公四方早滯民困日急盜賊日甚荆襄流民所在劫殺人心搖撼陛下覽飢民之奏不蒙省愜尚猶故事付部施行尚書馬昂等持尋常活套之言以為題覆殆猶子訴飢寒父母若不問知今實官需爵滿於內外征稅未罷內帑未絳西京文武大臣多奸貪蒙蔽之徒陛下謂先朝舊臣不忍遽去夫大臣者君之家子而小臣家子也若家子懷奸家子効忠人恬不治家道散矣至於僧徒過為信待每遇生惡之良輒費無限資財建無益齋醮而西蕃別實已

等又加以法王名號賞賚隆學出乘授橋導用金吾計其奉養過於親王又朝廷賞賚無節玩好太多或印施經懺或填寫佛經或為繪畫之像或造寶石之具雲南等處鑛場採辦不知如此而欲民富國安不可得也伏惟陛下思祖宗傳體之重正宮闈之分罷征稅之務施賑濟之政革去法王等號勒正寺觀不得建醮修齋節無益之賞罷下急之好大臣不職者許其自陳休致則天變可弭治道克舉上曰官中事朕自處之其餘所司施行十三道御史康永

識大錄

十三

詔等亦奏此者雷震殿門風拔陵木早滯地震中外迭聞星象告異審述三垣兼今西兵失利南北莽飢人事大時皆可憂懼臣聞太子天下太古者人君一娶九女以廣繼嗣今前星未耀宗廟神靈四海人物所托陛下宜念也伏望均六宮之愛協宜家之祥庶幾螽斯麟趾純純振振如是則木大立佛之無益從古論之今寵遇番僧有佛子國師法王名號儀衛過於王侯服玩擬於御錦衣玉食徒類數百萬閭閻之脂膏奉虛幻之妄徒又多十國之人習為番教

國罷責者伏望資遣者僧使之還國若繫中國人進
李成命使然後如是則民生阜 祖宗以金五國
類笑下輕近年予既大器用亦大奢一美珠而賞銀
數百一寶石而崇僧巨千兩庫之財易無益之物
又後宮供奉倍增光祿常然不足以給則和買於外
如唐宮市民心惶惶怨言盈路伏望節珠寶之費減
宮闈之弊如是則民心悅 陛下即位之初放鷹犬
羅士未海內欣欣近日以來上未漸與鰥寡預建伏
望痛自檢點羅去不急其抹辦銀錢印馬內臣已行

識大錄

者敢曰未行者停止如是則民困舒 上納之命西
天佛子劉寶已出所求田地歸民勅曰朕弗克修心
正近御家却遠寧海宇將冀錄格高厚感神祇八月
癸巳京都地震九月初以來夢見北斗朕齋將自新
祇告天地非徒言之爾文武羣臣輔朕尚各警急去
欺堅忠固節天將鑒之以不致罰朕將資之以不負
使三光上金九域下安豈非君臣同德之功與爾文
武羣臣圖利之禮抑請發遣僧僧 上曰思失速人
心惟禁僧耳監察御史左鈺言此者言官陳言請革

番僧名號斷天下之殺絕後代之惑 陛下是之以
禮部欲行發遣又復停羅伏望師周孔之格言行充
舜之常道佛若有知必是臣言不報易之見也給事
中董是陳鵬胡濙監察御史陳宏鄭已何純方并張
進樣林誠各劾奏高輅姚夔程信等不職當罷 上
皆留之輅各上章求退而夔自負才氣心不能平其
章多詆言者至此之匿名之書疏言之謗是等復劾
論輅信而夔夔尤切謂先王之世采民謠以觀政而
變以此匿者 祖宗之制許言官風聞言事而變以

識大錄

此流謗欺天罔人亡忌特甚乞早罷之如以臣等所
言不信即乞補臣等於外 上震怒謂言官糾劾生
殺予奪悉聽 上旨以 祖宗憲綱是等乃故違并
劾命錦衣衛三法司執同僚官廷鞠之林誠又言臣
以病軀勉強供職近勅高輅當 卿卿廢儲之際不
能救正今復起用不合人心蒙聖諭以輅居內閣累
有諍言非外所知臣思言既大實宜加罪謹乞放歸
田里 上曰唐太宗用王珪魏徵朕用高輅有何不
可而屢噴氣亦命廷鞠之十月給事中毛弘等上疏

據解商輅亦言終 上上命人扶二十獲其官以修
德是考察內外官員項忠等征勦滿後賊敗之伏羌
自色忠元馬十一月庚申等減
五年正月吏部尚書李東羅二月進封撫寧伯朱永
為侯項忠與馬文升平滿後賊獻俘伏誅閏二月詔
官員三年滿後乃得旌異若所舉不公或以奸貪敗
者連坐之三月正一嗣教大真人張元奎坐奸淫械
繫至京下獄論死五月祭五朔日有食之十一月唐
寇延綏分掠保安安塞二縣

識大錄

十六

六年正月大同總兵官彰武伯楊信擊虜胡宗漢堡
帳之士戌甘露降於郊壇二月兵部尚書白圭等官
陝西延慶平涼等處人民屢遭寇掠加以官兩酷虐
轉徙流離困苦已極四川瘴癘未瘳兩廣盜掠未息
吏竊大行於閩粵災異迭見於淮南且旱潦相仍者
連歲南北畿甸河南山東雨雪愆期二冬稿死而剝
哀流民餓以四十萬計衣食所迫奸盜錄之乞簡命
而京大臣循行天下考覆政事熟羅不才官吏便宜
與革其有巡撫官者就委行之 上曰其與吏部計

於是主典吏部尚書姚夔議陝西山東山西湖廣荆
襄兩廣貴州南北直隸具有巡撫都御史分論江西
有撫民按察使趙汝雲南多繫土官衙門可無違當
遣者河南四川浙江福建及直隸大名等府 上命
刑部左侍郎曾榮往浙江戶部左侍郎原傑往河南
右副都御史滕昭往福建南京戶部右侍郎黃璫往
四川大理寺少卿宋冕往大名召趙汝還京以南京
大理寺少卿夏時正往召巡撫湖廣都御史羅麓堂
南京都察院以南京右僉都御史吳璫代之賜勅以

識大錄

十七

以行勅曰朕夙夜治理自冬阻春災異荐臻雨雪不
降豈德不敏而政多缺與抑爾卿臣弗克竭誠盡公
輔朕不逮也朕將率爾禱于山川其各洗心滌慮勤
修乃職凡政事未善刑罰失中及有惠利可興舉寬
即可伸理者條具以聞於是吏部等衙門尚書姚夔
等官合奏引罪辭職 上曰朕勅爾修省今辭求退
豈又修哉爾等命條具建議以聞丁丑車駕詣請大風
沙昏是日河南開封府晝晦如夜三月庚辰京師雨
霰晝晦陝西寧夏大風揚沙黃霧四塞翰林院編修

陳音請上御廷道之外召問一二儒以引謀學之功佛子法王真人妖妄之徒乞降其位號杜其恩賞上曰佛子真人名號祖宗之舊如何可更虜入延綏命撫軍陳永佩平虜將軍印充起兵官都督劉玉劉聚充左右副總兵太監傅恭順恒監督軍務右副都御史王越恭贊軍務往延綏倫虜四月陞監御史樂張為陝西按察司副使撫治漢中流民五月上欲建佛閣於西山尋以六科給事中言罷之六月戊申朔日有食之以會舉官未得人命吏部自今方

識大錄

面官缺推舉兩員以聞不必會舉著為令七月皇子父是為孝宗皇帝母曰紀官人以京師大水氏舍例懷命戶給米一石死傷者給二石乙酉奉安孝莊唐皇后主於太廟命都察院右都御史項忠吏部右侍郎葉盛賑飢都城內外都督會事李永撫治屯營連官人等米永擊虜勝之八月詔曰比者災沴荐臻畿甸尤劇三時下雨一雨連旬旱澇相仍民食乏絕備省厥咎在于一人百姓何辜罹茲難厄其令所司理輕繫錮但稅諸通員監教監課毋徵路失焉

駒上林苑鶴損土口毋責備及採辦物料未入者乙之召運北五隸河南山東清軍御史發各預備倉資賑濟劉襄流民所司謹視毋令失所事有便民者以聞九月發京通二倉平糶以賑民十月刑部覆奏真人張元吉行刑詔免元杖之百發肅州衛文軍部給事中毛翔等言元吉罪重惡極殺人獲生何以取天下伏望市戮以昭國法上曰己之十一月以劉襄流民聚聚為亂命項忠總督河南湖廣劉襄軍務十二月以冬深不雪命大臣禱于山川遣官分賑近飢

識大錄

畿民以畿輔水滂連官祭告于北戴北鎮以賑飢無策降順天府尹嚴鐸為知府戶科都給事中王弘等言京畿內外風俗借侈獲盤纏豐隆酒席服飾用鐵金寶石亡倫費戰射利之徒至收賣寶石以為事業或以進獻為名遠取官職倍價利姦國病民已嚴禁革下刑部議上命條榜禁約犯者不宥七年正月令六部都察院等衙門四品五品管事官及科道掌印官各舉所知一人三月增置工部屬官三員稅課抽分於太平燕湖縣州沙市杭州城南

藏大錄

二十

封節劉聚為寧晉伯乙酉上復御經筵丙戌
上復御午朝禮部左侍郎刑謀國子監祭酒陳鑑司
業張業俱坐罪除名四月命外任考滿恩選用風憲
者悉聽吏部推擢著為令五月以民疫多死置漏澤
園於京城外七月制襄總督軍務右都御史項忠鎮
守湖廣提兵官右都督李震撫捕荆襄流民事竟降
勅獎勵整理天下預備倉十月甲辰月食深州知州
韓儒言比歲累厯明詔嚴察官治而奔獲茲甚貪暴
遂多亡自今在外有司必待三年或六年政績卓異
民心悅服察之郡境如出一口方許薦舉凡有舉主
下吏部先察之舉得其人不必復勘非其人者必詳
核之後以奸貪敗者皆行連坐下吏部覆奏從之十
一月甲寅立太子詔天下荆襄南陽等處流賊悉
平十二月彗星見勅曰乃者彗見天田光芒西指仰
觀玄象祇畏實深望朕淺涉濶道刑政垂與用人未
當賢否清款聽言不察是非奈欲將用度奢修貨賜
不節妄費財帛管轄煩煩科歛無正傷民心故有一
於以資朕之過爾文武臣亦可不痛修省款凡時政

藏大錄

二十一

得失生民利病尚條聞之壬午望以星變避正殿微
樂御奉天門如常朝儀癸未朝退御文華殿召見大
學士彭時等文武大臣及科道各條陳時政皆嘉納
之光祿寺少卿陳誠上言近來蟲蟻房并清河等處
畜養獵豹鷹犬之類不下八千有奇計其費每歲肉
三萬七千八百斤雞千四百四十隻雞子三千六百
九十枚粟粟四千六百八十斤糧稻等料七千七百
七十六石直銀道數千餘兩全歲歛民貧流殍載路
而羽毛之微得食人食之行放散人匪愧忠等畫佛
雕像歲費食米五百六十餘石工銀三千五百餘兩
人多以持藝陞官乞行裁罷歲時及齋醮等事所用
菓品菓皆散撮近乃黏砌裝盛尺盤斤數加增至千
有餘修於郊祀廟享至其求福求嗣祈雨祈晴并無
實効夷狄餘教斷難信重乞點無益停不急以養聖
德節財用命司者之兵科給事中郭鍾言彗歲彗
見皇上下容直之詔禁增修廟剎納尚書姚夔跪
處內庭有道今復見者宜於三事未免永終歛陞
下誠思屏臣有以言罪否近習自以禱祠惑否書聞

有以壁侍寵否內省杜漸則善治可成天更可弭
上曰諸大臣已言矣雖復煩讀因當速開姑息之是
時上既任文忠院副使等官盡緣陞擢至三百餘員
又有以奇巧託監局官進獻輒乞傳奉一歲三四選
至太常卿通政使者每朝會宴饗奏劇班行偶伍公
卿冗濫猥多無慮千人至是吏部覆奏廷臣可議乞
技精工匠量與賞賜愛惜名爵毋輕遽官從之工科
給事中張琳奏甚今久出大臣科道既有會議又復
上奏茲蒙俞允朝野慶幸郭鈺之言雖賜優容尚恐

識大錄

二二

煩讀與求言初意矣 祖宗設給事中御史兩藉以
靡聰明輔紀綱也即其人未必賢言未必是領須容
納養其銳氣宋臣胡寅有曰聽受忠鯁不憚拂逆非
止而從必將心改伏惟 陛下應天以實從謀弗弗
人心悅天意回矣 上曰諸臣言當服習不從否亦
不罪琳何人有此奏左諭德王一夔言 陛下因禁
星之變令大臣科道陳言徒毛舉耳有可大慶而不
昌言臣敢陳五事一曰正宮闈臣聞家齊而後國治
國治而後天下平正倫理篤恩義厚所厚薄所薄定

尊卑遠寵倖津恩惠廣繼嗣如是者家齊二曰親大
臣臣見 皇上接見大臣常朝之外唯有經筵講讀
而已其他四方章奏悉付左右內臣伏乞特御便殿
以霽天威而召商輅如是者大臣親三曰剛言路臣
惟御史給事中三臣近多因言坐罪降黜乞悉許召
還如是者言路開四曰慎刑獄臣見 皇上斷遣刑
獄法司唯唯惟順之將夫 祖宗舊制大辟覆奏必
三所以重人命廣好生也近言安知府許聰立命處
決後以夜大殺聰常罪猶且不可況又下當而法

識大錄

二二

司之官純不論執乞自今刑有不衷容其執奏大辟
三覆遵用舊章如是者刑獄慎五曰節妄費臣唯京
師創造寺宇費動以數十萬計又連歲不休報國之
工甫畢崇國之役嗣興奉佛無益古事已明竭財不
經儉德匪慎至如寶石藏在內府儘足充后宮矣京
民涂炭順進獻無算靡濫難言所宜一切罷斥如是
則妄費節 上曰陳言耳而妄自張固當治也方求
言姑宥之庸入西安州同原二路旁入寧夏花馬池
等處泰將都指揮錢亮擊走之

八年正月虜入大同西路募民納馬予冠帶揀閱各營馬步官軍兵部言日者四川盜起燒劫榮捷為二縣山西河南山東草寇竄發南北直隸水旱相仍淮河淤塞湖水耗竭所有民多轉徙行舟財被劫掠浙江旱潦齊患去歲江潮蕪湖並起切起兩廣之賊陝西之虜割棄之流民輻輳日所在有司既不能消變於未然又不能弭患乎已發事機一失為憂將大伏惟中飭中外除盜安民禁嚴撫捕罰重隱蔽務絕其根賴母容玩愒納之操獲賊首黃公剛等劫漢州

識大錄

二四

及上林縣等村岫癸亥 皇太子薨謚曰悼恭虜入必遼營左恭將錢亮引兵追之與戰五晝夜我軍死者十三四於是西遼告急二月 上命戶部右侍郎陳浚總督陝西軍餉命吏部右侍郎葉盛征延綏等處議處兵事以山西河南災傷連歲虜寇深入復鼓兩省巡撫榜諭奸徒之藏妖書者虜入定遼營把總都指揮廖斌追擊敗之虜入寧塞營總兵官許來都指揮李英指揮周賢都指揮劉龍合擊勝之皆賜勅獎勵議搜虜河奎忻王見治楚三月命劉襄流民遣

歸原籍復業者所在巡撫等官優卹未復業者招撫之命籍團營官軍名數季終以聞四月京畿自二月至是月不雨大風竟日運河水涸遣祭于天地社稷山川復分遣兩京侍郎祭告淮瀆東海山川之神辛巳月食命三法司審錄囚罪遂分命刑部大理寺屬分審于天下五月命武靖侯趙輔佩平虜將軍印充總兵統制諸路兵與總督軍務右都御史王越赴延綏等處擊虜六月虜入平涼鞏昌臨洮等府州縣七月修隆善寺畢工工臣陞文思院副使者三十人書

識大錄

二五

碑官上寶司少卿任道遜等並進鄉工料都給事中王詔等言比歲以來星妖示見江海泛濫天變於上地變于下災夏霜降平地阜出猛虎食人而雹傷稼夷狄侵疆水旱相仍瘟疫流行下民疾苦 陛下時時汰冗去濫猶恐不足節用林山寺成碑完官爵陞授一至於此西征北伐捐軀殞命之人胡以勸之伏望進寢前命煥重名器不允九月秀王見淵薨十月戊寅月食十二月賑京城乞食饑民虜入興武營等處寧夏總兵官都督同知范理戰却之

九年正月命順天府分官賑濟貧民勸課農桑入
紅沙橋守備頭都指揮戴騰進敗之雪入興武營
遊擊將軍王壘恭將神英等遇之漫天嶺平營將軍
提兵官李晉伯劉聚等遇之半坡峰副提兵孫錢典
王聖神英後遇之劉家塢擊却之進擊又敗之命儒
臣考訂宋儒朱熹資治通鑑綱目及後儒所著考異
考証諸書而以王逢集覽尹起莘發明附其後三月
始遣監察御史巡鹽河東乙巳夜南京大風雨按太
廟社稷壇樹旗北直隸山東民飢相食四月辛酉朔

識大錄

二六

日有食之以早災先山東今年稅糧順天府亦量
減之命巡街巡河御史瘞桑苑福餘等三衛虜賊結
構海西女直屢犯邊境遣東提兵官都督同知歐信
副提兵韓斌等戰敗之賜勅獎勞上聞騎射于西
苑熟其最下者命自後精選以補缺五月以山東早
飢命河南等處巡撫等官分發其流民於諸州縣所
在區畫屋舍驗口給糧杖成遣之更苑山東徵稅之
賦縣以臨清倉粟米十萬起致仕禮部右侍郎倪謙
翰林院侍讀學士錢溥于南京會事自內旨南北林

道官相繼言撫澤不顧清議有玷名節上置之七
月優設撫松常鎮湖五府并所屬縣勸農通判縣丞
各一員虜寇榆林湖都督僉事許寧等擊却之九月
監察御史楊守隨等言頃因山東災傷議者為振荒
權宜之計許在京辦事及寄名吏納銀俱免京考見
在常該者俱免考試與冠帶悉依資格選用如是則
文移通否年歲老耆一切不問照舊規進俸門牌極
害政莫甚焉上曰朕患吏道不清嚴考試為進退
舉入贊賑飢先考登仕敘吏貪也御史言是至羅勿

識大錄

二七

行十月王越襲虜紅藍池大破之癸酉月食十一月
重開騎射於西苑命翰林院編纂宋元二史上接通
鑑綱目開八館編纂之
十年正月勅王越等居固原總督三邊諸鎮軍馬二
月晉王泰鎮國將軍英塔有勇喪請并以其子應得
祿米量支本色為喪費下戶部議無例上曰人子
不得自盡於送終則終身悔雖無例特允之三月南
昌知府王詔詣京考滿以疾久不還任巡視侍郎原
傑奏罷之詔張中官自陳疾愈累疏稱屈下吏却辦

理得獲六科給事中劾詔宜照 上曰原係熟詔以
病也病瘳矣何不可肯給事而恕之大憲法王劉實
已死有旨如大憲法王則建塔葬之撥官軍四千供
役禮科給事中王坦言劉實已喪狄之人殿名釋氏
陛下侍之殊禮封之顯號特借以以撫其種類使不
患邊耳如例祭葬之足矣而祭祀之品逾於王者造
塔之費費於山陵今畿甸飢饉連年餓殍載路即以
是費極流離垂死之民豈不愈於厚一荒誕之胡僧
哉 上曰給事中言濫矣大憲法王造塔比大憲法

識大錄

二八

王已藏三之二不許四月浙江參議寧珍為巡撫都
御史所黜其疏稱枉吏部抑之特命復任陞工部右
侍郎王詔為左侍郎通政司右通政程萬里為右侍
郎自內旨南京科道官言王詔寧珍既退復用欲奔
競賣緣之端 上曰既命之矣兵部會吏部舉可巡
撫寧者二人 上允以復推 上曰邊境巡撫
不宜用未練事者吏兵二部故當寬之姑宥罪而陞
南京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張鵬為右副都御史以往
起養病右都御史林聰以代鵬給度僧道南京監察

御史任言此歲旱薄田仍災異迭見內地蘇饑寒多
警京城內外代食孔艱若復行給度則天下僧行道
紛集京師米價益貴況此輩奸盜者多即如四川僧
徒悟界乃為賊首已獲其金不從於開營官軍三千
既連京師潘渠一月連工壞城之長子卒亡子請以
其妃妾殉 上曰先帝顧命毋殉後宮也王何度耶
婦漁子劉室連之濮州民有乘機為亂者州捕故之
其弟同居者當連坐 上曰民饑思亂朕甚憫焉同
若者不損謀賊成之殺者家屬財產悉毋籍九月癸

識大錄

二九

旦朔日有食之今侯伯新襲及駙馬年少者送國子
監讀書習禮十月增設山東布政司丞致一員提督
勸農十二月起復太常寺掌寺事禮部左侍郎萬傑
於家內旨科道官言國家大祀時享諸司不敢以
刑喪祭刑喪之人不得陪祀供事而祝掌祀之大臣
太常則掌祀也禮卿之職則大臣也 上曰朕特別
用馬置湖廣寶慶等府縣淘金都察院右都御史李
賓奏錦衣鎮撫果問妖言罪人町連妖言圖本惡妄
旋不經恩氏性：被處已條錄書名榜示天下使咸

知其謬幻詔可夢入為營徐家溝亦成家致等處
宣府遊擊將軍署都督僉事司王敗之詔與實授當
先官軍陞賞有差

十一年正月孝宗朝親官吏部奏蘇舜珍王詔後之
二月開宜陽等縣銀洞申明酷刑之禁上未月食三
月虜自尖山墩西空入寇大同右叅將李鎬遊擊將
軍侯謙等禦之金山見追而敗之追至鴛水河及尖
山西空又敗之命監祭御史清理天下軍伍以多少
為殿最四月命南北兩畿河南湖廣江西地廣民眾

識大錄

三十

之處增設勅農官一員壬辰乾清宮災五月 紀宮
人之主 孝宗皇帝六年矣以萬貴妃龍且妬不敢
聞 上至是 上始知之下禮部擬名名不慊 上
意 上自名之遂見 皇子於羣臣中外人心莫不
歡慶六月湖廣總兵官左都督李寰等奏沅靖等邊
衛控制川貴廣西諸種蠻夷頃者苗賊攻掠不已雖
已調兵捍禦卒難成功請如正統景泰年間靖遠伯
王驥等故事大勦之 上曰蠻夷犄角自古而有要
在邊將戰禦得宜其令震等與四川貴州廣西各將

主官人等分屯禦之肆侮扼敵則行勦殺聞風畏威
則如撫諭 皇子母紀氏薨七月修理南京太廟八
月借漕卒沒舊通惠河以通京師漕輓命朝官離家
十年者方許省祭取陝西巡茶御史還京選差行人
二員禁茶如舊進贈真人喻道純父宗敬為太常寺
寺丞母楊氏為安人九月丁未日有食之十一月癸
亥日冊立 皇太子詔天下申明洪武間學規於國
子監編錄自宮者於海戶令再犯者處死全家發邊
遠充軍已亥歲 卿王帝號上尊諡曰恭仁康定景

識大錄

三一

皇帝修飾其陵寢
十二年正月是月南京陰霾蔽日地震有聲二月己
亥朔日有食之己丑月食給獄囚藥餌三月李寰破
靖州苗賊五月漢遣陝西巡茶行人勅都察院左副
都御史原傑往荆襄等處撫治流民六月灕水等縣
瑶賊四出焚劫沒通惠河成蒙化洱海復慶大理趙
州鄧州等處盜起七月黑青見命宋儒臣朱熹十世
孫墩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奉祀事設貴州程番府大
學士高格等條陳時政六事其一言哈蜜等處番人

未京攜帶玉石多被細人誘引進賣計囑什戶高直
賣官規取系利閭姓番僧住有都綱禪師陞至國
師師子法王等給與金銀印信圖書其有死也使帝
承襲更求造塔二首皆侵耗朝廷財物宜行禁治其
一言廣東雲南貴州等處有貢奇花異草珍禽奇獸
珍珠寶石金銀器物以物非出野貢之人必取諸民
取民不足又取之上官夷人家一物之進其直十倍
暴橫土靈激變邊方莫此為甚乞勅內外臣自後皆
毋進其一言永樂間以交趾為即縣其後守鎮非人

識大錄

三二

遂致陷失今兩廣四川貴州雲南俱係邊遠雲南與
交趾尤為切近蠻夷上官易生事變宜命吏部推選
剛正有為大臣一員巡撫其處上嘉納之以黑青
見祭告天地于禁中遣官審錄天下罪囚八月改南
京戶部左侍郎王恕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巡撫雲
南大學士高格言郊祀之禮歲一舉行至重事也巡
關皇上廣敬天之心建祠宮元奉祀玉皇製造祭
物祭器樂舞之具一如郊廟并新編樂章命內臣習
之故於道家所言神降之日舉行祀禮臣等竊詳

皇上為興母非欲工為母后祝釐下為生民祈福
但藉之於古未合禮經昔傳說告高宗曰黜于祭祀
時謂弗致禮煩則亂事神則難伏望停罷凡內廷一
應齋醮亦悉禁止從之丁亥月食九月妖人李子龍
等伏誅以邊警方據令旗軍有能出資募兵滿百人
以上者賜冠帶以征靖州苗功封李震為興寧伯詔
撫綏流民十月梁顏三衛夷人屢詣開馬市不許勒
邊臣防邊十一月續資治通鑑綱目成上製序文
并首陞南京禮部左侍郎倪謙為本部尚書翰林院

識大錄

三三

侍讀學士錢溥為南京吏部左侍郎國子監祭酒周
洪謨為禮部右侍郎仍掌監事自內有開說即陽亦
十三年正月庚子朔增孔廟遙置樂舞之數二月癸
未月食閏二月禁通報有意官命監察御史吳道宏
往即陽府安撫人民勅廣東按察司副使陶魯提督
高雷二府兵務防禦蠻寇三月慎妖言之罪命慎送
王府官嚴保勘考試之禁五月罷西廠之緝事者禁
過刁訟六月嚴捕盜之人革兵部尚書項忠戍馬氏
汪直復開西廠兩錢于京師大學士高格致仕七月

詔而京堂上官五品以下皆從吏部依例會官考覈
賑恤京都民之被水者勅諭各道鎮守巡撫等官從
宜計議恤處彈盜安民之所違將練兵之方格奏以
聞辛巳月食八月山東兗州南直隸諸府州雨水為
災民甚飢窘朕實臨之戶部臣其擇廉能官五員分
往賑濟復授河南巡撫官詔留巡鹽御史羅泰一年
以撫恤兩淮竈丁東廠較官發云南百戶左昇程事
詞連通政司掌司事工部尚書張文廣及他官錦衣
衛遂併執文廣左通政何琮等以掌印請上始知

識大錄

三四

之即會釋文廣而責問錦衣衛官胡懷聚大臣者指
揮使朱驥自伏命停驥俸三月九月詔逐罷閑官吏
人等之匿京師者詔自今違儲三年一盤查著為令
是月也以傳奉得官者三十有餘人十月復立哈密
衛於苦峪谷以淮安恩陽飢荒暫止徵降用馬詔會
舉將材十一月嚴文武棄輜之禁詔搭糞運東也因
并朝鮮國市弓角上以天下官吏朝覲奸詐之徒
或緣私仇妄相告訐竊財物及陰搆以事中傷良
善又賢否黜陟朝廷自有常典乃有與京官往來交

通營求作樂者並命都察院檄禁之十二月戶部郎
中李炯然陳鳳陽諸州府救荒之策共一言建吳二
庶人家眷十八口已物故大半而月給米二十五石
如旧請量減之下戶部議可從上不許曰此先
帝之賜也戊申月食。

識大錄

三五

帝典

孝宗敬皇帝

孝宗敬皇帝諱祐楹 憲宗子也母曰 紀淑妃

憲宗 王皇后無子萬貴妃寵而妬它妃不得子淑

妃一幸 王為萬貴妃所譖逐既有身及生上 皇

太后 王皇后私育之而不取以聞及六歲 憲宗

識大錄

方知有 上即册立為皇太子 憲宗崩心其年九

月壬寅即位大赦天下以明年為弘治元年始 憲

宗冊 上為太子時詔至南京瑞雲見孝陵如車蓋

既稍長仁孝恭儉聞於東宮及是持麻衣絕酒肉日

侍堂惟哀憐有加時覽 紀孝經尚書家禮大明律四

種書皆有日課有疑義即召問法吏儒臣天下翕然

望治於是故省內苑為獸虎豹之屬勿飼之使自斃

連李孝花省即常思趙王芝慶中顧以顧經曾克彰

黃大經江懷李成等故所賜冠劍印章備成之澤太

監梁芳陳喜常與於南京閣注其餘以左道附牧省

建者悉罷黜癸卯上 大行皇帝尊臨廟號詔天下

十月享廟樂設不作已亥上 太皇太后 太皇后

敬號曰聖憲仁壽立張皇后詔天下降革成化中傳

陞元員及大憲恩等寺法工佛子等職御史姜洪湯

聘康吉士邵智連章輪劾大學士萬安許致仕連尊

紀淑妃為皇太后上察臨十一月起致仕南京兵部

尚書王恕為吏部尚書陞少詹事劉健為禮部右侍郎

即奏翰林院學士入內閣禮部右侍郎即立潘進所撰

大學衍義補嘉納之陸本部尚書以事改省罪重及

梁芳陳喜常與節常恩等俱逐繫錦衣衛獄卒已

憲宗喪百日矣先是 上服喪二十七日陞官階易

服如制入朝 上素服如故群臣服古者皆趨出至

是日又知之進士潘府諸行三年喪下輔臣保儀

禮部侍郎倪岳奏議注三年不為喪喪不受朝賀朔

望宮中素服環奠錄是 上孝德感動中外十二月

壬午具 大行皇帝發陵以 紀太后附已丑既

懿祖皇帝奉附 大行皇帝上太廟作奉恩殿奉

識大錄

紀太后主馬弘治元年正月庚戌月食不及一分克
執獲虜寇清虜蘭州等處分守都指揮司知府張寧
戰敗之周正月始用朔望御奉天殿官公服朝衣
樓宇致省死子獄其地方士仍成違遣使入貢賀求
紀太后親駕科道官刻奏諸武將不職上曰將才
雖姑留其稍可者二月丁未祭先農遂耕藉封哈
密衛左都督罕慎馬志順工虜寇廣寧將獲虜等
連敗之三月癸酉視學澤真先師加幣用太宰改分
獻曰分奠賜祭酒貴閣司業劉震坐講兩子開經筵

識大錄

三

丁丑命日辭壬午平朔壽州知州劉崇工封事納之
部指探康祇復賊虜蘭州五月嘉興賊陳輔作亂命
刑部右侍郎彭韶巡視浙江虜犯宣府永寧六月癸
巳日有食之左庶子張昇論劾大學士劉吉降調南
京工部員外郎丁未月食不及一分克獲一月命
戶部左侍郎李嗣鼎節察院左僉都御史清理鹽法
於兩淮彭韶巡視察院左僉都御史清理鹽法於浙
江八月虜數寇獨石萬全又甘肅山丹永昌等處北
虜山王于伯顏疏可遣使來朝九月官紀太后親

萬連贈太后三代修其先塋之賀賀者十月代王
獻海青帳書送之曰朕靡敢盤于遊詩不云乎視我
周行叔祖或有忠懷可時益朕十一月嘉興賊陳輔
平妖僧繼曉伏誅十二月申嚴官員勢要中嚴禁令
公侯謝馬伯子孫讀書習禮國子監
二年正月二月以災異間輔臣消弭之道嚴胡廣歲
漕米達戶部中汪漢王宏分賑四川飢吏張張二
萬馬飢代其耕墾下中書令人告人御史湯夢主事
李士傑奏言上御智知州劉崇聖陳瑞衣狀成滿之

識大錄

四

虜寇宣府獨石馬營四月都察院覆奏巡按廣東御
史南宮致賊繫獄者三百餘人又恐變請旨決之
上曰豈無可於廷瑞未報人全巡撫都御史秦紱覆
審之以王恕若見其午朝疏免溫處二府又福安縣
外隄一歲五月河決汴入淮復決黃陵崗入海六月
虜入凌衛之岐山臺七月勅曰近京師大雨水南京
又有風雨之異朕恭祇天戒備文武百官其修省勤
勵以缺政聞於是廷臣各言事皆從之遣郎中瑄張
可開永平先其糧稅戶給一石米給畿內貧民二石

種各一石命四川鎮巡官查勘成都府衛去歲賑恤
後今府庫餘積幾何收成幾何倘有被災者量免稅
糧流移復業者見難從三歲八月奉 憲宗主太廟
羅浦城縣銀治九月虜堡入大同命戶部左侍郎修
理河道十月寧縣妖賊王良等伏誅十二月甲辰朔
日有食之

三年正月二月戶部以鳳淮揚鄆襄南陽節唐諸府
水旱免其糧草奏練之稅 上曰凶歲損上甚稱朕
指急行之三月命天下州縣預備倉積糧視里數為

識大錄

差以定點縣縣陳府州正官亦視其屬之積數損糶
蘇州倉米四萬以濟飢給曾子廟祀回令同姓一人
主廟給田戶五澠掃戶十免其綜增設四川按察使
事一員提督都江大堰以興水利發太倉銀萬兩賑
泰安等縣連官餘舍損糶永豐等倉復以同安之安
二縣民飢不能雜驗口賑四月舉懷才抱德山林之
士賑蓄育良牧二署被災人戶勅陝西巡撫古副都
御史蕭積懃督馬政五月復設興山縣潞沁二衛所
屯田被水災不及三歲例不免糧 上曰民飢方賑

可復徵特免之丁卯月食九月命修理邊牆三年一
遣天臣閱視 紀太后父母桂林閏九月封錢永宗
為安昌伯授宋朱素九世孫婺源歲貢貢為本縣訓
導十二月慧星見天津歷營室入室宿勒諭文武羣
臣曰天示星戒服齋沐告天省己修德爾等宜各舉
職慎操毋惰毋私凡軍民利病時政得失條奏來聞
庶盡交修之道於是廷臣言事急從之

四年正月戶部尚書李敏疾乞歸 上曰召王一體
卿去朕使醫視卿二月封張岳為奉寧伯勅三法

識大錄

司曰曩天下諸司審錄重因紛疑及辯違者奏旨十
數百人與共寬終孰若謹始共今繼今問刑之際察
審辭色加意究之毋傳致於一時冀下世於他日四
月勅司禮監及監常泰同三法司熟審勘問官有故
失入等罪不追究焉辛酉月食七月增城山賊藍葵
等平八月總督兩廣都御史秦紘致仕封皇弟祐楷
為孝王祐楷為汝王祐楷為潁王祐楷為榮王祐楷
為中王修 憲宗實錄成九月 皇子生漳州賊溫
文進等平十月黃河溢命有司量賑開封懷慶二府

又楊德宣武職陽三關使吳家慶遊甘肅十二月貢
州苗賊七害保等被掠和日青平諸處起泰結為南
京戶部尚書上魯番連壞阿黑麻王遣使來貢獻運
金印城池人口

五年正月命織綵絳絳脫變撤於甘肅陝西二處御
史張大陳命滅之二月命侯已襲封哈志順王三
月虜入宣大北齊等處丁丑名皇子戊寅立為皇
太子詔天下命吏部訪求太祖功臣子孫之失候
者進封侯爵為壽寧侯四月給事中王倫請絕龍紅

識大錄

燈火之戲禁齋醮戒壇之妄納之五月致仕使節向
言郭幹跪言浙江水旱相仍民窮而盜隨行獨恤
工四外若致仕尚憂公其特羊酒錄歸即來勞勉之
六月監察御史彭程言臣監水光祿寺見皇墳造
品云先帝修齋用也切見陛下即位諸如此類
廢盡矣可猶製此要時宰改省僧趙曉陽為和街庵
耗民財先帝篤信如陳者無他希福壽也二人竟
身不保其妄明甚矣望遇和泰正治逢迎罪以明章
陛下之忠奸上四彭程暴揚先帝建齋飾永朕

曆入宣府小由陽堡等處七月命徐師來安罷祖墳
稅湯陰者有司春秋祭命三法司則定問刑條例以
輔大明律所不及虜入古北口復入宣府鎮安門墩
以蘇松浙江水災山東久旱勅撫巡等官加意賑賑
八月先王府奏賑款即王母道四人持策過三
封母過二命工部侍郎即陳政其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總理河南等處水道命戶部侍郎即吳岳右僉
都御史巡視賑濟浙江察其吏弊當與兼者以水災
濟南京西浙額外織造九月虎判撤回回怕虜灣

識大錄

等貢收錄馬理等方物却之京達運十月虜入宣府
龍門所獲入大同分水嶺貴州苗作命鎮守湖廣鎮
連陝顧澤等討之廣惠南韶四府災下省司賑恤十
一月令有解納米銀助賑者授武職官十二月審
候雲卒使共子鶴齡襲封陞次子廷珍為都督同知
并陞其義兄陳正千戶陞事岳小校大麒麟副千戶
陞提倫養子紀義提倫保錦衣百戶連刑王見滿上
與廷臣會訊之降為庶人獨而西
六年正月南京科道劾奏不職官二十員命吏部從

公考察母姓已吏部都察院會考中外官當奉照者
十四官員 上今方面知府指陳寔跡府州以來未
三年者皆甄別之尚書恕等疏上因言 陛下考察
府州以下謂必待三年其人誠感激 上恩顧命部
在位者留之一日則代受一日之殃者黃次公維惜
送迎之費范仲淹亦分家器之哭 上曰祖宗愛惜
人才官官考滿初任再任有平常不稱者俱令復職
必待九年方明黜陟今或因風聞浮遽棄其勤勞所
積官令其改職不致伸陳無以開天下自新路非治

識大錄

世宜其全方面知府年未六十者疾不妨治事素行
不陞食陞任前及見任不陞置欽此非本部訪實
或巡撫巡按不立作並其餘官員到任未二年非老
疾貪酷顯著者俱留治事於是吏部奉旨復留九十
餘人 上勉其加意當官必來後議二月 上曰報
功古今所重也我 皇祖任命元勳皆以配饗廟廷
其子孫或汎汎焉朕詔求之得常遇春玄孫復學文忠
玄孫瑄郭愈五世孫炳陽和六世孫紹宗可令世襲
指揮使各任附祖榮衛以便其奉祀治河侍郎陳政

卒以浙江右布政使到任是為都御史代之四月賜
除陽王陵寢冠帶奉祭陽王祀上奉香河里麻車喪
喪製哈魯忠順王陝已故其都督阿木即遂據哈
密地勅責之命兵部侍郎張海前府都督同知張瑄
性慈惠自去冬不雪至于五月不雨勅未宜官南京
舊內火屠入寺夏廟山墩致指揮一人眠大興宛平
二縣嚴日官祭閏五月是兩浙鹽課吏部尚書王恂
致仕六月龍壇蔽日者三日遣順天府丞畢亨行縣
督捕七月 太皇太后病瘍 上夜侍宮中命戶部

識大錄

小違為官二員實實近畿諸府衛秋雨水災分賑其
夏四早吳者衣免稅有差列部尚書彭韶致仕八月
丁丑月食九月賜劉庶人見瀟自貳十九行取番僧
領占竹木者大慈恩寺禮部尚書倪岳等言領占竹
木動違運復次召命駱驛傳戲作門役難杜也 上
曰母傳今日來禮科右給事中吳昂劾奏領占竹先
因缺項骨數珠骷髏法誡切胃受責 皇上登御車
職違運違迤絲快岳所陳復更區區一傳我願 皇
上嚴和正治忽之方也 上猶未允工部給事中葉

昇等工疏極論遂罷十二月以災異疊見諭在外鎮
地等官恩食累賑困窮防賊寇撫軍民痛加珍省命
歸德州修微子祠聚山林懷材抱德之士遂推儒士
潘辰為翰林侍詔西安知府嚴永冰疏言災之來恒
以類應天久不雨陛下近察禁淫服御之物違驗
工作司局之費則德澤流滯故然可知臣頃見陝西
能造局二次降下閣式今織造緣裝絛靴凡四十九
元先次出派二十五元行布政司辦料備作費金三
千餘兩就今復造二十四元曰臣等不知陛下

識大錄

今此之多何以用之以之上用則必通一舟應以之
實表則群下不敢當其色若象比陝西積欠軍士冬
衣布花無慮百十餘萬前者解料備作之費皆扣除
即借所出向移所取以益所欠未必不足補十一乃
今氏百餘家男報其妻女地其執官軍營造以備上
供不堪甚矣昔唐太宗納馬周之言遂省供奉御器
明皇聽李德裕之陳而罷銀盞織綾夫豈聖明後
唐二君下工部復命織未就者悉罷
七年正月二月以災異累臣修省并極言時政得失

軍民利病損報保是莫定河間三倉之一以濟飢
月貴州苗七苗聚長脚等平命有司督民捕蝗捕一
升者予米倍之以十事務禁天下曰他盜曰賊曰
淹獄曰虐小曰弊賊曰濫罰曰不遵信牌曰積年民
害曰兇徒曰奸賄五月命太監李興平江伯陳悅同
劉大夏治張秋決河設都勻府七月命工部左侍郎
徐貴姜都察院左僉御史臣同巡撫都御史何鑑
經理蘇松常湖嘉杭諸郡水道十一月唐連入永昌
涼州等處李興陳悅劉大夏塞決成功遣行人齎羊

識大錄

酒旁之劫非南鎮巡等官眼甘肅階運軍苦勞者
八年正月以皇太后聖體未安北處成宴虜寇京
州都督劉寧等緊勝之二月己卯朔日食四月科道
言本朝朝規考祭委之輔接祭之布按二司及州郡
長吏却都察院又續其歲報最嚴最嚴為去番有不當
者朝野得非之糾道得劾之法最精盡臣伏願弘治
六年詔旨今吏部先期行文布按二司考合屬巡撫
巡按考方面年終奏行部院立按府朝規日詳審考
祭如有不公許其伸理臣仰知皇上愛惜人才至意

但人心巧偽所宜提防如學委二司考合屬恐未盡
總訪之公如部院立案待考察恐致疎泄之弊如許
考退者伸理恐開攻訐之門明年又當朝觀考察之
期乞一依弘治三年以前故事加審與公天下自服
吏部及都察院奉旨議覆上曰人才進退重典也
尚審詢之毋有枉偏下山東副使楊茂元錦衣獄已
降為長沙府同知封張廷幹為建昌伯復設南贛都
御史轄江西福建湖廣東交界以緝盜七月虜數
入宣府龍門獨石等處進封采儒楊時為特崇伯從

識大錄

十三

祀孔子廟勅副總兵彭清越等東亦斤哈密三衛所
部兵往征土魯番連壇何里麻設河南肅政於南陽
以撫民治盜虜入宣府八月入延綏十月虜數入遼
東開原十二月虜入宣府龍門所等處

九年正月經選歸罷賜歸官王華食二月增先師文
廟樂器如天子之樂三月己亥禮皇子廣西流賊劫
信宜縣虜入宣府大同及黃花鎮閏三月諭六部都
察院凡天下奏事有旨令看詳者覆奏毋過二月看
詳者毋過三月四月虜入平虜從千戶一人虜數入

雲州等堡六月山陰南山二縣同日大雨山崩水湧
漂屋舍二千餘間死者三百餘人命量免被災人戶
往汝滄汝漂損者給米有差七月虜數入宣府崇濬
堡等處八月虜數寇莊浪衛永昌涼州等處虜突入
宣府獨石界九月虜西入密雲古北口十月虜入宣
府命賑濟瀘州及新津諸縣之被水者十一月虜入
四海治堡復入廣武營十二月戊子月有食之既
十年正月加封張鶴齡母金氏為昌國太夫人設太
倉州三月勅諭大學士徐利捷禮部右侍郎李東陽

識大錄

十四

奉事府詹事士謝還曰朕惟我高皇帝創業定制所
貽子孫至矣御製之書連篇累牘宏綱衆目極大以
精隨製隨改靡有寧歲後所施行未盡更定遺我
太宗繼正大統益弘遠圖列聖相承至于皇考因
時制宜或損或益其條貫散見闕續間百司艱于考
據閣卷或未知皇祖英宗廟皇帝有志纂述事
弗克竟以遺朕躬茲欲仰遵聖製編拾國史以本朝
官職制度為綱事物名數儀文等級為目一以祖
宗舊制為主有損益同異據事實繫年案列于後錄以

為書以成一代之典俾天下臣民是訓是勸屬等詳
錄護書之伴文質適中事理兼備俾服注視周治之
意名其書曰大明會典甲子始召徐溥劉健李東陽
謝遷文華殿榻前商議諸司章既溥等各擬旨面錄
上或更定二三字或刪去一二語皆得體要應手親
批極其敏妙有一疏條件多劉健請退詳擬上曰
即商是已賜茶出下內官何鼎錦衣獄四月唐大入
大同境五月寇潮河川指樞劉欽等二十七人死之
唐大入大同連營二十里六月命戶部左侍郎劉大

識大錄

十五

夏兵部左侍郎李介俱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整飭
大同宣府兵糧乙酉月食八月河南節州災命有司
賑之命宋儒周敦頤十三世孫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九月唐數入鎮番衛等處濟寧登萊五府被水若
嘉遂美黃三縣疫各命有司賑之唐入莊浪十月勅
加致仕都御史王越太子太保總制甘肅延寧三邊
以禦唐十月唐入四川諸府唐入蘭州龍洞谷等
處十二月癸未月食
十一年正月萬賊入靖州境三月 皇太子出閣講

學唐入遼東復入肅州四月禮科給事中馮子聰陳
二事一言壽寧侯第五民作未休凱芳亭建之興濟廟
繼之確石樓水台既並興帖翠雲朱萬民失榮功延
累歲費過鉅萬今者四方天賜地震水旱災傷京師
風霾連日陛下高拱九重耳不聞中外悲歎之聲
目不擊斷民貧苦之狀土木之工不止豈謂世道之
隆方亨已將及言下所司某議緩急區別停減一言
陛下即位首車傳奉冗員近來驟徑百千經營微利
夫祖宗以來百三十年于茲王業全茲備滿天下

識大錄

十六

遼第已懷不庭歲：經費既不可少額外又復如多
虧損名器耗盡財用徒有不虞之虞且別出無名之
征國意民困怨變所繇乞健今定擬撥還文官必錄
吏部武官必錄兵部陰陽醫術僧道雜流必錄優卹
省費錄傳本陳乞恩澤者許當職奏治下所司五月
唐駐肅州境外將入寇分守右參將楊嵩敗之項
扶六月唐數入宣府獨石等處復入告浪莊浪良州
永昌山丹境已卯月食強賊黃紹等據思明三州乙
月唐入宣府境王越率副總兵張安監營右監丞却

善釐唐賀蘭山後加越少保燕太子太傅安官一級
唐入古北口八月入遼東寧遠守備都指揮王臣死
之命賑恤祥符縣民之被河患者九月唐人入寧遠
十月甲戌夜清寧宮火二宮上遣召閣臣左順門
宣旨曰宮災朕奉侍聖祖母徽且不寐今尚未敢
去左右暫免朝參可乎幸東陽謝還對曰宮闈大變
太皇太后震驚皇上方左右免朝可也乃免朝勅
曰清寧宮災中夜達旦朕心驚悸寢食靡寧已齋誠
遣告于天地太廟社稷山川兩文武臣宜各省躬思

識大錄

十七

咎殫心効力凡百司禁政奸貪顯跡及一應軍民利
病皆宜陳無隱以助朕勵精之實答上天仁愛之心
欽哉閣人李廣以左道見幸至是死上意微有奇
方秘書使索之得其籍或黃米若干石或白米若干
石皆中外所饋送上曰是也吾嘗行廣第足家哉
左右曰此隱語黃米金白米銀上震怒於是中外
紛然而籍在上所不得其主名利科都給事中朝
用監察御史天祐請執廣親任責籍中主名付法司
上曰科道官自指之吏部員外郎張綏言聖德仁孝

恐或姑息想過且弛恐或輕貸請勿入左右解釋之
言大小臣有實跡者悉以法輕重治翰林院編修羅
紀言諸臣平止自有定論請諸客勿寬以全臣之休
頃之朝用天祐等各臆脂文武羣臣名對上曰人
多無證姑已簿籍亦勿明免明年上元節所同烟火
以後作派修理錢糧內官監酌減之十一月免陝西
織造上用羊絨令小民舊欠歲派物料勘資奏免閏
十一月壬戌朔日有食之唐入懿路城十二月都察
院覆奏故太監李廣招接納賄累賊銀萬莊田盤貨

識大錄

十八

尤多乞沒入報罪以乾清宮災下寬恤詔于中外
十二年正月唐入涼錦二州二月嚴左道禁三月唐
入寧遠關里宣聖廟火唐入遼東府官軍敗之四月唐
入遼東連東寧義州廣寧等處大同連被虜七月唐
連克宣府八月虜散入遼東九月唐入蔣陽防和重
建清寧宮成十月吏科都給事中魏江監察御史姚
壽等言巡清宮告成匠官人等陞授若冠帶米給者
五百餘人營繕郎中堂等陞京職二級或一級太監
與太監璫太監訓英國公懋兵部尚書文昇各予

一人百戶錦衣工部尚書賈加太子太保夫清寧方災闕里繼之亢旱星文加之示變陛下降詔修省而名器反濫乞照宣德以來及近年增修祀廟舊例量與恩賞庶盡修禪之道上曰有成命其置之以清寧宮成命大能仁寺准項國師那卜堅泰等設壇慶讚三日大學士劉健等言佛老異教宮庭禁地胡羯妄徒累日連朝喧雜振旋驚動震廟廢祖宗之法重聖德之累且以皇上至孝純誠保佑自天豈必假異術干宮禁然後可以上奉重慈永祈福壽哉臣

識大錄

平日尸素臨事乏規等詔旨倖不與聞伏望速頒明詔撤壇斥僧臣不勝待罪俟命特科道官皆以為言上曰卿言是賴永樂朝亦有之既府部科道皆極言上曰有舊事姑督後十一月奉太皇太后入居清寧宮唐入寧夏境復入宣府遼東境初遼東總兵官李果鎮守太監佐良巡撫都御史張玉奏正月申唐分道寇我軍三樂之前後連斬首三百餘級近臣謂遼東久不振意果等誘殺之其後果賴三衛來貢具言是又人自唐中還言三衛怨我且與唐合

入寇上命右副都御史顧佐往覈佐行久不決海州致仕知縣饒泰言李果任良張玉自知屢償還祈掩罪使都御史李繼玉與魯勲等以酒食誘虜掩殺之三百餘人者男如稚湖漢半兵科都給事中于宣等劾果三人失机狀兵部會議請取還上命待佐報至監察御史韓春等奏果三人反賊抵欺宜服上則言官屢劾廷臣合請詎意遂留尚獲寬詔禮言冬月天子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此正陛下察黨之月有罪不討若天命治化何下所司已科道官

識大錄

交章請兵部尚書馬文升再以為言上曰侍顧佐奏其促之十二月科道交章奏祖宗稽古建官額數一定陛下初年已痛革額外傳陞乞陞之樊近又復然前清寧宮恩臣等論列未蒙俞允之職少卿寺丞等官武職千戶等官士子祿賜名節武人衛冒失名積歲閱月始得一階今雖流末藝坐得之無以勸天下乞從革去仍令舊職供事庶可寒倖而蘇民上曰業已賞勞其置之吏部尚書屠濬等言近日節次傳陞文職官員及冠帶人等七百九十餘人大臣

科道非不論列日等非不執奏聖恩弘貸由賜包容
伏惟惜名節之沉寃委練之奸已傳奉者孟視其職
未傳奉者永絕其源兵部尚書馬文升奏 祖宗設
我階以待軍功非有臨戰斬獲不得授實欲奔走
天下之豪傑責其効死以報國家張紀革繪技書工
有勞者走倭給無官者予月報此外或賞金帛或榮
冠帶足矣何至縣受武職全註歸衣徑往襲贊六百
官俸賜蓋出開闢賜其膏血奉此開降非 陛下受
氏保邦意伏望所察諫官之言上尊 祖宗之法皆

識大錄

二一

不報唐先使入永昌涼州遼東大同等處命米稅順
十八代孫經祖製翰林院五經博士
十三年五月工部尚書徐實言改樣紗絲紗近歲
織造以萬計尚未就緒今之織諸色花樣於蘇杭十
五百餘疋足價或至四五十金費財漢工度非 皇
上崇朴尚儉之意殆近習希寵不恤民艱伏望斷自
宸衷樂賜停罷不克顧任及命李果任良張玉掩候
虜是 上曰無証干多人其從輕降崔徽王璽魯鼎
一級果良玉降勅責之命尚書太監趙榮監督通州

倉戶部尚書周經詳 上曰已達始置之自今總督
一員京通監督各三員著為令二月間刑部例成四
月已亥月食禁左見堂壁閉芒人餘兵科右給事中
屈伸言陛下近者遊燕大頻視朝太要要頻倦神晏
朝廢政令災異頻告違方多警顧惕然近畏以應天
赫然震怒以懲侮納之虜大入大同威遠遊擊將軍
王果崇之敗績守臣上失亡數不實命吏科給事中
許天錫往按撫陣亡軍士及遺民被虜者以大同海
警命平江伯陳銳掛靖虜將軍印充總兵官太監輔

識大錄

二二

監督軍務戶部左侍郎許進奏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提督軍務都督劉寧克副總兵楊玉克在泰將太監
姚崇監發往禦之女子 上御平堂召劉健李東陽
謝遷顧問章奏以第裁決 上晏朝劉健練袖之五
月甲寅朔日食丙寅優召劉健李東陽謝遷出指營
提督官辭任疏達名訪問而裁決御史手勒付兵部
行之虜大入大同同經政仕六月命兵部左侍郎王
宗奭居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汪舉密雲潮河古北口
工部左侍郎史琳居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程榮紫荆

開予處唐教入大同 上曰陳銳受命出師今月餘
嬰城自守諸將怯懦不足仗其名銳又金鉞許進劉
寧遠遂命大監扶去監督軍務孫國公朱暉掛征虜
將軍印充統兵官都指揮參事神英充右恭將再領
京營官軍五十往命取大監任良別用七月李景張
玉予致仕科道官言人臣致仕優禮也李景張玉誘
殺奸欺固宜顯戮而優之以禮恐三衛夷之積恨
反側非所以警邊臣懲有罪 上曰姑如昔虜入義
州松山以禦虜無功單全賴營營并奉陳銳劉寧遠

識大錄

二三

休閑住許進全致仕命朱景十一世孫舉兼翰林院
五經博士九月翁源縣流賊平行人司行人王雄言
比若 皇上命平伯銳率衆征虜不能一兵相加遠
則達朱暉征代夫兵部始與諸廷臣議曾不審銳謀
勇有無援以上諸援若姑試斯不責議矣一試於銳
已為寒心今天再試於暉良料舉暉者必謂其從父
征伐多習戰陣頗處衆之難末末見也昔曹阿瞞韓
信謝安舉兄子玄杜黃裳舉高崇文大惟天下豪傑
能知豪傑漢晉唐三君即未悉信玄崇文同意其舉

玄崇文者 陛下未悉朱暉志舉朱暉者予夫今監
督提督即唐觀軍容使以郭子儀李光弼之勇略不
勝一息朝思一觀軍容九節度之師皆資相州況其
下哉今天下之大豈無古名將者但以太平久無所
見才臣顧 陛下及暉未發而止其行責前推舉陳
銳者正其輕國之罪毋發然後再會廷臣就遠方都
督中遠任其生長遙隔結習戰者得專闕外勿獲
置監督提督提之 上責雄言阻軍下錦衣校已
捕為浪穹至十月丙申月食十一月虜入馬蘭谷嚴

識大錄

二四

取沿邊材木崇十二月虜丹寇大同頃之根兵南掠
百餘里得利去吏科給事中許天錫還言威遠之
偏裨將領死者五十二人軍士失亡千有餘人戰馬
兵仗殆是 上命遊擊將軍王景升副總兵吳右恭
將恭慶決如律總兵王望并家屬急詣成巡撫都御
史洪漢革職問住工科給事中張文泰近太監李興
有燈節烟火之請 皇上以三分為率減去分半興
改奏止減一分大以今年兵變徐淮巨浸滔天山西
早甚虜寇伺未已加以雲南思陸之為憂兩廣極險

之貽惠荆襄流民之哺養江西腹案之強盜公行何謂無事樂以嬉臣請收免明年上元暨山烟大百官筵宴以其費給軍使天下曉然知陛下憂民及國之心其所博節培養甚大工部覆奏上曰即減分半如前首項之工部復言陛下允張文之奏中外忻賀惟光祿寺供辦乾清等宮燈節茶飲盤盤之類比弘治初元加倍諸命光祿寺節省如舊從之已而歲除遣太監榮傳意內閣連日奉侍兩宮勤勞少頃調理今日視朝稍遲特諭卿知

識大錄

二五

十四年正月二月以陝方用兵取回織造織褐內臣速補團營壯軍四月唐大舉自鹽池直抵常州固原乃掠命太監苗達監督軍務保國公米輝掛印充總兵官都御史文琳提督軍務都督同知李俊都督俞事揚王神英李澄克左右恭將統領京營官軍一萬以崇慶南京戶科給事中張宣等奏陛下初早業絕奢滿以求固本而足達何比者橫恩濫賜之遺出修飾場造之近與博詞遊玩之紛舉偶因內帑稍乏即命支取太倉耗散財物無此為甚臣等遠聞近取

太倉積銀四十餘萬明命不下於所部私旨特奉于中官人心驚悸皆曰常費為經無名屬浪未必盡出聖意或用左右之言夫今兩邊虜跳數戰不利軍實耗損請給相仍易馬燬斃買補方急正宜存省南庫整飭逆儲奈何蒙門天開黃絲連茹前費復興前革後退前裁抑後寵過前寵後崇體大小臣工力揅此弊陛下雖不疎斥亦不綖紉臣恐冗迷日滋國計日拙乞下所部議請取自上斷仍以四十餘萬還太倉非違餉軍需世輕動戶部覆議上納之五月

識大錄

二六

縣山西人司等處軍民被虜家遠東鎮夫堡大軍民死者七百餘人命鎮巡等官痛修省端氏而飭達七月遼東巡按御史車梁言虜擁八千餘騎直入黃勝諸屯堡大殺掠老弱死少壯驅繫去鎮守太監孫振定西侯蔣驥巡撫都御史陳璘匿報不實達吏科右給事中鍾勳等按問之初海西兀者前衛指揮尚古與海西諸酋有怨尚古入款於驤驤使人招之許之陞官尚古海西諸酋怨不釋諸酋尚古驤驤則又請誅之兵部議尚古入款用以求釋諸胡之怨當時

止當待其自貢不應遣人招之招之既來又不宜抹
上命行鹽勸併按以開虜入甘州山丹永昌境虜數
入宣府甘州復入蔚州朱暉史琳苗達師出三路師出
紅城子墩乘夜搗虜河套虜已覺北徙遂斬首三級
得其駝馬牛羊品牝虜入平涼道科道官清理天下
屯田閏七月寧夏總兵郭勣等分兵禦虜並池諸處
先後有新獲虜數入蔚州八月虜公道寇固原諸處
大有殺傷獲二萬騎掠寧夏東路萬騎入肅州九月
丙子朔日有食之以虜入寧夏固原功貢苗達朱暉

識大錄

二七

史琳等初陝西有地震泉湧之吏府部等衙門諸軍
傳陝軍官三百餘人不允至是山西同日地震後以
諸上曰如舊非特旨賞緣去者乃罷之庚寅月食
起秦紅馬戶部尚書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代史琳繼
判陝西固原等處十月虜入延綏榆林堡吏部尚書
倪岳卒廷議舉兵部尚書馬文升刑部尚書閔瑤代
之御史文森張大有曾津奏薦張仕戶部尚書周經
繼督兩廣軍務右都御史劉大夏上曰大臣選用
自朝廷森等何輒與下錦衣鞠訊之吏科給事中許

天錫與科道官論故乃命贖杖還職而以文升為吏
部尚書劉大夏為兵部尚書廷王祐掄堯命日構添
同易一書暫停貞觀政要劉健等言聖學日增廷臣
相慶乃貞觀政要多載唐太宗致天之跡事切而代
近祖宗列聖率崇聖書伏望少延天聰仍舊進講
納之十一月鍾淵等還報長勝屯堡治伏喪亡男婦
十九百餘畜產三十餘且勅蔣驥陳瑤納侮邀功致
虜深入下刑部議副總兵孫文敬指揮使白金皆論
斬會廣寧後師敗驥瑤以捷聞言者次之下巡按御

識大錄

二八

史勘實於是刑部請逮驥瑤京師廷鞠之有旨命右
驥瑤還卒宥之以兩畿山東西河南等處羊災使刑
部左侍郎何鑑天理寺右寺丞吳一貫往賑河套搗
巢之後紀功御史王用報有功官軍萬餘上兵部
定擬陞賞四千四百五十餘人有旨再擬將大費馬
兵部覆奏搗巢雖有勞斬獲僅三級若遇蒙殊恩國
論未協予奪不該人有幸心惟陛下慎重命官軍
人等照原擬陞賞內奮不顧身并被傷者二百十人
各陞署一級於是苗達朱暉史琳等皆蒙賞賚有差

兵科都給事中屈伸等奏虜往河套侵邊諸臣雖曾
領軍撲剿斬首僅三且生擒重兵解守一隅致其無
忌累犯寧夏固原等處殺死官軍至千數搶擄人犯
以億計詔書切責與其威奮師出踰時機會屢失全
功過相抵尚難贖罪而陞賞不實物議為之不平兵
部所以執報夫隨征陞級之人非騎執子弟即廝養
膚流一切象恩將生戰士旋踵之心餘違將死綏之
志御史陳珪等亦以為言並報罷遼東大飢命戶部
撥銀五萬以山陝雁虜暫免一應科派物料

識大錄

二九

十五年正月朱曙苗達史琳以虜出套率師還京達
內臣勞之酒于榆河兵科都給事中屈伸御史林世
遠等劾奏曙師出無功獲首三級報功為餘寧夏
固原之警逼進不獲當治失机又何苦也兵部覆奏
不允南京科道官劾奏方面官以下可罷黜者十有
五人上嫌其多且無指實下吏部詳訪之及吏部與
都察院考察上曰台道當詳如前旨皆言且奉
命以來盡心焉耳至于再三乃敢以指上曰朕念
才難丁寧焉既云然其如擬三月取回督造磁器內

官於饒州戊子月食四月陞致仕今事章懋為祭酒
祠設內且金黃路衛兵部科道官請罷不允命順天
南縣恤都城內外貧民若殘疾孤寡者虜入遼東清
河等堡五月以災災修省下羣臣言事剏健請早朝
以勤政日請以親學節儉以省費剛斷以決事納之
行取番僧國師碩占竹于大慈恩寺禮部尚書張鼎
諫不允七月錄劉基九世孫瑜世襲處州衛指揮使
貴州賊米魯及楊佑等伏誅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光祿寺其內外官員人等每日酒飯及西華門等處

識大錄

三十

所畜鳥獸料食之數以聞上手批旨二十條於是
大赦內苑雜禽獸命南京右詹都御史林俊巡視江
西以珥盜虜犯遼東劉繼兵劉祥等崇之斬首五十
餘級十月工部奏太監李興請辦元宵烟火物料有
旨減半民受賜已今天示頻仍災變造生乞道停罷
許之十一月劉健等請上早朝勤政納之十二月
纂修人明會典成
十六年正月己巳朔上疾不朝二月辛丑始朝改郊
以將郊始賜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蟒衣人一襲

戊中人郊祀歸弘治通寶錢三月傳旨以壽寧侯姻黨止員孫伯堅為中書舍人盧永春孫伯義為司寶署丞孫伯強為司儀署丞舍人吳臣梁路李衡桂賓為錦衣百戶五月增設四川按察副使一員整飭威胃兵倫命翰林院編纂三皇五帝以來歷代事跡以便御覽六月減蘇松織造三之一七月命修本草書上好醫藥常以剏賜臣民至是命修書馬中王極楷堯九月以淮陽府鳳寧渡諸府旱飢遣都御史王璟巡視浙江副使江舜民於淮揚倉庫間至於府鳳隨

識大錄

三一

賑濟北至隸山東河南湖廣有災卹皆如例恤之以鳳戶二府滁和二州大旱災發南京戶部先餘米給賑送部屬府州縣正佐有風力者願其事進封張廷齡為建昌侯十月以修詩海珠玠書成傳旨陞文章殿辦事鴻臚寺左少卿周惠時等二十一人官一級吏部科道官交章言故事雖館閣修書非重大者行賞而已詩韻小學無補治道一有微勞輒陞級加祿醫卜技藝濫觴何既乞收回或命不允虜大入遼東長堡等處十一月陞授朝天等官高士杜永祺等四

十三人道官有差科道官奏杜永祺等或陞真人或差住持或崇以誥命或典之印信擅奪尋寵非聖朝美事乞一切罷去開後端上曰有旨已命內閣給與誥命封號劉健諫劾之十二月虜入寧夏大開口封開沂州胡陵山礦穴

十七年正月內批命盧寵衛指揮使胡震著都指揮僉事分守通州兵部尚書劉大夏兵科都給事中屈伸等爭不允監祭御史劉玉璣言幸門開則羣枉進言路塞則庶政隳孫伯堅等以傳奉列文階金瑋等

識大錄

三二

以傳奉任武職傳奉不已繼之內批始者王守今則胡震昔王守命下兵部言官猶交章入爭胡震劾尤今皆城然凡見聖志稍移羣心益靡甚可恨也上曰業用矣中嚴誣告禁陞太常寺卿崔志端為禮部尚書乃掌寺事科道官勅志端羽流不宜濫清秩上曰先朝有之業陞矣二月加賜太保壽寧侯張鶴齡祿米歲四百石建昌侯張廷齡歲六百石道前千六百名巡撫直隸都御史張縉以淮揚戶部四府并徐州災傷請折收今歲兌糧十五萬五千石修賑三

年後補選 上曰既災重民飢以流亡其即如奏不
用補也命遣廷壽塔朝陽門外大學士劉健諫 上
即從之兵部尚書劉大夏等言江西南諸府災甚陝
西往歲因用兵江漸諸省亦多事乞命撫按蠲減租
稅專務生養 上曰中外災傷民困朕甚憫焉卿言
深切時弊有當行者明白議擬以聞戶部議覆吏部
尚書馬文升奏乞減光祿寺廚料十之二 上曰歲
荒民貧朕實痛心各衙門之用物料其務節約毋滋
費唐稼義州三月壬戌朔 聖慈仁壽人皇太后崩

識大錄

三三

丁丑既朔退 上以 錢太后與穆陵吳莫不合禮
召劉健李東陽謝遷而議後構村廟禮曰好為朕履
之連稱心腹大臣呼先生既對上下板階顧內臣啟
存立送戊寅又議之乃下廷臣集議既議上癸未天
召議之凡三召對乃命特建廟奉享仍稱 太皇太
后以申朕尊親之意四月享廟樂後不作丁酉上
大行太皇太后尊諡詔天下已而樹葬于裕陵恩惠
府上官知府岑源改破四州府命兩廣總鎮官捕三
廣兵勤之 上諭禮部曰朕服制雖違諸中心痛疚

月朔望其暫免陞殿百官常服奉天門朝奉九節免
宴百官毋來衣大節天下母慶賀使豫聞之閏四月
重修闕里孔廟成御製碑文達大學士李東陽往祭
告立碑劉大夏為兩畿浙江西河南山東諸蠲免稅
許之命它災傷者撫按官皆勸實蠲免以南畿災重
停去年奏擬兌軍糧米折銀未徵者并下戶部裁減
冗食復免山東諸府衛去年糧草命所司勘災還優
者罪如律刑科給事中楊疏言兩畿河南山東自春
祖憂不雨黃河以北旱風大作窮民盡棄嘉湖淮揚

識大錄

三四

人相食乞賑勅百官同加修省從之達大臣分禱天
地社稷山川 上曰廢政多弊害于軍民上干和氣
朕甚矜焉有最要者以聞五月吏科給事中許九錫
言天規曉在民上缺柄在政而政之盡弊在人自古
災變未有多若今者天鳴地震水火之患昆蟲草木
之妖風霾屋電之異甚至晝晦八日赤地千里而盜
賊縱橫 皇上勤中外募求獎政矣今外臣方面以
下三歲一考歲有撫按監臨間從科道糾劾惟兩京
堂上官不也即屢經彈奏率見侵奪五品以下惟十

年考察而居官大約九載為期人或轉陞後除或改
者乞今兩京五品以下通行考察如例點降以後每
六年一考兩京堂上官經彈奏者悉令自陳休致取
上裁罷黜數人用儆有位臣又聞之古有災異策免
三公霖雨恒陰亦或避位今文武大臣既又能引
避位陛下又未遽策免亦宜且暫革其公少之衡
以昭憂勤之實俟天心既回乃復還厥職臣又聞
祖宗朝之御內官也思不泛施法不輕貸內外各有
定額近年內府各監局掌印餘書多至三四十員外

識大錄

三五

而各衙門管事不知其數留都亦然應陵參奏莫可
彈舉盡欲朝廷之命跡塗墜生靈之脂膏乞勅司禮
監會同內閣悉行考察嚴加革裁以後三年五年著
為定例上喜之命所司速看詳於是命六年一考
察兩京五品以下官著為令六部上革獎要事上
悉可其奏取回南京蘇浙等處織造內臣以畿內山
東等處早災命禮部左侍郎李傑祭告天壽山各巡
撫官祭告北嶽北鎮東嶽東鎮東海之神文武大臣
皆避位上皆慰留之勅吏部都察院曰朝覲考察

三歲一行我祖宗法古圖治盛典也此歲考察後藉
籍奏拆益因撫按官考語不實商等詢訪久聞動欺
庶直者或被抑貪黷黃緣者或為容以致人無勸懲
士風日壞夫生民休戚係有司有司不得人則民愁
歎上干於天今四方災異頻仍率錄此明平正當考
察期其預行各撫按官慎之重之爾等亦宜精白一
心精別賢否庶幾澤被生民上曰天意歟哉中嚴熱
戚家人以勢援民禁六月兵部尚書劉大夏自劾乞
休不許召問政對曰民貧恐變本共重地臣不足任

識大錄

三六

之上詢問軍民疾苦因舉無藝之征與轉漕番孫
了責稅使諸苦以對上曰豈知至是命條其弊以
問既條上嘉納之仍詔諸司議處各條獎政獎分
外之微上問大夏曰歲儲不給財安在對曰昔且
倫員廣東見廣省歲廩與中鎮歲索殊不相當上
諄思久曰未如鄧原麥秀者無寧已上諭劉大夏
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以非部事止有當行罷者卿
以揭帖密進大夏對曰不敢上曰何武大夏曰先
朝孝政省可以為戒上曰國事也豈比汝省大夏

計曰且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行是亦代差動針
封之類也額 陛下外付府部內諸閣臣公是非焉
上稱善虜數入諸家口等處北虜小王子營大同宣
府遼外聯絡四十餘里兵部以聞 上曰遼事重即
推選廷臣有文武畧者分付諸道暨飭之辛巳召劉
健李東陽於暖閣命語劉大憂謹脩虜使請并暨點
京營官軍聽征快選巡兵官 上可張懋健對須習
戰者 上曰在方畧耳東陽曰京營軍徒多耳故有
十萬今損過半古云足食足兵今乃兩乏臣思及此

識大錄

三七

寢食不下 上曰軍不堪削將宜恤士東陽曰近工
役太多官軍因以窮外衛輪班過期不至過此矣
上曰宣德以前內官監自有人匠營繕之事不及軍
也東陽曰 陛下習典故幸甚朝廷養軍故不為工
役所以養其銳氣 上曰然語大憂夫先生輩腹心
大臣國事不言朕惡從知之皆謹叩頭出已健等議
戶部侍郎顧佐等行諸邊 上接召面議曰佐恐弱
健對戶部尚書絃未任左侍郎儼方規尚書事是以
擬佐上曰亡論在廷臣有力者皆可留佐與儼於戶

部謀新相資兵乃遣右副都御史閻仲宇通政恭議
熊偉等往劉健等上崇虜安邊事宜 上深嘉納今
亟行毋後虜入大同遊擊將軍衛勇與指揮鄭瑞崇
之軍各殊死戰瑞手刃數賊為所支解勇竟失利還
虜入延綏宣府七月大同鎮巡官言虜搗殺軍甚
急 上召劉健李東陽謝選至暖閣曰墩軍我赤子
也被殺如此苦何可言朕與作主其即日出所選京
軍一萬往征之健等對曰 皇上垂念赤子宗社之
福京軍恐未可輕動也 上再三言三臣皆不敢決

識大錄

三八

東陽曰近北虜交通朵顏朔河川古北口甚可慮聞
賊在大同稍遠欲東正不知何處若彼聲東擊西而
我軍出大同未免顧彼失此須少待其定徐議所向
劉健曰大同險遠東鎮尚可走朔河去京師一日切
近宜先慮 上曰今亦未便出軍脩而待耳皆稱善
而 上意未釋後三日召劉大憂面諭大憂力言不
可 乃止更命工部左侍郎李鐸大理寺右少卿吳
一貫通政司左叅議葉蘭分往赴各邊閱陞辭進朝
上召鐸等至暖閣面諭之賜金段鈔賞使悉心整理

得以便宜行事遠馳征京營軍二萬因命御馬監太監苗達監督軍務保國公朱嘩掛征虜大將軍印充總兵官都察院右副御史史琳提督軍務并令司設太監張林管領神鎗都督神英李俊充左右將恭侍報啟行運太倉銀五萬於宣府戶部上倫虜事宜從之命多方計議長策測上問劉大夏戮珣天下何時太平朕安得如古帝王大夏對曰難以急如近日與臺閣議當行之將自治上曰閣臣劉健亦可第所交雜嘗獨薦一人於朕朕意殊不愜上不言

識大錄

三九

姓名久之乃知為劉乎也先是遼東致仕指揮使楊茂典其子欽匪名告故指揮食事張斌使其孫都指揮食事天祥接按虜巡按御史王獻臣以奏亡何獻臣坐它事還上命大理少卿吳一貫錦衣指揮使楊玉往會御史余瀛按之一貫後奏委山東左叅政宋舉子轉按城天祥及其叔父洪指揮徐運及茂欽皆舉生新故有差既奏待旨天祥等累疏訟寬而尋死上下都察院令巡按御史再勘劉達東服其揭帖言獻臣率爾入奏止遏茂欽言一貫又不自行第

為舉等勤報事多虛上召問劉健曰張天祥大獄也雖物故洪屢訟寬當明白健曰下都察院令御史再勘旨下矣上出東廠揭帖付健曰朕已令密訪情如是今欲擬入京師令三法司錦衣衛會審之健退具奏東廠揭帖不宜批業下都察院指待勘不許促擬吉健附奏猝改命非體也遼東去京師不遠誰能掩是非請待勘乙巳上朝退而召健等盛言氣曰先生何阻朕健等對曰非敢阻也猝改命未合於政體且臣等欲少待亦為證在彼恐勞人動衆耳

識大錄

四十

上曰朕不放私賞罰欲求情為夫大獄也不明白違將肯効死撲殺貪功豈可縱之功而被誣固合中理何得輪動旁證久天顏霽曰須傳旨而午上從容問健昨先生策云猝改命譚訪事先朝殊有故猝暴疾也此亦未為暴今使東廠具奏執行則何如皆對曰不如傳旨乃令擬旨進申展月食八月丁亥召吏部尚書馬文升都察院左都御史戴珊煥問前日明歲考察卿慎之上恐文升贖罪顧曰卿留否既對命左右掖下吏科給事中薛戶科給事中益言文升

子珊妻妾近日賦事敗露之下廷理別妻考察者文
井珊各自劾 上曰毋辭避下葬益撫獄究問既
得素行實跡 上曰葬惡尤甚宜為民益典冠帶開
往劉健李東陽曰耳目之臣也 陛下優容之 上
曰以優容言事臣可也考察不簡九月 上召劉健
曰巡按御史查勘邊功多久不報邊將或病死不沾
恩人心靡激勸可令兵部與馬期遠者罪之 上召
劉健等曰大同提兵官江泰臨陣月軍法先止擬許
之恐邊將且輕殺皆未敢對健曰臨陣用軍法所從

識大錄

來矣人不効死難取勝 上曰雖然命將出師可也
邊提兵禦敵者第許以嚴法使重治李東陽曰奏而
不許恐將難健曰昨兵部擬奏云尋常小敵偏裨出
戰皆毋得用軍法必有斟酌矣 上曰旨曰是將且
玩其明白言之 上諭劉健等曰昨講官講陳善開
和釋陳曰說不如云教陳以善道故汝之皆對曰善
上曰語日講官要明白邊敵無有頗諒乃盡論思十
月以刑部尚書周瑄緩解死囚召而責之罰其俸上
召劉大夏曰聞瑄獄重獄數件候對曰瑄能執法而

實効忠 上曰古有何君何臣若此對曰常皋陶
上領之 上召劉大夏從容問裁抑內臣事左右顧
內臣皆離散大許大夏久未對 上曰畏之乎猶疑
朕為聽寺人之居耶語久起踉蹌行 上命左右曰
朕與劉尚書話長尚書老撤出之 上曰兵部所取
中武舉將才聞為其特引見賜宴令內閣主席三年
一舉不中皆與再試泰結亡致仕許之十一月虜入
萬餘騎連寇浪莊張斌等連至令法司錦衣會問於
午門賊詞異 上命逮前諸勘官親鞫焉曰虜也殺

識大錄

之何罪當以死皆對曰出一貫陽玉曰臣武人也而
不知律 上曰知人死乎問一貫對曰臣則疑之
上曰罪疑惟輕易從重左都御史戴珊從容解 上
露威乃命從教依律處決試與辨釋叙法運動奇其
罪除一貫玉五級撫舉等各二級調遠方嚴臣降遣
方雜戍十二月南京戶科給事中戴鏡劾方而以下
合考察者吏部覆奏 上曰考察不公科道宜糾今
猶未也鏡等先奏無指實其公之如前旨尋圖靈州
都指揮焦芳等力戰却之令督理馬政都御史楊一

清英巡撫陝西悉心禦賊清騰驤四野軍人勇士是時上益明習國家事自三月以後每朝進頤御後閣召內閣大臣六卿長講究典禮詢治道綜核庶職制取四夷親鞠大獄午門之下每一召對天顏開霽聖慮周詳其於劉健李東陽謝遷輩皆稱爲心腹大臣或連稱先生而不名論議層出或累數十語臣下即敬進一二語無聞不能竟其辭退而尋繹所云人亦不能悉記諸臣皆感激奮厲天下咸然望太平十八年正月辛亥月食虜三萬圍靈州別騎入花馬

識大錄

四三

池掠常環等處復臨寧是清水營延綏高家堡上諭兵部曰清水營堡要害地賊直入焚抄邊地甚矣其令戶部侍郎顧佐往治糧餉巡按御史聞寶閣左都御史戴珊乞致仕不允上召劉大夏既對大夏進曰珊在告臣往視之恐賊誠不能助天求臣上達請許之乞身上曰集情卿奏乎卿尚語珊朕推誠付託猶家人父子也太平未兆忍捨朕去大夏告珊珊感泣遂出視事上召大夏珊議改畢賜白金二錠曰朕聞朝覲日文官有避嫌賄賂閉戶不通人如

二卿者日開門延客何害且命曰勿朝謝恩公卿聞而嘆二月戊辰而諭戶工兵三部臣於奉天門曰方今生靈漸繁而民間戶口軍伍屢役月就耗損以皆官司不能撫恤暨清理無方以致使亡脫漏厥弊非一爾所部又因仍苟且不悉心究之今宜從長議處以聞乃命戶部推素有才望大臣一人撫治流民於荆襄諸處上曰朕方闡新政樂聞謏言祖宗成憲不可更也他諸軍民利病切治休者毋大小官悉心陳之虜圍靈州久不克散掠內地指彈仇鉞伏而

識大錄

四四

其其歸路總兵官李祥馳援戰走之斬獲甚多虜再入遼東清河等堡復入寧夏與武寧營延綏遊擊將軍車所部分援獲之中嚴代沿邊樹木禁虜入大同青松嶺四月戶部推撫治荆襄大臣擬起復刑部侍郎何繼上召劉健曰戶部推何繼何不會吏部健對曰所部事也以前有之上曰以前人失也推舉人才乃吏部事會吏部即他日不稱無後詞健曰則處置流民通令吏部會議否上曰是戶部事推官則當會吏部南海縣十三村遭賊復起巡按御史聶

賢以聞 上召問劉健鎮巡官職盜乃不奏奏者御史可降勅責之 上謂劉健言官言在志端通士也不宜掌太常言御史李麟長師律言御史趙璽潮河致傷人命言南京刑部侍郎撫平論大進士掌太常何亦有之喪師律非一人罪鍾可人也大臣宜剛正有氣節果畢論當退今亦無指責其皆命供職如故又曰太常寺奏舖戶領物價中有洪武等錢市不通使何也健曰必自朝廷先之如賞賜折俸監鈔銀抄之類專用旧錢乃可謝還曰請禁私錢李東陽

藏太錄

四十五

知鑄錢使費有司之慢也健等因奏今公私用錫之時鑄錢最要他若屯田茶馬皆理財事不可不講求陽曰監法尤重今壞盡矣諸邊關中徒名耳商人無利皆莫肯工鈔 上問故健等因極論奏討之禁東陽曰奏討之中又有夾帶奏討一至夾帶十商人無利坐此七健等又言 太祖高皇帝時初行茶馬既陽駙馬坐私販茶斤論死 高皇后不赦故其後如以今王府歲祿萬石不薄矣今亦恒有奏討亦恒求莊田稅課朝廷念親 報許之常須有限自後宜絕

上曰善遂召戶部尚書韓文令計議監法舊制及諸弊端以聞戶部主事李夢陽上疏言事不請裁抑外戚張氏振鶴齡延齡奏辦夢陽謗訕 母后有斬罪十 上下夢陽錦衣獄置對 上問劉健曰大李夢陽言事何若健曰小臣狂妄 上然然謝還曰無非必為國 上領之會科道官交章救 上曰夢陽妄言其罰三月俸若有關 上問劉大夏近外事何如大夏曰釋李夢陽中外皆權 上曰朕始欲輕遣此左右報曰夢陽奏涉 皇后 陛下即欲輕莫若

藏太錄

四十六

上曰杖而達之已頗大夏曰知其意否大夏對臣不知上曰杖必送錦衣死之矣果輩快矣奈朕殺諫臣何翰林院學士張元禎上疏勸經筵講太極西銘諸書上索太極圖觀之曰天主斯人間朕也五月 上憂早若孫宮見微而端坐設思歎下寬恤十五事未招遂嬰疾疾瘳實大漸連司禮監太監戴義急召劉健李東陽謝遷入 上燕服榻坐呼前三皆前叩頭上命左右水布拭舌熱既曰朕承統十有八年今三十六歲遠矣殆不興故召先生建等皆慰藉 上曰

朕自知命也 上曰朕寧 祖宗法不敢怠荒天下
事多累先生執健手若永決者曰 東宮十五矣未
遂婚可意令禮部行之太監扶安李璋捧紙及親義
奉朱筆又陳寬蕭敬李榮皆跪跪 上口授義遺旨
義謹言 上執健手曰先生輩彌瀝之勞朕所備知
東宮慈幼嗜佚先生勸之學成跪之皆飲泣對幸卯
上召 皇太子朕不豫皇帝屬爾務遵 祖宗奉
兩宮修德用賢毋有怠惰禮儀悉依 先帝遺典祭
廟羞午刻有旋風起大陽臺雲蒙三殿空中若有騎

載木錄

飛升者上崩六月庚申上尊諡曰建天明道純誠中
正聖文神武至仁大德教皇帝廟號孝宗十月庚午
葬泰陵方掩壤有五色雲見陵上 上聞言棲動慈
誠充粹開然而日章燕處必衣服冠履置筆硯有常
處曰凡事皆合如此又曰吾不自治誰能治吾日五
鼓率起視天每值水旱災異輒齋心露禱減稅優賑
郊祀奏樂有誤召樂官詰之惇叙要典勅撰 太祖
移置 太宗永樂大典於宮中時 省閣小民章奏
披覽必盡有以人命訟冤者未嘗不為覆訊寧失不

經臣下逆耳苦口之言份然難進而含容茹納未嘗
輕有罰譴雖小官末吏考察黜退如不得已尤軫恤
武臣邊帥在位既久見內外諸司弊端日積歛痛加
整革以復 祖宗之故而旁詢博訪務窮根節含洪
隱忍不款太驟愛惜財用宮中進色索積累左右候
棄之特命送貯光祿備謀用官中所蓄牲口日給粟
豆皆有常籍筆記尤重名義論及後世青史恒為悚
然中外方延頸跂踵翕然望治忽罹大變哭臨之日
畢臣民俯伏號慟頓不能興梓宮所過道傍老稚

載木錄

不悲痛主至主誠行殿羣臣瞻望御容哭聲月天
湛得人心之深如此明自二祖而後諸 宣孝二宗
比成康焉

帝典

武宗毅皇帝

武宗毅皇帝諱厚照 孝宗嫡長子也生二歲立為

太子稍長英敏好騎射 孝宗大漸召大學士劉健

李東陽謝遷楊鼎南執手以託 孝宗崩 上以五

月壬寅即皇帝位大赦詔天下以明年為正德元年

識大錄

大魁宣府命太監苗達監督軍務保固公朱暉佩征

府將軍印充總兵官右都御史史琳提軍豫陝禦之

六月思恩府土官岑濬作亂總督兩廣左都御史潘

喬等討平之庚申上大行皇帝尊謚廟號詔天下奉

安 孝肅太皇太后神主於奉慈殿八月尊 皇后

為太皇太后 母后為皇太后以尚衣等監太監羅

祥等覓神機營兵部請如即位詔書裁革諸添設監

給分守：內內臣戶部請裁革各倉庫監局苑事內

官皆不許京師久雨九月許慶雲候周壽：李候張

鶴齡家人買長盧西淮引益十月祀 熙祖庚午奠

泰陵甲戌祔 孝宗敬皇帝太廟十一月命太監常

典司香太山無分守湖廣科道官奏初詔革天下

守備內官非舊額者墨未乾遣興無以示天下信不

許十二月立仁壽宮十皇莊廢大入園原

元年正月以太監劉瑾管五千營張永管神機營中

軍并顯武營徐智管奮武馬永成覓神機營右掖王

潤覓神機營中軍二司以太監牛總鎮兩廣二月以

都知監左監丞能守大同以御馬左監丞彬守右衛

識大錄

己丑耕藉田天賜地震劉健謝遷李東陽連疏自劾

求退不許三月甲申視學以太監王宏管神機營左

掖三司景昂覓右掖三司調馬永成中軍二司孫和

神機右掖尚膳監太監崔果已監督京倉許之戶部

左侍郎陳清監御史朱廷聲已如即位詔書不聽

四月五府六部臣請 上勅政好學止騎射或微行

毋淫于遊 上曰善廣東道揭玄祖等平刑科給事

中湯孔敬言 陛下更始之初災異屢出旱潦蝻蝗

星變天鼓之類疊見京邑近者雷電交作雨雹雜下

當六陽用事之時因氣與抗得非抑倖倖用忠鯁疎
連之應乎聞 陛下宮中走馬獵射以為遊樂群臣
有所論列雖賜俞允未見克復消弭之道伏願思
祖宗基業之大念 先帝付託之重講學勤政去冗
禁濫必於細行無忽小民左右咸遵忠良起居悉內
於王則中外又安至治可期報開列健已休不許南
京兵科給事收捐十三道御菑等上疏竊聞近日朝
體分更改出多門有不經內閣徑從中斷有雜繇議
擬旋即改易有因事建明未蒙俞允劉健規受 先

識大錄

三

帝顧命未及一年抗章求退蓋無所激大臣不可不
敬惟 陛下雷念報聞五月以太監軻苑劾勇營賢
苑神機營右哨舉鎮守江西兵部尚書劉大夏已婦
許之以太監魏拱苑神機營中軍頭司并奮武營調
張永於三千營兼管三千哨馬營以王濬代永張恩
代濬六月以太監劉雲守隆南京參秀掌南京內織
染局劉璟鎮守浙江岑章鎮守遼東梁祿鎮守福建
張永鎮守山東調神機營三司太監張英苑神機營
左掖并耀武營而以楊春代英以太監劉瑾為神机

營把總同提督十二營而以馬永成代理以顏義代
永成授孔彥繩翰林院五經博士主衛州孔子廟祀
辛酉雷夜擊西中門柱春暴風大祀殿齋宮歟瓦墜
如壇樹折劉健李東陽謝遷諸禁奢靡戒玩戲霍弋
璵以罪災 上曰朕持政過焉於是府部糾道諸臣
皆陳言劉健摘其要者五事請省置坐隅一曰單騎
輕出宮禁二曰頻幸監局三曰泛舟海子四曰鷹犬
彈射五曰曲納內侍所獻飲食七月戶科都給事中
張文右給事中倪謙給事中劉謹薛金陳言五事詞

識大錄

四

多觸忤其一言內臣違改增添紛然乞減省以遵明
詔 上曰內臣鎮守故事也朕予奪因才過焉又等
其自劾文自伏罪率執奏如初 上責其不敬人罰
三月俸八月免 夏人為皇后大學士劉健等請早
寢蚤起以勵朝政減膳徹樂以畏天示親告親於以
共廟祀屏迷嗜好以存諒闇之禮 上曰善九月免
午膳劉健陳報聞命內官監左少監崔果王璡織造
於南京工部尚書曹鑑給事中陶諧御史邵吳等諫
止不聽果乞養遂引萬二千以行許之劉健李東

陽謝還不肯草勅五府六部科道官皆諫戶部請予
半工召健等曰其盡與之健等言不可遂復陳乃
從之十月濬陽河夜以罰理李司禮監事大學士
劉健李東陽謝遷皆辭位上許健還留東陽於是天
下事一決於瑾以吏部尚書焦芳為大學士十一月
戶部尚書韓文坐失覺贖金降一級致仕戶科給事
中徐昂論球遂并文官削職除名十二月給事中父
洪李紳劾荳南京給事中戴珩李尤翰任惠徐蕃牧
相徐邊御史薄彥徵貢安甯葛浩史良臣李熙姚學

識大錄

五

札張鳴鳳陸竟將欽曹閔王昭道王宏肅乾光各上
疏言上狎比佞倖輕顧命臣工大怒廷杖之除名
為民南京兵部尚書林瀚聞健還去對客歎息應天
府尹陸圻坐傳示京師奏藁皆降三級致仕兵部主
事王守仁監祭御史陳琳先後疏球皆降邊方雜職
景皇后汪后氏薨令工部尚書燕大理卿掌寺事楊
奇進左都御史張敷致仕
二年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命甘肅鎮巡官採辦野
味捕取土豹於邊方詔工元節勿禁民間作樂閏正

月以故永平大長公主府奉為酒醋題句外嚴派議
邊關隘口守備內官屠犬入花馬池二月海寇施天
常平三月封皇親夏儒為慶陽伯造新寺於內苑
上習佛門為因世大慈恩寺禪師額占竹為灌頂大
國師大能仁寺禪師麻的寶嘿塔西麻拶耶即卜堅
奉大隆善護國寺禪師普肖嚴卜為國師皆予誥劄
瑾瑜旨追論劉健等為奸黨辛未朝退號群臣金水
橋南宣勅曰朕幼冲嗣位惟賴廷臣匡弼不逮豈意
奸臣范亨三岳徐智竊弄威福顛倒是非去歲絲與

識大錄

六

大學士劉健謝遷尚書韓文揚等隨張敷章林瀚即
中李夢陽主事王守仁王綸張磐黃昭簡討劉瑞給
事中湯禮敬陳廷徐昂因踏劉荏艾洪呂紳任惠李
光翰數銑徐蕃牧相徐邊張良弼葛嵩趙士賢御史
陳琳貢安甯史良佐曹閔王弘任諸李熙王蕃葛浩
陸竟張鳴鳳陸乾元姚學札黃昭道蔣坎薄彥徵
陸王良臣趙佑何天衢徐珏楊章熙卓朱廷聲劉玉
等彼此交通穿鑿何附傷殘善類煽動浮言朕雖察
審尚務優容後事跡漸露各反側不安朕因其自來

俯遂休致之請者自廣則公言其隨責之謀今勅內
未罪者更即其一令致仕母使惡念大入臣忠故為
本不聞以何附為榮朕不暴明何從知悉繼自今尚
請勿恤共母蹈履轍自貽集累四月命豫新明歲
山諸燈賜率王宸濠音樂院色衣崇寧四人冠帶勒
各處鎮守太監于預別名諸政五月：食度天下僧
道四萬人率王宸濠乞復復許之六月奉安孝
宗主太廟修歷代通鑑纂要成七月罷每歲修進後
輸資京師復開白塔河八月黃河清慶雲見異於命

識大錄

江南買果品捕禽鳥征商使致之於南海子教字矯
果進豹房上自此居豹房天下事益委瑄八月錦
衣指揮同知于永善陰通緹職上悅之以為都指
揮同知陞太監谷大用父奉張永父交俱錦衣衛指
揮使十一月贈太監丘聚馬永成親刑父俱錦衣指
揮使與於一墳誌尼山洙泗二書院學錄各一員以
孔聞札以翰林院五經博士王子思廟祀於都工
景皇后冊寶十二月虜入涼州加寧王宸濠歲使二
十石賞其承奉長史有差賜書誑王賢逾翰諸宗室

于永璫旨索回：女善而城舞者十二人以進
三年三月贈劉瑾父榮為都督同知母一品夫人贈
武爵監生度僧道贖罪以經選上悅樂官臧賢
請增造御樂庫房許之寧王宸濠請進獎其先王之
德上使輸於馬六月大織造繒綺於江南以備內
廷賞賜七月命樂工教樂以盛慶成之宴民間有善
眩戲者許進之京師崇王之國九月戊戌兵部尚書
劉大夏於邊

識大錄

健勝運為民著今餘曉人母官京師賜別地作玄
明宮蓋陵代墳所之四月虜數寇大同命有司還諸
府樂工於教坊休孝宗實錄成六月樂平縣姚源
洞賊汪澄二等作亂八月陞大陰善獲國寺國師普
肖藏卜為法王九月丙寅廣江西湖廣四川陝西多盜
虜入延綏邊十月：食十二月虜入花馬池總制尚
書才寬死之補成平江伯陳熊并其長子於海南十
二月進祭劉健謝運諸命及政所賜玉帶服色文武
官坐車為民乞軍閭道皆諸勅並進祭之命選精進

樂藝者八百戶於樂院

五年正月裁江西鄉試解額禁萬安新城人仕者選
除為京官籍改尚書秦敏家二月四川藍伍盜起四
川盜突入陝西轉掠湖廣四月虜寇莊浪陞大能仁
寺國師即卜堅恭禪師劉已藏播為法王都綱即卜
領占大隆善復國師寺劉毛輝即羅竹大慈恩寺國
師乳如頃占革職國師哈剌扎俱為僧子封致仕右
都督柳英為涇陽伯大理寺右評事羅倫與觀直言
下廷議莫敢是命降為教職安化王真璠反命涇陽

藏太錄

伯仲英佩畢胡將軍印克總兵官右都督史揚一清
總制陝西巡寧甘涼各路軍務與御用監太監張永
出師討之師未至遊擊將軍仇鑑襲其備平之五月
湖廣盜劉雅華掠桂陽六月陞大隆善寺禪師昱吉
祖丹為國師大慈恩寺佛子乳奴領官拾判扎供為
法王到麻捨則星吉佛子 上自命四大慶法王因
侍大慶法王而大覺通國明自在大足慧佛金印恭
給信命佛印曰天一慈湖賊林青等平廣西後賊平
一月總制軍務尚書洪璉總兵官毛倫擒斬湖廣賊

楊清五仁等平之虜掠臨水堡恭設寺格於天津三

禦盜四川流賊往來通已廣九象龍閣八月太監張
永自安化還 上戎衣御東長安門文武大臣俱陪
東頌繁真備獻其厚金鼓之聲振地 上置酒勞永
踏閣時比夜劉瑾先逃永奏曰真猶以誅劉瑾為
名致起者瑾也因工其十七事曰瑾且反 上曰負
我負我永請誅之諸閣皆訖瑾 上自執之復繫
之萊厥降為奉御旦籍沒之得偽璽一牙牌五百扇
中置刀二及衣甲弓弩之屬 上大怒付獄下廷議

藏太錄

誅之收其黨吏部尚書張紱及掌錦衣衛事指揮使
楊玉掌鎮撫司事指揮石文義于都察院獄熙大學
士曹元以其奸黨二十餘人皆為民凡瑾所更置予
奪者悉復之革寧王宸濠護衛以慶王名浪不扶正
真播反革護衛及祿米三之一九月加張永歲祿厚
賜之封仇斌成寧伯其餘陞賞有差 工曰張永奉
命出師討賊定民運奏逆瑾消災甚大賞止其身未
給其下兵部議尚書王敏會諸臣議永救中外內
廷奇功其兄弟並宜封伯以錫國家報功意 工曰

是以封永元富泰安伯永承安定安伯復陳熊平江
伯封義子錦衣衛指揮同知朱德為永壽伯太監谷
大用凡大寬高平伯馬永成兄山平京伯魏彭弟英
鎮安伯四川沱江賊藍廷瑞即本恩惠惠攻破通江城
巡撫都御史林俊督擊敗之廷瑞走惠被擒餘賊入
陝西十月陝國師羅竹班車丹瑞竹為灌頂大國師
韓師領占佳竹為國師給番僧度牒三萬漢僧道士
各五千以廣番教姚源洞賊汪澄三王浩入等劫掠
樂平餘于諸縣破安仁霸州強賊劉一等諸州自首

識太錄

其死斬逆逆親為傑等十五人瑾姪劉二漢逆黨
張文晃楊玉等于市凌遲石文義張林死獄中肆屍
劉之俊劉大夏楊守隨林瀚韓文艾璞官皆致仕如
故十二月重慶獲賊曹獨等劫掠真州轉南川綦江
等縣陷江津分巡僉事吳景拒戰死之工 太皇太
后及 皇太后後疏以指揮使朱寧掌錦衣衛都指
揮僉事馬城指揮使朱安朱福掌南鎮撫司事
六年正月藍即賊陷營山縣僉事王源死之二月賊
汪澄三等陷安仁遠起數回青美徐淮間及江西福

建令真備自被燬其屍增造釣房立僧寺禁中巡撫
四川都御史林俊擊江洋賊曹輔等大破之起左都
御史陳金總制江西等處軍務以平賊三月霸州賊
劉晨劉六齊齊明顧子美等流劫山東樂安濱州高
苑城破之轉寇彰德及深莫定祁開曹等州所過燬
燬又攻掠青齊間破泰安濱州及臨淄等十餘縣江
而賊入新陰萬安新喻諸縣虜入河套寇沿邊諸堡
命惠安伯張偉充總兵官都御史馬中錫提督軍務
都指揮朱振襲儀保充恭將發京營軍討賊四月刊

識太錄

都員外郎宿道工疏請察刑理餘黨之在內侍者群
小患而稽之 上怒廷杖進黜為民戶部主事王崇
慶疏採下詔赦久之降壽康嗣承賊李龍等出蒙陰
破長山恭持李瑾追擊之青城勝之青城圍解賊破
濰昌邑至于平度指揮張陞銘死之五月賊藍廷瑞
寇茂州知州汪鳳朝死之轉破梓潼綿綿親城遂至劄
列官羅明禦之城破被害賊趨江油官軍追焉乃還
益亭循南都去山東賊流入河南朱振擊敗之于昨
城敦坊司：樂藏賢以疾求退 上勉留之陞為奉

識太錄

十三

鑾河南賊入湖廣破雲夢掠黃超江西掠星子復掃
湖廣還攻河南商城轉入潁六月虜寇延綏山西賊
李華等起與劉六合劉瑾餘黨七命者多從之掠壺
關賊楊虎入山西破沁水趙城祁大谷江津賊曹輔
餘黨流入貴州石阡李崖升與賊任保舟等陷婺川
龍泉坪焚烏江七寨賊楊虎等復自山西十六盤山
口運破武安燬臨洺鎮掠廣平亦與劉六合復入山
東江西華林山賊陳福一等攻破瑞州府七月賊破
東垣知縣賊等死之山東賊連破濟南五縣轉攻樂
陵知縣許達收走之賊破武安戴儀擊之從臨洺圍
遁去江西賊破臨江府八月命兵部侍郎陸完燕左
僉都御史提督軍務調宣府延綏兩鎮兵使副總兵
許恭馮清遊擊將軍印永領之并京營官軍往直隸
山東河南等處勦賊總制尚書洪鍾巡撫四川都御
史林俊等獲賊首藍廷瑞即本恕及其黨與陞賞有
差福建賊破南豐湖廣賊破永寧轉入瑞州境江西
賊破樂安賊劉六劉七等攻破大城靜海二縣大焚
掠遂復入青以張常馬中陽宋振玩賊不治下之獄

識太錄

十四

九月賊攻掠濟南東昌諸屬縣連破十餘城馮嶺破
楊虎賊於阜城印永破賊於宋廷復與許恭破之于
泰老集及薛官也藍廷瑞即本恕餘黨三千餘人復
自決西漢中流入寧卷沔等州縣遂及略陽扶風知
縣孫聖死之癸丑月食賊揚虎等破咸新河二城賊
劉六等攻青兗屬邑十城皆破之廣東福建流賊三
千餘人入江西永豐破樂安新淦廣東猛賊破湖廣
鄱縣十月以朱寧為都督同知賊劉六等攻濟寧州
不克焚漕船十二百餘艘復寇曹州馮嶺等擊勝之
虜大入大同賊破廣平虜犯甘肅賊方四自貴州復
入四川陷南川綦江十一月賊自宿遷渡河攻虹命
卿馬監太監谷大用總督軍務伏范伯毛銳先總兵
官太監張忠管神鎗統領京營軍與帝即陸完會勦
山東直隸等處賊遣大臣賑濟兩畿山東河南虜寇
宣府以太平倉賞永壽伯朱德為私第以破賊功陞
陸完為右都御史馮嶺印永許恭為都督食事賊揚
虎破宿遷縣十二月賊入衛山印永追賊於離縣斬
首八百級流賊自章丘奔突廣平四周賊又北奔新

河南官軍強要轉至衡水破之賊劉三等劫掠項城
商水西華等縣僭稱總督元帥相戒毋忘殺詐偽牌
帖約官吏世避黃河清自清河口至柳鋪八十餘里
者三日賊入埽德夏邑永城虞城賊劫蠡攻東虎破
漢

七月五月賊犯霸州東師戒嚴賊入大城知縣張汝
舟進駐之四川賊麻六見越百丈間以向川東副
使馮繼雲之蒼溪死之巡撫四川都御史林俊復賊
方四賊於江津二月河南賊劉三趙鳳子邢老虎等

歲大錄

十五

連破州縣報日急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彭澤同威
軍伯仇斌提督軍務御馬監太監陸閣監督軍務司
設監太監月生監管神槍以破賊：掠利都指揮周
瑄死之賊入萊州界指揮張顯死之卻永追敗賊李
隆於陳村店制六賊於東家莊三月賊破裕州上蔡
西平固唐副總兵時源敗賊于陽武吏部尚書楊一
清言今鴻臚方欽天監太醫院中書科棉衣衛鎮撫
司傅陞亡陞并營繕文思院皮作局等衙門所副大
使副使冠帶匠官文章仁智二股御用監辦事官員

監止儒士動以千計高者或至列卿其他較尉軍匠
不可勝計僧道錄司號稱國師真人法王佛子者出
入禁闥供饋之盛擬於王侯方今水旱相仍盜賊充
斥師疲而餉絕民困而歎煩閭閻鮮德石之歲太倉
無秋歲之儲廉糧資薪日見難給乞大倉乾綱速賜
裁罷 上命遣五人餘如故以太監張雄提督官職

辦事方四賊復犯貴州劉六復焚斬黃等州縣副總
兵劉暉追賊麻峰大破之副總兵時源馮楨秦將神
周全輔擊賊西平大勝之賊隸上蔡商水西走招集

歲大錄

十六

歲七復攻鄢陵西華長葛新鄭汜水鞏圖河南府三
日馮楨死之江西右叅政吳廷舉等敗賊連河寨四
月賊楊虎自河南入山西澤潞遠諸州殺掠以千萬
計恭將王果遇賊蒙村死之五月賊劉六劉七等敗
於滕峰奔登萊陸克率諸將破之追之於淮上劉三
等自遂平趨成臯永順宣慰彭明輔等以土軍追擊
破之撫州賊王垕等平吏部尚書楊一清等上言視
朝聽政經筵日講帝王成規國家舊典也 陛下月
不過一二朝當講輒罷而旁聞龍與留駐約房練兵

范範鼓砲之聲震駭城市甚非所以示中外訓來世
顧自今或無度之戲以保心體之和達不愾之所以
重社稷之身 上曰朕和河南賊趙景隆起河南巡視侍郎
兵劉暉等賊賊於寇賊趙景隆起河南巡視侍郎
葉簡使人擊斬之閏五月賊楊泰婦掠淮縣食事許
達擊敗之獲賊首方四礮於市咸寧伯仇誠等擊賊
光山大破之以御馬監太監張銳提督東廠副提兵
時源追擊趙賊賈勉兒劉三張永兒朱諒盡獲之河
南賊悉平賊劉七等入湖廣勅討澤仇仇性勤之勅

識大錄

陸克陵聞無提督河南軍務率所部兵以於殘賊六
月方四餘黨奔寧卷遂犯河賊劉七等自黃州下九
江經安慶太平儀具以達鎮江所過殘掠黑青見京
師七月丁卯月食大帽山賊張時旺何積欽等平江
西按察副使周憲討賊華林寨賊續死之山東殘賊
復明察劫掠州縣八月賊劉七等踰南京抵瓜州殺
傷官軍監獄御史周廣諸羅朱寧遂番僧降為駙丞
戶部主事曹璵跪狀亦請之賊劉七齊秀明日大江
下益潰陸克追至鎮江與諸將盡殲之張山九月江

西華林山賊羅光權等平以賊平加谷大用陸周歲
祿蔭世襲錦衣指揮使進封仇賊咸寧侯陸克左
都御史彭澤右都御史皆加太子少保蔭世襲百戶
其餘蔭叙有差賜義子百二十七人國姓則永壽伯
朱德都督朱寧朱安為之首其次朱國朱福朱剛皆
至都督最下鎮撫旗舍列籍錦衣騰驤諸衛各中
官廝養市井禁黥偶悅 上心遂蒙收賜亦有自七
虜得幸於 上者賊廖麻子陷桐梁崇昌礮又賊趙
廷等三十七人 上命剝為魁者六人皮以為靴登

識大錄

騎乘之十月工部官豹房成造迄今五年為費不貲
既復增益二百餘間國之民貧仰望聖明或罷或減
不聽 上曰盜賊動平錦衣捕緝有功朱寧朱安朱
繼朱剛朱剛其官蔭為世襲錦衣衛指揮使改有傳
奉恩役者累功加叙為十一月詔給終養御史陳茂
烈月來三石兌調京營宣府官軍今以春秋番換如
班操例大慈恩寺法王仁修進僧房許之十二月賊
廖麻子攻破綿竹至金堂諸縣指揮護輔死之山西
賊李五平

八年正月江西賊王浩八聽撫復以右副都御史
俞諫提督江西軍務代陳奎討之命署都督同知許
恭管操敢勇營都指揮食事江彬管操神威營武平
伯陳素管操五軍營左掖指揮以下不用命者得以
軍法從事二月賊廖麻子降太監谷大用凌閭以監
督賊平請視仇鉞安化劍使其弟廷得累功承蔭下
兵部議累功非例也平賊諸將若劉暉卻永時源神
周等驅馳戰陣萬死一生議功不過都督等官而已
始懸賞格封拜如去化也謂如仇鉞獨出奇謀削平

識大錄

十九

僭亂者也今群賊殄滅非一人功累功承蔭居諸將
右為以服諸將上不許令再議兵部請復朱寧例
如授至右都督毋令通諸將又不許命廷議群臣請
如兵部復諸君有餘功別蔭弟一人上曰門庭
光寵累功在不提二臣相繼削平之其封谷大用弟
大亮為永清伯陸閭弟水為鎮平伯賊王浩八等幼
弋陽上饒等州縣命仇鉞領操團營官軍以許恭副
之三月虜攻朔州圍馬邑改太平倉為鎮國府以居
宣府軍工部奏置府更倉非舊也且其位屬乾方乾

天門也上曰天門宜聞其如旨以賊廖麻子降復
叛逮四川巡撫都御史高崇熙治之四川軍餘范藻
作亂四月王浩八也聞化掠婺源休寧諸縣大使軍
士為番僧修大慈恩寺鬻爵贖罪以充費遊擊將軍
閻勳擊賊廖麻子斬之五月御史賀泰諫賜義子姓
外調之虜大入大同轉趨朔州為邑頃之復入大同
命仇鉞乞總兵官陞禦之六月河決黃陵岡虜入鴈
門掠五臺紫峙崞忻等處總督軍務都御史俞諫等
大破賊王浩八於貴溪橋擒之七月廣西盜李天寶

識木錄

二十

等作亂巡撫都御史林廷選等討平之九月發太僕
寺馬價銀萬兩於鎮國府買補馬匹桃源賊胡浩三
等撫復叛俞諫等會勦平之上悅江彬賜之國姓
并及領宣府軍者裨將六人十月虜入寧夏以太監
朱輔分守建昌行都司大慈恩寺灌頂大國師也舍
寓死命造塔葬之工部及工科給事中執奏曰非故
事上曰著為令虜掠遼東開原東鄉賊史茹七撫
復叛俞諫討擒之新淦賊張元三等作亂十一月賜
大慶法王領占班丹番行臺度牒聽其牧度自便十

二月追贈荆基太師與學士永旨宋燕國子孫潤宋
訥並賜諡

九年正月詔所在有司存恤致仕庶吏不能自給者
戊辰歲虔成宴炬而後莅位上官奉濟餘黨軍恩便
致事王宸濠獻異燈先是元夕歲張燈費數萬計至
是上以事王獻召工入張乾清宮燈著柱壁如畫以
璽篆承簷貯火樹為火不飛延燒乾清坤寧二宮
上見大駭悅之戲語曰燒棚大學士揚足和梁儲費
宏以宮災自劾請上親廟祭誠慈養勤學修政受

識木錄

二一

善任賢革禁中市肆以南內令出西僧羅皇店傳止
工作以減免織造還免調遣兵以謹外防工曰其
今皇店載下毋擾工作織造所司量緩急修奏戶科
給事中呂經言乾清宮 陛下正殿 祖赤意欲萬
世聖子仲振法天行清海內也 陛下舍正宮而處
豹房忽瞻貳而蓄美子昧儒臣而耽番僧棄文德而
寵邊帥忽朝政而開酒店信童豎而事遊佚天心赫
怒顯示譴告臣望 陛下乘此震驚大明悔悟講求
消復之道討論利病之源下所司戶科給事中石天

注言 先帝御宇十有八年清心守令法始終不渝

陛下所親見今廟祭率多違代西宮乘輿罕至前星
未耀儲嗣久虛朝儀濶絕君臣睽隔而外列皇店內
張酒館寵信番僧從其鬼教招集邊軍同其服色或
容結為弟事或縱禁中乘馬燕飲無復尊卑飲食不
計冷暖款款離深宮驪馳于外下營遇隊日常不暇有
時府衛之臣不知所往甚非所以為宗社生靈長久
計也更不慮此 陛下宜急還宮思愆改往不報其
餘廷臣言者皆不報監祭御史劉天和王廷相坐忤

識木錄

二二

璵奇太監廖堂嘗降為縣丞二月賊首王浩八艾茹
七等伏誅庚子 上夜微行至教坊司見樂星廟永
平諸府大旱饑令所在發倉庫賑之四川賊踰思休
等平三月臨川賊陳以譚懿昌等為寇姚源賊梅憲
三等復叛都御史俞諫等言發兵擊斬之立曹子廟
於嘉祥四月早五月李王宸濠復請復舊衛屯田許
之科道官諫不聽大學士賈宏阻之左右贊於 上
上賈宏兄弟群從初為茲寇清華者宏辭立許之從
事錫終宋亦附批致仕六月江西大池賊張元二等

平貴州賊郭先等平虜入西海子工部主事韓印靖
言諸臣頃因災變使陳闕夫夫見應納前後以言度
罪者未義召用已開廷攬採擇之門以收人心下傳
永默然為民詔自今言事默諫者毋叙七月虜大寇
大同懷安等處命太監張永總制軍務都督白玉掛
印屯總兵官倫樂之使撫寧候麒守紫荆寧晉伯岳
守古北口崇信伯柱守居庸保定侯永福守倒馬指
揮使寬守黃花指揮同知英守龍泉贈司禮監太監
張淮廖鑾父為錦衣都指揮使共毋皆為夫人子孫

識大錄

英八月辛卯朔日有食之虜魁白羊口及浮圖峪連
營數十里復入寧武閘忻定襄寧化殺守倫指揮陳
經死軍民死者相枕藉上設東西兩官廳禁中視
團營練兵焉以太監張忠領東邊將許泰領西邊護
曾士營領以神周則輝皆賜國姓為義子四鎮兵號
外四家復使江彬燕統之上自領中官善騎射者
為一營四中軍江彬教為上言邊樂上太連刀使
甲箭將遊幸為九月虜五萬餘騎劫掠萬全右衛路
淮安超葑州等處三萬騎入平虜城南都御史袁蘭

總兵官白玉詐使餉於昨被毒為伏而侍之伏發虜
中甚多死者上為禮官以齊門庶惟幕至于困痛
畢具決人造之一半乃成贈御馬監太監于經父為
錦衣衛都指揮使母為夫人經以開說皇店得幸白
糜百萬治塚造香山碧云二寺極宏壯工數賜幸
之賜祠額護功額勅命鎮國府恭將宗斌揚王京營
恭將左欽湛臣各領官軍三千餘鐵玉上班則赴京
操倫下班則回鎮聽調欽臣上班則赴宣府禦倫下
班則交兌回京俱以遊擊將軍體統行事授太監張

識大錄

雄父右都督母贈一品夫人上入虎園虎傷馬編
修王恩諫降為駟丞十月刑部主事李中言暴者送
理竊獲勢煊薰灼陛下下悟必誅無故天下皆謂
陛下有光舜湯武之資太平立可致也夫何大權未
收諸臣未建義子未華小人口進君子日退士氣日
靡言路日閉名器日輕賄賂日行紀綱日弛風俗日
壞民財日殫軍政日弊奸逆既除善治未舉者良以
陛下之心密於異端也夫以禁固之嚴雖居御道履
國佛宇建於西華門內延住番僧與親居處異言日

沃忠言日達用舍顛倒政務中廢豈不宜哉我
宗偶惑妖僧繼曉隨悟其誣即加斥譴 孝宗即位
重之誅戮人心痛快伏惟 陛下遵法 憲孝悌遵
儒臣講求平治則天下之政次舉矣疏入不報者
累日尋降為通衛馬丞吏糾紛事中張原有言時事
降新添駙丞十一月命 鎮國府春秋兩班及宣府脩
築并新造團營勇士四衛軍皆於西官廳聽候使朱
春朱彬提調之十二月建龍清坤寧宮
十年正月己丑將大祀群臣侍誓戒中刻乃克朝戊

識大錄

二五

辰祀南郊己巳二鼓還京師訖言還女後宮民間女
皆不知祀而嫁人二月保赤寺大德法王緯吉我些
兒為其徒領占緯節兒緯供劉失請得為正副使還
吾烏思藏比大乘法王例入貢并給與國師誥命得
入番發起廣茶下禮部尚書劉春議不可全覆議各
執奏詔與誥命罷設茶勅是時 上習嘗經彼番僧
服緯吉我些兒輩出入豹房承嗣權寵及領占緯節
兒等婦輻重相屬傳却頗費為三月主事戴冠言朝
政三事作為駙丞四月江西副使胡世寧上書言請

防寧：王泰世寧為妖言命綿衣捕治世寧聞道日
詰遂下瑱撫獄論成邊閭四月虜寇延綏寧夏五月
令廣東市舶太監曹宏採奇香土物以進六月采額
夾分道內役以節指揮同知柱勇充副提兵禦之庚
午月食既 上微行西安門外越宿歸七月巡撫江
西都御史俞諫討醴源賊徐九齡奪平之虜入延綏
監察御史高公韶論劾兵部尚書王瓊：奏辦有旨
令公韶首寬八月虜大入固原九月虜寇隴州亦卜
剌復寇洮岷命太監張永谷大用提管神機并提督

識大錄

二六

十二團營張忠監督團營十一月獎律言西域胡僧
有知三生者西人謂之活佛 上使太監劉允性迎
率指揮千百戶百餘人甲士十人以珠璣為幡幢黃
金為七供賜洪王金印銀裝及其徒諸賜銀萬計勅
以十年性還得便宜處置獲物益發官軍護送之十
二月癸丑朔日有食之戊辰月食虜入澤源應州為
邑底連山陰等處 旨賜都督朱寧及妻并三代誥
十一年正月監察御史程敏克言自古聖帝明王勤
惕匪懈所以畏天命收人心勵臣工威夷狄也正旦

今節文武百官災變之使侍漏入賀迺而後禮成
迨散朝則夜久矣臣工搗腹命前什後頻踈躡爭
歸有將軍趙朗竟死禁門其他小臣失聲驚駭冠裳
至以得生相慶門左右吏覓其官子呼其父僕求
其主噫如市衢玩莫甚焉今郊祀在巡駕出有期伏
望屏棄宴遊益崇儉畏以南臣民觀瞻不報虜寇龍
門等衛復寇高臺雲州二堡二月令居庸關擒致生
虎豹御史屠橋言居庸關東北陵寢地諸兵以守關
為重不宜使擒生不報亦卜到殘虜復寇西海虜入

識大錄

清河堡三月都督俞事昂之妹美已適人有身矣
江彬已聞上召之昂妹善騎射解胡樂達語上
要為以昂為古都督賜第太平倉東為氏一門無大
小皆賜蟒衣官者呼昂舅科道官言昂驕淫廢將不
踈迺薦旨從中下令朝感駭昂兄弟子姪出入禁闥
陛下降等削尊與共坐起睥睨薰灼外人所畏臣
下移于凡物畜此禍水不常半國其將復見昔王氏
封侯黃霧四塞昂拜官之日吳亦若男戎曰幸女戎
曰發為昂女弟殆女戎也皆不報其後上從數騎

送昂飲酒酣召昂妾昂不應上怒起昂妹乃陳大
學士梁儲請擇藩屬之賢者召入京師以備儲選不
報四月五月河南大饑賑之收自宮男子三千四百
餘人乞海戶人月于斗米六月命尚衣監太監智大
織造於蘇杭七月出胡世寧調戍之虜突入白羊口
遣報急命左都督劉燾仍充總兵官太監張忠監督
軍務泰將挂勇賈繼各領官軍禦之八月大閱取太
僕戰馬二萬虜寇宣府及清河麒麟場地方九月虜犯
龍門所上猶縣盜謝知山起虜逾十月御史徐文華

識大錄

論太廟禮下詔嚴禁為民鎮守浙江太監堂春俞事
韓印奇沮格上供詔逮訊錦衣獄既至熙為民十一
月給事中徐之鑾言巡者都民爭言京師西角頭新
設花酒店房或云車駕將幸其間或云朝廷賞收其
利陛下主天地民物當四海而至競維刀倡優之
館請並罷之不報湖廣賊買璋等平以修理象房畢
工賞左都督朱寧工部尚書李繼侍郎俞琳劉永白
金鈔錄有差誤較匠役與世賞者四十餘人內旨以
劉愷李浩為禮部尚書張昱為鴻臚寺卿魏境為鴻

識大錄

二十九

臆寺左少卿降吏科都給事中呂經禮科都給事中
潘墳一級補外科道官言今者用舍遠宜爵賞太濫
貪污竊位奔競肆行尚書以傳奉而驟得卿相以乞
憐而苟安輕曾失職甚矣功次冒濫造偽廢弛黨逆
者得襲官失機者得倖免推舉悉緣風旨是非不恤
人言本兵廢墮極矣經墳二臣經給事吏兵不敢療
官上負陛下所以恭嚴論列屢爭可否兵部尚書
王瓊忌墳執辭太甚假手內降連坐及經陛下不察
而聽其計臣恐從此軟熟成風廉耻道喪耳目之司
聖蔽敗言之氣摧折也伏望收回成命召使復職不
報遣太監燒造瓷器於饒州十二月丁未朔上規却
祀牲車駕暮出夜入邊軍馳騎擁門危從諸臣多蹂
踐者命左都督劉暉充總兵官都督僉事傅愷張椿
克左右各將操練團營東官廳軍復命暉還遼東精
兵三千一百三十人以恭將一人統之榆林遊擊將
軍抗雄克恭將還補所部軍如遼東教團操聽調
十二年正月丁丑朔哺鳴鼓漏下十刻乃朝：散百
官吏卒相失誤涕有殘死者戊寅召內閣府部大臣

識大錄

三十

及科道官順門召甚急曰已丑即既將改南海子
皆諫已丑即故南海文武大臣追從駕方縱獵門閉
立而待既哺使歸候承天門漏下十刻駕還宮庚寅
御奉天殿群臣行慶成禮既夜宴辛巳賜所獵獸於
諸大臣及五品以下二月織造袍服於陝西虜入開
原鎮夷堡恭將孫崇太監王秋等禦之追至創忽見
河斬首八十六級三月癸巳賜舒芬等進士及學出
身有差先是上騎至東西華門闔者伏馬首諫回
轡屢矣是日從教人出北安行東市比夜乃歸傳制
四月六科都給事中石天柱等言近毀積慶鳴玉二
坊民居有言欲造皇店酒館有言欲管義子府第有
言欲開校教場者老稚轉徙哀號垂涕夫開設皇店
數年於此商賈苦糾索閭閻艱貿易朝廷得利甚微
而下同壘斷不罷即已復增設之則非恩也熟非
陛下臣子從何有所謂義者高門墜廬居此變倭則
非體也教場故宜城外在禁中者演習中官而已造
換園府內操遼軍已誤矣更展拓之則非制也夫
二坊之民近在西安門外也陛下於荒州遐邇一

識大錄

聞窮苦尚降輪音紆厥慈困何至分肘腋下若禽獸
驚駭世所迴避伏賜停罷不報六月己巳朔日有食
之賜張洪國姓七月上幸南海子馳一騎而已從
近發數人即院臺練諸臣詣跪海子門請還驛上
使慰之亦還期至期不至諸臣洵欲再往諸大臣
有言古者天子四時巡狩南海子塔序耳洵者徒
搖人心諸臣乃止八月甲辰朔上微服出德勝門
幸昌平欲出居庸關御史張欽兵而立關門以攔
駕三抗章已大學士梁儲蔣寬毛紀追請還驛於
沙河不納丙午儲及諸臣復請不報己酉上不得
出關乃往東馬房轉通州徧南海子返丙辰上還
豹房戊辰上夜視朝庚申梁儲等請擇宗室中親
而賢者一人使司香內殿以預儲丙寅上復夜出
德勝門趨居庸辛未上度居庸門曰始張御史閉
關吾今亦來此遂幸宣府令谷大用禁閑於商梁儲
請還驛不報九月甲戌朔上駐宣府江彬營鎮國
府第以居上群臣上疏不報壬辰上駐驛陽和
城自號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丁酉萬壽聖

識大錄

節群臣朝服進賀戊戌虜也五萬餘騎于玉林將入
寇命總兵官王勛副總兵張輓朱鑾恭將抗雄等各
帥所部軍大同平虜陽和等處以侍之庚子獵陽和
大雨電士有死者以百萬金勞軍夜星俱辛丑幸大
同虜分道南下十月癸卯朔上駐順聖川甲辰勛
遇虜緇女封督兵步戰虜南徧應州去已勛親遇
虜應州城北戰數十合薄暮虜傍東山進圍勛比曉
大霧乃解丙午勛等遇虜濶子村大戰諸將兵皆至
虜以別騎迎敵不得合上率太監張永魏彬張忠
都督朱彬等兵來援衆殊死戰虜稍卻軍乃合即壘
其處止乘輿丁未虜來攻壘上督諸將戰辰及酉
百餘合乃退戊申引而西上與諸將追擊之至平
虜朔諸邊會大風霧壘晦乃還辛亥虜犯暖泉淤泥
河兒上率兵駐老王溝虜退還驛大同左衛己虜
復入玉林城西上復分軍諸將軍接伏待十一月
癸酉朔上駐驛大同戊子還至宣府辛丑冬至群
臣朝庭朝班行亂十二月諸大臣請駕居庸關有
禁乃還閏十二月丁亥上迎春宣府以大車數十

使僧與女共載女執送車驅之教學僧首相觸或墮
上大樂馬大學士揚廷和服闋還朝與蔣寬請駕於
者庸 上止之

十三年正月庚子朔群臣朝不賀賜鎮守浙江太監
王堂生祠額并護勅京畿畿多益命賑饑 上將還
京使中官預言 上意於群臣所以迎駕禮賜群臣
衣若馬為御幄迎駕所賜衣一品斗牛二品蟒三品
飛魚四品及翰林學士至侍讀皆麒麟五品堂官六
科長官卿翰林史官給事中郎中員外皆虎獨御史

識大錄

旁群臣賜私金吳羊酒金絲帛絲帳數十練腰十數
帳聯皆綴金文：稱威武大將軍百官列次不稱臣
已駕次懷柔丙午大雨雲夜良久 上擁邊騎戎
衣裏亦劍而騎炬光耀：浴鐵問群臣服受撤大帽
衣所賜衣繫帶叩頭迎道左既至幄 上下騎坐
群臣手進紅氍毹陳羊酒白金絲帛揚廷和奉觴
備注蔣寬奉果毛紀奉金花 上接飲曰朕手新虜
首一於輸阿皆叩頭賀遂起馳入宿豹房庚戌化南
郊復如南海子觀獵辛丑夜二鼓駕還士子御奉天

群臣行慶成札夜水宴庚申陳商獲器械諸物奉
天門下全群臣縱觀之賜銀牌于百官如所進賀數
皆師以五采大臣絳曰慶功賞未起庶僚曰當功賞
皆組翰林官不賀亦不賜是日中刻 上單騎出德
勝門復如宣府從者四人餘以次追去揚廷和與群
臣諫不從二月己卯 太皇太后崩壬午 上至自宣

府乃發喪 上曰 大行皇后山陵開隧道朕輓騎
從視且編然于諸陵群臣諫非故事 陛下其將幸
宣府給事中石天柱刺血書疏以止上行皆不納三

識大錄

月庚子 上 大行太皇太后尊諡勅致仕左都御史
彭澤為民進治甘肅巡撫都御史李昆兵備副使陳
九疇調給事中石天柱王壻於外任戊辰 上如馬
平四月己巳朔於六陵遂幸密雲密雲民欲言欲括
女子歛財物進奉皆驚駭避匿哭泣相聞永平知府
毛思義出教令大吏未舉車駕必不遠遊我民其曠
心莫業毋信奸徒滿闕造言敢稱駕至擾民者太守
捕治之或奏其言 上怒執繫傳衣獄已降馬達達
知州乙亥風竄晝翳日色白暈無光乙未 上幸喜

峰閣遙瀛河見溪流沙迴意有寶物命取之得異珠
馬五月己亥朔日有食之 上幸張山薊遵化駐蹕
大喜峰口駕出口外至于瀾津獵於古北魚於灤
廣成打魚于偏涼汀乘舟至北磔院口手打捕幸
觀海于泊河觀魚于佛位山致張顯三衛夷納貢宴
勞成申上還京賜西城番僧食茶八萬九千餘斤人
許帶六千斤下番不為例六月庚辰莫 孝貞純皇
后廢入寧夏 上復議北巡大學士楊廷和等諫不
聽又欲以江彬為威武副將軍扈征以行諭內閣曰

載太錄

三五

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純率六軍至于
遼東宣府大同延綏陝西寧夏甘肅隨布人為或守
或攻內地河南山東西南北直隸儻有小寇亦便從
剪前期于珍裁腰體暗安民物其即舊勅付之遂召
諭內閣及大臣科道官於左順門皆伏門下泣諫不
納時大學士楊廷和稱疾不出 上促梁儲毛紀草
勅儲奏不取者再 上大怒詰責儲手劾將殺之良
久罷上使御史差次應州功凡五萬六千四百餘人
下兵部尚書王瓊議當陞賞者九千五百有奇 上

朕親臨戰陣少擊多振威全捷非若承命專闕者
其如御史所差次六科十三道官是役也斬虜首十
六級我軍死者十二人重傷五百餘人其間未出國
門者不可數與 上不納於是如太監張永親彬
張忠等歲祿陞右都督夫彬三級各座錦衣十戶一
人其餘總兵巡撫以下及官旗軍各陞賞有差又偏
執諸人璫璧幸及內閣兵部功各座錦衣世襲及廣
後皆有賜與群臣諫不省 上曰朕念虜警特行邊
其令兵部治兵馬戶部治器械各遣侍郎一人率司

載太錄

三六

為二人從朕丙午侵晨發群臣知而送者五十餘人
乃便場足和者守丁未上度若庸復禁閑遂歷懷來
保安諸城堡復駐蹕宣府巡撫節御史王守仁討岑
淵二賊忠平之八月太監張忠管皇莊於武清群小
肆天津兵備副使胡大璧執治之逮繫詔獄降為雜
職乙酉 上自萬全右衛懷安天城陽和至大同駐
蹕為九月大同鎮守太監馬陽以總兵葉椿等為獻
遂改為總兵府庚子 上至偏頭關索女樂於晉府
劉良女善謳 上悅而嬖之左右觸 上怒者陰求

良女執一矢嚴於近貴多振良家子女真上悅
後車致下日有死者上曰總督軍務處武大將軍
總兵官朱奇統領六師掃除邊患累建奇功特加封
鎮國公走祿米五千石吏部其如勒因封右都督朱
彬為平度伯左都督朱泰為安邊伯各食祿米千石
子世復陞廢太監魏彬等弟姪一十五人朱寧六歲
子永貴為都督賜蟒衣玉帶皆以應州功十月戊辰
上渡黃河已卯駐蹕榆林月食十一月上下做進
帥體遣夜不收持火牌調西官廳勇士四衛二營馬

識大錄

隊官軍勇士六千人馬六千匹赴宣大按伏壬子
上至綏德州幸總兵戴執第納款女十二月戊寅
上自榆林歷米脂綏德渡河幸石州文水諸州縣戊
子駐蹕太原焚燬破高慶符二縣
十四年正月戊戌上發太原士子至宣府皆腰弓
劍乘馬風雪中三改却二月壬申還京師群臣迎駕
如前歲禮上閱首虜器伏於外教場暮乃入賜群
臣銀牌花紅有差皆辭不允遣鎮國公牙輝陪養群
臣陳甲戌將卸誓戒群臣以夜不能侍傳制而退

亥夕乃使群臣解丙子上從騎百餘人乘馬入印
壇丁丑卻逆獵南海子是日地震風霾戊寅上夜
運風覆止大學士楊廷和嚴運君守勒上曰其留
朕尚不時巡狩為群臣皆諫悉留中尋有旨總督軍
務戚武大將軍總兵官鎮國公朱奇其加太師令往
南北兩直隸山東秦州等處尊奉聖像供獻香帛
以為民祈福工部急修黃船馬快待群臣皆陳三月
以管家將千把總朱勇等四十七人俱填註錦衣衛
帶俸舍餘朱郭剛等千一百人各充御馬監家將勇

識大錄

士食琅項為騎操家將之名自此始太監馬永成死
賜祭奠建享堂碑亭若齋琅麻布太監亨為其門下
已後授官計之凡九十餘人丙午六科給事中十三
道御史陳雨迪不報官伏闕候命辰至丙上志甚
使宣諭乃退丁未月望鴻臚寺請設殿視朝上曰朕
病氣不能朝矣己酉群臣詣左順門問安是時寧王
宸濠久蓄異謀有言伺上南幸以輕舟伏甲迎駕
將為亂而上行意決群臣莫畏不知所出崇王兵
即即中黃輩員外郎陸震上疏極諫不報於是吏部

員外郎中夏良勝禮部主事萬潮太常博士陳八川
翰林院修撰舒芬編修崔桐庭吉士江暉王廷陳汪
應幹馬汝英曹嘉慶趙之明日兵部郎中張鳳等十
六人刑部郎中陸保等五十五人疏陳又明日吏部
郎中張衍瑞等十四人禮部郎中姜龍等十六人疏
陳賢士徐鑒以簡陳上大怒曰朕病未平不問規
乃出位妄言多拙謗華震良勝潮九川鑒其執送俱
撫司嚴治之獄衍龍休芬等一百八人俱罰跪闕下
五日自卯至酉官校時之侍日足聞丙辰行人司司

識大錄

三九

副余廷瓚等二十八人復陳上愈怒金紫獲撫司
嚴加掠治明日大理寺正周叙等十人又明日工
部主事林大輅等三人皆獲陳上怒益甚命廷瓚
等并華震良勝潮九川鑒俱更播拳跪五日廷暴之
日及復禁詔徹夜命時京師人情震駭公卿大臣
被唾罵後御史夕出入不敢待辨色數日陰霏晝晦
水道南海子不了橋高四尺徹柱七根齊折如斬金
吾衛都指揮金事張英曰是大吏故明驗罵出必不
判由袒挾兩囊土跪端門外衛士詰之曰至尊若出

士靈無依其當隨駕若遇逆事死此即自刃其胃衛
士奮其刃不死亦下獄鞠治問英何黨士為恐灑血
汚帝廷上掩之耳法司坐英誣言擬斬詔赦之八十
遂死戶部尚書石珪請寬諸臣罪上怒詰責珪自
服乃罷戊午秋孫鳳等百七十八人于午門各三十并
陸保張衍瑞姜龍舒芬皆調之外任諸臣言皆皆及
江彬陰助上怒甚楚刑部主事劉校照磨劉
廷死馮四月壬申秋華震良勝潮九川叙大輅廷瓚
鑒於獄中丁丑秋之闕下各五十華震良勝潮九川

識大錄

十

點為民叙大輅廷瓚降三級外補鑒戊午其除部
寺官繼上疏者各杖四十降二級旬日間震廷瓚及
工部主事何遵評事林公龍刑部行人唐軾孟陽刑
部李紹賢李惠王翰等相繼死蓋十餘人上亦竟
不言而也事已卯月食戶部尚書石珪已休許之五
月御史蕭淮奏寧王宸濠諸圍不軌狀遣太監賴義
駙馬都尉崔元帥御史顏頤壽往諭之六月義等行
未至宸濠疑也撫都御史孫遜接奏副使許達以及
次總督兩廣軍務都御史馬提督畢務遜上疏也

兵部集議請命討宸濠 上曰朕親征焉其違安
邊伯泰掛威武副將軍印光總兵官趙南京太監忠
提督軍務左都督輝掛平賊將軍印光總兵官趙江
西分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
師鎮國公朱壽純各鎮遠兵親勦之群臣諫不聽監
察御史陳泰上疏力爭 上怒奪其俸曰再言者極
刑之削宸濠封爵爲籍告天下提督南贛都御史王
守仁與吉安知府伍文定等討宸濠平之嚴衛鎮較
妄言賊人劉學孟賁等爲妖言聚衆河南將爲亂尋

藏木錄

四一

獲之命三法司會鞫擬凌遲處死遂諭太監張銳朱
奉功加級米歲百二十石廢陞三級八月命平虜伯
朱彬提督東廠錦衣衛官執行事 上故寵銳李使
銳者東廠掌若錦衣也至是命彬養之於家 上發
京師使張鑑將亮進從丁亥 上至涿留太監張忠
弘第王守仁捷至 上不發而決南幸戊子至保定
九月壬辰朔 上宴保定府堂與都御史伍符爲藏
閣之戲再不中提閱於地使拾之罰符數杯酒醉
上乃喜戊戌至臨清山東諸撫巡官皆從越三日全

進宴 具阜 上視父曰慢我太甚父宴都御史王
珣獻觴步綫 工目之神周林珣曰且不測明日人
宴都御史龔弘趙而進言姓名江珣叱之 上亦自
如太監張鑑有所索珣有司珣不付鑑頭觸珣遂闕
入泣 上前 上曰都御史何敢執辱爾 必有求
也王守仁將以宸濠之俘獻自江西至杭 上使張
永止之 南征劉良女獻簪 上納焉且以高昌信
上馳而失之至臨清使召不至 上夜秉輕絳疾婦
與良女俱載而南已加萬壽節至德州不泊從官聖

藏木錄

四二

得於河渚十月己亥月食群臣以宸濠既擒請 上
旋師不報壬午發臨清十一月己巳至淮安幸監館
太監張陽學漁清江浦累日賜所捕魚於左右獻金
帛謝是時南京河南山東淮揚等處文武官皆來集
歡進或迎燕賁賤衣裝徒行道路聞江彬不時傳言
有所徵索拷縛即跪長吏如奴隸工矯旨大索屬大
珣玩視民間甲寅 上屏侍衛徒步入淮安城幸總
兵官顧仕榮第已未 上漁范光湖十二月辛酉朔
上至揚州太監吳經預奪民若改爲提督府場言古

上將刷處女寡婦馬知府蔣珪為民請命經大慈夜半遣騎卒開城門呼駕至趙巷列炬大抄婦女破屋壞垣必梓之尋分送之尼寺贖乃免壬戌上數騎獵城西遂奪上方寺自是數獵劉良女諫乃止全神周取鷹犬泰州括民百餘為獵手大獵三日幸未命明年正月郊祀於南京梁儲蔣冕再四諫乃寢戊寅上閱岐揚州撫按官進宴却之取燕直上郊至儀真禁民畜豬曰近國姓犯者戍極邊癸未漁儀真之新闢視大江命江彬攝祭大江神明曰幸民昌本家復

識大錄

四三

閩妓半送之舟中乙酉渡江丙戌至南京丁亥祭南京太廟戊子祭奉先殿既下拜不能興者良久十五年正月庚寅朔謁孝陵丁酉迎春於南京脩諸戲劇如宣府命改郊先師社稷之祭亦俟後丁戌三月太常寺以方禁諸藉所以供犧牲上曰度寢祭祀所從來也仍用藉四月淮揚大飢人相食梁儲蔣冕以聖駕久外已罷免不報江西諸郡大水六月上微行至牛首山宿衛諸軍夜驚失上所至七月焚燬平夜有物墮上前如豕首其色綠閏八月

上有將蘇杭泛江浙沂湖湘登武當之意梁儲蔣冕手奏乞迎鑾跪泣行宮門外未至西上遣中官內共奉命之起對曰未得乞中官傳旨曰已知即回鑾乃起群黨尚欲還縱宸濠於江天子與之遇而復擒之張永不可乃以大將軍鈞帖令王守仁重上捷音守仁約前疏再叙群黨功始議北旋壬辰上詣孝陵辭癸巳受江西俘丁酉旋蹕發龍江使宸濠舟尾御舟辛丑至儀真壬寅漁于江口次日如瓜州避雨民家夕宿望江樓癸卯自瓜州濟江登金山遂如

識木錄

四四

璵江幸致仕大學士楊一清第明日復幸取其冊府元龜文獻通考以去其明日又幸為樂作分題賜一清製詩十章命更定稿和一清進杯為開門之敬上大悅及駕還凡五幸故大學士靳貴方卒上入其家使番僧繞牀誦經三匝庚子發鎮江壬子復宿望江樓癸丑上至揚州九月丁巳撫按等官進金銀牌各二軸一旗帳一絲帛若干匹設慶功之宴戊午發揚州庚申復漁范光湖太監丘得索知府蔣珪貢物加絳綬為辛卯上駐蹕淮安都御史蒯蘭總

兵官領仕進賀功金牌花紅綵帳 上戎服簪花
鼓吹騎入城丙寅至清江浦復幸張揚第三日漁積
水游島出左右呼萬歲曰龍也丙子至東昌十月庚
寅至天津庚戌至通州十一月捕交通宸濠者吏部
尚書陸完太監商忠等十二月平虜伯朱彬奏臣隨
駕南征奉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
府太師鎮國公朱壽皆示方略擒捕宸濠及其逆黨
十五人乞典刑殛之 上曰卿承受方略捕賊無遺
地方安謐朕甚嘉焉其先加祿米歲百石廕一子綿

識木錄

四五

衣世襲正千戶功賞行別諭召皇親公侯駙馬伯內
閣府部大臣科道官於通議宸濠獄賜宸濠死燼之
甲午 上還宮大權軍俘數千人陳東西轡道陸完
我事標及接祀者年其首皆標向熾書生名孤望數
里 上戎衣騎而閱正陽門下良久入諸俘自東安
門經大內出丁巳乃補如初獻 上拜伏啜血扶師
於齋宮踰宿乃入大內

十六年正月 上力疾詣奉先奉慈二殿及 皇太
后宮行禮出視朝已未附 孝貞純皇后神主太廟

辛丑乃補祥以不豫復改郊古田蠻賊平虜大入威
達松山等堡三月癸丑朔日食清遠四會二縣遭賊
復起四賊流劫山溪界中改團營西官廳為威武團
練營以西官廳監督太監張忠安皇伯朱泰平虜伯
朱彬都督朱洪朱暉朱周朱琮提督之別開練團營
教場於他處兵部執奏不許上曰前多誤天下事重其
召司禮監使達意 皇太后曰前多誤天下事重其
與輔臣議庭丙寅 上崩殯大內 慈壽皇太后命
迎取 興獻王長子於興入嗣皇帝位四月 上尊

識木錄

四六

臨曰承天達道英肅唐哲昭德顯功宏文思孝懿皇
帝廟號武宗九月癸亥康陵壽三十有一

識大錄卷之二十

古宣遠史目別 振代述

帝興

世宗肅皇帝

世宗肅皇帝諱厚德 興獻王長子也 憲宗十子

長 孝宗次貴妃邵氏子 興王興王封楚安陸

上生之年為正德二年翼軫見慶雲楚分也正德十

六年三月 武宗崩無子 慈壽皇太后使駙馬都

識大錄

尉元皇親喜輪持遺詔召 上時興獻王薨 上已

除喪年十五矣渡河等舟父老相告曰昔 聖天子

生年此河清三百里者三日茲其微夫四月壬寅

上至自安陸大學士楊廷和請從東安門入居文華

殿候勸進 上曰此皇太子禮我奉遺詔嗣皇帝遂

以癸卯受臣民箋於行殿入大明門日中即位頒詔

除舊以明年為嘉靖元年丙午遣迎 祖母即貴妃

必將妃於安陸命群臣議 興獻王主祀封號召故

大學士費宏於內閣發御馬監太監張忠子經蘇縉

充軍孝後衛降罰太監谷大用丘聚等有差貴州普

安賊阿則河工停既擒餘黨悉平五月追贈故諫南

巡按死者官其存者加俸一級以危言廢謫者皆復

之日精門災開大理礦使部尚書毛登上群臣所議

興獻王主祀封號請如漢足蘭共王宋僕安懿王故

事以益王次子榮仁王厚烜封興襲祀 上稱 孝

宗曰皇考改稱 興獻王皇叔父 上曰事大其母

議上 武宗尊謙廟號毅寧江彬伏誅大發臣民軍

士禮節尚書登再 興獻王主祀廟號請命再議

識大錄

六月畿內苑禽獸大耗罰正德中內侍奸黨戮宸濠

逆黨于市兩畿山東西河南陝諸郡大旱疫停織絨

袍於決罷遣抽分內臣七月召問故大學士劉健謝

蓮戶即尚書韓文房廷莊涼冰諸處寧津盜起進

士張聰獻大禮議請考 興獻王伯 孝宗稱 上

意 上召楊廷和下禮部所上議曰至親亡如父子

卿等宜體朕心廷和請如儀不報八月尚書登再 以

前議請命再議除皇莊命四方災異重大者立奏毋

誤類周九月 母妃自安陸至止通毛澄請治王妃

駕入王門 上曰駕以母后入大明中門朝內廟
上諭廷和等曰朕承 祖宗鴻業居天下 興歡王
獨生朕一人既不得承緒又不得微福如問樞何卿
等委曲折衷中朕孝為廷和執議如初尚書登三上
群臣議 陛下以旁支紹正統考 孝廟母 慈壽
不當私所生帝后之 上曰事大其存議葵康庚
山東江西閩廣流賊平是時 母妃以尊稱未定止
通州旬餘 上涕淚致 慈壽皇太后頤遜位奉藩
如故群臣惶惧十月辛巳 皇太后命攝王為 興

識大錄

獻帝母 興歡后 即貴妃為太后壬午 聖母入
戊安邊伯許春海南十一月終 武宗貴錄論平宸
濠功封王寺仁新建伯其餘還叙有差白水江雙靈
晉法惡為變逮四川巡撫都御史為吳下獄戊戌兵
部尚書王璉於連張璉再為大禮或問以歡重建乾
清宮成 上自文筆殺入宮之罷廣西香貢逆番為
亦虎仙伏誅 雲南十八寨賊阿寺等十二月勅加
封 興歡皇帝 興歡后為興歡皇太后場廷和封
還詔書曰不宜加稱皇 上曰哀之情不能自己

其德承朕命廷和執奏 上曰卿之所言史志大義
朕之所承是天至思可勉後皇既母死於舊開廷和
復引古議抗章求退 上優答之吏部尚書喬宇等
合疏諍 上曰 慈壽皇太后旨爾群臣其承之存
問故南京禮部尚書章懋
元年正月己酉朔 上朝不賀禮科給事中熊浹請
尊 興歡王為帝別立廟上微跪如 景皇帝以示
不敢躋於列聖加上 慈壽皇太后及 武宗皇后
徽號而尊 母妃為太后徽號如慈壽以示不敢躋

識大錄

於 太后下所司已未大祀南郊清寧宮後三小房
災群臣以史爭大禮報聞廣西蠻賊梁公當寇臨桂
等州縣甘州軍亂殺巡撫都御史許銘三月 上諭
廷和上 興歡帝冊寶大璽子廷和封還不報丁巳
上 慈壽皇太后尊號曰昭聖慈壽皇太后 武宗
皇后曰莊肅皇后 即太后曰壽安皇太后 興歡
后曰興國太后詔天下幸太學崇京師民靡五穀為
酒廼論足集迎立功封大學士場廷和蔣冕毛紀伯
爵子世禮部尚書毛澄加太子太傅世綿衣其餘有

差皆力辭狀賊馬陸平處而賊潘公限等流劫桂林
陽朔間五月止縱生殺於浙江封駭馬都尉元為京
山候皇親喜昌化伯輸玉田伯八月虜犯御存問故
大學士劉忠十月立陳八為皇后十一月山東西使
而盜起分遣科道官行視發太倉銀賑被寇處
安皇太安崩禮部請服十三日而除上曰以二十
七日及期猶不忍除也曰山陵未就其考憲宗朝
喪錢太后禮毛澄言錢太后崩距莫不遠故暫
持以侍今山陵尚未凡將獻歲不宜縞素臨元會

識大錄

五

陛下孝思深摯請上鍾鼓母御中門上乃勉其具
翼善冠素服為辱帶御西角門還宮仍素朔望罷殿
上又欲府茂茂場廷和田不可乃地後稍右為給事
中史道坐外補恩廷和上既詔之廷和既辨乞致仕
喬孚彭澤等因勸道御史曹嘉謨論大臣相為地阻
言者路廷和字澤晉求去上下道詔依已外降之
調嘉於遠方遼東開原大飢免徵搭棚馬價虜掠備
頭聞
二年正月上壽安皇太后后諡曰孝思皇太后禮部

請上規朝賜鐘鼓鳴鞭服易冠衣上曰服則
更矣賜鐘鼓鳴鞭朕方在戎未可也虜入沙河堡總
兵抗戰等戰却之劉陽賊起流劫袁州六月英孝
惠皇太后河南山東流賊平四月命興獻帝家廟
樂八佾以災異初中外修省以災端未盡有孫望為
翰林五經博士奉祀于登源閣四月顯欽奏疏上
律奏青詞場廷和陳太監崔文家人陽鳳等索賄於
工部詎廷不獲因以他事嗾文致廷重死法司未決
文為陽鳳所託請改訊填撫司許之刑部尚書林俊

識大錄

六

執不與上不納明日復奏上怒責對狀群臣諫
者八十八人早命禮部侍郎南南京大吏詔有司加意撫
賑六月山東賊倫等掠淄泗諸縣七月工部為皇
后父都督同知陳萬言造第尚書趙璜言第近且喻
制請裁之上怒責對狀下營繕郎中葉寬等詔獄
已乃釋刑部尚書林俊乞歸許之給事中劉最論勅
太監崔文調外任此行東廠太監景賢奏最請成
之八月進封壽寧侯張鶴齡昌國公加慶陽伯夏良
太子太保封陳萬言恭和伯予恭世襲吏部尚書喬

字言果朝外戚七侯公者伯萬言亦非 祖余去不
聽九月恤故尚書章憲道叔十月戶部尚書孫文兵
部尚書彭澤皆致仕十二月江南饑饉民遺大藪織
御衣蘇杭場運扣爵字立止不聽已貢大學士見忤
慢不卓動趣之

三年正月大賑江南饑二月給事中鄭維曾言此谷
朝貢頃多從中不出閣擬悉二三天臣不得間政左
右辟小復妨權布龍如正德時 上怒下詔欲請之
許大學士楊廷和致仕言官交留不聽南京主事桂

識大錄

夢請 考興獻帝廟大內如張聰言下詳臣議不可
上曰朕承正統第欲養親本生恩耳其欲議開逆召
夢及南京兵部右侍郎席書主事張璠霍輦等京師
昭聖慈壽皇太后聖旦免命婦朝賀御史馬明衡朱
淵吉 興國太后今且命婦朝賀為日未久 慈壽
皇太后聖旦輟不行臣恐臣民以此疑西宮 上怒
曰免朝自 皇太后懿旨朕豈有間焉達明衡等詔
欲拷訊翰林修撰舒芬御史李本陳逅戶部員外郎
李應彪相踵諫狀 上奪恭奉本等並下獄訊謫之

三月勅曰聖母昭聖慈壽皇太后朕欲加膺康惠
加稱 興獻帝為本生 皇考恭獻皇帝 興國太
后為本生母章聖皇太后室奉先殿側妃 獻皇帝

為禮部尚書汪俊曰立廟非禮也興者 獻帝始封
之號諸母去興曰 興獻皇帝喬字曰稱本生可也
第請母稱皇 上曰朕尊正統亦胡可道所生奉先
殿側室也非廟也修撰唐皋編修鄒守益給事中張
紳御史郭本公等先後上疏極言皆切責奪汪俊
曰廟大內子正統臣不敢奉詔不許下詳臣議群臣

識大錄

曰禮不得立廟則亦不可以建室不得主祭則亦不
可以享請建 獻皇帝百世不遷之廟於興不許喬
字等再疏亦不許定安陸州松林山曰顯陵恩夢並
上疏 陛下入繼大統興為人後者不同必稱 孝
宗為皇伯考 興獻帝為皇考 武宗為兄乃名正
言順不枉皇不皇也 上悅汪俊乞休許之特以席
書為禮部尚書兩廣賊平四月南京主事張璠桂夢
郎中黃宗明都察院經歷黃綰益上疏議禮官群臣
諍益急 上曰朕祇承宗祀奉養聖母豈敢違逆本

生聖母方新奉事本生皇考復園廷在安陸故鄉奇
孝手奉先嚴側立一室而四命矣而爾黨同蔑朕冲
歲其亟如詔旨已而工 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尊
號庚戌上本生 章聖皇太后尊號詔天下五月蔣
冕致仕歸休鄒守益再疏奉大禮修撰呂紳上疏極
言時事並下鎮撫司拷訊摘其官 上命奉先殿西
室曰觀德殿造祭器如太廟遣大臣之安陸上 恭
謙獻皇帝冊寶改題神主迎入京師六月特命張璠
桂芳為翰林學士方獻夫為侍講學士吏部尚書字

識大錄

九

言內降恩澤彼之陵幸小人非所以施良士大夫不
許群臣大攻璠等御史段續陳相史部員外郎薛惠
鴻臚少卿胡侍官乞切 上並切責為下續相惠詔
獄拷訊摘侍潞州同知七月喬宇致仕上先期諭
搜部更定 皇太后尊號曰 聖母章聖慈仁皇太
后去本生侍即朱希周曰本生之詔未三月又復冊
之無以信天下不許更部左侍郎賈詠翰林學士豐
熙皆諫 上怒姑有詔下熙詔獄於是九卿大臣吏
部左侍郎何孟春等及廷諸臣皆上疏極諫跪伏

左順門大呼 高孝二廟聲聞 上所 上使慰止
之不迫至于日中 上遂怒命收繫為首者修撰楊
璠王元正首觸闕雖以哭 上大忌盡繫之已卯上
聖母尊號諸大臣異同不赴者並切責之中中 獻
皇帝主至自安陸極致正陽門導迎如車駕既入奉
安觀德殿 上率群臣上冊寶大學士毛紀乞休許
之八月復史道曹嘉官調何孟春南京工部侍郎連
狀伏闕者編伍削職有差致有死者遂下席書方獻
夫總纂前漢所奏既命群臣再議群臣以議如 上

識大錄

十

言九月丙子更定大禮章疏詔曰朕本 憲宗純皇
帝之孫 孝宗敬皇帝之孫而 恭穆獻皇帝子
皇兄武宗敬皇帝上賓之日仰遵 聖祖兄終弟及
之訓為朕倫序當立遺詔命嗣皇帝位 昭聖康惠
慈壽皇太后以朕入繼三年于茲矣尊稱大札要集
廷議輒引漢定陶共王朱虛安懿王為擬至再至三
朕心靡寧蓋伯姬父子天經地義豈人為乎況漢朱
二君衣裳垂御豫立為子朕入承宗祀在宮東墨駕
後賓與不同以為純嗣亦非我 聖祖初創豈徒此

官之失殆朕冲年下臨決擇之咎也朕祗奉 九廟
尊養 二宮正統大義未嘗有間惟 恭愍獻皇帝
章聖皇太后朕父母也幼勞罔墮位號未正同心之
孝每用歎然已告于天地 祖宗社稷 孝宗廢
皇帝曰皇伯考 昭聖皇太后曰皇祖母 恭愍獻
皇帝曰皇考 章聖皇太后曰聖母各正厥名慎旣
允孫禮無辱也夫為近舉遠御于家邦以孝言順事
成典厥禮樂以名朕庶幾古帝王之盛焉大同辛戌
都御史張文錦回商達廣滿達兒等入國南州命兵

識大錄

即尚書金獻民從樂乃定之十一月蘇杭織造太監
熱志聰誣奏浙江布政使馬抑杭州知府查仲道等
皆違問十二月大理寺右評事常商臣言平獄臣職
也竊見群臣以張大搜忤旨調任者吏部右侍郎何
孟春一人以為首禍成者學士豐熙等八人決欽病
瘡死者編修王思學十七人以織造抗中使違抗者
布政使馬抑知府查仲道等若而人以逆迎忤中使
違抗者副使劉秉鑑知府羅玉石而人以京堂堂忠
官為所屬吏民訴奏下獄者少卿樂護革湘御史任

洛副使任忠者而人此皆微之大者且朕為
下評其失額 陛下復成者之言錄厄者之從探述
繁之則正委許之罪天下猶仁焉 上曰南臣實有
治名降二級外調之大同辛戌改國代 王從仁宣
府以戶部侍郎胡瓚總制軍務捕治之慈安桂勇千
戶苗登計擒其首惡若二日卒復收兵曾家亦賢
督諸將擒之土曹番犯甘涼諸處全獻氏戰敗之
四年正月大同辛戌平代王還代而虜寇甘肅總兵姜
與梁之苦水戰敗之改致仕大學士楊一清為兵部

識大錄

尚書督撫陝西三邊軍務三月御史王懋即簡先後
已獲如議獲臣之元狀下者 上諭懋為邊方典史
速治捕氏之修 獻皇帝賓張仁壽宮災四月黃慶
顯陵殿改後署曰監衛曰顯陵衛日本使朱泰卿論
祀罷市鮑勉其貢光祿寺署丞何淵諸立世宗祀
皇考太廟下禮部議不可命再議張璠等與議亦
不可曰臣此言當考 獻皇帝廟京師耳不敢言祀
太廟也五月 上曰皇族子太廟世室之建從古有
之朕非敢僭擬帝王功德惟我 皇考撫綏朕躬國

世難忘觀德殿祀大內百官祀事不得延為謂孝思
河於是禮部請別立廟闕左不與太廟同門餘用次
日上曰可四時獻享朕率百官親之右廟世廟世
世子孫無違也六月廢慶王台後為慶王十月何廟
復言世廟不與太廟同門則請同門於廟街 上今
聖議群臣皆爭竟從謂言十二月刊布 太極街製
洪範序又御註無違伊訓三篇為一書曰書經三要
閏十二月己卯朔日有食之以大禮集議書成是席
書太子太保諸與上議者皆陞資役一級以紀孝為

識大錄

唐事府唐事獻大輻為少唐事降祇王彥沐為唐人
五年三月畿內飢糶貸之五月丁酉月食復召揚一
清為吏部尚書英武殿大學士刑部尚書趙繼致仕
御製詩送之六月甲子召大學士費宏揚一清石琚
賁詠於平臺各賜詩一章七月以唐事張璠為兵部
右侍郎 上四觀德殿前掩奉慈殿無以準奉先殿
意未協今欲改建奉先殿左也工部尚書趙璜言
孝宗皇帝建奉慈殿奉先殿右奉 紀太后 從太
皇太后 即皇太后同享焉 文皇太后則 獻皇

帝聖祖母 皇太后聖母也建奉先殿左必並時奉
慈慈在天之靈不欲以之凡奉先殿雖慶高 祖宗
列聖所同也觀德殿雖慶卑 獻皇帝所獨也今外
有世廟之規內有現德之尊勿更便席書曰建世廟
民勞矣請竟之歲所 上諭費宏曰 紀太后不得
配 皇祖考憲宗是以建奉慈 後太后不得配
皇曾祖考英宗是以奉慈同享之人未有無父必者
現德掩其後違于東豈害祀也費宏曰 陛下永言
終慕臣等敢不奉詔製世廟樂用文武尊卑樂主建

識大錄

聖法以嚴史治九月辛卯安 獻皇帝主世廟十月
御製歌一歲：曰人有其心萬里咸其體而行之惟
德是據維歌維一所當先務匪一弗純匪敬弗聚元
后奉天長此萬夫發政施行期保鴻圖敬忘純維應
驗頌殊微諸天人如鼓答桴朕荷天眷為民之主德
威不顯以為祝悃惟敬惟一執之弗固畏天勅民不
違承處曰敬惟何怠荒必除却則恭誠廟嚴孝趨南
于明庭慎於閑居省躬恭虔敬或無虞曰一惟何純
乎天聖帝孫以三帝歲以二行慎其言終如其始靜

慮無欲日新不已聖賢法言皆見得此其意之擇
吾必指左右輔弼責于忠貞其任之賢則必明斯
謂之一斷謂之敬君德既修萬邦則止天親民懷永
延厥慶光前裕後綿衍蕃盛皆爾諸侯卿士大夫逆
此康一遵斯模主敬協一罔敢或偷以保祿位以克
其疆古有磐銘曰接心警湯敬日濟一德受命朕高
斯發夢：希聖庶幾湯孫底于嘉靖復誕是後心歲
程順視聽言動四宸頒示翰林且勅儒臣韻編尚書
要事以為法戒編修孫承恩因彙括古今君蹟獻詩

識大錄

六下章 上嘉納之賜名君鑒額語十一月甲午月
食張總力攻費者：去 上西番之田以教煥恭
十二月時四方災異疊奏水旱雷內地震山崩以數
省或冰雹大如人頭捲裂民舍百數十家江南婦生
子六日四面有角子足各一節獨爪兕象河南生牛
犢一身兩首即陽牛產二身心肺胆各二江西虎其
人手足大學士楊一清以修省上言勅曰覽卿疏者
再論之至功朕涼慕冲味日夜惟治未盡知民欲求
直言：或不寔朕過多不自怡其忠陳之庸聞朕心

世志以不盡顧之功非臣之比也中外與清氣之
常風而冰雹水旱之災物怪人妖發報曾見諄言思
之戒實臣朕前大武群臣亦宜洗心去垢文修成治
噴職瘼官則有國典恭總力攻費者：五上疏 上
意優容之
六年正月總督兩廣都御史姚璞平田州改置流官
金四品以上又六科下三道條民開疾苦具上便宜
足消弭災變者已丑大祀南郊以災罷慶成宴四川
廣江賊何狗成平勅修大禮全書二月虜犯廣府中

識大錄

路泰將王經力戰死之切場廷和京師位詔軍罷正
德中傳陞官賜衣衛千戶王和基在軍中兵部尚書
彭澤如紹東之印奇忠建奏除害失國錄澤廷和太
學士賈宏石疏言廷和黨并論廷和子兵部主事博
女塔修撰承勛等也事 上乃以議禮惡廷和遂下
博等獄今復建侯伯仕途等會鞠之給事中楊吉：
宏疏 天子師輔百官之長小人得惡謀之非遠隆
高堂之道且廷和有雅衝功即所擬詔不當 上指
心無他也去國亡國不得庇肉骨 上怒朝聚官生

治之御史陳察歷呼曰臣察願易言也微上 上責
任陰而度機傳職為民問使承勅訓言於外任宏遠
同已致仕皆作之仍自謝還於內閣三月房復題重
府入大向陽堡森特閣山死之遠東大徵發大庫銀
給之改作觀德殿成更名曰崇先四月洛容古田蠻
賊又五月丁丑朔日有食之早霖霽暑輟經廷命諭
林官操經史大義日一進場一清諸進大學衍義
上從之曰日一操不得其精微其以五日進周製大
學衍義序時諱詩二篇示群臣由州岑儀徐黨虞蘇

識大錄

王受復既起改兵部尚書新建伯王守仁奏左都御
史同姚璞討之七月禮部侍郎桂萼請令科道官於
考案拾遺之後互相糾劾如 憲宗初不詔旨下吏
部議吏部言 憲宗初年無此詔萼近虞被論劾似
欲以報復言官恐不足厭衆心昭公論衆者久之
上竟切責吏部趣行如萼請吏部即給事中上使民
御史劉隅等言臺諫自相批駁開以許之門非盛世
事亡已則請聽吏部都察院再行考按不煩自相糾
也 上責復民等方命朋現奪其休已命即院覆考

考山 上曰朕聞兵部給事中御史一門三變
清議有年戶科給事中孟奇被劾勅問居位自如
此猶猶以以還奉命其休自變奇二級休調之徒
請召用王受復治違吏部言使吏甘肅事處死而脫
成其罪甚明萼故召受復臣不識所謂 上已之念其
老姑與解代御史胡松勅萼安為附黨 上怒外調
之御史周左言 陛下不用受復則萼為誣矣萼雷松
諂是朕朕耳目一體異視也 上復怒下在錦衣衛
拷訊萼薦復盡力 上重違萼意先復受復官會需補

識大錄

八月奏庸人入總督尚書王憲與總兵鄭抗雄等
大破之成大禮全書名曰明倫大典湖廣水賊張之
九月山西妖人李福連改賊也亡命變姓名曰張寬
怨家告于巡按御史馬傑：捕之急福連亡入京師
以方術干武定侯勅：寓書錄為君問錄勅上勅書
是時勅方樹德萼得幸廷臣惡勅言勅黨賊請用
連出法 上詰責勅：畏路 上左右為捷路 上
勅移繁楊連紹微進馬捷廷治之語有失 上怒廷
臣黨同偏助也無為國恨刑者如是則朕親聽為揚

一書言庶幾不足煩 天下少不察刑部尚書顧順
壽御史嚴賢以持尊張總方歡夫三人者無親三法
司事復是決三人新貴用事因欲破散不附己者立
威乃大治諸臣頌福遠寬出之 上大怒曰群欺至
此耶戊戌與故敵者以違尊順壽又故都御史張仲
賢大理寺卿湯沐官其他大小臣論戊戌逆者四十
餘人而大學士賈誼亦以貽誤私書致仕去 上親
勞總等獻夫賜服二品追贈其二世頌先後徽詞於
天下曰欽明天獄錄十月以張總為禮部尚書墓文

識大錄

湖南大學士姜掌都察院事如改 上曰朕念禮政
而閣過今錫卿一清德鑒夢人銀記二月識密封自
古明良微成文修朕之不明資嘉猷為是時 上重
錄是史局之職欲盡內外諸臣大學政事之材乃外
使翰林選外臣文學者入補之路咸言羊白賊賊陳
卿等為亂十一月濬天津海口新河越中外賊則使
者工吏書事說列却後而熙陽之 上曰嚴輔策凡
四上奸民多被欺蒙家豪家捷而通之租稅民失常
度何以為命京師如此在外可知其推戶却序即及

糾道官各一人以勸之在外御史陳行少問皇親王
府功臣家一體殘餘十二月發河清承寶侍嘉靖通
寶 上諭場一清曰國家幸無大警然安不忘危園
營第一重務也廷臣有蓄威習武者卿集舉使治之
既舉不孫 上意 上特改李承勛為兵部尚書
左都御史如太子太保提督營務勉以展誠而布忠
命太醫院判紳視場一清曰疾瘠賜羊豕犬酒諸物
與札曰新春伊始望卿良切卿日精可便赴闕視事
慰朕懷也一清言禮辦色入朝君日出視之仰惟

識大錄

陛下廟階圖治不降疾風嚴寒味美談燭雖云宵衣
之心 聖躬得無過勞臣又竊聞 陛下日將規朝
皆先以雞鳴搜奉先奉慈恭先三內殿朝建聽講閣
奏始無虛容臣切惟三殿之建本以義起非廟也即
為廟亦宜清靜闕使神有依禮不欲數詣第於朔
望四時節候一拜三叩如臣子常見君父儀又聞專
嗣階進瑞夫婦誠不可不重 上曰卿言真師保愛
君子至意朕之蚤朝先官惜也子孫敬事先人故以
勞解但我 太宗初建奉先時五廟日五拜而已今

九廟神位奉慈三室宗先親廟信之有餘節忘恭告
禮又陪有餘朕成弱促喘掌統登降寶難如儀當如
卿言朕大昏且七載矣深慮承傳其終后與二妃共
接之以禮御之以正惟多慈色龍為範：聊諭卿知
見朕心慎嚴云爾

七年正月己亥白虹照天二月勅禮部曰古聖王制
玄端以燕上下同之夫人終明而忌幽故聖王重焉
朕酌古玄端稍加大采觀漢衣色川黃更名曰燕弁
製成用之庶幾深宮獨處以戒燕也此著達官顯士

識大錄

俗同市井走卒役廝擬儒流札札不知其名為國
又曰不學雖服不能受禮善與人同今從君出復酌
其製名曰志靜許在京七品以上官及八品以下翰
林院國子監行人司在外方面官及府州縣正官儒
學教官服之武官許都督以上服之庶幾乎進忠
肅志退思補過者也以四夷入寇哈密代甘肅巡撫
都御史陳九疇於撫邊黃河清靈寶者五十里遣友
常孫謝御史周相陳繁請之三月以兵部侍郎王廷
相姜都御史提督延寧邊防修理牆壁勅張思曰見

卿帶不佳持賜玉帶其以札報以延謝予謝遣老雲
南武定王各鳳朝文作亂以右都御史伍文光為兵
部尚書提督雲貴川湖等處軍務調四鎮上漢軍討
之南贛都御史汪按進甘肅賜白金文綺薦祖廟遣
武定侯勛告却璽上亦足謝焉群臣請駕上却
之曰定變屢生朕先天戒四月勅曰北省風霾蔽天
早潦連聞地震同日旱苗害近京師夷虜跳梁咎實
繇朕君臣共理皆天事也文武群工宜加省恤大者
會奏小者立改庶民懷無忘朕亦免於多虞虜入山

識大錄

西苑恭敷號一萬國遊擊御史軍命惠安伯張偉掛
平虜將軍印免提兵官檢之五月思恩田州平六月
明倫大英書成勅曰朕以未主膺天紹緒實惟我
祖宗列聖積累重延亦惟我皇考聖母鞠育海導
底于成立即位六日輒下議尊樂樓大學士楊廷和
張士傑張指示禮官尚書毛澄不能執經擬正附朕
與為人後之倫朕思皇兄遺訓乃遵我太祖兄
終弟及之訓大義著明朕雖統非繼嗣若如前云等
我父子大倫民憂亂屢命廷議廷和等力主定國

漢王仁倫之典委指管機密私已之言執衆要朋
一倡百和期於必勝已而執禮之良先後論列本堂
給經寧親各得其序凡有入心執不操慈是相
等猶執迷不返蔣冕之說無救正轉相附和都即
史法後起用違方著論迎合尚書喬亨六卿之官不
秉正抗說乃與凡卿等官交章奏指汪俊繼爲禮部
尚書勸說如故吏部郎中夏良勝竹松選之權屬侍
庶官堅厥和志何益春以侍郎掌吏部事務朝臣
伏閣喧騰躁無敢忘朕初雖有非朕之意然而信道

識大錄

未整屢以天性開諭使相體慈廷和等皆終違詔及
朕稍長重賴諸臣正論見之已真詔令三更大札始
定此者大典書成格載詳言和正具見奉天行罰安
成後人朕今日事也然猶不欲已甚姑從寬輕哀次
焉廷和貪天之功制勝居父國老定策自居法當戮
市待革職爲民次則毛澄病故削其生前官職又次
是澄字陵皆已致仕各革職冠帶閑住林俊已故亦
革去前官銜蓋春生雲表卿情犯特重良勝雖云都
爲疎禍獨深皆發原籍爲民其餘大小官員當時連

名人奏然有人代署已不與聞者有心知其非口不
敢吐者或與夫當時已正法典成以民爲念皆不冉
寔爲嗚呼凡昔脇從諸臣自入心懷憂疑勉忍圖新
顧不美哉原朕非欲弗聰亦追省夙愆不敢恕也開
濟通惠河鳳朝文平七月己卯遣工孝惠皇太后
尊號曰孝惠康肅溫仁懿順協天祐聖太皇太后
恭錫獻皇帝曰恭睿淵仁寬綽純聖獻皇帝上聖
必徽號曰章聖慈仁皇太后詔天下九月罷總督河
道右都御史盛應期止開新河之役勅曰今災傷此

識大錄

北川次湖廣山西尤甚不急賑大綱豈父母於往歲
災傷僅免存留糧數而之兌軍北之邊輸如舊夫百
姓所苦正在起運若存番之數又有祿俸廩糧之類
不可缺者通融處補待熟帶微多虛大耳其今災重
者盡蠲今年起運數稍輕者酌蠲序徵或量與折納
冬寒在迓明春青黃不接之時尤爲可慮府州縣其
運散倉上資之家不足則益以官帑之閒空者起運
如不可廢即以兩淮等運司蠲價及諸他微末用者
量補之更發運太倉銀或補或賑必令失所戶部宜

推行服意都察院內外官員除奏採蔬良藥及凡
不便者十月蠶討芒部兵召伍之定選薦五萬餘冠
宣府總兵趙瑛時陳等擊却之 皇后崩謚為悼靈
皇后閏十月新建伯王守仁以討田州兵轉攻新蘇
峽賊賊平之青羊山賊陳卿等平御製卜六字箴曰
卓爾之見一貫之唯學聖君子易哉勿為十一月
工曰寒風猛疾山中直甚朕聞行殺護 大行皇后
梓宮者猶自齋戒梓宮重人命尤重也官軍朝夕霜
露無衣揭何以支持朕念者製己膚尚書承勸其與

識大錄

二五

蕭班少避之戶部便給發人張馬料工部人給膳櫬
修鞋一事果還以聞勅曰朕散白金二十萬給大同
歸築固思遼東實府偏頗陝西寧夏甘肅皆遠也戶
部即行諸巡撫等倉場皆墮者給予之 上聞河決
民相食以戶部不賑據鎮巡官不奏聞命以寶對立
順妃張氏為皇后十二月勅曰朕酌古玄祐為燕弁
冠服推錫有往曰忠靜尚念宗室未隆未卒圖之也
光澤王有請實獲朕心朕更酌之命曰保和冠服
即王長子以工夫工下之必猶天地然各知其分然

遂能以和相保而國家治安也其將軍中尉長史以
下冠服一用忠靜制即縣卿君儀賓非儒官比皆毋
得服親 有殺尊賢有等失禮即頒圖說諸王府其
如勅

八年春正月戊戌朔風霾晝晦立春日長星出白氣
亘天勅輔臣餘書急務諸修省弭災必有不盡凡郊
祀太常寺博士書祝版填御名是月郊 上親填御
名於祝版自是為故事二月以桂萼為大學士奪新
建伯守仁世爵禁其學早河漢川湖大饑人相食甲

識大錄

二六

中 上梅雨南郊及山川壇乙酉梅往復勅曰今天
下錢穀及京師太倉具有歲奏月報他如後府崇茂
銀園營子粒太僕馬價俱有奏請支用朕不聞其費
何夫節用所以愛人也豈得無營省戶兵工三部其
並費之歲終獻會稱朕不傷不害之意為命天下府
州縣朝覲官陳利於布政按察二司二司額奏其可
行者部院陳議之以潞州青羊山賊平改州為路去
府 上曰此開開列之官往 深刻取名或意虧上
司或偏徇已見甚昔張璠賄與賜古者一夫克而三

月元一掃憤而六月霜况多乎哉新察院其令撫按
督同三司等官行歷所屬審獄重因有坐抑者其於
擬以奏其有被訪察論戍又累誤非律正條與非人
命賊私者皆奏處以請從杖以下情輕有詞即時赦
之若有玩愒奏實降照兵部為人馳示為三月葵
憐聖皇后大峪山權附主奉慈殿以憐不雨作自註
文名工部大庫曰節慎辛亥月食五月增定大明會
典許王睿審貢七月民張福四元告里人張柱殺之
東版奏下刑部即中親應召鞠獄則福殺母也於是

識大錄

嚴即爭獄 上怒命三法司錦衣衛鎮撫司覆按之
左都御史熊挾奏如應召擬且請再集足臣詳獄
上意決下比據決職下應召考訊之給事中陸榮吉
福柱之獄親鄰有口福柱至情尤痛憤不勝決既後
之定獄復請足繼蓋其慎也 陛下誠求庶獄明經
事宜全離而問之泰而聽之既衡 天子詔獄可託
以威法司多心寬者今敢亢乎恃 聖明也風紀大
臣一不當胥吏斥之毋傷國休乎在 敬皇帝時徐
達以小吏訟丁哲寬 敬皇帝即收罰哲之命其錄

徐璉之美臣願 陛下察威震已逆法 敬皇帝給
事中劉希簡亦言即院嚴衛忠國之心莫不察同獄
然而首嚴臣惡群臣去意窺測度詭轉甚 上大怒
下繫等錦衣衛考訊竟生比罪決應召和證俱適為
邊軍八月給事中張應奎陸榮王準先後論劾張璉
懷恣肆蓄貪濫狀 上怒曰朕以璉為朕正父子
之名妻以重任乃頓失前志朕不敢私恩其辭相還
省圖後用等奪散官學士職銜以尚書致仕因下二
臣罪大治其黨與 上曰應奎首發璉等若可赦也

識大錄

黎準不妄言非本志並違問誦其官啓事霍輔意一
清為之詆一清 上前甚急 上復曰若臣乃負朕
又下一清狀於九卿使自劾：上予致仕遂召慈還
復等散官職銜如故上曰科道官無一言一清者非
附即其各奪俸三月車駕祀山川復國初九九月
製武弁十月終亥朔日有食之 上素服案輿撤南
簿大樂入享太世二廟羅外戚侯伯世封乾清宮中
西七所房史 上露禱天地祇告奉先詔百官修省
十一月御史劉安上疏臣聞治可緩漸不可急取也

可休食致不可齊聚成也躬有司之事摘及下之失
出而復反信而忽疑大小目工牧遇不暇則有不妥
其位之心其位不安則其志不勇孰能為 陛下建
久計策長故者哉臣聞君道貴明不貴察朝廷四方
之機也內而君臣習尚如此則外而撫按州縣風從
響應急察相台竊恐民窮有起盜之緣食寡無從兵
之理伏望 陛下重本振養元氣不作怒於一戢不
驟喜於一舉不遽行一人之言不旋止一人之忤老
成非懦與貪則無輕棄言臣非奸與佞則無枉罪

識大錄

二九

上四要要實五下賜衣衛執勸之并建亮訟安者給
事中胡克時再召相挂等刑部員外郎即經邦奏詩
十月之交判無良也並日食陽月象符小雅得微皇
父之人工代天工張聰既去尋留衆議曰：謂 陛
下私議禮之臣夫禮與政不同也議禮當當政要必
公 陛下以議禮德德乃不察忠和不察才量信使
無間是私議禮之臣也私議禮之臣則所議者不為
公礼矣禮可守也可變也可成也可敗也可毀也 陛
下何不於此諸臣享其賚賜食其終始以酬其勞博

遼海內重鎮之賢置諸左右講明廟奧興建正大光
明之治無使其復盈縮滿犯天人之忌生福過之殃
臣抱此區區之竊効茅焦之義昧死以請上下俱撫司
嚴訊隨乞軍曰父子天綱也孰可乎變成毀者經和
自比茅焦何如視朕 上曰深冬不雪朕其自悔之
百官毋從禮部臣曰百官孰敢不從 天子許之戊
申梅南郊已酉衛社搜遂雪 上曰人君事天如親
親歡子有不私虔感荷好生求展朕誠其親告酬用
玉帛樂舞焉十二月定百官朝於服闋頒式中外

識大錄

三十

帝典

世宗肅皇帝

九年正月壬辰朔告郊於太廟丁酉郊丙午享太廟
世廟故事告內殿享先郊工曰非所以敬天尊祖
乃告於太廟郊畢而後享吏糾都給事中夏言請行
皇后親登樓工大悅勅曰古者天子親耕王后親

識大錄

蠶以勸天下朕甚慕之今歲朕躬祀先農禮部其議
皇后親蠶禮勅禮部曰朕中昧承祖祚遠舊章惟是
禮義之貴重且大也朕每祭太社太稷奉配我太
祖太宗則心疑之天地至尊次宗廟次社稷奉祖
配天正也配社稷屈之矣且夫父之不善乃及子乎
以共工廢勾龍者我皇祖時祀官失也其以后土
勾龍配社后稷配稷如國初之故二月戊辰終社稷
畢祭先農東郊耕藉夏言請分南北郊工悅并下
廷臣議居寧霍輔臣論親蠶為礼成法祀為素朝

此工置不問復昭言書甚言祖制不可更易周礼

王莽偽書宋儒議論皆夢語今觀南北郊之說將自
是而東西郊建矣將自是而更九廟矣郊社宗廟之
礼皆因而盡革之矣可不慮哉言得書勅歸無君七
罪并其書上之大怒謂輔非詆先儒譏訕朕躬

懷奸蓄詐要名賣直命隔木衛城送都察院議罪於
是廷臣議工乃多主祀其議遂定韜亦已恩輸罪
命復其官三月丁巳皇后行親蠶于北郊祭先蠶
氏五月躬祭告上帝宗廟興工于園丘迎翠殿南織

識大錄

堂成六月河南巡撫都御史徐謙獻瑞奏賜銀幣行
薦告礼頃之也縣人亦以瑞奏獻宗師入又言瑞未
生即縣臣孫質真走諸府大旱倚此瑞感制尚書王
璫破降番吏若麓扶爾二族賜勅褒諭之七月兵部
工事趙時養言中外屢言瑞應礼官再請孫質大小
臣工浮詞而護不能工體君父警災求言之意工
恕下詔撤瑞為民八月沙汰天下附學生員戶部主
事梁喬升請終養吏部復請從之俟親終服闋起補
工部之曰人子思親言親終豈所以牧孝耶移祀太

廟功臣禮廣孝大隆興寺宮 聖祖太宗為九月兵
科給事中高奎奏曰 陛下以姚廣孝起縉之流選
祀佛寺開和業五大聖人作焉也官祿所以勸賢爵
賞所以厲世即元節一道疏耳賜號真人衣紫腰玉
實崇聖治望加別號 上曰真人封賜久矣胡今乃
言金似忠實非飾衣其違間之列 高皇后傳 大
皇后內訓 章聖皇太后女訓於天下命皇后授也
嬪宮中使翰林官撰詩書內則之書以隆閨門誦
順行陰之時端婦教之本為十月纂輯印成書曰

識大錄

祀儀成典以夏官為翰林院侍讀學士兼都給事中
十一月戊子園丘成 上躬視之辛丑園丘習儀禮
畢宣大學士張璠禮部尚書李時幕次曰有誤否即
以開甲辰視牲而卻已已普百官奉天殿已宣恩等
華蓋殿御榻前戒以臨期恭慎上贊事天之敬丙午
告配于 太祖已酉始以冬至郊還御奉天殿群臣
行慶成札教天下 上曰朕惟孔子道王者道德王
者德功王者功事王者事也直位非王者位為國家
孔子創陳諸侯僭者亂臣賊子慎春秋後世至唐玄

宗乃為謚曰文宣加王號元人益謚為大成此不體
其心者也我 聖祖崇祀孔子學宮於天下沿前代
禮不即毀像養不忍也聖人尊視乃與天同我皇祖
考採禮官八倫十二遵豆惟用損直撤諸事天孔子
或在章享之否昔不觀暴僭王之礼家肯自僭事天
禮蓋稱王賊害孔子甚有是德宜若是位充舜是也
無是德居是位禁紂庶厲是也錄是現之王名不足
重孔子章服冕旒皆王名生昔曰名不正則言不順
事不成何不幸身遭之哉坐令顏回曾氣孔伋以子

識大錄

而配於堂上顏路魯哲孔鯉以父而食於廡下也此
錄以王名墳加孔子來者也今也不可滋後之非道
朕將防閑萬世為乃為正孔子祀典申記示群臣集
議十三道御史黎賓等陳阻 上怒疏職為民群臣
如 上諸議上 上曰其尊孔子曰至聖先師毋王
四配皆弟子十哲以下孫先賢丘明以下孫先儒
廿公侯伯殿琳廟像步主兩國子祭用十簋十豆天
下學宮八遵八豆樂六倫別立叔梁紇祠曰啟聖公
以四配之父配兩廡中黨中張一人也其去黨存張

龍公伯察泰舟願何苟况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
王南柱預吳澄祀婦祀林故遂遠虞植鄭玄服虔祀
審其卿祀后蒼王通歐陽修胡瑗者四人皆朕尊師
重道之意通惠河成十二月臘御製蜡樂詩祈祠太
廟世廟撤文華殿釋像親告奉先崇先祀伏羲神農
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為禮樂不釋皮弁而
召總鑾時等九臣於西室曰朕祀先聖先師于此歲
幾朝夕敬慕而自侔贊沃交修卿尚聞朕素少運動
曰朕告祀告聖先師于 祖宗聖考祖考聖師豈不

識大錄

五

鑒以教朕惟爾輔臣講臣其各解經書大旨一章切
于身心故事者人自獻其忠毋通聞雷言庸副朕志
除夕製開講詩賜夏言

十年正月 上曰祖宗時三途用人取之至廣厥後
專科學之學進士遂重士浮無實而虛國害民者比
比皆是也雖今務遵累朝之舊求得人為辛卯始所
設大祀啟奉祀 太祖 太宗既終 上諭總曰祖
配天古也配 太宗非礼自今大報祈穀其專奉
太祖配 上問大學士總拾大倫也今擬以歲暮恰

嘉節恭因以寒未始也四孟皆恰太祖不得尊尊歲
暮恰嘉節若較於恰也者莫若三歲舉以季冬中旬
飯日行事正旦冬至二節朕謂宜行內奉先殿不
宜於太廟又始祖自有自出祖當設衣冠禘之而以
德祖配天夫自出之祖雖不可考直不知耳豈無神
耶即人何嘗見鬼神無之則不必祭鬼神也朕又惟
人君父天母地與諸侯卿大夫士庶不同今歲一祀
天祭地宗廟乃五享即謂尊不敢實則未免疎之也
程子言古人一歲九祀天惟大報重天譏後世有三

識大錄

六

歲一舉者今已大報於迎長祈穀于上辛而大嘗大
享尚缺或古礼當復之時卿悉心究之總對上 上
曰太祖開運肇基不宜列于孫太廟 太祖廟也當
南向享之 列聖生南面至為宗不得南面享終未
終人情卿曰歲一禘朕恐同常祀又曰大嘗早禘也
朕意礼曰龍見而雩古人用心不見是圖恐非專為
早耳卿又曰大享之義為大報簡致委曲為又曰祭
天王朕謂皆非也古人必有意矣孟春既祈故季秋
報之今已存祈穀之祀當亦不可無報也乃勅禮部

曰朕仰惟 太祖高皇帝重開乾坤闡基肇運德業
功懋不南面享不稱子孫孝敬之情 聖祖時尊
德祖南面固當其在今日當崇 聖祖矣其以歲孟
春行特享禮緣 太宗而下同日南面於帳之夏秋
冬三享仍相向於 太祖廟如今禮以季冬中旬詠
日大裕尊德祖居尊合享 懿然仁三祖于太廟移
親王功臣配食西廡下明君臣之義婦二節於奉
先焉甲午告廟祧 德祖奉 太祖南面丁酉特享
于太廟大內東偏火竈告皇天祖考為火警文命天

識大錄

下提學官還有學行者應歲運二月丁卯祭歷代帝
王文華殿戊辰耕藉祭先農封祖陵曰恭運山皇陵
曰翔聖山孝陵曰神烈山與天壽純德二山並從方
澤祀庚辰始祀大明朝月實三月勅禮部曰仰惟
太祖高皇帝肇造洪圖克享天心必自正世之積累
乃致中夏之元聖願追報之典未舉冲味之懷罔遂
朕已躬承 聖祖鑒命以茲孟夏吉恭行大禘祀始
自出祖太廟奉 聖祖配歲辛酉祧一舉著為制冊
立九壇告廟受質 上以皇后出盛北郊未便欲移

內西苑并定土穀壇省耕為乃幸西苑趣召大學士
李敬尚書時相度中官渡過太液池入見舊仁壽宮
還報命昭和殿手授御製西苑賦使共知因手書賦
賜三臣彙曰咏和錄 上諭李敬朕惟朝則君子嚴
燕見當若家人礼朕冲昧淺世政卿可無時聞見陳
說計度侍朕性志有定乃可以廣應接盡群下四郊
皆成名西苑土穀壇曰帝社帝授祭廟合而海賦入
祀莊浪至于甘 上曰州縣親民之官今天下之廣
進士僅一二往詔差用舉貢監生吏部竟踵舊弊發

識大錄

身進士者選取不必賢能舉貢士不得一監生官不
一為人何緣自致其一體著為令處于祭西苑帝社
帝親建歷代帝王廟于京師進意伯劉基褚享太廟
四月己巳皇后盛西苑甲子禘 聖初祖於太廟名
南郊神股股曰春神股亦工二部火 上親吏蠶緣
燬傳書逮署兵部事左侍郎陳洪謀反武選司官詔
撤除名為戊五月丙午 上梅雨殿陞壬子夏至始
祀地方澤六月丁巳雷震德勝門破民屋柱死者四
人終亥繫午門又西華門接城官修省御製祝文

露告于股隆閣六月設元官盡羅鎮守內臣詔求劉
基常遇春李先志湯和鄭愈俊爵之恩心見七月陝
西大旱填順天水急饑賑有差行人司正薛凱坐委
官為民太常卿彭澤以和請請成并令張孚敬致仕
以夏言為禮部左侍郎鄭王貢白鶴二薦太廟八月
癸未始祀夜明夕月壇戊戌祭帝社帝親往安陸州
曰永天府四川白草舊平陝西總制尚書王瓊進甘
露薦內殿內宮現復幽風亭台諸良入侍既打場上
取穀傳現之曰聖祖有訓永帛思藏食案念農粒

識大錄

聖祖今日仁時越上見之而已九月丁卯上親
祀雲雨風雷歲鎮海濱基還山諸仲及宗歲天下山
川之神嚴南京郊祀台大學士程鑾尚書李時左都
御史汪佐侍郎夏言等西苑仁壽宮上曰朕飢已
連戶部侍郎相以三十萬金賑之金相病誰代者時
曰朕撫臣劉天和可鑒曰河南撫臣徐瓚可言曰始
汝告饑今聞亦歲上曰民天民也死七流徙若之
何不憐夫吏部侍郎唐龍首何如時對曰善上曰
吏部尚書缺孰可時曰諸臣之才惟陛下知之

曰雖然朕官居為能盡者鑒曰九卿之臣惟陛下
擇焉上曰則序選矣以問汪鑑曰臣時臣言皆
可時對曰臣不誦戶部尚書臣讚可上曰卿朕將
有所用之戶部亦須才也朕欲用王時中於刑部王
憲於兵部王瓊於吏部若何對曰善上曰其改龍
兵部尚書為左副都御史總制陝三邊代王瓊行賄
政頃之以李時為大學士夏言為禮部尚書修西苑
宮殿果上曰文祖之御也為臣而祭既祭賜落成
之宴布席上召李時曰尚書王時中蔣瓚胡殿

識大錄

外也對曰殿後上曰其珍皇親帝殿西對曰園殿
也上曰親親不如賢賢遂席時中在殿內上幸
西苑御池邊殿命李時程鑾坐講無逸應風篇遂賜
東苑殿亭下曰朕將省耕而親學嘉禾產曲周薦內
殿十月改行祈穀於園止春神殿石座成上親行
奉安神殿祀羅改遷額後歲屠豕大同冀州盜周天
星等平十一月台改大學士李承建祈嗣醮次殿
十二月御史喻希礼言議祀議撤諸良得罪逮戌若
童珍近地或故免之則人和薰蒸儼祥自兆上曰

朕之遠胤出罪言即警居忌工集撫司其刑鞠之沙
汰天下附學生員饒免被灾階即

十一年正月奉天始行祈禱禮二月召選大學士張
學欽四月癸巳全星畫見封劉基凡世孫喻為誠意
伯予世孫八月河決魚臺已卯星見井給事中提
良綱引占書上言彗星晨見東方是君臣爭明彗乎
入井奸臣在側張學欽旁弄威權諭忠孝橫妖星示
異實惟所台已亟罷免疏入報聞學欽奏辭亦報聞
于是給事中蔡鑒劾學欽強辯飾奸媚嫉愈甚不去

識大錄

學欽天意格不可回也 上覽奏曰彗言實出忠懷
今學欽自陳致仕十月辛巳全星畫見子辰位編修
楊名亦上疏言吏部尚書汪佐小人之尤武定侯郭
勛奸回之性 陛下用之是聖心偏于善也建言之
臣終于廢棄是聖心偏于惡也工作慶典所在驕然
民無寧日倚祠累聚輒信末術不惜靡費 上大恚
下集撫司考訊該奏辨謂名揚廷和同里思為報復
上遂怒命兗主使名至死不承侍即黃宗明：故名
上曰未明即主使之者併鞠之法司再議名罪皆不

當 上特旨滿茂之宗明調外任御史郭弘化以集
出東井必土而繁興所致情序不急之工罷極未振
珠之今則集職而前星耀矣 上怒責全對狀職職
為民南京御史馮恩以其再見恩疏在廷大臣行事
請照陟大抵力排張學欽方獻夫汪鑑薦李時夏言
可相上以其訕評藏怨德遠京治之庸掠過西海至
寧夏十一月南京右副都御史萬倭言治天下之道
切要有效謂之實現聽徒美謂之文古去悔吝生乎
勸勞費紛擾出於文者也 陛下當積德百年之期

識大錄

行給古三史之道議禮制度考文至明倫已乃臣子
責難之義若生厚望之心則於大學所稱理用：人
詩書所稱安民謀武武備關焉伏願輟聲容之煩飾
累太平之虛現回運神養專務於此以靜制動以實
先大期吏務民食足兵強而後已則省事可以省
慮上足培萬壽省事可以省費不足紓萬民 上大
恚謂陸快：為不達也點為民四川巡撫都御史朱
淦獻的免受群臣賀群臣皆獻歌賦詩頌
十二年正月復白鹿於聖寶河南巡撫都御史吳山

以建徽廟主兩宮受群臣賀復召故大學士李致三
月馮恩逮至刑部尚書王時中擬戍上怒後時中
職侍郎開洲以下罰隄有差恩論免繫獄三月幸太
學皇后親臨學內苑巡撫應天都御史陳軾得白
鹿於無錫以獻上曰龍虎鹿有靈至重出者獲即
其宣示天下自今非正端勿復獻於是吏部尚書江
陵作詩三章美上謙德上褒答為房大掠宣府
永寧城四月詔天下將求曾子嫡裔集五經博士如
顏孟二氏五月上演馬南苑召大學士李致時獻

識大錄

十三

大學問見之同看花嘉樂館還御重華殿召諭時政
賜酒饌服色賦君臣同遊詩越三日復召見西苑賈
月亭駕過清復殿示御製詩四章命立和之六月
星見上曰星四見矣朕擇日祇祭便殿文武群臣
其痛加修省八月辛未朔日有食之皇子宜教天下
上曰仁義恩威不相捨也祭道恤非王政以大札得
罪者奪居父以大獄得罪者殺入禍人其與焉恩等
皆女府十月初遣武定侯勛代亨大廟建昌侯張延
祿下獄論元上考問薄昭故事為皇子免議冢中

太子大同卒再致殷懃兵卒晚開大同城代王春宣
府使宣大提制都御史劉源清與提兵部永討之源
清力主勤決水灌圍城中人盡驚賊益猖獗因
勾虜收將領數十人十一月即初命武定侯勛代十
二月虜犯寧夏總兵王汝梁震大破之
十三年正月廢皇后張氏立德嬪方氏為皇后
始率皇后行謁廟禮二月上諭張氏曰朕病
中未嘗不念大同事既軍機主將法難原顧未敢
上逆朝廷凡非合城人所為也卻永信從劉源清貪

識大錄

十四

功嗜計計既得洗城驚恐城中以致劫囚勾虜抗拒
既云專勤逆徒歸從不問乃又決水灌城玉石為得
水也朕惟責大宗師北門人而無臂焉斷頸日此
地此民皆我祖宗所遺源清果欲破人鐵志乎
否也即幸成功後來易興復分不若師傷財耶同奈
源清職以振項為兵部左侍郎兼右副都御史代之
贛與部中各榮主事楚書撫定大同軍民代王運代
閏二月令禮部左侍郎黃綰代大同撫賑勸進金星
宣見自去冬十一月至于月其明矣日五月上

御重華殿召大學士手敕定儀助等五人入見祀天
青爵作祀樂同遊詩命各為奉制祀樂賦因賜五臣
扇曰與卿同涼七月南京人廟災甲子開工曰擇
日齋沐而廟慰禮也人子起父母變何待正衣冠其
即以丁卯詣告天遂廟慰八月勅曰太宗皇帝建
都北京定鼎億祀即我太祖在天之靈歆顧之矣
一天下二主二廟非礼也朕惟南京廟可無重建併
入香火於奉先殿其故廟址垣之若曰義廟於承天
將非辱親薄祖則曰不敗廢舊也且孝宗之建

識大錄

十五

也猶南之有奉先殿即今承天寺廟亦勿廟名曰隆
慶殿殿南奉先殿意為舊宮業大入翰林寒暑夏總
兵王勛延綏副總兵梁震擊却之遣神御閣南內奉
藏列聖御容下為石室金匱時寶錄九月建九
五齋恭默室于大華殿後為齋而十一月却製大報
歌於齋宮十二月戊申月食遣淑女以喻九嬪禮部
請廣求之內畿河南山東上曰本廣嗣也使省四
出提民之謂朕也花其年選之京城內外
十四年正月工部吏部都察院四朝覲考察國家

大典被熙者不得奏辭又不故終身近者即從從事
詢訪人得行私相報復外考祭巡其以撫按考語
糾道論劾為撫按按等官有賢否者則卿察奏之
丙戌莊肅皇后崩二月始分建九廟重修太廟改作
世廟暫奉八廟主于奉先殿獻皇帝主于崇先殿祀
廟四主于太先殿上朝日改官上使祀春清明秋
霜降者為全更定內殿祭忌去祭三月工大行皇
后尊謚樹葉康陵德懿景仁二宮成定四時廟享皆
以厥照行事罷脫烏札四月張孚敬病札諭曰惟近

識大錄

十六

古之君剪鬚瘡民今朕有自驗欲予特賜卿服使告
朕何如有頃乎朕力已休許之賜勅予傳達行人卿
賢保運初薦新泉內殿賜官官奏餅士辰始榮茂資
士許故等於奉先殿以 大行皇后表也 上親賜
制曰朕思官自三代未迄家終雖世歷有久近君年
有長短皆自其何如為君耳周所以久本文武積累
亦繼者能持之也朕 皇祖高皇帝代天覆世重榮
中華功德振古 太宗繼定草創之初 列聖遵承
大定之後百有六十餘載傳之今日朕以友人冲年

承位幼幼不才多招舊族以廣承恩 祖宗創造
萬艱揚然惟懼闕所以保洪業無窮有隆弗替不
知何以得此朕心慕之思之此建爾多士于建爾多
士可登告朕：特親擇而勉為己親覽次之賜歸鹿
龍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復親試庶吉士得進士趙
貞吉等三十人庚子 大行皇后主祈廟更定宗廟
推樂遠東廣寧奉親披繁御史呂經下獄六月減
鴻恩死戌之甲辰月食七月禮部請官預習為
宗賀儀 上曰廟建未成 祖考未受朕辰服賀至

識大錄

日常服御股如朔望尚書更言： 皇上厚自貶以
明孝而臣子不能仰族其日請帝服御股官公服
鴻臚寺具班首官致詞行五拜三叩頭禮許之御史
曹紳戴純論劾尚書劉龍蘇賢王純倚即張雲陳璘
甘為霖國子監徐爾吳憲太常寺卿沈光右都御史
趙載階羅之下吏即覆尚書汪強皆謹留 上親錄
四書得此相譽是閣官人亦阻五言同名大學士時
而論之上謂龍誠人也其才純所表矣官成忘障先
皆老矣純介而不通雲應人也為霖才人也惠無華

國之天不如家也哉有才無遇因水別去而奉儀
俸一月御史曹純平廣寧嚴卒召貴宏為大學士
八月見貴宏大率殿西堂賜銀兩書一命盡心入告
命雲責自開科取士中夜發夜明 上召貴宏無違
殷東室回朕取錄編難繼之意據茲朕今日召卿廣
幾君臣同遊盛美因用恤民朕志也今四郊一廟兩
宮工作皆以奉天奉親奉親非得已者時三邊缺
制宏薦姚璞可任 上即內降召璞復諭宏恤民在
用賢自後吏部推選不當者宜明言之以佐朕知之

識大錄

所不遠 上既責汪強因教與輔臣言強親懷不稱
至是給事中薛宗懷御史曹紳等十人交章劾強
上念國體持其疏不下使輔臣風強去強去乃不責
宗懷紳負君不先言采閣探意外填撫司考訊之秋
子門削爵為民其餘皆降調因問科道官汪強去誰
可家事者各舉所知一人聞率不能置對第請自
上裁 上怒曰官官朝廷耳目所望廣聰明防壅蔽
糾官邪者也近來何瓊畏勢忘義員君即汪強小人
朕久識之矣真以未至大患姑優待之近與二三大

臣論及爾等遂竊探奏捷至今惟衆人疑忌不置對
奏以言官為違礙其長官職皆為代餘切責之十一
月壬申月食己卯即上曰丙京恭酒也奏也今其
廷推者為今十二月四州上曰應蘇故本州判來
印相以疑湖廣九溪等諸處州賦平

十五年正月丁巳朔上朝以宗廟未成簡朝祀三
月加致一真人即元節道號製正二品朝恭等冠服
如文官并玉帶賜之上諭夏言朕將謁陵天壽山
且預作山陵為官對預山陵重事也請遣欽天監官

識大錄

十八

相光得兆以報然後併修謁樓焉上曰作陵而謁
陵不敬其先修謁謁禮相兆得兆朕乃復視之又朕
欲一如西山孫宣廟廢后景皇帝二陵也其山
陵預建豈微長陵之規重加柳殺紙衣九棺朕慨念
之內子本皇太后率皇太后謁七陵擇陵城十八
道微見官更書生父老昌平州復就陵三之一轉祭
二陵西山從舟西湖還四月上諭輔臣時曰朕之
不德遂自周以勞百姓朕心愧恨預山陵可動問臣
民許我否勅休官當民合辭請乃從之作武學立

諸武殿以修大閣丙申大掃于太廟甲辰幸天壽山
告休七陵預建山陵于諸陵更名十八道循回陽翠
觀景陵而庫儲弗豫我皇祖功德昭著之五月
上諭李時曰君臣事樂泰交七少則疎過則能其與
尚書言考太祖太宗時賜宴朕將以誦午日

要至期東官奉天殿宴要汎舟西苑特命武定侯
勛學士時尚書言等從使舟爽于龍舟婦宴于燕
曰以酬卿等山中危蹙之勞三臣稱觴上壽盡歡罷
殿大善佛殿改建皇太后宮夏言請痊佛骨於中

識大錄

二十

野上曰卷中野特未豈無窮終以惑愚衆其火之
通術永除之凡燔萬三千餘斤製天子武庫及大武
龍威冠更作寶輿車給承台大學士張學欽六月西
苑清虛殿鑿殿亭成從黃禧勸處大同議斥刑源清
為民七月重鍊寶訓寶錄改神御閣為皇史宬專藏
之別飾景神殿以奉列聖御容八月以宗廟未成減
賀萬壽礼虜先陵入涼州莊浪提兵王輔美與兩破
之論功有差九月上親定預山陵祀期礼改四
孟時京以四立口羅蓋冬後祭於丙癸七陵丁丑還

京改議 悼聖皇后十月皇子生 上祭而即詔天
下及朝鮮安南二國群臣各請賀地震 上曰朕惟
上天贊已之其修省三日而聖哲運祐 孝前孝請
孝惠三皇后主於裕陵殿去 肅純二宗廟號以別
嫡庶正夫婦之紀高遂奉慰裕茂二後更定世廟而
獻皇帝之廟遠先後刑官之寬張延齡故者十一月
宣大巡幸皆有警護宣大總制更名提督廣太掠山
而以雲南文不廷議征之加議 武宗皇后十二月
宗廟成奉 太祖主於故太廟 太宗列聖於新廟

識大錄

修內奉先殿大於金錄懸于玄極寶殿一畫夜以聯
瞻樣以大且為上者茲祀迎詞掌引等使如舊閣十
二月廢后張氏薨以宗廟或加上兩宮徽號詔曰王
者之政莫不先祀典謂大事在事與戎也朕以冲恩
未末叨簡上帝保嗣天位每念于茲切與長慨奈何
聖賢緒德經傳多輝却祀製合祭屋下之文廟享沿
異同堂之制褒漬之甚謂比同年功德不別 太祖
其家朕用祗闕于皇天然下于 皇祖親簡忠賢與
之同力皆建四郊正天地之位明陰陽之小劉昭讓

群廟以祀 祖宗彰 太宗為常察之主復作 太
宗廟于群廟之外表祖功宗德之不遠以饗百世更
是考廟曰獻皇帝廟則擇吉區以避渠象大工悉成
逆定五歲大神禮于太廟以祀 皇祖奉 太祖配
之歲以立春日特享 祖宗之廟夏秋冬皆合享于
太祖季冬天狩于太廟 皇考廟則歲僅四祭廷聖
禍為奉安既備如典將東先致孝于慈闈恭伸誠于
晚闕恭上兩宮徽號曰 昭聖恭安康惠慈寧皇太
后 章聖慈仁康靜貞壽皇太后慶慶既成惟思克

識大錄

述修布子使主者承承復此王序次爵以夏官為大
學士考大入廷綏德兵王致由爵大破之以聖嗣生
錄即元節侍祀功加授礼部尚書給文官一品服休
十六年正月癸卯 皇三子生於康紀出二月故諸
臣適戎者百四十人惟馬錄呂經馮恩楊璠王元正
別將聖烈即經邦不與然而清明節奉 皇太后上
後朝諸臣致理所共部尚書張璠璠而入 上諭夏
官尚書二品何自服蟒袍由問璠曾賜朱也拜道官
日見百言封龍魚也類蟒 上怒曰曷為祖內肩乘

與下問大臣不敏忘乃面北若朕未見者礼拜不首
糾皆罰其休有是乃下諭礼部曰張憤通敏之才原
出朕簡詰責既服者非罪其人以禁備也其令盡心
贊兵戎毋有所忌甲申還京從武定候勛詣從祀其
祖英太廟廖大掠甘州丙午幸金山視建行宮是日
宿沙河丁未駐蹕河堤 文皇帝行宮遺址命復建
之無廢前規增城守高以壯北門四月癸丑還京征
雲南起右都御史毛伯溫制中命之兵部左侍郎潘
珍陳疏其官大同提兵梁震破唐宣寧五月 上

識大錄

二三

曰安南不庭當征今聞其臣莫登庸獻表國中逆朝
貢白溫且止提督兩廣從彼中便宜撫勦之當火陸
身股餉也 上曰天威遠播身致招在朕其與百官修
省竊奏工天諸大臣毋自陳以內外官職工財不足
開贖罪例七月貴州土苗王德順叛口茂討之新作
營心殺成七月涇王祐楫亮以水免隨河漢陽三州
縣稅糧命撫臣張之曾停沙河行宮工以待豐年八
月以莫登庸奏復議征安南九月禱 聖母疾于太
廟社稷山川應天主司諭德江汝壁洗馬歐陽衡坐

試上策日畿訕緊謫之訖口苗平十月以鳳陽諸府
灾蠲其稅糧賑之十一月新作崇德殿成十二月以
陵工稽緩軍工部尚書甘為震職下即中仁錦未考
訖
十七年二月祈 皇太后壽于大極殿新作山陵行
宮成辛未上陵士申還京師三月巡按福建御史李
元陽進甘露九釐謝玄極殿薦赤廟奉西宮頌賜諸
大臣詔咸寧候仇鸞佩征西將軍印充總兵官征安
南以毛伯溫為兵部尚書慈副都御史贊其策四月

識大錄

二四

自正月不雨至于五月命有司虔禱即雨民 上曰
早既太甚周近知小民有踏斃者朕心如憂朕處人
工罪臣朕躬即與卿三月癸亥朕親屠猪親宰馬甲
子寧丁卯燕禱于宮中三月戊辰雨五月分武舉科
進方腹裏南方為三等徵王冕莊田者與佃戶訟尚
書張材請令有司畎田稅於王王勿有所與徵王不
從請如故 上許之材報不與 上怒降為右侍郎
閩建侍郎唐曾等皆奏休下即中王宗濬鎮撫司鞠
治之六月新作二宮成奉居 聖聖皇太后曰慈慶

幸聖皇太后曰慈寧故通州同知豐坊請復古禮建明堂加尊 獻皇考廟號稱宗以配上帝下群臣議群臣言季秋享帝于明堂古礼也有以世遞配者有以祖宗功德配者國家功德則 太宗也世則 獻皇帝若夫稱宗則必祔廟此惟有天下者當之恐不可 上亦下群臣議戶部左侍郎唐胥疏爭 上怒下錦衣考訊斥為民群臣議上請以 皇考配明堂如坊指固言 太宗繼統首居享帝祀天不可少一配請本配祈穀如初庶幾不豐稱者 上報聞復以

載大錄

二五

群臣議不以稱宗命再議群臣上言 皇考至德升聞未夫史乘宗德宗世無不可請加宗配帝永奉為不違之廟 上曰不違之廟猶非祔太廟也乃為明堂或問示群臣猶稱 獻皇帝曰宗祔於 孝宗之廟群臣若尊 太宗者當與 高皇帝並稱祖若漢高光二祖群臣皆曰是既視孝廟不足祔乃仍 皇考特廟給則奉主太廟與 孝宗同為昭七月採河南雲南礦八月虜酋言囊犯河南提督劉天和署將卒敗之衛王祐揮薨九月己卯告大享南郊辛巳

上 文皇帝廟號曰成祖 獻皇帝廟號曰睿宗祔于太廟主于舊寢享之日疏文如虹龍 上喜製福瑞賦丙戌視大享牲郊壇辛卯大享上帝于玄極寶殿擬詣明堂而奉 睿宗配詔天下丙申秋祭山陵丁卯運京十月立冬裕 上曰設錫 成祖新號于長陵碑也而不忍琢傷 昭皇帝故建碑其後未加碑上群臣曰善請如式以大享停裏八府刑己卯月食初時大享有雲祥 上心甚喜而礼臣不知也及從後上還與近臣言之礼部尚書嚴嵩遂請奏告郊

載大錄

二六

廟受群臣賀 上曰工穹蒼朕敢不敬承爾謨不知朕問乃因請也朕自默報養于朕心不許因請許之上曰朕以主服大蒙天眷嗣主華夷十復七載一政無為獨懷大造之仁根本之重思仰酬之也乃以甲子躬謝景雲于玄極寶殿遂以是日詣告于南郊將以來月朔日加工：帝及 高皇帝后尊號乙丑群臣賀景雲各為卿雲賦頌以獻十一月辛未朔恭上皇天上帝大號礼成遂上尊號於 高皇帝后辛卯冬至大祀于圜丘還御奉天殿群臣行慶成礼詔天

下禮科給事中顧存仁請以大禮告成省誦成馬儀
揚慎呂殷馮思諸人上怒廷杖之編錄口外十二
月癸卯章聖皇太后崩命駙馬都尉崔元兵部尚
書張璫起逆頸陵梓宮將作陵天壽山之大峪合葬
馬壬子車駕視大峪御史陳讓請毋違頸陵各於其
處葬莫上怒然為民申實與大峪工駕還京亡何
上思繼廷起擬奉慈宮南衙而將親之因止元等毋
行札部言大行皇后服制上曰朕志念不副歆
服三年長弗克也今既曰日易月無有不知無有不

識大錄

見非虛文矣言典既行郊社大事所不敢廢慶賞刑
威亦無虛日可謂舉喪乎今更不必姑息報父毋直
以其情處不旁牽蔓引耳雖山陵未就亦實不是古
人未葬時百事皆暇之矣況父在掘子嗣位率全言
何疑於事天朕謂郊宜服吉作樂宗廟則否服用青
淺色燕居服黑布至喪次仍素直候奉引安陵乃用
始服之服以終之夫郊吉尊也廟否親也朕損
益如此爾礼官與群臣議行之否即曰否群臣皆曰
是丙寅上大行皇后尊謚

十八年正月工部閣臣曰朕居喪理疾閱礼記諸
篇喪儀多借出天子儀亦不具我皇祖所定殊未
有全文遇大喪率仍草創卿等試與礼官自初喪除
服祭及葬具考訂闡釋編錄成書俟朕覽焉立春時
享于太廟勅禮部曰孝子事親送終為大矧後寢體
鬼故居心安于允藏顯陵規制決溢雖嘗增修多未
裕朕特躬詣陵下與諸大臣同閱山川更卜吉兆重
建玄宮以安皇考皇妣其奏告天地宗廟備于群
神以祇薦皇天上帝大號遣封武定侯郭勛為翔閣

識大錄

公加大學士夏言持建光祿大夫工柱國少師其餘
還叙有差二月庚子朔立皇太子册封三子為裕王
四子為景王其日卿雲見奏謝上天玄極寶殿衛嘉
靖通寶錢改行析穀子玄極寶殿不奉配官曹子六
十代孫寶祥為翰林院五經博士子世襲群臣諫幸
承天工曰朕更行批為吾母耳乃命皇太子監
國以宣城伯傳遂安伯鶴為留守使大學士馬臣為
同留守使起大學士程鑾為巡遊使行九邊上卯發
京師製述懷詩辛酉望于北嶽終亥至趙州執聲苑

者於行宮之外命分列前後陣捕治衛與不登者
且以太車達祀周文王少車諭祭失岳飛于湯陰丙
寅遣祭于濟瀆丁卯見汾王衛輝 上勞曰叔父避
生而受朝夜行宮火棉衣衛指揮陸炳負 上出火
內官官婢焚死者數十人法物寶器燬執撫按方面
有司戮之於承天三月己巳朔祭大河而渡遣祭漢
紀信於滎澤辛未望中藏賜解勞劉松供官祭商達
祭漢先武於裕州諸葛亮於南陽晉羊祜於襄陽祭
武當之神於均戌寅至承天庚辰宿舊邸遂謁 皇

識大錄

二九

考隆慶癸辛巳 上營群臣龍飛殿三日齋遂謁于
顯慶降香首于陵門騎而登陵山表于陵北命改營
高製鵲慶山詩士午增陵垣遂定式新玄宮甲申享
上帝龍飛殿奉 皇考配 上親製樂章遂祀于國
社國綏及境內山川河瀆編于群祀祭告于顯陵
上悲思瞻顧製再謁顯陵詩丙戌朝庭王于承天封
陶典真為神霄保國宣教高士勅工部左侍郎顧璘
董新宮戊子詔天下免承天府田租三歲湖廣一歲
五之一直隸河南三之一名承天父老子弟賜酒食

諭教之庚寅告辭隆慶致士辰駕還製思親賦四月
己亥次滎澤賑卹均饑民御史謝少南請表亮必義
於慶都是時 上又思仍 皇考顯陵與慈愍宮于
大峪覽少南疏嘉之曰大帝先父必乃異陵即改為
左春坊右司直學士見壬子還京辛酉奏謝皇天太
廟及于唐廟達告群廟百神受降臣賀金星畫見
且 上復視于大峪曰不如顯陵山其決奉慈宮南
矣遂還京五月改荊州左衛曰顯陵衛置官軍護陵
建興都留守司設正副留守更定忌祭禮以奏覽遂

識大錄

三十

懷柔夏言熟階使致仕尋復之礼却以墨變未減請
下百官休省 上曰天下不一豈是墨過今多事固
不得藉憐朕心自省過內外有司宜深思痛改亦不
必外貶服歸為慮畏者諸鎮守內官其盡數召還永
無違之甲中 獻皇后梓宮發引百官步送朝陽門
命顧鼎臣題主于通州乙酉主入 上率 皇后哀
而迎哭午門內奉安于几寢工部左侍郎璘言 陛
下幸承天念舊和父老子弟詔免四組諭教之父老
子弟叩頭要臣請刻勒詔諭碑於承天城上用對揚

殊美昭示于無極意不可拒及諸勝承天岐之陽春
接曰連孝以推廣父老子意上曰朕不孝人也
父老子事既有請其加題曰顯親六月雷震奉先殿
七月御著大狩龍飛錄閱七月命癸 獻皇帝后于
顯陵新製仍命仇鸞毛伯溫汪安南真人即元節卒
上遣內臣祭賜贈諡有加連東軍復亂提兵馬永
定之廣西提兵官安遠侯柳瑄部右侍郎蔡經復
平新縣峽盜虜大入宣府塞參將賈英聚之數績八
月附 獻皇后主於 睿宗廟大享玄極殿建皇穹

識大錄

字子園丘以奉上帝神版蓋王祐瑄薨九月己未朔
日有食之 上曰昔我 皇祖歲衆大醮祈謝天地
神祇以爲民也即真人從此典不可曠其建封陶典
真神霄保國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志孝長一真人頂
道教事提宮現住持知道錄事推恩其久必其法
張陳善道加清微闡教崇真衛道高士燕三宮住持
更札二部題如旨十一月入宣府破西羊城堡轉
入榆林塞故守將史德詔建總兵江垣下獄
十九年正月甲午朔 上初不朝壬寅拜天玄壇殿

乃朝二月建宮祈醮三月丁丑月食湖廣清軍御史
虞言承天修建饑民自飭襄河南來託募者不下萬
計無所盡得役七聚受獻積屍載運或捐需妻子或
掘剝草木飄零風雪垣墉間臣掩鼻酸心謹郊鄭使
繪圖以獻下戶部發卹縣倉給之羅武舉卿試復許
日本貢三月癸巳朔有食之修西苑仁壽宮戶科
言作慈慶宮費四十二萬有奇四年未就一號殿等
三殿費十五萬有奇三年未就皇穹宇費十萬有奇
一年未就物不可令壯力不可令盡亡暫罷之 上

識大錄

想曰諸工繕久不以糾正是費費可而輒潰擾虜入
榆林塞破青平堡入米脂復入宣府破北路馬路諸
堡皆大殺掠去己未申刻貴露四塞通變紅赤色暴
風壞文德長安二坊而長安中門樑本木鎖皆斷
上曰風霞之變天三愛我矣占書曰兵喪火今西北
連最急兵部集議可以備之四月不雨庚寅上祈宮
中祭已雨大學士言等賀五月建雷殿復建雷壇於
黃州黃州者陶典真里也六月郭勛以宮殿工繁後
不足藉外班軍金與兵部遊亡軍布花折振金行募

而請給銀於募工之卒戶部尚書梁材抗不與勸以
奏先是工欲取龍涎香材寢不覺曰訓典無載焉
至是上怒曰材處治名為詐忠今冠帶閑住工部
尚書溫仁和等言內外大工官則慈寧慈慶景陽仁
壽諸後殿宮沙河離宮及方中壽宮殿則奉先三殿
謹身欽安字則皇穹壇則皇穹廡則神廚神庫棧
則麗譙度則六度碑則六聖景皇帝碑墳則顯莉
威均諸王端德諸妃嬪二三歲間共費白金六萬三
十四萬七千八百有奇承天所請又百七十餘萬各

藏木錄

三三

衙門修建復日督修帑藏已竭來者不繼開納久懸
慮者漸稀欲一切工費盡出臣部何異拘蹙涖瀝
斯也乞一意急大工修建衙門且停止之工命會
戶兵二部議處三部言今內外工役二十有三所承
天復十餘所費靡矣事有權宜時有緩急惟聖明裁
焉上曰朝廷興作皆舊典所未及與為民事神弗
獲已者所司不竭忠奉公履冒相蒙詔書下趣乃云
廣費其亦議上乃命督羅可已者七月皇穹宇成
世官從郭文英為通政使徐景為太僕寺丞並出

江陰掠漕舟於孟瀆設江汛總兵官廖大入宣府掠
至將提兵向爵副提兵雲霄兩戰皆敗績八月萬壽
節建三晝夜燃告天去極殿郭勛以方士既朝用見
曰能化物為金銀因以所化銀器進是時工建紫輿
幣藏告社上西歲病亦思分外事見朝用大悅之
曰僊術出世天賜也捨之非所以承天因授朝用紫
府宣忠高上存其器於太廟命曰僊器加勛祿歲百
石於是工曰疾命東宮權監國少解一二歲親政
如初諸大臣莫太僕寺卿楊鼎上疏切諫上大怒

藏木錄

三四

連拔闕廷馳之虜入大同大掠太原諸處九月以安
達侯抑詢掛征夷將軍印代仇鸞護處安南事十一
月工疾冬至卸金屋查見上曰性昔疾甚今稍
愈於祀醫藥有功焉東一真人與真叩禱詣誠札即
左侍即神脈藥多效其加典真少保札即尚書度紳
工部尚書廖入廷綏大掠固原提督尚書劉天和檄
總兵周尚文大破之殺其王子斬首四百餘級上
悅如天和煦附予蔭餘敘功有差十二月虜入大同
塞春坊贊善羅洪先司諫唐順之司經局校書趙時

春詣以承歲元賀見 皇太子於群臣 上不悅曰
春其傳也乃陰告曰朕生楚中而氣懷儒自十三年
春病咳聖母憂朕朕因病求生宮中靜攝然尚親諸
事自前冬陰寒抗寒迎人得疾豈可下自愛朕嗣位
且二十年不敢一日不敬先帝遂欲儲或臨朝是
必君父不能起者狂躁不道其姑然為民

識木錄

三五

識木錄卷之二十二

古堂逸史 劉 振伏述

帝史

世宗肅皇帝

二十年正月戊子朔雪大學士夏言等表賀進頌並
優答之二月建春祈大齋三日修頤陵及舊邸殿工
成免承天田種租三歲御史楊爵上書極言 上罷
朝廢諸德信方士頗興土木任用夏言郭勛而拒直

識木錄

諫之臣 上誦問臣曰比者朕病未復肺熱鼻出血
余飲非昔越三月矣爵謂朕調養乃詐病者朕在位
已二十年過 孝武二廟府今當退侍太子耳卿具
為朕議之禮部尚書嵩言 皇上近歲思念 母后
淚愴過深卜陵承天旁建慈寧殿然雖暫罷朝諸宮中
何嘗不日決萬幾爵小臣也惟 陛下故其去 上
怒爵是日具執訊鎮撫司長繫之詔縱殿朝用衙窮
得罪三月雪化甘肅莊浪等處饑兵官楊信樂之斬
首百餘級禱雨宮中四月安南莫登庸上表乞降許

之降其國為都統使司以登眉為都統使論毛伯溫
等功有差幸而夜崇廟火成仁二主燬惟 齊廟
存暫安 列祖主于景神殿丙子 上青袍御奉天
門百官青服致詞奉慈下寬恤之語一切興作皆傳
羅之命大臣自陳求退滑梁潤連祭于河淮命潘山
東諸衆入于野難國新河以濟徐呂五月戶部去事
周天佐請宥楊爵杖繫之竟死 上曰早晚太甚朕
朝夕宮禱不違成國公希忠等其申禱三日諸大臣
分陪率屬竭誠齋籲母生視馬六月順天永保遼東

識大錄

俄大賧之開原雪求增貢不許大入寇泰將劉大章
趙國忠指揮李漢興戰勝之七月北虜俺荅阿不秋
遣我牧民石天爵英使宵切款大同塞求貢 上曰
虜虜狂突求貢豈其情耶今尚書樊繼祖為總
督大臣起赴鎮勒絕之無破敵奇勳毋運八月 昭
聖太后崩虜言衆大入大同塞劉總兵丁輝遊擊將
軍周守死之以奏凱不恭削夏言少師秩令以少保
致仕九月 上曰今古異時銀孔于生今異必異我
朕自十三年病六十日餘昨冬復得奇疾非熱非寒

以二司乃起委朝遂廢本朕生不耐北氣非放恣聲
色者素夏言首輔先懈辱臣如之始令罷去在位者
務思盡臣勞以贊其代勿慢天欺君自贖罪也期國
公郭勳有罪下詔獄御史王廷相坐阿附不劾奏
革職為民後以刑部差書不詳列勳罪奪尚書吳山
休連部中錢德洪携訊之屠吉蒙出閩未至俺荅復
入趙太吉而南至于奇嵐石忻平奇楊榆次陽曲諸
州縣南宗室俄賓殺掠益衆十月復夏言少傅仍入
閣巡按陝西御史浦鍊請宥楊爵命械繫京師訊之

識大錄

十二月起督薊州兵部侍郎胡守中下獄論賊死
二十一年正月壬午朔 上朝是日召點補五臣于
無邊殿醴饗之曰玄而歸庶吾君臣相慶嘉日為元
夕賜成國公希忠京山侯元大學士元鑒禮部尚書
萬觀燈畫風亭還謁視夏言疾二月丙寅月食諭
大入山西罪罷宣大總督樊繼祖大同總兵王陞白
蔣世撫陳謀史通前籍為民勅曰朕恭奉 皇批
廷痛憶遺音早三年如禮后妃列御贊成朕孝悌慎
日勅宜加思焉 皇后父安平伯銳其進封侯不為

例諸妃御女官父母皆贈封之四月勅禮部曰季秋大享于明堂周人重禮也數歲未有享所寓祭玄極朕誠未馨今南北二郊已久定故大祀殿不宜廢留司其悉撤之朕自作制恭薦殿名曰大享用昭寅奉上帝之意大高玄殿成五月丙廣都御史蔡經總兵安達侯柳珣等勦平瓊州黎賊以疾薨命順天府及太醫院惠民局按方脩藥餌散給都城民工親簡方製小飲子頒之有司早躬禱太素殿兩數日上悅祥臣表賀並優答之閏五月得石天爵肯切懽

識大錄

四

于市六月淫雨傷稼虜十萬騎寇朔州至馬邑廣武攻天此嵯臘我兵敗績虜乘夜趨鴈門沙磧墊越閼南代州犯太原焚其乳七月乙酉朔日有食之革夏言職閑往虜繇太原欽犯平陽澤潞我軍遇其零騎於孝義之師同橋斬首十餘級始北徙虜復寇潞安大掠沁汾襄垣長子等處京師戒嚴虜乃還太原蘇忻崞代州出鴈門避恭將張世忠邀擊於祁死之入月大猷山西被虜諸郡免租二年後餘盜法以足達九月修顯陵度思舊邸龍飛二殿新作祐國庫氏雷

殿工部員外郎劉魁言頃營泰享殿大高玄殿工作頻繁財力告絀請紓民上怒執繫之十月奉崇報歲成大典于大高玄殿雪百官表賀郭勳死于獄法司上決重囚後期上曰決囚秋後祖宗舊制也近歲奏決多逼大報期累行停止茲復測朕意一何賣法市恩抑郭勳之獄略其不軌却擬案不合令死國圖是何法也因疏刑部尚書吳山職為民餘法司官降級奪俸有差宮婢謀弒上榻寢皇后走赦乃先遂命不分首從悉出獄之收誅及曹妃自是

識大錄

五

上移御故成祖宮西苑不復居大內十一月告宮變于中外郊遣代自是以為常陞許紳為禮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十二月仍祀三皇太醫院如國初之故二十二年正月丙午朔日有食之上受朝罷頒二月大治虜入原罪縱兵王陞白壽張達李慕皆論死三月貴州苗作亂汎劫麻陽諸處台用萬鏜為右都御史勦之四月新作雷震洪應殿成建壇祠二日五月上橋西內苑雨羣臣頌沙源王厚焜建熙祈萬壽賞金帛六月吏科給事中周怡疏論內外大

臣上下不和調非朝廷之福天宜人主和德於上以
先之上恕其譏杖闕廷下詔徵長繫之七月早
上新掃雪壇而製感雨吟上曰朕非賴天地洪恩
易除宮變焉有今茲朕辰具至其醮朝天宮七日醮
之日白鶴四十餘翔空中群臣賀上大悅自是其
報益繁興焉八月恭安知州達伯獻瑞麥加禾上
曰禾麥民祥天地洪恩其敬謝玄極而廟獻瑞穀生
西苑賜督理西苑農事戶部尚書陳經金幣九月巡
按山東御史葉經作鄉試錄文有譏違杖之既至覽

識大錄

六

闕廷十月唐入廷給至于給德遊擊張鵬總兵吳英
副總兵蔣存禮恭將周文等戰勝之十一月巡按貴
州御史魏洪覓生試錄譏諷為民賜百官煖耳跪
諸廷謝者成國公希忠大學士嵩等四百餘人不至
上曰朕法祖宗愛下之恩解詔之惠先期有賜禮
執重廷謝諸臣蒙虛位慢執大焉姑有希忠嵩餘皆
奪俸兩月冬至耕且望朝奉天門勅曰我國家宗廟
之制自太祖首建四親其後更制時享鼓薦同堂
當其始事豈博采遊觀卒從斯制既我成祖定內

于茲寢廟之營率遵其舊百數十年以裕以享歸于
紀畧則有繇然夫萃之為享其則不遠曩因廷臣之
議咸格七廟之文是用創典以從周典乃所司討論
不從區畫失序成祖六世未蓋也遲還世廟不獲
奉于三昭仁宗穆也移就左宮致祭常于班社
武宗朕兄也不得為世顯居七廟之中有妨七世之
祀按之古義斯為盡矣往者回赫之誓天典祖宗
實啟朕心天我皇考睿宗廟于都宮之外四親之
內可缺考乎禮官議欲同廟孝宗雖曰兄弟同世

識大錄

七

繼廟額殊題終義未妥是寔是圖惟遵先制其永無
愆禮工二部仍舊建之前廟後寢又後為祀時格時
享太祖南向奉迎成祖列聖及我皇考同堂
而祀祭畢端主于寢廟列聖在天之靈權佑享仲
朕瞻事之誠焉十二月興建廟工禱雪雷震洪應殿
二十三年正月唐龜黃清我軍敗之三月虜寇大冰
谷我軍射殺數人虜逃五月建州虜寇連都指揮趙
奇休熟把總王鎮死之六月壬午月食七月上諭禮
部曰今夏霍沴災人疫物近復彌旬下兩燕閩近歲

湖浙諸處久旱越時又火星逆行未順太廟做工乃
親是象所以序昭穆之位未必不可行也獨今人不
古無是識者既非執正行權之材無徒事諸茫昧之
諛朕茲祈天下生靈于上玄其祭屠停刑止常封若
有軍機勿論八月加陶仲文少傅兼少保兼正一品
俸仲文典真也 上諭勲輔大臣曰帝壇雙穗穀六
十四本符易數天賜也與周禾漢泰異元始生慧一
珠大如黍、五穀先今霄壇五出一仰今歲非久積
雨則虜騎疾驅數者不可不知玄恩不可慢視禮部

識大錄

諸賀 上曰母虛收豈不可仙君殿道十月施藥朝
天宮頌 獻皇帝所選醫方于天下御史請決因
上曰朕體日生施藥活衆其困禁之以副三歲秋奉
上玄之重虜寇大同入萬全右衛至順豐川抵浮圖
峪至于蔚完城列營土王滿抵應昌門長四十餘里
京師戒嚴 上切責宣大總督翟鵬與總兵周尚文
巡撫王儀俱載罪自效兵科都給事中戴夢桂等言
虜入宣大聲言北京師皆緣巡撫薊州都御史朱方
藉口惜費欲掣入衛兵太早總督翟鵬漫無可否遂

使都御史王儀總兵祁永開議散遣賊入寇名集不
暇四臣罪皆難辭 上曰此送賊入南第一罪也未
方之議蓋朝中有作奸之物指之以為防秋者曰我
輩之君但日叩禱 上玄故使既去之賊非時勾至
以必犯京師之辭意在劫君耳翟鵬手握重兵不下
今製兵諸將敢耶其械繫鵬方京師訊治之毛伯溫
受任本兵不慎重題奏甚負朕委其機職為民職方
司即中韓最速扶之年門誦成違軍餘伏玆以計生
擒勾虜人王三 上大悅賞千金加陞五級磔三于

識大錄

市販之諸違虜進十一月 上諭吏禮二部曰朕收
叩上天勾虜者主擒固義勇之徒奮力實鬼神玄功
點我其魄與流血千里者少差且夏秋淫雨故彌騎
不得入寇而作奸樂禍之輩必欲欺騙居父親莫識
知逆鬼神耶秉一真人禮部尚書陶仲文職掌玄教
保護邦民其加秩少師以示酬獎遂告謝擒逆于二
郊景神殿殿及太社太稷朝天宮受群臣賀翟鵬未
方論戊十二月禮部請 上朝正受賀 上曰要名
耳欲圖報者竭誠職務令天下安

二十四年正月乙未朔 上曰方春多疫其以上元
日施藥朝天宮如往年宣大山兩諸遠民疫癘後宜
免病者亦往療之令均玄恩也閏正月嚴中外奢靡
之禁續纂大明會典二月罷元世祖祀燬其主三月
旱風沙大作四月丙申禱雨神祇壇乙巳兩屏臣奏
賀 上曰靈澤應祈實維玄庥其舉祭謝典五月壬
戌朔日有食之巡按福建御史何維指論劾大學士
嵩奸邪宜罷 上曰廝維指僧改輔臣本巧伺朕躬
則何不專疏其捕械京師治之丁丑月食六月禮部

載太錄

十

奏廟工雖其未盡完善秋享近矣請仍暫祭于景神
上曰始計行秋祭焉既完矣何必又待朕雖非長者
自為變詐何以敬 祖宗不序昭穆何以成王禮其
並擇日安主禮如先朝之舊四祭歲拾及諸樂章器
物悉除嘉靖初年所增改者大神禮亦罷之朕疾不
能親其攝也御史周冕言安主太廟禮莫重焉 陛
下宜親毋復命攝 上曰廝冕抗旨執訊之罰其傳
名大享殿之神御殿殿曰皇乾太廟成七月辛酉朔
遣成國公希忠代奉安列廟主羣臣表賀詔天下遂

加陞匠作工部侍郎郭文吳倬祇蔭子一官給事中
元冲劾奏文英匪也希倬竊銜已負乘矣噴蔭國體
名器大闕焉 上曰文英一人何遽壞國體再論者
罪西海虜酋整克請納款居內地不許虜入延綏八
月追贈陶仲文三代祖父蔭其孫收為國子生以製
秋石井通政使顧可學為工部尚書希倬萬壽聖節
永和王知煥獻白鹿上壽遂晉鹿瑞于太廟是時
上重冀運策下示命有司掩軌駘出故御史楊爵給
事中周怡工部郎中劉魁詔獄皆從之爵怡魁出三

載太錄

十一

日矣吏部尚書熊浹以止其諫忤旨遂命逮繫爵怡
魁如故虜大入大同泰將張鳳指揮劉欽十戶李瓚
與報効生員王邦直死之虜夜襲穀陽守備張文瀚
死之九月陶仲文請建延壽縣太和山從之賜傳之
以行再召大學士夏言楚世子英燿焚其父 上命
告祖廟夜之焚其屍十月以億示建瓊河橋良卿
十一月 上曰自今朕祇奉皇穹于大高玄殿時舉
事天賜典焉文武大臣其分祭朝天太宮廟施藥瓊
瑤河工所冬至群臣望朝奉天門 上使覘不至者

切責之曰是皆平日誇欺今自為不敢悉奪其祿俸
半年熊決自忤旨後屢被譴病乞休上怒奪職
為民令錦衣官較押回鄉里毋侵其身家虜犯榆林
官軍追斬之

二十五年正月乙未朔上朝是日雪群臣賀御火
周冕奏請東宮出閣講學上曰是典禮出自上朕
如外事可建白免輕妄奏讀其降還方雜職再言者
加罪之三月賜號呂純陽孚佑帝君配之永禧樓宮
修邊牆於大同白草番作亂四月立賞格招徠男女

識大錄

十二

亡入虜者兩應祈祥臣賀上悅五月琉河橋成
以虜入延綏遠繫總督尚書御史張珩巡撫都御史
張子立謫戍邊虜求貢不許七月虜大入延安慶陽
保安安化諸處總督侍郎曾毓造恭將季珍夜出塞
劫其營敗之次兩縣京師饑上曰庶瑞龜祥游呈
去歲今朕辰日迎醴泉復出承平雖聖賢不恃以忘
也而不可不敬謝其舉謝傳封供事毋慢既八月萬
壽節上命羣臣詣熙壇叩頭固加恩諸在直者皆
進封陶仲文神霄紫府開範保國弘烈宣教振法通

其忠孝東一真人掌道數事九月湖廣苗後叛柳州
賊常金田等平十月虜犯保安掠慶陽環諸處和川
王府奉國將軍充灼謀勾虜伏謀決重囚張廷齡胡
守中皆伏誅全朝鮮貢諸代藩十一月良鄉橋工告
成上又敕立玄殿鎮橋次公希忠侯元輔臣言嵩
其從相址遂作神宮曰洪德永需宮十二月甲午
上諭禮部冬雪雜霽恐作癘災為民祈正瑞馬己亥
雪群臣奏賀上優答之總督陝西三邊都御史曾
統請復河套奏言主其議以請上壯而許之

識大錄

十三

二十六早正月甲寅朔初命成國公希忠攝拜天玄
極殿賜敕王李燾道號命將領庄兩廣雲貴四川著
即用於其土母推京營西北違著令四月虜求貢總
督宣大都御史翁萬達以請不許五月總督陝西三
邊侍郎曾毓遠河套虜勝之虜遠徙不敢近塞七月
以浙江福建都並海多倭改南贛汀漳都御史朱統
為巡撫浙江兼管福建海道勅統嚴泛海通番勾連
主藏之禁河決曹縣度天下道士二萬四千人八月
加授陶仲文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兼大學士俸贍一

子尚寶司丞閏九月以湖廣貴州苗連歲作亂貴州巡撫都御史王學益奏冠玩兵致苗夷猖獗沅毒殃民詔捕治學益京師十月吏部會推巡撫山東都御史何鰲提督兩廣給事中張鍊論鰲巡撫山東時軍賊竊發不能防滋蔓不能剪既使事於山東能成功夫兩廣請下吏部諮問上奪尚書聞淵與廷推者俸械治鰲京師尋敗之十一月壬午宮中大夜出揚爵圓明園陽雷軒成乙未皇后方氏崩上以損寢故痛后甚葬以元后禮曾毓甄復河套十八

識大錄

十四

事兵部言統經略甚詳第事體大請下廷議上曰虜據河套久矣念無任事且其即議十二月曾毓論効總兵仇鸞貪虐失番民心上大怒速繫之上擬大行皇后曰孝烈名其陵曰永陵二十七年正月上諭輔臣陝西山崩移昨辛未日大風沙其占其大本兵其志心經畫倫弭兵部尚書王以折上諸臣所議曾毓復奏事上始疑之問要言曰虜為患久矣一旦逐之師有名否矣有餘力食有餘積可必成功否昨捕誅王三未論功賞臣下有

快快心今欲舉此大事一統何足言祇恐百姓受無罪之殺我即不言此非害數民命比我內居上座下情外事何知卿職輔弼真聞真見當行行之言不敢決請上自斷上再下群臣博議大學士嵩私言其不可上曰卿知不可何不力正統疏至時言密奏人且無如統忠朕知言不顧國安危民生死但徇統殘歛耳朕故一言未荅示不可知後見卿擬旨多諂許又見夏言謂可是必詰卿謂朕知而主之卿未宜阻其謀者今部疏會奏則果行矣可其從耶朕方

識大錄

十五

言不可耳時上已大疑言言俱不見上疏句解上以言不引罪命吏禮部會都察院奉論之是時上意見不測而高攻言甚力下兵部併議尚書以折衷奏未可復也上曰先朝但防守耳統無故輕猖狂言雖奉俞旨然既下議矣自當深惟實慮明以入告忍心親望一旦敗事何救也其奏與儀官祿俸及兵部侍郎屬官各一年錦衣衛亞城繫統未京王以折即差余部御史往代之直心經理以贖執議不謹罪此安危大計也科道官寂無語者其意遽扶關廷各

有四月休已開調等恭論夏言難信任謀叛為贊奏
跡涉強君惟聖明裁進退 上削奪言餘官令以尚
書致仕華昌漢中大獄雖之兵部奏近從唐中來者
言俺荅渡河與套虜謀寇延寧諸藩格 上曰虜合
聚入套非倫我何七啟蒙之且可無罪乎其亟勅王
以折謹備兵部即會同都察院恭論曾航母比之故
總兵仇鸞從獄中上書誣劾航先虜入延安覆軍匪
不聞尅取軍錢糧鉅萬密遣其子淳托言婦翁蘇綱
賂言表裏作奸事久不發航日知罪重乃倡議復套

識大錄

十六

真非常功作解先 上命捕下簿綱歸永道給事中
錦衣千戶各一人往按之二月三月丙子日有食之
庚寅月食以師久無功能征湖廣苗兵錦承勅上簿
綱獄上下鏡法司會官重議之遂命逆械夏言於途
已法司擬鏡無正律請比還將矢陷城池者 上曰
鏡案議開邊匪敗殃民欺蔽朕躬乃曰律無正條則
通不治乎其擬正律奏乃當交結近侍官員律以奏
詔可遂斬鏡於市妻子流三千里出仇鸞獄中罰鍰
達再以虜來貢請不許四月夏言逮至土書自批

上恕不省下鎮撫司考初命三法司擬罪刑部尚書
喻茂堅等會議言罪當死詞未引伏且外侍內苑有
旁議能議責諸 上裁 上奪茂堅等俸議之曰朕
腹心視言、何如視朕方航上疏時言代奏強君朕
何曾一語諭荅敢動稱密偷主行啟禍殃民者事責
問猶曰不知何罪朕薄示戒全致仕又作怨語曰前
者因不帶香葉中不服搜與內府罪今日為朝廷計
非身家反遭斥削是臣謹欲使正以久直西內不得
見蘇綱為解爾等又謂內苑有勞其如律擬奏言竟

識大錄

十七

史文通航論元亦泥其妻子二千里五月葉孝烈呈
右永陵禮臣議奉主奉先殿東夾室 上曰坤寧正
寢七其設於坤寧養平當附廟乃奉主坤寧宮六月
周府驥國中尉勳熨失祿越閭詣闕上疏言 上厭
為失溺長生重齊懸恩與作數歲以來委任匪人賄
賂公行刑罰倒置當以秦皇漢武梁武宋徽為戒而
希唐克虞舜之跡 上恕降勳廢庶人安置之高牆
禮部尚書費案請立后 上曰念已立太子矣昨
孝烈崩朕已諭爾且為母棺也適宗室有比朕梁武

宋徽者朕即當內祥退問者前代故事及 成祖訓
典卿為朕考立之宋樓上既言皇后配體承乾贊成
內治椒塗蘭殿宜久虛此且昔拳拳狗馬心若夫
傳位之事歷考前代唐高以功且在暮年宋有一二
皆末造也 成祖皇帝六飛三駕暫勒留守則監國
而已 皇上天與人歸春秋時盛將萬斯年臣不敢
奉詔 上曰覽劉忠卿忠懇后未可立宜承朕命七
月太清閣成鄭王厚烷進四歲十連珠勸 上修德
講學 上大怒曰爾知宗室有謗仙者報効之彼是

識大錄

十八

何人乃細物曰勒髮爾真今時而伯也請飲為而為
之總督兩廣侍郎張岳總兵平江伯陳圭討平賀賊
賊京師地震雙龍鼓七十五本生而苑 上曰天降
民祥因獻廟受賀八月京師及廣寧登同日地震命
群臣實加修省各條時政得失聞重建圓明閣虜寇
大同擬兵周尚文禦之九月宣所課報衆數萬寇鎮
安雲州將還居庸 上曰逆報或地災之應朕當叩
道祈天此未必不因泰妄之致彼久知矣不轉測之
乎况雖既死言因恐不臣餘孽為其報復兵部其示

為達等毋忘國家聽授耶孽必欲欺君逞怨王憲可
脫神鬼之誅未可逆也十月授妻言賜達王憲燾道
號 上躬捧雪內壇其夜雪輔且高半百官表賀
二十八年正月套虜掠永昌鎮寇諸虞總兵王雄祖
拒却之二月虜寇宣府指揮江瀚董賜戰死全軍震
沒虜遂東犯永寧關南大震大同總兵周尚文等戰
敗之尚文自頌功累疏請叙 上銜馬三月辛未朔
日有食之丙戌寇皇太子丁亥皇太子薨五月周尚
文卒禮科給事中沈東頃尚文忠勇為請旌 上大

識大錄

十九

恕曰尚文連疏自伐怨望多端未治過死廝末上旌
曰忠勇却院其恭論以聞尚書聞調都御史屠僑言
東狂迂當治心無他惟 陛下原之 上以為黨欺
奪調僑俸三月命廷杖東詔撤餉之八月 上出西
苑瑞靉百六十本示輔臣奏謝上天而告于廟虜寇
大同左右衛咸遠平虜等處九月虜寇榆林恭將劉
繼先等戰却之壬午月食虜掠萬全左衛總督郭宗
事督諸將禦之賊引而東駐沙嶺堡恭將趙臣等力
戰斬其酋虜潰右衛垣出十月以苑田穀瑞免刑囚

二十九年三月貴州苗龍許保襲印江縣及石阡府
破之辛未上檄兩禁中至四月不雨六月起徵內
用者于廣東以供賑壇凡六品十四萬斤有奇屠犯
大同我軍敗績總兵張達副總兵林椿死之連總督
宣大侍郎郭宗皋巡撫大同都御史陳燧至京師各
杖一百發戍遼耀死杖下起廢戍平侯仇鸞為總兵
鎮守大同七月瓊州黎賊平延綏鎮巡官諸加募軍
之餉戶部尚書潘潢言往太倉庫一歲之入十存二
三今經用不實內帑彈竭而諸邊增兵遼戍日殷月

識大錄

二十

制虛糜心以內四股非完業也巨職理財愚不知變
顧典群臣明習國計者得公議於庭惟上幸許
上從之下潰議因言國初邊餉取辦民屯二種馬料
取之採青牧放歲有常供未嘗告乏邇者民賦多違
軍屯廢廢本源既竭末流從之乞行各省巡按先稽
起運錢糧嚴徵積負次及虧所屯田子粒獲實屯軍
補其缺伍更以開中並引及各色稅課兼融計募會
通歲月或有非常蠲減方許奏發帑銀庫軍馬易糧
不失舊額運臣糧目糧餉有以應之上曰違慈餉

在目前徵負融算越上空煩爾可作實給軍耶其再
議潢再以前意請上責其偏執自用命調之南京
巡視浙福都御史朱純生擅殺滿剌加賈者被逮自
致八月以萬壽節加恩大臣虜俺答大糾諸部入寇
獨石邊外犯宣府西河逆引而東駐大興州乙亥循
朔河川攻古北口巡按御史王忬言朔河徑可一日
至通請馳脩從之上密使覘行方乘通城厲士
上大悅戍實虜果從徑至營通河東折掠近縣使地
撫甘肅都御史王儀駐守通肅京師命大臣門九門

識大錄

二一

而軍營城中民及武舉人授兵登陴使給事中御史
視之出繫獄故將令立功自贖已邇虜營白河東去
京師益近大同總兵仇鸞獨引一軍扼虜河西上
壯之保定巡撫都御史楊守謙亦率軍至上善使
營東直門下移京軍城中庚辰告虜警太廟吏部
尚書要邦謨等請上朝吏科都給事中張東臺等
請駕還大內以安中外心上曰勿擾衆而恐動上
下下令發倉庫平糴慈賞格募使勇是日虜大掠掠
河東民焚湖梁馬房內侍增渡河至安定門兵部

尚書丁汝夔恐喪師止諸將戮士平虜大薄京師
上怒切責汝夔所以不令諸將戰狀虜為漢人書未
貢縱內侍增運入其書稱臣而詞甚嫚上召禮部
尚書徐階集議閣下議未定簡討毛起曰事棘矣盡
姑許之出然後拒之國子司業趙貞吉厲聲曰今朝
廷所急者出沈東非獄理周尚文功退虜易耳曷
許貞為時歸永衡經歷沈鍊亦從傍從貞吉言遂
與夏邦謨相詢而聞上聞壯貞吉名疏便計陞為
左春坊左諭德兼監察御史齎金五萬行勞軍上

識大錄

二二

悅仇鸞守謙以鸞為平虜將軍魁督諸鎮援兵分道
禦寇得以軍法從事以守謙為兵部左侍郎副之命
食都御史高大節領所募使勇異等別為一軍、城
內外時諸鎮援兵雖盡至皆遠也藉口四逆虜鸞軍
亦徒游移張聲勢守謙兵少不敢擊虜徒堅壁城下
虜大焚西北隅火明西內西北隅多內且圍舍皆環
上泣將帥不力文且制之故虜得至此民逃虜求入
者門閉平號哭城下上亦聞其聲益起戰守謙等
猶以汝夔未撤調為解上震怒曰獨不畏朕耶癸

未御奉天殿教百官午門曰今畿地當職諸臣全不
委身任事輒曰上不視朝夫平時言君逆臣勞竊
聖言自濟豈期今者不忠至此何有主憂敢為下効
朕中夜之分尚親處畫輔贊大臣日夕左右未嘗頃
刻滯軍機而朝堂一坐正復何益欺天背主之物且
以正朝大內恐嚇朕躬奸臣敢罔君父典誤事者科
道官通不一効大小諸臣便指實奏奏但有見聞可
助破逆擒虜者人、盡言再若昔玩並從軍法於是
詰責汝夔舉動周章汝夔惶恐諸自出戰不許群臣

識大錄

二三

皆陳樂虜便宜通政使樊深言仇鸞張虛聲耳實養
寇要功請詰之上方壯鸞熟深為民甲申絕虜貢
虜亦避上命訊夔守謙儀午門外遂以王忬代儀
丙戌京師解嚴貞吉還報盡勞諸軍獨宣府去京師
遠臣未辭闕未敢行上曰貞吉大言耳用之乃蓄
縮敢代尚文東懷忌挾而降之逆方上曰汝夔負
君毒民守謙市衛主名黨同違旨生視民禍即殺之
明日上遂責刑部侍郎彭黉左都御史屠橋大理
卿沈良才擬罪緣各杖四十全成奏書午門下汝夔

等死猶未贖生靈數命之刑科給事中倪晉尚猶故
事履奏皆杖之百發為民遂殺汝變議仍為汝變沉
其妻三十里子適成九月命掩人民死者賑被虜家
上考問兵政革十二營兩官廳復永樂三營舊制曰
京營設勳臣為提督官以文臣贊理之以仇鸞為總
兵提督改吏部侍郎王邦瑞為兵部無右僉都御史
贊理營務降鄭王厚烷為庶人幽高牆論入提功加
仇鸞太保特召翁萬達制中為兵部尚書十月改京
營提督曰提督京營戎政贊理文臣曰協理戎政仇

識大錄

二四

總言營官軍守難於戰請分遣御史調諸邊兵入衛
為秋防兵部覆言虜向往不常調諸邊兵入衛虜即
犯邊何執也上竟從鸞議上諭嚴嵩曰昨胡氛
深入雖荷天祐不日自退然欺上大罪未明宗宣士
庶其孰不忿虜賊未至時朕問卿卿謂往兵不祥今
若以去天弛後災必甚要當講求征伐大計勿論虜
犯否庶可伸我中要氣象天諭曰今直搗巢穴焚虜
不為無名所難食一兵二漢大重三五歲鮮旱涉之
定食足英雄乃可知皇祖時長驅耳今且謹備二

諭勿秘皆示諸臣今晚朕旨刑部郎中徐學詩言賊
至門庭陛下有諭令人人盡言所以破逆擒虜者
切見嚴嵩好貪特甚嵩子世蕃竊權擅政臣謂正本
清源無如亟罷嵩父子皇上攬權務清之上六卿
分職則天下自安上曰所學詩乘上言以報私忿
下鎮撫司考訊之嵩求去不許曰勿墮小人計但竭
忠輔朕上諭嚴嵩曰聞賊歸多毒瘡死者殺人盈
萬天怒之矣今不可以好武阻先集兵懷示戶兵二
部知之後諭仇鸞曰勿急戎政必長驅胡虜如皇

識大錄

二五

祖時鸞對方冬虜馬肥請以來歲三月大舉也上
悅優答之十一月祀仁宗祔孝烈皇后于太廟
復為后祈福內殿翁萬達被命以道遠久未至上
道之遂以王邦瑞為兵部尚書及萬達至上責其
慢奏職別用李遂自南京至上亦以其遲下吏部
恭諭點為民十二月增置昌平易州各都御史副總
兵一員并設通州者為三輔降翁萬達為兵部侍郎
兼食都御史守易州起故食都御史許崇魯守昌平
唐叩宣府違求貢不許仇鸞奏言薊州總兵鳳鳴大

同總兵王不勝仕請點之而別薦京營副將熱代鳳
鳴密雲副總兵仁代玃上皆從之旨從中下兵部
尚書王邦瑞言會推而請自上裁此故事也京營大
將與外鎮將領本無屬也驚將京師輒請置易外鎮
將領旨從中下臣莫與知恐無以杜專擅漸上責
邦瑞曰戎政初修忠將是托朕密諮鎮將非驚自擅
爾若遂將練兵事事如意且不待彼言矧俾我勞今
一兵未發輒先自攻譖大臣謀國之忠宜爾耶昔我
二祖兵禍多由違能諸將無作謗者邦瑞以虜退未

識大錄

二六

據是又翟鵬之怨上也每曰破格舉事盡忠者乃能
容虜再至當效汝獲誤國矣京師南閭貨賄所集廂
中居民願助城外城以修虜許之
三十年正月錦衣衛經歷沈鍊論劾嚴嵩父子奸貪
十大罪憂邦謹為之開賄賂若屬指然請誅之
上曰所陳先為令會被調今且考察度不免抑昨威
典邦謹喧闐朝堂尚未正罪乃敢狂忠出位廷奏大
臣計取直名去錦衣衛其捕杖之尋發口外為民甲
辰月食兵部議調班軍及近畿諸府人夫脩集薊鎮

邊牆仇鸞為班軍請免上許之而曰各邊歲歲言
完修也無一濟者要當練兵蓄銳實圖勦耳其第令
本鎮第量自修築亦毋妄勞費為二月禮部尚書徐
階疏請建儲者三上問嚴嵩對東宮儲王十五則
邊牆景裕二三年及矣當先正名焉毋裕王為東
宮乃可行冠婚禮也上曰己酉春可思古者男子
尚三十娶己酉春蓋莊敬太子薨之年上曰朕思
去秋虜醜肆然滿邸今歲定祀若弗決討彼蓋遲今
練兵處食為一城外城妨民財力其令遂罷之兵部

識大錄

二七

尚書王邦瑞修繕虜五事其一言薊州修築邊牆正
崇也頃因甲可已否遂致素之虜窺伺無時請亟勦
所司斷然必築上曰難云素牆不築者前古謂當
團實効耳不團實効終歲築何益邦瑞職本兵自當
幹理實事為用建白如它臣為其自陳狀遂革邦瑞
職令以冠帶辦事及當考察邦瑞循故事上既自勦
上責其功辭懷怨斥為民翁萬達亦以考察自勦乞
終制上責萬達無奮勉力之忠罷之及既謝復責
其奏贖不恭亦斥為民三月作玄府縣虜法壇以厭

虜趣戶部取龍運者為修熙壇之用虜獻我叛人請質其使人以求馬市下兵部尚書趙錦咸寧侯鸞議鸞為主之羣臣皆如鸞言上難馬問嚴嵩曰非謂特市志戰也以綏虜入而修脩馬從之遂許開大同宣府延綏寧夏四鎮歲兩市名致仕吏部侍郎史道兼右僉都御史往大同經畧既行兵部員外郎楊繼盛上疏諫止上示嵩得無與邊臣再計如我初意直堅守而待掃除之乎嵩曰道行矣上曰當使語虜天下好生卡許歲兩市全民也繼自今必十年

識大錄

二八

不敢犯邊乃許再四示弱謂曰虜待命矣無以信外夷且虜態上乃下旨邊臣久奏馬市集議而後行繼盛即有見宜早言何抗違惑眾以清國是下鎮撫司考訊出為邊難職總督湖廣川貴右都御史張岳大破貴州苗其賊首龍許保等竄入湖廣苗鎮盤塞糾黨突入思州執其知府大掠去事聞革貴州都御史任職職往總兵官沈希儀傳誓加張岳為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以重其權切責之令與希儀皆貶罪勦賊以兵部尚書錦左都御史僑兵科都給事

中光裕等不究論諸臣罪奪俸有差以早賑保定河間諸府仇鸞言今者四調邊兵及京營軍兵共八萬人臣授大將用兵貴專請皆隸臣分布諸路他官不得擅調違從之都御史商大節言臣承經略之命但恭酌綜理贊仇鸞所不及耳非握重兵責守戰者也鸞擇精銳五萬出為游卒留柔脆京軍以防守委臣設虜分而為二一道衝鸞一道趨京師倉卒之間孰職其咎去年事可鑒乞勅兵部詳議分屬便臣守之上曰所大節未見敵已自愛矣可期與戰耶下鎮撫

識大錄

二九

司考訊附重北論死開馬市大同還虜贖五月大同既市虜酋俺荅上表謝進馬九匹入謝仇鸞言夷俗敬則用九宜賜勅厚賚從之六月虜犯左衛侍郎史道詰之虜謂中國妖人蕭芹等誘已而朵顏三衛亦當我叛人吟舟兒陳通事時時勾虜寇邊皆懸賞格捕之上曰曩者朕奉上玄威王三見擒近以虜市且撤玄府鎮虜壇虜旋動朕不敢忘玄祐遂命戶部進銀五萬為內供自今五歲一進銀十萬兩購龍涎香達大臣廟祈以弭虜元江土舍那鑑作亂貴州賊

龍許保伏誅虜執蕭芹等十餘人至遼仇鸞家丁時義縛以入賜虜酋俺荅彩幣製衣下芹等誅磔之八月史道言虜富者十二貧者十八富虜以馬易綰帛貧虜無所得馬願以牛羊易菽豆不許之則貧虜亦且寇邊許之則俺荅可藉以約束諸酋我亦可因而修戰守焉下廷議皆謂虜無厭藉難之仇鸞亦不敢決主上曰虜要求多端詐不可聽其絕之已俺荅表謝并乞職役詔命道復以其表聞上察表非虜文切責史道不處置邊徼輕與虜瀆奏名道還遂絕

識大錄

三十

虜大將軍仇鸞統領京邊兵馬二萬七千有奇候虜白羊口九月京師地震有聲詔修省三日十月裁革易通二都御史使薊州巡撫兼視通保定巡撫兼視易十一月薊遠總督侍郎何棟獲哈舟兒陳通事抵磔之告謝郊廟輔臣嵩等疏賀上曰卿等入賀歸上功羣邪猶不滿向者王三捕誅未酬欲得丁汝璈果繼賊至國門曰蓋主今臣下人各一心如鸞兵心為國一念殺賊累累密請去春大搗虜巢朕為鸞計防羣邪害之以遏後來為國之臣故累不許如卿贊

事上玄至日為奸倖不朕諫正或有口同心異對人自解者即日奏謝赫矣天地神祇也寅前小霧禮後大霧乃又百邪之忌占曰臣蔽至明天地不享甚昭昭矣今文武臣捷速傳示吏兵二部報恩如進母使又怨遂蔭資仇鸞何棟及輔臣嚴嵩禮部尚書徐階兵部尚書趙錦等有差十二月以雪應折辱臣疏賀上嘉荅之製賀雪吟上曰乃者逆醜攜犯類有謀勇之臣攝彼兇殘竟秋無事咸天地宗社祐茲建總報大典大高玄殿七日其停不急封如例既虔成

識大錄

三一

上曰恭誠仲文以萬金百帛助軍奉命建醮保民大獲庇祐其歲如祿米百石予世恩陞太常少卿真人高士皆覃恩有差三十一年正月大同虜求易菽豆不遂屢寇邊巡按御史李達時阻之遂入掠諸將禦之皆敗朝議籍之追咎馬市非計仇鸞慮謹詰遠宣大精銳兵萬人發白金二十六萬為戰資上不許諭嚴嵩曰金民血也鸞去歲調兵不一戰費軍興數百萬即戰當何如其第合戰已亥月食虜犯大同益數上曰邊臣恃

市不格也從今一意觀望者重刑於是仇鸞請逐
虜上曰虜少入耳毋煩卿禮部尚書徐階言用人愛
君奉德德祝虞廷命官詳詳曾教皇子年十有六選
婦講學實離其時然必冊立先之名位定然後可次
舉臣實司禮教昧死言 上曰二十年及即以本禮
舉冠婚何害何乃逼君其即具冠婚儀奏階請先冠
裕王次景王婚亦如之則暫於內宮 上曰姑出府
故事也何暫於內宮嚴嵩對曰冠同日婚出府故事
王也 裕王將為太子焉 上曰二王同體其以三

載大錄

三二

月冠婚次之治二府二月更名西苑御馬宮為永壽
宮宣大二鐸大饌人相食金督餉 即馮坤發白金
十萬往賑之虜酋倭答擺腰等糾聯部落移帳天城
並虜寨駐牧警報日夕至以太上道誕建醮永壽宮
九日示百官勿謂弗經欺玄而謗上勅放工部侍郎
陸杰齋白金十一萬修玄帝宮於太知山虜大入大
同威虜等堡指揮僉事王恭死之夷使了顏智求市
大同命斬而梟之諸鎮乃詔仇鸞往逐虜三月冠婚
王景王四月虜入遼東新興堡備禦指揮王相力戰

死之海賊王直徐海陳東等引倭萬餘人入寇浙東
燒劫溫州諸郡攻黃巖破之五月早禱雨既兩群臣
賀七月乙未月食以倭起後設巡視浙江黃管福與
衆津都御史總督軍務以王忬為之八月廣江王祐
掃獻瑞穀薦廟受賀乾光殿成仇鸞死 上聞其遁
虜狀命剗檣斬首梟示九邊虜大入大同九月大掠
大同馬邑朔諸處以仇鸞誅親舉謝典內殿五日遣
告謝二郊社稷宗廟先師帝王詔天下百官表賀革
戎政歷凡鸞所改置戎政悉罷之攻山西三關不克

載大錄

三三

引去悉罷諸邊馬市鳳淮揚徐水賑之遣科道官巡
視太倉穀庫著為令十月南京御史王宗茂極論嚴
嵩貪出為平陽至兵部尚書趙錦坐先附仇鸞戎極
違虜寇遼東十一月張岳盡平湖廣苗十二月光祿
寺少卿馬從謙言提督光祿寺太監泰乾沒內帑以
萬計巡視給事中孫允中御史狄斯彬亦劾泰如從
謙言泰証泰從謙盜用大官食物誹謗 上奉玄不
忠狀 上命逮鎮撫司訊之訊上泰所引從謙誹謗
語曖昧無證不足深誅 上責鎮撫司奪其俸四從

謹罪如子焉父者律易不完也因降九中斯彬邊方
離職從譙泰下法司擬罪法司坐從譙遠成泰選司
禮監奏處上以泰能舉發欺諂臣免之廷杖從譙
午門成烟瘴從譙死杖下虜寇寧憂大校掠雪百官
未賀

三十二年正月壬午日食雪不見上曰日食不顯
露雪瑞旋荷天恩不可不知其奏謝郊廟社稷先是
孝烈皇后祔廟之議自上發之禮科都給事中楊
思忠與徐階議不可上銜之至六科官上表賀思

識大錄

三四

忠為首上摘表中語誥之曰中錫吉禧是何文體
所思忠不臣已久歲共遠之午門之外杖一百發為
民餘罰一年休達禮部左侍郎孫陞建安神醮於承
天元祐宮祭已月食嚴嵩請婚二王於內府上曰
何拉外議也嵩言儲位未有所屬同居於外危疑易
生嫌隙易起臣所為二王慮者也先朝有太后有中
宮東宮體勢增重主上尊安今烈后上賓至親獨
二王乃皆在外臣所為聖躬慮者也上曰無庸有
能勝天乎已禮部擬上婚禮稍分別上曰既王矣

何異之有爾等即舉冊立禮勿煩朕也禮部以為然

具儀上上曰豈有朝更暮改者其一如王禮元江
賊平召還楊繼盛為兵部員外郎繼盛至後極劾嚴
嵩專權曰陛下不信則請召二王面問之上曰所
繼盛本心探測朕意故引二王好無上也錦衣其杖
之百曰杖一更人已下刑部尚書何鰲當詐傳親王
全旨律統上曰姑如擬猶輕鰲等不執法重論尚
請朕憫其狂黨和廢法也其降俸一級即中史朝賀
降三級外調之嚴嵩引罪求去上曰羣臣細醜已

識大錄

三五

結為黨彼物明言逆賊勾虜其本在卿顯然指卿勢
直玄修不朕阻抑實誹君上朕非內廷外擢者等
事有天命榮事太上又與宋徽梁武大不同人臣如
此買直邀譽卿若引罪真墮和孽計皇天鑒臨神明
左右宜贊佐奉順毋生去心特旨以羣豹為兵部尚
書二月庚戌冊李氏為裕王妃乙卯冊王氏為景
王妃皆出就府徐邵水甚命河道都御史曾鈞濟黃
河下流以通漕達刑部左侍郎吳鵬性疎之倭犯溫
州恭將湯克寬破之虜犯宣府恭將史麟死之陝西

山東大飢賑之巡按雲貴御史趙錦論劾嚴嵩、歸
第待罪 上曰錦明諱召其械繫京師治之名嵩立
入直及錦至廷杖黜為民虜入宣府犯河曲遊擊孫
邦丁碧戰却之尋犯深井堡總兵郭都死之虜犯延
綏總兵劉梅死之四月革新設招撫徐淮山西七收
清理鹽法及巡撫昌平四都御史五月虜犯遼東該
提督海防總兵以湯克寬為之七月禮部為二王請
入賀萬壽 上曰未命攝祭其待明秋自是凡萬壽
節禮部為二王請賀皆不許虜入渾源東寧廣昌虜

識大錄

三六

收神箭浮圖等峪固原遊擊陳鳳寧夏遊擊朱玉擊
退之 上大悅命即加陞為都督僉事毋待勘報八
月虜犯蔚掠代繁峙諸處獲犯宣府塞套虜駐即延
掠延慶諸州河南盜師尚詔山東盜李自名等作亂
九月虜犯大同塞總兵李沐恭將馮恩遊擊李桂等
死之虜從紫荆關浮圖峪分突山西取道宣大諸鎮
兵前後邀擊之于廣昌靈丘代蔚至磁窯口中伏而
去捕斬凡三百餘級 上曰是皆文武衆臣之熟士
卒效力然豈無天祐神助故以歸報天神為正遂祭

告二郊宗廟社稷先聖帝王乃論諸鎮文武臣功有
差師尚詔平飢免廬鳳淮揚諸州縣衛可稅糧有差
勅賑之十月賑畿內諸府及宣府遼東山東河南并
賜賑浙江被寇諸縣京師大飢 上問嚴嵩京師飢
曷處之朕聞外省飢民亦來奔就必有甕道路者其
發太倉米十萬以六分平糶四分給貧苦者外城成
十二月禮部言畿甸災難為却冊封宗藩請如古益
夏封諸侯禮棣之來歲四月詔可著為令取大倉庫
銀十萬為內供嚴嵩言中外望 陛下立太子請舉

識大錄

三七

之明春 上曰昨月下旬朕景命虔圖下今臣民毋
欺急即次日逆惡邪物造言朕躬不豫朕久聞涕騰
之言謂諸事皆仰仲文為之卿疏自解是矣恐非安
上敬君之祝

帝典

世宗肅皇帝四

三十三年正月 上諭嚴嵩曰卿昨奏立太子老臣忠國亦固然已今朕以一王猶監國者何如嵩對曰中外臣民謂它無敢請立太子者獨咎臣不言臣是以言臣所請者禮也非謂政 上乃已 康妃杜氏

識大錄

覺冊謚曰崇淑發太倉賑飢民之就食京師者百里以內人三升遠者連加至二十升而止倭寇掠蘇松諸州縣三月 上曰朕惟逆賊犯關復連歲山飢惻然念之全恤民養軍為要而若得人雖患不害吏部其令有司加恤災處奏還尤異重刑其貪殃者論兵部責實遠鎮將官撫士而飭兵政焉四月京師大疫上曰疫甚死七塞道朕甚傷焉太醫院其藥藥戶部發米五千石粥之死若官豪瘞毋暴露天地間衛永盜起倭寇嘉興唐大掠宣府嵩崧紫溝等堡五月倭

大掠蘇州轉入崇德和順民文英獻瑞免賞金幣士

子月食以南京兵部尚書張經兼都御史總督南直

隸浙江山東兩廣福建等處軍務大勦賊蔡山東兵

禦倭六月虜犯大同立堡總兵岳繼迎擊之陷陳力

戰死 上諭嚴嵩曰倭虜兩犯朕甚念之有為國真

忠之臣不遂特旨以王忬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

京師淫雨漂決民廬賑之七月鄭王進瑞救禮部請

告獻受賀 上曰今夷狄作欺大水疫荒任事之臣

不思處置坐喜禍亂謂盡錄朕安用強以賀天錫玄

識大錄

二

麻不可慢忽其告獻又曰水災兵荒劫數已定匪天災人實人自招我累年經歲為民切求下當我感乃臣欺民愚覆謂我迷天監大昭西花果育瑞朱百十五本麻祥隱出語爾眾知建啟祝熙於西花停封王十五日取太倉銀十五萬為內供撰述玄文則還侍從文學之臣四人充之於是吏部侍郎程文德郭朴禮部侍郎閻如霖吳山當其選發內帑銀萬兩修泰山神廟八月虜十餘萬騎分掠平虜衛等處至于朔州人犯宣府小白陽堡九月虜犯紅井官兵襲敗之

虜寇平虜城至山西境官兵擊走之馳馬都尉鄭景和在真當撰文辭不諳玄理上下悅服之時熙清錄殿景和方進省闕命遂趨出熙成上賞諸臣錄幣景和與景和言臣無功受賞請許臣辭它日將効累幸銜環以報上大恨其不祥曰哀華銜環願君耶熙為民十月虜盡銳攻龍王谷執壕兇日數十進我軍憑牆擊之虜被傷轉攻沙嶺孤山口俱不克遂薄攻古北口及平虜衛薊鎮牆警報日數十至使覘之則薊遠總督兵部左侍郎楊傳方據甲登埤宿止

識大錄

三

古北口垣上總兵周益昌率將士圍牆甚力上大悅遣使者齎白金萬兩以厲士賜傳益昌服色衣人一襲傳夜遣死士研虜營虜驚避是時虜以六萬騎寇山西三關總督侍郎許論擊却之亦獲聞上諭嚴嵩曰為政在明賞罰近各總督鎮巡官戮力堵賊俱失事法不貸耳然不可忘備通虜者妖賊呂鶴就擒論宜大山而諸臣功有差改張經為右都御史總督軍務剋期平倭經奏調四川東蘭即池南丹歸順狼兵乘順保靖土兵助戰從之上曰今歲諸鎮連

有斬獲虜連捷不能入祀皆仰天祐其告謝節廟杜搜先聖帝王十一月舉謝玄大典內殿論薊鎮宣大守臣禦虜功大墜賞十二月禱雪各宮廟京城內外並起雪未應禮部請再祈上曰朕欽玄膺佑今夏秋雨水雖多已苑田嘉禾特出五穀之精乃寶也茲不敢要速效于神共魚舉祈報典焉三十四年正月柘林倭陷崇德韓攻德清二月虜分寇宣府懷來龍川門城等處勅責張經亟勦賊毋使師老上曰大祈玄撰臣下有暗欺者程文德作可

識大錄

四

見今吏部以為南家宰豈彼謂朕奉不經欲自脫去其南調之為工部左侍郎文德疏謝上曰猶懷訕然為民遣工部侍郎趙文華祭告海神兼視江南倭虜犯薊鎮恭將趙傾葵等死之四月虜寇青達口宣府恭將李光政等率眾禦之兵潰被執罵賊死五月柘林倭與新倭突犯嘉興總督張經令恭將盧繼與俞大猷等領水師保靖兵分都水陸夾擊之遂大破之王江涇擒斬十八百九十有奇餘寇溺者稱是川沙窪倭出海江北倭自日照沉劫東安衛至于額倫

復至海州沐陽桃源諸處官兵職之於徐即而江北
倭平倭後自海上大至流劫蘇常間是時趙文華方
惡張經易已固執其玩寇殃民狀上怒以問嚴嵩
嵩對如文華指遂命誅經及縱兵湯克寬于京師以
應天巡撫都御史周璉代之上曰璉勾北賊既刑
結南寇又作是隣我之義耶經罪不貸文華發之
是皆仰叩玄威其遣朱希忠分告于宗廟社稷神祇
先聖有頃王江涇提聞兵糾言王江涇首功千計東
南周兵以來未有捷若此倭亡我奮之時未宜易

識大錄

五

帥正當全張經乘勝掃除之請姑名還錦衣使者再
龍其成敗即敗速經未晚也上大怒曰張經欺急
不忠所冀黨奸惡宜沮法壞上其各杖五十發為民
己上心疑之以問嚴嵩終陷經而稱御史胡宗
憲與文華執賊功為請寬上曰今文華不言者又
獲失賊遂遣使賞文華宗憲令竭忠督討仰贊玄威
尋望宗憲為金都御史提督福浙軍務上諭戶部
龍延有訪取十餘年矣不得分毫始梁材笑上曰
哉籍不紀則成祖永樂大典偽乎其再求之海濱

必得之六月倭從海上至犯上虞會稽破杭州七月
懸賞格購斬虜僉答把都兒辛愛等大酋及我叛人
數虜者立富趙全等倭自抗突至徽寧諸縣流劫至
蕪湖進逼太平至南京城下以倭破杭州連巡撫都
御史李天寵京師與張經湯克寬皆論死繫獄造虛
溝橋成以陶仲文先獻萬金助二加歲祿千石八月
上為壽奏示齋所曰今月十日小臣始誕躬親大高
玄殿前期三朝為首節後三辰慶周啟建金籙飲冰
王春大祝七晝夜修設羅天寶醮三十六百分位仰

識大錄

六

惟父天保命母地育生庶衆子以成仙賜恩臣而得
道慶殊宗社衍家邦微王薦一遣者獲上悅之賜
微王清微忠孝翊教輔化真人道號予之金印道者
賜名通如散人給三品誥命虜大入山西諸處總督
尚書許論督兵遮擊之乃避大同恭將丁碧死虜
後入宣府犯懷柔保赤恭將馬芳夜衝其營於東嶺
大驚遁十月裕王長子生禮部請告郊廟社稷詔
天下上曰生太孫則然可不待上命自為禮耶其
違告玄極奉先二殿而已既而羣臣疏賀上結掌

唐市所事吏部侍郎問如霖辭意藏誇降三級俸罷其主撰命嚴嵩再擇敬神而畏君者代之哉張經李天寵楊繼盛于市十一月壬辰朔日有食之倭犯前曰福清諸縣丙午月食倭自海上來流劫樂清黃巖仙居餘姚上虞會稽諸縣十二月選練南京衛軍一千人使守京以都督段堂領之聲陵衛三千人使護陵以豐潤伯曹松領之名二營曰振武山陝河南地大震壓死官吏軍民奏報有名者八十三萬有奇不知名者無數戶科左給事中楊允純御史張翼言劾

識大錄

光祿寺丞胡膏侵牟多金下法司驗問膏以允純誘上玄修為解上大怒詔逮允純等送鎮撫司掠治鎮撫具允純獄不及翼言上切責曰言云等也如何脫翼言不治奪其俸皆下之法司刑部尚書何縝等坐絞罪律膏受贓為民上詔廷杖允純與言允純論絞如律頃繫之別降翼言於外廷建紫皇殿成虜犯神木恭將楊璘死之三十五年正月調河南兵禦倭令浙江練鄉兵二月以山陝河南地震勅戶部左侍郎鄒守愚往祭其山

川社稷城隍及可在帝王陵寢領白金四萬從便宜賑之趙文華還山言臣還時大都南寇已滅獨零賊未盡殄耳上疑其狂數問嚴嵩為支吾對文華因言南寇既未盡滅者生督撫楊宜不稱獨故崇憲可代宜易置宜用宗憲上然之會御史劾問詔罷之宜罷吏部尚書李默推戶部侍郎王誥以代文華既被上詰問因誅告訐自解上言宗憲才實可用尚書默故與臣異同臣劾張經屬然同卿思為之報復臣論曹邦輔然黨留之東南寇至未解皆繇然

識大錄

不奉公推賢致是因摘默劾試遣人策目有引漢武唐憲事實擬上懷謗訕上大怒下禮部三法司及科道官皆覆稱然禍報失大臣體策自所引尤不宜言上以其黨獲切責尚書王用賓等各降俸三級下然鎮撫司考訊刑部尚書何縝遂坐然比子罵父者律絞上曰律不著臣罵君謂必無也今省之矣其加等嚴新錮于獄因與宜為民逮治松蘇巡撫都御史曹邦輔以胡宗憲為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金都御史總督浙直軍務邦輔竟坐戍然從獄中咽

金死三月命大學士李本暫掌吏部事是時嚴嵩子世蕃專恣貪婪政以賄成趙文華一出江南之公私匱竭刑賞倒置士論惡此三人已甚嵩慮有它故欲排錮其異己者本承嵩指上言近者當事用人運糧一出貨營營否盡徇愛憎以致庶績日隳南北多寇雖陛下焦思於上屢更數易未有能分主憂者兩京大小九卿及在外督撫諸臣臣不識忌諱欲為陛下分別其人定擬去留以請許之本固列諸臣為三等吳鵬趙文華嚴世蕃陸炳馮天馥何縉沈坤等

識大錄

九

二十八人為上等卿茂卿徐履祥趙貞吉等七十人為中等楊行中葛守禮艾希淳郭鵬陶和修等十有五人為下等上皆如所擬已復命一體考察兩京科道官以聞即亦答如本請諸御史考察無害者人秋四十乃留之遂加本為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以工部尚書吳鵬為吏部尚書鵬舉趙文華自代從之仍加文華太子太保以賞計發不臣之功以國用不足推廣入贊之路賊酋徐海擁諸倭復大至分數道入自浙東西至江南北彌滿海濱遊擊將軍宗禮戰

元來勝劫桐鄉圍之五月復命趙文華總領隊保定河間及河南山東徐沛等兵視師江南懸勸借賞格以備倭上曰古禮因事索鬼神焉南北欺犯其違大臣祭告于郊廟社稷行禮樂歌五成用壯倭自慈路入海聽撫賊毛海峰等助官軍追擊之魚山胡宗憲使人說下桐鄉賊徐海與陳東自攜乃退也乍浦相卿之圍解取礦王旺峪勅建真武殿於齊雲山六月造帝真殿倭劫湖州等處虜三萬餘騎犯宣府遊擊張紘迎戰死之一軍盡沒開礦河南七月徐海擒

識大錄

十

陳東等以獻海自退營梁莊以其乍浦巢委我我軍大破平之八月陶仲文願可學皆言芝入樂可壽命分株之玄岳龍虎鶴鳴三茅齊雲及五岳諸山上以龍涎者多年訪求未得故所遣廣東福建官記其罪起之更遣一官求之於雲南今芝與者七論臣民得者許自獻宛平民誠獻芝五木賜銀幣自是有司及細民爭芝上率厚賞之胡宗憲大集保靖河朔永保兵進勦徐海於梁莊大破之海沉河死而倭寇盡平上曰王旺峪所進礦銀轉勝於初可仰承天地

賜更訪探諸未聞之場類金玉露形昭太上玄風馬
戶部臣言聖德敷被帝錫佳寶不宜壅關無用之地
請如旨宣示四川山東河南有司以稱天地降祥及
聖主足國裕民之意報可九月虜入遼東廢徽王載
坫為庶人禁高牆除世封載坫自殺杭州大火燔民
舍三十餘家十月丙戌朔日食虜十餘萬騎駐牧大
同邊外分入犯恭將豫朝張環等擊却之播州苗賊
盧阿項等平十一月虜十餘萬入遼東廣寧塞總兵
殷尚質率遊擊閻懋官等禦之亡其卒十人力屈死

識大錄

十一

廣東洞賊陳以明平虜十萬屯青城分犯一片石三
道關諸處總兵歐陽安拒却之十二月山東賊楊思
仁平虜犯環慶等處都督俞德正等率兵拒之俞
大猷擊餘倭之駐浙東舟山者大破之倭盡平
三十六年二月虜入大同破拒胡堡南犯成遠平虜
天城等村堡三月虜寇延綏總兵陳鳳死之虜犯大
同指揮楊汲等死之四月虜人入永平遵安等處副
總兵蔣承勳力戰死之火星逆行二舍勅諸司修省
禱于洪應殿丙申西大雷霆奉天股災等益謹身二

殿文武二樓奉天左順右順午門一時燬火兩日乃
息以股災舉高玄大壇典五日諭禮工二部曰朝堂
無不燬之理當仰天慈勿或責直為忠徂時作敬其
先作朝門午樓馬五月倭犯淮揚六月恭將劉顯擊
倭安東敗走之以財賄裁官吏冗員上諭禮部曰
殿廷之災不及大內上天恩宥朕當祇戴其舉醮乾
清宮九日諸司停封如例七月詔順天府買辦珍珠
并下廣東開採各四十萬顆有奇八月萬壽節總督
都御史胡宗憲進鮮芝七十本巡撫福建都御史阮

識大錄

十二

為進一百四十本巡撫江西都御史馬森進一十六
本以賀壽丁未與重建午門工九月工部尚書趙文
華坐欺誣奏為民以禮料不恭舉皆執而杖之亦斥
為民下文華視師江南諸不法狀示嚴嵩曰卿勿以
弟子為意萬俾驚惶恐對乃罷中外鼓譟頌聖斷禮
部賴泰五岳及方內名山所獲芝凡十本有奇再詔
株四方數口外民沈鍊十二月蔣洲說王直旬倭至
胡宗憲誘擒之直餘黨驚叛據舟山阻岑港旬固虜
擁衆數萬入大同右衛松應朔攻破七十餘堡甚眾

大光武殿成典達大朝門工席首平受黃台吉夾婦
挑松塞松通其部目俱誅來降總督部御史楊順綢
之辛受怒大校大同塞圍右衛城諸婦趙全丘富者
易婦順送與夷婦辛受竟不歸全富圍右衛自若十
二月廣東扶菰蔡梅諸山峒賊馮天恩李汝瑞等平
山西平遼賊曰武平以水災免遼東諸衛所稅糧預
發太倉銀五萬優卹之

三十七年正月光祿寺火 上曰天火也自馬從謙
以來邪黨日多茲其應矣下大官署正教人於法司

識大錄

十三

點為民唐園右衛益急城中困苦 上大憲之命發
帑銀十萬賑濟雪嚴嵩等疏賀嘉谷之傳紀潮州郭
縣散官王金聚芝為山以獻曰仙應萬年芝凡百八
十餘本有徑尺八寸者 上悅發金幣二月懸大工
開納例有錦衣衛匠餘輸金二千三百乞墜兵部奏
授本衛指揮食事子孫襲一輩兵科言國家錦衣之
職比古虎賁非特恩不授無異功不襲縣官即急財
何至藉一工匠餘資濫朝廷名器 上善之命改十
戶率兵部司馬官俸三月右衛急內賦墮竭戶部尚

書方鉅憂懼不知所出給事中吳時來言總督宣大
侍郎楊順蒞鎮以來所請帑銀七慮三十餘萬而故
鎮兵食日見贏虛帑披猖時往往殺惡推民報首功
不能一矢効尺寸納庸通婦論矜自今點苗魯索取
以予之失體損威臣民歎憤而御史路楷受順賄金
秘不以聞去冬屠屠鹿州堡七十男婦死者千計即
楷初疏亦云及奉命勘覆則為之誣責守臣以所殺
邊民偽為順功兵部尚書許論雷同附奏濫予世祿
無章甚矣夫逆者大同右衛上軫聖懷而當事之臣

識大錄

十四

朋比不忠交相欺肆一至於此臣誠恨之願 陛下
一大創此三臣者 上審問嚴嵩以此之 上特命
逮王順楷權代以兵部侍郎江東因無論為民代以
故兵部尚書楊博并改戶部尚書純於南京代以刑
部尚書賈應春遼東大飢人相食預發太倉餉銀五
萬優卹之虜寇永寧薊鎮宣府相繼告急命聽征官
軍運營操練以備京師而以饒殿工之役詔恤京商
利糾給事中吳時來利部主事張紳董傳策交章論
劾嚴嵩納賄誤國狀 上曰時來所言順楷以行之

兵機本執服事主急政故先攻一二遠臣次及輔首
必有主使同計之人錦衣衛其與刑傳策遠送鎮撫
司訊究之已三臣百掠不承獄上俱發充軍萬亡罷
上優詔不允四月楊順路搭逮至刑部尚書鄭曉論
順死指為民上怒尋解法司阿嵩意變其獄辭更
免順死論戊搭降違方雜職海上倭大至紀台溫諸
處反福建沿海府縣屠困右衛益急上教問大學
士嵩：意欲棄之不敢顯言上益命搭餉發兵前
後勅發太倉之儲數十萬計使兵部左侍郎閔煦煎

識大錄

十五

金都御史督救之以遠東大飢出戶兵二部庫銀三
萬發賑胡宗憲得白鹿舫舟山以獻上悅賜金幣
禮部請卹廟受賀上曰今奸臣叛民南北勾賊木
誘我事主大暮賜瑞固非一獨宗憲人心不泯以此
進耳其命希忠代獻太廟表賀已之裕王妃李氏
薨不稱薨曰故禧如壽定王維妃吳氏薨總督江東
巡撫都御史總兵楊廷張承勳大集主客兵嚴部奪
右衛圍虜悉拔帳北還圍解上徵東還賜二品米
衣一襲論遠等功有差命楊博賑卹鮮墩堡練丁壯

計善後累六月倭分犯興泉漳諸府攻福清南安二
縣破之遣督造磁器三萬於江而以倭煎鹽之用新
建朝門午樓東南角門左右順門閣左右門成權名
朝門四大朝門建壽明殿於內苑七月以岑港海寇
未平率總兵俞大猷將成維光職級令胡宗憲督
勦之閏七月西苑進瑞教獻廟受賀賜督理農事戶
侍郎高耀金幣胡宗憲拜獻白鹿上曰一歲二瑞
天眷非常命告謝玄極殿太廟以宗憲忠敬望其傳
一級百官表賀大朝門既成放休工匠以歲歲冬除

識大錄

十六

舉殿工馬八月虜犯永昌涼諸州圍廿州十四日乃
迫庚申月食虜犯宣府赤城等處遊擊董一奎等帥
兵禦却之十月岑港倭巢柯梅胡宗憲屢討之不克
南京御史璠等劾宗憲移謗王直老師縱寇濫叨功
賞請追奪之上下廷臣集議其去留議上即手
答曰秋逆賊直罪浮全富宗憲計獲之會彼奏上玄
瑞小人城功逆爾有言朕下階既付丞弼議擬用存
公論乃亦不分是非明切罪也宗憲其用心平賊如
舊副簡春馬未幾宗憲上疏自辨上報曰卿討獲

扶賊人所皆曉時以獻瑞故曰不敢指引特引軍軍
害卿耳卿宜竭誠展布以平餘氛不允所辭禮部類
進曰方芝千八百六十有回本詔更廣求徑尺以上
者命唐順之往視師浙江與胡宗憲協謀勦賊東虜
大寇遠陽清河等堡總兵楊照副總兵劉岳帥諸將
分擊勝之西虜亦擁眾遠外聞我兵既東勝之深
入照復馳赴之虜亦引去北虜王蠻十萬騎薄界嶺
口建昌副總兵馬芳禦却之虜更分掠邊山等處明
日乃復奔界嶺口苦及總兵歐陽安等力戰敗之十

識大錄

十七

一月初三法司刑以弼治當則氣協麻祥自至否則
上干災沴生焉是以古帝王及我祖宗固不悞斯
朕固未祈天為民造福務卿庶獄愾々於懷何近年
以來司獄失人深文鍛鍊甚或賄囑顛倒是謬近去
陞切男一魁二命枉刑母又被捉情無所告遠叩朝
扉以一推之豈止百數爾三法司宜體朕心多思矜
卹都察院通行撫按中飭司府州縣省改前愆天地
神祇照鑒在上惟公惟慎自能保祿而昌後如不恭
命明法出誡必不一道欺我而戌上親梅雪洪應雷

宮丁酉雪辱臣表賀十二月初命都察院嚴差御史
一員稽劄光祿寺錢糧月籍支費進覽

三十八年正月倭突犯饒平海豐攻破黃岡城流劫
海陽潮陽惠來等縣二月丁巳月食廣東倭犯詔安
漳浦虜酋把都兒等率眾數萬進逼三北三月入清
家口白蓮化東掠至還安薊州王曰北五日乃去逮
繫總兵歐陽安等論死總督薊遼保定都御史王忬
倖降順天巡撫都御史王輪二級外調之遵化民張
應相李朝舉李梅張冲董張德實汝楫麻鑑等力戰

識大錄

十八

死虜予贈官廣東賊流劫端善等縣倭自象山犯浙
西副使譚綸擊賊之倭既避入閩廣問四月倭據揚
州海門等處倭大入福建沿海諸郡攻福安破之江
北倭犯通州海道副使劉景韶大敗之五月倭犯寧
紹溫台連總督薊遼都御史王忬下獄論死劉景韶
擊廟灣倭大破之六月肅紀宣所東西二城住內地
旬日乃引去丙寅雷擊奉先殿外而西墻八月京師
大霖雨李遂獻白兔二首太廟甲寅月食雲陰不見
副總兵劉顯破江北倭于白駒場盡殄之遼東凱達

御史齋太倉銀六萬兩召雜賬給之九月修頤陵及
飛龍等殿工成十月以瑞雪及秋祥疊降詔法司停
刑太玄都殿成十一月許朱熹商孫以博士奉祀娶
源者世襲十二月辛丑親禱雪內殿雪上悅百官表
賀

三十九年正月虜犯宣府澆馬林等堡副總兵馬芳
拒却之盜入秦興二月胡宗憲獻上王直獄命島示
之浙江兵部議擒直賞上曰玄祐也告謝玄極寶
殿而論宗憲等功有差故春坊中允郭希顏上書請

載大錄

十九

分封景王以安儲貶引往歲聖諭有建帝語上
諭大學士高曰立子為儲是矣帝當誰建耶魯不忠
之臣不義之民不言君而攻相以君相久位矣朕欲
下希顏疏於諸大臣則謂大臣諛也其下議之耳目
官於是礼科議上坐希顏故言惑眾律即其家斬之
傳首天下以水災賑順永觀民倭劫潮州三月國子
監祭酒沈坤家居鉄宕負氣鄉人惡之南京御史林
潤以風聞奏坤居鄉暴橫狀命逮京繫治之坤竟死
獄中南京振武營軍以索糧謀亂逼總督侍郎黃懋

官私第殺之以副都御史卿懋卿清理天下鹽運求
五色盈尺之於天下虜犯喜峯口窺薊鎮大同總兵
劉漢出塞掠之于河始遠使以近畿飢流民多就
食京師者詳議賑濟事宜虜五百餘騎攻臨廣寧中
前所救之大入寇一片石等關恭將佟登遊擊胡克
素指揮谷永功守俺牛相等寨初之出關至芝麻灣
而還四月張順天飢民虜犯遼東廣寧大掠而去套
虜寇李夏河東毛不刺諸處總兵趙應舉却之五月
張山西飢民福建山賊倭夷並起攻掠平和詔安等

載大錄

二十

破崇武所城七月虜犯薊州進擊胡鎮等擊破之大
同總兵劉漢俞大猷擊虜板井破之八月胡宗憲獻
芝草五白龜二上悅特命賜白金五十兩金彩賜
衣一襲礼部請謝玄告廟許之戊申月食九月虜犯
大同越關大掠五臺崞縣玉熙宮成虜犯米脂諸縣
十月永壽宮成命景王之國詔兵部嚴督所司捕集
內盜以臨德天津三倉米賑飢民十二月上諭戶
部朕聞民死凍餓甚哀其即發倉米萬石廣之尤飢
寒者給食一器更與米一升露死者五城御史金捷

瘞之陶仲文卒加贈特進光祿大夫薨之以伯禮陞
炳卒追贈忠誠伯雪嚴嵩等表賀陝西巡撫都御史
王紀得白鹿於商南山萬壽宮前知葉中遂致鹿獻
芝賜鈔幣虜掠海蓋倭陷潮州

四十年正月虜大寇五花營告軌等所獻鹿芝於玄
極太廟二月辛卯朔日有食之微陰不見欽天監官
言微陰不見同不食上悅札部尚書吳山救護如
常札上不悅山引罪上曰山守禮之臣也當科
官何不恭若其以狀對札科惶恐引罪上住為若

識大錄

二一

休罰其餘半年遂行謝典于大光明殿三日禮成羣
臣表賀發臨德徐三州倉賑濟南六府江西賊馮天
翁等平景王之國免面辭二朝發天津通州兩倉米
一萬一千石于順天永平太倉白金萬五千兩于保
定河間等六府賑濟以伊王宮垣俗制命毀之廣東
惠潮山賊起流劫海豐歸善等縣三月發米萬石賑
飢民流移入京師者南京錦衣衛指揮羅鼎得白兔
於鳳陽鳳凰山下以獻違告于太廟羣臣賀四月
上曰朕聞藥不投病飢民反傷又貧弱無濟有力遺

與失朕下令意其傳示小民知執事者過也抑民飢
流入京師皆守土有司失職不賑恤其出內庫制錢

三百萬量地遠近與為歸資撫按官嚴督守令招集
安撫之大風而黃土盡晦命百官修省順天府致散
而求霰安侯遠龍南盜起山西飢發太倉銀五千兩
之分遣使者六人建萬壽醮于玄岳鵲鳴龍虎齊雲
三茅王屋諸山道士十一人齋有帛於各省撫臣祭
鎮海河濟山川之神命鎮守湖廣安遠侯震醮承天
玄佑宮五月以旱霰災命大小九卿自陳南京池河

識大錄

二二

新營兵變兩羣臣賀六月祭而月食建仁和宮七月
己丑朔日食一分五秒札部尚書袁煒言臣聞唐一
行曰日君道也無臚鬼之變古之太平日有不食月
或變行避之或五星潛互其下禦侮而擁之或洩文
教淺或在陽曆陽盛陰微則不食或德之休明而有
小青烏則天為之隱雖交而不食此四者皆散所臻
生也皇上父事天兄事日羣陰退萬象輝是以日
佐班崇陰氣銷饑饉食一分與不食同臣等不任懼忤
之至上悅聞廣流賊突入江西掠萬安太和諸處

副使汪一中等戰死勅諸臣勦捕賊賊火玉山攻永豐破之萬春宮成上曰問者天降祥永御田四十九月未今歲五月思滋應祈是月亥育生瑞當知恩也禮部請獻太廟從之九月廣東賊張璉等襲攻南靖入之福建山賊襲破鎮海衛城虜十萬餘騎犯居庸岔道口官兵禦之故總兵官姜應熊先進遇圍被創墮馬恭將胡鎮力戰奔之虜遁去廣東賊攻陷福建崇安化浙龍泉固原寧夏地震傷人焚太倉白金八千賑恤之十月閩廣流賊旬即武轉掠鉛山貴溪等

載大錄

二三

震恭將威雖先破之山坊集賊李寧德還攻宜黃為而贛兵所敗始通增城人港壽魯為其祖故南京兵部尚書若水乞贈官下吏部覆尚書歐陽必進言若水偽問醇正士望所歸宜許之上曰若水偽學亂政必進浮譽之奪其散官侍郎部中以下皆停罰有是二月礼部類奏四方所進芝凡七百六十九本命明歲加意揀五色盈尺者准王獻白鴈二賜金幣上曰天降祥羽共廟告十一月冬至以天寒賜攝郊者都督朱希莘御衣膚入寧夏進逼固原諸下馬聞

而西掠數日乃遁上問居永壽宮災嚴嵩請從而城者英宗之御也上不憚乃移御玉熙宮礼部請詔示天下百官齋戒修省上曰非正朔也十二月御馬房火燬九十餘楹工部尚書雷礼言玉熙宮殿墊隘不稱御居永壽宮成祖之舊宮也受命重地王氣攸鍾偶值災變天啟皇上鼎新丕基永延于萬祀請及時營繕以承明春上曰日謝罪郊廟風藏氣爽皇天其赦閔朕以命大學士徐階與工部侍郎朱衡董其事月食上從白玉熙宮徙居玄都

載大錄

二四

殿閣京師內外多盜命朱希堦領官較兵部左侍郎葛綬領營兵入衛命巡撫官嚴督所司捕盜而撫民四十一一年二月罷親蠶礼取户部白金二十萬為內供福建倭襲破永寧衛以京城多盜命朱希堦為總憲夜衛西苑錦衣衛都指揮金事嚴緝獻免靈芝方士藍道行獻壽龜皆告廟受賀三月總兵石邦憲大破揚州土舍韓甸平之玉免生子二謝吉告廟羣臣表賀舉恩生瑞醮二十五日萬壽宮成上悅其速如恩階衛等有差四月移御馬房前土營等大舉

藏太錄

二五

寇達東東閣閣錦川營破之 上令楊憐計禦使葛
 增兼食都御史往視軍情鄂縣散官金進重芝五色
 龜授太醫院御醫 上曰龜重芝色數黃五非玄錫
 耶遂命成國公希忠告廟學臣表賀冕再生二子
 上曰玄恩重示延生之祥特為罕遇命駙馬詔告太
 廟建謝典馬五月虜犯遼東副總兵黑春帥遊擊徐
 維忠等敗之倫禦制晉亦敗虜于枝樹山捷聞 上
 曰將吏用命玄賜也當督視軍侍部葛縉等功有
 差上憂南寇南贛都御史陸總言平扣御兵擊賊張
 璉于城下多所擒獲會提督兩廣都御史張臬亦報
 捷御賊子雲福保等皆就擒 上大悅端感玄恩諭
 諸臣功有差是歲當還庶吉士而嚴嵩柄國任路涸
 獨進士貧者稱貸以納賄有資于司札太監錦者黃
 錦容以聞 上惡之詔罷逮以財賄令戶部集議足
 國裕民計御史都應龍劾奏嚴嵩子世蕃誣錦衣鶴
 中書馮其家奴中書羅龍文不法狀 上曰人惡嚴
 嵩久矣朕以其賢士寄君時優養乃縱逆醜子負朕
 其令致仕世蕃等下鎮撫拷問之三法司擬罪以聞

藏太錄

二六

遂即陞應龍為通政司右叅議嚴嵩已哀旬勅不許
 已法司坐上世蕃成烟瘴鴻龍文於違衛 上特
 宥鴻為民使侍嵩老嵩雖去 上忽忽不樂也恐大
 學士徐階不如嵩謹奉玄學臣復欺謬曰朕遂傳位
 裕王退老西內顯祈長生階等諫 上曰則必皆仰
 奉 上命同輔君閣主修仙乃可臣下有再言嵩者併
 都應龍斬之矣故平遠縣唐冠遠東湯站堡副總兵
 黑春力戰一日死之六月以宮災龍返香燬命有司
 急購之免又生子四告廟受賀發太倉銀三萬糴山
 西以修唐張臬以聞廣江西兵勦張璉肅雪峰等平
 之告郊廟社稷百官表賀七月恭將戚繼光進勦寧
 德倭於橫嶼大破平之奏勝勦福清牛田寇又破之
 瑞免四各生二子 上曰天全生祥于孟秋即望仲
 秋前應朕生辰此又非常瑞其告廟受賀苑田嘉禾
 生亦命告廟受賀八月 上以聖節建醮急得龍涎
 香而宮災時有私收得者戶部尚書高耀密購以進
 上大悅命倍給其直加耀太子太保重錄永樂大典
 九月以三殿成告郊廟社稷更名奉天殿曰皇極華

蓋殿曰中極柱身殿曰建極文樓曰文昭閣武樓曰武成閣左順門由會極右順門曰歸極奉天門曰皇極東閣門曰弘政西閣門曰宣治百官表賀詔天下閣臣請赦上曰赦者小人之幸民賊石魏木披受賜歟諭殿工廢叙有差以瑞免喜未生建承恩大典命英國公溶等告六宮廟所部等衙門皆叩帝壇而奏者十月福建新倭大至突犯福清福寧政和等處延綏總兵趙崙分部出塞擊虜勝之江西流賊平廣東官兵追捕張璉餘黨賊首林朝曦等獲之潮寇悉

識大錄

二七

年十一月福建官兵擒龍山賊蘇阿普斬之虜犯山西神池等處大掠數日命御史姜儼王大臣訪求法士秘書於天下臣民有進者賞南京戶科給事中陸鳳儀劾奏總督胡宗憲數橫貪濫十大罪詔械治京師遂罷設浙直總督屠大入犯寧夏清水營等處副總兵王勳戰死福建倭攻興化府陷之十二月清雪宮中甘雪降顆陵上大悅告郊獻廟乙丑月食雲隱不見雪百官表賀胡宗憲逮至上曰宗憲起御史皆朕擢用非黨黨三呈玄瑞近上方秘書致一子

當任事數年不聞指摘近日鹿龍發嵩諸臣獲彈罪大臣不已本兵始議獲王直者五等封今罪之後未誰與我任事其釋令閑位

四十二年正月廣東倭犯惠潮甘露再降於頭陵遣定國公廷德往祭加守備太監恩一級守臣及供奉圍陵考各賜金帛有差虜犯宣府掠隆慶永寧等處大同總兵劉漢戰却之賊兩行會大雪乃遁二月虜犯遼陽副總兵楊照進擊之清河遁出塞未幾復犯長安堡照設伏統出虜前斬首七十五級興化倭結

識大錄

二八

集崎頭城泉州衛都指揮歐陽琛死之賊未勝攻陷平海衛襲寧德破之以倭陷興化命張泉總督西廣軍務調兩廣兵馬分部擊之四月上諭內閣曰天降王克一于昨歲總生十子內四教之一今日子時緒生四瑞語爾知為徐階率羣臣表賀建宮壇與三日告太廟按緒範七範曰元緒世廟奇語如此雲南進賢石三百六十兩有奇昨金復海盜三衛民福建新倭自長樂流劫福清等處總兵劉顯俞大猷合擊於連浪城之副總兵戚繼光與劉顯俞大猷夾攻平

海倭天破之福建州以南倭悉平論功有左五月三
街夷酋通罕者虜辛愛之義妻父也三衛夷嘗殺
我謀卒四人至是副總兵胡鎮執通罕以求撲卒之
罪夷通罕子惧以罪夷至請以易其父薊遠總督待
即揚遂計欲以牽制辛愛使毋寇邊留通罕令與其
諸子更迭質上疏聞以自為功且為諸臣請賞兵部
覆從之皆賞有差給事中陳瓚請錄用在告諸臣
上曰瓚幻奸必行險僞所言即以治僞者治之杖而
然為民經鄉賊溫鑑渠道輝等平六月壬戌月食七

歲木錄

月命撫按官不待復命即訪有司貪污者以名聞西
苑龜主五郊各廟受賀八月苑田嘉禾生獻廟受賀
裕王三子生 神宗皇帝也以訪求玄秘加姜徹王
大任俸一級虜聚東連東廣寧塞外總兵楊無率遊
擊練補家即得功等出塞分掩之然夜失道中流矢
死補家等馳至搏戰斬首百二十餘級虜引去以徐
沛豐陽四縣水蠲賑之十月羅遠番僧封諸藏者為
令楊遂質通罕父子三衛夷皆怨蓋與虜通連虜
入寇虜伴東行巡撫都御史徐紳請遣守備子嶺選

以虜東行不為備紳自將赴之虜遂突攻陷墻子嶺
寨長驅深入遠起殺通罕父子引兵而尾虜京師成
嚴詔宣大總兵官馬芳姜應熊劉漢等連入援以總
督尚書江東統之丁卯虜七平谷掠通州 上自宮
中望見大光曰虜當不遠諸將何不勒邊勅文武大
臣門諸門鎮速候顧家布京營兵城內外戊辰遂尾
虜通州 上命保通及潞陳護陵芳其衛京師總兵
胡鎮孫備遊擊趙添等追虜于三河 上曰軍逆虜
得無飢厚餉之虜與鎮戰斬其軍為三脣添及軍三

歲木錄

十人皆死為連大掠深冀諸縣去諸將以精騎望虜
虜尾之遂以虜東連聞自謂追殺功 上疑問徐諧
聞賊少追恐詐者遂連言追殺果行否諧曰賊大也
在平谷謂之追連之則可謂追殺則否 上曰此又
庚戌之撤矣 皇高祖考歲一巡邊 上元亦聲威
震後今內巡點而外賊侮可慨也命戶部賑城中揭
入援軍 上審虜所以入縣楊遂質通罕連繫之并
繫印御史徐紳等訊治之乙亥虜稍引去十月丁丑
虜遊京師解嚴是時 上患庚戌之變劉問徐階日

教下已差戰功賞江東等有差是役也兵部尚書楊
博不及賞 上曰朕不賞博博或稍後蒙如丁汝璣
矣博性恐暗為解乃罷告虜退于祁廟社稷神祇虜
之人也造人以質通軍發還左右家前西首以其言
聞 上上愷甚有意誅逆項之刑部擬上遂及紳等
皆坐死罪不報會兵科都給事中丘楨等上言後策
上怒曰何不吉逆因遣殺夷勾賊者下梓錦永拔六
十點為民除降逆方雖職命改錄逆等於詔獄鎮撫
司錄上通軍恨逆乃勾虜入寇即遣自勾虜也

藏大錄

下刑部改擬徐階改罪逆語甚嚴切刑部尚書
黃光昇煌恐請改逆接引奸細律論死 上命立赴
西市斬而梟示之仍命流其妻子二千里如丁汝璣
故事紳亦論死長繫之詔自合諸將入援與援薊鎮
者徑聽薊鎮總兵指揮甘肅白軍門裁薊鎮宣府添
設兵備官上諭楊博博將練兵諭吏部尚書嚴訥京
師兵本協理戎政當慎其人本兵二佐亦須才者朕
見侍郎時協理戎政侍郎汝楠皆不稱卿詢其大破
常調推歷達習武者以聞乃以湖廣叅政遂代時大

理少卿恭代汝楠為陣亡士卒募原野者命有司瘞
之甲申火星逆行建標典百官素服修省五日己未
順次奏謝于禮壇
四十三年甲子正月己亥朔衣火風 上諭兵部曰
風非四時之正上天恩示其慎承翌日又風 上曰
風雨異博小心共理若徒取往來文書何益於事楊
博固請先嚴宣薊次各錄 上曰屢命之矣西虛文
取罪 上諭戶部兩廣駕官若係莫屬意採珠者雲
南無事實石乃亦不至有司怠上如此矣 祖宗時

藏木錄

珠右貯積不少皆弘正間耗費今上無母后之奉十
已省七有司見謂方理兵食則廢珍玩乎尚書燿與
為期促之愍者治其罪東虜犯薊東岸石黃土崩恭
將白文智總兵胡鎮遊擊董一元等拒却之賊轉攻
山海關亦不克而遁歸值海水暴漲有陷沒者 上
端佑皇尊命祭于海神薊遠再報虜警 上諭兵部
北氛之作未定時略內進入虜者多予虜兵宗營練
兵亦宜整也又諭徐階鎮遠候家進副將有勇略一
二以脩破敵街鉢增築寬城環京師外城、潞河二

月量元順天三月河被虜諸處抗粮賑之以錢金降
伊王與樸為庶人禁高墻除世封福建餘倭攻園仙
遊縣絕兵威繼先追擊天破之復追擊之同安又追
擊之漳浦大破之倭逃廣東而福建賊悉平三月玄
照延軍殿成廣東官軍擊潮州倭破之已未親禱雨
洪應雷宮甲子黃靈雨土命百官修省四月庚辰雨
厚且表賀上悅巡撫青州都御史吳維徽招土酋
楊珂等降之五月壬寅朔日有食之廣東進珠二千
兩上少之命別選大珠兼督者不以獻分遣使者

載太錄

三三

建熙鵠鳴諸山道士進香版鎮海濱以祝壽乙卯虎
夜降于御帳上喜修迎恩典五日丙辰桃復降白
兔上二子上益喜謝玄告廟頌之壽鹿亦生二子
羣臣表賀上以奇祥三錫天眷非常並手招答之
建洪法太素殿六月經吳俞大猷湯克寬大破倭于
海豐廣東倭盡平七月南贛官軍討程卿等歲屠盜
擒之御醫金聚芝三百六十奉為萬壽香山三以
獻賜白金是歲天下且民進法秘仙桃瑞芝及為上
建熙祝釐者甚眾皆表賀十月壬午任姜徽還報

命皆陞翰林院侍讀學士賜第京師十一月嚴世蕃
雁龍文進戌而歸聚眾大治私第南京御史林潤以
聞詔逮治之九日莊寶源局鑄錢更定歲首法毋循
康次以求得人十二月上責戶部所進金色不純
尚書懼皇恐謝請進五色金千兩自贖乃解詔者僧
入貢者限人入選如成化弘治故事古田鹽賊常銀
豹等劫廣西布政司庫殺參政黎民東南韶山賊作
亂流劫乳源江灣守備賀鐸納緞蒙允元進戰見抗
馬賊死唐紀山西興嵐等處遊野梁平守備和謀死

載太錄

三四

之北畿山東大飢
四十四年正月朕歲內饑景王薨二月上諭徐階
曰龍涎香常有耳惟所進殊稱不足尚加恩何更恩
諸州皇恐請起廣東福建撫按官百方購之上曰
爾毋劾梁材護為三月嚴世蕃雁龍文進至御史林
潤再劾之下刑部獄上諭死上曰世蕃嘗逆非常
爾等皆不推寬起學淵疏如其說足示速耶其會同
都察院大理寺錦衣衛再鞠之尚書黃光昇乃上言
世蕃交通倭虜謀逆有狀請亟正典刑以快天下

上尚街嵩曰昌不吉延奉命即新世舊龍文籍其家
萬諸孫在官者皆削職為民虜犯遼東軍前小團山
朱將綠補家與遊擊楊祖藩死之四月宮怪有黑氣
木綿見披擲藤井上上惡之祿內種亦竟止建清
後殿詔歲有吏員有治行卓異者一體超推洪應殿
武經督工事工部尚書徐果為其子求世襲錦永倉
事許之虜犯肅州總兵劉永業等戰敗之後化通州
官軍禦敗之倭寇浙江溫台官軍擊敗之楊口竹與
連出外洋運兩成親請兩洪應壇已丑兩百官表賀

職大錄

三五

詔去賊首兵平盜提行劫兩廣福建閩俸自台州
海洋突犯福寧州總兵戚繼光擊敗之乘勝勦舊犯
永年倭亦敗之雲南叛夷阿萬李向陽等平五月建
雷軒唐犯鎮武營遊擊楊維藩擊之陷伏漫二月虜
突入延綏黃甫川六月芝生 肅宗舊廟 上大悅
命奏謝玄極殿告太廟百官表賀名舊廟曰玉芝宮
奏 肅宗帝后御位馬河決沛八月重建萬法殿及
千步廊樊景恭王于西山虜入寅所尋趨大同新平
天城堡一出遼廣東山賊卓文勝等平而范川款得

嘉禾陽曲人獻白兔賜金幣遂告朱見子太廟百官
表賀 上諭禮部曰頃者朕御禱若素上各有鼎光
一夫賜也朕親奉謝于太極殿公浴等其分告朝大
六宮廟遂建謝瑞典于紫皇殿命大學士徐階嚴詞
李春芳尚書郭朴高拱伯方承裕為上香使虜首黃
台吉突入洗馬林把總江汝棟按伏暗莊堡擊之墜
馬其卸眾致元季云黃前歸款日始魁自是不敢犯
邊者數年九月虜犯延綏鎮靖堡奏將魯聰崇之俱
收元虜縱騎圍龍泉郭江于魚山節趙奇于黃家梁

職大錄

三六

凡四日乃解去定親藩封仍用孟夏月建乘成殿給
事中齊岳御史振之等劾奏高州介賄賄者不勝戶
部 上曰雖不聞過差遠竟有賈石少見藥運被忘
諸臣曰未聞求賢急於寶貨不無謗上雖其親事如
故命工部尚書朱衡開新河沛縣虜聚眾成遠塞窺
大同警報日數至 上諭徐階曰昔我語為政際而
習武嵩云佳兵不祥古北口朱款犯茲邊警不次報
傳不預圖與其後成功也無寧通先籌文城王表相
得白兔於苑姑射山撰頌以獻賜白金百兩金絲深

龍朱來三襲十月告謝瑞虎于玄極殿大廟增設饒
州通判一員掌燒造御器先是胡宗憲為言官所劾
以書抵羅龍文轉求世蕃為內援書未達會世蕃被
罪及龍文誅巡按御史王汝正奉詔籍其家得宗憲
書因言宗憲故交通王直與援龍文世蕃以免今蒙
恩放歸不思補過愈肆猖狂集無賴暴橫鄉里其
罪不在二犯下乞正明辟以服人心詔執宗憲京師
詰問之久之宗憲逮至疏辯并訴汝正私罪上心
憐之下汝正并訊宗憲尋死于獄詔已之戶部主事

識大錄

三七

海瑞上書極諫十一月御史張綱言頃 皇上寘萬
世著于法類陟都應龍以旌其直中外翕然稱快乃
先年諸臣如吳時來黃傳策張紳王宗茂輩皆曾登
萬世著罪者今或雜戎行或混瘴癘臣竊痛之乞敕
過錄用以屬直臣 上大怒速治之京師十二月
上曰吏貪不治民不安州縣官職多者皆先勤為民
巡按御史乃連問之都察院亦以此藉御史功能為
兩子禱雪于雷軒丁丑以火星運行詔修省是日大
雪百官表賀新建萬法寶殿成

四十五年正月大足縣故賊蔡伯貴作亂尋平開化
礦賊攻婺源破之流劫德興玉山諸處陞真人府焚
修製樂官工中敬為太常寺少卿歐陽中銜李中陽
陶微屈存輝及內局高士包存蘭等皆加俸秩有差
二月先是海瑞上疏 上怒擲之復取觀反覆太息
如是者再四竟留中至是 上疾頓瘳諭徐階曰瑞
言是也朕久病大不如曩者定能視朝今人心恨不
新其政其政新其君御此尊無二上朕欲別建一宮
居於南京又何暇焉階曰瑞誠懇願殊無一語及傳

識大錄

三八

繼事 陛下奈何出此言且臣聞主聖則臣直 陛
下天地也何所不容乃下旨曰瑞畜物豈若不臣悖
逆錦衣衛共捕付鎮撫司嚴究主使同商者既撤上
法司擬于萬父者律故竟留中先是 上居恒念承
天以為祖家與徐階及中官黃錦撤南幸者屢矣至
是會承天水溢廢陵垣墻傾守備張方湖廣巡撫都
御史谷中虛以聞 上意益決于畫宮殿陞庶拔度
以及法門雪埋樂祀宣武之是規制一倣京師費以
萬萬計即遣工部侍郎張守直視工內官監太監袁

亨督理工臣授副使恭議郎中爵疏者餘二百人皆
至楚中經騎留瑞偵探稽督者相屬于道是時楚中
連歲災荒人心恟恟莫知所出巡按御史陳省上疏
不敢止上南巡乃極言湖廣水災民困死流離狀
上心動下旨工部曰既財歉水災想造作艱緩弗美
其一切停之第速恭量修隆慶後恩二殿畢之日督
工官及工匠俱還京而上意彌銳顧諭徐階曰承
天朕受生之地病久不瘳欲一拜親陵休藥馬必奏
功諸王毋朝迎從官勿朝我因卧筆至階諫不可居

識大錄

三九

數日 上後曰朕修理龍飛等殿圖一視之階對
陛下自南幸至今二十七年矣自度精力何如叢者
四方無警塞陸晏然又何如叢者六飛遠守根本空
虛萬一巨測得無驚虞惟 陛下深思 上乃罷而
意猶不憚時時念即中不置云承天大志成造御慈
等殿於大道殿果園中四川山寇黃中平三月虜突
犯宣府龍門等處總兵馬芳等追襲勝之廣東山賊
李亞元等毒掠河源和平諸縣原任總兵俞大猷直
搗其巢大破平之開化賊還掠逆安與西安新賊相

應勢日熾以劉幾為兵部侍郎兼金都御史總督浙
直江西軍務徵三省兵至勒之四月壬戌朔日有食
之恭將湯克寬都司傳應嘉窮追吳平寇入安南大
破之紫極殿壽清宮成虜寇遼東西興西平二堡五
月虜轉掠河東繼場等處守備即得功擊勝之張能
峪口驅運擄掠甚衆六月戊寅親禱雨穀道雷軒越
三日大雨羣臣表賀七月謀叛虜自萬全右衛入寇
命王徽宣大薊連預戍守并令大同伏兵天城陽和
間伺擊 上諭博曰要災虜入必難得志但當防秋

識大錄

四十

耳已總兵馬芳與諸將進戰捷聞諭功有差修玄極
寶殿購西域賈胡王以造御寶永和壬新壇獻白鹿
達祭謝成福宮告太廟百官表賀虜大掠延安府及
保安定塞諸縣款日乃出始通天津海運轉漕永平
八月西苑生瑞穀獻廟羣臣表賀命工部速建紫宸
新宮迎冬至一陽入居必至之虜寇延安九月修乾
光殿成福宮帝銀豹等平增設廣東巡撫改總督軍
門為總督兩廣軍務兼理糧餉巡撫廣西召還鎮守
毅臣以流官都督填之復設鎮守廣東總兵十月謫

嚴嵩親黨故大理卿萬家成連問故刑部右侍郎鄢
懋卿于巡按御史唐孫定遠入寇固原總兵郭江元
之虜入偏頭關殺守備一人及官軍甚衆癸酉月食
淮徐饑賑之力部司務何以尚請宥海瑞上大怒
詔杖之百下鎮撫獄晝夜禁出沈束發為民御史王
時舉論劾刑部尚書光昇擬海瑞罪失律編發之口
外命兵部撤總督並勒定遠虜丁亥上復不豫訖
大漸聞十月劉幾勦開化礦賊平之虜復犯延綏住
內地六日去紫成宮成雲南四川兵討雲南上合鳳

識大錄

繼祖平之虜千餘騎犯大同威遠等處恭將崔世榮
力戰死十一月命有司祈雪乙丑雪厚臣表賀修顯
陵禮恩殿成更碑題曰大明肅宗顯皇帝陵十二
月改龍州宣撫司為龍安府庚子上疾甚運乾清
宮遂崩遺詔曰朕以宗人入繼大統獲奉宗廟四十
五年深惟享國久長累朝未有乃茲不起夫後何憾
念朕遠奉列聖家法近承皇考身教一念愧本惟
敬天勤民是務祇緣多病過求長生遂致奸人乘機
詛惑禱祠日舉土木歲興如廟不親朝講久廢既違

成憲亦負初心天朕衷方圖改轍遽嬰疾病補過
無緣每一追思惟增愧恨皇子裕王可即皇帝位勉
修令德勿過毀傷喪禮如舊以日易月祭用素饘毋
禁民間音樂嫁娶郊社等禮及朕附葬享各稽祖
宗舊典斟酌改正自即位至今建言得罪諸臣存者
名用殘者恤錄在繫者即先釋放復職方士人等論
厥情罪各正刑典齋醮工作採辦諸勞民事出行停
止於戲子以繼志述事兼善為孝臣以將順匡救兩
宜為忠當休至情用欽末命詔告中外咸使聞知

識大錄

裕王入發喪再上尊謚為欽天履道英毅神聖宣文
廣武皇仁大赦肅皇帝廟號世宗葬永陵

識大錄卷之二十四

古宣逸史臣劉振伏述

帝典

穆宗莊皇帝

穆宗莊皇帝諱載堯世宗皇帝第三子也母杜太后帝時盤之日首取龍旗畫鼓及五行志每取輒進世宗世宗奇之長而丰神秀朗舉止端莊見者謂有帝王之度始封裕王與莊敬太子同日受冊

識大錄

中官誤送皇太子冊寶帝所而裕王冊寶乃在太子宮是時莊敬已屬疾竟薨中外曰天所啟也世宗兩立太子皆薨其後春秋高益惡言立儲事諸方士有言於世宗者曰二龍不相見於是帝仍為王出居邸者十餘年絕不得召入中外莫測屢有言者然而世宗意固自定世宗末年戶部主事海瑞上疏切直上私命錦衣世死之世宗崩乃入踐天子位焉是為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壬子頒詔赦以明年為隆慶元年出海瑞獄中

元年正月丁巳朔上拜天宮中祭大行皇帝凡

進免朝賀戊午上衣服視事宣治門道遺詔錄用先朝得罪諸臣吏科分諸臣以建言死者為三等一等戰死其次廷杖死者其次繫獄戍邊廢斥下死戰死者宜復職贈廢辱論祭之典廷杖死者宜復職贈廢繫獄戍邊斥死下死者宜復職贈官若故吏部尚書熊浹故御史楊爵風節尤著雖斥然當與杖死者一體卹錄從之掌詹事府事吏部左侍郎陳以勤上謹始十事嘉納之罷祈穀大亨神祇壇帝社帝稷

識大錄

諸祭禁民間放燈出都王厚烷邸陵王府鎮國中尉勅製及其子朝瑄於高牆復其爵位厚烷加歲祿有石勅製父子存卹於有司罷免田除戶部侍郎加督理農事銜省徵派黃白蠟如嘉靖初之數停止採辦香品方士金等下獄論死甲戌賜皇子名曰翊鈞丁亥上上大行皇帝尊謚于丑上孝恪杜皇后尊謚詔天下削奪故其人即元節陶仲文爵告毀其防牌墓碑籍田宅撤西苑大高玄等宮殿亭臺名額吏科都給事中胡應嘉論劾吏部尚書楊漣考察不公

熙為民科道官論抹外調之二月戊子祭太社太稷
樂懸封皇親杜繼宗慶都伯李銘德平伯陳景行回
安伯乙未立 皇后陳氏辛丑上 孝潔陳皇后考
烈方皇后尊謚甲辰加謚 元妃李氏為孝懿皇后
故世子為憲懷太子羅王芝宮歲時享祀虜犯延綏
副總兵黃濱死之三月壬申奉奠 世宗永陵遷柩
孝潔孝恪二太后 世宗梓宮行 上攀慟顧望甚
哀丁丑升柩于太廟更名景雲殿曰弘孝殿奉遷
孝烈皇后神主專祀 孝恪皇太后主於神霄殿以

識大錄

三

孝懿皇后祔享焉已卯 上始御皇極門視朝如故
事冊封 皇子母李氏為貴妃虜犯遼陽長安堡指
揮王承德死之四月南京科道官以考察拾遺并勅
大學士高拱 上曰閣臣拾遺無故事切責之毀紫
極殿紫宸宮改建翔鳳樓馬工科都給事中馮成龍
等言山陵甫畢不修政事而亟翔鳳詔令不信舉動
不當從此始矣一毀一建為費不貲伏惟遠希漢文
靈臺百金之愛近法 宣皇草舍一匡之德 上嘉
納遂罷之兵科給事中魏時亮請宮中節侯遊畵精

神省章奏便殿與閣臣面裁決下所司黃塵四塞始
命發方澤時用卯丁未初御經筵復駙馬都尉鄒景
和官廣東參政郭應聘督兵攻廣賊張紹南黃仕良
有斬獲賞銀幣追贈故新建伯王守仁為新建侯復
賜左都督周尚文大學士蔣冕石珤尚書喬宇汪俊
王果喻茂堅少詹事黃佐呂柟等贈謚祭葬有差改
石珤之謚曰介追尚書顧可學盛端明侍郎朱隆禧
郭文英贈謚諡命什其諭祭等碑五月工部尚書朱
衡鑿新河以通運河成辛酉祀方澤復故刑部尚書

識大錄

四

吳山職章舊鄧罷採鮮寶坻等縣自今薦新上供辦
納光祿寺毋得奏達內官著為令達御史四人分行
天下驗視倉庫多寡有無籍記為二一進御覽一檢
戶部其有冒破營私毋論歲遠近官大小悉劾治御
史齊康論劾大學士徐階降二級外調之階求退不
許廷臣多論劾大學士高拱 乞致仕許之勅修
世宗實錄六月許驛臣秋滿贈生母吳月而不止論
戶部四渎而傷稼內外其病加修省勘定以聞戊戌
上素服避殿視事皇極門後故大學士楊廷和尚書

梁材聶豹王廷相翟鵬林俊劉訥吳廷舉侍郎魯銳
楊守謙商大節張漢江曉程文德右副都御史孫繼
魯南京國子監祭酒郁守益等原職賜贈官及祭葬
謚廕有差七月諭內閣曰朕即位以來賴卿等輔弼
科道官不諱事屢陳欺言卿為朕詳處大學徐階言
科道官遭際昌時思勦報答言或過當事或風聞誠
如聖諭以臣度之非敢為欺臣請示之上已不復
令處置御史李惟觀疏言皇上即位以來首錄建
言得罪諸臣官民利弊許直言無隱甚盛德也頃者

識大錄

京師霖雨為災宣大地震淮徐水溢遼東旗鈴火民
間金釜鳴一時臣工罕智效忠仰承宵旰而皇上
過生疑慮逆折謹言非所以恭天示一衆聽也工科
都給事中馮成能復極言聖明之世不當諱言上
報曰聽朕心昨諭有謂爾等自後進言宜審以稱
朕意逆復故吏部尚書李默原職賜祭葬贈故左春
坊右贊善羅洪先兵部員外郎楊維盛光祿寺少卿
賜諡上諭禮部霖為民災朕深憂惕內外百官痛
加修省順天府祈晴馬回避殿視事八月癸未幸太

學子太常寺少卿周怡上疏忤旨降為山東僉事癸
己初御文華殿日講上將詣陵大學士徐階等言
陛下念弓劍之藏切霜露之感甚盛第重宗廟
安社稷天子之孝也故龍輶發引去送且不親累
朝之典山陵春秋之事違官而已今東西虜日久窺
伺薊遼宣大警報屢聞惟陛下慎重上曰如旨
階等復諫上不悅責之階等復奏天壽山北黃花
鎮與虜一牆之限而已頃有邊報言東虜且犯喜峰
西虜且犯古北萬一卷至皇上不知何所擇伏臣

識大錄

實計聖躬實計衆社無所逃死不能奉 上命 上
悟乃止九月命太監呂用高相陶金坐團營兵部尚
書郭執執奏曰不可革團營復 二祖三大營之舊
先帝所定也官有定員毋用內侍國家之典也 上
曰朕觀大明會典有之其革勒如命利道官皆諍階
等言今無所謂團營者中官坐營起於 景帝革於
世宗會典修於正德之季未及嘉靖臣望 陛下以
世宗為法以兵政廢墮為慮言官言是 上不悅詰
階等階等復對 先帝懲戒弛考 太祖舊章團營

召還坐營內官事權乃以一操練乃以效此善經也
若據今則無營可生必用內官則當盡去 先帝制
上納之革冗官獲賊久據古田縣命總兵官俞大猷
會勦之北虜掩答魁石州陷之殺其知州總督鎮巡
王之誥請身率宣府遊兵二枝西援鴈門許之虜酋
土蠻寇薊鎮大焚掠昌黎等縣西虜黃台吉亦擁兵
窺陵後南山命薊遠總督劉燾總兵李世忠巡撫耿
隨卿東禦土蠻昌平總兵劉漢西防黃台吉遠京營
左叅將陳良佐遊擊將軍卽勇護陵台王之誥於鴈

識大錄

門選駐懷來巡撫曹亨自保定移兵通州以脩之
上曰虜寇深入力戰者重賞兵部其懸格薊鎮虜尚
留壁石州間掠交汾等處發宣府保定延綏等兵分
抹之京師戒嚴十月乙亥 上問大學士徐階石州
之陷故諭令選將調兵加意防守丙戌虜遁以虜入
山西薊鎮遠繫總兵申維岳李世忠巡撫耿隨卿王
繼洛副將田世威叅將吳寶等已照隨卿為民發世
忠繼洛成維岳世威寶諭新華連王真人道號金印
下前宣大總督都御史楊順巡按御史路楷獄論死

套虜謀犯固原鎮守軍襄總兵雷龍等出塞破之十
一月命詞官董却祀禮以進如久廢臣民快觀馬戎
午車駕視牲庚申誓羣臣告郊于太廟癸亥祀園丘
奉 皇祖配還御皇極殿百官行慶成禮廣東海賊
曾一本執澄海知縣潘焚殺潮州革總兵湯克寬任
改隆慶殿為慶元殿隆慶州為延慶州衛為延慶衛
免石州徭役三歲早濤兩命兩京大臣及科道官博
訪遼才及熟曉屯鹽利弊者各舉所知以聞 上曰
有司怠位聽訟弗親察委所屬武職及異迹小官百

識大錄

姓受害良苦撫按官其指名奏治工部主事楊時喬
言三幾九獎三勢以規時政曰勅朝議為修德之幾
裁章奏為出令之幾斷聽言為圖事之幾治體之幾
息弛法令之幾數易賞罰之幾濫納需之幾多用度
之幾繁莊場之幾擾習俗之幾侈士氣之幾早議論
之獎浮宦寺之勢重難制宗藩之勢祿難給邊境之
勢威難振下所司 上問內庫太倉錢穀之數戶部
尚書馬森具對且言積貯天下大命也蓄無三年命
曰非國今催徵急矣按括窮矣事例開矣四方民力

竭中外庫藏空矣臣謂生財不若節多取不如儉
皇上登極首詔止土木之工羅珍寶之市損無益之
費損不急之官天下喁然歌頌書曰慎乃儉德惟懷
永圖慎儉美德也懷永圖終也惟 陛下終儉 上
曰帑藏罄乏至此朕正供外分毫無妄費朕儉矣卿
等悉心求足國者蓋山王邦直鹿詔言十事曰減
賦役以招流移實倉廩以備凶荒戒有司以去奢修
清驛遞以革冒濫禁勢豪以除橫暴正士進以塞奔
競重功績以明考課慎作養以制繁冗嚴簡練以修

識大錄

九

武倫振紀綱以勵風俗上曰邦直言切所司議奏毋
廢官早是歲減免天下田糧九百九萬八千六百九
石有奇
二年正月辛亥朔 上曰貪官罷黜不足戒今歲考
察賦著者却院奏治之革正一真人名號奪其印以
其高孫張國祥為上清觀提點吏科給事中石星言
治道不進則退君心不強則偷今四序更始萬國維
新庶職來同群心屬望苟因循玩愒即欲長如隆慶
元年亦不可其切見 皇上入春以來天顏漸展視

朝漸稀章奏煩聞要選屢辟臣不避斧鉞條上六事
曰養聖躬人主一身至重也節飲食審嗜慾所以養
之也結齒域眉伐性之斧甘脆肥醴腐腸之藥為禁
山之樂則必長夜之飲則必聲色是耽此 陛下近
事也臣願 陛下法大禹所以惡耽學成湯所以不
過日講聖學我 祖宗經筵日講之制定舉二月中
旬法天運之新進德思治不可懈也言官累請未見
舉行臣恐條要條歲月逾邁而光明不緝也曰勤
視朝 先帝二十餘年不出宮闈而天下治紀綱振

識大錄

十

也元宵聖節為日相比 陛下宵旰倦於曩者臣恐
獻諫之徒或借 先帝為辭是以娛樂相尋萬事叢
睦何以幾幸 先帝之治也四曰速俞允 皇上即
位初年臣下有言未嘗不允、未嘗不達也事涉難
從亦亦旋下令則有允不允者矣即允者亦愆常候
臣嘗因而款之事聞聖躬車留中而不報事聞內臣
或稽遲至得罪是豈惡言拙計不當聖心耶抑左右
遏抑之也四廣曉諭切見太常寺少卿周怡言事誤
犯忌諱遲之外吏給事中陸鳳儀偶違聖旨斥為編

民二臣得罪其小者也引裾批紱有大此者矣曰察
諫諸孔子曰沒溺之措庸受之勸不行焉可謂明也
已矣比有一二內臣專恣忌固言官政發遂切齒
怒目待其後言過直則對陛下曰欺逆激則對
陛下曰慢再三言之皇上不覺納而發之怒而
譴責加焉臺諫去內臣益亡忌皇上之明損矣當
今皆理傷道之事尚多六者皇上身心急務也願
亞圖之既入上以為訕杖而黜為民太學士張居
正言皇上登極之初時詔求言大小臣工莫不欣

識大錄

十一

幸貢所聞知自古順言易從逆耳難受能受逆耳主
德斯隆昔漢光武殺直臣韓歆皇上在藩臣嘗以
進講其時反覆開導言人臣進言之難歎惜光武不
能容歆荷蒙皇上改容傾聽遂御書文武獻納四
字置之座側是皇上固臣之言有意遠近先帝之
治也石星草野之人乍許選同急于圖報既杖之矣
又視職為編氓恐與昔時所以感悟臣言者不無差
間伏賜召還或從請外以偈放言聞自新不報二月
皇第四子生勅諭天下朝覲官曰朕即位之初下詔

更始念得循吏究宣恩澤顧在位者苟且便私民用
愁怨朕甚憫焉維茲來朝特命審覈然不職甚若爾
等宜幡然永思庶以律已仁以撫民公以存心勤以
蒞事朕親親於舊習朕氏自封於弗公侯廢勤是從事
不恪而守官無狀也朝憲凜一警蹇春冰尚欽承之
毋替朕命已亥耕籍虜犯紫溝堡守備韓尚忠迎戰
死之吏部左侍郎趙貞吉遷南京禮部尚書將行
上屬心焉諭徐階曰講官林燠其調之南講臣中有
齒長者留如舊階對曰趙貞吉也請召還為禮部尚

識大錄

十二

書協管詹事府事設總理監也都御史二人分隸監
七事改石州曰永寧戊申揭陵諭臣曰朕始知陵近
違薊州鎮臣來朝近日虜情何似違事久疎無實心
整理者卿等共示朕意於宣薊二鎮臣二鎮軍來護
從者議賞之今諸總督鎮巡條上戰守方略固發金
五千以犒軍諭戶部車駕所過重免本歲田租義昌
平州宛平大興二縣地凡設行宮屯軍馬除馳道者
免十之五所過者免十之三民居被毀者與之直三
月辛酉立太子廣東賊魯一本犯雷州執恭將印把

總尚志以去以廣東總兵俞大猷往勦之以昌恭撫
寧二縣被虜免其賦糧一歲 上欲幸南海子徐階
等言上林苑海子蓄育禽獸而已非如視學耕籍足
修禮而明教也惟 皇上慎重不聽九卿科道官皆
諫報聞兩子車駕至而遂還京師地震命百官修省
四月定熟戚莊田額熟臣傳派五世者限百頃戚畹
限七百頃家絕及失爵者悉歸官奉故元佑宮供田
以其歲入堤江漢命內承運庫太監崔敏買黃金萬
兩取戶部銀如金數而六之戶部尚書馬森言 皇

識大錄

十三

上出內庫知太倉厓矣 先帝時常買金二千金色
不佳僅得足數亦尋罷之今猶貯太倉也抑 祖宗
時御札皆司禮監傳下內閣轉示部院無徑從中更
望 陛下慎重 上命取太倉貯金以進五月以戚
繼光署都督同知總理薊遼保定練兵事務遣錦衣
二人募烏銃手三千人於浙江給蕃器恤其家屬優
其資用以防秋 上曰諸臣皆言王守仁切其遵
先帝所封伯爵予世襲詔送刑部贓罰於戶部以濟
邊著為例大學士徐階致仕廣東賊曾一本寇省城

拒傷官軍八月雲南叛苗鳳繼祖伏誅被虜降人白
春等五人來歸授附近衛百戶仍懸被虜降人賞格
於邊外陝西盜魏大清等行劫絳州鄉寧太等縣拒
傷官兵尋渡河遁去湖廣饑命守臣蠲恤 九月命
主事楚太倉銀庫者註運三年今買貓睛寶石頃之
罷十月遼王憲燁有罪削爵降庶人禁高牆除其國
十一月閣位太監李芳數直諫命錦衣杖送刑部獄
侍秋決十二月議久任諭戶部買諸色寶石珍珠晴
綠錯期三日尚書馬森奏言 陛下詔罷採辦遠方

識大錄

十四

奇貨不至京師二年矣三日期雖猗頓輸金計然持
焚亦知其不具也 上趣之戶科給事中魏時亮言
九月中 皇上諭買貓睛寶石未幾賜羅中外傳播
儉德流聞臣聞太祖高皇帝曰孔子之言如節用愛
人真治國良規又曰珠玉非寶節儉是寶是以却文
石御銅器教太子諸王曰前代奢儉不同治亂懸判
當存儉戒常記吾言臣近讀 皇上詔旨曰朕正供
外母分毫妄費購買奢嚴分毫多矣舜造漆器諫者
七人焚珠玉於殿前唐玄宗猶能之臣敢以先帝望

皇上上曰少許爾輒有言且不治御史詹仰庇言臣聞珍珠寶石多藏中貴家陛下索之愈急彼價愈昂今南北多事兩廣缺餉疏請再三當事者存根本之慮不敢多與一欲珠石遂無惜萬金之費臣恐賤土地人民而貴珠玉也上曰有旨是歲蠲免天下存留田糧二百三十四萬九千三百有奇三年正月己巳朔大同總兵趙勝敗虜弘賜堡福建官軍出海逆擊海寇魯一本於柘林藍埕及馬耳灣等處大破之報至兵部請先賞後勘破格以勸邊臣

識大錄

十五

從之以威繼光為總兵官鎮守薊州永平山海等處盜劫崇昌捷為設長寧永寧二縣上遷皇后于別宮且一年疾甚困舉朝以為憂涉宮禁莫敢明言巡視皇城御史詹仰庇上疏請復之上殊怒衆謂仰庇禍不測已下旨曰后侍朕久歲無子又多病移別宮或暢意樂心可疾退爾不曉禁中事妄言姑不問上向不手旨至是親之中外翕然稱聖度三月更名程番府為貴陽設定南縣海賊魯一本勾倭犯廣東破碣石四月命取太倉銀三十萬兩進內

戶部尚書劉體乾言銀庫見存三百七十萬九邊年例當二百七十萬有奇在京軍糧商價不下百萬有奇薊州大同諸鎮例外奏討即盡發銀庫猶不足應望乞停罷不許休乾復言國計之乏有位其知若一人異同臣甘伏欺罔抑存庫之數乃近違御史搜括所入萬一倉卒徵調何以支持如國事何科道官皆言大學士李春芳等上疏曰祖宗朝國用遼餉皆有定額庫藏尚贏世宗中年虜犯京師邊費日倍加以連年水旱災傷至今搜括已盡臣等方與所部

識大錄

十五

日夜憂懼計無所出伏望念國儲懷永圖若上供必不可已請如祖宗故事取用內庫至外庫寺僧軍國勿行輕取上曰取十萬奈虜練力免小黃台等欲抄掠寧夏總兵雷龍等襲破之五月上曰京城民為報商苦累朕甚憫之戶兵二部並議關于足言官各上狀請清胃溢依時估發預支時給領均肥瘠禁橫索內官監所掌錢穀有庫廩房屋園地租稅歲入萬金漫無考核巡視御史詹仰庇令大校可華察其數內官監悉隱之支吾對云歲供內府傳造紫急

精巧御覽器物及四時買辦進供花草果木蔬品之類或供造園鰲山修理宮苑別殿亭榭軒閣花藥欄干慈寧宮花園乾清宮諸南苑松竹樹株及龍鳳船鞦韆戲寶鼎渾貼金雲龍監橫箱臺香几白玉盆刻絲諸玩物工作並不外傳無預戶工二部仰庇因既言御用供應工部具有歲例匠作悉給官錢內監黃緣便漁為民營動委供進歸過朝廷如米穀此租稅以補內府不足之用則公費也何必隱馬乞勒戶工二部會同司禮監巡視科道查勘實審宜留者留宜

識大錄

十七

幸者革應存多寡盡解內庫公需應弛予民者悉出還之臣又觀該監所稱無經甚矣費無經則小人觀利用無一二侵浸且十七八皇上誠身親節儉近侍之臣或以織造採辦為玩好逢迎者盡屏斥之則欺冒不生何事取盈遂徇令司計者謀及於貴官需爵伏望念餉稅之不支嚴屏小之靡濫服器惟儉浮冗悉除疏入上怒曰所仰庇悖去屢矣錦衣衛痛杖之發為民革去監局巡視科道官大使毋用閏六月雲南武定叛因鳳曆伏誅四川妖賊蔡一貫等焚

劫銅梁大足諸縣七月詔取進光祿寺銀二十萬兩寺臣言不足上命減半禮部言供膳差奉祭祀充宴饗則於光祿取財焉先帝之所稽皇上之所節也是以有贏今先後取五十萬矣內府不足取之光祿光祿不足必行剝派伏願罷宣索以舒征求科道官亦言上曰有旨命工部速明歲朝殿燈及鰲山工部執奏言一燈之費至三萬餘金陛下奈何以誣正之餘營不經之務且明年歲正日月文食而遊宴觀燈實累聖政上罷鰲山馬兩戌月食不見

識大錄

十八

河決沛自考城虞城曹單豐沛抵徐州漂沒田廬不可勝數漕舟二千餘皆阻於邳上命戶部發太倉銀二萬緡司官一員往賑他被灾地方撫按官一體賑恤視分數蠲免八月東虎縣大水壞溺甚衆廣西總兵俞大猷福建總兵李錫協勦海寇曾一本于拓林鴻三戰皆捷俘斬甚衆復與廣東總兵郭成將王詔進剿之某蕞薄焚其舟生擒一本擒奴有差命總理河道都御史及諸巡撫分祭河濟江淮東北二岳及東鎮之神以弭水患設戰車營于廣寧工科都給

事中嚴用和言東南災傷重大請罷南京廠抗織造
召太監佑等還京南京給事中駱問禮亦言供應機
房工費甚鉅尚書林雲同計無所出至稱病乞休宜
遂停止工部尚書朱衡覆奏如其言且言節慎庫所
貯常額多逾歲出入不相當廣氏之憂有甚于南
上曰織造有屢旨朱衡沽名賣直責對狀乃宥之九
月刑部尚書毛愷言刑獄六濫曰濫曰濫詞曰
濫拘曰濫刑曰濫擬曰濫罰上命行內外諸司痛
治之虜大入大同右衛鎮川堡東西分掠山陰應州

藏大錄

十九

懷仁潭源諸處時河水漲溢自清河縣至通濟閘及
淮安府城西濫者三十餘里決方信二壩出海平地
水深丈餘寶應湖堤往、崩壞又山東曹沂郯城等
處水溢從沂河直河出邳人民溺死無算河道都御
史翁大立以聞以繪圖十二為濱河民頌困援言時
事可深慮者五曰東南賦藏也而江海泛溢粒米不
登艱捷雖加使隕民命北京儲可慮一連鎮間隕洪
水衝溢墩堡傾頽無恃以守此慮患可慮二直隸山
東河南皆股肱郡城郭不完積貯空虛賑貸乏策此

內地可慮三海嶽之間颶風鼓浪兵船戰士悉被漂
沈此海防可慮四淮浙鹽場鹹泥盡衝圍柱俱廢此
國課可慮五願 陛下與公卿輔弼計求消災弭異
之方下所司辛卯 上大閱將士都人快覩馬駕還
樂奏玄武之曲總督戎政等官鎮遠侯襄協理侍郎
王之誥等率將佐上表謝恩羣臣稱賀聞及格者皆
賞遂勅寰之誥等曰書不云乎有備無患故治兵講
武帝王重之我國家立京營養戰士講軍實於平時
壯國威於警日越我 皇考壽命文武總督協理戎

藏大錄

二十

政更新厥制大脩近年士馬消耗器甲彫獎將多怯
敵兵無選鋒朕甚慮焉朕茲親閱將領薄示勸懲爾
為朕牙尚體朕心毋玩愒毋營私毋科擾庶幾部伍
充實士馬精強朕張皇至意十月慧呈見 上問
戶部天下戶丁糧革並引稅課銀通計三年支用見
存幾何 邊年例軍餉太倉歲發及各省解納幾何
具以數奏尚書劉體乾具上 上曰歲計甚多臣下
全不為國體恤姑不問十一月甲戌冬至祀圓丘以
歲災暨免慶成宴是秋審席吉能既西掠番夷其部

落在奎者東西分犯各邊不得利乃移營白城子伺我掣兵則乘虛入寇總督王崇古謀得之先撤諭諸鎮引兵從花馬池長城關出邊抵白城子與虜戰虜因風縱火風反自焚遂北還事聞論賞有差南京刑科給事中駱問禮條陳十事生狂妄降邊方三級言官論採不許京師地震有聲詔百官修省三日十二月上曰近來災異頻仍多因部院政事不調聽信刁風濫受詞訟誣害平人所至厥衛其家訪以開刑部尚書毛愷等具疏引咎刑科給事中舒化御史劉

識大錄

二一

賢等言我祖宗嚴衛之設用以捕盜防奸非察臣下也若使暗訪百官錄此開羅織之門神陷穽之術網害忠良貽殃善類非盛世宜有下所司潮州賊郭明胡一化陳一義等依山為巢屠戮劫虜者二十年總兵官郭成分部勒之論功賞有差戶部尚書劉體乾言國家經費歲入不足供所出而陳乞支給每出額外民窮財盡職此之縣臣等請以今歲出入多寡之數與夫昔省而今費者條呈御覽仍以內外一切經費應存應革者並用籍記刊示中外許之吏部尚

書楊漣致仕起大學士高拱以原官不妨開務燕掌吏部事尚寶司丞鄭履淳上疏曰伏惟時方多故萬姓憂智頃年以來議論叢煩上澤終不及民窮愁跼踏民心殊不樂生燕雲遠代中原之眷也華鼓一聞三軍震動徐梁齊衛天下之腹也洪波蕩析四顧無烟荆襄秦洛形勝之區也強狼馮依嘯聚相扇漸直閭廣財貨之藪也師勞費剝奸究未殲搜飲日新耗盡日甚請急增於括剋帑度罄於那移宗藩之出窟無籌中澤之哀鳴尤慘舟車盡散飛輓多艱扞軸

識大錄

二二

既空枷瑣猶逼民窮而事溢不可息樊樞而法竟不可行饑莩原荒未戢遼園蕭條閭里烽火閭河武衛凌夷卒伍曠怨內憂外棘百孔千瘡物怪人妖天鳴地震甚星兩見於尾女日月離食於元春鬼神吉凶舊害游至緩急無備根本潛搖宜及今文周家桑土之謀切虞廷困窮之懼者也陛下諒陰恭默已三期矣憂虞閭閻固不容靜逸之時濟濟多士或可慰承式之望寧魯召門一大臣面質一謀官賞納一諫士竊慮高亢睽孤乾坤否隔欲見君子阻於車轄呈

約巷曠寂無取舍忠言重折檻之罰儒臣虛納諫之
功姬姜遠脫珥之規周召拂同舟之義日觀絕時
之益便殿邀晉接之期回話既繼趙普奚從而補牘
內批徑出蘇轍何自封還紀綱因循賢愚玩愒功
罪之欺蒙罔核浮繁之文案徒盈善類既失於振揚
屬階陰政乎卷寺言涉官府輒肆沮撓授在私門堅
不可破始也童牛羈豕之圖不豫它日城狐社鼠之
計莫施逮其風行勢協舉積權移會使台輔員六
卿拱手元良愠悔於孤立威福倒驅於冠裳茲霜雖

識大錄

二三

未冰月已幾望而康堂燕雀蔽日雲霞牽制優游朝
風孔俊寧顧倚之絲願裕盛遂可濟蹇亨屯臣願
皇上奮英斷以決計弘濟哲以任賢思上天培覆之
命為難謹念下民向背之情為可畏移美色奇珍之
玩而保瘡痍弛昭陽細務之勤以和庶政開門動敵
警于重夷恭肅脂膏餼于錢穀核用陸樹聲若星之
流以建法家拂士省納殿士僭偷大立等疏以求變
議訂謀經史講建臣民章奏必與所司面相可否絲
綸親授都俞交徵察吏謹微曰天開泰詠入上曰

履淳假借陳言妄議朝政廷杖一百繫刑部獄

四年正月己巳朔日有食之庚午上始朝避殿減
膳修省三日內承運庫以空頭劄子傳諭戶部進銀
十萬兩部臣劉體乾執奏陛下出片紙臣不知其
偽不敢奉詔上命如數上癸未上元節以天變未
省免百官假禁民間張燈作樂月食二月命大學士
趙貞吉兼掌都察院事貞吉請分京軍為五營稍如
國初五府之舊下兵部會議尚書霍冀等議上三大
營如故推智勇將官三員充總兵官以文職大臣一

識大錄

二四

員總理之上如議武縣都重河阿大等馳掠高筠
等縣湖廣金崗安撫司土舍賈壁作亂三月改三營
總兵官為總督皆以勳臣領之於是定西侯蔣祐
領神樞營平江伯陳王謀領神機營命曹邦輔專督
五軍營而以前總督兩廣左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
劉燾以舊官總督神樞營前總督宣大山西右都御
史兼兵部右侍郎陳其學以舊官總督神機營蔣隆
慶通寶制錢甲申尚衣監太監數傳旨命南京加建
陵又十餘萬工科都給事中龍光執奏工部覆吉加

微不如起正供新派不如責舊通 上頗然之招供
御者則造三之一他悉以准通額命戶部買白綿二
萬五千斤尚書劉體乾奏湖州額綿旦夕解至 上
起辦戶科都給事中李己諫曰臣聞物聚於地產赴
于時京師則非其產三月則非其用求者苦難需者
持價日甚商人于市難卒具也都民困於編商十九
空固宜加恤體乾復言商賈開命率匿身閉市京師
根本地裂口嗽非平世所宜有也 上悟令半買
四月出尚書司丞鄭履淳及內官李芳淳削籍為民

識大錄

二五

芳光南京衛軍屠俺答孫平屠達口入犯老營南起
朔應山懷諸路轉故平虜城犯威遠宣大總督陳其
學率總兵胡鎮等東起左衛拔之相拒十餘日遁去
論功有差內承運庫太監崔敏等請買年例金寶石
上下戶部起辦都給事中李己言庫藏方空違餉最
急請停罷 上曰如故事尚書劉體乾言年例金起
解且至若貓睛祖母綠諸珍寶非民間所有責令召
買必迫呼騷動民驚楚感傷和氣諸如臣已言罷
之不許五月戶科都給事中李己給事中陳吾德言

伏觀 陛下登極詔書停止採買蠲除加派其時海
內歡若更生何比年以來近習干諸奸巧紛紜買玉
買珠傳帖屢下旨出而輒更命成而忽易太監敏等
復行故智雖臣等懇請少却執奏終未俞允其何以
示大信於天下乎夫抵璧投珠先王懿矩毀牀碎漏
聖祖芳規縱國家十分充實 陛下猶當慎乃儉德
矧今府庫空虛小 困竭邊方之發餉無時養省之
之賑荒不已計臣日夜懷憂 陛下奈何以一玩好
之微費數十萬使其不經於今日無計於後來敏等

識大錄

二六

獻論蓄款唯欲假供用以充己橐 陛下威於奸計
竊恐將來無已伏望俯從部議至斤敏等以昭儉全
信 上怒已沽名犯上廢杖一百送刑部獄吾德點
為民外補科道官裁革廣東巡撫官改兩廣總督李
還為提督燕繼之南韶積寇黃朝祖殺掠興仁縣尋
據桂陽之羅木山巡撫南新汀漳等處都御史張時
勛平之憂李京庫銀額故二十五萬戶部尚書劉體
乾過期支吾令亟以文倉銀補進 六月丁酉朔
上諭禮部及早苗稿其傳示順天府官請十日毋

意是夜雨明日又雨又明日大雨上悅建先恭殿
瑞祥閣於長信門南工科給事中龍光諫不聽工
部尚書朱衡等言隆道英明等閣方竣再興大役不
唯財力有限地道宜靜亦恐禁地不安上罷以京
師久雨壞民廬舍免房號錢三月七月禁章奏繫詞
令撫按嚴治酷吏命王官陞補皆六年考察如京官
例令撫按官嚴覈司府以下有入已賦者追出濟達
受賄枉法者如律問達先是以内供不足下力部取
太倉銀又令買金雲南尚書劉體乾多執奏至是雲

識大錄

二

南年例金通期不至中旨詰責之體乾其疏引罪
上責體乾抗旨手詔勒閑住科道官違章交留不聽
庚辰月食令監司州縣長吏毋偏重進士葉海鹽塘
成八月虜犯錦州總兵王治道引兵出塞運之有新
獲擒貴有差初河神于夏鎮梁山皆賜名曰洪濟昭
靈謀虜且大舉入寇勅譚綸督鎮巡護禦之及宣大
總督王崇古整兵待援並許用軍法京師戒嚴起前
左御御史劉燾駐守通州南京兵科給事中李茲言
南京織染局績添機張增募匠役詔書先革太監劉

安等擬奏請從之祖崇舊額設機匠之不足請工
竣之日悉行停止上以訟清擾誥責之釋李已然
為民九月恤錄嘉靖中得罪諸臣追削故掌錦衣衛
事陸炳奪其誥命子姪官者俱革職為民家人杖達
之籍其家以久任賢能加橫州知州鄭國臣修仁知
縣唐執中服俸河決邳州自贖寧至宿遷淤一百八
十里虜現我有條引去京師解嚴虜入大同鎮之萬
濟老營副總兵錢棟死之以宣大等鎮官兵赴援勞
苦詔兵部犒以萬金祀故禮部尚書歐陽德於鄉廬

識大錄

二

犯達東錦州大勝堡總兵官王治道及恭將歐陽功
死之編置方士王金陶傲劉文彬等於口外復京營
制如舊十月虜酋俺答孫把漢那吉率其屬阿力哥
等十人來降以把漢那吉為指揮阿力哥為正千戶
山西道御史葉夢熊言把漢那吉之降遞授官爵恐
結仇激禍如宋郭藥師張谷事上責其妄言降二
級外調之諭掌吏部事大學士高拱等曰朕即位以
來科道官散亂朝綱有日矣卿展察其奸邪不職者
以聞掌都察院事大學士趙貞吉請毋考察以養獲

國家之元氣愛惜宇內之人才 上報有諭既考多
拱所嫉惡者 上降斥如所請因下諭科道官自今
世得搖亂國是倚報恩仇仍前者治無赦十一月冬
至十二月虜執我叛人趙金等以獻告郊廟獻俘受
賀逆磔金等于市傳首九邊處州礦盜作亂從昌化
突入寧國池州沿江掠剽

五年正月甲子朔詔取太倉銀十萬于內府戶部以
軍國不給請以抵春季年例數不許取光祿寺銀二
十萬寺臣及巡視科臣各疏爭詔半減二月文武羣

載大錄

二九

臣及天下朝覲官謁見 皇太子于文華殿左門達
內臣督造羊羢於陝西起致仕吏部尚書楊博為兵
部尚書封皇子翊銀為潞王三月封唐前倭卷為順
義王陝西紫陽賊羅朝用等平緝治四方游民潛居
京師者四月燒造兇器於江西詔十餘萬以鮮明細
薄者逃河決邳州自典頭集至王家口新堤多壞府
江強盜劫虜官軍五月古田獲賊常銀豹等平七月
織造羊羢於陝西凡三萬二千餘匹詔學舍副進官
得選本省乙亥月食九月從祀祀部左侍郎薛瑄於

孔子廟庭先是令四夷貢使不得引見御前禮科都
給事中張國彥言朝鮮冠帶禮義之國請班如故乃
許班十月遣鰲山燈工部尚書朱衡工科都給事中
陳行健等疏罷報聞貴州土舍安國亨來降十二月
戶部進續買珠寶實共銀二萬二千四百兩有奇
上怒不中責該司對狀尚書張守直引罪請再行收
買 上奪司官俸半歲詔進太倉銀馬價銀各十萬
於內庫太僕寺卿曾省吾科道官章甫端等言今民
窮財拙水旱海臻宜廣積貯以備緩急 上曰有旨

載大錄

三十

令雲南等處採辦珠石以進虜寇遠東總兵官李成
梁等大破之上御門宣捷受賀
六年正月戊午朔 上朝受賀詔雲南廣東採辦珠
寶歲進青紅黃寶石二萬塊大珍珠八千兩三年而
止科道官奏乞崇儉撫困報聞命工部尚書朱衡兼
左副都御史經理河工二月置新寧州甲午冠皇太
子倭分犯廣東化州石城縣攻破錦囊所殺一千戶
攻陷神電衛城一時吳川陽江萬州海豐等縣並遭
焚劫而山寇黃朝太復起甚猖獗取進太倉銀十萬

戶部言祖宗內庫之歲百萬而已比歲詔徵多取一百一十萬矣茲復取十萬非制也且今視祖宗時何如哉先臣丘濬所計已十倍往昔嘉靖十八九年以後復被當事奸貪之臣開邊方冒濫之請財竭民窮誅求無策今又迫而取之或以欲弄潢脫中之變願皇上詢往事收威命上曰卿言是且如昔科道官皆疏諫上曰有旨上降龍袍樣科道官疏請停止不允工部言蘇杭自倭犯之後瘡痍未起加以水旱流移府庫虛竭而織造之費甚鉅勢必加派

載大錄

民困難支請大加減免或去其半所達之人尤宜慎重上曰卿可擇其要者先織上所達官令安靜行事毋得擾民三月皇太子出閣講書定捕盜條格州縣掌印巡捕官有盜至十人者降一級二十人者降二級三十人者罷官兵備及該道官所屬盜起至五十人降一級七十人者降二級百人以上者罷官東虜連把孩反青等犯長勝堡守備指揮范芝等戰劫之尋犯清河堡守備曹璽等又大敗之陞賞有差復海運戶科給事中曹大埜論劾大學士高拱調外

任拱辭位上褒留馬四月提督兩廣侍郎殷正茂言廣東山海之寇日益充斥民疲奔命徙還半陛下歲令誅珠八千兩三年乃已計所費三十萬金今軍興一切不贍請稍殺之改千為百寬三年為十年戶部覆奏上從之復故總督尚書胡宗憲職賜祭取太倉銀十萬兩備端節賚廣西府江右江諸徭犒復叛五月廣東賊李茂破樂會縣六月月食兩午上不豫增剝百官疏起居已而大漸召高拱張居正高儀入受顧命上倚坐御榻上中官及皇貴妃

載大錄

擁榻達東宮立榻右拱等前跪宣受顧命上口不能言熟視諸臣頃東宮屬之勅皇太子曰朕不豫皇帝屬爾尚思保守帝業修德進學任賢使能毋有怠荒先是正月下旬上有疾且有脫瘡在理越月稍平以閏二月初旬視朝既鳴鐘班閣臣高拱張居正白閣出此上過會極門望御路中乘輿在焉亟趨赴內使數輩馳宣閣下則上已下金臺有怒色立欲就輿諸內使環跪上見拱色稍平手執拱袂甚固欲語意拱奏曰陛下何為發怒今將何

藏大錄

往 上曰吾不還宮矣拱曰 陛下不還宮當何之
望還宮 上稍沉思曰爾送我拱曰臣送 上釋拱
社執拱手露腕示瘡曰尚未落痂也因憤恨語曰
祖宗二百年天下以至今日國有長君社稷之福奈
東宮幼小連聲語一語一頓足握拱手拱曰 陛下
萬壽無疆何出此言 上曰有人欺我拱曰是何人
有 祖宗法在 皇上病新愈發怒恐傷懷 上良
久歎語曰非內官輩先生安得知蓋宮中事也於是
執拱手行入皇極門下丹墀 上左手吸茶右執拱

藏大錄

召即至有傳示即上對許之明日亦如之既傳聖體
稍安拱上札子曰臣聞聖體稍安不勝慶幸今府部
大臣尚朝宿不散宜降旨令各回辦事以安人心臣
等仍晝夜不敢去即擬旨上請 上即降旨又四口
上益平愈拱問安 上達內侍慰勞命還家至是復
初拱曰朕嗣統六年偶得此疾遽爾不起有負 先
皇付託 東宮幼小朕今付卿等三臣卿等同司礼
監協心輔佐功在社稷萬世不泯拱讀既慟不勝
即哭奏曰臣受厚恩誓死報 上東宮雖幼有 祖
宗法度在臣竭忠輔佐有不得行臣不敢愛其死且
奏且哭已大慟長號兩宮亦皆失聲哭遂出庚戌
上崩壽三十六七月丙戌上尊諡曰英天降道淵懿
寬仁顯文光武純德弘孝莊皇帝廟號積宗九月癸
昭陵

識大錄

古宣遠史臣劉振著

西夷 宋 大

朝鮮

朝鮮周封箕子之國也秦遼東徼外漢初為燕衛滿所據傳至右渠武帝誅滅之以其地置直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漢末公孫氏擅有其地魏滅公孫至晉漢為扶餘別種朱蒙所據朱蒙姓高氏始改國號曰

識大錄

朝鮮

高麗治平壤城即樂浪也後唐時王建代高氏開之浸廣盡有新羅百濟之地東徙松岳以平壤為西京其子孫世為中國外臣歷宋元遣使朝貢不絕其見諸傳記矣明興王高麗者王顯高帝即位之元年遣使賜書明年顯表賀額世倭外屬上喜賜之明曆封為王子金印送還其國流入其秋王遣其總帥尚書成惟德千牛衛大將軍金甲兩表貢方物謝并賀天壽節中宮及皇太子皆有獻并請祭服制度上召問使者政俗城郭甲兵若室之詳所

以教王修德治民守國俗樂之意甚至賜王冠服藥

器陪臣冠服及六經四書通鑑漢書三年正月癸巳

上壽七日御撰祝冊署名授使者往祀王國山川之神是歲頒科舉詔其國明年入試者三人登第

一人以不通華言厚遣之頃之其貢使洪師範鄭夢

周等百五十餘人來師範等三十九人夫風溺死夢

周與百十三人存上召恤之上以高麗貢使頗

繁且涉海艱虞遣故元樞密使延安荅里論之母數

而高麗使者門下贊成事姜仁浸來上慈遣還回

識大錄

謂中書省臣曰方論高麗無繁令一歲間復數至既

用故其民又使者艱涉海即如鄧夢周輩幸免覆溺

能歸言故不然而不疑踰耶大古者諸侯於天子比年

小聘三年大聘九州之外世見而已今高麗去中國

稍近人知經史文物其令遵三年一聘禮或以化年

所貢方物第以其所產布帛疋安南占城西里哨

黑爪哇浮泥三佛齊遞通真臘等國新附遠邦元未

朝未者亦告朕此意六年高麗王遣使金甲兩等

貢馬五十匹甲西至言遣七其二及進馬則五十問

之益足以私焉問安所得私焉則云欲進於東宮者上惡其不誠却之且曰人臣私交非春秋義賜顯璽書自後無違浮詐人為使明年王顯達其監門衛上護軍周誼節庇等表貢方物表五通其二謝前後所賜兩璽書其一請歲一貢其一請首飾遠入陸無涉海其一謝酬恤失風人上遂其貢賜書曰使至貢陳敷王極情聽言覽表事大之心甚矣朕現上古之君旬侯綏服之休不治體天弘仁欲民安耳所以不寶遠物不勞夷民聖人之心弘朕雖不才敢

識大錄

不寶王之臣忠卻未誠之美貢朕欲王自今以往薄未而情厚王宜聽之周誼者上宮人也官人切育元宮中上以為宮人故高麗使誼未是年王顯卒顯之卒也益其推相李仁人誅之顯無子子其寵臣卒壯之子福於是仁人立陽明年遣判宗簿事崔原未告家言王以去秋卒嗣王福立業遠計盜阻之又貢使義通朝使斌主事實通於只與之博義殺斌執實通還王今已誅義籍其家上已聞顯為權臣所弑怒其誅朝使悽惻原審詢王顯所以死狀而

遣使往弟孫十年顯被弑三年矣使來請誼勅中書省臣曰高麗國王卒已久始來諭誼朕甚疑之夫其私殺其君跪殺朝使豈能長奉邊圉為守電筆者哉好禮來者勿彼與知因釋原歸其冬使復來勅中書曰高麗王被弑奸臣未者皆云嗣王拘而詢之不得要領朕不忍來使父母妻子之懸望特勅遣歸未幾復至却之復來如是者五朕觀高麗之於中國自漢至今其君臣多不懷恩惟執詐構禍爾中書其遣人詰問嗣王與其政令何似若改令守前則當令歲貢

識大錄

馬千匹執改陪臣以半未朝明年貢金千斤銀萬兩良馬百匹細布一萬歲以為常研留我遠東遠民悉送至境上乃見王之嗣位信而政令行也否顯機賊之為必有禍矣其明年貢如約執政大臣不敢稱嗣王曰高麗國王世子福說曰朕臣洪倫執顯仁人誅倫立福也上達其執政大臣歸勅諭之曰汝承奸臣之詐以未誅我要不得已我今爾歸其兼言朕意於首禍之人曰殺中國無罪使罪沒矣非爾朝有知約且不能免問罪之師十三年不如約詔問之居頃

之高麗款達達臣金帛漢達周詔入達取計事止
勅守將都指揮使滿教葉旺曰吾故不令高麗朝乃
終詰與之約又不如今人使詔入我達雖曰夷性輕
薄亦深有抵自今無令彼人擅入未若止之昔將無
見有貢毋得獻名詔未吾處之及詔至居之京師曰
毋使得以我宮人故輒使來掩惡於我十六年十七
年使而至修賄諸朝臣甚厚賄有等上得其藉惡
其侮清漢論遠東守將唐勝宗純之然高麗終不敢
不如約十八年進馬五千匹金五百斤銀五萬兩布

識大錄

五萬匹自是共命者八年上諭諸臣曰朕即位以
來高麗王頗首見臣順朕推誠待之入要欲三韓之
人不安蓋意被執而頑其臣欲自掩惡輒未請命朕
數不許聽之自為聲教而益勤不懈索彼康賁富
天下其誠偽耳既聽命宜約制之今三年一朝
貢馬五十匹至二十一年正旦乃貢乃賜額曰恭
愍王封禪為高麗國王二十一年高麗千戶陳景來
降言是年四月王禍欲寇遠東使其都軍相崔堂李
成桂繕兵而京成校使景元艾州以報餉不歸退師

王起復成桂子成桂率兵還逼攻王城因王及瑩景
俱及不取師是以降若三年未告王瑤嗣位曰王氏
高勅禮部曰三韓之地其君臣悖亂二紀矣然而其
國晏然今遣使勞瑤而見之是為二十四年其明年
高麗知家值司市趙伴等持其國都平議司奏言奉
國自恭愍王薨遊無嗣權臣李仁人以辛旽子禍主
國事昏暴多殺至欲與師侵犯達東大將李成桂以
為不可而還軍禍自知其罪惶惧逃位其子昌國人
非順故請恭愍王妃擇立宗親定昌國院君瑤權國

識大錄

事已及四年亦漫昏迷信終離間勅舊其子與漫痕
朕繼而色與禍黨李禹寶等潛謀漫禍守門下侍中
即夢周者以前欲攻遠東為李成桂及趙俊阻止以
此謀瑤謀害成桂及俊國中多被殺戮群臣國人謂
瑤不足王社稷今年七月以恭愍王妃命選瑤私第
擇宗親與瑤無當會謂成桂可臣等與國人耆老共
推至國伏望聖裁備從與意上以高麗僻夷非我
所治事情回隱未可為信令禮部接諭聽其自為聲
教但取毋棄遠使命往未而已成桂李仁人子也其

冬成桂未請更國號 上命仍古師曰朝鮮其明年
請更名且從之旦號勇若騎射自恭慈特已為金吾
衛上將軍東北面上萬戶威力作其王矣是以其國
人皆畏服之亡何遼東都指揮使司謀知其招引女
直五百餘人潛度鴨綠江欲入寇以奉聞 上遣使
勅責之曰朕有天下蠻夷率服奈何朝鮮屢懷不靖
詭詐侮侮誑誘小民潛通海道 朝廷命將鎮守遠
東輒金帛誘之王頗被執殺及朝使往歲請金王昌
入朝朕不之許瑤後主國遣使子與來朝與還而瑤

藏大錄

已廢矣爾後臣已朕使曉爾自為君朕封爾王爾秋
至仍稱權知國事爾又先遣使達主率王所運月方
朝謝何其不知父子尊卑爾方聽我約束除陰誘女
直人潛渡鴨綠江大昔在有漢高麗寇邊漢兵封討
錄是敗滅曹魏之時陰懷二心與吳通好魏再如吳
晉以爾國恃慢楚爾宮室俘爾男女備兵再伐高麗
之民危傷塗地唐討不逞平爾土地為九都府遠金
至元爾國違棄屢殺其信使錄是討伐屢加宮室焚
蕩氏庶新爾國滅若錄朕視爾國不當錄凡歷代中

國所加征伐者非好吞併皆爾前王自取之朕又聞
金世宗時爾國表賀稱進王帶故區但小石數枚世
宗錄是與師破爾城數十爾比入貢漫離于數空紙
圖表區中以小事大札豈如是朕混一六合騎射舟
師水陸畢備區之朝鮮何足待朝食誠欲全福所獲
示爾福哉爾爾新爾路爾重遠天則不可悔旦悞陳
謝尋亦遣子入貢終洪武之世委心臣服矣然 上
終以旦為弑君之臣著祖訓絕之建文初旦老請以
子芳遠襲七何旦卒賜謚康獻永樂元年賜芳遠金

藏大錄

印詔命冕服九章圭王佩玉妃珠翠七翟冠霞帔金
墜給象牙犀角及中國書籍東南夷中藥物六年使
其世子提來朝及歸 上製詩送之遣中官黃儼護
之行賜王朝祭服二白金千兩絨綺紗羅百餘疋是
時朝鮮納女後宮得為妃嬪者四人十七年芳遠老
請以子禔襲此時 國家遷都北京朝鮮益近而亦
益恭中國有慶率遣使表賀貢獻其他慶慰謝恩無
常期或前使未還後使已至而 朝廷亦厚待之每
有大事頒詔其國告哀請封遣近臣若行人往優禮

載大錄

賜春他夷不敢望焉芳遠卒賜謚恭定宣德初賜殉
五經四書性理大全通鑑綱目正統間賜王遠遊冠
絳紗袍翼善龍衣玉帶景泰元年殉卒賜謚莊惠子
珣嗣三年殉卒賜謚恭順子私暉幼其叔珪以襲位
請七年封珪為王天順初王珪與女直毛憐衛舉叛
廷議遣使問罪會舉禮科給事中張寧及中軍都督
同知武忠往朝鮮請寧忠問其志取其弓矢挽之泣
張兩弓皆折適有鴈橫空而過國人請射忠挽弓應
弦而落國人皆服忠回與寧宣示成德福福王珪
使倭臣謝漫達子入學引咎解兵未幾謀叛女直建
州酋長董山潛結朝鮮謀叛朝廷命巡撫遼東都
御史程信察之信廉得王珪所授董山為中憲大夫
中樞密使偽制書以還振上命一給事中往朝鮮
一錦衣衛者往建州急問之皆不承出偽制書示之
王珪驚服謝罪成化四年征女直建州夷王珪遣其
中樞密知事康純統兵萬餘渡鴨綠濬猪二江攻破
兀狍府諸寨斬賊酋李滿住及其子古納哈等三百
餘級生擒二十餘人獲牛馬等畜二百餘焚其積聚

載大錄

遣使獻俘命禮部厚賞之五年倭卒謀害莊子晚嗣
六年晚卒謚哀悼晚子病廢其兄子襲嗣娶漫出女
助擊建州以捷聞弘治十八年卒謚康靖王德元年
子隆立隆病風無子遜其弟懌嘉靖二十三年懌卒
賜謚恭愍明年子皓立未踰年卒賜謚崇靖弟烜立
二十五年命朝鮮貢楷代藩二十六年以朝鮮王恭
慎特許其使臣同書狀官及從人於郊壇及國子監
游覽設館伴以寵之初成桂立高皇雖置不問然
心惡其篡而傳者漫以成桂為仁人子故祖訓謂其
父子先後就四王其後嗣當永樂王德嘉靖間累求
自白言恭愍之弑由嬖人倫仁人誅倫立禍一既立
則遣兵侵遼東先臣成桂惧于上國還其兵禍遂遜
位於子昂而恭愍妃安氏以禍昌皆非王氏不當立
乃無昌立瑤瑤不道國人請命高皇立先臣瞻瑤
別即終其身先臣實未嘗為弑而虛蒙外聲又蒙世
出新羅司空故以為仁人子皆寬甚乞下史館昭雪
之輒振開復四十二年續修會典王恒漫上書辦理
言臣國祖李旦系出本國全州二十八世祖翰仕新

羅為司空新羅七六代孫乾休入高麗十三代孫安社仕元為南京千戶所達魯花赤世其官元季兵興安社曾孫子春率成桂避地東還至正卒丑當恭愍王之十年有紅巾賊入境成桂擊却卒授武班職事時尚未知名春者成桂父成桂非李仁人子李仁人京山府吏長康之裔也請以世系付火館改正以洗祖訓所載誠迷之舉許之爾未行萬曆初始與鑒正焉

識大錄

日本

日本古倭國在東海中綿波而宅自玄菟樂浪底於徐聞東莞所通中國廣無慮萬餘里其地東高而下勢若靖規古亦曰靖規國也因若居山城以王為姓以尊為神徐福齋五百童男女入海為秦始皇求仙無所得恨不敢歸避居焉合其裔也所統五州七道三島為郡五百有奇皆依水嶼大者不過中國一村落而已戶可七萬餘課丁八十八萬三千有奇而攝摩依勢若佐恃多其民相矜以質積貲或百万和泉

識大錄

日本

一州為食擊鍾謠俗有中國之風也薩摩之鷄哥里其民倍礼重為耶獨伊紀之頭陀僧三千八百芳頗獨狹膏殺而薩摩肥後長門三州之人最喜入寇諸州郡統於山口豐後出雲三軍門三軍門相捕割國介為三而總屬山城若以後豐後獨強國人服之愈於山城其朝貢始末具載前史元時世祖遣黑的趙良弼等諭之不至使將將十萬兵往征風覆其舟於蛇海終元世不相通也高皇帝即位方國珍張士誠既誅服諸豪亡命往々糾島夷入寇山東旁海備

即帝以即位之二年使行人楊載論其國王良懷賜之璽書曰上帝好生而惡不仁我中國自趙宋失取北夷據之凡百有心莫不興憤卒卯以來中原提提爾時未山東乘胡哀耳朕本中國旧家耻前王之辱師旅掃蕩垂二十年遂膺正統間者山東未盡陸兵數寇海邊生離人妻子損害物命故修書特報兼諭越海之繇詔書到日臣則奉表未庭不則修兵自固如兄為朕當命舟師揚航捕絕島徒直抵王都生縛而歸用代天道以伐不仁惟王圖之良懷不本

識大錄

詔漫寇山東轉掠溫台明州傍海民連寇福建沿海郡上後使萊州同知趙扶責謀之良懷語扶曰小國雖遠苟嘗不慕中夏惟蒙古與我芳夷輒小國我我先王不漫蒙古使其使趙姓者試我好語未既無列海涯矣以天之靈雷震波濤一時為不令使者云中國有新天子願使者亦趙姓其波邪豈亦將試我欲兵之秩徐曰今大明天子神聖生中夏而帝中夏不比蒙古人蒙古人所為大明天子不為且吾非元使後能各兵我王氣沮礼秩有加達其臣

僧祖來隨秋奉表稱臣上賜文綺帛若僧衣違僧仲猷克勤等八人護送還國賜良懷明曆雜僧是為洪武四年然其人時剽掠海濱不絕官軍之舟不能追擊五年命浙江福建潮海諸衛造海舟德慶懷慶永忠諸增造多槽快船求則大船蕩之快船逐之工曰善是時日本國中有特明者與良懷事立不索七年使來表其臣稱征夷將軍者且有私貢五却之九年貢有表語謾責謀之而是時丞相胡惟庸得得俱誅謀借倭不執奏調金吾衛指揮林賢偕倭明

識大錄

州陰遣宣使陳得中諭賢還日本使出境則誅指為寇以為功賢臨惟庸計事意惟庸俾奏賢失遠人心上謫居之樓中既惟庸請省賢復職上從之惟庸以廣州人李旺充宣使召賢且以密書奉日本王偕精銳人為用王許之賢還王遣僧如瑤等精銳四百餘人來詐獻百燭十藏火藥告器比王惟庸已欺上猶未悉賢通惟庸狀獲四百餘人若雲南守察達責其不恭示以欲征之意日本王奉表相言不聽其文曰臣聞三王事佛五帝禪機豈謂中華有主焉

知夷狄之無君乾坤浩蕩非一王之獨擅宇宙洪荒
乃乃民之糾首且遠得小國城池不滿六才座封土
不足二千里常存如是心 陛下作中華主為萬乘
君城池數千封土數萬尚萌不足起意滅絕天發殺
機神鬼踴躍地發殺機龍蛇走陸人發殺機天地反
覆光陽有德四海未育周武施仁八方拱手臣聞大
國有興戰之謀小邦亦有却兵之法肯庸遵軌逆拱
奉天顏自古及今謀和為上嚴兵為強僅見生靈之
疾苦用非然庶之報辛辛年得寶履 上恩

藏大錄

安其其所達僧于川陝番寺其明年王漫達僧如臨
寺貢方物及馬自解前罪 上以其前語慢仍却其
貢設禮部為書責問其國王曰禮部尚書致意日本
國王嗚呼王同知上帝賜奇向於滄溟之中命世傳
而福然然王后滄溟不奉帝命妄尊大肆侮縱盜梟
有日矣吾奉 至尊命移王書王審圖之又設禮部
近書責問其征夷將軍曰前將軍奉書我朝丞相言
降降慢將軍與將軍之君自造禍者也 天明皇帝
初漢中華加惠前國前國人王若云使則如礼云道

則與之質近故達克勤仲猷二僧獲送爾使土僧至
王不礼焉洪武十有二年將軍奉書肆侮今年秋僧
如瑤來陳情飾罪我群臣合辭請誅 至尊不允曰
小人士知彼實使之從何益吾不敢以中國自大本
部既聽德音遠人涉海持問如瑤之來王誠與否使
者臨行群臣漫奉天將更日本君臣而拜其惠乎其
說詐不誠縱民肆寇不但已 至尊又不允曰我
生民何罪足下言無徒沙門忘中國之寬大據是非
執兩端將謂元氏餘孽遺於蛇海此世事矣夫元生

藏大錄

紫塞長將射短舟轉日本先王非元仇讐不作惠害
天厭元武亦固其宜然當此之時元師方盛亦謂滄
溟小島天微利而不爭今乃以敗元為長勝以兼爾
為強大故非將軍福哉 至尊必欲較勝負見是非
辨強弱將軍自知之十五年惟庸事覺 上進怒推
庸誅賢傑之於是名日本曰倭下詔切責其君臣暴
其逼恩天下著祖列絕之而命信國公和江美侯德
興經略海上即命魏國公輝祖江陰侯高練兵命都
督高文德戰命都督領出海巡又數年命南雄侯廣

招撫沿海漁丁島人盜徒登戶籍為水軍以救萬人
防禦之至其末年始靖士忠成祖即位倭亂初探
對馬台岐登諸小島百戶馬興拒戰死之尋寇蘇松
諸處是時國王名道義者獲魁觀以獻燕之海上
上嘉之四年以俞士吉為都御史所賜之龜鈕金印
詰命封為日本國王名其國之山曰壽安鎮國上親
製文勒碑其上其文曰朕惟麗天長久者日月之光
華麗地長久者山川之流峙麗兩間而長久者賢人
君子之令名也朕皇考高皇帝納天地於範圍亘古

藏大錄

今之統紀九州嘉俗萬國同風朕承鴻業際天所覆
衣裳冠帶咸造闕廷迺者對馬台岐登諸小島有盜
潛伏蒲源道義能服朕命咸於滅之此為保障誓心
朝廷海東之國未有賢王朕稽唐虞之世五長之功
渠搜即叙成周之際魯微履歷車通亂略爾之賢名
有光前哲朕維古封小特封日本鎮山嶽為壽安鎮
國錫以銘詩勒之貞石崇示千萬世遂給勅合百道
金十年一貢貢道錄家波船無過二隻人無過二百
倭改易其明年復入迺平江伯陳瑄遇于沙門島

迺至朝鮮洋吞焚其舟斬獲七等九年以漢貢一舟
至而其魁松門沙園諸處時有之十九年犯遼東之
馬雄島都督劉榮職為其後來亮祖破之於溫州徐
忠破之于挑渚倭端破之於金山稍戰矣而其時方
招徠海外諸夷頗得給券互市倭國入貢亦時踰額
宣德初倭增例船三隻人三百八年道義死子源義
特立來請封頃之我兵獻海上賊倭其俘皆倭人辟
臣請誅之 上敕降下璽書義特爾父畏天市大職
貢不愆先烈之不圖而輕犯上固朕所不誅未忘爾

藏大錄

父義特來表謝走時倭性不載方物戎器行海上為
詐欺得聞則張其戎器不將則陳其方物無所不得
利至其小使盜或不絕其主良不知也要以利給
泰互市其貢常先期至至正統中乃入挑渚犯大嵩
劫倉庾燔舍發塚求孩於旱沃之涕湯視其號為笑
捕孕婦村男子刺中舌海濱人絕苦於是 朝廷命
重帥桓鎮要地增城堡謹斥候大修戰艦合浙東諸
衛分番戍守以備之按堵者且十餘年咸化二年倭
詐來稱貢遂破大嵩諸處舟廿官兵夜圍之倭立驚

沙中懸燈設我回東潮而避十一年使貢父歸聞
用金鼓送之出海隨以砲斃擊其舟多沉者正德中
郭人朱結變姓名為家素卿亡入其國之王源義澄
悅之遣入貢素卿與其族族人耳目為奸利牟賂
理得賜飛魚服以歸居久之國王為源義植屏不能
制諸島諸島競利先貢嘉靖二年其西海道大內監
與國遣僧宗授入貢若教日素卿後為南海道海川
高國所遣與僧瑞佐以未皆止寧波江下故事番使
止寧波有宴先至者居上素卿賄市舶太監賴恩先

藏木錄

閱貨宴之生上坐崇設眾下平政瑞佐殺之追還素
卿抵紹興城下素卿竄入慈谿縱火大掠指揮制錦
與戰死遂蹂躪寧紹間崇設奪舟遁據指揮索璫去
事聞上切責鎮巡守官督兵追捕下禮部議倭夷
宜貢與否遣戶科右給事中劉捷按視區畫已浙江
鎮巡官捕得素卿而崇設黨中林望古多羅等漂次
朝鮮奔朝鮮國王擒以獻穆與巡撫御史王道鞠之
具上供論死繫獄四年琉球貢使歸使轉諭其國王
捕送宗設又佐謀倡亂者會琉球使溺死九年國王

源義晴漫附琉球使來言為素卿已嘗罪并請復修
貢獻是時憂言為兵科給事中言夷人仇殺之禍皆
起市舶禮部請罷之而日本貢使絕矣十八年後以
修貢請許之期以十年入無過百船無過三然諸夷
嗜中國貨物至者率迂延不去貢若人數又恒不如
約是時市舶既罷貨主商家商率為奸利價值轉騰
負其責者營千萬索急則投責官家夷人候久不得
顧搆難有所殺傷貴官家輒出危言撼當事者兵之
使去而先陰泄之以為德如是者久夷人大恨言執

藏木錄

國王贊而求不得至馬歸報因盤據島中並海不還
之民若生計困迫者糾引而歸之時、寇沿海諸郡
矣朝議請置火臣巡浙福海道詔以巡撫南顏江
漳鄒御史朱統為之是為二十五年統至則嚴為建
土藏禁犯者戮無少假上章錫恭二三貴官家罪浙
人口語藉、罪及建懷主懷之臣而歛人王直者必
法依多略一時惡少若葉宗滿徐惟學陳東王汝賢
王淑等與游而淑為直義子直奸出禁物歷市而
洋諸國致富不替夷人信服之貨至一主直而儉統

禁既嚴密奸商藉是益負倭稅有且、無所出招卡
令千人逃入海推許二者為帥引倭結巢衛之雙
與港開浙蓋起之徒蓋附之浸滋蘇食海上聚保矣
統居浙二年盛禁舟師雙與挑之不出會夜風雨將
運去統火攻之多所新捕更令福建都指揮盧鍾楫
之俘斬溺死者數百人餘黨逃福建之浯嶼統帥鍾
勒平之躬督兵眾填塞港口令不得渡入倭舟當鏖
破雙嶼時許二遠不得王直收合其餘眾更泊他嶼
而廣東有海賊陳四盼者自為一黨其計殺之扣關

識大錄

獻捷以求關市官司弗許賜米百石而已其大詔投
未海水益入盜此時有佛即机夷者米商漳州之月
港漳民畏統厲禁不敢與通捕運之夷人憤起格關
漳人擒馬統詭鐘及海道副使柯喬無論夷首從若
我氏悉殺之賊其九十六人謀言夷行劫至津界官
軍進擊于走馬溪上擒行者執業以厲禁為浙中二
三貴官家所不樂先是言官葉請改巡撫為巡視以
輕統權以消浙人觊望之意至是御史陳九德初統
專擅滋致詔罷統下鍾喬更遣都給事中王汝楨即

訊、報則滿刺加夷來市非佛即機行劫者專擅滋
殺誠如御史言詔鍾喬論厄繫獄逮統至京師訊之
統驚仰藥自盡從此當事者以統為戒三十一平直
主倭人突入定海關移泊烈港烈港去定海數十程
而已其四月駕船千餘有眾萬餘寇溫破黃巖縣流
劫餘姚山陰諸處 朝廷以王忬提督軍務巡視福
浙許便宜從事以俞大猷湯克寬為分守泰府克寬
請募徐邨盜為兵其明年春破其寇溫倭聞三月大
猷入烈港大賊營王直突圍去更集餘黨據嘉定列

識大錄

家河楊帆而六合知縣董卯政逮及於吳淞直值採
陶港賊與合逆獲大舡入炮明書押王浙東西及蘇
松淮北諸郡直於是更造巨船連船柵木為樓櫓入
倭據薩摩洲之松浦津偽稱獻王部署崇滿惟學東
為時領汝賢激為腹心而三十六島之夷皆其指揮
去是月倭攻破昌固衛屯之五日四月丙戌絕太倉
屹間廟公私廬舍蘇州同知任環夜追之賊反追環
環率大佩為環死之戊子倭有失舟者四十人突至
浙江乍浦所往未平湖海軍境上殺把提十指揮四

十戶百戶七縣逐一所傷官兵已慮數百人勢已破
上海丁酉破屠吳淞南匯二所分據江陰府子掠海
州士寅破浙江臨山衛犯松陽知縣羅拱良禦却之
大猷以舟師擊其歸甲辰陷捕建之寨與所五月已
酉攻海鹽不克縱火焚城樓及民舍焚且沒入上海
擬指揮武尚文縣丞宋鰲焚燬官民廬舍廢倉土戍
陷乍浦流劫奉化寧化等縣獨克寬屯圍于獨山民
家火燕之倭賊勇而懸每戰赤體舞刀前不復別生
死關浙七八助者十七大半皆狡悍善役代能以寡

藏木錄

擊衆而內地久寧目不見寇通軌靡清沿海諸郡僅
僅係孤城賊性未散散如入無人之境吳越中村落
市井故稱繁盛殷富者半為丘墟而柘林川沙窪二
處陳東屋能之矣此時情添長海防副總兵總督
金山等處以克寬為之出盧鏜為福建協總都指揮
詔如行官渡改行為巡撫而應太鳳陽山東巡撫都
御史各勒其防海務六月倭留內地三月能載出海
而苗田蕭頭者領衆三百人朱鳳不能去也崇禎之
南沙克寬及金市任環列守之沒有倭跡革事港端

登岸流劫金山衛等處移泊寶山海警渡作而南沙
倭沒出海轉上海嘉定等處克寬禦之狀既引舟師
擊其登滬缺岸者斬首七十三級生擒十四克寬竟
坐南沙敗革職立功任環守如故固額者五月餘會
歲除守卒懈頓違其明年正月倭攻嘉定圍上海時
上海新城一環馳救之習家墳其三月敗之大門
破賊奔慈谿王竹設伏邀擊之額衆既滅而克寬亦
以其月擊敗掠陶港倭斬首百餘寇沒入海趨江北
薄連太焚掠鹽場有深入青徐界者山東連東太震

藏木錄

而鎗擊倭嘉興朱利倭陷嘉善北海岸夜襲崇禎五
月大掠蘇州轉掠崇德上命南京兵部尚書張經
不姑原徐燕石副都御史總督南直隸浙江山東兩
廣福建等處御史主事各一人調山東兵及青州
等處水陸擒于六千人使徐將李進時許國督赴揚
州聽從經故總督二廣有成名諸璽信服之奏調用
東南諸州狼上兵及永順保靖二土司兵偕前行許
之會大同志肅上海用行大同而陞徐州兵備副
使李天龍代行七月蘇州倭流劫至嘉善趨松江出

海俞大猷擊敗之吳淞所都指揮任錦敗之新涇橋
連敗之羅店而固從間道襲賊至秣陵港陷伏兵潰
溺死者十人市間連敗應天巡撫屠大山下詔徵撫
為民達時國皆論元山東兵連還更改經右都御史
葉兵部侍郎專一督軍毋無妨原務者是月有倭萬
餘掠樂清黃巖東陽永康諸縣復有三千餘餘金山
突至西海口登岸分掠十一月倭犯松江也據柘林
突犯嘉善嘉興秀水歸安都指揮劉恩並與戰烏相
不利賊亦頗有損失十二月突犯嘉善新市百姓賴

識大錄

崇禎者福建義夫長也自汀州徵至大城賊鋒會
悉全棄城走無傳警者諸兵退食賊掩殺之崇禎中
為魏元敗入城寇屠掠三十四年正月犯乍浦海寧
而崇禎轉掠塘栖新市等處漢賊應清殺犯紀指揮
八人時諸將號令不一偏裨各自為進止其敗者率
坐背約既進經念而奏調兵去至持重不發而江南
人皆倭口口語藉口罪經玩寇矣上怒切責趙期
勦賊命工部侍郎趙文華出視師四月文華祭告海
神于松江會田州土官岑位妻九代東蘭等州土官

常世用等各領狼兵至經屬統兵克寬副統兵太猷
分領之入猷連進擊法寺營賊稍有斬獲文華方至
意甚銳謂狼兵果可用李梅而屬之狼兵貪亦數請
戰謀潛徑徑遇倭皆敗倭肆掠如故分其黨與三千
餘遁金山衛而大猷與元兵連擊之亦敗連奔犯浙
江乃文華尚直謂倭易平救趙經以狼兵戰經念狼
兵貪利未可倖用即潛徑金山敗劄已可明度保晴
永順兵且至寧少待圍柘角又念兵有秘不以語文
華文華謂經輕已而浙江巡按御史胡宗憲者有才

識大錄

收索與所純與文華苦文章初經聞入也應賊入其
卿故養寇糜財惑克寬誑言倭賊滿載去乃退擊之
海上今獨御史胡宗憲與臣時一振甲行間耳先是
徐惟學者貸夷人金以其姪子海為督惟學死夷求
海金金允償於寇掠海乃偕前卒五部聚舟結黨入
南嶺浙西諸路合陳東之衆於柘林乍浦連增人至
數萬五月海率衆數千水陸奄至突犯嘉興時張經
方領浙兵攜集於松江兵空胡宗憲使人載酒而船
毒之官領船回送官酒見賊至倖棄去賊首得酒喜

借來痛飲高會已亦潛令村市酒戶置毒漬藥於米
賊往，有飲假死者其時保靖永順兵已至先破倭
於山沙窪倭出而海東逃矣經開賊犯嘉靖即以
其兵分屬鍾守水陸擊之保靖宣慰使彭董臣與遇
石塘灣大戰敗之賊北走平望大猷以永順宣慰司
官舍彭翼南與邀擊之賊奔至江涇保靖兵後急擊
其後所擒斬千九百八十有奇溺死走死者甚衆自
有倭來未嘗捷若此然文章勦經流已至 上諭詔
速經及克寬以應天巡撫都御史周琬為兵部右侍郎

識大錄

即兼金都御史代之既則平江涇捷並業為文章所
振 上亦反意曰今文章不言經官戰耶其不論死
西市經在江南雖受有司供億惜慘然為大瀾連安
詳死而初論寬之琬至見文章氣勢風生不數有奇
為經所調狼土兵亦緣經遠涉渙而新倭日益集是
時仕環為蘇松兵備副使矣頗與俞大猷數倭有功
其他犯常熟犯上虞犯會稽流劫杭州西歷於海昌
化至殺縣令御官某渠者文章欲委罪自解浸陰言
琬病天寵持酒急廢上燕西人為民改南京戶部有

侍郎楊宜代琬陞宗憲代天龍馬七月浙中有倭自
紹興高埠奔竄突入歙流劫績溪旌德涇南陵無阻
者蕪湖至陳一遵偕其同官領軍未獲賊志手未接
我兩射箭皆相顧愕眙一遵麾一軍與僕子義死之
轉入市：商堡屋特瓦石灰墮下擊生縛其二斬首
十餘賊趨太平逼其郭官兵禦之賊遂趨南京賊前
紅衣黃蓋騎而犯大安德門沿城窺覷我獲其謀乃
引去八月自秣陵間過溧水縣丞珠臣署縣索賊走
賊信宿之已漫趨宜興武進一日夜抵無錫我兵追

識大錄

及急擊之奔游墅會柘林倭三百餘人出海失風還
進據陶宅港蘇松巡撫都御史曹邦輔慮二寇且合
身督副使王崇古等急擊之時金事董邦政犯經妻
守守陶宅以無未會賊且進且戰欲奔之太湖我兵
追及於楊橋置橫涇曰水中武生張大綱們所殺人
由尚承寒田必伏是令眾大呼賊驚出悉擒之太綱
手刀數人被創死我軍盡殲之是日高埠奔竄賊也
始起六十七人而已而行數千里流劫數郡入二縣
殺一御史一縣丞二指揮二把總殺及傷廿慮四五

千人歷八十餘日始滅九月文華與宋憲親將浙直
兵四千人營松江磚橋約印輔以直隸兵分七道會
勦陶宅倭已奔銳衝浙營皆潰濟南相蹂踐損軍千
餘直隸兵亦陷賊中死者二百始文華聞印輔擊浙
暨倭止滅趣赴蘇港欲援之至則印輔已奉提衝甚
縮謂陶宅寇殘孽可冀也至是大敗此時江南人稱
印輔功不啻口文華慈憤疏劾印輔印輔避難趨易
微倖功捷而揚宜懲振經之禍亦言印政雖功實違
節制當罪兵部覆言文華著謂劾者蓋言辭整所謂

識大錄

難者蓋言陶宅額許整寇滅則陶宅勢孤第今印既
戴罪自效市平之日絮功罪而總之得旨下印政於
總督都御史遞問總督大臣明知印政與妻宇功不
敢言苟且論報而已是月也倭倭指揮王沛擒賊於
螺門未將盧鏗以大兵與合生得真倭八十餘人斬
首三十八級十月陶宅倭走周浦先永定寺中印輔
自督兵攻之兵潰溺死者數百人而柘林賊有開洋
去者亦漫回登岸某州沙窪如故是月也又有倭江
百人自崇清岐頭登岸流劫黃巖仙居臨海過慈谿

餘姚由上虞犯會稽十一月復有二百餘人犯福建
甯州縣鎮海鎮東等衛而閩中倭犯南此始矣是時
浙中人有倭二千餘人先後入川沙與舊倭合犯平
陽諸履殺指揮等官而閩中倭犯平海犯福清其犯
平海者十戶五環死之其犯福清者指揮董乾震死
之閩十一月官兵攻團川浦倭甚急倭夜逃散東北
奔為遊擊曹克新所擊敗遂入川沙窪漫與賊合
諸兵日夜伺擊之賊乃焚巢出海絕兵俞大猷與王
崇古合追之又于老鸛嘴勝之餘賊奔上海之新場

識大錄

越數日克新與倭鏖戰于嘉定之高橋所領西陽無
先潰諸軍繼之又二日克新復整兵大擊之客兵眾
多進退無律又復大敗士卒死者十四文華知倭未
易猝圖援師朝矣廿二日倭環率水順保諸乘進
勦新場倭陷狀中土舍彭超等與其部俱死之而
其自崇清岐頭登岸者官軍殲之於嵊縣縣無史吳
成器勦之於龍山是歲立賞格有擒斬年直者封伯
爵賞萬金遣生員游洲陳可願充市舶提舉入海先
是賊未寇輒謬說曰某島某倭東南人不和王直叛

而不知寇來皆直而達宗憲為御史按浙時獨心
疑之收直母妻及子于徽州寄之金華獄至是出為
直其若奉得洲可顧知可使疏請入海伺請直名為
移諭國王者宗憲謂洲可顧曰君語王直第來歸立
功自贖母妻子可保也吾厚遇之矣諸國商種通示
之國家威德則直黨自攜直勢自孤是冬洲可顧至
見直五島直騎從從振秋卿舊州等從容言曰總督
胡公使鯤生敬勞足下風波忘危直避席曰直海介
適良督公不及煙赤鞠之遠勞信使厄罪厄罪洲等

戴大錄

曰總督公言足下偉人也猶嫌海曲無有請夷而何
為盜行直曰督公誤聽直非為盜為國家驅盜者洲
曰是何言歟足下合亡命糾諸夷殺人剽掠生而分
之而為之辭曰我非為盜者是何異盜我掠者無人
也上批之則曰我非盜魚為君獲魚者三又童子知
不然矣直語塞洲曰總督公統軍十萬豈以他郡號
使募兵之卡亦不下數萬水陸戒嚴誰令蘇一不
以區區小島與之抗衡宜不猶燈臂哉顧提督公換
出足下壽母今妻館親甚厚此其心事可知總督公

惟心置腹任人不疑當世豪傑也而又公卿人公棄
職立功以保全骨肉轉禍為福上策也直然能罷初
直念犯金華暴敗毋妻獄中及聽洲言竊喜意欲
降而宗崇滿以為非計其下皆不欲直行直有姬以
華曰君謂海中王沉一可百年我兵久不解沿海州
邑皆收保則安從得庫銀常主夷也妻為君計莫如
降降則得官有功無禍矣少華者故金陵娼在直旁
中直雙之海上少年有苦歌者沈即故與少華通亦
沒島中為賊作直使少華歌沈即聞而竊聽之少華

戴大錄

見沈即相目決曉察察得之衣沈即善衣使與少華
隔帷夜歌直時一與少華計事少華陰章直敗莫與
沈即歸也直聞少華言留所南管使宗崇滿王沈賢
與黃子微養子毛烈同可願入報謝情擬賊自贖求
聞示過黃者宗憲從便宜為其奏招許之而是時徐
海已摧薩摩洲夷入寇矣三十五年正月文華還朝
言楊宜不稱上道以宗憲為兵部右侍郎兼食都御
史代宜而拜輔亦為文華論勅速問之是月福建
倭流入浙江界欲渡曹娥江官軍殲之而出東兵乘

倭天敗于四橋四月倭自浙江觀海衛登岸陷慈谿
江北倭流劫至金山殺鎮江守戶二人於江中而徐
海擁倭分道來矣海所入寇一縣定海關入略慈谿
等縣一縣淞江入掠上海抵無錫江陰武進一縣海
門入略揚州淮安口寇各數千人海則自擁萬餘人
逼乍浦登岸焚舟舍人殊屯戰陳棄鎗部故寇私
林者攻乍浦城且下杭州崇憲分遣聲援伯司去壁
塘柘賊聞解乍浦圍略峽石趙皂林出為鎮以九崇
憲提兵衝擊之稍小則去賊縱數百人來增相復敗

戴大錄

茲前巡撫御史阮鶚奏缺趙乍浦急入倭擁御倭擊
將軍宗禮及揮將霍爾達河朔統將也以九百人來
戰崇德王三橋三戰三斬首首以三百餘級海獨為
大驚阻禦神無會楊陷軍潰禮與鎮撫何衡奔寇
賊遂圍鴉相御城此時七烈以助官軍鮮賊自劫案
烈問通海報之海不聽崇憲因厚遠烈所送謀儀儀
齋金數萬與海因謀使而說之王三橋及後海葉
季義則亦連前來謝約罷柘御圍崇憲遂連大明
日後連來謝儀如之又謝又如之海悅轉說東切

竊疑海得督有貽米之從也領海已先詳圖去則亦
詳錄是海東有隙崇憲微知之會與淞江賊萬餘人
而引旦與海合崇憲恐使人暗海金帛而說之曰公
許胡公歸矣顧公登岸時已焚舟今欲歸當無所得
升何不勒兵與胡公共擊吳淞賊且可募奪其輜
舟歸之為利也海諾引諸首逆吳淞賊於未運新首
若干級吳淞賊夜出海邀俞大猷遮擊連破之斬首
十五百級海以吳淞賊逃不浮舟是海監平湖界止
塘絕度將逆舟歸崇憲時以供給傳送不絕海心附

戴大錄

矣獨其書記葉麻者教阻之崇憲使人問海縛麻
而尚欲得東海有兩侍女其一一名翠翹其一一名綠妹
崇憲陰使持簪珥珠翠與之兩侍女日夜說海縛東
海備豫未決東者薩摩王弟帳下書記也却最強宗
憲使葉麻為書於東令反兵殺海書故不遺東以陰
泄之海海蓋德崇憲會趙文華護以絕督尚書視師
王崇憲則與文華約令文華部署欲擊海者名故所
遣謀詰責之轉為好語令其縛束新賊級以獻則亦
且疏釋之海內因厚賂薩摩王弟請東代為已書記

薩摩弟送東海所海逆縛獻之海諸酋怒且怨而
宗憲復遣諜私海曰公欲陳東矣即再賊艘海上俘
斬如趙尚書詔胡公以寬公於前不道使手海
自念諸酋疑怨反故島必見殺且或我兵出劫之案
內附又不救豈拒使思良久約期去下浦手執而麾
從諸軍之所擊之於是車五百餘人離下浦到營果
蘇官軍逆圍下浦火攻之俘斬數十百人焚溺甚衆
餘賊走山海者指揮鄒城進及之盡沉其舟於是海
自以數有功內附益固頑尚疑未敢即來宗憲使浙

藏大錄

人中暑龍文起之海宿龍文臺中夜來躡其足
公何入席穴者龍文曰爾我一家堂奧也何穴之有
因遂說海公何不見胡公胡公可急見公者以報
天子官公官而何三暮乞賊望我為不信賢
海因與龍文為期至期海則先一日推數百人冒西
陣平湖城外自率首百餘人冒而入見宗憲於湖
臥大驚宗憲起然受之與文華若迎撫都御戎若御
文坐堂上呼出受海謁海至宗憲前下款每指首
憲下堂席海頂撫諭之曰我兒也此之大道而先

嘗之皆大喜宗憲念此時方集矣際以陳東餘黨度
海必不安漫使諜童華出解之海見華迎罵曰官家
又集兵矣始我耶若何未此左右縛殺之華大驚海
曰何笑華曰笑公不知人耳麻與東也陽附公而陰
仇公也胡公心愛公公入其殺中故以兵收東時
達懷相聞奈何仇所愛之所仇乎海因求華請於宗
憲得自舍便地宗憲為擇沈家莊使居沈東莊故有
東西兩處中館河為整宗憲因說海居東莊而以西
莊居東餘黨海謂宗憲親已輸金二百請為市酒米

藏大錄

宗憲消置毒遺之而令東詐為苦遺其餘黨曰除
海約官兵夾勦汝等東黨果殺夜伏遯卒東莊賊之
海聞使人執兩侍女間道投諸軍門遇卒歸報東餘
黨東餘黨勒其過海所罵曰俱死耳何陷我為禍而
關海中稍眾大龍而宗憲西密召永順諸兵而重四
合攻之宗憲探甲大呼入至會風烈炬焚之海沉河
元斬首千級其中酒米毒膏皆色黑者三百餘間而
侍女海安在西侍女泣而指其沈處遂斬海級以歸
飲至轅門諸公令華起歌行酒翠翹宛轉悲怨諸將

史皆勝之宗憲白是為我託除賊以配諸永順首兵
不殺之舉翹歎曰誘殺一苗復屬一苗何面目去史
錢塘江上投水死是為是年之八月遂俘卒五卽業
麻等於京師上祭告天地宗廟社稷加文華少保宗
憲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而先時寇自黃浦七子
出海者俞大猷敗之自仙居起彭溪鎮者盧鍾敗之
分掠海門者把總張成敗之流入常鎮者鮑兵徐珏
等敗之惟定海舟山倭據險給粟時出劫掠宗憲簡
所訓川有兵九百人隸總兵俞大猷會雪甚大猷四

戴夫錄

而敗之賊敗擁柵自固我兵以機擲之葉捲發柳柳
焚之賊潰出斬首百餘以悉焚死而江南倭寇不矣
三十六年四月甲午倭犯江北諸州縣者以兩月六
月淮揚兵條列使于德昌泰將利顯大敗之安東賊
乃駕舟收洋去而宗憲念徐海已死顧未得正直至
是葉宗滿等至宗憲悉予畜之親泮飲與看起飲食
如布衣交激歸報直曰胡公忠信可托也少華亦從
夢泣曰如州人也而不往歸亡無日矣直遂與滿洲
若宗滿等同未初直留洲者久洲同得過諭諸島臺

後太守源義鎮者亦逆首德陽附舟共方物奉求入
謝十月五來顧未即入見泊奉港自嚴衛宗憲敗賊
之軍波便夏正為死間正見直而說之曰公欲保全
家屬閩市求官可不降得之乎嚴衛而稱降執信公
公有大兵於此即往見軍門軍門敬留即夫人亦有
命處死降者戮之能死也而況胡公太公歟公真難
回久之復遣激來見宗憲與激連飲大醉酌酌寢
凡諸將前後請戰數十餘通悉置之凡上夜作寢語
曰吾欲生汝汝欲禁無戰汝不能活勿忘我也激來宗

戴夫錄

憲竊竊視諸將戰者上聞竊語則益喜陰報直直尚
疑激使其子登噓指血寓書而決之此時直泊奉港
五旬矣宗憲時以開閩揚帆也直聞徐海已敗度
亦無脫計乃請宗憲使激歸守舟留少華視其帳中
寶貨身詣軍門少華度直遠私出寶貨賂客使効直
書為直華傳諸帳下諸帳下稍以散法而遂與沈即
亡婦直見宗憲好慰之今自繫獄待命回以狀聞請
姑許諸夷貢市曲從直等用繫番夷心俾經營自贖
巡按御史王本固力謂不可江南人洵洵言宗憲大

得夷金宗憲恐乃勒其言五子元在不故惟上所處
分未回還事皆奸逆意臣測情勅宗憲扣機審處永
絕禍源有旨切責宗憲擒勦宗憲乃大集兵艦環夷
舟守之時倭首德陽居舟山道隆觀毛烈輩聞直擒
魁宗憲船之與諸夷散更正焚觀以德陽去宗憲疏
入廷議直元覽不可赦命坐繫示宗滿汝賢登茂逆
如宗憲太子太保餘廷實有差而毛烈輩與諸倭據
舟山沮參港窺之諸軍攻之不克已後巢于柯梅自
是窺入閩中首尾巢閩中者也八歲連犯去越可破

藏大錄

滅城才餘拉子玄財物不可勝計官吏軍民戰及俘
死不下數十萬轉漕軍食橫賞賜就沒入臺中者費
以鉅萬東南諸疆諸兵各倭犯福建福州諸壩而
台守龐迎托都御史阮鶚駁以布政司庫銀數萬久
竭難有足金花弁技遠臣舟六艘買之去為官所
劫上職問鶚京師鶚專賂相嵩浮罷為民三十
年四月卒已倭犬至犯浙江台溫福建興泉等府西
中臨福清從縣令劫庫獄擄男婦千餘攻惠安殺知
縣林咸五月戊申入南安甲戌倭自福清海口出港

泰時尹棟等擊之斬獲溺死者甚衆六月丙戌浙西
倭魁分掠興清永泰等縣指輝列茂等戰死督撫政
仕金事王德亦死之南京御史李翔言倭所以猖獗
不已皆宗憲私誘王直故御史王本固等亦劾其老
師縱賊上令在廷集議皆言宗憲功當切責歸用
上從之十一月柯梅倭駕舟出海泊福建沿海而毛
烈復掠泉南灣山造屋而居福興潮廣間終以倭
警聞去三十八年倭犯象山縣海道副使譚齡敗之
四月倭船數百轉掠揚州海門等處也廟灣元有倭

藏大錄

二十餘艘泊三河廣陳甌甬海豐海陽倭突至若
早餘大掠去又入至福建攻福寧州不克攻福安寧
德破之福興泉漳無非倭決以此倭趨通州據白
蒲鎮副使列景部擊破之并擊印莊倭火礮之廟灣
倭合眾攻淮安巡撫都御史李遂擊倭將曹克新等
禦之大戰于姚家灣賊敗走姚莊我兵焚之爾後新
有百餘級餘眾沒保廟灣通政唐順之敗之不克而
江南三河倭漫由海門登岸犯江步京部曹春將兵
陸擊敗之于郭莊進至編園焉倭見殺五月宗憲遣

總兵劉顯來援遂撤江北諸兵盡屬劉連戰大敗之
賊眾盡於三十九年三月倭寇六千餘流劫潮州等
處是歲福建倭寇充斥破永定城又破寧德縣殺恭
將王夢麒知縣李光卿與泉漳三縣城以外皆為賊
藪貧民止賴者竄入賊中為之謀主羽翼掠行人發
諸塚壘其家資索賄諸將帥冒功飾賊滿載歸者
指為逆遁阻風旋者指為逆擊上下相蒙逆賊故事
先後巡撫王詢以難引疾去而劉惠貪婪欺誣厚
賄嚴氏官文章論賊指得風土不便調外兵曰

歲次錄

十一年八月新倭大至犯福清羅源連江等縣殺進
擊將軍倪祿十一月改興化府陷之殺一同知城
中者三月分兵攻陷壽寧政和是歲宗憲為給事中
位鳳儀論勅建繫竟范獄中斬逆總督羅不補四十
二年福建巡撫都御史游震得其陳失事狀上從
部議起丁憂奏改該論統浙兵三千人往以副總兵
戚繼光統義烏兵一枝則全撫且自擇良將星馳應
援震得尋被論罷陞論為食都御史代之三月與
倭結果崎頭都指揮歐陽浚率兵進勦陷伏中死之

賊未勝陷平海衛引舟出海地絕許朝光率經舟鈔
之賊焚舟還也平海衛四月繼光與總兵劉顯俞大
猷夾攻大破之斬首二千二百餘級墮岸溺水死者
亡軍繼所掠男婦二千餘人是戰也賊與顯及大猷
對壘日久頗懈謂繼光遠來疲乏未能軍而繼光兵
至如風火擒殺無遺與化人德繼光如親父先曰十
三年繼光復擊似逆殘倭破之賊趨同安繼光追至
三滄洋又追及於漳浦之蔡五嶺斬首千餘級其殘
寇得脫者流入廣東合兩廣南贛徵調土兵大集急

歲次錄

擊之賊掠漁舟入海遇風多覆溺乃登岸屯海豐
金錫都總兵俞大猷率兵圍之相守且二月賊食不
將遁報勦副總兵湯克寬設伏待之擒斬二千餘人
四十四年二月倭犯道州呂四場官軍禦之賊敗遁
轉掠至江南三河副總兵郭成等迎擊之海中沉共
舟斬首百餘級自是倭寇絕

琉球

琉球國居東海唐宋皆不省貢 高皇帝使行人楊
載持詔其國、凡三曰中山曰山南曰山北中山王
名察度山南王名永察度山北王名怕元芝皆以尚
為姓皆遣使入貢、上嘉之使、賜三王印典皮
弁袍服至則三王治兵相攻 上復使諭之使其息
兵養民於是中上王遣世子及國相子來學又有女
師生姑魯妹二人者亦來 上賜之裘葛瓊餼視中
國儒生如一等居頂之世子國相子與雲南生非議

藏大錄

琉球國

詔書 上怒皆治罪死久之中山王復遣使貢 上
賜之閩中舟工三十六戶察度卒子武寧嗣武寧卒
子思紹嗣思紹卒子已志嗣而承察度卒無子其從
弟能撫其國人承察度竟屬之永樂中封為山南王
其後山北山南皆為中山所兼自己志以後為尚巴
為尚志為思連為金福為恭久為德為圓為其為清
為元為永莫不內奉唯謹必計封必請其國政琉
球氏儉儉少動不知禮節文字入明以來乃慕尚華
風采其旧俗從戎聲教其國立法司官察度官司刑

者也通聞官加滿港官司儲者也耳目官司訪者也

三官者哉目也以上世及所詔地為姓名大夫官長
大官通事官司貢者也又臣也以通中國書及閩三
十六姓之後人為之三并日視朝日二朝群臣握手
腰拜有慶則觴王王與之坐歡畢者跪俟撤除外移
時王所居甚高貫陶珠五色為簾出乘肩輿人二八
前後人百數左右擁武士蒙首如蒙倭以五色陶珠
為蓋又珠為小圓扇其大鳥羽為大圓扇其賦飲稍
合中國古井田制上下有分土國有大事暫鳩而加

藏大錄

征焉其法金簡嚴不責少文其文章亦能明佛而通
經其武事刀劍弓矢皆嚴利削直射可至二百步禮
尚跪敬則跪舉用絃歌童子擊析舞親長教月不肉
食無釜爨用燂鼓無絮織麻有布茶與茶者必白王
不則罪用日本錢如宋季鵝眼錢也

識大錄

古史述文劉 振著

四夷

安南

安南古交趾國也其地北接兩廣東抵海西界老撾南入占城北唐虞為南交蔡為蔡郡漢平南越置交趾刺史馬援立銅柱為其名安南自唐始也皆置州縣長吏唐亡交人曲承美據其地其後篡奪不常而

識大錄

安南為夷國然皆內稱臣中國亦用爵稱羈縻之家時丁部領者為交趾郡王部領死子塘幼相黎相黎之九傳王世二十年而安南有黎氏其後黎氏相率公臨亦慕其位上傳而為吳昌老上子有一女謝非卿者閩人博徒也美少年止命邕州交趾相率國人皆為邕界上見非卿異之與偕歸納為王女塔王死女王國事因以與其夫而升卿復姓名為陳日熒所傳為日熒元時偕稱為越皇帝三世而為女南國三陳日熒安南累世皆名日旁徙火上陽之義也其稱

臣中國者一名曰標國中者又一名 高帝死定天下詔告諸夷日熒入貢求封為諸夷先 高帝嘉之使學士張以寧持詔封為安南王賜駝紐銀印黃金

塗雜繪四十匹頒正朔公世母伐其國以寧行至境上日熒已卒其先子日熒嗣欲即求王印以寧抱箋書不予使請封朝而侍之境上既奏 上命以寧予日熒印別使弟日熒以寧乃入日熒即迎為日熒位北嚮使者南嚮授詔日熒俯伏謝其明日長跪稽首受印交人故以揖為禮至是長跪稽首以寧

識大錄

還報命 上悅其詳曰是吾使首日熒居國色荒嘗以兩女進其婉婉麗麗縫工巧六宮無與比 高帝受之既數年浸以兩女進 高帝不悅曰使謂朕漁色耶并出前二女送之命使者曰歸語王嫁之猶女體也日熒竟以荒淫不治為其叔父叔明所逼死而叔明自立為王俱明問其罪以 高帝五年遣使貢馴象覲 上意表上禮部尚書有副主事魯凱視之怪其非故王名即易世胡不以世告責狀得其情上曰叔明王法所必誅宜正名致討其速擇日熒親

賢立之叔明俱上表謝罪。上念其以前王印視事，若能保安疆境，後乃定之。既自請代，以其弟日端與占城攝兵相攻，戰死，弟日端立，與占相攻如故。上勅諭之日，端貢四夷三叔人入謝。上曰：「安南國全其三歲貢，以上所宜久命之矣。胡數數也，小之事大，永堅其心，豈在物耶？」王之封疆，密邇邊陲，若互生情愛，亦可福我黎民。其金象犀之屬，毋或再遣使送一人，致誠而已。叔明雖已謝，事實專持其國，亡何與其國相參，事聲遂就。日端自立，其子曰焜為王，久之。

藏大錄

叔明死，告哀求吊。上曰：「叔明試目，也不誅幸矣，何吊之為？因絕其貢使，日焜惡其相李聲稍裁抑之事，聲不能堪，以建文元年，焜立，其子顯益與子恭蒼顯政，亡何，焜顯立，顯子崇祿，祿中又亡，何亦焜之。大珠陳氏宗族，且際獨日，燿弟天平者，久被斥在外，節武侯裴伯耆代其故侯，渴真崇，寇東海上，得免。李聲謂陳高胡舜之後，更姓名曰胡一元，蒼曰金補，大虞皇帝自稱太上皇，改元國中，而陳氏絕矣。成祖即位，胡益遣使入賀，且言陳氏諸嗣王短命，大虞皆

蓋已其外，孫被衣推擇求封爵，填之上使行人楊勃往視其信，否陪臣者，若且如登言許之，而陳氏故臣且推天平為主，以復李聲之望。李聲因遂捕天平，甚急，亦收獲伯耆之孥，以求伯耆。二人亡匿久之，伯耆因為商人負任出關，天平亦從間道入，至板皆得詩。聞見，上具言李聲篡弑狀，因叩頭流涕。上憐之，賜天平居第，米廩，給伯耆解衣，養陰永樂二年也。其冬，安南使來賀年，上召天平示之使，者識其故王孫曾，錯愕下拜，有感泣者。伯耆廷責以大義，皆惶恐。

藏大錄

不能對。上曰：「有是哉！其明年使監察御史李琦行人王樞持詔，切責登，上表謝罪，請迎歸。天平以君事之，上使行人聶聰報曰：「朕君臨萬邦，推心無間，尚慮爾詐，爾誠，應朕迎君，天平當達爾，上公封以大郡，傳世。亡霸朕之斯言，上道於天，佇俟來章，以顯顯。今登復使使從聰入奏，曰：「謹遣陪臣景真迎天平，運故有二心，神明之臣亦當準國人逆境上。」上曰：「信矣！乃使天平治任，以行封胡，登順化，卿公不食所屬州縣，天平行，登辭。」上曰：「森拉，晉文之事，勉矣！勅

廣西征南左付將軍黃中右副將軍呂毅以兵五千待天年至護之還國天平至小獲率兵送之大理師薛岳者辨有口坐事謫廣西中請與偕至丘溫盜遣陪臣黃晦卿犒師候飢安南人見天平皆拜舞踊躍黃中問晦卿奎何不至也曰安敢待於嘉林矣屬有微疾不能遠耳中使晦卿還促奎且遣騎覘之皆無所見而迎者相隨續遂度隘留難陵將至芹站山阻峻不得到騎忽伏發大呼却放天平中倉卒整兵前賊帥已斬絕其橋道遙拜曰遠夷非敢抗大國犯王

藏大錄

師天平小人也非陳親屬敢肆巧偽上惑天聰今幸得赦之以謝天子吾王即當上表待罪天即遠臨小國貧乏不及久海中不得進引兵還而薛岳在賊中自經死永樂四年也上聞大怒會占城亦訴金屢侵其國王為塗金銀印九章冕服玉帝逼賜之責之朝貢曰胡但專明七月辛卯上命成國公熊佩征夷將軍印克鯤兵官西平侯晟佩征夷副將軍印高左副將軍新成侯輔為右副將軍望城侯彬為左叅將雲陽伯旭為右叅將率二十五將軍領兵十萬

討之兵部尚書劉偽贊其軍敵黃中呂毅使立功自贈令大將軍成國公出廣西左副將軍西平侯出雲南成國公行車駕曉送之而勅西平侯曰古人有言師克在和故軍門謂之和問其與大將軍恭心成事毋違以敗師成國公至龍州卒新城候輔總其軍至坡壘關輔遣都督同知韓觀斬除等翳結治道路而呂毅先偵賊斬賊首四十級隘留閣下遂度至雞翎關驃騎將軍榮新賊首六十餘大軍從雞翎自芹站以西至北江之新福黎氏三帶州愈判鄧原南策州

藏大錄

人莫遠來見其言賊眾水陸獮七百萬守宣洮雷良四江以保其東西都六軍遂自新福移營三帶旬招市江口其冬西平侯亦自白鵝營宣江江西軍次北江北岸對壘多邦城賊地遙遙獨多邦稍衍賊樹柵土城連橋接艦七百餘里兩軍相合新城候攻西而西平侯攻東南四鼓貫中令士衝故以雲梯傳城而南下都督蔡福先登悉刀砍賊賊亂遂挫夜明光鳴銅角營之賊眾躍下城走驅逐以戰連擊將軍來廣蓋收視蒙馬殺其帥工人進至傘圍山大軍徧富

良江南下據其東都豐城侯楊伯旭擊其西新
宣洮諸州縣皆次第降五年新城侯輔與清遠伯王
友西平侯晟與都指揮柳琮合兵濟江擊破之於壽
江柵又破之周枚山萬叔山普賴山斬首三萬七十
三百九十級進破之木九江奪其艘百餘斬首萬級
莫遠與耆老千百二十人詣軍門言伏見黎賊不臣
天朝興而伐之師詔書必獲惟其久乎及所同惡脅
從無辜且釋不治訪求陳後立之甚大惠也安南峇
古中華地久淪夷俗不聞聲教幸遇聖明掃孽餘兒

識大錄

惟陳氏子孫為黎季廉賊夷已盡無有子遺臣等咸
願復古即跡永為編戶輔等細而代泰之季聲復自
閩海口大富良江以水陸數萬合戰新城侯與西平
侯以舟師橫擊之會都督柳升兵亦至新殺無算江
水為股季聲父子僅乘舢適新城侯輔復退之與叟
海門涇鵲淺洞不可舟而逆乘漲循峯廐江進之奇
羅海口卒王榮胡等七人生擒季聲及其子偽推誠
守正翊贊弘化功臣雲屯鎮無歸化鎮嘉興等鎮諸
軍事節度大使洮江管内觀察處置使等使待節堂

也歸化嘉興等鎮諸軍事領東路天長府路大都督
府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入內簡較左相國平章軍因
事賜金魚袋上柱國衛國公王黎澄而王人武如卿
寺亦擒獲黎蒼及其弟偽大原鎮無天開鎮驛騎上
將梁國王黎澈澈偽新安鎮驛騎大將光新興郡王
黎注其子偽太子黎萬偽郡嗣王黎滴偽郡王黎
蕙其叔父偽臨安鎮無大海鎮驛騎大將軍特進開
府儀同三司入內相國平章事賜金魚袋上柱國唐
林郡王黎季義其諸弟姪偽郡亞公黎原皆偽平陸

識大錄

縣六侯黎子祥偽御筆看一弓正掌御僕黎政華偽
清亭侯黎駁石塘御僕黎廷輝為未祿亭侯黎廷煥
與其偽將相胡杜黎景琦等安南悉平詔曰惟皇
考太祖高皇帝混一天下懷柔遠人安南陳日燈慕
義嚮風率先職貢遂封為王世有其土比者賊臣黎
季聲反子蒼殺其國主我及國家詭易姓名自謂陳
昭祖言陳絕請求襲爵幸逢奸謀肆無忌憚憐國大
虞紀年兄聖自稱兩宮皇帝陽奉正朔陰冒朝儀觀
能而詔窺伺廣西據思明之教州侵寧遠之七寨欺

弱占城奪之土疆迨與章服要其貢賦安南王孫奔
實來訴黎賊謬陳誠款乃伏兵要殺拒辱明使秦茲
兇豎敢橫大邦爰命總兵官孫茂將軍新城侯輔等
率師討之生擒李芹及子蒼澄與其家屬偽將相官
僚李龍杜等過求陳後立之其國吏民咸稱陳氏子
孫被害已盡無可嗣繼安南本古中國郡縣顧復內
嚮朕俯徇輿情從其所請置交趾都指揮使司永宣
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以軍民衙門設官分理故
安南國王為黎賊所弑宜與贈諡恐厥幽冥仍為立

藏大錄

祠治塚墓給祭掃三千戶子孫宗族為所害者各贈
以官其郡縣官吏皆陳舊人曾於黎賊良非洋已詔
到悉仍其故有司敦禮者碩莽濟鰥寡孤獨放弛鉗
徒因繫者有懷才抱德之士敦達主京朕將量才用
焉遂開設交州北江諒江三江太原宣化遠平新安
建昌奉化清化鎮蠻諒山新平又安順化非華十七
府咸鑾等州四十七州各領縣有差以都督兼事呂
親掌都指揮使司事以黃中為副以尚書黃福兼掌
布政按察二司事置恭政恭議副使無事等官而以

裴伯耆為右叅議莫遂為諒江知府其他府州縣吏
以下使新城侯自置政雖陵閣為鎮夷關莫遂者陳
氏之臣也以其祖父世事陳故不從李繫其後累遷
交趾布政使率與其子嵩皆元季輩難安南人詔莫
氏世忠義之家云是為永樂五年其年九月乙卯
上御奉天門受露布猷倭下李芹及子蒼偽將相胡
杜等獄釋澄為城繫赦之澄故善槍至是獻神機法
上使諸將受其術官馬六年新城侯輔而平侯晟等
班師上遣封輔英國公晟餘國公其餘論功有差初

藏大錄

輔之受降也有陳氏故臣簡定者在籍中與其黨陳
希葛中道止去天軍既還交人阮師鄭悉等復推簡
定為主往來入安化州山中出沒盤踞賊子聞扼三
江扼近城諸州縣捕應之賊勢復盛上復以黔國
公為征夷將軍討之使兵部尚書傅仍贊其軍黔國
公至生厥河戰賊偶與都督呂毅恭政劉昱都指揮
柳瑄皆沒而阮師等復推簡定為偽上皇別立其從
子亨擴詐其民以陳姓七年上復命英國公輔佩
征虜將軍印克總兵官清遠侯及克副總兵並發師

與歲會其明年英國公進兵慈康州攻喝門江粉社
營柵皆破之以刻船賊其黨既世每於賊子聞人敗
御景異於大平海口季撫俱使段自始致書曰故安
南王孫也英國公曰陳無人矣奉命討賊不知其他
殺之遂進擒簡定及希葛等械送京師伏誅是冬
上征虜召英國公還勅黔國公歲與雲陽伯旭征餘
黨歲追勦之虞江斬首三千餘級季撫遁其明年遣
人上表降 上赦之以為交趾布政使阮師節景英
等皆授官有差季撫陽奉順實弄兵如故明年復命

識大錄

英國公率眾轉戰連年乃盡獲之交趾漢平十三年
英國公班師還命鎮之置郡縣焉英國公之下交趾
也凡三獲偽王威震西南夷中而尚書黃福則教詔
其郡邑吏新造之邦新附之民毋輕虐也問疾周育
札賢雪罪一切政令拉從寬簡交人悅之輔善用兵
福善字氏威惠並施文相得也十五年漢召輔還代
以豐城侯謝道內官馬騏為鎮守太監又安知有潘
僚俄樂縣巡簡黎利者故享撫之人有反側必馬
騏驢貨煩苛常折辱之僚利皆怨十六年春利僭稱

平定大王攻劫四出彬遣都督朱廣方政先後討之
多失利交趾布政使司左叅政馮青方叅政侯保皆
死之而潘僚亦反於街堡人安衛土指揮路文律從
之妖僧范玉自言天降餉印令為安國主亦僭稱羅
平王反塗山其它盜賊四起豐城侯道禪將討雖
有新獲竟不得其首惡於是請屯田益兵守之利乃
亡之老挺久不出會是時豐城侯薨而 上方北征
虜 車駕崩榆木川 朝廷無暇遣大將 仁宗即
位乃使崇昌伯陳智領其軍以黃福老臣久在外召

識大錄

之還代以兵部尚書陳洽為福撫交十九年矣交
人扶攜攀謁如朱父母也其時利久匿老挺已為老
挺人所逐出漫迷魂上俄集官軍追之出其男女四
百人降竟身不至麾下都督方政指揮同知伍雲陳
忠復與義人安清化諸處皆敗沒雲忠並祀之內官
山壽曰臣於黎利有故願注諭降之 上曰可使代
騏執利罪無自新授清化知府會 上崩 宣宗即
位益命方政與陳智山壽持勅往諭利、蓋政剽自
如園茶龍咄叱七月智政進戰敗績交趾人聚彭者

以土官知府為假州亡其軍三之一固守不殆竟死焉而笑焉賊可利者從利盜劫略蓋太原宣化屬縣孫紅衣賊勢益熾上乃令人發楚蜀二王獲衛軍及便附諸省馬步軍六千人討之遙調便附諸府土兵三千餘人以為嚮導使太子太保成山侯王通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都督馬瑛充泰時尚書陳洽贊其軍削智政爵使立功自時宣德元年也初智儒政勇素不相能內官壽一意招撫擁兵不挾故至於敗而中國之兵老矣交趾者至是十年再世而不

藏天錄

能平天子亦厭之矣上謂蹇義夏原吉楊榮楊士奇曰昔我高皇帝混一天下平均四裔安南臣服最先其後黎氏篡陳奪之故太宗皇帝為陳討賊求陳子孫使護王及其無後乃俯徇民心許為郡縣豈有意勞師求之哉此蛇豕逐鹿於其黨中而交趾苦兵連歲一方生靈屠戮已及中國之人亦疲奔命先帝居守南京時惻然憐之嘗以謂朕高皇帝太宗皇帝之意朕心藏之及先帝即位慈仁之言形於詔旨且高皇帝有訓四方諸夷及南蠻小國

限山隔海其地不足供給其民不足使令若不日量未挽我邊使惟不祥彼不為中國患我伐之亦受其不祥昨者連將出師通夕不寧茲博求文商令為藩臣即欲如洪武永樂初故事使自為國歲奉常貢以全一方民亦以休息我中夏卿謂何如義原吉對曰太宗皇帝平定茲方勞費鉅矣若以二十年勤力素之一旦謂國威何榮士奇對曰文趾於唐虞三代不屬皆置之荒服之外堯舜禹湯文武不以貶帝王漢唐之後雖為內郡縣然喪師費財不可殫紀魯不待

藏大錄

其一錢一兵之力昔者楚子從申叔時之諫而止縣陳漢元帝納賈捐之之議而罷未屋前史至今用為稱說彼固君中主猶能服義包荒陛下偃兵息民哀念元元誠大惠也犬豕豺狼寧足治耶上曰朕心如此矣第規之乃下詔大赦交趾罪罷交中採辦諸雜賦王通至與黎利戰勝負相當及寧橋隔漳賊績陳洽死焉賊遂圍東關先是通所遣人奉事皆為賊所通留至是說與和使政平州知州何志千戶桂豚與其前長入謝實欲請益兵至昌江其前知之執

忠勝的忠酒說之伴忠拿杯擊首面遂興勝及其子
皆死之黎利益率眾攻圍所向無敵故是道無漫園
志崇清化以商屬利獨清化知州羅通與其指揮打
忠力戰賊引去轉攻隘留百戶萬琮亦擊走之宣化
土官周知陶事家等進之清波賊獲其丞使還招
李容事家亦罵賊不為動上浸以賊誘招命安
遠侯升佩征虜將軍印克總兵官保定伯銘克副總
兵都督崔聚充右將軍出廣西黔國公茂佩征南將
軍印克總兵官與安伯亨充左副總兵新寧伯忠充

識大錄

右副總兵出雲南兩道並進勅兵部尚書李覆替其
軍以黃福有惠有交浸使撫之二年通大敗賊交趾
城下諸將請乘勝追擊之通猶豫不決賊益堅與都
指揮李任指揮顧福相持昌江者九月任等次
小三十餘戰力不支竟與福順及知府判子輔中官
馮智皆自鼓賊轉為諒江知所易先亦死之於是利
說言陳氏遺嗣有曰嵩者竄身老境二十一年回人求
得碩王之為嵩表求通轉奏通既教戰不利許之而
安達侯升至獨與其首數十騎日臨留關馳渡倒馬

橋斷陷渾中鏢死後隊皆不待前聚敵并其戰昌
江亦為所獲與即中史安陳鏞李崇昭皆死之黎利
之守者浮黃福於交按閣羅拜曰公交父母也福欲
自殺守者力止之黎利曰治交者人人如公不有今
日矣獲還之龍州而黔國公新寧伯進至歸化等處
亦為賊所阻利回送還所掠方三千三百九十一
人鑄金人銀人代身使人本嵩表陳情謝罪以其寶
貨獻通置酒為壇盟通乃遣人偕使入京而送師南
寧曰暫出生地圖并戰也表至上示檄大臣與國

識大錄

公輔曰詐耳先帝旁師者年矣當義發兵蹇義京
吉對如初楊崇士奇亦對如初上曰止戈為武乃
遣禮部左侍郎李琦工部右侍郎羅汝敬等持招教
交趾使黎利與其頭目耆老具嵩實以聞召通等悉
班師三年通還天子通與馬瑛李安陳智方政山
壽馬驥吏贈諸死事者官其子孫是時利已殺嵩
之矣琦汝敬至黎利曰嵩死利無有陳後國人共推
利守國敢自為之也汝敬怒及宴有女樂汝敬曰吾
等往來數月耳嵩安得遽死且爾即言嵩死爾國嗣

七豈... 其... 是時天晴
思陰大雷雨震焚利若室利俱起謝汝放後進代身
金人銀人上表求哀 天子業與諸大臣有成言因
使沒求之凡再往送報如前乃許利權署安南國利
遣使請歲貢金三百斤以拜明賜宣德六年也利上
表稱署臣而在其國中實私自帝教誘費我叛民侵
盜邊界羅貼浪如昔三都及斯凜古森金勒了葛四
洞者故欽州治漢時有中州人黃姓者從馬援南征
留居之有子七人為一洞長元時以殺賊功授世官

識大錄

入明皆廢久融望及利作賊洞長黃金廣者因以二
都四洞叛附利納為授之以偽官八年利死十年
封其子龍代龍偽名麟一市朝廷恭 英宗正統元
年求去其署瑞為真王 上以陳氏支裔絕不若正
麟位瑞頃而抗之遂封麟為女南國王自後其王死
皆告哀求封為故事麟死子基隆嗣基隆偽名濬久
之為其無兄瑞所殺國人誅瑞立瑞弟思誠偽名瀨
孝宗即位翰林侍讀封戰持詔其回瀨獻戰金不受
瀨為戰立卻金之亭其國王中三十餘年願築橋區

保樂連逃侵龍州界加兵占城緬甸瀨死子鐸嗣鐸
偽名暉鐸死子澤嗣偽名敬尋卒弟濬嗣偽名誼
居因其母党阮种阮伯勝用市屠戮宗親鳩殺祖母
國人皆怨亡何种逼誼自殺且擁立伯勝頭目黎廣
等討平之立濬偽名明初瀨生二子長暉次昭暉
生敬誼昭生瀨瀨子二曰倚曰椿昭瀨俱先死以
嫡當立倚而國人謂明叔父立之明既立多行不義
國人惡焉諒山都將陳玄孫者乘國人之惡明也與
其子暉昇作亂却綏却惟代却惟鍾等攻玄孫誅之

識大錄

遂試明平倚偽名諱却氏者諱甘與妻之族也故
典兵至是諸大臣坎却氏殺等亡之清華而暉昇捕
挾諒山作亂有莫登庸者故為玄孫泰督自牧歸德
總借其力以討暉昇封為武川伯登庸勇有力李却
齊漁人也以安南人世忠義莫氏之家說言己為莫
運後賄賂諱諸左右大臣諸大臣方惡諸却喜登
庸起微陋因情乞局以國中兵加封太傅仁國公登
庸據日盛乃銷九鼎為兵器竊取庫藏金寶潛使其
弟振境宮室人若殺傷吏民若宅盜者回言冠急請

自與世王墳之謀鳩殺譚兄弟召卜卜之誓使勿洩卜者譚馬登庸被譚官殺卜者譚床下垣開譚垣尚缺一角葉人范錄在譚曰爾若也從我者富貴錄曰諾家約杜溫潤夜侯之白虎門下夜雨譚詐游宮中令下分酣飲及遂與錄溫潤從缺垣亡去還遣人迎母及母弟格與其幼男守者見格等電光下急追之譚已越城出百姓聞譚所在皆為譚拒殺追者諸州兵亦稍至譚之復入譚既入按誅其大臣之來登庸者登庸因殺譚幼男立格拒守格偽名應以

藏大錄

舟師襲譚大江而譚宿將皆死兵竟敗鄧綏乃迎譚君清華有其四府地譚德綏之迎已也封其子惟峻為叙思侯以攻登庸登庸鳩應弄譚母殺之偽為應禪文墓其位建號大越改元紹紹領大誥自比湯武削奪黎利所據二都四峒長禁其國中無得語黎氏者尋傳因子方瀛自稱太上皇於都齊故其打魚處也其他濱海漁塗十餘里登庸以為陰築壕塹排三層柵下布鐵槍上築泥草而居之時凌波而飛時細下刺魚得巨魚則其下皆歡譚助登庸樂以示

武海島上是時譚在清華益不支其妻淑寶為登庸執而殺諸江而州境與譚脫身士入老境竟死黎氏至是有國一百十年傳十世矣故臣因立其子控以兵八千人保漆馬江求老嫗為外援標偽名寧七歲耳其即臣為寧浮海請命以冀登庸罪狀告世宗嘉靖十五年也先是上即位頒詔四夷使者至安南界聞亂送至是蒙冲太子生沒頒諸夷詔禮部尚書夏言、安南不貢二十餘年矣其國中有篡臣宜罷遣上乃問言故曰如此胡可不討罪也會其冬

藏大錄

黎寧浮海之使至下群臣謀皆言登庸殺主絕貢罪當誅發兵擊之便兵部左侍郎潘珍曰黎氏篡逆之固也不貢者又二十餘年誠不足與為樹且其地非可即縣置也今北虜滋蕃烽警屢報而我士伍不充芻糧耗匱釋門庭之寇寧島夷之師非計之急者臣請先擇一二望臣調兵至交廣界上借之威勢令黎寧自討之不勞成功亦一策也是時總督兩廣侍郎潘旦巡按御史余光蔭州知府張岳皆請勿擊者疏亦先後至上方銳意討罪補珍官召旦還使蔡經

代之會安南夷人鮮獲登庸領事者以聞并上其
偽造大誥 上以登庸篡逆本國後倖擬天朝益
趨發兵而莫方瀛亦上表乞降 上命成寧侯仇鸞
為征蠻將軍毛伯溫為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督其軍按兵境上審視方瀛所以乞降意從便
宜撫勦之時嘉靖十八年也廉州知府張岳者恩信
素著廉中而梧州知府翁石達廣州知府御史恩二
人故並以才略聞伯溫至則皆致之幕下岳曰岳固
請勿擊也蔡經曰宜言罷兵可塞明詔乎岳曰宜要

藏大錄

約因與萬達募死士入交察之使悟登庸曰 天子
誠怒公不臣故誅公耳豈有利哉不如自歸 天子
上印章去僭號束身軍門達子情罪獻還黎利時所
竊據三都四峒如故回奉正朔世為臣 天子必
謂公即不順於其君猶知順中國 大皇帝財天兵
可罷公等可生也登庸猶豫未決已聞岳在口有張
太守要我謹如教乃不籍其人民土地進表投降伯
溫予之期即開除壇設黃帷葆羽森如車駕將相監
司以班列登庸而縛組繫頸使跪入闕北面坐伯溫

受之稱詔解組與其人馳奏 天子天子曰莫登庸
不服中國禮義之教稱亂國中朕不能為海外夷赦
下臣子是用與師問罪責以大義大軍壓境登庸面
縛軍門納土請罪稍與 先朝二轡有問交人禍亂
相尋亦為名位是生人心可去王錡為安南都統使
司母執稱國安南有海陽山南山西交趾安邦諒山
太原宣光興化清華又安順化廣南十三路路置宣
抚司設宣抚同知副使僉事各一員以登庸為都統
使統之秩二品銀章世襲入明界上受正朔貢以

藏大錄

三歲期二都四洞皆夷為莫登庸所苦常誓歸心悉
割入欽州如故黎寧果黎子孫與之所保漆馬江四
境否則已之其他土地人民 朝廷無所利焉制下
登庸方瀛皆已死登庸將死時已聞都統使命謂其
孫福海曰 天朝生我恩厚矣即死勿慕留俟命
上聞矜悼之使福海受職毛伯溫等班師論功有差
嘉靖二十年也先是登庸以石室人阮敬為義子敬
復以方瀛次子敬典為塔通方瀛妻其後福海死子
宏漢方五歲阮敬因持其國中事自恣有范子儀者

固考登庸別子莫正中纂其位黎氏故臣黎伯曉護
金之正中因與子儀等亡走欽州控于朝曰宏漢已
為阮敬所殺招撫臣曩實久不報子儀乃為寇欽界
上有眾三万以匪漢正中為辭廣東都司僉事俞大
猷用舟師擊之俘斬千有獨子儀脫走大猷追至海
東雲七責宏漢捕之亟首未獻上命罷封都統使
宏漢竟為伯曉所逐出死海陽安南漢不貢者二十
餘年神宗即位宏漢子茂洽始入修其故事而黎氏
自寧死其舊臣鄧檢等共立寧子罷于西都罷死無

識大錄

子檢等共推立黎暉四世孫維和維和死次子維潭
立檢子松輔之擒殺茂洽漢據有安南莫氏支屬奔
竄欽州憑祥間而黎氏叩關求款督目陳大科言莫
氏篡黎其事遂黎氏復讐其名正先朝既赦莫氏
之愆則今日宜許其順以夷治夷祖宗成法於是
維潭復為都統使而莫氏支屬別居之高平府萬曆
二十五年也安南王所居國都及其宮室郡縣取士
養兵之制皆竊擬中國或倣漢唐宋名號所設十三
道一實不又中國一府夷人割裂疆土自誇大非其

同歲再稱八議有魚鹽金珠之利永樂中以金珠賦
人有蜈蚣採之可得明珠者人性輕悍富者役屬貧
弱平居徒跣不冠帶遇節序及其主生日有爵者乃
冠帶尊者具履簪好浴善水溪澗之苗醺醺外以薦
土客別有窟居僚人用鼻吸酒擊銅鼓為樂其山佛
跡勾漏江則富良最大三江以西多險阻士馬精強
器中犀利黎氏盛時藉以威占城諸夷及其東也猶
能以款州抗莫氏而今振張弛則然矣

識大錄

真臘國在安南之屬國在占城西南宋時其酋長滅
占城後屬之鄒占臘其國自稱曰甘亨智後訛為甘
破蔗闖入貢其國方言曰東埔寨也洪武初詔告仰
位其王忽兒即遣使表賀獻方物賜回王明曆及絲
段奇物思兒即辛泰合廿武者持遠志立屢入貢給
銀印黃金塗王及陪臣皆有賜二十年行人唐敬使
其國王貢象五十九首六萬斤自後不常至永樂
初告即位御史尹綬注王見綬辭情慷慨感信並

識大錄

五臘國

仲既歸圖山海所經國都所有以上上悅恭考廿
武者持遠志之後為泰烈思牙泰烈思牙之後為泰
烈思牙牙景泰以後不常至真臘風土元時有周達
現者使其國載到甚詳且多怪異大抵地通印度謹
於承儀

暹邏

暹邏在南海古赤土地漢書遺種本名暹邏斛
暹一國羅斛一國若真臘南其音聲似東粵葛髮字
耳流而縲腰及肝前後珍寶之國也暹土瘠不五穀

羅斛莽平宜據道人仰給之元末羅斛人降暹并稱
斛通暹明初大理少卿關良輔持記其國其王恭烈
昭昆牙遣使奉表入貢賜明曆恭烈昭昆牙以儒磨
從父恭烈寶昆牙哩哩囉祿代立以高帝九年
遣其子昭祿群膺修世見上遣禮部員外郎王恒
貴詔遣之歸稱其內齊家而外睦隣賜暹羅國王印
自是始稱暹邏也恭烈寶昆牙哩哩囉祿卒昭祿
群膺立二十八年遣使祭具故三賜昭祿群膺繼
諸物勅曰朕即位以來命使出疆周于四外諸密夷

識大錄

暹羅

和國君長履境者三十六聲聞者三十一大國十有
八小國百四十九唯暹入中華最速而唯最好禮守
德故王已逝王紹緒有道于家邦明使者往來具言
朕若嘉之茲特遣人祭故王賀王暨於新故之哉
或祖即位遣使人賀十三年昭祿群膺卒子三賴波
摩札刺的賴立教使凌滿刺加國滿刺加以皆制解
之暹邏自永樂中貢不絕上謂暹邏謹有乃賜書
及其妃乃今三年一貢許市會同館一再貿易訪挾
皆無稅使還廣東有司宴境上章壽以歲不常至並

未嘗絕也。正統二年，王悉里麻哈賴九年，王谷戎有
格下十一年，思利波羅麻惹智刺成化間，有汀人謝
文彬者，販鹽過風，入其國，界遠人仕為易名，美以
為貢，使嘉靖中，遣使貢白象，道死使，者取象牙
鑲以金石，珍寶留貯白象尾為證。隆慶初年，東蠻牛
求婚，通拒之，東蠻牛志圖通，破之王自經，死虜
其世子及中朝所賜印，以歸。次子攝國奉表請印，
上命給予，通既敗，其後頗為東蠻牛所制，方曆間，
其國王引兵迎擊東蠻牛，捷東蠻牛，宵遁，通遂移

藏大錄

軍攻陸其臘，從此年，用兵雄於海外，其國方千里，
峰壘峭峻，山色如白石，地謐土疎，惡嵐熱無常候，固
中有塔曰西塔，其始造時，值郭和至，制其合天，凌展
合之不能尖也。王所居宮用黃金塗，帽金帽，若白抹
首，周周於身，以受明封，獨不剪髮，臣民遙見王合掌
偃，俛捫王足三，乃自捫首，三謂之頂上，思用周正，蝦
蟻生，則拜月曰：毋使食也。敕用釋旁行為書記，大刑
用烹，錫男子聽決，林婦人謂其多智，許其私也。為樓
居，貫柳于藤，四組之，亦削柳之幹為鏢，以吳牛

之革為鋪行錢，用貳不用貳，則國必大疫，其屬國曰
赤坤

占城

占城古曰占不勞，國在安南西南，古越裳界，本秦象
郡林邑縣地，漢分為二縣，屬日南郡。漢末有區連者，
殺縣令，稱林邑王。唐時諸葛地取之，後為都護張丹
所擊，破徙居占號。占城宋時擊破真臘，反為真臘所
滅，名曰占臘。太祖即位，遣使詔諭其國王阿
答阿者，已遣使者，虎都蠻貢虎象，稱賀使師，命行人

藏大錄

占城國

遣之，賜璽書曰：虎都蠻王奉虎象，朕悉王萬誠，然
王使未至，朕使已在途矣。正欲振王不期王先朕甚
嘉焉。賜王明曆一鐵金綺紗羅絹，四其國數為安南
所侵，三年未言。上遣翰林編修羅漫仁兵部主事
張福詔諭并諭安南曰：朕有天下，海外諸國安南臣
服，最先高麗，次之占城，又次之占城，使來言，因被安
南兵朕心惻，簡朕遠不能知，兩國是非，念爾兩國封
疆，匪今斯今，大之限也。爾兩國傳世，久兩國前王必
有遺訓，朕為天下治，亂持危，特諭爾知，如果互兵上

上帝好生必非所悅宜聽朕命各遵其道詔至皆罷
無詔封阿魯阿者為占城王以其通文字頒之并舉
詔四年遣其臣朱朝請給兵器樂器使人使安南知
其歸命木朝 上曰兩國互爭獨與爾兵是助攻也
樂律故同華夷音異可擇國中通華言者自來拜習
之因諭福建行省毋征占城所挾資八年以其與爪
哇蘇門答剌西洋爪哇彭亨百花三佛齊勃尼諸國
貢使所挾行商多行商多行誦禁阻之十二年乃與
為更始明年遣使入賀萬壽節復言與安南戰不利

藏大錄

諭勅曰王為朕上壽甚厚万里之外使者冠期至非
王誠極意專來使為命昌能有此覽求知後與安南
交兵不利朕所以戒爾毋輕舉一勝一負時當何
休好殺兵也好生仁也維天恩兵維天好仁王再審
之二十四年阿魯阿者為其臣門閣勝所殺 上恩
其就立絕之永樂元年使告即位其王占已的賴達
來賀乞勅諭安南毋侵掠許之四年 上征安南恭
李聲令王出兵出遣使勸勞明年遣安南所使地
獻俘貢謝詔獎之自是屢表貢七年命郭和尚往賜

其國其長蕭三山金花冠披花巾中穿瑤瑯履束
八寶方帶臂腿四腕束金獨前後掖當兵五百餘人
執鎗刃盾皮牌捷鼓吹抑鼓筒膝行匍匐以迎前長
大衆部領乘馬十一年遣其孫舍阿那沙等入貢是
冬兵部尚書陳洽言緬甸攻李聲寶緬甸懷兩端至
化州大塘掠寶李擴金帛戰象李擴亦遣王美女工
復使李升華府所隸州縣其罪等安南當討 上曰
安南方靖勸諭之而已占已的賴自永樂以來歲一
貢以節煩勞占已的賴卒獲摩訶貴該襲摩訶貴該

藏大錄

為安南所虜朝命故令諸番三歲一貢而摩訶及歸
臨死謂其姪摩訶貴來曰我海外諸夷故三歲一貢
茅天朝待我厚我死爾當立刻歲貢摩訶貴來弟
摩訶貴該襲摩訶貴來子樂羅茶全襲襲後為安南所虜弟
樂羅悅襲成化中徙居赤坎即都部以避安南而尋
亦為安南所攻殺於是遣給事中馮義行人張瑄封
王弟麻亞麻勿庵為王使未至亞麻勿庵卒而其臣
提莫苦者受安南偽命為王義誤以為真即以詔印
授提莫苦者亞麻勿庵之弟古米者起提莫苦收殺

之安南悉舉兵壓境欲生得提婆言古未悞率其王
妃王孫及部落千餘人來請封具言故於是札臣勅
使者擅封義已前死理生請成運遣給事中李孟賜
姓封古未為王安南人言古未不當嗣者提婆言
為正古未皆廣州辨所朝命總督兩廣都御史屠
滄按驗古未實當王移諭安南教之而以聞古未遂
得封孟賜致古未於崖州受朝命王反國瀟護之官
軍二千弘治三年表謝別附黃白二金若諸器物異
香謝瀟辭古未卒其子沙古卜洛未乞封然不明言

藏木錄

其父卒有制泰始猶及給事中任良弼言 皇祖恩
占城謫詐故嘗絕之 太宗有市安南念其舊蓋始
通封賜然比朝鮮安南故日殊矣比年例貢乞封城
自念孱弱仰伏 天朝震警其鄰其安國王立不立
不係 朝廷封不封也古未存後虛實難科方一其
彼父子素有孽孽我使至或被脅迫如往時給事中
林霄之使滿刺如不肯北西在腰山俄而死君命國
體不可不惜大抵海外固無事則履朝貢而自立有
事則假朝貢而請封占城此未豈急求封意在浸安

南之使地還廣東之進人耳宜如往年就封事例令
其領勅之國戶部仍咨兩廣提臣詰責安南令還兩
使地命托臣將進人諭達庶全柔遠之道無損中國
之威下禮部集議是沙古卜洛平沙日底當立正德
八年遣給事中李貫姓封以無通市諸人為解致命
其使而歸嘉靖二十一年再至其國候熱不霜雪禾
稻甚薄地不產茶摘椰葉蓋殼之灰不絕于口以
白乳布煙胸垂足衣衫窄袖操髮為結散重為髻王
腦後盤結散披吉貝衣冠金花冠七宝裝璜路為飾

藏木錄

躡草履無襪凡國人諸雜色應得衣帛毋得衣白
白者死其互市用金銀或以吉貝錦定博易之互民
若編茅王若鑄金首長之若楚執反雕鏤獸畜兵甲
藥鐵刀鏢周垣為防王歲時飲人糖酒又以浴有履
苗長獻膳賀王若國若至三十許年者即自矢不道
入山受戒令子侄攝若一歲亡恙即漫出為王其鼓
八更其刑禁設枷鎖小過鞭撻杖當死者樹繫之以
梭槍春其喉珠之若故殺劫殺出象獨之或鼓鼻振
撲象皆知人意提煮羊皮以代紙削細竹為筆蘸灰

書之書形如蛇

瓜哇

瓜哇唐訶陵國也一日聞婆一日滿家龍其國東古
女人西三佛齊南古大食北真臘其屬夷有蘇吉丹
打板網底勿數種而三齊佛亦屬之 高帝即位
遣行人賄之璽書頒明曆達其故時使元之未婦
若四年國王昔里八達刺八刺蒲達使表貢方物納
元宣勅受明封昔里八達刺八刺蒲死子八達那已
即務立九年三佛齊國王子父死不取自王求封天

識大錄

瓜哇國

子 高帝嘉其恭使注道瓜哇境上瓜哇謂三佛
齊故我羈事而明封與塔要殺使者于三年秋黑奴
三百 上切音所以要殺明使者絕其後獻而詔諭
之曰吾欲拘爾使念父母妻子之悲夷一也是時
其國已分為東西二王東王東海西王西海矣
成祖即位西王都馬板遣使入貢賜其王襲衣綺上
年東王李令達哈達貢求王印子之漢賜東西二王
雜繒慢帳器皿羊酒及王妃綉綺諸物三年西王漢
使貢其旁近煤里日夏羅治金龍里三小國亦附之

來四年二王皆貢立年西王擊東王滅之明使者在

東王城者百七十人並在擊殺中西王俱罪請以黃
金三千餘斤贖罪併請立東王子從之即所贖三不
足一 上曰要使遠人知罪則已赦不問八年十一
年西王歲貢十三年更都馬板曰楊維西沙使者常
不絕宣德後乃稍疎王統中令其三歲為期其後亦
間貢耳而東王竟久不至蓋先是為西王所破詭言
欲立其子竟不果而遂滅一瓜哇人踴面覓死腹食
蜈蚣蟻蚋旁至與火同以收俗好鬪子生一歲佩之

識大錄

已首以金銀象牙為名曰不刺頭急則挾相判殺
人者能逃匿出三日即不復抵罪嫁則男過女家者
三日乃迎婦歸婦披髮裸跣縈繒被金寶前後擁衛
如軍容病則禱不服藥藥用水火大王惟死者呼命
之貴人兒姪妻隨至野委貴人屍於重犬自焚以殉
之共三蓬首冠金葉胸繫縵腰束錦四犬之宮磚墻
以居麻席而跣跡承最或牛罪無輕重皆用刑殺市
用中國古錢衡量倍中國鄭和至其國時遺石控可
百斤其重二千餘人不能舉也一日舉之他國中

大獲疫國王乃移還和所置威故志其國四鄉富饒
游滋開粵西番人至久賈長子孫地廣人稠為東洋
諸番冠今諸賈胡乃謂瓜哇窮儉配酒者財好毒劫
豈隆寂良悍夷亦有時也洪屬國曰加番紀丁机宜
蘇吉丹主蘇吉丹國者曰吉力石吉力石有王百餘
歲能知吉凶

彭亨

彭亨國在暹羅之西石崖周匝連望則平曰沃豐來
錢氣暖溫洪武十一年國王亦哈刺宛答統遣使奉

載大錄

彭亨國

永貢番奴方物永樂十二年再至故志上下親押無
寇盜男女相睦尊佛其故俗也萬曆中而其國中有
柔佛之事柔佛彭亨鄰國也其國有副王為人強悍
聞很到王于娶彭亨王女將嫁副王送子之彭亨彭
亨王亨副王為置宴威屬而有婆羅王子者彭亨王
妹之婿也替于彭亨酒半婆羅王子來觴為壽其手
指有巨珠甚美副王心欲之且許之重贊王子固新
不與副王意甚踴而赴其攻彭亨彭亨柔佛兩國相
婚媾柔佛人猝至莫為防不戰自廢王反婆羅王子

奔金山彭亨王妃淳泥王之妹也率眾來援副王犬
焚掠其城郭宮室以歸是時也彭亨國中鬼哭三日
淳泥王迎其妹還淳泥彭亨王隨之命其長子撫國
王歸彭亨其次督亦駝悍逆毒父殺兄自立今尚為
王也

百花

百花古注輦國南海中國也以多奇花故名國東南
約二千五百里民饒尚釋貢在洪武十一年其國王
曰刺丁刺者望沙

載大錄

百花國

三佛齊

三佛齊國古干陀利又曰淳淋窮事瓜哇者也有地
十五州又有傍近單馬令凌牙斯達登牙僕細蘭
諸種屬國主孫曰詹半其人多蒲姓洪武二年使至
其國四年回主馬哈刺札八刺卜遣使隨貢賀即位
賜明曆書楊文綺中問一再貢王卒但麻末沙那阿
者嗣亦有貢九年卒麻那者亞里表當嗣末乞封貢
犀牛黑熊火鷄紅綠鸛鵒白猴龜齒及諸雜物又貢
小番奴一人帝嘉其恭厚賜之遣使告蘇祜冊封

賜駝銀印黃金塗而使者為爪哇所殺然久之三
佛齊亦詔我他使羈留焉三佛齊北皆番咽喉商船
不入其境者輒出舟支戰以故其地為商船塗而我
使者欲往海外番者行不絕自羈留我使臣思往道
不通番商絕永樂中竟為爪哇所虜亡廢其國都
曰舊港在南海人梁道明者素御里仕居之閩廣民
從為商者以數千推道明為首長施進卿副之永樂
三年指揮孫鉉使諸番通道明子及二叔援支卿以
聞成祖遣行人譚勝受招之道明隨使者入以其

藏大錄

衆酋進卿成祖喜賜襲衣及文綺綉帛甚盛而廣
人陳祖義者故有罪亡入其國久之亦有衆友進卿
爭長上使中官鄧和下番和至進卿以告使招之
祖義詐降而潛謀邀劫為和所覺勒兵進戰殺其黨
五千餘人擒之俘京師斬于市是年進卿遣其塔齊
誠入貢詔設日港宣慰使司命進卿為宣慰使二外
一耳進卿卒子濟孫泰襲許之復命鄧和齋賜往自
是朝貢比諸番其地累覺為城人民散處城外部領
若岸餘皆屋木筏多熱少寒土沃倍地壤彼夷相傳

去一年種穀三年生金言穀熟多也日國破以後不
速往時矣

浮泥

浮泥國西南海中國也州十四本羈事閩婆其地炎
熱多風雨板城銅甲王綰髮裸跣徒行花帛縹腰所
若若樓覆以貝多葉其民剪髮覆額女人短衣蔽胸
背花帛縹腰散髮跣其俗漁養海為鹽瀝椰為酒無
稻黍或腥食魚蝦或食木實漿曰沙糊燕樂鳴鼓擊
鉦刻貝葉行書事佛謹明典其國王馬合謨沙也

藏大錄

浮泥國

國侵於蘇祿聞婆為發兵擊却之洪武三年福建行
省都事沈秩奏監察御史張敬之奏詔其國王不為
札秩傳譯曰皇帝既有四海極日宮月無不目順
浮泥彈丸墜何敢抗中國大天子王懼然起謝撤座
設几拜授詔諸侯之三年造舟入貢秩曰皇帝即
位三年矣四夷朝貢使者踵踵相踵即行尚晚何年
之三也王曰非有他地瘠民貧而又被兵空國無以
獻明日其國相王宗起圖行行有日聞婆使人言
曰我實為王却蘇祿兵王憚中國無我矣蘇祿舟來

藏木錄

則請於中國王俱明日扶見辭以疾扶知之對宗
 恕大言曰王廿臣聞婆即謂聞婆非中國臣耶宗恕
 入白王乃大會官屬遠其臣六思麻亦等四人貢
 與扶俱既主高帝寵賚甚厚成祖初麻耶惹加
 那乃為王遣使封之六年率其妃及弟妹男女陪臣
 俱來成祖命申官勞之閏中可過縣邑設食宴既
 至親享之奉大門賜儀仗銀器王以下使如中國服
 其年王卒會同館上報朝三日賻贈有加工部具
 棺擲明器墓德安門外樹碑神道求而尚夷藉中國
 者為首塚有司春秋少牢祠謚曰恭順命其子遐服
 襲達中官張謙行人周航覆之還國賜金銀有差初
 麻耶惹加那乃請表其國之漫山為國鎮遐昨將行
 漢以請上封其山為長寧鎮固山親賜之碑文曰
 上天佑我國家萬世無疆之基肆命朕太祖
 高皇帝全托所遺休養生息以教以治薄極照臨臣
 服克臻朕嗣守鴻圖和協所統亦克承意乃者淳泥
 國王麻耶惹加那乃慕尚聲教益謹益虔率其眷屬
 陪臣浮海來朝將領陳輝連方臣妄王冒洪恩既庶

藏木錄

正安夫天仰則觀之矣地立則依之矣天子補天柱
 地遠在中華依弗親臣誠弗適足以不憚遠險輒
 敢造庭崩角闕下朕曰唯天唯皇考卑予天下視
 民同仁予夙夜思弗忘弗若汝言王拜稽首自天子
 建元之載臣國和時費山川之藏珍寶流溢州水之
 無飽滿者以實以華異禽和鳴走獸踴躍園中之史
 曰中國聖人德化所暨斯多嘉應是以矜奮而來親
 也朕結轡載藉過遠之邦被聞四訖忽臨鑒空歸身
 中夏蓋亦有人至于掖援妻子率該兄弟從同臣僚
 北去玉帛順首陞階自古惟王西南君長無如王如
 賢茲持封王國之山長寧鎮國賜文刻碑以著王休
 系之詩曰炎海之墟淳泥所虞趨景赴聲有順無悖
 倭倭賢王唯化之慕重譯更替耒耜走同其婦子
 兄弟陪臣致伏悅喜具言以陳內鑒解德弗稱所云
 浪泊風播實勞懇勤稽古遠矣順來思遠以躬武難
 刑或家室鬱崛高山砢鎮王國傳金勒銀懸昭順德
 王德克昭王國攸事於萬斯年仰我大明遐駐運國
 造其叔父慶的哩哈益哥百八十八貢方物入謝其

後洪熙中復來貢表用刻金番字彷彿四鶴書其辭
同不足觀也萬曆間國王病卒無子族衆爭立相誅
殺俱盡乃立其女主為王其屬國曰吉蘭丹

蘇門答利

蘇門答利國漢之條支唐之波斯大食皆其地也其
西有蘇鄰國摩尼佛生焉其智大明使自唐時入
中國相傳老子西入流沙五百餘載當漢獻帝建安
之戊子寄形條支國王拔帝之后食而甘之遂有孕
孽胸而出是為摩尼佛條支禁苑石榴也其說與

載大錄

蘇門答利國

攀李樹出腸相應其教曰明衣尚白朝拜日次拜月
了見法性究竟廣明益合釋差而一之行於拂蘇火
羅諸國晉武帝太始丙戌滅度十波斯太祖有犬
下以其教門上通國律禁除之永樂三年酋長率奴
里阿必丁遣使朝貢詔封為國王王與鄰國花西王
戰死其子銷丹罕阿必鎮幼其妻郭非固曰誰復此
譬我以為天國中有漁父者遂為王妻殺花西王妻
曰夫我通尊漁父為王掃為若王若王遣使來貢大
之銷丹罕阿必鎮長陰與部曲謀殺漁父而漁父之

載大錄

子蘇幹刺者後謀殺銷丹罕阿必鎮為父報讎節和
入海賜諸番蘇幹刺怒朝賜僅及銷丹罕阿必鎮碩
衆邀擊和軍和與戰敗之蘇幹刺走迫至喃洋國并
獲其妻子俘行在伏誅宣德中一再貢厚賜之九年
王弟哈利之漢末貢麒麟象禮部尚書胡濙請表賀
不許曰朕貴異物耶遠人來不送其意耳亡何卒京
師上曰遠人傾嚮死可憫也贈之鴻臚寺少卿賜
誥治喪葬給守塚戶十年請封其子為王其來貢至
於正統天順間其教傳於今再易姓萬曆中為國王
者其國中之大酋奴也奴為其大酋收象一肥大酋
喜使掌魚入其稅奴得大魚獻上酋不以先稅酋益
喜甚親之大酋為其國王掌兵皆在大酋手大酋
入見王甚恭大酋出奴曰王何恭大酋曰王也奴曰
主不欲耳奴之王矣因言我國王坐殿中甚肅第左
右數人耳主入見請王屏左右密言事王必從奴直
上刺殺王至可王矣大酋從之其計果行遂刺殺王
大呼殺上曰吾主王矣孰敢不從其殿下車不知
可為大酋而掌兵又在門外因誅其偶語者數人其

餘悉授官大青蓋德奴與之以所掌兵地日奴又以
其兵刺殺大酋而自為王其國風俗醇良言語和靖
民居牧藝與中土同賄貨先物其地遠遠至者倍利
其西海中有龍涎與馬羣龍交戲遠其上是名龍
涎之香其鄰有故臨國有然伽國有那孤國故臨國
人黑如漆好為寇盜那孤國即花面王所居國也或
曰是國也即須文達卯國須文達卯宋名也洪武十
六年其國王表貢請改曰蘇門答剌然其貢物與須
文達卯異

歲大錄

西洋瑣里

西洋瑣里又曰瑣里兩國也西洋瑣里視瑣里差強
大瑣里國微弱時為西洋瑣里所侵洪武三年西
洋瑣里國主別里提遣使來貢進金葉表文上念
其遠涉賜賚甚厚五年瑣里國主卜納的亦遣使進
金字表文并圖獻其土地山川上賜國主曆書及
織金練段紗羅各四亦有賜于使臣永樂元年二國
茲貢詔勿征其附船貨物其永年西洋十六國皆有
貢至瑣里獨豈英二國會產布而西洋瑣里之布尤

佳

覽邦

覽邦漢疎勒國也去西域遠甚好佛無賈販用錢地
多沙磧產麻若麥而已其山陟陀其水淺濁有駝馬
牛羊洪武九年國王昔里馬哈札的札達使朝貢
永興宣德中附鄰國貢珍物

淡巴

淡巴古狼牙修國西南海中國也洪武十年國王佛
喝思囉遣使貢其國風景秀瞻土街水清石城而尤

歲大錄

覽邦國

屋王與其臣出入遠徙其威儀耕織勤生市有交易
野無寇盜樂土也

蘇祿

蘇祿國在東南海中與浮泥瑣里相近其國分東西
別有一峒嶺不相統攝永樂十五年權東國者曰巴
都葛叭答刺推西國者曰麻哈刺吒葛刺麻丁故權
蘇祿峒者之妻曰叭都葛叭刺卜各率其屬又隨從
頭目三百餘人奉表來朝獻珍珠寶石玳瑁等物既
至封已都葛叭答刺為東王麻哈刺吒葛刺麻丁為

而王以都葛已刺卜為峒王東王為尊西峒副之西
以賜子良厚既辭歸至德州東王病卒命葬以王礼
上為文碑之留其妃妾僮從十八人守墳畢三年而後
返勅諭其子都麻舍曰爾父与率家屬陪臣涉海尊
中國朕眷州城錫之王封優賜護送舟次德州選以
疾逝朕深憫悼祭葬如礼今特命爾為蘇祿東王爾
尚益懋忠貞承厥父志欽此十九年都麻舍來朝獻
巨珠一顆重七兩五錢蓋其國有珠池云其俗山涂
田瘠食沙樹魚蝦螺蛤蚌蚶蟹鳧鳧鳧鳧鳧海為益

載天錄

蘇祿國

蘇祿為酒織竹為布中國人往賈者其後來臨歸
執留數人為質

古麻剌

古麻剌國東南海中國也固有百餘州佛宇四千餘
永樂十八年國王幹刺義亦敦奔率妻子陪臣來朝
封為國王歸至福州卒詔謚哀靖勅葬閩縣有司歲
時祭

古里

古里國永樂元年酋長馬那必加刺滿達使朝貢三

年復貢詔封為國王幹刺和下番自古里始西洋諸番
之會也二十一年西洋十二國遣使千二百人貢方
物古里最其俗信義行者讓路道不拾遺王好浮屠
族類分五種服牛糞為囊佩之或以塗肢體

滿刺加

滿刺加國古奇羅富沙也在占城極南諸番之會也
暹邏羈屬永樂初中使自閩中至其國由是而達西
洋古力里士國分轄徧注支柯丹揭葛刺忽魯謨斯
等處迨其及也咸於是聚萃焉永樂七年封其酋而

載天錄

滿刺加國

刺八兒達刺為王遠已為國王遣使來請封其國之
西山得保疆好生心於暹邏詔封為鎮國山賜御製
碑文自是不羈屬暹邏如旧時矣九年嗣王瑪里達
蘇刺率其妻子陪臣五百餘人來朝上念其遠來
遣中官海壽礼部郎中黃裳宴勞之廣州有司供張
會同館既立表見獻方物上御奉大門宴勞之妃
及子侄陪臣有別宴仍命先祿寺日給牲牢上尊賜
王錦綉龍衣二襲麒麟衣一襲若金銀器皿悻悻相
傳王妃及其子侄陪臣僮僕皆賜有差王辭得錢子

奉天門別錢妃及子姪陪臣賜勅曰王教萬里涉海
朝京師坦然無虞維王忠誠孚祐于明神朕見王甚
欣便欲留王國人在望宜往慰之天氣向寒順風南
帆實惟願時王尚途中豫飲食善調護賜王金諫王
帶一儀仗一鞍馬二黃金百兩白金五百兩鈔四萬
貫銅錢二千六百貫錦綺紗羅六百匹絹千匹渾金
文綺二金織通袖膝欄二王其受之王妃及子姪陪
臣復有賜命礼部餞宴之龍江龍潭二驛十二年國
王于母幹撒子的兒沙表告父卒命嗣封十七年國

藏大錄

王亦思罕答兒沙嗣立漢卒妻子朝後使來言遺羅
國欲攻之詔遣羅夷年亦思罕答兒沙卒二十年其
子西哩麻哈利率其妃及陪臣來朝宣德九年漢王
宣宗念王父永樂中舉國來朝至王蓋修臣礼賜王
冠帶賜勅諭命工部繕王舟王遂行二百餘人皆
有厚賜正統中國王息力八密思兒見去八沙已賜
勅書及塔龍衣服傘蓋求一舟而將來朝為景泰中
王卒子無答佛即沙情封達給事中王暉注天順三
年王卒其子蘇丹范達沙嗣達給事中陳嘉猷注卒

子烏哈木沙嗣成化十四年來清封命禮科給事中
林榮為正使行人黃乾亨副之還溺死以此遂罷遣
其國正德十三年國王孫端端為佛即机前所選
而據其地使三十人者從廣東入貢時廣東左布政
使吳廷泰奏海道副使議許之廣東守臣以佛即机
故不列于王會羈其使以聞詔給方物遣之歸使者
留不去劫奪行旅掠食小兒廣人苦之會滿剌加來
訴御史丘道隆何瑄相繼疏言佛即机據奪天朝
受封之夷據有其地且駕大船操山器往來交易乎

藏大錄

開教揚此南服福始也昔 祖宗時夷貢有期毋敢
闖入自其延舉議地禁于是夷心無厭射利如集揚
仇如馳以秋佛即机伺隙而悔今宜驅絕之毋留詔
使之而佛即机有使者曰亞三能通番漢賄江彬薦
之 武宗從地事 武宗見亞三時時學其語以為
崇他日有事四夷館元坐而見禮却亞事梁焯之怒
執亞三彬聞大詔曰彼嘗與天子遊戲肯下跪一亞
事即世宗即位佛即机復以接濟使臣衣振為名請
以所請番物如例抽分詔復絕之卒其屬誅也則乎

千餘人破巴西國入寇新會縣而草灣指揮柯榮百
戶王應恩截海禦之生擒別都盧疎世利等四十二
人斬首三十五級餘賊浸未接戰應恩死之海道副
使汪銘遂得其銳以獻名佛即機銳自是佛即機諸
番夷船不市粵而潛之漳州二十六年巡視浙福都
御史朱純嚴海禁漳人不與貿易捕逐之夷人憤
起格不為我所殺而廣東督臣林富更言許佛即機
市有四利為中國之利益鐵為大山封水壅吃吃終
歲僅克常額一有水旱助民納粟猶俱不荒田規番

戴大錄

船朝貢之外抽解俱有則例足供御用利一也而廣
用兵連年庫藏日耗藉以充軍餉條不虞利二也廣
西一省全仰廣東今小有徵發即措辦不前糾擾於
民計所不免若異時番船流通公私飽饒利三也質
易旧例有司擇其良者如價給之其次資民買賣故
小民持一錢之貨即得握振展轉交易可以肥利四
也助國給軍既有兩賴在官在民又無不給此因民
之所利而利之也非所謂開利孔為民罪樣也從之
以此佛即機得入廣東香山灣為市香山灣之有佛

即機若懸疣然而滿刺加國竟為佛即機所據漸奉
之為真主矣佛即機點夷也猶暗鷹嘴拳髮赤頰而
貌皆白屬千系臘國行賈無所不至、則謀襲其國
入滿刺加海有龍龜高四尺四足有鱗甲露長牙嘴
人立死山有黑虎或變人形入市殺人合佛即機為
三字云汪銘既擒佛即機傳其銳後為吏部尚書會
北虜入寇銘請頒佛即機銳於諸邊、鎮賴其用

呂宋

呂宋海中小國也其國王以永樂三年遣其臣隔察

戴大錄

呂宋國

老朝貢而今亦有佛即機所有名曰呂宋實佛即機
也初呂宋王有兄弟二人武而有信佛即機互市其
國利其為西洋諸番通皆之會奉黃金為宋呂王壽
從王乞地、如牛皮許大許之佛即機歸而截牛皮
縫長之方四圍呂宋王有難意業許之不許辭歸地
於佛即機佛即機有呂宋地築城屋列兵器久之殷
王兄弟連呂宋民入山中凡中國以貨來者皆主之
于泰臘國使太苗來鎮之數歲則易一王其地近閩
閩漳人多往焉率居其地曰閩內者其以數萬

藏大錄

間有割髮長子孫中國人衆不能無生貪點而佛即
 機輕侮後偏之美洛者海上國也佛即機首征而奪
 之棟中國人助戰人以二百餘中國人晝夜為佛即
 機營俗佛即機前高枕而已中國人稍懈輒報華或
 利殺之中國人皆怒有諸利五者夜入前臥內刺殺
 前持首肯大呼佛即機人大驚起不知所為悉被刃
 或落水死利五與其黨大載佛即機貨物以婦夫水
 道誤入突而突人掠之獨郭惟泰等三十餘人走免
 苗死其子代苗遣僧入入問訴之巡撫郭御史都御
 史使人招回中國人苗人給米而悔之遂改書訟父
 冤事聞撤兩廣督臣以禮遣僧置惟泰等子理石曆
 三十一年也三十二年天子採金方內有妄男子
 張蕤上書言呂宋有機岩山其上金豆自生可採也
 天子下其書廷臣力言謬不報聞巡撫都御史使海
 澄丞王時和及百戶一人與蕤往佛即機款正酒間
 巫金豆生何樹也巫無以對數日蕤為大言大地
 皆金何必問樹夷苗大焚焚殺巫、婦病慘死蕤無
 以報天子天子誅蕤傳首海外夷人故虐侮中國

藏大錄

人至是蓋疑會中國人被夷虐者忍望出大言夷蓋
 忍尸實中國人手中錢銀抵上乃竄上金悉辱侮其
 直諸中國人鉄皆空達大殺中國人死者二萬餘苗
 猶慮中國與兵問罪入廣東香山灣偵謀中國乃寂
 然聞廣當事者草、聞上而不敢言上下皆
 呂宋無開事端已而中國人入商販其處矣其屬夷
 有大港有南旺有戒瑁港有呂蓬有磨晏安有以寧
 有屋當有期霧而皆佛即機立之佛即機破呂宋翔
 霧有力焉佛即機德之既奄有諸土率虜使其民獨
 與別露為婚婿其人敬元稱天曰家氏
 婆羅
 婆羅國東洋及處西洋所自起也國有東西王王永
 樂四年各遣使朝貢其國負山而海而護佛教今王
 為閩人隨節和至留其國者其所旁有中國碑王有
 金印一上篆文作款形云是永樂中所賜夷人嫁娶
 諸印、背上其國嘗為佛即機所逐走入山谷中故
 藥水流出毒死之佛即機以是葬呂宋之其化
 阿香

阿魯國一名啞魯其國廣人稀物產亦薄永樂五年其王速魯磨忽先遣使附古里諸國朝貢

小葛蘭

小葛蘭海上小國也與柯枝接壤永樂中鄭和至其國王鎖里八遣人入貢俗尚浮屠重象牛飯和酥酪市用金錢婚喪中服大類錫蘭山

榜葛刺

榜葛刺國西天有五印度國榜葛刺者東印度也永樂六年國王嚮牙思丁遣使朝貢九年遂至命行人

藏大錄

小葛蘭國

宴勞之太倉王卒子賽弗丁嗣中使侯顯嘗來詔往使王侍之甚恭表獻麒麟正統三年復獻麒麟鸚鵡等物禮部尚書胡濙請表賀從之其國地廣人稠甲他夷王及臣僚亦回一人有印章行移陰陽臣卜惜扶大類中國僊人曰根肖速魯奈能作百戲善弄尤屑不置閭耕種二年一熟產鎖鐵翠羽兜羅錦及諸異布

錫蘭山

錫蘭山國古狼牙國亦曰裸形國不衣也亦不穀食

與柯枝對峙以別羅里為界占城極西可望見而其

國有翠蓋山獨高山外蕃語謂高山為錫蘭也山頂

產鴉鵂寶石每兩甚銜流下可拾取海畔石有巨入

武長三丈許云是釋迦足跡下有臥佛寺舍利在其

寢傍永樂初國王亞烈苦奈兒者領里人教迦劫往

藏大錄

錫蘭山國

拒險絕和歸路如語其下曰賊衆大出國中必虛出

不意收之可污志潛傳語舟人害力死拒自率兵二

千以夜半間遁疾走急攻王城破之生擒亞烈苦奈

兒并家屬顯日普早漫圍城交戰數合大敗之遂以

歸九年至闕下群臣請誅之上曰朕聞其意釋而

與衣食命札部詢所俘國人擇其支屬賢者立之國

人皆奉耶已乃那十年遣使齎詔印注封并送亞烈

苦奈兒歸時國人已立不刺葛麻已恩刺查為王詔

使遜位十四年偕占城爪哇諸使貢方物漫命鄭和

等貴賜之并更諸國王自後宣德正統天順間俱入貢其國地廣人稠貨物之衆亞於爪哇尚佛重象牛調牛蓋塗地而祀佛殿之以塗體

召緬撲兒

治納模兒國在印度之中古佛國也永樂十八年國王亦不刺金教使榜葛刺國遣使勸調之

拂菻

拂菻國唐書以為漢大秦國也去嘉峪關萬餘里洪武四年遣其國政民捏古倫齋詔諭之尋遣使朝貢

藏木錄

拂菻國

其國產金銀珠而錦千年來馬獨峙駝已獲蒲萄不尚戰關懸大金秤以金九十二定日時每時至輒一丸墜市用金銀錢絕和鑄勒王名於錢陰

柯枝

柯枝古繁海上國也去古里三十程洪武中永貢永樂二年王可亦里遣使來貢十年後來十五年封高柯枝國王使郭和友使者僧賜之印詔并封其國中山為鎮國山碑之文曰朕托治華夷從古帝王柯枝國遠在西南鉅海濱欣慕教化命令之至奉跪鼓

舞仰天而拜曰我國數歲以來采樂和煦皆中國聖人教化所沾朕慙德薄不能效然其長民者之應欣既封亦可里為其國王并封國中山為鎮國之山勒碑其上垂示亡穹系以銘曰載彼南山吐烟出雲為

下國洪麗時其兩賜爾其頌歌作彼農穡苑于斯民靡齒靡殄不若不達海深山嶺勒此銘詩相為始終其國尚浮屠敬象牛每旦鳴鐘鼓灌佛頂數遍乃禮之國人五種曰南昆貴族也次曰回人又哲地富有財者也次革全牙儉也次木瓜半賊矣

藏木錄

麻林國

麻林國未詳所在永樂十二年遣使朝貢進麒麟天馬神鹿群目稱異上喜幸賜之

碟里

碟里國在東南海中尚佛人淳物產薄永樂三年遣使馬黑木來朝

日羅夏治

日羅夏治國海中小國也產蘇木胡椒頗知種藝崇佛不遠永樂三年遣文即打時鎮來朝

合貓里

合貓里國小國也土瘠山多而知耕稼山外大海饒魚出永樂三年國王遣回回道奴馬高附爪哇以貢

古里班卒

古里班卒國在海中永樂三年國王遣人馬的未朝其俗質朴土瘠物薄夏天多雨候即寒

打回

打回國永樂三年遣麻勿來朝貢其國敵為鄰國所苦已乃治戰稍得自立

藏木錄

打回國

忽魯謨斯

忽魯謨斯又曰忽魯世思海中國也永樂七年郭和注其國苗長感悅未朝十八年進麒麟獅子天馬文豹紫象駝鷄福鹿靈羊長角馬哈獸五色鸚鵡等物駝鷄昂首高七八尺福鹿似駝而花文可愛靈羊尾大者重三十餘斤而則以車載其尾長角馬哈獸角長過身上喜命侍臣為賦其國石城石屋民富饒喜作佛事常歌舞惡殺產大馬其苗長練兵畜馬田廬宜麥無草木牛羊駝馬食魚脂文武臣卜技藝之人

勝他國、中有大山四面異色紅如銀珠白如石灰黃如薑黃一而產鹽如紅碧鑿為盤區棄食物不加鹽矣

甘巴里

甘巴里人曰甘巴里在南海中永樂十二年國王曉哇刺查遣使朝貢其人鮮食多織錦

加異勒

加異勒國西戎小種若人寡少寡而備鄰國永樂中王者麻里奈那遣使朝貢宣德正統間一再至

藏木錄

甘巴里

祖法兒

祖法兒國亦曰左法兒漢之大夏隋唐之吐火羅咸皆其國也東南皆海西北重山自古里西北海行十晝夜可至永樂中王亞里達入朝貢宣德中復至其地氣候常秋無城郭其人體幹修碩語言真質尚回教王白布纏頭衣青花綠袍或金錦袍靴履出乘轎跨馬前後列象駝馬吹華簾市用金銅錢、文人形有家鷄如鶴脚二指毛如駝走如之

溜山

溜山國永樂中國王亦速福遣使來朝其國在西海
中四面濱海有石門無城關分界若穴處水草木業
味魚蝦依山聚若八村稍大皆以溜名餘小溜無慮
三千夫舡入溜溺安土人曰三千弱水也山傍有膠
幹國皆回人業魚種柳氣候常熱市用銀錢

阿哇

阿哇國永樂三年王昌吉刺遣人來朝貢

南亞里

南亞里國或曰即南泥里永樂三年來朝貢其國錄

載大錄

南亞里國

浮泥自蘇門答刺舟行三晝夜可至東距蘇伐而北
距海南連大山山南際海僅千餘家皆回人俗朴
實王居類樓高廣整潔市用錢少穀食魚蝦而北
大海即西洋中有帽山番船以為指南土人名之曰
那沒恭山下淡水有珊瑚樹大者高二三尺依山居
人二三十家皆稱王問其為誰報曰阿孤橫華言王
也

阿丹

阿丹國地瀕海近古里曼石為城羅九石為屋田饒

粟地產亦多有國步勝兵七八千人鄰國畏之永樂
中遣使朝貢

黑葛達

黑葛達國小民貧平川廣野草木暢茂禽獸鮮少尚
佛畏刑市肆多牛羊交易用鉄錢宣德中遣使十八
來朝貢方物又有白葛達國宣德中至

刺撒

刺撒國自古里丹行順風二十晝夜可至城屋俱以
石其俗淳厚喪葬有禮永樂中遣使朝貢

載大錄

黑葛達國

不刺哇

不刺哇國永樂中遣使朝貢地斥鹵有鹽池花樹枝
于池頃刻鹽凝其上其人拳髮圍布捕魚為業

史 35—427

大德以安民取成大業列爵非土以報功德子孫傳
襲與國終始豈不偉哉與其銘光晦跡以全己其如
濟時行道以成仁拱揆車塵起辰素蘊幸勿辭拒以
慰下懷蓋丙申四月八日也既見與語大悅遂命羣
謀惟幄益見親信嘗三幸其第甲辰上即王位賜
冠帶授供奉司丞不受戊申上即皇帝位遇陳治
道以漢先王礼教為首務三授翰林學士皆不拜乃
賜肩輿一乘選衛士十人贊其出入洪武庚戌春永
命巡兩浙廉察民隱還朝密有所陳賜白金綵段除

藏大錄

中書左丞力辭辛亥召對華蓋殿賜坐命草平西銘
賞賚有加授礼部侍郎兼弘文館大學士漢拜時西
域進黑馬一匹甚奇召入觀之遂引漢故事為諫
上大悅賜火銀一錠除太常少卿固辭上不許況
吟良久遂之戊午漢除礼部尚書又辭上曰士之
有志節者功名不足以介意其卿之謂乎朕不强卿
以成卿之名也自是每燕閒輒召問古今得失功臣
少有過違遇力為收解多所全釋上嘗諭曰先生
有子若來帶刀随侍朕當重用對曰臣三子皆幼俟

其讀書成立以圖補報上說賜對永兼金當是時
寵遇之隆雖公侯卿大夫無與比者甲子秋病作命
太醫院官省視尋卒上震悼不已遣中官諭祭賜
奠鍾山祖塋之次上所賜詩文翰墨甚多并遇所
著述嘗殿於火故所存無幾今見世德錄云子欽誠
俱早卒恭由卿貢仕至工部尚書文章政事克世其
家

藏大錄

陳亮

陳亮字景明長樂人洪武永樂間累詔郡縣徵遺逸
或推授亮亮曰昔唐堯在上下有箕顓吾授迹明時
游戲泉石于志懷矣豈願仕哉遂掉頭不出作讀陳
棹傳詩以見其志山中為小樓號曰儲王購四方名
書藏之又作草屋滄州中與名士王恭高棟為文酒
會日相過從暇則汎聞江歷名山授工方蘭若尋僧
問偈意豁如也時往還三山中為九老社以此自
終其詩冲澹悠然有陶孟之風

識大錄

陳亮

李希顏

李希顏號愚菴夾谷隱士也性行峻茂貫群辟籍
太祖用薦手書徵為諸王子師教法嚴毅王有弗若
教者或擊額以管帝撫而怒厲色入宮高后問
故曰惡有以克彘訓吾子頑怒之邪帝威乃霽立
朝風節端然傳聞海宇授左春坊贊善大夫已而
太宗赴北蕃希顏歸隱矣道窮根抵期於力行淨
意則容與謳歌立論首忠孝遇事以仁義嘗於夾谷
孔子廟中授教生徒優游耕讀落魄頗領時或陶情

識大錄

李希顏

以酒或資以稼祈焉然有操築鼓刀之風感時懷憤
足跡不涉城市一日藩司驛與過訪途遇一老枕袋
側臥前馳蹴之乃希顏也遂與班荆傾囊以別首戴
暮笠身著緋袍時臨盛會客嘲之曰戴者本質著者
君賜也梁燧莫同御井同識其丰懷篤信守度孤介
寡合卒恐裝以成

陳泗

陳泗爲傷人也幼治經長誦百家言造文蔚茂喜馳騁聲聞煒々起眷紳間意功名可以亦手致思抵掌于几曰人生百歲能幾旦暮所難違者適意爾他尚何恤哉乃戴青霞冠披白鹿裘不復與塵事接所居近大溪莖竹脩々然生因自號竹溪遠民當明月高照水光激灩共月爭清輝輒腰短簫乘小舫蕩漾空明中蕭聲挾秋氣爲豪直入無際兒將若龍鳴深泓絕可聽蕭已乃扣舷歌曰吹玉簫兮弄明月明月照

藏木錄

陳泗

予頭成雪頭成雪兮將奈何白漚起兮衡素波人見之嘆曰是誠世外人也故當見且不可得况狎而近之乎性嗜菊種之滿園顧視若孩嬰黃花一開獨引觴對酌日入不倦人謀其留物恕曰舉世無知我知我惟此花爾一息自怡尚可謂滯于物耶漢愛梅梅孕綠萼微吐赤脚踏雪中若溫見報疑視移時目不瞬且大言曰知我者惟菊已謝我去幸汝梅繼之汝梅既又謝去我當上白鶴山采五芝耳白宦山蓋漢上諸峯云行年五十益恬泊無所繫間私謂其友

曰吾於世未愈孤矣將漁乎山樵於水矣其友疑其誕泗曰日樵于山志豈在新漁于水志豈在魚是無所利也無所利樂矣子以予果滯於梅與菊耶君子以其語近道有賴於古隱者

逸史劉振曰昔日李白與孔巢父等六人隱居徂徠山世仰之以爲不可狎近焉號爲竹溪六逸寥々七百年後而逸民亦以竹溪白名若出一轍豈閨風而興起歟士之沉酣聲利而弗返者盍亦知所自警乎夫自范蔚宗著後漢書以隱逸登諸史傳歷代取法

藏木錄

而莫之廢者其意又豈無所激歟雖然逸民之自爲則善矣

楊恒

楊恒字本初諸暨人風神峻爽超然欲起群其外族
曰方建塾聘賢停館四方游學士恒性愛諸經領其
玄者稍事文墨輒峻潔如淵珠衆譁曰生賦資絕倫
非積功所可及蓋遜其一席地聲光流嬰越閭閻
能動人競要邀作州閭師教弗應浦陽江上有鄭氏
一宗累五十室同案而饒戒子姓執贄致辭恒躍然
興曰是或可為也即日上述象比中居以倡道為己
責與諸生日摩日切操行有可觀歷十載自以精明

識大錄

楊恒

不遠前時遷居白鹿山因自號白鹿生戴校冠被革
皮裘帶經畊田雨間暇則吟風弄月微眺萬象若不
知古今之殊執有識者莫能窮其際高劉樂鳳來為
州牧獨造門拜曰鳳聞先生賢言行無悖古先哲人
頗為州學子師恒堅陳不起恩不得已令閭右子弟
即其家問道州政有關失必修書諮訪恒曰以利病
禪助恒多其沒殿中侍御史唐鐸出守越欲辟起之
恒力辭如前鐸不敢強恒性醇為無錫龔璣為典火
語出肺腑相示耻為蓬藏事章名義峻古斥之弗少

恕家無儋石儲臨財甚介山氓誤坐法當歿恒憫其

蠢愚謀諸鄉鄰活之氓輟為隸為謝生拒之頓顙于
地潛然隕涕恒曰東作方興非牛何以畊俟三冬或
可爾至期詎漢來請恒反覆譬曉之乃已州人士求
與連族視恒持其成暨委禽致餼繼以金幣恒笑曰
孰謂君子而可以貨誘乎意遠去人漢鐸曰是可以
義取者生尚不知歟況其他乎於是鄉人數子者每
指恒為法效學焉

識大錄

溪漁子

溪漁子江寧人少脫略不拘與群兒嬉遨輒虐其工而什伍部署之令之曰之左則趨之左曰之右則折而右無敢過視其父素長者常禁切之納之學使讀書時棄去不肯帖諸生聞而所業未久即過諸生教倍諸生大畏之其師亦每之謝曰子非吾曹人也溪漁子亦自雄其才志嘗往來江淮之南結交大俠異人論古人功業遇當其意徘徊歎息仰天拊髀君有意於遠之遊也與天台林君張鼓最善右亦豪

載大錄

溪漁子

士善擊劍知兵而長於為文穀陽狂飲酒自放于歌詩二人皆自負尚一世嬰監現同列溪漁子在淮上嘗釣海濱望見二人踞坐大咲二人者知其非庸人也即与之語大驚異其所為引歸逆旅主人出酒相飲揖衣跣行起舞為樂慷慨撼數十百家辨難上下古今事折衷損益根據理道識者知其非狂生或不識其為人共矚指咲之以為真狂或又疑其為神仙人云溪漁子舉君不聞遇適其志鮮衣怒馬行眾人中見者爭觀之否則被污垢短衣逐躡市人後市人

吁之弗解也其後盡悔故野為買書千餘卷伏而讀

之為文章奇偉抗健然耻以自名常曰漢無儒者惟賈生諸葛孔明耳唐人陸贄粗有識然不足庶幾王道所貴乎學將以輔天地所不及不然多讀書何為識者聞其論高愈疑之終莫能測其為何如士也或曰金陵有隱者王顓字微仲好奇溪漁子即其人云或曰非也

遠史劉振曰古者豪傑士其身未遇志未信于時寧晦于屠釣以自全不悉以細利挫其心彼誠有以真

載大錄

知輕重之分也溪漁子坐都邑中而遠利詭隱使人莫測其淺深必其志不苟且也明矣要之一世奇士哉

劉亨 豐賓初 龔訓

劉亨字嘉會廬陵人博通經史洪武中以賢入君子微辭親老涕洟養久之復舉經明行脩入對稱旨命說書於華蓋殿以言事忤出為壽州訓導建文初應詔上書言文武並用長久之計六卿職卑於五軍當並為一品國子祭酒師表天下士位不可在太僕下諸武臣子弟他日當授之兵宜立學教之時是其議陞武進丞脩舉學政勸課農桑恤孤寡表節義凡涵祠妖妄皆禁絕之於縣治勞作善教坊再思亭以風

戴大錄

劉亨

勵比歷三年工績賜教養罷四年縣民李德茂馬阿寶作亂謀於令以鄉兵擒有患十數人戮之而論降其黨保全甚眾精難沒言亨告上書改舊制者罪端遂杜門不復出劉林荐入館閣脩永樂大典固以疾辭湖廣二東聘為考官亦皆不就宣德中監察御史尹崇高復言亨有學行雖老猶可為教官亨遂朝自言年將八十不足任教事上聞之曰伏生九十尚傳經八十為教官乃不可乎亨懇辭吏部尚書郭璉上言老者安之朝廷豈少此一入宜聽還鄉自

便遂得歸正統中卒

豐賓初字復初鄆人洪武中為國子司業以諫張燈誦德化教諭諸難後棄官躬耕年百有五歲而卒孫照翰林學士以執議大禮請戍集訓字大章崑山人年十七為金川門守卒靖難兵入誦大哭遁還鄉隱居教授宣德中周忱撫吳兩荐為崑山太倉學官辭不就曰誦仕無害於義恐負往日城門一慟耳竟隱終身門人私謚為安節先生

戴大錄

虞原璩

虞原璩字叔國瑞安人博涉經史永樂中以楷書薦與脩大典設事將授官以母老辭歸温州守何文淵時、來小舟詣之璩出迎文淵曰此地不容易到璩答曰必客亦不容易來也每相與辨難經史商榷時務各極歡去一夕忽至出談久之不覺夜半村落無所覓酒文淵笑曰醴可代也璩遂出新醴備以蔬韭對酌劇論時人謂之醴交同邑有季德基亦以善書應荐母老辭歸文淵亦致札之栗飯魚羹亦未嘗不

識大錄

虞原璩

飽時語人曰吾守温州得瑞安仁隱君子焉

伍雲

伍雲新會人少軒蓋無與謀所談語報語既與陳獻章游痛章素習約己以進曰不自樹不如死也南山南有大江自以意為釣鯢置琴一張諸供具其中遇良夜暗魄當空水天一色來鯢獨釣或設茗招鯢章共啜悠然坐鯢尾賦詩賦章和歌和歌不知天壤之大也後即所居北巖為巖亭柱門息文閣寂坐到於白沙築草屋三間曰尋樂往來居之雲為人篤孝

識大錄

伍雲

恭

嚴先人重祀事有事先人之祀一門尊幼無敢不虔

陳海飛

陳海飛清江人自號龍潭老人陳航章受學於吳興
珩嘗以同芳質疑與珩曰過清江可叩龍潭老人殿
章歸如言往謁通海雅裝笠犁田乃延至家與對榻
信宿辭析精義航章服去既去語此輩曰吳君非
知我者

藏大錄

黃省曾

黃省曾吳人為人狂誕而矜局自位置有所慕古匪
適一家虛極既開萬言立吐以其經魁南都米進士
不第遂棄去自號五嶽山人僑宇為南兵部尚書遊
往金陵乞募遊山記章成字曰令其為之千年難此
王守仁在越四方鴻度千里負笈省曾執贊道席晨
參暮飲每班坐請故問至即昏無不問中厥後港若
水祭酒南都復往從遊警歎之下恍增智穎王港談
道本同因有小細往來述歸我墜參商二門所爭

藏大錄

黃省曾

之蘇鹿因其教勝各有超首省曾曰王公如握日中
天港公如流光萬土王公如瀆本崑崙港公如沐達
萬川日必有光沐何離本守仁若水遂皆重之自言
思樹熱常而瞻言百里必有振敗故不來組綬亦愛
賓履而俗化蕩靡故杜門交遊知譽卿有故履之分
故不嘗贊產知情應成孤城之現故不嘗懷較所積
萬卷皆折資損產不惜重購請用未周常以為恨每
朔望必陳五經而拜之海內名書若李夢陽康海王
廷相楊一清霍韜策或以翰札見知或以經濟加器

隱蹟請交約畧二千餘人有子曰姬水年十四補邑
諸止父之棄去出入繼流減景收殷所居環以奇卉
吳石焚香獨坐稍羸輒召故人焚枯酌醴

識大錄

許相卿

許相卿字伯台海寧人三上春官不第聚書萬卷讀
于靈泉山中十年乃舉進士正德末授兵科給事中
道典時遠恒切幽憤世宗即位連疏五六指陳時
弊排擊巨璫公不諧俗遂引疾歸買山栽松為終老
計父之中外父荐召礼科給事中力辭不起旧遊仕
者過相卿勸之相卿故與雜談農園事間有索京師
故人書者則曰君第言相卿死矣故人張璠要言相
從當事各貽書物探所歡官悉謝卻之對使者曰我

識大錄

許相卿

方憫子芳子不憐我病官是渠家物耶以之招人而
碩及我去矣領子一尊聊酬予意竟不答書後遂無
存著家居數月以娛親為務父疾莫海鹽縣之金井
山結廬墓次蔬水三年旦夕臨與墓近紫雲村之秦
磨山遠徙藉為因有稱雲村病翁影不出山若與世
隔者值佳風日山椒水涯曳杖行遊道逢山僧圓笑
相与班荆尔汝大雪則騎黃犢役一童登雲岫絕頂
縱觀群峯廣野如在汎池自詫奇絕襄陽守徐成濟
南守鍾梁素善相卿造為相卿候于翠微落照返射

千峯皆紫有潯陽風致太白山人自天日來暗中秋
沈月漱湖酣笑達旦至其獨介逆俗時有皆詬怒若
固聞也年且八十死而自志其墓

藏大錄

高穀

高穀字宗呂侯官人父鑑正德中為清遠教諭邑人
吳錡曰高先生如高陵廣淵吾未能步其履涉其涯
也穀早善屬詞不樂進士業每謂文至章歸比偶猶
之留鬚眉以傳脂粉無足學也遂洗意爵祿結霞上
之居自號石門子又號霞居子善書善隸善八分草
書家貪嗜酒日酣飲醉則狂叫放歌醉甚即散髮赤
腳飄然舉舞又自號擊壤由是孤潔一世知名海內
卿有宋子者與穀善瘡一歲弗愈一日穀造問之宋

藏大錄

高穀

強疾移榻就堂相見因飲之酒酒酣宋出素請畫穀
染筆寫菊數本倒垂珠簾香姿隱隱有飄拂流動之
狀宋冷然珠英因再請復寫奇石亭立雙竹凌空蕭
、秋葉風顫若有聞焉宋躍起視之毛髮俱疎是日
瘡遂就差時人為之語曰少陵有佳句不若霞隱草

傅汝舟

傅汝舟一名舟字木虛自號丁戊山人一孫嘉老聞
縣人方穎碧目小指有四印文年十四則誦黃帝姚
姒二十節秀才學通天官堪輿涅槃老碑屬盤雅秦
漢等語而肆命之美古色蒼賾疎奇處至不可解與
高穀齊名閩人謗曰高重獲傅既栗言斷、中歌曲
中藏好神仙方外學輕別妻孥不問生產救說其事
而不能送之汝舟乃與吳航人劉一企治竹簞食擔
蒟醬經武夷臨歸宗麓築上窳炊食留十日遇吳人

識大錄

傅汝舟

衣冠如聖儒不知其何許人也西人視其膚韋有雲
氣口數三典如數一一諸衍欽術施咸中文章教之
曰仙術無旁但錄倫常西人拜受其人忍疎身不見

李孔脩

李孔脩字子長粵人也其庶母父殘改嫁誣訟孔脩
奪之產令繫鞠之院肯不辨令迫之供自供曰毋訟
民情真氏願坐罪令疑焉覆鞠得情出之延為上客
他令至孔脩入縣輸租令異其容止問姓名不答拱
而立呵止之如故令怒答下之不置對趨出孔脩好
周易善詩畫與陳猷章遊破廬敗甌蔬食不瞻不肯
投合於時皂帽深衣入夜不違居家未嘗出戶或出
遠近環視以為奇物兒童婦女皆稱子長先生卒無

識大錄

李孔脩

子按察使李子庸曰子長有古林遺觀野神設孺子
雲卿之風為治葬

宋登春

宋登春真定新河人少孤家貧嗜酒慕俠能挽弓
馳騎通習詩書里中自為狂生亡由知名會一歲間
妻子及五人相繼死遂棄書遠遊至博陵有所善客
舍之二年然不自得竟謝去之京師又去之渤海
入兗州登嶧山還居長白山蕭寺中者三年又去而
浮淮海揚子登北固以望金陵過雲陽涉吳會訪錢
塘諸勝已又走青徐歸新河又出居庸循太行而西
窮關陝澤潞諸邊塞入于太原已由棧道入西川遊

識大錄

宋登春

峨嵋遊已衝下荆鄂將達于潯陽適于黃迂雲夢而
北走大梁偶憩高州題詩酒肆中高州有党中丞得
其詩致之家復自宛涉襄過京山驢蹏于唐溪之涼
傾其囊中曝之衡唐氏主人吳登春所為愛之玉其
家一歲為刻其詩傳荆鄂間轉江陵登玉盤樓讀繁
賦有終焉之致係其兄子鯨耕于天鵝池之石田自
號鵝池生而吳人徐學謨為荊州守礼重之始登春
嘗至江陵矣適王奇之召謁之便殿語不合一夕逃
去去數歲至是漢來後數年守舊家居登春自江陵

數千里行乞訪守吳人謂守客遠來爭勞苦登春登

春乃一無所謝去之二年適王坐不法而登春獨不

及於禍陽慶中去江陵居澧州與一歌道人同客兗

州同知龔中所一歌道人不知何許人敝衣裘蓬跣

擔筇竹掛一瓢行澧中有时解醉衣高髻危帽從人

假騶馬擁大蓋出澧人莫測也登春以詩酒若畫与

道人兩相得道人作畫多是大龍游戲風雨晦冥臨

畫街衣盡裸無帶起舞睨目一呼信筆塗成署其尾

曰半舜耕曰人呼我牛足矣頌我之為牛唯舜能耕

識大錄

之耳澧中華陽王為道人改館也一日請華陽王為

我嘗黃腸必速之既成坐其中令人舁之出郭而遂

死

楊黼

楊黼雲南太和縣蟠溪村人素好學讀五經皆百遍
 尤好釋典工書善篆籀人勸其應舉笑曰不理性命
 理外物耶庭前有大桂樹縛板樹上題曰桂樓偃仰
 其中詠歌自得躬耕數畝以供其食但求親悅不顧
 餘也註疏孝經數萬餘言引證群書極談性命編摩
 皆小古篆作字片硯硯乾欲下桂樓取水硯池中忽
 已盈矣自是為常人謂孝感父母致為儒營莫一畢
 入難足棲羅漢壁石窟山十餘年壽至八十子孫迎
 謁一日沐浴令子孫拜曰明日吾行時至卒棺殮既
 畢子孫親戚皆在板前燈火焚一見其自外而入大
 笑曰楊黼先生今日終了事也

識大錄

楊黼

識大錄

古宣逸史臣劉振著

宦官

雲奇

雲奇南粵人洪武間內使守西華門時丞相胡惟庸
 謀逆其居第距門甚通奇判知其事冀因隙以發未
 幾惟庸言所居井湧澶泉邀上往幸鑒與出奇慮
 必與禍走衛環道勸馬衛言狀氣方勃啤舌駭不能

識大錄

連意

上怒其不教命左右撲殺之極種亂下奇垂
 覽右臂將折猶奮指惟庸第上有悟登城頻頷見
 惟庸第內壯士蒙甲伏屏帷間數匝至互搜殿罪人
 就縛上追悼奇死非罪忠弗白乃贈奇左少監賜
 奠鍾山命有司春秋致祭嘉靖加贈司禮監太監

何洲周恕

何洲周恕皆海州人同為太監建文初燕世子朱
 朝恕請留之帝不可以問黃子澄亦以為為不可逆
 故還燕兵起帝曰悔不用恕言壬午六月帝出

走坤樂觀洲与恕追侍焉。帝命散去各索姓名走
湖湘間恕病死蕭寺丁亥春洲与史仲彬訪帝于
粵西至連州遂偕郭節程亨至蜀不值乙卯秋洲携
書于桂林市過程濟引見帝勸帝還江南時洲
年七十餘是冬死

吳亮

吳亮亦内官也正統四年五月惠宗在廣西自言
于藩司求歸故御藩司以其事聞命取入京以亮曾
侍帝使往詔視帝見之曰汝吳亮耶亮跪非是

戴大錄

帝曰我昔御便殿食子鵝棗片肉于地汝時執壺狗
銜之何謂不是亮伏地哭不能仰視復命畢自經死
命取老僧入西内卒葬西山不封不樹

沐敬

沐敬建文時人禁中貌魁偉敢慷慨直言永樂中從
征漠北行逾月不与霄遇人馬困頓上意猶未已
諫者皆被譴敬諫至再四上書之曰反蠻敢爾朕
曰固不知孰為反蠻也上怒命曳出新之敬解色
不動上徐曰我家養内使若皆得此入豈不有甚

乃釋之尋亦疏譴人稱其忠

鄭和

鄭和永樂初太監是時上有意招徠遠人將通遠
于非夷隔蠻大舂而洋貿易殊異命和為使載以侯
顯擇古人馬徽輩從行總率巨艘百艘發自福州五
虎門歷數萬里所至二十餘國往復幾三十年自占
城西南通國以十數蘇門最遠自蘇門而往通國以
六七數柯枝最遠自柯枝而往通國以六七數天方
最遠錫蘭山王不共朝俘之以歸語在東夷記自是

戴大錄

明月之珠鵝鵝之沉南龍速之香麟獅孔翠之奇
梅腦藏露之琛珊瑚瑤琨之美克軸而至九窮島日
域來賓紛如而天堂印度之國亦附職方

阮安

阮安交趾人清介善謀尤長于工作之事北京城池
九門兩宮三殿五府六部及泰陽村驛諸河凡諸役
一受成案而已後治張秋河遊卒平土賜于忠上之
范弘

范弘者交趾人讀書有文章正統中被蒙眷遇凡經

選講義若制誥之令至脩資錄及五倫書皆以命私
弘劉毅果敢勇于為善典士木難死焉

阮浪

阮浪交趾人博通群書以礼自持自成祖時被選入
掖庭正統初以左少監侍 英宗恭慎不懈 英宗
居南宮浪復入侍錦衣指揮盧忠尚衣太監高平兩
人相厚善謀令較尉奏浪与内使王瑄謀糾眾復辟
拷掠百端欲浪旁引内外勦舊織成罪狀浪雖極慘
毒終自承之浪死而瑄見殺 英宗復辟時贈御用

識大錄

太監賜秘器殮葬浪如礼收忠平礮于市三日籍其
家

金英

金英不知何所人優于學行為累朝所器嘗言奉御
苑弘普于宣宗而宣宗大用之正統中奉使南京還
朝之日公卿出餞大理寺卿薛瑄獨不往而英心重
焉數潛于庭曰南宮好官惟薛大理一人而已己已
之變徐理議南還英大言曰此時當竭力固守召勳
王之師以衛宗社計還都者罪當誅卒言太后用

于謙石亨而國事大定 景帝意欲易儲聞語英曰
七月二日東宮生日也英叩頭曰東宮生日乃十一
月二日蓋 帝所言謂懷愍而英以 憲宗對也
帝默然

覃吉

覃吉廣西人成化中孝宗在東宮吉為典璽局郎讀
書識大體輔導動作悉規 太子于正口授 太子
學廣論語暇則開說諸司要務及民情上俗農桑軍
旅以至宦豎專權蠹政之由退曰吾老矣何心富貴

識大錄

但願天下有賢主 上賜 太子莊田吉請 太子
曰天下河山皆主所有何以莊為使為左右利而已
太子嘗隨他宦者念高王經吉至驛曰老伴請來矣
即取孝經自携吉跪曰無念經乎 太子曰百方請
孝經其見畏如此

懷恩

懷恩蘇州人本姓戴父綸為給事中侍 宣宗于皇
太孫時以謀獵忤旨繫獄死恩幼被宮賜姓懷成化
中掌司礼監性正直長學問 憲宗雅重之林俊之

勅梁芳僧繼曉也 上怒甚下俊獄止不測恩叩頭
爭曰自古未有殺諫官者我 太祖 太宗皆容納
直言以致盛治奴不敢奉詔 上大怒曰汝通倭訕
我不然彼惡知宮中事擲以御視不中怒仆几思伏
地免冠左右掖出束畢門恩使謂鎮撫司曰君等誦
梁芳繼曉令俊死者不得獨生徑託疾卧家頃之
上意解命醫李問亦釋俊時以呈交熙傳奉官御馬
監太監王敏乞于 上允馬房傳奉者毋動 上許
之敏持跪竭恩跪于庭下恩徐曰起起病不能為礼

藏大錄

問何言敏言故恩大罵曰今日星變事為我曹懷法
法甫教正汝不懷之他日當擊汝首矣此坐吾不能
居汝未居之歎故驕貴又老輩也陰喝不能對歸家
一夕憤恨死童瑾以進寶石得幸 上命傳旨為錦
衣鎮撫恩不可曰鎮撫詔獄武臣美選也奈何以貨
得之 上曰汝違命乎恩曰臣快違法也而敢違命
都御史王恕論事切直恩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常
左右之以免于禍初內帑積金十萬客凡若干萬景
泰末頗事奢靡 英宗在南內聞之數曰累世之積

其盡矣乎及俊位往視缺一角耳自梁芳帝與爭作
奇技淫巧禱祠宮觀寶石事與于是十客皆盡 憲
宗一日指示芳等曰帑藏空予尔二人矣芳仰曰臣
仰祝萬歲彌天之福豈敢浮費因為 上敕建造佛
寺道宮 上不憚起曰吾已矣後有汝治者芳惧或
為芳謀曰今 上鍾愛與王而萬貴妃有寵盡說貴
妃勸上立興王公保富貴無憂矣芳大然之即入求
貴妃貴妃言之 上上曰此事止在懷恩間召微示
之恩免冠叩首曰率萬歲殺奴毋令天下人殺奴也

藏大錄

因伏地哭 上不憚罷恩退閉門不出詔守陵鳳陽
孝宗即位召還掌司礼時刑部侍郎何喬新入望所
屬為安革不利其內薦為南京刑部尚書恩謂安曰
新 天子即位正宜使親近賢人君子奈何遠之于
南京及科道交章劾安 上令持疏示之安殊無去
意思適安牙牌曰公出矣是時言路大開或指中官
為刀鋸之餘單昌大怒恩曰吾儕實利餘之人又何
怒焉恩召還不兩月卒 上震悼賜祭葬祠額曰顯
忠

栢玉

栢玉不知何許人鎮守大同數有所于于侍郎劉璉
璉一切拒之璉卒玉悼惜不已每對人言輒歎服之
人曰公何所從知劉公曰玉時干以事劉公一切見
拒豈無所恨耶久而思之劉公所執是吾則非也玉
卒歎曰大同我國家後門我乃死矣後來者何人望
勿壞我所為備

陳準

陳準廣東順德人為人清儉平恕先是東廠太監汪

戴大錄

直尚銘怙寵弄權縱官校騷擾無辜縉紳大為所羅
織一事輒連引數十人贖貨無厭皆相繼敗因以準
代之準下令曰凡事係大逆不道者告我非此則有
司之事我無與焉由是中外始安久之有欲入人罪
并藉沒其家者令準按之準不忍逡巡屢日整衣閉
門自經

阿丑

阿丑事 憲廟為侍中善詠諧每于 上前打院本
頗有方朔風時汪直專恣勢傾中外人屏息不敢語

丑思有以折之一日于 上前作醉人罵酒者傍一

人曰某官來罵如故復曰駕來又罵如故復曰汪太
監來矣罵者驚怖趨避之其人曰駕至不悞而悞汪
太監何耶對曰今但知有汪太監不知天子也自是
直寵少衰時而都御史王越陳鉞者交媚直結為死
黨丑于 上前作直狀貌持雙斧趨踰而行旁一人
問故直答曰吾將兵惟仗此兩鉞耳問鉞何名曰王
越陳鉞也 上頷而笑時有熟戚掌園營私役兵二
千營造居室丑為坡下之戲口稱六千兵散楚歌聲

戴大錄

或人爭曰當為八千丑曰汝不知耶此二千人為某
侯家造房未回也 上密遣尚銘偵之侯家即徹工
矣一日于 上前作六部差違狀命精擇其人既得
其人問姓名曰姓公名論主者曰公論如今無用次
一人問其姓名曰姓公名道主者曰公道如今難行
最後一人問其姓名曰姓胡名奎主者忻然曰胡奎
如今儘去得 上微哂而已梁方實官鬻爵勅以傳
奉為名一日設宴丑設主客二人相見狀主曰客從
何來曰從船上來曰船行安穩否曰止皆木奴擾人

不得安眠耳曰何不將被褥日中曝晒之可除也曰不然卻鑽入船縫中去矣其人沉吟曰除是研却梁方自無船縫矣聞者愕然又設為病者問醫曰我胸前腫起無頭無腦痛不可言何以療之醫曰我有方不費一錢病者問何藥曰此為無名腫毒但得五更不語唾塗其上則自消矣病者曰此甚難得醫曰汝弗知耶今五府六部黃門烏臺職當言路者都是不語之人何謂難得哉

鄧原

識大錄

鄧原弘治中鎮守江西諄、以愛恤小民勸州縣長吏小吏有非法酷虐廉得報以其刑、之嘗道過即邑學宮諸生請謁文廟原辭不往曰我等名教罪人何面目見先聖哉久之移任福建民進道乞留河南宣府撫按官各奏鎮守河南太監藍忠鎮守宣府太監劉清守已愛民宜賜勅獎勵兵部議可并言福建太監鄧原浙江太監麥秀二人為輿論所與請亦勅旌仍通諭他鎮使知感發從之 上有所違內官亦時、問曰清如鄧原麥秀者否正德初疏求辦事福

建軍民群赴巡按御史懇乞奏留御史以聞時群必用事方資緣求出鎮竟擢而代之原所至安靜不擾代者需求四出民益思焉與原同時者又有鎮守河南甄瑾亦以安靜聞

何鼎

何鼎餘杭人儉素好讀書弘治二年為長隨奏曰竊見錦衣衛官較行事往往墜蓋國家立法之時人心未定權為此攝伏奸惟之具非欲守此為常也因循為例本衛官多不習數百榮費糜祿結例而墜耳久益

識大錄

繁夫乞恩傳奉非治世美事而 祖宗建官本意也皇上御極之初下沙汰之令中外稱快但漏網猶多近來復有貴戚臣閣官可奪得則 朝廷不募祿可乞求則官爵不重伏望覽古今懷事之源懲姑息之弊嚴履霜之戒時勅吏兵二部文非考中本等程式武非軍功并行事陞者自天順元年至今一切革去則功賞不濫人貪無浮吏兵二部覆奏竟寢是時張皇后家驕寵甚二齡出入宮禁無忌 孝宗嘗與二齡飲起如廁除冠二齡戲高冠者手玩 上怒又

倚酒污宮人。禹心忿之一日二齡。奉親御帷。禹持大狐裘之。張皇后聞之大怒。頃之極言祖宗法度外人不得妄入宮禁。近皇親觀燈禁城無所忌畏。事在必懲。且言上若用臣必有以報下。錦衣掠治冤所主者。禹曰有主者兩人。但不可執而按之耳。曰姑言之。曰其一姓孔。其一姓孟。給事中龐泮御史黃山論揀亦及宮闈事。上曰禹輕率。上奏自荐求用。朕繫之內事爾。等何由知責對狀。罰其俸六月。而禮部主事李昆吏部辦事進士吳宗周言內官何禹自言下

藏木錄

獄言官當採非有私也。陛下不惟不宥禹罪而反推鞠不已。不惟不聽言者而反致詰所由。禹一近侍臣直言之禍至于如此。陛下美德以求言為盛。今反罪之。傳無款入而閉之門。手乞府聽合詞曲者。愚懇既而戶部尚書周經等亦以為請。上詰責曰。爾等既居大臣。錢穀民瘼自有掌者。奈何妄言採。張皇后竟授意太監李廣校死之。禹死。上思之。命諭祭而勒其文於碑。

蕭敬

蕭敬南平人。英宗初以長隨侍便殿。奏近臣金鑑填集歌執簿算無差。英宗察其心計潛倚任之。上聞射命歌。三發三中。陞太監金書監事。奉使荆襄。所過以清約聞。憲宗初以內官監督倉會計。明允宿蠹搜剔殆盡。孝宗朝入掌司禮公慎。未嘗涉私。燕閒賜問時有規諫。孝宗大漸與閣臣劉健等同承碩命。武宗即位。嬖劉瑾等八人時。內廷娛戲敬諫曰。梓宮在殯。鐘鼓之聲日聞于外。謂天子何不聽時外廷知。上有所嬖狎。願不知八人

藏木錄

者姓名他日劉健將進講。敬書八人名使小監持授之。曰公胡不諫。健講畢上內壁所授書。上怒問其姓名。健無以對。八人者由公蕭敬之所使。因共譖毀之。揚一清為相。敬時以。上命至閣中。政事有所牽連。一清託敬附奏。故時抗語侵敬。不為動。世宗即位。年八十餘。尚侍左右。進止無所踰越。及九十一卒。敬通觀典籍。能詩好草書。歷事六朝。讓勳儉約。常如一日。正德中見諸近侍田園第宅。半京師。報數曰。嗚。豈吾輩福哉。有姪孫二人。能散佚為進士。

張永

張永新城人其初與劉瑾並在八黨中後乃漸自振
跋安化王反永奉命與楊一清同討之未至安化王
已就擒一清即數息謂永曰藩室之亂易除也國家
內變行止不測公柰之何永曰何謂也一清曰公豈
能一日忘情哉願無為公畫者耳因促席掌書理字
永曰彼日夜在 上左右 上非彼不歡枝附已成
耳目廣矣且柰之何一清曰公亦 天子信臣上不
以討賊付他人意可知也公班師入見當跪言請聞

藏木錄

語事要事 上必就公問公于此時上安化偽徽
中所云禍皆緣彼且述彼亂政光復謀不執海內慈
怨大吏將與上英武必悟且大怒怒則復誅而公
用公矯枉反正呂強張承業暨公千載三人耳永曰
即不濟奈何一清曰他人未可知也公言必濟願言
時須有端緒委曲 上萬一不信公頓首請死即得
上信公頓首請毋殺永勅作曰老奴何惜餘年報主
乎還見 上如一清言瑾果誅寧康人反江西王守
仁生俘之矣江彬張忠等請 上止其俘親征之

藏木錄

上命永自浙江入遊止守仁將渡繼寧王于江與上
遇而上親禽馬彬忠款毀守仁于 上謂守仁故與
王有私知事不成而後以高功永至浙江宣書曰
上令仗義撫臣不得抗札閣中門者累日守仁一日
直入館中坐永卧榻上永驚異之已聆守仁言議忠
慨且稍持其陰事蓋罪然頭尚持氣岸曰公何為國
苦辛如是豈早投我懷中守仁曰豈有投人王節使
耶公投我懷中則可共成國事耳永曰我故非負國
首公不見我安化事乎守仁曰公不負國何為令

王上南征永曰南征何害守仁曰寧藩圖蒙江左久
虛頃雖以軍興却郭數十里間亡不折節而吹易子
而食餘孽竄伏江湖尚觀時候王師果南非直此輩
未聞即百姓不克且揭竿起矣永大悟則曰公所擬
與俱來者不可不殲我守仁曰我安用此則以傳
永永至南京見 上具言守仁忠且有大功時彬等
方日夜毀守仁于 上會 上與彬宴戲永漫旁聞
語曰是得王守仁不然 上安得此樂 上遣殺之
江西永伴驚救馬使 上曰逮守仁永曰何故 上

曰聞守仁與宸濠有私豈非同謀耶永曰違謀反者固當第守仁不反耳抑守仁為人強而辨彼當論劾劉瑾時橫遭誅訊無所改辭令逮至當置對左右曰侍工有能折其口者否則請已彬等復言工上試召之召不來守仁真反矣永急出健足先告守仁召者至守仁不至食与偕行至南京彬等沮守仁不使見上然上疑則已解

周縉

周縉晉州人 世宗朝以尚寶監出鎮山西卒以仁

識木錄

惠感人先是鎮守供億繁盛縉一切裁省之所居左園右史廳事前隙地多植菜蔬有行事必与撫按謀合乃行嘗語人曰天下本無事夫人擾之耳鎮者靜也守者保也靜以保民吾職爾矣既朝命罷鎮縉還山西人遮道為之阻留久之使提督東廠縉在鎮故仁惠感人至提廠則立法嚴峻時世族鉅豪縱家奴非價貿易商人苦之縉上罪狀窮竟諸奸 世宗嘉為許內府東馬歲給祿米若干一時以為榮

王振

王振者宣府人初侍 英宗東宮及即位使掌司禮教以武藝 上上使閱武于將臺振試騎射殿最之所舉首輒超遷于是漸與政賴 張太后裁抑之太后一日御便殿召張輔楊士奇楊榮楊溥入見數振罪女官刃加頸以 上故罷他日福建僉事廖謨杖死驛丞丞溥鄉故僉事士奇鄉故也溥欲坐僉事抵命士奇欲坐僉事因公殺人爭論不決請裁 太后振言二人皆挾鄉故之私抵命太重因公太輕對品降調是為得之 太后諱之振自是漸撫內閣過

識木錄

失而權漸歸振矣 太后崩振益恣請修太興隆寺壯麗中京城費以鉅萬 天子至親為臨幸麓州前思任發役令王驥發江南諸道十五萬往征其役自振發之翰林侍講劉球上封事言及麓川事振摘他條下之獄支解之自是中朝士悅首杜口望風拜跪稱為文翁雖賢者慮禍亦不免為早矣矣却尚書徐禧工部侍郎王佑具竭事振而佑尤為最不肯佑美而無猜振忽然形問佑曰老爺所無佑安敢有都御史陳璘王文能臣也見振並悅肯長恐連累急請奪

如小吏而士大夫之間氣節蕩然矣宮門外故有鐵
牌高三尺許內臣不得預政其上是洪武初所置
一夕失之大理寺少卿薛瑄持振侄子山銀貨刑西
市祭酒李時勉坐伐國學堂前樹搥毆園子門衛州
知州張需旌吳賜宴坐杖收馬者收需將殺之李御
史見不怒亦下錦衣搥楚幾斃于是振勢轉橫雖
天子亦以先生呼之三殿成宴百官上使覲振振
方大怒曰周公輔成王我胡為不可與百官宴上
聞震然乃命開東華中門聽振從中出入振及門百

藏木錄

官皆候拜矣十一年賜振白金寶指綵幣諸物命振
姪為錦衣衛世襲指揮會事賜振勅曰朕唯旌德報
功帝王大典忠君報國臣子至情尔振性資忠孝度
量宏深昔皇曾祖時特用內臣選拔事我皇祖
教以詩書王成令器眷愛既隆勸誠彌篤肆我皇
考以尔先帝所重簡朕左右朕自在春宮至登大
位幾二十年尔夙夜在側寢食弗違保護贊輔克盡
乃心正言忠告諱益實主特勅勅實擢尔復官詩云
無德不報書曰陞終如始朕听夕念尔體至意國

家有無疆之休尔亦有無窮之聞而振權益重十四
年春雪苗也先遣二千人來貢馬說曰三千振怒其
詐戒所貢馬直也先大恨其冬大舉寇大同達東城
堡多沒羽數日數十至振謀挾上親討之發兵五
十萬以往百官伏闕諫不得上行大臣扈從扈
失措過懷來抵宣府人情洶洶敗者數至諸臣連疏
止上行振下令凡言止者皆令赴行間掠陣未至
大同已乏食僞尸枕藉而虜益日南引至大同振促
上北向迎之並迎勦勦重成國公朱勇至膝行聽命

藏木錄

戶部尚書王佐竟日號伏軍中秋天監正彭德清諄
曰象緯示變不可復前設有疎虞乘輿臨幸恭維任
其咎振怒罵即有此亦天命也會幕有黑雲如檄既
而雷雨大作營中人驚擾振方疑怪通前軍沈虜
敗書復至鎮守大同中官郭敬以為言始有回意明
日有詔班師大同副提兵郭登請車駕浚紫荊關入
振不聽自大同抵鶴鳴山虜已迎車兵五萬禦之為
虜連殺殆盡兵部尚書鄭夢鼎請車駕疾驅入關虜去
為殿振怒曰豈儒安知兵事明日上至土木日哺去

懷來城二十里設入保懷來以振輜重十餘輛在後
須之選駐土木傍無泉水明日欲行虜已迫四面合
圍大營不敢動又人馬不飲水者三日虜見我師不
行偽退而稍北遣使持書通和上召曹嵩草勅遣
二通事往和虜振急令移營行不三四里虜復急進
隨擄我兵我兵大亂虜蹂陣出入裸袒相蹈藉死者
蔽野乘輿達北邊堡儲蓄及軍中輜重悉為虜得獲
衛將軍樊忠者安州人從上旁以所持水撞死振獲
駕突圍復獲死虜百餘人死之報至百官請誅振

藏大錄

振所親馬順及長隨王某毛某俱在朝中為百官所
毆死 卽王命籍振家并其黨振從子山鐫于市族
屬無少長皆斬振宅在京城內外允數處重堂連閣
擬于宸暑器服綺麗上方不遠玉璽二十面珊瑚樹
高六七尺金銀以庫計者六十有餘天順改元上
尚思振諱言其為忠所殺詔復振官制香木為振形
招魂以募望像習化寺祀之賜額曰旌忠

曹吉祥

曹吉祥澤州人 英宗時以附王振得任用寵用尤

役與聞之師皆以吉祥監督軍務土木之變 景帝
籍族振家而殺其所親信者吉祥獨以監軍勦賊獲
免吉祥與征伐也監督戎務稱都統招權納賄大作
威福收召諸蕃將麾下結以恩為腹心 景帝不豫
武清侯石亨與都督張軫張凱孫鍾銜顧右都御史
楊善副都御史徐有貞謀奉 上皇從位吉祥與蔣
冕為內主稱 皇太后懿旨命亨等率兵迎 上皇
復辟是月壬午四更吉祥召蕃將從亨等暨辟從子
弟家兵叩南內宮門請 上皇升輿從東華門入奉

藏大錄

天殿卽位逮少保于謙及內閣學士王文都督范廣
太監王誠張永等下獄論迎復奪門功封吉祥姓欽
昭武伯祿十二百石 上猶念謙功不悉殺吉祥等
以不殺謙等則事無名力言 上殺之時實名奪門
冒功者四十餘人吉祥兄弟子姪皆冒武官具蕃將
號大官為將校有負既居首相致立功名自異稍與
亨等相左學士李賢旁助之凡用人行政稍持正左
右已不能堪吉祥雖與國政不通文墨恐事歸司礼
監力贊 上事頃經內閣意寵絡內閣附己已而吉

祥至薦文武臣僚錄受金錢引用非人 上亦心知其非但以初得位恃功姑曲從之密諭輔臣稍抑其干請內閣或不能盡如意遂積不平亨日与吉祥出入禁中在 上左右寵致嚴密圍奉氏婦女田廬財物無算御史楊瑄劾奏亨吉祥家人占奪狀併言其怙寵擅權之罪 上謂有負賢者御史敢言如此難得也命戶部覈之且命吏部記而將大任時吉祥在旁初甚慚懼已見 上寬不問即請罪瑄等未許時與亨爭寵利不相能也每許其短至是亨謂之曰今

藏大錄

在內惟公在外惟我彼陷我二人者意匠測逐相結表裏擅權勢蓋張既而菩星連見十三道御史張鵬等將并糾亨不法兵科都給事中王鉉知以告亨疑有負賢主之乃与吉祥合潛違同奉 御衣訴曰內閣專權除奴革奪門時出萬死立功今為內閣所陷且鵬乃以謀奸臣內官永從子故結黨誣臣伏地哭不已及疏入 上震怒召諸御史詣文華殿保誦彈章而壁詰之有周斌且誦且對歷陳二凶罪狀明告 上意已主先入踏竟收鵬瑄并諸御史下錦

衣衛嚴嚴拷訊究主使致又錦衣衛官劾都御史耿九疇羅綺誣使為共併執訊之謂其阿附輔臣遂併下有負賢賤時士大夫方喜 上壯御史敢言以為清明可卜不意如以莫不驚懼是晚忽雷雹交作大風拔木走正陽門下馬牌于郊外吉祥門大樹皆折亨宅水深數尺水電甚京師震恐吉祥等輒對 上天怒有負賢政變異如此 上不應而獄皆從減翌日赦出降有負賢綺皆布政司叅政九疇布政瑄鵬等俱摘戍鐵衛衛試及盛願等降知縣既而召賢

藏大錄

還轉吏部左侍郎內閣學士薛瑄見曹石日橫遂引疾去命通政司左叅議妻侍諸呂原贊善妻修撰岳正并直文淵閣有投匭名書指斥朝政假養病給事中亨未署名罪狀吉祥獨不及亨吉祥怒致 上逮秉彝拷訊至死不承絳捕匿名者甚急有負雖降去曹石慮其獲起也必欲殺之因瑞有負怨望使所親馬士權為此而滅其迹 上追捕有負于金牧士權等俱下錦衣衛嚴拷訊瀕死士權不言會赦釋有負編金函為民除伯亨等勸 上出榜募能告捕匿名

藏大錄

毀謗者官三品 上令內閣撰榜格原正見 上曰
為政有體賊盜青兵部奸究責法司豈有天子自榜
購募者先設建善之旌立排謗之本泰始皇杜諫乃
下排謗妖言令竟不聞過亡國 陛下新復舊詐正
當法先帝監秦繼綴款窮治其事緩則人情忿急事
自露急則危懼愈輪晦不如勿寃吉祥在旁訪寃甚
力 上徐謂曰正等言是也判部尚書軒輊以曹石
志橫侵官稱疾乞致仕賜金帛錄帶遣之初正入直
閣 上嘗召問卿何以補朕正對曰今內臣武臣權

重 上領之正退告欽彪全謝兵部第下然 上將
有疑心欽彪走告吉祥吉祥詣 上注免魁請死具
道所由 上召正責漏言正對曰固也臣親二家必
以背城滅敵即今無可按而誅臣敬全 上保全之恩
故全早自為計耳 上不悅會七月六日承天門災
命正革罪已詔歷陳奸邪蒙蔽詞極切直掌筆大怒
坐飛語正革詔出時對人言此非 上意我欲諫
既遇耳直諫君父大不敬不赦日內批謫正欽州
同知先是鵬璫未至銖嶺適遇赦還或謂宜詣曹石

藏大錄

謝庶免後禍鵬璫不從便請戍南丹衛而賢復進吏
部尚書姜翰林學士入文淵閣辦事吉祥亨大恨碩
上意屬賢不得已匿怨接放動得同召對極喜獨召
賢即不善疑賢或短毀之正既降道都過家以母老
留閨月兵部尚書陳汝言曹石黨也憾正嘗言其不
可用且復希二人意獻還者以私事中之逮錦永衛
嚴拷掠備至謫戍肅州鎮夷所而科道文章勒汝言
怙勢亂公賄賂狼藉下獄死籍其家財物于大內
上召大臣入視且曰景泰間任于謙久籍沒無餘物

汝言未期何賂多若是時 上怒色變吉祥等皆惶
首自是漸悟謙寃而惡曹石矣初謙等死久 皇太
后乃知之為 上講言謙臣多難功及迎立外藩之
誣 上始疑久之每詰吉祥等迎立外藩故皆對臣
亦不知乃徐有貞等言耳 上深銜之有貞乃有金
為行而曹石自以不元矣一日又與賢言內臣蔣冕
雖故勞其實譁亂小人朕初優位即于 太后前言
皇后無子當易朕即斥之方止及立東宮復曰其母
如何朕曰當為皇貴妃乃止一日命選宮人既還乃

曰 太后不必知朕曰不可是後于 太后曰 上
欲隱之及朕自 太后方知其離間賢對曰詠詠珍
行自古帝王所深惡者 陛下絕之最是 上留心
政務凡章奏親決難者召賢議且候曹石干預嘗于
便殿屏人語賢曰為之奈何對曰惟在獨斷可以絕
之 上曰非不自斷如某事某事皆不從之從之則
悅不則拂于辭色對曰理果不可行且使客諭之大
抵君權不可下移果能自攬波勢自消私情既不能
行趨附人必少矣 上以為然三年春石彪有罪棄

識大錄

市冬事以謀叛伏誅 上從容與賢言及迎駕奪門
功賢對曰 陛下復辟天命有在群臣貪天功為已
力而以奪門封燕迎駕則可內府門可奪乎奪則非
順矣何以示後世哉當時有要臣者不敢與 上發
問致對曰使先期謀泄群小何足惜置 陛下何地
上曰彼時果何以自解乎賢對曰即王晏駕群臣表
議 陛下復辟此名正言順何用奪門為哉雖欲墮
費以誰為功老成者舊依然在我豈有殺我降黜致
干天象乎而群小計無所施何由招權納賄忠良不

至擠排太平不由此而盛哉今為此輩十壞八九則
彼時群小不過為富貴圖耳豈實忠 陛下而為社
稷計 上殊然曰然會亨敗 上大悟自汝言死以
左都御史馬昂代之昂由舉人附吉祥荐進遂亦荐
欽管大營禁兵四年二月有司奏亨等冒報陞官者
宜究 上召賢曰此或恐驚動人心乎對曰朝廷許
自首免罪而人心安矣 上從之四千餘人盡從改
正而吉祥將俱峻秩庇之如故責官嚮獄賄貨無
厭 上積聞凶橫狀稍裁抑之吉祥益憤而起異圖

識大錄

欽王恭殺人事覺為御史所劾 上原之下詔戒諭
熱心之黨欽蓋與吉祥謀曰亨功與我同亨誅我
安得不反會昂鏜期初二日陛辭出師西征欽約兄
却督輝從兄却督鐸弟却督輝早朝授昂等奉其
兵擁入太內推其黨點為謀主吉祥誘禁兵為內援
番將柳督伯顏也先等各以番兵從夜漏二鼓都指
揮免者亮亮指揮馬亮知之走告鏜 披衣起急舉
奏詣長安左門呼閤人曰與尔奏疾造 上前告急
爰指還軍法且斬又走右門如之恭順伯吳瑾亦知

而告吏 上令臺石塞諸禁門召侍直中官急縛吉
詳款等不知也雖微服至太平侯張理家議討賊
上出密帖陳中令百戶楊能至理家同鐘云何鐘報
警殺此賊 上喜手勅鐘父子為朕用心賊賊四鼓
賊兵合番漢五百騎直抵禁城秋分布其黨各禁門
自同該捕澤率番將至東長安門不放疑之遂引兵
詣錦衣衛指揮連果第適果出斬之碎其屍果故吉
祥黨被過索厚及得任錦衣嘗錄致過惡稍禁戒之
致最切齒故先殺之時百官侍漏多至賢到朝叩聞

藏木錄

甲馬馳聚聲謂征陝師出也及入門聞呼執錦衣衛
指揮德壽郭英牙又呼李學士賢方恐未有何事
即出至門見披甲持刀者數人砍傷賢首又擊其背
適款至不忍殺執賢手曰無恐叱持刀者還謂賢曰
我父子兄弟盡忠迎駕獲位今被連累踏殺反欲相
害卿果顯示賢曰誠為此入激變非得已也賢曰以
人信生事怨恨者多矣既除之可即請命欽勅為草
疏以進即令人拘賢至吏部朝叩且執尚書王翱賢
既朝所索紙筆疏同朝自門隙入之欽欲殺賢為謀

以卜術為吏部郎中在旁款問之謀曰公勿負國家
宜以死上謝則自求多福又徐謂曰尊翁碑文非李
公輩耶公當勿忘欽使肯釋曰為君言是也欽令持
刀者同賢尋昂而朝等解之 上俄又勅鐘昂盡統
各營兵殺賊及天明欽上馬呼眾馳往東安門又令
披甲持刀者馳馬尋賢踰等復解之賊攻長安右門
不得入走攻左不得入乃率胡兵直趨東安門縱火
焚東西皇城門適大雨火滅 上勅鐘賊犯關急爾
鐘等努力急殺賊倉卒召兵未集而四出皆賊黨時

藏木錄

百官多亡僅惟工部尚書趙榮獨披甲躍馬呼于市
曰壯士皆來從我曹家是亂臣賊子當共勦殺我輩
是忠臣義士不可退避于是從者數百人而從會昌
侯孫繼宗及鐘兵塞未圍賊賢踰乃得免而左都御
史寇深未會及吳瑾俱為釋殺廣寧侯劉安為斬傷
鐘領兵先登及子輔執力戰諸將都督同知劉聚都
指揮俞事趙勝寬河衛指揮王信等分道逆擊昂以
精兵殿大戰于東華門外款退也東安門鑼以繫接
戰自辰至午款殲斬之欽中流矢創甚還往東大市

街相拒至酉大雨鎗以百餘騎往來馳突官軍環結不動自相枕藉鎗斬先潰者獨師督戰益急以神臂弓追射鎗斬之既追賊至東市大戰奮刀入陣砍欽兩臂傷賊并刀圍執鎗向之鎗急調砲與諸營兵夾攻之欽俱領百餘騎還攻朝陽門出奔不克諸軍進薄大破其衆鐸為亂兵所殺走入其家官軍圍之欽赴井死引出斬首所誅殺男女甚衆伯顏也先絕城下亡走追獲之賢傷在吏部聞首誅既誅恐脇從者衆復疏入請下令宣諭勸從者罔治以安反側從

藏太錄

入 上出御午門朝百官下吉祥也先等御史擬而憐之磔欽屍棄釋市籍其家以賞將士流罪黨于嶺南京師有賀三老者欽妻父也欽殺勢日盛絕不與往來欽嘗歎為求一官力辭不可及欽敗凡姻親謀竄殆盡董興以曹烟獲封海寧伯流于廣西章世封三老獲免

汪直

汪直者大藤峽瑤種也瑤賊平直以幼男入禁中為昭德宮內使陞御馬太監為人便溺足任而 憲宗

寵之成化十二年黑青見內宮有物焉或如狸或如犬能侵嚙人其來如風不可捉捕 上怪之未幾易州又有倭得權者出家為僧游方至河南少林寺遇術士江朝宗推其祿命當大貴權自喜復遇道士田通真傳与妖書有云陝西長安縣曲江村有男子居毋孕十四月而生生時紅光滿室白蛇盤繞其人姓李名子龍得權聞而心異之變易姓名曰李龍蓄髮往來真定間黃緣得入內府內使鮑石鄭忠等北面受學稱為上師而得權晏然受之錦衣官校聞而發

藏太錄

共事執下獄與其黨與皆伏誅 上自是疑惡詭藥外事以使直布衣小帽乘驢騾往來都下莫重也久之大小政事方言俚語悉錄上聞 上悅之為別創西廠使錦衣官較百餘人從之聲勢赫然起矣百戶常璜者故無賴子授內官為家人蒙其性從征有功得陞百戶正欽從直刺事無由而福建人郭指揮楊昇者少師崇曾孫也坐致死人朝命提勅七入京師營解匪其境大中書舍人董漢所瑛為永瑛許之以資賄瑛因潛往報直而直亦正欽用其恣睢未有

路則喜甚夜過瑛醢飲發較射掩捕執鞠之搜得其
擬賄日數內閣商格及法司堂上官司禮太監黃賜
陳祖生皆有名旦奏下迨所擬賄黃白二金皆不服
使按人琶之琶凡三琶者錦永酷刑也以加人八骨
節離離寸許畢瑛被琶不勝苦即妄言寄事叔武選
主事仕偉處直不用駕帖令教較梓仕偉至拷掠如
之即捉掠其妻孥翰林侍講陳音與偉比舍東墻罵
所捉掠人其人曰尔何人不畏西廠耶音曰我翰林
侍講也其人即以某妻孥去瑛仕偉寄不受寄金被

藏太錄

邑之楚家號徹晝夜畢仕偉皆以數日死直後使瑛
入福建籍畢資產連其家口赴京又搜得其藏賄巡
按御史及當道藉瑛齡之曰吾且言上于是右通
政方賢刑部郎中武清礼部郎中樂章御史黃本太
醫院判蔣宗武諸人直報使瑛先後執繫獄鞠無實
者不以聞奏而縉紳士大夫望足側目矣至其煩密
苛細民間聞馬縱犬爭鷄者並漏種責有犯封閉其
家或夜搜之所掠厚妻孥皆去衣囊杖達人四出偵
王府鎮守撫兵諸處亦執私有擒械而入情大騷江

西男子楊福者為崇府內使或言其貌似直福即去
為直扶無預子為較尉自言奉命詞察歷江以南莫
不震動其重灼如此居一年大學士高格為安劉珥
劉吉等言近日京師伺察太繁法令太急刑網太密
人心洶各懷疑懼非承平之世宜容皆緣陛下
委聽汪直而汪直寄心群小佳者曹欽之變皆由逮
果生事臣謂不去汪直天下安危未可知也因疏直
十罪聞上怒曰用一內臣奈何報係安危于天下
使中使懷恩等至閣傳旨詰問上命汪直解奸有

藏太錄

何棟事報秋審之誰先主者格曰朝臣無大小有罪
皆請旨收問而汪直敢擅執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
府北門鎔鑄守者不可一日缺直一日擒獲數人南
京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直擅捕之朝廷近
侍直輒自換易汪直不去安乎危乎臣所不敢知也
格等同心一意無有先後而珥奮泣曰臣等侍
上求宮幾二十年幸而朝廷清明四方無事忍爾
汪直為害遠近不安臣等何忍坐觀之安言亦皆相
繼有言懷恩以聞上傳旨曰朕不知汪直棟事乃

爾卿言良是便章去西廠散遣官校皆須首謝而兵部尚書項中者嘗遇直于途不覺直騎過趨謝之直心下惟于是亦倡率諸部大臣共勸直上遂使懷恩款直罪責之退還本監謫戍瑛于宣府而人心大快直所執繫獄其人衆多皆無籍按至是西廠聚幸各自散去而蔣宗武衣囚衣返其家人猶未之覺也初直在西廠士大夫無與往還獨都御史王越日往候之而吏部尚書尹旻因越典厚輅疏之明日志會諸大臣具草使武選郎姚璧持赴旻署旻曰疏

識大錄

出本兵部即本兵自首之璧曰公長六卿旻怒曰今日方知有六卿長耶即遣人報璫雖署名實出自兵部是為十三年之三月直既退泣訴上前曰奴得罪皆黃賜陳祖生為之非外廷意而南京御史戴儒者柔奸人也曾以考績入京乃上言近年以來災變薦臻伏蒙皇上諭而京大臣同加脩省未聞大臣進何賢才退何不肖亦不聞群臣輩何宿弊故何嘉猷獨有太監汪直璫奸捕貪允合論足以服人警衆直其部下常璫等行事張皇大臣奏允即蒙章罷伏

望陛下推誠任人及時行政即命兩京大臣自陳去留決自聖衷復西廠如故始上心疑商輅諸人受楊昇金使以大臣故置不問至是出賜祖生司香南京用直判事如故蓋諭月耳而御史王億亦言江直所行不特可以禁戢一時且可以傳之後世四方傳聞鄙訛縉億比之禽行矣直衛項忠之勅已也既出廠即鳴官較發江西都司僉書劉江与指揮黃賓事謂賓求于兄太監黃賜賜武選郎姚璧得由京衛陞江西都司科道官交諭忠違法詞連其子錦承

識大錄

千戶縉上命三法司錦承廷鞫忠志坐賊罷而商輅亦此仕矣于是大臣附直者衆勢煥科道疏排異已許各自陳九卿以下勅退者百餘如尚書薛遠董方都御史李賓侍郎程萬里滕昭遠等俱乞休致而戴儒未再期內傳奉累遷右都御史矣尹旻見直蓋行長跪礼而諸卿皆送之王越即向旻曰豈有跪人六卿旻曰吾聞公矣不敢自異直復用錦承千戶吳縉為指揮錄京事內外相比奸如山也巡撫遼東都御史陳誠者在鎮下賊士直建州夷人貢誣以為盜

違執之諸夷悉將為亂 上遣兵部馬文升往撫而
直亦自請視文升故輕賊、不自安會直至戎服遠
迎除道飭野傳叩伏趨走甚恭直見之大悅而馬文
升接直平視交揖而已賊即使其子父直更言文升
于直建州夷所入盜邊者緣馬公禁阻鐵器出關彼
無以為鋤鐵不能安生相率反耳直還言文升于
上上下文升幾成之自是賊與直而相得也賊改為
山東布政使為巡撫者年俸俸賊而人並強幹苛刻
不相能賊侵言俸于直直還會俸以議事來京直發

藏木錄

俸貪暴事來達之并達其所屬官吏侍講學士江朝
宗者俸姻屬皆達達賤謫擄掠年俸充賕以萬計俸
不勝拷行賄于綬、諷所達屬官吏代俸輸半乃罷
謫成之賊說直曰公今威名赫奕顧因利有捕寇新
虜功乃可以自結于上而外著勲伐于天下直心然
之即上言虜酋伏當伽將合三衛入寇請出師討之
下兵部議尚書余子俊以為不可直不聽入告 上
上遣撫寧侯朱永充提兵即中三宗要督餉而直監
其軍直出廣寧建州夷六十八人入貢遂掩殺之出不

意入建州建州夷悉逃匿直殺擄老弱焚其廬幕掘
枯骸為功是年遼餉之積倉儲滿盈為直一空而直
得論功加祿米三千石永進爵保國公賊加秩右都
御史尋改戶部尚書宗彞陞太僕寺少卿尋進金都
御史巡撫遼東矣未幾虜以復仇為辭大肆殺掠巡
按御史強珍劾賊直罪直怒取中旨檄珍下詔撫即
成之遼東時直勢傾中外阿附者皆蒙顯榮忤之者
即遭禍譴天下重足一時士縉趨走其門矣直更欲
用兵安南為賊方即陸容劉大夏所沮而兵部尚書

藏木錄

余子俊亦力持之十六年春直被命監督十二團營
其冬巡大同達與都御史王畿出師至威寧海回虜
近邊駐紮者夜襲其營斬獲其老幼婦女而是時該
順為巡撫都御史顧鼎學以媚之盡報為功次優加
直祿米順陞工部右侍郎越得封為威寧伯諸家子
姪奴僕隨征者皆得陞錦衣官有妻直既敗遼蒙虜
祿款犯達得中國人報毒害之皆以報仇為詞 上
因疑之會巡撫大同食都御史郭鑑奏直占提兵許
寧互生嫌隙寧則恐直見陵直則忌寧相軋倘猝遇

虐冠且債邊事 上降勅切責綱直南馬監先是直
有巡邏之役所至都御史鍾甲或裝望壓伏道頭過
乃與至館易小帽曳撒叩頭監道出半跪有如後陳
時人為之語曰都憲叩頭如搗蒜侍郎扯腿如燒蔥
其焦灼如此至是道出曲陽有司皆避匿不見因卧
驛館孤燭夜焚而已直先出使道出定州知州裴泰
獻以供具為直所悅至是以事至曲陽直向泰求食
曰吾非侵暴比矣 上意且不可測為語曲陽公詰
辛騎使得就道足矣十九年八月御史徐緒等極論

藏木錄

直奸惡亡明正典刑籍沒家產以為奸臣結黨欺罔
之戒命會官廷議俱請逮治 上曰直等結黨亂政
欺罔弄權開啟邊釁排擠正直引用奸邪當置顯戮
姑從輕典乃降直為奉御除王越名安置之安陸州
戴縉吳綬並革職為民張順致仕而文升忠珍各復
職致仕陳鉞以前致仕置不問二十年籍其黨司礼
太監尚銘發南京海軍糧某孝陵籍銘家得寶鉅萬
輦送內府不絕者累日

劉瑾

劉瑾陝興平人故性淡景泰間自宮為劉太監閣奴
因其姓成化時領教坊見幸弘治初擢茂陵司香其
後得侍東宮以俳弄為太子所悅太子即位是為武
宗時瑾掌鐘鼓司鐘鼓司內侍之微者也瑾朝夕與
其黨八人者為狗馬鷹犬歌舞角抵以娛 帝 狎
為八人者馬永成高鳳羅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張永
其一瑾八人中瑾尤膾給頗通古今常慕王振之為
人也劉健謝遷李東陽聞 上與八人為亡度之戲
連疏請誅皆留中言官攻益急戶部尚書韓文等繼

藏木錄

之 帝遣司礼太監李崇王岳范亨徐智等入閣諭
曰朕將改矣姑置之健等曰八人者 祖宗罪人也
惟 陛下立決而正之刑 帝不忍至驚泣不食使
岳亨智等持議日三反曰且安置之南京劉健推素
勸發曰必無赦岳剛厲塘和方掌東廠健等因密語
必不可得諸臣且伏闕爭公等從中應之皆曰諾其
明日 帝召諸臣左順門使崇傳旨曰卿等勸朕早
朝則朕聽勸朕罷宴則朕聽惟去八人者朕不聽
也吾少狎焉長習焉諸臣相顧未發崇轉語文以舉

出公公云何韓文進曰今海內民窮盜起水旱頻仍
天災日增陛下始踐祚遠舊故弛為樂游宴亡度
而抑宵人文等備員卿執靡匡拯得無言耶崇曰
上豈不知今款寬之耳上固有處諸公退吏部侍
郎王鏊曰朕不虞奈何曰是在崇、頭置鐵即款誤
國及入見岳亨智與之偕切言上誅八人上勉
許之遂使捕付外會日暮而吏部尚書焦芳者先泄
其謀八人夜繞帝前泣捨地曰微上恩奴儕碌
碌狗矣瑾執進曰害奴儕者岳也帝曰何也曰岳

藏木錄

掌東廠也外謂陳官諸先生有言第言而閣議時岳
又獨稱是此何情也夫狗馬鷹犬岳買獻否乃獨啓
奴儕帝怒曰吾收岳矣瑾曰大狗馬鷹犬何損萬幾
今左班官敢譁亡忌者由司禮監無人也有則倡優
侏儒之類不絕于前馳騁七獵之觀不輟於目快意
當前惟陛下耳帝于是立起遷理為司禮太監
命永成立聚掌東廠大用掌西廠理夜傳命榜答岳
亨智連之南而外廷未知也晨伏闕則旨下使等知
事不可為即疏辭官帝亦立聽之瑾事場詔追殺

岳亨于途擊折徐智臂捕治諸言官論抹健還而請
誅斥之者獲韓文官援焦芳為大學士使妻掌吏部
事于是內揣合帝意外日以深文誅求諸臣急法
中之使自探不瞻而莫敢進言帝喜謂瑾可任悉
委之瑾雖構戲玩娛帝候帝娛則多上章奏請
旨決帝曰吾安用尔為而一煩朕瑾由是自決政
用其妹夫故司務孫聰客松江人張文冕助之李榮
雖位瑾上畫諾而已瑾選乖覺官較百餘不時四
出察私事創新例以重法繩人作大枷枷及三品以

藏木錄

下官員坐事罰米動百千石委科道官查盤逮歲錢
穀非使盜雖詭損者悉鈎索全償又使借之科道還
賴以泰勅多而賄賂重者為稱賊不則繫逮隨至于
是縉紳相顧自為吞噬民間稍有違禁事覺即合家
收捕坐及鄰佑無辜者坐四連華衣怒馬時主下
邑偏州而人人重足立矣瑾之為司禮監也蓋正德
元年冬其十二月使某直指擇點視六科官辰入兩
出母離其次場旨令左都御史張敬華掌大理寺工
部尚書楊守隨致仕二年以戶部員外郎李夢陽南

京御史潘鍾堯韓文兵部主事王綸劉大夏矯旨
請夢陽綸官疏鍾堯為民以官察下瑞衣賜者指揮
僉事牟斌善視之矯旨杖訊三十降為百戶巡按江
西御史王良臣論採給事中載璣矯旨械杖撫為民
東廠旗校言尚寶司顧璿按察副使姚祥即中張瑞
有與都門外璿矯旨枷以大枷繫于長安西門戍鐵
嶺東廠旗校言巡按直隸御史王時中刻酷訟繫賊
吏貽百餘人璿矯旨枷以大枷繫于都察院前戍鐵
嶺東廠旗校言巡撫山東御史朱欽釵酒禁行連

載大錄

出法使濟南推官元魁覺蔡之提甲汝林之鄉人為
酒林快自縊其母欲奉聞元魁与知府璿子母果居
金璿矯旨械繫欽等詔獄令欽致仕璿為民元魁請
永戍東廠旗校言戶部中劉繹督儲遼東監役人
夫儲多入少出璿矯旨枷以大枷繫于戶部門三月
幸未璿矯旨列劉健謝遷韓文等五十三人為奸黨
全罪未盡者悉致仕跪百官金水橋南執聽璿曉故
事凡百官奉使莊莊者毋過家內京副奉御史允中
治指揮翰等罪翰奏允中過家犯禁違杖發遣之却

序為其父故刑部侍郎志義乞發葬璿矯旨送刑部
獄主事璿擬杖贖璿矯旨杖降之并及署郎印者主
事承芳錦衣衛都指揮楊玉者璿覺順天府丞周璽
移王文明閣王泰至輕朝廷陵武職璿矯旨逮杖之
璿杖下寧王宸濠厚賂璿請復其先世已革璿衡璿
矯旨与之東廠旗校言御史高胤先病告借用官車
璿矯旨逮杖繫為民七月壬寅朔既朝退璿止廷臣
左順門出李東陽所進纂脩通鑑摘其書畫不精者
通示科道官使劾東陽等不敬璿矯旨奪礼部侍郎燕

載大錄

翰林院學士劉機等四十餘人俸令太僕少卿通等
十一人致仕中書舍人世隆等二十人為民使改書
居頃之書成文華殿書辦等官張駿等二十人乃皆
廷叙裝潢匠楊等七人陸文思院副使陳等三人不
與書率還授謝遷子編修至再請書璿矯旨繫為民
蘭州知州閔與遊擊將軍陳相許會虜入莊浪遣按
御史高使兵備副使張天衡治璿罪天衡弘治中為
御史廷糾璿至是並高聞永成之責府鎮國將軍表
璿等其父追封為親王身以加封郡王請礼部尚書

保言追封親王子加封即王 高皇帝祖訓無載也
先帝時周悼王睦棟有請固不許陛下推親、恩許
亦宜瑾璫旨許之而詰傑曰 祖訓無載誰閉止睦
棟封也今自劾傑言礼部尚書張昇前左侍郎今南
京吏部尚書王華前儀制郎中皆今參議琮前員外
郎者今知府忱前主事者今考功員外郎台瑾璫旨
視昇致仕後所予散官人夫月米曰使傑自劾者傑
又委罪前人今与昇俱致仕琮等皆調降之故中山
王達有賜田于無錫久失之無錫罷吏許祿教魏國

藏大錄

公備与縣民鑿妙相院僧爭故田巡按御史大有使
群有司視之備無田備不伏再達給事中忱等會巡
撫都御史艾璞奏勸璞使群有司再視之亦曰備無
田備大賂瑾、璫方三達戶部侍郎佐大理少卿昂
等佐佐等具奏有許祿云瑾璫旨械繫前後官京師
杖艾璞五十編其合家海南加陞佐等俸一級給事
中珏等奏查盤達東諸衛倉場有浥爛虧折者由知
州英管糧郎中蓋經分守叅政今都御史改右叅議
巨故巡撫今右都御史為致仕侍郎賜今巡撫都御

史璫大驗察瑾璫旨急達治之詔毀璫破故事今外
官赴任者身領憑京師母侍人齎付巡撫寧夏都御
史藍章亡有與之官瑾璫旨都御史四品不得肩輿
章不恤軍士自便奉降為通判給事中奎泰寧夏易
稿十四萬三千餘束火燬也先任都御史范瑾管糧食
事時乃報曰浥爛瑾璫旨達繫冠等責償憲死烏三
年吏部都察院考察百官既上奏翰林學士儀家故
富璫嘗有所求嚴不與御史南金者都御史劉宇庭
捷之不港厚養病去瑾璫旨嚴奏尾曰學士嚴惟慢

藏大錄

不脩其政仕御史南金詐欺無病其為民攬頭保達
官銀監連二年不執刑部如例類奏請保外究權璫
璫旨責刑部玩法由庇人不合錢穀重達員外郎宅
仁主事銓降罰之令自凌犯者即盡償家產仍加三
月達成之不得以赦論巡撫四川都御史魏巡按御
史章奏政考革副使賈泰議詳賜賜蜀水惡請開通
巫山道可自夷陵達夔州旨未下璫等皆去任考革
獨開道不待旨瑾璫旨并械繫總章等罰罰之嚴世
子泰民朋等負稅侵耕池明亦奏世子貪暴達太監

即訊解連河南奏改約南陽知府旨又諸州縣官理
矯旨發明成諸官俱落職以刑部侍郎陶琰故巡撫
河南亦令之開任光祿寺丞松齡省違限吏部據例
違我理矯旨罰俸曰凡省親養病者皆曠職當私自
後連四五月限者罰如松齡七月者連開八九月者
致仕十月以上者別任藉養病一年以上者致仕亡
何御史學服闋稱病連八月如新旨當致仕瑾乃點
為民理上奏請嚴違備為政之罰程儲范湖馬匹歲
乏者商人解戶悉摘成于是法益酷巡撫遼東都御

藏木錄

史為中錫璋奏政恭議詎管糧即十輝蓋監收知
州理英巡撫大同都御史南管糧即中輝坐糧革范
欄皆身繫詔職責其家人倍償于任所久之不能償
乃等奏乞請因任所令家人還鄉帶產案可之獨令
鎮巡官備後驗送鎮撫司奏處發為民永平管糧即
中乾知縣張通判泰指揮英以革束曉曉下巡按御
史連問乾請遣代而後諸理以無廢違政理怒矯旨
令中乾御史連訊之京師理與英芳散其鄉教士
風言官詣增河陝山東而蘇士之領陝西六十五人

瑾矯旨增至百河南八十人以其故增至九十五山
東七十五人山西六十五人皆增至九十芳子黃中
登進士囑其同官得授二甲首瑾矯旨破故事併與
三甲首名並授翰林官錄其殿試所對策若一甲者
判官張蘭為其北父副都御史常文請察聖瑾破故
事曰常文火致仕法不得下蘭職查監決而邊儲者
給事中參御史或奏右恭政思明惟學副使崇熙經
參議助都御史一清先後理儲多虧折瑾矯旨皆連
勒于京師登或亦坐奏奏不別白下獄考訊枷項者

藏木錄

久之河南民賦與其再淫兄凱謀殺再從弟澤俱論
死而凱已死于械繫署大理者工部尚書楊守隨謂
凱死械繫即故輕賦賦御史房瀛改擬扶都察院疑
其輕疏請自 上裁理故惡守隨時守隨已致仕家
居矯旨即家逮之罰贖米千石并連瀛與署名者寺
丞馬寺正納評事富等摘罰有差訥自納于瑾又免
之侍郎文貴以修邊用不足請借戶部太倉銀尚書
王佐言借太倉修邊今尚未抵不可許瑾矯旨往
藏借不抵何不索者令佐自勒并即科等皆奪俸停

即王璵既遷吏部不自勅璵曰向猶有公哉何自忘亦改之南京監察御史王剛請司文卷多所奏勅璵璵言玉璋糾諸司殆可嘉者乃公廉者不到舉降三級外調之兵科給事中希曾監察御史之勸查湖廣邊儲亦有所勸奏璵言希曾之勸勸不盡逮繫鎮撫司杖而削其籍前巡撫湖廣都御史全右叅政福副使嚴氏皆即其家捕之邊民登頭為競渡之戲瑛較妄言民擅造龍舟者璵言籍其家璵曰益橫恣內臣有為匿名書者籍璵過惡陰授某軍使朝則棄

藏大錄

之御道書要連訟故高書韓文舉太監扶安黃偉可用六月壬辰上朝侍班御史奏璵大怒上退朝璵言跪百官奉天門下與諸監立門東監之有項命大臣出小臣留翰林院官東向跪曰內監雅待衆翰林散爾亦使出御史果爭東向跪曰御史革習知法度亦爭敢爾是或新進士璵曰何預新進士者爾等敗壞朝廷事不一一稍廢分即皆惡太祖法度即不見豈不曾知聞大小官皆起立如朝班省視道書處是何官主也黃偉曰四品以上朝序班餘雜

立耳道書人率獲立故璵曰則皆跪之其印中搜必得草偉曰為以者不以語妻孥寧存草乃止是日僮暑中者數人悉搜出偉念曰帖子所言皆為國為民好男子死即死耳何不出身使嫁他人禍為璵怒曰是何好男子好男子不露章乃匿名民間匿名因死也別御前即拉諸內監曰我等皆入侍李公自監之李公者李榮也璵入榮曰入矣公等既而舒內璵擲冰瓜罵榮曰公等拾啖之有項璵還來榮曰未矣來矣皆還跪璵日之怒復入至暮盡送下詔獄長

藏大錄

去需飯者爭飯百官市中暴而死者刑部主事武順天推官臣進士仲喝而病者亡某明日李東陽疏球璵微聞出內人乃罷帝手匿名書曰汝謂賢吾故不用汝謂不賢今用之遂逮李榮黃偉任理肯掌用司璵印于是璵權益重內外章奏無大小先白璵乃敢奏奏至不敢斥璵名外鎮巡官以白本奏聞以紅本白璵不復干涉內閣侍讀秘書與聰文冕撰傷旨付外並用其親故曹元劉宇張鍊并楊玉毛倫等布列要地交易吏兵二部選法任情陞罷陞而謝薄

者立見罷加賄又輒陞將官失律有反加封伯都督者時徑自傳奉時綴批別本惟意而已又以事藉沒故大臣家收適其妻孥日夜簡括天下庫藏添設巡捕巡監等官四出搜索增蓋諸處屯田賦稅以肥私家海內騷然以有寘鑄之變而卒及于禍太監索泰甲字庫收貯三搜布故備內宮內使之費過未以充文武官折俸包兒皆由內外交通是致供費空乏瑾命少監准與給事中御史戶部郎中各一人盤驗之矯旨論建議停假及擅擬折俸者百七十三人下侍

藏木錄

即儼等十三人獄李其俸罰給事中祿御史繕等九十五人賄罪米百石除曰即寬爾戶部奏浙江巡鹽御史胡晉監價遲延理矯旨下錦承繼扶之法司望風擬潤監守自盜應為死因著令後有違者論死南京刑部缺郎中吏部尚書許進疏署員外郎主事者二人請理矯旨何報用署不實授者使皆實對進對無實授者以署亦故事理責進越制除官矯旨三結之令致仕侍郎缺及文選司屬皆奪休浙江巡鹽御史翁泰蕭山等賄監謀等司積欠水鄉革蕩價銀坐

先任運司奇等違慢不綜制理矯旨令巡按御史各繫其家屬賄追元十六人死者罰不宥南京監察御史葛浩陸崑先忤瑾為民瑾怒未弭至是坐劾武昌知府晦不實矯旨追論執杖之給事中大顯御史金泰勅忤瑾意瑾矯旨繫獄杖降之故給事中智故副使普坐事罰違未身死家貧戶部為之請理矯旨仍令其家輸百石京倉給事中思誠御史珊查盤遼東倉庫并劾御史王宗彙陳璫張為馬中錫韓重前兵部尚書馬文升侍郎熊繡前戶部尚書俱獲頌佐

藏木錄

韓文侍郎王儀李孟賜王佐張璫郎中陳大章奏此繆昌也按御史王獻臣查盤給事中吳聲等獲十六人理矯旨重者罰米千石輕者五百石奏劾不阿璫思誠璫各一級工部缺尚書吏部推南京右都御史吳大慶南京戶部右侍郎王珩理矯旨陞文慶戶部尚書乃令與珩俱致仕四川缺奏政吏部推陝西副使蕃馬湖知府輝理矯旨數蕃罪過仍陞輝左奏政令致仕已推武昌知府晦賢慶知府祥理矯旨用祥數晦罪過照之四年吏部推南京光祿寺卿祿慶西

右布政使諭可湖廣巡撫都御史瑾琦旨用諭令該
致仕自是吏部有所推舉今致仕者種，矣給事中
儀查盤寧夏周原等處倉庫劫累年兵備等官副使
隆等十六人巡撫都御史徐廷璋等十六人侍郎一
人管糧卽中一人監收指揮欽通判金等百八十八
人瑾琦旨令情重者罰米各五百石致仕為民者半
之儀又查盤馬價盜課參勅巡撫寧夏右都御史憲
巡撫陝西右都御史一清范馬寺卿震等瑾琦旨憲
物故罰米五百石一清震致仕仍各罰米德王奏賜

職木錄

田千餘頃被小民占種當事承勘久不為覈實違微
戶部覆議因舉承勘者姓名前布政使泰環齊南府
同知文明通判佑新城知縣陸時環已遷刑部侍郎
泰等死久矣瑾琦旨罰治之崇王言歲祿萬石糧
米一之粟米九之私治間故巡撫都御史錢斌以上
之宜取緩易粟請如錢給者瑾琦旨錢亦米與藥易
用下奏覆更成法與諸藩通即死當追論收其妻孥
及城獲婦女六十餘人于京師下法司會訊之沒其
產戍其五子諸邊雖有故亦原仍罰承奉名長史顯

等贖罪米八千石繼誠受事者都御史韓文等布政
使銓等御史清等府州縣官子麟等以年月久近罰
米有差當籍沒時浙江布政使李贊涕泣不忍瑾聞
亦使之致仕刑部吏遷告其本司卽中藩員外卽岳
主事承範文翰盜易贓物瑾琦旨除徐等名卽以違
為刑卽司務軍人允以處定之北獻徽王民訟馬達
戶部卽中璉性勤瑋弄論舊勘當事者四十四人瑾
琦旨罰見任者米罷然半之劉陽民應龍與其族人
道龍有仇前後謀殺其五人踪跡秘獄亦久懸達給

職木錄

事十九叙往聽九叙連勅先後聽擬者御史天賦而
下十有三人瑾琦旨悉降級罰米有差以九叙恭詳
舉其職陞一級降為後勘事官法先是劉健當閣草
詔令四方舉懷才抱德之士至是浙江推澤餘姚周
禮徐子元許龍上虞徐文彪者四人瑾意四人謝遷
里人也天草詔出劉健瑾旨天下大矣何餘姚多隱
士下四人鎮撫司鞠之解連健遷瑾旨黜為民四人
滿成吏卽尚書劉宇復勘浙江布政使林符卿寶等
七人及推官堪聰知縣汪度舉不當瑾琦旨罰符等

宋人三百石罷職度職令條姚人從此再還京朝官
理以微文謹訂內外官坐事罰米者動以千石或五
百石或三百或二百以為常因令戶部為期示前後
罰米諸官輸不如期者勒如法大學士李東陽言違
賭糧草故有專戕者巡撫都御史等官不過提其事
而已審有侵盜固宜追賠如法令第云督理不嚴若
宜寬宥者理矯旨切責巡撫都御史因追數其素所
惡者曰若劉健謝遷無故扣關王時中賄暴張紳馬
中錫等不職許進絨制選官錢絨擅改祿米諸臣罪

載大錄

狀平日難故舉當其巡撫時加提督恭賢等名委任
非輕治違儲無方事發竟坐倉官小民藉令監進至
死何所取償似此越律又奚恕也理請地數百頃實
數十鉅萬作宮明宮朝陽門外以祝上聖復請鋪
竹廠地五十餘頃殿居千九百餘家掘人二千五
百餘頃築室號民聽其宿娼賣酒曰供膳官明官香
火復請建閣廟與平馬寔鎮令有司歲時祀之頃
勅立碑錫禁器堂極之數修其鄉人示崇寵焉理東
西二廠外復立內廠自領之請旨還京師遊食人于

城外使寡婦盡嫁喪未葬者悉焚棄之京師聞然遊
食人千餘待白提井心理理懼乃復之瑾故急賄諸
司朝覲官索不足率貸京師富家滿理款及還治則
移官庫倍償之曰京債理閣復矯旨分違科道官驗
天下庫藏以自文于是有司又莫敢賠庫而工下交
征曰吾採吾死或有藉以自封者矣寧都民凌謀殺
其大功兄坐斬辱惣下都察院勘實理矯旨赦凌仍
震前後問官分其罪三等前副使泗等四人俱逮問
前御史恕罰米百石元三百石前贛州知府珏等三

載大錄

人人六十石前巡撫延綏都御史嵩坐嘗發官帑召
商納糧草逆徵米竟理矯旨逮嵩詔獄嵩不勝拷掠
服自盡論斬籍其家妻孥坐收者二十三人久之乃
得免死戊戌瑾破故事矯旨令吏部不時考察京朝官
毋待六年吏部言食部御史陸光赴任連限三月宜
治罪瑾破故事矯旨令為執食部御史若初授御史
然者上高陸氏先明証奏其縣人致仕礼部左侍郎
黃景階用龍袍諸不法事遣太監刑部錦承衛各一
人往按雜治經年無所得景嘗與人爭買產景家坊

碑雕畫龍虎宅傍并錫黃府馬瑾瑞旨籍其家永成
之復分戍其子孫弟姪家人佃戶五十八人今所在
禁網前後御史布按二司及諸府縣官皆坐不舉發
各罰米五百石瑾復破故事巡撫在外遷轉者令領
勅于京師廣東布政使陞巡撫延緩久不赴京領勅
瑾瑞旨逮訊錦衣獄查盤給事中淳御史惠泰延緩
寧夏折支拖欠虛出印移應償金萬九千三百餘兩
因勅接管及奏乞者罪自尚書都御史會事即中長
史而下凡三十九人瑾瑞旨罰都御史楊一清會事

戴木錄

編慶府長史秦浩濟米三百石致仕戶部尚書顧佐
倡鍾韓文即中鍾昭各半之猶謂淳惠不職悉亦罰
米如一清數故事纂脩書與纂脩者當陞職至是
孝宗實錄成內閣備故事請瑾瑞旨追論劉健在先
當時所陞職于是東陽及吏部尚書姜繼林學士梁
儲戶部尚書楊廷和礼部尚書白鉞右侍郎靳貴左
春坊左諭德姜侍謀毛紀丁憂凡部尚書劉繼左春
坊左庶子侍讀毛澄侍讀預清致仕吏部侍郎楊守

陞南京吏部尚書王華皆降職有差瑾瑞旨吏部
奏擬尚隱欺姑存大體不深究焉爾居數日漢論纂
修孝宗實錄功復東陽等職如故而附出編脩預
清汪俊王九思徐構吳一鵬李廷相崔銳溫仁和穆
孔暉汪偉翟奎易舒諒賈詠劉龍陸海李繼先董玘
等于南北部屬名曰擴充政務編修董玘偶遺瑾復
出之它奏自淺令吏部揀選翰林官毋徇故事徒由
內閣請上裁者為民部御史劉孟坐枉道過家逮
禁京師刑部擬罪當為民瑾瑞旨枷百斤枷于吏部

戴木錄

門罰輸違米三百石松江府輸布及淮米二石成化末
尚書王恕為巡撫都御史與尚書樊瑩故為知府時
節其米糠他稅布得五減一以相治也至是以所輸
布殊窄下中追論其由臺與前都御史彭韶倡鍾王
先復何繼親紳艾璞史鑒前御史饒椿前知府劉璽
劉琬惟恕以舊臣得資查盤御史徐泰西浙虧折監
課擬令巡鹽御史及運司官差次賠納毋論身死者
下至運判官補納千五百金也瑾尚瑞旨坐岱漏泰
罰輸違米八百石若運使楊奇父死家資御史彭程

職大錄

以言議成死子諸所皆不得或免程親黨程實獨不能舉其數僅一孫女乃鬻為商人妻馬是時瑾結法絕人內外貨賂不貲吏部尚書張綏過瑾從容為瑾言瑾殊納之即綏少監宣錦衣衛指揮同知良占刑部左侍郎需勸於江西還宣良大略瑾瑾場旨降宣奉御良百戶亦命需致仕自巡撫都御史林俊而下三十一人皆坐不能早成獄罰米三百然終不能改也是歲瑾場旨清核天下也田道官四出戶部侍郎韓福往遼東希旨過嚴義錦等州軍餘不能堪因

為吏御史張勇者故靖成靖州會故歸家其里人濡有訟事勇兄磐詐取其賂而勇不知也濡証奏勇謬按故大逃成靖家、居多諸犯禁事令給事中龔錦承千戶凱會連按御史璞勘問上言濡奏勇証所引禁例奏勇皆理誣無稽罪瑾場旨杖勇五十仍遣之故成令所在有司禁錮之陝西兵備副使是肅州衛指揮果以縱勇場俱下御史連問凱磐亦以擬罪不當下獄瑾又散裁兄員策糾劾之禁雖知名士在方面者遇裁戕虐去其官不利補御史爭御史決希

職大錄

旨請令撫按官得不將糾劾所屬瑾從中可之瑾所用領事旗較雖遠郡荒縣無所不步至是旗較有言遠方吏不任者瑾悉取中旨以為察理言南方人之官旁近皆森熟不便于是破故事令南直隸浙江兩廣俱毋選用陳省南京工部右侍郎畢亨指數湖廣管糧官員如例恭勅四百餘人聞坐官之去留人之存亡与在事久近者請上裁瑾場旨致仕為民病故者皆勿論它陞降丁憂考滿但糧有干涉者各罰米有差在事有辜責而年深者負百萬石以上罰十

石十萬石以上罰七百萬石以上罰五百石五千石以上罰三百石四百石以上罰二百石有辜責而年深与無辜責而年深者違戾十之三焉陝西缺參議吏部推食事階食事納瑾場旨徑陞納為巡撫陝西右食部御史許有與取故都御史以歸自是群小有伺瑾亡官者瑾輒擬旨其手本吏部不用奏刑部尚書缺吏部會推南京禮部尚書孫需兵部尚書何鑑需治官奏理屢被不謝場旨留鑑如故子需致仕紹興衛指揮使舒濬故以濕漕未買銀輸京漕運

平江伯陳熊許之理素嚴熊場旨下俊詔幾使誣熊
職罪不法事械繫熊京師其故論抹者遂集俊首李
熊諸參籍沒之發海南充軍謂副都御史齊泰將格
與共事不舉奏勅賢致仕降格職一級于是詰責科
道官令吏兵二部悉按文武官坐事為民充軍間住
者並奪指勅如熊于是都給事中李憲者出陞門下
理有所賜則出陞于同官曰劉公遺我也至是与六
科給事中十三道御史奏國家以爵賞待君子以刑
罰絕小人文武官蒙恩被過崇身及親恩至渥矣奸

職大錄

田小人男名無實職行彰灼公論難庇以至除名坐
罪然朝廷尚留寬大之恩已妻父母上及三代封
贈誥勅如故夫其男名亡實職行彰灼朝廷豈有損
焉不付追奪尚易懲後若故大學士劉健謝遷及尚
書馬文升劉大夏韓文許進等皆命通宜李幾瑾送
中可其奏舊實玉帶服色並令還官凡奪六百七十
餘人五年理場詔孔廟脩理歲久未就豈無欺費者
工部其按奏之二部以先後當事者名上理罰都御
史而下何繼等三十九人未有差東厥職較言南直

隸巡按御史鳳鳴與所部指揮聖會飲教場為投壺
蹴鞠之戲理場旨編薛鳳鳴為徐州驛子手頃之鳳
鳴納賄焉乃令御史巡按如故理法如秋荼矣而先
是吏部侍郎張綏請立稽考勘合法凡兩京府部
寺類行天下勘合在外官陞任交代有未完者毋得
輒離去不者降二級新舊官交相為邪移者罪如之
于是御史斌巡按河南還禮部為勘合未完當論如
新法理場旨詰責吏部都察院科道官何不悉知奏
乃禮部自舉之皆罰俸有差禮部給事中聰等河

職大錄

南道御史斌等尤當職加杖之二十南京錦衣衛指
揮炳者寧河王愈裔孫與其廷弟昭先爭愈所賜宅
下南京三法司勘之炳又昭先不情勘復訟理場
旨彼中三法司刑部尚書吳洪都察院右都御史張
憲大理寺卿富何不即勘問使從訟辨俱令致仕
刑部郎中趙永預御史王輔才正元總等皆外調之
萬安人蕭明舉亡入滿剌加國變夷名曰亞劉與其
國人端亞智以國王之命來朝因與其黨謀偽造符
印入浮泥國索貢至廣東劫殺亞智盡得其財物論

藏大錄

罪有差理與焦芳惡彭華因揭旨綴受書之末曰江西上俗由來玩法如彭華李裕尹直徐璣李汝省黃景招引物議難決盡舉今宜求其仕進之路其他卿試解額可損五十名仕者毋得選除京職者為令是時璣與芳尚謂王安石禍宋吳澄仕元欲榜其罪于朝大學士楊廷和曰盜賊性有之王吳皆前代事偶因一盜有此舉動使人聽聞璣曰榜朝堂前代亦有之廷和曰非盛德事可累主上耶乃止盡盤戶部主事譚泰兩廣庫藏有盜利軍費銀六十餘萬見

藏大錄

事中許天錫者素有氣節在孝宗朝與言官何天衢倪天明者數言事京師稱為三天正德二年六月朔日天錫手具登聞鼓狀力陳時弊懷中不敢奏自經屋梁死給事中郁夔覆視翰林功次璣移人肖功者多變璣所紀叙亦自經死給事中鑰使還當賂璣無所借資自別桃源舟次終五年間惟大理評事羅僑抗疏得脫中外之人莫不壯而怪之于是士大夫雖雅政名節者悉變為曲學應世而後倖者不可勝道也璣嘗有所借以驗士大夫應違一朝士某從其門下某璣見某曰我公好近眉而冠君之中高奈何曰紫衣矣耶姑入及見璣璣視按其冠過目叱出之朝士大驚更低冠入謝璣乃說紫酒王雲鳳先提學陝西梅客生徒有同因玃璣聞而遽之雲鳳于思佳見璣、叱曰何物登酒一嘗猶毛耶雲鳳惶恐謝既退璣臨視太學如唐魚朝恩故事復璣執刺璣近行法例永著為令中外守之于是給事中銓亦如雲鳳請刑部尚書璣數被誹謗常免因劾奏其屬三人璣謂璣能督責意乃說而給事中涉者永委有劾奏其

父銓為都御史乃亦在劾中于是瑾以為無所不可為矣是時安化寔鑄者久有反謀而時會少卿周東慶屯田寧夏希瑾過刻又多歛軍士金錢為賂巡撫寧夏都御史安惟學亦數杖辱將士將士皆怨之其年之四月寔鑄因將士之怨移檄中外數瑾罪与何錦周昂丁廣銳束學為變帝詔太監張永与故都御史楊一清討之未至而寔鑄已為仇斌所擒寔鑄之檄數瑾罪也莫敢聞上有指揮鯢者傳檄示人瑾捕下獄論死因下赦寬恤以收人心及聞其擒悔

藏大錄

乃歆天之方侈然自為功謂當得大封拜焉永成与永等皆瑾故等夷不相下瑾尤忌永寧夏功八月望日甲午永至自寧夏上迎之東華門獻俘賜宴比夜瑾先退夜半永出疏懷中密白其反狀永成等亦助之言上曰罷矣且飲酒永曰離此一步臣不復見陛下也上曰瑾且何為永對曰取天下上曰天下任彼取之永曰置陛下何地上悟自行至直房執瑾怒罵曰奴反耶瑾猶以為戲上拳之蹴之遂繫縛茶廠封其内外舍明日降為奉御閑位

之鳳陽命廷臣議其罪瑾常招引四方術士余曰明余倫余子仁等出入其家妄稱其姪劉二漢者當大貴以是有反心中外天災地變率令禁勿奏太監孫和等常私造衣甲弓弩遺瑾皆受藏之竊是有不執圖是月也瑾兄左都督景祥死公卿以下吊賻填門云將以八月甲午葬百官又為解靈之祭賻錢帛益多時瑾最嚴夜禁呈出後衢道四寂有竊聽者中夜聞兵甲聲矚然里巷私語藉謂八月甲午傾朝送奠瑾且因為亂永之獻俘也瑾使以己未入永知

藏大錄

即以甲午入以故得先發明日晏朝後外人微聞瑾得罪猶冀敢顯言者反旨律中發還卒飛騎交馳于道黃紙黑索驚駭見聞永冠冕度府寺里巷喧罵如沸決日乃定初上尚未有意誅瑾聞鳳陽之命曰猶不失富太監也及籍其家得金二十四萬定又五萬七千八百兩元寶五百萬定銀八百萬定又一萬五千八百三十六兩寶石二斗金甲二金鈎三千五百四十兩百六十二束獅裘帶二束金銀湯盞五百罇衣四百七十襲玉琴一玉珪印一以上諸物又

得金千二百五萬七千八百銀二萬五千九百五十
八萬三千六百又得偽璽一篆袍四八爪金龍盛甲
三千金牌三穿宮牌五百牙牌五百冬月團扇錦貂
皮扇中置刀二衣甲千餘弓弩五百 上大怒曰瑾
果反乃以付獄并其黨吏部尚書張綏掌錦衣衛者
指揮使楊玉掌鎮撫者指揮使石文義皆送都察院
獄于是六科給事中納十三道御史賀恭乃共劾瑾
上是之令法司錦衣衛執瑾午門會多官廷訊之都
給事中李憲至是亦劾瑾 聞之笑曰憲亦劾我耶

藏大錄

鞠之日刑部尚書劉璟摘案不敢遽大言曰滿朝
公卿皆出我門誰敢問我者皆笞、却辟駮馬都尉
蔡震曰我國戚也不出汝門得問汝瑾曰汝不嘗為
我羅額上五軍乎震曰此樊凱非我也使人執瑾煩
曰公卿皆朝廷所用云何由汝抑汝何藏甲也曰以
衛上震曰何藏之私室瑾詰塞既上獄 上命毋震
奏凌遲之三日果其有榜獄詞處決圖于天下是日
也都人鼓舞稱慶兒童婦女亦以瓦石奮擊爭買其
肉啖之仇家有以一錢易一嚙生噉之者瑾親屬陳

等十五人并二漢張文冕楊玉石文義等皆論斬它
諸謫戍有差

藏大錄

職大錄

古宣逸史臣劉振著

孝友

義門鄭氏

浦江鄭氏宋義門鄭新之裔也自宋以來垂三百年歷十二世下異贊皆能遵其先人之訓內外食指二千餘雍睦而和家法嚴整凜如公府其堂大書曰恪遵祖訓毋聽婦言以此持其家國初其尊長曰欽字

職大錄

子欽少有至性父得羸疾簡言人血可治即刺膚血以和藥既沒悼痛終身母有疾欽燕項灼臂而禱之輒愈撫諸弟妹殊屬極盡恩意婚嫁一循家禮資給之無間親疎其父太和嘗作家規欽增蓋其條為七十三則從子濂字仲德欽卒濂主家事奉家範惟謹子弟從訓以孝義聞天下鄉里化之太祖聞其名召見便殿獎譽者久之入語高后后曰陛下以匹夫取天下鄭氏家人衆多而為義一心夫亦庸可測乎太祖亦疑之濂召見問之曰汝家人衆多如

職大錄

此而若一心亦有道乎對曰母聽婦言祖父之訓所由來也太祖舍然大喜賜之梨一擘濂婦出巨甕注水搏梨水中而分飲之皆望闕謝帝聞而大悅帝以威嚴治海內疾無并之俗大家富民多罹重辟會民間獲賊不資累及巨室濂亦坐法當死其弟洵代濂就吏瘦死獄中鄉人哀之私謚曰貞義處士未幾復被誣胡靈吏捕之急濂弟五人爭欲行其少弟洵固爭曰弟在其忍使諸兄罹刑辟獨詣吏請行濂先以事在京師暨弟至迎謂曰吾家長當坐弟無與

為濂曰兄老吾性僻之萬一不直弟當代辜二人爭入獄帝聞之曰有人如此寧從人反耶召至廷旁勉之因問以治家長久之道濂以謹守家規對帝稱善賜湯沐酒饌命除濂布政司參政吏部奏無缺特設參議以官之仍賜冠帶襲衣命舉所知濂荐同郡王應等五人帝皆以為參議有闕于時濂字仲持官福建參議吏民熟其家声相戒勿犯豪紳驕兵莫不畏服部內大治濂後復被誣帝報曰鄭氏義門惡得有此弗問濂從兄淵字仲涵孝友修恬其母

獲疾歲餘洲侍湯藥日夜不懈病革思瓜食之卒後見瓜輒泣終身不思食之因念母得贖疾繼長父哀毀骨立服除猶義慟過忌日哭踊若初喪沒身不變洲從學宋濂以古文知名及卒濂表其墓曰貞孝濂弟濟亦以文行知名洪武二十六年帝命廷臣爲行之士爲東宮官屬皆曰無愈浦江鄭氏帝曰鄭氏朕所素知聞其里人王氏亦做鄭氏家法皆可選用以風勵天下乃徵而家子弟年三十以上者詣闕令自書其有文學者而用之鄭氏舉濟王氏舉惻詔

藏大錄

以爲左右庶子濟弟沂字仲典三十年以大姓賢良被徵陞見帝特宣沂諭之曰尔家大孝大義累世同居前朝雖嘗仕宦我今使汝大責親除礼部尚書諭平罷永樂初優起原官教習以老致仕恩遇甚隆奸民誣告義門私造兵器有司按治無狀惟漆器一事捕諭制沂兄溺以家長當坐罪沂詣吏自言家長乃沂之兄居巷無關沂嘗爲礼官不能率家使違國法罪當坐沂兄弟爭執吏事聞俱有之賜冠帶遣還八年以老臣召入京師奉朝請其年冬故歸田里年

七十五終于家濟子楷字叔度與從弟棠栢俱受業宋濂之門以文詞知名蜀王聞其賢奏除王府教授賜號醇翁陞長史致仕栢字叔瑞隱居著書蜀王稱其清逸人因以清逸處士目之棠字叔美永樂初與脩大典書成試吏部第一除翰林院典籍侍東宮講讀陞蘭討致仕鄭氏世篤孝義而楷棠栢又皆醇謹惻洽家声益振同時有王氏黃氏皆聞義門之風而興起者

包資夫

藏大錄

包資夫進賢人父希魯博學掌行人稱忠文先生資夫明經力學事親孝謹嘗適遇虎進避莫避虎前伏類拜者徐起街其衣之左腋曳之行至林莽中釋而躡資夫亦對虎而踞語虎曰將啗我哉命也奚嫌吾有父母年七十餘汝知之乎能容我畢養吾苟屬汝終運汝喘虎起曳資夫踰後至故廬舍之去人稱孝

李得成

李得成涑水人少孤元末隨母避兵去家里許抵拒

馬河日已暮連者在後母前臨岸度不得脫因投河水死時得成年十三耳居常痛母既長娶妻擄土為像與其妻銜勒負鞍為馬朝夕立像側若待母出水而乘之者會冬月大雨雪河凍甚厚可六七尺得成夢母與語曰我屢水下寒不得出覺而大慟與其妻膝行踞河裸而卧冰上心口惟念若冰化水也母會有出時其妻亦跪叩卧所如是者七日河悉化水可十餘畝里人神其孝皆往拜請之婦洪武十九年舉孝廉為光祿寺丞改贊禮郎二十五年以割肝報效

識木錄

之忠轉尚寶司丞詔書旌門建文中使入燕說成祖不得報坐下獄成祖即位用得成如故得成雖不學能數言民間不便事累仕布政使

周炳

周炳舞陽人事母孝謹母病哀號額天願以身代母思食揮肉炳四求不得悲痛愈切晚忽有樟入室殺以啖母病遂愈洪武中旌門

劉謹

劉謹山陰人洪武中父謫戍雲南伯兄又以督運死

謹方六歲聞家人曰雲南何方家人告其向輒朝夕西南遙拜年四仕嬰然曰雲南雖遠萬里天下有無父之子哉治喪往尋之時滇夷初服道路梗塞衆功勿行不能尼也歷六月至其處遇父逆旅舍相待號勵行道傷悲俄父患癰痺即欲以身代戍而國法丁壯十六歲以上又嫡長男始得代于是復歸携其伯兄子往而伯兄子孱弱未能自立又復歸志嚮其家費位蓋三返雲南始得歸父父歸家徒四壁力供菽水晨昏極其歡孝其後子孫科第相繼人稱天道

識木錄

姚甫

姚甫字伯華桐廬人桐廬無城元末兵起伯華父家資頗厚挈伯華挾資避匿之閭原山盜舍卒至父子散失盜遇其父出歸伯華不得為他盜獲去母往救并驅之父母中途所免盜怒推之崖下皆墜死盜稍退伯華行求不得哀聲徹天行數日得之崖下則已與賊眉之行從間道夜渡桐江至其祖墳之下掩之樹葉用木為椎取石作碑晝伏夜作而遂成墳其時伯華父母年約六十餘而伯華方弱冠耳入明天下

大定乃始娶妻作家恨二親死不得命一念至踰慟不已對人語及悲不自勝計其時屬仲春而不知其死日每臨二月則終月不近葷酒不接賓客擁炬注淚家人或問之益嗚咽不能聲進飲食推却之歲祭執爵哀慟聞路人伯華善人也家倩工發五平約不與室一夕火人家典寄之物值數百金伯華急移之他處于已資一無所問火已召主者悉還之客有遺鈔一巨囊于其肆下追告之去已遠踰年遇客情不知其遺并忘遺履伯華提還之方逃賊時伯華搆

識木錄

草僉得走免及老常鐵屨以施人子唯大洛陽知縣孫愛吏部尚書龍河南左叅政

陳圭

陳圭字錫玄黃巖人洪武初父叔弘坐罪當死圭自陳願代上曰不意今日乃有孝子宜赦其罪為天下勸利却尚書問齊奏曰罪有常刑不宜屈法聞僉倖送聽圭代而請其父隸兵雲南

朱煦

朱煦僊居人父季用洪武初荐知福州之官五月有

詔逮治天下害民官吏既至無輕重並論輸作訴者罪益重時季用在逮中既至病痢被楚頗顯歎曰吾死矣夫役嚴費重禁訴淺嚴見善收我骨也自念曰吾父病矣訴亦死下訴亦死萬一得請未可知也遂具疏通政司通政司以聞上立赦季用復其官同時以煦訴得免而復官者十一四人皆拜季用謝曰微君之子吾其去矣有頃煦感疾沒十四人者病煦如已子而季用頃之亦死

周琬

識木錄

周琬南京人父為滁州知州建屏牆于門為部民訐奏以侵道論死琬年十六叩關請代父刑太祖少之疑為人所教曰牽去所頭琬顏色自若乃省其父死成遣琬護請曰戍與斬等死耳父死臣安用生為領發就戮上怒命縛至市琬已甚喜行刑者曰死足樂耶琬言以死免父刑為弟樂上察其誠赦之親署于屏曰孝子周琬尋授兵科給事中至永樂間以老罷

顏瑋

賴瑋字季果吳人洪武初父成鳳用以母韓行瑋獨
留久之聞母歿即奔赴及母骨歸行數千里未嘗釋
地履則履置之宿其下涉則戴之泳馬父既故免奉
事尤謹旦夕自洗廁諭其父勞苦之云幸不之食又
何以爾為今人趙代亦竟不肯意將視父渡以備安
否也逮卒日夜號泣水漿不入口者五日不勝喪死
子昌亦有孝行

牧應發

牧應發吳市人也事母孝母疾弗療發剝股進而愈

識大錄

他日又疾作發露禱于庭約臥以代母病頓損已之
半以益母某夕方睡忽聞見斗六星惟一星尚隱頂
則雲復合入視母母已擁衾坐云有六人來以水洒
之霍然蘇

樂軒

樂軒定海人也家故事戶洪武中會稽錢許二家藏
輸鹽厚自縮而迫小民倍輸以掩已數工開以浙
東亭戶皆周工賊下即遣廢鹽有損常數者悉起赴
京鞠訊坐罪輸作而軒亦在逮中方治行第抗請注

折曰吾行雖生死不可知願吾有三子爾未也稅走
詣縣度請代折白縣曰力監皆折也稅烏能知之使
汝必先對遂行可一舍許稅進及折叱之去不聽即
乘危垣以塊促稅垣之塊去者半折行已遠慟哭而
還折至京師果死

孫惟中

孫惟中昌邑人家世農也朝耕夜讀事親至孝其父
政結廬墓側曠野無人深夜月冷哭聲依稀隨風遠
聞人馬泣下日啜薄糜二孟晨起掬雪額面指拜墓

識大錄

前夕之手足數家形容瘠甚或稱其還哭不對里民
相率言于縣、月戴支陳弗之信夜半携二蒼頭出
風雪中抵序下聽之惟中聞足音逆問曰何為者戴
數息去至之上府却使者請誼其門惟中妻劉氏亦
從惟中之化居暑食下酒肉者三載有子尚志為礼
部主事

劉呈

劉呈山西人為翰林小吏從事勤敏翰林諸公皆喜
之永樂末年從學士楊崇金幼致危篤北征而呈弟

亦從軍隸咸山侯府下至應昌元是不勝痛於其歲
弟屍欲待師還而化之既還於屍就化無所取薪幸
北土到屍未腐其乾若枯借星負之以行六日至關
平始得薪化而棄之揚金二學士怜其衣背隱、有
屍痕自言故共歎是雖小吏士君子也處事如此它
可知已

洪祥

洪祥黃梅人父病瘴年餘起卧粥飯皆祥左右衣被
垢穢祥躬治之父憫祥勞使就婦處曰吾病且愈可

識大錄

留一僕侍我祥陽承應而陰伏父寢父夜起溺呼僕
不寤力殆而仆忽一人參脇父驚視之乃祥也持之
泣曰兒孝至矣吾其瘞乎已而果瘞祥與其妻並竭
力承歡優游十餘年及父卒思慕不置見父形于照
存鏡中祥喜讀書明義理死生利害了然無凝滯年
九十餘卒

王原

王原文安人父珣苦賦重別妻出下不告所向入輝
縣夢覺寺為僧慶下有年矣時原在襁既長問父于

母母告之故常痛心也娶妻月餘別母尋父母曰得
父甚喜領去家二十餘年矣杳無音耗何處可尋原
仰天涕曰人而無父何以為人初去承境東行齊魯
間數年一日于田橫島日西風急止宿土神祠夜夢
入古剎日將午見廟僧煮飯就乞食之與一孟曰莎

米飯味苦為汝洗甘肉汁也因曰如來如來真箇來
好去好去還須去驚覺祠門訖然有聲有一丈人杖
而入問原所由以實對因語以夢丈人曰吉夢也予
南方也莎草根附子也調肉汁附子贈也當南去而

識大錄

求之寺中原如言赴臨清縣而上渡淇水晝行夜禱
逾月入輝縣造夢覺寺雪夜寢寺下天將曙一夢驚
出見孩之問故知其與慶下珣同縣人語其住持住
持召食之出珣與對問得其邑里姓名知其為己子
抱持哭珣曰拋棄妻子二十餘年矣何顏以歸我終
為輝山下鬼矣原首觸地率珣求望住持大哭住持
乃強之歸住持曰法林詩僧也原有男子六人孫曾
孫三十餘並耕讀守業有司卿里皆美重之

程通

程通字序亭績溪人少有至性貢入太學父喪使
步歸廬墓哀毀至妻子不能識祖平生法成遠通工
書言臣壯而無父祖猶父也臣祖老而無子孫猶子
也更相為命願代其後辭極哀懇太祖憐之而持
其章不下陰召平至并召通東西立指平頷通曰汝
識此人否于是祖孫相持哽咽不能仰視上嗟嘆
良久命除其籍驛送平還鄉洪武二十三年舉于鄉
廷對稱旨置第一除連府紀善靖難師起從王來朝
進左長史工防禦北兵策數十言成祖即位械至

藏木錄

京論宛家屬成遺簿錄其家得田數十畝遺書數百
卷而已

杜瓊

杜瓊吳人生一月而孤母育教之長從陳繼學博綜
今古念父早亡從人間狀姓見其容儀夢中父名
玉終身不言玉也嘗刺股已母疾有司欲工其夢瓊
曰此豈得已耶母節未白可念耳有司以聞母遂得
旌每求賢詔下有司輒以瓊應皆拜不就瓊介持有
守不為矯長隱居城西其東有原學耆稱東原先生

年七十九年三吳之士會葬者千餘人私謚之曰淵
孝

林希蔭

林希蔭字宜良揭陽人幼能屬文博通五經尤精春
秋父客死非命貨錢歸葬母沒廬墓三年有白鳥巢
樹蟠子聚楹以數千者三日妻亡不再偶與潮士林
厚相友善永樂間俱以孝廉舉希蔭謂厚曰君有父
母可以祿仕我恨終天出歎何為厚累官參政希蔭
終身家食有司時賜餽遺自誦貧樂天順間海寇焚

藏木錄

初村落獨大書其門曰林先生屋慎勿燬一日泛舟
出遇賊見希蔭衣冠偉坐不敢犯而去族兄與鄉
人訟郡守不能決負質之希蔭涕泣曰不能化族黨
非吾也証父操羊非直也不對而出季子岩從學陳
缺章積善行義不替其家教

陳淮

陳淮莆田人幼有至性在父母側飲食衣服必躬視
疾侍湯藥不離頃刻父賢為南康教諭淮從之官每
日鶴鳴起所須皆先具洪熙初賢入覲卒京師淮載

觀南婦至寧化縣夜宿板橋河岸多虎亦不引避夜大雨俱河沒板橋之疏呼雨忽止淮遇父母忌稿素哭奠哀慕終日以貢充國子生值限年例過五十五省罪端或請淮減歲籍曰吾不敢違愧司馬朗寧點婦因上疏言大學下論賢否徒許老壯教人偽喪士心不報婦置義塾訓鄉子弟家門肅睦諸子遵教無違北法令有不便者必白之郡邑臺司一上官憐然不納淮厲聲曰天生君子道固然耳

容師偃

識大錄

容師偃香山祖悌与邑人稱為孝行先生師偃一門咸遵悌与之教師偃父病癰朝夕在侍正統中負父逃寇、追急父麾師偃遁去注曰父子更相為命去後安之俄俱被執魁火焚父師偃請代遂就焚年二十三

顧獲

顧獲靖江人嘗作貧士詠皆有道之意成化中以貢入京師當就終念母不置請告歸省既母僕之授官曰兒念母不顧仕也母乃命其女夫与偕至京師建

女夫婦曰為吾省母未幾卒一日母于夢寐間聞哭聲曰噫兒死矣數日計果至及板還故所服員帽度諸板工母哭則員帽輒墜地若有批之者妻于哭則否世人名死孝

張鵬

張鵬宿遷人自為侍奉祖宗併父母尊輩俱執孝教不敢怠違祖母愛送殯之自令闔家男婦洗足護緋母死序墓三年鵬家人百餘口八代不分成化中旌表

識大錄

趙時中

趙時中羅山人仕御史聞父病投繯奔計離家二百里廬墓苦窳朝夕哭奠負土成墳時歲凶多兵障盜見時中蔬食水飲淡薄終孝各自相戒三年之中四十里內盜不入境

王允

王允廬城人仕湖廣左布政使早喪父哀毀切至事母至孝母年奔赴殯絕結序墓側負土隆塚比身于僑人成化中旌表

黃鍾

黃鍾廣都人祖希顏父鑑及鍾子顯孫世儒曾孫仲寧男婦計一百二十口自永樂至弘治元年六世同居無兩變其家以耕讀為業孝養為先鄉黨有負之者常周急之擇其子弟之良者聚而教之又為泰州民王王七世同居武陵縣民談錄興國州民石通六七世同居太倉人瞿剛陵川人李需密雲人李瑞並六世同居陵川人徐樑合肥人鄭元宜都人趙思綱安樂人朱勇岷安人張顯並五世同居俱弘治中旌

識大錄

表

蒙景澄

蒙景澄仁化人母病下藥瑯泣焚香祝以身代母愈踰年卒哀毀切至喪葬如禮結草廬墓少間則婦問父晚仍宿墓如是者三載父患疽景澄告天以口吮咭三日而瘡父卒遂終序墓時年八十矣其子葉念其老生疾况親友跪請終歸竟不從而終老于廬石弘治中旌表

李洪

李洪吳橋人母患時氣命在頃刻洪曰惟天可告焚香懺祝夜卧有神人懸室而言說生人肉可以治之覺曰肉在我身沐浴潔淨以刀取左脇肉熟而進之母遂愈弘治中旌表

虞謹

虞謹寧波人疏傳授詩至明發有懷蕪、賈溪尚書楊守陳拍其背曰為孝此為孝此成化中從兄謙以富民成安定亡婦有司逮捕甚亟父達謹代行謹適往抵安定者久之守陳習謹為人乃為請免弘治中

識大錄

父病劇額天請代額為之墳及卒水漿絕口母勸之陽為一舉母入獲輟坐卧苦塊袒髮面黑念父好老氏日誦道德經一通畢而哭、夕寢禱為清身死亦如之而還遠其妻非蔡不相接非病不入問也如以者十五年人瑞之曰瘦瘠始以其本肥澤至母亡也骨立而瘦

田籽

田籽汾州人弘治中來人知長清縣居官鯁直一介不取事親孝誠至親沒廬墓哀思骨立嘗有早霜

殺禾獨近墓之禾不傷人謂孝感應好能孝族人多
孝順者鄉邦推重與辛彥博立為忠孝祠祀之彥博
好同邑人故名彥德國初以歲貢入太學明任萬行
為高皇帝所重授監察御史賜名彥博以期之仕
終浙江左布政使居官四十年委身忘家身後子孫
貧窶里人稱其公正無邪清修苦節云

潘選妻源人第進士為江山知縣屢請歸養既陞戶
部主事而父卒哀毀不勝服闋陞山西按察僉事念
母老懼求致仕不允憂然得疾遂棄官歸至家值母

歲大錄

病忽患食難憂急不可得家人請以他魚代之選曰
欺母欺天也解衣入捕池中立得二鯽作羹進母母
遂安好母以壽終選哭仆喪次後七日而遂選正己
率物風裁嚴肅其為僉事時吏多望風解印綬

杜蕙

杜蕙任丘人第進士仕同知因忤權貴棄官歸孝疎
睦族四世同居父卒廬墓三年母年九十九得疾蕙
八十二矣尚侍疾惟謹母卒後哀毀廬墓者三載至
九十七歲而終

史載德

史載德新鄭人第進士歷御史父喪哀慟殊常既集
廬墓朝夕奠哭小大之事先啟後行人稱事死如生
私治中旌表

衛宣

衛宣陽城人母卒廬墓蔬水自扶縣失庫金有証及
宣者令拘宣未接先挂榜之而下之獄忽陰金盡晦
江中迅雷掣電風雨交作令疑而釋之其夕雲月朗
霽人謂孝子動天私治中旌表

歲大錄

劉閏

劉閏字子賢蔚田人喪父三年不處內舍御酒肉獨
居事母一如禮經鄉人盡加敬慕劉使羅環立社學
構養親堂延閏為師提學僉事周孟中捐金助養如
府王弼亦置田五十石資之閏皆不辭及母卒閏即
送田還官廬墓三年歲凶第婦求分異閏戶自過弟
婦感悟復合如故私治中林俊上言皇太子年踰
幼學趨向所決而多處宮中少就外傳古人之教恐
未宜然夫教所以愛之擇正人所以教之也今東

官講讀侍從諸臣固皆 陛下之所望焉廷臣之所
論荐然百司庶府山林隱逸不謂無人以臣所知若
虞士劉開恭慎醇粹孝行高古自無二弊身無完布
虞之憂如臣等見愧畏不暇上官劉大夏徐貫知府
王鏊等恒延拜之問詞藩雖稍不逮德字道風自見
難比宜據序 青宮講讀不報其後巡按御史宋晏
饒塘欲授詔例荐開經明行脩聞力辭知府陳效請
遂其志崇之以學成正德元年巡按儒學訓導

黃流

載大錄

黃流玉山人博綜經史一時名儒如羅倫陳獻章張
元積胡希仁或近接行遊或遠致書札以親老之兄
弟絕意仕進事父先意承志母病風數載隨侍湯藥
後罹隔疾醫不能治涕泣籲天請以身代忽有異應
母腸遂愈弘治初與同邑蕭子鵬被徵子鵬得嘉興
教授流固辭不就嘉靖中詔書旌門

熊玻

熊玻涇陽縣增廣生年十九母病寢食俱廢湯藥身
嘗毋浹披洗慟哭不忍遷徙浮屠于庭坐卧草土三

月於墓構廬墓傍朝夕哭奠服闋竭力養父父病
至沒並如前孝負上增堂信高時兼朝夕溫米形容
稿敗有數劫賊入序欲止焚之玻出迎不懼賊因問
玻聞尔產珠摩何悍乃爾玻曰日夕思慕不覺其它
序無長物僅有麻衣借解送君賊驚數辭謝去弘治
中旌表

馬宗範

馬宗範開州人事父母至孝父歿序墓昏夜有盜二
人入序求宿告曰既甚宗範命僅作羹飯食之聽其

載大錄

哭泣之聲私相語曰可別面生勿盜孝子弘治中旌
表

徐澄

徐澄崇仁人家貧不能具井音借貸為之曰債可還
也親不可易也可缺延賓不可缺奉親居處致慎滋
味致豐卧起盤拂便溺之事皆身致之親沒序墓有
白鵲白鳥來集鄉人素薄其親者皆感化歸厚弘治
中旌表

易直

易直宜春人父被誣繫獄直請身代不得繩項散髮
日跪府門守乃出父父病瘵五取吞之吉天而愈父
卒府墓既滿歸家母病流賊行劫本家奔潰直抱母
求告賊亦不忍加害母年戶墓如前歲早鄉民請直
壽且齋沐遂拜三日獲謝

何堡

何堡新城人第進士仕程蕃知府少孤力學聞羅倫
學有省日夜奮淬母喪哭毀幾不能生一日病且劇
所視謂之曰君毋戒性食之肉羹半盂哽咽不能下

戴大錄

竟却去子疾甚引醫診視第不敢離苦次撫膺曰子
死矣出殯時霜重冰膠徒跣行十餘里足破血流不
自知也府墓三年無識不識皆嗟唏歎悼曰孝子孝
子居官介甚為即時劉理閣屋有一古琴楓歎得
之鑿不與曰琴非所惜、毀吾行耳入仕三十年蕭
然四壁居家無贈貲之金

王濟

王濟黃岡人第進士官郎中母沒府墓親哀泣吐
血服闋就官一聞父疾減食廢寢三疏乞歸父父病

額天乞代營資求醫盛寒酷暑不解衣冠不入內舍
者凡四載父病秘結手探取之父患痢手自捧掬嘗
其甜苦及卒抱屍達旦哀毀我賊正德中旌表

劉靜

劉靜萬安人諸生也正德間流賊破縣靜年二十三
負母奔竄賊欲害母靜翼蔽求代賊怒擗槩殺之猶
抱母不解既死屍七日不變旌表

劉憲

劉憲灵石縣諸生也母八十餘年双目俱瞽憲奉事

戴大錄

惟謹忽族賊入城劫掠憲局母避之城外賊追至數
殺母憲哀告曰寧殺我賊釋之行至嶺後村憲竟為
賊所殺賊大火城中憲宅舍隨火隨滅人謂賊雖殺
孝天實訪善正德中旌表

羅璋

羅璋遂寧縣諸生母被賊捉手提長鎗拒我三賊、
捨母去後賊追至璋力捍賊使母行遠戰三合竟被
執賊剗心剖肺碎裂其屍聞者哀之正德中旌表

蘇純

蘇純相陰人私治中舉人知事父丹桂程母至孝父病衣不解帶啜壺纖器手自浣濯父沒絕鹽飲水形容憊頓母命食粥咽絕獲起未幾母沒泣曰父亡而存者為母也母氏又亡何用吾存傷痛之形如割昨時值隆冬積雪百凡躬親竟中寒疾卒于喪次正德中旌表

李豫

李豫浙川縣監生父卒序墓有白兔之祥正德中有

戴大錄

賊百騎過其家豫衣冠告之曰小人有母年高且病且勿驚動財物任取賊知其孝惻然相戒并其鄉村亦不掠之後母沒亦序墓三年豫拾金還人推地以獎無主者

向化

向化靜海衛指揮工之男也工以事得罪憤而投海死化沿海踴哭求屍不見亦投海中忽上屍浮出潮中衣服脫落時天方霽乍爾震雷大雨既過化頭項父衣餘一浮至一處家人出而葬之

蘇奎章

蘇奎章筠連人博覽群書潛心理學事父至孝一日與父入山遇虎莫所避章倉皇泣告願捨父食已虎并舍之去人咸稱異後仕岷藩教授

王表

王表嘉定人正德中舉人年十五父沒日夜踰泣母携抱慰解之曰獨不念我自後奮志讀書遂領鄉荐念養母不赴會試有司強為治裝初至烏尤返次至瀘州返三至京師試畢即燕程歸一日母病肺喘醫

戴大錄

藥無效表夜分焚香額禾剝左股煎湯以進頃之母呼表曰氣平痰靜胡乃然也表不敢泄戲笑如常它年母又病表刲右股如前母病又愈母喜醇酒表以醇酒進母喜奉佛表朝夕礼佛母喜贈間日一進贈執刀為母剪髮誦三官經表跪誦移日提携前後或如嬰兒或為山歌野調以悅母年九十無病而逝表仆絕三日不水漿嘉靖中旌表

宋顯章

宋顯章濮人諸生也事父至孝正德間序父墓創六

劉七賊主曰此孝子里也遺之夫為後賊信約百里內勿殘傷郡人依顯章者皆活顯章卒無子妻自經殉之

歸誠

歸誠吳人早喪母父更娶後妻生子後妻輒踏誠以怒父父手擊誠後母謂父徒手費力提大杖之家貧食不足故將熟母即踐一數誠父怒杖而逐出之誠不得已依止戶外教入不敢俯首淚下鄰里莫不憐之父卒後母獨與其子居誠獨不得見因販鹽市

藏本錄

中時、其弟起居數致甘鮮正德中歲大飢後母不能活誠涕泣迎養後母後母內慙顧誠誠即蔬養誠得食先弟後已已恒飢弟卒死誠事後母無間誠少飢誠面黃体瘠人呼為菜大人誠有族子婦亦取盛養母二弟不肖數犯法誠悉為周旋備無製衣繡妻請曰必三襲以予君二弟

孫堪 弟 璠 璉

孫堪字志健餘姚人自幼以孝聞其父憊巡撫江而死家源之難堪聞變操刀赴難誓不与賊俱生其弟

璠璉請偕行堪曰母哀苦甚矣止之聞數日璠璉慰

告母竟不行矣堪至江西濠已就擒乃詣父殯所觸地慟哭絕而復甦耳遂贈與二弟扶柩歸其信戶墓側蔬食水飲有白兔馴繞戶側靈芝一莖九葩者數本產塚上及終制仍服墨衰三年乃赴闕謝授錦衣衛千戶武舉第一晉指揮同知歷官都督食事時璠璉皆官京師迎母就養每退食率二弟承顏膝下呼諸孫嬉戲以娛母其獨居常哽咽餐食枕席有淚痕未嘗使母知也性剛嚴至其奉母聲柔色愉端：烏

藏本錄

如不勝母遠疾堪躬進湯藥目不交睫及殯遂毀瘠絕粒卒于母柩之側時年七十二事聞天子嘉堪為孝贈都督同知其諭祭文畧曰始以痛父危難而捐軀莫及耳遂失聰茲復哀母劬勞而扶柩過傷身因頃絕東忠為孝濟美象賢宜錫褒崇風示閭里堪為人正直端方畫地而蹈與人交勸善規過無隱人咸敬信無私祀蘇沐將事鞠躬屏息如面祖考治家甚嚴而內行恪謹孝友尤著璠字仲泉少秀敏有文以貢士選入火局授中書舍人累官尚寶司卿居母喪

盧墓三年亦以毀傷病卒陞舉進士及第歷官南京
礼部尚書繼既以身殉國堪堪陞以孝繼忠子孫多
賢達者海內崇之稱爲孫氏三賢巡按御史趙炳然
請于朝旌曰孝行之門

張鈞張承相于憐張永安

張鈞石州人正德中舉人親老不仕孝行著聞父故
太學生也故親早亡亦痛誓不仕隱居城北村嘉靖
二十一年虜大入邊至石州城下鈞踰城哭馳一騎賊
中求故至則故死矣鈞哀慟頓絕盡飲父血哀痛而

識大錄

覽是年虜害最慘石州爲親死者同時十一人而張
承相于憐張永安尤著也承相者州學生少孤奉母
三十餘年母避虜虜得之抱母叩頭涕泣虜怒恨
殺之既死尚抱母首不辭憐二歲而孤所居村舍從
城中學虜至憐踰哭下城求母母已被執奮取道傍
石擊虜、執刺憐心殺之母得遁時年十八永安據
史也父爲虜逐永安持挺擊傷二賊趣父逃去已從
後獲之身被數十槍而死

唐儼

唐儼全州人諸生也父蔭柳州知州老得危病儼年
十二封右臂愈之其師窺知以語其家人合家驚歎
未幾父沒哀毀如成人見者傷焉其後遊學從兄于
毫嫡母蒙痼疾在家候妻鄧年十八亦封右脇進候
聞蒙疾馳歸而疾已愈拜鄧謝之鄧曰子母我母有
二哉儼所生母沒踰泣廬墓寢苦枕塊懇收見其薪
水艱難率來相助儼謝之曰吾爲母氏故煩諸君知
州領璘訪儼山中書其壁曰望母儼嘉靖初貢至京
師有司奏旌門

識大錄

周孝

周孝揭陽人少孤問母曰我何名母曰母養子望之
孝名孝矣孝曰吾能之何必讀書力田爲養朝夕冠
幘母就耕暮歸如之歲早鄉人求雨不遂告邑丞曰
請命周孝子丞致孝子而遂雨

周聘

周聘桐城人諸生也事父母探志承色父母爲兄弟
折箸田部聽仲叔有取之父沒踰踊哀慟者七日日
三哀、必孺子慕枕塊寢苦不離喪次母沒如之南

方之人均忌形家且難得地時故附葬父号于先履
之次宗人阻之哀莫至十年苦狀愧利尚不釋服邑
令聞其孝表宅助葬資宗人乃許之或謂令助葬資
當詣謝聘曰明府自為治數謝何敢哉雖然孤為人
子而以親喪煩長吏罪也更服二年乃罷蓋居喪十
二年矣方十二年前能預知未來事也它日室火
御隣趨拯曰天寶封孤尚敢拒命望火百拜而媳子
二人漁樵給膳：戒之曰山澤非吾有寧取其細者
漁蝦鯽鮓然利接及矣一日其子釣得大鯉竊詣水慶

識木錄

而故

劉和

劉和庐陵人父行賈溺死于池州和年十三惻哭嘔
血母解學之自後行賈往來過父溺處輒悲憤不食
設酒餚江游涕而招為同舟之人皆為墮淚每食并
羹必必奉母後客九江間母喪棄背奔歸家益貧
母沒葬玉章山廬墓其廬朝夕哭奠皆織屨易之居
一年風雹破屋獨和庐不壞山多虎夜行繞不驚又
一年鄉里忽有盜其璫異夜為暴客火其庐執和苦

之時已且滿喪乃歸納主于廟而終喪于外寢和勤
效古人不懈譏訕自歸耐辱居士

彭寶

趙寶桐城諸生也父母性嚴每值父母怒踉蹌叩頭
涕泣至解天雨雪父醉怒詈母既就卧室終夜踉蹌
外父旦啟户則室在焉問何為曰兒不能和豫兩親
亡賜墨楚父曰醉詈汝母汝則何辜引入就炉室再
拜示不中寒父母自是不復反目也妻胡事母稍不
敬欲出之里戚百留不聽母曰新婦事我善小失耳

識木錄

而故

奈何處之不可自新之地室受教退謂妻曰妻者齊
也而事親不齊我也其妻感泣卒為孝婦室始好施
掩露故生佳乃從事學問立稽遜自省錄年踰四十
孝故不衰父死居喪如禮逾年而終以孝為屬其子
更曰喪服不畢死當以衰經飲其卒也知与不知皆
為流涕

章起宗

章起宗晉江人生而孤母蔡寡女起宗養母至孝
過婦仲先生教長跪百拜求其文訓以彰母節為母

諸子朝暮侍養未假嘗斤錢以求之求之不得至三十餘年一日獲得獲為忌者所沮涕泣痛恨双目青盲又十餘年乃得之目則明開母沒序墓三年更念幼孤迫為父服者三年又以三年序父之墓松森大生近墓松楸皆被虫食起宗抱樹而號虫不敢近一日雨甚聞序外有呼聲出視之序遂崩序畢之日即鑿已墳其處曰庶幾生无侍吾親既沒卿人名其里曰節孝以志其母子去之三十餘年所居大四鄰皆火獨其母旌節坊端然完峙嘉靖中旌表

識大錄

潘寬

潘寬晉江人兄寶晚子一日病篤寬剗股療之股高未進已有鬼物語兄曰君有賢弟剗股食君我是不敢侮君我則行矣頃之寬以股肉進兄曰汝豈剗股食我耶子事父母則然我兄也何至是既瘞語寬曰我老乃子老人子寧知我出耶吾且去之弟之事我何嘗減子寬曰兄何為出此言視兄子如子復加厚焉

何孝

何孝六安人母患發背額天頤代有神化而為醫教之嘗養以試之孝嘗母夢神曰可愈母愈後壽九十餘卒既葬序墓天集蜜蜂六十窩足以養老人稱蜂窩孝子嘉靖中旌表

陸尚質

陸尚質山陰人送父登舟海口風作舟將覆尚質踊泣投風濤中拯父父舟得濟而尚質溺死人名其渡曰陸即渡嘉靖中旌表

葉文崇

識大錄

葉文崇海寧所軍餘弟文龍殺人坐法其母受笞涕泣下食文崇謂母曰弟年尚少我長矣又有子請代弟詣官自言已殺之竟坐法

殷士望

殷士望鎮江府庠生父被強寇執縛士望徑奔賊所泣告請代賊思而赦之大力刺受之怡然詞氣慨切賊義其孝皆罷拜去

李壯丁

李壯丁見安定縣民李大至壯丁見送父母奔避山

谷卒與唐遇縛母去壯丁見取石擊唐母得脫前行復遇五騎一騎下馬還縛母其母呼曰兒逃命勿顧我也丁不忍擊仆一虜四騎圍而共殺之母遂得脫

伍氏憲

伍氏憲晉江人嘉靖季倭至其村氏憲扶父逃及遇賊長跪乞曰勿驚吾父餘任君殺賊不聽刃之氏憲挺身殺二賊又傷數賊後隊至落其右手卧草中一手荷戈口喃喃呼父三日乃絕其後人時見之咽而中荷戈立則報合掌呼伍孝子而過

識大錄

馮行可

馮行可華亭人父思為南臺御史以星變論劾諸權貴下詔朕論死行可時年甫十三伏闕上書曰冤狀括髮冠後衣縗長安街中逢諸貴人攀攀跪泣請其詞酸楚不勝聞皆掩耳俛鼻者疾過之又二載而行可年十五矣會冬死迫乃刺血書疏叩公車大畧言臣父恩幼而失怙祖母吳舍給哺之以長成有今日不幸被憂過計故為陛下作一吠肝之犬而頓忘逆鱗之戒違陷大辟查虞都市竊念祖母吳已八

十餘憂傷之深僅餘氣息臣父伏法祖母必死臣先

然一孤寧得不死惟冀陛下哀憐之憐臣置辟而

赦臣父得以苟延母子二人之命陛下載臣不傷

臣心臣被戮不傷陛下法謹延頸以俟白刃通政

使陳經見而憐之為封上乃令法司更審遂得減死

戍雷州 穆宗即位張恩忠直而難行可之序曰孝

子行可後舉于鄉仕為應天通判年踰八十卒

梁策

梁策即陵人七歲母病殆焚香泣中庭請以身代持

識大錄

香燭城隍廟伏地泣數絕過一黃冠授藥一盞僅才

許飲之而愈二十四籍鄉耆老籍甚三十四中嘉

靖乙丑進士番都下心脉不肯拜官父貽書切戒

始授工部營繕司主事歷員外郎中為郎十年三請

告省親留妻侍養陞成都知府以去家遠不顧之官

瑞泣請父父大怒曰不聞孝經始于事親終于事君

猶伏地不起父舉杖欲擊乃起或遂抵成都數月而

大計畢疏請終養時父年並七十新調并脫一

茶一湯必跪進之父教過親文家每至漏下數十刻

東燭坐侍廳門報至趨迎掖門入寢候寢定乃進贊
明盥沐至寢門問侍婢女否稍不安節憂惶餐食人
言脩虔太和山可致親奔使步程十步一拜十有餘
里時父母年並八十矣母沒哀毀如禮既築廬墓側
墓婦侍父父病瘳伏枕調飲食跪榻下手舉匕筋進
綸廁衣躬視澣濯如與者年餘子沒妻亡一切不問
父沒合葬廬墓如前日以筐盛土首頂培墓有慈烏
數百馴集廬下簪簪即飛若前尊然服闋尚不能去
緒紳先生曰孝雖無窮如禮制何拜泣徹房嘗甘一

識大錄

緋衣樓頭入呼曰梁孝子我後漢華起我語旦園
丁劉士得石果榮恕之墓祭而奠丈人謂至孝感通
如此策初成進士却送邊左軍餉、並足類連軍大
督營繕董大工精算館出中官不得妄費改戶部郎
督雜揚餉裁罷冗濫揚人稱之當得內轉為中官所
中陞知府親終撫按交存其孝行招補登州練卒賑
飢具有效父之陞陝西按察副使力疏授開其卒也
鄉人為立梁孝子祠

陳經孚

陳經孚平陽人少孤事母至孝遇倭來母避之竟
遇之途倭索母珥環經孚護之倭以刀就耳至有而
死手猶未釋母也

趙智弟慧

趙智趙慧鉅鹿人母避賊為所得索財不遂將殺之
智追至跪賊泣曰吾母年老願殺我慧獲至跪賊泣
曰吾兄成人釋以養母我請代兄智曰弟吾母所受
可殺我留弟母曰吾老矣殺母留子以存吾門賊曰
慈孝人也並釋之

識大錄

李學梅

李學梅麻城人果緣也世宗末詔至學梅以緣與入
詔發獨哀泉有冤因白按察使出之其人聞知懷金
謝絕然却之有三庶弟父嬖之獨與便利私益學梅
大父為學梅不平學梅曰弟吾手足也愛我弟即愛
我手足祖何慙焉母死守墓三年力不能殯獨棲草
間暑雨一蓋寒冬一索而已朝出營夜必返墓次墓
近溪潄忽雷雨暴作溪漲不可渡乃持盂望墓呼母
如是連旦一夜雪積數尺有隣父意學梅苦雪或它

之往賸之豪沒雪不可辨良久始露見其會撮大嗟
歎以語人父死亦如之里人稱為孝悌

孝之見

吳門之見行乞吳市中夜止吳橋下以其所乞買酒
並而致之毋而歌以消憤吳中貴人乘月橋上聞橋
下有歌聲俯觀之一男子坐老堰塊上酒而歌召問
之曰乞兒有毋實用為惟年矣貴人大嗟異之過
告于諸貴人而乞兒之孝聞吳中于是吳中諸公宴
集輒置餘豆間侍孝乞兒也

識大錄

識大錄

古宣逸史臣劉振著

義士

何李貞

何通泰字季貞以字行寧國杜遷鎮人也剛果好義
至正間四方盜起所在荼毒李貞乃糾合子弟團立
也攻馮土城以保御里自稱社長以義兵為號紅巾
賊掠寧國以御兵場之夜劫城李貞張左右翼出擊

識大錄

何李貞

大敗之斬黃兵壁境守臣楊仲英欲求其未至逆之
季貞上議戰則城薄而民疲難以持久不若嚴兵固
守彼無以測我虛實且賊意在他往非決意頓兵于
此無樓其怒仲英從之王師下寧國季貞喜曰天命
有屬吾輩可安堵矣時群衆歸農而偽吳兵突至銳
師數萬夾攻其壘遣人約降不應攻愈急健兒劉因
善說李貞曰賊勢甚張衆寡不敵降之便立新以狗
賊渠魁躍馬而呼曰降者富貴立至否則髮髻不遺
也通泰應曰壯士死則死耳豈從汝為賊耶命其弟

通虎射之應弦而斃賊起縱火焚之城陷李貞懷愧
謂衆曰事至此無能為矣汝曹可降吾義不受辱也
遂自頸衆曰公死吾屬何以生為俱赴火死無一人
降者萬曆中有司立義烈祠以祀之論者比于田橫
之客而其名尤正云

何潤

何潤字子潤華亭人松江初下海城錢鶴皋秉人情
未附率師民以作亂入華亭盜府庫竊器仗殺掠良
民執如數馮榮等將害之潤身冒白刃頸舉家坐以

戴木霖

何潤

免榮死卒脫之知府荀玉真逃之野遇害潤林其遺
骸玉藏哭奠授其家人還葬焉府及屬司入印皆散
失不知所存潤物色得之由私財購而納諸官方倉
卒時老稚有不能出城避難者悉寘之縣後供其飲
食保全甚衆及王師至潤出私財具牢醴迎犒于郊
又率父老詣龍井莊謁並相徐達拜其職渠閘治之
德一方以寧馮子深德之將聞其事于上潤固辭
時成梅曰何義士楊維禎諸公為傳其事而歌之

蔡子英

蔡子英永寧人元季舉進士為擴廓帖木兒所知薦
至顯官常依止之明既定天下擴廓帖木兒敗走子
英單騎跳關中轉入河南山太祖使人圖形徵捕
得之傳詣京師將渡江一夕亡去變姓名質春閨中
者七年閨中人獲跡以獻捕過洛陽見信國公湯和
長揖不跪抑之不得和怒火其髻至京師太祖置
之外舍衣服飲食之疾使人視之而將予之官固辭
不受退上疏曰仰惟皇帝陛下掃除群雄混一宇

戴木霖

蔡子英

凶盜夷狄或無不賈貢臣懼以游視假息喘僅山澤
被執道亡久類踪跡其在常情死有餘罪陛下以
萬乘之尊垂閭閻夫之志憐其所若賜之解推許以
名級臣非大焉豈敢忘恩自惟學本布衣遭罹亂離
操戈行伍智術粗淺遇蒙主將薦仕七命躍馬肉食
十有五年愧無尺寸可答國士國家拔蕩又復失節
更何面目班見陪紳古人有云不正之女中士羞家
焉不正之人中君羞臣焉陛下底定天下兵士大
強岳拔大利府庫大充實金城陽池大堅固興學以

藏天錄

為審明倫以為教養節以為風獎忠以為勸天下之士鶴起廢興臣之一人河足有無若以無義憐因厠維新之朝班賢士大夫之列亦非所以提綱挈常為示于聖子神孫功臣德輔也臣聞王蠋閉門自縊李帶闔室受屠非惡生全樂死也所以求仁履義而成名于勇也臣被獲以來進答無勇今日獨有不仕猶可塞心陛下若察臣而全其志禁錮天邊使終蒿里死雖死瘴賊恩已極若以咸加海內必伸匹夫之謀則臣仰止古人死無所恨伏俟斧鉞太祖

伯顏子中

伯顏子中其先西域人祖父仕江西因家焉子中通春秋五領元御薦再仕為建昌教授慷慨談兵饒技畧會四方兵起江西行省以便宜授贛州路經歷尋為分省都司賴破為漢倉卒募吏民與漢兵闢城下不勝間遁入福建陳文定辟為外郎由奇計收復建昌浮海獻捷元順帝授福建行省郎中再進至

藏天錄

却侍郎時帝發廣西何其兵排闥至則廖將軍永忠已破降何其子中跳墜馬求死不得自折一足永忠義而舍之乃變姓名隱進賓縣北山下先是高帝教徵求子中不得而錄取其孥于京師子中曰吾已無身奚取念妻子散匿遊州郡賈鵠自隨曰有索我者以此應之會事稍解遁還而上令郡國臚舉故元者碩不應者坐大辟論江西布政使沈士本密言子中于上上索帛微之使者至子中曰死後與其推酒飲其祖父師友為歡七章飲鵠而亡

簡祖孫

簡祖孫東莞人寧元為江西都省員從何真起兵障鄉里廖永忠既下廣東徵祖孫赴關上寧營之寮以縲帛授建平知縣祖孫上表曰臣九歲失怙鞠養藉將長養用世以報吳天而食元祿為何真恭佐通值三山按寇剽掠廣地內妻子五人殞命臣母被賊囚拘日親趙范不能即死至遇聖朝車土晉天維普狗鼠血銑膏鑽臣母得以生還臣即不孝無所逃死藉聖朝之賜得以母子俱完孰烏再效臣雖

九死其何能報 陛下錄臣寄以代杜此民故命之
批也而臣僥顧慙不敢受命者實以嘗事元朝暇
蒙已深臣今年四十有九而臣母八十有一矣 陛
下誠孝治天下仁懷遠人憐而日之短期予北堂之
私歡臣母子拭目清平詎歌日月 上術從之其時
何真却又有南海人高彬者故為萬戶至是行賣走
江湖朝命徵為武職固辭不就久之杞華學詩隱居
學易

識大錄

杜奇 高賢寧

杜奇北平人燕兵初起欲廣置羽翼下令境內舉賢
良方正有司以名上奇極諫當守臣節 王起立斬
之時方急兵事未暇逮其家即位後乃夷其族
高賢寧濟陽人補諸生受學於教諭王省建文中貢
為國子生靖難兵攻濟南不克射書城中使丞降賢
寧時在城中作周公輔成王論射城外諸羅兵靖難
後被執 上曰此作論秀才耶佳土命官之賢寧固
辭其友紀綱時為錦衣指揮按責惻勸之就職賢寧

識大錄

曰君以軍旅發身余未書生食廩有年於義不阿綱
言於 上全其志而建之歸年九十七卒

程濟

程濟陝西朝邑人舉明經為四川岳池教諭濟有奇術岳池去朝邑數千里濟寢食在朝邑而治岳池學事不廢建文初上書言某月某日西北兵起朝廷謂非所宜言繫至京將殺之濟仰面大呼曰陛下幸寬臣至期無兵臣死未晚也遂下獄已而兵果起乃赦之以為翰林編脩充軍師護諸將北征與靖難兵戰於徐州大捷諸將樹碑叙戰功及統軍者姓名濟夜往祭之人莫測其故及成祖過徐見碑起趣左

戴大錄

程濟

右推之再推適曰止止為我錄碑文來其後按碑族之無汚脫者濟姓名正推脫履汚見景之祭蓋祿之也淮上諸將敗濟還京惠宗急召濟入問計濟曰天數已定惟有避去耳立召僧為帝祝髮濟從之出時大暑從止諸臣皆衣葛重九夜宿六合草店中濟抱帝足膝盡解葛衣以覆帝相從數十年每遭窮厄輒以術脫去有所往必先望之雖在艱沛君臣之義久而彌篤帝憐殉難諸臣臥病逾年濟左右周旋情若父子濟嘗有疾帝親為羹糜坐視竟日

宵中不能寐濟時奉慰曰濟不死君在濟何敢死

其君臣相依為命若此後從帝至南京尚有識之者已而踪跡遂絕濟自叙其從亡之事云兵入金川門帝徘徊殿庭欲自殺召群臣問計濟請出亡帝曰敵兵四集朕又病足不能行奈何濟曰臣素習遁甲出南方可免也少監王鉞以所藏高皇帝遺篋為請帝命發之有僧牒衣具三帝曰數也時與御史葉希賢吳王教授楊應龍名符各祝髮分其牒濟袖出黃冠自易之群臣知其事者五十餘人皆願隨

戴大錄

亡帝全散去以太子付廖平先行帝獨以濟及梁友用潛出西華門詣河海空舟良用鼓柁而行抵南門舍舟而塗良用赴水死濟掖帝出城夜走神樂觀宿道士王昇軒應龍希賢及金焦吳成學趙天恭蘇運梁中節梁良玉梁田玉宋和郭節馮灌王資半景先劉仲郭良史仲彬郭洽王之臣黃直內官周恕何洲皆會帝曰此後以師弟稱各訂約散去適仲彬家有舟在通濟門橋下師入舟陽景郭史程五人從時壬午六月十四日也沂江縣舟陽抵吳江至

彬家樹棲師於所水月觀師賦詩曰細雨拔揚起
綠烟水文如織影連簾子鍾何處偏來耳不以西宮
秦管絃成學來會亦已祝髮梅雪參尋辭去師以詩
送之至八月縣丞華德來彬家踪跡師同贊能濟附
舟至京口渡江從六合陸走家陽入庠平家曰僧
也登當易姓平寓師於西山中景先亦至居無何平
舉家適還師留景先於山中自與派賢能入蜀遇馮
濱於遠知其寄食村中晉三日而去然未五月投雲
南永嘉寺今淮訪庠平家事夏六月淮來知果良玉

戴夫錄

元甲申正月離雲南三月到襄陽就景先於西山五
月命景先先吳約仲彬六月師行八月至彬家師一
宿遂行彬問墓遠師曰昨道中遇一冠蓋者瞻目視
余我去正為爾也相與泣下與濟先行賢能景先仲
彬以次會彬吳山同遊西湖重九登天台運焦淮仲
等皆至運亦祝髮梅嶺山主人淮梅塞翁還庠平於
耶蘇永離台州已酉二月至重慶雪和尚已結菴於
善慶里遂留居焉夏六月將往雲南今濟益之得乾
之妨曰恐有煩我者已胡濛郭和果入雲南遂止不

世冬十一月黃直至留三日去丙戌三月別雪行夏
四月至西平度歲家旬日嚴震直以使事過滇見師
辭去春金死板合歲恐請師遠五月能賢結節於白
龍山師居之丁亥三月師病七月濟已食出遇郭節
程亨史仲彬來視八月節亨辭去十二月師祭死難
諸臣為文哭之戊子二月仲彬歸夏六月巷災七月
濟出募葺菴道者張靜成之濟益河小通之旅曰烏
焚其巢不久將毀冬十二月焦雪黃直皆至己丑正
月師東行晉賢能守菴濟及雪直焦從三月至善慶

戴夫錄

里雪留五月至襄陽知廖平家徙蜀庚寅三月師還
菴辛卯春有司毀菴夏四月師至浪穹賢能募建菴
成濟益清劇之坤曰剝畫而順吉卦也然龍戰之詞
有山丘辰三月能卒四月賢卒師哭之勸並葬於菴
東師細弟弟應慈十一月淮直來訪於己正月律去
五月師南行至甸濟又慧從六月還菴納弟子應智
弟月諸應明鍾師為銘篆之甲午秋師學易數冬慧
死納弟子辨空乙未春三月師夢賢能慟而覺說真
祭之夏師出遊路逢淮直留其主家數日八月師與

濟遊衡山還訪道已先赴漢師即還鎮偏寄宿蕭
寺見麻下有二病者視之即灌直也因留視之灌直
竟死埋於寺東師題其石曰兩忠之墓十月還墓立
從已死者之主於舍東丙申冬命濟述從亡傳藏之
山叢師自叙之丁酉二月別築靜室於鶴慶山中七
月雪和尚弟子了空來知雪已卒冬十一月胡洪鄭
和復至漢踪跡師往衡山作感慨詩曰我行自東山
深海窮荒跡蛟龍我行至南地炎河乾偷換巢環我
行至北黑霧毒雲燭龍沉色我行至西陰兩罪：弓

歲次錄

矢野施我懷我惟何道可行嘆何道可行戊戌三月
運至縣五月命濟圖師作菜根歌曰菜色青兮菜根
辛兮菜兮菜兮似予情兮已矣師註榜嚴法華經著
白天和尚九月命濟轉禽通諸書不果庚子七月仲
彬來訪八月歸十月師與濟遊蜀登峨嵋師吟云登
高不耐東顧首但見雲從故國飛辛丑四月復入蜀
七月入粵遊海南巡港師言髮為道士日讀太玄
經老士實春遠空智主鶴慶靜室師別居涇泉癸卯
二月師與濟遊楚登章臺山師吟云楚歌趙舞今何

在惟見寒鴉遠樹啼六月遊漢陽登晴川樓師吟云
江波猶湧憾林鶻欲翻愁七月留大別山甲辰二月
東行九月遇仲彬於途十月至仲彬家信宿彬族人
弘送至抗十一月師與濟至寧波渡海乙巳正月朔
謁大士於潮音洞師作大士頌曰以音觀音音何勝
起以觀觀觀妙明無跡五月自閩粵還山十二月命
濟出丐丙午三月命濟往河南視王資金焦六月濟
運知資焦已故八月祭從亡諸人於巷丁未二月師
移居鶴慶之靜室命空智運主浪穹四月師復祝髮

歲次錄

八月漢龍龍師與濟入蜀冬宿永慶寺詩云杖錫南
遊歲月深山雲水月傍聞吟塵心銷盡無吟子不受
人間物色使戊申春開仲彬獄死追祭之秋遊黃牛
磯味詩云嶺猿夜泣滿波急樹上霜紅含淡色雲飛
細拂雨寒：野老衣數綻故國冬十月遊漢中遇廖
平樂年乃知平已死會稽妻平妹三歲矣己酉五
月還浪穹卷已焚跋六月到鶴慶山中九月師復嘗
髮庚戌四月師欲廣其卷濟空出墓七月宣成師預
之由潛志軒辛亥二月師遊陝西濟從四月至延安

七月進至蜀九月至夔絕糧有二黃冠給之壬子三
月入楚至公安宿普寺二道士同宿不相識既去觀
遺紙知為郭良梁中節師作普寺黃冠夜泣詩五月
師至武昌登黃鶴樓仙來亭有何年化鶴歸之句八
月舟下九江九月復遊吳山十一月遊天台晉赤城
觀癸丑師在赤城甲寅五月至吳江訪仲彬之子歲
晉五日八月還至夔十月還山乙卯三月師遊粵西
濟從七月濟過何洲於市洲隨行十二月洲死丙辰
八月還滇仍卜築浪穹丁巳二月師還祝髮故東歸

識大錄

命濟楚得先之婦妹曰此女子之貞男子則否三月
從師入漢中五月遊峨嵋十一月還至浪穹戊午冬
智適師恐踪露遂入粵濟從己未正月濟勸師還滇
不果師欲東歸濟望之潯觀之否濟曰所謂利用賓
乎王也不宜變否中互及與良止而與入民為寺人
當遇此兆與申春師歸意益決後命筮之得兌之婦
妹濟拊几曰大山婦妹存卦之盡也師今年遠六十
四春季木將盡至夏火旺子生母死且太歲干走皆
金火必剋之夏其危乎夏師題詩寺壁有僧昌之自

詭為帝藩司以聞詔城入京同寓寺者皆速師預
焉八月至南京濟從九月至京御史鞠僧年不合僧
名楊應祥釣州白沙里人以不實論死餘各戍邊師
不得已遂陳其實御史上聞命中官舊侍者吳亮詎
視師語疇昔事數條亮大慙不能語察還奏詔迎
入大內稱老佛云濟聞而嘆曰今日方臣職矣還滇
焚菴散徒平業楊二塚紀始末以付了空名從士隨
筆其詞甚繁錄其畧以著濟事君之周烏

識大錄

廖平 金焦

廖平襄陽人兄昇太嘗少卿博雅明達慷慨有志節靖難師次龍潭昇勸哭自經平仕建文朝歷官兵部侍郎城陷之日携太子出奔有程嬰之俠 讓皇帝嘗一至其家平盡棄其業全家逃徙漢中而身自流於會稽賣薪以給食已獲遇帝於耶溪因號曰耶溪樵嘗畫詩於溪沙隨自亂其沙不使人知一日為人所窺從後抱持之乃識其詩云夢入驚班觀紫宸覺來依舊泣孤臣半生家國惟餘我篇里江山已

戴夫錄

廖平

屬名無地前客三壩死有微堪濟伯夷貪食竹荀治錄何事要了竟一真真竟死會稽山中金焦賈池人建文元年為御史燕兵起尹昌隆上疏請擁恤焦勸昌隆無人臣禮尋陞刑部右侍郎又論李景隆懷戴不可任壬午之變焦亦與聞出亡甲申重元同諸臣會讓皇帝於天台戊子冬視帝於雲南白龍山節令明春從帝於蜀因留蜀後與王寶往河南克於祥符

史仲彬 從祖弘 趙天泰 鄭洽 宋和

郭節 梁良用 梁良玉

史仲彬吳江人洪武三十一年舉明經為翰林院侍書建文初上疏請切浙江賦稅又與金華樓璉同諫改官制轉徐王府賓輔三年副工部尚書嚴震直轉餉山東回奏机密十二事庚申之變廷議避難彬與樓璉皆言死守勿去為正又與御史魏冕力請誅徐增壽城陷諫皇帝倉卒出走仲彬會於神樂觀趙宿微明與牛景先步至河畔覓舟造家有僕舟至遂

戴夫錄

載帝跡江行抵彬家時徧籍在任諸臣逃去者四百六十二人即日削籍戒無出又隨行文各州縣追繳革除語勃主是吳江邑丞華德求彬家私問彬曰建文帝在君家否微晒而去時八月望也帝即逸去仲彬一視帝於襄陽西山一同何洲視帝於雲南白龍山一視帝於大理浪穹一視帝遇於湖廣之逆旅帝亦再至彬家後為里人所訟下獄死此後帝後至其家適子展婦生男帝命其名曰鑑彬從士始末其所述有致身錄史弘嘉興縣民

彬之叔祖也甲辰冬帝時為黃冠至彬家方生飲
食弘突來識之弘問彬曰此建文皇帝也吾曾於
東宮見之當吾家籍沒時非是吾無死所矣彬以實
告弘指首堂下涕泣問何來狀帝曰賴隨亡數人
給我衣食用旋艱險二十年來戰戰兢兢今想可老
終矣弘問何之帝曰欲遊天台弘曰願具一日之
積隨行至越江而別

趙天恭三原人建文元年以明經為翰林院編脩出
仕之日天恭與烏特衣葛因自稱衣葛翁又號天肖

藏太錄

趙天恭

子光元於蜀

鄭洽浦江人為翰林院侍詔與開出亡同聚神樂觀
議迎讓皇帝至家帝甫至而堂中扁無故墮地

帝驚而逃尋跡者至無所得乃舍洽尋訪帝於

蜀道病晉公安茅菴中遂卒

宋和臨川人郭節連州人皆中書舍人也同與出亡

之約各變姓名換卜並書走四方賣卜給衣食和時

轉接主節亦稱雪翁節嘗同史仲彬程亨視建文

君於白龍山節舍

梁良用定海人讓皇帝遜國良用鼓棹載帝於

南門自投於朱雀橋下良用與中節田玉良玉同族

父子兄弟八人同仕於朝而投水死者五人良玉官

中書舍人京師陷棄妻子易姓名走海南市肆掛書

為業出亡之明年夏死帝以詩哭之云子犯歸黃

土重耳未還時俊松楊王詔遜治平時閑轉載上有

聲異之令人錄其頂得書一卷載建文出亡臣僚二

十餘人紙毀泥不可讀稍銓錄可識者得良用等九

人人僅數言因各為贊題曰忠賢奇秘錄

藏太錄

忠賢奇秘錄

葉希賢 楊應熊 吳成學 蔡運 梁田王

葉希賢浙江松陽人舉進士為監察御史以侃、聞
數言兵事及勸取文兩事景隆失律當誅請難即入
京帝選去希賢與吳兩教授雍丘楊應熊祝髮以
從往來吳楚蜀滇間死鶴庵並葬于浪穹

吳成學松陽人舉賢良為翰林院脩撰壬午之變家
人驚潰相失以為己死成學乃隱姓名為僧號雪菴
會 諫皇帝於吳江臨別 帝送之詩云江水無情
去不還惟留兩岸好青山輕雲藏跡能歸岫不向東

藏大錄

葉希賢

風見素顏逆西走重慶之善慶里其鄉隱者杜景賢
異之與遊白龍諸上、有松栢灘、水清駛蘿蘆森
蔚和尚愛之景賢為造菴和尚招徒教人入石之所
夕誦經緯聽之則易乾卦也景賢曰和尚相釋而誦
儒下可和尚會其意乃誦觀音經 諫皇帝常留止
菴中因題曰觀音菴云和尚好親楚詞時、袖之登
小舟急掉灘中流胡請一葉報投之於水投已報天
災已又讀終卷乃已景賢固知之然亦不問和尚好
飲酒景賢時送酒飲之則拉牧豎以共飲、半醺吟

兒童歌曰我歌爾和歌竟懷焉而寐和尚頤形秀異

指柔白剪、落筆成章意氣渙發能感愴人卒祀跡
以死莫有知者嘗走滇謁 諫皇帝惟住了空知之
成學之亡也曾宿御史長洲王玘家事覺玘以匿奸
賞論死

蔡運南康人繇貢士起家歷官四川泰政清勁直諫
不諧於俗羅輝起知賓州有惠政壬午之變與聞出
亡祝髮隱會稽雲門寺因稱稽山主人每令童子携
茗挹筆牀泛舟而遊賦詩滿神、歸則焚之

藏大錄

蔡運南

梁田王定海人歷官刑部郎 諫皇帝出亡田王與
蔡運滿漣趙天泰吳成學史仲彬俱為往來通信給
食之人田王亦髡髮為僧避跡無常處

郭良 梁中節 牛景先 王資 劉仲

郭良梁中節皆定海人也同為中書舍人與閑出亡並棄官為道士兩人曾於公安夜宿伴寺 漢皇帝亦宿焉時改服為黃冠兩人不識也夜漏將三鼓微聞兩人泣聲既去留姓名於紙 帝始知之作蕭寺黃冠夜泣詩 曰士子春正十三日寺遇黃冠不相識結蒲挂杖坐西偏低頭不語意自閒士何一人復冠絳髮黃面顴多愁顏拊掌遽驚還嘆息淚分但聞聲唧唧似懷高軒悲難傾哀猿夜叫寒鴉泣余腸索

藏入錄

郭良

結語堪言布衾漣漣皆淚痕晨興性探詢其苦兩公踪跡雲無根空餘蟬嘶字數箇依稀恍是亡臣名我欲把毫應胸臆冰凍筆花隔不成

牛景先沅人初為御史改鎮托樂靖誰師有功 讓皇帝出巡景先首贊之初機從鬼門出門猝不可放景先多力即破之神樂觀中之約景先與馬易道人服夜走丹陽遇一僧云徐行吉速行凶遂改姓名徐行後從 帝於廖平家西山平以 帝託景先而遁及 帝南行景先獨止西山二載已又從 帝於吳

越元杭州寺中初景先亡命時朝議微開破屯門事逮治其家屬妻劉氏發教坊司

王資杞人以指揮從偏將防守淮北有督力善騎射靈壁之役率步卒護軍餉諸將敗輜重芻糧委棄狼藉資被執遁還人從徐安防禦鳳陽奏事京師與出亡之約乃與其鄉人鎮撫劉仲易服為道人隱金華玉華山自稱大呆子性天然披麻戴笠不服掌服盤恒於山南村落將免囑主人曰歛吾屍葬於林木足矣主人卒葬之甲申歲仲同諸亡臣侍 帝遊天台

藏入錄

遂番寺中以老死

黃直 馮灌 王之巨

黃直常州人建文廟累官至侍中尋改為按察使京師陷遁去往來變慶間為人補鍋至州邑不過三日即去或優來人有學補鍋者即教之亦不索謝直今有擔從有後曹學者即達先學者去如是數年獲慶人皆呼為老補鍋補或與錢布米皆不擇當食時與食即不復索錢遇風雨寒暑不出囊中錢貫酒自飲嘗寄宿蕭寺忽市達馮翁二人相顧愕然已而相持哭已拉入山巖中坐語竟日又相持哭已未

識大錄

黃真

秋與馮翁訪 帝漢南同病死于蕭寺之廡下 帝

馮灌黃嚴人故刑部司務也京師陷出亡入夔州以章句課童子給衣食好為對句及古詩自題馬二子或馬公或靈馬先生 據皇帝嘗留其村中三日灌亦間辭主人往楚漢視 帝一見即延客大書壁間詩曰夜夢何奇特龍飛天漢津朝橫滄海曲夕過滇池濱光燁皆五色蜿蜒無損鱗淵田變化間張主藉高是比見補鍋匠歸即削去之蜀中峨眉亭有建文

遺臣題詩云一介忠臣九族殃全身遠害亦天嘗夷齊死後君臣薄力為君王固首陽此諸公隱遁之言也

王之臣葉陽人建文朝為欽天監正京師破之臣芻衣走出與聞出亡之約 讓皇帝嘗一至其家市露之臣棄其家走金城行乞市中過地極寒嘗衣芻衣不改已而過河依莊浪魯家為傭取傭直買羊裘披之必覆以故芻衣夏或衣暑布即新故芻衣仍覆其上芻蓋破縷縷竟不替脫傭以倦時目吟哦或

識大錄

夜聞其哭泣聲有留都官從宋總兵至莊浪識傭欲與語傭匿避旬月俟其去乃還有問留都官傭何人留都官亦不答在莊浪數年病欲死呼主人謝曰我凡大我無埋我骨魯家從其言

張安國 柳一景 張安 儲福

張安國定海人建文中為工部郎燕師迫京師國與妻賈氏曰大事去矣無能為也予職非司馬既不能帥兵應敵又不能蒸膳以事人奈何賈氏曰盍隱諸國曰然乃與其妻乘舟入太湖忽聞人說京師陷皇帝自焚安國大慟與妻曰食人之祿而存身於新主之世恥莫大焉乃鑿其舟以沉

柳一景湖廣人建文中嘗為刑部郎中京師未陷以請殺李景隆不聽遂棄官遁去與太學生蘇州王志

藏大錄

張安國

皆隱為樵于臨海之東湖負柴入市口不二價靖難後詔至臨海湖上人相率走難庭聽詔或婦語樵夫曰新皇帝登極矣兩樵夫愕然皇帝安在或曰燒宮自焚矣兩樵夫相抱慟哭遂投湖水中死張安為指揮被執道亡隱於樂清以樵為業人莫知其姓氏自山林茶歸聞京師陷卓侍郎被殺額天號哭曰國既就篡我不顧為其賊也遂棄茶投港死儲福無錫人洪武初諫燕山衛舊年二十餘頗好義北兵起福感憤挈母妻逃靖難後招侯麟戊午入伍

福在祿中調曲靖衛渡挈家行因仰天哭曰吾雖賤卒義不為從逆之臣號泣不輟竟不食死

藏大錄

劉養正僕

劉養正廬陵人正德中舉于鄉試京師聞入籍言武宗禁中事謂天下必治焚試卷大不任其平生頗通天文識諱言退見江漢問帝星明是當有王者起即私自納于宸濠養正之僕時諫養正泣泣養正家延一方士北面之一日夜分僕出叩頭方士顧有請方士疑曰欲方乎僕流涕言吾主與寧王善僕觀寧王當旦夕反亦當旦夕敗僕竊觀先生有道氣抑吾主北面而事先生先生寧欲禍之耶方士聞僕

識大錄

劉養正

言大驚旦士去其後養正竟從宸濠反以及于禍養正死獄中僕收之養正家簿錄養正妻在行僕頗從吏逐之曰僕從主母喪失也哉徒耽京師錯養正妻獄中養正妻死未屍合葬歲上塚哭祀

阿寄

阿寄者淳安徐氏僕也徐氏兄弟三人其季死僅妻徐氏兄弟別產居伯得一馬仲得一牛寡婦得阿寄年五十餘失寡婦泣曰馬則來牛則耕踉蹌老僕使費我養養阿寄嘆曰主母謂我不若牛馬耶乃為寡

婦盡策營生寡婦出替珥毒寄得十二金而已寄則

入山販漆養年三之謂養婦曰主母無憂立富矣寡婦年七十餘阿寄為致產數萬金婚嫁其三女二兒齊聘皆以千金其二男入臂為國子生而寡婦卓然推一邑阿寄見徐氏族雖幼必拜徐氏之人騎阿寄途遇之必控勒數十武也病且死謂寡婦曰老奴牛馬之報盡失出枕中二楮家計鉅細悉剖分之以遺兩郎君可世守也既死徐氏諸孫疑有私藉竊斂其篋空一奩二兒覓食故衣而已

識大錄

識大錄

古宣逸史臣劉振著

列女

花將軍妻邵氏妻孫氏

花將軍妻邵氏妻孫氏俱懷遠人卽賦性剛烈識理
道每對雲語及王事則曰報國為忠諸及諸將則曰
不妄殺為良識者重之雲守太平陳友諒陷太平雲
被殺卽開城將疏以牲酒祭家廟會家人泣曰城陷

識大錄

花烈士

花將軍死元吾豈能獨立哉然不可使花氏無後有
學先在若考善視之遂赴水死卽生子瑞甫三歲妻
孫氏收瘞卽屍遂抱兒以行覓漁舟渡江遇亂平奪
舟棄孫于水孫抱兒隨斷木浮至附之入常洲株蓮
實哺兒七日不死夜半聞人語聲呼之遂一翁自稱
雷老引達帝所孫抱兒哭且拜帝亦哭置兒于
膝曰此將種也雷老忽不見婦後拜水軍左衛指揮
使偕孫至太平奉卽骸骨為雲刻像合葬上元縣

郭真順

郭真順潮州周伯玉妻幼受書于其父教諭因旁通

經史諸家尤精數學能詩文歸伯玉家伯玉從外入
值真順方擲佛然起曰君子將上堂聲必揚妾正委
望失容卿猝至使人窘迫難避何義也伯玉謝為元
亂避地居村寨衆推伯玉為寨主真順語伯玉曰吾
觀寨衆皆幹能輕敵必敗卿好謝之伯玉如其言
久之寨衆爭長殺其所別立者而伯玉以免寨中人
多務積粟真順獨勸伯玉散所藏粟與其婢子日索
餉而已七旬賊至盡焚寨家子所積粟真順請伯玉

識大錄

引索有妻子與同繫賊謂此捕甫也忠其行寔不問
因得便問道去依溪頭寨居焉太祖定天下嶺南
歸附再遣指揮俞良輔來征諸寨之未服者一寨皆
恐謀真順作俞將軍引進道上之并言寨人無逆狀
俞將軍覽詩大喜一寨皆全後與伯玉偕隱于縣西
之後池子三碯考教礪考作礪考為分授之三經坐
而聽其夜誦各與百錢記過教誦雖如流必錢盡乃
已後皆以儒徵升致仕棲霞令考器終朝列大夫真
順卒年百二十五歲遠命喪不供師祭不焚指子孫

遵行之身敬妻曰莊氏國初時即人共竄入宅
莊有難色亦敬強之曰不入且房與其父也莊曰男
女無別生不如死立引刀自裁并敬義之大慟仰天
誓不復娶後三日賊大舉破其鄉并敬終身

高妙瑩

高妙瑩字叔琬祥開之妻繼母也父若鳳元時知封
州元末世風奢僭妙瑩獨尚簡整從父官即悉遵經
史傳記著小楷曉音律算數女工極其敏妙既歸事
舅姑孝謹與閭相敬如賢元末吳氏解子元起兵攻

戴大錄

高妙瑩

賊為賊所執死之而若鳳亦改賊府中中流矢死兄
鍾鉅雖皆以舉義兵死于軍外內家屬流離妙瑩喪
葬合禮抱筆述三年時亂離無書妙瑩手寫孝經古
文杜詩授諸與其兄倫為言宋元來政治民事記及
時日無所遺諫臨盡謂子孫曰神仙皆有死吾年七
十餘孫子滿前過吾父母兄弟矣但當與兒曹永訣
不得悲耳因泣數行下家人皆泣遵止之曰死猶
枯株體魄如遺還葬構物于亡無益金珠寶貝更能
為禍吾經亂離所見多矣葬我必依近地素食結造

樓閣深隱遂端坐而沒所著有酒食議女德議若干
卷高文海死節事一卷文海即其兄鉅也

范孺人

范氏清江人采范村孫女洪武初召為女史授孺人
高后問之曰何代女后最賢家法最正對曰其惟趙
宋乎高后使錄其事以進誦而聽之凡降內制多
范纂定後賜老歸家

韓貞女

韓氏保寧人年十七元末建明王珍兵亂處為所掠

戴大錄

乃偽為男子服涸處民間既而被虜居兵五七年人
莫知其為女子也後從王珍兵掠雲南遇叔父則
歸成都以適尹氏稱為韓貞女云

李長安

新會李崇長妻陳氏崇長卒有男女四人則皆嫡出
也崇長卒時當元之亂家業罄陳謹收其諸籍券
其甥子女山傭糊口天下既定遂遷居宅遂佃作治
生安長世業不失尺寸而崇長子若孫輩陳為母陳
不敢居也家有采石要則請其主婦主席親戚曰母

氏有功于李何所不當尊陳曰吾李氏妾也堂上有
我位次耶臨卒謂諸子曰飲我之以布奠我也於廬
下殮我也于室寓人之墓足與中君子曰謹名分辨
上下陳氏有烏人而如此也豈有妾婦乘其夫可以
亂矣

韓太初妻

韓太初妻劉氏新樂人太初仕元為知印國初徙和
州舉母寡以商劉氏事之甚謹竊道墮傷劉刺臂血
和渴以進寡愈道復病再進再愈此至和州太初平

歲末錄

劉氏種蔬給食奉姑尤謹竊患風痺久卧暑月蛆蟻
枕席劉取蠶之便下復生驅拂極故晝夜靡懈後嘗
病危齏劉指與訣劉不悟復新指血和稍進竊復愈
寡卒道命權厝以俟歸葬于新樂後五年弗得歸哀
號如但姑之日事聞高帝召至厚賜之遣官為歸
塋姓門復其家

黃珍

黃珍字海人郭仁壽妻事仁壽甚至仁壽誤辨奸
客珍極意營集為仁壽姪家不使見窘狀一日仁壽

入台城破旅全珍聞絕歎四室車至庭撫棺一號
仆地移刻布苫柩側卧不解衣者三月取石為枕石
有積當枕處肌肉成刻刻液浸淫其子泣請以木易
之不許如是三年珍為廢子時事其父母亦以生身
聞

李崇順妻

李崇順妻黃氏新建人陳天諒陷南昌部卒拒而欲
汙之黃氏始卒近并備抱女嬰見投并死崇順入國
朝被徵拜官歷禮部尚書威妻之節終身不娶崇順

歲末錄

李崇順

博學宗詞南昌有寸寸子崇順與焉

陳淑真

陳淑真南昌人七歲能誦詩鼓琴文諒冠南昌淑真
取琴彈之曲終泣然流涕曰吾絕絃于此乎父母怪
而問之曰城陷必身女將先之明日友諒至赴東湖
死

徐九謙妻

潘妙圓山陰人適同邑徐九謙甫三月值元兵圍城
夫婦共匿窟西為賊所得九謙被殺執潘欲辱之潘

顏邑自若曰家破天亡既已見於下從安往顏焚吾
夫得盡一恫矣從之乃為坎塼其夫火正烈遂投身
自焚

和丑

和丑字道安六合人通詩書善持家隆冬盛寒葉燈
時歲恒至夜半暴風驟至雖不經即授悉精其能父樹
絕情愛之不肖婦几子同里鄭公來求婚樹曰必力
學云佳力學年十九竟妻玄玄開學古烈女難之一
一能稱述丑婦道既脩安復美其勇有惡念丑揮

識大錄

郭丑

指曰人倫之變難以語人潛出沈河而死洪武十年
也樹聞之悲歎無生瘞于楊子西河清水潭上一日
玄夢其來卓馬儀衛甚都曰要今在長蘆水府掌鈞
考人問善惡念子索居故一來耳不可久留也次夕
其姑夢亦如之

遼東五節

高榮二家節婦皆遼東人高本固姑人從夫成遼政
亦居遼東洪武中故元臣名祖自定遼東歸高帝
訪問遼風俗名祖具對因言沈岸石城有高希鳳者

為亂兵所掠力抗不降石曉殺其妻劉氏攜行

十餘里罵不絕口亦死之希鳳仲弟葉師叔亦死

師叔妻李氏攜其子文殊孤依僧保避難高麗至中

遼度不能兩全以其子差長桑之獨攜往行及聖朝

混一軍民復業李氏訪得其子同歸身服希鳳有李

弟伯顏不花為細谷出所殺妻郭氏高麗人居混灘

自縊死于馬提希鳳徙于高塔失丁亦為父仇誣陷

死妻金氏與姑邢氏縊死于魚塢所居室一門五婦

皆盡節義又言定遼南河塞幹羅村有平張皮鑽者

識大錄

痘死妻李氏女五人年二十二停柩二年晝夜哀臨

比葬陳祭辭柩自縊于屋西桑樹是皆臣耳目之所

聞見上勅察額數即日詔有司旌表

閩子妻宋氏

宋氏金華人亦漢族女也嫁于衢州人為閩州守失

其姓名府推官被罪誣逮及子守坐累死家人皆遭

戍金萬衛宋奉姑以行立常德趙詩却壁聞使者以

聞太祖憐而釋之賜以閩子之祿養其姑

董渭妻

董通妻虞氏海寧人少慧年十六歸通甫兩月而通卒痛疾欲死父母勸以再醮女不應吟詩以自見刻木為大像晨昏事之年五十餘卒人皆稱為董節婦其誄前詩云彩得春雷愛麗周榮系無主為誰扶寒芳井抱枯枝萎蕤墮西風蓬水流

張烈婦

安平烈婦張氏國子生佳德之妻德監同舍生衣物事覺張耻之曰夫者非但仰望以終吾身時與其力學成名以顯榮父母也今若此我何面目見卿望乎

識大錄

張烈婦

建自猛死事聞上以其素承父母之教命于其父

母家擬之

侍小花

海州侍小花年十六許嫁而夫亡往夫家成喪持服終始送終剪髮自誓守節不二供武中採訪使上其事所以其年未五十不合朝例兵部侍郎徐宗實上言曰隨事處中始為合義守文執一豈曰倚宜婦能哭夫于墓嫁之初剪髮于葬始之後雖刑日截耳亦無以加豈可與尋常守節比則同科朝論是其言

下郡邑擬之

湯節婦

湯節婦上海人通孝經列女傳嫁華亭人鄧林洪武末林卒湯年二十五僅一女鄧族利其居址迫使歸湯不可鄧氏之人遂質居于巨室張氏湯泣曰我守夫骨于茲土當與同存亡奈何葉之即欲自盡張義而去之既而曰鄧利吾財耳盡以家貲還鄧繼自給所居荒野沮洳中患水者再寢處自如而足時湯女已適人夫探舟來迎請至其家避水不許諸暫憊

識大錄

湯節婦

舟中亦不許曰吾守此六十年矣縱淹溺從汝父地下甘心為學士錢溥傳之曰宋伯姬不避火湯節婦不避水生死不同一歸于貞

唐方妻丁氏

唐方妻丁錦奴新昌人洪武中方為山東僉事坐法死妻子當沒為官婢押平欲挑錦奴從錦奴借梳掠髮錦奴抑梳地下于之平掠華持還錦奴罵不受竊謂家人曰此輩無禮必逐辱我不若預為計行至陰澤崖峭水深四無援路使有與躍下投水中衣厚未

況以手欲隨流而逝如年我輩無主則死矣今
稱其處曰夫人澤

黃觀妻翁氏及二女

翁夫人侍中黃觀之妻也燕師度江觀奉詔徵兵勤
王成祖即位收其家夫人及二女給脫家奴夫人
持釵釧伴使出市酒飯急携二女投通濟門橋下死
觀至安慶聞難將死之曰吾妻素有志節必不尋招
魂葬之江上明日而家入報至初夫人及二女屍順
流至賽工橋相持而立顏面如生烏為不敢近久之

戴大錄

土人瘞于橋側過者咸式之萬曆癸卯青陽施益臣
為封樹立墓夫人投水時恒血于石中成小影陰雨
則見之八傳為大士影相戒勿踐有僧舉致卷中夫
人見夢於僧曰我翁夫人也因沃以清水悲懷之容
恍然側立東向髻鬟雙鬟人或異之工部侍郎徐良
彥移置侍中祠額其上曰翁夫人血影石

胡閨女

有姑胡郡奴大理卿閨之女也昔四歲其母汪婦就
刑即奴自懷中墮地一竿從入功臣家付養下婢取

之即奴臥睡夢與父母相持泣覺則抱一猫卧也稍
長識大義髮至寸即自截去日以灰汙而充垢二十
餘年功臣家不以人畜之洪熙初赦諸死事者苗裔
郡奴得同士第乞丐歸鄱陽貧無所依御人憐之曰
此忠臣女也爭覲遣不絕郡奴所安先死而已年五
十六而終尚虞子也鄉人誦曰忠胤貞姑

戴德祐妻

義婦項孟和奉化人也通同里生戴德祐 成祖靖
難段左拾遺戴德藝德祐省兄京師併殺之而族具

戴大錄

家項初聞方氏被收知禍巨洲報聚族而謀曰拾遺
公素剛直必死難忍禍及宗族也詣焚戴氏譜各自
避匿吾為若等以死明非拾遺宗庶可激幸以免矣
今天子新即位恐人心不順故大肆誅戮宜威遠
通詔知其不終赦之即宗人照之乃各散匿他所項
亦匿其二子于外家使者至果欲按諸收之歸已燬
鮮捕戴氏之人又不可得乃抗項訊之項曰拾遺親
屬數十人皆居京師妻夫德祐焚兄德祀共從樂也
亦已併誅矣留家居者獨妾宜坐其他戴姓悉非拾

遭宗碩母溫及傷明主仁使若慈痛番之多學極用
執語不私更加炮烙廢其胸乳身無完膚親者不忍
正視頃終不肯承干是使者憐而壯之為罷其事
還報上意亦解鄉人奇之稱為義婦當是時德存
宗人數百家微義婦無遺種矣頃被刑傷甚鄉人救
以良藥得不死後數年果救諸冤眾之家避匿者猶
出而前所寄外家二子乞歸乞理已皆亡餘歲始攜
歸撫訓之皆以文行知名

王良妻

識大錄

王良妻

王良字天性河南祥符人歷官刑部侍郎左遷浙江
按察使調岳鄂王甚誓曰苟愧武穆非人也聞建文
遜位大恸去宗遜國浙江按察使王良將死之謂
其妻曰我分應死未有以處汝奈何妻曰我何難若
為男子乃為婦人謀乎遂抱其子歛歛如廁置之池
旁自投池死良殮妻畢即列薪于戶令妻抱幼子匿
菜食事家遂舉火闔室自焚死

儲福妻范氏

范氏燕山衛軍儲福之妻福死時范年二十有安容

未姑甚謹每哭其夫則走山谷中大號不歇聞之
姑也一日范往澗水浣衣見其傍草生若姑蘇席草
因取之織席卷姑以賴以存姑死極力塗葬廬于墓
傍年八十餘卒席草遂不生土人養之即其廬葬為
菴名節孝菴

姚少師姊

姚少師姊性端嚴不喜音樂雅劇廣孝初為僧姊嘗
戒之曰汝既作和尚當發慈悲心及廣孝預靖難姊
聞之歎息曰和尚慈悲當如是耶後廣孝進爵太子

識大錄

姚少師姊

少師還吳任見姊之拒之曰貴人何用至貧家為遂
不復見

嚴廣妻袁氏

嚴廣妻袁氏龍州人永樂間廣補州學生因歸省墮
與父棧道溺死袁氏年十八亟起夫溺處尋屍不獲
因慟哭赴水死後兩月漂至淮清二屍相並于崖側
人以為節義所感

解頴亮妻胡氏

解頴亮妻大學士胡廣之女也永樂初廣與解縉侍

燕文淵閣 或祖曰瞻廣少同系仕同官令縉已有
子廣宜妻之以女廣猶言曰臣妻有嫁未卜男女
止曰定生女矣越數月廣妻果生女遂訂盟偕子縉
亮既而縉遭讎死舉家咸遂父母欲令女改適女厲
聲曰薄命之嫁 皇上生之父母承之有主適父何
以生為遂竊入室以刃戕耳家人覺之急往救烏之
血被兩頰英儀遂廢 仁宗時縉亮召還女乃婦解
氏事姑徐氏尤極孝謹

郭愛

識大錄

郭愛字善理鳳陽人 宣宗聞其賢迎至京師俄而
有疾遂不起先數日自知死期書焚髻以目哀曰降
短有數寸不足脫也生而如夢死則覺也先吾親
而歸芳獨懸予之不孝也心棲棲而不能已芳是則
可悼也

石孝女

石孝女新昌人父潛洪武末生少籍漢紫京繼妻吳
走依父家以居一日潛亡婦還匿吳：兄弟俱建生
遂殺潛投大窖中既其死時孝女雖稚耳既長問母

曰何無父族母告之故女大悲憤永樂初年十六舅
氏以配吳氏之族子女白母曰殺我父者吳也忍事
其家廟耶母曰我不幸家事不由我可奈何父生期
已屆治裝于歸吳禮賓未畢女雖經室中衆驚愕詰
其母：仰天哭曰吾女之死為父報仇也號慟數月
亦死有司聞之為治殺潛之罪

林淑園

林淑園莆田人父時永樂初進仕坐事發營建北京
淑園方七歲禁登門號訴寃 仁宗監國矜其幼賜

識大錄

林淑園

之板遂寄時罪後年十二割臂救母

貢士孟氏

諸暨孟氏女臨許嫁生員蔣文鼎未嫁父鼎克貢入
監為御史病卒臨終二十號哭婦蔣執喪三年甘
守苦節年已六十有司乞旌其門 宣宗謂禮臣曰
大元守節世恒有之此女但許嫁非執婦禮守志不
二可謂貞女人所難能宜旌之以勵風化

陳小奴

黃年苟陳小奴夫婦家居臨洛之康切里三勾出僑

藏大錄

昨日暮未歸小奴把女使候于門外見三女為虎所
扼遂索女于地手執門閤迫至山麓奮身拂虎持
虎足于虎口中捉劍擊虎虎驚去首三女歸而三
苟死矣小奴年近三十有已歲正自持村中賴為女
御史有土豪欺要之銀之不從乃率衆擒迫以婦小
奴度勢孤難免曰請少待歸莫亡夫曉除害臣即復
來土豪從之厚犒哭求死諸男竟其有英環守之
乃陽笑而詭遣之隣家出舍側二里許至妻葬上為
繼綴女碑而毀乳投潭而笑知縣孫振望長之為收

朱英妻胡氏

獲其盜買田與其兄而復其身小奴事在正統時為
土豪為賊不舉成化中乃得旌
胡盧桂陽人御史朱英之妻事姑至孝和氣燕家
間從英宦遊嘗攜其族孫奇與俱奇得瘡痍不可近
盧親與湯藥夜為更侍族孫疾以瘳正統己巳虜薄
都城英時以御史治盜聞浙留盧京師我謂盧盡去
諸盧而北之召諸子曰虜何能為有不卒死召義也
奈何去之盧謂食祿之家惟多易流男未冠女未笄

藏大錄

不便識縉帛珠翠之華雖貴紡績不懈自奉布裙鐵
簪而已

祥符不烈女

祥符六烈女鄉人為立廟于開封府之西門而李夢
陽為之傳石贊六烈女者天順中有陳女年十八聘
楊瓊七何瓊辛女痛哭將死之父母不許欲往哭又
不許女則剪髮屬媒氏曰必往某死省懷中于是
瓊母以無時定婚帖來髮寢瓊懷悲為後聞其父亦
為改聘自縊而死後五十三年瓊有姪曰永懷者改

葬瓊求陳氏當命為葬三年而改殺了瓜產其墓張
氏者李傑妻也年十八歸陳時年陳病且死張其手

曰我死汝必更難善侍後人矣張泣自矢也傑死
謂棺近曰大之夫性善寬其人母不許張哭曰不大
不棺棺成自經死高氏者夏永昌妻嫁三月而永昌
死高氏欲從之家人防嚴則日子儿庭前笑者祈得
死曰永昌俟我其母知之位語之曰汝今年十有九
年奈何乎死高氏曰嗟：母謂百年永即乎死耳竟
縊死高氏親相妻也相之死也祖姑王親婦有決志

引登樓與同昨起婦曰婦不食者數日失儀甚請
下樓而飲水既下遂縊死時年二十一王氏者孫林
妻林病貧無以療賣衣辦湯藥夜額天求代不得林
死目經死張氏孝子曰銳妻也銳嘗割股療母母死
廬墓三年孝子有甥宿孝子舖而夜殺其鄰客盜其
財于是孝子逮獄死屍出牆為之崩張氏哭歎死曰
夫為孝子我不能為節婦耶竟死

俞烈女

俞烈女者永嘉人父蚤亡母窮衣食欲改適烈女泣

戴大錄

俞烈女

曰不幸無父失母何恨不如死也赴水死不免而母
歸却入劉斌烈女依為快不自得亡何母卒斌前
妻子遣婢潛說欲污之誓而喚其伯婢曰彼云不從
將殺汝矣烈女曰吾寧不義生一日斌有他適前妻
子孫刃即之女厲聲曰狂悖無禮吾不能辱前妻子
遂刺殺之斌歸捕前妻子置之死而婢中大旱守何
文淵大樽禁不應曰卿有冤乎省老以烈女事告文
淵大樽為文往祭天立兩

陳黃二節婦

鄧茂七之亂上杭民仰婦婦結縵兄弟避難適妻陳
氏黃氏奉姑時陳年二十黃年十九同居金山巖穴
間為賊所執執犯之二婦始曰肯存殘喘過何入人
家可從賊信從之行二婦附姑耳語曰我等寧死不
受辱曰灑淚各抱死行至梅嶺渡俱投水死越三日
三屍浮出見尚在抱詎知其貞節

吳金童妻

海康民吳初與其弟金童學家避寇新會遇劉銘梁
狗家初出備銘狗見金童妻莊氏美色屢犯之不從

戴大錄

乃謀殺金童投江中銘歸欲犯莊氏而拒益力居數
日金童浮屍銘門莊氏見之得謀死狀頓方不能報
仇乃先投幼女于水即自投水附夫屍死為三屍隨
潮上下旋繞銘門其鄰李達春為收葬銘潛祭茶之
海初婦訴于官具伏上令有司即誅銘狗案示旌
表莊氏刑部尚書陸瑜奏李達春狀尊三屍誠為義
舉今遭縣掘宜令有司即其處安之立石大書其夫
婦姓名以誌詔可

章倫

章綸母台州人其夫未成婚而納妻后無何遂疾母聞其且死謂諸往視之世禁之下得乃許之其家一見即迎過指授之遂偕其妻執喪事適腹生子綸親教讀書成進士官至禮部侍郎景泰中綸欲革疏請復立憲宗為太子恐遭母憂未果母聞之謂曰吾平生教汝何為汝能諫先職雖為官婢無所恨也綸遂以疏入忤旨謫戍母怡然安之英宗復辟首錄其忠出之獄復官終養嘗諺詩見志人共傳之詩曰誰云妻無夫猶幸一見夫方徂誰云妻無子側

藏大錄

章綸母

室生先與天似兒讀書幸時蠶室房夜、聞帝為兒能成名妾不嫁良人瞑目黃泉下

朱靜庵

教諭周濟妻朱靜庵生成弘開博覽群書酷嗜吟咏所著有靜庵集詞氣和平筆力雄健享壽八袞

杜元昭妻費氏

生員杜元昭妻費氏平陸人元昭止費年二十撫孤樹節身不厭穢費而朱姑極其敬順至青衣供甘旨人謂之曰衣得無盡乎衣盡何費費曰姑存有限物

盡復來姑陵乃日縊而從之

華亭二節婦

華亭二節婦者朱氏之婦一薛一翁婦如也皆年二十餘寡卿邑諸旌之諸子以告薛不許曰身事人者不可失也言許人者不可食也步而家門可望他家塵執而家變可折他家薪吾誠結于心焉已矣夫何求哉且鄰家如吾少而寡豈少也如吾寡而貧至子老豈少也竟下受旌二節貞志既同婦如之交終老如一

藏大錄

華亭二節婦

陳細秀

陳細秀金谿人父宣進疾與殆細秀年十四禱天求代吏詣細秀縣中單山懸崖千仞有疾者捨身崖下則愈細秀偕祖往既登崖躍然投下祖意其死攀緣下至深谷聞語教視之肢體如故惟顙少傷歸而父愈

朱星妻

武進人朱星妻陳氏星無子陳事姑至孝姑要亦甚愛之亡何姑妻死星不克葬歸從陳度不可起泣

曰主母既亡主父臨盡要年少也不免見奪執若先
之示心主父自縊而死私治初旌表

唐貴梅

唐貴梅貴池人年通米姓大貧且弱有老姑悍且
淫少與徽州一富商有私私治中富商復至池見婦
悅之欲以金帛賂姑以割其有誨婦淫百端弗聽至
繼以炮烙體無完膚乃以不孝訟于官道判懲谿毛
玉亦受高賂倍加官刑幾死者數商猶慕其色異其
改節復令姑保出之親黨咸勸其以寡婦曰金帛名

戴大錄

唐貴梅

而污吾姑非孝也少易桂獨堆經于後園古梅樹下
反旦姑不知之也將入其室投之手持桑枝且罵且
行曰惡奴早從我言又得金帛又享快樂乃竟何如
而自若乎入室無見辱之至樹下乃知其死大慟哭
親黨咤姑曰主以下孝訟之死爾姑心又何慟哭姑
曰婦在吾獨有望婦死商人必側賊吾哭此金帛不
哭此惡奴也尸懸于樹三日顏如生每歲梅月之下
隱見形焉而後有司以擬于官府之故終不舉
楊慎為作傳以附露筋碑之附

哀烈胡氏

南城縣民李華隨父遠出其妻胡氏與姑獨居姑日
與鄰人徐連通胡貞白自誓姑過與同汚胡不從姑
與連謀夜拌胡以土囊掩殺之事聞命正連及姑罪
為胡氏立祠名哀烈賜祭一壇

張女秀

張氏女秀汝寧西平人年十七許嫁同邑尹氏子珙
明年病死女聞計易服悲哀若已嫁者葬之日請于
父母送馬臨穴憑棺哭幾絕已請即尹氏親喪勇姑

戴大錄

張女秀

不忍也勸之他適誓死以謝一日聞嫡母亦疾甚亟
歸省宋思鹿黃潛割股作羹進之宋疾以愈

崔陞妻李氏

李淑人字陽人尚書李銑女恭政崔陞妻禮部侍郎
銑母也父為戶部侍郎淑人少從父京師聰石虎曹
欽之弱最知其必敗從陞官京師二十年日全家僮
拾馬通自夾薪爨以助陞儉時勸陞却饋遺之物
曰古云文官不要錢憂食半不如樂飲湯陞出守延
安銑時尚少私以紙易水淑人起針之曰此道賄漸

也為官者多以妻若子好貨敗名及銑官翰林失爵
歸夜嘗婢比曉石銑跪責之曰婢欲可怒何不待醒
爾為猶為天子法逆可胸嘗乎見諸孫有華好衣
則責婦曰吾中年舉既愛矣終不與以華好衣銑雖
獨子于吾無所敢求夫貪以求成子求母阻尚恨而
知耻子求母何弗為也銑妻亦有賢行事姑至
孝姑沒衣衰食素者三年或餽銑驛銑曰母嘗恨無
驛令見且喜李曰君尚未知勞生而致之先姑喜耳
未必喜餽銑大怒

識大錄

姜崇妻竇氏

瑞州府通判姜崇妻竇氏瑞無城正德間華林賊來
劫府崇時攝府篆余年授竇家出崇賊、突府廨捉
竇并其嫡子婦持刀脅之竇氏以身翼蔽嫡子婦有
被刃者數處探曰寧殺我告賊某處衣服具在可往
取賊取衣服竇懷篆藏于後園池中少遠賊侵至繫
縛竇氏如前驅竇上馬竇不得脫沿途罵賊衆欲殺
之賊首曰是婦端麗且聽其罵至巢中遂吾手矣同
時被虜者有唐氏盛翁一父子竇因好謂賊曰君既

虜子可放父還歸報我王携金來贖我也賊信之遣
翁一還竇氏呼豹一私語之蒙返曰語語我家我命
及次前行見道傍井假以渴飲遂下馬自投于井中
賊驚數去正德中旌表

趙一鳳妻陳氏

崑山縣生員趙一鳳妻陳氏鳳卒遺二孤子陳斷髮
自誓居二歲二孤繼亡歎曰不死為孤、亡吾死侍
葬畢耳偶聞外談誡之登車即用石灰自暗毀目居
一年尋夫畢舉首觸石絕度蘇即自置棺沐浴更衣

識大錄

趙一鳳妻

臥棺中不語三日死

鄧閨秀

鄧閨秀新淦人生十五歸曾景昭即能書事其祖姑
若姑諧和妯娌間里俗為商其家多金婦人則粉黛
綺習惰侈閨秀衣布紡織日績不休或誚其樸
而自若則布素常也侈則為妖麻桑婦功情弗婦矣
正德中江西盜起所過剽奪淫污閨秀聞而憤曰狗
鼠乃爾爾人及恨死耶一日黎明盜來達屋閨秀曰
鼠輩聚我矢火屋一面使無合圍匪所生女辭處卒

其子從姑出走盜得之索其賄禁與之曰為姑與子
請命賊逆脫之獨絕園方須驅之行園方且行且哭
顧姑若子也遠前伏地罵求死遂遇害後人未死所
往往見黑氣如車輪

潘聖姑

潘聖姑錢塘人許聘孫登名登名卒聖姑聞訃即欲
奔喪守制父母不許遂毀妝垢面服縞斷聲閉門不
出富室爭求聘之輒欲自戕父母執之久之登名母
死士聞哀毀幾絕密于室中置飯一盂適其夫姑遂

戴大錄

潘聖姑

聚余自臨御人祠之以勵士節

陶恒妻楊氏

原宗縣民陶恒妻楊氏正德間流賊剽掠楊被獲悅
其色欲汚之楊叱罵不屈賊怒縛之樹間刀背之楊
罵益厲賊刮楊腹剖其胎斷其手足碎其骨肉至死
罵不絕口嘉靖中旌表

林大輅妻黃氏

林大輅妻黃氏莆田人夫輅舉正德進士為工部員
外郎武宗南巡同邑黃輦與諸臣疏諫武宗下

筆等疏首六人詔獄餘同罰罪大輅偕同官蔣山卿

何遵疏諫曰罪不及臣實耻之疏入亦廷杖百不

詔獄尋外謫之當大輅下詔獄時黃日夜焚香額天

祈大輅免罪罪而有緝事縫時居大輅邸舍旁輒言

大輅妻為呪咒武宗大怒復逮大輅并黃入獄當

廷鞫輅摺鐵筆傷極去楚至斯指不承輅者微諷之

黃哭曰妾夫被繫妾居邸舍日夜焚香祝天冀皇與

勿出宗社大安則誠有之寧敢有它意且妾夫小臣

能直言妾敢呪焉其婦人獄則與大輅訣妾今有身

戴大錄

林大輅妻

分不仕刑且死矣國恩未報老親弱子若自珍重若

五月得釋夫婦出獄都人聚觀稱黃氏鐵夫人也大

輅嘉靖中歷官都御史

寧麻人妃

寧王地妻氏侍家濠每極忠諫武宗喜遊畋宸濠

內結中貴及諸權要妃跪諫曰賄賂公行非福也願

王息止之濠不聽竟有異謀會召燕陽春劉院妃手

不及杯濠怪問之妃泣曰妾聞有德者王無德者亡

王今親觀神器實不德矣妾恐陽春之果不能常保

後與賊相陽地投水死遂就擒車北上天謂守者
曰昔紂用婦言而亡天下我不用婦言而亡家國悔
何及矣

劉氏雙節

賈城劉氏雙節姑李氏適劉璋、早晚家貧累無所
遺李氏紡績聊生撫姑守節累苦不堪人或勸之移
志李氏從誓曰劉氏一狐不絕如髮我所以不死者
慮劉氏之不血食也奈何懼貧而亂志乎為我一指
示曰使我忘若姑有如此指自是人不敢慢言而李

戴大錄

劉氏雙節

氏亦絕不以艱苦關于人力作不足則飢寒併日而
已及遺孤長名之曰滋娶汪氏未期而卒李氏泣謂
其媳曰姑我為劉氏守節意惟屬孤撫訓成人不幸
先我而殞殆命也夫既乏祀主不如死爾無所生自
宜改適吾當從夫子于地下矣言畢淚下如雨汪氏
相持抱而慟曰姑為劉氏撫孤不待食其報已員奇
究媳復棄姑以去使姑勿終其天年縱亡者無知于
心寧不愧乎況永訣之際業已誓無二心神指鬼察
誰不鑒之今當堅泮初志竭殫勞力勉終姑養以無

泰于亡者他日死有餘懷矣是姑媳脩潔凜負霜力
作女紅以給朝夕頗頗累日累無尤怨蓋歷四十年
有如一日復怨相繼而卒當時無好義者不聞之于
有司故旌表不及焉

康孝女

康孝女濟源人父及賢年老無子擇王珏入壻女勸
母納妻生于而之乳女亦生女遂舍之乳其弟曰吉
父老失女可得而弟不可再得也母嘗遺疾甚女嘗
冀甘苦夫早沒誓不再適時謂康女事親孝過弟友

戴大錄

康孝女

戴大員三不可及

趙小錢

山東女子趙小錢年十五為賊所掠為賊不從以搗
衣杆擊賊遇害成都楊慎賦搗衣杆以哀之截賊金
鈔緝擊賊搗衣杆今見趙小錢昔聞楊慈女

郭東山妻王氏

宜興縣學生郭東山妻王氏早孀守節有堂侄吳無
禮于王郭勸教吳長跪哭訴王念皇不取富吳誤
執王手王以為汚遂執刀截斷之嘉靖中錄表

徐亞長

徐亞長者東莞徐添男。女添男。子徐為義。子生亞長。四歲添男死。母以亞長還其主人。翁去而別。嫁亞長十餘歲。勤勞井臼。恬靜寡言。笑若嚔。不免出入常有凜然難犯之色。養子進旺。欲私之。不得。一日主人翁使亞長雜藏于北洲之荳田。進旺跡而獲之。亞長力非獲。竟因笑曰。聞即若諸書有寡婦手被入卒報。自引斧斷之。吾今女也。身被搜索如此。何以止為。遂投北洲江而死。

識木錄

徐亞長

林淑溫

林淑溫。瓊山人。許沈氏子。未行而沈卒。淑溫聞訃。即日去。盤拂朝夕。哀恻會海。寇掠其家。欲擄之。女號哭奮身投海。賊急救之。救其父母。以過其從女曰。導吾身及吾父母。何顏以生。碎首嵩古而死。賊憫焉。乃釋其父母。

張福妹

廣西石街鎮張福妹。故興化人。福赴京襲職。道卒。遺妻劉氏。子輝。年方六歲。親戚憐劉少。欲就使嫁妹。

曰。嫁嫁則孤。必不能存。孤不存。祀絕矣。乃斷髮不嫁。與其被托孤。佳以存。張祀後。以壽終。鄉閭誦其塚曰。義姑塚。

蔣希敏女

蔣仁姑。全州人。十歲母亡。十七父希敏卒。二弟幼且疾。蔣誓不嫁。母家為之謀。蔣曰。已從夫而致弟失所。非仁也。況能保吾蔣千百。非之。祀則一身。子孫為日幾何。遂力持父遺業。證視弟。弟長。各為娶。婦家財日饒。二弟終身事之。以母卿人稱之曰。仁姑。

歐陽妙聰

蔣希敏女

歐陽妙聰。桂澤縣民。永曜之女。永曜妻生妙聰。及子四人。而未體年久之二男子。繼喪。永曜妻痛不自勝。數曰。四子去。其二子存。亡寧復可知。我其終老無所依怙。妙聰涕泣跪母膝下。掠髮自誓。願不嫁。養母家。至會事母至孝。母哭。陽日替妙聰朝夕奉事。焚香額天。日以護明。母年八十且死。以手援妙聰曰。汝女身男。想惟我所知。買汝青春。我之過也。我死。汝宜適人。勿執前誓。妙聰謝之。母卒。三載服除。弗母未。幼妙。

應進人妙勝曰有前誓若知弟已死何患無依遂絕
鄰母御人攝曰孝女正德十一年旌表

范氏二女

范氏二女會稽人幼好讀書通列女傳長適江氏一
月而寡次將歸傳氏而夫亡二女同築一垣圍屋數
椽田十畝于垣內相守以居當種莠時父輩備以入
除日皆閉戶雖灌田亦溝引而已如是者踰三十年
適自為墜死而合葬焉

張桂秀

范氏二女

識大錄

張桂秀浮梁人父母拋綿為生以桂秀許聘凌氏子
凌日貧落父母欲解盟以子凌少年懼女素剛不可
動乃俱伴出為少年逼近之女覺給曰侯沐浴以從
浴竟執父所業綿植奮學少年少年昏仆女自縊死
既葬墓上草棘不生

江厚妻秦氏

江津人江厚妻秦氏年二十四厚溺死麗停山下秦
至溺所號泣投水者數衆持之不果甦停之水洶急
溺無獲者秦誓死不下遂以水吹死盡夜竟負屍入棺

誠心所感

周楊妻應氏

周楊妻應氏臨海人嘉靖中楊以同屬橫運苑無子
應年二十五即欲同死以姑老無依乃殯夫山垌誅
茅剝棘間續作自治所居比鄰懸遠豺虎隨隨日相
狎通風雨初寒或不舉火者累日偶得奉大即以養
姑節口志饑姑卧病十年起坐扶持如一日已全劉
大直未其門或給粟帛台守譚綸樹其里曰節孝

張貞女

張貞女

識大錄

張貞女嘉定人嫁江客之子客若矣又嗜酒客姬多
與惡少私客昏不省也姬則從諸惡少携酒客家
貞女初歸客于客姬召貞女出拜諸惡少貞女不肯
則詬客子曰夫日來我家者何人也而其口殊不反
正義客子曰是吾父好友也道家父笑貞女曰好友
乃如此若長天母如此不愧死也一日姬與惡少浴
呼婦提湯貞女見惡少驚反走歸母家日夜哭母孫
聞哭哭故語實居久之姬陽謝貞女貞女歸則百
苦之貞女時時泣語客子謝絕諸惡少也乘間從客

勸客曰請舅氏少飲酒客父子不省反以語姬備榜掠之惡少中有胡巖者欲從姬通貞女誘逼不應一日直逼入其寢貞女大呼持竿嚴終夜哭泣自旦至暮巖與姬恐事泄繫諸牀守之貞女哭自如又明日招諸惡少酣飲夜二鼓共縛貞女推奔交下一人前刺其頭一人判其背探其陰貞女死共舉尸毀城之尸重不可舉乃縱火其室天又風官逮小女奴及諸惡少鞠之得其狀姬惡少曰汝謂姑殺婦無罪今何如縣令坐姬死縣有貞烈祠壇令縣姬尸壇上

識大錄

母得收其家夜收之雷電暴至群鬼百數狀：來逆始令鞠獄時出貞女尸貞女經暑三月矣僵臥如生也其頸背創孔有血沫諸惡少顯夫以折免兩乃從其兩腋出而貞烈之祠光三月祠旁人聞鼓亦聲從禾來大出祠柱中矣吳人踰有光曰于是見節義天所護然天護之不能護之使無害者何也

天護之使無害者何也

汝寧王妻劉氏

汝寧王勤焚病體潰元妾劉氏焚省祀天願者年永三冬今王突王疾果愈後三年王薨劉氏即懸衣自

縊顏色不改詔旌貞烈

王言妻袁氏

五開衛指揮王載以倭用官錢亡命其子言年十四聘袁氏未娶即生繫更二十餘年度終不出敬寄謝表令他適時袁年踰四十父母俱喪然天死靡他其後處囚者憐其幼穉言歸婚未几有司復收繫之竟瘦死獄中袁守節如初湖廣撫按交上其事且言袁妻若貧苦而復以道匪累之尤為可憫乃得告歸姑且旌其門

識木錄

沈東妻及妾

張橋人給事中沈東之妻也來甫入陳垣以言事忤天學士嚴嵩幽繫詔獄十有八年始東免沈微先朝而令張自後隨之張念東無子為買妾潘氏吉與之俱至則來下獄已三日矣微泣語潘曰吾已矣汝年少也且未見主翁自當擇之潘曰主翁既節夫人苦節婢子非人乎潘誓同死與張日夜治食紅給來索饘之費及蒿敗而來父亦以老病且死思一見來于是張快開上疏曰來上有老親下無子女孤苦伶仃

行俯仰無賴止臣一身若無命乎臣力作女紅以供口食艱難萬狀度日如年臣夫之父今年八十有七衰病侵尋風燭不定養生送死之具更無可託臣筑、寡妻賴此失彼欲歸以養舅則夫之饑餒無資欲留以終夫則舅又旦夕待死臣未求案囚之臣誠不敢復顧私家切瞻聖朝仁恩曠蕩庶幾樂生豈臣一門窮苦賴連自遺覆載之外臣每自念何惜一死所以忍苦苟延者誠望天地有曲全之仁雨露無不懷之澤也今臣舅已當番死之年臣夫未有再生之

戴大錄

日臣賴代夫繫獄暫容臣夫送終仍赴獄待罪庶使臣夫得復見其父少伸父子之情臣以舅付託于夫亦得全夫婦之義三上不報然上亦少感動後四年卒釋之東出抵對張稱謝并謝及滿、驚泣扶掖不敢當也來久繫獄歸而家益落張親執爨而令潘氏中掃束晚亦猶介亦其婦妻能成之也山陰令徐貞明表其閭曰一門風節

楊繼盛妻張氏

張安人兵部員外郎楊繼盛之妻也婉婉有志操繼

盛以諫止馬市請狄道典史喻年上悟召還復其官嘗獨居深思晝夜分張問其故繼盛曰吾受上恩思有以報之顧未獲死所耳張歎曰嚴相國方用事此豈君直言之時棄官歸田里可也繼盛大悟曰吾今乃知所以報國矣遂論劾嚴嵩十罪五奸上震怒廷杖之下獄論死繼盛三年冬月晦當刑張上言臣妾天繼盛先以諫阻馬市預折仇鸞奸逆聖恩薄誦旋固驚敗一歲四遷臣夫前死之後街恩感泣私圖報效或中夜起立或對食忘餐不意誤聞道路

戴大錄

楊繼盛妻

味發狂言陛下不即加誅曲逆史議扶後入獄筋肉斷腐膿血腥臊死而復甦者數矣并覓家買不能給口幸坊續織屨以餽饑食已經三年今當行刑臣大雖復捐軀市曹亦將瞑目地下妾仰惟陛下方順養天和保合元氣昆蟲草木皆欲得所豈惜一迴日月下照覆盆若謂罪重不赦顧斬臣首以贖夫死奉入報聞而繼盛竟死西市張遂雖經以殉焉

徐德英

徐德英莆田人父廷龍嘉靖中仕同知德英好讀書

藏木錄

仙德英

苦屬文通俞氏子所著有建文紀益母仇氏等贊及
 五言古近詩坎輻多病器贊以死嘗作悼志賦其詞
 曰余天氏之選能方近祖乃肇替昔連世之祿獨
 方氏弗勝其康寧香義武以鷹揚方實葉夏而撰秋
 美帶編于南服方遂燕翼而昭則承惠澤之汪濊方
 雖永世而靡貳肆大方之振墜方敦仁厚以武教洎
 嚴君之揚華方蓋有光于先烈歷伯昆而序子方歲
 上車吾以有賴薄能之隨微方具二氣之靈淑承家
 世之儒風方敢浮沉于流俗奉嚴慈之明訓方竊前
 脩之芳瑣刊圖史以鑑戒首覽經書以自勗飲指舟
 之貞烈兮慕閭閻之賢哲哀最北之禍國兮憫桑中
 之自賊悵去古之日遠兮傷微者之莫續念盛年之
 不再方虞日月之過促惟聖學之宏深方惧寥陋之
 弗格勵子志以力追方恒所夕而驚湯理雖微而必
 究方事何由之問燭吾又縱覽路以爲佩方細明璣
 以允擇集桂荃以爲裳方索蘭茝以爲衣芳與澤其
 雖操首登都人而講之茂隸等之並茂方同厥志而
 弗遠進承敏于膝下方退切磋以安蛇進退風子土

藏木錄

古方指二南以爲儀桑胤光之蹉跎方歲忽而而若
 馳絲玉投之用折方又鴻鴈之分飛感離若之寂聚
 方情嗟而懷思慨賦質之涼薄方嗟性命之多百
 疾疾於其類仍方人酷烈之交罹氣鬱而不解方
 悲憤而莫支中腦臆之當華方魂怔營而莫持悲
 華年之難再方懷素志之終違浙女子之生世方雖
 顯揚之用情試歷觀于今昔方亦垂休于彤史或際
 遇之赫溫方描昌烈之文詞或振藻于芳禘方亦增
 輝于門楣哀吾生之薄祐方徒托躬而懷悲念鞠育
 之功勞方思浩蕩而不營曾涓埃之莫酬方預惟疾
 而憂之中心感以切方神悵恍而飛颺惟天道之
 昭方善惡降以禍祥嗟軫患之纏綿方繫百艱而
 儻嘗抑吾慙之積愴方何年命之不常也循本初而
 自省方余懷斯其孔幸也長太息而自悼方淚浪
 而沾裳指仕哲之儀履方諒天命之弗與懷背堂于
 其振方眠練衣于莊姜報何才而也阮方未胡然而
 承商何彼懿哲之茂行方亦遠矣而遭殃乎端道而
 疾天方踉蹌睢而壽康墜肆微而獲考方王履貞而

端仁信女理之可復兮恨天運之難：心吾惑而不
釋兮招靈氣使為予詳循往執之其昧兮何適繼之
有常孰非仁而可端兮孰非義而可長熊與魚之難
并得考蘭與芷不以非地而改香往者既以已矣予
何為而獨傷其憂戚以玉汝兮豈徒迷運而無當守
天東之東尋兮循主性而毋忘尺吾止之大道兮等
壽夭于彭殤觀大化之藏匿兮瞻千古而猶得苟余
心而日休兮雖沉痛痛何傷亂曰吁嗟性命胡不長
芳增懷永歎捨中腸兮遵道復仁吾何傷兮抱貞委

戴大錄

頌樂未央芳

吳扶陽

吳扶陽晉江人州都主事何珣繼妻也父希淵伯父
長樂令希澄兄弟年友以家法聞扶陽教養兄讀
書輒守几不去久之曉所謂語父曰止為女子然亦
可以有所為乎父果之使希澄教之名曰扶陽為說
所名義即鹿曰大人微旨同欲兒副此名也父兄擇
所歸以為珣繼室時珣已舉進士矣扶陽曰兒固不
計年齡長少也母謂吾家慕貴乎父兄以珣清修

吉士決意許之既通盟珣母歿扶陽素衣蔬食居廬
喪常終喪未歸珣繼弱多疾好觀書史扶陽飲躬約
飭誦史贊義撰理之輔嚴于師友珣即部公退輒
勸以慎決捷詳傳比刑部屬員以次司并獄當一月
宿獄珣當次扶陽常以手到問讀案疑義月滿珣還
衾枕衣履簡帙筆研安置不移其初珣大服其謹靜
珣以使事過家疾甚扶陽夜跪倚北辰日一食朝夕
侍臨決許珣剪髮納珣衷中以殮斷一練為珣視帛
自藏其半衣履苦舟推酌珣意奉寧給半具有纖悉

戴大錄

去之一月為文祭珣遺作書與內外親戚曰為人
臣而戒義君賊也為人婦而夫節夫醜也自昔慷慨
之士清貞之女皆令所生輕若鴻毛吾夫之死上無
老姑可守以勢下無弱息可守以慈又安得恣死
生之際難以自訣幸謝老父老母諸兄弟我何嫂姪
隔別幽明永不相訣異日得于黃泉與夫子相見庶
幾指舟令女吾目瞑矣珣死五旬而扶陽死臨死拜
哭几筵尊卑內外瞻視凜然舉止詳整王慎中為私
易名曰純節善道吳氏烈女事聞賜誼表

游錄張氏

貢士游錄妻張氏政和人適餘奉匡沃忠有省案儀
生有二子二女長女已嫁李方算也嘉靖季寇發建
寧張氏慮且葉測數提誦其季女曰元我婦賢順逆
要晏以一所天幸矣彼愛之若惟弱與刃女謹識之
餘聞讓曰婦言不祥無喪而德者故張曰婦聞上尚
其節必崇于夙女愛其身必明于素君將致節胡是
不解無思不祥使婦與女能明不祥祥莫大焉后止
何寇攻政和陷之張度不能脫連呼女曰省前誨乎

戴大錄

游錄

領之即赴井死張隨之聞數日賊窺井出殺割其帶
索中管珥得金數十時錄與其兄俱被執于節外錄
幸先脫後賊拘餘兄押之赴家取贖視其母妹則既
死矣賊知其故亦相愕曰雖母與子各執其贖可以
得生何弗為也烈哉烈哉覆之以衣而去萬曆中淫
門

趙尚貞

趙尚貞江華縣民趙元倫女幼聰慧嘗辟蟻蟻下聞
其弱弟讀孝經因通書義一日父取官給諭代教聖

諭解脫帖壁上尚貞就讀至婦職婦德之條聳然有
悟既慶初富川苗賊數十人至志倫家虜尚貞去尚
貞起罵卧地不行賊割髮恐之罵言愈厲賊繫頸拽
之尚貞乘間抽賊刀刺賊肋群賊大起斫其手足支
解以去時年十八萬曆中旌門

胡氏女

胡氏衡州人年十六適庠生謝恩賜恩賜讀書屬筆
下過方士授之術術謂仙可立致絕欲養生父母不
知也為妾胡氏苦事尊婢敬奉大子內外咸宜顧未

戴大錄

胡氏女

嘗一將挑蹄居二年母始知之泣謂恩賜曰吾子惟
汝奈何不為嗣續計不念新婦獨不念三老人耶恩
賜終不移而胡無幾微見顏色又八年恩賜死舅氏
繼之胡哀號累日夜亡何姑病亦危賴天預代姑幸
無恙憐其尚處子也為養其欲嫁之胡大恸曰新婦
去姑誰與養既難矣可再乎仰天視死姑見其誠乃
為恩賜立祠不半載所立祠亦死姑恸歎絕旬朝夕
侍曲胡解臂結安之姑以壽終胡表葬皆如禮

魏氏女

魏氏女者宣城徐元策既聘之處子也策詩冠應進士舉道平魏氏聞計告其父曰女幼許徐氏則問名之日已為徐氏婦矣今雖不幸未婚而既從一之義弗可以死生易也女將往臨其喪其父宛曲開諭不可用厲色拒之女辭亦厲父察其志終不可奪許其赴弔哭奠之恸哀動旁人哭卒遂誓死守節徐氏有危樓其高三級女詣得其最上一級永居之終月尚存不越少限姻黨有過訊者非肉戚雖兄弟不使登也居覺勤苦力作課工自給不累母家亦下援徐

識大錄

以庚子年與傅祥輝繼職紡每夜分燈影獨射障壁却邑聞而高之言之直指表其宅里以旌之一時遠近相傳以為美談年逾六十始聞一下階則已喘無成老媼矣先益允屬一微不妄費積蓄而外積有贏餘悉供歲時錄將之其年八十有二同居之人未嘗識其音響却歎彷彿其笑貌而不可得也

術數

宋琮

宋琮字萬鍾泰和人天資純恪悟性不踰中人而勤苦力學遂博貫群書尤邃于易以易魁鄉薦洪武丁丑會試第一人以為顯庸有日矣琮明于易數謂其同進諸士曰日間翰林多罪謬琮其竄乎人初不之信也是科西北人士無一登第者乃許奏試官學止劉三吾等徇私不公有旨覆考會試下第文字三書及贊善王俊華司憲特讀張信登狀元陳却等皆先

識大錄

宋琮

法琮以三吾首舉連坐誅戍威厲其精驗如此琮連累後益窮經博覽終無愠色人以樂天知命高之永樂初經故還家放蕩起為刑部簡較時修撰梁潛父名擅一時於翰林最鮮許可獨謂琮詩文絳義雄峻不群諸公欲薦琮入翰林琮曰壯詞崇以鐵清華此賈禍之端也因辭久之迂國子助教扶滿如翰林簡討正統初致仕自如死期人以休咎叩之琮不應卒時年七十六

胡弘

胡弘字任之寧波人少時學街于江右日者飛生勤苦不厭遠游武林遇老翁自稱汴人深于易理弘從之游盡得其秘由此以卜筮名景泰初從都御史張楷征閩寇所言多奇中後游吳士大夫多從決休咎儒士杜瓊年暮數失子筮得男初又云子又遲壯當有二男御史趙志望得坤之師云當發策決科司風憲至某年月日覲官且生子恭政祀瀨筮得比二丑爻動云若君展會必若黃門近侍轉任大藩後皆驗尚書楊萬里得復之六二言公至中年方有奇遇若

藏大錄

官三品壽九十官二品則差減四五年有子亦沾祿未幾果以潛邸舊恩累進禮部尚書卒年八十五子亦以蔭授吳縣主簿其他奇驗類如此尤善相字嘗遇二士於途將赴鄉試問得弘云二君一當中一有服阻皆不以為然已而一喪父不得入試一領鄉薦或問之弘曰喪父者問時適有人汲水而過水與立並字也故知其當有哭泣之戚領薦者問時偶有人立于側或位字故知其必中又有士人應試書半字弘曰君當連登兩榜半字者二中也別一士聞其

語亦書半字以問弘曰若且弗言科名當慶疾病其後一人連捷一人得重祿弘曰前問者出于偶爾遂而致之則有心矣事下必心故應得患也其術大抵若此

全寅

全寅字景明山西安邑人少聰警失明無所事乃學卜筮以京房驗占多奇中正純剛又清為大同鎮將寅從其決吏士休戚及師旅勝負往來如神英宗北狩遣使令鎮守武寧裴當問寅筮得乾之初

藏大錄

全寅

九寅曰大吉乾者象龍變化之物也四初之應也龍潛躍必以扶應以壬午庚歲而更庚者更也庚午中秋車駕乃旋還則必凶勿用故也或雖應為或之者疑之也後七八年必復辟于火王丁壬合也歲丁丑月壬寅日壬子其合乎歲更九躍則必飛九者究也乾之用也南面子午衝也必正南面故曰大吉使者反命英宗心識之也先入寇寅時在石亨幕下使筮之曰吉無能為也且虜已勝戰必克虜果敗去哈罕也先次奉 上皇南還廷議莫敢發寅謂亨曰虜

幸順義而我反夫奉迎之礼將為笑矣言止之
其部尚書于謙、秦達使乃得請。上皇居南宮錦
衣衛指揮盧忠上變妄言。代宗怒殺中官阮浪猶
等治不已忠黨得大富貴請實錄之實錄已叱咤曰
是大凶兆死不足賤忠懼而伴狂事乃解。代宗不
豫中外以儲嗣未定為憂寅迎言于帝曰公國之柱
石當委身數命以安宗社今充疑之際不早定大計
禍且不測矣帝意遂決。英宗復辟將官之固辭乃
命范金為陰陽神寶鉉錢十八文貯牙盒以賜之其

藏木錄

他賜予甚厚會清以指揮出蒞徐州。上留寅京師
授錦衣百戶寅又固辭不允寅見帝寵幸大甚海國
益以持滿之道戒之帝不悟以及于禍寅往來公卿
間語不及私大抵抑邪與正挫人頽詎遇英宗今人
傍誦聽之至老不倦卒年九十三

星扣

劉日新

劉日新金華人妙解祿命之術。太祖克金華聞日
新名召使推策賀曰將軍當極富極貴又推諸將校
則或言公或言侯。上以其不言官職怒之日折屏
左右曰極富者富有四海極貴者貴為天子也。上
大喜洪武四年召至將官之問其所欲對曰貴與富
皆非臣所願唯欲求一符可以遍遊天下耳。上因
以所擇曰扁額曰江南一老叟腹內羅星斗許朕作

藏木錄

劉日新

若王果出神仙口賜官不拜賜金不受持此一
握扇橫天下走職以御璽日新特扇周遊十二年乃
歸忽對妻子言我當死于非命以是歸耳遂渡海去
其妻留之曰死當終于寢位復何之答曰當死京師
却習藍玉平雲南還召日新談命曰將軍將星見梁
地當封梁國然七日後必有一陰我當與將軍同死
後王果封梁國公數日伏誅臨刑嘆曰劉先生神哉
問為誰以真言對日新嘗被旨不許為人談命上聞
之速問日新日新具服上復問曰汝命幾幾時曰必

今日笑乃親之

袁珙子忠肅附

東珙字廷玉鄞人也高祖鑄宋末進士元兵壓境鑄不屈死烈火中其家十七人聞變俱赴水有沈朱一僅保其遺孤珙少遊海上遇異僧石崖于洛伽山哥之曰公目光如電當此術願吾將校公因布黑赤豆貽寔令仰視日五眩懸五色綵樓便隔窓映月辨別皆得之乃授之相術其法古者至極上鼓或五鼓然珙對聖燭視其形狀氣色更參以所生年月百無一

鐵大錄

失珙在元時已擅名天下笑珙為人占必先察其心志聽其言語觀其形氣然後斷以吉凶珙於元流寓氏莫不涉究好為歌詩酒酣擊缶仰天豪吟所居即城西屋前波樹柳自號柳莊洪武初見姚廣孝嵩山寺曰公非五名縹緲東之儔也後廣孝薦入燕邸而珙至燕王 孫珙入籍中託取之與其子志徹俱至 王選衛士九人與孫弓矢雜入酒肆拉之飲珙前引 王裾長跪呼殿下九人皆俯曰是也珙言益切 王趨入宮台珙曰間者何以知吾王也對

曰 殿下操弓矢肆中臣望見 殿下手蹴而履龍

掌也因疑諱良久稽首曰 殿下年四十聲當過膺

必為蒼生真主生致太平二十餘年 王悅留珙

過列較散卒往 許以公侯大臣 王恐其語流聞

遣還御即位召入見官太常丞授也徹鴻臚序班賜

眷甚厚既營北京父子危從出入禁庭立儲之議

帝意有所屬者累年使珙相 仁宗曰人生也使相

宣宗曰天子萬年於是議遂定而忠徹初在 燕王

府中 燕王宴北平諸將使忠徹執壺觀之宴畢言

鐵大錄

燕王曰都督宋忠面方五大身短氣昏工部侍郎張昂面方五小行步如蛇都指揮謝貴擁腫早肥而氣短都督金事耿繼賢頗骨稜其色如飛火左金都御史景清身短數雄皆當刑其後永樂中人言楚王子重賄者舉遣親之還奏無它異遂北征虜所言皆驗 仁宗為太子時 忠徹言 太子前不遜及即位欲誅之滑夏原吉諫正而解宣德初言 上前七日之內宗室有謀上者果報漢王及其他將諸公卿間往往有記其事者珙有孝行性抗直能輔人以義忠徹

外雖如父內陰破 太宗使相群臣與有隙者乃言其短正統中坐粉微下獄也徽仕終尚寶卿年八十餘卒

萬祺

萬祺字維壽江西南昌人少遇異人相之曰子有仙骨否亦極貴以一編授之乃檢命法也於是研指以卜公卿貴人多奇中少為縣學史景泰中辦事吏部飛奇其術授鴻臚寺序班進主簿及召見有言報驗賜白金銖幣改吏部驗封主事轉員外郎 代宗不

識大錄

萬祺

陳有儀名表藩者石亨以問祺 曰 皇帝在宮中裏事他求刻期復辟與今與彼下及徐有預迎駕觀衆合 上既復位召見文華殿即日報為郎中曹欽反執王翔李賢祺時在側欽問之對曰公勿負國宜以死工謝則自求多福又徐謂曰尊公碑文非李公筆也公當弗忘欽俛首其兄鐸曰萬君言是也則賢由是獲免 上聞而壯之召祺宴勞陞太常寺卿成化初陞禮部左侍郎為言官所論改工部陞尚書管岳州廠 皇太子出閣加太子少保二十年卒祺以

史著致位它保大駭物論但為人謹約故得保全云

郭修翰

郭修翰吉安永豐人少孤貧童子時母命為市辭曰識字急于市讀易讀史手不釋卷市童張林之母老盲廢修翰曰授給行傭吾不如江次翁遂穹通天文七政讀書費卜于市得錢供母而星學名一時有人問壽曰不及終迨五月三日其人逆詰之曰糶入釜矣越明日而疾作張督府兵以司馬內召之問之答曰猶寄長城三歲岳愕然尋有麻陽之命言王方伯

識大錄

郭修翰

大用一歲兩遭但不得專勒大用曰方伯得達必中出也何得無勅果尹京兆再遭卿陸方伯杰深信修翰術以薦于丘泰政民範乃言其旬日必死范範怒欲如修翰罪以山杰薦姑遣人羈守之如期不驗當籍死至期果死貳守莫同自惜不第恒嗟位卑修翰曰公一歲入召再歲按察提刑矣果如其言自如死期示我六旬有六六月六日無生理及期而病卿士大羅傲佳問之修翰曰而今先我猶相問耶傲死以三日修翰以六日

畫家

倪瓚

倪瓚字元鎮自稱雲林漢倪寬之後也世居無錫縣
橋梅里之祇陀園建閣清閑此紀以贊雄於卿至
璫則唐豪習沈酣桂史多蓄書法佳畫彝鼎名翠性
有潔癖園中竹樹花卉晨起必課奚盥拂慈菴刺服
每雨止風收扶膝逍遙詠歌自娛賓友時至笑語留
連竟日終夜好客之名聞於天下璫為詩蕭散冲澹
時見氣節作畫簡雅神致遂入逸品其初尚率子弟

戴大錄

倪瓚

營生遊業作以其餘財行仁義晚盡棄散黃冠野服
浮游湖山每駕輕舸湖上青風遠發人知為雲林訪
至也

王綬

王綬字孟端無錫人號友石又為九龍山人高介絕
俗沐黔公行金帛未登謝絕之漫忽作一幅遺其所
厚同官轉致之曰姑以是塞黔公意世言我為公也
月夜聞簫笛乘興益幅竹訪遺之其人乃大費喜甚
與絨紵各二更求配幅絨却其幣手裂盈壞之絨有

詩集行世王世貞梅綬登竹為國朝第一

王字久

黃子久者吳人資故絕人負書而遊見學士大夫伐
其技能多所凌忽遂以罪錮之後逃去為黃冠往來
吳越間教授子弟無問所業談儒墨黃者以自辨屈
入其益長於山水初學董源已乃稍變之有登訣傳
世

戴進

戴進字文進錢塘人臨摹精博而意趣包涵不以清

戴大錄

戴進

媚自臻尤一落筆俱入神品為本朝畫流第一宣
宗善繪事一時待詔有謝廷循倪端石銳李在皆有
名及進入京眾工妙之一日仁智殿呈進特以得
意之筆上進首幅為秋江獨釣畫一紅袍人垂釣水
次畫家惟傳紅色最難而進獨得古法宣宗方閱
廷循從傍奏曰此畫佳甚恨野鄙耳宣宗即之對
曰紅品官服也用以釣魚失大體矣宣宗領之
遂揮去餘幅不復閱放歸以窮天死後而人始重之
大梁人有張路者學其法頗進於神鬼佛像尤多乃

不足貴而路繪人物無有吳偉焉進同邑方藝學進
畫已造司域惜其早卒評者謂戴門類子其後復有
仁和沈仕善花卉山水稱名品仕判部侍郎銳之子
疎放不治生厭詩

夏景

夏景字仲昭崑山人以進士自中書舍人景進太常
寺卿直內閣詩文書法皆臻妙境畫竹石師王叔至
遠爽亦購之景兄萬字孟賜亦善書畫師高房山
洪武末為永寧丞請戍雲南永樂中景簡入中書料

識木錄

夏景

習字上臨閱稱善景穎首謝同官臣兄萬亦能書
呂誠稱旨命與景同為中書舍人時稱大小中書又
景同時有熟太守送吉送吉善畫梅花遠爽購從吉
梅花亦如購竹於景也其後得景法者有朱端

呂紀

呂紀鄞人專攻翎毛間作山水人物屬志藻唐以來
名筆兼集衆長弘治中應例入御用監蓋造精詣凡
草木花鳥生意流動泉石波景點染烟潤有造化之
妙孝宗朝傳奉聖至錦衣衛指揮應詔承制多主

意進規雖涉杜撰而所存有在孝宗嘗稱之曰工
執藝事以諫呂紀有之與紀同時者有邊景昭花果
翎毛亦精神刻肖人以邊呂並傳景昭浙西人而廣
東有林良者亦以善畫花果翎毛官錦衣指揮

吳偉

吳偉字次翁江夏人少孤貧善遊子甲一日與趙甲
出過一道士目與之與之期東門大石上兩友皆淡
三期乃得道士刺石出泉飲之曰二君去此技當名
天下遂別不復見偉後學畫專十二科山水人物蒼

識木錄

吳偉

初入神品名籍甚公卿間憲宗召授錦衣衛鎮撫
侍詔仁智殿偉好劇飲命妓值其飲或經旬不顧人
欲得偉畫者則載酒携妓往一日被詔正醉中官狀
掖入踉蹌行殿中上命作松泉圖偉跪翻墨汁信
手塗成上歎曰真仙筆也偉適直有氣岸非其人
雖駕請不應即素脫一言不合輒投硯起其出入掖
庭奴視中貴人未畫又多不與於是中貴人數短之
居無何放歸南都孝宗登極遣召見使殿今畫稱
旨授錦衣百戶賜印章曰畫狀元偉思還楚蒙恩榮

稀武昌數月遂次采石有言退回京賜第而衍遊二
年稱疾歸居金陵秦淮上 武帝即位復使 召之
未就道中酒死而趙甲者望神思像甚愛其著名楚
中蓋當刺泉時偉先拘為多道飲少矣

郭詡

郭詡泰和人也自稱清狂少從事學官弟子業稍試
舉然忽置冊歎曰循咫尺之誦誦市榮當世何以務
浩觀立挺藝逆現璋之思著周流之跡乎遂去而醉
狂其能丁畫適歷名山曰豈必諧也畫在是矣於是

戴大錄

郭詡

手模成畫、已題詩、題不盡又肆為畫、不又
及于詩同時江夏吳偉北海杜堇姑蘇沈周俱以畫
名莫不延頸額交天下號傳清狂狂之百金有肯人
欲多得詡畫詡雖日數屋梁不對盤金因索輒踉蹌
狂趨呼弄跳弄去弘治中徵天下苦畫者被推擇應
詔京師官長者各誠舍長清狂至無留門謝雖難酒
雖其人竟酒至醉、輒呼紙揮灑不望酬值也寧康
王荆和王好術學致賓客詡見王故戲深衣鉤旁趨
綰絛懸散青條垂兩綰如綰冠青綰冠、左右有縷

絛其下似側注步搖戰足履當首綠履扶班竹扶王

望見之奉百金為飲食其輒散與足爭交友及富意
之人問學少年為踴躍翻覆走馬養猿之戲寧王宸
濠召與語輒辭謝之故與此業此微罪行念都御史
王守仁智推足解脫已往休之賦盡題詩以見志守
仁悟典之符牒合辟耳目他游遂開進走武昌至則
通訊率又貴俠者乃候虛無入時值弱船絕跡入德
安宸濠及其党言郭詡慷慨可借軀得詡勝一敵國
矣宸濠使人賁書幣約詡以好語入見如逗梗鐵殺

戴大錄

之其人跡至武昌不待守仁歎曰鴻鵠橫絕非斯人
耶而其時燕人有葉元靜者被服人服亦能貴其藝
其迹跡類詡

字學

宋克

宋克字仲溫長洲人少任俠喜擊劍走馬尤善彈指飛鳥下之家素厚藏克用周養賓客與少年飲博遊藏不喪其賢遠壯見天下紛亂乃謝去酒後將北走中原從豪傑計事會道搜逐歷遊江南名勝而歸家居以氣節自勵衣冠爭慕赴之有軍將羅橫甚敬殿辱士類召克飲或勸克勿往曰爾人也克即往坐土坐為語古賢將事軍將舉尊下拜立起為壽克伉直

藏本錄

宋克

多辯好藏切家雖貧其舊時喜事故在致客尊賢周旋不倦時人因有樓若卿原巨先之風久之稍厭去杜門學書作章草法一時學者爭効之洪武初為鳳翔同知卒時有宋廣字昌商者亦善草書人稱二宋廣亦仕為河陽同知

沈度

沈度字民則華亭人父易至孝以易學教授徒輯五倫詩著孝經旁訓行于世度少力學善篆隸真行八分書洪武中即邑父舉文學弗就坐黑謫雲南同謫者

多名士率與度交峨王禮聘之屢進直言于王館都

皆體能家為其子弟師能入京師與度偕行既至

成祖方命翰林院舉士編修楊溥以度應詔擢翰林

典籍一時翰林如解縉之真行草胡廣之行州滕用

字之策八分汪汝玉梁州行之真揚文過之行皆知

名當世而上獨喜繕度若度書度書就龍飄逆雍

容垢度八分尤為高古上賜度二品金織衣新製

象笏縹度名氏塗黃金予之度第樂與其子藻皆善

書故官之近侍度事上盡誠被顧問必正對仁宣

藏本錄

二朝皆被寵遇累官翰林院學士年踰七十乞致仕

不聽度為人孝友貞靜不輕附貴人門所好唯載籍

法書名益古器間暇閉戶焚香賦詩雜列花卉奇石

高人韻士至必具醵酌或吟或奕意度蕭然而樂為

人端厚謙抑好獎予後進館閣稱二沈云度卒宣

宗遣官賜祭給驛歸喪命有司營葬孝宗善書雅

好度書訪得其四世孫世隆授中書舍人直內閣

識人錄

古宣通史臣劉 撰著

方技 釋家

懷信

懷信字孚中俗姓姜奉化人持鉢乞食進修精勤策勵法衆視寸陰若尺璧元末住持龍翔集慶寺明兵下金陵僧徒風散懷信獨結跏趺坐坐兵入滿前見其目不旁瞬無不御扶下拜 太祖幸寺听懷信說法

識太錄

釋家

梅若改龍翔為大天界寺居之告終前一日 太祖方駐兵江陰正晝寢夢懷信服褐色襌袍來見上問師胡為乎來也對曰將而歸來告別 太祖還聞造化衣與夢中同色詔出內府泉幣助喪事命形家為卜藏舉龜之夕 上親致奠送出都門外人謂身後之榮懷信有五會語錄行世與同時分坐者有竟初恩公館講宏施惠凡鍛聖機鋒所觸扶礎奔霆回衆歸依如水赴海

祖登

祖登字無盡族王氏四明人幼時見父好謙罵華嚴

經五色舍利見華端歎曰般若之驗一至於斯耶因求出家既受法於日溪沐公日溪升堂祖登曰生无事大無常迅速乞賜指示日溪曰十二時中惡之參究忽然觸著却未再問祖登抗声曰無常迅速生无事大語未終日溪便唱祖登還礼并日溪曰見何道理便爾作礼祖登曰開口即錯日溪領之服勤數載出參名德既歸隱于其州西之上雲峰縛草為菴虎狼蛇豕交跡戶外冬攝伏之日與徒苦行自給影不出

識太錄

祖登

山者踰五十歲剃髮之區變為寶坊上雲之境於是為勝有以土田布施則辭曰佛祖乞食吾焉用此母年九十餘迎養山中衆以非沙門行曰世尊尚升梵初利天為母說經我何人斯敢忘所自

梵琦

梵琦字楚石小字曇耀象山入姓宋元名僧也 高帝既定天下念四海兵爭將帥武廢致非命精爽無依非佛世尊不足度之洪武元年秋九月詔召江南大浮屠十餘人於蔣山禪寺作無遮之會升座說法

以尋入天龍鬼之所梵琦與其列後事 上悅二平
春復用元年故事召至說法如初錫燕文棲下親承
顧問登還出內府白金賜之三年秋復至 上以梵
神情狀出微難測意遣經當有明文妙來僧中通三
藏說者為問梵琦以夢堂雲垂行中仁公等對皆應
召至館之大天界寺既而援據經論或書將入奏忽
示微疾索筆書偈泊然而化時方禁大藥 上特命
從其教茶毘之餘齒牙舌振救珠不壞設利難粘綴
遺有藥、如珠梵琦神現精初卒明正法嬉笑起焉

藏木錄

梵琦

無非佛事所蒞之處黑白鷺慕如冰歸壑縱橫自如
內而燕齊秦楚外而日本高句麗皆決心要奪之座
下得其片言裝潢藏不啻拱壁有六會語行世洪
武中所召江南大浮屠則吳中大祐徑山之智及竹
庵之清遠聖屋之元靜五臺之寶金開元之丈康圓
辨之智欣

雲垂

雲垂字無夢慈谿王氏子也開山浙之瑞龍院日惟
一食終夜凝坐達旦洪武三年徵詣京師 上老之

放還山年八十九矣一旦無疾或浴易衣出器物分
遺叢林諸友命弟子曰三界空華如風捲煙六塵幻
影如湯洗雪亘古亘今一性歸存吾將入滅听吾偈
曰吾有一物無頭無面要得分明涅槃後看言訖斂
目生逝雲垂脩身廣願文思泉湧持卷軸來求者積
如束筍當風日清美從容揮灑須臾皆展長短精順
無不合作翰林學士承旨張翥曰垂師像觀偉而重
戒行嚴而潔文章簡而古禪海尊宿一人而已

寶金

藏木錄

寶金

寶金姓石乾州永壽縣之名胃六歲依雲寂溫法師
為弟子既離落受具入西蜀晉雲山中師事海真禪
師大領道要出參諸方懋峨嶺山誓不粒食採啖松
栢脇不沾席者三年自足入定或累日不起嘗跏坐
大樹下溪水橫過人意其溺死七日水退燕坐如平
時唯衣濕耳一日听我木声通身汗下如雨歎曰妙
喜大悟十有八小悟無算豈欺我哉未生前之事吾
今日方知真耳急往證海真海真歎曰百餘年間參
學有悟也豈無之能明大机用者寧復几入無用和

尚有云無用當出三虎一彪一虎者豈非爾邪爾住
朔方道大行也無用名守資益寶金師云先是寶金
在定中見一小甚秀麗重樓傑閣金碧絢爛諸佛五
十三菩薩行道其中有招寶金入曰此五臺山秘魔
巖也前身修道震骨猶存爾何忘之既寤遂遊五臺
山道逢迷首女子身披五綵敝衣赤足一黑髮隨後
寶金問子何之曰入山曰何為曰一切不為良久乃
浸叩同行者皆弗見或為文殊化身云寶金乃就山
建震驚庵四方聞知不遠千里負餽糧來獻寶金志

識大錄

儲之以食遊李之僧多至千餘人久之以應元頌帝
召居宣州敬亭山石巖寶金既有道行藝習天文
太祖起兵時過宣州聞其名往訪之跌坐不起露刃
臨之曰汝知有殺人將軍乎輒應曰亦知有不怖死
和尚乎上異而謝之問以嚮導果決勝如其言天
下既定召與無遮之會上欲用為僧官大理卿李
仕魯言子天下學較未建儒風未振先獎異端非所
以訓上怒仕魯乞歸遂賜仕魯死

文康

文康住持開善道場耽樂法乘見諸踐履念佛以乞
食為事樹下一宿尚恐為情未法乃一切憚之者越
滋長於是著托查之歌大藥也人舍妄入真起乘陰
聖太祖欲建無遮大會致齋便閣問宋濂誰為高行
僧濂以文康對因及託查歌明日駕幸鍾山召索觀
上悅歸而和歌以賜之

清遠

清遠南昌魏氏子得傳於其舅氏全悟全悟者笑隱
訥公元末名僧也清遠善文章多聞見人稱文中虎

識大錄

清遠

預目謂曰佛法世法不相違背吾餘力及之故以光
潤宗教耳洪武初召與無遮大會遂退居錢塘之梁
渚問道者踵至八年召弟子善解屬以沒事怡然而逝
清遠軀軀小神宇超朗終身持誦金剛般若經元
末避地巨廬悍兵未索金帛清遠瞑目訶之曰淳屠
何有拔劍欲殺之清遠引頸就劍無敢息去

宗泐

宗泐臨海人始生坐即跏趺入異之八歲從全悟學
經藏過目成誦自是深入秘密通古文詞與僧未

遠奔稱歷遊兜陵悅涇川水山之勝止焉 高帝致
天下高僧勸首應詔至主天界寺奉使西域 帝喜
之命與吳印普髮將授之官印普髮升官勸竟不受

宋復

未復字見心豐城人當元亂而隱祝髮入縣之華菴
堂後避地會稽山中主慈航定水院以不能見母作
室院之東澗不陳尊宿故事名為蒲菴以示思親之
意後主鄧之太寧寺抗靈隱寺 太祖開而徵之大
會鍾山升座說法辭意剋至開者警省未復禪源妙

識大錄

怡教部精探任道德為佳持假文詞為將戲其文漢
麗演迤森嚴整暇詩清詞橫遠有塵外思一日召見
賜膳上詩稱謝詩有金盤蔬合未殊域自慚無德誦
陶唐之句 太祖大怒曰詩用殊字謂我及朱耶跌
德不陶唐也無而漏之慚自心耶未復玉筋雙並圓
寂丹渾之下

永隆

永隆姑獲施氏子刺指血書華嚴法華二經書時筆
端出舍利燁然有光洪武二十五年大度僧衆四方

沙彌給牒京師者三千餘人 上試之經文多不習
敬悉戮之永隆請焚身為諸僧請命許之至兩華廣
聖閣丹拜入龕索燭書偈取餅香書風調雨順四字
語內臣曰頗為泰 上遇早以此祈雨東炬自焚烟
綖凌空異香撲人群雀飛翔龕頂良久火餘斂舍利
無算於是 上省三千餘人畢慈度之他日大旱
上召僧錄司官迎永隆香至天禧寺祈雨三日為期
入夜大雨 上曰永隆雨也為御製落魄僧詩

惺吉堅茂

識大錄

惺吉堅茂

惺吉堅茂兩僧也南京鷄鳴山在六朝時為北印之
岡、下有坑整凡殊教者皆冥之俗呼萬人坑明興
藥都城包坑城內矣 太祖建十王功臣寺廟又鷄
鳴寺于岡之陽以為祀神演法之所復立國子監鎮
壓之而日時餘魂帶魄注、結為黑氣、觸人輒昏
仆甚至殞命亡軀一日事聞 太祖服儒服幸廣業
堂試其事則妖怪寂然駕回復作於是思以神道治
之遂敕使迎取西番有道僧而惺吉堅茂與七僧俱
未返日結壇場具大石鉢盂三貯蓄淨水菜飯三物

諸僧登壇作法忍感天雨寶花之異壇場上下黑氣
充塞聚散開合宛若趨向之狀供事人役驚駭其身
惟露頂額耳似此者七晝夜始滅太祖嘉其神妙
構西番殿飾黃金居之命光祿寺厚之日饋、有餽
留貯豆中不以食人諸僧旋繞誦呪皆化為水越數
年還國

日元頌

日元頌禪伯西僧也永樂五年四月望日 成祖與
往靈谷寺現向日塔影臻心默禱曰願祝如來大寶

識大錄

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吉祥如意果鑑朕誠則示塔
影一已塔影見 成祖又默祝願天下太平五穀豐
登承給人足民不天開物無疵癘果遂朕心更示塔
影一已復見塔影二利耶之頃三塔畢見其色始若
黃金在鏡金輝未露俄若躍右精光煜輝少焉如泥
金布練旁芒紛數若注若流綺密綠標點壁丹碧燦
然呈露至暮有五色圓光、十見二佛像及如來大
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像已而復見寶公像拱立
於前十七日 成祖萬壽節也先一日復與往復然

祝曰明日為朕初度若吉慶福祥則塔影更見已又
見塔影二一照壁一映地典前塔影連為七其色或
黃或青或流丹或紫或綠或紅或錦繡錯綜若琉璃映徹
水晶洞明若琥珀光若珊瑚色若瑪瑙瑋璵文彩晃
耀若洲沉而珠朗若山輝而玉潤若丹砂聚落若空
音出穴若鳳羽陸離若龍章燦灼若丹霓族孔蓋之
飄搖金支翠旗之掩映若景雪慶堂之炳煥紫芝瑤
草之爛斑若陽燄之迴太陽方諸之透明水若日出
而霞彩麗若而露而虹光吐若岩室而電影擊至於

識大錄

鈴索振搖室輪層疊當九麟、閣檻縱橫玲瓏踈透
一一可數人行走舞蹈若所服顏色若鳥雀衝通樹
動花飛恣見光中而天花雨塵悠揚交舞十七日花
徧下大者如盞小者如錢東西兩廡又見塔影十光
輝照燭如前勝妙十八日復往景大勝前有彩雲五
色輪囷煥衍低翔徘徊舒舒欽變化萬狀不可殫
述塔心復見塔影一已而青瑩綠樹之影絃然畢呈
塔殿上所製七坐光異香芬馥充達迤迤至暮留師
后寺現之十九之朝師報塔影第一層見如來大寶

法王西天大菩薩自在佛像三羅漢像六環立左右第二層見紅色現音像一左右菩薩像四侍拱手捧香花供養有圓光五色覆塔上寶蓋垂蔭璎珞藏鞋上大悅曰物影一而已悟見多影佛道僧法於斯為勝命首與師使歸而言之國人

頌禪師

頌禪師長安人俗姓弓洪武初來五臺普光禪寺師無念德公嘗夜中見自在身在文殊會中聞種種偈頌渡雲游名山還止五臺永樂初踰跌而逝茶毘後

藏大錄

頌禪師

有舍利及有語錄傳世

昌海

昌海太原人參徹半藏禪師深契要旨博涉群經皆杜其奧與洪蓮藏金諱道人呼為海金蓮三高士戒律精嚴屢有災異歲早禱雨輒應隱峨嵋山刺血書五大部經一百十三卷較正華嚴合論五臺清涼傳奉衆二百問皆是手書永樂中召入京師修大藏經授太原府都綱年八十餘一日沐浴更衣趺坐而逝

善哉

善啟字東白長洲宦族楊氏子甫能言即通佛典父母異之令礼永茂院主為浮屠并跡龍山旁謀經典永樂中主上海延慶寺通軍為副都綱召纂脩永樂大典較大藏經賜金縷僧伽黎服一時名公皆與為方外交嘗論儒釋之辨曰各自為其教又曰東魯重道西竺見性皆先非厚故雖離父母而養生送死皆合倫常

覺堂

覺堂嘉定人祝髮崇明慈濟寺平生茹素未嘗妄語

藏大錄

言未來事歷有驗或卧于榻或有見其行市中人稱覺菩薩成化中五月五日跌坐化去月餘面如生肌體溫軟身久不壞奉若空衣

迴光

迴光禪師西僧也永樂初來迴光寺演法歲暮南迴駕幸寺中忽有僧送寺出與工談道圓對不啻其偈曰可惜此處青蓮地不見迴光旧主人書竟俄失所在武宗悟曰迴光禪師也命西域僧繕印度真之以識其事

祖覺

祖覺嘉州人住蔚山中巖唱明佛法學徒雲萃作僧史一卷及華嚴金剛經解行世

智中

智中國師彭縣人生有異相年十二札月光禪師惠心清修苦行晝夜不怠後患心授松溪都綱智中隨去尋代其職時番夷叛服不常智中撫化莫不投伏天順中果封國師賜勅誥降銀印智中在道四十餘年化行功著成化二年、踰七十詔歸彌陀寺優老

戴大錄

馬

祖覺

道家

周顒仙

周顒建昌人長身奇壯舉止非常年十餘病顒操一瓢行乞南昌市日施力於人夜臥闌落間常趨省府曰告太平人異其言乎顒憐不數年元魏陳反諒據南昌顒避匿不見太祖戰取南昌將運建業則出拜送馬首曰告太平時時於上前探強突齒不已太祖曰何多也曰可二三斗自足太祖出或迎或推輒曰告太平太祖最之飲以燒酒酣暢不輟又

戴大錄

周顒進史

輒曰強多強多太祖賜之鮮好衣服故衣腰間有當蒲三十許太祖曰何所用為曰常服可止腹痛顒又自言入火不熱水不溺也太祖覆巨缸蒸之煨蘆薪五尺圍薪火消揭視之曰固甚煖如是者三乃使蔣山僧假顒寺中轉肆執競諸兒不堪月餘僧言顒與沙彌爭飯起不食旬五日矣太祖怪之召視無餘色賜之食曰能不食一月乎曰閉之空室至二旬有三日出之駕親往賜之食時京師將士爭持酒有食顒皆食盡然厭哇之至太祖所賜食

識大錄

則餐飯也食既走候 太祖寺門 太祖行以手圍
地如掃曰破一桶成一桶顯或廢或隱出口皆應
太祖令軍士顯無正語若行軍有易第言報白及在
漢九江問顯曰此行可哉曰可曰又諒帝矣顯仰屋
視曰非談坐也 太祖曰與我偕行顯曰諾扶筇揮
擊馬前若捷者每至晚城不風問之曰行風不行不
風 太祖行不數里風烈甚至馬當江豚出顯曰水
怪見損人多 太祖惡之投之江旦與眾偕來 太
祖曰胡生也更召與同食 已曰公能殺我乎即去

莫知所之既而御陽 太祖使求之巨廬山中有一
民曰日有一人頗且奇止我舍曰努力耕田太平矣
我已告主上未見不食旬餘入山莫知所之洪武
十六年有赤脚僧者中長安門自言巨廬深山見一
老人使揭 明天子為 天子卜年 太祖恐示疑
於下民不內省四歲但製詩二首寄之又六年使人
問僧曰復見老人否曰不也又四年 太祖有疾甚
篤赤脚僧復至言大報尊君周顯祖及建基續集
陛下所藥凡二一藥一石皆名溫良 上服之頓藥

識大錄

三服乃聞有舊蒲氣醴底沉墜升砂非人間色赤脚
僧固言居廬山天池寺時有徐道人者見過曰竹林
寺現詩可同往觀之既至見有披草衣者謁天眼尊
者竹林中僧曰何人也天眼尊者曰周顯也古今人
主物也此人此人歎扣今人主詩僧前乞覓之曰已
棄之石上矣尚省記也請并錄以獻 太祖現其詩
意與顯時所言合仍使物色之巨廬山無所得親
起碑其處而祭之文赤脚僧姓沈法名覺顯湖口人
洪武初居蓮花寺號足不葷沒入廬山天池寺僧道

張君實字全一一字玄吉別號保和客居三半子遼
東懿州人其流寓淮之安東溪天師沒也生於金世
龜形鵲骨大耳圓目髯鬚如戟頂作會操手持方尺
一笠一衲人目為張選通嘗與劉太保秉忠冷協律
謀學於沙門海雲日行千里所喉斗升輒及或時暝
日旬日辟穀數月隆冬耐卧雪中遊荒寂無恒履經
籍墳典道目成誦有問養生術竟日不答至論三教
奇者如次江河所言皆道德仁義忠孝之旨君實在

金時則修鍊寶鷄之金臺觀至元時學道鹿邑太清宮時荷山下童子出遊令閉目從之童子竊視空中也嘗往來拓城張設家其後教魯孫從家寶洪武初君寶與西閣道士李白云雲交契有童子張朝用者君寶門知其先世謂朝用曰吾識爾高祖始生時童子沒當貴若自愛越月北行朝用與李白云雲送之見其足不履地其後至均州武當山居之武當山者真武皇帝脩真地也君寶時語人曰山當大顯無幾何時矣因結三卷命弟子分之曰五龍卷命丘玄

藏木錄

清居之曰南巖卷命盧秋雲居之曰紫霄卷命刻古泉楊善隆居之而自結卷以奉玄帝卷前古未五林棲止其下猛獸驚禽皆為絕跡其後時往來長安土洞歷龍岷甘肅舉一小鼓道岷人楊氏鎗鎗奪大鋪一夕留頃逝土民楊龍山買棺斂之臨窆棺有展動聲發視珠治太祖晚年聞其名四來不得沒乃入蜀見蜀獻王於成都而或祖靖雅時真武皇帝屢示靈現靖雅之後上感神麻為皇帝大立宮觀於武當名其山曰太和所建宮觀地即君寶所結三卷以

分若其弟子者而自乃結卷成祖大之曰王虛宮而前言驗矣君寶一日至京師成祖召問之曰吾欲學道誰最樂者對曰食英者道通利極樂事上謂其不淑散投之忽有所若則不厭食與不待遠方思之道逢使者附進策杖草鞋雙履服尋愈上疑念之而欲水之以給事中胡濙有道氣使之往而是時朝用為詹事主簿失淡輒薦與偕上即官朝用為均州知州而國子助教王達苦者言淮安人王道宗亦與君寶姓未成祖召見宗道賜金冠鶴氅亦

藏木錄

使奉書者有過入名山求十年不得十五年再達醫官欽等齋書有往來遺龍虎山道士奉書曰皇帝致書張三丰足下久仰真仙渴思親承遣使名山迺詣度請真仙道起萬有體合自然朕至誠願見夙夜不忘掛候雲車惠然風駕毋以庸菲不副奉下不得因動正一林碧雲建宮太和以候君寶之至天煩未或隱或見英宗聞之封為通微顯化真人錫之詰命初胡濙之訪君寶也入闕道泉州有董伯華者楊而息於衛濙為與中作札云伯華者亦仙凡大早能

錢雲兩行市中賣雷自給書雷童子手程而放之常有雷聲也

張中

張中字景華臨川人少應進士舉不第遇異人授以大極數談極極多駭常戴鐵冠入邪鐵冠道人高帝十餘歲時遇諸道引高帝手相之曰太平天子也但尚未母妾動他日遇徐達亦少輒許以王候高帝下南昌參政鄧愈薦中召至入謁曰天下獲援之命世之主非公其誰帝曰吾嘗見之轉憶曰

識不錄

張中

我時之矣鐵冠道人耶回為帝望氣曰侯尚未帝曰吾舉南昌兵不血刃民子其獲乎中對曰天下自此大定但南昌旦夕尚當流血廬舍不燬鐵冠僅存一殿耳七阿友諒將康泰降復叛悉如中言上夜坐燈花舊簾中遽剪之左右曰佳兆可惜中曰宜速援南昌居三月友諒取南昌之報至上將兵行召問之曰勿遲七月丙戌國解今去五十日當大勝亥子之日獲其首領其在南康乎丙戌友諒聞救至遂解南昌圍東出鄱陽湖以送上師遇于聚即山

識大錄

人策杖出關與投槍之日合

貝國器

貝國器海寧人有異術弟子欲學之不傳也乃俟其遠出開筭窺其書見國器在筭中吳元年與鐵冠道人游白下同宿值高帝微行假榻為無枕斗國器夜起視天曰帝星臨斗帝昂首听之鐵冠曰尚離尺餘帝大驚明日召二人至問以國器年號所對皆帝心所定者蓋異之因忽不見

冷謙

冷謙字茂敬武陵人。一云錢塘人。元中統初。友劉東忠。送沙門海雲遊。無書不讀。尤深於易。及邵氏經世。天文地理。律曆。善鼓琴。東忠出仕。為丞相。謙亦修其儒業。嘗遊雪川。友趙孟頫。同觀唐李將軍畫。頃然。効之。遂得其法。又加精焉。遇異人。淮陽授以中黃大丹。元末。則百數歲矣。而綠髮童顏如年少。高帝初。為儒律郎。卿廟樂章多所撰定。謙有友。至百執求活計。謙曰。吾詣君一室。有藏金二錠。但取無害者。過取吾友。汝皆不利。曰。益戶壁間十幅。守之。其人叩戶。忽

識大錄

自開既入。則金銀狼藉。其人志取。出。不如謙言。而遺其引室中。他日。內藏失。金藏。更以引開。詔如引姓名。捕掠之。其人曰。冷謙。教我。遂逮謙。被逮中。遂謂逮者曰。渴。幸飲我瓶水。友之既飲。捧足瓶。中身漸隱。逮者驚曰。公毋然。刺吾類矣。謙曰。第持瓶。上前。亡害也。至。上前。上呼謙。報應。上曰。出生汝。謙對臣當誠不敢出。上怒。輒斃。數片呼之。皆應。遂不知所往。上命按籍錄庫。果有藏金二錠。

周玄真

周玄真。初出居嘉禾。紫虛觀。從李拱瑞為道士。拱瑞南谷杜真人高第也。授玄真劾召鬼神之術。能叱妖狐。驅蛇鬼。尋受靈寶大法。於曹桂孫。嘗州人步宗浩。得呼雲。沒雨。街於莫沾乙玄真。復從宗浩受之。自是雨暘弗若。却嫌請禱。輒有奇應。洪武元年。京師旱夏五月。至于秋七月。李善長迎玄真。至其日。廣設雷壇。治城山。珠書錢符。投揚子江中。波濤遽興。玄真夜半斗下。存神。窺冥。電繞達旦。幸即握劍上壇。召風師。雲伯。誓之。俄陰雨翻盆。大風拔木。玄真曰。未也。明衣

識大錄

雷井。雷足。主期。黑蛇蜿蜒。見西方。迫午始霽。居二年。上召見武樓。從容賜坐。訪雷變。所以神之故。對曰。天地間陰陽二氣而已。因其運轉。故有神。與人合者也。雷非人。無以知雷之。天人非雷。無以知人之。天人相孚。本同一理。上悅。玄真不獨其術也。事父母至孝云。

俞震孫

俞震孫。沙人。秘傳符籙。精玉雷祈禱術。同時有黃天玄者。住持宜福觀。亦能此術。洪武二十年。閏中大旱。

蕭司呂二人析雨既至分東西立壇分書朱墨二符
私約曰吾二人雨當如其符也乃以書符殊墨二硯
分投水缸中須臾雨至一壇水里一壇水缸時鼓黑
之俞脫若其里之三官堂一日有老嫗來見曰某山
母龍也行雨矣律天公震怒劫在日午望法官相拯
俞曰能幻形小之手嫗作蛇蜺俞取投盆中覆以令
牌端坐俟之須臾暴雨擊至數過過午乃息俞曰
去矣龍出仍化為嫗拜謝曰他日法官祈雨嫗當効
力於是每三年輒來一朝歲六月初旬有暴風疾雨

識大錄

蘇南而北人曰龍姑朝俞云

簡雲輔

簡雲顯不知何許人寓廣州狀若風狂若號召風雷
雖沒百鬼與人遊蒲潤病日色太炎曰卿無苦吾能
命雷師張拿即瞑目為呼使收須臾陰雲如掃凝坐
上四外日光如故卿人請禱雨則為壇箕踞其上書
符策焚之有頃陰雲蔽日雷電而雨人或謂曰何以
贈我則曰贈君以雷公因以指畫掌使緊握曰望某
方放之如其言雷轟然有女病魁視之曰老龜作

崇昨一雷雲悔我當令此奴捉之即呼叱四指須臾
一雷人掀陰翳踰垣入于一巨龜大三人鏗然墮地
皆什久之始能視其語俟倘不可曉簡大笑斥之去
而龜死魁絕

張道修

張皮雀一名道修吳人體貌瑣異舉動無常師顯道
士傳其術宣德中常州大旱巨室重邀設壇請祈顧
未甚知敬奉也建折大樹獲其原炁為釜晦睦龍見
而大注人咸股栗崑山復早崑令未請則敬奉矣期

識大錄

張道修

以三日雨果然人有疾者為噴氣治之即屬瘥竟有
以大逆之者應時愈適遇萊祠東方鼓舞祠神歌甚
皮雀嘻笑而大裸溺而去神下教言汝張道成不敢
較也嘗髮而披紵絮服裝奇詭而丰姿映徹人其
所捕鬼物携之行戶如兒所戲雀故以名無疾而逝
後復有見者云其神化顯道士者胡道安吳江人受
香城太乙真文及新勒術召呼風雷戒項問時以俾
狂惟所之故名顯道士

尹繼先

尹繼先臨兆人成化間遊南都亂髮鬚髯人呼尹蓮
頭綴道牒羊皮袋中元時所給也問其年曰宋紹興
三百十有餘歲矣而容色若童子去來不恒不知所
休舍或休舍閉閣卧踰月時出遊獨旬始返不飲食
人飲食之亦不辭雖多輒及或少嚼之則深自喜也
客李員外所員外遣僕入京上章清告一日遇員外
適送閣下見使者曰命下矣僕起員外執問果合某
御史當仲秋耗磨日使隸召尹隸曰嚙昔之夕尹現
月中中橋兩鼻孔垂涕入許其始死矣夫何召御史

識大錄

笑曰此名鼻柱非病也隸行尹扣門入笑客魏國公
所昼偃睡既寤曰適遊姑蘇洞庭山魏國將不信尹
袖中出兩洞庭橘時南都尚未有此橘也南都一貴
人母事尹甚謹其愛孫病危不治貴人母力請尹尹
曰非藥乃及之太夫人遇我厚當費我十年所得回
令設兩榻相聯兩足相附湯泉達于湧泉其靈也若
噓其蒸也若溼少年之患汗滿一徐而授之刀圭霍
然起洛陽張生有腹下之蟬軒車滿戶尹垢跡走謁
生竟奔上堂乞兒之尹適坐東面稍駭刺其所往悟

真篇生曰此蔡同悟真耶君所衡謙論玄經內典周
易老莊莫不渾貫大衆悚異聽未嘗有歸則負牆立
自學其顛曰恨有勝心他日游吳中吳中有吳甘泉
者精教學人令為尹布算精思累日始悟昭曰先天
虛一之數也非仙乎何以有此列瑾竊政尹時訊訊
之一日有人訪尹贈之衣鞋值其睡數日起曰此終
南山人也知我將遠遊矣亡何列瑾謂尹左道成之
聞右過鐵鶴觀發上得跌鶴跨之飛去

王士能

識大錄

王士能

海上老人王士能濟寧州人故無名其曰士能 憲
宗所賜也初居海州後徙濟寧生元至正中至 憲
宗時百二十餘歲矣訪道雪山見石牀上一坐人披
纓衣坐臥乾朽一囊在側時取啖之或桐飲澗水一
二升其類如嬰兒士能并伏依之數日食及老人啖
之囊朽一入苦澁乃採菓蔬自給如此者三年老人
曰子可語道矣因授之術士能還居其州一僻處賴
賴銀顯目光澄徹左手握日吹來三枚水一勺而
已濟寧指揮王宣故海州人訪得其世曰吾祖嘗言

先世有叔祖好道出家不知所終翁始是乎詢之不
合指揮朱顯目疏于朝 憲宗勅守臣載至京師予
寶雖而賜之名云

即道人

即道人蜀人弘治中至慶陽年六十餘矣築土被袖
晝夜露坐郡中少年爭未為道入子弟道人曰不言
但順色指使道人若視病為人視病令病人張目噓
氣審其可為則曰諸弟子諸弟子前置飯道人出鉢
尺橫飯上誦呪已起人摩病人曰瘥矣若不可為則

識大錄

即道人

過出病家以死期請出指示日數不求入錢最自正
月始活一人取其火布裹衲一虎弗取也病家散之
飯列即兩菜悉食尽有意為加飯不食也若見飯是
草惡食即善食之更為造美食即不食飯或雜藥物除
葷便食更造不食也若飲水鄉野人爭未求現之道
人微笑弟子前置水令鄉野人恣飲之悉飲盡齒間冬
月則聞有嚼冰聲少頃而掃著汗也有老人患瘍頸
為日久求道人道人曰藥也若注聘某家女子謂女
陋也而悔盟女慚繼死此其崇公若人大驚願者有

之奈何道人曰今遇我解矣三日而瘥居十餘年一
日謂諸弟子曰吾將歸與設几三層往坐其上諸第
子始悟其歸謂死也環守之夜半霹靂隱入赴屋脊
若戈甲士馬聲諸弟子震懾伏地天明道人死矣

紫道人

紫道人崑山人故太學生也父奇叔父泰皆舉進士
奇仕至應天府尹道人藉世資有心計家饒富未嘗
涉玄門也會其母死走京師乞卹典還至鎮江忽作
書教通付僕先歸曰吾朝氏當便還耳家人發其書

識大錄

紫道人

則遍謝姻黨與其妻訣家財田產可數萬書卷可數
千不令散予內外姻族當是時道人生子方七歲而
妻之祖父悉至大官兩家正貴盛合衆惶駭送道人
追至武當業祀受戒師事李鍊子矣家人藏送金
布起居道人揮金囑母再歸布於所主道士一日乞
食均州、倖出觸其前驛倖首之已知為紫道人降
輿惶謝道人曰自失進退何友官人也李鍊子化去
更入伏牛山修道後二十餘年復還武當訪范小仙
通靖江王施範金范納之道人嘆曰吾足數千里來

為何范尚須入拳耶掉頭去范聞之尾至光化呼轉
之步履如飛范再科目送慟哭返李鼓子不知何許
人隱武當不火食日食麩教合見人輒長揖曰大造
化扣之不答如是者二十餘年嘉靖末朝辟不就一
日適薛山中侶端坐尸解與同時者有大瓢李虎皮
張二人

張落魄

張落魄嘉靖中表玉山西縣寄居黃谷山觀中自稱張
落魄飲酒數斗不醉出入莫測一日持磁碟入市沿

識大錄

張落魄

門擊之以指登壁若有所識沒數日果大水浸壁到
所登處人始悟玉人土音呼點為碟打碟者打點以
避水也去之日口吐三卷以喚道人王道陵道陵攝
之松以與道童瞬頃不見道陵駭其為仙令道童追
之甫一日即至杭州遇諸途問曰爾何能至此捷道
童皆出其卷已化為雙蝶而去

田光宗

田光宗武當山道士初出家苦蒿自厲不火食者三
年人孫之曰白齋每中夜詣二大門礼斗無輪風雨

大寒暑已遊街無歷江右久之還武當嘗遇張三半
仙人云其寓衡州有林別駕者署脚事抑有五顯
神祠別駕移置他所未几宅中怪見碑礫疊擊乃大
夜飛林大駭愕知光宗有通街延使禳治光宗曰請
禳其狀乃靜坐堂中竟夜明日語林曰此崇公夫人
妬之耳林問故光宗曰公夫人受某賂六千金因此
有冤死者神挾之為禍耳幸非公意造猶可解乃令
林天婦因服詣堂伏地出所賄金引罪道人先切責
林不能簡括亂獄戕民乃復責神不宜挾魍魎作孽

識大錄

遂移神故處妖患頓息嘉靖中西蜀馬宜泉下第南
還偕翰林趙貞吉遊武當兩人使人要光宗于蠟燭
淵是早光宗忽語弟子當有二冠冕客相迎要者乃
獨將趙命光宗曰嚀尚有孝齋不冠冕耶光宗亟衣
馬趙止宿往復數百言其大者在清淨無他秘語
羅自叙所歷曰某離此二十年以先師葬地未遷故
復旋耳趙遂問曰鬼陰之說誠有之耶曰有之趙嘆
曰嗟乎先母窀穸遠在蜀天獨不得道人一視光宗
曰咫尺尔但言向背既言光宗瞑目踰時而得之矣

具述其狀曰此亦佳地乃公發身又不在此趙大驚
欲深叩之終笑不言遂別去又十二年焉有兄范寒
陽即有事武當欲謁光宗行至三天門有黃冠迎問
曰欲訪白齋耶入沒以教日矣即亟大駭我未言也
黃冠乃先知知山物色竟不可得

萬玉山

萬玉山名福敷羅田人棄書出家名道璣邑令吳人
召與語大器之命蓄髮訪道四方且歸吳與為方外
友於是自稱玉山後遍遊五嶽名山所至遇緇流羽

識大錄

萬玉山

客一語會心輒師事之迨歸已充然有得矣玉山身
短精悍善踵息陶鍊不暇蒜粥鹽酪深味升經旁通
風角堪輿奇門符水而尤聖於醫繪竹蘭清逸有韻
其它潛琴擊劬蹴踘躡躑躅雜使種種入能品語人禍
福多奇中人問其故曰太清無纖雲誠則明矣方外
之遊者報先宿辱之以雲其心始授之不責一錢久
之以霍山青龍河有佳氣往訪之一日謂其主人曰
靈鶴夜且至倘予假寐幸亟呼出戶也是夜風聲如
驟毛甕不鳴主人舉炬視之則群鶴集竹梢什壓牆

屋呼玉山不應入戶視之正襟入戎矣年九十一上陶
父仲嘗學於玉山玉山謂之曰不第養生可致當貴
其後文仲貴世果問何師以玉山對贈玉山清微神
霄演法真人

應童

應童曰洪武初人已見其乞食應城中披百結衣絮
瓢杖頭懸葫蘆出膏藥為人治病莫知其年也邑西
十里有趙姓者言家有遠祖訪道未還意其漫乎通
而物色之曰我非趙姓自謂乞食應城久即改曰應

識大錄

應童

童邑中叟有九十餘者言幼時見童貌如是至今無
異但髮黑白不常時白時黑即剪留寸許不旬日即
長尺餘天雨雪露坐其中去之文餘無雪也海晏中
向日臥不汗童曰居應城不遠出應城人遠出者輒
見之寒削荆岳間歸語人曰吾見童某所某且與之
語顧童實不出於是應城人與之漫呼趙神仙中心
不以爲真仙也嘉靖中編縣市人曰吾行矣居二日
龍虎山張真人以舟迎之既至求長生術童無一言
居數月真人怒鞭之童遽死出瘞棺輕視之惟山

竹杖而已

卓晚春

卓晚春莆田人。生嘉靖間。自稱無仙子。亦曰上陽子。人呼為小仙。幼孤行乞。八歲苦寒。等指掌上。雖千百不棄。官休。營事皆奇。中初不識字。十四賦詩十六。筆筆當道。召之。輒與抗。札有所待。以施人。時有苦衣脫。街下人持去。不問也。或邀請之。少拂其意。華筵不注。笑少時。蓬蹠。冬月履霜。著黑麻布裙。臂加青紗帕。子而已。及長。或贈之。溫矣。願雖霜夜。必露宿石上。或

識大錄

卓晚春

日走洛溪。飲水十數甌。曰。深我紫金丹也。有問。陽何不用七。而用九。陰何不用八。而用六。者。曰。合九與六。十之有五也。問。天有時。藥否。曰。有生。則有壞。子時一陽生。自子至寅。而全。自寅至午。而盛。自午至酉。而微。自酉至亥。而陽氣復生。此天壞歟。又曰。無極者。如年之十月也。太極者。如年之十一月也。或問。日月。月免曰。此卯酉之說也。問。海水。曰。此天地之精也。而深者。餘氣耳。有問。其郡中事者。謂當大厄。甲寅歲。託言北征。過江橋。詰人曰。橋者。折節。陽變矣。丙辰橋石折。

壬戌城陷。莆城沒。脫化杭州淨慈寺。

麻衣仙姑

麻衣仙姑。汾州人。任氏。永樂初。不願婚嫁。披麻衣。隱於石室。山家人求之。弗得。後有人見之。遂逃入石室。中有声。殷々如雷。其壁復合。歲旱。禱而輒應。或以淨瓶乞水。淨水即雨。俗謂仙姑雨。

苟仙姑

苟仙姑。名正。覺其先蜀人世居石門縣之團山。生而有紅元紫芝之瑞。長好端默。諸女見之。皆肅然。起敬。

識大錄

麻衣仙姑

一日登山。過一姥。授草一莖。食之。而甘。遂絕大食。求山中。一穴。居之。修道士。十年家人。窺之。則見群蛇守穴口。熊羆至。輒有虎咆哮。前四方之人。始知姑為上真。投謁。皆至。姑應答。如响。因人施喻。莫不切中。叩以未來。一一伸驗。或懷疑不誠者。輒遇蛇虎。終不能登。裴華陽王承辦。以姑在境內。致麻衣書。遣中使三迎之。乃曰。宗王不污出疆。而有事朝制也。王意甚厚。吾當往。既至。王問。進焉。曰。忠若孝親。道之本也。修身齊家。道之常也。清心寡慾。道之基也。王曰。敬受教。遂辭。

去世宗開姑名命禮部尚書預可學鼓之固辭沒
使御史王九任促之辭益力大任身至澧州為姑勸
駕姑不得已決見大任曰聖天子訪求至人及清微
女道惟姑其人望鶴取逆北姑曰山野女人乃溷至
恥謂某至人某何以當清微女道今無紫虛元君抑
公代天宣化不求賢士乃索玄流史而有書沒世何
現大任廢然而返而明年世宗崩姑於三教百家
之言莫不涉貫人謂其再未不昧靜中生明稱之曰
瑞仙

識大錄

識大錄

古宣述史臣劉振著

沈秀

沈秀

沈萬三秀長洲人嘗行水畔見群螺擁一盆浮出往
取之役金銀其中日有生長名聚寶盆帝築南京
城門一門瀆水不訖取寶盆瘞其下而遂訖

瞿明興人

識大錄

瞿明興常熟人也連仕元為小官嗣興少好射獵驅
逐飲酒既失官而貧嗣興折弓矢躬力播興其妻
孫氏孝事二親無所不至久之貧甚嗣興曰貧亦
當之奈養父母何携家入蘇州詣富家貸錢為小費
轉息為生乃稍裕久之居積為中賈又久之則大富
於是致養於父母又行廣施所賑給單寡不伙知也
而後行之或將有市易賜為忠謀而增其數市人物
任其口所出不與爭錙銖歲餘來旅者數十人廣大
作齋舍居挹之人言瞿孝子富而行其德子莊有

學行洪武中為福建參政除奸吏太祖旌之詔書
貨殖

李森

李森安溪縣富人也席先世高賢田數萬畝粟數萬鍾計山百區出水數千萬章僅千指及森之身蓋尽力居積乃計歲入捐粟千斛別宮之凡親戚朋友若里中矜人娶者嫁者病者葬者大者道者咸承給焉它有緩急隨事賑贍各極意去為其本郡亦邑作治堂治學舍無有簡便不此大現也諸為橋為道為寺

識大錄

貨殖李森

為現於閩中郡縣在、而是天順中以出粟賑飢被旌念卿即承平久即荏葦不遂苟以應卒乃或家僮飭兵伏習拳勇卿落道先後獲逃擒斬之卿茂七賊及其黨掠泉州森率敢死士掩擊之生俘簡党百餘人招撫及奪回被屠七等率陽侯陳懋等上森功授漳州巡簡

湯陰郭氏

湯陰郭氏小元村人也折不撓七世矣多田饒財男于力耕治賈女習藝儀闈外不閉也諸農賈亦入皆

因之有嫁嫁族長主其費廿布斗粟無私若此則歲凶其家郭五者若出粟千石助賑賑五者行賈於臨清每歲例索囊錢帛委地公之一家其妻子不脫也

丁廣

丁廣居鄧州城南率其子弟事農牧并蓄用饒足廣兄質廣春秋俱送米麥時具酒肴詣家盡歡四時樂水必先上之兄壽既高潛命其子之湖南市美木藏之兄死悉力襄事戚同父毋兄有數子析居已而廣之過半廣一一分之粟帛足一職用不能者復與并

識大錄

丁廣

具種子為未歲計又不能又復賜之子姓自慚恐不告廣祭知又復賜之而且怒之曰何不我若所居卿有婚而能娶喪不能葬若令具酒食代為請助置籍席前書所助物付與廣請省以為榮有婉而味樂者友人黃六進廣大喜曰故人何殊也聞擇飲嚴六窮食不故言廣知之令人載糧一車貽其家有乳景者居城市貧無所營廣與謀曰吾宅良方吉地也君有意為濟乎景喜過望廣即命子婿築牆造屋既就請景居之入處其不能力田每歲除米在田者若

子與與之代為入閭居十數年景卒喪葬之費一力
承之遇其妻子過於景時凡僧道來乞者必厚與之
卿之耆老見其慈仁慈懇皆來派法不著若悉感化
或遠徙廣寓萬卿人驚相告報至者數百人哀請於
神明遂愈壽七十餘而終

姚讓

姚讓其先浙人洪武初以殷實徙京師占籍上元縣
至讓而益務生節用富益不貲性樂施予凡貧不能
葬親凡無棺殮及轉徙流離者踵門告讓無不周濟

識大錄

姚讓

楊道渠破井開之屬悉為人經理作治成化初出私
財作新園子監之樂壞者其自奉蔬布家人服食資
費悉有常經

史際

史際深陽人生而偉貌口可容拳其先魏國公之婿
魏國公與之貲財甚厚而史氏以大富際孝建士為
吏却節游權貴人之門以家財結納之坐是失官既
罷居家嘉靖中東南荐飢捐穀數千石助賑而飢者
不給也邑多濟以泚水沙漲石邑北十餘里際滋旱

縮不瀦不波素為曠土有年歲失際度東南阿可瀦
可防者測水而疆之請于官募民興工以為田塢名
弱就役環堤幾為八日給米二升錢三十文薪一束
時米價湧甚民以半易穀救糶食計一夫赴役可兼
食其光病不能沒者二人於是役人之棲於堤者雙
烟飯飯列舍相接蒼然如處村落間始因滄之底深
之為中池以蓄水出池之土環之為堤如同字有口
然已因堤之外可田者取阜土環之為外堤如同字
之外園外堤之堤深之為北池而實其東南以通中

識大錄

池之水各北池之上更築小堤以捍滄之暴水堤之
內三面為池出土高築之而作書院其中如同字之
中有田焉秋成與二至首夏麥熟而撤所全治四十
八墾田四千餘畝為圩者三濠有防不壞旱得引以
灌近滄之田又數千畝計歲入可數千石堤之隙地
蔬豆可茹榆柳可薪池中魚蟹麋鹿可食因名之曰
救荒滄際既失官家富既東南士窮困者或仰之民
無求作者悉假以金不受其子錢有折閱者更以金
繼之沒事起為富人思報際亡所已受報不知饒於

子錢崇倍嘉靖季江南倭起復輸米五十石助軍詔
陞尚寶司卿復募兵二十萬衣裝資糧不仰於縣官
為縣官擒倭、平論功官子為錦衣世襲

馬一龍

馬一龍涇陽人父性魯歷官有吏改為雲南守坐事
下獄使一龍之京辨奏一龍回入贊為國子生守關
上書工部尚書劉麟見而奇之其叔遂發解京師是
為嘉靖七年居二十餘年成進士年四十餘矣遂輸
林為庶吉士乞歸養母無以養也吏部即史除者一

識大錄

馬一龍

龍外家資以百金邑有荒區久無耕人一龍用金買
牛十頭備耕作一歲大熟乃作農書曰農為治
本農乃民天天界所生人食其力力不失時則食不
困知時不先終步僕、故知時為上知土次之知其
所宜用其下可棄知其所宜避其下不可為力勝天矣
知不踰力雖勞無功故畜陽不壯發土乃滋凝陰在
土其氣固畜諸陽皆生者陽自下起發其內之一本
以出於外諸陰皆死者陰自下起歛其外之散味以
入于內陽上而不抑遂以精洪陰下而不濟亦唯形

堅是故會生者陽以陰化連生者陰以陽變察陰陽

之故參變化之機其知生物之功乎聖人推日星定
四時分節候而示民以則衆知膏肓不如原溫衆知
其平不如淺深常治者氣必衰再易者功必倍忠固
無倫命仁有滋將衰而沃之助其力也欲倍而壯焉
取其全矣沃莫妙於滋源壯須求其固本元而通洩
者水奪敵而固結者火攻錐基寸隙不立一毛鬱蒸
乃至地鍾五賊知天之時識地之宜昧其苞命亦無
以善其後故祖氣不足母胎有虧其種不謹胎氣不

識大錄

完其胎不胎雖成必敗蓋親下之本既久去地而傷
母之休豈能全大哉夫善本者斯固末應終者貴謀
始推陳而致新氣以交併積盛脫胎而洗髓精以副
變化生達順則豐覆逆乃禍縱橫成列紀律不違密
避為壽尺寸如范至夫害生於養莠而法謹於芟耘
故上農者治未萌其次治已萌矣夫難之治教與草
齊而稷北來天所生地所宜入所賴以養者種之良
也物之良者必貴、非賤等良最忌朋故農家者沉
思其力不足以不固之備假諸物其始也真木而來

其次也。撥水而邦，又其次。偏水而曲，曲水而鑿，鑿水而鋤，繼之以撥，終之以塗，無不加以缺焉。水直，鑿堅，無遺類矣。華而欲實，風而不作，及時將獲，燥則多損，浸則成腐。當知可貴之物，不產非時，不安非類。衛生固難，成功不易。農也而力，乃能至足，以遂民天。一龍之言曰：養生送死，無憾先王之道理，財恒足，聖經不廢也。君子不厭貧，亦不棄生。今野有遺蕪，人不自力，家無儲石，飲食若流，巧立至也。既終養十餘年，起復為南園子司業，兄官歸卧疾，玉華山時已策杖。

識大錄

循畝與野老田畯論農事而一龍家以大富

楊憲

楊憲字希武，賜名畢大原，陽曲人。少從父宦，寓江南。上克金陵，憲進謁。上與語悅之，令居幕府。憲美造，客通經史，有才辨，嘗使蘄州。張士誠還，稱旨除博士。諸議擬江南行省都事，時軍國多事，狂調日發，文書填委，憲裁次，明敏入服，其能然為人深，刻意忌有不足於心者，輒以計中傷之。久之，出為浙東行省郎中，復任論方國珍於四明，還升按察使。遷中書省參議，又出為江西行省參政，召入為司農卿，未幾，參政

識大錄

楊憲

中書省參政河南行省參政洪武二年，調山西。是年召為中書省右丞，遷左丞。憲在，上左右既以燕於典故，而市權要寵，輕視同列，人莫敢與抗。上未嘗位時嘗頌。上功德因勸行，督責之政，即位以來，上曰：是欲使我失人心也。不所憲與張昶同在中書，以昶才出己右，欲搆害之。時東南尚未定，元都孫全猶行於西方，昶嘗聞暇，友憲言：吾故元臣也，勉留於此，意不能忘。故君而吾妻子又皆在北方，存亡不可知。憲因鉤摘其言，謂昶謀反，且出昶手書証之。昶坐

誅惡自是益無所憚專恣日甚下視僚輩以為莫己及人喜人倭己拘利者多出其門下憲司農卿浙西初平憲以其民富貴欲歛以資國因增其賦歛加為二畝倍徵其稅民不堪其苦皆怨之上初未明也其自山西入歛蓋變易省中事凡舊火一切罷出吏用已所親信欲持權乃創為一稅小何花押示僚吏以現其從違附己者即不次起擢否則去之人莫辭其意一日翰林編修陳桱入謁見押字示之桱即賀曰押字大貴所謂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者也憲

識大錄

大喜後數日即奏桱翰林待制其專恣不法多類此既又刺求丞相汪廣洋陰事令侍御史劉炳劾其等劾奏使之海南上不從又劾桱誣奏刑部侍郎左安札八人罪上覺其誣下炳獄不能隱盡吐其實太史令劉基併發其奸狀及諸陰事上大怒令群臣按問憲歸伏遂與炳等皆伏誅

楊勉

楊勉字宗鼎吳人舉進士太宗選進士曾榮等二十八入於翰林進學勉預焉後授刑部主事未幾陞郎中治獄明察而論事上官尚書吳中薦之陞右侍郎勉修儀容苦應對既得君即背中每事不白中徑聞于上後奉命守山東既還坐放其第私罪下獄通故後職明年命巡撫福建著憲及郡縣官之貪濁者悉奏黜之民稱快焉既還復以前罪下獄仁宗登極遇赦復職後數日有言勉繫獄時嘗教罪人林

識大錄

楊勉

茂錦詐訴究勉代書狀遂降山東參政又有言勉志不莊慮與高煦交通為非者遂改廣東自是貪濁之行益著勉有幹才而懷市心初為進士時鄉僧道衍為僧錄司左善世以守城督勞承札遇勉傾心事之未幾賜行名廣考授太子少師勉論事為又廣孝沒躬為服喪士類鄙之

胡惟庸

胡惟庸直隸定遠人為入雅藝有大器而陰刻險驚
衆多畏之起家寧國令時太師李善長東政惟庸積
遺善長黃金二百兩遂得召入為太常少卿累遷中
書叅政上既誅楊憲悔之群臣亡當意者惟庸夜
朝舉止便辟每上所問能強記專對少所遺上
連大受幸之擢中書右丞相惟庸總中書之政專肆
威福止殺黜陟有不奏而行者內外諸司封事入奏
惟庸先取視之有病已者輒匿不聞私擬奏差胡想

識大錄

胡惟庸

為巡檢營其家事由是四方奔競之徒趨其門下及
諸武臣諛倖者多附之受金帛名馬玩好不可勝數
魏國公徐達深嫉其奸非常逆容言於上惟庸忌
之適有聞者指其毒惟庸陰誘致為己用冀得其力以
圖達為禍毒所發而誠意伯劉基以師臣時接上
議天下事臺言惟庸劣蹟必破轅憤犁宜最賜嚴
上猶豫未果惟庸微伺逆上左右得之害基而
會基引疾還上別勅卿國事許不時開青田民私
印海黃塩因取便劫掠基條請立巡檢控制嚴其禁

金子璉上之不聞白中書惟庸亦大志諧於上言

基視民家山有天子氣奪之不得乃為此故以舉動
上而陰中其策上不怪基呈恐馳謝自明留闕
下久之屬疾上遣丞相扶醫視遂進毒藥基不
起右丞相汪廣洋懦從旁得其狀不復能發而惟庸
益橫甚無復知所忌一日其定遠舊宅井中忽生竹
笋出水高數尺說者爭言為丞相瑞應又言其祖父
三世塚上皆祇有大光燭天於是惟庸益自負有邪
謀失會其家人為奸利事道閔榜尋閔吏之奏之

識大錄

上怒殺家人切責丞相謝不知乃已又以中書違慢
救詰問所由惟庸惧乃計曰主上與向熟旧臣何
有我耶死耳耳寧先發世為人東死寂寞當是時吉
安侯陸仲亨自陝西歸擅聚驛傳上怒責之曰中
原兵燹之餘民始復業籍戶買馬艱苦甚矣使皆效
爾所為民雖盡鬻子女買馬走避不能給也責捕盜
於代縣平涼侯費聚常命往獲州既獲軍民聚不任
事惟嗜酒色召還責往西北招降達無功上亦
責之二人惧惟庸陰以權利脅誘之二人素慙勇又

見惟庸當朝用事強盛固與往來久之益察其過惟庸家飲酒、酣屏去左右因言吾等所為多不法一旦事覺如何二人惶懼計無所出惟庸乃告以已意且令其外收輯軍馬以俟二人從之又與陳寧坐省中閱天下軍馬籍令都督毛驤取衛士劉遇寶及亡命魏文進等為心臂使指揮林賢下海招接軍約期未會又遣元臣封績致書稱臣于元請兵為外應事皆未發會惟庸子乘馬馳驟於市馬奔入輓輅中傷死焉惟庸即是輓輅者上怒命償其死惟庸乃請

藏木錄

以金帛給其家上不許惟庸乃與御史大夫陳寧等謀起事遣人陰告四方及武臣之從已者適上究故誠意伯死狀惟庸且見發而日本未貢使私見惟庸乃為約其王令舟載精兵千人偽為貢者及期會府中力掩執上度可取之不可則掠庫物泛舸庇日本有成約惟庸因偽為第中井露降請上幸臨上許之會中貴人雲奇念告變上乃登城接望其茅歲兵甚眾即發羽林掩捕考掠其狀傑於市夾三族而盡誅其餘屬党與者凡萬五千人誣罔

據莫甚衆令而惟庸死時狀或天下因嚴丞相官失

藏木錄

呂震

呂震字克声陝西臨潼人自幼記識脛微日誦萬言
里中稱神童洪武中由大學士擢山東按察司試食
不入為戶部主事陞北平按察使事 太宗舉兵靖
內難震侍 仁宗居守永樂初陞大理少卿尋陞大
理卿又陞刑部尚書改礼部世老家居奉命歸省者
三朝野榮之 仁宗嗣位燕太子少師未幾進太子
太保燕礼部尚 宣德元年卒震雖為礼官而不存
誠敬不受善言 太宗上賓遺詔二十七日釋服練

識大錄

呂震

及期震建議 君臣皆易烏紗帽黑角帶近臣有言
仁孝皇后崩既釋縗服是時 太宗尚易素冠布
腰經震勃然变色詆其異已 仁宗不用震議竟易
素冠布腰經洪熙元年分遣群臣齋祝訓香幣祀嶽
鎮海瀆及先代帝王陵震言於 上乞祀文武成康
便道省世沒之震私以其安喪拒與香帛同載而行
至是祀太廟文武群臣皆致齋震因使令飲酒而香
僧舍大醉乃歸是夕得疾遂不起震為人頗已利害
于固上厲下暴無顧忌永樂七年巡狩北京皇太子

監國南京 上命礼部定留守事宜震奏云凡四方

郡邑奏常事者悉從 皇太子處分奏本于南京六

科收貯俟回鑒日六科通奏制可震悉行中外百司

遵守十七年 上在北京因事索奏本處從給事中

言奉留南京 上偶忘震所奏留守事宜曰奏本曷

不詣行在遂問震曰豈礼部別有議擬耶震畏罪及

對曰無之奏奉當詣行在 上再三問震對如前遂

以擅留奏本殺南京右給事中李振裳皆知能究死

然畏震莫敢言若其為人緊類此久而朝廷益厭震

識大錄

此為特念建文時效勞少城預嘗艱難故不之棄云

徐正

徐正吳江人少美貌能文舉進士授給事中侍
宗左右上愛之嘗撫慰曰勉執將大用爾然正小
人驢驢沾亡所以稱上者會英宗北陷虜還遜
于南宮正家疏曰太上皇杜搜罪人今過奉非計
且下或借為奇貨者宜有以處之大為天下不顧家
陛下毋愛此名也帝心難之不下又數載正已遷
大理少卿英宗獲辟見正勞曰卿故侍吾給事耶
日召對賜金帛酒食亡算而正亦且幸疏毀不發矣

識大錄

徐正

會英宗一日坐便殿旋風吹文書墮地取覽乃正
疏也帝怒甚連發使石之至則後疏使自拾正塊
奪紫不能對及接剛于布併其家籍

石亨 漢子也

石亨潯南人方面豐臑美髯及膝從姪虎鼻亦過臑
其偉如亨嘗相從酒肆相工見之曰方今平世安得
兩侯亨家世寬河衛指揮僉事其伯父嚴七子亨得
嗣雖不學而英果有膽氣善騎射提大刀飛舞虎揮
斧挽強亦不在亨後每出戰亨先登虎從之亨果功
都指揮使虎亦以舍人授大同衛鎮撫正統中亨遷
都督僉事為大同左參將子萬全虎亦遷至都指揮
己已之變亨與總兵楊洪並繫獄虜至京城下景

識大錄

石亨

帝召赦之使將兵亨與虎出安定門馳突擊殺虜却
而西亨等進戰于城西虜復却而南亨令虎誘至彰
義門更與戰虜潰退及清風陷虜俱且出倒馬關亨
使紹曰石將軍行未至未者假將軍名耳虜人以為
然皆反戰亨及虎復擊殺其數百人始知石將軍在
也盡棄其羊馬輜重還而亨名震虜中論功封武清
伯尋進候無太子太師總京營兵虎陞都督僉事為
大同左參將諸子姪並陞千戶當此之時于謙為本
兵亨與楊洪為將皆一時朝廷所倚虜人稱亨曰爺

載大錄

稱龍曰王也 景帝不豫會當卸使牙稱召命于榻前可見 帝未輟出與張軌張靚陰納徐有貞等迎上皇後位結太監曹吉祥蔣冕內白 皇太后外為飛語言于謙且與王文謀立襄世子為東宮遂舉其群從子弟家兵與吉祥等夜叩南宮迎 上皇出因與有貞戮譏文子、上殺之 上即日論奪門功第一進封忠國公仍理後軍都督府事召龍大同以為都督同知克遊擊將軍其家人石亨等十餘人皆陞指揮千戶有差尤以奪門迎駕論功者出自亨口皆得官前後四千入而文氏百官奔龍石氏之門可大納其賄賂入白 上學士大夫有惡于亨者言 上報得罪 上嘗生文華殿亨從千戶盧旺奏欲進上問誰也亨道姓名曰二人者臣腹心人臣所謀迎陛下皆與謀 上立報為錦衣指揮于謙誅亨為左侍郎陳汝言代許之工部侍郎孫弘者亨鄉人以亨為得官復為請以為尚書上曰止使侍郎吏部再選尚書矣亨曰一迂尚書何所不可乃再待即其志如此亨與吉祥皆外為恭橫內故不相能會 上使

載大錄

牙據唐延綏御史楊瑄奏亨吉祥奪河間民曰而公我與公何可不結驩也而受制于人乃相與謀徐有貞李賢于 上陽解解兵柄以動 上哀憐 上為調有貞于外簡瑄及御史張鵬充軍令給事中御史年三十五以下者悉外調會以天變已亨日子上前言事 上意可其奏入總官中銘冒迎駕功下微治亨白釋銘即言臣當時舉事至家雖妻子不知外人安得曉諸自今言冒功者付臣覆覈有奸臣當奏又言軍門有違限者數少者請毋送法司聽臣決治然 上心漸厭亨其始有請盡見從亡何可八九矣又亡何可曰五又亡何可二三于是命閣者曰總兵不可輒至禁處後非有詔毋內也 上使工部為亨造宅工部造亨宅至三百餘間他日 上登翔鳳樓恭頌侯瑾撫寧侯永侍 上指顧而問永謝不如此散然 上顧太監張當曰而聞之人心乃不敢言石亨、生于彌月 上召見厚其頂同虎兒也著托

之朕行與卿結姻取金銀禁見項名曰錮定候蓋誠
云虎業以亨功一再還為後軍右都督天順元年以
遊擊將軍擊虜大同遇虜磨兒山千餘騎直入新虜
有紀亮王盛其旗幟水甲大收之三八墩斬首百餘
級上封為定遠伯其明年召還又明年虜屯賀蘭
山後使虎往虎與虜連戰安邊營追至昌平墩大敗
之野馬洲半坡墩轉戰六十餘里交鋒數十合斬虜
首鬼力赤平章土槍四百七十斬首五百一十三級
奪駝馬五百有奇驢騾牛羊以二萬餘上命贈死

載大錄

賊者都督食事周賢官召虎還進候加祿米銀金幣
然可雖驕恣尚嚴豪直與軒輊無機虎陰誦谷謂矣
虎在大同既誣陷都御史平雷復數侮其提兵提兵
因虎嘗奏城威寧海子還為流言誣虎有異志上
因疑虎要有功屢召還而虎乃令大同十戶城等五
十餘人詣關乞留為鎮守上覺其詐會北虜入貢
羅拜虎于朝稱石王蓋疑之下虎欲使勒城等米然
虎所使上下論文武官從化無得報交通往來遣
左金都御史王儉與錦衣指揮金事連米往大同執

附虎者都指揮使諒等百餘人械治京師子有病告
謂其家屬寧等十餘人于嶺南諸衛凡附有進者皆
貶然之累與錦衣指揮使門達始用有進至是乃自
異競言虎罪狀于是三法司錦衣衛共劾亨上命亨
閑住天順三年也四年春還果上章言忠國公慈望
益苦其姪孫進士後詐稱病得輕告斥為民後日與
亨造忠謬為妖言曰土木掌兵權方有所愛都督同
知杜情其云土木社也道者九祿寺火亨曰此天火
亨言無賴二十餘輩專伺朝廷覘其心快且不就

載大錄

上曰朕念亨微勞犯罪辱曲宥不自剝慙乃慈謫生
地望錦衣衛其執而廷鞠之遂命籍亨虎家及其莊
田之在渭南大同者下諭群臣致書諸王使知亨負
朝廷非朝廷負亨也亨死獄中法司請斬首梟示疏
其罪榜告天下上命究了瘞之虎與復皆伏誅

戴縉

戴縉南海人成化丙戌進士推監察御史縉性警敏
不謹細行臨機應變遇事敢決其為御史巡按浙西
劾擊豪族扶掖善弱殺稱藉然滿九載需選于吏部
時當道用人非有所資緣不得進縉恐外補求一京
秩不可得念大監汪五有寵而罷西廠非出自上
意若復起且可倚以為奸乃上言道朱災變薦臻伏
蒙皇上諭而京大臣同加修省未聞大臣進何賢
才退何不肖亦不聞群臣革何宿弊如何嘉猷獨有

戴縉

戴縉

太監汪五奸奸捕食允合公論足以收入警衆宜其
部下輩瑛等行事張皇大臣奏允即蒙革罷以望
陛下推誠任人及時行政即命兩京大臣自陳去留
決自聖衷復西廠如故于是直復奉命判事大學
士商輅尚書項忠等相繼去任縉紳士不安席五益
患肆無忌威擬至尊流毒無窮以致御史馮璫王鏡
之徒不恥效尤亦進言直所行不惟可為今日法實
可為萬世法傳聞四方無賢愚貴賤皆嘆罵之以縉
為孽魁也直既復用深德之諷吏部陸縉中丞遂陞

戴縉

尚書司少卿七月即以內批坐食都御史未諭年又
薦陞右副都御史未及再期復薦陞右都御史代王
越掌院事縉環台端不持風紀雖過附權勢心直
黨網紀掃地遂以五寵衆不為公議所容時南京工
部尚書久不設乃營墮為在部洪思希世無所顧恤
直敗台諫交劾然為民縉外貌尚恭遜而其中殊
不可測蓋乖奸也

陳鉞

陳鉞字廷成河間獻入天順丁丑進士授兵科給事中
中舉選山東左布政使鉞強敏有才辯漢文法而貪
墨陰詐吏民畏而恨之擢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兵部
侍郎馬文升以摠督位鉞上頗裁抑其肆漢惠之會
鉞誅責建州屬夷郭馬不能供追之遂相繼叛去而
太監汪直方有寵巡邊徑遼文升具客主已無所加
而鉞乃戎裝速進除道盛供賄賂遣僕從交譽之既
見叩首捧直靴傍說象湧直大悅還因諧 上言文

戴大錄

陳鉞

升禁農器不與鉞交易故叛 上乃執遼直按文升
下獄戍遼文升質禁鐵器非農品鉞陰說直虜可覆
也詔直監營諸軍鉞為帥發騎數萬掩虜虛雖小為
寇而尚通使來貢非有意虞我降師至此者鉞匿餘
老弱咸殺或繫幽馬牛羊滿計還 上御文華殿受
俘進左都御史遷戶部尚書未幾虜大舉侵營陽城
堡得男女皆支解森麻之以殉而鉞匿不聞自如也
改兵部甚恣肆益甚腹寇軍儲所得邊帥賄不實內
憑汪直外交大臣之寵者為腹心相與朋比士大夫

戴大錄

有不合者輒中傷之汪直敗言者計鉞殺行斤為民
知兄年鉞悉奪其妻及私財產又戚復視之因潛赴
京訴鉞用兵時侵盜庫金數十萬及王烟螺諸珍物
所掠夷女美父子各取一生子送下錦衣批按掠味
實誠味微曰侵盜誠有之但當時悉以饒權貴人某
某權貴人或為失色為竭力營救遂放歸鉞家居時
把持吏長短役六賴數百千多置園池如第出入騎
從田獵之樂擬產王矣

焦芳

焦芳，沁陽人。天順中進士。李賢以同鄉，故引入翰林。芳事賢甚，所養同列，差之同列，多用才華，自著獨芳。猜恨無文，衆盡畏其口。或語焉，安曰：「不學如芳，亦將為學士乎？」安曰：「烏得如芳？」聞曰：「是心彭華問我，不學士者，且刺華長安道，初命翰林纂修文華大訓，以為東宮進講，其書獨華等數人為之，芳不與心，耻焉。時當講，輒摘其疵，曰：『某當作某，蓋誤。』芳素比其父，父及是敗，坐繫詔獄，既出，貶桂陽同知。芳疑由華，安

載大錄

焦芳

衡西人者，入骨弘治初，陞霍州知州。尋陞四川提學副使。上書乞憐，尋調湖廣副使。所以謀復翰林，百方時爭畏之，不得已陞為南道。政以憂，若家金李傑亦故出自翰林，以南京祭酒，服闋待除，徐濟欲還傑故，督制健不可曰：「焦芳日夜伺此，今日援傑，它日能拒芳邪？」濟不聽。又傑入芳黨，程立亦授太常少卿，無學士未幾，陞禮部侍郎。日於衆中，謾罵健芳在禮部，行文書有不可意，即引筆抹去，不問白尚書，俄改吏部。則馬文升為尚書，老臣失亦時，惻惻之芳陰結言。

官使揮動，素所不快，反在己上，方力求入閣，謝還抑。

萬亦思逐，每言及餘姚，江西人輒大罵也。正德初，戶部尚書棉文疏論會計不足，招廷臣集議，金謂理財無奇術，惟勤工節儉而已。芳知上左右有竊聽者，大言曰：「庶民家尚須用度，況縣官耶？」訪云：「無錢簡放，越今天下通租，匿稅何限，不足簡察，乃獨損上。」一聞之，喜文升去，遂以芳代之。會八中官導上戲樂，給事中劉蕡陶諧等，極諫，韓文王整亦欲繼上疏，疏當首吏部吏告芳芳曰：「我大臣也，知格若心而已。」

載大錄

既上召諸臣左順門，芳故身履徐行曰：「今日之事為首者當之。」乃又泄秋闕謀于瑾，瑾深德焉。健廷去瑾，援入內閣，凡瑾所以渴亂海內，更置舊章，皆芳導佐之。芳過瑾，稱千歲公公自稱門下，每事先得瑾意，乃出言若一口。四方略理者，先略芳立應矣。芳于黃中亦收恨，不學舉進士，廷試芳謀得收頭，李東陽王鏊為第二甲之首。芳字瑾，授翰林檢討，又一年，復改編修。然尚時時以其子不得狀頭，移怒東陽，罵子之瑾聞曰：「黃中昨在吾家，吾試之，播詩甚拙，頗恨。」李公

子等盜起王汝陽火之發客仆牆多得錢金焉振其
先人塚墓都燒以死盜骨曰使無擇也求芳父子不
得取芳永冠被旋樹面縛如首罪狀歷數之使群盜
慶之以白刃曰吾得手誅此賊死不恨矣風子臨死
野布中吾非及省恨其芳父子二賊尊劉瑾為亂歌
誅之以謝天下未能也然老賊予已屈辱之小賊通
誅為介耳劉二漢亦曰吾死固當吾家所行後由
張緣始由焦芳緣與我極刑芳晏然何也

歲天錄

張緣 曹元附

張緣華昌人美丰儀弘治末年官吏部文選郎為
文升司屬文升稱其精敏公當亡何給事中劉維翰
其類例選法緣引疾不辨而去士論高之劉瑾搜求
告一年以上者盡籍名緣赴京補舊官時瑾好私其
卿人緣既為瑾同卿又京師諸公多薦之者瑾益有
意緣緣未幾知既調朝尚書許進問曰自河下來矣
緣曰何為河河下河下瑾所居也若數日乃往見瑾見
緣狀貌益喜迎笑曰好卿里好卿里外官多不知事
緣狀貌益喜迎笑曰好卿里好卿里外官多不知事

歲天錄

張緣

朝後即來知者謂彼自來不知者謂我事人如是卿
里近來最得之石亡何以邊才望右余都御史而合
水歸陽者亦由瑾陞戶部侍郎與緣同廷謝陽先謝
老不任拜起又吃不能致詞公張觀為筆屏後群
笑之瑾甚愧曰且看此人既謝皆歎曰好男子好男
子此不負所舉矣緣歸過瑾瑾設酒肴預侍曰今日
非都憲我顯被光韓蓋殺因歡挽竟日緣為過即時
眷其卿人托州知府劉介奉平陽知府張恕有書又
敬奉之起不與遂陷起公罪起送妻始得論減其性

耶瑾恕翰林官微已欲盡出之外張綬勸不可及纂
修 孝宗實錄成瑾復持前議綬後力為勸瑾意良
平而芳父子與其私人簡討段吳革文致詣翰林密
投瑾是以有擴充政事之名芳大却惡南人其于江
浙尤甚既憐瑾載江西解額著令餘姚江西人毋
選除京朝官即見一南人選一北人並報喜雖尚論
古人亦報舉北而詆南嘗為南人不可為相國進瑾
共與脩 孝宗實錄也亦以筆惡南人若葉盛何喬
新彭韶謝廷哲天下所推長者名卿芳肆情誣詆反

藏天錄

自嘉禾曰今朝廷之上無如我直者姑張謙為節時
芳薦以悅瑾意可共姦利錄既為尚書芳父子納賂
薦人無虛日錄不能滿其意遂有隙而段吳者見芳
勢衆轉附錄盡發其陰事互構于瑾瑾大怒先是上
官本源沒入家口當給賜大臣芳聞潘妻美求得焉
娶之與其妻友目至于操刀芳病時黃中與其妻亂
瑾對人常斥芳也其鑄平禮部以黃中充領詔使瑾
復沮黃中不與行芳怒乃乞歸子致仕瑾敗革去散
官月米黃中點為民芳居茅宏鹿治作書數省趙風

資柔悅善接瑾故愛之至其終義欲錄亡如也既遷
都御史吏部尚書劉宇不能舉其政東顧偵較吾瑾
瑾未滿月復遷錄吏部侍郎又亡何轉錄代之錄自
以起即官不兩歲至尚書因詣瑾辭瑾厲色曰公已
二十年名進士有何不可昔 太祖用布衣為宰相
皂隸為知府但要舉其官耳我不曾徇私要錢為
朝廷用人何管遷錄錄不敢再言復自擔曰不若換
兒誰不會抱此時但能有所轉移少息衣冠之禍百
凡付諸天耳錄與朝士官稱瑾才畧過人常呼為老

藏天錄

者進退人才不準舊章惟瑾意然錄古理亦無不聽
時秉間為諸公居間亦有之瑾嘗謂錄 祖法最嚴
今乃大廢我欲大振之錄從容言曰明公所見甚
高但 祖法痛懲貪污今乃未免示人人生百年為
期受用能幾最可重者竹帛芳享之不窮不才家
居見有司條件糾欽當時為畫入明公之案則案終
錄乃知未然是然則歸公利適于衆何苦乃爾公自
不用誰敢多取、既不多人當自服 祖法不難振
也微家幸教我幾誤一生即今內外堆積尚復好了

宅人我自落得箇萬名耳乃畫夜辭金故事于門
外御史歐陽雲給事中吳儀少監李宣指揮趙良皆
以多賂遂為理所黜罷御史節績雖未至理先發之
捕獄論死理謂絲曰驚萬不罪驚萬而今也婢子南
京依酒集求轉亞卿南非直隸叔學一求大理少卿
一新光祿各賂我千金以上三人皆秀才掌風化乃
如此不知敗壞多少好子弟皆黜之始止大夫見理
門蓋辭金皆笑既乃知由絲緣又言於理曰公左右
多賄財壞事理如所奉名盡逐之然絲平日惟知歌

識大錄

理：疎同類同類以為絲教之絲有所推舉惡不先
白內閣諸公諸公亦銜焉一日理涕泣語絲曰始各
張諸人患外臣藉我軍推余當之余以身殉天下所
摧折衣冠多矣今天下之志皆集于余諸人晏然享
之余未知所稅駕也絲因辟左右曰今上未有子
勢也立宗室子若長且賢公受福矣不如援幼弱者
公長保富貴無憂也理曰善若數日忽變曰無以宗
室為吾自主耳絲告不可理怒以若益苛絲不敢
言理敗奉旨下都察院微捕問于門前坐絲收理同

獄絲曰嗚呼曰皇天后土太祖太宗可鑒此心由書
生二十年位至尚書更僕何望乃及此在上皆讀
書明忠孝諸名求之于心理雖死所親信子姪尚在
請加追問有何指證左驗何必問絲轉呼打二十棍
押回獄五十餘日卒乙有旨與楊玉石文策等剖屍
長安市

曹元大寧前衛人從以典理葭葦之舊由山東布政
使四年五遷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日對入諧
証市井鄙語而已理誅上言頗有不職之罪開更生

識大錄

之門為太平之民守先人之墓其言甚哀詔許致仕
頃之熱為民元老無子而盛治第京師無從理所配
取出意氣甚得理敗取所藏遺禁服用竊夜焚之未
幾資梓遂市其第賣家自作墓誌曰即死誰銘我

汪鉉

汪鉉徽州婺源人弘治十五年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歷廣東僉事至布政使數平寇亂鉉稱赫然而軍功重副都御史撫南贛鉉才畧優長善類時好為取舍折節以取衆譽久任廣東故因方霍以納交張桂自世宗登極鉉四方獻祥瑞鉉在南贛首進甘露諸臣修明倫大典目標起卷末以爲上孝感之應無何遂推內臺遷刑部侍郎進右都御史兼兵部尚書掌院事提督團營加太子太保大被寵眷鉉有幹

識大錄

汪鉉

石內行修歲多所建論教汰去不稱任者朝廷爲之肅然性頗狡好以智陰陽人主外示強直而內以機媚取悅大學士張孚敬新晉上敬任之鉉日夜先孚敬意排還忤已時當衆攘臂罵大禮諸臣鮮預忘也孚敬又內惡言罷固辭侃侃風鉉職言主使鉉即利脅侃不應遂代欺劾言下撤言請廷對得直孚敬罷上意以是益憐愛言鉉好辭行謝言曰少傳實爲說我不與耳且揭孚敬私求悅言亦止孚敬復相御史馮恩因尋見露章論孚敬鉉入罪也而他復

有所稱引鉉恨極奏速恩下詔徵論上言大臣德政

律新親臨視聽而罵曰奴更言我輩耶然恩竟赦不死而鉉亦次遷吏部尚書尋兼兵部尚書鉉親領文武選威權震天下乃大收內訛遺從子弟豪其御奪衆人田產萬計孚敬稍一厭之而會有發鉉與夏言語者蓋大志絕不見鉉計窮展從候孚敬私弟長跪堂下孚敬暫慰曰何此態耶使起鉉不肯起而墮淚若有訴咽不得言者孚敬悅等進少保台諫諸臣起而攻之者亡慮數十人咸見譴謫有扶死者而鉉

識大錄

每建論列報強辨自白指其人爲報復及後上亦頗厭之語輔臣曰汪鉉和佞說隨其去留不足爲有無也鉉不得已乃自陳致仕歸未幾卒賜祭葬謚榮和鉉死時宗黨數千人折其舍立盡

嚴嵩

嚴嵩者分宜人童言宿生穎悟絕入瘦削而神甚王
溫如也始為翰林請告歸鈴山讀書十年乃出其為
文章清潤雅栗交游皆知名士、以此慕之嘉靖中
積資至札卿以和媚稱上遂召入內閣年六十餘
矣嵩科第先夏言位次之言持天子寵傲然揚嵩
上而嵩事言甚謹嘗具啟至言第請言酒言辭不見
嵩布座坐長故跪讀嵩每見言卑下氣於是言以
嵩為伏已不防之也世宗既用河套事起言嵩故

識大錄

嚴嵩

屬聲抗聞上所言大驚公平日乃不如是言誅而
嵩為首相矣始上尊事上云西苑壇而能命輔臣
冠道士冠詣壇上言言不奉旨獨籠紗帽而入既
詣壇脫帽見冠上言言故以此得罪而天子久內
親嵩、既為首相念自幸持天子師朝夕且死中
叔序不敢洗沐私家天子稱嵩忠勤敏達無多對
便殿輒立夜分賞賜頻繁踰昔嵩相二十許得不近
女色精心從上奉玄別以文章交驛士大夫而以
朝政內委其子世蕃凡九卿科道官有所請則曰小

先識天下大体可與商世蕃以父任為工部侍郎疏

請有執智頗記識往謀是時四方多故世蕃遇艱難

事皆能援已然恭所見以對其父嵩依所對聞

上時、契上意嵩益謂世蕃能世蕃嗜酒荒誕相

妻滿前倚父寵竊固柄無忌受四方賄賂累百萬有

不得其意者陰借上旨殺之於是嘉靖之季嚴氏

之勢震天下然上在位久要成福自操事、出

上意嵩承夏言之後不敢有可否間有左右直微

引其詞至揣上所欲殺而不得免者無所匡諍而

識大錄

已世著既外引嵩所左右者亦德林天下則兄上

意所欲殺者天下競指嵩矣嵩嘗請止建廷恩閣

其里中以奉財所賜玄像及先後論札江西御史

張岳給千金為之布按兩司為請蓋岳輒不肯曰此

之為多矣岳索骨校、有馬革一張而已、嵩貽書

謝岳公伯夷之墓也林一新者以食事分巡嵩僕有

不法執管之一新入賀京師嵩甚加敬礼其能重賢

士大夫若此也乃有駟楸卿趙文華數輩為世蕃押

客光祿寺少卿白放常者至以粉墨塗面供世蕃歡

笑大華拜嵩為乾子元密教從世蕃干預朝政外貪
橫於有司中朝恣睢公卿聞於是嵩名益汗辱世蕃
賄私狼藉濁亂紀京師極大小丞相嘉靖末債帥
懦時大壞邊事時論皆以咎嵩為相二十餘年
八十餘上雅意望壽考數問嵩卿如何長生以是
久見留嵩父子諂諛以欺上貪污以率下守法度
者以為固陋巧弭縫者以為有才勵廉介者以為矯
激若奔走者以為練事而天下之士風壞矣嵩妻死
上厚卹典遇故事而世蕃不欲扶柩還嵩乃為請曰

識大錄

臣老不可一日無世蕃侍許之令世蕃無守制世蕃
挾宋曲宴擁姬妾日歌舞世蕃子效忠安坐京師而
廣都御史為上功曰在軍門殺賊效忠死以次獲楊
襲潛叙為錦水千戶而嵩家僮羅龍文列街中書畫
綉紳間矣家僮年世蕃所睚士大夫之士取者競呼
年別號稱為先生不敢名也刑部郎中徐學詩御給
事中厲汝進錦水廷歷沈鍊南京御史王宗茂兵部
郎中楊維盛周冕給事中吳時未刑部主事張紳董
傳策先後論劾嵩皆及於譴繼盧至坐誅沈鍊擢入

妖人書論死朝野握手莫敢復及嵩結納諸奄
入傾西內動靜朝夕數至嵩隨鉅細累金勞之因得
以將迎上心上所欲為唯從順上雖微知
世蕃外所為念嵩嫖娼不欲發久之方士藍道行以
冀進上問箕今群臣孰貪箕下書相嵩貪天子
心動外莫知也御史卸應龍避雨一內侍所內侍為
應龍言應龍遂發嵩父子前後事曰如臣言不實願
斬臣首以謝嵩父子嵩乃以得罪令致仕去世蕃成
烟瘴地世蕃子鵠及龍文皆遠充軍年鵠于獄而

識大錄

有鴻為民使侍嵩老嵩既去天子思嵩佐奉玄謹
抱之不樂世蕃揣知上意在也營金左右跋道行
道行亦生下獄論死世蕃不之戍所大治家第南京
御史劾言其南通倭北通虜且為亂天子於是即
令削家逮世蕃下刑部獄籍嵩財產守巡官至嵩家
點簡嵩從旁視之數曰吾亦不知至此籍時得肥一
籍錄四角兩角繫燈鉤金鉤皆怪不知所製久之知
奉為夫人經提攜矣有送白金溺器者自署姓名其
底其徽籍如此然謂所劾嵩財過當有司竟夢遺其

親黨乃得足世蕃短項肥體眇一目久繫殊不知
上意欲殺之一日隸拘縛之江西司世蕃曰吾死矣
綏騎之士操白幟押赴西市騎往來長安道世蕃行
至某處輒報入上前既誅不知其屍所在而嵩出
宿於野寺亦病死

藏木錄

趙文華

趙文華慈谿人舉進士授兵部主事蔚然有文名坐
豪宕不飭誦東平州同知復改為南京稽勳主事改
刑部主事歷陞通政使拜嚴嵩為乾子嵩告世宗
曰師主為人豪縱標校好以氣勢凌人為通政者久
之吏部尚書萬鏜推為郎陽巡撫文華不喜補外會
兵科右給事中朱伯辰論文華邪媚奔競罷職滋章
卿黨借紳合營共都臣宜罷黜以重臺憲文華不德
鏜推舉乃言通政使朝廷左右之官例不外補萬鏜

藏木錄

趙文華

意在出臣喉所親言官論劾必去臣乃快鏜前為右
都御史後從侍郎起用尚書作數通條算考今又以
不得一品心懷忌望上怒出鏜及伯辰為民文華
留如故頃之陞工部侍郎倭大害江南文華上樂修
七事首言倭居海上宜撫海神上方尊事上玄文
華言合上意上為之罷兵部尚書聶豹文華遂
得視師江南以祭告海神往文華負挾恣睢賄貨瑛
氏稍賕壯主權倖之是時崇禎者南京兵部尚書張
經上委為大帥節制當天下幸得便宜行事開府

韓召經慷慨平賊預推貴修襲承平風氣而所倚大將何卿沈希儀老不可用新進慷慨之士果性速速連戰不利望實不無損文華與浙江巡按御史胡宗憲兩自喜資謂經不足辦賊倭順指凌其上而經以大臣為自重不與文華深計文華疏劾經坐誅文華謂倭無足城日夜與宗憲督戰而倭益猖獗復委官代經者周玩病不任而浙江巡撫都御史李天寵嗜酒上罷玩為民天寵坐論死而宗憲代天寵矣時江而倭有二一出掠于溧水一據華亭之陶允深

藏大錄

倭南下王漸登聞難松規撫都御史曹邦輔恐其合陶宅倭與金事董邦政扼而賊之文華聞欲探為功起至浙登邦輔已奏捷報大恨與宗憲身將浙兵約邦輔以直隸兵會剿陶宅已皆敗文華掩不言又勅邦輔邦政不協次統下邦輔坐不得叙浙功而下邦政扼督都御史連問矣給事中孫承澤徐乾後言文華欺誣負簡命江南人稱邦輔功不容口而文華妬後掩敗上不聞也邦輔見文華劾已替兵與再擊陶宅倭則又敗他倭求日盛浙東西破軍殺將羽書

押開文華乃知賊未易卒圖會遊擊曹克新總兵俞大猷有小捷文華遂有歸志遂言賊解請還聞許之文華還預倭日甚不能蔽即言臣還時南寇大却賊獨要賊未盡耳上疑之教詰問高為夫吾對時代疏提督者楊宜文華曰言南中蒙賊所未盡者生宜不捕賊獨宗憲可以代之上又為之罷宜也吏部尚書李默推代宜者不用宗憲以他名上默自其為郎時受上知所至尚書皆上特簡用是不附高惡文華時于公卿間沮折之文華大恨至是慮情

藏大錄

露密奏臣還京時零賊可指日滅至今未殄生督撫不捕此由吏部尚書默恨臣切速其同鄉張經為之報復臣論劾曹邦輔默報給事中潘抗謀孽宗憲及臣久留邦輔今江南事壞矣而浙直提督又不推宗憲上他名默黨送不容誅抑然却試選人策目引用漢武唐憲始以英銳與晚節任用匪人以致敗績諄諄無憂國奉公之心上大起逆怒詔獄論死卒用宗憲代宜而以文華有許發不臣之嫌進工部尚書仍加太子太保然既下獄文華過然直者謂禮部尚

藏大錄

書王用賓曰公何不令人添除之吾旦夕與公同直也蓋上是時欲用文學之臣以備主換舊舉文學文學悅得之然上竟用中允董份已而江南格獨振日甚上復數諭當令舊語文學以實情對時上已遣兵部侍郎沈良才復視師于江南當知上覺文學欺教文學自以意請復性而內言上良才不勝任江南人引領望文學上復命文學往與崇憲合謀平之明年還却加少保蔭子錦衣千戶方士製百花酒曰仙酒文學以進言臣師當常服之是江

壽上問萬不知即對臣之能老不知其故非聞仙酒也萬詰文學君何証罔至是上賜文學衣文華飲世蕃所歸醉拜賜上聞滋不憚足時已覺其在江南狀狀正故斥之會上致送脩殿殿以觀于迷職朝貢之使文學不趣辦遂命回籍心謂未盡其事乃科道官無敢論者上怒無所洩而文學子錦衣千戶恩憚請送父歸其上疏之曰犯上所禁封逆華文學職前恩憚官遭戍之中外大快文學者酒病盡被斥後偶捫腹五臟悉出死

藏大錄

仇鸞字夏人祖鐵起家平伍累功封咸寧侯鐵死子昌有風疾鸞嗣侯世宗欽征安南使鸞為提兵鸞至廣東執新捧勅書欲鎮守提兵安遠侯均以此服蒲伏見項不聽鸞還勅均上責鸞輕傲召鸞還其後復提兵寧夏以副將軍扈從永天再為河面提兵加官保坐典曾統攝下獄及銳下獄鸞自獄中許殺銳得由嘉靖二十九年虜入大同提安張達林格戰死起鸞鎮守復官保如故有時義者提督時陳僕侯

崇者太原伶人一人便巧可用鸞壁之鸞復多收陝西兵之為通事者用為耳目屬虜逼大同萬念前將敗則大驚義榮曰主公無憂虜方請市廷議未定政可說也即為萬持債幣走入虜結德答義子脫脫使言中國且許市即過大同毋入也俺答受義榮貨幣遣之箭盡以為信契而與之盟虜入不犯大同望東師而東義榮曰虜將東主公道自請入衛可以為功而上結于天子竟曰即伴恭且偵虜東行且犯刺鎮誠恐京師震驚請以便宜應援或隨賊時戰或徑

趙通州為防時惟上之所命而 上壯之詔焉
壁居廣闊開墾入援焉即露開市意于 天子言諸
邊虜志宣大為最由虜巢穴在我邊內我有散台
割守之我有軍士虜與往來交通虜得我逃民叛卒
如松安之虜而浩繁百事內仰求之不得則必入寇
彼眾而我寡我散而彼聚以撫安我叛卒逃民知我動
靜而我坐而昧彼事執是以每歲深入無不得利往
歲靖貢廷議未定前將周尙文來其効順私與市易
虜稍如願得不入寇夫與其使邊臣私通于下孰若

藏大錄

朝廷明賞于上如 皇上霽然發詔令與遼東軍
薊州寧峰一體互市彼且世為外臣比于邊軍吏
自相結納者功相踴也 上是焉疏而為市之議甫
北始矣若頃之虜果由薊鎮攻古北口入犯京師
上益信焉詔入援焉與副總兵徐廷選擊張騰等率
兵陳通州河西居二日虜渡河而前鋒七百騎至
安定門外驚不能戰尾之而已延邊虜白河狄山斬
首十三奪馬十匹當即以聞 上上謂驚功即軍
中拜平虜大將軍節制文臣三品以下武官總兵以

下不用命者許以軍法治焉尼虜至東直門下獲得
死虜首六級獻曰戰得之是時巡撫保定都御史楊
守謙亦帥師入援 上亦推為兵部左侍郎守謙慎
戰不敢直犯虜 上益謂驚能先是崇禎三衛夷索
賞亡厥薊鎮都御史王汝孝出境撲殺之諸夷怨遂
引虜數道逼虜之此來實察類引之虜故孫朵顏軍
為遼陽軍也為所部通事報自說遼陽軍辨髮胡服
振京南諸處守通州都御史王儀捕禁之 上捕禁
儀曰大同兵首先入援即犯此饑疲爾何寧之矣

藏大錄

却尚書丁汝璽承 上旨下令毋得捕治大同兵而
民間終以為遼陽軍汝璽女婿方為遼陽軍將汝璽
又山東人吏即說言汝璽寵女婿以其御人而民間
若焉兵過虜矣虜西退焉出兵尾至白羊口白昂
守將扼之及東還焉軍猝與遇大驚散焉更遣取死
虜及平民首八十餘級上之既還朝 上加焉總保
無太子太保于是 上奮然謀擊虜定兵制改十二
團營為三大營以焉為都督使吏部右侍郎王鄂瑞
為兵部左侍郎兼右都御史協理之故翰林編修趙

藏大錄

時春主事申頌知兵事起派註兵部主事為巡視九
驚所言 上無不從者賜金圖書得家論事而驚
始謀軌大學士嵩即大受覆軍諸將賄賂奏起之蓋
張虜勢陝西人多知驚通虜者驚恐發覺因言頃者
營制一新臣仰嚴旨欲大振往時玩惕之習但恐人
情不便或與搖謗乞責臣等母有所避并禁敢汎言
者 上許之復許驚自舉戰將不必由兵部必驅虜
三千里外如 皇祖時驚對方冬虜馬肥請以來春
乞假臣經畧名臣赴宣大適中地伺虜動靜為進上
必不貽 皇上北顧憂 上喜優答之示驚對于兵
部頃之中越上書言戎政事于驚暗有指 上示驚
驚言 上上下下鎮撫司諸訊違章巡視官其明年為
市議成使經畧侍郎史道主之兵部主事楊繼盛諫
阻坐斥為狄道典史而驚尚于 上前大言謀擊虜
其所言調軍卒修車馬皆詆諛非計然兵部不取蓋
阻驚說而 上更命從驚 不能終一笑向虜人
藉市往來無忌所布而要以獲老酋獲不可生者即
獲延布數十萬厥飲深珍美酒果官寺有司廉值稍

藏大錄

梯意報聞語詰者易漢人服入堡奸婦女違時畏而
不敢藏虜之小入則不聞軍士拒死虜者抵死之我
有叛人蕭芳教虜擾邊驚既不能發一笑向虜則與
史道略虜以求芳虜送芳未驚遂言時義縛得之以
為義功義得陞指揮僉事而驚進太傅蓋祿子蔭時
中朝皆知與虜市非計顧 上龍驚深不敢有所言
虜更言貪者無馬可市徒有牛早請以易穀豆于是
朝謀皆言虜無厭不可許乃請戰而 上召史道還
其秋八月驚又領京邊兵馬二萬七千有奇費戶兵
工三部大馬搜捕各數萬赴白羊口閘關隘又不敵
直趨虜則言果類引虜入犯請移兵先征之總督何
棟言驚此行費軍興教萬為枉虜也而暇移力于果
類驚謀格居一月還會我有道虜叛人哈丹兒陳通
事逃入果類據誘而擒之上亦論驚功加太子太師
並授子蔭而其明年虜教蓋違朝謀爵 驚 益
謀言年鎮還散死萬人侍臣戰虜入犯今諸將毋過
縱其南面死戰于內出精兵外搗夫攻而彼之兵却
尚書趙錦駁驚說蓋輔也可使虜衙行戰之捷也都

邑尚粟諸若其不援將如之何頃之虜犯大同華教
驚不自安請往征之 上問當以父與驚相先幸暴
其收缺即對宜從驚言然也擒斬虜酋始得論上功
上慰驚曰零賊耳第調兵運動之若有間虜大入指
揮食事王恭死焉 上諭當以兵部兵部尚書錦
官臣智識寡昧不能仰副 陛下靖虜安邊至意運
籌調兵食宿虜情機臣事也 大將軍驚所調兵扼三
萬八千諸路東就略盡此而宣大額兵十三餘萬不
在此數殄絕光類以報 陛下是在大將軍 上乃

戴大錄

命驚帥兵至大同車馬我城復半前秋之後會虜
況河驚來丁先入其果軍敗賴遊擊時陳敬得進恭
將段陽安旁擊之獲二十餘級還而大學士高拱言
驚不戰非計也上傷示驚也一大則虜驚言前月
出兵況河新虜首二十餘生遊擊陳恭將安旁勇
大捷臣當抹馬瑞勇收犁復功驚在戎同與共家甘
爭我守像洪國不事驚驚援恭之潮自利死遺火
惡焉君一月上言臣士師鎮川望至驛見虜伏起
謀下我事雖有死傷賴斬虜首五級獲馬三十匹

諸將請賞兵部尚書錦官由師伐虜當取全勝非
羌胡起較下狎應之者得血戰而功也 上曰諸將
最靈實之更大賞驚而以虜報恩召驚還止勿調諸
邊兵驚復不自安乞罷不許遂歸止何虜報復至驚
疽發背請與疾赴軍 上知驚不足恃止之詔納還
勅印以時陳代驚而大學士徐階還奏疏驚通虜誤
圍狀 上大驚命錦衣陸炳嚴訪之炳素惡驚常伺
察其動靜左右行財賄用事者悉知錄西顧欲即發
驚尚恐無果聽命人誘蒙崇至亡入虜蒙崇信之各

戴大錄

上召炳使人逮捕之乃言高拱大同時初通虜遣
聲諸物虜亦不為前盡為信契蒙等又派遣往來今
俱發亡虜中欲引以犯是為高死前一 上乃
怒而驚已死即命炳會三法司擬罪奏高當謀反律
且追戮詔削爵梟首傳示以懲父喪妻子及
時蒙侯榮皆斬妻女孫發功臣家為奴財產沒入官
家屬沉置諸黨惡老發遣後既有發給事中郭維
兵部尚書錦政目大同巡撫召入為兵部尚書光
祿寺卿董魁中向為職方郎中與高錦曲意蒙崇既

見遼事日非敗形露乃外稍示抵牾持兩端預其誤
國朋奸不可一二數上曰朕亦知之令錦充軍極
違禁中發口外為民而兵部侍郎蔣應奎通政使唐
國相皆生竄其子姓籍伍中冒功為千百戶廷朴前
為民黨以口辨數當重寄凡八佩將軍印國朝入佩
將軍印者惟朱永仇黨兩人而已

戴大錄

陸炳

陸炳者平湖人也父松以父蔣較尉從 睿宗子興
得事 世宗興即 世宗入嗣松以從龍恩授錦衣
衛指揮歷都督僉事掌衛事為人謹信識大體于
上前時有所解釋而炳少以力幹強敏稱登武科襲
父官 世宗幸取天至衛輝行宮倉卒大宿衛大臣
皆近至獨炳直宮門負 上由火中 上德之不款
顯其狀 車駕還京詔掌衛事添加都督遂以職責
嘗攝教兵馬指揮為御史所糾詔弗問也炳資其

戴大錄

陸炳

父黨同列炳陽微事之餘以計去其湯已南又等事
閣臣以此相益重閣臣更言有寵炳謹事之言亦愛
而服炳士何御史糾炳亂政糧務禁示錢諸不法
狀言欲從中下捕治炳大驚行金在并解牒不得長
跪泣謝乃已從此街演刺有長信東閣臣嚴嵩等輩
不勝炳之萬謀發言所及造神閣諸書生誅諸從
此蓋引其計成事候仇黨用事初以當好已相繼家
素滿父子不法事如老婢炳外幽事黨漸出重金
帑探得黨陰事黨病且死發其通虜狀黨死 上怒

斷驚柝保其尸加炳少保表太子太傅嚴文伯爵極
而高復由此得卒炳遂用衛士縱騎督京師中太豪
多布耳目所睡肌生辟中貴人馬廣李樹皆握重有
氣勢炳前後詞刺逆坐下獄死京民贊滿萬以下小
酒食過輒收籍之至其所用耳目諸豪小有犯亦即
置之死諸豪以其方幸上言上無不從夕趨走
麾下朝投實與炳列亦以此畏而爭慕趨之至士太
夫上意所恨下詔獄廷杖者炳緩之不全即死侯
正鮮即取謫出金錢為治進里飲食費炳武奉出吏

戴大錄

部尚書李然門然所傳大用皆炳才上前陰推逆
後坐誣死上意回測要政弔而炳經紀時之于金
士大夫亦以此服焉其勤于治官戴星出入必當及
上所親近中貴亦皆錦結婚姻盤據相重蓋揣會
上意上春秋高奉主永壽官詔成國公朱希忠等
直贊無逆殿炳占數焉如保傅柱國賜在外乘有與
禁中得馳騎食伯爵俸炳進馳騎七千人至祥增
別領之其所召義職輔政晉齊義驛奔起飛跡地之
士以千計鮮衣怒馬仰度者十五於萬及兵排排

其籍所居數而已當縱其子世著搜文武諸曹推炳
從中調持諸曹無所不聞自方鎮督撫大臣非交故
而錢通者以八九給事御史自院門下者亦十之三
四炳所蓄金珎奇異以巨萬計中第十餘所姬妾統
綺珍玩供帳不移而傳東西遊處惟意所舍莊田店
房江南楚越所在有之然所自饒遠內門中貴人亦
以萬計諸閭臣以地望相迫外相倚為驕而又以其
素能折節士大夫間終嘉靖之世無發者炳卒上
深悼痛追贈忠誠伯諡武惠祭葬有加官其子為指

戴大錄

揮食亨務崇即任以言官言籍炳家

識大錄

古宜逸史目劉 振著

倖臣

萬安

萬安者山人正統十三年進士選授為編修累官禮部侍郎長身魁碩首目如刺憲外寬然長者內深刺曾在官初無學術外事囑賄內結閹宦而已萬責妃有寵於憲宗其兄通為歸政都指揮通妻出入掖

識大錄

萬安

庭安喜與同姓除使太監通往來行深於通妻冊子之間設語相擾妻問母曰及記家貧時以妹嫁人今安在母曰弟說通者外萬編修者安解曰吾誓為編修正是因誤使共妻通妻相呼以小字叙姊妹悲憤而安與通乃為大小姨夫安緣此得入內閣商終去位安進為首相所以諸貴妃蓋至一時私進房中街於上妖僧繼曉所由得侍安緣安進江面人李牧省者以能幻術幸止安與學士彭華與經相結也貴妃若昭德宮寵聞中外中外有負緣內使以

寶貨進昭德者即傳旨賞賜或與之官一時府庫竭而爵賞濫安與劉珣劉吉同相殊無諍臣時人為之語曰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安據侮方正深於仇

摯保養回親於內骨交無離合有內援者則與之士無賢愚有內援者則進之同時詞目若耶讓陳鑑方正之士如王恕馬文升耿裕秦紘皆相繼疎斥吏部尚書尹旻是左都御史王越與珣別為一黨與安宰相傾久之安以計排去珣越與是相繼罷珣卿人在朝者為一空而鄒智李文祥之徒皆以論劾安得罪

識大錄

孝宗即位言者謂紀太后所以暴崩雖萬貴妃請逮治當時諸醫并萬氏眷屬曾出入宮禁者安驚曰我與萬家不往來矣他日孝宗簡安所進憲宗疏得一小麓皆房中術使太監懷恩持示之恩每展一疏則曰是大臣所為耶安漸汗不能吐語已為科道官所糾劾恩懷特科道疏令人抹讀安聽起頻仍愴惻自解初無去意恩摘其牙牌曰請公出矣安在內閣者二十年初有諷之去者安曰惟有一死報國耳既出道中猶望三台星也安賈賄鉅萬安死安

滕子弟懷以奔人無餘者子翼為南京禮部侍郎孫弘辟為編修皆治從不度後相繼死而安絕

藏大錄

李汝省 鄧常恩 趙玉芝 附

李汝省南昌人初為吏侍遼京師成化十三年因太監錢義以新構術見 憲宗試之驗傳授太常寺丞言官劾之改上林苑監丞未幾傳陞右通政賜金冠法劍各一圖書印二文曰忠貞和直曰妙悟通玄有所奏請用以封進汝省又日採取符錄諸書以獻寵信日隆八年間官至禮部左侍郎掌通政司事恃恩驕恣有忤己者必害之工部主事張吉兵部員外郎彭綱劾之皆被誦汝省蓋自恣遂諧吏部尚書尹更

藏大錄

李汝省

及其子編修龍所與性素太僕少卿張璉給事中秦昇工部侍郎談倫主事王範翰林院侍講學士焦芳修撰曹芳編修王教司經局洗馬羅璟禮部郎中劉紳員外郎楊榮吏部郎中鄭宏兵部郎中鄒襲等並以次誦降七大夫皆畏之亦有陰附以謀進者於是致仕副都御史劉敷為左都御史禮部郎中黃景為左通政南京禮部侍郎尹直為兵部左侍郎工部尚書李裕為吏部尚書通政達鑄為食部御史李和為南京戶部左侍郎其同僚通政司叅議元守直張璞

陳琬俱進品秩又採取時論所推若學士楊守陳少
唐寧劉健都御史李敏侍郎李嗣大理寺卿張錦少
卿馮貫吏部侍郎徐溥學士倪岳南京國子監祭酒
劉宣通政黃孔昭左都御史余子俊等皆密封推薦
縉紳之進退多出其口人亦無敢言者矣是時又有
臨江縣人鄧常恩番禹人趙玉芝並曉方術常恩由
太監陳喜進傳陞太常卿以符愈 孝肅太后疾賜
圖書印曰索喬陰陽玉芝由太監高諒進以修玄谷
立世經天人歸德頌累官太常卿並受恩寵然其勢

藏木錄

不若我省之甚 孝宗即位糾道官首以善言於是
下三省于獄追所賜冠劍印章分遣戍陝始還擢遇
赦當還印綬太監蔣琮言我省等罪大不當還印綬
繫至京下錦衣衛獄我省不勝焚掠而死

錢寧

錢寧者本鎮安人太監錢能鎮守雲南寧切需為家
奴能死寧劉瑾專橫因得見 武宗能左右于拓弓
武宗悅之賜國姓為義子冒功陞錦衣正千戶瑾敗
以討光果陞後府左都督常掌錦衣事既與詔獄權
益重陰人咸賢曰人子永者善陰道私戲若諸者
借善為句况者皆引入見請建新寺勅者日侍左右
上醉枕寧卧官使朝至賄寧荷 上起居但伺寧
寧肉侍 上外招推納賄賂諸大臣造倡恣後諸司

藏木錄

錢寧

事也聞白之小胞意極違其中害然亦有因以改振
要者內臣武將率持重寶投寧取為鎮守總兵若扣
以充急事亦往往得解都察院經歷錢爰至拜寧為
父寧使及察察朝官有欲彈劾者先斥逐之張說者
東廠大開寧威勢與持中外稱曰廠衛有衛平寧道
過大理寺評事阮光大司務林華不避華抗杖之斷
平論下進光大復杖而囚之因以奏有旨執光太華
下錦衣獄持訊合法司然光大為民華降一級小調
之錦衣衛千戶注典寧有違有替者各款出入注家

替者之尤與人頗不睦注執開者榜掠之聞者兄聞
者家訟刑部捕注執理寧庇之不發尚書張子麟即
中林文繼不敢問也員外郎劉東鑑署印事即據衆
證成獄注求寧曰我親戚人誰不知乃待我言初
刑部獄卒例有供食錢使給卒微因竊搜移供食錢
為公費沿習已久寧陰諷東廠發其事遂收繫前後
提牢者刑部主事鄭德林挂且言諸堂官皆利其
竄請窮治三法司皆詣東廠求解乃知意出寧子麟
及兩侍郎追寧謝寧伴不知乃移兵馬司搜勘盡反

藏大錄

吳之注始謂刑部麟及兩侍郎與注拌弄若賓客嫌
大理即報允寧乃覆因振事不治調德林為州同
知而兵部尚書三瓊者收著單刺帽帖果衣入勸房
侍武宗飲酒與寧草相恤也左都御史彭澤與諸
言官論及寧報忿曰恨不手刃此奴瓊聞致澤其家
匿屏後故言寧激怒澤後大罵寧之街之澤既
致仕以處置上尋嘗事至款連繫籍其家竟傳前罷
為氏寧既得罷老于永安六歲為都督下至夫僕養
子授錦衣衛指揮及千百戶者十餘人寧與既念富

者已極上無子欲結一強藩為地寧庶人家遠久
皆異志外有賢者名他日取嗣上心寧藩子家濠
亦私結寧既兩人寧既為家濠度復衛屯田之數且
全數進金銀玩好于上日池上動靜于家濠家
濠謀出首召世子司香太廟為他日地寧不敢言
上念無以替其求意以玉帶練帶附其與寶萬既馳
歸詎稱上賜令府中官屬服緋帽賀元宸濠府中
入入京師者皆主賊賢家有所賂請由寶達寧其進
金銀玩好又由寧達上于是諸大臣多受宸濠賄

藏大錄

而吏部尚書陸完為多會銳與寧有隙欲有以傾寧
而宸濠腦求撫按官保其賢孝以求獲旨即撫臣若
孫燧按臣林瀚皆為上奏御史熊蘭者南昌人也宸
濠時上雇蘭家蘭欲上變不敢蘭邑人謝儀者出入
銳所銳愛之蘭因勸儀告銳儀謀述宸濠謀不執狀
于銳以危言動之銳悟許潛發寧交通宸濠狀儀與
蘭乃疏宸濠不法事及奸党姓名授御史蕭淮銳先
入言上而寧未知也方鈞求見上盛稱宸濠賢
淮詎奏銳託故不行寧自言上上不應毀蕭淮

藏木錄

上又不行寧心疑之既而上使太監往寧府宣諭如淮言寧懼乃白上繫家濠所遣盧孔章二人錦衣衛執私馳報于家濠歸罪賊賊誦成遂行未百里使投偽為盜夜殺賢而孔彰亦斃獄中家濠反上南征留寧居守寧恐離左右見告發私求扈從駕既出始傳者令從而江彬與寧素爭寵至臨清遇間止之使董皇后役遂道白其通家濠狀上曰然奴我意之即令竊管寧賄清道人索收其妻子家屬駕還家與陸完樑反接俘前行籍寧家得玉帶二十五

百束金十餘萬兩銀三千箱胡椒數千石他珍寶財貨不可勝計世宗即位殊寧布指寧罪扶繪樹決圖榜示天下子永安及其養子傑等十一人皆斬之

江彬

藏木錄

江彬者宣府入初為蔚州衛指揮使正德中流賊猖獗近畿召遣帥入討之彬以大同遊擊將軍隨總兵張俊至過翼叔一家二十餘人為功賊平得大賞時武宗好兵事左右言京營軍多脆弱而遣將精悍號健請令京遣二軍賤更出入武宗喜令內閣草制台諫交章武宗不聽坐宮門待制東陽吳珪言不可詰旦竟內降于是錢寧言彬于上上召見彬彬為人黠悍狠忍談兵上前高自稱謂上悅之以為左都督賜之國姓留侍豹房同臥起時與奕不避十戶周鼎名叱之彬竟陷鼎搗掠至死于是左右皆畏彬時以武事款上請調遼陽宣府大同延綏四路軍入操西內教場上戎服臨觀之砲銃之聲不絕中禁武時為角觝戲手搏虎圈入就邊軍為外四家兵軍悉縱橫恣惟布井間都人苦為彬言上請剗西官廳上以彬為提督彬乘上喜益言為全都指揮李瑄陝西都指揮神周為募得石入豹房亦賜國姓為我先時太監張永張忠盧明秦用蕭

教子優人成賢雖與彬表裏相輝然寵出彬下彬于
上前談笑恣情時從遊獵近郊至 上騎獵曾凡不
可辨因教 言宜府樂請 上幸其處 上欣然馳
出右廂閣侍從首簿一不以從彬為 上營鎮國府
弟子宜府驛豹房珍玩女御其中彬時 夜入人家
益索婦女以進衛士煨民產為薪而 上崇之志布
屠冠陽和轉掠鹿州 上與諸將擊之尋引去論功
封彬年庸伯三子並官錦衣指揮而琇周皆為都督
故違將許恭亦封安遠伯 上所駐蹕輒軍門中小

戴木錄

事無大小白彬乃奏或壘格之至二三歲 上稱威
武大將軍至欲以彬為副 上還京數念宣府不置
獨曰家裏彬復事 上往因出大同至偏頭關至榆
林至山西索金壁裘馬數十萬金還官各獻虎豹犬
馬進金錢又萬 計坊序官吏縱虎因奪民婦女居
一歲聽選與福壽恭共跪請迴駕指切彬罪擬長朝
賀上之彬聞建恭拷斃子詔獄居一歲復事 上問
廷群臣皆言彬 上示以群臣奏命杖之彬全瘡扶
立楚絕益死者十餘人宸濠反彬與張忠贊而仁既

擒 上入南京受俘彬從 上戎服出城前隊俘凱
歌入既 上度欲幸蘇浙湖南相南京諸司伏闕諫彬
又欲言 上重譴之其黨勸乃止 止亦罷彬職弄
威權冒竊名器導 上數歲問奏充紀險車轍半天
下言者皆欲食彬之肉彬隨駕所至與周琇兩人數
勢相倚彬索賂累數千萬周琇亦什二三千戶洪以
彬指出採湖廣方物其物名皆奇怪不可枚述撫官
乃進白金萬五千有奇代之有曹成王宣者緝彬旗
戰至杭州開鎮守府設香案稱 上旨召致仕尚書

戴木錄

洪鍾令爾贊謝恩羈鍾劄所趣其家營其橫如此
武宗竊疾彬猶改園營為武威園練自提督軍馬中
外恒懷慮彬旦夕反官車要駕場廷和以未命諸散
遣邊兵分兵就賞次不屬彬邊兵雖分而彬與諸子
所從家兵尚衆彬亦自疑稱病不出成服稍 分布
腹心東西北安三門東甲裏糧備動息京城市間人
馬夜介然有教人心洶洶謂彬及笑會揚廷和與司
禮監魏彬等題大行銘旌于大華殿衆聞言觀彬請
除之因與太監溫祥入白 太后會其日坤寧宮卷

藏木錄

安吻 太后遣彭興工部尚書李璉入張彬告服入其家衆皆不得隨張畢太監張永知外謀留彬疑共飯于宮外項之 太后下旨收彬及周琛收者未至彬微覺向北安門疾奔門者曰有旨留彬彬曰日皇帝安在安得旨乎批門者曰有旨留彬彬曰日追及而執其鬚城中觀者寒慄歎如沸時大旱遂而城中謠曰李得江樹朝廷安穩：觀近吻也頃之尋踪自家縛至馬彬曰早聽我言後至此方彬批時百官正哭臨恩善門吏却尚書王瓊忽失班蓋出謀魏英以圖免彬被執其所達千戶族校未至京師者皆潛遁是日天下諸司封事工朝廷者以百餘為彬所格藏私第者亦搜得三十餘 世宗即位法司鞠彬反形已其命磔于市周琛與其子皆論斬籍其家黃金七千緡攢千五百兩白金二千二百緡二千金銀珠玉首飾五百一十箱餘物不可勝計

陶仲文

藏木錄

陶仲文黃岡人少為縣吏喜治神仙方術受符水訣于羅田萬玉山而卻真人元節微時亦往求仲文家嘉靖初仲文遂授遼東庫官秩滿需次吏部時元節已幸 世宗比老欲請骸骨未有聞會宮中黑青見治之亡驗遂薦仲文自代仲文稍以符水嚙劍絕其妖莊散太子患痘從仲文禱而瘥 上寵異之已亥危駕南巡至衛輝白晝有旋風繞駕不散 上問仲文何祥對曰主火 上遣仲文禱之仲文奏曰火終不免弟謹復聖躬是夜行宮災宮中死者七算 上僅以身免即日勒行在吏部授仲文神霄保國宣教高士 上體素羸步履少難一日問仲文卿何術祈禱取驗仲文曰勸 上保國元神主於清靜寧一則法無不驗自是 上退居迎和宮執事秘禱以祈天永命歲餘進神霄保國弘烈宣教振法通真東一真人領道錄事尋加少保禮部尚書未幾尋加少師燕少傅少保改神霄紫府闡範保國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東一真人魚階特進光祿大夫柱國二十九

識大錄

年春不雨 上問仲文何以久不雨仲文曰疑有冤
獄時河間人王聯以忤逆抵極刑因証秦原問官故
巡撫都御史胡繼宗以詩排誘詔逮治之考訊久亡
狀 上釋之是夜漏下四鼓大雨明日召吏部尚書
夏邦謨至迎和門授勅曰真人陶仲文禱雨濟旱力
贊平獄特封為恭誠伯賜誥歲祿一千二百石八月
內降勅歲加祿米百石仲文疏辭 上曰祝釐保國
禱祈雨暘暵、致職若鞠獄非卿職也米尊恭太上
蓋誠玄修雖數爵亦未免酬今以平獄謝似非宜且

惟辭是歲北虜犯關詔舉群臣可任遼事者仲文以
問薦所善應天府丞朱隆禧 上曰師言隆禧可用
但 祖宗法不可廢蓋隆禧故考察閑住官也 上
即罷用仲文不欲令預朝政乃仲文實無他方術在
上左右最久亦小心憚 上威嚴不測不敢他有
所奸後仲文請老給驛歸遣使護行居止何卒年八
十將卸甚厚謚曰崇康惠肅隆慶初詔追奪仲文爵
典籍其家

識大錄

古宣逸史臣劉 振著

量吏

方賓

方賓錢塘人洪武末縣太學生為其部郎中建文中
署應天府事坐法誅宥以茹瑄薦召復官 成祖靖
內難賓與侍郎劉禹奇迎駕特見奏用遂進兵部侍
郎高以尚書出征檄賊賓理部事有幹才應務不滯

識大錄

方賓

及為死文趾進尚書並以通敵稱從卒北京兼掌行
在吏部事車駕征虜賓與內閣胡廣金幼孜楊榮侍
御金紀恭重密勿時侍衛缺人賓奏勅遣大臣分符
各處凡民間子弟二十以上英健者皆選取以備侍
衛頗被騷擾其軍悉隸府軍前衛數至二萬有餘立
十戶所二十五領之年至六十驗有老疾實狀兵部
奏請誅放仍于本州縣照名選補人多苦之賓久危
行在侍衛放肆無復顧忌大納賄賂輟聞九重會議
親征戶部尚書夏原吉約賓同謀 上以為朋黨欺

妄惡之居嘗憤晉中使以語賓、惟自縊。上益怒，遂殺其屍。賓機警善揣，上意以此委任特隆，然無學術，寵賂日彰，卒至于僂。成祖嘗命解縉品群臣，子賓曰：「薄者之才，驕僧之心。」宣宗與楊榮論永樂末年危從之臣，對曰：「是時賊會方賓最甚，蓋為公樂所共棄云。」

戴大錄

劉觀

劉觀，保定雄縣人。洪武乙丑進士，擢監察御史。有劾聲望者，左丞相都御史達文忠謂知嘉興府永樂元年，擢戶部侍郎，調左副都御史，特總憲陳瑛尚刻吳中。尚寬觀善處其間，容無阻忤，歷官禮刑二部尚書。改左都御史，掌院事。仁宗即位，加太子少保，時大理少卿弋謙數言事，上厭其繁瑣，觀端知上意，與尚書呂震、吳中侍郎吳廷用交劾，謙有直沽名，請議少之。國初不禁官妓，惟扶娼飲宿者有律，迨宣德初

戴大錄

許臣僚宴集，以奢侈相尚，歌妓滿前，現蓋不飾善，以智術籠人，私納賄賂，起網羅之不振，御史亦貪縱。無忌宣德三年六月上，早朝罷，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王華門諭曰：「京師端本澄源之地，祖宗時朝臣無貪者，年表貪濁之風滿朝，何也？」士奇對曰：「貪風永樂之末已作，但至今甚耳。」上問永樂何如，對曰：「太宗晚年多疾，不出危從之臣，故肆無顧藉，賄賂公行，已做九重，但永樂發耳。」榮曰：「是時賊會方賓最甚，上問今日之貪誰最甚者？」榮對曰：「莫甚於劉觀。」士奇

曰風憲所以警肅百條憲長如此則不肖御史皆效之不肖御史出使四方則不肖有司皆效之上抚掌數曰除惡務本數日有旨令觀巡閱河道而拜顧佐為右都御史賜璽書令考察不肖沈滌積弊於是御史連章劾奏觀貪賊狼籍并奏其子輻脅制諸道騁私滅公皆明著實跡上大起速觀父子出御史章亦之既承伏法司坐觀重辟上台士奇及崇以法司奏示之且曰觀負朝廷重處非過士奇對曰觀誠有罪但歷事四朝數膺顯任顧始屈出金其生榮

藏大錄

亦乞貸之上曰為汝二人曲貸其元發為違吏皆曰辱之過甚與死等耳上曰欲父子俱貸乎曰子發戍邊而今親隨若思與法兩盡失遂命法司發違東天下聳然改觀

未亨

未亨順天香河人初為小吏給事北平布政使張萬詞察燕事察以上聞亨與李更直窺知之竊其策單及密旨以入燕府言狀王以此得先發擒之靖難後錄其勞授脩武縣丞陞文選主事歷迂文選郎中通政司左通政正統初迁光祿卿詣事太監王振至詐稱詔旨日支牲膳酒果以餽振後扶滿自陳城守功得陞戶部左侍郎仍掌寺事與吏部郎中趙敏構是非解達尚書汪直俱下獄幾為所害十四年病

藏大錄

未亨

不敏退力疾視事惟乞免朝恭慮人以高老仍染白髮為黑厠役杜清竊笑之亨怒提清因發其奸賊執事下獄坐死家貲收杜卒亨為人有心得免奉政務弟素無學術不給士行惟阿附積資獲復自用稍有所拂其意者輒違構訐世以此疾之

陳汝言

陳汝言直隸懷安衛人正統壬戌進士授戶部主事歷郎中有幹才善以乃倭結奸權貴推貴多受之景泰中職陞本部侍郎代宗不豫汝言附石亨等奉英宗復位以奪門功遷兵部尚書益附權宦表裏為奸凡石亨輩冒報陞官都題請前後至四千餘人招權納賄天下都司及邊將多出門下有不出于門下者便中傷之初達人安置雲廣洵貴等處蓋所以防範未然也汝言阿亨意盡殺取回物論沸騰敢怒

戴未錄

陳汝言

而不散言汝言為人陰狡貪鄙奸慧巨測善結人心將以景泰為儲之故翰林帶官銜者盡改別職汝言乃言于上翰林官皆帶別銜而本院學士仍無一人事體自不便上然之命召還諸學士吏部尚書王翔承旨對曰學士職不駐今似太多汝言折之曰唐有十八學士何謂多也於是俱改學士汝言又言于上曰方今論功行賞殆無虛日而母后微號未加獨非缺典歟上悅大加稱賞由是益貴幸用事賣官鬻爵不可屈厭遂為言官所劾下詔獄死籍

其家 上命陳所籍物于大內燕下召大臣入視顧

謂石亨曰子謙在兵部數年自賜賚外無餘物汝言未嘗納賄亦何事也色變者久之柱斧戲地稱奸于諸者三亨倪首流汗不能對其後大學士李賢極論汝言取回達人之罪上深悔之

戴未錄

尹旻

尹旻字同仁山東厯城人正統戊辰進士改庶吉士
擢刑科給事中 英宗復辟大學士徐有貞等數言
官劾少保王文于謙等名立外藩文條析折辭衆莫
能難旻獨奮然攘臂拳踢之罵曰此二奸臣正好毆
識者會笑明日遂陞通政司叅議後文謙事漸昭雪
旻始悔之掩護不及矣天順七年陞吏部右侍郎成
化五年尚書李東被劾旻與左侍郎崔恭共頌之復
東罷恭補尚書旻轉左侍郎未幾恭以母喪去改禮

識大錄

尹旻

部尚書姚夔補吏部旻又附之既獲致劾議閣代者
太監輩動乘間廣大理卿王舉及旻 上領之勸密
報于舉旻又朝道詰舉曰昨者有人到宅其言亦可
信乎舉曰無也旻質以所報舉曰恭喜子何敢望是
時外議多擬舉代夔大學士商輅亦卿旻商夔屬意
於舉旻懼經營百方及得勅語故詰舉以沮其末
適夔歿輅以妻喪在告旻亟叩勅毋俟輅出乃引東
廠刺事韋太監入奏以外議人望皆歸于旻遂論內
閣擬旨大學士彭時謂崔恭在南京亦可取來司禮

諸太監曰只舉在此者時乃曰此則無如是遂擬陞

吏部尚書國朝進退大臣皆出宸斷每朝畢宣吏部
除授或化問始有吏部會官推舉之例其推選歸于
內閣每遇缺吏部必先謀于內閣而後定稍出已意
必令再推或擬使所私古官論劾故吏部多與內閣
相党附旻既恃內豎所薦遂不比內閣會汪直用事
凌辱縉紳兵部尚書項忠約諸大臣論直罪狀旻不
從忠遂其州而遂稿于旻 潛以報直疏入 上怒
罷旻未幾直復刺事忠與大學士商輅相繼去任萬

識大錄

尹旻

安為首相招權納賄朝野切齒旻掌銓衡十八九年
頗有知人之鑑凡事知矯前非雖萬安深惡之而守
法不守以此為公論所予又壽先劉珝與旻同鄉親
厚亦在內閣位亞于安 所害是為珝故不得逞旻
為人譎詐任數待人不能各司部屬官之賢能者每
向人稱道之以示其知人及推舉時則先掌科掌道
官若舉部屬亦先入中官之門平日所稱道者不與
焉及珝罪相安引尹直入閣共搆之值朝士多訟其
納賄之跡甚著乞籍其家資之半賑濟山東之民道

士李致省又從中諧之遂下是子特講龍于獄令吳致仕連及吳卿里故舊如佖鍾張海輩皆降謫外補龍為民弘治初復其官卒贈太保諡恭簡論者謂萬安輩小人構陷固不足責而吳亦未為端人

戴大錄

劉宇

劉宇鉅州人頽而長身起家進士除上海令高第入為監察御史再謫由郎寺累遷按察使以副都御史總督宣大諸軍宇貪墨取貲軍中無算而頗以巧獲之嘗累馬數十足路權要劉大夏因上召對及宇事上使中人行伺宇已得狀迎致中入遂厚賂以訖辭報乃止正德初進右都御史劉瑾初拔政頗通賄望不遇數百金而宇首率萬金贊瑾大喜曰劉先某何厚我若是而他賄者不復視千金下矣論邊功加

戴大錄

劉宇

太子少保賜金帛蔭子錦衣百戶召入掌都察院加太子太保理時逆推折臺諫宇緣意御史有小過輒笞朴之逮兵部尚書再加太子太傅諸逆帥魏遠璉次即逮宇前後得不下數十萬金子仁應會試璉以寸帑書名入即上第而內批授翰林院庶吉士踰月遷編修再轉序吏部尚書已璉愛其御人張絳拔為文選郎宇取充位而已中外士眾畏居忤不樂曰吏部虛名大快人耶能及矣部時久之璉欲大用絳代宇而難宇厚乃進兼文淵閣大學士之任日璉為

具聞中欽序甚歡序大喜過望三日亦延瑄曰爾其欲相耶此豈可再入乃省墓乞歸鉤州將發未果而會瑄快誅詔削序散官致仕編修仁黜為氏

藏大錄

張璠

張璠字廷獻滄入也寓戎籍京師家馬方面大耳石入鬚骨隆起而強記練兵事舉進士除吏科給事中擢通政參議累遷通政使久之大同兵亂救主將詔侍郎劉源清都督卞永討之不下所傷殺僅相當上怒源清永下獄進璠兵部侍郎代將至則其麾下殺其倡亂者請降乃遂遂進尚書累加少保兼太子太保璠故苦翊國公勳待被上知所言亡不酬而力薦璠才可大用上亦奇其貌曰此福將足

藏大錄

張璠

使也張洪者寧夏人武宗朝得幸為左都督頗習熟邊事後坐法戍遼左親身還館璠家諸將挾賄托還者為璠銜地饒瘠第賄輕重而以予之一酬然不許為養復官不果自摠帥恭遊而下俱有觀不即素駭勇有才望連刻薦者弗為上也天下承平久不苦熱兵革而璠所用俱債帥以故甚壞不可復作云璠為兵部十年蓄財帛百萬計矣內奸多奇計媚結中貴人內外織悉必知預為備先後給事御史憲章論璠亡慮數十百自若也嘗一日上賜飛魚服而璠

別衣他觀者五綵奇麗甚 上出選見之意其緣不
 憚而責人私走語璿自甘乃解酬中責人金八千它
 多類此璿少壯且老居官亡喪病假七十餘乃卒贈
 太保諡恭襄後虜大入殺掠吏民沒郡邑土 上赫
 怒屢致大司馬辟朝諭切齒璿而已死不復可窮詰
 云

戴大錄

甘為霖

甘為霖四川富順人嘉靖二年進士授知州歷工部
 郎中督如廟宇壇等工陞太僕少卿累遷工部侍郎
 督理各官殿及修飾諸陵預遣壽官工完陞尚書坐
 典武定侯郭勛許泰罷歸鉞二年起原官加少保兼
 太子太保為言官所論罷歸卒諡敏給能集事性傾
 拔早佞初由郎署數年至卿貶遂躋官保雖以上役
 思然亦諂事權幸所致欲利無厭不復顧廉恥嘉靖
 中年 上深居不視朝百司璿多御頭霖與兵部張

戴大錄

甘為霖

璿禮部嚴嵩吏部許璿皆為清議所斥

胡守中

胡守中字伯時河南寧陵人也貌偉秀才藝舉而
動止無類人咸賤之三十登進士成慶吉士授刑部
主事時胡國公勛貢上寵勢張甚家蓄金寶及使
妾多守中心利之自詭善彭老御內衛見助一飽愛
幸之假艾子稱因得入內多通其伎妾改監察御史
按畿內深富人揚讓坐事當死夜致白金二千黃金
若數具賂守中業受之失跡詣上聞駭騎鉤調者日
窺戶亡停履守中不自安乃匿太半而以聞上坐

戴大錄

胡守中

揚諫戊合上幸楚道所履守中飾屬邑治馳道性
虎吏俱衣文錦衣豈進候而守中獨前行備伏上
遙見若之伴從扈還自楚守中乘駿夜報馳百里置
頓還待如常布政使徐乾按察使吳永祿遣守中五
百金發于上逮繫氣永祿割扶歸遂代守中春坊
司直即擢都察院左金都御史再進副都御史兼詹
事五會上怒胡國公下之獄將窮寃奸伏而守中
恐乃起論胡國罪自解房入寇議薊州北營廣南援
藏京師三輔要害地也須重臣鎮之擢守中兵部右

侍郎餘官俱如故開府便生殺封拜上召入對托

田好為官効力行大用也賜飛魚袍守中出即為金
鼓具軍容而北從二子衣文錦雕弧前列恐喝郡守
相蒲伏喘迎謁不為禮至鎮簿錄參將而下家稍
饒者悉以計鉤取其貲不則拔髮文面交接軍中
舍備前取踰萬計先是舊植樹隘口制胡騎奔突久
則合抱矢守中下令聽斬伐凡五十餘萬悉費之巡
撫徐廷璋老儒迂緩守中視蔑如也將一戰召歸圖
房中出獵屏殿上上不悅而給事中允賢自條列

戴大錄

守中罪狀詔捕送司寇論死又兩載始棄市時年僅

四十

識大錄

古宣逸史臣劉振著

酷吏

陳寧

陳寧湖廣茶陵人初名亮為鎮江小吏從軍至金陵館單帥家上克金陵命諸將各言軍事帥武人不能言令寧代為書陳之上覽之喜召見擢江西行省祿史陞廣德知府歲大旱奏蠲租弗允寧赴闕上

識大錄

陳寧

言天災荒饑督租太急是為張士誠驅民也上奇其敢言除樞密院都事再遷浙江按察使有隱患為胥吏所訟遠問具伏上怒曰此欲行也蔡應天獄歲終當利上惜其才裁其罪而有之降太倉市舶令洪武元年召為司農卿遷兵部尚書皆屬憐於軍士寧思出知松江府尋陞中書參政寧通經有治才英辨疊出朝廷制度咸預繕詳上器之賜名未幾坐事出知蘇州府治尚嚴酷嘗烙人以趣餉吳人呼為陳烙鐵陞浙江參政未行丞相胡惟庸薦為

御史中丞大蒙寵遇嘗奏事東閣上方免冠而倚

違見之使止寧已櫛正冠而後見之還御史大夫謝

決大獄謀法益峻有兄弟二人以其伯兄坐法當死

自縊求代哀訴于午門上問其故對曰臣少也無

父賴兄資生之今者犯法當刑臣誠不忍見其死而

獨存也以臣二人賄兄死惟陛下聽之上從其

請而戒行刑者察其誠否如有難色則殺之二人者

皆延頸以俟乃止弗殺市人無不歎息並下上大

嗟異之特赦其兄命未下寧固爭謂不宜以是待赦

識大錄

卒殺其兄上與廷臣論刑法寧奏曰法重則代不敢

犯吏察則下無遺情上曰不然法重則刑濫吏察

則政苛鮮制下民犯者必衆鈎索下情巧偽必滋

施重刑而又委之察吏則民無所措手足矣朕聞帝

王平獄緩獄而天下服從未聞用商韓之法可致

帝之治也寧終不悅其嚴酷自若上嘗切責之其

子孟麟亦親以諫寧怒執之殺百至死上深惡其

不情曰寧於其子如此其有於君父耶寧聞之懼遂

與胡惟庸謀逆事覺伏誅

開濟

開濟字來學溫陽人初為國子助教以疾罷歸御史大夫安然薦其材召拜刑部尚書初至官勤政有為嘗令諸司各置考功圖日書所行事績以覈其勤怠又言今內外奏札宜減省繁文軍民以細故犯罪者宜即決遣無久拘禁教日之間獄無淹滯上以濟有才頗信用之濟由是日有持法漸肆巧詐性嗜酷好以法中傷人凡意所不悅輒深文巧法以入之無能自脫者濟與卿人有舊怨乃誣牒下獄令卿中仇

戴大錄

開濟

行等綴成之嘗不奉旨擅移文書諸司若中書所為者又為榜戒其僚屬曰尚書到任日父事之遇錯皆寬大容忍復爾則罪不爾貸泰請揭于文華殿以示于衆上曰爾言戒僚屬之言欲張之殿廷豈大臣禮耶濟乾謝未幾又立簿曰廣成之書以限僚屬出入上聞切責之曰古人以卯酉為常道今使起事赴工者朝自寅暮盡戌奉父母會妻子能幾何時濟不聽識中有禁死者濟亦不聞常受一囚賂以獄中死因代而脫之是以為獄官所發上詔濟論之

歸却與侍郎王希哲主事伍叔微執獄官于獄扼其

吭而殺之其恃權罔上如此上屢訓諭之不悛會

有告其在洛陽時強其甥女為奴又其妹早寡濟盡

掠其家財得一子以歸其姑執訴濟輒捕逐之于是

監察御史陶璽仲等劾奏濟潰亂人倫有傷風教不

可為國大臣又擅殺獄官及言濟奏事現伺上意務

為兩圖奸究莫測上怒乃下濟獄併執侍郎王希

哲郎中仇衍等詔廷臣訊之濟具服遂併希哲等誅

之初濟上侍之甚厚濟亦嘗侍左右見卿製請夾

報請歸潛列以誇大威勢又所為多不法更以見疎

濟為人有材辨然陰毒狡險外事說悅嘗朝罷一上

召與論政事濟見無建明但稱曰真聖人真聖人哉

上深惡其諂佞及于敗

戴大錄

報請歸潛列以誇大威勢又所為多不法更以見疎

濟為人有材辨然陰毒狡險外事說悅嘗朝罷一上

召與論政事濟見無建明但稱曰真聖人真聖人哉

上深惡其諂佞及于敗

唐徽

唐徽吏部尚書同之子也舉才能歷官監察御史陞
左都御史徽厲有風采上以徽在職公勸復其家
二十四年拜吏部尚書仍兼左都御史有龍江衛吏
以過罰書寫值母喪乞守制徽不聽吏擊登聞鼓
上切責徽曰吏雖罰役天倫不可廢使母死不居喪
人子之心終身有歉夫與人為善猶恐其不善若有
善而沮之何以為勸徽大慚是年擢訓導閣文為燕
府右長史曾怒為周府左長史徽言訓導秩滿例陞

戴夫錄

唐徽

教諭今陞長史越資宜欲職上曰師儒職雖卑其
道則尊不可以資格論遂實授仍賜冠帶文綺襲衣
二十五年加太子太保文惠侯徽天寶初薄營陷太
師李善長又惡群議為王朝用草疏申救善長并欲
中以危法詔文太子亦恨徽以與太子錄因
太子欲開釋徽無文附重法太子為白上先入
徽言謂太子曰徽所執者法也太子因言主國
以仁厚為本上曰汝欲遂自為皇帝耶太子懼
曰感疾卒謂太子曰唐徽殺我其明年藍玉以反

反下獄上集羣臣廷鞠之玉不肯服徽叱玉供實
無徒株連人云大呼曰即吾黨遂併逮徽太孫
命先斬徽手足戮棄市

戴夫錄

紀綱

紀綱臨邑人為諸生 燕王初起兵度臨邑綱叩馬
首王與語悅之綱善騎射頗目法家言便辟應對
精詭秘耐逆餉人意獨輒先發之 王曰蓋幸綱以
為千戶既即位擢為都指揮會事治錦衣親兵典詔
獄 天子既由藩國起內不無自疑綱布其私距日
夜操切陰計聞 上上大以為忠聲放無間即洪武
諸公見綱自匿引而綱遂驕窮意為非行指揮莊敬
未江千戶王謙事春等故無賴曲奉綱相緣借奸利

戴天錄

紀綱

多端 上久亦頗疎之中貴仇綱者白發其端
令給事御史廷劾下御史院按驗俱有狀即日捕誅
禁于市吏三族而令御史院收綱罪其囂曰謹按故
都指揮綱懷薄駸陰飲陽却攬秘囊尾色藏色心
前後使戔心幹偽為詔下諸司監場勒益四百餘萬
還使梅詔奪官船二十艘牛車四百輛載入私第弗
予從人牛立揭即從喝持大賈數十百家以索賂不
等為黃金三百五十兩白金二十兩鈔四十五萬貫
帛十五百尺挾詐取交趾使黃金八十兩金盆一具

賈二十枚奪民人第舍莊宅十七所直金三十餘萬

區縣官子民地八所二十餘萬從籍故晉王乾溪黃
金五百兩金盆一寶劍二白金鞍轡二從籍故吳王
浚琴瑟御龍服王冠還輶衣故王冠服坐高堂置酒
命優童其保道真吉祥等設使樂奉觴上壽呼萬歲
徐旁卿等無恙敬舉卿之觴諸所用金裝八寶環八
寶帽飾玉盤玉水池現珊瑚犀毗玉束帶紅靴鞋玉
石馬几咸飾交龍日月星斗度如乘輿副又 上所
起由侍右班當下綱論棄市者輒將至家具洗沐好

戴天錄

食之陽為言見 上故若訪金帛且盡更數日將王
市然之先日以行刑報嘗害道姑陳安首欲買置勝
為都督薛祿所先綱還祿大內持饋祿祿首賜裂祿
憚禁不敢語悉都指揮啞夫帖木不進道誣持其冒
賞事極死之綱家蓄養七命耗山劉等多造鐵甲弓
弩萬計府取良家子十八以下數百人充左右役詔
追嬖好才人既諫可令出侍歲綱報簿錄老若內之
列以次塞莫敢問吳人故大豪沈秀 高皇帝薨沒
其家所漏貲尚富秀子文度頗為人把持因綱舍人

藏木錄

蒲伏見進黃金百兩白金十兩龍文校一校龍前一
 株奇寶十具異綰綺四十疋頭得從暫御列為外府
 外府歲致粟六百石鈔二十萬貫福百石布帛以時
 進食餌蓋果以月進網許之仍語文度吾後庭未充
 而我微吳中好者不為裁文度固是拔網什五而分
 民間宜士誰何者網自唯重且追當端干上射柳
 私其司射鎮撫龐瑛曰我故射不中子折柳鼓譟以
 觀兵部尚書御史既射網謀不中瑛折柳鼓譟竟射
 無敢亂者網吃曰無能難我矣網為六子漫心下

負委任要竟不執權網髮不足數網罪一萬死指打
 敬江千才謀春鎮撫瑛等比周為証固亦當死并諸
 應從坐人以輕重受條詔曰可頒亦于天下

藏木錄

墨麟

墨麟

墨麟陝西高陵人洪武中以國子生推監察御史尚
 藏刻陞北平按察司副使成祖靖內難麟以守城
 功陞兵部侍郎麟為御史時有授長罪不應刑麟燬
 煉成獄奏刑之照麟恒自歛于心及病恍惚見被刑
 者已而麟足趾皆腐脫盡乃死論者以為冥報云

門連 連果附

門連 連果附 人弱冠襲父職為錦衣百戶機警深沉正統十四年用指揮呂貴薦以鎮撫理刑有浙人謝通者為連僚佐而連善之通頗讀書知事九事務寬厚連與同心一時大振如既浪徐有貞輩多所左右中外罪繁者率率下禁獄久之陞都指揮僉事掌衛事誅較遠果數捕告誅誅連城而逐之時論翕然以連為賢然果已為英宗所知尋得復用果為人陰賊慎害亡所避事為工轉縣中外振拾

藏木錄

門連

及無辜 上用果言誅一知府死三 李斌謀反死者二十餘人而弋陽王母子賜自盡天下騷然不安果退食杜門附客非素昵者不敢干以私 上蓋德之其官與連並果念故為連所逐棄時時欲害連 憐 幸自保而已果見為 上伺察石亨曹吉祥兩家罪石彪坐誅而曹吉祥從子昭武伯欽殺果以叛果死連治鎮撫如故始連用平反得中外稱及其繼果乃亦欽學果所為以自媚于 上曹欽誅後 上居常不自安內借連為指而呂貴言於

連曰連果激叛曹欽以有來華門之變武臣不易察也公欲以督責之術求親于 上則文臣易哉耳連以為然合連官較行輝中外覓求幽隱吹毛批根及于僚庶 上以為能至與學士李賢並委矣 上朝左顧則命賢右顧則命連 所禁罪因微隱不能容至列置微令因不承輒稱奉旨醜酷特甚又多縱子弟為奸利念一時能言已子 上者惟李賢與袁彬以計害傷之語具摺傳達鍛鍊殘酷既甚中外重足地日風什錦衣之門扉中外重足日歸

藏木錄

有問憲宗即位以典璽局 至 論事 謂之進衛連既得罪所究者紛然刑科都給事中金紳率六科疏論連罪浮于摘謫 上命都察院會九卿科道官廷鞠之左都御史李賓等上言連恃恩藐法玩弄威權文網苛細大獄屢興內直去麓別舍置禁假託 上首惡行忌貪官較驕驕子弟交通為奸利科道官所劾言一一受 上命連出斬連其家私以為計其黨指揮張山罪亦如之餘黨都指揮牛僧等俱誅成降調有差後當審錄誦成而升而連死

霖

霖遂萊人弘治丙辰進士仕御史霖為人內深果
驚好殺戮其天性也正德初北邊盜大起劉瑾建議
立四鎮捕盜御史使侍家屬不限期日賊盡乃返
而霖與御史薛鳳鳴皆瑾門下人霖得真定鳳鳴得
河南鳳鳴至則日夜與守備挾仗爭縱飲理知之怒
誅充子手而霖頗嚴賞格募敢勇自將掩捕賊得首
虜輒鳴金鼓盛軍容迎之取生寇手屠拔其腸胃斫
手足分懸于四門瑾益才難提

霖

霖

父會理誅罷歸尋以千金賂劉瑾
傲賊劉六等大破之遂縱所部兵屠村堡掠城鎮取
金帛婦女象男子首充賊級人更苦之實有列霖諸
罪快按驗得實而充尼寧故不行世宗初即位捕
霖下獄論素市竟緣赦戍遠左

韓林兒

韓山童梁城人其祖父以白蓮會燒香惑眾至山童
倡言天下當大亂勸佛下韓明王出世河南江淮
之人翕然信之自胡元入主中國人心痛憤傳至順
帝在位日久宴安失德災異迭見四方盜賊蜂起有
司不能制至正庚寅間參議賈魯銳欲立功名勸丞
相脫與也田更鈔法明年渡勸脫求禹故道開
黃河身任其事潁河起集丁夫二十六萬餘民齊恫
恐山童乃挾詐陰鑿石人開一隙錫其

韓林兒

韓林兒

人一隻眼此物一出天下反預當河道
之相驚而逆亂旬月之間眾至數萬夏五月潁州人
劉福通與其黨杜遵道羅文素等說韓山童實宋徽
宗八世孫當帝中國遂擁為主殺牛馬誓告天地起
兵以紅巾為幟事覺縣官捕山童殺之其子林兒逃
之武安山中福通等黨盛不可制遂反陷潁州其眾
才數千人元主恬不以為意於是賊勢日盛攻破羅
山等四縣及汝寧府北州息州眾至十餘萬歲乙未
未二月乃自礪山夾河求汴林兒迎立稱帝軍中呼

小明王都亳州國號宋改元龍鳳林光母楊氏稱皇
太皇杜遵道都文成稱丞相福通羅文素稱平章營
建宮闕然林光徒擁虛名事皆決於福通十一月元
將答失八都魯率兵伐宋福通迎戰於長葛元兵大
敗潰至中牟收散卒也聚會刈哈刺不花引兵來援
遂合勢大破福通兵又破之於太康十一月進圍毫
州福通遂以宋主林光奔安豐丙申七月福通遣李
武崔應政破元商州元奉元路判官王淵起兵援之
九月李武崔應入元潼關元豫王阿剌忒

藏大錄

密同知定住引兵渡河潼關以河南平
之七何李武等渡河潼關百家奴兵潰豫王以兵渡
之武應敗走十一月福通遣兵徇元河南地丁酉春
月武應率兵攻元七盤蓋田元主詔察罕帖木兒以
兵會答失麻亦朮守陝西潼關察罕率本部兵馳赴
洛途擊收武等福通別遣毛貴率兵攻元膠州陷之
武應復攻破商州又攻武關拔之趣長安元兵東歸
同華諸州三輔震恐元豫王及省院官計無所出
臺侍御史王昂誠曰賊素悍察罕帖木兒之名亟遣

使求援此上策也諸守臣恐其軋已論久不決思誠
曰吾兵弱甚且夕失守將安歸乃移書求救于察
罕時察罕新渡陝州得思誠書即提輕兵五千約李
思齊倍道來援轉戰而前殺獲無算李武等敗走毛
貴自膠州攻陷萊陽引兵趨益都般陽諸州元以董
將霄為山東宣慰使率兵擊之未至益都貴兵起濟
南於是濟南告急將霄乃提兵赴濟南大破毛兵于
城下元推將霄官都元帥有忌其功者詣於太尉糾
的諷仍令往援益都將霄以老疾辭未許命官督

藏大錄

守長芦將霄以兵北行曰武去濟南必不可保
毛貴果陷濟南將霄方駐南皮魏家庄元遣詔使拜
河南左丞甫受命營壘未完毛貴引兵猝將霄督戰
莫能支遂被殺於是賊兵益熾八月劉福通自將攻
汴梁取大名衛輝等處遣將關先生王士誠等攻懷
慶等處白不信李喜等起關中遣田豐攻東昌元
太尉紐的誤擊敗之福通又遣兵北徇太行山即縣
白不信攻春隴陷之又攻鞏華昌以李喜守之不
信進圍鳳翔元將察罕先分兵入鳳翔城內遣謀者

識大錄

誘不信昔圍城寨罕自將鉄騎晝夜馳二百里將至城下軍張左右翼掩擊之城中英亦鼓譟出内外夾擊呼聲震地不信兵大潰奔四川福通又遣兵攻壺關遇寨罕與戰大敗戊戌春田豐攻陷東平濟寧元紐的談棄東昌走豐遂進遼東昌毛貴與元將不蘭真戰于好石橋敗之不蘭真奔濟南未幾貴復攻陷濟南分兵守諸路立屯田三百六十處山東遂陷王士誠攻懷慶為元將周全所敗士誠轉攻陷晉寧亡何元寨罕遣賽因赤復之毛貴兵陷般陽建陽諸州

郭州至柳林元樞密副使達魯該戰敗樞密同知列哈刺不花擊破之貴走據濟南田豐陷益都大掠廣平退保東昌福通所遣西兵攻陷元冀寧大同諸郡元寨罕調部時關保邀擊之福通兵敗走寨罕又會李思齊張良弼拜帖木兒及諸將兵討李喜于于華昌喜敗走四川思齊良弼同謀殺拜帖木兒分其兵劉福通自攻汴梁元守將竹真出走福通遂入據汴自安豐迎林兒都之達蘭先生等率兵分二道一出洛州一出沁州踰太行焚上黨攻破遼州元將虎

識大錄

林未擊敗之關先生轉攻陷晉冀雲中屬門代即遂掠塞外諸郡寨罕遣關保分兵阻扼自勒兵屯開喜及塞井陘杜太行扼其歸路遂擊敗之七月寨罕駐軍洛陽遣伯帖木兒以兵守益子城伯帖木兒與懷慶守臣周全有卻周全殺伯帖木兒遂以懷慶叛降福通驅其民入汴赴貴攻滕州降之田豐攻陷順德關先生以寨罕還兵河南遂引兵入塞外東還攻保定不克陷宛州又西出掠大同興和中都諸郡軍大振乃還兵東向至高麗界焚上都宮殿燒陷遼陽

庚子三月田豐攻陷元保定路四月元達司農都事集元臣招榆豐之殺之李武崔德而各地無功福通責其逗遛叛降于元將李思齊辛丑七月元命寨罕統兵陷山東下出邯鄲過磁相懷孟水陸並進屢擊敗田豐七貴之兵遂復東昌冠州又遣其養子撓耶帖木兒率關思孝等會關保虎林赤由東河造浮橋田豐以二萬人奪之關保等且戰且渡拔長淮進攻東平田豐遣在也英士戰大敗寨罕以豐據山東久為軍民所服遣使招諭之豐與王士誠俱降于寨罕

察罕渡東平遂以豐為前鋒進攻宋棣州濟寧降之
宋聚兵濟南察罕乃分奇兵間道由宋兵後南畧泰
安逼蓋陽北徇濟陽軍兵中驚瀕海郡邑自將大軍
攻濟南三月獲之時九兵多克漢山東獨蓋都未下
察罕移兵圍之治攻具諸道並進宋守將陳孫頭等
悉力拒守壬寅六月降將田豐王士誠渡謀刺察罕
入蓋都豐等之降也察罕推誠待之不殺殺獨入其
帳中豐乃請察罕行規營壘眾止之不聽又請以力
士送却之曰吾推誠待人焉得人人防閑之乃送以輕

識大錄

騎十餘人行至士誠營又及豐營遂為士誠所殺豐
與士誠入蓋都事聞元主大震以擴廓帖木兒襲官
代領其眾擴廓既領兵急攻蓋都士誠等出戰輒大
敗兵勢窘甚遣使間道求救于福通九月福通引兵
來救圍保遼大破之十一月福通漢率兵趨蓋都擴
擊敗之逃走安豐擴廓穴地道入遂拔蓋都殺田
豐王士誠取其心祭父因遣兵漢莒州時白不信李
喜等皆畧關中俱兵敗奔蜀李武崔德降于李思齊
田豐被殺山東地元不復之聞先生毛貴亦敗亡福

通大窘癸卯二月張士誠遣將呂瑄率兵攻安豐福
通遣使詣建康求救上自率諸將救之未至呂瑄
攻破安豐殺福通據其城上至安豐擊呂瑄大破
之瑄棄城走上遂以林兒還金陵諸將議於中書
省設御座奉林兒刈基逆後陽上所出胡床曰牧
監子耳奉之何為密陳天命所在上意悟丙午十
二月韓林兒殂于建康先是上紀年猶稱龍鳳命
今下則云皇帝聖旨吳王令旨至是林兒殂始改明
年為吳元年云

識大錄

徐壽輝

徐壽輝羅田人一名貞一姿狀麗厚以販布為業性
來斬黃問而是時劉陽妖僧彭翼龍為倡頑勸人念
彌勒佛號過夜燃火炬名香念偈拜禮愚民信之其
徒遂眾思欲為亂未有主也會壽輝浴於藍塘水中
伴有光怪眾皆驚異遂立為主至正辛卯壽輝與麻
城郭普勝等同起兵以紅巾為號攻陷蕪黃諸處冬
十月壽輝僭稱皇帝國號天完都蕪水改元治平署
置百官以郭普勝為太師壽輝雖據險執然無他才

歲大錄

徐壽輝

略安性寬從推在群下建空名縣尋分兵陷饒州又
陷信州壬辰春正月遣其將丁普即徐明遠陷漢陽
及興國府普勝陷武昌曾法興陷安陸沔陽二月陷
江州總管李黼或之三月歐祥等攻陷泰瑞衡統徽
信六州閏月斬黃紅巾自江州直抵庠陵攻破吉安
御氏羅明遠渡之秋七月聚杭州董博霄渡之遂渡
徽州九月陷吳興延陵冬十月陷江陰兵自星嶺關
徑抵餘杭七月入杭州諸將分屯明慶妙竹二寺梅
獨勒佛出世不殺不淫招民投附者署姓名於簿爾

庫金帛悉輦以去先是壽輝遣項普略引兵掠蕪饒

鉅至抗城中無備泰政契執敬崇賊死之時持寶征
安豐攻濠移兵來會七戰皆捷焚接待寺斬兵多死
其將梅元等俱降遂克廣德斬饒進逗徽州賊中有
道士能作十二里霧者擒斬之賊賊數萬級徽州遂
平十一月趙普勝周昉等據池陽太平諸郡號百萬
湖廣平章政事呈吉募兵得三千人進克銅陵漫池
州又復湖口解安慶圍克江州救援不至中流矢卒
癸巳十二月元上顏帖木兒及西寧王牙罕沙甘合

歲大錄

軍討壽輝大敗之於蕪水獲其官屬四百餘人誅之
壽輝遁去隨州大盜倪文俊聚眾陷武昌漢陽等處
圖兵州建偽都于漢陽迎壽輝從居焉仁未春正月
文俊復破沔陽初成順王令其子報恩奴同元帥阿
思監水陸並進以討文俊至漢川水港文俊以大筏
攻之報恩奴敗或三月破襄陽五月文俊復破中興
路令却將明王珍守之丁酉九月文俊專志謀殺壽
輝不果奔黃州却將陳友諒乘襲殺之遂併其軍
自稱平章戊戌春正月友諒破安慶夏四月破龍興

己亥六月攻陷信州初壽輝聞友諒汚龍興欲徙都之友諒不從壽輝固引兵發溪陽十二月至江州友諒設伏城面而迎之壽輝既入伏發人殺其部屬以江州為都居之遂自稱漢王臣府設官壽輝虛位而已庚子夏五月友諒率舟師犯太平挾壽輝以行及太平失利急謀僭竊乃於采石舟中使人詣壽輝前白事令壯士持鉄撻自後擊之碎其首友諒壽輝僭凡十年

識大錄

陳友諒

陳友諒沔陽人本姓謝氏先世贅於陳遂從其姓父普才黃蓬漁子也友諒幼岐嶷比長膂力過人優於武藝嘗為縣吏不樂會推田徐壽輝與倪文俊兵起慨然從之為文俊簿書掾尋亦領兵為元帥及文俊專恣心不能平元至正丁酉九月文俊謀殺壽輝不果命黃州友諒因眾釁襲殺之遂并其軍自稱平章戊戌友諒攻安慶守臣余闕固守倚小孤為藩蔽命義兵元帥胡伯顏統水軍戍守友諒自上流直搗

識大錄

陳友諒

山下伯顏與戰四日夜不勝奔還友諒進薄城下闕遣兵扼之俄而健兵攻西門友諒兵乘東門既登城闕簡兵士奮擊敗之友諒志甚乃并軍樹柵起飛樓來攻闕兵不捍敵晝夜不消息友諒兵四面蟻集城陷闕死之夏四月破龍興路復破瑞州五月友諒遣康泰趙琮鄧元明等攻邵武又遣別將攻吉安路進破撫州又破建昌路及贛汀二州己亥三月遣兵略衡州復遣兵破襄陽路六月復遣其黨王奉國攻信州元江東廉訪使伯顏不花的介自衡往援破走其

其後數日又攻之漢大破之友諒弟友德植木柵攻城益急又遣使來說降的斤數其罪而斬之王奉國遂穴地梯城晝夜攻之瑜句城陷的斤成之勅友諒攻陷安慶令其將趙普勝守之我僉院俞通海率兵攻普勝不克而還諸將患之帝曰普勝雖勇而寡謀友諒挾主以令衆上下之間心懷貳用計以離之一大之力耳時普勝有門客通款術嘗為普勝坐策普勝尊為謀主乃使人陽與客交而陰間之又置書與客故誤達普勝果疑客：俱不能安遂未歸於

藏大錄

是厚待客、過望傾吐其實蓋得普勝平日所為乃重以金幣資客潛往友諒所親以問普勝普勝不知覺見友諒使者自言其功悻、有德色友諒由是忌之又有言普勝將歸於我者及是憤潛山之敗友諒益欲殺普勝乃詐以會軍為期自至安慶國之普勝不虞友諒之圖已聞其至具牂羊迎與屬漢登舟見友諒友諒執殺之併其軍十二月陷彭澤初徐壽輝聞友諒破龍興欲徙都之友諒忌其來不利已不從至是壽輝固引兵發漢陽南下江州友諒陽出

迎而伏兵於城而壽輝既入門閉伏發不殺其部屬惟存壽輝以江州為鄰居之迷自稱漢王五月府置官屬事權一歸友諒壽輝擁虛位而已庚子四月友諒以壽輝自樞陽攻池州張應勝率我師往援至則壽輝趙忠被執城已陷矣乃設伏賊之斬首萬級生擒三千餘遂沒池州五月友諒以重兵犯太平城陷殺我守將花雲遂直犯龍江帝大怒命諸大將共謀擊之於石炭山殺傷當馮勝率敢死士直衝其中堅大破之友諒僅以身免追至采石沒與大戰友諒

藏大錄

沒敗而遁遂沒太平初友諒犯太平挾壽輝以行及太平陷急謀僭竊乃於采石舟中伴使人詣壽輝前白寧令壯士持鉄鏈自沒擊之碎其首壽輝死友諒遂以采石五通廟為行殿稱皇帝國號漢改元大義仍以鄧普勝為太師張必先為丞相群下至江岸草次行禮值大雨至略無像節識者知其必無成既而沒還江州遣人約張士誠使建康帝以康茂才與友諒舊召使登策茂才曰吾家有老閹舊嘗事諒今齊書偽降約為內應必信無疑友諒得書果大喜問

曰康公安在曰見守江東橋又曰橋如何曰木橋也乃遣使還謂曰婦語康公吾即至、則呼老康為號婦具以告乃命李善長易江東橋以鐵石通宵治之友諒至見非木橋乃驚起連呼老康無應之者始知聞者謀已茂才乃合諸將奮擊大破之降其將張志雄梁鑑喻固與劉世所等縛其士卒二萬友諒奔還尋遣其將張定邊臨安慶府帝用劉基策督諸帥率舟風逆流而上遂克安慶長驅向江州距其都五里許友諒始知之謂神兵自天而降大破之友諒半

藏大錄

妻子夜奔武昌我師遂入九江獲馬二千匹糧十餘萬石既而友諒相朝廷瑞見江州已破遣使詣軍中請降平章祝宗以南昌降至寅春正月帝命宗從徐達征武昌宗中道叛回據南昌四月始定其亂帝曰浙南昌是去陳氏一臂回命大都督朱文正統元帥趙德勝皆往鎮其地時友諒據湖廣張士誠據浙西皆未下眾以為蘇湖地肥饒欲先取之基田士誠自守虜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既滅取張氏如囊中物耳帝曰友諒剽而輕其

志驕士誠攻而懦其志驕則好生事起小則無遠圖若先攻士誠友諒必空國而來是我疲於應敵事有難為先攻友諒士誠必不餘踰姑蘇一步以為之援朕所以取二寇者固自有先後也會友諒忿其疆場日蹙乃作大艦來攻洪都自為必勝之計燕其家屬百官空國而來以兵圍城其氣甚盛雖六十萬兵戴竹盾禦矢石用雲梯等攻具百道攻城文正城上發砲石楯木火箭無不破之敵盡夜環攻友諒親督促之意必拔文正生賞軍中分布諸將隨方應敵

藏大錄

剪獲甚眾堅守以待援至七月帝親帥諸將發舟師二十萬進次湖口自友諒圍洪都至是凡八十有五日常援兵至和解圍東出鄱陽湖以送我師遇于康郎山大戰數日會東風大作我師乘風縱火焚其水寨舟數百艘火熾十里之間烟燄漲天湖水亦赤友諒弟友仁友貴及平章陳普略等皆焚燬溺萬餘人賊鋒尽挫友諒奔氣張定邊欲挾之退保鞋山而我師所扼不得出歛舟自守不敢戰是夕我師渡淺泊于左蠡友諒相持者三日其左右金吾將軍率

所部來降先是友諒數戰不利咨謀于其下右金吾
曰今戰不勝出湖廣唯莫若焚舟登陸直趨湖南謀
為再舉其左金吾曰今雖不利而我師尤多尚堪一
戰若能協力勝負未可知何至自焚以示弱萬一捨
舟登陸彼以步騎躡我後進不及前退失所據一敗
塗地豈能再舉耶友諒猶豫不決至是戰多喪敗乃
曰右金吾之言是也左金吾聞之惧及禍遂以其眾
降右金吾見其降亦率所部來降友諒失此二符自
是兵力益衰食盡計窮乃冒死突出欲由荊江口奔

藏太錄

還武昌 帝麾諸將邀擊之舟艤向壯隨流而下自
辰至酉力戰不已友諒是日中流矢貫臂及顙而死
擒其太子善兒諒自梅帝至死僅四年、四十四其
平章陳榮姚天祥已下悉以樓船軍馬五万來降定
邊衆夜以小舟載友諒及其子理徑武昌漢立理
為帝改元德壽我師復圍之甲辰春二月 帝以武
昌圍久不下乃親往視師督諸將擊之擒其元帥張
必先既而遣羅漢仁入城諭理使降遂率其太尉張
定邊詣軍門降凡府庫悉令理自取城中民多飢困

命給粟賑之於是湖廣江西諸郡相繼皆降乃封友
諒父普才承恩侯理順德侯友諒弟友富歸仁伯友
直懷恩伯弟友仁追封康山王命有司塑像歲祀焉
後普才徙滁理徙高麗

藏太錄

張士誠一

張士誠泰州白駒場人第九四與弟士義士德士信並駕並網船兼業私販初無異志先是黃河變遷至正辛卯役民十五萬軍二萬治河民不聊生四方兵起有王克榮亦泰州人家富多結游俠將為不軌高郵知府李齊收捕於獄李華甫與趙張四素感克榮思謀劫獄齊置克榮于揚州招華甫為州判四為千夫長壬辰五月士誠又與華甫同謀起事未幾士誠與其徒十八人殺華甫併其眾焚掠村落驅民為盜

張士誠

張士誠

陷通泰高郵自號誠王改元天祐設官分截要衝南北梗塞元立淮南行省於揚州以扼其勢既而亦招安之立義兵元帥府以官其黨然士誠但詐百出卒不就降竟殺李齊乙未五月攻破揚州殺行省參政趙璉士義被獲伏誅士誠退還高郵九月又攻破揚州通湖廣行省右丞阿魯恢引苗軍來乃復退丞相脫、總大軍臨之號百萬旌旗輜重首尾千里以為高郵剋日可平然脫、專推久師出遂有議其後者詔安道淮安路別選相臣統其兵詔未下時部將董

博霄每為言天兵南下勢如破竹今老師費財何向

日歸報天子不若先攻其易脫脫從之各兵破天長六合賊皆潰散所殺者悉良民及攻高郵墜其外城城中震恐自今七在旦夕忽聞詔解其推勇氣百倍出城拒敵諸衛鐵甲軍負不平者盡散去或相聚為盜江陰群寇互相吞啖江采三朱英各黨賊殺宗三時殺其時英就招安為判官州縣無如之何申白江浙行省云英謀反省差元帥觀孫廉境觀孫利共略逐迫不進英果開遂去過江求收於士誠仍質要子

張士誠

借兵復離士誠初亦從弗聽英或陳江南土地之廣錢穀于女玉帛之富以動之於是先遣士德華高郵賊眾擊橫塘渡鎬出而中正月朔攻破常熟江南自兵興以來官軍兵鋒銷却縣屬羅飢饉鄉村農夫離父母妻子投充壯丁生不習兵而驅之戍地以故為合九群卒無成功行省丞相達識帖木兒得便宜行事陰遣運萬戶脫因為泰政統官軍民義得禦境上乎江連魯北赤六十病以陸松江府達魯花赤哈散沙禧之領兵出戰除都水席回使貢師泰向平江德

管巡守城池吳江止有元帥王與徽官軍一戰而敗
或者過半殘兵千餘欲走入城之中閉門不納退屯
嘉興旋抵松江士誠賊衆僅三四十人長驅而前直
造北門弓不發天明旦像城而上遂據有平江路二
月壬子朔也初據嘉興不恐言脫因匿俞家園自
制不戒游兵殺之哈散沙在境外聞城破自溺於荒
山嘉定崇明州人相繼來降惟楊蘇昌齡先避亂石
却士德用為參謀稱曰蘇李士毀承天寺佛像為王
官易平江路為隆平即立省院六部百司凡寺觀悉

藏木錄

院豪門巨室將士分奪而居無虛者幾月進攻嘉興
全軍覆沒與徽據松江判以城降之常州黃貴甫聞
道歸士誠許為內應遂不戰而破易為毗陵郡兵
入湖州一鼓而得易為吳興郡若用仁為太平太守
仁家本鍛工稍習吏事性資濫刻與士德同心協力
躬親細故三月癸巳士誠來自高郵服御器用皆銀
乘輿改至正十六年為天祐三年國號亦周曆曰明
特設學士員閣弘文館以陰陽術人李竹素為丞相
弟士德為平章提調各郡兵馬符檄為右丞相內省

理庶務潘元明為左丞鎮吳興之文炳為樞密院同
知鎮松江州縣正官即稱太守州縣道守縣仍曰
尹郡同知曰府丞知事曰逆事餘則損益而已敬南
取嘉興泰政楊完者統苗獠獠僅名曰荅刺罕守崇
甚堅屢攻不克秋八月文炳大舉兵臨其東門悉為
所破文炳僅以身免士德又與之欲徙兵入杭州軍
氣甚銳杭州大軍鉞鋒不敵丞相退避蕭山士德軍
檢括屠掠羅木營萬戶普賢奴乃處尤路萬戶全駒
兒之子年未弱冠智勇過人率兵先出完者頗苗軍

藏木錄

繼進州民亦挺身巷戰士德大潰十喪八九收殘兵
攻海鹽又為乍浦鍾氏所執渡海馬道曉勇禽獲苗
軍無算崑山教為方國珍海軍攻擊託丁氏往來提
合信為婚姻崑山之民幸遂蘇息湖之長興武康花
鎗軍出沒雖互有勝負亦不勝其苦所跨三州皆郡
縣敵十一月王師取常州丁而攻長興士誠奔遁
打虎拒戰敗之潘元明復寇長興又敗之轉徇太湖
馬跡山士誠將紐律降乃取江陰士誠寇常熟承永
安大破於梅山港徐達分兵絕太湖遂取宜興士誠

遣將據毗陵達園之士誠達士德來援戰敗就擒倚
致軍前太祖聞之喜曰士德士誠謀主其人智勇
足備今被擒張氏成敗可知矣十月葉雲龍王衡并
復敗士誠弟士信于舊館士誠氣大沮乃奉書詣和
碩歲輸銀二十万石黃金五百兩白金三百斤求退
師上復書教其開蒙罪命歸我師臣將校許領師
士誠得書不報十一月士誠誘我新附青軍叛去搜
兵來戰徐達被圍于牛塘常遇春胡大海來援內外
夾擊大破之擒其將張德士誠每遣兵入寇報敗去

藏大錄

然尚據馬歇沙日窺伺戊戌上命徐達背常遇春
等以舟師截江攻之八月克馬歇沙士誠累敗勢日
窘攻元嘉興杭州皆路又為苗帥楊完者所破乃情
降於元江浙行省守臣達識帖睦爾就招安達識
帖睦爾以其多反覆不許苗帥完者功納之乃遣江
浙廉訪使周伯琦往招諭之士誠始要王爵不許又
請爵三公達識帖睦爾曰吾雖得假便宜三公非所
敢專也完者力為之請達識帖睦爾雖拒之實幸其
降又恐其完者意遂詔制授士誠太尉弟士德淮南

平章士信授同知樞密院事餘黨各殺官有差士誠
雖降其城池甲兵錢穀猶自據如故又留周伯琦不
遣還元以招安士誠為達識帖睦爾功加太尉楊完
者先以累破士誠功歷官左丞故士誠為所窘降于
元然苗軍貪殘人恃功驕橫達識帖睦爾不能制陰
與士誠苗完者殺之苗眾潰散其部將自威將英列
震帥眾來詣李文忠請降李文忠納之士誠所憚惟苗
兵完者及士誠並無所憚遂遣兵據元杭州達識帖
睦爾為所屬又以兵迫爭嘉興紹興皆據之庚子夏

藏大錄

五月陳友諒使、約士誠同寇建康友諒引兵下士
誠觀望不敢進十二月友諒既敗歸士誠乃引兵據
分水新城之三溪李文忠遣何世明擊敗之元以中
原龍江南漕運不至燕京大窘是遣兵部尚書伯顏
帖木兒以御酒龍衣賜士誠徵其糧自海道運入京
仍利詔方谷珍具舟士誠恐谷珍掠取其糧谷珍又
恐士誠制其舟以襲已不即奉詔達識帖睦爾往來
說諭之士誠乃遣銀一十一萬石至燕京癸卯三月
士誠遣呂珍率眾二十萬圍劉福通於安豐福通遣

藏大錄

使間道來求援環攻破安豐投福通 其城三月
上車徐進常遇春往救之徐大敗虜州賊左君衡遣
兵助珍 上亦擊敗之珍與若衡皆死元將竹昌忻
都來開入安豐諸暨守將謝再興嘗私遣人往杭州
貿易 上聞起其漕軍中事召再興責之又命李夢
庚往節制其軍遣再興回再興懼遂執夢庚以諸暨
叛降士誠于紹興遂寇東陽李文忠聞變率精兵來
援遇賊于義烏擊敗之胡溪亦自處州引兵來與文
忠會議以諸暨浙東藩蔽若諸暨不守則衢處不支
矣乃度地去諸暨城六十里並五指岩城之八月
上方伐友諒未還士誠乃以嘗賜元守臣達識帖睦
爾為請封三爵不報遂自稱王改國號曰吳即姑蘇
治宮室置官屬元遣使徵其糧不與士誠專制江浙
達識帖睦爾久擁虛位甲辰八月士誠使其弟士信
面款達識罪失勅命自陳老疾避位去賜將佐為上
官江浙相非云信不可即遂取符印出達識帖睦
爾于嘉興士信自為丞相又賜普花帖木兒為請賞
授王爵子元普花帖木兒不送即遣使至紹興迎取

藏大錄

其印普花帖木兒封其印置庫中曰我頭可斷印不
可得又賜之登舟曰我可死不可辱也從容沐浴更
衣賦詩與妻子訣仰藥死達識帖睦爾聞之曰大夫
且死吾生何為亦仰藥死士誠遂專有江浙十月士
誠遣其弟士信寇長興守將耿炳文費聚擊敗之獲
其將宋興祖士信護益兵圍城湯和自常州來援與
炳文等合擊又大敗之士信走還乙巳春士誠復遣
兵來寇炳文連破之于城下士誠兵自是不敢復犯
長興二月士誠遣其司徒李伯昇扶我叛將謝再興
帥馬步舟師二十万踰浦江圍諸暨之新城據飾寢
宇建立倉庫預置州縣官屬為持久必拔計亦屯精
兵數万于城北隅遇我援師守臣胡應濟戒將士勿
輕出交鋒但嚴為備來攻則矢石交發梁之遣使求
赦于李文忠文忠自嚴州來援賊空壁遂戰文忠與
却將王英奮擊敵皆披靡我師乘之遂大潰應濟亦
自城中率精甲出合擊之敵眾自相蹂躪流血野
溪水尽赤伯昇與其五太子俱遁去初士誠用兵恃
其弟士德反却將史格為謀主洩士德謀我擒史格

以謀出守淮安數年格知士誠無成道使以書來約
降事泄士誠殺之其後用兵每為我師所窘敗又委
政於弟士信士信荒迷酒色每事惟與主教大業德
新蔡彥夫三人謀三人者皆端佞險邪惟事蒙蔽故
其國事日非有童謠云丞相做事業專用王蔡蔡一
朝西風起乾滅上聞之曰吾無一事不經心尚被
大欺張九四終歲不出門理事豈有不敗者乎因午
八月大將軍徐達帥師二十萬南伐上戒以毋肆
擄掠妄殺戮戮戶舍丁寧全士誠毋家師至太湖猶

藏大錄

士誠將尹蕤陳莊遂次洞庭山士信在湖中不敢戰
進次湖州昆山人敗士誠軍人進次三里橋張天驥黃
寶陶子容唐傑介兵拒戰敗之李伯升來援又敗之
朱道王茂蕤茂呂珍及五太子繼援又敗之士誠乃
自來救戰于皂林遂敗之呂珍李伯升皆降宋文忠
至杭州潘元明納款凡得兵二十餘萬湖州既下兵
轉至南海降至吳江困其城久之亦降達兵至蘇州
口擊走守將康茂才既而降至尹山橋又敗士誠軍
焚戰船千餘艘及積聚甚衆衆於是兵集城下達軍

於荊門通泰虎丘郭子興妻門華雲龍晉門康茂才
蘇門湯和閻門王弼盤門張溫西門耿炳文城東北
仇成西南何文輝西北四面令長圍築木棚與城中
浮國寺又築二臺俯瞰城中梯為敵臺上置火筒及
襄陽礮風扇人百里皆死吳元年六月上遣書
士誠諭以畏天順民全身保族若漢之竇融宋之錢
徽母為國孤城危其兵民自取敗亡為天下笑士誠
不報士誠被圍既久款突圍以戰現城左方見陣嚴
整不敢化款掩襲我軍轉至閻門將奔常遇春營遇

藏大錄

春覺其至分兵北渡截其兵復遣兵與開戰良久未
決士誠遣達春改黃合刺八都魯兵千餘人助之又
自出兵山塘為援山塘路狹塞不可進麾令楊却王
搆馳鉄騎揮雙刀往擊之敵衆稍却遇春因率衆乘
之出誠兵大敗人馬溺死沙盆潭甚衆士誠馬驚墮
水渠不救肩輿入城紆忽一無所出特降將李伯升
知士誠勢迫款說令歸命乃遣客詣士誠門告急士
誠召之入曰爾欲何言客曰吾為公言興亡禍福之
計願公安意聽之士誠曰何如客曰公知天數乎昔

項羽嘗為此咤百戰百勝卒敗垓下天下歸于漢祖何則此天數也公初以十八人入高郵元兵百萬圍之此時如虎落奔中或在朝夕一旦元兵潰亂公遂提孤軍乘勝攻擊東據三吳有地千里甲士數十萬南面稱孤此項羽之勢也誠能於此時不忘高郵之危苦心勞志收召豪傑度其才能任以職事撫人民練兵旅御將帥有功者賞敗軍者戮使號令嚴明百姓樂附非特可保三吳天下可取也士誠曰之下此時不言今漢何及客語曰吾此時雖有言亦不得聞

藏木錄

也何則公之子弟將帥親戚羅列中外美衣玉食歌舞日夕酣宴提兵者自以為韓白謀蓋者自以為蕭曹傲然視天下不復有人當此之時公退居于內收一軍不知失一地不聞鉅知亦不問攻淪至今日士誠曰吾亦甚恨無及然則今當何如客曰吾有一策恐公不能從也士誠曰不遠或耳客曰使有一益于國家有利于子孫或固當不然徒自苦耳且公不聞陳友諒乎諒有荆楚兵甲百萬與江右之兵戰於姑孰鏖於鄱陽友諒舉火歿皖江右之兵大乃反

風而焚之友諒兵敗身喪何則天命所在人力無如之何且今攻我益急公恃湖州授湖州失嘉興授嘉興失杭州授杭州又失今獨守此尺寸之地誓以死拒然竊慮勢極患生猝有變從中起者公此時欲死不得生無所歸故竊以為莫如天之命自來多福今一介之使疾走金陵稱公所以歸義救民之意公開城門幅巾待命亦不失為石戶侯況嘗許以寶融錢徽故事耶且公之地譬如博者得人之物而復失之何損士誠仰首沉慮良久曰之下且休待吾熟思之

藏木錄

然卒孤疑其能達也士子士誠復率兵突出界門索戰鋒甚銳遇春禦之兵指却士信方在城樓上督戰忽大呼曰軍士疲矣且止且止遂為金收軍遇春因乘勢奮擊大破之進至城下攻之益急復築壘迫其城自是士誠不復得出矣士信張帳城上踞銀椅與衆政謝節并會食左右方進挑木及當忽飛礮碎其首而死時城圍既久熊大瑞散城中作嚴礮以擊賊師多所中傷城中木石俱乏至折祠廟民若為傲具徐達令軍中架木若屋狀承以竹笆巢穴其下載以

攻城天石不得傷九月遂督將士候并月常通春
破閭門新寨遂率衆渡橋進薄城下其樞密唐隆
城拒戰士誠駐軍門內令參政謝節周仁主柵以補
外城隙知不能敵投兵降周仁徐義清元紹及錢
政皆降賄將士誠軍大潰諸將遂城附登城已破
士誠猶使副拒戰收餘兵尚二三萬親率之戰于
萬壽寺東街復敗劉毅降士誠倉惶歸送者僅數騎
士誠見兵敗謂其妻劉氏曰我敗且以矣若曹何為
劉氏曰君勿憂妻必不負君乃積薪庭中下火城

藏本錄

破壁其群妾侍女登樓趙其自盡令養子辰保銀大
焚之劉氏遂自縊或士誠獨坐室中左右皆散走連
達士誠旧將李伯昇王士誠所諭意時日已暮士誠
踞戶經伯昇去戶全降將趙世雄抱解之氣未絕族
蘇達又令潘元紹以理曉之及復殺四士誠瞑目不
言乃以舊盾昇之出封門達中易以尸扉昇至舟中
凡獲其官屬皆送還原士誠在舟中閉目不食至龍
江堅臥不肯起昇至中書省相國李善長問之不語
已而士誠言不遜善長怒罵之帝欲全士誠而士

誠竟自縊或賜棺以葬之叛將熊天瑞伏誅士誠有
二子皆幼城將破其妻劉氏以白金遺乳媼令負之
而逃不知所終

藏本錄

明王珍

明王珍隨州王沙村人也家世務農王珍身長八尺目重瞳子鄉閭有訟皆往質焉至正辛卯歲秋類兵起王珍乃團結里中人心亦青山衆推為屯長冬徐壽輝僭號于漢陽遣使招王珍偽授元帥蓋兵俾鎮沔陽與元將哈林禿速歲飢已未春王珍將半船五十艘上巫峽賀禮時元義兵元帥場漢以積兵五千屯平西寨行省右丞相完者都及左丞相哈林禿鎮重慶招兵丁酉春三月漢以兵屯江坪完者都

藏大錄

明王珍

誘而殺之欲併其軍麾下懼且怨乃腐船下流通還王珍於巫峽訴其事且言二丞相素不相能都無厚兵可攻也王珍猶豫未決乃戶戴壽寺曰為因拔林人因投人且公在沔陽為民也遠來賀報亦為民也若介船為舟以其半載還沔陽以其半用沒兵我重慶事濟則為之不濟則歸無損也王珍從之當是時蜀中久不聞戰聞王珍至遠迎然完者都夜遁果州生獲哈林禿父老迎王珍入城王珍榮復據城中心安堵如故四方降者絡繹不絕秋壽輝以王珍為

龍蜀省右丞戊戌春二月完者都來自果州也嘉定

之大佛寺規復重慶王珍遣義弟石勝紫之勝攻嘉定夜使人徠城劫烏牛山城破惟大佛未下相持越半載王珍親率兵繼之旬日內潰完者都及參政趙資以馬王珍遂進兵據成都尽有川蜀之地師出濫州暮宿于河下宣使劉澤民曰汝間有川頑前元進士也能文章政事避青巾李善人若溪山盡誅見馬王珍曰可與俱來澤民曰此可就見不可屈致也明日遂往見之相與懽愉王珍喜曰吾得一孔明也

藏大錄

邀至舟與謀國事即舟中拜為理問官已亥遣使貢於漢陽陳友諒矯命使會兵建康康子春友諒弒壽輝自立王珍曰友諒以臣賊君子弗能討可復事諸子遂令莫仁壽領兵守夔閣絕不與通為壽輝立廟城南聚眾及之眾推王珍為龍蜀王辛丑夏四月以刊補為參謀朝夕侍講補屏人從容說曰西蜀形勝之地東有瞿塘北有劍門沃野千里自遠青巾之虐民物凋耗明公撫養民幸蘇息人心之歸則天命可知且友諒弒主自立明公必不肯聽命矣若不務大

號以警人心恐軍士倭四方之人或思其卿士而去
明公執與守取乎弗聽明日損又言王珍乃告謀於
龍以壬寅年春三月戊辰即位于重慶國號大夏改
元天統徵周制授六卿以戴壽為冢宰萬勝為司馬
張文炳為司空尚大才莫仁壽為司寇吳友仁為卿
為司徒劉植為宗伯置翰林院以牟圖南為承旨史
天章為李士立妻趙氏為皇后子非為皇太子朝夕
受事內帳國子監教公卿子弟外授提舉司教授並
徒府置刺史州曰太守縣曰縣令去釋老二教正奉

戴大錄

孫勒定賦稅十取其一農家無力沒之征置難樂立
郊社之祭冬令乃勝領兵攻判路次普顏達史平章
走之癸卯春漢命勝攻雲南由界首入鄧興武建昌
人指揮趙麻字由八番入勝兵不滿萬皆以一當十
二月抵雲南梁王率羅及雲南俗者廣訪司官先二
日走也兵金馬山卸率不至遣使四出告諭招安降
者日至四月元梁王遣王傳官大都領兵四皆獲之
勝敗於聞雖時招安元帥姬安札被執至竹節閉兵
多寡曰八千於是大都命集于大理是役勝以報

軍不可深入士多戰傷乃晉建水元帥府薛千戶守
遂引還重慶甲辰乃勝將兵攻興元圍城三日不克
而還鄧興攻巴州克之留兵鎮守是年更立中書省
樞密院戴壽為左丞相萬勝為右丞相尚大才張文
炳為都察院鄧興為平章俾鎮成都吳友仁鎮保寧
莫仁壽鎮夔門俱為平章資英妻珏為參政鎮播州
夷陵荆王商希孟俱為宣慰鎮永寧黔南巴已石勝
取興元輩昌諸郡陝西參政平里帖木兒擊敗之擒
其弟明工是年冬我太祖遣使諭白胡人本廢沙

戴大錄

塞今居中原建冠履顛倒是下應時而起居地上
況臣有長江之險相為居處協心同力併漢中原
惟之下國之玉珍達參政江徽答聘而平春珍雖在
位九載年三十六昇散位保才戴改元開熙尊母趙
氏為皇太后乃勝與張文炳有隙文炳使王珍義子
明昭矯彭氏旨召勝殺之使劉植代為丞相勝有聞
功必非其罪人多不服吳友仁移檄與兵昇命戴壽
討之友仁遺書曰不誅昭國必不安昭若朝誅吾當
少至壽乃未誅昭友仁入朝謝罪是年昇遣使來貢

太祖命侍御史蔡哲報聘日潛圖其山川險易而歸
已而大明洪武二年也 朝廷遣使入蜀求大木昇
亦遣使來貢使還 上賜璽書答之曰朕歷觀古之
有蜀者如公孫述劉倫李特王更孟知祥輩皆能衆
機進取而華亭之道未聞今足下據此必圖所以善
守可也朕連年出師所向皆捷諸將用命故能成功
遠勞致禮蓋見厚意因使者還姑以此復冬十月
太祖遣湖廣行省平章楊璟指諭昇璟至蜀諭昇福
祐使同入覲昇幸於群議不能決璟還後以書曉之

藏大錄

其各曰足下以幼冲之資襲先人之業不資王許而
聽群下之議以為瞿塘劍閣之險一夫負戈万人無
如之何此皆不達時變以誤足下何則昔之據蜀最
盛莫如劉倫諸葛孔明佐之訓練士卒財用不足取
之南蠻猶然刺不謀夕僅能自保今足下據場南不
過播州北不越漢中以此準彼拍去而欲欲陳
絕一隅之地延頃刻之命可謂智乎哉 聖上以足
下先人道好之故不忍加師教遣使諭意又以足下
年幼未歷事變恐惑於狂瞽之說失遠大之計故漢

遣景而諭楊祐漢仁厚德所以待明氏者矣足下
可不汲念之乎且向者亂推如陳友諒張士誠竊據
吳楚造舟塞江河積粮過山嶽兵將勁兵自謂莫敵
然鄱陽一戰友諒授首旋師東討張氏而縛此非人
力定天命也足下視此以為何如福祐利害瞭然可
現遂順之圖在足下審之而已昇不能逆洪武康成
夏四月大將軍徐達遣裨將金興旺張龍由鳳翔入
達雲接合兵次興元興元守將劉忠迎降達留興
旺龍鎮守七月吳友仁馳興元與旺擊却之 上遣

藏大錄

使假道攻雲南戴壽不奉命又遣蔡參政招諭昇不
從年矣春正月乃命中山侯湯和永康侯廖永忠由
水道攻夔關顯川侯傅友德總兵卜万選附文攻秦
川戴壽倫覆塘甚固二將攻之弗克三月友德破秦
川入綿漢戴壽聞之令兵守羅城自將倍道救成都
友德環兵圍之令諸軍造木牌上書四月克漢川以
油塗之投於江變軍得之勇氣百倍遂克夔關趙重
慶昇大懼將奔成都母氏泣曰今勢成破竹兵民
皆已聽落宜能効力驅之拒守必傷徒多終亦不免

不如早降昇遂遣使詣永忠軍餉款六月癸卯昇面縛銜粹與母彭氏及右丞劉仁等詣軍門降湯和受辟永忠解縛承制撫慰下令將士不得侵掠抚諭戴壽何大亨等家令其子弟持書往成都指諭遣指揮萬德選昇等并降來於京師七月友德兵圍成都戴壽何大亨等出城拒戰收還會河家書聞昇已降而室家並完皆無聞志乃籍倉庫遣子納款友德許之朔日壽等率其屬詣軍門降友德分兵徇州縣之未附者重慶知州尹善清拒戰友德擊斬之判官王柱

識大錄

華率軍民降夏七昇至京師上命禮官定受降禮禮部按孟昶入宋故事擬令昇等於午門外進表待罪聽宣制釋罪賜冠服引入丹墀聽宣諭上曰明昇友孟果不同昶專制國政所為奢縱昇年幼事由臣下宜免其叩頭伏地上表請罪是日昇及其官屬朝見封歸義侯賜冠帶衣服及居第於京師七月徙高麗昇在任凡六年

方國珍

國珍名珍以字行台州黃巖人世以販鹽浮海為業長身黑面頗沉勇有謀元至正戊子同里蔡亂頭嘯聚惡少年行劫海上有司發兵捕逐其黨多株連平民國珍怨家陳氏誣構國珍與寇通國珍怒殺陳氏陳之屬訴於官之發兵捕之急國珍遂與凡國璋弟國瑛國珙及隣里之俱禍逃難者七入海中旬月間得數千人劫掠漕糧執海道千戶事聞詔浙江行省恭政梁兒只班總舟師捕之兵敗反為所執國珍曰

識大錄

方國珍

迫以兵俾請于朝下招降之詔元主遣之遂授慶元定海尉國珍雖受官還故里而兵聚不解勢益橫壬辰春元兵征徐州命浙江省臣募舟師大洪國珍懷疑渡入海以叛乃命台州路達魯花赤恭不花討之恭不花率舟師與戰眾潰恭不花自不必必即前薄國珍船手刃數人遂為所殺八月國珍攻台州元浙東元帥也忒迷失福建元帥黑的兒合兵擊走之癸巳三月元命江浙左丞相里帖木兒南臺侍郎史左峇里失里帖諭國珍請降然心猶豫不決二人遂以

得降報請授之官時刻基為浙東行省都事建議謂
方氏首亂宜捕斬之執政多受國珍賂者數基謂擅
作威福罪之竟授國珍徽州路治中弟國璋廣德路
治中國瑛信州路治中替命之官國珍忌恨不受命
擁船千艘據海道阻絕糧運元復遣江浙右丞阿兒
溫沙率兵討之國珍遂執元元帥止志遂失黃巖守
臣宋伯顏不花趙宜浩等擁眾入海以要詔命元復
以國珍為海道漕運万户國璋為衢州路總管自是
國珍雖受元官實擁兵自固不受元調發元亦以四

藏大錄

万多故竊原之不問國珍仍假據溫台慶元等路偽
周張士誠據姑蘇常州諸郡元患之且欲藉國珍收
士誠同授國珍江浙行省叅知政事兄國璋等轉官
有差令其將兵討士誠國珍率兄弟諸姬等以舟師
王萬進擊士誠崑山州士誠遣其將史文炳等禦之
國珍七戰七捷會士誠亦遂降款于元頗奉正朔元
遂其情遂命國珍還開治于慶元而廉領溫台二郡
國珍乃以兄國璋弟國瑛居台地明基居溫而留弟
國祇自副戊戌帝既取金甌寧整即遣典故列辰

使國珍招諭之國珍與其下謀曰今元運將終群雄
並起惟江左號令嚴明所向無敵今又下婺州料不
能與抗况與我為敵者固有張士誠南有陳友定莫
若姑示順從藉為聲援以現其變已亥三月遂遣使
奉書幣以溫台慶元三郡來獻且以其次子為質
帝曰自古慮人不從則為盟誓盟誓不固變為交質
由未信相信故也今既誠心來歸便當推誠相與如
青天白日何用質子為哉乃厚賜遣還之國珍又以
金玉飾馬鞍為獻帝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

藏大錄

武材賢所用者殺粟布帛珍玩非所好也却還之辰
初至國珍所國珍飾二姬貽之辰却不受國珍慚而
退冬十二月元復以國珍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爾
珍受之其自擅如故乙巳九月元又以國珍為淮南
行省左丞相分省慶元丙午九月又改為江浙行省
左丞相國珍國祇及國珍子明善俱平章政事初國
珍雖以三郡來獻實未納土時敵陽借我聲援以振
元及元屢加命國珍益驕遂據有浙東瑞州等地無
內附意帝方連兵陳友諒張士誠不服征討嘗遣

使指之國珍云倭克杭州即納土及我師克杭州猶
自據如故王師討姑蘇而國珍擁兵坐視實假貢獻
現勝敗為叛服計帝以國珍反覆貽害數其十二
過國珍得書不報復以書諭之曰汝初納款謂抗城
下即獻土來歸此汝左右之士共保富貴之良謀也
豈意汝懷奸挾詐陽降陰叛教相惡弄張士誠與汝
壤地相接取爾甚易然所以不敢加兵於汝者以言
力能制之俱吾聲援汝故得安處海隅坐享三郡之
富貴是我大庇于汝也汝乃自為不祥背棄信義時

識大錄

遣奸細現我動靜結陳友定以首相援彼自故不
暇何能救人汝何惑之甚也今明以告汝吾兵下姑
蘇即南取溫台慶元水陸並進無能禦也汝早于此
時改過效順能不以小事大之義猶可保其富貴以
貽子孫以及下人如其不然集三郡之兵與我一較
勝負亦大丈夫之所為不然舍三郡之民為偷生之
計揚帆乘舟竄入海島吾恐子女玉帛及為汝累舟
中自生敵國徒為豪傑所笑也非分之思不可數得
汝宜慎思之國珍大懼為沈海計帝笑曰待我乎

張士誠渡彼雖欲奉正朔無及矣丁未九月國珍據
明州帝既克士誠乃命湯和及吳楨率常州長興
宜興江淮諸軍討之楨引舟師乘潮入曹娥江夷壩
通道出其不意抵車廐會降卒言國珍已遁入海島
楨勒兵尾追之帝又命朱亮祖帥馬步舟師分討
國珍于台州亮祖師駐新昌遣却將嚴德破平關嶺
山寨至天台守臣湯盤以城降丁酉向台州國瑛以
兵拒戰嚴德戰死遂至台州國瑛奔黃巖國瑛初欲
遁去會國珍入慶元治兵為城守計使人謂國瑛堅

識大錄

守勿去國瑛遂據黃巖乘城拒守然士卒多恐恐有
叛去者亮祖苛攻之急瑛度不能支遂乘夜以舟載
妻子出與苦門走留其黨哈兒魯守黃巖哈兒魯即
以城降亮祖既定之遂徇下仙居等縣國珍聞之氣
大沮喪亮祖進至溫州陳于城南七里國珍令其子
明善引兵拒戰亮祖敗之破其太平寨進至城下徐
兵潰奔入城亮祖遣却將湯克明攻西門徐秀攻東
門榮虎將游兵策應補時克溫州獲其負水師則本
苦國珍等遁去亮祖入城托其民分兵徇瑞安守將

俞伯通降逆帥舟師會吳禎襲明善於渠清與戰自
申至夜三鼓克之大獲其戰艦士馬湯和遣人持書
招國珍諭以朝廷威德及陳天命所在國珍乃遣其
子明完乞降亮祖即旋師黃岩國珍與其弟國瓌率
所部謁和于軍門明完奉表上京帝始恕其反覆
及覽表憐之乃賜書曰昔汝外示歸誠中懷詭詐吾
始容之待汝自効豈汝行小智愈肆奸克竟背前盟
致勞我師汝尚不即指首降命逃于海上猶覓望成
歟今勢窮來降詞甚哀懇吾當以汝此誠為誠不以

藏天錄

前通為通汝勿自疑率眾來降悉從原宥國珍赴京
入見帝諭之曰汝獻款已久何為反側汝勞征伐
國珍頓首曰臣違多艱逃處海上終期歸附臣明以
全首領不意不勞王師然此非出臣心實群小所誤
是以至此惟陛下哀其愚特赦其死罪帝曰車
殊之時英雄角逐人孰不欲有為亦誰能識帝王之
有真者其為去就安能無所顧顧之所在亦何足
責朕惟赤心待汝其自安勿用懷疑國珍頓首謝
帝特厚遇之每賜宴皆與功臣列坐未幾授廣西行

省左丞俾奉朝請後寢疾帝敕遣中使賜問官其
二子明礼廣洋衛指揮食事明完虎賁衛千戶所鎮
抚國珍妻兄弟俱不知吉時佐其謀議者劉仁本張
本仁鄭冰思永嘉丘楠輩惟丘楠頗廉慎餘皆由州
縣胥吏進用貪賄營私無溪慮遠若其兄弟姪外
治二郡政刑租賦率任意為輕重姪明善居溫頗循
法度而兄國璋弟國瑛居台唯以買田造舟殖貨為
富家計及國珍降其姪佐皆杖死惟赦楠以為知州
府知府

藏天錄

陳友定

陳友定福清人一名有定始業農其為人勇沈喜游俠擊斫衆悍服之至正壬辰盜起海上汀州判蔡公安募吏士守汀友定以鄉里子弟見類頗諳軍事公安奇之授黃土寨巡檢討山寨賊平之遭清流金已亥陳友諒遣其將康泰取邵武節克明寇汀州友定以總管梁之戰於黃土盡獲其部衆免相物身毗去汀行省參政辛丑元明漢寇汀州友定遂戰敗之遂開省於汀遷居連甲辰漢開省延平方國珍寇延

藏木錄

陳友定

平友定擊敗之是日漸蹙危迫福建行省平章燕只不花以兵畧建寧倉庫悉入於家其家僕皆感誦之如其松屬不從令者輒誅戮賊寇威振閩中甲夏太祖既滅陳友諒國賴州乃分遣朱亮祖卑兵伐友定取浦城建陽崇安等縣友定以亮祖取其縣已數來入寇浙東行省即中胡深率兵伐之友定約元建寧守將阮德榮將兵四萬屯錦江逃出溪背深運兵擊之破其寨樹友定軍銳卒圍深、其戰突入其陣馬蹶被獲友定頗禮遇之溪為其道朝廷感德并

陳天命所在且援實融歸漢故事諭之友定初無害

溪忠會元遣使者主督迫遂殺之丙午八月元以友定殺溪故命為福建行省平章政事友定蓋跋扈遂有據福建之志發兵取諸郡聲勢甚張諸郡聞之無不稽首獻城邑者九月友定使至漳州漳州守臣羅良獨不下嘆曰賊豈人為乎乃以書責有定曰足下為泰政國之大臣也汀州之漢乃其職耳可以功而自恣耶燕只平章足下之僚長又可威迫邪夫非君命而污郡邑者人人皆得而誅之今即邑之長君命

藏木錄

也不可以加我百司之職君役也不可以加竄足下破郡邑為家資驅官僚為臣妾口言為國心實私舌耳跬步之際真偽甚明不知足下將為郭子儀乎將為曹孟德乎有定汚害大恣益發兵攻漳州檄曰早降終享富貴不降則焦類無遺良乃使三千人操斧皆傳毒矢伐江東險處侯之誠之曰有警慎勿輕移忽有定以兵千人夜攻海倉寨倂言奪海舟趣潮下營至千夫長張石古寺遠良節制悉兵赴之有定兵遂渡柳營江士卒驚潰良迎戰敗績遂誓死守諭旬

歲次錄

月部下有叛者延城城陷良辰之亥定遂據漳州
 悉有八閩之地自是蓋奮縱百役繁興以漳州地勢
 完固乃遣人鑿山以洩地氣又縮城之西北小其規
 制民始不堪命洪武元正月帝既平浙東遂遣將
 軍胡廷英取建寧七何征南大將軍湯和以大兵逼
 延平兵岳發誓書諭降友定大令諸將殺使者取血
 寘酒中盟諸將慷慨飲之誓以死報元七何明師至
 夾水兩岸友定前戰不利歸謂諸將數千里遠歸氣
 銳慎毋戰又使多殺吏士耳吾壩山而整多營屏此

龍士為持久困之伺間以動晨日苦遂乘城守勒吏
 士日夜擊刀斗被甲偶立不得更番休息甚而友
 定更疑蕭院判刻守仁有二志奪其兵守仁降士卒
 多踰城走者圍十日令軍馳局大炮聲發明無疑有
 內應急擊破之友定知事已迫乃與樞密副使謝英
 輔奏政文珠海牙傑日大事已去吾無以報國家惟
 有以耳公等宜自勉乃退於省堂按劍仰藥飲之達
 魯花赤白哈麻其服北面泣拜與謝英輔皆自縊死
 賴正孫等夜開門出降然明我師入城友定氣未絕

歲次錄

遂昇之出水東門外值大雷雨復起城遂京師其子
 海聞城破其父被執自將樂來歸和并執之令遣使
 注執將樂將士諭勞居氏置延平爵以却將蔡玉守
 之友定故將金子隆不降漢率眾寇延平玉擊敗之
 追至沙縣青雲寨子隆猶負險自守沐英引兵夾攻
 破之餘黨俱潰聞地悉平友定至建康帝詰之日
 元綱不叛海內土崩天命更革豈人刀所能為爾竊
 據偏方負固遂命害吾泰軍殺吾使者陸梁勿服朕
 何為批友定曰事敗身亡惟有友平尚有何言遂誅

之以死賜胡溪之子賴賴其面以祭父

劉子進

劉子進廣靈人石卿無賴嘗自言仕石梯嶺遇道人授以法乃劍鐵翎神箭能驅役鬼神造為妖言永樂十四年子進糾集鄉民劉興余貴都景騰樊敏等作亂妄署職名以皂白旗為號奪太白金家莊驛馬殺大同守謝採木旗軍所遇劫掠人富官軍莫能制事聞命乃在中軍都督金玉等帥兵勦捕之五月王等擒獲子進等百三十五人械送至京上曰此徒本皆良民或曰飢寒或為官府虐害不得已相率為盜

歲大錄

劉子進

可止罪其首惡以示懲戒乃命刑部誅子進餘免死戍邊

唐寨兒

唐寨兒山東蒲台縣民林三妻少好誦佛經自稱佛母說言能知前後成敗事又云能剪紙為人馬相戰問往來益都檣城安丘莒州即墨壽光諸州縣廟訪悉人於是奸人董方果等各率眾從之擁眾五百餘人據益都却石棚寨出沒青州衛指揮高鳳領兵捕之賊夜乘間衝擊官兵潰散鳳等皆陷三司以聞達

人馳驛招抚之三月青果等聚眾二千餘人以紅白

旗為號大行劫殺莒州千戶孫恭等往招抚不服殺其從者勢甚猖獗勅安遠侯柳昇分兵勦之升兵至益都圍賊於却石棚寨賊遣人乞降公寨中食盡且無水東門舊有汲道昇即注據之賊夜襲官軍營與戰多被殺傷都指揮劉忠力戰死眾見與其黨劉信等潛遁黎明昇始覺分兵追捕獲賊黨劉俊等男婦百餘人而賽兒等竟不獲時賊黨賓鴻等攻安丘知縣張嶽等以死拒賊山東指揮游青以備倭兵至合

歲大錄

唐寨兒

擊大敗之賓鴻遁去殺賊七十餘人是日嶽山衛指揮王真亦帥兵擊賊賊眾於諸城盡殺之各城首惡送京師上以賽兒久不獲虐割髮為尼或沉處女道士逼命法司凡壯年山東境內及道姑達至點詰之六索賽兒甚急捕黨三千餘人夏原吉入奏曰諸所俘俱平人悉原之

鄭茂七

鄭茂七本名雲江西建昌人豪俠為眾所推正統間殺人亡命入閩依寧化蔡氏陳正景改名茂七聚眾

為據集會常數百人有司立以為會長遠迄商販主
皆依之茂七漸恣橫順指殺人尋值戊辰歲按閩柳
葉散各郡縣令鄉村各置隘門望樓編鄉民為什伍
設總小甲統率之以防禦寇盜不從令者聽總小甲
究治錄是總小甲各得自恣誅名鄉民無敢違者茂
七與弟茂八皆編為總甲嘗佃人田例與輸租外銀
田主以薪米鷄鴨茂七始倡其民革之又以輸租於
遠者令田主自運而師不許輒送其家田主訴于縣
縣遂茂七不至乃下巡檢追捕之因而殺弓兵數人

識大錄

即茂七

縣開於上司調官軍三百人與之格鬥殺傷殆盡茂
七恨討遂刑白馬執立誓衆舉兵反劫上杭攻汀州
據彭閣攻光澤縣大掠順流而下攻邵武府掠其庫
藏勢日熾時福建泰政宋制綱結中官侵漁以萬計
餽送王振遂陞左布政使抵任計營所費驗戶數之
實之不堪者苦為所迫於是尤溪分主蔣福成集
居茂七聚眾落旬日全數萬人遂襲尤溪據縣茂
七聲援相聞進劫沙縣攻延平剽卷御史張海援圍
躬抗諭之賊退海以狀聞朝令御史丁宣按賊事宜

宣發牌招諭令解散得免茂七等笑曰吾豈畏死
求免者吾逆尤溪取延平據建寧塞二閩之入傳檄
以下八閩誰敢窺焉遂殺齋牌使者據至台自稱閩
王屢敗官軍勢益猖獗御史張海道都指揮張某率
兵四千勦之適渡溪口張指揮殿後渡溪道隘賊二
十餘人窺其旁俟官軍過且及猝起舉排柵塞道奮
殺張指揮登山而眾官軍大潰事聞勅遣都督劉聚
陳榮僉都御史張楷大發兵討之楷等至廣信會廣
州賊葉宗留阻鉛山等處不得入十一月茂七遣賊

識大錄

黨陳敬德吳都總等由德化永春安溪冠泉州知府
熊尚初亟之陳榮進兵勦茂七軍無紀律猝遇賊與
戰敗死賊勢轉張已巳正月以寧陽侯陳懋德兵
尚書金撫泰督軍務大發兵討之茂七犯建寧寧南
事恭政張瑛死之二月賊犯延平圍城甚亟張楷謂
刈聚曰賊聞大軍至寧無懼心即具榜遣人馳諭以
威信果率眾至鉛山賊圍將解調都督劉德新乘夜
襲之賊皆潰散茂七僅以身免退保陳山楷駐兵建
寧四招其党於是賊皆張由孫等諸將降碩殺賊

贖罪且云賊自棄敗後皆據險自衛勒之寔難吾為
公從中說令攻城公悉大軍擊之吾為內應賊可殲
也許之由孫乃誘賊復攻延平官軍預伏于城北溪
旁賊擁眾乘浮橋濟官兵火砲齊發賊眾大潰官兵
乘勝追擊大破之茂上中流矢死陳懋等大兵至建
寧則茂上已誅矣賊餘黨推茂上兄子伯孫為王據
九龍山黨同皆背擊破之賊眾遁散其黨阮伯孫未
降於是八閩悉平

葉宗留

藏大錄

葉宗留

葉宗留慶元人處州多銀坑也賴者並緣為奸利正
統丁卯宗留聚眾徧盜諸坑場無所污謂其徒曰
與其取于山旁而無獲孰若取于人一舉而兩得也
眾從之時已數百人遂掠政和縣及村落還慶元錦
昌得千餘人遣招龍泉良葛山人葉七為教師訓練
其徒武藝由浦城劫建陽所通焚掠民從之者益眾
遂掠建寧官兵皆逃匿分眾截路于車盤嶺屢敗官
兵段都指揮脫綱道周明松等四出剿捕時承平日
久民不識兵革及是寇起勢熾東南震駭征閩官軍

遇之與戰不利都督陳詔敗走朝廷慮其與閩寇合
乃以都督徐恭為總兵官工部尚書石璞提督軍務
發兵征之而命御史朱瑛與中官分守閩浙要地瑛
榜諭脇從示以禍福降者甚眾以許生致周明松等
數人械於慶元牒報賊首黑面大王領眾三萬來劫
明松等中官大惧欲走瑛不可即誅明松等尸於市
賊聞之逡巡遁去己巳三月徐恭等師屯日久賊深
入險阻未間條出官軍調集又復遠遁師老財費莫
能為計浙江會寧陶成請招諭之乃從僕隸四五人

藏大錄

往抵賊巢諭以禍福言辭懇惻宗留等環聽竦動悔
悟率其黨出降惟陶二得殺使者引餘黨遁入山中
恭等進兵討捕之敗績三司官沈璘等皆沒五月初
金都御史張楷還兵同徐恭等討之恭次金公山甚
危楷往援之至即伏兵樹鵝見邑為壘賊至鹿兵擊
之少頃佯走賊追逼壘伏兵四起一鼓殲之

黃蕭養

黃蕭養廣東南海沖鶴堡人貌甚陋渺一目而有智
教出強盜禁即欺諭年所臥竹床幹生竹葉同茶者

藏木錄

黃蕭養

謂曰此祥瑞也同教以不執使人藏利斧飯桶中破
城越撤出凡十九人先已潛通其黨緣舟以待遂通
入海肅聚群盜旬日間至萬餘人遂攻固却城官軍
禦之報為所敗乃刺雲梯呂公平衝城幾為所破招
誘愚民至十餘萬副總兵王清自高州引兵赴援為
賊伏兵所執不城其軍清罵賊而死已已八月蕭養
既屢勝遂僭稱東陽王詔都督董興懸兵討之庚午
二月興等至廣州蕭養聚船河南千餘艘勢甚張眾
散請盡兵時天文生馮軾隨行軾曰兵貴神速若後

劉千斤等

劉通河南而華人勿而就健力舉千斤人因錦而劉
千斤正統中感於妖言潛往鄧陽秀教與妖僧尹天
峰謀為亂即地多山元至正間流通作亂元祚終竟
不能制國初命節愍以大兵勦除之空其地禁民
民不得入然地介湖廣河南陝西三省間又多曠土

藏木錄

劉千斤

山谷院塞林箐蒙密中有草木可採掘食天順中嚴
饑民從入不可禁聚既多無所禦約束中巧惡者自
相推長稍能驅役之錦衣千戶楊英奉使至河南聞
其事歸上疏請命有司賑恤之因散遣其眾顧占籍
者聽之疏入不報三省官又多謫非已境內遂日
循至成化己酉千斤倡流民作亂以其黨石和尚為
謀王劉長子苗龍等為羽翼糾合止賴四散却掠會
劫鄧州李氏李氏家也聞諸上官云不捕且入奏
官府集兵捕之而賊使車盛不可制矣千斤尋擁眾
數百據海溪地處石山之中遂偽稱漢王署制將帥
分為七屯攻劫河南陽鄧陽而王漢河東及新黃等
掠出沒民無寧者守臣不能禦事聞詔兵部尚書白
土托寧伯朱永督諸軍討之師抵南漳湖廣總兵李
震帥土兵來會主指揮方畧督震等分道進兵敗其
前鋒賊退保險立柵自固震等麾兵深入險阻未
勝攻之賊使大敗生擒千斤及苗龍等石和尚則長
子遁入岩陰震等協捕其巢穴斬首九百餘級指揮
張英招降劉長子以計擒石和尚送軍門賊眾大潰

追勦餘賊入戰于古路山斬首萬餘級獲其偽得拔
劉聰等百餘人寇雖平諸郡邑控制戍守皆未設地
曠險如故未幾餘孽李翳子漢瑒衆作亂流民歸之
者至數萬人勢復猖獗辛卯春朝廷遣右都御史
項忠督兵討之諸將欲進兵忠曰流民逃聚山谷
其始非叛為盜勢多脅從民去官府遠既隔盜中遂
不能自脫耳乃遣人持榜入山招諭有能去賊自歸
者赦勿殺于是民多攜老弱累々來歸賊勢遂不振
然後般兵擊瑒險不服者斬首二千餘級李翳子逃

藏木錄

為免所殺斬首出降賊衆大潰遂發兵搜捕諸山谷
不使出之發還鄉者百十四萬編戍者萬餘人諸郡
邑後平初忠下令逐流民有司乘兵威所在驅迫盛
夏道渴疫癘死者不可勝計亡何飢民逐去後至有
司懲前事以逐流民為靖亂策祭酒周洪謨憫之著
流民說以為山谷曠遠民遭水旱上不能賑恤則轉
徙其間勢必不能禁不若因而抚定之使占版籍而
土著可以填寔寰鄢戶口又援晉置松滋縣南雍州
事為微成化丙申流民禁復如前右都御史李賓恐

逐之生他變乃即洪謨所著說疏上之制曰可

藍廷瑞等

藍廷瑞鄢本恕廖惠皆四川保寧人廷瑞行山中得
古素印上何又得一劍自謂天瑞正德戊辰保寧人
劉烈反僭稱王廷瑞等亦煽惑愚民為盜四出搶掠
侵入陝西漢中攻陷城聚衆劉烈合己已冬烈衆侵
掠陝西官兵討敗之烈不知所終而廷瑞等漸猖獗
遂僭稱順天刮地掃地等王官兵討之不克衆至十
萬人寇掠湖廣鄢陽等處庫平正月命尚書洪鍾總

藏木錄

藍廷瑞等

制軍務督四川陝西湖廣兵討之廷瑞等攻破通江
縣十月四川巡撫都御史林俊督漢土官兵擊賊連
破之生擒廖惠廷瑞本恕合兵奔陝西俊兵追及大
破之賊衆輜重走會洪鍾至與俊議多不合軍机進
止每奉制之故廷瑞等得招集散亡勢復大振攻燒
營山縣治殺金事王源洪鍾乃會林俊檄諸軍分路
勦之未幾四月湖廣兵追及賊于陝西石泉縣賊
見官兵追急不敢據掠求招撫時官兵追者未盡至
乃計款之令其聽撫賊遣其党十數人隨諸將校詣

軍門陳告鍾俊各給以榜并檄召廷瑞等約日令出
降仍檄諸路兵防守關隘賊雖許聽撫意在緩師秋
延至秋熟毫無降意違期不至六月使人木言欲誘
黨山縣治或臨江市駐其衆方出見且要取旗牌官
為質俱許之本想廷瑞始先後未見且降且肆殺掠
仍計欲脫夫官兵周匝防守巡邏甚密賊衆見勢窘
漸潰散廷瑞等皆恐鍾固令廷瑞所親鮮于金誘廷
瑞本想即諸賊首二十八人詣營赴宴伏兵盡擒之
賊衆聞變遂大潰四出奔軼山谷鍾等遣諸路衆分

藏木錄

道追勦悉平之是年正月江津縣賊曹甫亦監耶之
黨也聚衆作亂攻圍縣治殺令事吳景偕孫順天
王林俊聞變馳赴之時值元旦賊方醉酒後掩其不
備撲滅之甫伏誅其黨方四任翳子擁餘衆走葉江
入思南石阡等府倭方女洪鍾全勦監耶等寇不暇
迫襲數月之間方四等勢沒猖獗有衆數萬方四偽
稱總兵任翳子偽稱御史餘賊首二十餘人偽稱評
事等名六月為貴州兵所收獲入四川欲至江津漫
仇八月賊攻南川馬顯雀子岡等關官兵敗績賊遂

越關入南川綦江境聲言欲取江津重慶瀘州叙州
以寇成都遠近震駭于是林俊等分駐江津諸處九
月賊攻江津官兵并力禦之賊敗走居四日復攻江
津官又擊破之俊等見賊銳甚下令收兵暫休羽檄
徵漢土兵仍遣生被俘賊入營招撫久之方四令其
黨出告托俊等諾與約日投見持以不死賊竟不至
高崇熙訪知賊首皆仁壽人遣使詣仁壽取各賊家
屬入營招之方四等殺其族屬不聽托遣人來言信
其自散去乃遣北吳俊遣副使李鉞督諸將拔分兵

藏木錄

為六哨由大堰諸關並進直衝高梁賊不能禦六面
皆全破其中堅斬首任翳子等賊大敗追奔三十
餘里斬首一千八百餘級生擒方四妻妾俘獲幼男
婦女三千四百餘人餘衆墜崖墜壑填塞方四并餘
賊二千餘人俱遁入思南境內會倭因與洪鍾謀不
合又以不容中貴子弟從軍冒功故推倖多忌之自
知不為時所容收賊後以疾乞休忌者謂盜已平即
內批允之台據奏疏留之不報蜀人號泣追送後去
方四餘黨復熾又賊麻六兒喻思倖松祥范藻等

相繼倡亂內江崇慶之境騷然逾年洪鍾奇不能定
四川巡按御史王綸論劾鍾玩寇殃民罷之以右都
御史彭澤代鍾總制討賊澤威令嚴明賞罰公信諸
賊雖蜂起然視藍耶方任四大寇差易制澤先平
麻六兒及喻恩俸次平內江崇慶之寇至正德甲戌
春蜀盜始平

劉六劉七趙燧等

劉六劉七霸州文安入京師之南固安永清文安等
處京衛屯軍操居其地人惟驕悍好騎射往來挾弓

戴大錄

劉六劉七趙燧等

天邊洛叔時倏忽報載匪黨知所往掃響焉賊劉六
兄弟俱任俠善騎射其黨齊名楊虎劉惠利老虎
等皆使使相與結納為盜正德間內侍汚亂用事各
大用張忠等皆文安人劉六等以御曲故時往來諸
中貴所從其家人混入禁中繼觀上游幸之廢遂
有輕朝廷心己已秋響焉賊聚黨益熾劉瑾不勝
忿欲逮除之遣御史寧景於真定設教於天津薛鳳
鳴於淮揚等一捕盜為仕鳳鳴在歸德會飲為樂理
通卒奏之傳旨降為徐州弓手殺私收飲惟果奏立

什伍連坐法盜賊捕獲無虛日每城盜賊入真定城
用鼓吹前導金鼓之聲捕日不絕由是奸人無所容
盜賊日甚中貴張忠姪張茂為大盜寓主果親往捕
獲斬之嘆其心劉六等行劫事頗洩露果捕之劉六
等因聚眾作亂以拒捕理以捕盜功陞果亦殺皆為
食都御史仍專督捕盜庫平瑾以逞誅果亦繫獄劉
六等日猖獗不可制時兵部尚書王敬不通政務止
行有司擒捕已獲齊秀名繫安南縣獄劉七等十餘
人叔去遂裝使反眾至數百人自劉瑾用事賄賂公

戴大錄

行百官非贊入不污逮且禍及故貪墨風熾有司尤
甚連歲值水旱蝗併徵數年稍速急使者旁午出敲
朴慘酷百姓無不嗟怨亂及劉六等起諸窮民嚮
應之旬日有眾數千人屢敗官兵橫不可制流劫山
東遂入畿內京師戒嚴玉殿束手無策吏部尚書楊
一清建言推用大將及文臣有威望者督兵征勦乃
命惠安伯張偉先統兵官右都御史馬中錫提督軍
務統京營兵出征辛未正月賊攻掠文安生員趙燧
者勇力任俠稱趙風子偕家屬避賊立水中賊叔其

妻時汚之燧怒督往殺傷二賊為劉六等所擒因降
為盜于是燧與劉三楊虎邢左虎為一夥分掠河南
劉六劉七齊秀名為一夥分掠山東遂破泰安高唐
禹城新河等城劫庫放囚所在焚掠劉七也兵迭圻
中錫書生不知兵欲放燧遂化渤海盜事招撫解散
張偉本統袴子素無間即之才時承平日久戎政廢
弛京營兵皆市井游惰不可用于是中錫適撤諸路
榜示劉六等經過所在官司不許捕捉與供飲食若
聽撫待以不死劉六等聞之至不疑掠然且信且

藏大錄

殺中錫至德州縣圍兒駐兵劉六等未得中錫開城
撫之劉六欲降劉七曰今內臣主事馬都堂豈能自
說其言乎潛使人至京師探中諸貴無招降意又以
山東所掠金銀筆載至京儲備俸水故不許遂大肆
劫掠眾至數萬過故城咸令勿焚劫馬都堂家由是
中外踴騰謂中錫恐賊害其家玩寇殃民縱賊劫掠
下獄論死中官遂謂此事非書生所能辦乃以本監
公用大馬總督軍務兵部尚書陳完為提督軍務伏
羌伯毛銳為總兵全大用兒於臨清駐劄調軍大將

領俱聽節制十月劉六劉七齊秀名楊虎諸兇奔集
以二千騎屠老驢趙燧楊虎攻破興濟縣又攻滄州
不克劉七等擁眾北向谷大用擁眾自衛毛銳喪師
於真定適宣府副總兵許泰領至救援銳僅以身免
賊急攻固安虎燧等釋滄州之圍進駐霸州信安京
師大震上召兵部面諭責牌至涿州陸完乃趨固
安賊欲遁去諸將合兵蹙之賊大敗走燧奔蒙山
副總兵李瑾遇賊戰敗賊勢轉熾遂破雲山等衛日
照等縣南渡河攻宿州破紅縣夏邑永城虞城等縣

藏大錄

焚掠甚慘又攻破歸德州至白虎王廟渡小黃河賴
州官軍以土石擊虜其舟揚虎溺死燧等共推劉三
即劉惠為王敗官軍破霍丘至鹿邑鹿邑潰散當是
時河淮南北官吏望風遁跡將利虜掠我不力以故
賊日振劉七等已破冀州現知谷大用毛銳等官軍
在臨清擁眾復奔霸州以十二月朔率駕出如官軍
收圍犯御驛兵部知之密奏其情京師戒嚴傳諭各
處防守十二月朔駕出遶蕃方回賊知有備遂西奔
掠新城推隄定興安南易州涿水而南破高陽博野

客城東鹿牙驛由真定掠趙州安平晉州藁城南和
衡水等處南奔彰德攻湯陰陸完帶軍與諸將分道
追襲之賊遁去渡河溺死者無算劉七等欲與趙燧
等合燧等與陳翰謀欲舉大事兵無主必亂共執劉
三為奉天征討大元帥燧為副元帥更名懷忠餘盜
並稱都督長史提調協守指揮千百戶等名號分為
二十八營應二十八宿置金旗二大書虎首三千直
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混沌之天又造火牌令
所至官吏修道路橋梁隘蜀糧酒肉供軍迎降者秋

藏木錄

毫無犯拒敵者寸草不留河南金寧遠人賁黃榜始
之賊具乞恩疏達朝廷以誅奸臣為言遂攻破上蔡
西平格州屠其城士中丘月朔列六列七齊秀名自
文安而下所遇殺官兵叔庫故因諒婦女倫極慘
酷二月至宿遷掠桃源遂由贛榆過郛城轉冠鄆州
知州周尚化等援兵拒卻之邢老虎病死趙燧等并
其衆十三萬騎五千轉掠萊陽樊城隨州新野破訖
陽前大李士焦芳僅以身免及後其先世家墓取芳
衣冠被庭樹磨數其惡命刻士新之口使吾子誅此

賊以謝天下進攻兩州不克趙燧以故尚書馬文升
家在園中引衆去之至西平與官軍戰大敗奔郾陵
焚掠過鄭州破滎陽汜水渡河至河南南過延榆
林官軍迎戰賊大敗官軍追至六安定遠劉三率衆
萬餘人走商城三月齊秀名等二萬餘徒屯於扶溝
劉六七等焚掠呂梁而東官軍追破賊于呂孟社又
破之於魚須集賊東奔登州賊雖屢敗隨所在宵聚
寨而漫農四月諸軍與賊遇於嵩梁坡合擊大破之
諸酋渠賊勒殆不六七秀名率銳猛三百餘騎潰圍

藏木錄

而逃聞道馳至郛之西安渡由靈縣西南而去五月
趙燧欲還六安至潁州其衆多降至鳳陽投書約降
不果屢與官軍戰敗陳翰遂蜂於仇鰓兵列三被射
死燧知事不成至應山奔渡牒削髮詐為僧欲投江
南竟舟渡江遇武昌軍趙成擒之檻解京師劉六夜
渡郛縣三百人遂奔河南汝光山確山奔湖廣棄馬
登舟沿江掠聚其黨漫盛至七百人至團風而劉六
為風折檣擊死於水惟劉七秀名所流奴掠直下瓜
州沈殿戰船搶奪軍器遂犯鎮江官軍禦之敗績賊

欲自通泰登岸趨淮去漫還山東為揚州官軍所拒
漫自通州沂沭上犯九江凡三過南京如入無人之
境操江官軍不敢逼八月賊舟泊狼丁且夕大風拔
舟舟皆飄覆賊上山官軍圍之齊齊名為宣府游兵
所殺斬首列七赴水死餘賊皆賊初謀欲重賞格
制許斬賊三級陞一官故官兵率多叛良民冒功賊
過兵過平民亦殺之大同 擊江彬殺冀州民一家
二十三人民訴之陸完等恐挫軍士心不為理故陸
報捷斬首級至萬餘陸完谷大用等至十數降劫獎

藏木錄

諭稿師費大舍金二百萬而賊猶不滅及賊平內帑
儲積悉耗竭云

華林碼頭東鄉姚源諸賊

正德辛未江西諸郡縣盜賊蜂起贛州南安有華林
寨碼頭寨賊其後撫州有東鄉賊饒州有姚源賊
其始行劫村落官府捕之急遂亡匿山谷間招集亡
賴貧民多歸之各據險立寨一時並熾聲勢相倚官
兵討之不能定屢招撫之不從華林寨賊改破瑞州
府江西大震 上命右都御史陳金總制戎務大發

藏木錄

華林碼頭東鄉姚源諸賊

兵討之金撤副使用憲等分兵三路進討華林寨賊
二路兵失期不至憲獨深入山谷峻險賊憑高發
石火之憲兵敗被執時官兵討他賊俱無功金入撤
夫同諸邊兵討賊雖時小勝竟不能窺其巢穴乃撤
廣西田州等府狼兵協諸路官兵勦之狼兵性悍
其土酋岑猛等驕橫無節制金欲藉其兵力稍
息之兵出不嚴禁入不下金先徙避居民狼兵肆
掠所殺傷良民甚衆朝議以狼兵調集多且驕橫
有他妄勒命給事中勘金功罪且欲使散處狼兵
乃厚賞賞諸土酋稍約束用之仍持榜示招撫
且且勒且持諸賊黨來降者賜以仍用為舊寨
源土兵協力勦之是時華林賊殺策勢甚熾金撤
南昌府軍承勦督兵勦之承勦持降賊帥黃壽
其知累方用其之麾下或謂承勦宜防不測不聽
視偵之令宿帳中守威舊據以死拒承勦乃令
賊寨說其黨多來降者與約數令偵相至日不
土酋岑猛敵其五功持問計承勦令猛持兵五百
夜與俱至山下猛尚不知所往承勦持兵五百

黃奇密入寨訪所與約降者未既見漢繼之去金為
內應承勅乃與猛帥五百人夜半即收登山歷重險
上黃奇與數人前導至壘群賊方新睡奇拔柵帥眾
入五百人奮刀研之內應降賊亦合勢夾攻賊自據
險沒官兵無一人敢近壘者至是倉卒不知所為求
甲伏皆不得遂賊其大半餘賊乘夜逃匿山谷比明
搜緝諸山斬獲千餘人其餘殘眾奔潰四出于是華
林賊悉平移兵擊碼頭寨東鄉賊皆平之時諸賊降
者皆新良官給贖產又下令禁民勿得報私仇折吏

戴未錄

頗効力故多藉之破賊云時諸賊基平定惟姚源河
賊負固不聽撫陳金等移大兵進討之賊見諸寨平
又悍狼兵勇悍遂乞降許之于是納款者相屬或謂
東賊眾故納降以攜其黨今華林碼頭東鄉賊皆平
矣此賊孤援絕繼不降將安之况賊及獲無信恐
為他日患不若乘勝撲滅之遂不殺未降者賊乃大
亂棄寨潰圍出踰旣信入藏衛訪邵縣大肆殺掠賊
據險院官兵悍難近既棄險奔軼無所據金等督兵
追襲浙東兵夾擊之其黨遂散所在被擒餘黨多

降官府以費浚甯不治陳金乃奏于東鄉姚源立縣
而于華林碼頭等處夷其寨壘移其巡檢司控制之

橫水桶岡利頭諸賊

初陳金討華林姚源諸賊多所招撫未大示懲艾諸
兇安享富貴不逞之徒恒借為口實民間父兄被殺
者不得報其仇時相詬訾恐劫之諸兇亦不自安轉
徙備聚不數年仍群起為盜南贛之間多山險易為
巢穴群盜盡蟠結焉南安有橫水桶岡諸寨賊謝志
山藍天鳳等為魁贛州有利頭寺寨賊池仲容等為

戴未錄

橫水桶岡利頭諸賊

魁此是江西湖廣之東之界方千里遠其禁毒正德
丁丑朝廷始以王守仁巡撫其地俾集兵討之補
因西通湖廣橫水左溪在其東守仁撤湖廣兵夾攻
桶岡賊集諸有司議曰桶岡地險賊破為難然特橫
水左溪等寨為羽翼未先破橫水左溪勢不能與湖
廣兵合若進兵西寇之間腹背受敵非利也况賊但
聞吾撤湖廣兵夾攻桶岡橫水左溪必現望未備出
其不意可以先破橫水左溪破此而移兵桶岡破竹
之勢矣乃調兵千餘人抵左溪橫水諸賊分八道並

進至京康橫水賊謝志山等聞官兵至倉卒集眾禦之各險隘設礮木礮石守仁未至賊眾三十里駐兵夜募御兵苦登山者四百人各執一旗齊鉦砲由間道攀屋上入險分布近賊眾左右極高山頂伏現賊令度官兵至發舉砲火應又預遣人夜率壯士緣崖上奪險必先發其深木礮石及旦守仁率兵進至十八面隘賊據險迎敵忽聞近眾諸山頂砲聲如雷煙焰蔽天起守仁度其逼之賊大驚潰謂官兵已破其巢穴遂棄險走官兵乘勝進指揮謝炎率兵由間道

藏木錄

先入楚賊巢賊退無所據大敗潰遂破賊三十餘寨擒斬俘獲甚衆自相蹂踐及墜崖谷死者不可勝計會天大霧雨暫屯兵休士而謀報諸潰賊收集于諸崖險立寨柵設復聚未破眾皆倉卒無糧穀守仁乃下令各營皆分兵為奇正二哨一前攻一後繼用土人為嚮導分捕諸未破寨二十餘寨俱平之守仁浸集議以捕岡地尤險阨而橫水左溪潰賊奔入為守必力移兵臨之卒難取勝不若乘戰勝之威遣人諭以禍福招降之彼聞我兵連破橫水左溪諸賊必

恐使人請命或有不從必反覆籌議乃乘其猶豫襲之可以得志于是遣素通賊職罪官民釋其罪并縱所獲賊鍾景于夜懸壁入賊眾諭之賊方恐見使至皆喜乃集眾會議而橫水左溪賊持不可逆疑不暇為備十一月朔守仁遣使促降而別遣祁珣伍文定等帥師冒雨襲之賊首藍廷鳳方聚議候命忽聞諸兵已入險皆震愕並奔入內隘逼水為陣拒官兵邢珣度兵渡水擊之振我衝其右伍文定承我後懸崖下連賊傍賊敗走唐淳兵嚴陣迎擊之賊又敗會晚

藏木錄

猶托險阻特明日諸軍合勢併擊賊大敗諸軍破其十三寨賊率餘眾遁入山谷守仁乃命諸將分屯要害并橫水左溪舊寨以防後聚令各營兵夾湖廣兵會勦遁賊及未下諸寨俱破之賊敗率餘黨奔入雞湖總下米雀坑諸處守仁漫遣諸將分道捕之又擊取賊于雞湖諸處先後擒斬俘獲及飢餓墜崖谷死者畧不計出師凡兩月餘前後破賊寨八十四處擒斬賊首謝志山藍天鳳蕭貴模等八十六人獲賊三千餘人俘獲二千餘人初守仁欲征橫水桶岡處剎

頭賊乘虛出援師為所牽乃使人諭頭諸賊實以銀布招降之諸賊頗順惟賊首池仲容不從守仁討兵力未暇及蕩靡之令勿出為亂有金葉等帥五百人來降守仁厚撫之令從征橫水及官兵破橫水仲容悞遣其弟池仲安帥老弱二百餘詣守仁求招即急從征立功竟實現虛寔欲求間內應也守仁厚加托慰而陰使人分召近洲諸縣被賊害者至詢之得其情各授以方畧遣之歸令密部集兵眾候平桶岡賊後報師期及平桶岡仲容益慎守仁遣使至洲頭

識大錄

賜諸賊牛酒見賊嚴為備說使者曰龍川龍民盧珂鄒志高歆仇殺掩襲故脩非虞官兵也守仁伴信之及琦等未告變守仁揚怒責其讐誣城寨獄中遂還贛州張樂大亨將士下全橫水桶岡以平洲頭又順境內無虞夫民久勞苦今宜休兵為樂乃散兵使歸農遠池仲安仍遣使賜仲容曆令勿撤備以防盧珂黨掩襲仲容意大安守仁別購仲容所親說仲容令自來投訴致謝仲容從之率其徒四十餘人未見且用觀伺我也守仁先已撤諸縣及行龍川盧珂

等勦兵候報于是探知仲容就道亟遣使發諸路兵刻期會剿頭然道經賊巢始達乃使別責一撥為捕盧珂黨者俾示賊賊巢間見撤還不為意仲容至贛謁守仁見軍門無用兵火又覘知珂等械繫獄中意益安遣人歸報其黨謂必無他守仁夜釋珂等使問道歸發兵而令諸官屬以次設牛酒日宰犒仲容等緩其歸度盧珂等已至家諸即縣兵當大集乃設犒于庭先伏甲士引仲容等入悉擒之出珂等狀訊之皆伏遂悉置獄即即親兵由龍南縣冷水送入直

識大錄

直抵下洲大寨諸路兵皆會於三洲先是賊地倚兵已散處至是驟聞官兵四集皆驚惶乃分投出寨而悉其精銳千餘據險設伏于龍子嶺迎敵官兵聚為三衝犄角進戰良久賊敗收家兵追之賊伏兵四起奪擊官兵適推官亢壽兵至因鼓譟而前遂衝賊伏賊大潰遂克三洲大寨官兵乘勝進擊之擒斬俘獲甚衆餘賊奔入木破寨穴官兵踰賊所往分路急擊之破其三洲餘寨餘賊皆悍者尚八百餘人聚九連山四面險絕惟一通道賊設礮石深木拒之官兵不

敢近守仁令官兵夜抵賊寨為賊敗奔者山上賊見之果招呼入官兵乃得入及度險遂北其路賊始知為官兵欲禦之則大衆結入賊不能走乃退走清出官兵先於四路設伏待之追躡山谷擒斬悉餘徒二百人勸天請降守仁納之乃親相行視諸險隘據立縣設隘留兵防守遂班師出師凡三月而兩頭賊悉平計前後破賊寨三十八處擒斬賊首六十餘人賊徒二千餘人俘獲招降千餘人于是江西始寧

戴夫錄

葉福全

柳桂在湖廣東南隅介江西而南賴廣東韶州廣西平樂間地險惡故多寇官兵累勦之不能絕正德間土人葉福全等倡亂福全形貌猙獰而多髯体生黑毛嘯聚山谷中偽稱延溪大王其黨刈福與李斌高仲仁黎穩藍友貴等俱偽稱總兵分據烏春山臘東寨等處巡撫湖廣都御史秦金以聞時南贛都御史王守仁奏勦江西左溪橫水桶岡諸寇朝廷以江西諸賊屬守仁以柳桂賊屬金各督兵討之金撤起漢

土兵令宣慰彭世麟等將之分為五哨並進剋期會勦副使譚龍奇駐兵兩路口東應金駐柳州總制賊據險自固兵緣崖深入力戰破之勦賊巢穴八十餘處俘賊渠魁劉福興李斌等九人斬首一千六百餘級俘其老弱收其牛馬芻伏焚其廬舍而還惟首惡葉福全據險未獲金賞諸將士乃重購能生擒福全者賞五百金斬首二百仍趣諸將會兵追勦右哨諸將謀知福全率賊衆遁入馬山禾倉石據險立寨乃率兵抵寨下轉戰數合賊敗走世麟偕其弟世驗

戴夫錄

擒獲葉福全將士擒其姪秀并俘獲福全妻女監諸賊屬賊魁高仲仁走廣東仁化縣為官兵所獲餘賊散匿山谷者誘營兵會廣東兵搜捕之捕斬散送各不詔福全等即其地誅誅之金出兵凡兩月而柳桂賊平

陳卿

陳卿山西潞州盜也嘉靖初卿據青羊山巡撫山西金都御史常道請兵收勦議從之京邊軍皆遣從征卿至山下卿與其黨陳綺設奇收之常道與議招降

御卿孟輕官軍大肆猖獗集眾至萬人分據山中晉
 班等處各守巢岩官兵不敢逼相拒五載招諭不
 從廷議罷常道而以食都御史王應鳴代追巡撫又
 以都督魯綱帥邊鎮諸兵勦之戊子八月綱以大軍
 駐潞州生視不動賊四出剽掠時河南林涉修武等
 縣俱被殘燬巡撫河南撫都御史潘瓚檄兵備副使
 翟贊牛寓金事陳大綱等督兵進勦甲辰瓚破魯班
 並諸巢陳卿父子倉皇竄匿丙午魯綱聞賊破帥
 亦至賊走清牛山諸處已酋陳大綱執陳卿并寓牒
 陳時前後斬賊數百魯從殺服者二千餘人青羊山
 遂平

藏木錄

陳卿

藏木錄

廣川 揚州 南重 田州 新縣峽 西南百零 西戎 安定 寧東 曲先 谷烈 六刀把 土勇番 撒馬只罕 勇迷 天方 駐守那 子國
 里安 常老兒 額即兒 谷平 昇力不口 西番 韃靼 瓦占哈

藏大錄

古宣遠史臣劉振著

四夷南蠻

麓川

麓川者舊隴川也白夷所居元置隴川麓川兩路洪武十七年白夷苗思倫發內附於其地置麓川宣慰司以思倫為宣慰使二十年思倫發叛眾號三十萬定遠侯沐英討破之思倫發遁去遂廢麓川為孟養

藏大錄

宣慰司以司某代之正統初宣慰使刁賓玉弱不能輯諸夷思倫復萌部首思任遂擁眾麓川叛略取孟養地刁賓玉奔永昌死無嗣思任益橫屠擄衛護諸江仍自稱曰法法夷主號也中國訛稱為思任發云命鎮守雲南黔國公沐晟左都督方政等率師往征之政兵敗死焉晟亦自殺中官王振上謀復遣兵部尚書王驥等發兵二十萬征之師至金齒分兵敗上江賊敗走保慶驛因移兵討常即嚴常即嚴者維摩壁七聞驛軍至先安南傳檄入安南追之安南新其

藏大錄

昔未獻驛等遂廢兵大破思任思任復走緬驛割思任所略孟養地界緬甸購思任首送驛所驛兵還奏設隴川宣慰司以緬甸宣慰子銀起莽為宣撫守孟養地論功封驛靖遠伯未幾思仁子思機復據孟養地為亂朝廷仍命王驥半上漢兵一十三萬渡金沙江攻破之思機竟失所在驛等謂我死於亂兵也驛還兵夷眾復擁思任少子思祿為亂攻銀起莽故之復據孟養地驛等慮師老度賊終不可滅乃與思祿約以立石金沙江為界思祿為老爛江枯乃得渡思祿亦快聽命乃班師成化中鎮雲南官中錢能貪其珍異過假借之思祿益橫尋朝廷頒給諸夷金牌信符所司思孟養久廢誤禁給之思祿遂誣諸夷謂今已復其舊會眾數七千往密撒思祿兵思祿以贏兵數千應科為猛窩所敗思祿大怒遂遣警渡金沙江攻猛窩取蠻英等十七寨科言於巡撫諸兵大舉征之詔不許會思祿亦遣人奏領入十七寨贖罪仍以一子襲宣慰如故朝廷未決思祿遂據孟養自立

播州

播州古夜郎也唐初置播州唐末南詔陷播州太原
心楊端應募領兵往援之能論以威德廉以忠信蠻
心懷服遂有以他五代以來子孫世襲其職洪武初
播州安撫使楊鑑率其屬來朝授宣慰使後屢隨大
將討平叛寇卒贈懷遠將軍子昇襲職其後有楊洪
楊俊揚信者俱著威名成化中宣慰使楊輝二子長
友次愛友庶而長輝以其妾故特娶之妻敬奪嫡而
其屬不欲曰楊氏家法立嗣以嫡不以長主公奈何
奈之輝不得已乃嗣愛友以其妻答其謝之謀誣奏

戴夫錄

天二諸苗亂請兵討之乃略督府盛稱友功奏設安
撫司於安寧以友為安撫使輝死愛兄弟訐奏論
死贖免之友制軍竇保寧奏歸與愛仇殺不已而友
子振愛孫相允暗毒嘉靖七年朝議謂振黨已成若
不因而撫之恐要流禍請主安撫司於凱里為治貴
州以振為安撫使而相宣慰屬治四川如故相孫應
龍為督閩黎為宣慰使嘗以私忿殺人諸夷落上戔
告諸不法事先後勘論者久之應襲謀逆改危二
十七年遣兵討侍郎李化龍為總督軍務率兵二十

餘萬討之賊陷恭江掠吏民二十八年三省兵分道
進攻諸峒皆克之應龍自縊死俘其妻于獻閣下志
誅之楊氏遂滅以其地置

田州

田州古廣源蠻地後德維處視諸蠻尤桀驁其上首
曰岑氏自欽漢武陰侯岑彭之後宋元間世為安撫
總管岑官洪武初岑伯顏以田州歸附高皇帝嘉
之為三府治使世襲知府三傳而紹為知府天順三
年紹者傳嫡子鑑而州目呂道拔紹廢子鑑拒紹而

戴夫錄

逆鑑于外時官府督令鑑寄住省城今鑑襲其職趙
於是縱兵攻破鎮安奉議南丹等州土隆恩城並受
其害鑑為鐵鉤帶掛之刑與賊私監偽稱名義執通
交以復夜殺鑑既而鑑子琰亦故趙遂以幼孫呂鑾
昇琰名為襲其職制都御史葉盛會兵討之執趙伏
誅令鑾襲父職成化初大學士李賢等以丘濬條陳
事宜上言起兵殺賊功成之日重賞給諸勅五年二
月遣兵趙輔等奏鑾竭誠盡忠領兵當先功勇可嘉
宜給以詔命吏部覈實覆奏從之鑾死子傳襲傳二

藏天錄

子長統次猛弘治六年癸丑統以夫受試清江中上
目黃驥李蠻發兵誅統既而蠻蠻有隙驥以猛奔持
州督府奏猛聚清官納之田州兵倫制使江傳應
命乃撤思思之府奔清以兵衛猛清方蒙衆行西
江驥遂賂清初猛分地界驥始兵往猛不得已從之
比至田州李蠻拒不納驥復以猛奔思思十一牛都
御史鄧廷瓚撤清歸猛清不從尋以兵徵之清格釋
猛督府納之田州與清攝檄不可若解是年七月清
入田州殺李蠻十五年十月清陷田州猛走免清僞

以族子洪守田州十八年九月清屯永定永順二長
官司奪據其地總督兩廣都御史潘蕃疏清難狀詔
發湖兵一萬討清上敕自經死出首詣三府奏諸市
廷其母孫兄弟子福建懷安妻妾子械送京師入功
臣家為奴改流官知府降猛捕建平海衛十戶正德
初猛賂太監劉瑾諭詔以猛為田州府同知猛撫輯
遠民無威後振稍：使旁即日廣復其軍功序遷知
府為重乃言督府促調領先鋒而督府謀校至田州
省猛崇厚賂結諸參猛者籍甚會江西華林明賊反

藏天錄

都御史陳金徽猛從征猛兵沿途剽掠民皆從村避
之為之語曰華林賊來亦得土兵來死不測黃狐跳
梁白狐立十家九家避其鋒之賊手金疏猛功伐
稍進指揮同知猛投官非始顧怨望驕蹇而督府驥
校又不得獲賂如曩時于是浸潤毀猛復猛恃其
兵力凌轢諸土官平生睚眦怨必報當而後已或言
猛蓄不軌都御史盛應期持此備猛要其質猛顧
發舒出不遜語應期恚恨疏猛且暮必反狀請誅之
未報應期去位而都御史姚瑛代之瑛惟知猛無反

心欲不報而瑛子濂亦以書陳請勿征時巡撫御史
謝汝儀與瑛有隙故事都御史謂督府從振門入必儀
直入儀門瑛胸從官却之汝儀大怒應得未恭詔陳
納猛萬金鎮呈恐乃再疏請誅猛詔曰可嘉靖五
年四月瑛偕總兵官朱麒等發兵八萬以都指揮沈
希儀振經李璋張佑經登等五將策統之分道進
猛謂其部下曰李氏世荷天朝有罪可已憐免也兵
至世安降乃裂帛書狀陳軍門言瑛風小臣非有化
意惟天官察之瑛不聽督兵益急猛長子邦彥守上

光臨沈希儀擊斬之諸案雖入後謀出奔而歸順
州知州李璋值樟翁也其女少安居居璋欲藉此報
仇乃甘言誘值妻婦順鵠殺之斬首帶官軍先是值
三子邦秀敗死邦佐出後其族武靖州知州邦相止
不復而邦秀側室子芝樞匿民間鎮見奉氏軍約計
四州可遂滅乃陳狀疏請流官治四州上從之未
幾四州土目盧蘇糾思恩土目王受等挾邦相反兩
江會震會御史汝儀滿去御史石金代之金靈汝儀
而左布政使嚴然念事感邦信人素不為張所惑故

戴未錄

遂倡言值實不庇婦順鵠以有值者當之又言有自
右江來者謂思恩已陷奈值糾交趾叛臣莫登庸反
矣有城三象不保靖江諸宗室洵上流官有聖家奔
避值金遂劫鎮固上寨謀據夷無策固四州不可得
非思恩而失之也上太怒以值素切責鎮落職而吏
部侍郎桂萼言提督兩廣非新建伯王守仁不可
上從之勅守仁度兵部尚書巡制兩廣江湖四省軍
務時守仁家居瑣守代未去欽徵兵平田州自贖乃
撤兩廣三司議軍事而張邦信分巡春拾欲陰求其

事始知更錄微東西父黨之頃之兩廣三司皆以微
非是而事鎮大起疑左右得據所謀也守仁曰吾事敗
矣竟歸之守仁六年十一月守仁至春拾時諸夷聞
守仁先條皆收果聽命而守仁頗益輜晦見田州已
張恭承不可遂求乃以明年七月至南寧使人約降
蘇受蘇受許諾而以精兵二千自衛至南寧投見有
甲兵而守仁所委指揮工佐門客李伯高祖知守仁
無故蘇受意使人言蘇受須納萬金乃命蘇受大悔
志言督所據我且會得萬金必欲萬金有反而

戴未錄

已守仁有防範事守仁知依等謀夜入帳中告守
仁蘇受大驚連旦示寐使人召蘇受受信語言我必
不殺蘇等也蘇受疑未決信來見時必陳兵南守
仁許之蘇受復得軍門左右候候須盡易以田州人
不易即不來見守仁不得已又許之蘇受入軍門兵
衛充守靜不致恐守仁教之論技一而蘇受不免甲
而受殺之人又田州人也諸夷皆驚莫測守仁意指
守仁乃跪言思由講編茶毒兩省已逾二年兵力盡
于南守仁憤竭于轉輸官吏罪于奔走地方耗耗如

暖壞尋母港海風浪震溺在日不待智者而知之必
欲窮其害債以職一隅未論不免縱使克之患且不
宗泥田州林擇交趾兩縣各即深山絕路後餘盤旋
蓋謀其父其日雖改改土為流誰為編戶非惟自撤
其藩籬而拓去開墾以資傳故非計之得也今朱氏
世勳造功值獨駐誤弱法雖未伏誅聞已病死臣謂
治田州非本氏不可請降田州為州治官其子邦相
為判官以順夷情分設十巡檢以處蘇等為之以致
其勢添設田州府統以澤曹為廉以總其權又言文

戴木錄

臣始在布政使林需為巡撫武臣如都指揮同知
張佑宜為總兵官止皆嘉納從之守仁既罷田州之
後遂移兵平廣蘇等故不塞賊破之復上言並稱蘇
受等劫伐財供部討即張璁及桂萼等已沒法設守
仁處田州非是上頓疑而會守仁竟而都御史林
富代為提督富奏言田州地理險阨外屏南要若改
設流官則邊防之守我獨富之弘治間奉海絕後改
設流官二十年未改者教起墾費財力不可勝言田
州之事為鑒不遠思是也臣議以為田州宜降州

治不必再設府治以發遠矣 嗣議許之乃以岑邦
相為判官以張佑充副總兵鎮守其地勅曰滿三年
乃代時邦相將十五六佑兒子富之而廣蘇自珍與
復岑氏有功專制土鼓威行部中號曰布伯布伯者
備筆言主筆也邦相撤廣位而已與廣蘇有隙于
一子二月佑任滿將諸督府求代意已與邦相有父
子恩幾曠必勝凡行邦相治其於帳後置二百金佑
大誌潛語廣蘇廣蘇曰仔誠無狀主公何不庭捷之
佑言慮慮廣蘇曰老奴在何敢也明日佑遂以他事

戴木錄

不捷邦相廣蘇陽煩前請免邦相知非由衷也愈益
志恨蘇之與典佑比而批格邦相時邦勝之子芝碧
親矣佑得之寄之別墅邦相時、欲購殺之會佑
不果代留鎮得免是年十一月督府以兩山之役撤
佑從從佑還賈之水篋以行而邦相復供帳甘言謝
佑行嘉酒中既罷而邦相覺芝士追捕弗及佑以芝
奔梧州都御史聞詣示兒子富芝時、召飯食明年
三月佑嘉發死十二月六月廣蘇遠其黨黃對利邦
相弗克邦相遂與土司羅王戴慶謀代廣蘇廣蘇覺

之病疾不出會其妻生日詣土日率妻子表賀遂入
問疾蘇伏中寢中諸土目曰布伯何疾若幸強飯自
愛蘇曰賴公等之重疾若何足恤惟且以首領不保
耳諸土目曰布伯何敢出此言一州人誰不足強飯
為布伯死者蘇曰噫安敢望州人也但得公等同心
緩頰更死足矣諸土目覺蘇語言非是皆應曰誰敢
不同心者蘇因指羅正戴慶謂土目曰公等雖同心
如二豎何言訖而甲與執王慶座中所之同切諸土
目曰主人之不德公等亦知也諸子之資本氏嫡裔

藏本錄

不於此時樹立後難圖矣諸土目皆俱頓首曰敢不
惟命蘇曰頃公等留妻子為質即日以甲士千人劫
諸土目偕攻邦相執而囚之九月盧蘇弑邦相焚其
屍行略都御史詣言邦相病死無後芝當致立鍾舉
州人合辭以請諸遂報芝降田州寢其事不問于是
鍾仲子邦佐爭立而鎮安府土舍岑真寶泗城州土
舍岑施東蘭州土舍岑起雲那地州土舍莊廷鳳等
咸憤盧蘇以僕殺土也合兵助邦佐攻田州入之殺
掠萬人盧蘇僅以身免歸順州土舍岑斌蘇塔也蘇

急求救于歐陽遂求盧精鎮安真寶蘭之引兵去盧
蘇進逼擊之真寶大敗精兵死者八千人兩江大猷
詣召遣人諭真寶等曰邦相實死何與盧蘇而爾等
自相殘何也真寶等以憂去都御史潘旦蔡經相繼
代之咸未敢反詣前議將以邦相病死聞且印田州
肆孽遂起黎氏塗炭府藏空虛假令朝廷優以盧
蘇故問罪與帥領右之楊安可救也于是副使蕭忱
左參議陳天柵當勸議曰盧蘇敗畧稱亂試生戕民
罪惡通天安可益也今日之事第當直叙以聞已今

藏本錄

立功自贖不及謀討足矣督府不聽遂言邦相不孝
奪其母歸田州部下盧蘇因眾怨而殺之朝廷果
置蘇不問于是受兩江土官咸附屬嘆曰殺人而抵獄
主無刑吾輩子及腎腸皆懸僕妻矣十七年藤峽之
役兩江土官咸出而盧蘇以其子鳳以兵從為指揮
王恨輔部下軍與蘇鳳戰遂遁不追且貽良輔軍于
他而而父子自為一軍多暇賊逸去良輔以狀白監
軍副使翁萬達萬達密與副總兵張經及參議曰汝
成謀曰曉賊雖當誅不追殺人利貨耳盧蘇之罪十

戴大霖

信吹賊釋其謀而旨誅賊賊何果合師狼而責理
策也吾欲與公等倡義斬之何如理汝成曰僕等抱
心久矣與公協謀幸甚然為之奈何萬達曰向武州
土舍黃神金者盧蘇之宿黨也近聞有恨于盧蘇而
黨于岑芝名而圖之無不可者經等曰然乃召仲金
詣故仲金叩頭曰小人抱心久矣若得軍門主振奮
斬此賊于萬眾之中令其軍心不動經等遂與歃
血為盟而隱之乃為書暴蘇罪狀言于督府曰四
州頭目盧蘇黨逆值構亂荼毒兩江猛誅蘇後結上

受稱兵再謀不軌迫逐家臣收備旁即姚中丞討之
而未終正新建撫之而有待豈期新建尋故大慈通
謀悔內脫化蘇款心益肆悔父國聞款以照此之警
試其主却相睦時諸夷猶知主僕名分忍不款乎今
則城裂網常屬陷為梗茲者蘇款之役分道進攻業
則諸巢實其坑背須得脫甲乃可滅劫劫以蘇德刺
之餘必盡死力分隸有隊企有後心不意射眼之憤
微恨如故藐視軍令遠張五嶺及至屯軍左次使地
貴路阻賊幾敗膚功若不殲此老嫗則兩江上賓誰

戴大霖

肯用命以指嚴發難寔則其心腹黃仲金為之非基
乎所能強迫也仲金識事體聽其言有奇氣而紅外
倚萬萬無慮不然彼亦豈肯受身家而復奇禍輕然
諾以學堂與我事出有名機不可再惟明公圖之經
閱者大駭報曰今日之事受命征賊賊不聞取盧蘇
何監軍之多事也即日遣旗牌呈馳營中呈請于是
机事頗洩而盧蘇夜遁萬達頃足嘆曰惜哉愚也悔
不先發後聞耳

斷藤峽

斷藤峽舊名大藤峽云其江發源柳慶東迄潯州崎
嶇磯排灘瀧洄溪兩岸高山盤峙六百餘里西北聯
武宣縣迤邐而東綿絡象州永安修仁荔浦平樂諸
州縣或以府江西而接貴縣依左江而卡包桂平華
平而抵藤縣峻峻峽谷拾天抵藤峽面勢以桂平大宜
卿崇要巽為前度象州東卿武宣北卿潯復以石
貴縣之龍山為脈脈之五屯若兩臂也峽以龍山
是則不可殫名而西麓綠東紫削後根若若龍白面
橫石寺塔柱州崖仙掌閣九層樓七極陰隲人若錄

戴大霖

未舉嚴陸改送經而送峽以南山指處每而十勝食
 結太寺白銀大灣諸村亦皆倚江三寨四寨雖與外
 紫荊折而稍東為茶山為力山如山之險三處險峻
 又折而東北為永安又東為藤龍三峒為補之境也
 和紫荊折而東北為沙田為林洲迤北折而稍西為
 羅遜羅遜之險又倍力山其後為長洲象州修仁之
 境也自紫荊折而南為鵬化為大同平南之境也又
 折而東為五毛藤縣之境也萬山之中猛猛盤據各
 有宗黨而藍胡侯藍四姓為之張魁山多緩土伏而

秋樹諸隘皆側耕危瘦不暇組庸茶山羅遜之險斜
 門窺度汎雲雲結懸懸迴繞絕壁臨豁手挽足移十
 步九折其難與俗是也人難題高結狀若從佛
 散宵奔平不室而處既則拾橡著射臥氣難蜂蟻蟻
 蟻亦衣血食言語休離離四姓諸族亦莫敢重譯也
 諸族慈悍難曉好殺殺主憐見官府往往通向化猛
 老結咸市豪強就日招主自稱曰耕子招主復結窟
 所左右為之耳目漏泄急期發之聞大抵自藤峽
 便南江約三百餘里以力山為界外諸賊往往相通

戴大霖

五為元黨九之之公善以事無傳等天中者立號故
 能東助府江而後藤峽藤峽之顧立而環眺則遠近
 數百里間若可舉趾既軍旅所集時暖而知急則歸
 窺林中不可疏捕廣西之誘云蓋有一升米其折藤
 峽水囊有一佰錢其上游江船茶泰中猛道侯太狗
 等作此哺聚萬人攻堅即縣賊執吏民而修仁為浦
 平樂之山諸猛為之嚮應其勢益張守臣皇恩幸以
 甘言喚之賊愈輪縱變聞會京師有也先之戎未幾
 也又順中詔召捕得大甸皆賜千金爵一級竟不可
 得故之營林傳聞計會陷宜興安馬平來賓廣之廣
 起而至其廣兩廣三司皆戴罪守官莫保朝夕之
 宗即位集廷臣問計其和而者主法言峽賊稱此與
 始皆由守臣失策以招撫為功長其禁禁等諸驕序
 愈借愈市昨說血後之其狂不止竊見浙江委泰飲
 韓東謀勇拔草文武全材求之足資軍與倫比下世
 下誠以討賊為之斯人可通而顧上然之乃以難
 為左食都御史以都督同知趙輔為征夷將軍右都
 督和魯為遊擊將軍太監廣原陳宣監稅軍務督餉

則戶部右侍郎薛遠地功則益發御史劉度汪霖力
聞外之事一以爲重 勅曰將士有功者得自若使
三司官而下不用命皆自治之朕不中制也成化元
年六月賊陷諸將會南京議進駐食曰西廣賊破益
賊蜂屯學之哭大燄泉無復緩息宜分兵四出隨在
撲之保其團結乃可聞固耳難曰不然南獨也水
藤峽爲廣西腹心之患合此不圖而分兵四出賊必
竄而沒流流賊愈多即縣愈破訪所謂救伏焉而廣
之者七莫若併力而向掩其腹心元惡既滅餘必枝

藏大錄

刃而解矣諸將曰誠如公言乃以官軍二萬人進程
而進七月至全州會陽兩面延苗賊萬梗討滅之戰
火機指揮李拱等四人騎士肢栗九月至桂林諸
將按圖而議曰修仁荔浦藤峽史朝莫也羽漢不爾
則腹心之患難除乃以永順保靖及西江王兵計六
萬人五路並進窮連並力山諸賊大敗生擒一萬二
千餘人斬首七千三百餘級十一月至海州延父老
問計皆曰大藤峽天險之害也當重兵入於該處
三時庫廩不可不重某等赴長一方其得要領新數

與蔡久張賊略盡整莫若屯兵四圍其耕其佃其
自斃耳難曰不然峽山遼闊峽路紛散輪圍六百里
間安可圍也屯兵日久彼視我衰群視我壯患起衝
突兵法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志崇勝之謂也今賊軍
新破府江勇氣十倍峽賊聞之亦以稀魄不若因而
崇之可立破也乃以六萬八千人爲右軍以鍾岳歐
信左泰將孫麒高爲都指揮夏正等宗隆指揮王琪
等將之自蒙州武宣爲五道攻其北以九萬二千
人爲左軍以都指揮白金楊興張剛王紀彭倫爲

藏大錄

宗政指揮唐雄等將之由桂平平南分爲八道攻其
南以左泰將孫振指揮程文章千戶李慶等守左
江及龍山五屯截其南路與趙輔和曹淵府高祿
宿以督諸軍進令總兵歐信等四山北就破便可提
兵深入矣次桂林州橫石諸溪合都指揮夏正由桂林
沙田府江間進也宜越右屬雙營諸山伏兵林洞祀
其東奔諸將欲諾十二月朔諸道並發腹背夾攻連
破石門通化星展紫荆竹諸寨賊酋古魯等賜天祐等
寨賊皆遁入桂林橫石等處九營接應險立擒以抗

我師取覺死士以大斧刊木開通而軍聲登發大箭
焚其營棚而都指揮夏正復自林州來援賊大驚潰
生擒侯大狗等七百八十餘人所首三千二百餘級
明年正月既望班師招其流寓千餘人編為民戶先
是峽中有大藤如斗起亘兩崖皆蟻蟻渡若使奴然
故以石峽至是新之改斷藤峽也捷關上大喜賞
奇有差匪乃上言臣聞強盜之性喜縱而惡法驚悸
之後易動而難安今渠率臣已肅除群孽而遺千數
頃雖草由終已野心張然誠以流官律以王法忍致

戴夫錄

劉洪再赴羅輝臨見上陸州上知州李鐸先因祖母
奏其盜使謀兄奉旨推鞠在禁五載竟無証佐臣愚
以為為歎之扶主職藥倫暖昧之言計自中真師使
文傳或獄亦且屈屈有詞關其人號勇冠軍正可宣
力荒微陛下若宥其宿昔赦以特恩俾以改職改
據漳州為諸位之長撫安流允鑒開舊會破且畏法
廉思力圖報報因俗而治庶可永寧夫大盜之始必
由一二魁奸越志萌亂迨乎滋蔓不窮遂至橫行故
判盜于初發一謀士而有餘治道于既張疲萬人而

不足是以摘盜之隱而禁盜之萌莫如巡檢俾各勤
巡檢類以流官不辦土音不諳地理沿謀運轉終難
責成臣即下土人李昇陸善政胡扶清任真二陸明
責零扶寨等皆久泰行伍亦效勤勞至于土俗人情
尤善陳說若量授一職必能保障此方況峽江百里
中有三灘上白勒馬下白歇停中白岩灘盜賊充斥
皆宜設立控制而責縣龍山藤峽之右臂也武宣縣
來卿藤峽之北戶也控制之司尤不可少臣愚以為
宜移周坤巡檢司于勒馬移靖寧巡檢司于歇停移

戴夫錄

恩隆巡檢司引碧灘與籍驛向壁而東脚龍山亦各
添設巡檢司使上王應援往來運道仍以李昇等各
授以巡檢職事分署諸司協助流官固俗防方藤縣
五屯藤峽之左臂也實生擾人與伍吳雲洪武初授
首軍楊觀率其黨八百人願充戎伍下高皇帝嘉之
以福為正千戶使率其屬編隸桂林福既物故而郭
而散亡殆竭故塞土黨自移今因三卡先將藤峽既
沒且連千戶李慶招之諸僮莫敢投刃應援臣以為
南蠻之俗惟見流官無懷旧穴最者連驅省界所以

既藉遊食若此照還江也而託手本上開保十餘
間因俗緣治以事度為之首師以福孫仲瑛為之吏
日築城分哨以控東隅而黃丹白馬蒙江中三墩有
警皆其責任如此則防禦稍固城必欲入之
皆嘉納行之乃設武靖州守靖州以岑鐸知州事而
五屯千戶所及諸巡檢司皆如舊議也自是民有寧
宇者三十餘年正德間道孽漸蔓而快以南尤甚橫
江黎人鄉御史陳金曰諸蠻所害者魚鹽耳可妻而
啗也乃令商船渡峽者以大小課魚鹽諸蠻就水游

戴夫錄

受去江道稍疏金遂自以為功疏其事請名曰永通
峽詔從之未幾諸蠻聚此保商無算稍不懼即掠殺
之必略求乃見于是得木為之語曰昔永通今求通
求不獲莫江少謀其作首德陳公嘉靖五年新建伯
王守仁以田寧之使振旅靖州父老言狀守仁以二
萬人勦之新苗六百級首是峽南靖平而峽以北連
起武靖州和州來印佐實曲蔽之賊莫逞肆其舊侯
勝海若等漸為亂而武靖頭目黃貴者與勝海有
隙且利其田廬乃言指揮使潘翰臣曰貴等力能攝

殺此徐翰臣素懷閭閻謀逆喜曰任若等為之廿六
年五月貴者乃誘勝海布中刺之其弟公正亦被戕
下殺廂民二人去會事即聞左叅將孫繼武詣都御
史潘旦言狀請征之右叅將沈希儀在座談曰擒賊
未易取也頃聞春江漲以數十人從宣武順流撲來
繼武志恨謂閣曰是大說、據功者聞然之遂還得
州以千人逆流擊擊賊皆遁去斬一病大而還閣
乃張言賊已歛跡請立堡戍其地旦從之希儀復言
賊未滅威不振立堡難守非使且不聽六月堡成聞

戴夫錄

命黃貴者以兵三百人守之約曰侯氏由慶仍擇
賈不崇于是諸猛大憤而參邦佐亦忌貴者等復利
復德德之公下逐楊其黨二千及夜寇堡戍兵死數
二百餘人貴者復以身先變聞旦提兵曰果如汝言
所料矣遂按御史諸漢疏其事請討之詔曰可已而
閩建武官落職會旦亦去右侍郎蔡經代之于七年
正月集諸司問計曰諸君度賊頃兵幾何劉福典
張紱曰不過萬人蔡公曰但截七山之賊也亦已少
矣沈希儀曰欲肅賊此非八萬人不可蔡公曰但截

西山之賊也。不既多乎。劉侯翁為達曰。二君之論皆
是也。竊聞之。兵法有侵有伐。而兩廣軍政有勦有征。
繫而取之。曰勦。明以攻之。曰征。由辰君言。則勦也。由
沈君言。則征也。雖然。今日之舉。賊倫我久矣。勦之無
得。從沈君便。蔡公然之會。有安南之議。未逞也。已而
公丁等益橫放。草竊誘人。若之篇。達言狀督府。乃議
並舉。而巡按御史邵克庄。贊畫甚力。遂會安達侯。抑
詢以軍事。為萬達旦。曰。苟得渠魁。則餘可畧取也。百
戶許雄者。素通徑為盜。萬達廉其跡。以玩劫之。曰。能

戴大錄

擒公丁。乃貸雄皇恩。頒首領。效力自贖。萬達故言。公
丁誠輸款。良儒也。為警家誣構。乃捕繫。訟公丁者。數
人。責以起。蒙公丁果遣人。列冤狀。萬達陽許。而之。兄
罪。雄百金。子實諸。強因以本。棄捐公丁。公丁大喜。惟
雖所使。會萬達。按吏部。而參議田汝成。守左江。萬達
以計。為汝成。汝成欲謀。便召雄。申飭之。雄乃詣公丁。
曰。若為得人。指為父矣。吾為若免之。分守公斬。到衙
不自陳。言。狂堡事。他強。所為也。公丁信之。隨雄。來見
復列冤狀。汝成曰。聞之。誠寬也。恩而遣之。時府民被

殺者。家出。公丁一時。皆供。將徵。連逮入獄。出達雄。
諭其黨。曰。魁堡。事公丁。言他。強為之。須鞠實。乃坐。若
等。誠為公丁。充官府。且釋之。不然。當茶索之。以自救。
無以。一公丁。為禍本也。諸蠻。唯、警服。成領。素公丁。
無一。洋者。遂。繼。五軍門。礙于市法。或乃言。督府。而惡
已。擒黨。與按。堵。機會。可。繫。無。如。此。時。開。春。雨。水。綿。密。
屋。證。窄。滑。瘴。癘。鬱。蒸。昨。兵。興。之。利。也。况。消。息。一。旅。魚
散。鳥。驚。雖。有。銳。騎。犀。兵。用。將。馬。及。督。府。然。之。會。沈。希
儀。病。在。告。遂。以。副。總。與。經。將。左。軍。副。使。萬。達。監。之。會

戴大錄

于。南。寧。而。指。揮。王。良。補。未。昇。凌。浦。柳。浦。周。雄。新。孫。家
編。為。馬。以。都。指。揮。金。事。富。軀。將。右。軍。副。使。梁。廷。振。藍
之。會。于。賓。州。而。指。揮。馬。文。傑。王。俊。威。振。吳。同。章。為。馬
紀。功。則。副。使。蕭。曉。督。餉。則。汝。成。暨。右。泰。政。林。士。沈。已
而。副。總。兵。趙。謂。萬。達。曰。首。惡。已。俘。餘。黨。掃。視。正。者。之
師。示。威。而已。請。以。少。兵。勦。之。何。如。萬。達。曰。不。可。賊。驚
遁。久。矣。勦。之。無。功。抵。樹。怨。耳。何。威。之。示。也。杜。曰。自。古
征。蠻。未。有。大。得。志。而。返。者。君。今。欲。威。之。即。威。之。不。得
必。且。招。之。招。之。不。若。募。之。以。為。德。也。萬。達。曰。不。然。戰

不類則成不揚則人必大傷人心不憚難李
施不為德也經曰紫刺賊藪也譬之蜂窠振觸即糜
佛姑舍之何如萬達曰不可紫刺不通則賊適府江
安可舍也經待論益急督府感之洩成乃言曰妄聞
募議藤峽之役將以猝勦舉之不識果否竊謂猝勦
之策大非今茲所宜大出其不意攻其無備掩襲而
取庶可成功迺者消息浸疎而軍事未集諸軍自度
不免輕舉蓋深必且時稊梁葉以險伏匿而桂州歷
九層樓諸所尤為險塞紫刺山沙田林洞間道又與

戴大錄

府江相通若非大會兩軍側入窮搜恐無所得况猝
勦一失必損軍威愈至猖狂茲招玩侮他日一方之
禍更有可憂夫遠度不可以制軍惜費不足以成事
或不佞等誠于此審矣領明公熟察之督府乃下三
司會議左布政使祝璽按察使陸銓都指揮同知余
思等咸是萬達誠成遂一和所議云時十八年正月
也萬達既部勒諸軍復言督府曰峽以南固劇賊也
第今兵力不可併以姑緩之以俟後議督府從之乃
以二月丁未兩軍齊發左軍則良輔以六千五百人

由牛渚灣越武靖攻紫刺大冲振雲始鼠諸巢未尋
以七千五百人由三等村渡襲來攻兩嶺石門石塘
大安黃泥嶺諸巢柳浦以八千人由白沙灣攻道悅
大井李儀洪泥梅嶺諸巢凌灣以五千人由白沙灣
攻大岸生屋小梅嶺諸巢周維新以七千人由八
白沙灣攻藤冲竹坪胡塘環水冲諸巢孫文炳以八
百人攻藤峽迎流與諸軍夾攻木坑巢右軍則馬文
傑以六千二百人由武宣過六布從流而下攻碧灘
綠水諸巢王俊以五千人由武宣入山而東攻附派

戴大錄

上峒威振以四千三百人攻羅陳中峒吳同章以八
百人攻取溪下峒南九夾擊賊大窘遂擁眾奔林峒
而東王良輔以兵邀擊之中斷後而奔諸軍慶新才
二百報捕得生口百官兵來時箭老約邀敵毋信巢
成化間結巢桂州歷九層樓官兵圍用破時無不遺
者今直渡走星散官兵逐我必疲曠日思歸且費餽
餉必速今來奔者已入羅運山矣經萬達遂移兵
攻羅運撤右軍抵大洲沿江而東統出其背賊乃却
臣本塞隘但追布葵葵我登懸石樹抄急則使之走

振如先休執勢毒條戮奔中觸者應聲而斃我軍官以計發奪之斬首百級賊愈大害會右軍遠大進思期者三日田州土官盧蘇復受賊賂欲軍報之賊遂漫匿山中險不可躡捕得生口言祖父居羅運者八世矣未聞官兵之涉茲上也又言自此東去府江可二百里云會平南縣小田羅應古聞古思諸猛弗靖經萬達復移兵勦之斬首五十七級先是諸賊亦有依結良民而匿其妻子少焉者時却將獻策欲搜捕之萬達曰不可賊餘孽而搜良民兵家謀計吾且將

戴夫錄

留此以據示諸猛使知良民之利益堅其向化之心也乃以三月庚寅班師九十五日而畢遂招其黨三百二十人降也而江南胡姓諸猛投順者千八百人

西南百蠻

苗人古三苗之裔也自長沙沅辰以南至夜郎之境往往有之與氏夷混雜通曰南蠻其種甚夥散處山間聚而或村者曰寨其人有名無姓有族無君長近有界者為熟苗瑜坦服後補同良家十年則官司

籍其戶口思北登天不與是籍者謂之赤苗赤苗多而熟苗寡其俗各以其黨相沿禁大抵集族指疑絕札讓而味義倫惟利所在不顧廉恥若則人忍則獸噬之隙遂至殺人被殺之家舉族為讐必報當而後已否則親戚亦斷一助之即有到不誨諄云苗家警九世休言其不可居解也其人魁結踞蹠涉崇穴獵荆棘技如麋鹿取衣左袒或無珍瓏藏以納首別作兩袂急則去之伸難尾于顛負簡把弩過使輒而掠倫突著中不可疏捕未娶者以銀環飾耳

戴夫錄

號曰馬郎婚則脫之婦人報海肥鋼鈴與珠結腰絡為飾庵子行歌于野以誘焉即清溪不禁仲春刻木為馬餘以牛酒奉人率為其臨未婚男女吹簫笙以和歌淫詞誰浪謂之跳月中意者男負女去論嫁為聘賞贏縮資而適者遵嚴索之即娶種心長子孫不寶也飲食惡草以畜灰和秫粥味為臭醢以魚肉雜物投之曰醢蛆蚋盡蟻以若珍其珍當黃者則白當暗者則黑世矣歲時召親戚過銅鼓關牛於壘封其負者祭而食之大雷若掌以牛角授子孫曰某祖某

父食手凡幾要約其文吉刊寸木刊以爲信爭訟不
入官府即入亦不得以陳例科之推其屬之公正者
言詰者號曰行頭以請曲真行頭以一事爲一第多
至百等者每舉一第教之曰某事云云汝負於某供
人服則收之入奉一第教之曰某事云云汝陵於某
其人不服則置之計而置多寡以報所爲某者曰某
事其事其人不服所爲謀者曰然則已不然則又杜
謀如前必兩入成服乃決者所收等第而度其人不
能償者則勸所爲謀者擲一第與天一與此一與和

事之老然後納其餘者責負者償之以并焉爲第仇
殺人而報殺過當者第亦如之言語侮傲者第
乃解與共曹耦者第亦如之同年同年之好誼手記事
與漢人善者亦曰同年其第長曰莊稱人曰第
稱亦曰牙第哥之言物吳之言像也不知莊期以第
馬記子牛言日亦如是歲皆以冬三月冬爲第第
開耳占卜以雞骨推之現其靈以斷吉凶或折第爲
兆病不服藥情鬼和己第會則曰鬼好睡之像之木
額謂其至曰鬼帥死矣無服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

風俗婚姻略同而喪祭異其在金雞有克壽故第
二種擇懸屋墜竅而後不設前第擇第上下高第
百切耕者挽犁以錢縛發土後而不松者第
偶免乳而婦其時財親死不哭哭葬治唱謂之開尸
明年開杜鵑聲則比屋號泣曰鳥猶歲至親不懷矣
在獨山爲九名九姓苗但詐而饗設以元日爲祀忌
獻門不出上七而解犯之者以爲不祥爲羅者可以
三月一日爲忌十五日而解在羊樂爲第苗苗
設尤甚得第人即生唱其內夫死其妻嫁而後第曰

喪有主矣在句納爲賣發苗其修或老而賣少或老
則拽而第之在等第苗苗爲短視苗以花布一幅橫
掩及軒在解柯之間爲八苗子其俗男女而速男以
虎馬日爲市復以爲開爐屠犬不施食枕與舍第長
腰鼓爲樂以子月望日爲歲首第不擇日以夜靜出
之云不忍使其親知也在陳家爛土爲第苗之爲夫
苗第木第以爲上服生第有第或即機行第第外第
之以就第者人死不葬以藤蔓束之樹間而已第
苗俗之大略也蓋第苗所居必深山僻谷生而不見

外事故其俗不移無公家更賦之給珠其民情緩上
無獲果蘇蘇城食物常從故皆藉蘇僧土而古積聚
不通文字絕先王札義之教故往往淫佚與馬獸同
神亦可憫也

羅、本盧鹿而說為今務有二種若水西十二營家
谷馬場清溪皆為黑羅、亦曰烏蠻居慕役者為白
羅、亦曰白蠻風俗略同而黑者為大姓羅俗尚鬼
故又曰羅鬼蜀漢時有大濟者從丞相亮破孟獲有
功封羅甸國王即今宣慰使安氏連祖也白羅甸聚

歲末錄

西若白祀夜即拜河則以國名若特磨白衣走道則
以道名甘羅之種也羅之俗愚陋志主即唐之
赤族猶奉英子姓若妻妾戴之不以為辱故有火辟
至今千有餘年世長其土勒四十八部部之長曰頭
目其人深目長身黑面白齒椎結洗瑜荷種戴笠而
行腰束茅索左肩拖羊皮一方佩長刀箭簾富者以
金釧鈎臂悍而喜闘修習攻擊惟此氣力寬則端德
儼山伐為業急則屠殺相尋故其兵常為諸苗起誘
云水西羅鬼所頭操尾言其相應若果然也亦有文

字類蒙古書者並無喪席與今食飯一盤水盞也
一故抄飯哺許持之若九以也雖口食已必添酥劑
蓋以為潔作酒盞而不縮以蘆管啐飲之男子則羅
羅而留蘇婦人束髮纏以青帶然報旁通觀不忠也
父死收其後母兄弟死則妻其妻斷婦兄弟姑不拜
裸而進出謂之本堂男女居室不類中華潛合如奔
狼而多疑忌相賊也白羅、之俗略同而飲食惡草
盛無孟盤費以三足釜約七錯血無論鼠雀蟻蜂
動之物攫而嗜之攢食若鼠不通文字結繩刻木為

歲末錄

信女子以善淫名者則今爭取之以為美也人死以
牛馬羊羖而焚之居者從者為阿和俗同白羅以獸
茶為業
凡從一曰祀像其種有五蓬頭赤脚矯而善奔殺命
而死黨弱之則慶澤而起得人片肉飽酒即相親與
之臨奔湯火以布三幅橫圍腰間誇無榮積謂之桶
裙男女同制花布者為花托托紅布者為紅托托各
有族為不通婚相殮死有棺而不葬置之屋穴間富
者絕地千尺或臨大河不能藏蓋以木主若主座樹

其例說曰親親疑從平伐者為打子犯從懷悍也
善飲百物之毒以染前辦當人立死觸其氣者亦犯
父母死則子婦各折其二蓋投之棺中云以贈永訣
也在新添者為翦頭犯從男女高髮寸許人死則積
薪焚之又有猪屎犯從者喜不潔與犬豕同牢身食
經年不噴得數即咋食如狼
林從其俗與犯從略同掘地為壙厝火環臥不施被
席以牛衣藉之死則男女羣家視尸而瘞之云為犯
者避壓也

戴夫錄

詳攷一曰揚黃其種亦夥石阡施秉龍里龍泉提溪
萬山之界性上有七生埋焉其荆壁四立而不空四
戶不局出則以泥封之界子許口如耕婦人度身而
織暇則挾刃播苗即以漁獵為業元宵端午架歌健
舞戲逐以酒弄祀忘以三月之期父母之死則焚其
衣服殉以牛馬云若贈鬼者然
仲家推蠶澆俗不通文字好為詩書飲食起物不己
私家有邑婦人以青帛蒙髮結眉黛之狀長裾細袖
多者二十餘幅掩映以綵布一方若緩而以青帛裝

之在室奔而不禁嫁則絕之毒食南魚鯉而禁食獸
之肉莫以寧蓋墓期年發而大之祭以枯魚以計仁
月為歲首俗尚銅鼓中空無底時小擊以為鼓止以
或掘地得鼓自持張言諸葛武侯所藏者儒家中將
即百牛不恤也

宋家蔡家五中國之裔也相傳春秋時楚子但二蔡
食不蔡俘其人民故之南徽遂疏為夷二氏風俗略
同而宋家稍雅通漢語或識文字勤于耕織男子婦
而長衫婦人昇而短衫持嫁男家遣人往迎女家則

戴夫錄

半親戚至楚迎者謂之奪親既歸則進盥於姑舅
夕則璋湯諸洗三日而罷喪盛飯蔬飲冰二日一曰
封而識之若為墓者蔡家在底寨者與宋家同俗故
世、連婚在養親坑者無異苗人男女吹木葉而索
偶人死不哭遠死而歌謂之唱齋
龍家蓋從作龍氏之裔訛為金絲其種南回在康佐
者獨舊惡唯懷暖難與的末好休沐沐為葬之問祖
同周李急則最氣貪而古學常以孟姜為以奔命責
適負抄忍不能第忍迎漢者苦入死漢獨無驚指若

鳩鵲尾流者猶筆言水下之男子未娶而不冠婦人
斑衣以五色藥味為飾貧者以意故代衣春時立木
于野謂之鬼竿男女子旋環而擇封既奔則女氏之
黨以牛馬贖之方通媒妁醜者終身無所取售人死
以折擊報塘和歌哭報塘者曰也昇之曲嘉秘而無
識以七月七日祭其先塋

龍家與仲家同俗而衣尚白喪服則易之以青婦人
端布作冠若馬燈加髻以芥束之在寧谷西堡之間
者多依劉趙三姓一曰大頭龍家男子以牛馬祭尾

戴夫錄

雜髮而盤之若蠶以尖笠覆之一曰狗耳龍家婦人
辦髮環結上指若狗耳之狀亦曰小頭龍家其俗與
康佐同

舟家即作舟水也當今首陽為最部落之長多再姓
者一曰丹家靈詔之曰南家子其俗散處於沿河沿
溪嬰川之間渡危而聽商武而苦獵得獸必祭而後
啗之地有沙坑深者十五六里皆黑不耕種人土人
以皮帽懸燈而入餐屋白而林之白色若暮謂之沙
水其良者若芙蓉前獲數上通落如播房之解也碑

未以燒求為未謂之新故民間貿易用者此錢猶易
焚人漢為捷為即唐為于天部蓋南詔大東鄰也古
者有罪流之西方曰魘言使信寄于夷也其人苦事
佛男女子數珠持香咒祈禱機驗多有削髮為僧者
號曰提香稍淳而易治聲音風俗與南詔略同謂虎
曰金蛇羅

商人一曰商靈散處於解州并溪之界在衣沅者尤
多言語休離尚豐而喜敬情于耕作男子科頭徒跣
或設木像以珠芻自隨暇則吹簫笙木葉彈二絃罷

戴夫錄

邑臂鷹逐犬為樂婦人挂裙長袴後衣刺繡一方若
綾臂亦如之以銀若銅鐲為錢編以號身為飾富貴
者以金環銀耳環若貴珠也誇畧男女犀落子河
冬月以茅花為絮男女子拋毬相戲偶意者奔之謂
之偷香飲食不食鹽醬人死以人馬裹頭而服淨訟
不入官府以其長論決之號曰脚公

強人古八室之隸也五溪以窮鄉極海連連也南
皆有之推結短衣兒時燒鉄石烙其銀鍊以油臘心
之重許若脚兒始生捧之以鉄如共雙清以毒水浸

長銀而為刀終身用之試刀必斬牛仰及牛項以有
負刀一負而珠者良刀也婦人然而為花亦皆別類
蝶之狀端散而偶奔者入品尚作柳碎人嫁則荷傘
懸草履一兩從入夫家示行色也妹竹木為屋則漆
而不斂純樸華實覆以茅茅樹密栗且茅步銀以為
綢不足以及山成獵獸而續之端費草具毛血淋漓雖
當者亦惟多釀酒時以況融為樂且不知其有珍羞
之和猶穀之茶也山田瘠薄歲五飢息則德突漢
界持短鎗控大弩每天攻剽落後險隘草莽中飄忽

戴夫繫

從來不可蹤跡推敵則比耦而前執鎗者前却不常
以衡弩執弩者口對口而手射今天蓋德接警後
與鎗俱拿山來多抄掠清石橋礮苗香草果橫柳諸
藥物時以竊出而博魚鹽人多散地地而多稼四方
士令若避極賊者皆為通敵治罪矣少為之通行囊
索御學分受而獲結黨此則公墮賊堡捕官待故
廣之東而嚴若夫事誇云不不似此半大徒然求
屋瓦之穴禦強之說雖悅悅而難指然猶人多樂於
或說如為盤云強獲銀吳族而留寇畏警於暗相用

在唐虞謂之要服蓋以信義要質而已秦時與扶楊
蠻盟曰秦化夷輸黃龍二雙夷化秦輸清酒一鍾夷
人安之宋時范成大帥廣西時令諸蠻團長納狀云
渠等既克山賊今當珍束家丁男行持妹女行把麻
任從出入上有太陽下有地宿朝皆皆止男成驍士
女成獵家地賊丁得對好翻非偷寒送暖上山同
路下水同船男兒帶刀一照一齊同殺盜賊不用此
款者並依山山則省殺殺也自是帥事二年諸蠻
無及者界者

戴夫繫

瘴人五嶺以南皆有之與強鄰處風俗略同而生理
一切陋簡不編為毛雞木葉為衣持飯淘水而食居
室茅簷而不塗樹板為閣上以棲以下畜牛羊猪犬
謂之麻欄善為毒矢射人物中者焦沸若炙肌膚血
盡雖強人亦重畏之不敢作視民甚為盡善五月五
日聚百蠻于一處食自燒食存者皆之特以中人無
不死者又為飛魚一曰拋生一曰金蠶皆愚而喜
人事之可以謀富害人者類于飲食內之令人心腹
絞痛而日青黃吐水而脉沉也黑土脈而皮脫膚之

不履易以白器其甘若錫治之以婦魂散雄雞九在
胃高則腹升麻吐之在腹則腹鬱全下之聚而或村
省為尚推其酋長曰尚官尚官之家婦相以豪汰相
高婿來就親女家於五里外結草屋與居謂之入寨
兩家各以鼓樂迎男女及宴盛與為備小有言則兵
刃相接或婚後妻之膝婢逆意婿即手殺之而不審
能多殺膝婢則妻愈貴之否則謂之懦夫悍而後歸
夫家人遠出而歸者止于三十里外家遣巫提竹籃
送之既歸入帖身衣貯之籃以前桌還家官為行人

戴大錄

收魂婦也親姑死被髮持餅慟哭水漬腳銅錢然錢
於水汲歸浴足謂之買水否則隣里以為不孝
瘞人古稱天竺噴首僥倖渡海穿胸瘡耳狗舐旁香
謂之八寶其支而尤異者則有飛頭鑿齒鼻飲花而
白粉亦祝之屬金嶺表左右及海外諸國在在有之
而僑耳交趾逆以名即其俗各以其意沿習不一好
依深山積木以居名曰于欄以射止為治雖食虫豸
以葷子木花者吸以度靈嘯之跳躍而有一聲號曰
晏卿以為珍具無暇藉却每村推其長有智者後

屬之號曰即火父死子斷餘梅提陀提陀步獨幸言
百姓也歲首則即火以玉盃十二盃水隨衣位布而
持為經久妻衆位視若賓有水而卯酒則知正月而
二月早餘俗大略與操獲同而好殺虎甚父子有隙
手刃者先之若殺其父走避於外得一狗以謝母然
後敢歸母得狗謝不使娘報擊相擊必食其肉而
取其皮所殺之人美其骨者則其面而龍之竹木鼓
擊而祭之以徵福利

戴大錄

生祭有者無世不受約東熟祭服花服沒稍同編抵
多符王二姓其地有五母山山之中皆於故盤據聚
而或村者曰荷八各有王父死子雖夫亡妻及男婦
文身批結換切控等婦人戴荷笠欄衣有裙而無袴
春時弄女戲歡難以功戲作擲子端歌名曰作劇女
伴立梳針筆澀兩臉為虫蛾花卉名曰繡面以色絲
和吉貝雜織為錦釀酒多雜榴花地產冰既龍延壽
象翡翠珠玑異物絕死不足嘆生牛肉以表哀痛墜
則解觀而行前以雞子擲地不破即為吉穴也客至

未識者主人穴隙窺之客儼然矜莊始遠故市席客
坐移時主人乃出不交一言少遠置酒先以應草具
進客食不疑乃喜更嘉有款曲即親串交會不脫兵
伏三爵後情各弛憐然終不離酒所擊欬為忤便握
刃相戕時一剝掠省界為害也

蛋入瀕海而居以舟為宅或編蓬水滸謂之水棚以
源釣為業辨水色以知龍若故又曰龍人善飲水珠
珠螺以繩引石繩火而下手一刀以拒蛟龍之觸滯
珠螺則以刀擊其繩舟虛彈引而出之稍遲則氣絕

歲末錄

矣

馬入木林已密相傳隨馬擾北還散聚南海其人深
日擬味以蘇蘇補蠟為業或曰虛伯遺種也故又曰
虛亭云

識大錄

古宣逸史王劉振著

客客

四夷曲或

客客若在樓樓北大墳外西北本古伊吾廬地東接
甘肅西距上春番西域諸夷往來要路也其國中夷
有三種四種一種畏兀兒一種哈刺灰一種撒賁族
不相上下凡人封其宗人忽細失里為武威王填之

歲大錄

其後改封為肅王忽細失里卒弟安克帖木兒繼之
永樂二年遣使來朝請封爵詔封為忠順王賜之金
印即其地至永平帝蒙者卑東安定阿端曲先哈爾
不衛所統三種各以其酋為都督佐之西域貢使悉
由哈密譯上其文閱其方物其歲忠順王為北虜兒
方亦所毒死無子其兄子脫脫自幼侍中因成祖得
而執養之王是以往嗣忠順王以華人周安為長史
列行為紀善輔以行未幾脫脫為祖母違奇失里所
逐召還王然酒酒各縱諸却不附九年卒封其從弟

克力帖木兒為忠義王宣德元年忠義王卒詔脫
子卜魯失里嗣以卜魯失里幼更立其別子脫懽帖
木兒為忠順王與卜魯失里共守國正統四年忠順
王卒子哈力鎖魯繼嗣別名倒瓦魯失里亡何北虜
元利攻哈魯劫王及王母去自是服屬于元利天順
元年倒瓦魯失里卒弟卜利華嗣天順末卜利華卒
世絕其王母孛溫魯失里者國請以族人阿兒察嗣
阿兒察辭避請王故忠義脫懽帖木兒外孫曰把塔
木兒者成化三年封把塔木兒為都督督得國察其

藏大錄

久而歸誠而優之於何卒王母者國有威嚴能御眾
而土魯番者即唐吐蕃強番也其苗達復阿力約王
母同掠亦在蒙古王母不從達復阿力約破哈魯執
王母及金印以歸其部落咸播屋於塔城而把塔木
兒之子罕慎獨與其餘眾奔南州朝廷官罕慎為
都督使高陽伯事文右通政劉文調夷卒入哈魯樓
定之二文駐塔哈不敢前第請即居罕慎于塔哈了
使林南提兵王望即塔哈城立哈魯衛居罕慎是為
成化九年阿力孫達復者罕之為言王也久之阿力

完其子阿黑麻孫達復尚少守臣言此時可納罕慎
子哈魯年七歲達復破土魯番之居哈魯者納罕慎
與國中朝命封罕慎為左都督曰能使諸夷親附則
主之是為成化二十年罕慎為人貪忽因入文海城
住未諸夷察其而此時土魯番酋阿黑麻已壯曰罕
慎畏死兒種也非脫了者族安得王了哈魯當我因
母語罕慎曰吾友爾細罕慎喜許之阿黑麻使罕慎
預結結盟而從後殺之因未言罕慎病死因內亂乞
自迎為王是時馬文升為兵部尚書據上不許賜與

藏大錄

岳切責之阿黑麻悔恨亡金印還所據地而足時馬
母已死矣文升念哈魯無主國中三種夷不相下乃
其旁逐逐勝有少力克野也克力教種因亦難王當
得元遺孽如蕭王者乃可為君長彈壓之是時曲先
安定兵達復入演安寧王者亦頗兵因派也文升聞
直使安定兵族有壯子否貢使曰有其人曰陝已王
姓也文升早可矣以聞下拜肅守臣使求之而哈魯
三種大頭目克克字刺阿木即為亦克等亦皆合
詞求陝已遂以蕭王使三大頭目為都督達復之是

為弘治五年冬克李判者畏兀兒大項日阿木即者
哈刺灰大項日寫亦虎德者回、大項日也三大項
日惟克克字判內屬中國而回、種出土番番寫亦
虎德則回、種最烈也先是阿木即故金與哈刺
灰夾掠上番番而寫亦虎德者後陝已敗奪之工不
得至是以阿木即散怒阿黑麻阿黑麻夜聚哈刺
哈魯人死者百餘家降相半陝已與阿木即上大土
相守之圖三日不下大土判華言高臺也阿木即遣
調野七克力元判二部為援皆敗阿黑麻提阿木即

藏天錄

文解之執陝已去金其首長子蘭提哈魯移書甘肅
守臣自稱可汗言已獻哈魯城池還金印而阿木即
使沿邊野七克力抄掠其國中剽賊 朝廷所賜衣
若帶金故以報仇而陝已亦遣人入奏先是 憲宗
朝馬亦虎德類以貢師來時、召戲內庭賞賚良厚
若索即位最速物珍奇之戲即召戲內庭亦不數所
以賞賚不如憲馬亦虎德失宜馬亦虎德數年未
肅聞習知我邊又知我重素哈魯時、教誘阿黑麻
據城奪印以邀賞又時、言我甘肅可攻也阿黑麻

以故心者中國至是恭奉下兵部其廷議皆言阿黑
麻之請所宜從恭奉遠兵不宜勤請者勅付其責使
歸俾自悔罪止如廷臣言又命廷舉文武二大臣
至其地經畧之子是使兵部右侍郎張海都督同知
張謙休降勅阿黑麻回唐王母設軍快于今而三失
念不祖火朝貢世又不獻降地還金印朕不罪
不與還陝已誨讓至其南第召哈魯夷人付勅遣往
而阿黑麻則置留之海讓久待不送乃脩嘉峪關捕
捕回之入通阿黑麻者二十餘軍以歸還言而滅遠

藏天錄

夷也雖與從哈魯移書不足煩中國上怒其不仕
下詔徵諸夷是時土魯賓鄉之使有馬亦滿達見
等由于餘在當京師文升即諸安置四十餘人若于
而廣極遠明哈魯阿黑麻之驚朋嘉峪關地之阿黑
麻既據哈魯盡據撒沙洲通青罕末諸部日附軍東
都督只克請據文升以阿黑麻非兵不戒請用漢陳
湯故事襲破之知肅州撫吳指揮楊賓者熟知哈魯
邊石與計而此時許進為肅州撫亦知撫亦名罕東亦斤
野七克力為賞番之厚撫寄居若峪者結其懷心此唐

小列克子獲于吐蕃有警故通知其部落俾與野也
克力也兵哈密土魯番聞以斯土魯番東授子蘭之
路以令撫兵列克子到兵彭清統精銳軍性嘉路
隨調亦步軍東諸衛番兵直抵哈密入其故城而牙
蘭已先與所部夜進復還思順罕換妻士新首百餘
級奪牛馬三牛器仗無算節聞賜勅將勞即遣苦峪
寄居夷人歸哈密故城給牛種衣糧草具俾為生聚
且令小列胡查及野也克力而部常駐牧哈密之西
以藩蔽之是為弘治七年是行也惟不得于簡而兵

藏大錄

就亦振子西域克九年阿黑麻又襲破哈密令其酋
撒他兒與費兒字刺共居其所居刺未城奄克字刺
密結小列克襲新撒他兒守哈密如故而時西域
諸夷坐嘉峪關冬間不得入中國牟利皆怨阿黑麻
阿黑麻亦悔罪請寬還還陝已及金印于哈密湯故
四十餘里之成南方者許之子是後還陝已入哈密
仍以三幢大頭目為都督統之四四大頭目則馬亦
虎德哈刺辰大頭目則拜恩力達央而果兀兒大頭
目則奄克字刺陝已歸嘴酒招克屬夷阿字刺等怨

之自避其帖木兒為王陝已恨通之沙洲其帖木兒
者阿黑麻次子罕慎外孫也年十三遣人來告鎮守
臣使諭阿字刺等迎陝已還守國阿字刺不聽奄克
字刺遂執阿字刺等六人獲之還執鎮守臣復令都
督朱璉等獲陝已還國而送其帖木兒于土魯番是
時阿黑麻死諸兄弟爭立國內亂其帖木兒不肖還
遂居之甘州正德元年陝已死其子拜牙即嗣而阿
黑麻長子滿達兒代為速檀拜牙即幼滿達兒屢使
侮之國密使滿達兒無心奉旨明命冬之與滿達兒

藏大錄

同來詣其帖木兒降明使哈密遣人送之寫亦虎
德滿刺哈三與僧侶即為滿達兒所留而拜牙即亦
款與奄克字刺素入土魯番以從滿達兒奄克字刺
不聽未奔拜牙即竟棄城走滿達兒令項日大者他
牙丁與馬亦虎德滿刺哈三還守哈密城取金印降
大者他只丁使人來言改請中朝字之以難明
而并要賞賜撫御御史趙璉即據謂滿達兒忠敦實
之金幣使者瑞滿達兒已與大者他只丁及牙亦蘭
虎丁均前馬亦虎德滿刺哈三等入寇并前則大者

要金幣萬計者乃歸金印還谷丞大學士楊廷和奉
四川提督御史彭澤經畧之澤立通事大信等
齎遺白金諸品及幣二千大信見滿達見履私許以
增幣信遂彭澤已之致仕歸滿達見見幣無增第以
金印與焉亦虎僊以哈魯付滿刺哈三而拜才即仍
留不遣焉亦虎僊者嘗忤滿達見滿達見將殺之請
入一明求千五百幣自贖滿達見悅復使與其婿焉
黑木入貢報前使白得千五百幣拜才即歸矣是時
官其爾者為都御史李昆肅州兵備副使陳九疇言

藏大錄

于昆曰向有經畧彭公模稜了事耳不能為國長計
公其不可復蓋幣昆乃予焉黑木報惡幣焉其隨貢
之人大者微者見虎都焉亦于其州曰以為歸拜才
即之貨焉亦虎僊合無千五百幣可以復滿達見俱
弗去而火者微者見火者他丁第七大者他丁第
聞其弟焉甘州則復李哈魯城請滿達見移君之分
遺諸番臨據沙洲糾之入寇遊擊將軍苟奉與諸將
出七百餘人禦之至沙子堡死焉一軍皆沒焉亦虎
僊子曰來見焉黑木塔曰火者焉黑木塔塔曰來見

焉黑木塔故倫看肅州火者他丁第既敗我軍則又達
前斬已思等十餘人陽以駝馬入貢陰遣害來見焉
黑木之父來拜各烟等諸烟黨令與焉亦虎僊焉內
應九疇廉知之執夫拜各烟并焉亦虎僊斬已思等
付獄賊至城中軍士皆出戰諸番果款焉內應九疇
不得發乃殺其憚守者數人殺諸通謀者百二餘人
皆繫之而夫拜各烟被擄割死賊中火者他丁第乃
引去是時惟電先字判伍提兵鄭應敗諸番于瓜州
于是命舉文武大臣經畧起仍使彭澤往而九疇以

藏大錄

焉亦虎僊之罪聞移禁刑部獄其子來見焉黑木塔
亦如故夫拜各烟子曰來見焉黑木塔者入貢京師貽
諸侍人入長安左門大呼其父以冤死下錦衣衛令
兵部與三法司會議澤等賊為氏昆九疇連問之正
德十三年也其明年達王降昆一級九疇以禁死夫
拜各烟仍令法司重擬于是焉亦虎僊與其子得出
獄又明年滿達見歸所虜人并拜才即之擊以來和
而留拜才即不歸提攝其黨走化處兵部與諸將許
之巡按陝西御史潘敏言屠雖悔罪不足贖也拜才

即不歸和乃在彼兵部執議如切是時九時頃整平
餘而為亦虎德與共子婿得見 武宗於會同館
武宗悅之賜之國姓傳陞錦衣指揮使從南幸 武
宗崩 世宗即位大學士楊廷和慮為亦虎德外知
邊方虛實內視 朝廷脫罪歸必且倣哈魯為邊患
因革登極詔書中誅之出九時以為都御史巡撫甘
肅三年秋滿達見寇甘州九時與提兵姜英在制提
兵趙鎮等拒戰城西敗之夜聞道行抵肅使人結瓦
剌內外夾攻又敗之殺火者他只丁諸將皆言滿達

載未錄

兒中流矢死矣時 上乃命兵部尚書金獻民往撫
制經畧黎寧事賊民至蘭州九時已擊敗滿達兒亦
即奏捷言滿達兒中流矢死狀又明年西虜寇寧肅
九時復與姜英擊敗之 上嘉九時功九時即上言
上畧者所以救化甘肅者以我帥其朝貢蝦夷費貳
使傳給和我底實而救其死心也向者為亦虎德逆
謀已露奸黨託擒及輸貨獲門轉蒙寵幸以犯邊之
寇為未王之責獎進等官又休利害拱手聽命館為
止各鼓擊聲繼進境驛驛勾連接引以有今日今即

不能動武帝震師起兵亦當致先武閉關之教倘或
涵忍不絕如說臣恐河西十五衛所求無息肩之期
臣念青夷貴德未歸者先後亡慮數百人蓋有冒居
撤馬天方諸國者請悉羈置之內即繫籍上春香哈
魯者則連之兩粵漢入其財其謀逆諸回再行數實
而並誅之自此大發帑金召募勇健購馬而馬以充
戰守之固庶可收河面之勢 上下廷臣雖議未決
而其時方起揚一清為總督命侍其未審度之當是
時哈魯諸夷為上畧者所破多走入散處塞下前後

載未錄

千餘人遣原因而撫留資給之聞從速屠有功報加
賞資所南據報與之諸夷頗安而滿達兒為我謝絕
諸番立計殊窟則連其屬牙木蘭款聞求貢者屢矣
一清主上言禦戎之策自治為上今士馬虛乏城壘
不完而無本根備輸之固而欲立威驕虜臣竊危之
且西寧有言不利之賊莊浪有山後之寇倘未東應
合並起而事不知中國可制其死命否以臣愚計請
及今款關之日令缺選官能使貴倫上畧番者悔罪
果誠至送出拜牙即撤還哈魯之成歸我所擒掠人

早執送立謀犯違之人明正厥罪我則通貢如故且
休戚服德惻然不前而我黨以其間隨宜傳守計無
便此者上足之其明年故錦衣百戶王印奇疏違
事言哈密失國者夷內侵皆由兵部尚書彭澤總督
甘肅時賂番求和及前大學士楊廷和草詔論殺馮
亦虎德所政宜誅此兩人則哈密可復還境無事
上下兵部勘議邦奇者故錦衣衛帶俸署百戶正德
中傳陞為千戶廷和平登極詔書革削之及奏復舊
職于兵部澤又抑為以故一疏收二臣上命給事

藏未錄

中錦衣衛官位勅而牙木蘭部則言非敢不恭
天朝也所以入寇者以誅馮亦虎德夫并答烟錄今
願缺哈密地及所據掠人上心悲九時奏復時言
滿達兒中流矢死今乃復番泰下兵部議兵部言滿
達兒若果悔罪輸誠當歸我哈密及所據掠城還
叛臣籍首開門為信上從之吏部尚書桂萼言夷
狄誠歸中國不誠待之則哈密何時可復還應何時
可思諸留質牙木蘭建譯者論滿達兒以前怠待其
降議還止上優下札兵二部議二部臣言諸番累

年入寇先後上書奏罪前事詞狀抵牾事亦有因宜
速宣按之上曰番酋不悛吾將問罪焉恐及無辜
故開關地貢今雖累奏未見悔過輸誠之實札部達
通事譯字官一人爾初書與之俱如獻還哈密城池
及所據漢人縛首謀犯違者付吏乃聽哈密子孫有
宜聚者訪問之事發有因誠如卿言即令先達給事
中錦衣衛官按數先年功罪之實先是達臣言達搜
滿達兒死今何有也九時獻民奏冒功共違之大
學士楊一清言犬羊之性教不可測通事譯字官在

藏未錄

朝雖微使出境則重萬一有意外變非所以全中國
休上曰卿言良是其第以勅書屬之其庸誤也官
達撫夷官位諭之九時達至上命兵部會三法司
議其功罪刑部尚書胡世寧奏昔我太宗文皇帝
雄武冠絕臣服四夷德綏我落藩屏中國是以北封
烏哈木為順寧王太平為贊義王把克字服為安樂
王阿魯台為和寧王西封脫、烏忠順王東北置奴
兒干等部司衛所二百餘處率于南封黎李赫復古
中國地建立交趾元馬傳續宣宗以來恭賦履據奴

官劫印不可勝紀何嘗台亦為馬哈木所乘其東北
各衛所亦皆兼併不常存亡莫考先朝並置不問
蓋不勞中國以事外夷哈客遠在萬里其王親之
後已絕自其土國王母以來三被土魯番殺害占奪
城地延臣無有請以先朝處外夷之法處之者乃
張永其親密曰罕使曰朕已而立之既亦不得久存
今其民困一挫久附土魯番哈利灰畏兀兒生逢
二種已逃附肅州依我存活不敢復歸其王并牙即
自領歸土魯番反故導彼不冠使今土魯番獻還哈

藏未錄

容城池忠順王具有補嗣可立朝廷助之往彼為
王誰與為守計不過一二年復為所奪蓋彼富強辱
我皇命使使再得金印城池為復日要索之資耳
夫土魯番變詐多端明可信也其秋聞我附城屬達
則稱哈利灰畏兀兒散之入寇其秋聞我謀臣則歸
答陳九時其說使彼番使轉西通則稱王子因見漢
人殺其夷使故未執仇蓋自其帖木兒久住本州皆
知風土敦固之義矣一旦擁兵戍下諸夷潛為內應
向非九時嘗身應變近達屬夷連交九利使彼內傾

而造則則則未可知也臣謂文臣之有百知兵亡身
到國無如九時者七九時柱信倭屬之公移謬聽奸
回之詐報誣誣不究乃拜奇武未嘗語誠何足憑夫
此虜自弘治以來不能禁驚亦不能悔罪不絕通貢
亦不能絕援今又絕貢三年祇聞未求不聞使犯者
置力有餘而心不款蓋亦懲前夷使之被殺无刺諸
夷之復志而有所不敢也以臣愚心但欲捨置不問
如先朝所以處和寧交趾故事惟陛下裁之蓋
是時上怒九時欺而張璁桂萼新貴用事楊廷和

藏未錄

初在處無不欲排陷九時罪廷和者世寧歎曰使我
無此殺忠臣爭死既上章上亦悟曰我知仰史殺
債回夷命即乃發九時戍撫邊而彭澤奪賊間位李
昆與諸將降有產居頃之牙木蘭為滿達兒所殺
俱陳而爾來番族帖木兒已者土魯番故威屬之
歲徵其婦七牛羊不勝侵暴于是盡舉其族帳男女
叩關求附嘉靖七年也提督尚書王憲言牙木蘭番
酋腹心土已羽翼也內相猜忌勢族未歸中國之利
義不可振頃之王璉起代憲為提督土魯番持譯書

與古滿達必欲欲哈魯城送款請他還省還所據保
人口然其小醜自為非滿達擅真印信居亡何滿
達竟更使長前虎力滿哈兒引兀利犯肅州遊擊將
軍彭濟擊破之府言非入犯也款回通稟果有狀因
以番文來奏罪无利詞多誇授而王璉復為請虐市
雲龍疏言上界當因哈魯久兵我豈不問彼將劫我
罕東請我亦示探我亦沙外連非也內搜甘肅疎可
虞也王璉所彈進番文皆貪夷小醜之辭無印信又
微之哈土春甫亦有悔罪之實可知于木蘭上春甫

藏大錄

腹心慷慨三千連表款塞女知非詐他日犯邊安知
不曰我納叛人彼來報復又安知不曰我不歸後叛
人彼不歸我哈魯則哈魯永無與復之期矣時或者
還有未盡之議臣則曰保哈魯所以保其肅保其肅
所以保其西若曰哈魯雖守則最哈魯然則其兩股
旁亦棄其肅乎則棄其肅則并棄其沁率其子西北
二邊無庸為都退尺寸則失守大疆場棄守之議不
可不慎也非欲斷其後各味失棄其肅度宜德問素
然此置之他外而已西北二邊據險以守我一失險

蒙必懷之樂凡西天軍要北夫無燕國遂不保然當
時耳以乘珠璣藉口然其明成也上以結留心違
務辦兵部究悉其長待相世罕為共部尚書言夷性
無厭自臣奉命來使却連見利則進知難而退我所
必樂之亦推遲將讓兵廣屯積較廣夷憂之分以絕
其內間公憤罰之施以屬其外攘入寇之奔勿
止暴其來歸則撫育之誠心來貢則禮待之自古帝
王及我太祖聖所為安中國撫四夷道不過此未聞
敵內事外撤藩籬延賊寇者之上恭恭私治聞連殺

藏大錄

廣臣頃陳品學數領兵一萬攻吐肅州 孝宗錄恭
執其貢使毋置而廣復以絕貢失封見恭諸夷方乃
送還陝已後復請貢彼獲潛置奸回內地通其交結
更其反聞其自京師以至甘肅所在而是王正德
十六年大舉攻犯方藉內應執手肅州李陳九時
奮勇大創之乃內縱反聞致九時死罪 皇上即位
開釋復用又值彼番大舉九時復擊知之諸親其貢
彼番後從反聞仍致九時于死聲言捨捨恐赫我人
然迄今四并並不敵一騎而使近提督等官方為請

通憲使者又勾引元利五北肅州向金彭濟給臣松
創加增之補特守通和之說疑不戰則肅破而并
以西皆歸守為此開通實執到執否不待智者乃
知也今邊臣又因番夷所執為詞去罪九時大既稱
其貢天而引元利北肅州又治多珍漫上墮乃言其
有悔悔之意當宥不加之罪此臣未喻也臣竊謂土
番皆悔罪本實則誠然矣乃以番文無印信為疑不
知即有印信又何害矣是微而制其死命乎未于蘭
地與先衛小我為番也故舊用事非其親心今遠來

藏本錄

進此抄不得入廷表故交疑避罪未身歸止與土已
等窮迫而求我業撫處已定正臨撫而有之招彼携
我盡我福藏吏欲驅遣使無所往勢將轉惡為仇臣
反覆思惟我國我邊疆任我中國耳是與優哈密之
事味念不及此也臣聞哈密外隔流沙距我兩月十
里百里之遠大軍都司于境外四百餘里
而太宗遣參保奏太宗里即縣交趾而臣宗
乘與安都者殊為有間太宗三元遣驛為忠順王
三立而三為上舉會殺屠今其土日頓歸番安舉院

入元與民皆才然因取此與立元順寧和寧諸王事
同一體而安定王又在哈密之內近我甘肅今皆不
知與存否昔漢武開西域斷匈奴右臂正今甘肅之
地爾若哈密與復而運能絕北狄之通西域以固我
甘肅係我陝西則今宣府大同延綏三重鎮何不能
邀截北虜今不過河入套也哈密之復豈其力能勝
我三鎮臣見謂立之無益而歲受上春挾我為奸利
故與復哈密之事正念不及此也臣等又竊料土春
番聲勢其民皆安土飽食不煩入寇滿達兄先衛大

藏本錄

着傳只不委亦廣統制于外而為亦虎德等教使聞
我中國舍大者他品不己故寓亦虎德已誅亦木蘭
又遣其來歸其於營亦漸防其哈密來王若峪關一
帶升兵百餘其地走者至更亦等衛故我屬番
被彼驅驅今復歸我我欲塞彼未所經空地千里供積
無資冬過流沙毫無所得蓋其心已比前益難於今
市肅難處不音亦亦番而南亦有下利非有虎刺
管北狄執勁尾利又比之塞番去我頗近今又被土
番番勾引卷寇此則甚可憂也臣勅遣臣無以結招

上魯魯為功而以諸達近近其冠我報崇為志此
所以而由甘肅之街也。上深然之命王境發于木
蘭土也情馬以開邊台土也故我字東左街為雷以
選上魯雷發犯眾入肅州前未降我誓不可地于木
蘭雖降降其妻子而在雷中余之不仁留近地則非
使性徒之遠來為宜。上曰其置之明廣八平滿達
兒便求有者許順選境復為請下兵部會議兵部尚
書李孫勛以上魯雷發詐多端督撫官論奏先後抵
格請令王境雷友主練兵積糧指為征勦之計受言

藏木繫

蘇傑而夷與非房吳奔教文飽爾苗求格而平水六
而我即以此上魯雷發沙州之他即古而或酒求張
依張建漢張張與我朝洪永之間亦不絕也臣願
建法齊為教格大教近守。祖宗懷柔或法許之通
宜以義兵品以便招如該自是哈魯歲貢十一年定
五年才貢貢母得過百人解七十人守關送入京師
者三十人者為今然令客覓為上魯雷所據克置不
問要之其地守否不足為中國利害

李定

兵定獲肥則部乘為平東北然古沙州其地廣袤十
里洪武七年酋長微果畏兀兒安定王卜帖木兒
遣使來貢賜以織金文綺分其地為四部曰阿端曰
阿魯曰台花曰帖里各給印章而賜卜帖木兒銀
印明罕缺元新授金銀字牌請立安定阿端二衛分
統四部許之遂以夫苗沙利為指揮等官安定王立
未幾為沙利所殺部落潰散永樂十一年其孫亦攀
丹來朝賜印結復故封二十二年中使喬來喜等往
西域還單力江為賊所殺洪熙元年都指揮李英與

藏木繫

必里衛正官指揮康壽等率兵至罕東問故罕來指
揮者賊中國使者安定王先二前也英進擊改克各
為數百里置糧倉開地新者四百八十級唐安定王
嘉兒伯克與妻及男女并餘人獲并羊駝馬十四萬有
奇由克進進安定王諸閹謝罪命其部土事楊瑞府
幼魯英等率賜之宣德二年以安定信會額爾占為
威沙應應國師給給命額印自是安定王與國師
入貢而國師之外復有降師在國師之上正統中則
有使歸歸州張濟濟占完十北已監泰降師正統十

一舉亦舉丹平子領古鈴望見初成化中為上書
戊戌苗裔大仙治初定上領兵鈴即見子十奔
諸洞王孫之區德七年馬此亦卜判所破餘眾均
使嘉靖間漢令其部酋嗣為指揮然安定後無傳而
何端以漢英始處

軍東平東岳二衛皆在沙州古而戎部落洪武二十
五年上首哈喇等侵塞大將軍監玉封之深入至阿
兵川不見房還二十年省長鎮南古判思連使入貢

藏木錄

五軍勳衛皆隨而官打恩為指揮食事永泰元年
其居營力聚營十步人貢為進指揮使而以營力聚
為指揮同知頃日故故為指揮食事自是貢不絕由
先之役軍東頃日班麻思古車所部凌倫新官度
馳馬牛羊以缺空德七年論功從指揮使成化中為
土密書所因英苗裔避居沙州 朝廷許其耕牧
給食卸落日舊王奄索之孫只兒以罕東財賦發請
立罕東為衛治其地遂之以只兒嗣官領衛事已連
都督金事弘治六年上奏書探沙州進瑞夷自附只

嘉靖初用兵部而書為之升張發子來兵裝之不
大期我師不能有大功自是土番漸入寇每假道其
賊金給賢而亦不利安定牧探其資罕東愈滋近
處時以、款塞求恤夫只兒卒孫白羔黑判嗣為都
指揮嘉靖初與判苗沙木哥上已先叛附土番番皆
來歸邊區請分其眾半居肅州白城半居威虜仍擇
其壯勇練習之番休邊上皆聽白羔黑判約卻落後
番而後進以餉夷至則焉

赤斤蒙古

藏木錄

赤斤蒙古國西我戰國月太泰漢屬匈奴武帝取為
康紀酒泉二郡唐屬瓜州後沒于吐蕃宋而夏據之
元為沙州路永崇二年改元捷報丞相若木子塔力
尼事等所部男女百五十人來歸詔設赤斤蒙古千戶
所以塔力尼為千戶賜指揮印尋度為衛以塔力尼為
指揮十一番擒獲寇老的不來缺 上悅厚賜之進
指揮同知塔力尼卒子且旺失加嗣進都指揮同知
正統元年自言與捷報戰有功進都指揮使五年進
都督金事且旺失加卒子阿達嗣是時凡判也先強

盛嘗求自阿達阿達未即許也先使人召阿達達受
時阿達達情內通以避之詔曰塔也先可也往受聘
不宜往而見詐悔阿及失赤斤亦所守地奈何達避
之赤斤蒙古與沙州等處名內屬然陰與元利布
受其平章等官畏其強也始若未與而當女生塔力
尼又娶其連、土鎮合省及華古省乃分所部為三
帳自領中帳而使塔力尼領左帳以西番人鎮合省
領右帳以達、人左帳部故堆于右帳部至元阿達
敬併右帳賦之月相仇讎者前損探同和鎮合省

藏本錄

窩撈所部未歸未與元景泰元年阿達以擒獲元功
晉都督同知復晉及都督成化二年阿達卒子元微
塔兒嗣其明平亂微塔兒卒子實播塔兒嗣是時土
番番陷安寧使錄亦台王正德間奪其印使人散亂
多走塞下并衛邊虞

曲元

曲元在安寧西番而元微元五曲元答休元坤府
洪武四年謀曲元所以上首微而忠焉指揮同知其
後為朵兒只馬所攻曲元入安寧居河買地耕安寧

平播探等平叛擊思三即等表言西番使恭己則三
衛使治果王誰報可以三即領衛事給印索并使安
定治所于答兒丁永樂末散即思及安及前劫殺中
使都指揮李英進擊之皆逃迤邐五年散即思復
掠懷安及西懷貢使命都督金事史昭元副總兵及
都督金事趙榮元率兵討之散即思懼而逃迤邐十戶監都
率定平東兵討之散即思懼而逃迤邐十戶監都
率進馬賁羅以上以遠夷貢之還其俘令居故部其
後屢貢然亦苦土番害而便失故地

藏本錄

哈烈

哈烈國在石里魯其王有沙哈魯者元朝為帖木兒
子東有海都惟我答爾等城皆隸焉之永樂初遣使
招諭七年其酋登魯等奉朝貢又更遣使朝貢外
節陳誠使其國正統二年來貢馬王石

亦力把里

亦力把里故名烈失里在沙州西去肅州西北三十
七里餘里或曰為雪或曰古龜茲國元時名烈失八
里也元時為哈麻王子居之其所隸有大州東荒城

古高昌國漢城長史茂已殺封所著洪武二十一
年藍將軍俞征殘亮能元降撒馬兒諾夷在俘中
上遣使送歸劉失八里國王里的兒火省回使若入
貢上嘉之二十四年遣主事寬徹監察御史韓敬
大體詳事唐班報王者傲至乃放留獨遣致致二人
還上遣書運諭之永樂四年王沙達遣使貢玉
璞等物于一年陳誠使其國其國王納里失只罕為
從弟至思所誠而自王波國西去史號亦力把里查
思又與其弟撒兒治兵相攻宣宗素知並思之世恭

藏大錄

順判其物示以教畜子孫之通其後朝貢不絕也

平昔者

平昔者古交爾縣之安樂城漢為平師唐為伊西唐
時入城方周開元曆有毛詩論語孝經歷代子史其
人頗高麗貴人食馬以下食羊或竟為樂多花邑堂
舊好將尉水州東七十里為柳城古柳縣也永樂七
年陳誠至其國遣使朝貢宣德五年大州王哈散土
昔魯舊方齊國柳木兒柳陳城萬戶瓦剌利供貢馬
及布裘其後朝貢者平林上書宣成化中其酋破哈

察房王母私治中殺平侯房侯已結在哈母傳日後
叛後亦常並德善清中皆來貢

撒馬兒汗

撒馬兒汗在哈烈東亦力把力西漢屬賓也洪武二
十年國王帖木兒貢駝馬為繼貢海東有厚賜之藍將
軍深大遂殘相撒馬兒汗有行賈捕魚海者盡俘以
歸上上察其真撒馬兒汗大皆遣還之帖木兒本表
謝貢馬身並百疋表文曰大明大皇帝受天明命
為大皇帝所古所無之國皇帝百之自今永服之

藏大錄

國皇帝服之臣積木解在萬里外恭聞聖德寬
大弘庇覆載知止天歡平治天下特命皇帝出為
德北主其美恩德不而保其城商賈得覽觀都邑咸
池之盛如出雲帷暗天添歡喜恩德同保祐相
道道路無憂厚國中卸落權舞咸歡歡抑聖心如照
世之杯臣惟仰祝聖壽福祿如天永永無極上嘉
其有恭遣主事寬徹等報之永樂七年陳誠至其國
平入貢上使驛料都給事中傅安與御史姚臣往
視之以安軍千五百人往撒馬兒汗怒拘留安等與

熙元年其國元魯痛為王乃奉表入貢送安陽安陽
徽馬見年二十并矣瑞惟年七八與俱而姚臣死久
矣正統四年未貢馬、色方瑞額白認國之賜名曰
瑞鶴九年未貢其王曰元魯伯西烈子 朝廷賜之
金玉器皿龍頸杖杖玉事件細馬鞍各色織金行
經衣料等物咸化十七年進二獅至閏外奏進大臣
往迎設方即中設客言獅誠奇獸頃不其即而之哉
壯備冰與之驗服不宜受 上乃第遣中使往二十
二年又進獅取道廣東海番處云欲往滿刺加更市

藏天錄

以進廣東市政使陳選上書拒止之弘治二年其
阿黑進獅科給事中韓昂請却之 上嘉納為四
傳又進獅及鸛鶴王廣康守臣以開孔郭尚書倪安
言陛下即位初於奇寵有缺頃傳中外撒馬兒罕貢
獅臣知 聖心必不嘉納等此夷入貢進故從牛前
涉海而來則動合印信皆屬虛文夫抑臣慮其習知
海道而洋意外之望望進行人馳諭彼中厚為宴賞
治其賜給物給國王自此貢從故進缺但上物歷使
賓服夷配和 明天子下勅進人不貢異物之意

于壽候之忽學士李東陽保和官請以頌其為瑞
造星達沙鹿海牙塞藍得石養史達夫于 卷見客卜
虎兒諸國

嘉述

嘉述嘉靖三年始通貢所貢獅子西牛西狗西馬阿
哥刺馬駝馬珊瑚珠玉從甘肅入 世宗以其新入貢
不札與之即賜餉百給事中鄭一鵬札部尚書席者
請勿納上謂其遠舶之五年後以獅子西牛貢并送
調御五入自宮致涉七華費土萬三千餘金矣御史

藏天錄

張璠言慶應廣被遠近未貢第華夷殊方不物異
留心養和而懷遠物亦且拂人今奇哉而朱葉之調
京師遠近吃驚喧傳不知此物之在西土亦猶中國
未開或為地無調御馴習亦猶虎豹之養于中國也
臣聞養獅子日計二羊月計六十羊矣歲計七百有
餘羊矣臣聞養西牛以菓餅不啻王食人食犬數相
食人食聖賢所忌之又通事人役煩費多端以充
保有限之時竟大款無益之養殊為不枉抑其得帶
方物既費規刻不過希聖之私而後歸之誠伏惟

遠其人却其物薄其賜以明中國聖人不貴異物如此也 上優憫其遠納之復定五年一貢

天方

天方國在西海之盡古稱神然仙國民無貧苦繁富如淳熙而雪霜電露夜霞逐逐土物產珍美色而苑設古所謂極樂國者國有札拜寺分四方九十間層次如塔皆白玉為柱黃土為地中有黑石方大餘曰漢初天降也月初土其酋長半歲拜天以號呼撥揚為札日中以熱市用日夕宣德七年國

藏夫錄

王臣深以獅子麒麟貢正德中貢嘉靖中定五年一貢

然德耶

然德耶與天方接壤曰祖國也城池宮室田園市肆大類江淮間寒暑應候民物繁庶有食陽並層翳藥香樂諸伎藝人俗重穀非同類穀不食不食豕肉織金織錦為衣裁制如國王漢軍著德止而聖靈庇服西域諸國諸國尊為列諸後不獨華言大使也國中府佛徒三十歲者著裝軍而洋諸國並傳用之隋

嗣聖中其教始入中國教以市天為本宣德中國王遣使隨天方使來朝貢而今中華間、使所在有之

于闐

于闐國在蔥嶺北二百里即瞿薩曰那國也地最大東西五十里南北十里漢設都護治之今在肅州西南六千三百里永樂七年前曾打莽生亦不剌遣人貢玉璞十二年陳誠至其國先是國制弱鄰國交侵永樂以後永成貢始藉朝廷為威重行貢諸番遂富饒俗喜浮屠好歌舞尊卑凡而有中土風有河產

藏夫錄

玉又有地名哈石寶地金銀之所出

日落

日落國永樂中朝貢

亦思非

亦思非永樂中朝貢

黑要

黑要宣德七年朝貢

朱肯兒

朱肯兒即察思兒正統六年朝貢其王曰達魯檀阿

大封福

額即此

額即此嘉靖中朝貢

哈

哈字嘉靖中朝貢

畢力木江

畢力木江衛指揮使司畢力木江在西番中湖使諸

番皆由英地其頭目管著見監戒等迎送有札宣德

中遣人朝貢至嘉靖之九年立衛給印以管著見監

藏大錄

藏阿黑已為指揮使司其餘為千百中省二十餘人

解初往賜之諸胡社未要地又有哈密西番北界先

到而接大州城者予川周三四里東有漢西北流地

誠南間有故番農種唯院主二春人住據俾與蒙古

回、離處而札俗殊異

西番

為思誠西番也古曰西戎又曰西羌在秦省曰義渠

在漢省曰燒當先零其屬百餘種散處河湟江岷間

唐初為吐蕃所併地屬吐蕃宋初有斯曠元城公蓋

併吐蕃地而與之故其國為佛領以金寶法王帝賜

其弟子有曰司空苗司使曰國公皆藏金法即洪武

初受詔來歸高帝褒之因其舊俗六年召其酋長

宗師受職賜印以故元攝帝師喃加巴藏為藏盛佛

寶國師元國公南奇思丹八亦監藏等為都指揮同

知宣慰使招討使等官自是著聖僧有封灌頂國師

及開教王開化王輔教王贊善王管束番民又有護

教王大法師大寶法王凡七王俱賜銀印今比藏

或開藏朝貢其地兩都指揮使司二曰烏思藏曰朵

藏大錄

三三

其諸指揮使司一曰龍藏監使司三曰朵甘曰董卜

轉胡曰桑河西無藏等遠招討使司六曰朵甘思曰

朵那瑪桑曰朵甘其曰朵甘洽塘曰朵甘川曰磨光

勒萬其磨四曰沙兒可曰乃村曰羅思瑞曰列思蘇

其乃斯卡其曰朵甘思曰刺宗曰字里和曰長河西

曰桑公桑孫曰八思北日曰納竹曰倫茶曰果縣

曰沙果其其尼勝曰字里加思東曰撒里土瓦子曰

其下即曰刺錯其其尼勝曰字里加思東曰撒里土瓦子曰

其下即曰刺錯其其尼勝曰字里加思東曰撒里土瓦子曰

其下即曰刺錯其其尼勝曰字里加思東曰撒里土瓦子曰

其下即曰刺錯其其尼勝曰字里加思東曰撒里土瓦子曰

其下即曰刺錯其其尼勝曰字里加思東曰撒里土瓦子曰

其下即曰刺錯其其尼勝曰字里加思東曰撒里土瓦子曰

敕監主在魯齊黃河北使來從四川入贊善王在岷
州黃河南使首陝西入各有勸合此號印信書文大
集天寶法王游檀池不管來番民不給勸合無延
貢年限有款來者聽許遣僧徒十人齎印信者本隨
國王貢使入 上款建法檀山之陽超度妖厲迎
取有道僧于烏思有惟吉監藏者與七僧俱來登壇
作法雨大雨寶花之異 上構西王殿居之 成祖
即往敬為福 高皇后聞其國中高僧有尚師者麻
左遣神使往迎至產案著華至 車駕躬親勞已建

藏天錄

三四

大法壇諸為 高皇帝后為福慶雲天花其雨并露
舍利祥光清為清獅白象白鶴連自華見又聞梵唄
聲樂自天而示群臣表賀學士胡廣等獻聖壽瑞應
歌 上封尚師為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
領天下釋教賜鞍馬儀仗黃金百兩白金千兩寧華
蓋殿成化中劉實已以法注受大齋來獲賜導金吾
然為放濁招權賂誅死正德中 武宗習僧門自號
大慶法王被服如番僧遣僧于西華門內悉封諸
國師于命至是法王佛子祥師國師之號充滿京

師上終番僧度牒至三萬緡吉我些兒為思藏使
也 上悅之以為保安寺大德法王出入豹房雜處
貂璫中平日言其國有異僧 上使中使別允齋詣
往迎禮却尚書毛紀諫不納嘉靖初番僧蓋屏斥隆
慶三年定三年一貢大年必番在唐世續頓好戰至
元而信佛重僧我國國家亦因俗制夷自岷北以南至
松潘咸茂各建僧寺番族叛亂仇殺連沙門論達之
即頂經說誓而散諸番來貢多至千餘亦惟僧人是
遣 朝廷賞賜殊寵表裏有差其回賜土官及番皆

藏天錄

三五

有殊賜表裏所似撫綏良厚蓋不如是則將佛子連
陰有養兵餽運之費矣
長河西魚通寧遠等處洪武十六年置長河西等處
軍民安撫使司歲一貢從雅州入境後陞撫慰司隆
慶三年定三年一貢雅道長官司長河西部落也初
附本司進貢每貢僧徒百人成化十六年始專進隆
慶三年定三年一貢
朵甘思洪武七年陞朵甘衛為西安行都指揮使司
給銀印十八年改朵甘思宣慰使司及為戶府招討

中給事中周環使百夷聞其國人慕華吳為先使歸
以聞天子嘉之遂命環由滇池入諭教月乃至至
則其酋驅象馬建旗鼓吳舁供服使兵出迎作新亭
館以居環即遣使從他使省至京師報謝留環居歲
餘皆燕喜至環還則遣使貢方物請見置史天子
後以古制宣慰使賜袍帶印章

藏大錄

藏大錄

古宣逸史臣劉振著

四夷

韃靼

韃靼北胡也其地東至兀良哈西至尼刺其先入主
中國而為元都北平高帝以元年取元元主攜其
后妃太子遁出塞居開平心未忘故都使其將擴廓
帖木兒自太原來侵未至諭事與常遇春擊破之其

藏大錄

明年遇春走其大同將竹自曹良臣拒却其攻通州
者丞相也達乃無後故都竟而納哈出據金山李思
齊張思道據秦隴尚皆名元臣上以書諭元主及納
哈出限地自守無縱部下盜達皆不報達師遂西李
思齊來降張思道走寧夏為擴廓帖木兒所執於是
上命遇春與李文忠分兵取開平克之傳斬其宗
王平章教人元主益北徙居應昌而擴廓帖木兒居
定西教獲達上念窮達元永絕中國內患其明年
春以徐達為征虜大將軍使出西安靖定西李文忠

為左副將軍馮勝為右副將軍使入沙漠擒鹿昌文
忠至元主已卒子愛猷識里達臘立與擴廓帖木兒
以其餘衆走和林遂獲愛猷識里達臘子買的里八
剌及其妃嬪若重器財寶降其衆五萬上封買的
里八剌為崇禮侯而虜人謚元主曰惠宗上謚元
主曰順帝其生也稱之曰庶中君詔曰朕即位之初
遣使四夷諭諸君長咸奉職貢漠北以庶中君故未
之及也庶中君祖凡爾酋長其各來附朕當更給印
章運領所部馬牛羊草畜從便地牧養毋為災寇不

載木錄

者兵加誅于是諸酋先俊歸附擴廓帖木兒居和
林如故屢招不服五年春命徐達為征虜大將軍李
文忠為左副將軍馮勝為征南將軍出三道討之達
戰不利歟兵守塞勝軍至蘭州右副將軍傅友德先
進多圻新獲敗之于亦集乃路又敗之于瓜沙文忠
自肅州河莊趨進敗虜將蠻子哈剌章于土剌河追
至于土魯澤河又追至于勝海明年春虜先俊寇永
平慶陽塞守將報擊敗之復命達李文忠等備虜邊
虜寇武朔諸州達遣陳德郭子興馳擊之追敗之卷

刺海口新獲者衆而屬門守將吳均大同守將王鈞
亦相繼破虜其冬達破擴廓帖木兒于懷柔明年要
都督藍玉取興和李文忠亦達禪將擒其平章陳安
禮木屑飛太尉伯顏不花斬其將其珠驢身攻克其
高州大石崖新宗王朵朶失里擒承旨百家奴進至
理帽山破新魯王及司徒答海俊等其秋遣崇禮侯
北歸明年擴廓帖木兒卒久之愛猷識里達臘亦祖
是為洪武十一年上遣蔡之文以不火待七國禮
虜人謚愛猷識里達臘曰順宗立其次子益王脫古

載木錄

思帖木兒其孫和驤先登子哈剌章及國公脫火赤
平章乃兒不花極密知院愛足等時時寇塞下十三
年命西平侯沐英往討擒脫火赤全部以歸明年大
將軍達與副將軍友德征乃兒不花至北河襲灰山
大克獲而納哈出擒據金山寇達東聚衆至二十萬
幅重饒虜主二十年春上命宋國公馮勝為大將
軍率額魯侯友德永昌侯玉南雄侯庸定遠侯阿將
兵二十萬往擊之獲納哈出盡擒降其衆俘元官屬
達臣十有餘人上曰吾老矣今不滅虜後未弭也

其秋即軍中拜王為征虜大將軍率延安侯勝宗武
定侯英都督忠都督恪定遠侯弼等復征之王與延
安侯窮入沙漠其冬獲元將九百餘人上察知虜
勢不久存其明年復遣中國公鄧錡等從玉師倍道
兼進覆其巢穴蓋從者七侯王深入至捕魚海穴地
勢薄之破殺其太尉蠻子脫古思帖木兒與其太子
天保奴知院捏怯末數十騎遁獲其次子地保奴及
妃主部酋三千男七萬餘人馬駝牛羊十萬餘盡
焚其糧伏于是漠北一空遠近無警上大悅而

藏天錄

朕平胡之詩脫古思既至坐道與玉私懇懼自殺而
地保奴出怨言上投之珣球脫古思帖木兒既遁
欲往和林依丞相咬住行至土刺河為其臣也達達
兒所襲衆散獨與捏怯末等十六騎遁咬住來
迎欲共依潤潤帖木兒重不得發也達達兒襲執繼
殺之并殺天保奴捏怯末等遣使來降居之全寧應
昌諸處未幾為夫烈門所襲殺部落逆潰而咬住與
太尉乃兒不花知院阿魯帖木兒時寇邊上命額
國公友德等以燕兵從燕王定遠侯弼等以晉兵從

晉王往征燕王出古北口謂諸將曰虜地曠絕無關
謀難以成功也發騎餉知乃兒不花處買雪松其進
都營使與雅故者指揮觀童往說乃兒不花迫借之
來燕王慰接遣歸處將至營復召之如此者三虜不
能測悉收其部落馬駝牛羊糧奏上喜曰清沙漠
若燕王也明年夏燕王嘗顯國公出塞捕雀將阿失
里等而和林之西有哈梅里者元屬兀納失里大王
居之往來忠苦高城貢使燕王復命都督劉真家嚴
等攻破其城走之虜益畏燕高皇帝世有息不敢

藏天錄

大為寇而上亦封壯王鎮邊為邊藩唐自脫古思
帖木兒後大臣紛爭蓋五傳五仲達木兒成未幾被
執不從知帝親矢文皇帝初電力亦不解可汗去
國號復稱鞏且獨所部大酋輔輔仍故漢官名迎元
後本雅失里於失八里居之帝遣使齎書幣往諭
忠力亦不花其太師右丞相馬兒哈魯太傅左丞相
七海台太保樞密知院阿魯台使往來通好鬼力亦
不從頃之寇遼東懿路塞官軍頓失利尋引去帝
復書諭之先時虜酋猛可帖木兒者據有西部居剌

地猛河帖木兒死前分為三曰馬哈木曰太平曰把
克寧羅以克力赤執其主不肯與和會克力赤與阿
魯台戰敗之明年夏之皇帝遣使招馬哈木等馬
哈木等方失利遂遣使入貢上封尾刺馬哈木為
特進金紫光祿大夫順寧王太平為特進金紫光祿
大夫賢義王把克寧羅為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安樂
王而所使往克力赤者皆不逞克力赤之數年復為
阿魯台所殺主本雅失里為王七年上遣都指揮
金卜歹給事中郭驥往諭本雅失里本雅失里謂我

藏大錄

討其三種酋收之上大起發精騎十萬命洪圖公
朵福為征虜大將軍率武城侯王聰同安侯火真靖
安侯王忠安平侯葉達從擊之而本雅失里見為瓦
剌所襲破與阿魯台使腹朥河失福率十餘人先至
腹朥河遇虜兵擊敗之軍未集福乘勝絕幕軍至虜
衆登固之五將軍皆沒上益起明年自將五十萬
數出塞及虜斡難河本雅失里來拒戰上麾先鋒
過擊之本雅失里棄輜重物畜以七騎遁斡難河者
元太祖興地也駐師至靜虜鎮阿魯台復來上率

精騎衝擊之亦敗走請降君臣始各部而古又明年
馬哈木等來本雅失里弱滅之立答里已阿魯台遂
內附請為本雅失里復讐馬哈木亦來言請征阿魯
台史官傳國舅在阿魯台所款取獻上西置之然
心嘉阿魯台義封為如寧王馬哈木慈自是朝貢不
至留我使人上怒命宦海童切責之十二年自
將伐討三箇梯境來戰上率鐵騎大敗之殺其王
子十餘人斬首數千級連至土刺河馬哈木遁去班
師至飲馬河阿魯台解所遣其大酋以下來朝會

藏大錄

上賜阿魯台米百石驢羊各百別賜其部落米五十
石明年春馬哈木等復為難羅送還所留使詞平
上曰虜禽獸也不足校愛其獻館其使者明者春阿
魯台與瓦剌戰破之使使來獻俘未幾馬哈木死先
是海童責瓦剌歸言所以極命者順寧王順寧王賢
果安樂可撫也于是上復遣海童往勞賢義安樂
三王十六年春海童及瓦剌貢使至馬哈木子脫懽
請嗣爵上復封脫懽為順寧王而使海童及郭督
蘇大耳天等以銀幣往賜太平把克寧羅及其弟昂

乞別使使祭故順寧王自是兀剌復奉貢而阿魯台
歲初阿魯台內附以迫兀剌害甚南保塞自歸上
納而封之既得休息生聚畜牧歲蓄富遂慢我使
者拘留之使使歸行劫掠其部落往往寇塞下二十
年春犬入與和於是上復欲自將征阿魯台阿魯
台聞兵出其母妻罵之曰明皇帝何負爾爾入擾
其塞吾屬辱矣阿魯台盡棄其馬駝牛羊輜重于濶
濶海側與兵罕直北徙上命焚其輜重收其馬駝
牛羊遂班師明年七月虜降者言阿魯台將入寇

藏大錄

上諭諸將虜寇朕下復出先出塞得之諸將皆曰善
却分行寧陽侯陳德為先鋒追至宿覓山不見虜遇
王子也先土子率妻子部屬來降上封為忠勇王
賜姓名曰金忠勇王至京師數請擊虜自討上
曰事須有名姑待之明年春正月開年守將奏虜盜
邊郡臣勸上如忠勇王言遂親征出塞數千里至
答口聞納木兒河不見虜還崩于榆木川大皇帝
凡五出漠北三虜庭輟為索歡與將士不異勞苦
其深入虜城還望北斗乃在南天是時中外疲費計

臣凜凜度軍興然而沙漠震威迤方賓服當大皇
帝世內附驍官率部落居塞上不異我民陰胡各
率老見收養有同為腹心以至公使者失宣德元年
太平死子捏烈忽爾封為賢義王而脫懽阿魯台所
以事朝廷甚恭宣宗念之授之官征征其賜
于此而王者內慕朝廷外相攻不解阿魯台為脫懽
敗走脫身入兀良哈駐牧遼塞脫懽不花王不復至
塞下繫殺阿魯台妻子部屬掠其羊畜阿魯台與其
子失捏不花餘人馬萬三千徙居丹納山寨軍機利

藏大錄

等處脫懽復繫殺阿魯台及其子使人來告且欲獻
前盟上賜勅曰王言殺阿魯台見王克復世讐傳
國久遠不在盟也王傳王自行之是為宣德九年
脫懽既繫殺阿魯台悉收其部無併賢義安樂之衆
于是故自土為可汗衆不可曰脫懽不花王子元後
也脫懽乃請脫懽不花為可汗以阿魯台衆屬之自
為丞相若漠北哈喇噶等部俱服屬焉而阿魯台之
子阿卜只俺窮養來歸朝廷官之為五都督傳至其
孫勇封靖安伯由其和率王遂以和為氏而所部阿

台王子梁兒只伯者為脫脫不花所收捕竄居亦集乃路外為納款而款入寇肆涼正統元年命都督蔣貴征之明年春復命邊將方政史昭丁信楊洪等分道往討皆無功乃命尚書王驥行邊將便宜行事其冬命都督任禮為平羌將軍都督蔣貴趙安副之尚書驥督師明年夏禮貴破阿台朵兒只伯于石城殘奪食盡竄于兀魯乃地依阿台貴將輕騎二千五百人出鎮夷關道兼行三日夜及之擒其偽將相脫羅及部屬百人斬首三百有奇運級八十餘里阿台朵

藏木錄

兒只伯以數騎遁逐之格柵林迨斃五百里至黑泉偽平章阿的二以餘黨降趙安出他道復破之乃力講擒偽右丞等三十人運出塞十餘里卒還永樂中所封和寧王帖勒玉圖書以歸莊浪指揮魏崇復其頃犯先帝羅阿台朵兒只伯亦來歸矣然亦外納款而已未幾脫脫破假阿台及朵兒只伯益東誘兀良哈七五寇塞下四年脫脫死子也先嗣稱太師淮王太師者唐前大號也是時唐蒙皆服屬之先脫脫不花其可汗名而已碩下妻也先姊主臣廷使貢我亦

兩勅各之賞賜贈珠罔錄珠寶紀乃見其火操思之屬不可勝計及其妻子部屬皆有等差針線指粉練絨皆其唐人者或賜增人入貢歲益多厚物不奉約使往來致採要索猶不厭輒遣雲端所請財物輒歲增且中國所貴無有者益請雜夷與偕又攻哈密執其王母掠沙州破兀良哈等誘輯群邊將皆知其必為寇率疏關勒戒防禦而已十一年冬收兀良哈歸遣使來乞糧并乞見守大同首大監郭敬上勅敬母見母于釋明年虜使使致書宣府守將楊洪以聞

藏木錄

勅洪懼其使報其害洪守宣府有成名營慕朕之而飲飲私遣虜賊竊與虜營致虜敬見之頃之也先部下者未歸者言之先謀入寇脫脫不花上為孝屬度明思何志為此也先四可汗不為吾自為之上既屢勸讓也先也先益糾結諸胡貽害兀良哈曰爾祖父暨元成吉思可汗葬祥可汗所授官俱宜供饋通軍兀良哈以聞詔問之先不報成吉思者元太祖降祥者元世祖也我事虜使歸我使送之因留明歲與俱來虜時安索中國貴品有者使者報許以媚虜又

往往出好陽迎中之也先泰胡樂使者曰是安能及
中國女使即還當請為太師賜也先言使者為我請
給使者陽應諾已護之曰為太師奏許矣之先人甚
誇示諸酋十三年大貢馬為聘來者三千人而朝廷
不知也所寄詔不及哈寧札却便不達于三千人
子之物不從所請五之一府大塊忽十四年七月
有群胡大舉入寇既、不花王寇遼東和院何到進
宣府固亦城又列進人寇甘州也先自寇大同偏將
吳浩戰死備見在羽徽

藏本錄

文皇帝 宣宗故事勅 上親征群臣伏事不得也
西寧侯朱英武進伯朱冕都督石亨與之先戰陽和
口使太監郭敬統軍盡收沒入車馬王大同縣前進
胡議旋師皆發阿剌襲我後恭順侯吳克忠拒之成
國公勇永順伯綏以四萬人就彼處收沒克忠下馬
跪射矢盡備到敵數十人與弟克勤皆死綏以空拳
擊背、大解之既知其故山後人相與哭之曰吾類
也故以勇次日奉土木王師議入任懷天作傾軋重
不行遂止營也先未勝前通偵傷士卒以數十萬危

從之臣死者五十餘人 上蒙生土地好唐人不敢
也既見 上舉動非常驚問無乃 大明皇帝耶
嘗使來者 上識其語呼問之使大驚果 大明皇
帝也之先有弟三人中伯顏帖木兒曰塞利王曰大
同王則相與召其酋長聚議所以與 宣帝者皆有
不善之意獨伯顏帖木兒不可也先即使伯顏帖木
兒召市 大明皇帝 上召伯顏帖木兒營也先教
奉 車駕塞下以謀入塞時兵部尚書于謙已立
上弟 鄭王為皇帝稱 上曰太王皇約諸將無概

藏本錄

納 太上車駕起席迎扶心 上居營時、見其
營不敢加害而伯顏帖木兒與也先事 上甚恭也
先曰中國利立 皇帝終不使 皇帝還也我當
皇帝為皇帝帝之大都以南則該宴遊馬野慶云何
復半其大衆奉駕直其京師京師開門而不敵納也
先奉 上尊還乃所以事 上王蓋恭時、指首行
君臣札又時拉馬設宴乃妻妾以次上獨伯顏帖木
兒亦與其妻見 上皇如也先札大同賽利王送來
兒 上皇如伯顏帖木兒札獻馬牛羊羣牛馬渡射

藏木錄

生物畜不絕其明年便奉駕大同塞下守將不納
 上皇使去否虜營上意落、與、而虜所以事、上
 如初最後揚善法迎駕、將歸也先設牛馬饌介俾
 琵琶妻來飲者數日樂之登堂 上皇登瑞雲
 前長腰并其下各獻器用飲食物 上皇行也先與
 苗長還可平日程下馬羅拜伏地慟哭頓帖木兒
 到送 上獨達其部統伏進席曰 大明皇帝行
 矣 上皇挽告慰籍而與之列自是皆貢不絕屢請
 運使如故事群臣請許之制曰使通虜有前事朕思

絕虜也尚書金澤胡漫相繼言飽且答蒙制曰朕志
 定天子是物既、不花可汗前者使使小人言語雖
 長兩國情好朕與可汗共知也可汗請答使使朕今不
 復遣可汗使朕皆使札季給之願亦須少人會費乃
 得厚到故也先猶如之時晚、不花與也先不相能
 所娶也先姊生子也先歡立為太子脫、不花不從
 也先亦疑其通中國為已害遂治兵相攻脫、不花
 敗走脫兀良哈被擒也先盡收其妻子脫元裔我直
 吞併諸部東至女直而止亦斤蒙古使使來請還使

藏木錄

制詔所以答之如前然足時曾使來者不減三十益
 騎橫嶺約束即旁弓相向十月也先自三為可汗梅
 大元田盛大可汗致書皇帝同盛華言天降也我候
 書梅之曰元利可汗此時阿剌馬也先大將日言也
 先來為太師曰土人衣新衣幸以故衣賜臣也先
 不許阿剌怒也先殘忍荒酒色諸部稍解散忘何利
 款計之忘不勝乃自遣其子守西番召阿剌二子從
 先歸殺阿剌次子阿剌根語言元良哈監馬請召還
 其長子合罕之也先使賽利大同二王與俱臨行賜

烏中途阿剌長子亦中賜死阿剌益恐結賽利大同
 前獲川自獲半部落三萬趨也先所救之曰漢兒血
 在汝身上脫、不花王血也在汝身上元良哈血在
 汝身上天道好還血在我矣也先曰今者我戰明與
 汝戰退與伯顏帖木兒真今輩千輩爭議帳中有阿
 剌故部曲三人轉半也先父也先不之疑因其起帳
 中搜所佩劍刺也先并殺伯顏帖木兒等賽利王聞
 變領七千人環之既知也先死棄衆去衆十七索脫
 而為其下下兒各遣及討殺之而大同王領其八馬

藏大錄

西奔於定也先諸子分却此遠離合不常死利稍長
矣唐中有字未若故阿利求脫、下范子等立之就
小玉子而自為太師曰是當以小玉子為尊撫而有
毛里穆札加思蘭諸酋相繼為選忠 睿皇帝復辟
念居唐中時故得伯顏帖木兒周旋達都督馬政齊
賄其妻李來留不遣使使入賀欲朕實勅曰豈非其
即其妻物耳朕百惟爾：何留我馬政為天順二年
春李來大舉寇陝西安連侯柳溥統兵禦之報敗獨
時飾小提調即史劉源勅之導行賄得釋已虜大賊

閏中策勅乃召濟還奉大傳聞牛春虜入大同定遠
伯石虎被走之聲督同營都指揮李繼戰死其後獲
寇大同互抵屬門所代殺掠甚衆烽火連京師達都
督顏克馬宗毛戴刺側馬二閏為援虜住乘自如勃
二閏兵出屬門虜始退明年春寇延綏榆林守將郭
武伯揚信拒却之其妻寇河西中將仇康樂之故績
遂渡河大掠間隴震動而倚即由吉部即史王疏相
繼出禦虜其秋李來三上書求款命指揮唐昇羅勅
撫諭其冬李來遣使隨昇來報命且請從陝西入從

藏大錄

之木幾後糾七里孩入河而詔責謀金仍懲大同母
趙陝明年虜使由大同詔毋多挾入留其餘塞下官
敵之曉與遠人交易未幾小玉子沒或云李來款也
屠失立其從兄脫思為主稱馬可古兄吉思王子達
使入貢賜勅詔諭之成化元年李來誘兀良哈九萬
騎入達河武安侯鄭宏拒却之其冬寇延綏命彰武
伯率大同兵都御史項忠率陝西兵禦之皆無功而
毛里孩者收殺字未款馬可古兄吉思虜更立他可
汗毛里孩復款之曰稱黃爹王別爾字魯乃亦稱辟

王達使入貢于足諸酋內爭李羅忽者結七里孩降
羅者結札加思蘭各樹黨相攻始虜之來也或在
達東宣府大同或乘其未往浪其前未不蒙為患
不以累泰初始犯延慶然其部落不致深入其後虜
我漢人奴之為向學遂入河套據之河套者古朔方
即統水草其外為東勝居三史降城固初嘗守之兵
民耕牧復以曠遠使居王是延為虜巢遠民古命
者時、虜虜入掠三年毛里孩渡河侵大同延綏楊
信兵少不足以制虜令撫寧侯朱永為平朔將軍率

京師與協勦會毛里孩再上書求貢乃許之而詔永
駐軍代州毛里孩遂掠大同而去其年冬毛里孩加思蘭
入延綏殺孤山守將湯胤勳轉寇大同撫寧侯禦却
之未數而有滿四之變四本名俊收元平涼萬戶把
丹之孫也國初屠降者俱處以遠地謂之土達俊處
涼州三堂堡魏滿家嘗有衆數千人四年秋遂據石
城以叛謀與唐合以王師聞急不得出明年俊伏謀
於是李徹忽兒加思蘭入榆林又入率夏掠環慶至
于固原六年秋阿羅出紉兀良哈寇環慶復命撫寧

歲大錄

使永為平虜將軍都御史王越督師禦虜永之選以
捷聞論功陞實永得世侯而虜撫紮目如達即大捷
明年冬召永還京以還事委王越及許寧亡何虜大
入塞敗於得勝亮寧下能然兵部尚書曰主請大發
兵搜套果廷議請擇遣大將專事虜于是以武靖侯
趙輔為平虜將軍總督諸路王越仍督師虜大入
延慶捕不能禦木失路疾名還以寧晉伯劉聚代之
聚未至虜相繼掠固原延寧諸處而廷將必繼余子
俊岷山築牆設墩臺皆禦虜身是下武大入毛里孩

字魯乃幹羅出三番亦稍衰敗而滿魯都入河套稱
可汗毛里孩加思蘭為太師以女妻之九年秋羅字羅忽
亞寇青州王越領知府盡行充討其紅監池可取也
與許寧及遊擊周玉等分導其營大破之師還趙敗
滿魯都等子道虜自是遠徙不聚居河套矣姑毛里
加思蘭以女妻滿魯都款代為可汗恐其不服謀殺滿
魯都而立紉亦來滿魯都知之索紉亦來毛里加思蘭
屢不與改逐滿魯都併有紉羅忽之衆滿魯都部苗
祝羅不亦思馬因漢改號毛里加思蘭亦思馬因緬太

歲大錄

師自毛里加思蘭元虜數歲掃入寇而是時中官江監
以平用事王越未敢附和之十六年春達報王越命
永為征虜將軍具與越俱督師出塞輔虜越為主謀
給束將大兵由他道身與王將輕騎從宣府大同俱
會於榆林既至大同虜已大掠出塞越謀虜機在威
寧海則遣二鎮之功騎二萬餘與直分道來風雪薄
之虜狼狽出戰破之斬首百三十七級而虜神百七
十為斃千予以數十計獲虜甲仗萬餘詔封趙成寧
伯十八年春崇虜子延綏小提賞養甚衆虜亦益盛

連不休明年夏秋虜三萬餘騎入寇大同邊警皆五十里報入官報萬大同總兵許寧樂之無功乃以提調府既得刊長驅入順聖川散掠蔚州諸州烽火徹所內宣府巡撫秦欽總兵周力戰却之而巡撫山西卻御史邊鏞亦能與秦將支玉急力得崇然虜去報後未至成化末無寧歲而是時滿魯都已哀弱不知所終其入寇者復稱小王子或稱把元後可王即故小王子後也與其太師亦思馬副不協相攻亦思馬副死而兀剌有兩太師一尤捨一葉捨克

歲末錄

擒死其弟阿沙赤為太師單擒乎阿力古多與相仇殺小王子死弟伯顏猛可代為小王子孫治元年夏小王子奉命求貢日稱大元大可汗我以虜僭名號其故態不問也伯顏猛可立幼孫太師身權廢不便其與兀剌入貢時為工升在兵部討建巡撫大同教貽書小王子言通貢刊諸邊稍降虜患異成化時笑其後乃有大師大節省既羅千太子小王子部落也從然昔用兵劫諸部奪寇建獲財畜日換燕與小工子爭地長連患復歲十年冬寇兩州復以王巡張

陝郭制諸軍明年秋趙聚賢蘭山後虜破之明年春寇衛林軍夏大同多報掠明年春寇成達也擊將軍王果收績古恭將秦恭副總兵馬昇連連不進皆論死其夏連寇大同總兵王至等失亡多命平江伯陳璘及侍郎許進率師禦之既怯罷還代以保國公朱瑄連亦致仕去虜信後甚京師戒嚴以御御史史繼督師大同虜解去明年春送入延綏復命保國公瑄都御史林統諸路兵而崇禎太監苗達監軍瑄行至河套製虜斬三級驅牛畜數百歸而實過之虜分道

歲末錄

掠固原軍要諸邊報從范馬池入西北太後瑄等不能禦召運以秦欽督師鎮陝虜稍靖十七年夏瑞正人報虜有異謀其秋虜入大同報敗軍時天子方親治思一大到虜如文皇帝時而劉健謝遷諸大臣以承平久不敢決然上猶疑未瑄為征虜大將軍苗達史林督師豫爾京軍分遣大臣督餉大同居廣闊後警至當引去瑄等能行明乎春虜三萬騎圍宣州詔督諸鎮兵往援嘗圖必不見解去散掠內地延兵事瑄偏將仇誠擊走之敬皇帝崩謝虜虜

戴大錄

大舉寇宣府總兵張俊分遣諸將禦之皆為所圍後
疾敵解懸擊將軍張維瓚索敗使士死傷數十夫亡
人畜無算後命連輝琳出禦都督李復神英都指揮
陳維張澄佐之皆無功還其冬虜入熱河所指揮劉
經死之復自花馬池毀垣入掠陰德靜寧會慶諸處
再旬乃退聞中太蒙以楊一清為總制時正德元年
春也會逆連輝琳捕臣奉兵相繼進去一清旋致仕
諸屯四出撫守備監軍恭整行間邊事益固矣三年
春虜近塞下令兵部侍郎文貴門府督師黃所請度
文金殘且萬名修邊費資平輸理虜所殺掠男婦數
十雖言萬械倍之明年夏命工部尚書才寬節制延
寧甘肅諸軍責旁督宣大其秋虜伏延綏塞下連輕
騎攻新與堡副總兵侯動禦之伏起破圍會款王帝
解去虜馬二千七百餘已殺傷略當寬以提調其冬
虜入花馬池寬禦之敗死總兵馬昂與副將亦李來
戰于木瓜山諸處頗有新獲其年亦不利入西海而
西海始有虜亦不利皆小王子必相也小王子與火
歸仇殺大歸死後以他事起亦不利款賊之亦不利

戴大錄

撫撫萬衆掠涼州攻破安定王等族奪其語印諸書
皆之別部阿爾克所與亦卜刊合日與小王子尋兵
改則掠遠破堡寨殺兵民顧守臣報以捷聞其前連
撫張翼哈爾金帛全速從虜遂掠烏思藏據之自是
將掠松潘洮岷無寧歲小王子復屢入宣大塞殺掠
慘于西陲八年夏五萬騎由大同入犯爭武州馬諸
關以威寧侯仇誠總兵禦虜賊至萬虜寇窮全衛與
戰夫亡多以捷聞未幾泰虜退召還明年秋小王子
入宣大塞別部自懷安入順聖川遊擊張勳守備田
時康龍戰死總制都御史叢蘭告急詔太監張永督
宣大廷議兵部督白王為大將協總禦虜他將皆屬
永等多挾從人多所請已未出關門已費金錢十餘
萬卒無功簡上張虜戰于平虜城南諸軍未戰則
如農家駒食之多死者明年秋十萬騎入國原明
年夏八大同諸部皆剽掠傳即丁服舉師禦之虜突
入白羊口大掠去未幾復以七萬騎分進入德兵滿
治與戰賈家灣敗績都指揮朱春指揮王唐死之治
再戰再敗虜遂犯宣府殺掠無算治等三官皆擢爵

治有差十二年秋五萬騎入大同塞屬天子以遊幸至陽和親御番總兵王勳等遇虜虜圍之督兵援勳衆殊死戰虜稍却會暮休營明日虜未攻自辰至酉戰百餘合虜引而西追至平虜朔州會大風黑霧晝晦上乃還是後虜雖歲北追然軍大小王子死有三子長何爾倫次阿若次滿官真何爾倫前死二子長卜赤次也明皆幼何者稱小王子未幾死於三卜赤稱亦克罕克罕獨可汗也然亦稱小王

藏大錄

子如故嘉靖元年入花馬池大掠西安鳳翔三年秋大同巡撫張文錦離鎮城築水口等五堡禦虜衛城遼卒二千五百家成之卒畏從恭將賞賚督之嚴卒致強及文錦多文士塞降虜明年屢入陝西諸塞報吏民亦不利復駐牧賀蘭山後出沒擾遼六年春虜連寇宣府恭將王徑關山與戰死其秋款萬騎入平塞塞總兵鄒御杭拒却之斬首三百餘級明年春掠山西共冬五萬騎掠宣府招兵趙瑋等拒却之已後大掠陽和五朔州指揮趙源戰死明年春款萬騎入寧夏塞仇維崇之敗績遼山鎮羌入西海與亦不

剽鮮民結親謀內犯十一年虜款延綏塞詔却之退而結糧十萬騎入寇總制李托請許之上曰虜其討大臣取目前計後繼之即罷連戰頗有新虜不傳聞突以數萬騎渡河而襲卜兒孩大破之收其部落勢甚強盛卜兒孩者亦小王子部遁入西海與亦不剽阿爾克所共患邊者也明年秋虜寇大同塞總兵李瑾治軍嚴大同卒因是收殺邊總督劉源清故置法行殊罕嬰城叛道小王子金幣女後日中上就勝沙漢也指代王言曰以此為那顏居小王子勦六

藏大錄

庭之遊騎至應朔諸州獲解去訖亦隨定是時小王子最富強控弦十餘萬多富貴金犀毗稍嚴兵其連歲深入蹂躪北邊皆與別部前曰吉囊曰俺答二酋亦元裔于小王子出從父行其大父曰孛顏合有十一子次曰賽那剌有七子長吉囊次俺答皆雄烈焉其吉囊壘河套名撫兒都司直關中俺答壘豐州灘五代雲中吉囊傳各九子于各萬騎其弟答把都亦款萬騎壘張家口諸昆從官十皆有分地率遊邊自肥日益強盛名摩小王子不愛其約束小王子亦

歲末錄

使壁東方直窮遼沈口上蓋異種黃毛皆克悍不能
 制死止衆少于三部屠或時深入費七報後掠取
 其子女玉帛屠回合兵急擊大破黃毛以是無反顧
 寧事咸十三年春入延綏秋入范馬池掠回衆咸安
 定會寧二縣總兵王改副總兵張震崇之折首二百
 餘級虜東犯大同十五年秋漢入延綏總督劉天和
 督諸將禦之斬首百餘級明年春入牛州大掠已分
 掠東西諸塞無寧日諸將莫能禦大同總兵張震
 數以家丁劫其營屠畏之十八年秋屠寇宣府連擄
 兵江極下詔徵明年春入延綏奪總兵周尙文俸其
 秋大掠宣府至蔚州望泰盡破總兵白爵遇虜于水
 泉見大敵副總兵雲霄再遇馬連堡又敗留兩月乃
 進進撫楚書以復關而奪復掠回衆會大面逼海虜
 騎因弓矢膠劉天和與戰大獲殺言囊子小十五捷
 聞上喜告天和及同尙文等皆增秩諸賞甚渥
 明年秋屠遠使召天和許款大同塞進撫文通以關詔
 却之以樊桂祖督宣大山西三集兵逼進天和遂陰
 略屠令無隙備已所部屠不得請遂大舉內犯古囊

歲末錄

先由白泉口長驅至寧武關石湖嶺副總兵丁璉力
 戰死使倭阻壁不敢戰俾遊擊許軍周宇傑屠大泉
 北死之虜越而南殺掠至平遙居民括白挺與格屠
 以故却而俺各復入又越太原至石州殺掠益甚渡
 潘平定壽陽關矣官交章劾總督竟不罪罷歸而
 默進爲民二十一年俺各復進石天爵滿受走滿克
 漢求貢大同巡撫都御史龍大有請緝之時天爵提
 受充等振言以計擒得者上權大有兵部右侍郎
 諸將吏陞賞者數十人泉天爵于市俺各怒入寇也
 朔州廣武越屬門關趙太原諸將年無禦者遂南下
 沁源果德長子等州縣已復由忻州代移營北七都
 門恭將張世忠督與力戰屠圍之數重自己至中所
 殺傷相富已而世忠天蓋見獲百十張宣張氏俱死
 屠遂屠門救德去茲入七位運輸月九掠十衛三才
 八州縣殺屠十餘萬人馬牛羊十倍之焚公私庫金
 八萬巨銀四萬數萬項皆以石天爵爲詞時上極
 意憂進出京兵損內藏有請撤撫總督張氏熾善將士
 東西疾馳驚且掠稍習怯怯、恐屠深入同既去則

掠一二帽絛者告捷甚至報降拾死屍釋帶賣諸
府亦故聽之于是戒律日弛內地之塗炭極矣吉蒙
歸與所南忻代故日夕淫縱死諸子不相屬分居而
逆于是隆替獨強盛隆泰有九子長曰黃台吉其有
名者曰青台吉曰職背台吉黃台吉臂偏短善用其
其最畏之用命逆子隆泰黃台吉勸隆泰毋臣主繫
土蠻伐之不能克與連和不刺阿爾禿廝始能逆
臣西海為甘涼志然猶支房角其後亦折而入房二
十五年俺答復使一詣大同要求貢為逆兵所殺其

藏天錄

秋漫未請 上不之許蓋虜數年間求貢而我報拒
之我既不能有所加焉蓋高積深入而遂臣掩敗
臣功者踵至 上雖襲逆亡由知其敗壞也是時魏
督陝西兵部侍郎曾親見才與大學士夏言等
建議復套言秋高馬肥北中國凶時也冬深水枯馬
無宿藁此及春深賊勢益弱屠掠時也臣請用練平
六萬並口山東槍手二千并春夏之交攜五十日糧
抵其巢穴計官銀發糧大需數萬不克失藏之為之
早候逆徒或乃並河為塞直衝所分戊午修也現用

以省轉輸壯形勢中具大烈也惟 陛下新下六
部以為體而 上壯之今統圖上方恭懷使宜從事
其明年巡督宣大前萬達言舊日冬春未報求貢詞
恭似可許 上乃主統議責萬達其明年一上意中
變下是正亦議甘肅總兵仇鸞在鎮貪縱統如之被
逮上則言統與夏言明好故蒙 上怒而夏言言統
謀失統善治兵虜聞統至其降請皆望指自其誅無
敢議後登者其要子皆流徙而天下哀之其狀屠犯
宣府入鎮安堡經雲州永定隆慶懷來等處屠堡數

藏天錄

百殺掠人民數萬間相大震二十八年把總指揮江
湘童賜與戰備水崖設全軍虜遂東北永寧大同德
兵周而文宣府總兵趙國志連敗之是歲寇大勝寇
榆林寇宣府寇遼東而遼東人固苦矣二十九年大同
總兵張達剽掠兵林格為虜所敗死虜得二俘頗速
引去傳箭諸部大舉詔發京邊兵備之連兵連不能
猝至京兵市人耳其狀以數十騎寇蔚縣入古北口
都御史王汝孝力禦之稍却虜意眾縱我師別以精
騎由間道踰嶺出師從京兵大驚潰虜遂大掠掠順

藏木錄

義客懷柔近歲諸義士亡其微紀京師京師
 不備府駐旬日出關上起兵部尚書丁汝璈及以
 勤王王督部御史楊守謙不戰謀之足時上獨嘉
 此驚拜為大將軍仇黨者以代張連馬提兵和房款
 大舉入大同使其僕時義賄之來寇以有前類之入
 黨乃伴委焉先知房入劉瑛者請提兵備京師兵至
 度紫張連戰上見汝璈守謙謂黨能寺以邊
 事付焉多作大言而已而俺吞寇喘畜產死人民
 疫病其所控又皆歸于卸落乃使其子託以諸急有
 于遠于是黨始議開馬市申房招給金十萬番報
 市制于王堡漸及廷寧使侍郎更進主之明年成俺
 各出塞甚喜而是時中國人以罪片入房中者有兵
 富周原蕭斧之屬富有智畧俺各傳之享主親為掃
 陰富說房整田積粟通好渡河大收謀勇之士俺各
 懸書于廬之外四番為中國舉人諸生皆有市席古
 學遇之遊民然智者亦指俺各自富舉人諸生俺各
 合富說俺各統騎兵不能者給脫服地使耕荒既俺
 各曰市報計之聞大同神毒水上流陰伏甲市傍太

藏木錄

師幾不免虎口矣大同歲不拾城處可也及破之攻
 則大獲其子女玉帛是之不利而市為俺各願然之
 其在右復交斧略為言斧有異術能使城自頽者斧
 以令其黨入城內應市果則廬府門我諸門會謀泄
 引還吏道連人謀房以而愧因以十騎隨斧入城其
 財不貲乃令我曰切城者斧教我道又路脫以令縛
 斧等因執斧并其黨數十人上聞追驚皆逃官執然
 斧其小小者耳我全房告我道皆止言也是時兵部
 即楊德盛言市非計上下使吏議其官而市市
 果則復極其約河西諸部內犯而請以牛羊為業且
 又為土要諸市上見房無厭詔罷市召德盛還而
 房以故連犯達來于是徐階發為賄房事會寫死發
 指修其屍時我等悲論索市二十二年秋俺各大舉
 入寇下降徐來寧至止廣昌等處急攻伸箭浮園等
 路關南大寨固原進擊陳鳳寧夏進擊朱玉等却之
 房分兵屯化府西掠代繁峙等縣而食房駐都延平
 月餘延慶諸州縣屠掠且徧乃諸營中即以賊淫原
 會久雨乃去蓋入內地者二十餘日所殺擄掠甚

額失三十三年虜犯大同左衛撫兵安想與戰死復
從掠土朔九十餘日其冬薄攻薊鎮撫百道正進營
報日數十王提督楊博撫兵副益昌力禦之禦去其
明年連犯薊鎮宣府參將趙順發李光祚禦之敗死
上下賞格擒斬俺各諸前者賜萬金爵伯擒斬五富
周原者三百金授三品武階十房中皆令人張邦奇
自言俺各有秘書賢利在威遠堡督急攻堡不攻去
歸虜富邦奇帳下其智能之下如富其愛惜之則愈
富甚則撫兵田世威各遣富致人王熟及弟浩入虜

戴大錄

招之大同人推是美陷虜中心不平富所為與浩謀
制之浩曰說之歸不從則死之未暮也固共託富
問計于諸生計安國曰吾與瑞執吾汝為我籌安國
曰公瑞林中朋而君則登中麟也官家招降之文檄
俺各若千萬金寧不降即公莫若以此時就事取功
名毋夫邦奇曰勿聽君無重世之德于中國而君累
世之德購方急歸且為他人助取功名乎富慰之
邦奇與浩相質邦奇為浩曰若肯立公與中國耳富
遂致廷是與浩約呂仲樞內應攻大同是年趙金

入虜全欲與富皆用即速致人官捕富急富先亡
至是公事竟與李日晉同入虜皆俺各俺各仗與富
處富故若雲州、在大同右衛大邊外崇山環合水
草甘美富與全自營城而居之謀宮殿墜水田曰板
升板升華富屋也全教屠豎習攻取圍內掩襲之事
俺各喜加全與日晉為首長每出掠則貢酒金所問
計云丘富之約呂仲樞內應攻大同也教虜分三道
入會虜謀富中國今有備聞疾進騎又旨安難樂死
乃散去而邦奇私引虜數十騎索其秘書賢利堡中

戴大錄

平擒之并得呂仲樞詳狀伏誅事聞今寧州浩遂
家三十六年虜入右衛掠應朔懷仁諸州縣其勢
各于平定有委石挑松寨據通其部日收金銀供集
未降提督楊順目謂為功送之閣下卒愛未索不得
縱掠大同諸縣堡圍右衛數重順恐說言虜頗易我
以題全丘富提督而書詳論其委許之于足道挑松
寨及故金寺佛出塞誘之而去陰告平定平定執而
殺之不惟題全丘富不可得富遂圍右衛五峰堡斷
絕者六月除城中薪生食牛馬上建順詔繼代以

兵部侍郎江東熟論為民代以揚傳其時改抄商在園中卑兵突圍與戰獲僉谷孫及界與商各一人而傳與巡撫楊廷德兵楊承勳嚴兵分進磨解三十八年虜謀大舉入寇謀省偵其將入已駐會州為夾影克吟我守為密學雖稱勇銳犯總督劉遵王將遁分兵東兵奔頃琬全數易虜遂乘間入潘家口事聞降巡撫順天都御史王軫二級外調之撫兵歐陽安等論死繁微切責行性從稱疾上怒行不任連詔微論死西市復使楊傳代是歲山西倉庫時

戴未錄

以唐于龍門三十九年春唐聚吉峰口外寇犯蔚鎮大同總兵楊漢出擒其帳于灰河虜捕速使其執漢復與泰時王五曼等持靈州其板身百餘名頃之度攻山西盤道梁越關大掠而代州以南皆掠上憂事雖出軍武備漢乃安其賊是時也俺答居西海患理却下病死軍東運犯莊浪殺掠甚多四十二年三衛夷酋通半叩關索貢新鎮劉德兵明鎮伏而抗之縛其黨十餘人回何者不夷未聞下樓我理卒四今廷所撰我平苗未抵歲年通半之子俱送獲我年

者至而通半者幸受之義妻父也提督侍郎楊廷德則釋所送人獨留通平令其與諸子更迭賈以牟利卒爰使無寇進三衛夷人皆忌學唐大入掠順義三河等處京師為戒嚴選引通平父子斬之然後屠唐入援唐大掠諸縣鎮所殺面亡并總兵孫福遊擊趙漆死之既七日乃出我極失道衆皆掠亂諸將而莫敢發一矢望慶尼之而已上嘗唐所以入皆主進貨通平所致而選珠矣此其大者不其餘終嘉靖之世也選者不可勝紀也俺答有騎七萬其精騎可萬餘

戴未錄

其精騎可三四千大入大利小入小利我所以備無倫春秋不傳焉肥也唐有一略一由分甘爭嶺日其大苗以及諸部皆通而我將士偏絕不見寒餘唐傳箭為佛令心志皆一而我徒發靡常唐為已焉也為始主驅之末為絕唐飽養之而我卒食官馬唐以捨掠為止我使謀逃匿而已世宗日其初年已留心邊事晚節則居為內顧未嘗一日忘陸困之政唐成以復周防无切每風霞見其輒行警戒請兵諸詢毋

所懷發益復明功羅遵臣進時有失事程者違禁
重皆就誅矣遠臣遵時益固張功掩敗而嚴萬當國
東上深安多營貨賄稍有敗事惟有使五女安其
左右上前實此七尺軀而已大司農所發違餉即
不貸多以充索還不肯用肥其家矣自楊遵謀後
遵臣益裕自履嘉靖末年迎東德督御史劉憲知
上奉旨誣疏言諸將禦虜功狀謂虜人犯時須海水
恭張時多端沒首上曰此海若効聖下祀却登告
之煮等皆實其欺于備指送因如此一時止當未盡

藏木錄

下中沈天死矣獨趙全在虜奉俺答為皇帝作朝服
曉曉上撰贊呼為戴天恩風殷驟落虜堂死教人俺
答驚不敢出也其所為板封虜西據則留居其母孫
有眾千餘守之虜不耐番長使懷大青山口亦不能
屋石公趙全說俺答曰薊門臺垣固圻微平實選本
易卒攻番中兵持矛却掃日隘間多肥羊民饑可攻
也中國人猶宜雲為救而當去年未千里人與俱窮
我以金封其故得所款矣降慶元年俺答乃令六萬
騎為四通入并坪朔州等處偏頗諸處進得皆不

祀崇慶長驅入塞連破石州殺其如州三志台川冒
女死者數萬人復分犯文水交城平陽介休攻汾八
晝夜不利引去東趨屬門出虜入內地且以一月計
損人畜數十萬全乃復說俺答曰自此塞屬門扼居
庸據雲中上谷攻石晉故事南北之勢成矣然是時
俺答已為女大計也居頃之三衛衛勾上塞入薊州
塞大孫昌黎撫率崇禎龍閣總兵李世忠不敢出
擊虜圍之圍解諸將進之有林德崖深十餘丈金大
務勞遠夫通壁崖、滿後騎殘之過諸將得趙全首

藏木錄

俺答有孫名把漢那吉者鐵背台吉子生三歲而孤
俺答棄居鐵背台吉諸婦使其妻養之長為安仄慎
却女曰大成此故把漢那吉又自聘免捨金的女未
娶而俺答有外孫女葉許配與兄都司美而隨俺
答則自取之號曰三娘子與兄都司且治兵相攻
俺答勸子之免捨金的把漢那吉志會俺答而孫上
香把漢那吉攜其妻及乳母之大河力哥等扣敗胡
壁未入總督兩書王崇古大同總撫方達時相與計
此奇貨可居也皇儲張錫與馬官費之示俺答俺答

藏天錄

急之則因與隣使送我板升諸叛人不聽即脅誅耶
吉牽沮之又不然而撫納如漢匈奴質子事使招
其故部居近塞淹春者且死而黃台吉立我以一番
普谷蓋扶：耶吉勢必爭我因快兵稱助推亡固存
此安遠天畧也因具以上聞詔可授耶吉指揮使阿
力奇正十戶掩替自西番關把漢耶吉亡來歸我馳
還率數萬騎軍平虜城外所樹旗志裂帛為雜色白
如茶葉如火玄如墨趙全益教之必因我掩替安哭
罵掩替曰老婢不道死信漢叛兒侵漢是速殺吾孫
也掩替乃遣使來祈請崇古故不令使人見把漢
耶吉引之高閣上騎提攜把漢耶吉其下夷使訝問
耶吉耶胡為乎漢威儀歸視果也喜還報崇古因使
房所押者鮑崇德與俱掩替見崇德大悅崇德責掩
替太師有孫德而入中國中國官之侈之驕從而盛
之衣冠太師不德乃用稱兵太師有孫在中國人乎
而太師不念也不亦不愛其孫之甚耶掩替曰我敢
把中國我思我孫請以珍贖崇德曰中國何貴珍也
太師誠聽吾言可無一編貴掩替曰唯命崇德曰數

藏天錄

人趙全在太師所有并失今太師有叛人入中國內
中國納之日夜數中國苦太師太師不甘心之乎太
師若以此時降中國叛人中國謀叛而太師收受此
事實一縷皆掩替喜上書靖約尼勒遊一會而黃台
吉未之知也以烏勒趙鎮城崇古亦以把漢耶吉失
黃台吉手矢泣曰此亡弟故物遺其部屠隨使入達
時勞之醪猶黃台吉喜遂去掩替故先得把漢耶吉
後送金崇古不可乃使到德兵崇古儒之子為質掩
替喜遣使奴柱收捕趙全于日營劉四等以薦自營
省諸文字四有臂力而周原善醫開鑿先日傷矣任
奴柱收掩替各紀綱僕身掩替處全任奴柱乃出其不
王足持金悉分其賞財把漢耶吉歸祖孫烏勞若
百拜而回因遣使入謝求貢方物俱外臣 上下議
兵部議未定詔三張英議之乃遣趙全等于市復下
此議諸臣言利者十一言害者十九然部而害却乾
言夷狄未上古今盛事而同以爲厚之制奴長策也
九塞諸將皆喜莫敢自上下抵牾遂寧慶萬里未請
聞以謝地故續治藉諸遺三十餘年今歲然德今儲

離之外夫後新惜業街事大之地隔開夷情惟小皇
化大神靈想望宜從其請而大學士高拱與崇古力
主之極答乃與崇德為鑽刀之盟其詞曰天王佛祖
證我盟誓兩家有違違此鋒利于是其疏稱臣願世
世內屬詔封俺答為順義王昆都力哈及黃台吉為
都督同知把漢即吉為指揮使賓免台吉等十八人
為指揮同知卯木台吉等十九人為指揮僉事打兒
漢台吉等十八人為正千戶阿拜台吉等十二人為
副千戶格台吉等二人為百戶俺答率所部受詔甚

藏大錄

恭使使貢馬謝恩百官班賀是為隆慶四年昆都力
哈即老把都也頃之兵部下布令省為甘肅五百匹
上如三十進御使使母過百五十人該葉街邊城無
入都市期有二月以至四月為年大同于左衛得勝
堡宣府于萬金石衛山西于水泉營黃白官縣父下
相能兵市新平堡市物虜以為難言父毛我以此銀
絲綉諸貨官市平穩民為市其秋市成凡洋馬七十
餘匹官給五十六萬緣賞賜酒肉布帛費四十餘兩
官能及切盡著力二省等復諸市詔予吉蘇市紅山

敬切盡著力二省市平是清水營吉能皆吉來于始
俺答受封時切盡等在營給使省曰我西陲之爾也
帝何遣渾馬察古令好結曰為名請共至是亦封吉
龍為都督同知却前四十九人授指揮千百戶有左
與知蓋者力皆許市明年春女把都吉能相繼死俺
答念佛衣請金字經及喇嘛僧詔給遣之已後以回
事請給與義王印封指塔市鐵錫賜虜使入京兵部
議印宜于鐵錫宜勿于印于于銅使者毋聽入止而
鑒之還諸情獨給財物如于于宜從之俺答每市時

藏大錄

身赴場陳八奉約來陰主其子平陽獨遊索回而示
銅得賣台吉市每役期却下平時掠我民後劫車夷
罕聞等東使華國者不知其所從來嘉靖間堪流居
宣府塞下而先是有史災者亦以黃台吉恭唐自後
歸諸帥以黃台吉劫車夷諸兵之藥者曰虜方和毋
起也諸諭虜王每口置二畜分地于陳謂之守口夷
自虜市成邊境稍寧謹願諸臣始謀本謂借和階邊
備其後備既不備抑又復地虜浸給不如約所市易
半敗為一入報死而或藏值日增王厚金錢數十萬

錄不給則剝士供之凡剝自正德後補任來嘗與虜
戰殺其酋虜部每西輒以復擊凡剝為大猷食諸
番西北苦之而東虜土蠻數入遼東塞李成梁守遼
東數破走之亦無所失亡也

戴大錄

兀良哈

兀良哈古東胡地高辛氏之裔昔高辛時海海陷送
林城間遇胡項之墟樂之封其子厥趙若為邑於棠
蒙之野號曰東胡漢鮮卑唇吐吞渾宋契丹皆其地
也在烏龍江南漁陽塞北元時為大寧路北境高
帝既有天下東夷遼王惠寧王朵顏元帥府各遣使
來朝於是即古會州地置大寧都司封子權為寧王
侯之後置大寧安顯福餘三衛指揮使司故是名內
外二遼與遼東宣府東西為外藩 成祖靖難時將

戴大錄

引兵南向惠寧王謀其後自永平攻大寧入之謀擁
寧王燕府中賜子兀良哈說之兀良哈皆喜 成祖
行寧王饒之即兀良哈從一呼皆戰遂擁寧王而入
關於是取其三千人為奇兵三千營 成祖德兀
良哈天下既定盡割大寧地與之使寧王而為使行
都司於保定孝慶尋增置卜喇哈衛大小頭目二百
七十校歲再貢給牛具酒食布帛良厚自是其部落
益蕃成寧寧內遷與遼東接隣絕矣久之陰附阿
魯台二十年 上親征阿魯台還師擊之大敗其衆

於在烈河新首教百指而長數十人盡收其牛平
馬十餘萬宣德三年上出巡邊駐蹕遵化通其眾
為勝入寇上以鐵騎三千分兩翼擊之于射其前
鋒三人斬其前渠正統中倭寇遼東延安境上怨
其反覆不常命成國公朱魯與安伯徐亨都督馬亮
陳懷等分剿之魯等擒捕其後遂賊徒獲其人畜而
左恭府都督同知楊洪亦俘斬兀良哈安出等部下
於瓦剌蘇等處兀良哈亦尋悔罪自獻所獲紀邊諸
人相與不絕也三衛中惟朵顏據地最險兵騎最強

歲大錄

十四年也先寇東部大軍福餘不能自立從也先為
向與隨之未竟見我所以待也先比其待三衛如優
數倍憤然謂我畏強而優弱自是天順成化間與朵
顏報通北虜七里校此如思蘭等入寇已報謝罪
國家報撫納之而彼亦小小為寇抄不絕弘治中守
臣楊友張璘燒荒出塞擒殺甚眾自是愛起陽明陰
逆然亦貪我賞賜不絕正德中朵顏酋長花當之子
寇馬蘭谷恭時陳乾樂之花當子射乾一死本兵王
璘請責問花當執其子償罪花當恨寧素其子不敵

絕漢好嘉靖中與北虜為婚婚時時燕喜入我邊站
問之輒支吾對我中國不能為我主與婚婚求好而
已朵顏酋長近有長昂董狐狸妙變夷婦大小嬖只
猛可順等號為六虎長昂死其子賴蟒尤虎橫恃險
而強有自來矣

歲末錄

花雲 許璣附

花雲世為懷遠人少孤隨母嫁孫氏貌偉而黑號勇
絕人儕華畏服之癸巳杖鉤謁上於臨濠上奇
其材力俾將兵畧地所至輒克破懷遠城口虜其帥
以歸進攻全椒拔之群寇據繆家寨雲俟夜襲之寇
散走上將取滁州單騎前行遇賊數千人於道拔劍
躍馬衝其陣而過賊驚曰此黑將軍勇甚不可與爭
兵之遂克滁州甲午遂上取和州丙午三百
授管勾明年乙未率所部先渡江上克太平以

藏不錄

花雲

忠勇可信任命宿衛左右丙申上破集慶雲
六千人總管狗鎮江丹陽丹徒全壇諸縣皆下之
過馬駝沙劇盜數百遮道索戰雲且行且聞三日夜
皆禽殺之授前部先鋒攻常州拔其城駐守牛磨營
夏六月立行樞密院於太平遂拜雲院判陪安遠太
將軍丁酉春正月克常熟州獲卒萬餘命雲將之秋
七月以兵三千之寧國陷山澤中八月群盜相結梗
道雲操矛鼓噪出入營壘間斬首千百計而身不中
一天運帝守太平庚子夏閏五月偽漢主陳友諒以

舟師入寇圍太平雲率麾下三千餘人結陣迎戰三

日賊不得入城中乏食雲士馬億城陷賊縛雲急雲
怒奮身大呼縛盡解起奪守者刀殺五六人罵曰虜
非吾主敵也曷不趣降賊怒碎雲首縛于舟檣眾射
之雲忿激罵賊不少變至或鋒猶壯已而賊犯龍江
上命諸將力戰賊敗遁去後五年甲辰上即吳王
位追封公東丘郡侯死時年僅三十有九妻却氏雲
妻偽時一子方三歲却氏以牲酒祭家廟會家
族泣曰今城且破吾夫忠義人必以身死之吾夫死

藏太錄

必不獨生然不可使花氏無後嬰兒在若善撫
育之口索就禽却氏赴水死年少雲四歲時見孫氏
瘞却氏屍遂抱兒以行偽漢軍虜之至九江軍中惡
養小兒孫氏以兒授漁家屬之曰此兒良宜善視之
是年冬王師伐偽漢收孫氏至漁家視兒在欄
漁各出竊兒以走夜宿陶穴中天曙脫簪飾舟渡江
遇偵軍奪舟棄江中孫氏抱兒過斷木浮至附之入
華洲採蓮實哺兒七日不死夜半聞人語聲呼之遂
老父號雷老若之故與俱行明年春二月達

上所孫氏泣抱兕拜 上上亦泣寘兒於膝曰此將
種也賜當老衣遣之復其徭已而令人追之忽不見
兕八歲時 皇太子就學年十三賜名燁授虎賁右
衛副千戶後七年拜食水軍左衛司事于洪武丁巳
偕孫氏至太平奉母骸骨歸乃東草廩公以二月已
未合葬上元縣南五十里之水橋

許瑗饒之樂平人讀書聰明強記至正中兩次易經
第於鄉第一及會試不第放浪吳越間每醉輒大
言負人未有知之者歲戊戌 上駐兵婺州瑗以

戴木縣

而士進謁因言於 上曰方今元祚垂盡四方沸
騰之勢不能獨安夫有椎畧者乃可馭椎
材有奇識者然後能用奇士欲掃除僭亂平定天下
非攬收英雄難以成功 上曰今四方紛擾民困塗
炭予用英雄有如飢渴也授博士番帷幄中參謀議
以太平股肱郡命為知府瑗至厲士卒修城池撫黎
庶庚子僞漢陳友諒率舟師攻太平守將樞密院判
花雲與瑗率以兵三千拒戰友諒攻城三日不下引
巨舟泊城西南士卒緣舟尾攀堞而登城遂陷瑗被

執罵不屈死之 上嘉其忠追贈高陽郡侯

戴木縣

韓成

韓成紅縣人有勇畧壬辰從太祖崇義率先戎陣
攻徐克泗破諸山寨甲午克滁州授鎮撫守禦乙未
渡江拔采石太平攻蕪湖丙申克金陵鎮江并處陞
元帥守金壇從攻常州敗援兵解牛塘圍遂取揚州
從下婺州浚池陽戰龍江擣江州下南昌皆有功陞
帳前總制親兵左副指揮使侍帷幄從援安豐攻廬
州偽漢陳友諒舉所有兵號六十萬圍南昌急成從
上親征大戰於鄱陽湖自戊子至庚寅三勝之後酈

韓成

韓成

戰被圍窘甚一時群將計無所出上方設奇成親
冒典上類進曰臣聞古之人有殺身以成仁者臣
不敢辭遂賜成龍袍冠冕與上服同對賊衆投水
中賊遂退友諒敗死上還建康謂中書省臣曰自
古兵爭忠臣烈士以身殉國朕與陳友諒戰於鄱陽
韓成放忠死朕朕念之不忘爾中書其議所以崇報
之禮贈高陽郡侯建忠臣祠康節山命有司歲時祭
之

孫炎

孫炎字伯猷句容人身長六尺餘面黑如鐵一足偏
跛氣豪才雄持群風生能為歌詩元至正中丁復憂
惺以詩名炎從之遊日夜相切劘益好立機括下紙
輒盡辭米爛然驚動一時雅好酒嘗與惺對飲務出
奇相勝每得一典句拍案大呼投飯起舞聲撼鄰
所與交皆天下英俊雅以經濟自負常曰孫炎男子
豈死蒿下耶會江淮大亂太祖渡江克金陵聞炎
名召見與語炎陳元運將終勤上延攬賢士以成

孫炎

孫炎

太業累千言義明辭正上甚悅之辟為江南行
中書省掾每問以事炎慷慨激切所謀多合上愈
嘉重從征浙東以勞擢同知池州府尋陞知華陽府
皆有表已亥擢行省都事王師克廣州擇守者咸以
處在小澤間盜賊悉結不解惟其人上既才炎遂以
炎為廣州總制錢穀兵馬之籍悉以委之不取中報
且以勅牒未署者付之聽其辟任炎四馬入慶時州
外七里皆賊寨穴據青熊黃狼虎踞不奉官府約
束炎至坐聽事召城中民列階下諭之曰元之不為

天祐入其知之今四海裂為七八然吾觀其志皆無
以生民為心者得天下者必吾主上也至今尔民梗
化未知朝廷意昧者猶或握兵載溝中自招誅滅
主上不恐加兵故命我而諭尔民將以安尔非屬汝
也尔民審思之怙怙遵化則有後福不然吾恐尔民
將盡為我民叩頭拜謝誓不敢二心轉告其鄉民以
孫使君不可抗押炎亦下書屬孫備諭之數月皆化
為良民炎遂擇其勇健者練為兵擇其衆所服者而
為之長有寇則率以禦無事罷歸為農聞有小警發

藏本錄

一符立至軍門靡敢奸命強族素驕蹇者皆畏之如
神雖在數百里外亦皆縮氣喪膽民賴以安人人謂
顏渾孫使君治吾郡時秀民有能才者見方戰事勝
負未分皆伏居山谷中不肯出炎患之鈞至一二人
間有才者錄其姓名為書遣使者招致之而故中丞
劉基章遂知府葉琛皆為歲士所推基最有名亦豪
俠負氣與炎類自以為不當為他人用使者再往迺
不起以一寶劍遺炎炎賦詩以為劍當獻之天子新
不順命者我人臣不可收受封還之草數千言開陳

天命以諭基文辭甚美基不答遂巡就見置酒暢飲
與論古今成敗基淚服之嘆曰基自以為勝公觀公
論議如此基何敢望哉炎遂致基於京師上方征
伐無一兵與炎壬寅二月賊將李甲賀乙叛襲炎炎
被擒幽室中列卒守之脇使降已知其不可得乃
以燭燭斗酒噉曰以此與公訣炎拔劍割鴈舉危酒
曰嗟乎我乃為鼠輩所陷爾死大豕且不爾食賊持
刀視炎飲酒自如賊叱其解衣炎罵曰此紫綺衣
至止賜者吾當服以死勿解引枕而卧賊不忍伺其

藏本錄

睡乃害吾時年四十二事聞上嗟悼命婦其喪賜
葬於金陵聚寶山洪武元年上即皇帝位念宣勞
之臣閔炎疾遂遣封丹陽縣男其妻為賊所擒亦不
屈於炎事親孝與人交緩急可仗遇匱乏者解衣推
食以給之所著有詩若干卷其弟子將敬敬編次傳
於世

濮真

濮真鳳陽人國初從舉義以忠勇被過渡江取姑孰
安建康拔維揚下毘陵克宣歙池娶諸州平江西九
江南昌吉安撫州湖廣武昌淮東泰州收平江閩浙
征進中原河洛關陝皆有功歷陞都督僉事洪武初
征高麗兵敗被執高麗王詰之曰汝無故而加兵吾
境亦有說乎真曰我主上神文聖武撫有華夷一
視同仁爾國叛服不常主上怒其欺肆不忿即加
征伐數遣使諭意爾不奉若上旨故始命將聲討

戴大猷

濮真

皇為無故餘悔過致順歷幾轉禍為福王愛其驍勇
徐曰吾欲用爾為將亦不失富貴何如真勵色曰吾
為天朝大臣視爾夷君猶若下風敢以此望我耶
王怒教兵之真乃罵曰夷虜爾害吾王必滅爾
國爾不知吾大夫夫有赤心肯爾屈耶即剖心以示
之而死王初意止教迫脅真不虞真之死也真死王
大懼遣人入朝謝罪併歸真送行兵士上曰濮真
當危難東義不屈忠節可嘉追贈樂浪公謚忠襄表
其門曰班超群將志邁祖帥時真子璵生甫數月即

戴大猷

璵撫中封西涼侯食祿二千五百石璵幼超朝弱傷
命錫玉字牌懸璵冠俾人遜避嘗從大將軍征討有
功又出練兵臨清二十六年坐黨戍五開除

王祥

王祥字季寬，義興武康人。少孤，居喪哀毀，有石峽書院，山長有學術。父良，王為常山教諭，讀書善辨，深春秋。母陳名貞，通醫藥，皇堂浮屠老子書，祥始生時，災澤夢五色芝產其家，樹既長，秀英敬惠，善古文，辭與宋濂並受學於先學。至黃潛為高第，與濂齊名。順帝末，上書教十言，時宰嫌其切直，格之歸隱青巖山。占者齊琦見之，驚曰：公異代人物也。幸自愛，祥亦知元運衰微，深自韜晦。李元忠守金華，用祥為儒士，祥見召署中書省掾。

王祥

戴大霖

戴大霖字之洪，都平祥進領。上讀而善之，曰：吾固知制東有二儒，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遂授汝西儒學提舉司，核理奪情，除侍禮郎。兼引進使，遷起居注，轉同知南康府事。上將即位，召議禮許旨降，濂州府通判時。上用糾猛，又元政亦從起兵，諸卿未嘗既定，繼統未盡，滅除祥至，即具以忠厚寬大均備，薄賦言上。上嘉納之，亡何召還，與宋濂同修元史，嘗被賜梨漿，他日在史館渴甚，問謂濂曰：何當添大官梨如昨日。上聞，復使賜之，書成授

翰林侍制同知制誥坐失朝降國史院編修三年使

招諭吐蕃五年，復使雲南諭降元梁王把西刺兀爾，祥至雲南，宣諭威德，說其歸命，梁君臣相顧服，舍而徐議之。會元有遺孽自立於漠北，使其使脫至，至而祥求起兵，主和便背之。祥持奏登揚氏意，候其去且議，祥而脫之。知之既至，遽問明使者來乎，安在。王謝無之。脫山勢色曰：大王與旧君骨肉之親，唇齒之勢也，當與相守而誓，相聞今國亡不救，內靡義旗，旋踵外禦，必屬他人，何面目耶。即上馬去。王畏脫

王祥

戴大霖

既強出祥見之脫，怒欲按屈祥，罵曰：爾之前王纓絡腰纏幾萬，而君祚幾百年，足矣。示嗣君，倪德作德民散，盜起東裂，西崩，不能障控。皇帝神明威武，海內歸心，登極寶於布衣，取天下於群盜，尔孽不自怙，量尚敢萌，張增燦死，灰三尺重，堅知其無能為也。公昔原上尚，雖手脫，益怒，殺之。司徒達里麻，昔達帝，解曰：王公才氣，天下無雙，止兵交使在，若在，前經公看，不遠遣之而已。脫曰：今日雖要嬰，御命，情尼相禮，吾亦敬，衛其頭，何知王公，祥領梁王曰：我

戴夫繫

我喜科皇章朝聞夕視師矣遂見我達里麻相與論
 尚火登之及雲南平律子紳入雲南行及求律亦替
 參督恭悅渠亦及與律游者為紳稱說律平生及所
 於狀乃知律火登也而莫復其處為主載之還鄉
 建永時紳言律於朝得贈翰林學士奉議大夫謚文
 簡永樂革除人無敢者成化六年義烏劉傑以請
 頂贈翰林學士謚忠文弘治四年建祠雲南祀律及
 刑部尚書雲鎮曰二忠紳字仲縉律及時年甫十三
 聰明過父落筆為文沛然不可禦與兄綬事母盡孝
 及卒哀毀踰禮未幾綬亦歿紳獨綜理生業築工憂
 患中的傑然負前志盡取經史百氏言窮其治博會
 其旨編綴標榜標出入上下而振擷其精義未遑一
 竟器之曰予竟有後矣蜀王聞其賢馳書幣聘為教
 授持衣客死紳痛公死前重微遺物未返立隴白墓
 情於王王憫之給通里費遣人送至雲南訪求不獲
 遂即死野莫祭仰夫號慟幾絕道洛悲之述滇陽慟
 既記必著志建義元年月恰事中徐誠恭做諸天官
 授國子博士諸生方俞然劉恭諭平卒年僅四

戴夫繫

十一紳居恒悼其親終身食不熱味亦喜為文章有
 繼志齋集三十卷子檢克遵父教居喪以孝稱方孝
 孺被刑徐與鄭珣私負其骨成祖逮徐繫獄既以
 律故宥之予之官歸以疾入青岩山其卒也門人私
 謚為孝莊先生徐子汝舉進士授中書舍人亦辭疾
 不仕弘治初與陳獻章被荐應召道卒

吳雲

吳雲字友雲宜興人少有文行為國子生同輩皆推重之任元為翰林侍制魏國公徐達定元都以其禮致達遂除弘文館校書郎擢刑部郎中尋遷磨勘司令洪武壬子拜刑部尚書明年出為湖廣行中書省參知政事乙卯坐事被逮上重其才至即釋之時元梁主孫雲南尚未下於是上諭雲曰今天下混并四表賓服獨雲南一隅未奉正朔殺我使臣朕欲以兵取之恐勞師費財且傷遠人卿能為朕作陸賈

戴天霖

吳雲

乎對曰天師所在誰敢違之第彼恃遠故阻聲教臣奉命陛下威德律告以大議論以禍福彼必附順若冥頑不從與師未晚上然之遂遣雲行會梁王德鈺知院等二十餘人使漢北為大軍所獲械送京師云款吳恩懷之命與雲偕行至雲南之沙塘口鈺知院等謀曰吾為奉使來建中近被執而還罪必不宥於是說雲改易制書共結梁王雲不從鈺等之通梁王亦遣人來勸降通令胡服髡髮往見雲曰朝廷念雲南一方生靈不忍加兵特遣使持勅招降汝輩今

反欲脅使臣以降邪吾以死自誓終不為汝屈遂被害既而梁王壯其節命收其骸骨送蜀給孤寺藏之後雲南竟入版圖朝廷始知雲之死適其子龍亦以其事來白乃命馳驛奉觀歸葬而除龍為國子生龍貧不能還鄉以雲嘗仕湖廣即葬江夏縣金口鎮歲久遂占籍江夏弘治中御史王詔巡撫雲南為請於朝詔贈雲刑部尚書諡忠節與王諱並祀改祠額為二忠

戴天霖

傳安

傳安字志道太康人也。以縣吏起家。歷四夷館通事。金人鴻臚寺序班。洪武二十七年。轉兵部給事中。明年。復遷禮科都給事中。永樂初。西域撒馬兒罕弗賓。再遣安持節往使。至其國。以順逆禍福諭之。撒馬兒罕酋長負固不服。且覬安使降。安曰。吾天朝使臣。可從汝反耶。酋長怒。因羈留。安庭居十三年。艰苦備嘗。志節益勵。酋長知終不可屈。乃以禮送還國。因獻名馬珠玉以謝。自是。臣貢遂通。安既歸。以老病不能

職

傳安

任事。歷乞骸骨。上憫其賜一品服。致仕。仍令有司月給米。米。亦與夫八人。宣德四年卒於家。上遣官諭祭。仍命有司治其事務。安之使西域也。方壯齡。比歸。鬚眉盡白。同行御史姚臣。太監劉惟俱。物故官軍千五百人。生還者十有七人而已。安子霖。舉賢良。加正任。錦衣衛經歷。逸史劉振曰。昔漢蘇武使匈奴。十九年始歸。谷吉使匈奴。單于乃竟見害。今現傳薛事。亦何其類也。夫事之遭值有幸不幸耳。幸而事濟。完名全節。何必於

或不幸而臨難。豈求苟免。是故子卿志道之不改谷。永吉巖之取其致一也。要之。不辱君命。自請其志而已矣。

職

劉備

劉備字子奇江陵人曾祖伯華祖貴而慶積於躬御
里端重父沒政益修厥善一日夢天降赤幟上書備
實是夢生子會鄉先生命名符於夢因以備為名備
幼露落不羈讀書日記數千言下筆成文蔚然可觀
既壯志益堅平居言不出口遇事剖決有道鄉人皆
希之曰異時公輔之器必此子也洪武乙丑登進士
第擢駕部主事陞郎中遷右侍郎進尚書總制軍政
綱舉目張永樂丙戌日南干紀王師問罪擇廷臣有

戴天錄

劉備

文武全才者總督軍務備實為有既受命運籌畫策
夜以繼日師登賊境罔不克捷既曰彼無善夷人為
渠魁所脇既獲元惡餘孽可以居及之日南之戎幸
得以靖既凱還上深嘉之未幾餘孽有聚林堡構
患愈深朝廷次備聲威者著夷賊猶伏仍遣與大將
軍沐晟往勦之備曰此行吾當盡除逆賊以報國
師行萬里直抵化州夷人聞備至憤所鼓躍獨元首
扼令不伏備登夜不違好謀慮勝總戎有莫能往者
備既親冒矢石分軍前後掠敵所至輒捷一日襲寇

至大安海口遇颶風大作揚沙走石晝夜莫辨比進

則人馬難行退則敵衆掩合備乃長吁曰嗟乎豈天
未欲遂我乎治耶因誦羅隱詩曰運去英雄不自由
且戰且行豈無退意卒致後軍弗前勢孤懸絕遂陷
賊圍賊用言挑之尔若順我共享富貴保尔主僕
屬聲大罵逆賊弗恭踐虐我百姓擾害我邊疆我前
奉命來討不肆殺戮撫安而還豈我之兵威不振
耶特彰聖天子好生之德也不料尔思罔悛後復
天討爾今日之逼氣數耳賊戲曰可一揮銀公生備

戴天錄

漢書曰堂曰二丞相衣冠大臣豈屈尔腥膻犬羊之
下乎劉尚書雖歿天朝豈無劉尚書乎王師渡至
師衆死無遺類矣又謂杜南題諸葛亮詩曰出師未
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賊不辨鼓衆而進遂遇
害事聞上悼愴不已為之輟朝賜賻葬甚厚
皇太子諸王皆遣祭公卿各為詩歌以祝之仁宗
即位猶嘉慕之遣官齎祭賜以誥命賜榮祿大失程
國少傳熾曰悲節官其家子奎為給事中

陳洽

陳洽字叔遠武進人資貌奇偉謹敏有才識讀書力學淹貫群籍尤工於書法弱冠以薦授兵科給事中奉命點軍卒過月報職其面且記姓名弗忘有再至者執答責之絕我恨請罪洽上其事太祖嘉之賜織金鶴鶴衣一襲洪武丙子其父貞成五開沒時五開棄冠竊發洽聞之歸父喪或止之弗應涕泣以行觸瘴冒險間關五千餘里竟負骨莫焉建文初兵部尚書茹瑋薦洽才可大用遂奪情起淹授文選郎

藏大錄

陳洽

中 太宗入正太統拜右侍郎尋轉左量才任官銓謝惟亦漢署江陽事名譽益振永樂乙酉遷大理寺卿持法平恕民無言寃者丙戌文趾黎賊構逆朝廷與師問罪命洽視賊蹤調上兵三萬以佐總戎來獨黎賊能像若還命掌春官事論功定賞人無間言也且文趾餘寇作亂命英國公張輔率師往討之洽與參贊机務逆擒其克渠蘭定而還辛卯奉命鎮交趾綏輯其民先教化而後刑法夷人安之乙未還京師上嘉其功陞兵部尚書丁酉漢興豐城侯李

彬同鎮交趾燕掌二司事洪熙中太監馬騏奇敏橫暴文人再叛宣德改元黎賊勢益張命成山侯王通率師討之洽仍與參贊是年冬十一月出師洽以爲宜駐師沙河以視賊勢通欲渡河而陳洽反覆論以利害且陳方畧弗聽謂旦五鼓麾兵以渡洽弗能止

次寧橋賊自己至未力戰弗退洽遂奮馬突入賊陣執擒其首惡身被創甚而了無怖色既而墜馬左右欲扶掖還營曰主帥且退公何自苦如此洽張目叱之曰吾受朝廷厚恩四十年報國正在今日吾豈

藏大錄

侮生忍恥者乎眾皆潰散洽奮勇持戈前進手殺數人知方不能支大罵自刎而死賊相視駭事聞上曰大臣深忠獨國一惜獎人贈少保諡節愍重恤其家官予權刑科給事中

何忠

何忠字廷臣江陵人舉進士為監察御史有能名永樂中以言事左遷改平知州忠聰敏有政事才居官廉慎不妄交處為御史持正論人莫敢以私當言事時忠以疾家居諸御史以所言事示之忠為增損皆切於事情為州民心翕然安其政雖深谷蠻苗素頑獲者亦樂于趨事宣德三年夏忠以計事至布政司寧橋之敗賊陳勝進逼城下人心惶懼成山戾王通詭謀與賊和為書遣山壽家人遺賊謂朝廷宥其罪

戴天霖

何忠

賊果信之引兵退先是密遣人奏事俱被賊遮番至是賊以朝廷有罪遣前領陳渭老等奉表謝恩通遂遣忠及弟戶桂勝託以奏還地方與渭老同入朝寔欲工達賊情請益兵征勦五月至昌江內使徐訓泄其謀忠等遂被拘留賊索聞忠剛介有學識數以莽言英賊誘令沒已忠不聽後以刀鋸臨忠曰逆則生不逆則死忠瞋目現賊大罵曰我天朝臣子恨不斬汝以歸報朝廷前逆汝反求活耶罵不絕口又以刀逼勝亦不屈忠父子及勝同日俱遇害忠初被拘

即賦詩以反自警云

戴天霖

李任

藏夫錄

李任

李任金華永康人洪武中襲父爵為燕山右衛指揮
 餘事從太宗起兵靖難以功累陞都指揮同知鎮
 守彰德宣德元年從征叛賊黎利守昌江賊既復都
 督蔡福通令至昌江城下呼任等速降任於城上罵
 福曰汝為大臣不能殺賊反為賊用狗鼠不若以銳
 擊之賊惧擁福去賊以昌江為官軍出入咽喉之地
 太僕兵家用為龜邑公車雲梯未攻任與預福等
 留老幼婦女守城率精銳出擊賊燒其攻具賊又築
 壘對城中任福夜出襲賊賊營掘地洞敵潛入城
 任開橫溝用將軍名擊之死者輒以城中士卒初有
 二半餘人前遂至城餘戰賊亡過半賊益兵象攻圍
 日急相拒凡九閱月人力疲困易糧乏而賊益衆
 以雲梯登城奪其門任福率死士三戰三敗之賊擁
 象盡兵而入任與福不能支皆自刎死時宣德三年
 五月也內官馮智指揮劉順知府劉子輔俱自縊死
 城中軍民婦女不受屈辱自殺者數千人

王清

藏夫錄

王清

王清字一寧合肥人世以武功為濟寧衛指揮慷慨
 多勇畧常提兵入衛宣德間率所部出喜峰口及至
 驚駕海峴虜累立奇功正統二年陞廣東都指揮以
 親老不遂迎養陳情乞分俸於原衛詔許之蠻夷叛
 據大藤峽清往討有功成辰總督廣東軍務已巳協
 同總兵駐軍高州廣賊黃蕭養劫鄉民叛衆十餘萬
 攻廣明靖占大將張安帥舟師赴援至沙角尾水淺
 舟膠安戰失利清力開移日舟被重創矢石如雨左
 右皆悍不敵近清身隱計窮遂為所執賊素畏清給
 以井官推為上將否則必誅清罵賊不絕聲又置之
 檻車不能成日令衣誘之清終不聽惟求一死翌日
 就戮清曰汝輩繫我城下呼三司官臨視使知吾死
 所賊如甚重擁至城下害之事聞朝廷憫其忠貞
 和子爵二級清善為詩臨賊中因寄衣廣州士大夫
 書一律云西捧天書鎮百蠻偶因兵敗不生還飄零
 身世輕于葉落落襟懷重似山半夜悲吟珠海寺幾
 回夢望龍門閣憑君獨有衣相寄為我招魂宇宙間

所著有建業集行於世

戴大猷

趙敏

趙敏字子聰汝陽人也大父好德洪武間官至吏部尚書嘗召與四輔官內黃何顥周并內殿坐論治道上悅命畫工圖其像又賜衣一襲及誥命以示褒異父毅永樂初以荐授工料都給事中累遷工部右侍郎兼詹事府少詹事奉使交趾卒於途敏少英毅善屬文濠工書翰同儕皆以為弗及年二十餘舉於鄉授兵部主事立統甲子夷苗思仁據麓川以叛上遣兵部尚書王驥率京營及四省軍往征敏預參謀

戴大猷

趙敏

軍事時吏部郎中己巳秋也先入寇中貴王振勅其親征敏白吏部尚書王直率百官諫止不聽敏遂扈從出居庸關八月師次宣府虜報踵至兵部尚書鄭瑄請疾驅入關而嚴兵為戰又不許會日暮風沙起中無水兵馬皆飢渴瑄請戰又不許會日暮風沙起虜四面集矢下如雨頃吏師還及風止不知車駕所在衆歎歸敏曰昔嵇紹蕩陰之事諸君獨不聞抑君有難臣當誓死以赴乃易服躍馬而北陷于陣死焉景泰元年贈奉直大夫廢子遵為國子生

逸史劉振曰初 英宗北征子聰以為不可何其明也及遇土木之難挺身而死又何其勇也既明且勇假令統六師東鉤軸其疆醜虜揚國威無難者然名位卑微竟以弗濟悲夫悲夫

戴夫錄

袁彬 哈銘 沙孤理附

袁彬者江西人 英宗在虜中彬以校尉見 上察其能書留之 上在虜中惟彬與哈銘沙孤理三人朝夕左右彬以能書故獨著哈銘者故与其父只為通事被留虜中脫衣易羊皮章以見 上上以銘曉虜語亦留之而沙孤理者不知其所始虜擁車駕扣宣府大同門從居庸關抵京城下不納迺入虜營皆彬與銘從上下聞賊晝夜度澗河涉險冒凍周旋夾持 上有宣旨通書則使彬 上在虜帳冬夜與彬親同寢彬竊獲 上足沙孤理往逐取水負薪皆叩頭告也先異之召問其名姓彬為人溫美多計數善宮漢時為隱語而哈銘沙孤理亦能諧謔悅 上悅 上以彬 上以彬為內官審察者改夷種也先之擁車駕扣軍府亦南關聞而趨京師皆審察誘之既不得則復欲擁車要得甚辛騎送 上入南京彬與哈銘喜京師能虜何遽得入南天寒甚 陛下必無行 上止審察計不得并言虜欲殺彬及銘者屢矣虜抽草捆載彬之廬中而將利彬膚開彬腔 上使銘往

戴夫錄

袁彬

球竟用談笑解也先請以妹尚 上彬請 上解之
曰返國而後聘彬中寒 上手治瘰癧其背汗決乃
已熟羊解召而与共啖之銘嘗熟睡手墜 上胸
不飲其覺俟其展身而徐下之間引嚴光事以語
銘曰尔無似之耶銘叩頭稱禹死也先問過 上皇
帳間語曰 皇帝所治臣若民及日之出沒領四十
萬衆來邊外顧一人不得濟得濟獨哈銘哈銘 皇
帝身若口也無哈銘 皇帝言也先不知也先言
皇帝不知 皇帝歸還為 皇帝宜善視哈銘 上

戴夫錄

白我不視哈銘雖當視哈銘 上還 景帝以彬為
試百戶既漢位超遷錦衣都指揮食事而擢銘為指
揮同知賜姓名楊銘沙孤狸為百戶賜姓名李成賜
彬城東第一區使中官改而勢引太液池通穿中御
溝役十人彬娶便太舅孫顯宗主之先後賜予甚衆
間召宴對略用家人禮 累遷都指揮使而百戶門
達校尉遠泉者積官與彬誼治鎮撫 上欲裁抑
石亨曹吉祥授彬意彬避謝不敢以爵果果任之石
彪坐誅吉祥從子昭武伯致恐不免殺果果死問

達治鎮撫如故達始為都指揮食事時 上有所付
獄多平反中外翕然稱之及其繼果乃學果所為以
自矜於 上達甚竝見信百官畏下之獨彬倚舊恩
自如達念得言已於 上者惟彬及大學士李賢察
知彬妻父千戶款籍彬勢詎人財因奏請下彬獄法
司論贖徙還職而尚未快有罪人安者故以錦衣力
士為彬卒坐法或遣遇赦還政府軍前衛達因令安
言其得還政府軍也實彬與請託於是復言 上捕
彬而許彬愛西序曹欽及諸子謁者饒遠多用官木

戴夫錄

造私營索取而執奪人女高妻凡數十事 上不悅
白彬倚故大恩頃我雖然法當行還我一活袁彬足
矣他任治之達還執彬下獄刺蘇更下彬不勝苦且
誣伏張安中有男子楊墳素不識彬奮然擊登聞鼓
上書言駕留虜足處從臣庶奔走逃生保護聖躬唯
彬一介今者無人奏劾卒然付獄拷掠備至法司雖
知其枉豈敢辨明乞以彬等御前審錄庶得明白臣
本草茅身無祿秩見映不平昧死上奏并下達治達
憲皆之百餘白此必有以甚汝頃恐達死不得白又

藏天錄

知達意在賢謬曰小人有陰事且告公達言曰前
 頃發耳達曰頃小人何辨此以李學士草耳達益喜
 趣罷答出湯沐沐頃醢肉之奏請三法司會鞠午門
 外欲執賢還對監獄者太監裴當曰此小事李公太
 臣也乃罷頃至午門懷其餘肉大呼曰天乎冤哉小
 人也何從見李閣老死則死耳敢妄指門指揮醢肉
 小入今引閣老也南今在且言即有餽彬者恒倍餽
 達歷指數之法司畏而不敢盡開論彬贖絞頃斬
 上命調彬南歸永帶休閑住毀所賜第禁銅頃而李
 賢亦得免 憲宗即位廷臣言彬枉召還如故而達
 論近繫獄失之得故等成南丹彬更饒達贈之金良
 厚諸公以以多為嘉靖中特錄彬孫天車為錦衣都
 指揮食茅以報彬其衛功成在 英宗時既得為百
 戶莫轉官徑求內府其止怒下錦衣鞠之楊銘占
 達官也先姑沐兒謀脫成罪會 上幸曹吉祥第也
 先姑沐兒為裁精 上知出銘并下銘獄謫貴州衛
 副千戶後遇赦俱復官銘以刺襄功進錦衣指揮使
 至弘治中猶為大通事而或不知其所終

藏天錄

韓青 韓青全椒人父貴為北平衛千戶從 太宗靖難累
 常都指揮同知苑小河之戰青善騎射英勇過人永
 樂中襲指揮使 上征迤北命率邏騎為前鋒攻殺
 醜虜賊眾宵遁閱數日師駐大城陽和復命青將勁
 騎襲擊之賊望風奔潰宣德丁未并延諸羌侵邊命
 總戎征之舉青輔贊青才識敏給能飭邊備嚴號令
 訓練間有古良將風既還陞山東都指揮金事操
 執清慎門無私謁暇則與賢士大夫講論古今及將
 繼武經諸書以資閱見嘗駐節臨清總督江淮漕運
 操士不常而事集遷都指揮同知正統己巳秋 英
 宗北狩 景帝即位詔凡邊關可通馬者悉以重
 臣守之紫荊關尤甚重命青拒守而以御史孫祥為
 監軍青倉卒至聞關寬嚴多岐路守者素不為備虜
 衆猝至乘虛而入我軍至者才什之一眾寡不敵惶
 惑奔潰青揮旗招之得勁騎百餘瑜以忠義當盡允
 報國家聞之感激青繼騎突出與賊交戰於升見考
 擊賊數輩已而賊悉眾來迎青每手劍擊之身被數

創漢為流矢所中屹然不動自午達申轉戰益力賊
圍之數重欲招青降青大罵曰豚羯狗奴我背忠義
而徇汝乎乃引刀自刎時正統十四年十月十有二
日也賊退之三日收其屍身無完膚而面色如生聞
者莫不洒泣上愍其忠詔陞三級以一品禮葬其
子承嗣幼弱命給廩優養於家

藏大錄

鍾同

鍾同字世京永豐人翰林漢之子也漢以文學氣節
純時輩居京師與劉球友善球死諫時漢以母老不
與同趨庭掩關正論漢既歿學益深過廬陵忠節祠
歸錦座右曰生不登進士第死不登忠節祠豈丈夫
哉景泰辛未舉進士壬申除貴州道御史時景帝
渝盟易儲同每獨坐深思輒太息泣下已而獻懷亮
憲宗在潛邸人心危疑不敢言漢儲事同曰天下事
無重於此者吾固不敢然雖然不可以輕言無補他

藏大錄

鍾同

日入朝待漏與禮部郎中章綸論及儲宮慷慨流涕
甲戌夏積陰晦逾月求直言適獲趙賊知廖情巨測
同因上章先論廖事中言父有天下固當傳之於子
然太子亮逝則知天命有在茲皇儲未建國本無依
而虞警天變中外洵誠不可不慮也太上皇景
帝皇上受愛甚周今上皇之子兄弟之子猶子
也天資厚重亦無過舉誠可為宗廟社稷託伏望擴
天地之量敦友予之仁擇日行禮漢其儲位仍選臺
諤之儒臣日侍講讀庶緝熙聖學用延祖宗無疆之

藏木錄

休天下幸甚 上不憚然重天變仍優詔褒答所言
 事理深有憂國愛民之心然事有難易設多官議說
 後數百札部節事輒繼以優儲言有旨勸訊莫解
 連及並下錦衣獄命牢固監候審辱萬狀不允屬南
 大理少卿廖莊亦議及儲事明年八月以考績至京
 上憤其言將杖之左右曰皆鍾同倡論至和者再三
 同是罪首其連封杖入獄杖一百腐腫逾六日歿
 年僅三十二瘞尸獄中丁丑 英宗渡辟聞而歎曰
 同忠誠節義可資金石悼惜不已贈大理左丞錄長

予敬為國子半落求父遺骸汚諸團去血漬臂間洗
 出倍鮮詔給承棺馳驛歸葬尋授敕威寧令以疾罷
 成化初妻羅氏重以爲請 憲宗深憐同志而愛
 賜祿特命錄其仲子越爲通政司知事月給羅米一
 石可未幾以易名恭請詔錄恭愍從祀忠節祠同始
 在屏序隙地忽出紅葵一本迎風凡種既盛宰木榮
 焉歸皆齊白雜其納諫章時馬不肯行同懷思者
 同拜焉奏爲若以馬乃迂迴再四而去後三月死鹿
 中

藏木錄

廖莊字安止江西吉水人舉宣德庚戌進士選庶吉
 士授刑科給事中正統辛酉陝右僉命莊賑之率以
 便宜行事全活者甚衆比還多所建白時楊士奇當
 國家有不洽者莊率同列抗論之癸亥擢大理寺
 丞陞南京大理寺左少卿景泰甲戌上疏請新蜀南
 宮及加恩祀於 上皇其略曰臣任中朝十餘年間
 見 上皇臨朝遣使冊命卽卽歲時令朝臣謁賀于
 東廊恩祀隆洽群臣感勳今 上皇遷居南內問安
 侍奉天闕曠闕非所以篤忠愛友悌之誼慰天心而
 召和氣也且 上皇之子猶子也宜令親近儒臣講
 明經義端成德器以端國家之本繫天下之心由是
 時有明華下母憂乞免命捷於度幾疾明日滿河州
 寢寢弱亟興免就道天順元年召還爲大理左少卿
 時母服未闋繼遭喪 上憐莊忠並賜祭蓋將
 恩也除服補南大理寺陞南莊部右侍郎已調南刑
 部成化改元御史有言莊者 上斥不聽遷刑部左
 侍郎莊自莊大節可取丙戌十二月病卒贈刑部尚

書謚恭敏莊坦五然性剛急教而折人尤篤故舊客
嘗滿座既拜法官所親或勸稍謝往來以遠嫌談莊
笑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吾無愧吾心而已既沒無
以爲飲鄉之仕于朝者哀貧以相之

戴天爵

霍思

霍思字天錫其先廬龍人也高祖成以靖難功授世
職至千戶成歲山思舉弘治辛酉進士除山陽知縣
丁父憂起補安邑有惠政正德初逆瑾奪其官瑾誅
起家溪和上藥逆瑾竊柄天下詢上靡寧於是大盜
衆之扇衆起銳烏合雲擾屬久安陷地民不識兵所
突崩逆聚屠邑煙燄相接賊乃衆勝勒降吏多棄城
走者思固武備知矢乃增陴濬隍繕甲實庾中令嚴
約慎選謀謀泣而誓師自今日有反而已退而與妻

戴天爵

霍思

劉氏訣妻泣曰脫城被妻爲死思曰起臺衛屋後賊
至法壁而望子漬決則死之已而賊遣一騎來勒降
曰夫主益矣吾料非酒獨軍思聞之怒執而戮之拘
殺師曰吾不盡殲諸狗奴決不共一炊天賊聞之乃
大怒悉衆而圍之藝城卑小賊急攻凡一日夜思力
拒不能城陷劉氏下臺解經衣死焉諸心奉之入死
如獲今相與謀免思使一人衣冠偽走群賊執之而
去以其間使思可脫思不肯下猶率衆巷戰勢弗
能支遂被執垢罵賊瞪怒髮上指群酋愕頽失色氣

為之惜將釋而用之恩不屈以办挿諸口脅之恩時
 蜀愈厲逆遇害頸斷無血白氣棲々若騰龍其而猶
 生時正德七年冬十一月也事聞詔贈恩光祿寺少
 卿贈其妻為宜人製文遣祭建祠賜額曰愍節逆觀
 營英樹石表閭以其長子汝愚世茂山爵指同知次
 子汝魯送監讀書恩少孤事繼母以孝聞性耿介心
 不敢二三仕家無私蓄死時年四十二

藏夫錄

孫堅

孫堅字延信山西代州人明春秋深慕荀息之為人
 少舉於鄉初案諸城再使扶風皆有治績正德六年
 蜀盜寇漢中略陽漢中聞道也都御史監章集省臺
 議略陽無城知縣嚴順儒扶風知縣孫堅鼓而多知
 可使遂檄堅往城之堅至略陽將下令嚴順耻之數
 邑人略堅金求勿城堅不聽日周行相地勢市民築
 之期一月成城未屆期而賊卒至城三面成東門觀
 堵始立城郭兵適調他所順曰賊必不可守冒亡去

藏夫錄

孫堅

聖帝德順故令世城中人聞之洵々歌奔濟堅抽佩
 刀斬坐兀臥敢言者如此凡乃盡出城中弓矢全
 瓦士費與練及持之登城礮石積城上如阜水沃壤
 披之恐障致小甲統十人總甲五十人官典士統之
 使令守南城薄城城與史守西城以東城未堅自
 守之大狗升報自尔士尔甲賊如陷城戮尔父子妻
 尔婦女火尔室傷尔書尔寧勿傷心耶苟激義堅勇
 勇則無敵矣又約徐佐日凡我同官存亡視此城民
 相可棄天子命以圖奔竄于是上下戮力堅守賊攻

之間三日不能克將解去會遣人告急為賊所得發
公移知城中窘迫遂悉眾環攻急攻東城自晨至晡
不下有健賊戴木葉趨傳城礮石擊之賊破腦死已
而順奔城陷賊自南藏入既至至厲聲罵賊、商殺
之時七月十四日也賊大掠三日而去事聞制贈光
祿寺少卿賜祭錄其子紹卿為國子生紹卿求父屍
不獲乃具衣冠招魂葬之或時年四十七

戴夫錄

黃鞏

黃鞏字伯固福建莆田人弘治乙丑進士授德安府
推官即使蒞交荐之以考績留為刑部主事堂官皆
違柔就學奉掌一部奏績尚書何鑑轉兵部奏調鞏
為兵部主事倚任尤專正德甲戌進員外郎充會試
同考官得馬理華三十餘人皆知名士歷車駕賊方
二司郎中汝母喪去服除屬武宗北狩人心危疑
或謂鞏勿出鞏題其書室曰茅屋石田為生太拙鴟
夷焉幸自許何愚蓋已有志殉國矣補武選司郎中

戴夫錄

黃鞏

仁卿奏有旨南巡時寧藩蓄逆上下以為憂大臣科
道交疏不聽諸卿寺司屬咸起而諍之鞏以其事出
於是將江彬誘氣彬方帝寵擅權無敢及之者鞏獨
疏六事畧曰陛下臨御以來祖宗之紀綱法度一
壞於逆瑾再壞於佞倖又再壞於邊帥之手至是將
蕩蕪無餘矣天下知有權臣而不知有陛下寧忤
陛下而不敢忤權臣陛下弗知也龍本已生禍變
將起竊恐陛下知之晚矣試舉國治六事於今為
最急者陳之其一曰崇正學嘗聞吉凶悔吝生乎動

言一而已勢不可不慎乎仰惟陛下聰明天縱有古
 帝之容然其所以盤游無度流連忘返者無乃勤
 之過和論思勸諫之臣職在格心於是乎不能辭其
 責矣伏望陛下高拱九重凝神定慮屏紛華斥異
 端遠佞人招延故老咨訪忠良可以涵養氣質薰陶
 德性而聖學惟新聖政日舉矣其二曰通言路嘗聞
 官路者國家之命脈也言路之通塞國家之治亂係
 焉切見近時臣僚奏讀間或言及時政往往匿不以
 聞其數事關維臣則天留中不出而中傷以他事夫

措計足凡以名不正之故也陛下近日以來無故
 自稱萬歲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遠近傳聞莫不驚
 疑竊歎以為怪事陛下聰明智勇上嘉唐虞下集
 商周何所不至願乃自輕如以宗宗而社稷何夫
 陛下自稱萬歲公誰則為陛下者天下不以陛下事
 陛下而以公事陛下自天下皆公之臣而非陛下
 下之臣也伏望即日削去鎮國公等名號以昭上下
 之分以明示天下之人庶幾體統以正而朝廷自尊
 矣不然古之天子亦有稱萬獨夫與敬為匹夫而不
 可污者切為陛下懼焉其四曰成遊幸嘗聞太禹
 曰罔遊于佚罔游于樂周公告成王毋淫於觀于佚
 于遊幸田春秋現現終綱月書遊者二十九皆訖
 也陛下始時遊戲不出大庭馳逐止于南內論者
 謂不可隨而幸宣府幸大同幸太原幸陝西榆林
 諸處所至費財動輒萬餘騷然至使民間一夫一婦
 不能相保陛下為民父母何忍使民至以虧損盛
 德貽誤萬世陛下自視為何如主也近者漫有南
 巡狩之命南方之民爭先挈妻子避去流離奔路故

忍而不救言即令徐淮之飢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斯如以休息愛養猶恐不支况又重以震之其何不流而為盜賊速而為兵亡也哉奸雄竊伺待時而發變出在內則款端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救無及陛下斯時悔之晚矣伏望陛下深惟往事之非翻然悔悟下哀痛罪己之詔與民更新罷南巡撤宣府符宮亦不復出發內帑以賑江淮之飢散邊軍以歸卒伍斥不御之女各還其家雪既往之謬舉收既往之人心如是則尚可為也其五曰去小人嘗聞自古

藏大錄

小人用事恭有不亡其國而食其身者也謹按今之小人蘇美威權貪國富貴者實繁有徒至於有開邊事以兵為戲使陛下勞天下之力竭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至今紛々未已者則江彬之為也彬本行伍庸流荒獷傲誕無父臣礼臣弟但見其有可謀之罪而思其有可賞之功今乃賜以國姓封以伯爵托以腹心付以機密京營之寄以養亂之道也彬外揀選卒內擁兵權騎虎之勢不能不止天下之人切齒唾罵皆欲食彬之內樹不疎天下之說必自彬始

陛下亦何惜一彬以謝天下哉伏望陛下大奮乾綱將彬下諸廷議明正典刑以為奸邪小人逆亂之戒其六曰建儲蓋嘗聞漢人有言曰太子天下本一搖則天下震動夫有本而搖天下猶震況於無本其何以安洪惟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祖宗社稷之托茫然無寄方且遠事親遊屢犯不測必危之道也陛下徒知收置義子布滿左右獨不能豫建親賢以承大業臣以為左也伏望陛下早及是時將群臣建儲章疏通行檢出宣付熱戚及文武大

藏大錄

臣共圖大議即於宗室中選親賢一人養於宮中使繫四海之望待他日誕生皇子之後俾其出就外藩如以則雖休有人國本以固實宗社無疆之休惟聖明其留意焉車駕員外郎陸震見其疏稿顧同署名以進疏入自必必成焉書別知友託以後事及收拾遺文彬果大怒欲必寘之死乃下詔獄廷跪五日杖百餘除名陸竟致筆休極修歲幸游楚而以詩遺其弟曰不用汝謀方至此須知我道固當然蓋萬成不悔也西都盛傳輦疏幾于紙貴無不嘆其剴切者輩

歸杜門著述家貧而客資未罄日中未餐大晏如也嘉靖改元召為南京大理寺丞尋病卒贈大理少卿華嘗曰人生仕至公卿大都三四年惟立身行道斯千載不朽世之人顧以易彼何邪華沈敏好學雖疾病支離手不釋卷詩文清粹和婉自成一家逸史劉振曰 武皇帝之南巡也外有褒濠之觀觀內有江彬之惑亂朝野危疑社稷幾搖而伯固獨奮其精忠危言極論明白痛切可為流涕國朝諫書秘在石室者余不盡知嘗時目見未有如伯固者也嗟

藏木錄

乎以斯公而使之無年天其昌故哉雖然讀其書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陸震

陸震字汝亨蘭谿人舉正德戊辰進士除泰和知縣訪求民情吏弊與賦役輕重風俗美惡而一新其政有事涉打疑及重難者必親履其地廣詢於眾務得情而後已時逆瑾擅政以逆讎誣民邑中船戶計償銀萬金千連數百人諸邑皆急徵于民震極力辯白而盡釋之鎮守中貴嚴取貢紳亦為告免淨減其數民賴以甦縣學久弛震修葺之廟新祭器增築學舍使士皆肄業其間而刊示宋諸儒講義使之誦習每

藏木錄

陸震

與諸生論學必以忠孝禮義為先而重建忠節祠以風勵之若社稷黜樓皆新之又毀淫祠及新創寺院正其陋俗以獄多滯囚皆立限完結無淹禁者其倍好健軒震日勤聽斷庭無留訟府差下縣凌辱官吏取索害民震申文於府府推微追捕隨事緩急定以期限使其凌先完解不勞遣人而差獲逆息凡里役除正辦外別有小日則為之裁節日費十減其九邑故有先徵糧稅皆脂糧里陪賦震召人告及搜出冊中稅寄洒派埋撤苛米清出萬五十餘石而稅

無虧耗歲運淮原撥吳城奇處交兌其費甚重乃
中淮鎮軍就縣交兌而軍民兩便修理縣倉而造新
廩一區於縣左措置積蓄及晴罪米穀以備飢荒其
省耕下鄉則勸課農桑問民疾苦病者施藥死者給
棺旌勸善良而禁治其強豪者俾其相安於田里時
地方盜起震立保伍法使民隨其村落相附多則五
十家少或二三十家推其有材力為衆所服者為約
長少壯者編為什伍各備器械分夜巡警守望相助
而境內以寧已而江西群盜起嘯聚山洞攻城池掠

藏木錄

府庫勢甚熾震讓歛築城先事恤民乃重減科派加
恤小民操備民壯演習武藝朔望躬詣教場授射士
氣爭奮賊眾環視不敢入境因而措置築城內為磚
城周七里奇外築土城十里以補其不足所用磚
石工料諸費規貺有方民不知勞僅兩月而成功當
道嘉其能城各邑皆委之經畫及徵調糧兵漢以
接應計諸馬震謂糧兵所經擄掠甚於劫盜乃請總
制出令兵船不許停泊若一船泊岸則刑其船戶十
船為禁以次抵岸領受支應不許紊亂由是人皆肅

然秩滿三載考績課最以風憲徵民庶涵濡攀留遂
相率立祠祀之膺召赴京而銓曹拘於年例不果入
臺乃授兵部主事巡行紫荆等關深歎武備疎略歎
加整飾輒告掣肘又因論事與當途相忤已有歸志
時有太皇太后大喪而車駕自北狩奔歸僅數
月沒有旨出時震抗疏謂謹太禮守大法以隆治道
聞陳仁義指摘時弊義激而言直幾獲重譴賴大臣
力救而免既而陞署員外郎吏曰宜持節往謁印綬
監衆獨不往遂移疾歸官長日使人速出視事吏

藏木錄

胥即曹遂往催迫不得已復出視事迨秋而大駕
渡北狩不復可言去矣但以時事日非憂悸成疾屢
欲求歸不得越明年駕回郊天未幾復有南巡之
命震與武選郎中黃肇皆欲有言遂相謂曰古者天
子巡狩無非事者而一遊一豫民獲休助固為善也
今乃巡遊無度而流連忘返使民胥譟作惡而供億
煩費為郡邑之憂吾輩雖官非言責而與焉侍衛之
衆皆所職守苟舉而不法亦所當言不猶愈於工執
藝事之諫乎況聞事府以蓄異謀故為不軌中外莫

不知之設有傳浪之變悔時何及乃各述所見而奏
合為一疏聯署以進其疏所陳曰崇聖學通言路正
名號戒遊幸去小人建儲貳六事而忠憤激烈詞氣
剴切不自知其上逆龍鱗下忤植貴也疏既入日侍
罪 閣下嗣是在廷群臣皆以是事伏闕而諫者二
百人已而有詔以震忤六人首倡是議同下錦衣獄
餘者皆杖之而同負鉗校以跪於午門者五日震忤
又三加訊校而坐繫一月然為民餘皆降調震在獄
中嘗與輩講易九卦明廢憂患之道同獄人皆慶分

戴天錄

後事震獨無一言及出獄病日益危乃索筆作書與
諸子曰吾雖或汝等當勉為忠孝庶不負吾所教也
明日與其婦拱手曰吾與汝別矣遂卒其日鄉人及
僚友皆來吊哭而奠之相與經紀其喪時年五十有
六

王鑒

王鑒字汝和南京錦衣衛人未冠補諸生即以文行
稱御史未試事報按第一凡八試不見收歲當貢於
禮部應天尹白連扼之梓不為北處之廬厚錢之京
及合試天下士千數百人文卷下內閣無與並者禮
部尚書白紙達令南國學以就試且曰此行必售毋
庸慮也及入國學試六館諸生亦無與並者祭酒石
瑤曰雖豈囊所居今且脫而出矣是年庚午果舉于
鄉明年遂成進士試政吏部尚書楊一清令試政者

戴天錄

王鑒

各以文字呈時進宦就誅流賊甬平尚爾多事鑒以
風音諸作不能發所歌言乃憤時作原治上下篇大
旨謂今之盜賊多臣下所致言路不通守令非人監
司惟利於趨承撫按不嚴於實效而恤民彈盜之方
至悉且切至於根究則欲禁奢立禮敦教化嚴貪墨
以正其本一清見而太奇之即補文選主事旧例必
他司調補無進士徑授者一清蓋急於用賢云鑒居
文選東公持正不妄交一人不輕與一人言而人亦
無所望進稽勲員外尋改考功當天下百司大計日

最暴憐憫自矢曰進退深慮不明惟我罪故於數年
進驗封郎中夙夜益虔周略微細私第日責吏於門
以自防鍵鑰貴戚大賈雖同里不納見亦不相答久
而絕跡趨朝散衙障面於道有終未之識者歸則闔
門課子左右圖書堂室間窳若未仕者會 上將南
巡奎與同舍郎極諫被杖創甚寢疾歲餘不能起其
友修撰陳沂往候之奎曰歟矣子為我殮銘我墓中
沂曰噫方君之疏止 武宗南巡也沂嘗言之矣君
翁年方八十萬一逢 上不測之怒不能不遺翁憂

戴大錄

今卒以廷杖歿矣奎曰素已為臣不能兩全頃之疾
革時年五十四所著有治西集藏於家

劉枝

劉枝字宗憂河南鄆城人生時有樹火搖光之祥其
父漢夜夢神人泣忠義進士懸於門心甚異之枝自
幼誠確務學以孝友信義自立鄉人有善者力贊之
不善者亦面斥之有憾而化者毋胡氏嚴肅善教子
惕不悅叩頭移時必得其惟心乃起子弟為厚家無
私藏服食品用咸統於親一日家奴留牙筋一束於
寢驚曰此離析之漸也答而出之正德辛未舉進士
第授刑部主事 何迎父就養至定州卒於旅次計

戴大錄

劉枝

至星夜馳奔敕開挖尸痛咽幾絕已而少蘇視面目
有途塵拭之淚舌定州士夫咸嘆息之以為可方古
孝子云服闋仍補刑部決獄欽不為上官改法上官
雖不悅亦不能軒輊之會南巡上疏僚友屬藁其子
元憂從旁視之叱曰去非汝所知也及跪五日同事
有憂色枝朗誦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之句聞者為目為比被杖垂死仰天大呼以不及見
老母為恨語無他及少頃頊元憂曰善事尔祖母与
尔毋元妻呼天作苦聲裂目叱之曰尔書雖不多讀

諸事居能致其身耶語畢而絕 世宗印在褒錄忠節贈尚寶司卿

逸史劉振曰宗夏以忠憤自樹子幼而弗預母老而弗搖呼吸顛沛間猶毅然於致身之義其英氣凜凜可以風矣

藏天錄

孟陽

孟陽字子乾澤州人都御史春之子也正德丁卯鄉薦第三甲成舉進士授行人恒欲以名節自表見初使宣府揭軍即與監督軍務中官抗礼中官不敢忤而礼益恭比行總鎮魏道一無所取再使韓府亦節其餽王乃製詩卷贈之為行人凡四載不遷或有戲之者曰君見舍行人孰三載不遷科道者乎何不一見當道而坐自淹也孟謾應之退而私自語曰君子身當如白玉少有瑕玷終身之耻吾豈以官而易

藏天錄

孟陽

吾身和且行人清秩何必科道哉正德己卯春三月武崇北巡榆林回命下渡南巡人情騰沸科道官伏闕乞留市報諸都院等官咸諫之漫不聽陽慷慨有憂色語諸寮友曰 皇帝英斷嗜武比者儉夫左右盡感游幸無時上谷雲中榆林太原民老少咸生怨心以此不救後將奚藥聞之千金之子坐不重堂以滿象主尚晚大陸涉長江其險如何耶予輩咸臣子顧可乎然循資以司富貴此諸寮友咸唯唯乃共抗疏極諫歷數權姦數君誤國之罪疏入 上震怒命

蜀院午門五日愁未解
 匪言官乃散出位誹謗
 漫命杖之午門權監之陽
 天乎吾河哀矣越一日卒
 日諸親友候之有問者但
 及家事明年世宗踐祚有
 一子為太學生陽平居孝
 發則人莫能奪雖與其父
 悟則跪膝前謝罪劾為祖
 祖母鍾愛後乃迎養京師
 祖母卒哀毀骨立尤嚴于
 者與之必誠敬有始終

戴大霖

孫燧

孫燧字德成餘姚人弘治
 略初授刑曹歷郎中法司
 移精就獄吏部尚書楊一
 許原問官莫能對燧從傍
 任藩臬有聲一清為相薦
 蓋其時寧庶人反形已露
 始疑見庶人時一感動以
 殊如敬札既而惡黨相與
 不可掩翳燧廉得其府中

戴大霖

孫燧

梁魏數十人置之法庶以
 治吏部尚書陸完陰德燧
 朝庶人反燧世寧離間下
 世寧無罪燧事燧而內閣
 燧奏不罪燧度庶人終當
 燧練丁壯請於朝重備兵
 有曠悍易煽者奏置官守
 陰具疏言寧王宸濠列藩
 不知其野為齋重寶入京

捕之急報竄王西山憤厥中不能得大監畢真從鎮
奇浙江王厚為贖別時辟珥語真肯良久去他顯
著狀未論其蹤跡可疑慮者時武宗北狩屬車
日遠疏七工為庶人所避諸權倖又持燧奏示庶人
以索庶人金寶燧知庶人反有日與副使許遠議先
捕群盜調官兵舟師城下俟變庶人大恚宴燧醜之
不得及生日為公燕候其旦入謝執燧與遠俱殺之
時盛暑晴明天日忽翳庶人驚異江西人為燧遠具
棺素服哭奠於棺次已庶人既為王守仁所擒燧子

戴未錄

燧徒號赴難啟燧棺更殮治燧顏色如生異香蒸
自棺起世宗即位贈燧禮部尚書謚忠烈立祠于
南昌額曰精忠歷子錦衣千戶燧子三人堪武舉第
一應官都督燧尚寶卿陞禮部尚書陞子鑑銀錄鑲
皆任至大官始燧望江西治官舍掘溝濬古鏡背刻
字二十餘其文曰先達忠扶日月心感天揚賜忠獨
難塞天不世內靖期以昭明字畫奇怪觀者不識燧
以文始著燧與胡世寧王守仁並浙人並舉弘治五
年鄉試夜半大場中見二道人東西立一衣緋一衣

綠合言曰三人好作事已不見庶人之變世寧發之
燧折之守仁平之云

戴未錄

許達

許達字汝登固始人風骨秀異長身巨口猿臂燕頤沈潛智畧舉正德戊辰進士釋褐知興陵時劇賊劉七齊彥名馳起畿甸焚屠城邑殺戮長吏達至蔡城瀋復資寄差工越月而成乃使民各起牆屋外高過其簷仍開牆竇如圭才可容人戶令一壯者執刀伺控竇內其餘人皆入隊伍令之曰守吾令視吾旗鼓違者有軍法首功者上賞又設伏巷中洞開城門未幾賊果至旗舉伏發賊火無所施兵無所加遂擒斬

戴大錄

許達

之漢募戍士千人持大挺隨賊所向震擊人馬俱驚自是賊不敢入境撫按交荐其才超陞山東按察僉事兵備武定是時賊勢益熾武定城北溝洫不格牛馬民毀崩潰達力安集之先事築壘繕設城樓置巡卒樹岸柳人心乃定壬申五月劉七楊寡婦以千騎犯利津達追至高苑敗之未幾賊錢嵩以百騎劫德手達追戰於楊二庄一鼓殲之自是賊南奔徐宿郡人立破寇安民碑以頌其功賊平移巡遼海東寧道愛民詳狀邊鎮懷輯轉江西副使當是時倭倖掠

邪苟柄納賄群臣半與交通蒙蔽武宗寧藩宸濠

私窺其隙下結桃源華林諸賊以據有其財上賂要寵罪權諸門以陰附其勢睥睨神器四海共聞而莫敢誰何達每繫其黨引法批繩剪其羽翼又密勸巡撫孫繼先發後聞達以為不可使賊反有名然亦重奇之凡規防机宜悉與謀議達復言於鎮巡諸公曰寧府果於為暴者恃權臣也權臣曲右寧府者貪重賄也重賄靡所不至者為盜藪也方今權臣既弗可去寧府又難制策惟剪盜則財困財困則賄息賄息

戴大錄

則交解交解則惡孤而吾志可行不然後難圖也諸公皆周拒之踰年宸濠滋橫逆跡已露臺諫交章論勅宸濠惶懼值其生日自巡撫以下具幣入賀因大饗之明日入謝宸濠遂不聽言曰太后有旨召我如何孫燧毅然不屈宸濠素忌達威名問曰許副使如何達曰天無二日國無二主副使惟有赤心耳宸濠怒曰我不能殺許達耶達曰汝能殺我而死天子當萬段殛汝汝悔無及矣宸濠遂令心執達暨燧以出回顧燧曰早聽達言當不至此時音言之正焉

有今日耳罵賊益厲至惠氏門提然而主賊刀提其
頸不動賊衆共擁抑令跪竟弗得遂俱遇害是日陽
光熾烈忽爾陰霾慘淡城中無少長皆流涕時方盛
暑尸不臭蠅蚋弗近數日而容猶生達父家居閬江
西有變殺都御史及副使一人即為位易服而哭人
恠問其故父曰副使必吾兒也吾兒素有殉國之志
今果然矣秋七月提督軍務王守仁克復省城內外
人民皆素服哭奠於其柩哀如父母守仁立祠祀之
又疏奏其忠烈嘉靖改元贈左副都御史尋加禮部

識大錄

尚書謚忠節達官諭祭安奠命有司建祠祀于鄉廡
其子瑒為錦衣衛正千戶瑒好學而有器識既莫達
號泣六年而後就瘞及授錦衣瑒其父友呂柟歎不
能仰視柟亦為之墮淚曰公其有後哉瑒後累官至
錦衣指揮

達史劉振曰嗚呼達能成功於前而不能保身於後
何哉哉司不專而人心不同故也如使達官在內
廷而有專職必能計點權臣制策濫於未萌不然即
剪盜策行豈惟可寢其反下而救萬生靈之命上而

九重南巡之禍皆可免也乃獨使其殺身以成仁傷
此以予所以歎息痛恨而流涕者也

識大錄

王冕劉源清

王冕字服周洛陽人也舉正德丁丑進士授萬安知縣踰年宸濠叛所過屠燒無孑遺諸郡縣長吏多望風潛走冕聞變即奮義募勇討賊士數千人會都御史汪守仁帥兵至冕以眾洩時我軍已渡南昌濠解安慶圍還救至鄱陽湖兩軍相拒濠盡出金帛犒士殊死戰自晨至午我兵不利王守仁憂之賊而風順冕密白守仁以小艇翼蔽於中擬建昌人語就賊艦乘風舉火濠兵大驚遂潰敗焚溺死者無算濠易舟

識大錄

王冕

挾宮女四人而遁冕追及濠投水水淺濠不死遂并宮女執之檻送京師伏誅嘉靖初諭功守仁封新建伯其下爵賞有差而冕仍知萬安縣久之稍遷兵部主事命守山海關甫五旬而妖卒作亂侍吏欲殺冕趨避冕曰不可吾有親在乃亟趨母所執兵以衛賊至執之以刃賜不送遂見害守臣疏聞詔贈光祿寺少卿仍命有司建祠祀之子西星舉鄉試第一劉源清字汝澄東平人正德甲戌進士除進賢令宸濠叛源清以縣當干道即日親戰守計獨旗大書誓

或報國四字積薪環室戒榻史曰即事急必吾家母

汙于賊會濠妃親妻伯及閹樂園以兵出縣境源清募死士二百人繞出其後獲伯園誅之賊復移檄進賢源清立斬其使以是賊兵不得越進賢而東勢少沮王守仁起兵檄與俱進賊旋殄滅徵拜監察御史尋擢大理寺丞晉食都御史巡撫宣太調度士馬歲省四十萬金北虜大舉入寇總帥被圍源清率師往援斬首虜數十餘級虜遂引去滴水崖卒郭春甫與民訟詳屈以百人據城叛源清遣兵傳城呼曰會春

識大錄

昔數人則退於是守陴者執春甫斬之進副都御史再遷兵部左侍郎總制宣大會大同軍亂源清奉命討之決水攻城叛卒渴亡堅守不下尚書憂言論源清失策上降御劄切責之源引疾乞休上怒逮繫司寇獄歲餘給舍曾忤為之論辨乃得罷歸隆慶改元言官交章追論贈兵部尚書源清忠貞孝友出自天性崛起寒素偉韓幹負氣臨義不顧利害嘗有思歷舍其子而歷弟之孤人以高唯子爾牧字成卿天資殊絕器度凝重舉嘉靖甲辰進士授戶部主事

歷郎中並仕時年甫二十練習吏事在部八年榷會
精核出納明敏尚書方鉅器之諸司署奏皆與議決
西苑建醮詔所徵發常以節藏空風上聞減損其額
積為中肯所嫌會嚴世蕃舍人寓占邊監爾牧以名
奏世蕃恨之風御史以變亂錢法劾尔牧廷杖一百
削籍歸里家居十餘年杜閣下帷披閱典記自旦至
夜手不釋卷里人罕識其面為文沉浸典雅取裁西
漢詩有陶柳風骨號為名家隆慶初廷臣交荐未召
而卒

載大錄

舒芬

舒芬字國棠江西進賢人學者稱梓溪先生芬出而
穎異不群七歲能詩十二工賦長或千言少僅數語
志意滋發多所自得即守祝瀚修封泚至芬獻馴厲
賦遂大奇之荐補郡博士弟子督學泰清閱其文輒
語人曰此他日天下士也正德丁卯舉鄉試卒業南
雍嘗夜分不寐于書無所不讀而勵志於聖賢之學
最喜濂溪嘗稱為中興之聖所著有太極釋義通書
釋義又作易要問七十餘條書論二十篇詩碑說三

載大錄

舒芬

十餘篇一時名士咸推讓焉丁丑會試考官陸深荐
賦天下主者抑置十一及對大廷頃刻萬言立就是
科制題上自義農以及近代凡經史所載為治之事
悉以各為芬敷陳道法至詳至隆直言時弊諄懇
切而卒澤於道德仁義粹如也御筆擢第一授翰
林院修撰時武宗巡幸無節芬深憂之夢貞皇
后崩瑜月即散往視山陵又革一應擺路軍馬芬度
其且至宣府遂上隆聖孝疏謂三年之內當汲居
九重無溪外出雖擇服之役儼然裝、在戎如成王

免喪朝廟之時又謂自古萬象之夢非奔竄避難未
有輕身而不嚴侍衛者既而又上車服疏謂天子
昔威莫大於車服而下同庶人甚非所以辨上下定
禮義也時虞有意外之變故每疏之中三致意焉又
言孝貞作配茂陵未聞失德而祖宗之制主
必于午門昨孝貞太皇太后之主以逆陛下之
駕入于旁門使他日作史者以春秋法書之曰六月
己丑車駕至自山陵迎孝貞純皇后主入長安
門則讀者亦必以春秋公亮書地不書地之法求之

藏大錄

則孝貞不得正終之疑不解矣宜陛下明詔中
外以示改過二疏反復數十言諷諭切至已卯春車
駕議以三月壬子警道東巡祀岱宗歷徐揚抵南京
下蘇州渡浙江漢登太嶽且適中上繁慶先是宸濠
久蓄異謀交結陸完錢寧輩為內應時帝星又明于
江漢士大夫非忠義素定者輒懷疑故一聞駕出
人情洶懼禍不測以為天下之事不可為矣恭乃
慷慨首義曰車駕出必不利以社稷安危之所繫也
戊申遂抗疏留駕言甚激烈有曰痛哭泣血不忍為

陛下言者江右有親王之變大臣懷馮道之心以祿
位為致物以朝署為市塵以陛下為奕棋以革除
年間事為故事也漢刺閹中謂一切危亡之速不若
言以救而聽主上之自懷時陸完以智術得銓柄利
於主上速出則已得以及其位或濠謀倖逐則已
又有非望之福故造為惡語以沮抑諫者謂主上
聞諫輒舉刀為刎狀初以此沮芬芬不聽後以此沮
諸司欲諫者芬乃邀考功夏良勝儀制萬朝太常陳
九川至寓舍酌以酒而贊之曰臣夫不可奪志今日

藏大錄

之事當先諫無二是夕連疏入時號江西四君子
且以告諸同志明日吏部張衍瑞兵部黃華陸震刑
部陸保奇疏俱入又明日禮部姜龍兵部孫鳳行人
司余廷贊等疏俱入又有太醫院醫士徐鑒以醫諫
車駕遂不果出癸丑上震怒命芬等百有七人于
午門外跪五日未展而入終西而退芬嚴整無異平
時戊午命疏諸疎臣不廷杖三十芬以疏首杖持甚
惟口呼高廟之靈冀以感動上心是日水溢內
海子四五尺至不了橋衝折鐵檻大柱七根若新然

杖畢幾斃卧院中掌院者俱竭至使人探出之芬屹
不為動曰吾官於此當厄于此又命為首者調外任
遂請福建市舶副提舉即日署廢就道或勸俟瘞曰
或吾父也敢少留耶是時或而復蘇遠近相傳為野
祭既至闕布德宣威遠夷心服暇則講學不倦生徒
日眾六月家濠果反伏誅明年丁父憂聞訃慟絕蓐
程而歸哀毀骨立琉球國人聞奔喪自長史金爵
以下莫不哀號迎送泊上崩世宗入繼大統諸
竄捕者皆起焚木芥服闋應詔謚官翰林乃加俸一

載大錄

級進階儒林郎降勅褒之甲申春二月詔聖太后
聖旦節券上乞命婦朝賀疏謂皇太后奉陸
下宗社大計而陛下承繼大統親夫成王周公儀
禮經文與我太祖制服之意則是陛下子皇
太后雖敬謹之有不能者是宜率天下歡心以事其
親而不可使皇太后之凄涼也奏入忤旨尋乞致
仕終養後乞改選以便養又不允時世宗故事
興獻王為皇考下群臣議芬執議謂為人後者為之
子不謂親親疏凡三上固爭不得乃率朝紳慟哭

於廟上震怒廷杖如前或或罰俸三月明年以母
憂去丁亥三月卒于家居疾中鉅度毫髮不踰凡稍
見者必勉之勤學臨終沐浴欲自告於廟時家畜積
遠兄弟子侄固留之乃命長子泰任行祀畢復與眾
揖整衣冠端坐正寢其子泣問疾不答問家事亦不
答跪而請所欲言乃瞪目謂曰六經大明于世惟周
礼未獲表章予生平精力用在以書近年更加校定
幸成全經知我罪我我不敢知第未及進焉歎爾
其無忘乃父之志言畢而逝是夕風雷伐木屋瓦皆

載大錄

飛前一日門人譔枬夢天垂白簾中有六字曰忠孝
狀元止以時年四十四階慶初追謚文節芬少權掄
魁勅不色喜繼請闕廟了無愠容獨立敢言不撓不
惧視聽言動必準諸礼而不敢少失尺寸居常溫清
定省每聞庭訓則敬而守之惟恐行之弗逮比列侍
從即委身於國曰以吾父之教也故以犯顏諍君為
悅親之實以不愧屋漏為無忝所生凡宗社大計如
豫南巡之類綱常大礼如議大礼之類動必忠
義激烈陳而杖杖而竄又復諫又復杖而絕無一毫

得失之心。或生利害之念。人語為忠孝狀元。初此聖賢自期。嘗悼異學之謬。曰是大亂真。而善溺介者也。空言闢之。無如修其本。以勝之。因取周子學聖有要數語。書之座右。碩誤而力行之。曰。此可以迴珠玉之源矣。與朋友相創。切無幾微矯飾。尤善成就後學。與之講論事理。惓惓於心術之正。嘗語之曰。爵祿不入于心。講學不忘於念。以故門下之士。恪守其教。多為世名。卿生平酷好周禮。詳加訂正。作五官序。辨五卷六官圖。釋一卷。別為一卷。既乃校定。正經仍六卷。總

藏本錄

之十有三卷。題曰周禮家本。門人魏良貴刻于華波府官舍。又嘗修三禮書。語同館友曰。心術與學術相符。懷居與懷利相因者。是急勝教。歎勝義。則其心成。其學傷。吾儕格居其豫。在與謂太極圖。亦則河圖與伏羲同功。而不滿先儒本于易之說。謂漢溪所新造之正脉。而直責程正叔之外師。至于周禮一書。實漢儒多附會之罪。宋儒近表章之功。謂周禮與儀禮載祀猶罰之于吳。親也。賈氏以儀禮為本。周禮為末。謬矣。已甚。朱子不一是正之何也。五經堂疏論數篇。

言闡其幽。趣大抵皆有益于聖門。而周禮尤為有賴。其學貫穿經史百家之旨。于凡仰觀俯察。律曆象數。古今名物。無不洞究其奧。而益天文尤精。每曰。曆象古太史職也。中星以日為主。七政以歲為主。凡盈虛朧朧伏逆遲番。如指諸掌。觀望星氣。有占必應。雖同館號知天文。如黃泰泉亦自以為不及也。又言鍾律度量。所以治曆明時。康節粗得大意。而不能建律運曆。將舉禮樂必也。周官觀大司樂。則律曆協矣。識者

藏本錄

題之

王思

王思字宜學泰和人吏部尚書直之曾孫也八歲能詩十歲能文弱冠而舉於鄉思素性豪爽及卒業南雍與天下士磨礱乃自號改齋居士書矯輕警倚按座右以自飭正德辛未成進士選入翰林讀中秘書每試輒先同列獨不為應酬文字曰美其祥以悅人吾所不能悅人以美辭而眩是非吾所不敢先達嘉其志授編修時有倖進為臺諫所糾慨然乞別授曰進以禮退以義君子律身自有定法若誘于利而全

藏木錄

王思

林於勢面珣如鄙夫何或咎其立異曰鄙夫非尚同也乎執聞者咋舌去甲戌秋上封事以為孝宗親皇帝之子惟陛下一人當為天下萬世自重而親享太廟孝養兩宮總攬乾綱緝熙聖學豈可噴薄以荒志好勇以輕身雖是任喜怒移威柄純純綱據士氣召天變言甚切至請潮州三河郭丞郡守關景韓書院居之一時倭倭咸從之游餘姚王守仁鎮虔假使贊軍會寧藩變作思感知已舉囊宵赴軍門功成亟歸口不言勞庚辰再入湖靖案者益盛隨材曲

就語臺、不倦諸生傳錄而宗之嘉靖改元召諸以

直諫諸羅者復思翰林編修加從六品俸又錄寧庵人功常支九品俸預修武宗實錄同考癸未試事克經筵講官夙夜寅恭隱然負公輔望甲中大禮議起與同列疏諍不報七月望復伏闕號諫下獄杖朝堂越十四日遂不起嚮其居不售無以為殮公卿察舊相率賻而殮之以歸、之日送車塞道無不咨涕泣者無子婿鄉進士劉叔綽其遺言多散軼得詩三卷文六卷語錄一卷傳于世年甫四十有由思資

藏木錄

廖華奇而克以學力視畫宴崇卑直如易狗其之三河也夜半舟觸巨石緣石以坐浩歌達旦及枕以婦猶手書贈廣德詩通動如平時疾革妻女問所欲言止書思母二字方同志彙集嘗錄其增側室為粗豆計思笑曰大丈夫當為天下萬世所祖豈忘、共見女子耶及殯果祠學宮如所言云

陶滋

陶滋字時雨山西絳州人少保琰之子也舉正德甲戌進士選行人屢承命冊封藩王禮儀不忒王有好賄一介不取所至咸敬憚焉會家濠構逆陰結權貴詐設淫樂誘致萬乘天下皆知其謀獨武宗未知必欲南巡舟行有日矣滋及朝臣危懼急抗疏極諫上震怒械繫而廷答之幾死時疫者甚眾巡幸由是止無何亂作東與無虞諫之力也其為諫首而生者悉左遷滋遷太學誠心堂學正躬率諸生修德

戴大錄

陶滋

講學廟列周宣石鼓有毀焉曰者文多殘缺歷代諸儒如韓愈鄭樵皆病於誦述滋獨考索精詳為石鼓正誤一書我完其文讀者快焉已賜還劾職尋陞司正錫命褒嘉嘉靖癸未陞刑部郎中有滯獄數十滋辨問得情宋之固圉頓空尚書全猷民稱賢全掌奏續總部事有梁錦衣者懷金五百求援重辟及見知不可乃己是秋轉兵部武選司郎中革吏弊塞倖附一時武弁感激生勇氣焉甲申以議大禮不合裁繁廷咎如前仍謫戍榆林滋奔命戎服從事將帥恒以

方畧咨焉丙申蒙恩宥歸戊戌秋疾甫三日卒滋祖銓父琰之卒絳人祠之學宮及滋蓋棺亦如之蓋三世為卿先生云

戴大錄

黃馴

黃馴字珍夫福建長溪人少慷慨激烈卓爾不群有大志進退無所唯義是徇有哉然不撓之氣為諸生嘗振聲抵掌頌同舍生曰大夫一日立王陸前當裂腹扶腸與人主爭萬世大計安能局促效顰下駒乎同舍生固豪馴然竊怪其言肆大司馬潘瓊將提學閩中試而奇之舉鄉薦下第入成均少師徐階時為祭酒瓊奇之兩公互相推口黃馴國士吾不能抗類也然而上公車輒報罷最後謁選以高第授溫州同

載大錄

黃馴

知在郡三年廉潔愛民溫人懷之嘉靖癸丑倭寇兩浙所至蹂躪溫最為要害之地馴始聞難日夜結城郭清戎伍修戰艦吏民咸喜曰有君文武才也吾溫庶幾不魚肉于虜乎馴有憂色曰賊孰不吾溫以烏合之眾烏能禦之乃慷慨自矢曰大夫死即死我吾賊耳且吾發種、矣生其於幾而愛之書其語揭閭以自厲丙辰春四月倭大舉犯溫安倫副使檄馴逆戰人或謂曰嬰城易堅耳毋輕嘗大敵馴曰不可四郭之外非吾民耶而以委虜乎速逆之兵志曰先

人有奪人之心逆之也時溫軍分為三哨馴將中軍

先進右軍軍壘石左軍軍錢場以繼之馴出營其眾且觴之曰今日而帥歸有所矣若無負國有進退無退生眾卒酬泣相勉也曰非不知敵堅黃公業身當之矣乃直前薄賊勁弩巨礮雷發賊稍辟易僅能軍而賊已陰分其眾為二一從上流掩壘石一從下流掩錢場其帥皆乳孺子望見賊即棄其軍以走賊合而尾之馴單腹背受敵遂大潰馴力戰久之短兵相接顧麾下稍盡有挽之以跳者馴劍斷其指曰

載大錄

敗去之以吾狗節地也賊枝戰而前遂被獲坐木樹下而脅以降馴叱曰世有寧有降賊黃大夫哉賊漢好謂曰婦大夫予我千金馴慢罵曰生黃大夫不以金直也且而曹庸狗旦暮將磔裂何以金為賊怒裸而寸斬之馴罵不絕口而死時年四十七事聞詔贈浙江布政司右參議錄一子入太學命有司建祠祀之馴妻子購求遺骸不獲乃具衣冠招魂葬于淞江里之白沙丘馴在溫六年居官廉貧追其喪妻子至不能具裝

任環

任環字應乾號溪菴山西潞安人登正德甲辰進士
釋褐知廣平以才優調沙河縣蒙南北之衝疲於徭
役環下車首省厨傳罷誅求以次釋冤獄毀淫祠多
所興革久之丁父憂服除補滑縣其治如沙河二縣
民胥懷之置生祠揭揭訟德嘉靖辛亥秩滿以族人
連婚宗室故遷蘇州同知癸丑倭寇寇東南是時天
下承平日久吏民不知兵革賊至輒奔潰有司束手
靡措環獨訓練所統民兵禦賊躬介冒策馬以先之

戴大錄

任環

自書其姓名於腹背手及曰取戰吾責也雖然先人
之遺休不可棄也茲用以識庶得收莫焉聞者咸感
泣躬與士卒同寢食或晏日粒食不令口或露宿草
莽植立泥淖中嘗獨自異所得俸直及諸上官宰醢
悉分給士卒由是士氣日奮及賊戰於上海敗之方
戰時賊投鉏擊環其危人以身蔽之猶被三創既而
守太倉以積勞疽發于背子爾孝請還郡就醫環叱
曰吾誓不与賊俱生幸吾疾愈而賊滅當與若共共
平之福否則有臣反忠妻反節子死孝而已婦以是

語爾毋吾不能與婦子對泣悽惻聞者以沒也會

報賊至環逆擊澹出海擊之怒濤如山南人習舟者
皆震眩失色環意氣彌厲手鉞麾舟師衛之賊大敗
俘斬百餘人未幾又要之于陰沙保山南沙關三戰
皆捷賊望環旌旗輒遁去事聞擢山東按察司僉事
整飭蘇松兵備甲寅賊犯蘇州民爭走入城聚保門
鎗不得進相抱號哭聲震原野環注曰城池視百姓
重耳奈何棄之亟命啟門謂其守曰賊入者某請
任其責活十餘萬人明日賊至以計敗之將門賊遂

戴大錄

歎而去乙卯賊復大至又敗之斬首六十餘級以功
進按察副使廕一子世襲潞州衛千戶未幾丁母憂
巡按御史及諸士民連疏乞起環詔責環以大義將
贈母趙氏為孺人以慰其心環不得已受命明年
倭寇平疏乞終制詔許之仍陞山東布政司叅政以
旌殊勞又明年丁嫡母張氏憂海內方望環服闋出
為國家靖邊懷寇會環以積慮成疾遂不起士大
夫莫不悲其用之未竟与朝廷之失士蘇松士民
相与立祠祀之給事中徐師曾請於朝詔贈光祿

寺卿父老猶相与言未足盡酬環云環為學先行誼
尚名檢始為諸生時大書壁間曰營私者無上虧行
者無親又曰充海濶天高之量養先憂後樂之心必
如是始可以言士故其歷官清真介特迥然異於時
流而忠義之績在蘇松者尤著

識大錄

沈東

沈東字宗安會稽人舉嘉靖鄉薦及第登甲辰進士
除徽州推官召為礼科給事中時嚴氏父子怙寵專
政諸所進退一以賄入為伍昂束訪入諫垣每觸事
憤憤將論列其罪狀語稍漏會總兵周尚文卒請卹
與嚴氏憾其素不附已報寢束抗疏論曰臣聞上有
必行之賞斯下有必效之忠尚文忠勇素著國之長
城其歿也邊人亡不洒淚者而身後之典格而不議
其何以示勸夫當事之臣不能上体聖心任己意為

識大錄

沈東

予奪臣竊憚之疏入嵩大恚條旨杖束闕下尋繫詔
獄重絕者三四恍惚見神人金甲頌然立於前呼先
生者三徐曰少忍亡恙既數月而刑始愈先是束配
張孺人自會稽來念束未有子置妾潘氏與俱既至
則束已下獄三日矣張語潘曰吾恐死以視夫朝夕
分也若某年且未識夫面寧能共守乎潘涕泣誓以
死待卒相与茹荼苦拮据女紅易升斗束獄中案牘
積以僅繼日惟兀坐玩周易著周易通解及之言說
內外本末稱名辨多要眇自得不苟襲先儒舊煩發

為詩歌悲壯悽惋令讀者裂眦酸鼻戾成各虜心死
闕京師戒嚴詔某廷臣策所以進虜者國子司業趙
貞吉抗言於朝曰釋沈束之囚以求直言錄周尚文
之功以勵邊將則虜却矣亡何貞吉竟斥去束在獄
聞虜狀輒具疏請得精騎五千往來督戰以外疑虜
而內翼蔽都城且度虜飽而歸必道涿鹿出邊薊或
衝突於宣大宜傳檄諸路乘其情歸設奇夾擊必大
勝焉見疏輒又斥去曰因安得工書其後御史餘姚
趙錦刑部主事工虞徐學詩錦承經歷會稽沈鍊先

藏木錄

後工書論嚴氏俱被逮謹摘以去時飛越中四謀而
嚴氏恨越人特甚會有構者謂錦衣與束本同宗疑
有連於是益切齒欲甘心於束屬主者械束手足束
手足束分且亟誠家人厄後事張孺人傍徨細衣謀
其兩指期俱死已而閣臣徐階聞之為束救得免然
嚴氏日夜以蜚語中束浸惑上聽壬戌嚴氏賊束
繫獄既久父年已八十有七矣疾且革思一見束指
是張孺人伏闕上疏請以身代繫令束得一見為深
願凡三上乃下部即議上不報然上意稍動矣

當是時上常居齋宮好鉤察外事即獄中一語動
目錄以聞謂之監帖然守者或亡所得則姑塞以漫
語而寅冬帖進云有鵲當沈束前噪不休束曰豈有
喜及罪人者耶蓋謾語而上信之會何以尚疏救
海瑞忽有旨下以尚獄而釋束束歸而父已歿矣乃
踊而號曰痛哉生不葬死不吾尚得為个乎於是
枕塊水飲伴狂自廢丁卯穆宗登極首錄諸諫者
起束原官上疏乞補制尋遷都給事中再遷南通政
竟以疾辭自是獨居一室左右經史日夕研討其中

藏木錄

所著有易圖洪範律呂諸說書詩春秋周禮諸解及
潮候集韻詩藁惜多逸者家故貧僅有田十餘畝婦
妻并日而食廢之怡然有司薪一望見顏色不可得
也辛巳年六十有八微疾而逝束少時好讀蘇武傳
每讀輒掩卷歎歎當食或廢箸錄今觀之武處北海
十九年白首歸漢束繫獄十八年亦白首歸由武之
婦也以鴈書束之婦也以鵲帖皆託之人而成非天
事誠有不偶然者然武尚拜官而束不拜武有子而
束卒無子蓋其節愈苦而故愈奇云其出獄也潘積

一處女張孺人冀東有後日令潘進御而身出汲入
吹無難容凡束之勁節介行雖所自樹亦其婦妾能
成之也山陰令徐貞明表其里曰一門風節太守蕭
良幹請祀求於學宮

藏木錄

沈鍊

沈鍊字純甫別號青霞麗水人也少有異質從同郡
王守仁游守仁一再與語即奇之曰生千里才也嘉
靖辛卯舉鄉試登成成進士知溧陽其治以博學豪
強衛赤子為急用伉倨忤御史調荏平以父憂歸服
除補清豐縣錦衣指揮陸炳聞其賢請吏部得轉為
經歷至則與鈞禮終不敢以分加之炳與嚴氏父子
深相結以故鍊間送世蕃酒所世蕃虎所狎客給事
者欲非其任強灌之鍊即以灌世蕃曰吾代客酌也

藏木錄

沈鍊

教尚寶丞張進業飲少飲輒醉醉則擊缶鳴鳴誦出
師二表亦壁賦已慷慨曼聲長嘯泣數行下下何虜
聞入塞都門不啟上坐西齋宮夏之會虜獲我中
貴人為嫖書附以進曰予我幣通貢即解圍不者歲
一稅而郭于是礼部要諸大臣以御朝請天子下
其書會文武群臣計孰便國子司業趙貞吉曰虜所
謂貢者耶彼傳城而軍我乃城下盟竊以為天子
御奉天門出內帑饗士驛言者誣功臣虜固當自退
爾討毛起曷需言吾姑寬虜以予貢而出之而後議

守便貞吉廷叱之與力爭鍊漫為中瑾刺之不休大
學士憂言恠而問曰若何小吏也鍊曰攝之曰太吏
噤弗言故小吏言胡恠也且曰王辱臣死即言恠
不自得而罷禮部持眾議上竟弗予貢次日 上出
視朝有所誅進矣鍊氣甚壯歎力斥虜幾得以身當
一面畢見其長乃上疏言請以萬騎護陵寢萬騎防
通州餉而合勤王之師十萬餘鼓而薄其情端必大
勝奏入報罷是時嚴嵩獨貴幸用事數寢抑邊事不
以報及見事急則若為開言路有所誅進者將帥當

識大錄

事臣也誅蓋入賊居間當以死而其進有肯賄價
暴起言者日以益嵩日以重鍊飲酒張丞所泣而歎
曰詩不云乎渝之誠亦孔之哀謀之其誠則具是
達謀之不誠則具是依已矣亡所信吾謀矣吾即不
死而苞苴日蠲然遇我而集于西第何也且夫社稷
何賴焉乃抗疏言嵩父子翼虎社最悞國大計請俾
之以謝天下要言阿私亡所異同宜從坐 詔以鍊
昔歲擅譯亡人臣禮今淺誣誣大臣自為名廷擢數
十謫田塞外當田保安倉卒寄妻子廣柳車中未有

舍也保安賈人傍曉曰公非工書請誅嚴氏者耶揖
之入徙家而家之里長老問知其狀咸大喜助薪柴
而遣其子弟來從學鍊稍與語忠義大節復大喜塞
外又懸爭為鍊署嵩以相快鍊亦大喜日相與言嵩
父子以為常父為偶人象李林甫秦檜及嵩而射之
語稍聞于嵩父子銜之切骨侍郎楊順來為提
督順故嵩客也前帥業以選倖避虜俟其解則縱吏
士取戕人首甚者夜微避兵人修之以為功鍊燕游
其首主名昭言謂之師大憲既得代即以屬順曰是

識大錄

故統乃公事者丁巳虜大入破應州堡四十餘順見
以為失事當坐蓋縱吏士殺倖避兵人上首功以自
鮮鍊後貽書謂順語如峻且賦詩及樂府者云或謂
公遷人非有言責母為爾鍊怒曰吾嚮者豈亦有言
責耶若視吾眼在否而欲言我夫殺人而欺其君必
要賞吾誓不與天順聞蓋志以其私人經歷金帛
魯指揮羅鍾走嵩子世蕃所曰是夫也結成士繫解
習射將以聞取若父子世蕃曰吾固知之即以屬與
按御史李鳳毛鳳毛謬為謝曰有之竊陰已解散其

黨矣鳳毛傳代歸還為光祿少卿而御史路楷來則
又嵩客也世蕃置酒壽楷使謂順曰幸為我除吾鴻
夢成大者侯小者卿順遂与楷合笑捕諸白蓮教通
唐者竄錄名籍中以謀叛聞前大帥皆理兵部無議
取中旨修之籍其家錄順一子錦承千戶楷候選五
品卿寺順猶快曰丞相負我薄我賞猶有所不足
乎謀於楷取鍊二子枝殺之移檄浙東逮鍊長子襲
至則日掠治因急且死會給事中吳時來上疏論順
楷誤國大罪上怒嵩不及為之地急下候騎捕治

載木錄

順楷而襄陽釋居久之嵩敗世蕃誅反御史維新逮
論順罪而微為襄理還其諸生傳宗初詣襄言事
者究始大白贈光祿少卿錄一子入太學案因諸生
久次膺貢上春官伏闕上書極言順楷殺人奸党狀
而給事時亮積相繼以封事請詔捕順楷下刑部
微論抵罪當屠掠近郊時都門閉錄急謂陸炳勿閉
門閉門不敵民衆炳為言于上而許之許入署安撫
教島計既誦保安屬歲大侵傾囊裝作粥以饑者救
百里內贖買地而瘞之其人相率立祠生祀之錄子

詩文援筆立就奇麗甚而不能盡削其牢騷憤激之
氣往往多楚聲以故人或讀而憐之死時年五十有
一

載木錄

楊繼盛

楊繼盛字仲芳號樸山保定容城人其幼時家貧使為牧豎間往里塾觀里中兒誦讀揖遜而心好之歸謂兄請得受里塾學兄曰若幼何學繼盛艱然曰夫幼者任牧牛乃不任學耶兄言於父父奇而聽之學然不廢牧也至十三從師受經為舉子業漸有聲於冠讀書僧舍自勵刻苦恒至夜分燈且盡暝坐而屬思天寒無下襦遠屋行且溫誦日所聽令脛以上微暖得稍假寐五鼓起汲水手凍屬於硬呵之乃解其

載大錄

楊繼盛

明年春諸僧病疫且甚同舍生俱去繼盛獨曰吾去僧誰為治湯藥者乃吾友僧矣為之親費事問醫調藥餌僧以次愈而兄亦病疫於是奔波晝夜不解衣扶持亦愈時人異之為語曰疫無鬼以焉不信視楊子繼盛既為諸生數送有司存不利家益貧然益以勤苦其事業益進遂舉庚子鄉試明年下第歸適遊太學再試居首為名高故薦紳大夫通館教之稍具囊中裝竟事歸置酒奉兄觴志出餘繼使輸適獲教官叔曰吾道近可仕也甲辰復下第再入太

學徐酒徐階異其材為指授經義甚悉丁未遂舉進

士高第授南吏部驗封主事時從考功郎鄭曉曉素負鑒以載一世士而獨愛重繼盛謂人曰大夫非吾所及也因為語古今成敗得失與國家章典大者驗封掌諸郡邑入肆事吏繼盛已夙鈞得其槩乃為嚴登籍定序先後革冒替精誰何其試吏毋得假手上下翕然稱服繼盛既以曹事簡稍用力詞章久而厭之是時聞西韓邦奇為兵部尚書邦奇大儒博學多聞自声律天文地理太乙兵陳之書靡不精究繼

載大錄

盛乃送之受樂三月而得其數謂邦奇曰樂體於理而用於声者也而有器而後有聲夫器理所寄也乃構桐竹絲漆手製管和矣已製琴已瑟若蕭笙埙篪之類諧而合奏之若一以復邦奇邦奇大悅曰技更進是乎吾欲製十二律之管管各脩五音七聲而成一調何如繼盛退而凝思廢食寢者三日夢人聲坐授以金鍾使之擊而謂之曰以黃鍾也醒而汗悅若悟者起篝燈促復製管至明而成者六已而十二管成邦奇撫膺高誦曰得之矣始吾輯志樂成而九鶴飛

載大錄

舞於庭其應乃在于耶既歸老語儘盛舉不足以盡
于吾為子悲吾天文地理太乙六壬奇門兵陣之書
繼盛因編習焉會諸僚有講學者則又送之或謂此
曹子什伍賣聲譽奈何中之繼盛弗顧曰道在人志
耳子不聞夫商丘中誘而投火以得寶者耶庚戌秋
虜大舉躡京師而南南中議發兵入援嘆惜當往者
繼盛奮曰主辱臣死即無一兵送我丈夫獨身取單
于耳會虜退其明年滿三載考道由山東謁曲阜孔
顏氏廟徘徊于粗豆之間久之登泰山絕頂望雲氣
慨然歎天祚之不盡蓋有志於學甫抵吏部即遷為
兵部車駕員外郎時武寧侯仇鸞以雲中騎勤王驟
得兵政天子虛已聽之鸞驕且內畏虜請於二
邊互市市馬萬主之奉以中國幣帛議遣使繼盛乃
上疏條論其十不可五謬大畧謂互市市馬者和親
別名也虜殘穢我陵寢度劉我赤子而先之和忘天
下之大變其不可者一矣往北伐之詔下天下曉然
知聖意日夜輸其兵食以助京師而忽更之曰和失
天下之大信其不可二矣以天朝堂小而下與犬羊

載大錄

互市冠履倒置損國家之重威其不可三矣天下豪
傑日夜磨厲其長技以待試而其心於虜今謂國家
厭兵無所用之雖豪傑效死之志其不可四矣庚戌
之變天下頗講習兵事無故以和弛之使邊鎮美衣
瑜食而自肆懈天下飭武之志其不可五矣往者邊
臣私通虜吏猶得以法裁之今寧之使通其不勾結
而危社稷者幾希開邊方通虜之門其不可六矣伏
羌之莽在在有之往者嚴國威不敢肆今謂縣官懼
而奉虜乃尔其何有於我聞百姓不靖之漸其不可
者七矣虜昨深入時我雖不敢送一矢然彼知我無
悔也悔之已半歲而互市終之彼謂我尚有人乎長
胡虜輕中國之心其不可者八矣虜狡詐出沒叵測
我竭財力而犖之邊虜負約不至未可知也因互市
而伏兵若吐蕃清水之盟未可知也或互市畢即入
寇入寇矣而駕誘他部我既無所捍問之未可知也
或以下馬索上價或責我以他賞或望我以奇禮未
可知也墮胡虜狡詐之計其不可九矣大約載帛數
千萬計馬數萬足十年之沒虜馬少而我帛亦不繼

將何以善其後不為國家深長之計其不可十矣凡
為謬說者有五不過曰吾外假馬市以羈縻之而內
寬吾以修武備夫虜至無饜也至無恥也吾安能一
一而應之是終兆累也且吾果欲修武備而何所藉
於羈縻以一謬也曰吾之為吾藉以一資吾軍則又
非也既和矣無事戰矣得馬將為用之且虜安肯捐
其壯馬而予我以二謬也曰互市不已彼且朝貢夫
至於朝貢而中國之捐貲以奉虜益大矣此三謬也
曰虜既利我必不失信又非也夫中國之所開市者

識大錄

能盡給其數乎不給則不能無入掠此四謬也曰兵
危道也佳兵不祥夫敵加於己而應之胡佳也人身
四肢皆癰疽毒日內攻而憚用藥石可乎以五謬也
夫以十不可五謬非唯公卿大臣知之三尺童子皆
知之然而有為陛下主其事者蓋其人內迫於國家
之深恩而外懼虜之重勢內迫國家之深恩則圖倖
目前之安以見效外懼虜之重勢則務中彼之欲以
求寬然公卿大臣知而莫為一言止之者止則身任
其責而危開則人任其責而安陛下宜振獨斷發明

詔悉按言開市者選將練兵聲罪致討不出十年臣
請得為陛下勒燕然之顛懸俺答之首於榮樹以示
天下萬世疏奏上壯之下大學士嚴嵩等八臣議
咸唯唯仇鸞懷憤曰監子目不知虜宜其易之乃密
疏勸繼盛撓邊計惑眾心上意遂中變下繼盛錦
衣獄就置訊繼盛持論侃侃不屈獄其張狄道典史
狄道今嚴重繼盛不敢煩以事繼盛請曰余典史也
不敢有他請得從典史事令賢其意而許之繼盛
務益敬共於職冬月受請繼盛竟莫弗倦臨兆民俞然

識大錄

稱揚公神明即監司以難繼猶豫者輒問楊典史云
何不以及今也從政與暇則進邑諸生為講說文義
大指諸生今人清意恨見繼盛晚而繼盛指休益之
未贊買東山起燕臺剪棘立書院以居諸生狄道之
旁地故多回夷其子弟悉習梵典繼盛召而約束焉
為立二經師而身誨其稍異者三十人諸生日益衆
無所取食繼盛乃集邑吏搜飛洒者伏糧得三十石
而幣所乘馬及婦服裝買民間最重賊地二十畝白
於府以伏糧予之乃做故井田意割授諸生父兄使

入粟以給軍札及播養之費又買城西廢園使茹
蔬而引洮河之水灌溉之地蓋以肥饒給諸生諸
矣邑故有煤山生番制之不能開而抑給薪於二
里外徒盛挾衛指揮軍騎往召生番諭之咸服曰楊
公即須吾穹廬且舍而況以煤山即邑遂不苦薪在
狄道將三年其吏民愛之呼為楊父諸生或稱閭西
夫子而虜教敗約入寇仇黨奸浸露罪至族徒盛言
大驗天子恩之稍遷諸城令月餘即遷南戶部主事
之官三日而逮刑部員外郎道遷調兵部武選當是

戴大錄

時戴嵩最用事惡仇黨刺骨而善結盛策以不污立
貴之為恨然天下之惡嵩甚於惡仇盛始遷刑部
即欲移疾歸既遷調兵部則中夜起坐自詫曰天
遇我厚矣我何以報塞其妻張氏泣旁嘆曰君休矣
且婦耳佳盛曰何謂也張曰夫一仇黨而用君幾
今愛相父子百竄也君何以報為休矣且婦耳佳
霍然大悟曰吾乃今而知所以報也於是日夜家
疏謀論嵩抵任之十二日而疏成為癸丑元日
之會上方怒諸俗事所行道盛已抵闕門矣趨出

更十五日而辭三日乃上疏其辭曰臣先因阻馬
市罪應下獄逆黨威屬問官鍛鍊必欲置臣於死
下特寬其罰不二年間復至今職夫以孤直罪臣
地陷恩未死逆黨之手而又遷轉如斯之速則自
已往之年皆陛下再賜之年而臣身亦一陛下再
生之身也臣夙夜祇懼思所以捨身圖報蓋夫有
請誅賊臣者方今在外之賊惟胡虜為急在內之
賊惟嚴嵩為最賊有內外攻宜有先後未有內賊
而去除外賊者故臣請誅賊嵩當在剿絕胡虜之

戴大錄

先且嵩之罪惡貫盈神人共憤徐學詩沈鍊王宗茂
等常劾之矣然止皆言嵩貪污之小而未嘗發其
竊之罪嵩之姦佞又善為撫飾之巧而足以誑
者之非陛下之知恕不冀嵩之威恩而歸於正故
嵩猶得竊位至今為嵩者乃曰畏嵩者之多而益
其禍繼幸於海陛下之留而愈無忌憚報惡俱
四端已絕幸賴陛下誠敬格於皇天天心仁愛
示災變以警去年春雷久不發占云大臣秉政
臣而專政孰有過於嵩者又冬日下有赤色示

有叛臣凡心不在君而背之皆皆叛也夫人臣而背君又孰有過於嵩者如各處地震與夫日月交食之變其灾當應賊嵩之身乃日侍左右而不覺上天仁愛警告之心亦恐怠且孤矣不意陛下聰明剛斷乃其受嵩欺人言不見信雖上天示警亦不省悟以至於此也臣敢以嵩之事政叛君十大罪為陛下陳之我太祖高皇帝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殿閣之臣惟備顧問視制草故載諸祖訓曰臣下有建言設立丞相者本人凌違全家

載大錄

處死以其為聖子神孫計至深遠也及嵩為輔臣儼然以丞相自居挾陛下之權侵百司之事凡府部題覆先面稟而後敢起稿嵩之直房百官奔走如市府部堂司嵩指使絡繹不絕一或少違頓禍立見及至失事又駕罪於人是嵩雖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權有丞相之權而無丞相之責天下知有嵩而不知有陛下此壞祖宗之成法一大罪也權者人君所以統馭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臣下亦不可毫毫踰僭嵩一以票本自任遂竊威福之權陛下

用一人嵩即先謂之曰我薦之也及黜一人嵩又號於眾曰此人非我所親故罷之陛下有一人嵩即謂之曰我救之也及陛下罰一人嵩又號於眾曰必得罪於我故報之嵩竊陛下之喜以市己之恩假陛下之怒以彰己之威所以群臣感嵩甚於感陛下畏嵩甚於畏陛下臣不意陛下之明斷乃假權於賊手如以此竊君上之大權二大罪也若則稱君過則歸己人臣事君之忠也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尔后於内尔乃順之於外曰斯謨斯猷惟

載大錄

我后之德人臣不敢彰己之能以与君爭功如以此意我議而成之又將聖諭及嵩所違揭帖刻板刊行為書名曰嘉靖疏議欲使天下後世謂陛下所行之善盡出於彼而後己也人臣善則稱君之忠果君必以此掩君上之治功三大罪也陛下之令嵩票本蓋取君逸臣勞義也嵩何所取而令子世蕃代票又何所取而約諸義子趙文華等群會而票擬屢更數手机密豈不漏泄所取題疏方上滿朝

戴大錄

然已知天語既下前講若合符契如錦衣衛經歷洗鍊効嵩疏 陛下發大學士李其果擬某即使所善聞世蕃乃同文華擬票停當令文華袖入封進以人所共知也即効嵩之疏世蕃猶得票擬餘可知矣是嵩既以臣而竊君之權世蕃復以子而弄父之柄百官孰敢不服天下孰敢不畏故今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以擬姦子之潛竊四大罪也邊事之廢壞皆原於功罪賞罰之不明嵩為輔臣乃為壅斷之計欲令孫冒功於兩廣故先置伊表姪歐陽必進為總督相親平江伯陳圭為總兵御史黃如桂為巡按朋姦比黨傳張為幻先將長孫效忠冒兩廣奏捷功陞所鎮撫又冒瓊州一人自斬七首級功進冊繳部效忠告病乃令次孫鵠襲替鵠又告倭前效忠七首級功加陞錦衣衛千戶今任職官事故世蕃養養臭乳子也何嘗一日離左右而至軍即至軍亦豈能一人自斬七首級而假擬戰功濫竊官爵以效歐陽必進乎入為二部尚書陳圭托疾得掌後府黃如桂等驟遷太僕寺少卿是嵩既竊 陛下爵賞之權

戴大錄

以官其子孫又以子孫之故顯拔其親党此偏既作倣倣成風蔣應奎等令子冒功杖貳遣戍皆嵩有以倡之也夫均一冒功也在應奎等貪冒科道則勅之在嵩貪冒人所共知科道乃不敢効嵩積威足以攝天下之口可知也必冒 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逆賊仇鸞總兵井肅貪虐論革嘉靖二十九年大同帥張達等敗沒正胡虜竊伺之時使嵩少有為國家之心豈肯用必債帥以寄干城而世蕃乃受鸞銀三千兩指逼兵帥薦為大將及鸞冒哈舟先軍功世蕃亦藉以陞陞嵩父子於時嘗自誇以為有荐薦之功矣及鸞勢出嵩上反肆凌侮故嵩嘗自嘆以為計虎遺患後又知 陛下有疑鸞之心恐其敗露連累始互相詐誇以洩初黨之跡以 陛下之明然不知始而逆鸞之所以敢肆者恃有嵩在終而嵩與逆鸞之所以相反者知 陛下有疑鸞之心故早是勾虜背逆者皆鸞也而受賄引用鸞者嵩與世蕃也逆賢受不費進不肖受顯戮嵩之罪惡又出鸞之上矣此非贊逆之姦臣六大罪也前胡虜犯內地深入經略失

學其情端以一大機也而兵部尚書丁汝夔問計于
嵩乃曰京邊不同勢敗于邊可撓也敗於京師弗
可掩也且虜飽自退耳故汝夔傳令不戰及陛下
連治汝夔求救於嵩又曰無恐也吾為睿疏保若
及汝夔臨刑而後知為嵩所始乃大呼嚴嵩誤我矣
是嵩以不戰始國而以敗始汝夔也此誤國家之軍
机七大罪也然涉者人君之大權非臣下可涉事且
私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劾嵩與世蕃革任為民
矣嵩於考察京官之時通令吏部將學詩兄中書舍

載大錄

人應聖寵照荷蒙 聖明洞察留用夫應聖乃下陸
下供事內廷之臣嵩猶敢肆其報復之私則在內之
臣遭其毒手者又何可勝數耶戶科都給事中厲汝
進以論劾嵩與世蕃降為典史矣嵩於考察外官之
時凌逼吏部將汝進羅點汝進言官也縱言不當
陛下既降其官矣其為典史則無過可指也嵩乃以
私怨羅點之則在外之臣被其中傷陷害者又何可
勝數耶夫考察大典也 陛下持之以激勵天下之
人心賊嵩竊之中傷天下之善類此事照涉之大柄

八大罪也今府部之權皆撓於嵩矣而吏兵二部大
利所在尤其所專主者嵩於文武之遷陞不論人之
賢否惟論銀之多寡各官之任亦通不以報國為心
惟日以賄嵩為事將官既納賄於嵩不得不剝削乎
軍士多至失所有司既納賄於嵩不得不濫取於百
姓多至流離利歸一人毒偏於天下人人思亂皆敬
食嵩之肉 皇上雖累加撫卹之恩豈足以當嵩殘
虐之害哉如是臣恐天下之患不在胡虜而在域中
此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先朝風俗淳厚近古自

載大錄

逆瑾用事始一少吏果為輔臣論譏者貪污卑
下通賄慙慙者貪如盜賊而亦任用奔競疎拙者廉
如夷齊而亦罷黜守法度者以為固滯巧瑣雜者以
為有才勵節介者以為矯激善奔走者以為練事卑
污成套牢不可破雖英雄豪傑亦入套中從古風俗
之壞未有甚於此者究其本源嵩先好利天下所以
皆尚乎貪嵩先好說天下所以皆尚乎誣源之不潔
流何以清風俗不正而欲望天下之治得乎此壞天
下之風俗十大罪也嵩有十大罪昭今耳目以 陛

下之聰明而若不知者 陛下侍臣子之心出於至誠賊焉事 陛下之奸入於主神以至神之奸而欺至誠之心無惟乎墮其術中而不覺也臣請更以高之五姦言之知 陛下之意向者莫過於左右侍從高欲托之以同察 聖意先用重賄結納於 陛下一言一動無不報高報則酬以重賞凡 聖意所愛憎舉措皆預知故得違其逢迎之巧以悅 陛下之心 陛下悅高之能盡合而謂之才不知其先有人以通之也是 陛下之左右皆賊高之間諜其姦

識大錄

一也通政司納言之官高欲阻塞天下言路故令義子趙文華為通政使凡疏到天華必將副本送高為世蕃先閱而後建疏內情節高皆預知少有干涉即為探獲聞御史王宗茂劾高之疏文華停留五日方上故高得以展轉據飾是 陛下之納言乃賊高之警犬其姦二也高既內外探獲周密所畏者厥財附門錄訪之也高則令世蕃將厥財官籠絡迎結姻親夫既與之親又豈忍發露其惡不然高藉江西去京四千餘里而結親於此故何為批不通假婚姻之好

識大錄

以遂其掩飾之計耳 陛下試語高諸孫所娶者誰女立可見矣是 陛下之爪牙乃賊高之爪高其姦三也厥衛既已親矣所畏者科道言之也高於進士之初非私屬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不得與給事御史之列考選之時又擇熟輟圓融出自門下者方補科道既選之後或入拜則留其飲酒或出差則為之錢贖或心有所愛憎則授之論刺為高使令至五六年無所建白即陞京堂方面夫受高之恩既如以附高之效又如彼以故科道諸臣寧忍於負 陛下而不致忤於權臣也是 陛下之耳目皆賊高之奴僕其姦四也科道雖入其籠絡而部臣如徐學詩之類亦可惧也高又令子世蕃將各部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或援之鄉里或托之親識或結為兄弟或招為門客凡部中有事致行者先報世蕃故高得預為之布置各官少有怨望者先報世蕃故高得早為之斥逐連路堵絕根固蒂全為一党互相倚附各部堂司太半皆高心腹 陛下自思左右心腹之人果為誰乎此真可為流涕者也

陛下之臣工多賊蒿之心腹其五也夫蒿之十罪
類以五姦以探捷之五姦一破則十罪立見 陛下
何不惡到愛一賊臣頑惡百萬蒼生之塗炭乎臣前
諫阻馬市謫官邊方徑近萬五千餘里道途艱苦妻
子流離宗族賤惡家業零落幸獲今官僅將一月臣
雖至愚非不知與時浮沈可圖報於他日而頑獲危
冒險攻難去之臣親難成之功取必至之禍執頑
陛下以再生之恩賜臣臣安忍不捨再生之身以報
陛下況臣狂直成性忠義難結每恨壞天下之事者

載大錄

惟逆蒿與蒿蒿已殲殘獨蒿尚存蒿之姦惡又倍於
蒿將未為禍更甚舍以不言更無可以報 陛下者
陛下聽臣之言察蒿之姦或召問二王令其面陳蒿
惡或詢諸閣臣諭以勿畏蒿威重則置之憲以正國
法輕則諭令致仕以全國體賊臣既去豪傑必出賣
罰既明軍威自振胡虜畏 陛下之聖斷知中國之
有人將不戰而奪其氣聞風而喪其胆矣內賊去外
賊除其致天下之太平何有疏奏 上志其懇而蒿
方以他事得 上意初盛以蒿在位又其黨与布

滿中外 上即問必不肯言故請召二王問狀蒿知
繼盛嘗受業於大學士徐階而二王為 上所諱言
也反用是以構之 詔逮訊何自引二王繼盛對獄
曰今廷臣無慮皆蒿黨孰不為主使所為引二王者
以奸臣誤國雖能欺 皇上而不能欺二王蓋二王
年幼且恒弗見 上非奸臣所避防至親莫如父子
故幸 上一覺悟問之庶二王能言之也拷訊至斷
指出腰終無易詞又明日下錦衣衛杖一百校尉苗
生飲之酒曰必蛇蝎膽酒也服之可以禦技繼盛笑

載大錄

曰構山自有胆何辨蛇蝎為却之事飲一危酒赴杖
畢下刑部繼創甚而死至夜半淺寢太息曰嗟、忽
然而死忽然而生如腫已又醒人死生固甚易也已
蓋既然者諸司獄吏皆畏禍莫敢脫視且屏去藥食
繼盛乃自破甕碗剗去兩臂腐肉出血數升旁觀者
咸為戰慄繼盛顧自如及議罪即中史朝賓欲送輕
比而其長戚皆蒿黨竟當以詐傳親王令旨律絞中
外驛且惟已而朝賓坐椅持械被擯而佐重辟者傍
即王學蓋得遷矣繼盛以冬月行論送客讀書不輟

且曰丈夫會有死、公耳天得無給焉而後傳之耶
將奈國休何是時海內士大夫陰傳錄其疏至紙為
貴而繼盛當出朝審諸中貴人交道相指目旁以酒
肉袖白金而遺之至叔道不浮發繼盛悉謝不受或
謂中貴人是斷龍君曹者曰楊公天下義士今得見
之幸也即斷龍固當而又竊指繼盛三木歎曰奈何
不以橐萬而囊楊公也 上意且惜繼盛欲免之居
二歲而繼有失律逮令月行盡又藉、謂繼盛且不
先刑部即王世貞為奔走求救司業王材竭焉謂曰

藏木錄

公不要萬世耶萬曰若行當為救之且卜之材曰卜
之鬼乎人乎夫人則奚卜也高許諾其子世蕃持不
可材涕泣力爭萬為意移其案即懸卿等曰公不魏
夫養虎者耶乃自遺意萬領之因更有語聞 上
竟以十月晦論成繼盛臨刑出所著年譜授其子應
尾曰後十年可開也後為詩二章其一曰浩氣迎太
虛丹心照萬古生前未了事留與後人補其二曰天
王自聖明制作高千古生平未報恩留作忠魂補遂
慷慨曼長嘯以沒年僅四十二子皆幼同舍郎王

遵為獲喪婦且以女婚其子閻七載而萬病狀大露
上采御史卽應龍言遂之逮世蕃謫戍嶺南又二載
御史林潤白發世蕃大逆狀論棄市籍其家貲巨萬
、世宗崩遺詔褒錄諸死諫者贈繼盛太常少卿
錄一子太學生無何用給事陳瓚言賜諡忠愍用御
史却杰言祠之於保定額曰旌忠

藏木錄

盛庸

盛庸不知何日起以偏將從大將耿炳文北征屢有戰功炳文及李景隆相繼敗庸收軍濟南與張瑄死守庸夜出劫戰蓋德城防禦盡敗北兵攻其後開封阻成侯先平燕將軍代總景隆兵進駐德州燕師掠濟寧屬移營東昌燕王振兵城下庸背賊而戰列火器以待燕兵鼓噪而前衝庸左翼不動盡為火器所傷會平安兵亦合庸見兵大戰斬燕大將張玉圓燕王數重燕將未能半旬時奮擊東北角軍士趨之

戴木錄

而南兵漸薄燕王易服張瑄突出燕兵大敗走庸軍優大呼噪搶新萬人翼日再戰燕又敗步卒先登庸棄之復擊殺無算北平震動出師以來未有如當燕兵敗北時王獨以一騎殿後退駐館陶庸飛檄真定潘德諸將水陸待角以邀歸路三年春燕兵復南出庸約吳傑平安共攻北平三月庸進營夾河安軍軍家橋燕王掠庸陳不能動乃退庸出千騎追之王半步兵攻左右翼而以精騎萬人直搗中堅庸麾軍力戰斬燕大將譚淵及指揮董具什等王

復以勁騎掩庸陣後庸軍擁盾層疊自蔽燕軍攻之不能入王以木頭橫貫鐵鏈向前禦之有乘隙不

能蔽燕軍乘隙急攻庸士棄盾走舍卒發火器反燒自陣軍遂却莊得楚智張能皆死是日戰酣也暮各散兵入營王以十餘騎通關營野宿明日引馬鳴角爭營而去諸將士相顧不敢發一矢以詔無使賊負殺叔父名故也明日復戰燕軍東北庸軍而南自辰合戰至未久務更將士皆疲各坐息少頃復起戰忽東北風大起塵埃障天庸軍中昏暗不辨彼此燕

戴木錄

兵乘風縱擊庸軍大亂燕兵追奔至潘河庸走德州是役也庸將東昌之捷謂必破燕將士咸德金銀綿繡曰破北平張燕痛飲至足盡為燕所獲四早五月燕師長驅至淮上庸南進行殆領馬步列營淮之南岸與燕兵相對燕將丘福等率數百騎而行以小船潛濟突庸陣庸卒不能軍逆軍柯走六月燕兵次浦口庸率舟師駐江上嚴陣以待燕師欲運過高燕至殊死戰庸軍奔潰都督陳瑄以舟師降凡所渡江庸半海艘出高資港禦之復敗走瑄難後以瑄書慰

屬安致山東永樂元年致仕去都御史陳瑄劾屬口
出怨言懷異圖遂削屬爵卒自殺

歲大錄

瞿能

瞿能字世賢合肥人號勇有召洪武出以四川都指
揮使典同知徐凱統兵從涼國公藍玉擊西番有功
又從都督蘇祿討建昌叛酋月魯帖木兒又討藍玉
破賊雙狼塞以功陞都督會事掌雲南都司忠宗
即位從李景隆為裨將攻北平能力戰奪馬軍鋒與
其子率精騎千餘入彰義門既不可禦傾復軍不
能乃勒兵以待景隆忌能成功以太軍未至止之於
是燕軍連夜汲水灌城天寒水平合明日而軍破登

歲大錄

城不可得矣景隆率師駐白溝河與燕軍迎敵能父
子奮躍所向披靡殺傷燕兵甚衆日已曛各收軍還
營王曰勝負常事耳彼軍雖衆明日保能破之生
駒尾騎騎數千突入高麗半張王等軍破之生
以七騎馳擊之兩軍飛矢如注射王馬王被創而
王旁之矢為能所及得養能復引眾環而前矢力竭
燕斬其騎百餘人逃焉能命通判陳淳督糧聚
復引眾赴之會援起王見其陣少動乃以物誘誘
出其後突入馳擊遂斬能父子於陣

朱鑑 張能 張倫

朱鑑不知何許人建文初為北平都指揮使守大寧北兵襲大寧諸將陳亨等寬皆降獨張能兵力戰不支被縛罵不絕口死之即請難徵中所謂萬民之望處死者也

張能由都指揮充偏將力挽千斤每遇北兵輒揮戈以先登軍中呼為皂旗張特戰山東遂有俘賊立夾河力戰死獨執皂旗不仆凡眾與之

張倫河北諸衛指揮勇悍負氣喜以忠義自許建文

載大錄

朱鑑

初都指揮使馬宣魯滿師薊州衛兵攻北平不克死倫發使合西衛官兵南奔齊盟報國初從李景隆征從盛庸並有功靖難後使招倫降不順則收之備笑曰張倫將洎貴為公乎慷慨就縛連死于西市

平安

平安小字保兒滁州人號勇略以軍功累官都督會事李景隆北征安為恭將燕師渡白溝河安伏精兵邀擊之立曰平安雙子出從各出塞和吾甥矣是以敗前今日吾以破之使共心悅俱喪及戰互有勝負會日暮乃收兵還營翼日復戰安挺矛與襲敵父子奮擊殺傷燕眾甚眾黎明能與燕將房寬交戰安師大軍為兩翼燕王兄房棟破扉張王朱能陳勳呼曰敵統出我後矣以七騎馳赴之所乘馬三易而

載大錄

平安

三創死焉襲敵所獲王克提上侍應雖若有後難皆景隆親有伏不敢上安斬燕將陳亨於陣薩勝亦戰風折大將張勝龍父子俱沒安亦敗奔薊州如雷命通淵駱駝皆克景隆軍大潰安收合散亡之眾軍復振與盛庸合兵敗燕師於東昌府其大將張玉復大戰於單家橋擒燕將薛標又戰於廣安師敗績燕攻定州安率兵直搗北平以牽制之王命劉江還援江及城連破以疑安軍遂大戰於城西南安兵復敗追次打真定燕兵還北平安進于楊村敗之

進圍通州大戰於九門及燕師長張通河安將精
騎四萬隔其後燕設伏於泥河待之令工兵迎安軍
大戰斬其首遂與何福進營於小河斬燕將陳文安擒
于判王岳及而馬忽厥燕將張武自休中躍出得
脫去燕軍勢大沮議將北歸越數日安帥馬步獲糧
於靈壁燕兵未切斷擊安隊分為二河隔出城未獲
與安合殺傷甚眾北兵引却高懸半眾突至福敗入
城明日北兵破重壁安進戰大敗墮馬被執送北手
繪難後以爲北平行都督上問曰向非馬蹶當始

載天錄

何安曰判下和殺朽耳止笑曰高皇帝養
下好漢後有自北平入京者止問曰平保無恙
手安斬獲數萬而死

齊泰 尊子隆

齊泰應天陳水人初名德洪武二十一年舉士履歷
兵部主事會雷震謀丹殿太祖特即而泰以第九
年無過得陪祀賜令各三十年權兵部左侍郎明年
進尚書崇被召問遷將社名泰歷數無遺又問諸國
籍泰出袖中手冊以進簡要詳悉自是益承泰遇是
年帝崩泰受領命輔皇太子孫時諸王皆尊屬撫
兵事制泰心一旦聞宮車晏駕將為寇伺或托奔喪
為名擁眾來京朝廷不能制乃與太常卿黃子澄

載天錄

齊泰

進議詔諸王悉歸本國所在更民軍士悉聽朝廷節
制詔下諸王不悅燕府入臨主謀安泰請急調動
符物傳國廷陳盛探泰嘗使燕泰略泰入燕而歸
諸為兵費志余益倚重之泰又與子澄畫策凡親
王有廢職除國故削齊湘代以相繼罪廢及清職與
廷泰等主等宴命將出師帝推名學士家計論周
官法度康便殿美柔翰而已泰移檄督所屬籍武
職之泰思曰石正言順故乃可服北兵遂首以陳泰
為名時帝遣諸王督監諸軍泰以各王德福師進

運處遼寧之王近燕為安皆召運惟遼王振至遼
之天下勤王與捕集結戰捕有勝負及北兵遠淮
勢不可支朝廷請泰子澄官求解兵不聽進兵
急召泰木及運金川門開帝趨去泰進之不及
奔廣德欲往他即起兵與復竟被執至京責問泰
辭不屈死群從兄弟皆坐死妻及婢媵俱發教坊
一女守節不污沒出塚先而六歲或遺街洪熙時故
還今子孫猶存故居為舖舍人孫尚書補云嘉靖中
知縣謝廷龍為祠祀之

戴夫錄

黃子澄名漢以字行江西分宜人少受歐陽真易周
興學書梁寅春秋博學負盛名游鄉校同舍避席洪
武十八年舉鄉試第二明年會試第一廷對擢第三
授翰林修撰尋兼春坊宜侍東宮講讀累遷太常寺
卿皇太孫立諸王多不遵服一日太孫御東角
門召子澄謂曰諸王尊屬各擁重兵奈何對曰諸子
便有獲兵此足自守萬一有變以六師臨之誰其
支漢也七國非不叛卒成亡滅小大強弱之勢不同
而順逆之理異也太孫喜曰得先生謀吾無慮矣

既即位命子澄兼翰林院學士與薛泰同侍會周
齊諸藩相繼請勤帝初嚴謂子澄曰先生無志東
角門之言子澄頃有對曰不敢進出與齊泰議爭諸
王兵權泰欲先燕子澄曰燕同母兄弟也取周先
剪燕之子足而燕可圖又曰之逆逆曹國公李榮隆
以兵圍河南迫周王構至京師遣之雲南後代王桂
於遼湘王相聞討狼狽自焚死執齊王持回之降
王使為庶人且掘燕墓加誅諫燕上書於周亮子
澄奏請速坐決意致討時燕府以世子而即王俱在

戴木錄

京奏稱病篤以王不請泰欲殺之子澄曰不可若
則彼先發有召沮得為備不如遣之示無疑也乃遣
之而命卿督家忠等北征均北平都指揮謝貴先發
貴謀泄見執北師遂起移檄天下皆以珠泰及子澄
為名師破賊據懷柔遠長興順款納文津師兵聚
相繼敗績帝召問子澄對曰諸將負其家業事今天
下當盤兵強食足臣臣一隅生麻富天下金湯策
五十萬四面進迫且夕且成擒矣子澄遂荐李景隆
代炳文為大將軍景隆尤昏懦臨行子澄授以方略

戴大猷

依違而已始於憂之及而隆戰戰兢兢素其神通召遠
 又故不誅子澄痛父誅曰景隆出師親望旅山四水
 出誅何以懲將士練子寧亦執景隆投朝且其教
 誅之皆不聽已而江淮諸將連敗子澄附庸楊冠
 白大市去吳誤薦景隆萬死不足贖誤國之罪賦詩
 以自責死即日追廷議誦子澄瓦礫泰於遠方且各
 使募兵而以氣解黃孝臣一戒祖師此後我如請
 召平安吳則盛庸帥運乃可帝為達少卿薛三請
 嚴兵又許兵伍江干德州和府姚善言屏子澄以

快敵公為大計始急召子澄還米且而有庚申之憂
 清難復購之甚急太倉武士湯華時主京不底死衛
 子文富福速等亦十五人皆以妻妹家發教相黨
 或還者四百餘人子澄誦時潛傷而不出至潤澤至
 蘇州和府姚善言高翰籍亮山莊為更正更初承
 降法為通士吏召改及子澄被執房陰縣撫吳
 完縣使至不降收飲宵藏於山洪烈初結莫患
 馬鞍山其後百強認為已噴者訟之信至其親如美
 能決起而見震雷一聲備翠有噴石在馬刺衣帝臨

戴大猷

銘也御史劉健所撰今大驚聞於德按為封墓三祠

李選

李選字子升江西南新建人嘉靖進士隸事礼部
南宮嚴高試諸進士詩而推重公以稱於人方何當
選進士為庶吉士或謂籍此可與之公以念其父母
欲省親願得一休使從歸御史大夫熊浹聞而嘆曰
步武後名而却之以成其志吾卿有人哉遂以奉
昭聖皇太后選詔授蜀北選則當入朝矣其人委選
往四愛公固知天下奈何出而失一佳音即選卒希
注曰不注不通南亦南於養吾親使選行而兵部注

藏本錄

李選

事歷員外郎即中而高宗采推知選居相與促論
天下事以為湖海也曰吾所與同旋士人多矣朕亦
省度其才以廣廣廣其字於學即吾復何廣陸濟南
知府治行第中果選廣廣極榮使特坊江工與諸宗
聞而路江澤相軒亦登江下滿果以福使使使使任
也使選先選即以謂江王謝病不允選乃奏記王曰
大王以某之來為宗人即集非為宗人也為宗人也
某之來為宗人即集非為宗人也為宗人也
分如是而已耳大王之必欲拒某者何也工乃許以

翌日見而為驚無待選等與宗王盛氣言曰不殺之

先王奉命高皇帝恩以而為國當攝諸宗人諸宗人
不象攝而子衣衣及右衣何也選對曰本王宜自頃
母責諸宗人也工益怒曰何謂也選曰太子能念
高皇帝恩其善先王者高皇帝從孫也以罪廢嗣
子傳信工贊而高皇帝復工之名雖山卿其礼秩
威命有大國也余賴詔而貴於大主者諸宗人之
眾亦世如大王者乃大王扶貴以凌諸宗人諸宗人
亦快服以抗大王夫有司者故出諸宗人下者也

藏本錄

宗人甘心有司之物束而裝束不入瑞北閉木工能
易之乎思之是大王使攝虛籠耳不忠之則其熱諸
宗人之許也也為宗人也去幾無矣罪為勝也其
指逾萬教不為盡罪也有如尺子以且赫怒起大
王之高攝信正不願如先王故曰非為諸宗人也為
大王也王色錫乃前就選曰先王何以有教不毀難
先生家情之選選說王曰大王急下教自責宗諸宗
人上功德聖誠宗寺諸宗人馬十餘萬王擇山

戴大錄

爭行長省長之其長得以懲罰不事重則付其後
 文耳大匠無與也月朔必朝見祭必從諸君請祭必
 以爲大玉則大主之貴長而諸宗人亦服其自晉
 具如遷指臺爲疏亦如之請江遷寧進湖廣左布政
 使當入觀宿都中盜以左使當獲盜夜寢之亡所得
 時一稍重者踰垣而出之則古名研也棄而去之盜
 事發謂人未有左使索如是皆若初奏後復爲天下
 藩果第一進右副御史檢右補右補武備解地盜
 賊縱橫連行保中法定審備嚴高禁設險分境以時
 哨警先是中貴人馮保深相太子有兄之女當嫁而
 道中盜可五十人割其資裝金以去元報警家之
 白州州守潘之誣縱連之遂白遷謂守納盜賊連語
 守若不獲賊吾意之盜當何處其人退而復白之盜
 司馬捕仇家銀鍊五毒強扭服引內盜者五百人獄
 上達曰馮氏始訟牒五十人而今乃五百耶忠澤其
 誣服狀破賊縱使去馮保聞而大怒焉疏以誣連增
 大臣故論守賊而連以庇之去却而書楊博謂曰吾
 不知守知中丞連母太尊當以實重罪連難言聞

戴大錄

遷入報知孫氏以氏命若泰山誓冀然矣再而方
 爲貴人責補盜不能爲貴人理私仇奈何真盜果自
 官色發保乃大斬別替以謝遷由是感名流聞盜賊
 解散者大入寇自牆子嶺而關京師東北邊關警使
 其時祝福三千騎入勤王偏將申紹祖王高志繼之
 而自以大兵踵其後兵至都門府漸斂色而諸鎮兵
 應合蹙之境外破之錄功行賞奉入爲工部右侍郎
 遷兵部左侍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紹督內廣諸軍
 展理報餉倭方大入侵駐左廣連馳報平赴之南松
 吉州而繼臣然汝連方調兵與勇連到者對馳而疾
 馳至瑞州率諸軍大破倭斬兩千計乃大蒐罷斬
 兵之不孫者散連之還家就屠遂配諸將而時已擢
 海樹賜加進士奎欽勳凡時有廣大帥俞大猷智如
 應左廣大帥郭成晉而食連悉其肺腑以授大猷而
 其取郭成則藉用成信使臣側方而右廣北數之連
 請平之止使宜以事倭報何還調張公兵十萬先
 千人分七哨進攻倭大猷及劉恭將諸將軍統之而
 恭此崇祿副使即惟中寺監其軍撤湖廣者至周守

東安縣平溫防奔逐月日瑞移鎮拾州節制齊中儲
軍令嚴賞罰仍戒毋妄殺毋自財物進兵籍其寨棚
六十五其大寨常銀約就擒獲朝猛賊死餘首亦
二以次執博斬首萬餘除餘眾二萬古四餘邑也連
請進為州增將卒置學宮選良吏以監司獄亦論功
進右都御史賜白金四錠文綺四疋廣蘇繼相世嫡
提揭陽之黃寨橫江而其黨曾魁提石壁莊高
提大節相持角為聲援流劫連近郭或故以絕計劉
意撤封收之且下矣而然相通成之私人茂備入輔

藏木錄

於成以先達刺得其狀召賊切責之曰左廣費大同
宸金錢賊何二十萬分三監如故而汝若不開之皆
日幸酒被色欺舞袖偷快安乎且汝之入三監而
絕之也吾非不知姑貸汝死責收汝餘洵勉勵若
成懷恐叩頭曰蒙寬赦死焉亦擒盜盜賊獲戴附
賜交戰也還調兵二萬人使成與諸將分時之成乃
強自力斬茂楠牙師連破繼相家衛進之獲於五房
後破擒曾魁共少堡杜高山余間聚奉資餉以去連
切責諸將師之敗其大節察窮連獲於密網獲降

存前獲後村樹三亦六堡斬千餘今賊馬四五百
捕歸省二可餘人接應時自其難終死者不可勝計
後連破海星賊會朝元下校棚十一甫斬五百餘
元死後破繼相之黨楊仁寶於九重坑連斬之
毛山而獲為俱煤於市計收田二十萬頃予以提
賜白金二錠文綺四疋始主許瑞者撤萬眾出沒
烏諸帥其路而陰蔽不時取薪厚而己貪饒也
犯廣之太金門而許瑞相引明喝為重諸將入問策
連失白古已付倭許瑞矣以武佐即千人不勝

藏木錄

第令擇將卒二百人往擇捕布火主時晚間而倭
監司撤喻瑞第名事中國而不親今急取倭而劫不
省大將軍惠二廣兵賊若矣非可略死也偏道師獲
倭賊悉獲以獻連前倭所捕謀倭及刺獲凡十人勝
不肯報獲或謂連明不報獲得一勇爵以貽子孫連
翻曰二兵威德與諸將士力我何功其家世業倘何
可便倭亦士路節連在粵數年念母老憶心不報
陳情已竭養上乃連連南京利部而書改便為連
復以疾請老父因御史趙學為請乃允是所獲全

五千志歸之公替諸從官曰則也遷笑曰我以不食
為例右廣帥郭成感遷恩服諸金室瑰奇以獻及監
司守令得存者蓋金道中遷志危却之白特由我奏
未敢耶阿堵物何以酬我其後南刑部郎尚書廷議
備及遷然遷已無復世念顧所居堂曰止足治家壁
去家六里而近名之曰順寧時上偕其子姓宴遊其
間于子如也間御荷與或終款款縱遊山水名勝興
四更野父相問訊不知其為貴人也足跡于城府可
數臺使監司守令或門生故吏屏于旋而過遷以欣

藏木錄

然為其鵲泰燒菊歲清不竟日不倦去亦無所報謝
既散名處特重懸存無度制為江陵張存正書贈與
遷有分與卿人入都省謂得一書先寄遷其樂哉
言曰素寬大以存政体曰快用人以肅官常曰富生
民以開官路曰修戰守以重邊防其言他劉劉非生
而進其子請易之遷不可既而何止春秋方呂翁
外遷猶報祝之且休休矣是去無久卿史劉劉以論
亂者正刑官且后遷修書問之使贊加壁為堂更奏
及壁以室判報贈謂其家人曰李公望重且大耳矣

可以我故累之遷笑曰我知劉止劉土乃不知我故
以我猶未忘世也及臺死成所遷哭之慟遷少有盛
名而生平所為詩及文不甚多然性清暢古雅有
漢唐人風尤工八法人得其一赫疏報實藏之所著
有詩人集若干卷修造樞考三卷國朝故事二卷呈
筆便有錄清奇競秀錄生提萬里錄官中紀事各一
卷行于世

藏木錄

方孝孺 魏澤 余榮慶 廖瑞 王徐

劉政 接建 林石 劉瑞 王高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浙江寧海人也父克勤洪武初由府判為濟寧守學治行名於一時生於苦寒足有大望墮其所以知精敏絕倫更瘦削如蠹日讀書積寸為文雄邁醇樸人曰為方氏子初為鄉校凡聖賢姓氏及名臣形貌則低回企慕有願崇之志會克勤被誣逮繫孝孺伏闕上疏乞以身代不報時孝孺未滿以道義文章重隆中克勤於獄中命

藏大錄

孝孺性剛學為漢一見深矣其曰吾聞世多矣未有如予者而能逆我遊乎即假館授業元初尋從孝孺扶喪歸是時歲亦己身還金華孝孺往來四華盡得其可學先策和明翰蘇柏樹情自以為弗及也孝孺頗未視文藝以明王通聞其端為之狂喜臥病絕緣家以故告笑曰古有三句九食餅無餅者皆食其獨我我洪武十五年以孝孺子其沉痛極焉也見上或親謂曰孝孺孰孰與汝報曰十倍於汝使見之皇太子賜宴致飲與凡以試之孝孺必正之則坐正太祖聞

之喜謂 皇太子曰此壯士也當老其才輔汝成

芝井露輪 太祖每面試孝孺子報紀定高下法選至

孝孺獨不往曰其人五吾不往用留為子孫先輔如平足矣 皇太子重之待以賓友道還御孝孺歸杜門養述述有仇家獲罪同連帝瑞所司籍其家械送闕下 太祖識孝孺名大驚立命釋之二十五年漢時至時方重賞罰 上曰今非用孝孺時稍擢漢中府學教授日與諸生講明聖學蜀獻王聞其聲聘為世子師孝孺每見必陳說道德仁義王甚喜議論無

藏大錄

度日數日方先生古之賢者也其讀書之齋曰正學故當時蜀治依於孔樂諸生莫不為之 惠宗即位以 太祖遺命起召孝孺以為翰林博士進侍講孝孺士曰侍從廷極煩問凡將相太政議極容孝孺讀書每有疑即召使講解臨朝奏事及後由議河岳必命孝孺跪於前批答時方微名儒修 太祖實錄及類要諸書命孝孺為總裁會改謚周殷名正心孝孺獻銘又獻擬令神寶頒比定官制改孝孺為文學博士請難於起日石謀議詔撤皆出孝孺手北兵既渡淮

我書詳帝主恭介錄先就家史要言諸書遠不傳於
熙初仁宗嘗謂群臣曰若家譜策皆忘其師好廷
黨與從亮典方氏遺族始有林遷卿始因出祠堂祀
之成化初其遺文始行于世孝瑞死節事迄今二百
五十餘年人皆歷歷能言之雖今人殊其成仁取義
之死靡悔赫然不可泯滅而同時文學柄用文臣際
會功名史有別書以彰彰澤家江南詞有甲復東好
仗儒以言治於飾和顏記餘世無乃非直筆今
即位始下詔纂修瑞精忠大節贈

戴大錄

命有司祠焉當錄方氏時澤水親澤彥思以刑部
尚書詢為海典史實司其事瑞瑞宗無後乃
冒干不測載其幼子德宗台刑義士余崇愛敬祀之
恐久事露洵定姓為馬氏既壯散乞食澤家澤聞
歌中有領收狂雲之句得之起去又教日復近瑞遂
歌如前澤遂密以德宗托瑞瑞愛惜之遷海島中蘇
月乃泊海濱歷年亭者村諸侯隨山墮塔結廬為
亦遂學結廬漁焉止上海進士俞允孝瑞門人也
家居不仕崇愛瑞德宗訪之先驚喜收養為子遊焉

其姓崇愛姓海去不知所終德宗後有為南陽司
卿人葉氏馬置田宅妻之婦息泰記王世貞題方氏
復姓記後云鳴呼先王古焉格澤修終上而賓於帝
所其正氣涕霽宇宙問世之月星先生之名而金石
其古者默然若以馬不沒即其後之存與否無足為
先王柱重第以一時篇索人薄扶不世之悲而有不
能盡快其意者亦不勝想也
原籍舉人祖永忠以開國功封德慶侯又積勲爵瑞
以遺子任散騎舍人歷官至都督建人中英誠共事

戴大錄

廖瑞

時宿衛殿庭瑞後上以瑞與弟銘崇愛孝瑞
孝瑞今名之若瑞起曰汝瑞我年書還不識爾最字
復命上慈收孝瑞標之瑞銘拾遺骸骨與於聚寶
門外山王甫果聚我亦見收瑞銘進去錦衣衛瑞獲
之送刑部瑞銘瑞弟瑞銘及從次敗吳瑞瑞金事并俱
瑞成達瑞母東政王長女也年瑞去達洗衣局
王徐子叔豐坤之手也積學能文有祖父瑞受業於
孝瑞是為所為孝瑞之兄也七徐同族吳開與孝瑞
親使郭詢至聚寶門外求其遺骸瑞與宋可得土

繫獄以其祖傳及國特宥之方欲向用餘力以疾辭
還金華積膏青歲山下終身為徐樂慶景肅書痛念
遜志名蹟日北運沒故執事與同志南雅搜輯其業
行此得生卒始末為行狀以傳凡有愛慕者必自
能熟識謹識或可待時發揚於萬一徐遂輯方人遠
文為保成集

劉政字仲理長洲人少頴敏力學以忠義自許建元
元年舉應天鄉試第一時崇禎為督官以托孤寄命
今題得此卷各曰此他日臨大節而不可奪者此也

藏書錄

有書中孤鳳之語猶難師起感憤或疾筆手燕策據
缺之外疾未得行及聞孝瑞被戮頓足榻前惟血死
棲連字士連金華人嘗從宋濂學洪武中以儒士召
歷宣寧仁壽土簿陞監田令權監登御史請成雲南
忠宗嗣位屢下詔求賢健以文學舉入翰林侍讀
官主侍讀諸難兵入京方恭瑞以不奉命草詔戰死
復改命健及王景建入惶怖受命瑞而憤數製手簡
之曰詩無傷方先生即建健曰我受刑猶可忍累及
汝輩耳遂更一日自經死

林右字公輔臨海人洪武初為中書舍人與孝瑞及
王叔英為莫逆交嘗奉旨行遠有戡定功進奉估
次營士命補真皇太孫以事謫中都教授尋掛冠
歸耕雖歸入聞孝瑞被誅為位哭於家永樂戊子為
夷江海上台被其毒監司聞右付諸為問出計右危
起視兵督即中子弟剝平之上以此知右遣使召
之不赴令武士械至京師然猶以溫語相慰勞其情
殊用右對忤罪人逃脫已久藉全可仕當與分孝瑞
用相矣夫起分世出則之殺刑而後後數十年葉

藏書錄

林右

能解終次其遺文傳于世今祀鄉賢祠
劉歸生高俱南昌人到舉建文二年進士相友甚端
由給事中遷大禮寺丞需為刑部郎中壬午之變瑞
約高素官出獄露被執召問殊安方孝瑞何如入瑞
曰忠且也止由委進忠手瑞曰存身以國報死命
與高俱制之且笑伯者你這副面皮瑞曰我到有
親師兄可見皇親上起立橫殺之成其家

鐵鉉

鐵鉉河南鄆州人洪武中由國子生授礼科給事中
調五軍斷事奏封詳明上喜賜字為石時初政威
神群臣介交奉職收還不瞻鉉獨以材能務任使有
藩府生法利官久鞠不能奏當上屬鉉立決上
益喜凡法司疑獄盡以屬之未幾擢山東泰政清維
師起李景隆將兵馬數十萬禦之駐德州鉉督師
悅易萊水陸並進軍興不乏景隆果敗南奔鉉與泰
幕高亮遇於臨邑協謀定計伏潰卒保濟南北師至

戴大錄

鐵鉉

圍城數百計並收訖不可破鉉每出不怠勢北
兵威震輒端完之先收藍布大幡界成其一如楚
石狀張於外概以常服并力諸將北師遙望驚以為
神遂不敢逼文慶承檄城中外悉鉉計且破之
不三日通兵全登陴人皆哭呼曰且且降蓋援守
其出千人城外伏地請降遂兵平其無驚動城
中人王善下令退軍受降鉉悉張城門上伏休
士聞者中約候入城呼千歲即下後板橋橋乃連人
踏入橋橋王渡橋至城下城門開凡入門內群

呼千歲張板橋下傷王馬首王急易馬走至

橋下伏兵斷橋不可劫乃躍而過仍合兵圍城
鉉令軍士操為北兵大驚收益急以破城八盡實
鉉書高皇帝神牌懸其處遂不敢擊至秋七月不
能克姚廣孝曰師老矣舍之而去有朱泰果說鉉曰
濟南天下之中北兵舍南去其留守北平者皆老弱
且永平保塞雖叛諸郡縣堅守者多郭布政革若生
大泰公能出奇兵陵行抵真定南諸將遠者猶
收合不數日可至北平其間有蒙傑聞義而起者大

戴大錄

泰公便宜即署號召條之北平可破也北平破北兵
回傾家室必散歸徐佈聞素稱號勇大泰公徵諸守
臣倡集義勇供北兵陽合南兵征進者盡殺之天
恭公館教北平休養士馬迎其至擊之彼復背受敵
大敵旦夕平耳鉉以軍餉盡耗德州城守三月士卒
困苦而南將皆驚計無足恃莫若固守濟南幸北兵
使江淮有備北兵不能越淮端必道濟台遼而擊之
以逸待勞全勝計也乃謀宴天心水而亭橋問幸若
迷賦慶敬敬發忠義北兵攻東昌鉉援之大戰城下

新燕大將張玉事聞以却敵之賞、茲進布政使尋
進兵部尚書佐歷成侯盛庸總天下兵壬午四月北
師至甯州張督諸將奮擊大破之於小河斬賊將王
其中原震動、王欲北還以諸將力諫於是決計南
向再戰得大勝遂長驅渡江賊感憤欲自殺請難後
弦猶振戢兵駐淮南規圖興復而大勢已去被執至
京背立庭中正高不屈、上令一領不日得割其耳
畢竟不肯傾軋其肉納弦口中今嘆之問曰其舌弦
腐條曰忠臣義士何云何不其遂寸磔之生虎猶南

藏木錄

南吾不絕聲時十月十七日年三十七父仲名平八
十三母薛並海南安置子福安年十二發何地編在
康安七歲發學克克在尋皆戰死要場并長發發教
坊司楊尋病死上女終不受辱以之弦同官以聞乃
放出官道士云

陳迪

陳迪字景通其先寧國宣城人祖有賢父仲原國初
從征有功世撫州守禦百戶因家焉幼惆悵有志操
洪武初辟為郎學訓導嘗代郎草萬壽表、帝覽而
異之十二年以通經召召為翰林編修陞侍講預修
大典轉山東左叅政捕蝗與盜民德之丁內艱奪情
起復辭不允晉雲南右布政使時普定曲靖烏撒烏
蒙諸夷煽亂迪率土兵擊大破之、忠宗即位改官
制定行部一品微迪為礼部尚書加太子太保為時

藏木錄

陳迪

更修制度詔群臣集議條奏治弊損益迪議居多由
方以水旱關地諸稅法司擇公廉仁厚者分詣郡縣
審覈獄囚無金文淹致傷和氣久此民家案既喪且
是公私通賈夫今不却必備聚為患宜使兩司指條
其不煩端者聽附籍種由皆免去役則民安而盜息
矣凡二十餘事皆從之請難與起與齊泰資子澄也
疏陳大計拉論孝景隆軒却不可任彈擬恐損國威
時受命督軍儲行外過家不入關吏即赴京師、成
祖已即位召迪責問迪抗声指斥併收其子鳳山丹

山等六人同謀於市將刑鳳山呼曰父累我迪叱勿
言緩焉不已命割鳳山等鼻舌食迪止之蓋指置
比死不報聲宗族故成者一百八十餘人人於迪衣
帶中得詩云三受天王頒命新山河帶燭此錄給千
秋公論明於日照微區不二心又有五意狀並悲
烈蒼頡侯未保拾其遺骸婦莫有宗姻憤迪累已扣
其骨投諸河洪熙初詔釋迪親族成者還鄉給產
成化初郡人杞迪於鄉賢後即守途觀後於迪故居
立祠祀之嘉靖中吏部郎李默謫列寧國後置祠書

戴夫錄

杞即人私謚曰清獻方陳氏故收時乳娘匿其腹子
後發覺免死或登州去隆間有孫焉壯武應史與子
其學歷官刑部尚書

暴昭 司中

暴昭山西潞州人洪武時累官刑部侍郎建文初充
北平採訪使南至境聞變奔歸面狀及陳降禦之策
尋設平燕布政司於其定後昭刑部尚書掌司平
安諸軍敗召還京詣難後執至御前抗罵不屈上
大怒命衛士擊落其齒聲已愈厲判其手足英谷栗
然乃殺之有降而苦聲乃絕

司中陝西鞏昌人洪武末為監察御史剛直有威稜
上苑之命著都察院布辱報右金都御史清難後

戴夫錄

見不屈今武士以鐵帶劍其膚肉至盡而死相與生
死者八十餘人建文間難諸臣昭中之死也昭烈矣

練子學

練子字名安以字行河南新淦人父信洪武間為起
居注以直言忤旨出為廣德州同知建臨江鎮安
府判卒於官子寧少遊鄉校與金幼孜相友善謂
曰與日子必為良臣我必為忠臣洪武甲子舉於鄉
明年以進士入封上諭策曰朕稽古名世者世襲
事而畏人神趨事以壓知涉難以立志日運不息
運不已雖在寢食未嘗忘其所以由是大補人君福
臻黎庶朕統一筆處官連古制律敕舊章故多嘉贊

戴大錄

練子學

數用非常其有能者委以心腹多而德為志異地德
君子優以操位但能教古德夢來子中才中士康
無知身命弗獲罪淵深永不克已歸居之惡若非
真賢至聖亦莫不故其所教若此無已奈何為治亦
諸文士雖在定學之秋未傳子庶與但能除陳可
則知利純地承朕命忠孝心力慈懷名世在斯始舉
子寧封曰陛下以傳人之難詢筆茅之德操之可謂
廣求之可謂功矣臣不知陛下果能施之與抑姑試
之與雖然臣以名求臣以實應好言以招禍禍諱以

亡身非臣等所能陛下所謂難事即最難合世歷漢

三代命官之語也陛下臨御以來有合裁政者未嘗
指教用非當報臣亦疑之夫命官之通在知人知人
之職在任事君苟知人未明臣有任事未責故歷歷
用人必教養以言而後明試以功必明試以功而後
車服以庸未嘗造次任之也陛下欲求賢而教用
弗當若亦登之不詳用之太驟之過也陛下擬用天
下之士有固非不深委任非不專然追無報國之效
何即拘石而不求實之效也臣之用人者必其公史

戴天錄

及當是任而後用是不疑今則不然以不善為進
之以小過而遷職之非天下之材士之甚確誠之尤
難陛下既知生之或為難則必以臣之不疑而即
付之乃諸將職之此我漢武以英武之資朝委幕
小不如君謀戰隨之以有限之才縱然無窮之謀若
此然已奈何為治陛下與臣下不學藝者人為是賢
才而教之之術未盡故士之成就者未幾也臣願
下選師立教求明達之儒立治法治帶之材教者其
或則成德望矣錄詳子誌則可焉可錄能者子克則

可遠天後陰不命臣以志根名世斯舉拙業欲臣
以古人自期也臣報陛下防服肅然畏懼如共
至于阿曲求恩遂迎將順非臣所學也奏
而君之權第一甲第二賜廷士及第授翰林院修撰
子寧性資英邁至是益以名節自砥大學行誼以特
推重其居母喪力行古礼服闋除翰林院副都御
史工部侍郎建文初與方孝孺特見信用陞吏部左
侍郎進賢退不尚多所建白尋遷左副都御史會御
史府成改御史大夫精難師起李景隆出師無功召

戴大錄

運子寧從朝班中執票陳數其親望請殊死不能予
寧憤激叩首臣備言執法不能為陛下除賣國奸臣
死有餘罪即陛下執票陳必毋殺臣因伏地請
以重為寵朝北師渡淮無祿震憾靖江王府與衆
蕭用通衡府紀善周是瞻上書論大計指斥用事者
誤國害非廷議用事者盛氣詬之予寧曰禍雖由
我輩謀國之臣實尸其咎國事至此尚不各言者乎
始者愧而止或報即任博子寧至路不進斷其
曰吾欲效前公輔成生耳予寧遂登城對書此

成工安在遂族其家細戚被逮論死者百五十一人
或遺者數百人刑部主事徐子寧鄉人也與同
舉進士而相友善聞子寧死亦慟哭自經子寧多學
而文復主修錄其遺文序而名之曰金川玉屑有謁
安慶公忠宣公祠詩將軍忠節冠利揚千載精神日
月光血戰孤城身已殞名垂青史汗猶香殘碑墜淚
空秋草折殘沉沙角少陽我亦有懷追國士為君感
慨英椒讀識者知其必以忠顯正德中提學副使李
夢陽年有司梓之立祠祀其父子嘉靖元年以流賊

戴大錄

亂劉淦之妻為峽江練氏故居三洲寶錄峽人請
祀子寧淦公與之爭知府錢琦議兩祀之先是子寧
妻蔡氏有娠生子成所名曰吾慶洪熙初故還後胤
便有存者知縣葉面雙雲得一人匿他處家後其妹
得主祀事天啓初錄忠臣之裔官其孫子寧子寧成
母受官誥弗用命卒養病死

陸吟曰虹徒貢日同有繼人無工部侍郎徐良秀記
之大學士錢士升為續記後纂勒為曲忠仙蹟云

戴本錄

胡閔 高翔

胡閔字松友江西鄱陽人少與吳存何恭餘素為同
志友以忠義相稱倫偏害蓋松友沙王宿謀題曰蒼井
出於復難詩曰曲人無俗懷焉此蒼龍有九天鳳面
朱飛騰作室物太粗下能州見廟更詩而見務道
洪武四年即舉閔秀才上曰此後詩鄱陽宿望者
即校部督府都憲進程歷建末初以真諫選為右捕
間累進大理府少卿靖難兵起與齊黃輩日夜密謀
設法防禦又延勸徐增壽貢園諸珠之趙國後多方

戴本錄

胡閔高翔

孝儒華語贈召閔及高翔皆哀壯至哭極微服廬
上召閔先入諭令更服閔曰死即死服不可更也
上以執錄恐其聞舍高不須乃命力士以衣履其
蓋蓋其衣也上天德臨教之松友反求復觀其更
實以華懸之武功坊學序慶同日諭先傳稿子於
於松友弟長茂交趾抄提全家二百七人相繼
成極連士即叔時西嚴其母江持統前部叔自豫
墮地一卒援入功臣家付費下釋收之即叔各收
與父母相持泣竟則北一猶北也稍長歲大義裝王

寸即自裁去日反汗而充殆二十餘年功臣家不以
人畜之洪熙初裁諸死事者苗裔即奉清同永業已
馬蹄都陽實無所休卿人憐之曰此忠臣女也予饒
道不絕即叔亦更免死而己年五十六而終而喪子
如卿人誦曰忠胤貞姑嘉請中授學訓使如親主祠
祀因以即叔附萬曆十二年詔釋朝氏說屬成籍部
登榜於縣門忽有疾風捲入雲中久之仍墜於虛人
謂閔英矣尚存云

高翔陝西細邑人洪武中以明敏徵為監察御史所

戴天錄

高翔

高翔嘗謂國家拔秀多被束縛建文時廷議建或謂
與張發志義動則與經濟並微翔屬名節濟好術數
翔止濟勿動此示聽之而有其事濟又歸翔擊其樹
翔曰我願為忠義也金川門破翔指濟曰是濟曰我
願為智士也或植素蘭蘭名節後居之翔持素
服入見火殿語不遜乃命殺之注差差語給焉成
度帝皆加稱曰金世中獨翔也祀我忠義遂又發其
先墓雖大為骨其屍揚之而以其地為潘澤園

車敬

車敬字惟恭瑞安人生而秀敏頗信純倫讀書一獲
輒成誦七歲時遇異人目之曰此兒骨氣殊異必為
名卿指其血不華色出姓王孝子于五學子寶商山
黃昏之札耶連弗察會暮歸值風雨暴至悔其知
而之有老翁延至其家假以朱索之而歸及問抱時
乃一黑虎也家人大驚識者謂之曰是子誠孝微乎
神明矣洪武二十一年舉進士除戶科給事中且色
尼古巧上無隱辭人裁危之微以太剛為諷敬謝曰

戴天錄

車敬

此晚敬之所學也告聞君子共事君若其位則忠
其進退官箴之戒警若身焉敬幸得與諸君直陳
諍之進退無泰于害嚴而亡矣非禍福之所能成也
為之盡力時杜扶堂修諸王旅飾傳翰敬未聞知
京師天下視敬托法紀綱攸先一應卡自都位以來
深播履履澄清六合上欲家俞戶曉傳報萬世焉無
弊也恨聞禁中諸王服飾尚奢叙太子者則其
何及今天下我帝吳曰卿言是吾求憲處焉心
足重敬以為宗人府經歷建戶部侍郎建文元年

燕王未初發奏曰：燕王智勇絕人，雄姿大略，雖
憐先帝顧其為人，必非久在人下者。且北平天下
都會，地方廣遠，士馬精強，金元之興，皆由於此。今宜
及其未備，侯封南昌，則羽翼既翮，變無從生。萬一有
之，亦易控制。不然，彼志得行，則謀無不遂。大舉而南，
建瓴東下，當此之時，勢如瓦解。陛下子然一見，雖
有一二特立之士，亦無能為矣。夫將萌而未動者，最
也。豈時而可行者，最也。豈時而為非至剛者，莫能斷
未動而見非至靜者，莫能察。陛下留意焉。帝

藏天錄

覽奏大驚，袖之。翌日召見曰：卿何得此言？燕王
骨內至銳，卿雖處事深長，無謀當不及此。故指言曰
陛下以燕王為至親，楊廣之外甥，又不尤親乎？帝
主之孝，在安社稷，德不足就也。帝默然良久，曰：卿
休笑吾方應之事，遂覆及成，阻立位，執敬
子嗣，故其不迎，與之罪，故以大義實封，許色嚴殺。
且曰：先帝若從朕言，殿下不至于此矣。帝怒，將
殺之。而愛其才，乃繫諸獄，使人中入諷之曰：今上皇
帝執也。建文皇帝也。事屬一家，忠無二致。公既盡

心，前朝矣，不移志。物主皆曾仲，不死，不曰：穆侯
事太宗，故事可師，可徒，自告，故注曰：鳴才乃不報太
義也。人五人臣，事君有死，無二志。以武王雖以聖德
與兆民，飲戴之夷，靡不歸周，東歸於子，而陽壯太義
所存故也。先帝正朔相承，略無過舉。一旦冒誤國
極至，不可諱。吾恨不得殺之，以隨龍馭，乃復從
渝我臣節，其何心哉？士既沈淪，以標中使及命。帝
歎曰：更且也。故擇之以詰姚廣孝曰：諸奸臣皆欲害
朕，惟欲諸侯封，內地若搖，其言于我，息矣。廣孝曰：不

藏木錄

然今天下始定，兵革方殷，廢運駕燕都，則必殺
而後可。方今楚王尚強，蜀王富，燕雖一介書生，實
英雄材略也。今若生之，使彼得所，燕志移，燕王
傷大義，據東南，大號朕長江之險，姚廣孝繼起，亦北
來報怨。陛下不謂安枕矣。若之何？其養元以自遣
志乎？帝大驚，遂遣范燕，而燕亦謝去。王仍扣關石，易
而助，終室，仍人事有義，不可失也。使先帝果如執
言，陛下事有今日哉。帝然之，乃殺叔，而燕王
既就，臨刑，從家數曰：莫違先帝遺教，燕王

罪但恨身非武臣不得少行其志耳神色凜然終日
 如生 帝終惜其死嘗曰 國家養士三十年唯得
 一車駁致博學多能美丰儀善談論天文曆律地理
 兵刑靡不各造其奧尤運性理有造者十卷發明周
 子通書即子致世之學時弊宏坑為文名落、類
 其為人有遺集五十卷門人黃潮光藏于家廬陵劉
 球慕其高節嘗恨不及為執鞭用私語之曰忠貞其
 後球為翰林侍講卒以劾違為王振所忌走解于括
 州是間取之風而興起也

藏本錄

張純 程本立

張純字瑞亭陝西富平人少勤學勵行舉明經應求
 官侍書才識通敏 懿文太子冠重之陞遷政司左
 叅議雲南平出為右叅政陞歸、太僕職請、奉賜
 之廢退左布政使純在雲南最久凡土地貢賦法全
 條格相記公廩山下典儀經費度悉純裁奪民
 手悅遂遷莫安二十六年秩滿入覲治行為天下第
 一特令吏部勿考賜置書費之曰曩者諒平而美
 命官撫守則純實先杜任外則平富則則諸夷聽服

藏本錄

張純

今有則四野憤憤皆由誠信相孚危共乃職外亦未
 朝未侍考而朕必與功出於天下士出於我而視最
 汝讀後命仍治然為汝汝賜宴及道里費 惠
 衆即位徵林趣即而書漢人帶蓋如老父母焉中
 化事求遠達見集閣下統銀鐵防總各當其妙會
 從祖實錄故方試翰林編纂官方第高下陳揚而
 衆獨事日明達曉務有明於材匪德文謂之五臣已
 如以馬車十六方中是著名其知人如辨清難入
 金川門 帝聽其說注而請從亦許曰臣既不獲用

疏陳隱微以死執 陛下年及 成祖登極召純及
戶部尚書王純諭曰卿二人久事 皇考習知典故
今皆老矣其解職務月給尚書半俸若京師親睦以
有度舊制茲為朕直言無隱庶稱望考成之意純
退朝即自經于吏部後堂

程本立字象道浙江桐鄉人少有大志讀書不務章
句與海鹽沈寺康善寺康教孝行為堂長所薦之將
官之力辭不就鄉人稱為孝隱先生嘗謂本立曰汝
之學者爭務研舉以經學為名而無其實吾所不取

藏木錄

程本立

予之頃學而年富宜有志於聖賢之學也然五由是
篤志修行聞金華朱熹先生得孝子正傳於許謙
休就學焉所連強深當是時元季濁亂名懷政相
屬不可狀正遂避居鳳凰溪日疏其隱若士欲以孤
遠無名為務終身血國以快其志矣會 明興 太
祖肇新正統延攬賢士無虛舉本亦乃應明廷薦起
家為泰王府引札舍人歷遷周府長史在國危存不
能隨以林黑謫雲南為龍化司長官司吏日會死可
代補其缺旬百失作亂而詔大獲立本率將八十餘

之諸美感悟歸順未幾復叛而平定沐英討平之乃

謀於布政使張純曰失性變詐百相習也百相背也
其服不足恃此其屬非有人以制之則伺間而動使
盜無時矣若以本立為守禦庶其可鳴乎於是屬立
本行縣典兵事鎮撫諸夷立本被命慨然曰誓曰滇
南一郡感命為我 書以死保之乃冒暑而涉險
阻周行楚雖姚安未理鶴慶麗江永昌諸路勤勞撫
輯未暇情信危九載治化大洽夷俗晏然 惠宗即
位學士重倫府尹向璫薦立本學行宜在 帝左右

藏木錄

功微而輸誠養修實錄表表擢左金都御史本立處
以寵秩未嘗敢以負願清忠敢官罔無私徇及 上
遷去本立與張純皆悲憤自縊有司以死難臣籍其
家以無遺愛特賜為清御史有與隱集行於世

曹鳳詔

曹鳳詔江西廬陵人洪武末舉進士為監察御史建
文初諸藩入覲以屬尊驕倨或馳皇道入亦不拜鳳
詔侍班趨進中殿上宜直召臣之札宮中乃展叔任
之倫由皇道不拜大不敬 惠宗曰至親勿問情難
兵起劾議遣使持詔諭解兵無敢行者鳳詔毅然請
行至軍前不納乃取竹通節入書鼓風達之不報而
還 帝之出亡也鳳詔請從 帝曰多人不能無生
得夫尼使散鳳詔及張純泣曰臣頃即以死報 陛

戴大錄

戴大錄

下清難後以索官召之不至尋加侍郎召之不至乃
刺血書懷詞於襟上曰子生廢陵忠節之邦索負骨
骸之賜讀書而登進士第仕宦而至縉衣即既一衣
之得宜可以含笑於地下而不愧吾文天祥為妻子
曰我死勿易衣後遂自縊時年二十九妻李氏亦自
縊死

黃觀

黃觀字伯潤一字尚賓池州貴池人幼學於元翰林
黃昇以忠義自礪洪武二十三年貢入太學發解明
并會試第一廷試對策或策摧狀元授官翰林修撰
歷尚寶司卿建文初遷禮部右侍郎為定官制增左
右侍中員以尚書改觀右侍中與方孝孺等日見觀
用 成祖索解黃時觀策制極其指斥及北師渡淮
觀奉詔徵兵上游準諸郎入援道出其鄉而不預行
至安慶聞全川失守痛哭謂人曰吾妻翁氏素有志

戴大錄

戴大錄

節必不辱遂招魂奠之江上明日家人報至云家已
被收夫人并二女給配象奴夫人持銳劍俾使出市
酒聲急携二女投通濟門橋下死觀復痛哭至李陽
河間 惠宗已避位和事不可為乃朝服束向丹拜
自投殿前礪滿急處舟人急釣之僅得珠絲縵帽以
獻今東陽黃觀帽之而刻於市舊其家并遺相室而
餘人編成洪熙初惠宗之親故已在學宮而貴池今
集字惠即其所立祠

王叔英

王叔英字原采浙江黃岩人爲志力學推高風節洪武中與楊大中葉見泰分孝瑞林石廷徵至京叔英回籍還鄉索吾孝瑞相與進義切劘名藉甚居五年復辟爲仙居學訓導陞漢陽知縣多惠政建文初孝瑞欲復井田叔英以爲難行移書力阻之尋用孝瑞薦召爲翰林院修撰上資治八策又言太祖除奸剔纖抑強鋤梗如醫去病如農去草去病急或傷休肅去草嚴或傷禾稼病去則宜調變其血氣草去則

戴大猷

宜培養其根苗帝嘉納之與孝瑞日見信用請難游兵過江干叔英奉詔募兵行至廣德聞帝避位恟哭會齊泰未奔叔英曰泰戴心矣今執之告以其故乃相抱恸哭與泰同復舉已知事不可爲沐浴衣冠書絕命詞藏諸篋間自縊於室妙觀詞曰人生穹壤間忠孝竟充全嗟余事君父自者多過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纏肥甘安在棄封之不能嚙意者造化神有命嗚九泉嘗念與齊賊兄背陽竊同業豈不使所見良獨偏焉跋起雖健偶爾無足傳千秋史官

戴大猷

策快勿稱帝賢又題其墓曰士既久矣未有補於當時死亦使然庶無慚於後世要全聞之自茲以同二女皆赴井死初叔英將死移書天台道士盛希年英我祠山麓希年卒收葬之嘉靖中編修安福鄧守益請刊台州立祠祀之縣令曾才溪又建忠節祠以祀叔英妻及二女有貞烈祠在黃溪縣上叔英著有靜學集

識大錄

周是修名德以字行江而泰和人元季兵亂泰母避
難苦行力學洪武中舉明經為霍丘訓導入見太
祖問家居何為對曰渠人為善上喜擢周府奉祠
逾年陞紀善建文初有告王不法者官屬皆下吏是
修獨以書諫王得免改衡府紀善衡王者惠宗介
弟也尚未之國是修侍王留京師預修纂好薦達知
名士數陳論國家大計北兵渡淮與蕭用道書指斥
用事者誤國執政聞而大怒共挫折之是修此不為

動金川夫宇宮中自禁是修留書別友人付以後事
具衣冠為贊紫衣帶上八應天府學拜先師果自經
死年四十九是修外和內明志操卓犖非其義一毫
不苟得也嘗曰志良不為得夫計故言無不直直女
下為死生累故行無不果乃拜古今志節事為規感
錄其學自經史百家氏主陰陽醫卜靡不通究為文復
筆立就而雍容雅曠詞理條達所著有詩小序詩譜
書藝論諸類為廣衍太極圖綱常格花笺言家訓書
先追思辭等書初是修與楊士奇解僭胡廣全知秋

藏天錄

能沮胡儼約國元嚴後世從帝不負其言既而陳陳
言其不順天命請加追戮成祖曰彼余其族自盡
其心耳豈不問後楊士奇為作傳語其子孫曰當時
我亦用元誰為乃公作傳聞者以為笑萬曆中趙夢
御史競位即是修元所立祠祀之

王良子致止江西南水入建文元年舉鄉試第二明年舉礼部廷對策最優上以英貌不揚召擢翰林爲第一而良次之又次李贄並授翰林修撰如洪武十八年故事良慷慨有志操初閔誦雖即廷敷奏懷

不食羸瘠曰甚矣漢張與妻子俱曰吾不可儀也
安麻頓若策乎北師大城請解脣吳詩為民辦
皆晏詩金信陳說大義請亦懷激野天良獨洗滌
古詩曰三子受知最深事在頃刻若薄共託爾可
容此遂別去時薄手與拋拋歎曰胡叔能仗節大
是生節詩曰已獨王我平路米竟隔關情詩
曉明甚可者諸詩類與曰王端亦志李知忌乎
史良公尺條作已飲鴆漢清詩與竟竟末無凡
附承案初出建文朝群臣封事千餘道命黃通等

閱其言與食書宜者留覽而直其諸千紀皆因從容
問賈縉爾等宜亦有之來未對賈獨頃有曰臣實實
未嘗有也上曰爾將以是為美耶夫食其糧者思
任其事當國家危急之時尔官進侍獨無一言可乎
縉非惡大直心於建文者但惡其學君變亂成法也
尔等前事先君固當志於彼今日事朕則當志於
朕何以曲自隱蔽為由是惡賈後遣中允竟坐累下
獄此繫十年而後死

戴夫錄

劉璟

劉璟字仲璟咸宜伯基之子也既滿終侍書殿學究
杜輪略授奇諸書偉貌豐髯議論英發延安唐唐勝
宗破賊賊棄書多決策于璟因薦璟升翰林學士
書曰璟真伯溫兒矣授國子監司正不法以剛直
聞會谷王訢封改授都察院御史谷王在宣府璟陰
足兵諸切屏息會至燕王與璟交璟格去王曰卿
獨不少諫我耶璟正色曰可諫則諫不可諫璟不敢
諫也請雖兵起璟隨谷王還初狀亦不奏不聽金泰

戴夫錄

劉璟

景泰帝朱祁鎮又不聽景泰朕敗璟後并渡廣濟
河水陷馬龍堡力挑從前累累走燕鄉路累行三
十里會與子範對大肉未赴雖及諸漢乃吳璟而還
建文示子與疾赴闕進謁見張千萬言又不聽辭呼
或祖師德璟堅卧不起進禁至京臨行密授成秘
魏微事璟即合志決矣今見既已不屈備錄致下凡
云數千者世後進示得之萬家一紙下獄併焚自他
范洪官散其家以誠意故不許力得歸其妻
靖國親王劉使萬湖官像配享文成祠

高麗

高麗山西遼州人等親為孝母蕭先而猶疾跪奉湯藥久而不懈母亡履歷疏食者三年後復入太學有司以孝行聞上喜詔與共門除前軍都督府斷事上疏言整荒田及抑末收快選舉名臣數事上嘉納之已未新事不稱旨當死以議賢詢成貴州建文初放歸田里知州工致庭詔辟之魏赴京師上書論時政其畧曰昔漢高帝懲秦孤立而亡天討同姓王三庶孽分天下平吳楚遠矣然卒遭後世以不治

戴大錄

高麗

之病疾實指朕朕之喻明且切矣時不果用而計策又布之張存為孝文盛德之累漸往事之何益者也皇帝孝德也德乃考又輔之以刻深之規錯莊制防藩故蕃徽禍錄非文帝擇將貽謀民心戴漢則社稷危矣或曰高皇帝同符漢高英武過之立法三代之公亦既融泰矣後封建諸王必先形勢凡之古制雖過然揣聖意凡以護中國屏而夷為聖子神孫萬一不慮也夫何地大兵強易以生此故今諸藩諸遠遠制不制則廢法制之則傷恩有阻虐者實止曰

欲天下之治安莫若先建諸侯而少其力少則易

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真哉制諸侯之良策也臣愚謂分監師其意勿施是錯制奪之策故主父睢推恩之令而北諸王子弟分封於東南南諸王子弟分封於西北其餘類比而半封之小其地大其城以分其力如此藩王之權不削自弱矣臣又願陛下監隆親之禮歲時伏臘使問不絕賢如河間東平者下詔褒賞賜還不法如淮南濟北者始犯則容再犯則故三犯而不改則告廟削地而廢之寧有不服順

戴大錄

者我書奏 惠帝考其才會請難兵起命泰賢李崇隆北征魏後請伊燕曉以禍福感之以親之親令其休兵停備以代朝是數十萬之師從之魏乃上書燕王曰頃我上太祖上賓今天子弗維新之政不養老之詔天下莫不感悅不意大王與朝廷有隙張王三軍抗禦六師不知其出何名今夜朝諸臣執言我教以順討逆昭無不勝之理魏不忌兵連禍結延月開說以為還職亦之憤意而復百萬之生靈受仁智之為我魏有二策解陳以仰使帝者優帝工者便



藏大錄

王君臣之義大明骨肉之恩愈季魏所以置死度外
 來見大王欲盡一言水以頭血汚地者蓋夙許太
 祖以頃首結草之報豈他有所哉昔周公遭流言居
 東土以俟成王之悟大王誠解復斯休甲兵釋肯肉
 猶忌之殺塞諍賊離間之口不與同公比隆我應不
 及此使任事者得藉口以為殿下欲效漢吳王偏七
 國以誅晁錯為名家必曰然然後入殺之萬一有失
 大王獲罪先帝矣今大王據北平取益塞下永平
 整地接掩真定雖易若建瓴但目與兵以東經今教
 月尚不能出塞之隔之地較以天下十五而未有
 一馬大王將士殆亦疲矣况朝廷以天下無限之
 師大王以一國有限之衆應之大王同心之士大約
 不過三十萬大王與今天子義則君臣親則骨肉
 尚主離間之說况三十萬異姓可保終身死於殿下
 乎若大王信魏言上表謝罪按甲休兵朝廷寬宥尋
 修親好天意順人心和太祖在天之靈亦安矣不
 然執迷不回使侍侍事其與泰伯夷齊求仁讓國之
 義不大從度少幸而事成萬世公論以為何如倘有

藏大錄

踉蹌於斯時也進便懇款之恩其可得歟領大王熟
 思而當爾為書達不報魏復上書以周公為喻引詩
 書反覆教子言末云今大王論親義長論行義賢我
 綱之周公也當流言之謗亦如周公有頃膚之避無
 輪慘之形內輔朝廷外屏夷狄則周公不待專美于
 前矣惟我高帝聖同文王高后慈同后妃今大
 王才美同周公輔我天子守成同成王我朝基業同
 周室豈不盛哉魏曰髮畜生蜂蟥微命生死不俱久
 蒙太祖教養無能補報洪武十七年誣表若行魏
 竊自負既為孝子當為忠臣死孝義並頌也如
 果賜死獲見太祖在天之靈魏亦有藉口矣若再
 上不報既而景隆軍大敗魏乃兩邊通逃魏于臨
 邑相持恟天共天効死乃趨濟南固守之拒退北兵
 作志吾賊以相屬請魏復魏聞憂悲憤雖於驛舍